

独立之精神
自由之思想



陈寅恪

柳如是别传



Table of Contents

第一章 缘起

第二章 河东君最初姓氏名字之推测及其附带问题

第三章 河东君与“吴江故相”及“云间孝廉”之关系（一）

第三章 河东君与“吴江故相”及“云间孝廉”之关系（二）

第三章 河东君与“吴江故相”及“云间孝廉”之关系（三）

第三章 河东君与“吴江故相”及“云间孝廉”之关系（四）

第三章 河东君与“吴江故相”及“云间孝廉”之关系（五）

第三章 河东君与“吴江故相”及“云间孝廉”之关系（六）

第三章 河东君与“吴江故相”及“云间孝廉”之关系（七）

第三章 河东君与“吴江故相”及“云间孝

廉”之关系（八）

第三章 河东君与“吴江故相”及“云间孝廉”之关系（九）

第三章 河东君与“吴江故相”及“云间孝廉”之关系（十）

第三章 河东君与“吴江故相”及“云间孝廉”之关系（十一）

第三章 河东君与“吴江故相”及“云间孝廉”之关系（十二）

第三章 河东君与“吴江故相”及“云间孝廉”之关系（十三）

第四章 河东君过访半野堂及其前后之关系（一）

第四章 河东君过访半野堂及其前后之关系（二）

第四章 河东君过访半野堂及其前后之关系（三）

第四章 河东君过访半野堂及其前后之关系（四）

第四章 河东君过访半野堂及其前后之关

系（五）

第四章 河东君过访半野堂及其前后之关系（六）

第四章 河东君过访半野堂及其前后之关系（七）

第四章 河东君过访半野堂及其前后之关系（八）

第四章 河东君过访半野堂及其前后之关系（九）

第四章 河东君过访半野堂及其前后之关系（十）

第四章 河东君过访半野堂及其前后之关系（十一）

第四章 河东君过访半野堂及其前后之关系（十二）

第四章 河东君过访半野堂及其前后之关系（十三）

第四章 河东君过访半野堂及其前后之关系（十四）

第四章 河东君过访半野堂及其前后之关

系（十五）

第四章 河东君过访半野堂及其前后之关系（十六）

第四章 河东君过访半野堂及其前后之关系（十七）

第四章 河东君过访半野堂及其前后之关系（十八）

第五章 复明运动（附钱氏家难）（一）

第五章 复明运动（附钱氏家难）（二）

第五章 复明运动（附钱氏家难）（三）

第五章 复明运动（附钱氏家难）（四）

第五章 复明运动（附钱氏家难）（五）

第五章 复明运动（附钱氏家难）（六）

第五章 复明运动（附钱氏家难）（七）

第五章 复明运动（附钱氏家难）（八）

第五章 复明运动（附钱氏家难）（九）

第五章 复明运动（附钱氏家难）（十）

第五章 复明运动（附钱氏家难）（十一）

一)

第五章 复明运动（附钱氏家难）（十

二)

第五章 复明运动（附钱氏家难）（十

三)

附 记

如果你不知道读什么书，
就关注这个微信号。

本书由“行行”整理，如果你不知道读什么书或者想获得更多
免费电子书请加小编微信或QQ：2338856113 小编也和结交
一些喜欢读书的朋友 或者关注行行个人微信公众号名称：幸
福的味道 id：d716-716 为了方便书友朋友找书和看书，
小编自己做了一个电子书下载网站，网站的名称为
：周读 网址：<http://www.ireadweek.com>



加行行微信，一起读书



加行行公众号，查看更多分
类图书和搜书

公众号名称：幸福的味道

公众号ID：d716-716

小编：行行：微信号和QQ：2338856113

为了方便书友朋友找书和看书，小编自己做了一个电子书下载网站，网站名称：周读 网址：www.ireadweek.com 小编也和结交一些喜欢读书的朋友

“幸福的味道”已提供120个不同类型的书单

- 1、 25岁前一定要读的25本书
- 2、 20世纪最优秀的100部中文小说
- 3、 10部豆瓣高评分的温情治愈系小说
- 4、 有生之年，你一定要看的25部外国纯文学名著
- 5、 有生之年，你一定要看的20部中国现当代名著
- 6、 美国亚马逊编辑推荐的一生必读书单100本
- 7、 30个领域30本不容错过的入门书

8、这20本书，是各领域的巅峰之作

9、这7本书，教你如何高效读书

10、80万书虫力荐的“给五星都不够”的30本书

.....

关注“幸福的味道”微信公众号，即可查看对应书单

如果你不知道读什么书，就关注这个微信号。

第一章 缘起

本书由“行行”整理，如果你不知道读什么书或者想获得更多免费电子书请加小编微信或QQ：2338856113 小编也和结交一些喜欢读书的朋友 或者关注小编个人微信公众号名称：幸福的味道 id：d716-716 为了方便书友朋友找书和看书，小编自己做了一个电子书下载网站，网站的名称为：周读 网址：<http://www.ireadweek.com>

咏红豆（并序）

昔岁旅居昆明，偶购得常熟白茆港钱氏故园中红豆一粒，因有笺释钱柳因缘诗之意，迄今二十年，始克属草。适发旧篋，此豆尚存，遂赋一诗咏之，并以略见笺释之旨趣及所论之范围云尔。

东山葱岭意悠悠，谁访甘陵第一流。送客筵前花中酒，迎春湖上柳同舟。纵回杨爱千金笑，终剩归庄万古愁。灰劫昆明红豆在，相思廿载待今酬。

题牧斋初学集并序

余少时见牧斋初学集，深赏其“埋没英雄芳草地，耗磨岁序夕阳天。洞房清夜秋灯里，共简

庄周说剑篇”之句，（牧斋初学集叁陆“谢象三五
十寿序”云：“君初为举子，余在长安，东事方
殷，海内士大夫自负才略，好谭兵事者，往往集
余邸中，相与清夜置酒，明灯促坐，扼腕奋臂，
谈犁庭扫穴之举”等语，可以参证。同书玖拾天
启元年浙江向试程录中序文及策文第伍问，皆论
东事及兵法。按之年月节候，又与诗意合。牧斋
所谓“庄周说剑篇”者，当是指此录而言也。）今
重读此诗，感赋一律：

早岁偷窥禁錮编，白头重读倍凄然。夕阳芳
草要离家，东海南山下巽田。（牧斋有学集壹叁
东涧诗集下“病榻消寒杂咏”四十六首之四十四“银
磅南山烦远祝，长筵朋酒为君增”句下自注
云：“归玄恭送春联云，居东海之滨，如南山之
寿。”寅恪案：阮吾山葵生茶余客话壹贰“钱谦益
寿联”条记兹事，谓玄恭此联“无耻丧心，必蒙叟
自为”，则殊未详考钱归之交谊，疑其所不当疑
者矣。又鄙意恒轩此联固用诗经孟子成语，但实
从庾子山哀江南赋“畏南山之雨，忽践秦庭；让
东海之滨，遂餐周粟”脱胎而来，其所注意在“秦
庭”“周粟”，暗寓惋惜之深旨，与牧斋降清以著书
修史自解之情事最为切合。吾山拘执孟子诗经之
典故，殊不悟其与史记列女传及哀江南赋有关
也。）谁使英雄休入彀，（明南都倾覆，牧斋随
例北迁，河东君独留金陵。未几牧斋南归。然则

河东君之志可以推知也。)转悲遗逸得加年。
(牧斋投笔集下后秋兴之十二云：“苦恨孤臣一死迟。”)枯兰衰柳终无负，莫咏柴桑拟古篇。

右录二诗所以见此书撰著之缘起也。

寅恪少时家居江宁头条弄。是时海内尚称义安，而识者知其将变，寅恪虽年在童幼，然亦有所感触，因欲纵观所未见之书，以释幽尤之思。伯舅山阴俞觚斋先生明震同寓头条弄，两家衡宇相望，往来便近。俞先生藏书不富，而颇有精本，如四十年前有正书局石印戚蓼生钞八十回石头记，其原本即先生官翰林日以三十金得之于京师海王村书肆者也。一日寅恪偶在外家检读藏书，获睹钱遵王曾所注牧斋诗集，大好之，遂匆匆读诵一过，然实未能详绎也。是后钱氏遗著尽出，虽几悉读之，然游学四方，其研治范围与中国文学无甚关系，故虽曾读之，亦未深有所赏会也。

丁丑岁，芦沟桥变起，随校南迁昆明，大病几死。稍愈之后，披览报纸广告，见有鬻旧书者。驱车往观。鬻书主人出所藏书，实皆劣陋之本，无一可购者。当时主人接待殷勤，殊难酬其意，乃询之曰：此诸书外，尚有他物欲售否？主人踌躇良久，应曰：曩岁旅居常白茆港钱氏旧园，拾得园中红豆树所结子一粒，常以自随。今尚在囊中，顾以此豆奉赠。寅恪闻之大喜，遂付

重值，借塞其望。自得此豆后至今岁忽忽二十年，虽藏置篋笥，亦若存若亡，不复省视。然自此遂重读钱集，不仅借以温旧梦、寄遐思，亦欲自验所学之深浅也。

盖牧斋博通文史，旁涉梵夹道藏，寅恪平生才识学问固远不逮昔贤，而研治领域则有约略近之处。岂意匪独牧翁之高文雅什多不得其解，即河东君之清词丽句亦有瞠目结舌、不知所云者，始知稟鲁钝之资，挟鄙陋之学，而欲尚论女侠名姝文宗国士于三百年之前，（可参云间杜九高登春尺五楼诗集贰下“武静先生席上赠钱牧斋宗伯”诗云“帐内如花真侠客”及顾云美苓“河东君传”云“宗伯大喜，谓天下风流佳丽，独王修微杨宛如与君鼎足而三。何可使许霞城茅止生专国士名姝之目”。）诚太不自量矣。虽然，披寻钱柳之篇什于残缺毁禁之余，往往窥见其孤怀遗恨，有可以令人感泣不能自己者焉。夫三户亡秦之志，九章哀郢之辞，即发自当日之士大夫，犹应珍惜引申，以表彰我民族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何况出于婉娈倚门之少女，绸缪鼓瑟之小妇，而又为当时迂腐者所深诋，后世轻薄者所厚诬之人哉！

牧斋事迹具载明清两朝国史及私家著述，固有缺误，然尚多可考。至于河东君本末则不仅散在明清间人著述，以列入乾隆朝违碍书目中之

故，多已亡佚不可得见。即诸家诗文笔记之有关河东君而不在禁毁书籍之内者，亦大抵简略错误，抄袭雷同。纵使出于同时作者，亦多有意讳饰诋诬，更加以后代人无知之虚妄揣测，故世所传河东君之事迹多非真实，殊有待发之覆。今撰此书，专考证河东君之本末，而取牧斋事迹之有关者附之，以免喧宾夺主之嫌。起自初访半野堂前之一段因缘，迄于殉家难后之附带事件，并详述河东君与陈卧子（子龙）程孟阳（嘉燧）谢象三（三宾）宋辕文（徵舆）李存我（待问）等之关系。

寅恪以衰废余年，钩索沉隐，延历岁时，久未能就，观下列诸诗，可以见暮齿著书之难有如此者。斯乃效再生缘之例，非仿花月痕之体也。

乙未阳历元旦作：

红碧装盘岁又新，可怜炊灶尽劳薪。太冲娇女诗书废，孺仲贤妻药裹亲。食蛤那知天下事，然脂犹想柳前春。（河东君次牧翁“冬日泛舟”诗云：“春前柳欲窥青眼。”）炎方七见梅花笑，惆怅仙源最后身。

高楼冥想独徘徊，歌哭无端纸一堆。天壤久销奇女气，江关谁省暮年哀。残编点滴残山泪，绝命从容绝代才。留得秋潭仙侣曲，（陈卧子集中有秋潭曲，宋让木集中有秋塘曲。宋诗更是考

证河东君前期事迹之重要资料。陈宋两诗全文见后详引。)人间遗恨终难裁。

乙未旧历元旦读初学集“(崇祯)甲申元日”诗有：“衰残敢负苍生望，重理东山旧管弦”之句，戏成一律：

绛云楼上夜吹箫，哀乐东山养望高。黄合有书空买菜，玄都无地可栽桃。如花眷属惭双鬓，似水兴亡送六朝。尚托惠香成狡狴，至今疑滞未能消。

笺释钱在缘诗，完稿无期，黄毓祺案复有疑滞，感赋一诗：

然脂瞑写费搜寻，楚些吴歆感恨深。红豆有情春欲晚，黄扉无命陆终沈。机云逝后英灵改，兰萼来时丽藻存。弹出南冠一公案，可容迟暮细参论。

丙申五月六十七岁生日，晓莹于市楼置酒，赋此奉谢：

红云碧海映重楼，初度盲翁六七秋。织素心情还置酒，然脂功状可封侯。(时方撰钱柳因缘诗释证。)平生所学惟余骨，晚岁为诗笑乱头。幸得梅花同一笑，岭南已是八年留。

丁酉阳历七月三日六十八初度，适在病中，时撰钱柳因缘诗释证尚未成书，更不知何日可以

刊布也，感赋一律：

生辰病里转悠悠，证史笺诗又四秋。老牧渊通难作匹，阿云格调更无俦。渡江好影花争艳，填海雄心酒袞愁。珍重承天井中水，人间唯此是安流。

用前题意再赋一首。年来除从事著述外，稍以小说词曲遣日，故诗语及之：

岁月犹余几许存，欲将心事寄闲言。推寻衰柳枯兰意，刻画残山剩水痕。故纸金楼销白日，新莺玉茗送黄昏。夷门醇酒知难贵，聊把清歌伴浊樽。

十年以来继续草钱柳因缘诗释证，至癸卯冬，粗告完毕。偶忆项莲生（鸿祚）云：“不为无益之事，何以遣有涯之生。”伤哉此语，实为寅恪言之也。感赋二律：

横海楼船破浪秋，南风一夕抵瓜洲。石城故垒英雄尽，铁锁长江日夜流。惜别渔舟迷去住，封侯闺梦负绸缪。八篇和杜哀吟在，此恨绵绵死未休。

世局终销病榻魂，謠台文在未须言。高家门馆恩谁报，陆氏庄园业不存。遗属只余传惨恨，著书今与洗烦冤。明清痛史新兼旧，好事何人共讨论。

此稿既以释证钱柳因缘之诗为题目，故略述释证之范围及义例。自来诂释诗章，可别为二：一为考证本事，一为解释辞句。质言之，前者乃考今典，即当时之事实，后者乃释古典，即旧籍之出处。牧斋之诗有钱遵王曾所注初学集有学集，遵王与牧斋关系密切，虽抵触时禁，宜有所讳，又深恶河东君，自不著其与牧斋有关事迹，然综观两集之注，其有关本事者亦颇不少。兹略举其最要者言之。

如遵王初学集诗注壹陆丙舍诗集下“雪中杨伯祥馆丈廷麟过访山堂即事赠别”诗，“贾庄”注，详述崇祯十年十一年于建州讲学及卢象升殉难于贾庄之史实。

同书壹柒移居诗集“茅止生挽词十首”，其第貳首“武备新编”，第四首“西玄”，分别注出止生以谈兵游长安，挟武备志进御事及止生妾陶楚生事。（可参列朝诗集丁下“茅待诏元仪”及闰集“陶楚生”两小传。）

同卷“姚叔祥过明发堂，共论近代词人，戏作绝句十六首”，其中“高杨”“文沈”“何李”“钟谭”等人皆注出其事迹。又“钟谭”注中云“（王）微（杨）宛为词客，讵肯与（钟谭）作后尘。公直以巾幗愧竟陵矣”等语，可见牧斋论诗之旨也。

同卷永遇乐词“十六夜见月”，注中详引恭国观事，注末数语其意或在为吴昌时解脱。

同书贰拾东山诗集叁“驾鹅行，闻潜山战胜而作”诗，“潜山战”注，述崇祯十五年壬午起马士英为凤督，九月己卯（明史贰肆庄烈帝本纪“己卯”作“辛卯”。是。）总兵刘良佐黄得功败张献忠将一堵墙于潜山，十月丙午刘良佐再破张献忠于安庆等事。盖遵王生当明季，外则建州，内则张李，两事最所关心。涉及清室者因有讳忌，不敢多所论述，至张李本末则不妨稍详言之也。

又同卷“送涂德公秀才戍辰州，兼简石斋馆丈”一题，“戍辰州”注，言涂仲吉因论救黄道周，下诏狱，戍辰州事。注末云：“道周辨对，而斥之为佞口，仲吉上言，而目之为党私。稽首王明，叹息何所道哉？此公之深意，又当过之于文辞之外者也。”遵王所谓文辞外之深意，自当直接得诸牧斋之口。

有学集诗注贰秋槐支集“闽中徐存永陈开仲乱后过访，各有诗见赠，次韵奉答”四首之四，“沁雪”注，及“夏日晏新乐小侯”诗题下“新乐”注，遵王皆引本事及时人之文以释之。

同书肆絳云楼余烬集“哭稼轩留守相公诗”，“留守”注，述瞿式耜本末甚详。

同卷“孟阳冢孙念修自松圆过访，口占送别

二首”第壹首“题诗”注，述牧斋访松圆故居，题诗屋壁事。第贰首“闻咏”下注云：“山庄旧有闻咏亭，取老杜诗罢闻吴咏之句。”检有学集壹捌“耦耕堂诗序”云：“天启初，孟阳归自泽潞，偕余楼拂水涧，泉活循屋下，春水怒生，悬流喷激。孟阳乐之，为亭以踞涧右，颜之曰闻咏。”遵王注可与此序相参证也。

同书伍敬他老人集上“简侯研德兼示记原”诗，附笺语，详述侯峒曾本末及嘉定屠城事。岂因李成栋后又叛清降明，故不必为之讳耶？

同卷“路易（长？）公安卿置酒包山官舍，即席有作”二首之一“怀羽翼”注，述路振飞事迹。

同书陆秋槐别集“左宁南画像歌。为柳敬亭作”注中载左良玉本末甚详，并及柳敬亭事。

同卷“丙申春就医秦淮，寓丁家水阁”三十绝句，其第壹玖首“四乳”注述倪让倪岳父子本末。第贰壹首“紫淀”下载张文峙改名事。第贰捌首“史痴”“徐霖”注，言及两人之逸闻。

同卷“读新修滕王阁诗文集，重题十首”第柒首“石函”注云：“彭幼朔九日登高，寄怀虞山太史诗，石函君已镌名久，有约龙沙共放歌。幼朔注曰，近有人发许旌阳石函记。虞山太史官地具载。其当在樵阳八百之列无疑。故落句及

之。”检同书壹壹红豆二集“遵王赋胎仙阁看红豆花诗，吟叹之余，走笔属和”诗后附钱曾原诗，有“八百樵阳有名记”句，当即用此事。

同书捌长干塔光集“大观太清楼二王法帖歌”中，“鲁公孝经”注云：“公云，乱后于燕京见鲁公所书孝经真迹，字画俨如麻姑仙坛记。御府之珍，流落人间，可胜惋惜。”或可补绛云楼题跋之遗。

同书壹肆东涧诗集下“病榻消寒杂咏四十六首”其第壹叁首“壬午日鹅笼公有龙舟御席之宠”诗，注云：“鹅笼公谓阳羨也。”其第叁肆首“追忆庚辰冬半野堂文宴旧事”诗，“看场神鬼”注云：“公云，文宴时，有老姬见红袍乌帽三神坐绛云楼下。”（寅恪案：范锴华笑庵杂笔壹“黄梨洲先生批钱诗残本”条，载太冲批语云：“愚谓此殆火神邪？”可发一笑！又崇祯十三年庚辰冬河东君初访半野堂时，绛云楼尚未建造。遵王所传牧斋之语，初视之，疑指后来改建绛云楼之处而言。细绎之，则知遵王有意或无意牵混牧斋殢子寿耆之言，增入“绛云”二字，非牧斋原语所应有也。以增入此二字之故，梨洲遂有“火神”之说，可谓一误再误矣。详见第伍章论东山训和集河东君“春日我闻室作呈牧翁”诗节。）

诸如此类，皆是其例。但在全部注本之中，

究不以注释当日本事为通则也。

至遵王初学集诗注壹捌东山诗集壹“有美一百韵，晦日鸳湖舟中作”诗“疏影词”注，引河东君金明池“咏寒柳”词及何士龙疏影“咏梅上牧翁”词，并载陆敕先之语，则疑是陆氏所主张，实非出自遵王本意。其他有关年月地理人物，即使不涉及时禁或河东君者，仍多不加注释。质此之故，寅恪释证钱柳之诗，于时地人三者考之较详，盖所以补遵王原注之缺也。但今上距钱柳作诗时已三百年，典籍多已禁毁亡佚，虽欲详究，恐终多伪脱，若又不及今日为之，则后来之难，或有更甚于今日者，此寅恪所以明知此类著作之不能完善，而不得不仍勉力为之也。至于解释古典故实，自以不能考知辞句之出处为难，何况其作者又博雅如钱柳者乎？今观遵王所注两集，牧斋所用僻奥故实遵王或未着明，或难加注释，复不免舛误，或不切当。

据王应奎海虞诗苑肆所载钱文学曾小传略云：

曾字遵王，牧翁宗族曾孙也。宗伯器之，授以诗法。君为宗伯诗注，廋词隐语悉发其覆，梵书道笈必溯其源，非亲炙而得其传者不能。

及同书伍所载陆文学貽典小传云：

貽典字敕先，号觐庵。自少笃志坟典，师

（钱）东涧（谦益），而友（冯）钝吟（班），学问最有原本。钱曾笺注东涧诗，僻事奥句，君搜访攸助为多。

夫遵王敕先皆牧斋门人，而注中未能考知牧斋之僻事奥句，即有所解释，仍不与牧斋晚年往来密切，东涧诗中时地人之本事，自应略加注明，而遵王之注多未涉及者，则由于遵王之无识，敕先不任其咎也。又观有学集参玖“复遵王书论己所作诗”云：“居恒妄想，原得一明眼人，为我代下注脚。发皇心曲，以俟百世。今不意近得之于足下。”然则牧斋所属望于遵王者甚厚。今观遵王之注，则殊有负牧斋矣。

抑更有可论者。解释古典故实自当引用最初出处，然最初出处实不足以尽之，更须引其他非最初而有关者以补足之，始能通解作者道辞用意之妙。如李壁王荆公诗注贰柒“张侍郎示东府新居诗，因而和酬”二首之一“功谢萧曹惭汉第，恩从隗始诧燕台”之句，下引蔡绦西清诗话（参郭绍虞梭辑宋诗话辑佚上）云：

熙宁初，张揅以二府初成，作诗贺荆公。公和之，以示陆农师（佃）。曰：“萧规曹随”，“高帝论功”，皆摭故实，而“请从隗始”，初无“恩”字。荆公笑曰：子善问也。韩退之斗鸡聊句“感恩从隗始”，若无据，岂当对“功”字也。

寅恪案：王介甫此言可以见注释诗中古典，得其正确出处之难。然史记汉书及昌黎集皆属古籍，虽出处有先后，犹不难寻检得之。若钱柳因缘诗，则不仅有远近出处之古典故实，更有两人前后诗章之出处，若不能探河穷源，剥蕉至心，层次不紊，脉络贯注，则两人酬和诸作，其辞锋针对、思旨印证之微妙绝难通解也。

试举一例以明之。如东山训和集壹河东君次韵答牧翁冬日泛舟诗中“莫为卢家怨银汉，年年河水向东流”之句，与最初出处之玉台新咏“歌词”二首之二“河中之水向东流，洛阳女儿名莫愁”、“卢家兰室桂为梁”、“头上金钗十二行”、“平头孖子擎履箱”、“恨不嫁与东家王”等句，及第贰出处之李义山诗集上“代（卢家堂内）应”云“本来银汉是红墙，隔得卢家白玉堂。论证与王报消息，尽知三十六鸳鸯”有关，固不待言，其实亦与东山训和集壹牧翁“次韵答柳如是过访山堂赠诗”“但似王昌消息好，履箱擎了便相从”有关，尤更与牧翁未见河东君之前，即初学集壹陆丙舍诗集“（崇祯十三年春间）观美人手迹，戏题绝句七首”其三云“兰室桂为梁，蚕书学采桑。几番云母纸，都惹郁金香”（原注云：金壶记“蚕书，秋胡妻玩蚕而作。”河中之水歌“十四采桑南陌头。”）及同书壹柒移居诗集永遇乐词“（崇祯十三年）八月十六夜有感”云“银汉红

墙，浮云隔断，玉箫吹裂。白玉堂前，鸳鸯六六，谁与王昌说。今宵二八，清辉香雾，远忆破瓜时节。（寅恪案：牧斋“观美人手迹”七首之五云：“笺纸劈桃花。银钩整复斜。却怜波磔好，破体不成瓜。”原注云：“李群玉诗，瓜字初分碧玉年。”）剧堪怜，明镜青天，独照长门鬓发。莫愁未老，嫦娥孤另，相向共嗟圆阙。长叹凭兰，低吟拥髻，暗与阴蜚切。单楼海燕，东流河水，十二金钗敲折。何日里，并肩携手，双双拜月”有密切关系。今之读者，若不循次披寻得其脉络，则钱柳因缘之诗必不能真尽通解矣。（寅恪检初学集壹柒移居诗集有“杂忆诗十首次韵”当赋成于崇祯十三年庚辰五月间。不知为何人而作。岂为杨汉而作耶？抑或与河东君有关耶？姑识此疑，以俟详考。）

职是之由，此书释证钱柳之诗止限于详考本事，至于通常故实则不加注解，即或遵王之注有所未备，如无大关系则亦不补充，以免繁赘，但间有为解说便利之故，不得不于通常出处稍事征引，亦必力求简略。总而言之，详其所应详，略其所当略，斯为寅恪释证钱柳因缘诗之范围及义例也。

复次，沈偶侔雄江丹崖尚质编辑之古今词话，“词话”类下云：

沉雄曰：花信楼头风暗吹，红栏桥外雨如

丝。一枝憔悴无人见，肯与人间绾别离。离别经春又隔年，摇青漾碧有谁怜。春来羞共东风语，背却桃花独自眠。此钱宗伯牧斋竹枝词也。（寅恪案：此二诗乃初学集壹壹桑林诗集“柳枝十首”之第壹第贰两首。作“竹枝词”，误。牧斋此诗乃崇祯十年丁丑初夏被逮北行途中所作。）宗伯以大手笔，不趋佻儉，（寅恪案：“儉”疑当作“險”。）而饶蕴藉，以崇诗古文之格。其永遇乐三四阕，偶一游戏为之。

又袁朴村景辂所编松陵诗征肆沉雄小传略云：

周勒山云，偶僧覃思著述，所辑诗余笺体，足为词学指南。其自着绮语，亦超迈不群。朴村云，偶僧从虞山钱牧斋游，诗词俱有宗法。

寅恪案：沈氏为牧斋弟子，故古今词话中屡引牧斋之说。袁氏谓偶僧所著诗词受牧斋影响。诗固牧斋所擅场，词则非所措意。偶僧于其书中已明言之。（并可下今词话“词品”上“钱谦益曰，张南湖少从王西楼刻意填词”条。）若如朴村之说，沈氏之词亦与师门有关，则当非受之师父，而是从师母处传得衣钵耳。盖河东君所作诗余之传于今者，明胜于牧斋之永遇乐诸阕，即可为例证。不仅诗余，河东君之书法复非牧斋所能及。傥取钱柳以方赵管，则牧斋殊有愧子昂。偶僧诗词仅见选本，未敢详论，但观王兰泉昶国朝词综

壹肆所录偶僧词二首，则周袁二氏之语，颇为可信。

寅恪别有所注意者，即兰泉所选偶僧词浣溪沙“梨花”云：

压帽花开香雪痕，一林轻素隔重门。抛残歌舞种愁根。遥夜微茫凝月影，浑身清浅剩梅魂。溶溶院落共黄昏。

又云：

静掩梨花深院门，养成间恨费重昏。今宵又整昨宵魂。理梦天涯凭角枕，卸头时候覆深樽。正添香处忆温存。

沈氏之词有何所指自不能确言，然细绎语意，殊与河东君身世人品约略符合，令人不能无疑。东山训和集壹牧翁所作“寒夕文宴，再叠前韵。是日我闻室落成，延河东君居之”诗（自注：“涂月二日。”）结语云：“今夕梅魂共谁语，任他疏影蘸寒流。”（自注：“河东君寒柳词云，约个梅魂，与伊深怜低语。”）若取偶僧之词与牧翁之诗综合观之，其间关锁贯通之处大可玩味，恐非偶然也。

至关于河东君诗余之问题，俟后论之。

兹附言及此，不敢辞附会穿凿之讥者，欲为钱柳因缘添一公案，兼以博通人之一笑也。

第二章 河东君最初姓氏名字之推测及其附带问题

大凡为人作传记，在中国典籍中，自司马迁班固以下，皆首述传主之姓氏名字。若燕北闲人之儿女英雄传，其书中主人何玉凤，至第壹玖回“恩怨了了慷慨捐生，变幻重重从容救死”之末，始明白著其姓名。然此为小说文人故作狡狴之笔，非史家之通则也。由是言之，此章自应先著河东君最初之姓氏及名字。但此问题殊不易解决，故不得不先作一假设，而证明此假设之材料，又大半与其他下列诸章有关，势难悉数征引于此章之中。兹为折衷权宜之计，唯于此章中简略节取此类材料之最有关字句，至其他部分，将于下列诸章详录之。读者倘能取下列诸章所列诸材料，与本章参互观之，则幸甚矣。

明末人作诗词，往往喜用本人或对方或有关之他人姓氏明著或暗藏于字句之中。斯殆当时之风气如此，后来不甚多见者也。今姑不多所征引，即就钱柳本人及同时有关诸人诗中择取数例，亦足以证明此点。

如东山训和集壹河东君“次韵答牧翁冬日泛舟诗”“越歌聊感鄂君舟”、“春前柳欲窥青眼”、“年年河水向东流”等句分藏“柳河东君”四

字，（其实此诗“望断浮云西北楼”句中“云”字即是河东君最初之名。兹暂不先及，详见后文考证。）及同书同卷“春日我闻室作，呈牧翁”诗“此去柳花如梦里，向来烟月是愁端。画堂消息何人晓”（“何”与“河”音同形近）并“珍重君家兰桂室，东风取次一凭栏”等句分藏“柳如是河东君”六字。又汪然明汝谦者，钱柳因缘之介绍人也，其事迹著作及与钱柳之关系俟第肆章详述之，兹暂不涉及，但汪氏所著春星堂集叁游草中“余久出游，柳如是校书过访，舟泊关津而返，赋此致怀”七律之后载“无题”七律一首，当即为柳而作者。此诗中“美女疑君是洛神”及“几湾柳色隔香尘”等句亦分藏“柳是”二字。（河东君又有“美人”之别号，汪氏因“人”字为平声，故改作仄声之“女”字以协诗律。余详下论。）

至若吴伟业梅村家藏稿伍捌诗话云：

黄媛介字皆令，嘉兴人，儒家女也。能诗善画。其夫杨兴公（寅恪案：即世功）聘后贫不能娶，流落吴门。媛介寺名日高，有以千金聘为名人妾者，其兄坚持不肯。余诗曰：不知世有杜樊川。（寅恪案：家藏稿陆“题鸳湖闺咏”四首之二即此诗。此句上有“夫婿长杨须执戟”之句。）指其事也。媛介客于牧斋柳夫人绛云楼中。楼毁于火，牧斋亦牢落。尝为媛介寺序，有今昔之感。

盖作者于“夫婿长杨须执戟”之句虽已明著杨

世功之姓，而欲“不知世有杜樊川”之句，以有所隐讳之故，不便直标其人之名姓也。考“杜樊川”即“杜牧”。李义山诗集下“赠司勋杜十三员外”云：“杜牧司勋字牧之，清秋一首杜秋诗。前身应是梁江总，名总还曾字总持。”玉溪用樊川姓名及字为戏，颇觉新颖，是以后人多喜咏之。梅村句中“杜樊川”三字，即暗指“牧”字。与吴氏同时江浙最显著之名人，其以“牧”称者，舍钱谦益外更无他人。

关于黄媛介之事迹及其与钱柳往来诗词文字，材料颇多，兹不详述。据邓汉仪天下名家诗观初集壹貳“黄媛介”条云：“时时往来虞山，与柳夫人为文字交，其兄开平不善也。”可以推知孝威言外之意。但世传媛介与张天如溥一段故事，辗转抄袭，不一而足，究其原始当是出于王贻上士禎池北偶谈壹貳“黄媛介诗”条。其文云：

少时，太仓张西铭溥闻其名，往求之。皆令时已许字杨氏，久客不归，父兄屡劝之改字，不可。闻张言，即约某日会某所，设屏障观之。既罢，语父兄曰，吾以张公名士，欲一见之。今观其人，有才无命，可惜也。时张方入翰林，有重名。不逾年竟卒。皆令卒归杨氏。

寅恪案：渔洋之说颇多疏误，兹不暇辨。但据梅村家藏稿贰肆“清河家法述”云：“娄东庶常张西铭先生既没之二十载，为顺治纪元之十有七年

庚子十二月五日。（寅恪案：西铭卒于明崇祯十四年辛巳五月初八日。）先生夫人王氏命其嗣子永锡式似，婿吴孙祥绵祖，以仆陈三之罪来告。”及有学集捌肆“题张天如立嗣议”云：“天如之母夫人暨其夫人咸以为允。”则是天如之卒，上距媛介窥见之时不及一年。若依渔洋之说，黄见张之时当在崇祯十三年庚辰六月以后。今据吴钱之文，复未发现西铭于此短时间有丧妻继娶之事，则西铭嫡配王氏必尚健在，天如之不能聘媛介为妻，其理由明甚，（余可参蒋逸雪编张溥年谱崇祯十二年己卯条所考。）渔洋之说殊不可通。或疑天如实欲聘媛介为妾，则天如之姓名字号又皆与“杜樊川”不相应，且亦与上句明标杨世功之姓者尤不相称。骏公作诗当不如此。观梅村“题鸳湖闺咏”四首之二“绛云楼阁敞空虚，女伴相依共索居”之句，“索居”二字寓意颇深。（靳荣藩吴诗集览壹贰上此诗后附评语云：“索居上有相依字，共字亦奇。”可见靳氏亦知梅村此句有所寓意也。）更可取邓孝威“其兄开平不善也”之语参互并观，其间有所不便显言者，可以想见矣。

吾国人之名与字其意义多相关联，（号间亦与名相关，如谦益之号牧斋即是一例，但此非原则也。）古人固如此，今人亦莫不然，此世所习知，不待例证。今检关涉东君之早期材料，往往

见有“美人”之语，初颇不注意，以为不过泛用“美人”二字以形容河东君，别无其他专特之意义。此为吾国之文人词客，自诗经楚辞以降，所常为者，殊不足异也。继详考其语义之有限制性，而不属泛指之辞者，始恍然知河东君最初之名称必与“美人”相关，或即用“美人”为其别号，亦未可知也。今试略举数例以证明之。兹先举“美人”二字之确指河东君而不为普通之形容语者，然后复取有关河东君之诗词，详绎其中所用“美人”二字之特殊性，依吾国名与字或别号意义关联之例，推比测定河东君最初之名。更就此名所引出之其他问题，加以解释，或亦足发前此未发之覆耶？

牧斋初学集壹陸丙舍诗集“观美人手迹，戏题绝句七首”云：

油素朝模帖，丹铅夜校书。来禽晋内史，卢橘汉相如。

其二云：

花非朱户网，燕蹴绮窗尘。挟瑟歌卢女，临池写洛神。

其三云：

（诗见前。）

其四云：

芳树风情在，簪花体格新。可知王逸少，不

及卫夫人。

其五云：

（诗见前。）

其六云：

书楼新宝架，经卷旧金箱。定有千年蠹，能分纸上空。（原注“用上官昭容书楼及南唐宫人写心经事。”）

其七云：

好鸟难同命，芳莲寡并头。生憎绿沉管，玉指镇双钩。

寅恪案：此七首诗皆为五言绝句。初读之，以为牧斋不过偶为此体，未必别有深意。继思之，始恍然知牧斋之用此体，盖全效玉溪生“柳枝”五首之作。（见李义山诗集下。）所以为此者，不仅因义山此诗所咏与河东君之身份适合，且以此时河东君已改易姓氏为柳也。或者牧斋更于此时已得见所赋金明池“咏寒柳”词，并有感于此词中“尚有燕台佳句”之语，而与义山柳枝诗序中所言者不无冥会耶？

又今杭州高氏藏明本河东君尺牋，其字体乃世俗所谓宋体字，而湖上草则为依据手写原本摹刻者。此草为崇祯十二年己卯岁之作品。自其卷末逆数第貳题为“出关外别汪然明”七律，首二句

云：“游子天涯感塞鸿，故人相别又江枫。”乃秋季所作，可证此书刻成当在崇祯十二年己卯冬季，牧斋于十三年庚辰春初自得见之。然则牧斋所谓“美人手迹”可能即指湖上草而言也。此七首诗为钱柳因缘中河东君过访半野堂前重要材料之一，俟后详论。今所注意者，即就七诗所咏观之，可决定此“美人”之界说为一年少工书，且已脱离其夫之姬妾，必非泛指之形容词，自不待言。当崇祯十三年春初牧斋作诗时，此“美人”舍河东君外，恐无他人合此条件。

更取明确为河东君而作之诗以证之，尤可决定“美人”二字与河东君最初之名有关。如黄宗羲南雷诗贰“八哀”诗之五“钱牧斋宗伯”七律，中有“红豆俄飘迷月露，美人欲绝指箏弦”之句，自注云“皆身后事”，（寅恪案：太冲自注所言，可参第伍章“论河东君殉家难”节。）及王昶所辑陈忠裕（子龙）全集拾“秋潭曲”，（原注：偕彭燕又宾，宋让本征璧，杨姬影怜集西潭舟中作。）其中有“明云织夜红纹多，（“云”字可注意）银灯照水龙欲愁”（“龙”字可注意）、“美人娇对参差风，斜抱秋心江影中”（“美人”及“影”字可注意）、“摘取霞文裁凤纸，春蚕小字投秋水”等句。此诗题下并附原案语云：“抱真堂集，宋子与大樽（陈子龙字）泛于秋塘，坐有校书。（寅恪案，此文乃宋征璧含真堂诗稿伍秋塘曲序文。

王兰泉引作“抱真堂集”，与今所见本不同。）后称柳夫人，有盛名。”原案语又云：“莼乡赘笔：柳如是初名杨影怜，流落北里，姿韵绝人。钱宗伯一见惑之，买为妾，号为曰河东君。（寅恪案：今检名人笔记汇海中莼乡赘笔四卷本，未载此文。但申报馆印董含三岗识略十卷本，第陆卷“拂水山庄”条之文，与王兰泉所引莼乡笔同。岂王氏所见者，异于名人笔记汇海本耶？”

今关此明确为河东君而作之诗，其中既以“美人”指河东君，则“美人”二字当是河东君之字或号，而其初必有一名，与此字或号相关者，此可依名与字或号相关之例推知也。

考徐电发“本事诗”选录程孟阳嘉穉“絢云诗”三首，其题下注云：

朱长孺（鹤龄）曰，孟阳此诗为河东君作。

寅恪案：电发与长孺俱为吴江人，同里交好，所记必有依据。又考长孺与牧斋关系至密，如牧斋有学集壹伍“吴江朱氏杜诗辑注序”云：“吴江朱子长孺馆于荒村。”同书壹玖“归玄恭恒轩集序”云：“丙申闰五月余与朱子长孺屏居田舍。余般若经，长孺笺杜诗。”（寅恪案：可参朱鹤岭“李义山诗集笺汪自序”云：“申酉之岁予笺杜诗于牧斋先生之红豆山庄。”）牧斋尺牋貳与毛子晋书第貳拾通云：“顷在吴门，见朱长孺杜诗笺

注，与仆所草大略相似。仆既归心空门，不复留心此事，而残稿又复可惜。意欲并付长孺，都为一书。第其意欲得近地假馆，以便商订。辄为谋之于左右，似有三便：长孺与足下臭味訢合，长孺得馆，足下得朋，一便也；高斋藏书，足供翻阅，主人腹笥，又资讎勘，二便也；长孺师道之端庄，经学之渊博，一时文士罕有其偶，皋比得人，师资相说，三便也。仆生平不轻荐馆，此则不惜缓颊，知其不以虚言相目也。”及牧斋尺牋壹与朱长孺书云：“小婿自锡山入赘，（寅恪案：河东君以其女赘无锡赵玉森之子管为婿。）授伏生书，欲得鲁壁专门大师以为师匠。恃知己厚爱，敢借重左右，以光函丈。幸慨然许之，即老配亦可借手沐浴芳尘也。”又如朱鹤龄愚庵小稿肆“闻牧斋先生讣”五律二首，同书伍“牧斋先生过访”七律一首等及同收拾与吴梅村祭酒书云：“夫虞山公生平梗概，千秋自有定评，愚何敢置喙。若其高才博学，囊括古今，则夔乎卓绝一时矣。”等，即可为证。

又潘柢章松陵文献所附其弟耒后序云：“朱先生与亡兄交最厚。”及此书陆人物志陆周道登传末略云：“潘子曰，公于先大父为外兄弟，故得备闻其遗事。盖潘柢章为周道登之姻戚，复与朱鹤龄交谊最厚。河东君本出自吴江周道登家。（详见后章。）朱氏殆由潘氏之故，辗转得知周

氏家庭之琐屑，不仅与周氏同隶吴江，因而从乡里传闻获悉河东君早年旧事。然则长孺所言程孟阳之緺云诗乃为河东君作者，实是可信，而河东君最初之名乃“緺云”之“云”字，可以推知矣。

复次，程嘉穉耦耕堂存稿诗中有“朝云诗”八首。又有“今夕行”，其序略云：“甲戌七月唐四兄为杨朝赋七夕行。十二夜复过余成老亭。和韵作此。”据此更可证河东君曾一度称“杨朝”。依上论江总字总持，杜牧字牧之之例，“杨朝”自可字“朝云”。徐虹亭本事诗陆选程松圆緺云诗，引朱长孺之言，知其为河东君而作。但不选朝云诗及今夕行，殆未知河东君曾一度以“杨朝”为姓名，以“朝云”为字耶？然则河东君之此名此字知者甚鲜，观电发之选诗可以证知也。至耦耕堂存稿诗中诸题如“正月十一十二夜云生留予家”、“二月上浣同云娃踏青”及“六月鸳湖与云娃惜别”等，又皆河东君称“云”之例证。兹暂不多述，详后论崇祯七年甲戌河东君嘉定之游节。

河东君最初之名即是“云”字，其与“美人”二字之关系如何耶？考全唐诗第叁函李白貳“长相思”云：“美人如花隔云端。”（寅恪案：玉台新咏壹枚乘杂诗九首之六云：“美人在云端，天路隔无期。”）此“云”与“美人”相关之证也。但窃疑河东君最初之名不止一“云”字，尚有其他一字亦与“美人”有关。如陈忠裕全集壹伍陈李唱和集“秋

夕偕燕又让木集杨姬馆中”七律二首，宋征璧含真堂诗稿伍“秋塘曲”，及耦耕堂存稿诗中“二月上浣同云娃踏青归雨宴达曙用佳字”七律，皆卧子让木松圆等为河东君而作之诗，可决定无疑者也。卧子句云：“满城风雨妒婵娟。”让木句云：“较书婵娟年十六。”松圆句云：“烟花迢袅婵娟入。”初视之，“婵娟”二字不过寻常形容之辞耳，未必与河东君最初之名有何关连也。继而详绎大樽所作诗词之与河东君有关者，往往发现“婵娟”二字，则殊不能不令人疑其与河东君之初名实有关连。兹仅择诗中有“美人”及“婵娟”两辞并载者，以为例证。

陈忠裕全集拾陈李唱和集“仿佛行”“罗屏美人善惆怅，妙学此曲双婵娟”，虽“美人”与“婵娟”并载，然据此诗后附李雯“仿佛行”并序，知为吴郡女郎青来而作。青来本末未及详考，或与舒章仿佛楼诗稿之名有关，故不举为例证，姑记所疑于此。至于其他可能为河东君而作之诗词中虽有“婵娟”二字，而不与“美人”一辞相连者暂于此不录，俟后论陈杨关系时再详焉。

如陈忠裕全集叁几社稿古乐府“长相思”二首之二云：

又闻美人已去青山巅，碧霞素月如娱婵娟。
同书拾属玉堂集“霜月行”其一云：

我思江南在云端。（寅恪案：此句即用太白诗“美人如花隔云端”句。“云”字可注意。）

其二云：

玉衣不敢当婵娟。

其三云：

美人赠我双螭镜，云是明月留清心。寒光一段去时影，（“影”字可注意。）可怜化作霜华深。（“怜”字可注意。）持镜索影不可见，（“影”字可注意。）当霜望月多哀音。红绡满川龙女寤，买之不惜双南金。温香沉沉若烟雾，裁霜剪月成寒衾。衾寒犹自可，梦寒情不禁。离鸾别凤万余里，风车云马来相寻。（“云”字可注意。）愁魂荒迷更零乱，使我沉吟常至今。

同书壹壹平露堂集“立秋后一日题采莲图”云：

图中美人剧可怜，年年玉貌莲花鲜。花残女伴各散去，有时独立秋风前。何得铅粉一朝尽，空光白露寒婵娟。

同书同卷汀真阁稿“长相思”云：

美人昔在春风前，娇花欲语含轻烟。欢倚细腰倚绣枕，愁凭素手送哀弦。美人今在秋风里，碧云迢迢隔江水。写尽红霞不肯传，紫鳞亦妒婵娟子。

据此“婵娟”与“美人”两词实有关连，而其关连之出处本于何等古籍乎？考杜工部集伍“寄韩谏议诗”有“美人娟娟隔秋水”之句，此“美人”二字与“娟”字相关之出处。职此之故，寅恪窃疑河东君最初之名实为“云娟”二字。此二字乃江浙民间所常用之名，而不能登于大雅之堂者，当时文士乃取李杜诗句与“云娟”二字相关之“美人”二字以代之，易俗为雅，于是河东君遂以“美人”著称，不独他人以此相呼，即河东君己身亦以此自号也。

以上之假说若果为真实，则由此引出之问题亦可解决。如东山训和集壹“有美一百韵”乃牧翁极意经营之作，其以“有美”二字题篇者，初视之不过用诗经郑风“野有蔓草”所云“野有蔓草，零露漙漙。有美一人，清扬婉兮。邂逅相遇，适我愿兮。野有蔓草，零露瀼瀼。有美一人，婉如清扬。邂逅相遇，与子皆臧”之出处，虽颇觉其妙，然仍嫌稍泛。若其用“有美”二字以暗寓“美人”即河东君之意，则更觉其适切也。

又初学集贰拾下东山诗集“绛云楼上梁，以诗代文”八首之三“曾楼新树绛云题”句下自注云：

古紫微夫人诗云：“乘飈俦衾寝，齐牢携绛云。”故以绛云名楼。（寅恪案：此诗见真诰壹运象篇壹。）

又八首之五“匏爵因缘看墨会”句下自注云：

紫清真刀示杨君有“匏爵分味，墨会定名”之语。（寅恪案：此文出真诰壹运象篇壹。）

及“茗华名字记灵箫”句下自注云：

真妃名郁嫔，字灵箫。并见真诰。（寅恪案：此文见真诰壹运象篇壹。）

初视之，似牧斋已明白告人以此楼所以题名“绛云”之故，更无其他出处矣。但若知河东君之初名中有一“云”字，则用“绛云”之古典兼指河东君之旧名，用事遣辞殊为工切允当。如以为仅用陶隐居之书，则不免为牧斋所窃笑也。

复次，初学集诗注壹柒移居诗集“姚叔祥过明发堂，共论近代词人，戏作绝句十六首”（寅恪案：牧斋列朝诗集丁壹陆“姚叟士彝”小传云：“晚几数过余，年将九十矣。居谈至分夜不寐。兵兴后，穷饿以死。”姚氏卒年虽未详，然崇祯十三年庚辰秋牧斋作此诗时叔祥之年当已过八十矣。特附记姚传之主，以供参证。）第壹贰首“近日西陵夸柳隐，桃花得气美人中”句下自注云：西湖诗云：垂杨小苑绣帘东，莺阁残枝蝶逐风。最是西陵寒食路，桃花得气美人中。（寅恪案：牧斋此诗作于崇祯十三年庚辰秋间河东君尚未过访半野堂之前，实为钱柳因缘重要材料之一，俟后详论之。）

河东君此诗乃其湖上草中崇祯十二年己卯春“西湖八绝句”之一，当日最为人所称道，盛传于一时者也。（诗中“寒食”“桃花”等辞实暗用孟棨本事诗崔护故事。又其用意遣辞实与陈卧子崇祯八年乙亥所作“寒食”三绝句有关，详见第叁章所论。）“美人”乃河东君自比之辞，即以此自居不复谦让。此诗寓意巧妙，所以特见称赏于当时之文士，而“美人”之名更由此广播遍于吴越间矣。（“甲申朝事小纪”载河东君所作五诗中有“横山杂作”七律一首云：“美人遥夜伫何方，应是当年蹭蹬乡。自爱文园能犊鼻，那愁世路有羊肠。徐看雀坠枝先坠，谁惜桃僵李亦僵。只此时名皆足废，宁须万事折腰忙。”寅恪尚未检出此诗所从来，果否真为柳作，且诗意亦不能尽解，故诗中“美人”二字究何所指，须俟详考始可决定也。）

至于河东君之本姓问题，观陈卧子秋潭曲题下自注中“杨姬”之称，则“杨”乃河东君本初之姓，是无疑义。

据李舒章雯撰蓼斋集贰陆“坐中戏言分赠诸妓”四首之四云：

悉茗丁香各自春，（寅恪案：“悉茗”者，花之名，即“耶悉茗”之略称。详见吴其濬植物名实图考叁拾群芳类“素馨”条。）杨家小女压芳尘。银屏叠得霓裳细，金错能书蚕纸匀。梦落吴江秋

佩冷，欢闻鸳水楚怜新。不知条脱今谁赠，萼绿曾为同姓人。

寅恪案：舒章此诗作于何时虽未能确定，似在距崇祯六年癸酉秋间或前或后不甚远之时，即与卧子作“秋潭曲”相去教近之时也。（寅恪考蓼斋集，此诗之前载“初春得卧子书有怀”云“新年遥接会稽书”。）舒章此诗云间三子合稿未录，依“会稽”二字推之，则必作于卧子任绍兴推官时。据卧子自撰年谱崇祯十三年庚辰条，卧子以此年秋赴绍兴推官任，故舒章此诗之作成至早亦在崇祯十四年辛巳春间。但此年春间河东君已访半野堂，复归松江矣。崇祯十三年河东君年二十四岁，与诗中“杨家小女”之语不合，且其时河东君已改易姓名，又与诗中“楚怜新”句未符。何况此时河东君之身份亦不应与其他三妓并列耶。寅恪初颇以此为疑，后更详绎李集，始恍然知此“分赠诸妓”诗之排列于“初春得卧子书有怀”之后者，实又依其性质取以为赠答诗之殿，而非以其时见为赠答诗之最后也。盖舒章门人石维昆辑刊蓼斋集，卷首载维昆顺治丁酉即十四年序云：“虽在少作，编录不遗。”故所刻舒章著述当颇完备。集中诗分类，亦编年，“分赠诸妓”诗在卷贰陆，其卷题“七言律诗肆。赠答时贰。”检其内容，又有赠答及哀挽两种性质。“分赠诸妓”诗前为“送友人”，“分赠诸妓”诗之后迄于卷终，共

三首，皆是哀挽之作。据此可以推定“分赠诸妓”诗乃以其性质为赠妓，遂附列于赠答诗之后，非因其作成之时间在最后也。恐读者于推定舒章作诗年代有所异议，特为辨之如此。

四诗分赠四妓，此一首乃当时赠与河东君者。诗中“杨家小女”固是河东君之本姓，“梦落吴江秋佩冷”乃指河东君与周道登之关系，此点俟后论之。“欢问鸳水楚怜新”谓此时河东君之新名为“影怜”，“鸳水”者，言河东君本嘉兴人。盖河东君此时自周道登家流落松江，改易“云娟”之旧名，而为“影怜”之新名也。“不知条脱今谁赠，萼绿曾为同姓人”者，用真诰运象篇第壹神女萼绿华赠羊权金玉条脱各一枚事。其文略云：“萼绿华者，云本姓杨。赠羊（权）诗一篇，并致火干布手巾一枚，金玉条脱各一枚。条脱似指环而大，异常精好。”原注云：“此乃为杨君所书者。当以其同姓，亦可杨权相问，因答其事，而疏说之耳。”

寅恪案：羊氏即羊舌氏，与杨氏本出一源，可视为同姓。（参《新唐书》柒壹下宰相世系表“杨氏”条，及其他关于姓氏源流诸书。）真诰之意究为如何，姑置不论，但据舒章此诗之意，已足证明河东君之本姓实为杨氏。又东山训和集贰牧翁“西溪永兴寺看绿萼梅有怀”诗“道人未醒罗浮梦，正忆新妆萼绿华”之句，不仅用龙城录赵

师雄故事，亦暗指萼绿华之本姓。然则河东君之姓原为杨氏，更可无疑，而牧翁作诗，其用事工切于此亦可见矣。

又牧翁“有美一百韵”甚夸河东君，广引柳姓世族故实。读者似以为牧翁既称柳如是为河东君，因而赋诗，遂博征柳姓典故以资藻饰，殊不知牧翁取柳姓郡望，号之为河东君者，不过由表面言之耳。其实牧翁于此名称，兼暗寓玉台新咏“河东之水向东流”一诗之意，此名巧切河东君之身份。文人故作狡狴，其伎俩可喜复可畏也。至河东君之改其本姓为柳者，世皆知其用唐人许尧佐“柳氏传”章台柳故实，（参孟棻本事诗情感类。）盖“杨”与“柳”相类，在文辞上固可通用也。

又检宋人某氏所著“侍儿小名录拾遗”引“苏子美爱爱集”述钱塘娼女杨爱爱事。明代人有号“皇都风月主人”者，其所著绿窗新语下亦载“杨爱爱不嫁后夫”条，条末原注云：“苏子美为作传。”（见上海艺文杂记第壹卷第陆期。）所言之杨爱爱亦钱塘娼女。考苏子美即北宋之苏舜钦，今检苏氏集中未见此传，不知是否伪托，但此故事明末必颇流行。河东君之本姓既是杨氏，其后改易“云娟”之旧名而为“爱”者，疑与此事有关，盖欲以符合昔人旧名之故。

“杨爱”之名诸书多有记载，但此名最初见于

何书尚难确定。就所知者言之，似以沈虬“河东君传”为最早。此传（据葛昌楣君“蘼芜纪闻”上所引）略云：“河东君所从来，余独悉之。我邑盛泽镇有名妓徐佛者，（徐佛事迹可参仲廷机辑盛湖志拾列女名妓门。）丙子年间张西铭先生慕其名，至垂虹亭易小舟访之，而佛已于前一日嫁兰溪周侍御之弟金甫矣，院中惟留其婢杨爱，因携至垂虹。余于舟中见之，听其间，禾中人也。”是沈次云于崇祯九年丙子有亲见河东君之事。其所言实在仲沈洙撰、仲周霈补之盛湖志上形胜门盛湖八景之八“凌弄寻芳”钱宛朱诗注及其他材料之前矣。至其又称“影怜”者，当用李义山诗集上“碧城”三首之二“对影闻声已可怜”之出处，此句“怜”字之意义复与“爱”字有关也。（寅恪偶检郑澍若“虞初续志”壹贰云：“厉影怜校书得萧仁叔邗上来书，语多未解。问字于陈敬吾，敬吾即其语意，题后一律。”夫此两“影怜”之名，虽同取义于玉溪生诗，然其学问之高下悬殊有如是者，则对厉影怜之影，亦未必可怜矣。）

又沈氏所云兰溪周侍御之弟金甫，当是周燦弟之字。检乾隆修吴江县志贰玖略云：“周燦字光甫，用之孙。崇祯元年进士，知宣化会稽二县。十六年擢浙江道御史，所著有泽畔吟。”沈氏虽不著周金甫之名，但据今所见泽畔吟附录光甫孙师灏所撰后序“向自烂溪（“烂”字沈氏

作“兰”。)析居谢天港”及“光甫”“金甫”之称下一字相同等理由推之，可知云翮所嫁之人即吴江周燦之弟。泽畔吟中诸诗当是明亡以后所作，唯其中“杨花”一题有“年年三月落花天，顾影含颦长自怜”之语，实与河东君姓名符会，以光甫与盛泽镇（光甫集中载“盛泽镇”五律一首）及云翮嫁其弟等关系论之，自不能令人无疑。终以作诗时间过晚，不敢决言，姑记于此，以俟更考。

河东君更有一“隐雯”之名，（寅恪案：此名之记载以见于顾苓“河东君传”者为最早。俟考。）此名不甚著称，而取义亦不易解。寅恪疑是取列女传贰陶答子妻所谓“南山有玄豹，雾雨七日而不下食者，何也？欲以泽其毛，而成文章也。故藏而远害”，即文选贰柒谢玄晖“之宣城出新林浦向板桥”诗“虽然玄豹姿，终隐南山雾”之义。或者河东君取此二字为名，乃在受松江郡守驱令出境之威胁时，（见后章。）殆因是事有所感触，遂自比南山之玄豹，隐于雾雨，泽毛成文，藏而远害耶？明季不遵常轨，而有文采之女子往往喜用“隐”字以为名，如黄媛介之“离隐”，张宛仙之“香隐”，（见后章。）皆是其例。（震泽吴雷发撰“香天谈薮”载明崇祯中扬州名妓沈隐游西湖，卜居楼外楼，嫁新安夏子龙。夏死，隐自缢以殉事。寅恪案：沈之名与河东君同，夏之名与卧子同，沈曾居西湖，复自缢殉夏，本末颇

与河东君相似，殊为巧合。但不知是否实有其人其事？姑附识于此，更俟详考。）此殆一时之风气，河东君以“隐雯”为名殊不足异。后来河东君又省去“雯”字，止以一“隐”字为名，而“隐雯”不甚为人所知矣。

复次牧斋遗事“初吴江盛泽镇有名妓曰徐佛”条云：

（杨爱）闻虞山有钱学士谦益者，实为当今李杜，欲一望见其丰采，乃驾扁舟来虞。为士人装，坐肩舆，造前投谒，易杨以柳，易爱以是。刺入，辞以他往，盖目之为俗士也。柳于次日作诗遣僮投之，诗内已微露色相。牧翁得其诗，大惊，语阍者曰：昨投刺者士人乎？女子乎？阍者曰：士人也。牧翁愈疑，急登舆访柳于舟中，则嫣然一美姝也。因出其七言近体就正，钱心赏焉。视其书法，得虞褚两家遗意，又心赏焉。相与絮语者终日。临别，钱语柳曰：此后即以柳姓是名相往复。吾且字子以如是，为今日证盟。柳诺。此钱柳合作之始也。

寅恪案：此条所纪多乖事实，兹暂不考辨，惟论河东君改易姓字之一事，今所见崇祯十一年戊寅陈卧子所刻之戊寅草、十二年己卯汪然明所刻之湖上草皆署“柳隐如是”，又汪氏所刻柳如是尺牋一卷亦署“云间柳隐如是”。卷中尺牋共计三十一通，其最后一通有“已过夷门”、“武夷之游，

闻在旦夕”、“应答小言，已分嗤弃，何悟见赏通人，使之成帙。非先生意深，应不及此。特有远投，更须数本”等语，据此可知此通乃崇祯十上年辛巳春间所作。盖汪氏初刻本共只有三十通，刊成后投寄河东，河东君复从之更索数本。然则第叁壹通乃汪氏后来所补刻者。（详后论证。）今虽难确考汪氏初刻本刊成之时日，以意揣测，当在崇祯十三年庚辰末，最可能在十四年辛巳初。由是言之，河东君何待至崇祯十三年冬季访半野堂时始“易杨以柳，易爱以是”，牧斋何待至此时始“字以如是”耶？（今神州国光社影印吴中蒋氏旧藏柳如是山水册八帧，每帧皆钤“柳隐书画”之章，其末帧署“我闻居士柳如是”。此画虽难确定为何年所作，但必在崇祯十三年冬季访半野堂以前。所以如此推定者，盖此后河东君既心许于牧斋，自不应再以隐于章台柳之“柳隐”为称而钤此章也。又“我闻居士”之称即从佛典“如是我闻”而来，据此亦可证知河东君未遇见牧斋之前已以“我闻居士”与“柳如是”连称矣。详见后论。）且据初学集诗注丙捨诗集下“观美人手迹”诗，是牧斋于十三年春初当已见及湖上草（见前所论），则睹河东君投谒之名刺亦必无疑讶之理。故遗事所言诸端不知谁氏子所伪造，无知妄作，固极可笑，而世人又多乐道此物语，尤不可不辨也。

至河东君之名“是”不知始于何时，颇疑其不以“隐”为名之后乃取其字“如是”下一字为名。若此假定不误，则其时间至早亦当在崇祯十四年，或在适牧斋以后。盖河东君既已结褵，自不宜仍以“柳隐”即隐于章台柳之意为名也。（其余详下章所论。）

复检邓孝威汉仪天下名家诗观贰集闺秀别卷中云：

柳因一名隐，字蘼芜，更字如是。生出未详。虞山钱牧斋宗伯之妾。河东君放诞风流，不可绳以常格。乙酉之变，劝宗伯以死，及奋身自沉池水中，此为巾幗知大义处。宗伯死，自经以殉，其结局更善。灵岩抔土，应岁岁以卮酒浇之。

寅恪案：邓氏此条殆出顾云美“河东君传”，唯谓河东君名“因”，疑与“隐”字音近之故。至钱士美文选诵芬堂文稿六编“柳夫人事略”虽亦载河东君名因之事，但其文抄袭前人，往往伪舛，不暇详辨，姑附记于此。

复次，李舒章雯蓼斋集叁伍“与卧子书”云：

又盛传我兄意盼阿云，不根之论，每使人妇家勃隙。兄正是木强人，何意得尔馨颓荡。乃知才士易为口实，天下讹言若此，正复不恶。故弟为兄道之，千里之外与让木（宋征璧）燕又（彭

宾）一笑。若彝仲，（夏允彝）不可闻此语也。

考舒章此书当为卧子于崇祯六年癸酉秋冬间赴北京会试至次年留居京邸时所作，然则河东君于崇祯六年癸酉以前即以“云”为名可以证明也。

（其余亦详下章所论。）

又后来与河东君有关之谢象三三宾，其所著诗集题为“一笑堂集”，乃用李太白诗“美人一笑千金”之典。（见《全唐诗》第叁函李白叁“白纻辞”。）谢氏此集中多为河东君而作之篇什，而河东君以“美人”著称，更可推知矣。

第三章 河东君与“吴江故相”及“云间孝廉”之关系（一）

三百年来记载河东君事迹者众，寅恪亦获读其大半矣。总括言之可别为两类：第壹类为于河东君具同情者，如顾云美苓之“河东君传”等属之；第贰类为于河东君怀恶意者，如王胜时沅之“虞山柳枝词”等属之。其他辗转抄袭、讹谬脱漏者更不足道。然第壹类虽具同情，颇有隐讳，第贰类因怀恶意，遂多诬枉。今欲考河东君平生事迹，其隐讳者表出之，其诬枉者校正之。不漏不谬，始终完善，则典籍禁毁阙佚之后，精力老病残废之余，势所不能，此生无望者也。故惟有姑就搜寻所得而可信可喜者综贯解释，汇合辑录，略具首尾，聊复成文。虽极知无所阐发，等于抄胥，必见笑于当世及后来之博识通人，亦所不顾及矣。

就所见文籍中记载河东君事迹者言之，要推顾云美所撰河东君传为最佳。就其所以能致此者，不独以其人之能文，实因其人于河东君具有同情心之故。可惜者，顾氏为牧翁晚年门生，虽及见河东君，而关于河东君早岁事迹或欲有所讳饰，或以生年较晚，关于河东君早岁身世，其隐秘微妙者有所未详也。兹先略述云美之事迹，然

后移写顾氏所撰河东君传中有关早岁之一节，参以他种史料，解释论证之。

牧斋外集壹陆“明经顾云美妻陆氏墓志铭”略云：

留守相国瞿稼轩既殉国，其幼子玄镜奉其骨归自桂林。甲午正月至常熟，顾苓云美来吊。玄镜从其兄拥杖出拜。云美问其兄。曰：吾幼弟也。生长西南，今九年矣。云美出谓其表弟严武伯曰：子为我语瞿氏，以我女字玄镜。瞿氏诺之。云美告余曰：苓以女字留守相公之幼子矣，夫子其谓我何？余曰：有是哉？后六年己亥四月十日，云美之妻陆氏卒。越七日，云美之父处士君卒。云美居丧守礼，不置姬侍，躬保护其女。服除，而玄镜孤贫无倚。云美收为赘婿。壬寅吉安施伟长见玄镜于云美之侧，喜而告余。及秋，余过虎邱塔影园，云美出玄镜拜床下，抠衣奉手，目光射人。归而贻书云美曰：忠贞之后仅存一线，今得端人正士以尊亲为师保，稼轩忠魂亦稍慰于九京矣。

同治修苏州府志捌捌顾苓传略云：

顾苓字云美。少笃学，晚居虎丘山塘，萧然敝庐，中悬思陵御书，时肃衣冠再拜，欷歔太息。女一，妻桂林留守瞿式耜子，易其姓名，俾脱于祸，人尤高之。（寅恪案：初学集柒肆“先

太淑人述”云：“孙爰之议婚于瞿给事之女孙也。太淑人实命之，曰：人以汝去官，结婚姻以敦世好，不亦善乎？”然则云美亦与牧斋为间接之姻戚。但云美以其女妻稼轩之子，时间甚晚，远在钱瞿两氏议婚之后矣。）

寅恪案：顾氏为明末遗老，不忘故国旧君者，其人品高逸可以想见，不仅以文学艺术见称也。清代初年东南诸眷恋故国之遗民亦大有党派及意见之分别，未可笼统视之。牧斋早为东林党魁，晚乃附和马阮，隆顺清朝，坐此为时人、尤为东南旧朝党社中人所诟毁。斯问题于此姑置不论。倘取顾氏塔影园集壹东涧遗老传读之，则知云美对于牧翁平生前后异趣之见解，与当日吴越胜流之持论有所不同，而与瞿稼轩所怀者正复相类也。观全谢册祖望鲒埼亭外集叁壹“浩气吟跋”略云：“稼轩先生少年连染于牧斋之习气，自丙戌以后，牧斋生平扫地矣，而先生浩气吟中犹惓惓焉，至形之梦寐。其交情一至此乎？牧斋颜甲千重，犹敢为浩气吟作序乎？一笑也。可知钱瞿二人关系之密切如此。”全氏之论固正，但于河东君画牧斋复明室之活动似尚有未尽窥见者，关于此点，俟于第伍章论之。

所可注意者，即与稼轩特厚之人不独宽谅牧斋之晚节，而尤推重河东君。就其所以然之故，当与钱柳同心复明一端有关。如牧斋投笑集

上“后秋兴之三”第叁首“须眉男子皆臣子，秦越何人视瘠肥”句，自注云：“夷陵文相国來书云云。”考牧斋所谓“夷陵文相国”者，即明史貳柒玖有传之文安之，其人之为大学士由瞿式耜所推荐，可知文瞿两人交谊实为密切。云美以女妻稼轩之子，则其于稼轩与文氏有同一之观感及关系，又可推之。文氏既遗书牧斋称道河东君若是，宜乎云美为河东君作传，其尊重之意溢于言表也。后来有“超达道人苇江氏”者，题云美此传后，谓其于河东君“别有知己之感”、“阿私所好”，则未明钱瞿之交谊、钱柳之关系，与夫君国兴亡、恩纪绸缪、死生不渝之大义，所以借是发幽光而励薄俗之微旨，乃肆意妄言，无复忌惮，诚为可恶，更不足置辨矣。

复次，关于思陵御书一事，详见杜于皇濬变雅堂文集柒“松风宝墨记”，兹不移录。恪昔年曾于完白山人后裔家见崇祯帝所书“松风水月”四字，始知于皇此文中“端劲轩翥”之评，非寻常颂圣例语。邓氏家之思陵御书自与云美所藏者不同物，初未解此三百年前国家民族大悲剧之主人翁何以喜作“松风”二字之故，后检杨留垞钟义雪桥诗话续集壹云：“顾云美庐闾门外，半潭绕屋，引水自隔。庄烈帝御书‘松风’二大字，云美得之某司香，遂揭于斋中。顾黄公景星为赋诗四首，卒章有云：奇峰名淑景，御坐正当中。五粒皆银

鬣，双珠倚玉童。谓万风山淑景峰有石刻御坐，二白松覆焉。”然则世上留传崇祯帝“松风”手迹不止一本者，殆与景山石刻御坐有关耶？俟考。

顾氏河东君传，寅恪所得见者，节略之本不计外共有四本，即罗刖存振玉礼在斯堂业书塔影园集本（第壹卷），范声山锴华笑庵杂笔本（第壹卷），缪荃珊荃孙秦淮广记本（第贰之肆），及葛雍吾昌楣蘼芜纪闻本（卷上）。四本中以范本为最善，兹悉依此本移录，其他诸本与范本异者皆不一一标出也。

复次，罗振玉贞松老人外集叁“顾云美书河东君传册跋”略云：

顾云美撰柳蘼芜传并画像真迹，乙巳冬得之吴中，转载蘼芜事实甚详。吴人某所著野语秘汇，述虞山被逮时河东君先携重贿入都，赂当道，乃得生还。其权略尤不可及，可谓奇女子矣。传中记蘼芜初归云间孝廉为妾，殆先适陈卧子，他记载所未及。其归虞山在明亡前三年，时年二十四。至癸卯下发，年四十有六，逾年而值家难。光绪丁未三月将取付影印，以贻海内好事者，俾益永其传，并缀辞于后。上虞罗振玉刖存父。

寅恪案：刖存先生以“云间孝廉”为陈卧子，五十年前能作此语，可谓特识。但其于河东君适

牧斋后尚称之为“麋芜”，又言其携重贿入都，俾牧斋得脱黄毓祺之案及癸卯岁年四十六下发等事，皆不免差误。详见有关各节所论，兹不辨及。

顾传云：

河东君者，柳氏也。初名隐雯，继名是，字如是。为人短小，结束俏利，性机警，饶胆略，适云间孝廉为妾。孝廉能文章，工书法，教之作诗写字，婉媚绝伦。（塔影园集壹河东君传“婉媚绝伦”作“风气奕奕”。）顾侔傥好奇，尤放诞。孝廉谢之去。

寅恪案：云美此传于河东君之本来姓氏籍贯及在“适云间孝廉为妾”以前之事迹不道及一字，当有所隐讳，未必绝不能获知其一二也。职是之故，不得不取其他史料以补此间隙。但此段时间材料极少，又多为不可信者，故今仅择其材料直接出于与河东君有关之人者，以之为主，而参取后来间接传闻者以补充之，其间若有诬枉或不可信者则稍加校正。固不敢谓尽得其真相，然亦不至甚远于事实也。

兹引王沅虞山柳枝词之前先略述胜时之事迹，盖王氏乃最反对河东君之人，其所言者固不可尽信，然诬枉之辞外亦有一二真实语，实因其人与陈子龙及其家属关系密切，所知河东君早岁

事迹必较多于顾云美，特恨其具偏隘之见，不欲质直言之耳。

乾隆修娄县志贰伍沅传略云：

王沅字胜时，幼为陈子龙弟子，处师生患难时卓然有东汉节义风。以诸生贡入成均，不得志。著有辋川稿。

李叔虎桓耆献类征初编肆肆肆顾汝则传，下附王沅事迹，引章有谟笔记略云：

陈黄门子龙殉难后，夫人张氏与其子妇丁氏居于乡，两世守节，贫不能给。王胜时明经沅常周恤之。

及陈忠裕全集年谱下附王沅撰“三世苦节传”略云：

岁在癸酉（康熙三十二年）仲春之吉，孺人命从侄倬来，知予子移有女孙同岁生，请问名。予额手曰：此小子宿心也，敬闻命矣。乃告于先祠，以女孙字世贵焉。（寅恪案：世贵乃陈子龙之曾孙。）

寅恪案：王胜时文章行谊卓然可称，然其人憎恶河东君，轻薄刻毒丑诋之辞见诸赋咏者不一而足，以常情论似不可解。明季士人门户之见最深，不独国政为然，即朋友往来家庭琐屑亦莫不划一鸿沟，互相排挤，若水火之不相容。故今日

吾人读其著述，尤应博考而慎取者也。胜时孙女之字卧子曾孙，结为姻亲，时间固甚晚，然其与陈氏家庭往来在卧子生存时已然，卧子死后胜时周恤其家备至，即就卧子夫人张氏欲与胜时之家结为姻亲一事观之，可以推知矣。

据陈忠裕全集所载陈子龙自撰年谱上崇祯二年己巳条云：“（祖母高）太安人以予既婚，遂谢家政。予母唐宜人素善病，好静，不任事，乃以管钥属予妇，予始有晨昏之累矣。”及年谱下附王沄撰“三世苦节传”略云：“（张）孺人通诗礼史传，皆能举其大义，以及书笄女红之属，无不精娴，三党奉为女师。有弟五人，庄事女兄如伯兄然。孺人屡举子女，不育。为置侧室，亦不宜子。孺人心忧之，乃自越遣人至吴，纳良家子沈氏以归。”则知大樽之妻张氏为一精明强干而能治家之人，故入陈氏之门不久其祖姑高氏即授以家政也。假使王氏称其能通书史大义之语非出阿私，然绝不能如河东君才藻博洽可与卧子相互训和者，自不待论。倘若张氏转移其待诸弟之威严以临其夫，则恐卧子闺门之内亦不得不有所畏惮顾忌也。又观其为大樽选纳良家女沈氏为妾一端，知大樽之娶妾张氏欲操选择之权，更以良家子为其意中之对象。如取以与牧斋夫人陈氏相较，则牧斋用匹嫡之礼待河东君，而陈夫人亦无可如何，安之若命者，诚大不侔矣。

复观牧斋之子孺饴（孙爱）所辑“河东君殉家难事实”中“柳夫人遗嘱”云：“我来汝家二十五年，（寅恪案：“汝”字指其女，即赵管妻。）从不曾受人之气。”呜呼！假使河东君即仅在陈家二十五月，甚至二十五日，亦不能不受人之气，尤不能不受张氏之气，而张氏更不能如牧斋夫人之受河东君之气，可以断言无疑也。河东君之与大樽，其关系虽不善终，但两方之情感则皆未改变，而大樽尤缱绻不忘旧欢，屡屡形之吟咏。然则其割爱忍痛，任河东君之离去而不能留之者，恐非仅由河东君之个性放诞使然，亦实因大樽妻张氏之不能相容，即不能受河东君之气如牧斋夫人者，有以致之也。

河东君所以不能见容于大樽家庭之事实及理由，王胜时必从张氏方面得知其详。三百年前陈氏家庭夫妇妻妾之间，其恩怨是非固非吾人今日所能确知，既非负古代家属委员会之责者，自不必于其间为左右袒，或作和事老。是以此点亦不须详考。但应注意者，则胜时为大樽嫡妻张氏之党，故其所言者皆张氏一面之辞，王氏既不能不为其尊者即大樽讳，又不能不为其亲者即张氏讳，于是遂陈没其师及张氏与河东君之关系，而转其笔锋集矢于河东君矣。苟知此意，则王氏所述河东君之事迹不可尽信，止能供作参考或谈助，而不必悉为实录，亦甚明也。

王氏之后复有钱钝夫肇螯著“质直谈耳”一书，亦述河东君早岁轶事，其言颇有与王氏类似者。然据此书钱大昕序云：“吾弟钝夫以暇日撰次生平所见闻，可喜可愕，足资征劝者，汇为一编，名之曰质直谈耳。”又光绪修嘉定县志贰捌艺文别集门载：“巢云诗草。钱肇螯著。诗规摹盛唐。”则是钝夫生年甚晚，其书所述河东君事自得之辗转间接之传闻。巢云诗草不知尚存否？

兹取王钱两氏所言河东君最初轶事，参以陈子龙及宋征璧暨与河东君直接有关之人所作诗篇，考辨论证之如下。

王沅辋川诗抄肆“虞山柳枝词”第壹首云：

章台十五唤卿卿，素影争怜飞絮轻。

（“影”及“怜”二字可注意。）白舫青莲随意住，淡云微月最含情。（“云”字可注意。自注云：姬少为吴中大家婢，流落北里。杨氏，小字影怜，后自更姓柳，名是。一时有盛名，从吴越见诸名士游。）

钱肇螯质直谈耳柒“柳如之轶事”条（寅恪案：原文“之”字乃“是”字之误，下文同。参仲虎腾盛湖志补肆杂识门及葛昌楣君蘼芜纪闻上。）云：

如之幼养于吴江周氏为宠姬，年最稚，明慧无比，主人常抱置膝上，教以文艺，以是为群妾

忌。独周母喜其善趋承，爱怜之。然性纵荡不羁，寻与周仆通，为群妾所觉，谮于主人，欲杀之。以周母故，得鬻为倡。其家姓杨，乃以柳为姓，自呼如之。居常呼鸩母曰鸩，父曰龟。

综合王钱两氏所述，河东君最初果为何家何人之婢或妾，并在何年至此家，出而流落人间耶？兹据与河东君直接有关者之所传述以考定之。

宋征璧含真堂诗稿伍秋塘曲并序云：

宋子与大樽泛于秋塘，风雨避易，则子美溪陂之游也。坐有校书，新从吴江故相家流落人间，凡所叙述、感慨绝不类闺房语。且出其所寿陈征璧君诗，有“李卫学书称弟子，东方大隐号先生”之句焉。（寅恪案：陈眉公严妻幽事载其清平乐下半阙云：闲来也教儿孙，读书不为功名。□□浇花酿酒，世家闭户先生。可与河东君“大隐号先生”之句相印证。）陈子酒酣，命予于席上走笔作歌。

江皋萧索起秋风，秋风吹落江枫红。楼般箫喜互容与，登山涉水秋如许。江东才人恨未消，郁金玛瑙盛香醪。未将宝剑酬肝胆，为觅明珠照寂寥。不辞风雨常避易，鲤鱼跃浪秋江碧。长鲸泄酒□未醉，今夕不知为何夕。校书婣娟年十六，雨雨风风能痛哭。自然闺阁号铮铮，岂料风

尘同碌碌。绣纹学刺两鸳鸯，吹箫欲招双凤凰。
可怜家住横塘路，门前大道临官渡。曲径低安宛
转桥，飞花暗舞相思树。初将玉指醉流霞，早信
平康是狭邪。青鸟乍传三岛意，紫烟便入五侯
家。十二云屏坐玉人，常将烟月号平津。骅骝诘
解将军意，鹦鹉偏知丞相嗔。湘帘此夕亲闻唤，
香奁此日重教看。乘槎拟入碧霞宫，因梦向愁红
锦段。陈王宋玉相经过，流商激楚扬清歌。妇人
意气欲何等，与君沦落同江河。我侪闻之感太
息，春花秋叶天公力。多卿感欢当盛年，风雨秋
塘浩难极。

寅恪案：让木此诗乃今日吾人所知河东君早期事迹最重要材料之一。据卧子自撰年谱上崇祯六年癸酉条云：“文史之暇，流连声酒，多与舒章倡和。今陈李唱和集是也。”卧子原作“秋潭曲”载陈李唱和集中，即在崇祯六年秋间所作，第贰章已略引之矣。同为此游四人之内，河东君不论外，尚有彭燕又宾一人，其人亦当有诗纪此游，惜今未能得见，亦可不论。秋潭或秋塘者，据陈忠裕全集拾“秋潭曲”题下附考证引松江府志略云：“自龙潭在府城谷阳门外。花晨月夕，箫鼓画船，岁时不绝。”（寅恪案：陈忠裕全集为嘉庆八年所刻，今取嘉庆二十四年修松江府志玖山川志校之，其文悉与此条相同。然则嘉庆二十四年修松江府志当是承用康熙二年所修之府志，

而此诗考证乃录自康熙志也。)故知宋让木于崇祯六年秋间，在公江府谷阳门外白龙潭舟中亲从河东君得闻其所述自身之事迹，实为最直接之史料。

今依据宋氏之所传述，取与王钱两氏所言者参证之，则第壹问题，即“吴江故相”果为何人乎。依让木所谓“新从吴江故相家，流落人间”之语，则此“故相”之时间条件为上距崇祯六年不久之宰辅，其地理条件为吴江县籍贯之人。依此两条件以求之，先检崇祯朝宰相之籍贯，惟有周道登一人适合也。

陈盟崇祯内阁行略周道登传略云：

周道登号念西，吴江人。（天启七年）丁卯十二月金瓯之卜，以礼部尚书召入内阁。崇祯（元年）戊辰六月加太子太保，晋文渊阁。（崇祯二年）己巳正月引疾去。归而著书自乐，不问户外。（崇祯五年）壬申以疾卒。

及知服斋本曹洁躬溶崇祯五十宰相传（初稿）周道登传略云：

周道登字文邦（？），吴江人。（天启七年）丁卯十二月由太子宾客礼部右侍郎升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崇祯二年）己巳正月闲住。癸酉年（崇祯六年）卒。（寅恪案：“癸酉”二字知服斋本如此，与胡氏问影楼本及宣统三年辛亥铅

印本曹书此传俱作“壬申”即崇祯五年者不同。但知服斋本曹氏此书宰相年表亦列周道登卒于“五年壬申”，岂曹书此传初稿作“癸酉”，后来乃改为“壬申”耶？抑或后人据明史稿及明史周道登传改易耶？俟考。）

又明史稿贰叁伍李标传附周道登传略云：

道登者，吴江人。崇祯初与李标等同入阁。御史田时震（等）先后交劾之，遂放归。居五年卒。

明史贰伍壹李标传附周道登传略云：

周道登吴江人。崇祯初与李标等同入阁。御史田时震（等）交劾之，乃罢归。阅五年而卒。

及乾隆修吴江县志贰捌人物门周道登传略云：

周道登字文岸。（天启）七年冬庄烈帝立，首重阁臣之选，上自祝天，取会推诸臣姓名置金瓶中卜之，得钱龙锡等六人，道登与焉。召为东阁大学士。崇祯二年春御史任赞化等交章论列，上遂勒令致仕。归就道，复疏言蓟门重地，兵额不宜过汰。家居一年卒。值温体仁当国，赐祭葬卤杀礼。

谈孺木迁枣林杂俎和集丛赘“周道登”条云：

吴江周相国性木强，不好矜饰。一日侍朝默

笑，先帝见之诘其故。不对，亦不谢。既出，华亭钱相国（龙锡）尤之。曰：已笑矣，奈何！上自此沁疏。讣闻，仅祭一坛，予半葬。典礼虽薄，犹同官斡护之。

寅恪案：周道登之卒年虽有问題，然据陈盟曹溶两书，其卒当在崇禎五年。明史稿“放归，居五年卒”之语，其所谓“五年”者，即从崇禎二年己巳正月算起，亦不过谓道登卒于崇禎六年而已。若明史谓“罢归，阅五年而卒”则殊有语病矣。至乾隆修吴江县志言“上遂勒令致仕。家居一年卒”之“一”字，疑是误字也。

考潘力田柅章松陵文献陆有周道登传，柅章弟耒作此书后序云：“（康熙二十四年）乙丑春，归自都门，有言新志全用亡兄之书者，索而观之，信然。”稼堂所谓“新志”，即康熙间叶星期变所修之吴江志，而乾隆间沈冠云彤所修之吴江县志乃承用叶志之旧文。今观潘氏松陵文献中周道登传，不著道登卒年，故康熙志亦缺而不载。乾隆沈志所书道登卒年殆取他书移补旧志之缺耳。然则潘氏与周氏为姻戚，（见第貳章所引松陵文献。）乃缺书道登之卒岁，可知章作传时已不能详矣。但力田所作道登传末云“道登事兄如父。无子，以兄子振孙为后”数语，与兹所考证者有关。其他如道登人品学术之记载，于此姑置不论。

总而言之，道登之卒早则在崇祯五年壬申，迟则在崇祯六年癸酉。或者其卒实在五年，而京师恤典之发表乃在六年，致有卒于“癸酉”之记载耶？

寅恪以为道登之卒在崇祯五年或崇祯六年固未敢确定，但河东君之出自周家流落人间则当为崇祯四年辛未，可于卧子几社稿中崇祯五年绮怀诸作及“癸酉长安除夕”诗考之，（见下引陈忠裕全集拾属玉堂集所论。）复参以陈卧子崇祯五年所赋柳枝词“妖鬟十五倚身轻”（见陈忠裕全集壹玖几社稿“柳枝词”四首之四）及王胜时虞山柳枝词“章台十五唤卿卿”诗句，尤足证河东君于崇祯四年辛未十四岁时出自周家，流落人间。其始遇卧子实在五年，其年龄正为十五岁。

或疑让木秋塘曲序中“坐有校书，新从吴江故相家流落人间”之“新”字其界说如何？鄙意欲决定此字意义不必旁征，即可于卧子诗中求得例证。如陈忠裕全集陆陈李唱和集“酬万年少”五古二首，其一云“与君新结交，意气来相凭。帝京共游戏，江表观徽绳”，其二云“秋英粲林麓，扬舲大江湄”。考万寿祺为崇祯三年庚午举人，与卧子为乡试同年，卧子之得交年少应在崇祯三年秋南京乡试时。榜后，陈万两人并与诸名士会饮于秦淮舟中。（见陈忠裕全集年谱上崇祯六年癸酉条附考证，并显西草堂集附刻李辅中编万年少

先生年谱崇祯三年庚午条。)自陈万两人结交之日起，下距卧子崇祯六年秋作此二诗时止，其间已有三年之久，卧子于距离三年之时间既可云“新”，则让木于崇祯六年秋作秋塘曲时，上溯至四年，更得谓之“新”。然则陈宋辈之作诗文，其用“新”字之界说亦不必泥执为数旬数月之义，固可包括至三年之时日。由此言之，河东君在崇祯四年辛未出自周家，流落人间，让木仍可谓之“新”也。

又让木秋塘曲中“平津”“丞相”之辞自指道登本人而言，其家庭诸男子，如其兄或振孙等，皆不足以当此“平津”“丞相”之名，故河东君其初必为周道登之妾可以推知。若王沅虞山柳枝词谓河东君为“吴中大家婢”，则婢妾之界线本难分判，自可不必考辨。然则钱肇鳌质真谈耳谓河东君乃“吴中周氏宠姬”，要是可信。至言周氏主人在崇祯四年时尚有母在，固为可能之事，但无证据，未敢确定。或者此端乃是传闻之误，亦未可知也。

让木诗中所言河东君事迹，辞语不甚明显，但以其关系重要未可忽视，故姑就鄙见，推测解释之于下。

诗云：“校书婣娟年十六，雨雨风风能痛哭。自然闺阁号铮铮，岂料风尘同碌碌。”寅恪案：“校书婣娟年十六”句，“婣娟”不仅为通常形

容女性之美辞，疑亦兼寓河东君原名“云娟”中之“娟”字。此点已详第貳章所论，兹不复赘。“年十六”则正是河东君纪年实录，盖崇祯六年河东君之年岁如此。以若是之妙龄女子，而能造诣超绝，与几社胜流相比并，固不必同于世俗之女性往往自隐讳其真实年龄也。“雨雨风风能痛哭”句，初读之颇不能解，后得见河东君戊寅草，并取卧子集中有关之篇什参互证之，始恍然知让木实指崇祯六年春季河东君所赋风雨诸篇什而言。

如“游龙潭精舍登楼作，时大风，和韵”云：

琢情青阁影迷空，画舫珠帘半避风。缥缈香消动钱钥，玲珑枝短结毵红。同时蝶梦银河里，并浦莺湖玉镜中。历乱愁思天外去，可怜容易等春蓬。

“伤歌”（寅恪案：乐府诗集陆贰伤歌行古辞云：“春鸟向南飞，翩翩独翱翔。悲声命俦匹，哀鸣伤我肠。”河东君盖自比春鸟，赋此伤春之辞也。）云：

翔禽首飘翳，白云寄贞私。岁月荡繁圃，风物遑弃时。揽衣眷高翮，义大难为持。沙棠亦已实，鸟桺亦已侈。渌水在盛霄，碧月回晴思。厉飏忽若截，洞志讵有私。人居天地间，失虑在娥眉。得之讵有几，木叶还辞枝。诚恐不司此，一

日沦无期。俦匹不可任，良晤常游移。我行非不远，我念非不宜。忧来或不及，沾裳不能止。春风易成偶，春雨织成丝。谁能见幽隐，之子来何迟。一言达至道，谅为达士嗤。

又“寒食夜雨十绝句”其五云：

房栊云黑暮来迟，小语花香冥冥时。想到窈娘能舞处，红颜就手更谁知。（寅恪案：全唐诗第贰函乔知之“绿珠篇”有：“此时可喜得人情”，“常将歌舞借人看”及“一旦红颜为尽”等语。河东君诗句，盖即用乔氏诗语也。）

今取陈忠裕全集所载卧子之诗其作成时间确知为崇祯六年癸酉春季者，如“花朝大风”、“寒食雨郊行”七古二首（见陈忠裕全集拾陈李唱和集）及“清明”四首之三（见陈忠裕全集壹玖陈李唱和集）云“梨花冷落野中分，白蝶茫茫剪翠裙。今日伤心何处最，雨中独上窈娘坟”，河东君之“画舫珠帘半避风”、“可怜容易等春蓬”、“忧来或不及，沾裳不能止”、“春风易成偶，春雨织成丝”，即让木所谓“雨雨风风能痛哭”者，而“想到窈娘能舞处”与卧子“伤心独上窈娘坟”同用一典，其相互关系自不待言。又李舒章所谓“春令之作，始于辕文者”（详见下论）当亦指此时而言。盖崇祯六年春季特多风雨，而辕文与河东君此际关系甚密，宜有春闺风雨之作也。

抑更有可论者。据钱肇鳌质直谈耳柒“柳如之轶事”（寅恪案：“之”当作“是”。下同。）条载宋辕文因受责于其母，遂与河东君遗迹稍疏事（详见下引），推计其时间约略相当于河东君赋“伤歌”之际。此歌云“人居天地间，失虑在娥眉。得之诂有几，木叶还辞枝”“俦匹不可任，良晤常游移”“谁能见幽隐，之子来何迟”，岂河东君以征舆遗迹稍疏，出此怨语耶？后来终与辕文决绝，而转向卧子，其端倪盖已微见于此诗矣。

诗云：“绣纹学刺两鸳鸯，吹箫欲招双凤凰。可怜家住横塘路，门前大道临官渡。曲径低安宛转桥，飞花暗舞相思树。”似谓河东君最初所居之地也。其地虽难确定，若依前引沈虬河东君传所云“听其音，禾中人也”之语，应是指河东君原籍之嘉兴而言。但鄙意此点不必过泥，颇疑宋诗之“横塘”，即谓吴江县盛泽镇之归家院。陈卧子为河东君而作之“上已行”云：“重柳无人临古渡，娟娟独立寒塘路。”（见陈忠裕全集壹壹平露堂集。）陈诗之“古渡”即宋诗之“官渡”，陈诗之“寒塘路”即宋诗之“横塘路”。卧子赋此诗时在崇祯十二年己卯，河东君于崇祯八年乙亥秋深离松江往居盛泽归家院，虽其间去来吴越“行云无定所”（此句见太平广记肆捌捌莺莺传续会真诗），然其经常住处当仍为归家院，故可以取归家院地理形势以统属河东君。据此陈宋两诗可以

互相证明也。余参后论陈卧子“上已行”节。

更考“横塘”地名之出处，时代较早且为词章家所习用者恐当推文选伍左太冲“吴都赋”：“横塘查下，邑屋隆伟。长干延属，飞甍舛互。”其地实在江宁。后来在吴越间以“横塘”为名者更多，故文人作品中往往古典今典参合赋咏。即就让木同时人之诗言之，如吴梅村圆圆曲“前身合是采莲人，门前一片横塘水”之“横塘”，依靳介人注则在苏州。（见靳荣藩吴诗集览柒上，并参第伍章论圆圆曲节。）钱牧斋“茸城惜别”诗“绣水香车度，横塘锦缆牵”之“横塘”，依钱遵王注则在嘉兴。（见钱曾有学集诗注柒。）此皆其例证。由是言之，让木诗中之“横塘”虽与嘉兴之环境符合，然吴越水乡本甚相似，故亦能适合吴江盛泽镇归家院之地，不必限于禾中一隅也。

仲廷机盛湖志拾列女名妓门略云：

徐佛原名寿羽，字云翮，小字阿佛。嘉兴人，随其母迁居盛泽归家院。

同书肆街里门略云：

市北自西荡口北岸至东，以弄名者曰归家院，东市口曰梭子归家，百嘉桥之北曰石敢当。

同书同卷桥梁门“百嘉桥”条下注云：

俗称栢家，旧名终慕。

同书伍古迹门云：

归家院在终慕桥北垧，地名十间楼。明才媛柳是故居。下注引王鲲十间楼诗云：柳荫深处十间楼，玉管金樽春复秋。只有可人杨爱爱，（寅恪案：前所论苏子美“杨爱爱传”，王氏未必得见，此不过用昔人李师师之例以“爱爱”为称耳。）家家团扇写风流。及卷末杂识门云：十间楼者，栢家桥北一带是也。即觚剩所云归家院。

寅恪案：盛湖志所纪徐佛所居之归家院，亦可与让木诗语相合。岂河东君最初亦居盛泽归家院近旁耶？让木诗“绣纹学刺两鸳鸯，吹箫欲招双凤凰”者，谓河东君少小待字闺中也。“横塘”“官渡”“宛转桥”“相思树”等四句，乃指禾中盛泽之地。谓河东君即居其处也。

诗云：“初将玉指醉流霞，早信平康是狭邪。青鸟乍传三岛意，紫烟便入五侯家。”似谓河东君初入徐佛家为婢，后复由徐氏转入周道登家。河东君与徐佛本同乡里，云翺收取为婢自极寻常。至周家之收购则必经一度之访觅也。后来河东君被逐于周氏，流落人间，辗转数年，短期与卧子同居，又离去卧子，复返盛泽，居云翺寓所，与诸女伴如张轻云宋如姬梁道钊等同在一地耳。（参乾隆刊盛湖志上形胜门仲时镕凌弄寻芳诗，及仲廷机辑盛湖志拾列女名妓门徐佛传末所附梁道钊张轻云宋如姬事迹。又梁道钊事迹详见

邹枢十美词纪梁昭条及徐树丕识小录梁姬传。)又据第貳章所引沈虬河东君传所载崇祯九年丙子张溥往盛泽镇访徐佛，佛已适人，因得见其婢杨爱事，(参陈琰辑艺苑业话玖“柳如是曾在苏属盛泽镇徐家作婢”条。)可知河东君在崇祯九年云翮未适周金甫以前尚与之同寓一处。或者黎既适人后，始独立门户耶？至钱肇鳌云“得鬻为娼”，其实乃是河东君之再度流落。前引沈虬之文谓河东君为云翮之婢，如指未入周家以前则近事实，若言河东君于崇祯九年丙子尚在徐家为婢则时限太晚，殊为不合也。然据牧斋遗事中“初吴江盛泽镇有名妓曰徐佛”条记张溥访徐佛事，作“养女杨爱”。钮玉樵觚剩叁吴觚“河东君”条亦纪此事，作“其弟子曰杨爱”，则颇近事实。惟此等材料之作成皆在沈氏之后，岂亦知沈氏所言不合情理，遂改易之耶？

寅恪初读让木“初将玉指醉流霞，早信平康是狭邪”之句，以为“平康”“狭邪”出自唐人李娃传，非不易解之故实。至“玉指”“流霞”之句则难通其义。“流霞”之语虽与李义山诗集中“花下醉”七绝“寻芳不觉醉流霞”句有关，然疑尚不能尽宋氏之旨意，当必更有其他出典。因检李时珍本草纲目壹柒下草部“凤仙”条云：“时珍曰，其花头翘足具备，翘然如凤状，故以名之。女人采其花及叶包染指甲。其实状如小档，老则迸裂，故有

指甲、急性、小桃诸名。宋光宗李后讳凤，宫中呼为好女儿花。张宛丘呼为菊婢。（寅恪案：“菊婢”之名，可参张耒柯山集捌“自淮阴被命守宣城，复过楚，雨中过孚，因同育楚词，为书此以足楚词”五言古诗云：“秋庭新过雨，佳菊独秀先。含芳良未展，风气已清妍。金凤汝妾婢，红紫徒相鲜”等句。）韦后呼为羽客。”（余详赵恕轩学敏凤仙谱。）始悟让木实有取于张文潜目此花为“菊婢”之意，暗寓河东君初在徐佛家为婢事，其辞微而显，婉而成章，可谓深得春秋之旨矣。又河东君性情激烈，以“急性子”方之亦颇适切。又卧子词有云“小档纤甲印流霞”（见陈忠裕全集贰拾诗余天仙子），可取与让木此句参证也。

“紫烟便入五侯家”句合用吴王夫差女小玉即紫玉化烟事，并韩君平“寒食”诗“轻烟散入五侯家”之语。易“轻烟”为“紫烟”，与“青鸟”为对文耳，此固易晓，不待多论。至“青鸟乍传三岛意”句，则青鸟为西王母之使者，亦常用典故，无取赘释。“青鸟”与“三岛”连用，自出李义山诗集上“无题”诗“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看”之语，又不待言也。所可注意者，据钱氏所述周文岸之母以河东君善于趋承，爱怜之，后又因周母之故免于被杀，得鬻为娼，似河东君与周母之间原有特别关系。或者河东君之入周家本由

周母命人觅购婢女以侍奉己身，故河东君初时实为周母房中之侍婢。宋氏用青鸟之典以西王母比周母，即指此而言。文岸之以河东君为妾殆从周母处乞得之者，此类事例乃旧日社会家庭中所恒见。若作如此假设，关于河东君所以因周母而得免于死之故更可明了矣。

诗云：“十二云屏坐玉人，常将烟月号平津。骅骝讵解将军意，鹦鹉偏知丞相嗔。”似谓河东君自周家放逐流落人间之由，即钱肇螯所云河东君为周氏群妾所忌，潜于主人，谓其与仆通，因被放逐之事。据诗意，即河东君所自述，乃周仆不解事与己身无干也。让木诗此节第壹第贰两句言周文岸素以风流著称，姬妾甚多也。“十二云屏坐玉人”者用杨国忠故事，（见苏鹗杜阳杂编上“元载末年，造芸辉堂于私第。其屏风本杨国忠之宝也”条及太真外传上“忆有一屏风”节下注文。）与下文“鹦鹉偏知丞相嗔”句之出杜工部集壹“丽人行”诗“慎莫近前丞相嗔”之指杨国忠者相照应也。“十二”二字出白居易文集伍“酬牛思黯僧孺戏赠，同用狂字”五律前四句“钟乳三千两，金钗十二行，妒他心似火，欺我鬓如霜”自注云“思黯自夸前后服钟乳三千两，甚得力，而歌舞之妓颇多。来诗谑予羸老，故戏答之”。盖乐天借用玉台新咏玖“歌词”二首之二“头上金钗十二行”之古典以指牛氏姬妾之众多，

与“歌词”之原旨并不适合，但其后文人袭用，“十二金钗”遂成习见之俗语矣。（可参全唐诗第柒函白居易叁叁“酬思黯戏赠”，并汪西亭立名注白香册诗后集壹伍此题及汪氏案语引朱翌猗觉寮杂记云：“乐天诗，钟乳三千两，金钗十二行。以言声妓之多，盖用古乐词云头上金钗十二行，足下丝履五文章。是一人头插十二钗耳，非声妓之多，十二重行也。”）

让木诗“常将烟月号平津”句，“烟月”者，烟花风月之义（可参陶谷清异录壹人事类“蜂窠弄陌”条），“平津”者，用公孙弘故事（见汉书伍捌本传）。当时党社中人如让木辈门户之见颇深，其诋斥周氏如此固不足异。（可参潘柽章松陵文献陆周道登传论，及乾隆修吴江县志贰捌周道登传后附朱鹤龄语。）并朱氏愚庵小集壹肆“书阁学周公文岸道登事”云：“李可灼进红刃，大宗伯孙公慎行议当加首辅以杀君之诛。公独不附其说，且曰果律以春秋之义，某与诸公同在朝，亦当引罪。及居政府，依傍东林者遂极口排诋，不久去位。然公言实为平论，后世必有能辨之者。钱虞山有方，近代进药之狱有二，以唐事断之可也。援春秋则迂矣。□世宗之升遐也，与唐宪宗相似，柳泌僧大通付京兆府杖决处死，王金等之议辟宜也。李可灼之事与柳泌少异，以和御药不如法之例当之可也。当国之臣，则有穆宗贬皇甫

搏之法在，不此这求，而远求春秋书许止之义，效西汉之断狱，此不精于经义之过也。吁！虞山公东林党魁也，而其言若是，然则公之不附孙宗伯，可不谓宰相之识哉？”朱氏之论颇袒文岸，但李清三垣笔记附识上述牧斋阁讼始末，即“钱少宗伯谦益声气宿望虚誉隆赫”条云：“（温）体仁（周）延儒交遂合，始有召对钱千秋之事。谦益等又欲攻去周辅道登，故道登亦从中主持。”夫牧斋在当时俨然为东林党社之宗主，文岸乃与乌程阳羨合流，而为钱瞿所欲攻去之人，宜乎让木有此不满于念西之辞也。长孺之论岂为亲者讳耶？是非如何，兹可不论。但可注意者，即让木赋此诗后七年，即崇祯十三年庚辰，河东君所作“向来烟月是愁端”之语，（见东山训和集壹“春日我闻室作，呈牧翁。”）与宋诗此句不无关涉也。此点俟后详论之。

“将军”一辞出辛延年“羽林郎诗”（见玉台新咏壹），以冯子都比周仆。“鸚鵡”乃河东君取以自比之辞，即卧子崇祯六年癸酉“秋夕偕燕又让木集杨姬馆中”七律二首之二所谓“已惊妖梦疑鸚鵡”者（见陈忠裕全集壹伍陈李倡和集），皆用唐天宝宫中自鸚鵡梦为鸂鶒所搏后果毙于鹰之典故，（见杨太真外传下并事文类聚后集肆拾及六帖玖肆所引明皇杂录。）盖指在周家为群妾所谮几被杀之事而言，但不免过于刻薄耳。

诗云：“湘帘此夕亲闻唤，香奁此日重教看。乘槎拟入碧霞宫，因梦向愁红锦段。”让木此诗序言河东君在白龙潭舟中出示寿陈眉公继儒诗，又卧子秋潭曲中“摘取霞文裁凤纸，春蚕小字投秋水”，可知河东君此诗必将其诗稿出示同舟之陈宋彭诸人。让木此四句诗似述卧子河东君两人今夕之因缘也。卧子有先于苏州与河东君相过并在陈眉公处得见河东君之可能，见下文所考，兹暂置不论。“湘帘此夕亲闻唤，香奁此日重教看”即谓此次集会之事。“乘槎拟入碧霞宫”者，自是指泛舟白龙潭而方，但李义山诗集上“碧城”三首之一其首句云“碧城十二曲栏干”，注家相传以为“碧城”即碧霞之城。（见朱鹤龄注引道源语。）义山此题之二其首句云“对影闻声已可怜”，宋氏用以指河东君当时“影怜”之名。又陈忠裕全集壹伍陈李唱和集“自慨”四首之四，其第叁第肆两句“难谐紫府仙人梦，近好华阳处士风”自注云：“予七八岁时梦天阙榜名，题云乘槎入北海，紫府录清虚。余近好读真诰，故有‘华阳’之句。”则让木亦取卧子所梦之意入诗。此梦必为卧子平日或当日舟中与宋氏并其他友朋谈及者。古典今事融会为一，甚为精妙，然今日读此诗而能通解者恐不易见也。河东君平生学问受卧子影响颇大，其著述中吾人今日所得见者亦有明著真诰之名，如与汪然明尺牋第贰柒通云“许长

史真诰亦止在先生数语间耳”之类即是例证。卧子作“自慨”诗与作秋潭曲及“秋夕集杨姬馆中”诗皆在崇祯六年癸酉秋季，此时间卧子与河东君情意甚密，又为卧子好读真诰之时，故疑河东君之与真诰发生关系实在此际。盖河东君于崇祯六年癸酉年仅十六岁，在此以前未必果能深华阳处士之书也。后来牧斋即取真诰之语以绛云为楼名，暗寓河东君之原名（已详第貳章），然则河东君与陶陈居殊有文字因缘，而陈杨关系未能善终，岂“难谐紫府仙人梦”之句乃其诗谶欤？“因梦向愁红锦段”者用温飞卿诗“欲将红锦段，因梦寄江淹”之语，（温庭筠诗集柒“偶题”。）此句言今则两人同舟共载，不必如向时之赋诗寄怀矣。（可参下论卧子“吴阊口号”第拾首“芝田馆里应惆怅，枉恨明珠入梦迟”等句。）

诗云：“陈王宋玉相经过，流商激楚扬清歌。妇人意气欲何等，与君沦落同江河。”似即让木此诗序中所谓“凡所叙述，感慨激昂，绝不类闺房语”，据此可想见河东君当时及平日气概之一斑矣。

第三章 河东君与“吴江故相”及“云间孝廉”之关系（二）

复次，据陈眉公集卷首载其子梦莲所作年谱，崇祯六年眉公年七十六岁，其生日为十一月初七日，则宋诗序中所引河东君寿眉公诗自不能作于崇祯六年，此寿诗之作成疑在崇祯四年冬或五年冬眉公七十上或七十五岁生日相近之时耶？又河东君“李卫学书称弟子”之句，李卫者，李矩妻卫铄之谓，盖以卫夫人自比。此虽是用旧辞，然其自负不凡亦可想见矣。更观此句，似河东君亦赏如同时名姝王修微辈之“问字”于眉公之门者。（参汪然明汝谦春星堂诗集贰绮咏载陈继儒序云：“又有二三女校书，如王修微林天素，才类转丸，笔能扛鼎，清言无对，诗画绝伦。”同卷有“山中问眉公先生疾，时修微期同往，不果”诗，又有“王修微以冬日讯眉公先生诗见寄。有云，何时重问字，相对最高峰。余初冬曾过先生山居，赋此答之”五律，并赵郡西园老人即李延（正）南吴旧话录贰肆闺彦门“王修微”条所记：“王修微将至匡山，问法憨山（德清）师，诣东余别陈徵君。适有貌者王生在山中，遂写草衣道人话别图”事。以常情测之，当不过虚名而

己。)

今资益馆本眉公晚香堂小品伍有“赠杨姬”诗云：“少妇颜如花，妒心无乃竞。忽对镜中人，扑碎妆台镜。”暗寓对“影”不自怜而自妒之意，盖以河东君之名为戏也。此诗后接以“登摄山”五绝，（此集分体编辑，故全卷皆是五绝。）摄山在南京近旁，或疑此杨姬亦与南京有关。但检眉公集十种本中之眉公诗抄陆（此卷亦全是五绝。）有“赠金陵妓”及“马姬画兰”两首，似亦与南京有关。唯未载“赠杨姬”及“登摄山”两诗，不解何故。

考陈梦莲编陈眉公集附梦莲撰眉公年谱，六十岁以后并不载其往游金陵事。眉公集十种本之眉公诗抄及资益馆本晚香堂小品，其诗编纂往往不依年月先后，甚难确定此“赠杨姬”诗之年月，亦不知其与“登摄山”诗究有无地理上之关系也。兹因“赠杨姬”诗，依其内容有“对影自怜”之意，暗藏“影怜”名字，姑假定此乃为河东君而作者，与“登摄山”诗并无关系也。

至资益馆本晚香堂小品肆“端竿日白龙潭同杨校书侍儿青绡廿首”其第壹贰首云：“别后以鱼书一纸，秦淮江上正通潮。”及第壹叁首云：“白门红板渐平潮，侬比垂杨侬更妖。”“醉后思家留不住，傅谁同挽紫罗绡。”则此杨校书及其侍儿青绡居处在金陵必非河东君可知。眉公集十种本

中之作公诗钞伍，此廿首之后即接以“赠妓”一题，（资益馆本晚香堂小品中无此诗。）其诗首句云：“翰墨姻缘岂有私，旧知毕竟胜新知。”故知此妓当是青绡之主人杨校书。眉公因过誉其侍儿之故，遂别作一诗稍慰其意耳。此诗又云“团扇挥毫字字奇”，明是一能书之人。考眉公集十种本中之白石樵真稿壹柒载有“题杨媛书”一文，中有“止生复购永兴襖帖，归作道师。此后散花卷上，不待言矣”，是此“杨媛”即茅元仪妾杨宛。列朝诗集闰肆及明诗综玖捌杨宛小传俱载其为金陵妓，善草书，然则上引眉公集十种本中之眉公诗钞伍所谓“杨校书”及“赠妓”之“妓”乃指杨宛叔而言，与河东君无涉也。

又卧子秋潭曲言及书法一端，则当日河东君在同辈诸名姝中特以书法著称。兹暂不广征，即据第貳章所引牧斋“观美人手迹”七诗已足证知。云美之传及其他记载皆称河东君之能书，自非虚誉。寅恪所见河东君流传至今之手迹既甚不多，复不知其真伪，固未敢妄论，然据翁叔平同和瓶庐诗稿柒“客以河东君画见示，伪迹也。题尤不伦。戏临四叶，漫题”云：“铁腕拓银钩，曾将妙迹收。（自注“在京师曾见河东君狂草楹帖，奇气满纸。”）可怜花外路，不是绛云楼。”翁氏乃近世之赏鉴家，尤以能书名，其言如此，则河东君之书为同时人所心折要非无因，而“狂草”“奇

气”更足想见其为人矣。

抑更有可论者。卧子“秋潭曲”及“秋夕集杨姬馆中”两诗皆明著杨姬之名，其为河东君而作自不待言。但有一疑问尚须略加解释，即卧子平生狹邪之游、文酒之会多与李舒章宋辕文相偕，何以崇祯六年癸酉秋季白龙潭舟中及集杨姬馆中，与卧子同游会者仅彭宾宋徵璧二人，而不见李雯宋徵舆之踪迹耶？考光绪修华亭县志壹贰选举上举人表云：“宋徵璧，天启七年丁卯科举人。宋存楠改名徵璧，见进士。案：宋府志作青浦学。今因进士题名录补。”及嘉庆修松江府志肆伍选举贰明举人表云：“彭宾，崇祯三年庚午科举人。”然则卧子崇祯六年秋季作此两诗时与燕又让木皆是举人，舒章辕文二人尚未中式乡试。崇祯六年秋季适届乡试之期，舒章之应试自无问题。又假定辕文虽年十六亦得有应试资格，此两人谅必离去松江。陈彭宋三人则已是举人，因留本籍以待往北京应次年春见之会试耳。此两次游会所以无李宋二人之参者，殆职是之故欤？

河东君自为吴江周氏所放逐，遂流落人间，至松江与云间胜流往来交好。前引李舒章蓼斋集贰陆“坐中戏言，分赠诸妓”四首之四所谓“梦落吴江秋佩冷，欢闻鸳水楚怜新”，正谓此时河东君出自念西之家而以杨影怜为称也。

又钱肇鳌质直谈耳柴“柳如之轶事”云：

扁舟一叶放江湖山间，与高才名辈相游处。其在云间，则宋辕文李存我陈卧子三先生交最密。时有徐某者，知如之在佘山，以三十金与鸩母求一见。徐蠢人也，一见即致语云：久慕芳姿，幸得一见。如之不觉失笑。又云：一笑倾城。如之乃大笑。又云：再笑倾国。如之怒而入，呼鸩母，问：得金多少？乃令此奇俗人见我。知金已用尽，乃剪发一缕付之云：以此尝金可也。又徐三公子为文贞之后，挥金奉如之，求与往来。如之得金，即以供三君子游赏之费。如是者累月，三君意不安，劝如之稍假颜色，尝夙愿。如之笑曰：当自有期耳。迟之又久，始与约曰：腊月三十日当来。及期果至。如之设宴款之，饮尽欢，曰：吾约君除夕，意谓君不至。君果来，诚有情人也。但节夜人家骨肉相聚，而君反宿娼家，无乃不近情乎？遂令持灯送公子归。徐无奈别去。至上元，始定情焉。因勸徐曰：君不读书，少文气。吾与诸名士游，君厕其间，殊不雅。曷不事戎武？别作一家人物，差可款接耳。徐颌之。闲习弓马，遂以武弁出身，乱中死于炮。其情痴卒为如之葬送，亦可悯也。初，辕文之未与柳遇也，如之约泊舟白龙潭相会。辕文早赴约，如之未起，令人传语：宋郎且勿登舟，郎果有情者，当跃入水俟之。宋即赴水。时天寒，如之争令稿师持之，挟入床上，拥怀中煦妪

之。由是情好遂密。辕文惑于如之，为太夫人所怒，跪而南之。辕文曰：渠不费儿财。太夫人曰：财亦何妨。渠不要汝财，正要汝命耳。辕文由是稍疏。未几，为郡守所驱，如之请辕文商决。案愿古琴一张，倭刀一口。问辕文曰：为今之计，奈何？辕文徐应之曰：姑避其锋。如之大怒曰：他人为此言无足怪。君不应尔。我与君自此绝矣。持刀斫琴，七弦俱断。辕文骇愕出。

寅恪案：河东君与宋李陈三人之关系，其史料或甚简略残缺，或甚隐晦改易，今日皆难考证详实。姑先论李宋，后及陈氏。至钱氏所言“徐三公子”乃文贞之后，文贞者，明宰相华亭徐阶之谥。阶事迹见明史贰壹叁本传，兹不征引。以时代考之，此徐三公子当是阶之曾孙辈，观几社胜流钓璜堂集主徐闇公孚远乃阶弟陟之曾孙可以推知也。据嘉庆修松江府志伍肆徐阶孙继溥传附弟肇美事略云：“肇美字章夫，以锦衣卫武生仕本卫百户。亦以不屑谒崔魏告归，终身放于诗酒。”然则此徐三公子或即肇美之子，所以能“闲习弓马，遂以武弁出身”，盖由久受家庭武事之熏习所致，后因承袭父荫以武弁出身，否则河东君恐无缘以“事戎武，别作一家人物”勸之也。河东君除夕之约乃一种爱情考验，其考验徐三公子之方法与其考验宋辕文者虽互异，而两人结果皆能及格则实相同，可称河东君门下文武两状元

矣。河东君所以遣人持灯送徐三公子归家者，盖恐其不归徐宅别宿他娼所耳，名为遣人护送，其实乃监督侦察之。于此愈足见河东君用心之周密也。徐三公子固多金，然称李宋三人何至间接从河东君之手受之以供游赏？钱氏所言殆传闻过甚之辞，未必可尽信也。

若“蠢人”徐某者，其人既蠢，又不载名字，自不易知。此“蠢人”固非徐阶徐陟之亲支，但松江徐氏支派繁衍，此“蠢人”所居当距佘山不远，或亦阶陟之宗族耶？又据陈忠裕全集壹贰焚余草“饮徐文在山亭”七古一首，后附案语略云：“徐景曾字文在，华亭人，文贞公阶曾孙。居文贞公别业西佘山庄。”则佘山近旁有徐氏产业可以证知。河东君既居佘山，其与近旁大族往来自为当然之事，故此“蠢人”极有为徐阶同族之可能。至徐景曾虽是阶之曾孙，但颇能诗，宋辕文曾序其集，则必非钱氏所谓“徐三公子”可知。或者徐三公子乃文在之兄辈欤？更有可笑者，今观此“蠢人”与河东君之语，乃杂糅李延年“北方有佳人歌”及白居易“长恨歌”二者组织而成者，是一曾间接受班孟坚白乐天之影响，倘生今日似不得称为甚蠢，然因此触河东君之怒，捐去三十金换得一缕发，可谓非“一发千钧”，乃“一发千金”。但李太白“白纈词”云“美人一笑千黄金”（见全唐诗叁李白叁），后来谢象三以“一笑堂”名其诗集，钱

牧斋垂死时“追忆庚辰冬半野堂文宴”诗有“买回世上千金笑”之句，（见有学集一叁东涧诗集下“病榻消寒杂咏”四十六首之三十四。）则此蠢人所费仅三十金而换得河东君之两笑，诚可谓“价廉物美”矣，岂得目之为蠢哉？

兹更有可论者。卧子“癸酉长安除夕”诗云“去年此夕旧乡县，红妆绮袖灯前见”（见下引全文及所论），可知卧子等实于崇祯五年壬申除夕参预河东君在内之花丛欢宴，（第贰章所引李舒章“分赠诸妓”诗或即作于是夕，亦未可知。）肇螯所言徐三公子欲于腊月三十日即岁除日宿河东君家，当即指崇祯五年除夕而言。检近人所推算之明代年历，崇祯五年六年七年，十二月皆小尽，唯四年八年，十二月大尽。肇螯是否未曾详稽当时所用之官历，遂以五年除夕为腊月三十日。抑或肇螯所言无误，而近人所推算之明历，不合实际，如第肆章所引牧斋“〔崇祯十四年〕二月十二日横山晚归作”诗“最是花朝并春半”句，可证牧斋当日所依据之官历崇祯十四年二月十二日为春分节，但近人所推算之明代年历则崇祯十四年春分节在二月十日，相差两日。吾人今日因未得见明代官历，不能决定其是非，故此问题可置不论。今谓徐三公子欲于除夕宿河东君馆中似应在崇祯五年除夕，盖四年为时太早，河东君尚在苏州，此年除夕未必即移居松江，六年除夕卧

子固在北京，而肇鳌谓陈李宋三人劝河东君“稍假颜色”，是徐杨会晤之日卧子等当必与徐三公子同在松江，故可决定必非六年除夕。且据卧子崇祯六年秋所赋秋塘曲及集杨姬馆中诗，知陈杨两人关系已甚密切，徐三公子自不敢作与河东君共渡除夕之事。七年除夕陈杨两人将同居于徐武静别墅，徐三公子更无希望同宿之理。至于八年除夕，河东君已离去松江迁往盛泽镇，徐杨两人应无遇见之可能。然则肇鳌所言之除夕非五年之除夕不可。既为五年之除夕，则河东君以道学先生之严肃口吻拒绝徐三公子者，恐由此夕与卧子已有成约在先，遂借口节日家人应团聚之语押送徐三公子归家。斯为勾栏中人玩弄花招不令两情人睹面之伎俩，其情可原，其事常见，殊不足论。所可怪者，此年除夕卧子普照寺西宅中尚有祖母高安人、继母唐孺人、嫡妻张孺人、妾蔡氏及女颀，并适诸氏妹等骨肉在焉（见陈忠裕全集所载卧子自撰“三世苦节传”），竟漠然置之，弗与团聚，岂不内愧徐三公子耶？于此事可见河东君之魔力及卧子之情痴矣。

王胜时虞山柳词第六首云：

尚书曳履上容台，燕喜南都绮席开。闪烁珠帘光不定，双鬟捧出“问郎”来。（自注云：姬尝与陇西君有旧约，以“问郎”玉篆赠别。甲申南都，钱为大宗伯，一日宴客，陇西君在坐，姬遣

婢出问起居，以玉篆归之。)

寅恪案：“问郎”者，华亭李存我待问也。胜时讳其名字，仅称“陇西君”，以其与河东君有旧约为可耻，遂为贤者讳耶？殊可笑也。

嘉庆修松江府志伍伍李待问传略云：

李待问字存我，华亭人。崇祯十六年进士。
(寅恪案：据同书四伍选举表贰明举人表，李待问彭宾陈子龙均崇祯三年庚午科举人。)受中书舍人，工文章，精书法。沈犹龙事起，待问守城东门，城破，引绳自缢，气未绝，而追者至，遂遇害。

李伊璜继佐国寿录贰进士李待问传云：

李待问字存我，江南松江人，工书法。董玄宰尝泛滥于古帖，然气骨殊减，自绳头及大额而外，便不令人嘉赏。待问傲然为独步，与玄宰争云间，然位不及，交游寡，其为攻苦不若，要之得意处有过董家者。

徐暗公孚远钓璜堂存稿壹陆“吾郡周勒卣夏彝仲李存我陈卧子何慙人皆席研友。勒卣独前没，四子俱蒙难。流落余生，每念昔者，便同隔世。各作十韵以志不忘。如得归郡兼示五家子姓”其第三首“李存我”云：

李子多高韵，豁然尘世姿。兰风殊蕴藉，鹤

步有威仪。不饮看人醉，能书任我痴。笑谈真绝倒，爽气入心脾。观国宁嫌早，释巾稍觉迟。绳头官暇豫，薇省使逶迤。将母方如意，滔天事岂知。恁城鼓角死，捐脰血毛摧。愧我数年长，依人万事悲。几时旋梓里，应得为刊碑。

王东溟应奎柳南续笔三“李存我书”条云：

云间李待问，字存我。工书法，自许出董宗伯（其昌）上。凡里中寺院有宗伯题额者，李辄另书，以列其旁，欲以示己之胜董也。宗伯闻而往观之，曰：“书果佳，但有杀气，恐不得其死耳。”后李果以起义阵亡，宗伯洵具眼矣。又宗伯以存我之书若留于后世，必致掩己之名，乃曾使人以重价收买，得即焚之，故李书至今日殊不多见矣。（寅恪案：董玄宰所题道宇寺院匾额亦曾被人焚毁殆尽。见曹千里家驹说梦二“黑白传”条。）

又钱楚日肃润南忠记“中书李公”条云：

李待问号存我，崇祯癸未进士。守城力战被杀。待问善法书，有石刻九歌，仿佛晋唐人笔意。妾张氏，亦善书，人欲娶之，不从。（可参上海文物保管委员会藏顾云美自书诗稿“李存我中翰示余九歌图并小楷，余亦以隶书九歌索题”七律。）

寅恪案：河东君所与往来之名士中，李存我

尤以工书著称，河东君之书法当受存我之影响无疑。至王东溆所言董玄宰购焚李书之事未必可信。据王胜时沅云间第宅志云：“坦水桥南李中翰待问宅有玉裕堂，董文敏其昌书。”是存我亦请香光题己宅之堂额，其钦服董书可为一证。又胜时志中所记如李耆卿之海隅堂、董景傅宅之筑野堂、胜时先人宅之与书堂、李延沉宅之楼云馆、宋存标之四志堂等之堂额，及董尊闻宅内张氏之石坊“威豸德麟”四字，皆存我所书，可见李书之存于崇祯末年松江诸家者尚不少。且香光之声望及艺术远在存我之上，亦何至气量褊狭，畏忌乡里后辈如是耶？东溆推崇存我之书法，遂采摭流俗不根之说重诬两贤，过矣！但东溆之言，即就流俗之说，亦可推知当日存我书法享有盛名，迥非云间诸社友所能及也。

寅恪尝谓河东君及其同时名姝多善吟咏，工书画，与吴越党社胜流交游，以男女之情兼师友之谊，记载流传，今古乐道。推原其故，虽由于诸人天资明慧、虚心向学所使然，但亦因其非闺房之闭处与礼法之拘牵，遂得从容与一时名士往来，受其影响，有以致之也。清初淄川蒲留仙松龄聊斋志异所纪诸狐女大都妍质清言，风流放诞，盖留仙以齐鲁之文士不满其社会环境之限制，遂发遐思，聊托云怪以写其理想中之女性耳。实则自明季吴越胜流观之，此辈狐女乃真实

之人，且为篱壁间物，不待寓意游戏之文于梦寐中求之也。若河东君者，工吟善谑，往来飘忽，尤与留仙所述之物语仿佛近似，虽可发笑，然亦足借此窥见三百年前南北社会风气歧异之点矣。

河东君与宋辕文之关系其初情感最为密好，终乃破裂不可挽回，宋氏怀其悔恨之心转而集矢于牧斋。论其致此之由，不过褊狭妒嫉之意耳，其人品度量殊为可笑可鄙，较之卧子存我殊不侔矣。兹先节录关于宋氏事迹之材料，略加考释。后引宋氏诋诮牧斋之文并附朱长孺之驳正宋氏之语，以存公允之论焉。

嘉庆修松江府志伍陸宋徵輿传略云：

宋徵輿字辕文，华亭人。顺治四年进士，（仕至）左副都御史。卒年五十。

吴骏公伟业梅村家藏稿肆柒“宋幼清墓志铭”略云：

崇祯十有三年，吾友云间宋辕生辕文兄弟葬其先君幼清公偕配杨孺人施孺人于黄歇浦之鹤泾。公讳懋澄，字幼清。同年白公正蒙精数学，能前知。尝为公言，我两人将先后亡，不出两岁，具刻时日。公初娶杨孺人，继娶施孺人。杨孺人之歿也，公在京师，不及见，为其留侍张太孺人也。张太孺人歿，公免丧后，复远游，所至必与施孺人偕。

同书贰玖“宋辕生诗序”云：

吾友宋子辕生，世为云间人。膏粱世族，风流籍甚，而能折节读书。

同书贰捌“宋直方〔徵舆〕林屋诗草序”云：

往余在京师与陈大樽游，休沐之暇相与论诗，大樽必取直方为称首，且索余言为之序。当是时大樽已成进士，负盛名，凡海内骚坛主盟，大樽睥睨其间无所让，而独推重直方，不惜以身下之。余乃以知直方之才，而大樽友道为不可及也已。于是言诗者辄首云间，而直方与大樽舒章齐名，或曰陈李，或曰陈宋，盖不敢有所轩轻也。

王貽上士禎池北偶谈二二“宋孝廉数学”条云：

云间宋孝廉幼清，直方父也，精数学。直方生时，预书一纸缄付夫人曰：“是子中进士后乃启视之。”至顺治丁亥捷南宫，开前缄，有字云：“此儿三十年后当事新朝，官至三品，寿止五十。”后果于康熙丙午迁副宪，至三品。明年卒官，年正五十也。

寅恪案：梅村集中关于宋氏父子兄弟之材料颇多，今不悉引。即就上所录者观之，亦可略见宋氏为当日云间名门，而辕文之特以年少美材著称，尤为同辈所不能企及也。渔洋所记宋懋澄预

知其子徵與之官品及卒年事甚为荒诞，自不必辨，当是由梅村幼青墓志中白正蒙预知幼青卒年一事，辗转附会成此物语耳。但辕文卒于何年志乘未载，据此物语乃可补其缺遗，亦可谓废物利用矣。依渔洋所言，辕文卒于康熙六年丁未，年五十岁，然则辕文当崇祯四、五、六、七年之时其年仅十四、五、六、七岁，实与河东君同庚，而大樽则十年以长，其他当日几社名士年岁更较辕文长大，即此一端可知河东君之于辕文最所属意，其初情之好或较甚于存我大樽自非无因也。惟吾人今日广稽史料，尚未发现直接根据足以证实钱肇螯之说，然于间接材料中得有线索，可以知辕文在此时期实有为河东君而作之文字。此作品今已亡佚，但亦足明钱氏所言之非诬。

据沈雄江尚质编辑古今词话“词话类”下云：

黄九烟曰，兰陵邹祗谟董以宁辈分十六艳等词，云间宋徵與李雯共掸春闺风雨诸什，遁浦沈雄亦合爰丹生汪枚张赤共仿玉台一杂体。余数往来吴淞，间过之，欲作一法曲弁言而未竟，殊为欠事。

寅恪案：今检邹祗谟丽农词上小令惜分飞第二体“本意。康寅夏作”十六首，皆为艳体，（中华书局四部备要孙默编十五家词丽农词本将此词所附诸家评语及邹氏原序删去。可参孙默编十五家词贰柒王士禛衍波词上惜分飞第二体“程村感

事作惜分飞词五十阙，为殿一章。”）后附王士禛评语云：“阮亭云：名士悦倾城，由来佳话。才人嫁厮养，自昔同怜。程村惜分飞词凡四十余阙，无不缠绵断绝，动魄惊心，事既必传，人斯不朽，正使续新咏于玉台，不必贮阿娇于金屋也。今录其最合作者十六首如右，俾方来览观者，虽复太上忘情，亦未免我见犹怜之叹尔。”又序略云：“仆本恨人，偶逢娇女。斯人也，四姓良家，三吴稚质。霍王小女，母号净持。（阮亭评惜分飞第二首“却怪净持原老姬，生得霍王小女。”云：“霍王小女，引喻极切。”）邯郸才人，终归厮养。左徒弟子，空赋娇姿。”同集同卷中调簇水“问侍儿月上花梢几许”附评语云：“阮亭云：邹董诸子分赋十六艳诸词，率皆镂肠铍胃之作。花间草堂后，正不可少此一种。”

寅恪案：邹氏序“四姓”“三吴”及“霍王小女”之语，知其情人为朱姓吴人，殆故明之宗室耶？今无暇详考，但必与河东君无关，可以决言。又观孙氏编十五家词二玖董以宁容渡词，其中艳体触目皆是，尚未见有与邹氏惜分飞十六首相应者。然据阮亭“邹董诸子分赋十六艳体诸词”之言，由董氏必有十六艳之作无疑也。旻丹生词，则王昶明词综捌所选录者仅一首，殊难有所论证。沈雄词兹见于王氏国朝词综一肆者亦止

浣溪沙“梨花”两首，第壹章末已移录论及之。至汪枚张赤两人之词则以未见，不敢置言。所可注意者，陈忠裕全集诗余中有关涉春闺题目之词虽前后分列，而其数亦不少，不能不疑其即是为河东君而作之“春令”。斯问题俟后详论，兹暂不涉及。今所欲论者，即关涉河东君与辕文之公案也。

李雯蓼斋集叁伍与卧子书第二通略云：

春令之作始于辕文。此是少年之事，而弟忽与之连类，犹之壮夫作优俳耳。我兄身在云端，昂首奋臆。太夫人病体殊减，兄之荣旋亦近，计日握手，不烦远怀。

寅恪案：舒章书云“我兄身在云端”，又云“太夫人病体殊减，兄之荣旋亦近”。卧子自撰年谱上崇祯十年乙丑条略云：“榜发，予与彝仲俱得隽，而廷对则予与彝仲俱在丙科，当就外使。予观政刑部。季夏就选入，得惠州司李。抵瀛州，闻先妣唐宜人之讣。”然则舒章此书作于崇祯十年卧子选得惠州推官之后、唐宜人未卒以前也。舒章所谓“春令”，当即卧子诗余中有关春闺艳词。舒章既言“春令之作始于辕文。此是少年之事，而弟忽与之连类”，则卧子等艳词疑是与舒章同和辕文之作。今辕文集不可得见，蓼斋集中又少痕迹可寻，恐经删改。

辕文既为“春令”之原作者，则此原始之“春令”当作于辕文与河东君情好关系最密之时，即自辕文白龙潭爱情考验以后，至河东君持刀斫琴以前之时，后来与辕文连类之友人，直接与河东君有关系之卧子及间接与河东君有关之舒章，比仿辕文原始之作品继续赋咏，而辕文亦复相与酬和也。（今检顾贞观成德同选今词初集宋辕文舒章两人之词，取河东君戊寅草及众香集所载并陈忠裕全集中同调或同题或同意者相参校，则宋李词中似有为河东君而作者。但未有明证，不敢确言。姑列举可注意之词于下，以俟更考。此等词如辕文之菩萨蛮、忆秦娥“柳絮”、画堂春“秋柳”、柳梢青、醉花荫、虞美人、青玉案、千秋岁，陈有，南乡子、江神子，陈柳俱有，舒章之阮郎归即醉桃花原第壹阕、南歌子即南柯子、虞美人、临江仙“春潮”、蝶恋花第壹阕“落叶”及第二阕、苏幕遮“枕”两阕，陈有，少年游第壹阕或第二阕、江神子即江城子，陈柳俱有等，皆是其例。）至黄氏所言邹董沈及诸人中，今唯考得董氏生于崇祯二年己巳，卒于康熙八年己酉，年四十一（见张维骥毗陵名人疑年录壹），其余诸人之生年及籍贯与陈宋李三人虽皆不远，（如邹氏丽农词上苏幕遮第二体“丙戌过南曲作”。“丙戌”即顺治三年，可见程村在此年所作已斐然可观矣。）然年龄资格究有距离，自不能参预卧子

舒章辕文等文酒狹邪之游会。况据邹氏惜分飞词序所指之人明是别一女性，与河东君无关涉也。故邹董等所赋艳词与陈李宋之“春令”乃是两事。黄氏之意本有分别，读者不可以其同为玉台之体，遂致牵混，目为一事。因特附辨之于此。

复次，辕文经白龙潭寒水浴之一度爱情考验以后本可中选，意当日辕文未娶妻，其母施孺人不欲其子与河东君交好乃事理所必然，而辕文年尚幼少，又未列名乡贡，在经济上亦必不能自立门户，故受母责怒即与河东君稍疏也。

钱肇鳌所言驱逐河东君之郡守，据嘉庆修松江府志叁陸职官表载：“方岳贡，谷城人，进士。崇祯元年至十四年，松江府知府。”同书肆二方岳贡传略云：“方岳贡字四长，谷城人。”同治修谷城县志伍耆旧门方岳贡传云：“方岳贡字禹修，号四长，谷城人。又陈忠裕全集卷首自撰年谱崇祯二年己巳条云：时相国谷城禹修方公守郡，有重名，称好士。度诸生，拔予为第一。”考之，知是方岳贡。方氏在崇祯六年七年间虽已极赏大樽，然未必深知辕文。河东君于此时已才艳噪于郡会，自必颇涉招摇，故禹修欲驱之出境。此驱逐流妓之事亦为当日地方名宦所常行者，不足怪也。河东君之请辕文商决，其意当是欲与辕文结婚，若果成事实，则既为郡邑缙绅家属，自无被驱出境之理，否则亦欲辕文疏通郡

守为之缓颊，取消驱逐出境之令。殊不知辕文当时不能违反母意迎置河东君于家中，又不敢冒昧进言于不甚相知之郡守，于是遂不得不以“姑避其锋”之空言相搪塞，而第二度爱情之考验辕文竟无法通过矣。以河东君之机敏，岂不知辕文此时处境之难？然爱之深者望之切，望断而恨生，更鄙辕文之怯懦不肯牺牲，出此激烈决绝之举亦事理所必至。辕文当时盖未能料及，因骇愕不知所措也。

此事之发生，其可能之时间殊难确定，虽至早亦可在崇祯五年壬申，然此年之可能性不多，故可不计。就常情论，疑在崇祯六年癸酉，或七年甲戌。依上文所推测，河东君出自周家流落松江，至早或在崇祯四年辛未，而最可能则在五年壬申，白龙潭寒水浴之考验亦最可能在五年冬季举行。但辕文因第一次之考验及格，遂与河东交好，自此时起至其母施孺人怒责因而稍疏之时止，其间当有将及一年或一年以上之时日，在此两时限之间，方四长必尚无驱逐河东君出境之令，故四长出令至早当在崇祯六年之秋，至迟则在崇祯七年也。若在崇祯六年秋间，恐与陈忠裕全集壹伍陈李倡和集中“秋夕沈雨，偕燕又让木集杨姬馆中，是夜姬自言愁病殊甚，而余三人者皆有微病，不能饮也”七律二首之二云“已惊妖梦疑鸚鵡，莫遣离魂近杜鹃”有关。此两句诗意盖

谓河东君在周家已如杨玉环之鹦鹉，几被杀而放逐，今则又不可如杜鹃之啼“不如归去”而驱逐出松江之境，归去原籍吴江盛泽镇也。若禹修出令在崇祯七年，则或更与大樽集中崇祯八年春间及首夏为河东所作诸诗词有关。此端俟下文考河东君与陈氏之关系时再详论之。

至于方氏此令是否执行今虽无以确知，然除上引沈虬河东君传所言，崇祯九年丙子河东君实居吴江盛泽镇外，其他时间，就所确知者，如崇祯七年甲戌及九年丙子曾游嘉定，十二年己卯春间至十三年庚辰春间曾在杭州，是年又曾养痾嘉兴，复于冬间至十四年辛巳春间居常熟，则俱为短期旅行或暂时访问之性质，而河东君于崇祯十四年春间至仲夏六月七日与牧斋结缡以前固住在松江，其时任松江知府者仍是方岳贡。职此之故，颇疑驱逐之令未成事实，当由倩人为之缓颊所致，而其间必有待发之覆，自无疑义也。

辕文自失爱于河东君后，终明之世未能以科名仕进，致身通显。明季南都倾覆即中式乡会试，改事新朝，颇称得志。而河东君则已久归牧翁，东山酬和集之刊布，绛云楼之风流韵事，更流播区宇、遐迩俱闻矣。时移世改，事变至多，辕文居燕京位列新朝之卿贰，牧斋隐琴水乃故国之遗民，志趣殊途绝无干涉。然辕文不自忏悔其少时失爱于河东君之由，反痛诋牧斋以泄旧恨，

可鄙可笑无过于此。

茲节录痛名第二拾种国变难臣钞纪牧斋事附宋徵舆上钱牧斋书略云：

侧闻先生泛轻舟，驾华轩，惠然责于敝邑。惟敝邑之二三子及不佞徵舆在远闻之，以为先生有岁时之事，信宿而已。日复一日，惠驹不歌。且闻诸从者曰难返，将数至焉。呜呼！以先生之密迹，曾不闻敝邑之病乎？敝邑狭小，有明之末因于烦赋，顺治二年大兵攻焉，宿而守之，为之将者若李若吴，皆叛师也，其为郡守者若张若卢，皆残吏也，（寅恪案：嘉庆修松江府志叁陸职官表武职载：“李成栋，顺治二年松江提督。吴胜兆，顺治三年松江提督。马进宝，顺治十四年至十五年止松江提督。”及同书叁柒职官秩载：“张铤，偃师人，举人，顺治二年松江知府。卢士俊，锦州人，监生，顺治五年至六年知府。李正华，献县人，拔贡，有传，顺治十年至十三年知府。郭起凤，锦州卫人，拔贡，顺治十四年知府。祖承动，汉军正黄旗人，贡生，顺治十四年至十六年知府。”又同书肆叁名宦传李正华传略云：“李正华字茂先，献县人，精明强干，奸弊一清。提督马进宝威悍莫与抗，独心惮正华。去之日，儿童妇女竞以束蔬尺布投其舟几满。”）视民如仇，而慑之以军。十年以来，无岁不灾，无家不役，今郭以内皆列伍也，郭以外

百金之家可籍而计也。江南诸郡，松难深矣。邀天之幸，获一廉守，鳩我残黎，而又以法去。

（寅恪案：董含莼乡赘笔二略云：“吏兹土者往往不能廉洁。有李正华者，小有才，矫廉饰诈。下车之日行李萧然。及其归也，方舟不能载。”董氏所言与辕文书及松江府志违异，俟考。）今亦惟是新帅纪律，新守之惠义，若时雨焉。（寅恪案：“新帅”指马进宝，“新守”指郭起凤或祖承动。）小人闵闵皇皇耕鞭五谷，知其卉麻，以庶几供旦晚之命，如是而已，而何足以淹从者？且先生少怙隼才，壮而通显，所事者万历泰昌天启崇祯及弘光帝以至今朝廷，历六君矣。自庚戌通籍至于丁酉，四十八年矣，所变亦已广矣，所取亦已侈矣。丑于记而给于辨，游人文吏亦内服矣。宜乎动为人师，言为人则，而乃不能割帷薄之爱，负难受之声，忘其蘧蔭，而傲其谗浪。是以谤言流传，达于行路，使我三吴之荐绅言及变色无以应四方之长者。先生虽不自爱，其若虞山之水何？呜呼！鬼神不吊，延先生以年，其将益其疾，而降之大罚耶？抑使先生自播其行以戒我吴人耶？未可知也。然如先生者可以归矣！可以休矣！南使之便，敬布腹心，惟先生加意焉！

寅恪案：有学集柴高会堂诗集“高会学时酒兰杂咏序”云“不到云间十有六载矣”，序末云“丙

申阳月十有一日收于青浦舟中”，可知牧斋实于顺治十三年丙申冬季在松江。辕文作此书在顺治十四年丁酉任职北京时，故云“不佞徵舆，在达闻之”“〔先生〕自庚戌通籍，至于丁酉，四十八年矣”及“南使之便，敬布腹心”也。（松江府志载马进宝顺治年始任松江提督，有误。金鹤冲钱牧斋先生年谱据江南通志载马进宝于顺治十三年升苏松提督，移镇松江，因定牧斋顺治十三年丙申游松江，甚确。）其实牧斋自顺治三年丙戌辞官自燕京南归后，即暗中继续不断进行复明之活动，是以频岁作吴越之游，往往借游览湖山或访问朋旧为名，故意流播其玩景物、移情声乐之篇什，盖所以放布旧君者，不可同日而语。观其书中“不能割帷薄之爱”一语，如见其肺肝。噫！自顺治十四年丁酉辕文作此书之时，上溯至崇祯七年壬申或六年癸酉辕文与河东君决裂之时，其间已历二十五六年之久，何尚未忘情耶？夫辕文因己身与河东君之故痛诋牧斋，固已可鄙，似犹有说，而王胜时以其师与河东君之故，复附和辕文，集矢钱柳，（或疑“纪钱牧斋遗事”为王沅辈所作。俟考。）则殊可笑，实更无谓也。辕文书中又云“且闻诸从者曰，虽返，将数至焉”，盖牧斋之至松江实际说提督马进宝即辕文书中所谓“新帅”以响应国姓进攻崇明南都，此为牧斋复明活动之一端，俟后第伍章详论之。或谓辕文于

此中秘密似有所知，而尚未得确证，故未告诸清廷捕杀牧斋，以报其私怨也。鄙意此时清廷尚欲利用马进宝，揆之清初驾驭汉奸之常例，即使辕文言之于清廷，恐清廷不但不接受其告密，转而因此得罪。斯又怯懦之辕文所以虽知牧斋有所活动，而终不敢为告密之举欤？

又蔡练江澄鸡窗丛话“古来文人失节修史”条附录宋辕文杂记云：

娄东王罔伯，弇州长子也。家有一书，编辑先朝名公卿碑志表传，如焦氏献征录之头。而益以野史，搜讨精备，卷帙甚富。罔伯歿，牧斋购得之，攘为己有。乃更益以新碑及闻见所记，附会其中。喜述名贤隐过，每得一事必为旁引曲证，如酷吏锻炼使成狱而后已。以是捃摭十余年，漫题卷上曰秽史。书成之夕，其所居绛云楼灾，即编纂之地也，所谓秽史者遂不可后见。乃取程孟旭年撰列朝诗选，于人名爵里下各立小传，就其烬余所有及其记忆而得，差次成之。小传中将后及人隐过，或以鬼神事戒这，乃惧不敢。然笔端稍滥，则不能自禁。吾邑张雪窗云，牧斋诗人小传人多称之，而意见偏谬则有如辕文所言者。近日顾芝严序吾邑史氏致身录云，王褚下流，变乱黑白，不能自即于正，每力排正气，以为容身之地。呜呼！其不能逃于公论如此。人品如斯，何怪乎诗学之谬也。

寅恪案：辕文所记甚谬，朱长孺鹤龄尝辞而辟之矣。兹附录其愚庵小稿拾“与吴梅村祭酒书”于后。至吴氏有无后书今不可知，以意揣之，骏公与钱宋两人交情俱极深厚，必难措词，当是置之不答也。

朱书云：

忆先生昔年枉顾荒庐，每谈虞山公以著作之盛，推重誦诤，不啻义山之欢韩碑。乃客有从云间来者，传示宋君新刻，于虞山公极口詬詈，且云其所选明诗出于书佣程孟阳之手，（寅恪案：燕京重印本朱鹤龄愚庵小集“书”作“笔”。非。）所成秽史乃掩取太仓王氏之书。愚阅之不觉喷饭。夫虞山公生平梗概千秋自有定评，愚何敢置喙。若其高才博学囊括古今，则夔乎卓绝一时矣。身居馆职，志在编纂，金匱之藏，名山之业，无不穷搜逖览。乱后悯默，乃取而部分之，自附唐韦述元危素之义。未及告成，燬于劫火，秽史之名何自而兴？夫古之撰文者，自司马迁班固而下，如新唐书之修因于刘煦，五代史之修因于薛居正，凡载笔之家莫不缀缉旧闻，增华加丽。（燕京本“丽”作“厉”。非。）弇州藏史未定有无，即使果出前贤，采为蓝本排缣成书，亦复何害？宋君乃用此为哓哓耶？鹄巢鳩居，厚诬宗匠，不足当知者之一粲。而愚敢斥言之于先生者，以其文援先生为口实也。先生夙重虞山公文

章著作，岂有以郭象壮解、齐丘比化书轻致訾警者？愚以知先生之必无是言也。先生诚无是言，当出一语自明，以间执谗慝之口。如其默默而已，恐此语荧惑见闻，好事之徒将遂以先生为口实。

又同书壹叁“书王右丞集后”云：

王右丞为子美前辈，子美赠王中允诗何等推重，且深为湔雪其陷贼之故，而右丞集中从无一诗及之，何也？岂有之而集中偶佚耶？何为西壮王给事，柴门空闭锁松筠。说者以王给事即王右丞，未免有不足之意。然此语亦惜之，非识之也。右丞与郑虔同污禄山伪命，乃子美诗皆无刺语，可见古人用心忠厚，非独以全交情也。今人诡辩于才名轧己者，必欲发其疵垢，掊击不啻仇。解之者则曰文士相倾，自古而然。呜呼！使诚为文士也，岂有相倾者耶？

可知朱氏自比少陵，不以王郑受污禄山伪命而与之绝交也。

第三章 河东君与“吴江故相”及“云间孝廉”之关系（三）

上论述河东君与李存我宋辕文之关系既竟，兹请言河东君与陈大樽之关系。杨陈两人关系之史料，今日通常流布者乃违反真相，绝不可信，究其所以致此之故，恐因有人故意撰造虚伪之材料以扰真实，而卧子又以殉明死节之故，稽考胜国之遗闻颇为新朝所忌恶也。今先略引通行以讹传讹之伪史料，名后详征杨陈关系之真史料，以纠正旧日虚伪之传说，并附论杨陈二人情好始终不渝之事实。但移录原文稍繁，亦有所不得已也。

虞阳说苑本牧斋遗事“柳尝之松江，以刺投陈卧子”条云：

柳尝之松江，以刺投陈卧子。陈性严厉，且视其名帖自称女弟，意滋不悦，竟不之答。柳恚，登门詈陈曰：风尘中不辨物色，何足为天下名士？

寅恪案：钮玉樵琇觚叁吴觚“河东君”条当是取材牧斋遗事此条，但删节河东君登卧子门相詈之语而稍加润色。玉樵之文较佳，世人喜观之，

故卧子严拒河东君之物语遂流传于今日，莫有悟其与事实相违反者也。读者若检后列卧子所作诗词自可知其虚伪，兹暂不辨证。又古学汇刊本牧斋遗事及香艳丛书中绛云楼隽语（即牧斋遗事一书之改名），其校者将此条“女弟”二字易作“女弟子”三字，殆由浅人习闻袁枚陈文述广收女弟子之事，因认陈大樽为随园碧城仙馆主一流人物。此端颇为可笑，而又不能不为之辨明。盖师弟尊卑殊等，旧日礼教不能有婚姻之关系，是以简齐云伯搜罗当日闺阁才媛列诸门墙，不以为嫌。观河东君于崇祯十三年冬自常熟致汪然明书尚自称为“弟”，（柳如是尺牋逆数第二札。考其时河东君年二十三，汪然明年六十四，据有学集叁二“新安汪然明合葬墓志铭”，然明生于万历丁丑即万历五年，至崇祯十三年庚辰其年为六十四岁。）两人年龄相差逾四十岁，而河东君乃以兄弟平辈为称谓者，以歌筵酒坐，酬酢往还，若尊卑殊等则于礼数不便，更无论男女情好或至发生婚姻之关系也。

兹先录卧子集中明显为河东君而作之诗略加释证，然后再就其他最有可能为河东君而作之诗词择录少数，稍为引申。若诗词中可疑为河东君作而不能确定者，则择其重要者列具篇目以供参考，不复详论焉。

前已引“秋潭曲”及“集杨姬馆中”诗句，今再

录全文于下，以其明著河东君之姓，无复至辨之余地者也。

陈忠裕全集拾陈李倡和集“秋潭曲”（原注：“偕燕又让木杨姬集西潮舟中作”）云：

鳞鳞西潭吹素波，明云识夜红纹多。凉雨牵丝向空录，湖光颓澹寒青蛾。暝香泾度楼船暮，拟入圆蟾泛烟雾。银灯照水龙欲愁，倾盆不洒人间路。美人娇对参差风，斜抱秋心江影中。一幅五铢弄平碧，赤鲤拨刺芙蓉东。摘取霞文裁凤纸，春蚕小字投秋水。瑶瑟湘娥镜里声，同心夜夜巢莲子。

同书壹伍“秋夕沉雨，偕燕又让木集杨姬馆中。是夜姬自言愁病殊甚，而余三人皆有微病，不能饮也”七律二首云：

一夜凄风到绮疏，孤灯滟滟帐还虚。冷蛩啼雨停声后，寒蕊浮香见影初。有药未能仙弄玉，无情何得病相如。人间愁绪知多少，偏入秋来遣示余。

两处伤心一种怜，满城风雨妒婵娟。已惊妖梦疑鹦鹉，莫遣离魂近杜鹃。琥珀佩寒秋楚楚，芙蓉枕泪玉田田。无愁情尽陈王赋，曾到西陵泣翠钿。

寅恪案：此两题皆卧子在崇祯六年秋为河东君而作者，前已略论之矣。但检陈忠裕全集壹伍

几社稿，崇祯庚午辛未壬申三年之间所作七律中有“中秋风雨怀人”一题，其辞旨与“集杨姬馆中”二律颇相类似，诗中后复包含“怜”“影”“云”“婵娟”等河东君之名字，尤为可疑。初见此诗后第肆题为卧子六月一日廿五岁“生日偶成”诗，以为此中秋乃崇祯四年之中秋，细绎之，此“中秋风雨怀人”诗之前第陆题为“伤春”，中有“海滨烽迫鲁王宫”之句，据所附考证为“指同东孔有德事”。依明史贰叁庄烈帝本纪所云：“崇祯四年十一月丁卯孔有德率师援辽，次午桥反。五年春正月辛丑孔有德陷登州。”则伤春一题明是崇祯五年春季之作，故“中秋风雨怀人”一诗亦不必定为崇祯五年所赋，盖诸诗排列先后未可拘泥也。或者此“中秋”乃五年中秋甚至六年中秋，殊不可知。卧子全集中尚多类是者，详后所论。兹姑录此诗于后，以俟更考。

“中秋风雨怀人”七律云：

谁将幽怨度华年，河汉濛濛月可怜。落叶黄飞妖梦后，轻绡红冷恨情边。青鸾泾路萧声歇，白蝶迷魂带影妍。惆怅卢家人定后，九秋云雨泣婵娟。

复次，据李雯蓼斋集叁伍“与卧子书”云：

孟冬分手，弟羁武林，兄便北上，已作骊

歌，无由追送。弟薄岁除始返舍，即询知老年伯母尊体日佳。开春以来，见子服兄弟，益沉动定。我兄可从心场屋，了此区区，以慰弟辈之凉落矣。辕文言兄出门时意气谐常，滑稽为乐。张三作侠，中间乃大有合离。某某在云雾之中，怅怅不休。何物篱落间人，乃尔颠倒人意。弟辈正坐无聊，借此一鼓掌耳。今里弄之间又盛传我兄意盼阿云，（寅恪案：李雯蓼斋集贰贰“除夕咏怀兼寄卧子”诗云：“闻君念窈娘。”舒章此诗作于崇祯六年癸酉除夕，正卧子在北京留待会试时。考窈娘事见孟桀本事诗情感类。窈娘为乔知之家婢，艺色为当时第壹，固适切河东君身份。又据河东君戊寅草“〔崇祯六年〕寒食雨夜十绝句”其五云“想到窈娘能舞处”及陈忠裕全集壹玖陈李唱和集“清明”七绝四首之三云“雨中独上窈娘坟”等语，故知舒章所言之“窈娘”即是阿云无疑矣。）不根之论，每使人妇家勃谿。兄正木强人，何意得尔馨颓荡。乃知才士易为口实，天下讹言若此，正复不恶。故弟为兄道之，千里之外，与让木燕又一笑。若彝仲，不可闻此语也。

舒章书中所谓“孟冬分手”者当是崇祯六年孟冬，卧子自撰年谱崇祯六年癸酉条略云“文史之暇，流连声酒，多与舒章倡和，今陈李唱和集是也。季秋偕尚木诸子游京师。是岁纳妾蔡氏于家”、陈忠裕全集壹伍陈李唱和集“留别舒章并酬

见赠之作二首”其第壹首结句云“秋深碣石有飞鸿”、附录李雯“送卧子计偕北上”诗原作其第壹首云“北极云平秋气屯”、其第贰首云“翻然仗剑历秋城”等可证卧子此次别舒章为深秋初冬之时。若卧子崇祯九年由松江赴北京会试，据卧子自撰年谱崇祯九年丙子条略云：“复当计偕，以先妣唐宜人久疾，予意不欲往，先妣以义勉之，冬尽始克行。”则卧子崇祯九年北行在年杪，必非所言之“孟冬”明矣。然则卧子与河东君相遇岂即在崇祯六年耶？鄙意在此年之前亦有可能。何以言之？

据陈忠裕全集拾属玉堂集“癸酉长安除夕”诗云：

岁云徂矣心内伤，我将击鼓君鼓簧。日月不知落何处，令人引领道路长。去年此夕旧乡县，红妆绮袖灯前见。（可参同书壹叁几社稿“除夕”五律。此“除夕”即崇祯五年壬申除夕也。）梅花彻夜香云开，柳条欲系青丝缠。曾随侠少以城阿，半拥寒星蔽春院。今年此夕长安中，拔剑起舞意难雄。汉家宫阙暖如雾，独有客子知凄风。椒盘兽炭皆异物，梦魂不来万里空。吾家江东倍惆怅，天下干戈日南向。鹤驭曾无缙领游，虎头不见云台上。且酌旨洒银筝前，汝曹富贵无愚贤。明朝曈曈报日出，我与公等俱壮年。

此诗题即是“癸酉长安除夕”，而诗中又有“去

年此夕旧乡县”及“今年此夕长安中”等句，则此“红妆绮袖灯前见”之人必于崇祯五年壬申除夕与卧子相遇。此人虽未明著其为谁，但检卧子集中与此诗前后时间距离不甚久所作绮怀诸篇观之，则此人非河东君莫属。故卧子于崇祯五年壬申冬季即遇见河东君殊为可能。

更据陈眉公集首载其子梦莲所撰年谱天启七年七十岁条云：

是冬，（寅恪案：眉公生辰十一月初七日。）远近介觞者纨绮映带，竹肉韵生，此亦凤皇山未有之事也。

及陈忠裕全集卧子自撰年谱上崇祯四年辛未条略云：

试春官罢归，四月抵里门，即从事古文词，间以诗酒自娱。是时意气甚盛，作书数万言，极论时政，拟上之。陈徵君怪其切直，深以居下之交相戒而止。

于此两年谱可得结论：一为陈眉公生日之时，祝寿客中料必不少当日名姝如王修徵辈。观前引宋让木秋塘序所述河东君寿眉公生日诗句，可为例证也。二为卧子会试不中式，牢骚愤慨，弃置八股时文从事古文词，又作书数万言极论时政。但同时后以诗酒自娱。此“诗酒”即放情声色之义。前代相传俗语云：“秀才家文章是自己的

好，老婆是人家的好。”正卧子此时之谓也。

检陈忠裕全集壹叁几社即崇祯五年壬申所作五律，其“除夕”诗之前载“偕万年少李舒章宿陈眉公先生山房二首”，其第贰首有“冰霜月起时”之句，是卧子于崇祯五年眉公生日相近之时曾谒眉公且宿于其山房，并同集壹玖几社稿有“吴阊口号”七绝十首亦为崇祯五年冬季所作，依下文寅恪所考证，其中三首乃为河东君而赋者。由此言之，卧子至迟于崇祯五年眉公生日不久以前在苏州已得见河东君，或又返松江追踪河东君至佘山，于眉公生日时复相遇于祝寿客之中也。更取几社稿中其他绮怀诸作如崇祯五年春季所作“柳枝词”之类参之，则河东君卧子两人初次相遇在崇祯五年春季，或竟早在四年冬季，亦未可知也。

至于“国随侠少凤城阿，半拥寒星蔽春院”之句，“凤城”依通常解释自指京师而言。据卧子自撰年谱崇祯三年庚午条略云：“予幸登贤书，冬月偕计吏如京师。”及崇祯四年辛未条云：“试春官，罢归。”似亦可指崇祯三年庚午冬卧子第壹次会试在京时事。然依诗中文气语意，此两句明是述崇祯五年除夕在松江情况。据嘉庆修松江府志柴山川志有“凤凰山”，前引陈梦莲撰其父继儒年谱亦有“凤凰山”之语，似松江府城亦可称“凤城”。若不然者，则卧子乃用典故，如文选贰捌

所载陆士衡“长安有狭邪行”之类。（可参陈忠裕全集肆陈李唱和集“长安有狭邪行。”惟易“长安”为“凤凰”耳。可参陈忠裕壹叁几社稿“行乐词”十首。此词即崇祯五年所作也。）

舒章书中所言之“子服兄弟”，当即指卧子妻张孺人之五弟中张子服宽及子退密。（参陈忠裕全集王沅续卧子年谱下及后附胜时撰“三世苦节传”与“越游记”。并同书捌平露堂集“送子服之维阳，兼讯子退，期以八月会淮南。”诗题下案语，又光绪修金山县志壹玖张履端传及弟轨端附子宽传等。）若张孺人之幼弟子函，则在顺治四年子龙被逮时清吏见其年稚，诱以利害，使之尽言子龙亲知，遂以此被释。（见卧子年谱下后王沅附录。）以此点推之，则其在崇祯七年舒章作书时即使已生，当亦不过数岁，（张孺人之弟思端卒于崇祯十一年戊寅二月。见陈忠裕全集贰玖张邵阳谏。）舒章所指必非此人无疑。又张孺人别有弟处中，其名为宫，明代贡生。（可参陈忠裕全集玖焚余草“同惠郎处中胜时分赋高士传”诗所附案语并年谱下顺治三年丙戌条及松江府志肆陸选举表。）张氏兄弟既为子龙至亲，故舒章得从其探悉子龙家中动定。又书中所述宋辕文之言可与陈忠裕全集拾陈李唱和集“予偕让木北行矣。离情壮怀，百端杂出，诗以志慨”诗参证，俟后论之。

至所言“张三作狭”之“张三”未敢确定其为何人，然必非张孺人之诸弟张宽张密等。因子服兄弟向畏惮其姊之尊严，自不敢参预张门快婿陈孝廉纳宠之事也。或疑此“张三”即张昂之，斯说殊有理由。据陈忠裕全集壹伍属玉堂集“送张冷石太守之任阆中”七律下附案语云：“张昂之号冷石。”又据光绪修金山县志壹玖张昂之传略云：“张昂之字匪激，天启二年进士。令庐陵时魏珰禁伪学，檄毁天下书院。附阉者欲就建珰祠，昂之力持不可，卒坐夺职。崇祯初起知保宁府，以功进川东道。寻行归，寄居郡并之息庵。又尝筑圃余山，自称六头头陀云。”及王沄续卧子年谱下顺治年丙戌条略云：“是岁所与往来者，故人惟张冷石先生〔等〕而已。”又顺治四年丁亥条略云：“五月十六日往载〔先生〕死。十七日到张冷石先生斋，于其邻贯得一棺。张冷石先生，则先生之挚友且姻也。”故从社会气类亲友情谊言之，舒章书中作狭之“张三”已有为张昂之之可能。又冷石此时以闲居好事之身筑圃余山，此山适为河东君卜居之地，其可能性更复增大也。但昂之是否行三尚未发现有何证据，姑识所疑于此，以俟详考。

至河东君所以卜居余山之故，要与陈眉公继儒、施子野绍莘诸名士直接或间接不无关系。其直接关系于眉公者，前已论及之矣。至于子野则

亦有间接之关系，兹请略言之。或疑前所此李雯蓼斋集叁伍“与卧子书”中“张三作狭”之张三即施子野。所谓“张三”者，非排行次第之义，而是“张三影”（宋张子野先）之简称，实指施绍莘而言也。检施绍莘花影集肆乐府南商调二郎神及春云卷“舟次赠云儿”、同书同卷乐府小令南商调玉胞（抱）肚“赠杨姬和彦容作三首”、同书伍诗余菩萨蛮“和蛮容留别云姬”及“代云答”，然则此“云儿”“杨姬”“云姬”岂即河东君耶？

又考青浦诗传壹贰施绍莘小传略云：

施绍莘字子野，少为华亭县学生。负隽才，跌宕不羁。初筑丙舍于西余之北，复构虽业于南泖之西，自号峰泖浪仙。好声伎，与华亭沈友夔龙善，世称施沈。时陈继儒居东余，诗场酒座常与招邀来往。工乐府，著花影集行世。早夭，无子。时共惜之。

及王昶明词综伍施绍莘小传引青浦诗传略云：

子野作别业于泖上，又营精舍于西余。时陈眉公居东余，管弦书画，兼以名童妙妓，来往嬉游。故自号浪仙。亦慕宋张三影所作乐府，著花影集行世。（可参花影集首颜彦容乃大序云：“冉冉月来云破，不负张郎之后身。”及顾石萍胤光序云：“云破月来之句，不负自许张三

影后身。”又同书壹“泖上新居”，后附彦容跋云：“斋曰三影。”同书叁“西余山居记”云：“有斋两楹曰三影。予字子野，好为小词，故眉公先生以此名之。”）

则以施子野之为人及其所居之地言之，更似与河东君直接有关系者。但东海黄公所辑瑶台片玉甲种下载子野“舟次赠云儿”“决绝词”“有怀”等套曲，其“决绝词”自跋云：“庚年月夕秋水庵重题。”“庚申”为万历四十八年，又花影集伍菩萨蛮“代云答”词后第伍首同调“雨中忆张冲如”词序中有“天启改元正月五日得冲如靖州家报”之语，可知子野词中之“云”时代太早，与河东君居余山之年月不合，而舒章书中所言崇祯六年癸酉之“张三”其非施子野亦甚明矣。

然据陈眉公集所载年谱万历三十五年丁未条略云：

府君五十岁得新壤于东余。二月开土筑寿域，随告成。四月章工部公覲先生，割童山上亩相赠，遂构高斋，广植松杉。屋右移古梅百株，皆名种。后若徐若董，园圃相续。向有施公祠，亦一时效灵，而郡邑之礼香祭赛，并士女之游冶者，不之诸峰，而之东余矣。

并子野花影集壹乐府“山园自述”自跋云：

余别业在西余之阴，迺来倩女如云，绣弓窄

窄。冶游儿乌帽黄衫，担花负酒，每至达旦酣歌，并日而醉。

及同书参“西余山居记”云：

每值春时为名姬闺秀斗草拾翠之地，是余山一隅乃文士名姝游赏之盛地。后来河东君又卜居其处，要非无因也。

总之，舒章书中之“张三”甚难确指为施子野。但以子野与余山有关，即间接与河东君卜居其地亦有关，故略论及之，以备一重公案云尔。

又舒章此书所言诸点今难详知，然至少与卧子纳妾蔡氏一事必有关系。因卧子于自撰年谱此年言“文史之暇，流连声酒”，观其此年绮怀诸作可以证其不虚。李舒章蓼斋集贰伍有“卧子纳宠于家，身自北上，复阅女广陵，而不遇也。寓书于余道其事，因作此嘲之”七律一首，此诗后又载“怀卧子”诗一首，有句云“可怜一别青霜后”，则知蔡氏非卧子满意之人，故“纳宠于家，身自北上，复阅女广陵”也。卧子既不满意蔡氏，则纳以为妾必出其妻张孺人之意，盖所以欲借此杜绝其夫在外“流连声酒”之行动，用心虽苦，终不生效，虽甚可笑，亦颇可怜。舒章所谓“使人妇家勃蹊”乃事理所必至，自无足怪。“阿云”乃指河东君，详见第贰章所考证。由此言，凡陈李唱和集之大半及属玉堂集之一部份，所有绮怀诸诗皆

可认与河东君有关，虽不中，亦不远也。

秋潭曲结句“同心夜夜巢莲子”之语盖出古今乐录“杨叛儿”第伍首云：“欢欲见莲时，移湖安屋里。芙蓉绕床生，眠卧抱莲子。”卧子取河东君之姓氏与此歌名相结合，盖“杨叛儿”本亦作“杨伴儿”，歌之词意亦更相关联，颇为适切。“同心”二字尤情见乎辞矣。（参乐府诗集肆玖“杨叛儿”题。）王胜时有“和董含拂水山庄吊河东君二绝句”（见董含三冈识略陆“拂水山庄”条。）其二云：“河畔青青尚几枝，迎风弄影参差。叛儿一去啼乌散，赢得诗人绝妙辞。”亦用此歌第貳首“斩出白门前，杨柳可藏乌”，而胜时诗意复与此歌第六首云“杨叛西随曲，柳花经东阴。风流随远近，飘扬闷侬心”相关，殊为轻薄刻毒，大异于其师也。

复次，分类补注李太白诗四乐府杨叛儿云：

君歌杨叛儿，妾劝新丰酒。何许最关人，乌啼白门柳。乌啼隐杨花，君醉留妾家。博山炉中沉香火，双烟一气凌紫霞。

寅恪案：河东君后来易“杨”姓为“柳”，“影怜”名为“隐”，或即受太白诗之影响耶？据沈虬河东君传所云：“余于舟中见之（指杨爱），听其音，禾中人也。”然则河东君之乡音固是“疑”“泥”两字难辨者，其以音近之固易“影

怜”之“影”为隐遁者之隐亦无足怪矣。至若隐遁之义，则当日名媛颇喜取以为别号，如黄皆令之“离隐”，张宛仙之“香隐”，皆是例证，盖其时社会风气所致。故治史者，即于名字别号一端亦可窥见社会习兴时代地域人之关系，不可以其琐屑而忽视之也。

详绎卧子“集杨姬馆中”诗题之意，似陈彭宋三人之集于河东君寓所，本欲置酒痛饮以遣其愁恨，三人皆以微病不能饮酒，而河东君亦然。据此河东君平日之善饮可以推见也。程嘉燧耦耕堂存稿诗中“朝云诗”七律八首——此诗亦为河东君而作者，其第貳首云：“拣得露芽牵手沦，悬知爱酒不嫌茶。”则河东君之善饮足以为证。

又有学集九红豆诗初集“采花酿酒歌示河东君”诗并序略云：

戊戌中秋日酒告成，戏作采花酿酒歌一首，以诗代谱。其文烦，其辞错，将以贻世之有仙才、具天福者。非其人也，则莫与知而好，好而解为。

长干盛生贻片纸，上请仙客枕膝传。（遵王注本“请”作“清”。）老夫捧持窬拱璧，快如渴羌得酒泉。归来夜发枕中秘，山妻按谱重注笔。却从古方出新意，搜和齐量频节宣。东风泛滥十指下，得其甘露非人间。（“得其甘露”遵王注本

作“得某露灭”。)

有学集八长干塔光集“金陵杂题绝句二十五首，继乙未（丙申？）春留题之作”其第二十首云：

面似桃花盛茂开，隐囊画笥日徘徊。郎君会造逡巡酒，数笔云山酒一杯。（自注云：“盛叟字茂开，子丹亦善画。常酿百花仙酒以养叟。”）

同书贰拾“小山堂诗引”云：

比游钟山，遇异人，授百花仙酒方。采百花之精英以酿酒，不用曲蘖，自然盎溢。

陈伯雨作霖金陵通传一四盛传附宗人盛胤昌传云：

宗人胤昌字茂开，工画。持身高洁，年几九十，行步如少壮时。胤昌子丹，字伯含，山水法黄筌，尝作秋山萧山图，与弟琳空山冒雨图称二妙。琳字玉林，每当春日酿花酒以养亲。胤昌顾而乐之。

有学集一九“归玄恭恒轩集”序略云：

丙申闰五月，余与朱子长孺屏居田舍。余翻般若经，长孺笺杜诗，各有能事。归子玄恭俨造焉。余好佛，玄恭不好佛。余不好酒，而玄恭好酒。两人若不相为谋者。玄恭作普头陀传，高自

称许。把其本向长孺曰：杜二衰晚腐儒，流落剑外，每过武祠屋，叹卧龙无首，用耿邓自比。归玄恭央长七尺，面白如月，作普头陀传，胸中逼塞未吐一二，遂惊倒世上人耶？（寅恪案：同书伍绛云余烬集下冬夜假我堂文宴诗“和归玄恭”七律一首，后四句云：“何处青蛾俱乞食，几多红袖解怜才。来堂丝竹知无分，绛帐还应为尔开。”附自注云：“是日女郎欲至，戏以玄恭道学辞之。来诗以腐儒自解，故有斯称。”牧斋此诗作于顺治十一年甲午旭月二十八日，恒轩集序作于顺治十三年丙申闰五月，故序有“杜二腐儒”之语，乃指甲午冬假我堂文宴时事也。）

牧斋外集二五“题邓肯堂劝酒歌”（寅恪案：邓林梓字肯堂，常熟人。事迹见王应奎柳南随笔一及六有关邓肯堂等条。）云：

东坡自言饮酒终日，不过五合，而谓天下之好饮，无在予上者。（可参初学集四田诗集下“谢于润甫送酒”诗：“我饮不五合，颇知酒中味”之句。）后人掇拾东坡全集，以王无功醉乡记掺入其中，岂非以东坡慨慕东皋，庶几友其为于千载，其妙于酒德有相似者欤？予酒户略似东坡，顷又以病耳戒酒，读肯堂诗，浩浩然，落落然，如与刘伶毕卓辈执持耳，拍浮酒池中也。他时在编余诗者将此首编入集中，余方醉眼模糊，仰天一笑，安知其非余作也。

牧斋尺牋上“与侯月鹭（性）”四通之二（寅恪案：侯性事迹见小腆纪传叁本传及牧斋尺牋上“与侯月鹭”诸札。）云：

秋间欲得洞庭葡萄酒，苦不能得其熟候。彼时得多饷，以酬润笔。知不厌其贪也。内子辱深念，并此驰谢。

然则河东君不仅善饮，更复善酿。河东君之“有仙才”自不待言，至于“具天福”则殊难言。据上引题邓肯堂劝酒歌、恒轩集序及后侯月鹭札，是牧斋不善饮，而河东君善饮。河东君之“具天福”或可言具此善饮之“天福”耶？若牧斋者虽不具此善饮之“天福”，但能与具此善饮之“天福”者相对终老，殆亦可谓具艳福之人矣。

复次，全谢山祖望鲑埼亭外集叁叁“钱尚书牧斋手迹跋”略云：

尚书手迹共十幅，在冯研祥家，皆与冯氏群彦往还者。第十幅云：“春宵一刻，先细君满引一杯，以助千金之兴。”细君指柳氏也。予闻之周鄮山谓牧斋年六十四，（寅恪案：当作“六十”。此误。）柳氏年二十四归之。客有访之者，柳氏出侑酒，依然旧日风流。观此笺并前索酒札，知柳氏固酒徒。黄忠烈公见诸弟子有与女校书诗者，辄戒之。牧斋跌荡乃至于此，宜其有“浪子燕青”之谑。

寅恪案：冯研祥者，冯开之梦禎孙文昌之子。冯氏一家与牧斋交谊深厚，研祥又为牧斋弟子，故其关系最为密切。（见初学集伍壹“南京国子监冯公墓志铭，并可参牧斋壹与冯伙水札云：“西浙俊毛，无如冯文昌范骧。研祥落落竹箭，文白亭明玕。”又葛万里牧斋先生年谱顺治七年庚寅条云：“同行有冯范研祥。”误以“冯范”为一人，殊不知“冯”固为文昌之姓，“范”则指浙江海宁范骧字文白号默庵之人而言也。文白事迹见光绪修杭州府志壹肆伍范骧传、杜登春社事本末、吴修昭代名人尺牍小传及震钧国朝书人辑略壹等。）

有学集肆陆“跋酒经”云：

酒经一册，乃绛云楼未焚之书。五车四部书为六丁下取，独留此经，天殆纵余终老醉乡，故以此转受遵王，令勿远求罗浮罗桥下耶？余已得修罗采花法，酿仙家烛夜酒，将以法传之遵王。此经又似余杭老媪家油囊俗谱矣。

有学集拾红豆二集“酒逢知己歌赠冯生研祥”云：

老夫老大嗟龙钟，（遵王注本“大”作“夫”。）绿章促数笺天公。天公怜我扶我老，酒经一吊搜取修罗宫。山妻按谱自溲和，瓶盎泛滥回东风。世人酺糟啜醢百不解，南邻酒

伴谁与同。昔年尝酒别劲止，南薰独数松圆翁。
（“薰”误。注本作“董”是。）此翁骑鲸捉月去我久，懵懵四顾折简呼小冯。（下略）

此跋作于顺治七年庚寅十月初二夜以后，此诗作于顺治十六年己亥，可与上引前一年即顺治十五年戊戌所赋之“采花酿酒歌示河东君”诗相参证。据此，颇疑冯研祥家牧斋手迹索酒札即此第拾幅，乃顺治十六年己亥所作也。周鄮山即周容，事迹见鮑埼亭外集陆“周徵君墓志铭”。其人与牧斋往来颇密，可参有学集肆肆“叹与赠俞次寅”（寅恪案：牧斋此文作“周茂山”）及鄮山所著春酒堂诗话关涉牧斋诸条。

夫河东君之善饮不独其天性使然，其环境实有以致之，盖歌筵绮席酬酢周旋，若不善饮岂能成欢？此乃事非得已，情尤可伤，而谢山转执闺门礼法之条以相绳责，殆未免失之过泥矣。黄忠烈化即黄道周，“忠烈”者，明唐王所予谥也。

（见黄漳浦集卷首洪思撰黄子传及文明夫人行状。清乾隆四十一年追谥道周为“忠端”，陈子龙则追谥“忠裕”，皆是专谥。若李待问则谥为通谥之“忠节”。谢山卒于乾隆二十年，自不及知“忠端”之谥。然揆以明代殉国诸人之心理，岂能甘受清廷之谥号？谢山称之为忠烈甚合漳浦平生志业。至王兰泉编卧子个集，其取今名者，盖所以避忌讳，免嫌疑，亦有不得已也。）卧子会试中

式实出石斋之门，（见卧子自撰年谱上崇祯十年丁丑条。）卧子平生之诗为女校书如河东君而作者亦甚不少，安能不为其师所戒乎？由此言之，卧子应与牧斋同科，谢山举此以讥牧斋，又未免失之过偏矣。

今日吾人幸得窥见河东君戊寅草，因取他种材料参证，遂得约略推定其中篇什作成之年月并相与有关之人。复更取陈忠裕全集中几社稿陈李唱和集、属玉堂集、平露堂集、白云草、湘真阁稿及诗余等综合推计之，则论陈杨两人之关系，其同在苏州及松江者最早至崇祯八年乙亥秋深止，约可分为三时期。第壹期自崇祯五年至崇祯七年冬。此期卧子与河东君情感虽甚挚，似尚未达到成熟程度。第贰期为崇祯八年春季并首夏一部分之时，此期两人实已同居。第叁期自崇祯八年首夏河东君不与卧子同居后仍寓松江之时，至是年秋深离去松江移居盛泽止。盖陈杨两人在此时期内虽不同居，关系依旧密切。凡卧子在崇祯八年首夏后秋深前所作诸篇，皆是与河东君同在松江往还训和之作。若在此年秋深以后所作可别视为一时期，虽皆眷恋旧情，丝连藕断，但今不复计入此三期之内也。兹选录陈杨两人此三时期中最有关之作品原文，互相证发，其他最有关诸作则仅录其题，以供参考。至秋潭曲、集杨姬馆中二首，霜月行第三首及癸酉长安除夕等篇，前

已载其全文，不复移录焉。

复次，王氏编辑陈忠裕全集凡例第贰则略云：

诗文次序先后关乎生平梗概。如采山堂风社稿之作于庚午辛未壬申，陈李唱和集之作于癸酉甲戌，平露堂集之作于乙亥丙子，白云草湘真阁稿之作于丑寅卯辰，焚余草即丙戌遗草之作于乙酉丁亥。按之年谱，了如指掌。至各集原本古今体诗，或分或不分。今汇为全集，概行分体，而仍标各集之名，以存其旧。虽其中次序，间有淆乱，然亦不甚悬隔也。

及第肆则云：

公词有湘真阁江篱槛两种。国朝王阮亭士禎邹程祇谟诸先生极为推许。又曾选入棣萼香词幽兰草四家词，俱未之见。今录公高弟王胜时沅所辑焚余草，益以散见别本者数阕，汇成一卷，并略采前人评语附之，俾读者知公乐府亦为填词家正宗，如宋广平赋梅花，不碍铁石心肠也。

寅恪案：王氏虽明知“诗文次序先后，关乎生平梗概”，但其“汇为全集，概行分体”，则不免“其中次序，间有淆乱”，故今据每篇题目及篇中词旨以推计时日，则王氏所云某集作于某年者虽“不甚悬隔”，然今日欲考河东君与大樽之关系，于此区区时日间隔实为重要。兹录下列诸

诗，大体固依王氏原编次序，若发现题目或词旨有未安者，亦以鄙意改定，不尽同于王氏原编次序也。

详绎王氏所编全集中诗文，其次序先后实如其所言“不甚悬隔”，独诗余一头，则兰泉因未见原本，仅从王沄所辑焚余草略附散见别本之数阕编成一卷。焚余草中之词虽是乙酉至丁亥（即顺治二年乙酉至四年丁亥）三年中所作，其间当无与河东君有关者，但散见他本之词则必应有涉及河东君之作。盖大樽诗余摹拟花间集淮海词，缘情托意，绮丽缠绵，观兰泉辑本，其中故国故君之思见于语句者不计外，尚有不少艳情绮怀之作。然则此类诗余似不止兰泉所言“散见别本者数阕”而已，岂胜时所辑之焚余草其中亦麇入其师乙酉以前之旧作，而稍稍窜改，使人不觉其为河东君而作者耶？今日大樽词原作本不得窥见，若仅就兰泉哀集残余之本以考卧子与河东君之关系，实为不易也。

又绎兰泉所编卧子诗余，其先后次序之排列悉依字数多少而定，与作成时代绝无关系。如二郎神唐多令为卧子绝笔，（据王沄续卧子年谱顺治四年丁亥条云：“三月会葬夏考功，赋诗二章。又作寒食清明二词，先生绝笔也。”）今王氏辑本二郎神其次序为倒数第贰首，至唐多令则为倒数第贰肆首，即是例证。职此之故，兹所选

录卧子诗余，其篇列先后乃依据河东君戊寅草所载诸篇什作成时间参以鄙意考定，不若所录卧子之诗其排列时代之先后尚是约略依据王氏辑本也。

周铭林下词选柳隐小传云：

柳隐字如是。归虞山钱宗伯牧斋。所著有戊寅草，云间陈大樽为之序。

徐树敏钱岳众香词书集云队柳是小传略云：

初为云间陈大樽赏识，序其词问世。虞山（钱牧斋）百计纳为小星，称河东夫人。遗有我闻堂（室）鸳鸯楼词。

寅恪案：周氏谓陈大樽为河东君戊寅草作序，徐钱两氏谓大樽序河东君词，当即指鸳鸯楼词。今日得见河东君戊寅草钞本，其中有诗词赋三类，首载陈子龙序，序中所言者为诗而不及词。不知是否别有鸳鸯楼词刊本，而大樽为之序，未敢断定，尚待详考。然取林下词选与众香词对勘，则徐钱两氏所选六首，较选多“垂杨碧”一阕，其排列次序亦有不同，而文字更有差异。今取河东君戊寅草参校，则周选排列次序及文字皆与戊寅草符合，而戊寅草亦无垂杨碧一阕，可证周氏实选自戊寅草。徐钱两氏之选本不同于戊寅草及周选者，其所依据或即鸳鸯楼之单刊本耶？至“垂杨碧”一阕其出处尚待考索，不能

确言。其词云：“空回首，筠管榴选用笺依旧。裂却紫箫愁最陡，颠倒鸾钗久。羨杀枝头豆蔻，闷杀风前杨柳。一夜金沟催叶足，细腰空自守。”今绎其词意，与金明池“咏寒柳”词略同，恐是河东君离去卧子以后所赋，似非鸳鸯楼词中原有之作，殆为徐钱两氏从他本补入者。

总而言之，无论鸳鸯楼词是否别有刊本，兹可推定者，戊寅草中所收之词必包括鸳鸯楼词全部或绝大部分在内，因戊寅草中诸词皆是与卧子关系密切时所作。卧子于崇祯八年所赋诸诗，目为属玉堂集，河东君之以鸳鸯楼名其词，正是两人此时情景之反映也。

复次，考卧子平生文学本属李王一派，故深鄙宋诗，但于词则宗尚五代北宋。兹不欲辨其是非，仅择录其有关论词之文，略见梗概：

诗余始于唐宋，而婉畅秾逸极于北宋。然斯时出，并律诗亦亡。是则诗余者，非独庄之所当疾，抑亦风人之所宜戒也。然亦有不可废者。夫风骚旨，皆本言情。言情之作，必托手闺襜之际，代有新声，而想穷拟议，于是以温厚之篇，含蓄之旨，未足以写哀而宣志也。思极于追琢，而牵刻之辞来。情深于柔靡，而婉鸾之趣合。志溺于燕，而妍绮之境出。态趋于荡逸，而流畅调生。是以镂裁至巧，而若出自然。警露已深，而意含未尽。虽曰小道，工之实难。不然，何以

世之才人，每濡首而不辞也。

同书同卷“王介人诗余序”（寅恪案：王翊字介人。见明诗综贰及明词综玖小传。此序可参沈雄江尚质编辑古今词话词品上原起门所引陈大樽语。）云：

宋人不知诗而强作诗，其为诗也言理而不言情，故终宋之世无诗焉。然宋人亦不免于有情也，故几其欢愉愁怨之致，动于中而不能抑者，类发于诗余。故其所造独工，非后世可及。盖以沉至之思而出之必浅近，使读之者聚遇如在耳目之表，久诵而得沉永之趣，则用意难也。以嬛利之词而制之实工炼，使篇无累句，句无累字，圆润明密，言如贯珠，则铸调难也。其为体也纤弱，所谓明珠翠羽尚嫌其重，何况龙鸾。必有鲜妍之姿而不藉粉泽，则设色难也。惟宋人专力事之，篇什既多，独景皆会，天机所启，若出自然。虽高谈大雅，而亦觉春不可废。何则？物有独至，小道可观也。

同书叁“幽兰草词序”云：

自金陵二主以至靖康，代有作者，或秾纤婉丽，极哀艳之情，或流畅澹逸，穷盼倩之趣。然皆境由情生，词随意启，天机偶发，元音自成，繁促之中尚存高浑，斯为最盛也。南渡以还此声遂渺，寄慨者亢率而近于伧武，谐俗者鄙浅而入

于优伶。以视周李诸君，即有彼都人士之叹。元濫填辞，兹无论已。

寅恪案：卧子言“北宋律诗亦亡”及“终宋之世无诗焉”，可见其鄙薄北宋之诗至于此极。幽兰草乃集录李舒章宋辕文及卧子三人唱和之词，颇疑几社诸名士为河东君而作之小令即载是集中，惜今日未得见也。

又今检陈忠裕全集及陈卧子安雅堂稿不见有“戊寅草序”或“鸳鸯楼词序”，此殆为收集卧子著作之人如王沅辈早已删弃不录，遂使此两书皆未载。若今日吾人不得见戊寅草者，则卧子此序壤间竟致失传矣。故全录之。

卧子草“戊寅草序”云：

余览诗上自汉魏，放乎六季，下猎三唐，其间铭烟萝士之奇，湖雁芙蓉之藻，固已人人殊，而其翼丘以造景，缘情以趋质，则未尝不叹神明之均也。故读石城京岷采菱秋散之篇，与宁墅麻源富春之咏，是致莫长于鲍谢矣。观白马浮萍调怨歌之作，是情莫深于陈思矣。至巉岩骏发，波动云委，有君父之思，具黯怨之志，是文莫盛于杜矣。后之作者，或短于言情之绮靡，或浅于咏物之官昧，惟其惑于形似也。故外易而内伤，惟其务于侈靡也。故貌丽而神竭，此无论唐山班蔡之所不逮，即河朔汉南之才，雕思而多蒙密之

失，深谋而益拟议之病，亦罕有兼者焉。故有媛远之略，而失在于整慄，此其流逸之患矣。有割曳之姿，而失在于壮溟，此其轻脱之患矣。夫言必诡以肆，气必傲以骋，文必奔腾而涌流，义必澄泓而取寂，此皆非其至也。然可语于学士大夫之作，不可论于闺禁之什焉。乃今柳子之诗，

（寅恪案：影宋本白氏文集叁伍及全唐诗第柒函白居易叁伍“春尽日宴罢感事独吟”云：“春随樊子一时归。”卧子称河东君为“柳子”，盖本于此。冯应榴苏文忠公诗合注叁捌“朝云诗引”亦作“樊子”。其他白集或他书所引有作“樊素”者，误也。）抑何其凌清而涧远，宏达而微恣欤？夫柳子非有雄妙窅丽之观，修灵浩荡之事，可以发其超旷冥搜之好者也。其所见不过草木之华，眺望亦不出百里之内，若鱼鸟之冲照，驳霞之明瑟，严花肃月之绣染，与夫凌波盘涡，轻岚画日，蒹葭菰米，冻浦岩庵烟火之袅袅，此则柳子居山之所得者耳。然余读其诸诗，远而惻荣枯之变，悼萧壮之势，则有旻（曼）衍漓槭之思，细而饰情于潞者蜿者，林木之芜荡，山雪之修组，则有寒澹高凉之趣，大都备沉雄之致，进乎华骋之作者焉。盖余自髫年即好作诗，其所见于天下之变亦多矣，要皆屑屑，未必有远旨也。至若北地创其室，济南诸君子入其奥，温雅之义盛，而入神之制始作，然未有放情暄妍，即房帷亦能之矣。迨

至我地，人不逾数家，而作者或取要眇，柳子遂一起青琐之中，（寅恪案：世说新语“惑溺”篇“韩寿美姿容”条云：“贾女于青楼中看见寿。”卧子以“青琐”代“青楼”，借以掩饰河东君之社会地位。遣辞巧妙，用心良苦，特标出之以告读者。余详第四章论有美诗节引戊寅草序文中鄙注。）不谋而与我辈之诗竟深有合者，是岂非难哉？是岂非难哉？因是而欲以水竹之渺濛，庭阶之荟阴，遂可以伏匿其声援，而震怵其义气，此实非矣。庶几石林淙舍之寂，桂栋药房之艳，天姥玉女，海上诸神山之侈以巨，使柳子游而不出焉者可也。夫灵骄绝世之人，非有以束之，固不可。苟天下有以束之，亦非处子最高之致也。则意者挟沧溟之奇，而坚孤凄之气乎？夫道之不兼，斯遇之不两得者也。故飙驰而就淡漠，亦取其善者而已。使由是焉，寰中之趣，其亦可眇然而不也夫。陈子龙题。

寅恪案：卧子推重河东君之时举北地济南诸家为说，引之以为同调，可知河东君之诗其初本属明代前后七子之宗派，应亦同于卧子深鄙宋代之诗者，后来赋“寒柳”词实用东坡七律之语，至其与汪然明尺牘亦引用苏诗，皆属北宋之范围，更无论矣。据此推之，足证河东君虽先深受卧子之影响，后来亦渐能脱离其宗派教条主义也。

第三章 河东君与“吴江故相”及“云间孝廉”之关系（四）

第一期

前录卧子“癸酉长安除夕”诗，依据“去年此夕旧乡县，红妆绮袖灯前见”等句推论卧子至迟在崇祯五年除夕已遇见河东君，但在崇祯五年除夕以前似更有其他诗词为河东君所作者。今详检陈忠裕全集，颇有可能为河东君而作之篇什，然终嫌证据未甚充分，不敢确定。兹姑择其最有关之作略论之如下。

卧子崇祯五年壬申春间所作如“春昼独坐感怀”（陈忠裕全集陆几社稿）及“柳枝词”七绝四首（同书壹玖几社稿）、夏间所作如“生日偶成”七律二首（同书壹伍几社稿）皆有为河东君而作之可能。“春昼独坐感怀”诗中“白云过我居”及“谢客翻倒屣”等句颇有可疑。“柳枝词”第貳首“吴阊荡雨泾三眠”、第三首“淡引西陵风雨条”、第肆首“妖鬟十五倚身轻”等句亦与河东君当时情事适合，甚可注意。“生日偶成”二首之二云：“闭门投辖吾家事，与客且醉吴姬楼。”此“吴姬”岂即指河东君而言耶？但以皆无明显证据，姑附记题目及可疑之语句，以待将来之发覆耳。惟崇祯五年冬

季卧子所赋“吴阊口号”十首之中，其最后三首实不能不疑为河东君而作。兹择录六首分别论之。

此十首可注意者有两点：一为所咏之女性非止一人，除河东君之外，其所咏之人必与万寿祺有关。今所见万年少集皆无此时期之作品，故甚难考定。二为此十首诗作于崇祯五年冬季，大约是十月间，其时卧子与年少俱在苏州为狭邪之游，而卧子意中之人则不久将离苏他适也。

其一云：

衰柳寒鸦天四垂，严霜织月滞归期。已无茂苑千金笑，不许伤春有所思。

其五云：

远视红酣滟滟扶，近看无复掌中娱。楚王宫里原难入，检点腰肢必减厨。

其七云：

万子风流自不群，卢家织锦已纷纭。可怜宋玉方愁绝，徒为襄王赋楚云。（原注：“万子谓年少也。”）

其八云：

何妨放诞太多情，已幸曾无国可倾。却信五湖西子去，春风空满阖闾城。

其九云：

传闻夜醮经蔡家，能降乘鸾萼绿华。莫似红颜同易散，馆娃宫外尽烟霞。

其十云：

各有伤心两未知，尝疑玉女不相思。芝田馆里应惆怅，枉恨明珠入梦迟。

寅恪案：第壹首“已无茂苑千金笑，不许伤春有所思”与第捌首“却信五湖西子去，春风空满阖闾城”及第玖首“莫似红颜同易散，馆娃宫外尽烟霞”等句，实同一意，盖谓美人将去苏州，即世说新语政事类“王丞相拜扬州”条“君出，临海便无复人”之旨。此美人必非第伍首所咏杨玉环式之人。此肥女当是年少所眷念者，而与顾云美河东君“结束俏利”者迥异也。第捌玖拾三首皆为河东君而作。“放诞多情”乃是河东君本色，自不待言。第拾首即最后一首，为卧子作“吴阊口号”主旨所在。此首第贰句与下两句从文选壹伍张平子思玄赋“戴太华之玉女兮，召若浦之宓妃”之语蝉蜕而来，“玉女”依李善注，即列仙传下字玉薑之毛女，与宓妃同指一人，而诗语上下二段脉络贯通，不独足以见卧子之才华，并可推知其于昭明选理固所熟精也。“芝田馆里应惆怅，枉恨明珠入梦迟”两句，乃用尤袤本文选壹玖曹子建洛神赋“秣騶乎芝田”“或采明珠”及李善注引记曰“〔曹〕植还度轘辕，少许时，将息洛水上，〔甄后〕遣人献珠于王。王答以玉佩”，并同书

貳玖张平子四愁诗之三“美人赠我貂襜褕，何以报之明月珠”之句，（“美人”二字暗指河东君之名。）又参以同书壹玖宋玉神女赋“寐而梦之”“复见所梦”等为第壹出典，李义山诗集上“可叹”七律“宓妃愁坐芝田馆，用尽陈王八斗才”等句为第貳出典，温庭筠诗集柒“偶题”云“欲将红锦段，因梦寄江淹”等句为第叁出典。颇疑此时河东君以诗篇投赠卧子，而卧子深赏之也。“入梦”之“明珠”，即“因梦绮江淹”之“红锦段”也。（可参前论宋徽璧秋塘曲“因梦向愁红锦段”句。）此“洛神”自是卧子所属意者，与第伍首所咏难入楚宫之女非同一人，辞旨甚明。故可依此决定卧子十首所咏不止一人也。

又有可注意者，即第玖首中言及此美人所以将离苏他去之理由。此诗上两句“传闻夜醮经蔡家，能降乘鸾萼绿华”之典故，乃用葛洪神仙传柒麻姑及陶宏景真诰壹运象篇萼绿华事，并文选壹玖宋玉高唐赋“醮诸神”语，本极寻常，似无深意。但下接“莫似红颜同易散，馆娃宫外尽烟霞”两句，则是此仙女因往“蔡经”家之故遂离去苏州也。据此可见“蔡经”之家必不在苏州，而在苏州之近旁。然则此“蔡经”果为何人焉？前论宋让木秋塘曲序中河东君寿陈公诗，曾及眉公生日时祝寿客中多有当时名姝，又论卧子癸酉长安除夕诗引陈梦莲撰其父眉公年谱，谓天启七年眉公七

十生日时“远近介触者，纨绮映带，竹肉韵生”，据此可以推见眉公平时生活祝寿客中之成份。卧子作吴阊口号十首约在崇祯五年十月，眉公生日在十一月初七日，意者卧子赋诗之时距眉公生日不远，河东君将离苏州前往松江之余山即眉公所居祝其七十五岁生日，遂卜居余山不返苏州。故卧子有王茂弘“临海无复人”之感也。

陈忠裕全集贰拾诗余“乳燕词”云：

琼树红云灞，彩虹低护花梢泻，腻凉香浴。
珊枕柔向凝豆蔻，款款半推情蹙。更小语不明深曲。解语夜舒莲是药，生憎人梦醒皆相属。凤萧歇，停红玉。

娇莺啼破东风独。移来三起阊门柳，馆娃遣绿。栽近妆台郎记取，年年双燕来逐。云鬓沉滑藏雅足。漫折樱桃背人立，倚肩低问射衾馥。浑不应，强他续。

则此词中人乃“移来三起阊门柳，馆娃遣绿”，故原是从苏州迁来松江者。故颇疑河东君崇祯五年冬自苏州往松江祝陈眉公之寿，因留居其地。前引钱鳌之书谓河东君见逐周氏，鬻于娼家，但未言娼家在何处，今以吴江苏州地域邻接及崇祯四年五年时间连续之关系推之，则河东君被鬻之娼家恐当在苏州也。卧子诗余中又有玉蝴蝶“咏美人”一阕，其中有“才过十三春浅”之语，

疑亦是河东君自苏迁松不久时所赋，当是崇祯六年春间也。因附录于下：

才过十三春浅，珠帘开也，一段云轻。愁绝腻香温玉，弱不胜情。绿波泻，月华清晓，红露滴，花睡初醒。理银筝。纤芽半掩，风送流莺。

娉婷。小屏深处，海棠微雨，杨柳新晴。自然无端，近来憔悴为谁生。假娇憨，戏揉芳草，暗伤感，泪点春冰。且消停。萧郎归去，莫怨飘零。

崇祯六年卧子为河东君所作诸诗，其重要者如秋潭曲、集杨姬馆中及癸酉长安除夕等篇前已移录全文并附考证外，兹再录此年所作关系河东君重要之诗数首于下。

陈忠裕全集拾陈李唱和集“予偕让木北行矣，离情壮怀，百端杂出，诗以志慨”七古云：高秋九月露为霜，翻然黄鹄双翱翔。云途窈窕星苍茫，下有江水清淮长。嗟予远行涉冀方，嵯峨宫阙高神乡。良朋徘徊望河梁，美人赠我酒满觞。欲行不行结中肠，何年解佩酬明珰。高文陆离吐凤凰，江南群秀谁芬芳。河干薄暮吹红裳，纫以芍叶羞青棠。何为弃此永不忘，日月逝矣心飞扬。旌旗交横莽大荒，圣人劳劳在未央。欲持中诚依末光，不然奋身击胡羌，勒功金石何辉光。我其行也无彷徨，感君意气成文章。

寅恪案：顾氏文房小说本古今注下“问答释义第八”略云：“牛亨问曰：将离别相赠以芍叶者何？答曰：芍叶一名可离，故将别以赠之。欲属人之忿，则赠之青堂。（寅恪案：本草纲目叁伍下木之贰“合欢”条，引古今注作“青裳”，自是误字。“青堂”亦难通。今佩文韵府作“青棠”，疑是韵府群玉原本如此，“棠”字较合理，卧子遂依之耳。）青堂一名合欢，合欢则忘忿。”又卧子此首七言古诗可与上引舒章致卧子书参证，诗中之“美人”自是河东君，不待多论，卧子之“离情壮怀，百端杂出”之离情即为河东君而发。“壮怀”则卧子指其胸中经世之志略，此当日东南党社诸名士所同具之抱负，非独卧子一人如是也。假使卧子此次北行往应崇祯七年甲戌之会试而中式者，则后来与河东君之关系或能善终，因卧子崇祯七年会试失意而归，虽于次年春间得与河东君短时同居，然卒以家庭复杂及经济困难之关系不得不割爱离去。故今日吾人读此诗，始知相传世俗小说中才子佳人状元宰相之鄙恶结构固极可厌可笑，但亦颇能反映当日社会之一部份真象也。

又河东君戊寅草“送别”其一云：

念子久无际，兼时离思侵。不自识愁量，何期得澹心。要语临歧发，行波托体沉。从今互为意，结想自然深。

其二云：

大道固绵丽，郁为共一身。言时宜不尽，别绪岂成真。众草欣有在，高木何须因。纷纷多远思，游侠几时论。

寅恪案：此两诗依据戊寅草排列先后推计当是崇祯六年之作，此题又列在“初夏感怀四首”之后、“听钟鸣”及“落叶”两题之前，故疑河东君此“送别”诗乃崇祯六年癸酉秋间送卧子北行会试之作。杨之“要语临歧发”即陈之“何年解佩酬明珰”，杨之“游侠几时论”即陈之“不然奋身击胡羌”，其他两人诗句中辞意互相证发者不一而足，无待详举。然则卧子获送别之作，焉得不“离情壮怀，百端杂出”耶？

抑更有可论者。陈忠裕全集柴属玉堂集载“录别”五古四首，虽据卧子自撰年谱崇祯八年乙亥条末云“是岁有属玉堂集”，但此诗题下自注云“计偕别友吴中作四首”，其第貳首有“九月霜雁急”之句，又据卧子自撰年谱六年癸酉条云“季秋偕让木诸子游京师”及崇祯年丙子条略云“复当计偕，冬尽始克行”，故知此“录别”诗乃是六年而非九年所作也。

卧子之“录别”诗殆即答河东君“送别”诗者。兹录其全文如下，读者详绎诗中辞旨，益知卧子此次北行其离情壮怀之所在矣。

其一云：

悠悠江海间，结交在良时。意气一相假，羽翼无乖离。胡为有远别，徘徊临路歧。庭前连理树，生平念华滋。一朝去万里，芬芳终不移。所思日遥远，形影互相悲。出门皆兄弟，令德还故知。我欲扬清音，世俗当告谁。同心多异路，永为皓首期。

其二云：

揽袂临大道，浩浩趋江湖。九月霜雁急，云物变须臾。非不执君子，情短无欢娱。送我以朔风，中肠日夜孤。万里一长叹，流光催贱躯。往路日以积，来者犹未殊。猛虎依松柏，锦衾恋名姝。苟执心所尚，在物犹区区。眷焉山川路，巧笑谁能俱。

其三云：

黄鹄怨晨风，吹君天一方。别时仅咫尺，谁知归路长。行役惨徒御，霜落濯衣裳。迢迢斗与牛，望望成他乡。锦衾与角枕，不复扬辉光。豆无盛年子，云路相翱翔。明月知我心，兰蕙知我芳。难忘心所欢，他物徒悲伤。

其四云：

今日逝将别，慷慨为一言。豫章生高冈，枝叶相婵媛。一朝各辞去，雕饰为君门。良才背空谷，慰彼盘石根。我行一何悲，所务难具命。非慕要路津，亮怀在飞翻。含意苟不渝，万里无寒

温。勸君长相思，努力爱兰荪。常使馨香发，驰光来梦魂。

复次，崇祯六年癸酉春间卧子作品中颇多有为河东君而作之痕迹，盖河东君已于崇祯五年壬申冬由苏州迁至松江矣。兹不欲多所移写，惟录此年春间最有关之两题，并取其他诸首中语句，略论之如下。

陈忠裕全集壹伍陈李唱和集“补成梦中新柳诗”七律云：春光一曲夕阳残，金缕墙下小苑寒。十样纤眉新斗恨，三眠轶女正工欢。无端轻薄莺窥幕，大抵风流人倚栏。（自注：二语梦作。）太觉多情身不定，莫将心事赠征鞍。

寅恪案：卧子此诗乃为河东君而作，自无疑是，今唯唤起读者注意一事，即后来河东君于崇祯十三年庚辰十二月二十六日迎春日与牧斋泛舟东郊后所作之“春日我闻室作，呈牧翁”七律（见东山训和集壹），“此去柳花如梦里”及“东懒取次一凭栏”等句与卧子此诗有关。俟后详论。卧子此时眷恋河东君如此，岂所谓“求之不得，思服者”耶？

陈忠裕全集壹玖属玉学堂集“青楼怨”七绝二首云：

灯下鸣箏帘影斜，酒寒香薄有惊鸦。含情不语春宵事，月露微微尚落花。

紫玉红绡暖翠帷，夜深犹绾绿云丝。独怜唱尽金缕曲，寄与春风总不知。

寅恪案：此题虽列在属玉堂集中，然其后第柒题为“渡江”，有“落叶纷纷到玉京”及“北雁背人南去尽”之句，第捌题为“江都绝句，同让木赋”，故知“青楼怨”乃在崇祯六年癸酉九月卧子偕宋徵璧赴京会试以前，大约是六年春季所赋。此题二首虽是摹拟王龙标之体，然第壹首有“影”字，第贰首有“怜”字，则其为河东君而作可无疑也。陈忠裕全集壹伍陈李唱和集又有“春游”七律八首，其中多有“云”字，又有“杨”“影”等字。此八首既是绮怀之作品，复载河东君之姓名，则卧子此时之情绪者可以想见也。同书壹玖陈李唱和集“清明”七绝四首之三云“今日伤心何处最，雨中独上窈娘坟”，可与河东君戊寅草“寒食夜雨”十绝句之五云“想到窈娘能舞处，红颜就手更谁知”互相证发，则其为河东君而作抑又可知，前论宋让木秋塘曲时已及之矣。又陈忠裕全集壹伍属玉堂集“梦中吹箫”云“鄂君添得兰桡恨，近过扬州明月桥”，及“至后”三首之三云“梦回午夜人如玉，春到江东花满城”，并同书拾属玉堂集“寒夜行兼忆舒章”七古云“颇思归拥春风眠，十三雁柱秦筝前”等句，皆卧子崇祯六年往北京会试途中及抵京所作，其在扬州阅女而不当意，（李雯蓼斋集贰伍有“卧子纳宠于家，身自北上，复阅女广陵

而不遇也。寓书于予，道其事，因作此嘲之”七律云：“茂陵不与临邛并，更语相如莫浪求。”寅恪案：舒章诗用西京杂记“司马相如将聘茂陵人女为妾，卓文君作白头吟以自绝，相如乃止”之故实，可以参证。此临邛即卓文君，殆目河东君而言，若指张孺人则恐过于唐突矣。）故尤眷想河东君不去于怀，即前引舒章诗所谓“知君念窃娘”者也。

复次，六年冬更有可注意之诗一篇，移录于后。

陈忠裕全集柴属玉堂集“寒日卧邸中，让木忽缄腊梅花一朵相示。此江南篱落间植耳，都下珍为异产矣。感而赋之”五古云：

天寒岁方晏，朔土风无时。有客驰緇素，中更尺一辞。室迩人则远，何以寄乖离。启缄灿孤英，炯然见寒姿。问谁植此卉，戚里扬葳蕤。温室张锦幕，玉手云所私。常因清风发，怀佩慰朝饥。紫萼摘玄鬓，金屋分香变。我家大江南，万里冰霜枝。缅想山中人，日暮对樊篱。丰容貌邱壑，冉冉羞华滋。一朝媚帝里，婉变先春期。微物欣所托，令人长相思。

寅恪案：此篇前一题为“杂感”，其第貳首有“仲冬日易晦”之句，知此篇乃崇祯六年冬卧子偕宋徵璧旅居京师待应次年春会试之时所作。篇

中所言，大约因宋氏緘示帝里之腊梅，为玉手所私，金屋所分者，遂忆及江南故乡，感物怀人，不觉形诸吟耳。殊可注意者，此篇之后即接以“旅病”一题。综观卧子集中凡关涉河东君离情别绪之作，其后往往有愁病之什，俟后论之。兹即此一端而论，亦足见卧子乃“瑯邪王伯舆，终当为情死”者。（见世说新语任诞类“王长史登茅山条”）然陈杨因缘卒不善终，谁实为之？孰令致之？悲夫！

今检河东君戊寅草，崇祯六年所作之诗词颇不少，其与卧子有关者古诗乐府及词则俟后论之，诗则有明显证据如“寒食雨夜十绝句”与卧子陈李唱和集中“清明四绝句”之关系等，前已论及，兹不复赘。其他诸诗，读者可取两人所作时间及题目约略相近及类似者详绎之，中间相互之影响亦能窥也。

崇祯七年甲戌克卧子会试下第归乡后，既不得志，自更致力于文字。据卧子自撰年谱上崇祯七年甲戌条云：“春复下第罢归。予既不得志于春官，不能无少悒悒。归则杜门谢客，寡宴饮，专志于学矣。是岁作古诗乐府百余章。”但检卧子此年所作其绮怀之篇什明显为河东君而作者颇多，又取河东君戊寅草中古诗乐府，与卧子此年所作其题目相同者亦复不少，然则卧子之古诗乐府仍是与河东君有关也。兹略论述之于下。

卧子属玉堂集“拟古诗十九首”（陈忠裕全集柒），河东君戊寅草首载“拟古诗十九首”。今检戊寅草诸诗排列次序，大抵依作成之时间先后。河东君崇祯六年后所作诗反列于“拟古诗十九首”之后者，盖自昔相传古诗十九首为枚乘所作，昭明文选亦因袭旧说，列之于李陵之上，其意实推之为五言之祖。（参文选贰玖古诗十九首李善注。）河东君集首载“拟古诗十九首”者殆即斯旨，非以作成之时间在崇祯六年以前。然则陈杨两人集中同有此题，明是同时所作即崇祯七年所作也。此外可决定两人乐府古诗皆在七年所作者有“长歌行”、“剑术行”。兹择录卧子“长歌行”与河东君“剑术行”于后，聊见两人训咏相互之关系云尔。

卧子“长歌行”（陈忠裕全集肆属玉堂集）云：

绮绮庭中树，春至发华滋。迟我义和驺，念子好容姿。秋风不能待，仍随众草衰。托身时运中，一往各成悲。亮怀千秋志，盛名我所师。仙人餐沆瀣，肌体何馨香。手持五岳行，下袭素霓裳。携手同一游，尘世三千霜。弱龄好辞翰，宛转不能忘。时诵宝鸿书，谐戏群真向。忘言违至道，罚我守车厢。白云横仲秋，昭昭明月心。清光袭素衣，徘徊露已深。明灯鉴遥夜，宿鸟惊前林。所思日万里，临风为哀吟。河梁一闲之，在

远不能寻。摘我琼瑶佩，绕以双南金。常恐馨香歇，无时寄清音。畴昔一长叹，使我悲至今。

河东君“长歌行”（戊寅草）云：

变翼谷中翻，霄房有余依。念子秋岩际，炫炫西山微。绥鸟悲不回，毖草狎轻葳。盛时弄芳色，陷势无音徽。我思抱犊人，翻与幽虫微。仙人太皎练，华髻何翩然。混沌东濛文，光策招神渊。登此玄陇朔，读此秘宝篇。玄台拔嗜欲，握固丹陵坚。何心乘白麟，吹妙橘风烟。灵飞在北烛，八瑯弹我前。夙昔媚华盛，薨薨杂花凤，皎皎照绮鸯。朱弦勿复理，林鸟悲金塘。怅矣霜露逼，灵药无馨香。望望西南星，独我感乐方。

杨陈两人崇祯七年所作近体诗之有相互关系者，择录数题如下。

河东君“五日雨中”（戊寅草）云：

苍茫倚啸而危楼，独我相思楼上头。下杜昔为走马地，阿童今作门难游。（自注云：“时我郡龙舟久不作矣。”）

兰皋不夜应犹艳，明月为丸何所投。家近芙蓉昌蜀处，怜予无事不多愁。

卧子“五日”（陈忠裕全集壹伍属玉堂集）

云：

液池漫漫晓风吹，昌蜀芙蓉绿满枝。三殿近

臣斋赐扇，六宫侍女尽聊丝。采虫玉树黄娥媚，斗草金铺红药宜。莫忆长安歌舞地，独携樽酒吊江蓠。

吴天五月水悠悠，极目烟云静不收。拾翠有人卢女艳，弄潮几部阿童游。珠帘枕簟芙蓉浦，画将琴筝舴艋舟。拟向左楼窥殿脚，可怜江北海西头。

卧子平露堂集又有“五日”七律二首（陈忠裕全集壹陆）云：

繁香杂彩未曾收，五月清晕碧玉楼。丽树浓荫宜斗草，疏帘宿雨戏藏钩。王孙条达荣金缕，小妾轻罗染石榴。自有新妆添不得，可无双燕在钗头。

画槛芙蓉一夜生，吴城雨过百花明。兰香珠幌通人远，鹿粉金盘入手成。清暑殿颁纨扇丽，避风台试绛绡轻。遥传烟火回中急，更赐灵符号辟兵。

若取河东君之作与卧子属玉堂集中“五日”第貳首相较，则两人之诗所用之韵同，所用之辞语如“阿童游”及“芙蓉昌蜀”等亦同，似为两人同时所作。至卧子平露堂中“五日”二首第壹首“疏帘宿雨戏藏钩”及第貳首“吴城雨过百花明”等句，虽与河东君“五日雨中”之题有所符合，但仍疑是卧子崇祯八年之作品，盖“五日”天气往往有雨，或者

七年八年五日皆有雨，而七年特甚耳。

牧斋有学集壹叁东涧诗集下“病榻消寒杂咏”四十六首之十三云：

纱縠禅衣召见新，至尊自贺得贤臣。都将柱地擎天事，付与搔头拭舌人。内苑御舟恩匝匝，上尊法酒赐逡巡。按图休问卢龙塞，万里山河博易频。（自注：“壬午五日鹅笼公有龙舟御席之宠。”）

寅恪案：牧斋卒于康熙三年甲辰五月二十四日，此诗当为此年五日病中感忆旧事而作，距卒前仅二十日耳。夫牧斋平生最快意之事莫过于遇河东君，故有“病榻消寒杂咏”四十六首之三十四“追忆庚辰冬半野堂文晏早事之作”。其最不快之事则为与温周争宰相而不得，故亦有此作。卧子“五日”之诗言及当日京朝之事，牧斋此诗亦复如此，虽所咏有异，时代前后尤不相同，然三百年前士大夫心目中之人事恩仇、国家治乱之观念，亦可借以推见一斑矣。因并附录于此。

崇祯七年甲戌陈杨两人作品之互有关系者，除前所认述诸篇外，卧子此年所赋诗中，其为河东君而作者亦颇不少。如陈忠裕全集拾“甲戌除夕”七古略云“去年犹作长安客，是时颇忆江南春。惟应与客乘轻舟，单衫红袖春江水”等即是其例。兹更录数篇，借此可见卧子钟情河东君一

至于此也。

陈忠裕全集壹伍属玉堂集“水仙花”七律云：

小院微香压锦茵，数枝独秀转伤神。仙家瑶草银河近，侍女冰绡月殿新。捣玉自侵寒慄慄，弄珠不动水粼粼。虚怜流盼芝田馆，莫忆陈五赋里人。

寅恪案：此首后有“孟冬之晦，忆去年方于张湾从陆入都”二首，故知此“水仙花”七律乃七年冬所作，末二句可与前引五年冬“吴阊口号”七绝第拾首后二句“芝田馆里应惆怅，枉恨明珠入梦迟”相参证也。

陈忠裕全集壹伍属玉堂集“腊日暖甚，过舒章园亭，观诸艳作，并谈游冶”二首云：

清晕脉脉水粼粼，腊日方园意气新。岂有冰盘堆绛雪，偏浮玉蕊动香尘。鸳鸯自病溪云暖，翡翠先巢海树春。今日剪刀应不冷，吴绫初换画楼人。

五陵旧侣重倾城，淑景年年倚恨生。紫萼不愁寒月影，红笺先赋早春行。蒯缑虚拟黄金事，班管俱怜白凤情。已近艳阳留一曲，东风枝上和流莺。

寅恪案：此题自是为河东君作，不待多论。所可注意者，即卧子过舒章横云山别墅时，疑河

东君亦此与之偕游，其同诸艳作中河东君之作品当在其内也。

第壹首第柒句用才调集伍元稹“咏手”诗“因把剪刀嫌道冷，泥人呵了弄人髻”之语，余可参后论卧子蝶恋花“春晓”词“故脱余绵，忍耐寒时节”及牧斋“有美诗”“轻寒未折绵”等句，兹暂不详论。通常寒冷节候河东君尚不之畏，何况此年冬暖之时耶？斯乃卧子描写河东君特性之笔，未可以泛语视之。

第贰首第壹联上句出杜子美“咏梅”诗“紫萼扶千蕊”句，（见仇兆鳌杜诗详注壹壹“花底”及“柳边”两诗注。）自与卧子此题后“早梅”一诗有关。下句之“早春行”当即指卧子“早春行”而言。（见陈忠裕全集捌平露堂集。）第贰联上句出《战国策》肆齐策及《史记》柒伍孟尝君传冯欢事。“黄金事”当谓藏娇之黄金屋耳。下句“白凤”用西京杂记贰“司马相如初与卓文君还成都，居贫愁懣，以所服鹔鹑裘就市人赁酒，与文君为欢”事。前引钱螯质直谈耳柒“柳如是轶事”条，谓河东君在云间得徐三公子金钱以供宋辕文李存我陈卧子三人游赏之费。是说虽未必确实，但卧子家贫而与河东君游冶，当时赋诗固应有此种感慨。七八两句则谓与河东君相唱训事，其和曲，即指所观诸艳作之类也。

陈忠裕全集壹伍属玉堂集“早梅”云：

垂垂不动早春间，尽日青冥发满山。昨岁相思题朔漠，此诗留恨在江关。（自注：“去年在幽州也。”）干戈绕地多愁眼，草木当风且破颜。念尔凌寒难独立，莫辞冰雪更追攀。

寅恪案：卧子此诗之佳读者自知，其为河东君而作更不待言。第叁句之“昨岁”指崇祯六年冬留北京候会试之时，“相思”之语亦可与前引“寒日卧邸中，让木忽缄腊梅一朵相示”五古“微物欣所托，令人长相思”之结语相参证也。兹有一事可注意者：郑鹤声近世中西日对照表所载，崇祯六年癸酉无立春，七年甲戌正月六日立春，十二月十七日又立春。郑表七年正月之立春应列于六年十二月，其误不待言。（可参后论河东君嘉定之游节）陈忠裕全集将卧子此诗编为玉堂集七律最后一题，陈集次卷平露堂集七律第壹题为“乙亥元旦”，由此言之，卧子“早梅”诗当作于崇祯七年甲戌十二月立春相近之时，而在除夕以前。故卧子此诗所谓“早春”之“春”，乃指郑氏表中此年十二月之立春节候，并非指表中此年正月立春之节候而言，明矣。

陈忠裕全集壹玖属玉堂集“朝来曲”二首之一云：

晓日垂杨里，云鬟锁绛纱。自怜颜色好，不带碧桃花。

又“古意”二首其一云：

日暮吹罗衣，玉闺未遑入。非矜体自香，本爱当风立。

其二云：

移兰玉窗里，朝暮傍红裳。同有当在念，开时他自香。

又“丽人曲”云：

自觉红颜异，深闺闭晓春。只愁帘影动，恐有断肠人。

寅恪案：以上所录绝句五首虽不以确定为何年之时，然仍疑是崇祯七年所作，盖卧子自撰年谱上崇祯八年乙亥条虽云“是岁有属玉堂集”，若依前论属玉堂集中“录别”及“青楼怨”实作于崇祯六年、“水仙花”实作于崇祯七年等例观之，则卧子所谓崇祯八年有属玉堂集之语，亦不过崇祯八年编定属玉堂集之意耳，未可拘此以概属玉堂之时悉是崇祯八年所作也。兹姑附此绝句五首于七年，俟后详考。卧子此类玉台体诗可权战之竞美，洵有才子矣。诗中所描写之女性，其姿态动作如“自怜颜色好，不带碧桃花”、“非矜体自香，本爱当风立”及“殷勤为郎起，宛转春风里”诸句，皆能为河东君写真传神者也。

陈忠裕全集柴属玉堂集“秋闺曲”五古三首之

三云：

非关秋易恨，惟近月为家。灭烛凝妆坐，临风抱影斜。自怜能倾国，常是旁霜华。

寅恪案：此诗前一首为“七夕”，“七夕”前逆数第叁题为“录别”。前论“录别”一题实作于崇祯六年，若依诗题排列之次序而言，似此“秋闺曲”亦作于六年秋者。但“录别”一题本卧子后来所补录而插入七年所作诗中者，未可泥是遂谓“秋闺曲”亦作于六年也。故今仍认此曲为七年之作。其诗“临风抱影斜”及“自怜能倾国”等句中藏有“影怜”之名，自是为河东君而作无疑也。

陈忠裕全集壹玖属玉堂集“何处”七绝云：

何处萧娘云锦章，殷勤犹自赠青棠。谁知近日多憔悴，欲傍春风恐断肠。

寅恪案：此首之前为“中秋逢闰”二首，此首后二首为“仲冬之望，泛月西湖，得三绝句”。考崇祯七年闰八月，故知“何处”一首乃七年所作，此可与上引“偕让木北行志慨”七古参证。当崇祯六年秋卧子由松江北行会试，河东君必有赠行之篇什，疑即是戊寅草中“送别”五律二首，前已论及，兹不复赘。若所推测者不误，则河东君“送别”之诗，其辞意与世俗小说中佳人送才子赴京求名时之语言有天渊之别。河东君之深情卓识，迥异流俗，于此可见一斑。由是言之，此才子虽

是科不得列于状头之选，然亦不因此而以辜负佳人之期望为恨也。卧子此诗下二句殆用元微之莺莺传中杨巨源“崔娘诗”所云“风流才子多春思，肠断萧娘一纸书”之语，而微易其意，或者卧子此时重睹河东君“送别”之诗，因感去秋之情意，遂赋此篇耶？俟考。

复次，今日综合河东君作品之遗存者观之，其中最可注意而有趣味者莫如“男洛神赋”一篇。此文虽多传写伪误之处，尚未能一一校正，然以其关系重要，故姑移录之于下，并略加考论，以俟通识君子教订。

吴县潘景郑君藏河东君戊寅草钞本载诗八首，“别赋”及“男洛神赋”二篇。其“男洛神赋”之文云：

友人感神沧溟，役思妍丽，称以辨服群智，约术芳鉴，非止过于所为，盖虑求其至者也。偶来寒澈，苍茫微堕，出水窈然，殆将感其流逸，会其妙散。因思古人征端于虚无空洞者，未必有若斯之真者也。引属其事，渝失者或非矣。况重其请，遂为之赋。

格日景之轶绎，荡回风之淡远。综淙然而变匿，意纷讹而鳞衡。望娟娟以熠熠，粲黝麒于疏陈。横上下而仄隐，实澹流之感纯。识清显之所处，俾上客其透输。（寅恪案：文选壹贰木玄

虚“海赋”云：“于廓灵海，长为委输。”疑“透输”乃“委输”之伪写。）水润润而高衍，舟冥冥以伏深。虽藻紈之可思，竟隆杰而飞文。骋孝绰之早辩，服阳夏之妍声。于是征合神契，曲泽婉引。搅愉乐之韬映，擷凝冥而难捐。四寂寥以不返，惟玄旨之系褰。听坠危之落叶，（寅恪案：文选壹陆江文通“恨赋”：“或有孤臣危涕，孽子坠心。”同书壹柒陆士衡“文赋”云：“悲落叶一劲秋。”）既萍浮而无涯。（寅恪案：“海赋”云：“浮天无岸”。又云：“或乃萍流浮转”。）临泛岁之萌盖，多从裔于肆掩。况乎浩觴之猗靡，初无伤于吾道。羊吾之吟咏，更奚病其曼连。善慄慄之近心，吹褰帷之过降。乃瞻星汉，溯河梁。云及彥而不敷，波窈杂以并粮。凄思内旷，凄理妙观。消蠓宰于戾疾，承辉零之微芳。伊苍素之莫记，惟隽郎之忽忘。惊淑美之轻堕，怅肃川之混茫。因四顾之速援，始嫚嫚之近旁。何黄耀之绝殊，更妙鄢之去俗。（寅恪案：“鄢”疑当作“嫫”。）匪綸曳之嬛柔，具灵矫之烂眇。水气酷而上芳，严威沆以窈窕。尚结风之淒冶，刻丹楹之织笑。纵鸿削而难加，纷琬琰其无睹。鳧雁感而上腾，潏洑回而争就。方的确而齐驰，遽衽暖以私纵。尔乃色愉神授，和体饰芬。启奋迅之逸姿，信婉嘉之特立。群妩媚而悉举，无幽丽而勿臻。旷乎缈兮，斯固不得而夷者

也。至于浑摅自然之涂，恋怀俯仰之内，景容与以不息，质奇焕以相依。庶纷郁之可登，建艳密之非易。愧翠羽之炫宣，乏瑯玕而迭委。即霍妙之相进，亦速流之诡词。欲乘时以极泓，聿鼓琴而意垂。播江臬之灵润，何瑰异之可欺。协玄响于湘娥，正匏瓜于织女。（寅恪案：文选壹贰郭景纯“江赋”云：“乃协灵爽于湘娥。”同书壹玖曹子建“洛神赋”云：“谈匏瓜之无匹兮，咏牵牛之独处。”又李善注引阮禹“止欲赋”云：“伤匏瓜之无偶，悲织女之独处。”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陈思王集壹“九咏”云：“感汉广兮羨游女，扬激楚兮咏湘娥。临回风兮浮汉渚，目牵牛兮眺织女。”）斯盘桓以丧忧，口雕疏而取志。微扬娥之为侃，案长眉之无色。非伤佛者之所岂漠通者之可测。自鲜缭绕之才，足以穷此閻羔之态矣。

寅恪案：关于此赋有二问题。一，此赋实为谁而作？二，此赋作成在何年？

一，葛昌楣藤芜纪闻上载王士禄宫闺氏籍艺文考略，引神释堂诗话云：“（柳）如是尝作男洛神赋，不知所指为谁？其殆自矜八斗，欲作女中陈思耶？文虽总杂，题目颇新，亦足传诸好事者。”据此可见昔人虽深赏此赋之奇妙，而实不以确定其所指为何人也。

细绎此赋命题所以如此者，当由于与河东君交之男性名士，先有称誉河东君为“洛神”及其他

水仙之语言篇什，然后河东君始有作此赋以相酬报之可能。（寅恪偶检石头记肆叁“不了情暂撮土为香”回，以水仙庵所供者为洛神，其叁捌回为“林潇湘魁夺菊花诗”，盖由作者受东坡集壹伍“书林逋诗后”七古“不然配食水仙王，一盏寒泉荐秋菊”句之影响。至卧子则深鄙苏诗，所赋“水仙花”诗与此无涉，固不待辨。但文选壹玖曹子建“洛神赋”题下李善注云：“汉书音义，如淳曰，宓妃，宓义氏之女，溺洛水为神。”卧子或有取于此而以“水仙花”目河东君，亦未可知也。俟考。）考当时文人目河东君为洛神者多矣，如前引卧子“吴阊口号”十首之十云“芝田馆里应惆怅，枉恨明珠入梦迟”及“水仙花”七律云“虚怜流盼芝田馆，莫忆陈王赋里人”，又汪然明汝谦春星堂诗集叁游草中为河东君而作之“无题”云“美女如君是洛神”等，可为例证。若河东君戏作此赋乃是因誉己为“洛神”之男性名士而发者，则依下所考证，然明赋“无题”诗在崇祯十一年戊寅，此年然明已六十二岁，暮齿衰颜，必无“神光离合，乍阴乍阳”之姿态，故其诗亦云“老奴愧我非温峤”殊有自知之明。河东君所指之“男洛神”，其非然明固不待辨。至卧子赋“吴阊口号”在崇祯五年壬申，年二十五岁，赋“水仙花”诗在崇祯七年甲戌，年二十七岁，此数年间卧子与河东君情好笃挚，来往频繁，卧子正当少壮之年，才高气盛，

子建赋“神光”之句自是适当之形容，况复其为河东君心中最理想之人耶？宜其有“男洛神”之目也。自河东君当日出此戏言之后，历三百年，迄于今日，戏剧电影中乃有“雪北香南”之“男洛神”，亦可谓预言竟验者矣。

二，据汪然明“无题”诗“美女如君是洛神”之句，知汪然明赋诗时必已先见“男洛神赋”然后始能作此语。汪然明既作于崇祯十一年秋季，则此赋作成之时间自当在此以前无疑。此赋序中有“偶来寒澈”之语，则当作于秋冬之时。河东君于崇祯八年春间与卧子同居，是年首夏离卧子别居，秋深去松江往盛泽归家院，故八年秋冬以后数年河东君之心境皆在忧苦中，其间虽有遇见卧子之机会，当亦无闲情逸致作此雅谑之文以戏卧子。由此言之，此赋应作于八年以前即七年秋冬之时也。又赋序有“友人感神沧溟”，赋中有“协玄响于湘娥，正匏瓜于织女”等语，颇疑河东君此赋乃酬答卧子“湘娥赋”之作。

检陈忠裕全集贰“湘娥赋”之前二首为“为友人悼亡赋”，其序略云：“同郡宋子建娶妇徐妙，不幸数月忽焉陨谢。宋子悲不自胜，命予为赋以吊之。”及同书壹捌平露堂集载“送宋子建应试金陵，随至海州成婚”五言排律一首，考宋存标此次应试乃应崇祯九年丙子科江南乡试，其在海州成婚疑当在是年秋，其妻徐妙婚后数月即逝，时

间至迟亦不以超过十年春间，可知卧子为子建作赋当在崇祯十年也。若依此推论，则“湘娥赋”似为十年以后所作。但“为友人悼亡赋”之前为“琴心赋”（同书同卷），“琴心赋”之前为“秋兴赋”（同书壹），其序略云：“潘安仁春秋三十有二，作秋兴赋。余年与之斋，援笔续赋。”又卧子自撰年谱上崇祯十二年己卯条略云：“是年予春秋三十二矣。感安仁二毛之悲，遂作秋兴赋。”则是崇祯十二年之作品列于崇祯十年作品之前。今陈忠裕全集所载诸赋，其作成之年月实不能依卷册及篇章排列之先后而推定，故“湘娥赋”虽列于“为友人悼亡赋”之后，亦不可拘此认其为崇祯十年以后之作品，殊有作于崇祯八年以前即七年秋冬间之可能也。今以此赋作成时间无确定年月可考，姑依河东君与卧子关系之一般情势推测，附录于崇祯七年甲戌之后，尚待他日详考，殊未敢自信也。

此赋传写既有讹脱，复慚俭腹，无以探作者选举之渊深，除就字句之可疑者及出处之可知者略著鄙意附注于原文之下外，兹举此赋辞语之可注意者稍述论之于下。

赋云：“骋孝綽之早辩，服阳夏之妍声。”

寅恪案：河东君以“孝綽”及“阳夏”比“感神沧溟”之“友人”。检梁书叁叁刘孝綽传（参南史叁玖刘孝綽传）略云：“孝綽幼聪敏，七岁能属文。

舅斋中書郎王融深赏异之，常与同载适亲友，号曰神童。父绘斋世掌诏诰，孝绰年未志学，绘常使代草之。”宋书陸柴谢灵运传（参南史壹玖谢灵运传）略云：“谢灵运陈郡阳夏人也，幼便颖悟。少好学，博览群书。文章之美江左莫逮。”同书伍叁谢方明传附惠连传（参南史壹玖谢方明传附子惠连传）云：“子惠连，幼而聪敏，年十岁能属文。”南齐书肆柒谢朓传（参南史壹玖谢裕传附朓传）云：“谢朓字玄暈，陈郡阳夏人也。少好学，有美名，文章清丽。”然则河东君心目中的刘谢为何人耶？

见卧子自撰年谱上万历四十六年戊午（寅恪案：是年卧子年十岁）条云：先君（寅恪案：卧子父名所闻）教以春秋三传庄列管韩战国短长之书，意气差广矣。时予初见举子业，私撰伯夷叔齐饿于首阳之下及尧以天下与舜二篇。先君甚喜之。

同书天启元年辛酉条略云：先君得弄部郎，改工部郎。每有都下信，予辄上所为文于邸中。先君手为评驳以归。择其善者以示所亲，或同舍郎。是时颇籍籍，以先君为有子矣。

明史貳柒柒陈子龙传云：生有异才。工举子业，兼治诗赋古文，取法魏晉，骈体尤精。

故河东君取刘谢以方卧子殊为适当。后来河

东君于崇祯十三年与汪然明书（柳如是尺牋第贰伍通。见下所论。）称誉卧子云：“间恬遏地，有观机曹子，切劘以文。其人邴下逸才，江左罕俪。”又可与此赋所比配者参证也。

夫卧子以才子而兼神童，河东君以才女而兼神女，才同神同，其因缘合，殊非偶然者矣。论者怀疑宋辕文亦云间世胄，年少美才，与河东君复有一段寒水浴之佳话，此“出水芙蓉”（可参文选壹玖曹子建洛神赋“灼若芙蕖出绿波”句）足当男洛神之目而无愧。但此赋序云“友人感神沧溟”，赋中又有“协玄响于湘娥，正匏瓜于织女”之语，今卧子集内实有“湘娥赋”一篇，与河东君所言者相符应，而辕文作品中尚未发现与男洛神赋有关之文。职是之故，仍以男洛神属之卧子，而不以之目辕文也。噫！卧子抗建州而死节，辕文谀曼殊以荣身。孔子曰：“不有祝驼之佞，而有宋朝之美，难乎免于今之世矣。”（论语雍也篇）岂不诚然哉？岂不诚然哉？

又此赋云：“听坠危之落叶，既萍浮而无涯。”

寅恪案：此两句出处已于上录此赋原文句下标出，不待更论。盖河东君取材于江陆赋语，自比于孤臣孽子，萍流浮转，男洛神一赋其措辞用典出诸昭明之书似此者尚多，不遑详举。由此言之，河东君受卧子辈几社名士选举影响之深，于

此可窥见一斑矣。

复检戊寅草中有“听钟鸣”及“悲落叶”二诗，绎其排列次序似为崇祯六年癸酉所作。若推测不误，则此赋之语亦与“悲落叶”诗有关。此两诗实为河东君自抒其身世之感者，其辞旨尤为凄恻动人，故迁录之于下，当世好事者可并取参读之也。

“听钟鸣”并序云：

钟鸣叶落，古人所叹。余也行危坐戚，恨此形骨久矣。况乎惻惻者难忘，幽幽者易会。因仿世谦之意，为作二词焉。

听钟鸣，鸣何深，妖栏妍梦轻。不续流苏翠羽郁清曲，鸟啼正照青枫根。一枫两枫啼不足，鹄弦烦激犹未明，悽悽怱怱伤人心。惊妾思，动妾情，妾思纵陈海唱弯弧君不得相思树下多明星。（寅恪案：“动妾情”下疑有脱误，未能补正。）用力独弹杨柳恨，尽情啼破芙蓉行。月已西，星已沉；霜未息，露未倾。妾心知己乱，君思未全生。情有异，愁乃多；昔何密，今何疏。对此徒下泪，听我鸣钟歌。

“悲落叶”云：

悲落叶，重叠复相失。相失有时尽，连翩去不息。鞞歌桂树徒盛时，乱条一去谁能知。谁能知，复谁惜。昔时荣盛凌春风，今日飒黄委秋

日。凌春风，委秋日，朝花夕蕊不相识。悲落叶，落叶难飞扬。短枝亦已折，高枝不复将。愿得针与丝，一针一丝引意长。针与丝，亦可量。不畏根本谢，所畏秋风寒。秋风催（摧？）人颜，落叶催（摧？）人肝。眷言彼姝子，落叶诚难看。

寅恪案：世谦者，南北朝人兰陵萧综之字，其所作“听钟鸣”及“悲落叶”两词见梁书伍伍豫章王综传。关于综之事迹，可参南史伍叁梁武帝诸子传豫章王综传、魏书伍玖萧宝夤传附宝夤兄子赞传、北史贰玖萧宝夤传附赞传及洛阳伽蓝记贰城东龙华寺条。至河东君之以世谦自比是否仅限于身世飘零、羁旅孤危之感，抑或其出生本末更有类似德文者，则未能详考，亦不敢多所揣测也。

复次，上论河东君之“男洛神赋”为酬答卧子之“湘娥赋”而作，若此假定不误，可知男洛神赋中“协玄响于湘娥，正匏瓜于织女”之句乃此赋要旨所在，即陆士衡所谓“立片言而居要，乃一篇之警策”者也。（见文选壹柒陆士衡文赋）然则男洛神一赋实河东君自述其身世归宿之微意，应视为誓愿之文、伤心之语。当时后世竟以轻佻游戏之作品目之，诚肤浅至极矣。特标出之，以告今之读此赋者。

第三章 河东君与“吴江故相”及“云间孝廉”之关系（五）

此期河东君与卧子之关系已如上述，兹附论河东君此期嘉定之游。

就所见材料言之，河东君嘉定之游前后共有二次：一为崇祯七年甲戌暮春至初秋，二为崇祯九年丙子正月初至二月末。今依次论述之。虽论述之时间其次序排列先后有所颠倒，然以材料连用之便利，姑作如此结构，亦足见寅恪使事属文之拙也。

河东君第壹次所以作嘉定之游者，疑与谢三宾所刊之嘉定四君集有关。其中程嘉燧松圆浪淘集首谢三宾序后附记云：“庚午春日莆阳宋书于垫巾楼中。”及马元调为谢氏重刻容斋随笔卷首纪事壹略云：“去年春，明府勾章谢公刻子柔先生等集，工匠稿不应手，屡欲散去。元调实董校勘，始谋翻刻，以寓羁縻。崇祯三年三月朔，嘉定马元调书于僦居之纸窗竹屋。”据此嘉定四君集刻成在崇祯三年春季，崇祯七年河东君在松江，其所居之地距嘉定不远，经过四五年之时日此集必已流布于几社名士之间，河东君自能见及之。如列朝诗集丁壹叁所选娄贡士坚诗，其中

有“秋日赴友人席，修微有作同赋”一题，足证嘉定四先生颇喜与当日名姝酬酢往还，河东君得睹此类篇什必然心动，亦思仿效草衣道人之所为。揆以河东君平生之性格及当日之情势，则除其常所往来之几社少年外，更欲纳交于行辈较先之胜流以为标榜，增其身价，并可从之传受文艺。斯复自然之理，无待详论者也。至若嘉定李宜之与王微之关系，可参赵郡西园老人（寅恪案：此乃上海李延旺之别号）南吴旧话录贰肆闰彦门王修微条及附注，兹不详引。又检有学集贰拾李缙仲诗序所言“青楼红粉，未免作有情痴”及申论伶玄“浮乎色，非慧男子不至”之说，疑即暗指李王及后适许誉卿复不终之事实（见明诗综玖捌妓女门微小传），盖为挚友名姝译，其作缙仲诗序亦同斯旨也。

河东君第壹次作嘉定之游虽应有介绍之人，然今既不易考知，亦不必详究，但其作第贰次之游则疑与第壹次有别，即除共嘉定耆宿商讨文艺之外，更具有“观涛”之旨趣。（见后论河东君与汪然明尺牋第贰伍通）故就河东君择婿程序之地域年月之关系约略言之，崇祯八年秋晚以前为松江时期，八年秋晚以后至九年再游嘉定复返盛泽归家院为嘉定盛泽间时期，十一年至十三年十一月为杭州嘉兴时期，此后则至虞山访牧斋于半野堂，遂为一生之归宿。风尘憔悴，奔走于吴越之

间几达十年之久，中间离合悲欢，极人生之痛苦，然终于天壤间得值牧斋，可谓不幸中之幸矣。古人有言：“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见战国策陆赵策、史记捌陆刺客豫让传、《汉书》陆贰司马迁传及文选肆壹司马子长报任少卿书等。）河东君以儒士（见牧斋遗事“国朝录用前朝耆旧”条所述牧斋戏称河东君为柳儒士事）而兼侠女，其杀身以殉牧斋，复何足异哉？

河东君首次嘉定之游今仅从程松圆诗中得知其梗概，唐叔达时升虽亦有关涉此事之诗，但嘉定四君集刻成于崇祯三年春季，故唐氏所赋之诗未能收入，殊为可惜。更俟他日详检旧籍，倘获见唐氏诸诗，亦可弥补缺陷也。

上海合众图书馆藏耦耕堂存稿诗钞本上中下三卷，其中卷载有朝云诗叙八首。（孟阳之婿孙石甫介藏钞本，题作“艳诗”。刻本钞补题作“朝云诗”。此原钞本，本题“朝云诗”，旁用朱笔涂改“伎席”二字。孙石甫事迹可参光绪修嘉定县志壹捌金望传，及同书壹玖金献士传并有学集壹捌耦耕堂集序等。）列朝诗集丁壹叁松圆诗老程嘉燧诗虽选朝云诗，但止耦耕堂存稿诗此题之前五首，而无后三首。兹全录耦耕堂存稿诗中此题八首，略就其作成时间及河东君寓居地点并与河东君共相往来训和诸人，分别考述于下。

今综合松圆在崇祯七年甲戌一年内所作诸诗排列次序考之，“朝云诗”八首殊有问题。此题之前诸题，自“甲戌元旦闻鸡警悟”，即朝云诗前第拾伍题，为崇祯七年所赋第壹诗，其他诸题如朝云诗前第拾贰题为“花朝谭文学载酒看梅，复邀泛舟，夜归即事”，前第玖题为“三月晦日过张子石留宿，同茂初兄作”，前第陆题为“四月二日过鲁生家作”，此皆注明月日，与诗题排列次序先后符合，甚为正确，绝无疑义。但朝云诗前第贰首“送侯豫章之南史部”，（寅恪案：“章”应作“瞻”。）据侯忠节公（峒曾）集首附其子所编年谱崇祯七年甲戌条云“是冬十一月之官南中”，朝云诗前第壹题为“和韵送国棊汪幼哺同侯铨曹入京，先柬所知”中有“归装岁暮停”之句，又朝云诗后第叁题“邹二水知郡，枉访有赠”题下自注“南皋公孙，由汝上，流寓京口”，据耦耕堂存稿诗自序云“甲戌冬，余展闵氏妹墓于京口王州山下”，初视之，似朝云诗八首乃崇祯七年冬季所作，细绎之，诗中所言景物不与冬季相合。耦耕堂存稿诗钞本朝云诗第柒首上有朱笔眉批云：“八诗自晚春叙及初秋，时序历历可想。”此批虽不知出自何人之手，但即就此题第壹句“买断铅红为送春”及第柒首第壹句“针楼巧席夜纷纷”之语观之，可证其言正确，不必详察其余诗句也。然则此题诸诗必非一时所赋，乃前后陆续

作成者。岂此题诸诗作成之后复加修改，迟至冬季始告完毕，遂编列于崇祯七年冬季耶？

更有可注意者，此题八首中前五首中时节气候相连续，然此后三首中所述款待河东君之主人皆在其城内寓所，主人固非一人，但直接及间接与唐叔达有关。颇疑此题前五首为前一组，此题后三首为后一组，此最后一组与此题八首后一题之“今夕行”复有密切相互之关系。牧斋编选列朝诗集择录朝云诗前五首，而遗去朝云诗后三首及“今夕行”，何以不为孟阳讳，转为叔达讳，其故今未敢臆测。然“朝云诗”后三首及“今夕行”与“朝云诗”前五首所赋咏者有别，亦可据此以推知矣。

今欲考此次河东君嘉定之游所居住游宴之地，必先就程孟阳嘉燧、唐叔达时升、张鲁生崇儒、张子石鸿磐、李茂初元芳、孙火车元化诸人居宅或别墅所在约略推定，然后松圆为河东君此次游练川所作绮怀诸诗始能通解也。

程松圆嘉燧耦耕堂集自序云：

天启（五年）乙丑五月由新安至嘉定，居香浮阁。宋比玉（万历四十八年）庚申度岁于此，梅花时所题也。（崇祯三年）庚午四月携琴书至拂水，比玉适偕。钱受之嘱宋作八分书耦耕堂，自为之记。（崇祯五年）壬申春，二子移居西

城。余偶归，而唐兄叔达适至，因取杜诗“相逢成二老，来往亦风流”之句，颜西斋曰成老亭。先是（崇祯四年）辛未冬娄兄物故，已不及见移居。（崇祯七年）甲戌冬，余展闵氏妹墓于京口五州山下，过江还，则已逼除，因感老成之无几相见，遂留此。日夕与唐兄寻花问柳，东邻西圃，如是者二年，而唐兄亦仙去。

光绪修嘉定县志叁拾第宅园亭门云：

垫巾楼，辅文山后，积谷仓前。员外郎汪明际辟，为程嘉燧宋珏辈觞咏之所。

同书壹玖汪明际传略云：

汪明际字无际，一字雪庵。弱冠名籍甚，精易学，工诗画。万历戊午举于乡，选寿昌教谕。（寅恪案：乾隆修严州府拾官职表，载明崇祯间寿昌县教谕，有“汪无际，嘉定人。”）读书魏万山房，倡导古学。迁国子学录，历都察院司务，营缮主事，晋员外郎，督修京仓。以疾告归。给谏邹士楷遗书劝驾，拟特疏荐举，辞。后以同官接管误工，拜杖死。子彦随，字子肩。工画。崇祯六年癸酉副榜。痛父冤歿，终身庐墓。

徐沁明画录伍云：

汪明际字无际，余姚人，占籍华亭。登乡荐。画山水，苍凉历落，笔致秀逸，以士气居胜。

寅恪案：孟阳以新安人侨寓嘉定，虽早欲买田宅于练川，而未能成，（见松圆浪淘集总目“蓬户卷四”目下注云：“万二十三年乙未正月葬毕还吴，同孙三履和至梁宋间。二十四年丙申，二十五年丁酉，皆间居，日从丘子成集张茂仁应武二丈，唐叔达时升娄子柔坚二兄晤言，有蓬户诗。买田城南未成。”及“空斋卷五”载“买田宅未成，戏为俚体”诗首二句云：“城南水竹称幽情，几念还乡买未成。”）故在崇祯五年春移居西城以前往往寄居友人别业，其在嘉定寓居之垫巾楼亦略同于常熟拂水山庄之耦耕堂。耦耕堂之得名已详载于初学集肆伍耦耕堂记，垫巾楼之名亦与此相同，实出孟阳友人所题，而非松圆所自名也。后汉书列传伍掇党锢传郭太传云：“尝于陈梁间行，遇雨，巾一角垫。时人乃故折巾一角，以为林宗巾。其见慕如此。”盖孟阳以山人处士之身份，故可借林宗之故事以相比，若孟阳本人似不应以此名自夸。至于汪无际后来由乡荐，（寅恪案：光绪修嘉定县志壹肆选举科贡门举人栏，万历四十六年戊午载有汪明际之名。）仕至员外郎，其在孟阳僦居之前尚希用世，更不宜即以处士终身之林宗自况，亦甚明矣。然则此楼之名岂汪氏特为松圆而命耶？俟考。

复次，取松圆浪淘集总目“春帆卷十三”下注略云：“（万历四十年）壬子秋僦居城南垫巾

楼，与唐子孟先同舍并居。（四十一年）癸丑冬宋比玉（珏）至”，并春帆集中“移居城南送李缙仲（宜之）乡试，并寄（龚）仲和（方中）”、“垫巾楼中宋比玉对雪鼓琴”两题，及“松寥卷十四”“元日同唐孟先垫巾楼晏坐”，又前引浪淘集首谢三宾序后附“庚午春莆阳宋书于垫巾楼中”及孟阳耦耕堂集自序“（崇祯五年）壬申春二子移居之西城寓所”，非同一地，自与河东君嘉定之游不相关涉者也。盖昔人“城南”一词指城墙以外之南方而言，如辛氏三秦记“城南韦杜，去天尺五”及孟棨本事诗情感类“博陵崔护”条“清明日，独游都城南，得居人庄”等，可为例证。孟阳习于旧籍成语，自故用此界说，至其所谓西城则指城内之西部。由是言之，“城南”与“西城”其间实有城墙之隔离也。此点似无足关轻重，但以与河东君在嘉定居住游宴之问题有关，且孟阳诗中屡见垫巾楼之名，易致混淆，遂不避繁琐先辨之如此。余可参下论唐时升园圃条等。

列朝诗集丁壹叁上唐处士时升小传略云：

时升字叔达，嘉定人。少有异才，未三十，谢去举擧子业，读书汲古，通达世务。居恒笑张空拳、开横口者如木驢泥龙，不适于用。酒酣耳热，往往捋须大言曰：“当世有用我者，决胜千里之外，吾其为李文饶乎？”太原公（寅恪案：指王锡爵）执政，叔达偕其子辰玉读书邸中。

（寅恪案：辰玉者，指王锡爵之子衡。见明史贰壹捌王锡爵传。）天下渐多事，上言利病者纷如。叔达私议某得某失，兵农钱谷，具言其始终沿革，若数一二。东西构兵万里外，羽书旁午，独逆断其情形虚实，将师成败，已而果然。先帝即位，作以詹事如召还。叔达为文赠余，备陈有生以来，所见闻兵革之事，谓今日之聚四方之武勇，转九州之税敛，与一县之众角，已十年而不得其要领。国初所以群策群力，定乱略，致乱略，致太平，公之所详也，其可为明主尽言乎？或谓广厦细旃，非论兵之地，则汉之贾谊、唐之李泌陆贽李绛独何人也哉？余未几罪废，不克副其望，而叔达之穷老忧国，为何如也。家贫好施予，锄舍后两畦地，剪韭种松。晚年时闭门止酒，味庄列之微言，以养生尽年。语及国事，盱衡抵掌，所谓精悍之色，犹著见一眉间也。

黄世祚等修嘉定县志附前壹玖人物志文学门唐时升传考证云：

时升工山水。有西隐寺纳凉册六幅，随意挥洒，颇得云林天趣。自题云：“余不善画，亦不工书。（万历十九年）辛卯长夏，避暑西隐之竺林院。山窗无事，用遣岑寂，非敢与前人计争巧拙也。留与元老禅兄一笑。”程庭鹭施锡卫皆有跋。又宋道南曾见先生画幅，石摹子久，树仿云林，颇神似。

光绪修嘉定县志叁拾第宅园亭门“处士唐时升宅”条云：“北城。”其后附张鹏翀（寅恪案：鹏翀嘉定人。事迹见嘉定县志壹陆宦迹门及清史稿伍佰玖艺文传等。又嘉定县志贰柒艺文志别集类载：“南华山人诗钞十六卷，张鹏翀著。”）“过叔达先生故居”云：

吾乡四先生，程李娄与唐。阅世未百年，遗迹多苍茫。惟有唐翁居，犹在北郭旁。今朝好风日，邻曲春酒香。招呼共娱乐，醉步校猎场。

（寅恪案：“校猎场”谓演武场也。）回桥俯清溪，新柳三两行。宛然幽人姿，疏梅出颓墙。叩门伫立久，春风为低昂。入门抚奇树，云已百岁强。念此手泽行，剪拜毋敢伤。更有古桂花，四时自芬芳。行生手摩挲，黄雪名其堂。庭之枣纂纂，河之水洋洋。灌园足自给，不藉耕与桑。

（下略）

同书同卷“唐氏园”条云：

演武场西。中有梅庵，如晖亭。有土阜名紫萱冈。架石为读书台，亦名琴台。唐时升辟。

同书贰官署门“演武场”条云：

旧在西门外，高僧桥西。今在西城七图。基地三十三亩七分三厘九毫。明正统二年巡抚周忱建广储库，贮官布。嘉庆十五年知县李资刊改演武场。二十三年知县张重增筑外垣，建讲武堂。

垣与堂久废。国朝因之。（寅恪案：嘉定县志叁拾古迹门“城头”条附张陈典“寻礪城故址”诗云：“有元于此地，曾设演武场。”可知嘉定县之演武场，乃元代所建，本在城外。明嘉靖十五年改西城內之广储库为演武场。故今嘉定县志卷首县城图所绘演武场，即在城內。唐氏园東之演武场，自应在城內。恐读者误解，特附识于此。又《嘉定县志》叁贰轶事门载崇祯中诸生王绂“同朱介繁观演武场团练”诗，并可参阅，以资谈助。）

同书叁壹寺观门县城西隐寺条略云：

西城七图。元泰定元年僧悦可建。明万历十八年僧存仁修。徐学谟张其廉增建竺林院藏经阁。

列朝诗集丁壹叁唐处士时升“园中”十首，其二云：

自为灌园子，职在耒耜间。秋来耕耨罢，独往仍独还。河水清且涟，紫蓼被其湾。踌躇落日下，聊用娱心颜。瓠叶黄以萎，其下生茅菅。遂恐穿堤岸，嘉蔬受扳援。丁宁戒童仆，耰锄当宿闲。宴安不可为，古称稼穡艰。

其六云：

昔我游京华，达者日晤言。著书三公第，开宴七贵园。中心既无营，澹若蓬筚门。归来治环

堵，无计以自温。批疏兼平圃，种薤满高原。不辞人力尽，所苦人事繁。虽有方丈食，不如一壶飧。非力不自食，大哉此道尊。

同书同卷“题娱晖亭”四首（嘉定四君集中三易集，此题原为八首）云：

负郭家家水竹，残春处处烟花。开尊欲栖鸟雀，举网频得鱼虾。

春霁耰锄札札，书长棋局登登。行就南邻酒伴，立谈北寺归僧。（寅恪案：“北寺”当指西隐寺。）

风扞藤丝脱树，雨余柳絮为萍。闲居莫来莫往，小酌半醉半醒。

鹄喜携尊新客，鱼欢迎食小僮。冈腰暮靄凝碧（寅恪案：此指紫萱冈），水面残阳漾红。

耦耕堂存稿诗卷中“赠西邻唐隐君”诗云：

西家清池贯长薄，中垒岑隅望青郭。仲长豈羨帝王门，樊须自习丘园乐。春前土菰美如玉，雨后露茄甘胜酪。邻翁拾果换金钱，溪鸟衔鱼佐杯勺。君家老兄山泽儒，诗文咳唾成玃珠。长篇短句杂谣咏，名（如？）君乐事世所无。山中旧业今乌有，十年衣依常奔走。归来虽曰耦耕人，儿女东西不糊口。茅斋稻畦村弄东，花时招我邻舍翁。今析春秋富佳日，药兰茝沼连桂业。安得

逐君种鱼翦韭仍披葱，不愿吹竽列鼎兼鸣钟。

寅恪案：牧斋言叔达“锄舍后两畦地，剪韭种菘”，可知其园圃与居舍相连接，实为一地，其地乃位于嘉定县城内之西北区。嘉定县志所载“唐时升宅”条谓在北城，张抑斋诗谓在“北郭旁”，但同书“演武场”条及“西隐寺”条谓演武场及西隐寺俱在西城，盖唐氏宅圃之位置实在城内之西北区，故可言在北城，亦可言在西城也。孟阳崇祯五年春以后移居西城作叔达兄弟之东邻，

（此据松圆崇祯七年甲戌所赋“赠西邻唐隐君”诗，假定唐隐君为叔达之兄弟行，因而推得之结论。如唐隐君非叔达之兄弟行，则须更考也。又前引孟阳耦耕堂集自序云：“日夕与唐兄寻花问柳，东邻西圃，如是者二年。”“东邻”孟阳自指，“西圃”指叔达。斯亦孟阳所居实在叔达园圃东之一旁证也。又孟阳序中所谓“寻花问柳”疑别有含义耶？一笑！）又据孟阳今夕行“南邻玉盘过（送）八珍”，（见下引此诗全文并附论。）则孟阳所居复在叔达宅圃之北，若详确方言之，则叔达实为孟阳之西南邻，不过孟阳省去“西”字耳。昔人赋咏中涉及方位地望者，以文字声律字句之关系往往省略一字，如三国志伍肆吴书玖周瑜传裴注引江表传述黄盖诈降曹操事云：“时东南风争。”全唐诗第捌函杜牧肆“赤壁”七绝云：“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

乔。”盖牧之赋七言诗，以字数之限制不得不省“东南风”为“东风”，实则当时曹军在江北，孙军在江南，“东”字可省，而“南”字不可略。今里俗“借东风”之语，已成口头禅，殊不知若止借东风则何能烧走曹军？倘更是东北风者，则公瑾公覆转如东坡念奴娇“赤壁怀古”词所谓“灰飞烟灭”，而阿瞞大可锁闭二乔于铜雀台矣。一笑！兹因考定孟阳与叔达居宅所在，附辨流俗之误于此，博识通人或不以枝蔓见讥耶？

光绪修嘉定县志叁拾第宅园亭门“邁园”条（参张承先南翔镇志壹壹园亭门邁园条）云：

鹤槎山西。张崇儒辟。为程嘉燧宋珏辈觞咏之所。亭名招隐，植桂数十株。（南翔镇志作“老桂四十株”。）宝珠山花样，百余年物。程嘉燧诗：“秋月当门秋水深，岸花寂历野虫吟。西窗旧事人谁在，溪雨醒风夜罢琴。”（寅恪案：此诗见松圆浪淘集春帆壹叁，题作“八月夜过鲁生题扇”。）

张承先南翔镇志陸文学门张廷棫传略云：

张廷棫字子薪，兵部郎林族子。工诗文，与李孝廉流芳、程山人嘉燧为友。族孙崇儒字鲁生，筑築招隐亭，名流多过从觞咏，风致可想见云。

同书壹壹园亭门“邁园”条附杨世清“邁园耆英

会诗序”略云：

溪北三里张氏蒹园在焉。中有招隐亭，杆桂数十本，间以梅杏，环以翠簷，真幽人之居也。昔长琴山人雅与松园（圆）诗老长蘅先生辈善，时时过从，觞咏弗绝。所谓数十株者，固已干霄合抱，偃蹇连蜷。花时一林黄雪，香闻数里。予时一寓目，窃叹前辈宴游，未覩此盛。予屡欲偕耆年过之，每届花时，辄以他阻。（康熙三十年）己未秋闰乃得邀集庵诸老偿宿愿焉。

光绪修嘉定县志叁拾第宅园亭门“孙中丞元化宅”条云：

西城城拱六图，天香桥。孙致弥“友人见访，不识敝居”诗：“平桥业桂近诸天，小弄垂杨记隐仙。雨过清池常贮月，云深乔木不知年。抱琴人立香花外，洗砚僮归草色边。迟尔清尊同啸咏，莫因兴尽又回船。”原注：“桥因蒹园业桂得名，西有法华庵。”据此，则隐仙弄别有蒹园，未详谁筑。

同书壹陸宦迹门孙致弥传略云：

孙致弥初名翊，字恺似，一字松坪，明登莱巡抚元化孙。父和斗，字九野，一字钟陵。笃于孝友，埋名著述，不与世故。元化旧部曲多贵显，讽之仕，不应。尝经理侯峒曾家事，计脱陈子龙遗孤，有古人风致，弥才思藻逸，书法逼似

董文敏，诗词跌宕流逸。总纂佩文韵府，书垂成而卒，年六十八。

寅恪案：佩文韵府首载清圣祖序云：“（康熙）五十年十月全书告成。”又孙和斗计脱陈子龙遗孤事可参杨陆荣编三藩纪事本末肆杂乱门“顺治四年丁亥四月松江提督吴兆胜据城以叛”条，其文云：“二十四日大兵至松江，执子龙于广富林。子龙乘间赴水死。出其尸戮之。子特陈方五岁，亦论杀。”据陈忠裕全集王沅续卧子年谱及沅撰“张孺人三世苦节传”，卧子之子名嶷，字孝岐，生于崇祯十七年甲申冬。今杨氏书以特陈为子龙子之名，又谓顺治四年其年“方五岁”，皆与王氏所言不同，自是讹误。三世苦节传又云：“（张孺人）抱孤儿，变姓氏，毁容羸服，远避山野，如是者累岁，嶷始成立。孺人乃还故乡。”则疑张孺人实避居嘉定，而九野乃保存陈氏孤儿之人。特胜时作传时，有所忌讳，不欲显方言之耳。

志传言九野父之旧部曲多贵显，讽之仕，终不应。盖元化旧部如孔有德耿仲明等皆为辽东人于明末降清者，且初阳官登莱巡抚，以用辽人之故，遂有孔耿之叛，竟坐此弃市。及建州入关，此辈辽人降将在新朝为显贵，九野虽不仕清，当亦可间接借其势力以庇护陈氏遗孤也。复据清史稿贰肆拾耿仲明传，仲明以部卒匿逃人，畏罪自

经死，然则清初法制严酷如此，王氏隐讳保存陈氏遗孤者之姓名更有不得已之苦衷也。

检初学集伍壹有“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抚山东徐公墓志铭”，其文略云：

公姓徐氏，嘉兴海盐人也。讳从治，字仲华。崇祯四年辛未起山东武德道兵备，及淮，而孔有德叛，攻陷济南六邑。倍道宵征赴监军之命于莱。无何拜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抚山东。二月朔与莱抚谢公琰同日受事，即日贼已抵城下。四月十六日贼徒架（孙）元化所遗西洋大炮，攒击城西南隅，势甚厉。公方简阅丁壮，指麾出战，炮中颞额，身仆血髀中。莱抚驰而抚之，绝矣。

考牧斋此文乃据方拱乾所撰仲华行状而作，与管葛山人即海盐彭孙遹之山中闻见录“徐从治传”俱出一源，惟骏孙作传兼采钱氏之文，故微有不同耳。仲华主剿，初阳主抚，旨趣大异，于此姑不置论，所可注意者，则徐氏之死实因孙氏所遗之大炮所致一事也。又初阳用辽丁三千驻防登州之本末，可参嘉定县志叁贰轶事门关于孙中丞元化诸条，其中引赵俞之言曰：“火攻之法，用有奇效。我之所长，转为厉阶。”此数语实为明清兴亡之一大关键，以其越出本文范围，兹不具论。至满洲语所以称“汉军”为“乌珍超哈”而不称为“尼堪超哈”者，推原其故，盖清初夺取明室

守御辽东边城之仿制西洋火炮并用降将管领使用，所以有此名号。此点可参清文献通考柒柒职官考及壹柒玖兵考、清史列传肆佟养性传及柒捌祝世昌传、清史稿贰叁柒佟养性传及贰肆伍祝世昌传，并花样余客话陆“红衣炮”条等。倘读者复取儿女英雄传第肆拾回中安老爷以“乌珍”之名命长姐儿之描述互证之，则更于民族兴亡之大事及家庭琐屑之末节皆能通解矣。又偶检梅村家茂稿贰捌“宋直方（徵舆）林屋诗草序”，其中以嵇康比陈卧子，山涛比宋辕文，自比向秀阮籍。据此推知，辕文当有暗中协助卧子遗孤之事。王胜时与辕文关系颇密，宋氏协助之事或由王氏间接为之耶？

同书叁壹寺观门县城“西隐寺”条云：

西城七图。

同书贰街弄门“隐仙弄”条云：

西隐寺西南。

同书同郑津梁门“天香桥”条云：

演武场西南。跨清镜塘。

又“听莺桥”条云：西隐寺前跨东库泾，名宝莲。元僧悦可建。明僧秉厚重建。和嘉燧更今名。

同书叁拾古迹门“鹤槎山”条云：

南翔北三里。韩世忠所筑烽墩。建炎四年世忠由平江移军海上县境中，营势联络，故多遗迹。土人掘地得瓶名韩瓶，云是军中酒器。黄渡朱家邨旁新河底尤多。

同书同卷同门“城头”条云：

龚志云，在县南二十里，周围二顷。中有殿址，旧传风雨之夕尝闻音乐，或见仙女环走。未详何人所筑。今俗呼城头。

列朝诗集丁壹叁唐处士时升“田家即事”四首之一云：

江村女儿喜行舟，江上人家吉贝秋。缘岸荻花三四里，石桥南去见城头。

嘉定县志壹市镇门“南境南翔镇”条略云：

县治南二十四里。宋元间建。以寺名。东西五里，南北三里。布商辏集，富甲诸镇。其地有上槎中槎下槎三浦，故又名槎溪。或言張騫乘槎至此，附会之说也。

松圆浪淘集雪江壹伍“八月过邁斋留宿”云：

江浅潮仍涨，城南放舸轻。园林长偃卧，水竹自逢迎。桂满华轮缺，畦香白露盈。酒阑闻曲后，愁绝独潭纓。

耦耕堂存稿诗中“（崇祯七年甲戌）四月二日过鲁生家作”云：

多年不复到南村，水木依然竹亚门。胜客旧题留几阁，故人兼味具盘餐。莺啼乔木知春晚，蜂绕藤花得日暄。同上小航重笑语，前溪纤月正黄昏。

同书下“（崇祯十二年己卯）四月同潘方儒郑彦逸再过鲁生邁斋”（寅恪案：此题前第伍题为“元旦和牧斋韵”，前第肆题为“同泰和季公惜别用前韵”，前第贰题为“瞿稼轩五十”，前第壹题为“送别萧伯玉”。检初学集丙捨诗集上牧斋皆有与孟阳此四题相关之作。故知崇祯十二年己卯春间孟阳亦在常熟，是年首夏，则已返嘉定矣。）云：

经过已是数年余，又值清和四月初。小艇渔湾浑昔梦，空梁歌馆半成墟。孤怀自怯看遗画，老眼犹堪强细书。他日村酤不须设，只赏林果摘园蔬。

嘉定县志叁拾第宅园亭门“嘉隐园”条云：

鹤槎山北。刑部郎张景韶辟。

同书壹陸宦迹门张任传附景韶传略云：

景韶字公绍，以荫授南太仆典簿。（仕至）刑部云南司郎中。崇祯（六年）癸酉以公事牵连下狱。久之，放归。邑漕永折与有力焉。

同书壹玖文学门张凝元传略云：

张凝元字抚五，一字桐山，居南翔。明刑部郎景韶子。诸生。幼嗜学，为侯黄两忠节所器重。覃精古籍，日事梭仇。诗出入唐宋，尤神似范陆。癸亥卒，年六十五。

同书叁拾第宅园亭门“张氏园”条云：

南门外西南。太学生张士懋辟。士懋字实甫，参政恒子。（寅恪案：恒事迹见嘉定县志壹陆宦迹门张恒传。）

耦耕堂存稿诗中“三月晦日过张子石留宿，同茂初兄作”云：

晓雨看消弄陌尘，茶香次第酒清醇。深房喜帙仍留宿，秉烛为欢又送春。凭仗风流蟠腹客，料量诗酒白头人。明朝更逐东园会，蔬筍盘筵不厌频。

嘉定县志叁拾第宅园亭门“枸杞园”条云：

南翔镇。诸生张鸿磐辟。中有只鹤亭、芳讯阁。枸杞树大可数围，故名。

同书壹玖文学门张鸿磐传云：

张鸿磐字子石，侍郎任从孙。诸生。书法苍劲，诗古文词有向先正典型。游浙闽，与范景文黄道周酬唱。道周和诗有“圣朝何日下干旌”句。

（寅恪案：依南翔镇志陸张鸿磐传所附道周和诗“干旌”当作“旌竿”。盖鸿磐原诗本是“竿”字韵

脚也。性好义，天启末，前邑令胡士容以不拜瑯祠被逮，拟重辟。鸿磐鸠千金，赴京营救，得免。崇祯末，部议复邑漕。鸿磐与侯沆申荃芳伏阙上书，得永折。刑部尚书徐石麒以人才荐，固辞。乙酉后，冒万死周旋侯氏家难，尤人所难。康熙间举乡饮大宾。戊午卒，年八十六。（南翔镇志陸文学门张鸿磐传略云：“康熙間，举乡饮大宾。年八十七。”与此微异。又可参松圆浪淘集雪江壹伍“寿张子石母夫人”诗，有学集壹玖“张子石西楼诗序”，同书肆陸“书张子石临兰亭卷”，同书貳叁及牧斋外集拾“嘉定张子石六十序”并外集貳伍“题张子石湘游篇小引”等。）

初学集伍叁“嘉定张君墓志铭”略云：

崇祯六年十二月嘉定张鸿磐合葬其父母于南翔龚家浜之新阡，泣而乞铭于余曰：鸿磐之先世自祥符徙松江，国初居南翔。嘉靖中有名任者，起家，官开府，而其从弟以军功授陞阳驿丞，以卑官自著称者，吾祖也。

南翔镇志壹貳軼事门云：

张徵君（鸿磐）书法妙天下，在本邑方驾娄（坚）李（流芳）。真迹流布，人多藏动量弃。而其精神团结最为遒劲者，则云翔寺楹间两联。尝有客过之，瞻仰良久曰：此颜鲁公得意之笔也。翌日又视之，曰：笔力更过鲁公矣。抠衣再

拜，低徊不能去。此客不知何如人，意必具法眼藏者。

光绪修嘉定县志叁拾第宅园亭门“张中丞任宅”条云：

一在南翔镇南街。堂曰承庆，嘉庆，具庆。任曾祖清建。一在城隍祠东，任官知府时筑。

同书同卷同门“檀园”条云：

南翔金黄桥南。举人李流芳辟。有泡庵，罗壑，剑蛻斋，慎娱室，次醉阁，蓼蓼亭，春雨廊，山雨楼，宝尊堂，芙蓉泚。

同书同卷同门“猗园”条略云：

南翔镇。通判闵士籍辟。位置树石，出朱三松手。后归李宜之。中有丰乐亭，合祠檀园（李流芳）缙仲（李宜之）子石（张鸿磐）三先生。

同书同卷同门“三老园”条云：

南翔镇。赠公李文邦辟。以枫柏桂为三老。曾孙宜之作三园记。三园者，三老园及檀园猗园也。

同书壹玖文学门李流芳传略云：

李流芳字茂宰，一字长蘅。伯兄无芳字茂初，诸生。工七言长句。卒年七十余。（并可参列朝诗集丁壹叁李先辈流芳小传所附元芳事迹。）仲兄名芳字茂材，幼负异材，顷刻千言，

宏丽无比。万历壬辰进士，改庶吉士，卒年二十九。流芳万历丙午举人，画得董巨神髓，纵横酣适，自饶真趣。书法奇伟，一扫寻丈，结构自极谨严。诗文雍容典雅，至性溢诸墨间。崇祯己巳卒，年五十五。论者谓四先生诗文书画，照映海内，要皆经明行修，学有根柢，而唐（时升）以文掩，娄（坚）以书掩，程（嘉燧）以诗掩，李（长蘅）以画掩云。

同书同卷同门李宜之传略云：

李宜之字缙仲，诸生，居南翔。庶常名芳子。三岁孤，长负异才，博综今古。遭变，家破子歼。（寅恪案：同书叁贰轶事门略云：“甲申六月逆奴变起，南翔李氏罹其祸。”传文所谓“遭变”即指此。）时宜之客金陵，归寓侯氏东园。世祖曾于海淀览其参定秣陵春曲，问寓园主人何姓名。祭酒吴伟业以嘉定生员李宜之对，而宜之已前卒。（寅恪案：今武进董氏所刊梅村家藏稿后附梅村先生乐府三种，其中秣陵春题灌园主人编次，寓园居士参定。）

有学集贰拾“李缙仲诗序”略云：

缙仲故多风人之致，青楼红粉未免作有情痴。孟阳每呵余：缙仲以父兄事史，而兄不以子弟畜缙仲，狭邪冶游，不少遽止，顾洋洋有喜色者，何也？余曰：不然。伶辨不云乎，淫于色，

非慧男子不至也。今孟阳仙游十年所，余年逾七十，缙仲亦冉冉老矣，余衰晚病废，剗心禅诵。见缙仲近刻，为之戚戚心动，追思与孟阳绪言，因牵连书共后。

嘉定县志壹捌孝义门李杭之传略云：

李杭之字僧筏，举人流芳子，诗文书画有父风。性放旷，甫强仕即弃诸生，放浪山水间。乙酉死难。

第三章 河东君与“吴江故相”及“云间孝廉”之关系（六）

寅恪案：前论“朝云诗”八首，以诗中女主人寓居处所先后有所不同，故可分为两组。兹请略考第壹组，即前五首，河东君于崇祯七年暮春至初秋寓居嘉定之处所。

依通常惯例言之，以河东君在当日社会之身份，寄居一地，与当地诸名士游宴，自宜暂寓别墅名园，如杭州汪氏之横山别墅，嘉兴吴氏之勺园，皆足为例证。至若崇祯十三年庚辰仲冬至常熟访牧斋于半野堂，先留居舟中而不寓拂水山庄，后迺移入牧斋常熟城中之住宅，与前此不同者，则因此次实为其最后归宿之举动，未可拘平日常例以相此拟也。由是言之，河东君崇祯七年暮春至初秋之时间，其游嘉定当寄居某一别墅名园无疑。

据朝云诗第伍首第壹句云“城晚舟回一水香”及第柒捌两句云“谁能载妓随波去，长醉佳人锦瑟傍”，则河东君当时必寓嘉定城外某别墅名园。又据朝云诗第贰首前四句云“城头片雨浥朝霞，一径茅堂四面花。十日西园无忌约，千金南曲莫愁家”，则河东君当时所居之别墅名园与城

头之地极近。今就嘉定县志所载当日士大夫之别墅名园，其与城头相近者仅有张公绍之嘉隐园及张鲁生之邁园。若张实甫之张氏园虽屡见于松圆浪淘集中，如涉江壹“同张二丈唐兄饮张氏园”及蓬户肆“秋晚同张二丈唐四兄步履城南张氏园”等，然县志止言在“南癯外西南”，是否距城头甚近，未敢臆断，兹姑不论。

若南翔镇亦多名园别墅，如李长蘅之檀园等，但南翔去城头三里，似距离稍远，孟阳赋诗不宜泛指。且此次与河东君游宴酬酢诸名士中有长蘅之长兄茂初即元芳，当时檀园李氏少年如僧筏即杭之及缙仲即宜之等俱是风流文采好事之徒，然皆茂初之侄，倘河东君此时若寄寓檀园者，恐与白头之老伯父及唐程诸老世丈互有所不便。观牧斋序缙仲诗集引孟阳呵责之语，足证缙仲兄弟必未参预河东君嘉定游宴酬唱之会。至牧斋之不阻止缙仲为狭邪之游且洋洋有喜色者，当指缙仲其他与河东君无涉之狭邪游宴，否则牧斋必不致洋洋有喜色，而转为郁郁有尤色矣。一笑！

由是言之，河东君此次所居当非南翔之檀园可以推知。其与城头甚近，即在鹤槎山傍之园亭，仅有张公绍之嘉隐园及张鲁生之邁园两处。嘉隐园何时所辟，嘉定县志及南翔镇志未详载，假定崇祯七年以前公绍已有此园。据嘉定县志张

景韶传仅载公绍“崇祯（六年）癸酉以公事牵连下狱。久之，放还”，未详言其何时由北京返嘉定，检松圆此时著作与河东君游宴唱训诸人中并无公绍在内，恐其时公绍尚留京未返。其子抚五固少为名流所重，考崇祯七年其年仅十六岁，即使未随父至京，可暂代其父为园主人，然方值家难，若留当日之名姝于其寓园居住而非偶一游览者，则为事理所不可、舆论所不容也。职是之故，依递减方法，则舍张鲁生之邁园外别无适合此时河东君寄寓之别墅名园。

据嘉定县志所载，邁园在鹤槎山西，鹤槎山在南翔北三里，南翔在县治南二十四里，城头在县南二十里。综合计之，则鹤槎山即在邁园近旁，距县治南二十一里，城头距县南二十里，两处实相连接。松圆“城头”之句所指为邁园此无可置疑者也。朝云诗第贰首第壹联即用才调集叁韦庄“忆昔”诗“西园公子名无忌，南国佳人号莫愁”，其易“南国”为“南曲”者，乃参用李娃传及北里志之文，（见俞正变癸巳存稿壹肆“李娃传”条。）盖河东君此时所居之邁园位于嘉定之城南故也。

韦端己“西园公子名无忌”之句本综合史记柒玖范雎传及文选贰拾曹子建公宴诗，而以战国四公子中之信陵君魏无忌代平原君赵胜与“莫愁”为对文，词人用典固可不拘。至松圆诗中之“无

忌”果指何人虽未能确言，然当是张鲁生张子石辈。两张似不与公子之称适合，但张公子之称，自汉书外戚传赵孝成皇后传以来诗人往往用以目张姓。且据松圆过张子石留宿诗以“风流皤腹客”，即以“形莫弥勒一布袋”之张耒日子石。（见山谷内集壹肆“病起荆江亭即事”十首之八任注云：“张文潜素肥，晚益甚。传灯录：明州布袋和尚，形裁腴臞，蹙额皤腹，盖弥勒化身也。”又庄季裕鸡肋编中“昔四明有异僧”条云：“张耒文潜学士，人谓其状貌与僧相肖。陈无己诗止云，‘张侯便便腹如鼓。’至鲁直遂云，‘形模弥勒一布袋，文字江河万古流。’”可互参。）盖约松圆“出饮空床动涉旬”之人（见朝云诗第壹首第捌句）即此张姓。然则鲁生子石辈是否合称“公子”，又可不必过泥也。

读者傥取松圆所作崇祯七年首夏过鲁生家诗与崇祯十二年四月再过鲁生薏斋诗相参较，则前诗之“同上小航重笑语”句与后诗之“小艇渔湾浑昔梦”句有关，自不待言。朝云诗第肆首第陆句“助情弦管斗玲珑”，又可印证后诗之“空梁歌馆半成墟”句，朝云诗第贰首第柒第捌两句“拣得露芽纤手沦，悬知爱酒不嫌茶”及第肆首第伍句“送喜觥船飞凿落”等语，复与后诗“他日村酤不须设，只尝林果摘园蔬”两句互相钩牵。松园后一诗作于匆匆五年之后，旧侣重来，同一节候，同一园

林，而世事顿殊，人去馆空，其惆怅之情溢于词表，益可据此推知河东君于崇祯七年暮春至首夏实寄寓张鲁生之邁园无疑也。

又邁园即在鹤槎山近旁，此山即韩蕲王所筑烽墩遗迹，河东君之游嘉定寄寓其地殊不偶然，盖其平生雅好谈兵，以梁红玉自比，吊古思今，感伤身世，当日之情怀吾人尤可想像得知也。此次游陂所与酬酢之胜流中，似唯有唐叔达一隻尚可共论兵事。孟阳少年时曾一度学“一人敌”之剑未成，（见列朝诗集丁壹叁松圆诗老程嘉燧小传。）自不能与精通“万人敌”之兵法如“真安国夫人”之河东君及“假赞皇太尉”之唐处士相颉颃。至其余“走觅南邻爱酒伴，经旬出饮独空床”及“诗酒尚堪驱使在，未须料理白头人”之诸老，（见杜工部集拾“江畔独步寻花七绝句”第壹第贰首。）虽多精于诗文音乐字画，但当唐四翁“酒酣耳热，捋须大言，决胜千里之外”之时，此辈未必敢置一喙，其能相与上下议论者，亦恐舍河东君外别无他客矣。后来河东君与牧斋共访梁韩遗迹事，俟于第肆章详述之，兹暂不论。

又嘉定县志编撰者见孙致弥“友人见访，不识敝居”诗及其自注，遂怀隐仙弄别有邁园之疑问。寅恪于此点颇具不同之解释，请略言之，以求通人之教正。

鄙意西隐寺前之桥初以“宝莲”为名，与佛教

有关，本极自然，松圆忽改旧称，易以“听莺”，当别有深意。其命此新名在何时今虽难考知，似在崇祯十年以后，与天香桥及隐仙弄同为孟阳于同一时间或稍先后所命之名，皆所以纪念河东君者也。河东君于崇祯九年十年间由吴江盛泽镇来游嘉定，故絢云诗第貳首有“史莺桥下波仍绿”之句以纠集其所从来之地。（可参下论絢云诗节。又河东君之以“隐”为名至迟在崇祯十一年，详见第貳章所论。至若“仙”字之义，则寅恪于拙著元白诗笺证稿第肆章所附“读莺莺传”一文中已考释之，读者可取参阅也。）松坪诗之“平桥”指“天香桥”，“诸天”指“法华庵”，其自注谓“桥因蒹园业桂得名”，此“业桂”即县志蒹园条及康熙三十年杨世清所作“耆英会诗序”所言“植桂数十株”，并南翔镇志蒹园条所云“老桂四十株”者。夫孙元化张崇儒为同时同邑之人，两氏之园相距又不过二十余里，纵令同以“蒹”为称，亦不应同有如许著称之老桂。况“蒹园”之名实出诗经卫风考槃篇“考槃之阿，硕人之蒹”之典，乃隐处之意，（见孔颖达毛诗正义及朱熹诗经集传。）孙元化仕至登莱巡抚，岂可取义于考槃之诗以名其园？故松坪诗自注中之“蒹园”实指张鲁生之蒹园，“天香桥”亦因鲁生园中之桂而得句，此无可致疑者，“隐仙弄”亦可因张氏蒹园有招隐亭而得名。但玩味松坪“小弄垂杨记隐仙”之句，则疑“杨”乃河东君之

本姓，“隐”亦河东君之改名，“记”则今语所谓“纪念”。盖如宝莲桥改为听莺桥之例，皆所以纪念河东君所从来之地。

当崇祯七年暮春至初秋之时间，河东君虽寄城外鲁生之薊园，但亦应游赏城内之园亭若孙氏园之类，朝云诗第伍首“城晚舟回一水香”之句可以为证。由是言之，松圆诗老或其他好事胜流自河东君离去嘉定后，眷恋不忘，非仅形诸吟咏，更取其寓嚳最久园中亭树之名以为其香车经游园弄之称，殆有似世俗德政原先去思原碑之类，亦即诗经召南甘棠篇思人爱树之别解耶？一笑！松坪生于崇祯之末，乡里旧闻、耆老轶载自必谙悉，桥弄命名之由当心知其意，特不欲显言之耳。

又佩文韵府贰叁上八庚生韵，增，“萍生”下，及同书玖叁下质茁韵，增，“雷茁”下，皆引程嘉燧絢云诗。同书肆下四櫓韵，增，“画史迟”下，引程嘉燧“送老生潯画史迟”句，检此句在耦耕堂存稿诗中其题为“正月同李茂初沈彦深郊游，次茂初韵”，核其内容亦是与河东君有关之作。夫松坪为主纂佩文韵府之人，松圆絢云诗及郊游诗之增入，尤足证孙氏于河东君之来游嘉定，其珍闻逸事夙所留意，而隐仙弄之名实与河东君有关也。嘉定县志修撰者竟拘执松坪此诗自注，以为同时同地有两薊园，何疏舛至是欤？假

定寅恪所揣测者不误，则河东君嘉定之游，影响之大，复可据此推知矣。

又寅恪昔尝读钱肇螯所著质直谈耳一书（参光绪修嘉定县志贰陆艺文志杂家类），颇不解钝夫于河东君游嘉定百五十年（钱书载其从兄大昕序，序末题“旃蒙大荒落如月”，即乾隆五十年乙巳二月。）何以尚能传述其轶事如与徐三公子宋辕文等之关系，猥琐详悉，一至若此。迨检方志，始知弄陌旧名、风流佳话，劫灰之后犹有未尽磨灭者，故钝夫以邑子之资格，得托诸梦寐（见竹汀序中所记钝夫自述之语），留布天壤间也。

崇祯七年暮春至首夏之时间，河东君游嘉定之地及往来酬酢之人既已约略考定，兹再移录朝云诗前五首全文并分别论证之，盖此五首所赋咏者即河东君在此时间之本事也。

程孟阳耦耕堂存稿诗中“朝云诗”八首其一云：

买断铅红为送春，殷勤料理白头人。蔷薇开遍东山下，芍药携将南浦津。香泽暗霏罗袂解，（列朝诗集“霏”作“菲”。）歌梁声揭翠眉颦。狂真被寻花亦恼，出饮空床动涉旬。

寅恪案：松圆赋朝云诗，与杜少陵“江畔独步寻花七绝句”（见杜工部集壹贰）关系至为密

切，读者取杜集参之自见，不须征引原诗于此也。松圆所用杜句甚多，颇有生吞活剥之嫌，其所最注意之辞语为朝云诗八首之主旨者，即杜诗原题中“寻花”二字。松圆耦耕堂集自序云：“（崇祯七年）甲戌冬余展闵氏妹墓于京口五州山下，过江还，则已逼除，因感老成之无几相见，遂留此。日夕与唐兄寻花问柳，东邻西圃，如是者二年，而唐兄亦仙去。”（前已引，今重录。）孟阳虽云崇祯七年冬展闵氏妹墓后，感老成之无几相见，因留居嘉定与叔达诸叟日夕游宴，固有部分理由。窃疑河东君预定重游练川之约，后来河东君于崇祯九年丙子正月初至二月末再作嘉定之游，即践其前此之容诺者也。前论朝云诗八首实完成于七年冬间，故松圆此时怀人感事之愁思必更加甚，遂决意留蹻，希望得与新相知重相见，岂仅为老成如叔达辈之无几相见而已哉？耦耕堂存稿诗中“（崇祯七年）四月二日过鲁生家作”前一题为“春晖园灯下看牡丹即事”，检才调集壹白居易秦中吟“牡丹”一题，白氏文集贰作“买花”，此诗首句“买断铅红”之语必与春晖堂看牡丹事有思想之连系。时既春尽，人间花事已了，而天上仙葩忽来，春光犹在，故言“为送春”也。少陵“江畔独步寻花”七绝句之二云“未须料理白头人”，松圆易“未须”为“殷勤”，固是反其意，但亦道其实。盖杜公之寻花不过偶然漫兴，优游闲适，而

程唐李诸老则奔走酬酢，力尽精疲，此辈白头人之需殷勤料理，自与杜公迥异也。

此诗第壹联上句，其古典为李太白“忆东山”二首之一“不向东山久，蔷薇几度花”（见分类补注李白诗叁叁），其今典则“蔷薇”乃四五月开放之花（见本草纲目壹捌上草部“营实蔷薇”条）。“东山”谓鹤槎山，盖邁园在鹤槎山西，据邁园之方位言之此山可称“东山”，且暗用谢安石东山妓之故事及李翰林诗语。下句之“芍药”自用诗经郑风溱洧篇“赠之以芍药”之语，“南浦”乃指槎溪，即“上槎中槎下槎三浦”，以其在嘉定城南之故，且兼用王子安滕王阁诗“画栋朝飞南浦云”及楚辞九歌河伯“送美人兮南浦”之出典，暗寓“朝云”及“美人”之辞，以此两者皆河东君之字与号也。

第贰联上句用史記壹貳陸滑稽传淳于髡传，其文云：“日暮酒阑，合尊促坐，男女同席。履鞋交错，杯盘狼藉。堂上烛灭，主人留髡而送客。罗襦襟解，微闻芴泽。当此之时，髡心最欢，能饮一石。”松圆易“罗襦襟解，微闻芴泽”之“襟”为“袂”，盖广韵侵韵“襟”字下云：“袍襦前袂。”“襟”为平声，“袂”为去声，松圆易平为去，所以协音调音。又松圆用太史公书此传之典，其“男女同席，履鞋交错”等语固是当时实况之描写，然“堂上烛灭，主人留髡而送客”，则松

圆于此大有野心，独不畏唐李诸老之见耶？夫河东君以妙龄之交际名花来游嘉定，其特垂青眼于此穷老之山人必非有所眷恋，自不待言，但使之“颠狂真被寻花恼，出饮空床动涉旬”者，当亦别有其故。

列朝诗集丁壹叁松圆诗老程嘉燧小传

云：“谳晓音律，分寸合度。老师歌叟，一曲动人，灯残月落，必穿其点折而后已。善画山水，兼工写生。酒阑歌罢，兴酣落笔，尺蹄便面，笔墨飞动。”及嘉定县志贰拾侨寓门程嘉燧穿略云：“善画山水，笔墨飞动。书法清劲拔俗，时复散朗生姿。”然则河东君于歌曲点折必就孟阳有所承受，至其书法，顾云美河东君传虽云为陈卧子所教，然卧子笔迹寅恪未见，无从证实。河东君“楷法瘦劲”（见耦耕堂存稿诗下“次牧老韵，再赠河东君，用柳原韵”诗，孟阳自注），是否更受松圆作书“清劲拔俗，时复散朗生姿”之影响？以无确据，亦未敢臆断也。

其二云：

城头片雨浥朝霞，一径茅堂四面花。十日西园无忌约，千金南曲莫愁家。林藏红药香留蝶，门对垂杨暮洗鸦。拣得露芽纤手沦，悬知爱酒不嫌茶。

寅恪案：此诗前四句上已论证，兹不复赘。

后四句“垂杨”之“杨”及“爱酒”之“爱”是否暗指河东君姓名而言，姑不必考辨，唯七八两句则应是当时当地之本事也。本草纲目叁陆“山茶”条云“（李）时珍曰，其叶类茗，又可作饮，故得茶名”，又引格论云“花有数种，宝珠者，花簇如珠，最胜”，及周宪王救荒本草云“山茶嫩叶熟水淘可食，亦可蒸晒作饮”，可与前引嘉定县志邁园条云“宝珠山茶，百余年物”互相参证，共足为河东君此次游嘉定寄寓邁园之确据，并得借是窥见当日河东君之情致矣。至河东君爱酒一端，详见前论卧子集杨姬馆中诗，于此可不具论。

其三云：

林风却立小楼边，红烛邀迎暮雨前。潦倒玉山人似月，低迷金楼黛如烟。欢心酒面元相合，笑靥歌颦各自怜。数日共寻花底约，晓霞初旭看新莲。

寅恪案：此首乃述河东君檀园游宴之实况也。“小楼”当指檀园中之“山雨楼”，此楼之命名当取义于许用晦“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句（见才调集柒许浑“咸阳城东楼”七律），松圆“林风”、“暮雨”等语足为旁证。第壹联上句与第贰联上句相关，言河东君之醉酒。第壹联下句与第贰联下句相关，言河东君之唱曲，且暗以杜秋娘目河东君，盖“花开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乃“金缕衣”一曲辞中之语，与“低迷”、“黛烟”及“歌

顰”诸辞相证发也。七八两句乃指松园等早起与河东君共看檀园芙蓉泮中新荷之本事。

南翔镇志壹壹园亭门檀园条附李元芳“清晨独过檀园观荷”七律云：

新荷当书便含光，要看全开及早凉。带露爱红应爱绿，迎风怜影亦怜香。林深鸟宿声还寂，水涨鱼游队各忙。

寅恪案：茂初此诗题中之“清晨”并诗中之“新荷”、“迎风”，及“爱红”、“爱绿”、“怜影”、“怜香”等辞，皆可与松圆诗语及河东君之名相印证。茂初此律似即为松园此诗同时之作。但茂初诗题中“独过”二字，不知是否指诸老及河东君“数日共寻花底约”外之别一次，抑或实与诸老及河东君共同游赏，而于僧筏缙绅诸侄辈有所不便，特标出一“独”字以免老伯父风流本事之嫌耶？

观孟阳此诗所述，乃诸老与河东君在檀园山雨楼中晚宴，酣饮达旦，如史记陆陆滑稽传淳于髡传所谓“长夜之饮”者。次日清晨诗老名姝余兴未阑，同赏楼前泮中之新荷，亦极自然之理。不过此为一次之事，既得新荷宜于侵晨观赏之经验，故遂有数日共寻之约欤？夫老人少寐，侵晨即起，乃生理情况所致，本不足异，但妙龄少女如当日年仅十七岁之河东君，转不似玉溪生所谓“无端嫁得金龟婿，辜负香衾事早朝”者（见李

义山诗集上“为有”七绝），则由其生性若是，非勉强早起追逐诸老作此游赏也。关于河东君特喜早起一端，可参散见前后论述卧子诗词中涉及河东君早起诸条，兹不更赘。

其四云：

邀得佳人秉烛同，清冰寒映玉壶空。春心省识千金夜，皓齿看生四座风。送喜觥船飞凿落（列朝诗集“凿”作“错”），助情弦管斗玲珑（列朝诗集“情”作“清”）。天魔似欲窥禅悦，乱散诸华丈室中。

寅恪案：此首第壹句及柒捌两句足以证明是诗乃松圆自述邀约河东君夜饮于其所居之处极歌唱酣醉之乐也，盖河东君当日之游嘉定，程唐李辈必轮次作主人以宴此神仙之宾客，斯乃白头地主认为吴郡陆机对于钱塘苏小所应尽之责任，如天经地义之不可逃避者。

考孟阳此时其家实在嘉定西城，昔日惯例城门夜必扃闭，时间过晚，非有特许颇难通行。此首既无如第伍首“城晚舟回一水香”之句，复无第陆首“严城银钥莫相催”之语，则此次孟阳邀宴河东君夜饮必不在其城内之寓所，可以推知。若在城外，恐舍张子石之已园莫属，亦即孟阳过张子石留宿诗及朝云诗第壹首“出饮空床动涉旬”句等所指言之事之地也。然此诗中无显著之痕迹，姑

记所疑，以俟更考。

此首第壹联上句可参緼云诗第肆首“方信春宵一刻争”句，其出处皆为东坡“春宵一刻值千金”之语（见东坡续集贰“春夜”七绝），玩味松圆语意，应指河东君而言。但当时珍惜春宵之心者恐只是孟阳而非河东君，松圆竟作此语，何太不自量耶？下句则颇为实录。前引宋让木秋塘曲序云“坐有校书，新从吴江故相家流落人间，凡所叙述，感慨激昂，绝不类闺房语”，据此可知河东君往往于歌筵绮席议论风生，四座惊叹，故吾人今日犹可想见是夕已园之宴，程唐李张诸人对如花之美女，听说剑之雄词，心已醉而身欲死矣。

又列朝诗集丁壹叁松园诗老程嘉燧小传云：

孟阳读书不务博涉，精研简练，采掇菁英。晚尤深老庄荀列楞严诸书，钩纂穿穴，以为能得其用。其诗以唐人为宗，熟精李杜二家，深悟剽贼比拟之谬，七言今体约而之随州，七言古诗放而之眉山。此其大略也。

寅恪案：牧斋于孟阳推崇太过，招致当时及后世之不满，兹以不欲广涉，故不具论。但谓松圆晚年尤深于楞严及熟精李杜二家，深悟剽贼比拟之谬，则于此不得不置一言。观朝云诗及今夕行，其剽贼比拟杜少陵之“江畔独步寻花七绝

句”及“丽人行”，可谓至矣，牧斋何能逃阿私所好之讥乎？独此诗第柒捌两句乃混合楞严及王摩诃两经之辞义，以楞严之“天魔”为摩诃之“天女”，造语构思殊觉巧切。牧斋谓其晚深楞严，钩纂穿穴，以为能得其用者，似或可信欤？

全祖鲒埼亭外集叁叁“钱尚书牧斋手迹跋”云：

第二幅云：“劫灰之后，归心佛乘，急欲请书本藏经，以供检阅。闻霍鲁斋作守道，（寅恪案：清史列传柒捌贰霍达传略云：“霍达陕西武功人，顺治八年授浙江嘉湖道，十年迁太仆寺少卿。”及商务重印李卫嵇曾筠等修浙江通志壹贰壹分巡嘉湖道栏载：“霍达字鲁斋，陕西人。顺治八年九年任。”故牧斋作此书之时间得以约略推知。又王昶明词综拾录鲁斋意难忘“雨夜”词一首可供参证。）此好机缘，春夏间欲往访之。兄过嘉禾，幸为商地主，不至凄凄旅人也。内典可更为一搜访。”呜呼！望尘干索，禅力何在？不觉为之一笑。

寅恪案：牧斋之禅力固不能当河东君之魔力，孟阳之禅力恐亦较其老友所差无几。吾人今日读松圆此诗并谢山此跋，虽所据论者有别，然亦不觉为之一笑也。

至楞严经，寅恪十余岁时已读牧斋所作之蒙

钞，后数年又于绍氏见一旧本蒙钞，上钤牧斋印记亦莫辨其真伪。近数十年来，中外学人考论此经者多矣，大抵认为伪作。寅恪曩时与钢和泰君共取古今中外有关此经之著述及乾隆时满蒙藏文译本参校推绎，尤注意其咒文，是否复原后合于梵文之文法及意义，因此得一结论，即此经梵文间译之咒心，实非华人所能伪造。然其前后诸品，则此土文士摭取开元以前关于阿难摩伽女故事译文融会而成，故咒心前后之文实为伪造，非有梵文原本。譬如一名画手卷，画确是真，而前后题跋皆为伪造。由是言之，谓此经全真者固非，谓其全伪者亦未谛也。当寅恪与钢君共读此经之时，并偶观赏小云君演摩登伽女戏剧，今涉笔及此，回思前事，又不觉为之一叹也。

复有可注意者。此诗第陆句若果如列朝诗集作“助清”，则亦可通。才调集叁韦庄“忆昔”诗云：“昔年曾向五陵游，子夜歌清月满楼。银烛树前长似书，露桃花里不知秋。西园公子名无忌，南国佳人号莫愁。今日乱离俱是梦，夕阳唯见水东流。”然则端己“子夜歌清月满楼”句即孟阳“助清弦管斗玲珑”句之出典注脚也。今姑不论松圆之诗本何字，但读者苟取孟阳并端己所作两诗连贯诵之，则别有惊心动魄之感焉。盖河东君此次嘉定之游在崇祯七年甲戌暮春至初秋之时间，升平歌舞，犹是开元全盛之日，越十年而为

弘光元年乙酉，其所宴游往来之地、酬酢接对之人多已荒芜焚毁、亡死流离，往事回思，真如陋世矣。兹不广征旧籍，止略引痛史第壹壹种朱九初嘉定县乙酉纪事之文于下，以见一斑。

朱子素“嘉定县乙酉纪事”略云：

（弘光元年乙酉闰六月二十一日）南翔镇获（须）明徵妻子，年割屠裂，一如明徵，而南翔复有李氏之祸。李氏自世庙以来蝉联不绝，其裔孙贡士李陟年少有隼才，知名当世，就镇中纠合义旅，号匡定军，未就。里儿忌之，声言李氏潜通清兵，因群拥至门。陟与其族杭之等自恃无他肠，对众谩骂自若。市人素畏李氏，恐事定后陟等必正其罪，佯言搜得奸细，李氏无少长皆杀之，投尸义冢，纵犬食其肉，惨酷备至。

（七月初四日）城之初破，（李）成栋尚在城外小武当庙中。辰刻乃开门入，下令屠城，约闻一炮即封刀。时日晷正长，日入后始发炮，兵丁遂得肆其杀掠，家至户到，是小街僻弄无不穷搜，刀声砉砉然达于远迩，乞命之声嘈杂如市。所杀不可数计，其悬梁者、投井者、断肢者、血面者、被斫未死、手足犹动者狼藉路旁，弥望皆是，投河死者亦不下数千百人。三日后，自西关至葛隆镇浮骸满河，舟行无下篙处，白膏浮于水面，岔起数分。妇女寝陋者一见辄杀，大家闺秀及民间妇有美色者掳入民居，白昼当众奸淫，恬

不知愧。嚆俗雅重妇节，其惨死者无数，然乱军中姓氏不传矣。

初六日成栋还兵太仓。成栋拘集民船，装载金帛子女及牛马豕等物三百余艘而去。二十七日太仓贼浦嶂以土兵入县，再屠其城，城内外死者无算。嶂日夜与兵丁共分财物，并括取民间美色及机榻屏障等物，满载归娄东，于是嚆中贫富悉尽。

是役也，城内外死者约凡二万余人。其时孝子慈孙、贞夫烈妇、才子佳人横罹锋镝，尚不可胜纪，谓自设县以来绝无仅有之异变哉！

呜呼！后金入关渡江，其杀戮最惨之地，扬州而外似应推嘉定。鲍明远芜城赋（见文选壹壹）在文选中列于游览一类，河东君之于嘉定亦可谓之游览也。其平生与几社胜流交好，精通先学，弘光乙酉嘉定屠城之役，翠羽明珰与飞絮落花而同尽，河东君起青琐之中（见戊寅草所载卧子序），跻翟萼之列（见牧斋投笔集上后秋兴之三“小舟夜渡惜别而作”第伍首第柒捌两句），闻此惨祸，眷念宗邦，俯仰身世，重温参军之赋，焉得不心折骨惊乎？但或可稍慰者，即当日寓嚆相与游宴之诸老，则唐叔达卒于崇祯九年丙子（见嘉定县志壹玖文学门唐时升传），李茂初卒于崇祯十年丁丑三月（见耦耕堂存稿文上“祭李茂初”文），程孟阳卒于崇祯十六年癸未十二月

（见列朝诗集丁壹叁松圆诗老程嘉燧小传），皆已前死，故得免于身受目睹或闻知此东南之大劫，亦可谓不幸中之大幸矣。

其五云：

城晚舟回一水香，被花彻恼只颠狂。兰膏初上修蛾绿，（列朝诗集“绿”作“绿”，非。）粉汗微消半额黄。主客瑯玕情烂漫，神仙冰雪戏迷藏。谁能载妓随波去，长醉侍人锦瑟傍。

寅恪案：此首当是述诸老邀约河东君游宴嘉定城内之名园，以城门须扃闭于不甚晚之时间，不能尽兴作长夜之饮，不得已乘舟共返南堰外之寓所，因有柒捌两句之感叹也。此次作主人者为谁颇难考知，但所游宴城内之名园疑即前论隐仙弄之孙元化园，关于嘉定无两薊园一端已详考辨，兹不更论。

此诗第叁句“兰膏初上修蛾绿”者出于楚辞招魂“兰膏明烛，华容备些”，王逸注云“言日暮游宴，然香兰之膏，张施明烛，以观其登铎，雕镂百兽，华奇好备也”。及“蛾眉曼绿，目腾光些”，王逸注云“言美女之貌，蛾眉玉貌，好目曼泽，时绿绿然视，精光腾驰，惑人心也”。盖孙氏园在城内，上灯之际城门不久将闭，故主客不能尽兴，废然而返城外也。松圆用宋玉之辞、王逸之解，甚适切当日之情景。噫！缅想嘉定诸老此时

皆已“魂魄放佚，厥命将落”，惜无弟子为作“招魂”，“复其精神，延其年寿”，可谓天壤间一大恨事矣。

此诗第伍句“主客瑯玕情烂熳”之语乃合用杜工部集玖“与鄠县源大少府宴渼陂得寒字”诗末二句“主人情烂熳，持答翠瑯玕”而成。或谓孟阳此句用李太白“寄远”十一首之十一“朝共瑯玕之绮食”句（见全唐诗第叁函李白贰肆），谓当日主客宴集之盛识也。又或谓孟阳用张衡诗“美人赠我金瑯玕，何以报之双玉盘”之典（见文选贰玖张平子四愁诗之二），盖“美人”为河东君之号，当时之“今美人”必有酬酢诸老之篇什，而孟阳乃以解珮之意目之，堪称大胆。平子诗中有“玉盘”之语，松圆或化用以述邀宴之意，亦即其所作今夕行“南怜玉盘过（送）八珍”之“玉盘”（见下论“今夕行”）。且杜工部集壹贰“严公仲夏枉驾草堂兼携酒馔”诗有“竹里行厨洗玉盘”之句，尤与此时情事符合也。若此解释非是者，则或用杜少陵诗“留客夏簟清瑯玕”之典（见杜工部集玖“郑驸马宴洞中”诗），“瑯玕”二字乃指竹簟而方言。盖时当夏季，孙氏园内楼馆之中当备此物。果尔，则纳凉之意，既可与此诗第肆句“粉汗”之辞相关应，而第陆句“神仙冰雪戏迷藏”亦谓当日河东君于孙氏园竹林中作此游戏也。由是推之，则此诗第贰联上下两句俱指天然之竹及竹之制成品，意

义更较通贯。此等解释虽迂远，但亦可备参考，故并录之。

至此园主人孙元化于明清之际与火器炮弹有关，前引嘉定县志轶事门赵俞之说已痛哭言之矣。嘉定以区区海隅下邑，举兵抗清，卒受屠戮之祸，其攻守两方之得失又系于炮铳弹药之多寡强弱。然此端岂河东君与诸老当日游宴此园酬酢嬉娱之际所能梦想预料者耶？兹略引载记之文于下，聊见赵氏所言易世之后犹有未竟之余恻在也。

检侯峒曾年谱下弘光元年乙酉条略云：

七月一日〔李〕成栋遂弃吴淞，悉众西向。黎明，鼓噪薄城，以巨炮击城之东北，声振楼橹，城中惊恐。顷之，率步骑度北门之仓桥，将列营。府君已伏大将军炮于城门下，（寅恪案：此类之炮即清人所谓“红衣大将军”者。盖明末火炮仿自西洋，“红毛夷”乃当时指西洋之称。清人讳“夷”为“衣”，又略去“毛”字，致成“红衣”之名。可参清朝文献通考壹玖肆兵考“火器”门。）视其半渡，猝发之，桥崩，步骑坠溺，死者无算。成栋一弟最勇黠，亦歼于其中，遂惊且哭，涉水引遁。顷之，天方阴雨，悉力进兵，环攻东北，炮数十发，地为之震。府君督乡兵，捍御不小顾，城堞无恙。敌营中火器告竭，乃鼓噪挟云梯薄城。自三日平明至四日五鼓，尽一昼夜，攻

无顷刻之休，城遂陷。

“嘉定县乙酉纪事”略云：

〔弘光元年乙酉〕六月廿七日偕〔吴〕志葵来者，为前都督将若来。视库存铜铳数十，使人舁之行。

闰六月十四日时，我军与北兵矢炮相当，互有杀伤。十八廩生唐培犹率兵巷战。李〔成栋〕兵铳箭并发，乡兵大奔，培被获。

二十三日乡兵合围，杀获五骑。余骑将过仓桥，城上急发大炮，连桥击断，杀三人一马，其一黄纛红伞佩刀，被枪死路傍，盖成栋弟也。

二十五日〔侯〕峒曾以书币迎蔡〔乔〕军。其兵皆癯弱，惟乔颇勇健，差似可用。其所携火药粮储有舟中，求姑置城中，身自率兵于城外。议者皆曰宜许之，彼战而胜，军资在城，其心益固，不胜，留以为质，势不敢弃我去。当事者犹豫不听，遣人馈问，令泊舟南关外。

二十六日乔血战良久，力尽几陷。顷之，北兵十余骑薄城，城上连发大炮，伤二人，遂引去。

七月初三日成栋会同太仓兵拥大众至，尽锐攻城，炮声隆隆不绝，守城百姓股栗色变。先是，钱令〔默〕去时开库尽给群胥吏，军器火药

惟人所取。四门城楼扁鐻甚坚，尚有存者，乡兵至，乃悉发用。至是徒手应敌而已。嘉定本土城，嘉隆间倭奴屡攻，不能克。自邑令杨旦筑专城，最称完固。北兵发大炮冲之，颓落不过数升。然下瞰城下，兵益众，攻益力，举炮益繁，终夜震撼，地裂天崩，炮硝铅屑落城中屋上，簌簌如雨。

四日城陷，成栋进兵，屠其城。

上论朝云诗可分两组，前五首为一组，后三首及“今夕行”为一组。后一组之特点实为款待河东君之主人在其城内寓所，且与唐叔达直接或间接有关。今考释前一组已竟，请续论后一组于下。

其六云：

青林隐隐数莲开，风渚翻翻一燕回。选伎欲陪芳宴醉，携钱还过野桥来。花间人迫朝霞见，天际云行暮雨回。纤月池凉可怜夜，严城银钥莫相催。

寅恪案：朝云诗第壹首第捌句云“出饮空床动涉旬”，可知孟阳至少一度必在城外友人家寄寓旬日，然当无自暮春至初秋长期留滞城外达数月之理。至唐叔达是否亦曾暂寓城外，今难考知，即使一度出居城外，但依此首所述则固在其城内寓园，想此时程唐二老俱已端居敝庐恭侯佳

客矣。所以知者，此首第陸句“天际云行暮雨回”及第捌句“严城银钥莫相催”，明是河东君寓居城外，在城内游宴，不能停留过晚之证。至其在何人家游宴，则依此首第壹联上下两句所言必非孟阳本人寓所，自不待言。

若非孟阳之家，则舍叔达之寓园莫属。第壹联下句固出杜少陵“携钱过野桥”之典（见杜工部集壹壹“王十五司马弟出郭相访兼遗营茅貲”），但由孟阳家至款待河东君之主人所寓之地必有一桥可过。此首第柒句“纤月池凉可怜夜”，则此主人之寓园又有纳凉之池畔。据孟阳自谓在此数年间与叔达“东邻西圃，寻花问柳”之语推之，则此首所述款宴河东君之处，叔达寓园颇合条件。

观耦耕堂存稿诗中“赠西邻唐隐君”诗云“西家清池贯长薄，中垒岑隅望青郭”及“溪鸟衔鱼佐杯勺”，并嘉定县志叁拾“处士唐时升宅”条附张鹏翀“过叔达先生故居”诗云“惟有唐君居，犹在北郭旁”及“回桥俯清溪”等语，则叔达为孟阳之“西邻”即“西家”，“清池”即“纤月池凉”之“池”，“长薄”即“青林”。“青郭”用李太白“送友人”诗“青山横北郭”句（见全唐诗第叁函李白壹柒），亦即张氏诗所谓“北郭”，孟阳以“青”代“北”者，盖因声调不协之故。古体诗亦应协声调，孟阳精于音律，于此可见。“中垒岑隅”当指唐氏园中之紫萱岗而言。程诗既言“溪鸟”，张诗又言“清溪”，有

溪必有桥，或谓此桥即孟阳“今夕行”序中“舍南石桥上”之桥，亦有可能。松圆此首“过野桥”之句用古典兼用今典也。此首第柒句所言乃七月初间夜景，朝云诗第柒首乃述七夕宴游事，故疑此首乃述叔达于崇祯七年七月七夕以前夜宴河东君于其寓园，而孟阳赴约往陪，所以有第叁句“选伎欲陪芳宴醉”之语。果尔，则此首列于第柒首前，自有是间先后之理由在也。

其七云：

针楼巧席夜纷纷，天上人间总不分。绝代倾城难独立，中年行乐易离群。会适银汉双星度，真见阳台一段云。堪是林泉携手妓，莫轻看作醉红裙。

寅恪案：此首所述者，即今夕行序所谓“甲戌七月唐四兄为杨朝赋七夕行”之事，盖是年七夕河东君实在叔达家渡此佳节。此首第贰句“天上人间总不分”，“人间”当指唐氏寓园，唯不知诸老中谁有牛郎之资格。若以年龄论，松圆比唐李为最少，其所以偏怀野心者殆由此耶？一笑！余可参下论“今夕行”节。

第叁句出李太白“白纈辞”三首之三“倾城独立世所稀”（见全唐诗第叁函李白叁），此句与陈卧子为河东君所赋“早梅”诗“念尔凌寒难独立，莫辞冰雪更追攀”之句辞意相同。孟阳诗作于崇祯

七年秋，卧子诗亦作于是年冬，当时河东君年仅十七岁，程陈两人具此感想本无足怪，然卧子于崇祯十二年春为河东君而赋之“上巳行”云“垂柳无人临古渡，娟娟独立寒塘路”，则已改变其五年前之观念。夫女子之能独立如河东君实当年所罕见，卧子与河东君交谊挚笃，而得知此特性何太晚乎？

此首第肆句“中年行乐易离群”出李太白“忆东山”二首之二“我今携谢妓，长啸绝人群”（见全唐诗第叁函李白贰贰），更用晋书捌拾王羲之传所云“谢安尝谓羲之曰，中年以来伤于哀乐，与亲友别辄作数日恶。羲之曰，年在桑榆，自然至此。须正赖丝竹陶写，恒恐儿辈觉，损其欢乐之趣”，及李义山诗集上“杜工部蜀中离席”七律云“人生何处不离群，世路干戈惜暂分。雪岭未归天外使，松州犹驻殿前军。座中醉客延醒客，江上晴云杂雨云。美酒成都堪送老，当垆仍是卓文君”之出典。松圆句“中年”乃“中年以来”之省略，即王右军所谓“年在桑榆”之义，否则，唐李程诸老中，是时叔达年八十四，茂初年七十一，孟阳年七十，皆不得以杜少陵“饮中八仙歌”中“宗之潇洒美少年”相况，明矣。（见杜工部集壹。）倪严格解释安石“伤于哀乐”之语，则“哀乐”二字乃复辞偏用，仅是“哀”之意，非与“乐”为对文。“伤于哀乐”者，困于哀感之谓，绝不与喜

乐之“乐”相关涉也。此复辞偏用之义，松圆同时之通儒顾炎武自能知之，未可以是苛责艺术家之程嘉燧也。

又松圆此诗与玉溪生拟杜七律关系密切，他不必论，即就两诗同用一韵可以推知。玉溪生诗题意旨本为送别，想当日河东君亦拟于七夕不久以后归返松江，在此旬日之宴饮皆可以“离席”目之。由上推论，义山诗中“晴云”“雨云”俱藏河东君之名，“卓文君”之放诞风流亦与河东君类似，暗借此诗辞意以影射河东君，颇为适合。

至“醉客”则当是练川诸老，而“醒客”恐非河东君莫属。盖诸老此夕俱已心醉酒醉，独河东君一人则是“神仙宾客”之人间织女，大有三闾大夫“众人皆醉我独醒”之感也。

此首第陆句用李太白“寄远”十一首之十一“美人美人兮，归去来，莫作朝云暮雨飞阳台”及“出妓金陵子呈卢六”四首之一“何似阳台云雨人”句，第柒句复用太白“示金陵子”诗“谢公正要东山妓，携手林泉处处行”之语。（俱见全唐诗第叁函李白贰肆，并可参上论第四句所引李太白“忆东山”诗。）孟阳以金陵子比河东君固颇适切，但终不免生吞活剥之诮，至东山之谢安石孟阳自无此资格，若指周念西则亦颇适当。在松圆赋此诗之际，原不料及别有一东山谢安石之钱探花与河东君结缘。然则，孟阳此句非河东君前日之旧

史，乃后来之预识耳。一笑！

第捌句则出韩退之“醉赠张秘书”五古（见全唐诗第伍函韩愈贰），其诗中一节云：“长安众富儿，盘馐罗膾葷。不解文字饮，惟能醉红裙。虽得一饷乐，有如聚飞蚊。”夫当日练川诸老之“解文字饮”吾人自无异议，但唐程乃嘉定贫子，其款待河东君之宴席当如松圆自述之“蔬笋盘筵”（见上引“过张子石留宿”诗），而非长安富儿之“盘馐膾葷”，吾人于此亦无异议。虽松圆借取韩句聊以自慰自豪，然寒酸之气流露纸背，用此自卑情绪赋“伎席”“艳诗”，今日读之不觉失笑也。

其八云：

几株门柳一蝉吟，款夕幽花趁夕阴。令我斋中山岫响，知卿尘外蕙兰心。瑶林回处宜邀月，秋水湛时最赏音。絜榼便追逃暑会，天河拌落醉横参。

寅恪案：孟阳“今夕行”序云：“甲戌七月唐四兄为阳朝赋七夕行。十二夜复过余成老亭。酒酣乘月纳凉舍南石桥上，丝竹激越，赏心忘疲，因和韵作此。”据此颇疑朝云诗最后一首，即述崇祯七年七月十二夜河东君如萼绿华之降羊权家而降松圆西城寓所之事。此首与“今夕行”虽同述一事，但“今夕行”乃和叔达“七夕行”韵之作，此首

则孟阳自夸其稀有之遭遇，特赋七律纪之，并以完成此朝云一段因缘也。

此首第贰联上句用傅休奕“又答程晓”诗“洪崖歌山岫”之语（见汉魏百三名家集傅鹑觚集），应是河东君当时在成老亭歌唱，故松圆赋此。下句疑借用玉溪生“荊门西下”诗“蕙兰蹊径失佳期”之意（见李义山诗集上），但松圆于此竟用“卿”字。考世说新语惑溺类云：“王安丰妇常卿安丰。安丰曰：妇人卿婿，于礼为不敬，后勿复尔。妇曰：亲卿爱卿，是以卿卿。我不卿卿，谁当卿卿？遂恒听之。”夫明末清初之时能“卿”河东君者，周文岸姑置不论，钱受之则自崇祯十四年六月七日以后始正式取得此资格。观有学集贰秋槐诗支集附录河东君和牧斋“人日示内”诗二首之二，其末句云：“不唱卿家缓缓吟。”据此可以证知河东君实以安丰县侯夫人自命。孟阳乃一穷酸之山人，岂有封侯夫婿之骨相耶？至若其他诸人，如宋辕文陈卧子李存我等虽皆与河东君为密友，然犹未备此条件。孟阳于此可谓胆大于董伯约矣，宜乎牧斋选诗痛加删削也。

第叁联上句之“瑶林”似谓朝云诗第陸首“青林隐隐数莲开”之“青林”，或即指孟阳“赠西邻唐隐君”诗第壹句“西家清池贯长薄”之“长薄”，亦未可知。下句疑指桥下及船边照之秋波也。

此首第柒句之“絜榼”恐与今夕行“南邻玉盘过

送八珍”句有关。此夕想程唐诸老各自分备肴酒以宴萼绿华，至第捌句结语用龙城录赵师雄罗浮梦事，“月落参横”之时嘉定城门必不能开启通行，岂河东君在此数夕之间不居寓城外而留宿于叔达寓园耶？孟阳今夕行序谓“十二夜复过余成老亭”，恐此夕河东君之过成老亭未必一人独来，叔达当亦伴行。若此揣测不谬，则成老亭之命名本用杜诗“与子成二老，来往亦风流”之典（见杜工部集叁“寄赞上人”五古）。程唐“二老”是夕真可谓风流之至，不负此亭之名矣。

论朝云诗八首既竟，颇觉松圆生香活剥杜诗原句太多。今寅恪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戏集唐人成句为七绝一首，以博读者一笑。诗云：

霸才无主始邻居，（温飞卿“过陈琳墓”。寅恪案：“君”指河东君，从顾云美河东君传之先例也。）世路干戈惜暂分。（李义山“杜工部蜀中离席”。寅恪案：陈卧子于崇祯七年即程松圆赋朝云诗之年，其为河东君作“早梅”诗云：“干戈绕地多愁眼。”）两目眵昏头雪白，（韩退之“短灯檠歌”。）枉抛心力尽朝云。（元微之“白衣裳”二首之二。）

第三章 河东君与“吴江故相”及“云间孝廉”之关系（七）

耦耕堂存稿诗“今夕行”并序云：

甲戌七月唐四兄为杨朝赋七夕行。十二夜复过余成老亭。酒酣乘月纳凉舍南石桥上，丝竹激越，赏心忘疲，因和韵作此。（此序上文已引。兹为解释便利，故重移录。）

七夕之夕明河新，飞来鸟鹊填河津。今夕何夕织女降，南邻玉盘过（送）八珍。彩云翩跹入庭户，明月自与幽人亲。李暮贺老并同舍，弹丝吹竹无昏辰（晨）。一声裂石众哗寂，四筵不劳录事瞋。白头当场自理曲，向月吹箫教玉人。玉人羽衣光素羽，似有霓裳来碧落。香雾寒生半臂绡，暗尘襟解罗襦缚。玉指参差送夜光，云鬟阿娇闻宵柝。只云三万六千是（日），莫惜颠狂且行乐。

寅恪案：孟阳此诗与朝云诗第捌首同述一事，前已论及。此诗乃和叔达七夕行韵之作，不过唐氏所赋为崇祯一年河东君在其寓园游宴之经过，孟阳此诗则虽和唐韵，而所言乃七夕后五日即十二日之夜河东君过其家之事。唐程两诗虽同

体同韵，其内容应有互异之点。今既不见唐氏七夕行取以相发明，姑止就程氏今夕行略加论释，自必不能满意，须更详考。至叔达七夕行乃用少陵“丽人行”之韵（见杜工部集壹），所以如是者疑别有寓意，因河东君夙称“美人”，“丽人”即“美人”，子美此诗题所谓“丽人”指杨氏诸姨而言，“杨”复河东君之姓也。孟阳今夕行之命名本出少陵原题，其第叁句“今夕何夕”亦与杜诗第壹句相同（见杜工部集壹“今夕行”），但此皆表面之解释，非真知孟阳用意所在者。颇疑松圆实用诗经唐风绸缪篇“今夕何夕，见此粲者”之典。据朱子集传：“粲，美也。此为夫语妇之辞也。”若所推测者不误，则孟阳命题之原意亦与朝云诗第捌首第捌句之“卿”河东君者用心正复相似。

上引牧斋论松圆之时，以为“七言古诗，放而之眉山”，（寅恪案：上海前合众图书馆藏耦耕堂存稿诗中此诗题下有评语云：“叙题大似东坡，诗亦相近。”并可参证。）今观松圆今夕行，颇有摹拟东坡松风亭梅花诗之迹象，（见东坡后集肆。）钱氏之言殊为事信。苏诗第壹首“海南仙云娇堕砌，月下缟衣来扣门”之语，亦与崇祯七年七月十二夜孟阳寓年之情景暗合。借“仙云”之辞以目河东君，颇为适切，盖是夕河东君以萼绿华及“神仙宾客”之身份降松圆家，而“云”复为河东君之名也。又苏诗第贰首“耿耿独

与参横昏”之句，复与同述此夕经过之朝云诗第捌首结句“天河拌落醉横参”句有关。朝云诗此句虽出少陵诗“天横醉后参”及“自待白河沉”之典，（见杜工部集壹贰“送严侍郎到绵州”。仇兆鳌杜诗详解壹壹释此诗之“白河”为“天河”，是。寅恪以为程诗之“落”，即出杜诗之“沉”也。）然松圆遣辞固出于杜，而用意则实取于苏也。孟阳此诗“南邻玉盘过八珍”之“过”，虽可借用杜工部集壹“夏日李公见访”诗“墙头过浊醪”之“过”，但仍疑为“送”字之误。所以作此推测者，因叔达七夕行本用少陵“丽人行”之韵，今唐氏原诗未见，不知其与丽人行内容关系如何，但丽人行有“御厨络绎送八珍”之语，松圆改为此句，其“送”字之意与朝云诗第捌首第柒句“挈榼”二字相涉，且“玉盘”之辞亦出杜工部集壹贰“敢公仲夏枉驾草堂，兼携酒馔”诗“竹里行厨洗玉盘”之典，甚合叔达此夕“挈榼”之事。

然则诸老各具酒馔，凑成夜宴，寒乞情况可以想见。此夕处士山人之筵席固远不如后来富商汪然明、贪宦谢象三之豪侈招待，即候补阁老钱受之之半野堂寒夕文宴，其酒馔之丰盛亦当超过唐程诸老之逃暑会无疑也。诗中“李暮贺老并同舍，弹丝吹竹无昏晨”及“白头当场自理曲，向月吹箫教玉人”等句，足证牧斋谓孟阳精于音律，其言实非虚誉，而河东君从之有所承受，抑又可

知。顾云美河东君传云：“定情之夕，在辛巳六月七日。君年二十四矣。宗伯赋前七夕诗，要诸词人和之。”噫！此为唐叔达赋七夕行后七年之事也。牧斋当崇祯甲戌之秋尚未“见此邂逅”（见诗经唐风绸缪篇第貳章并朱注），然终能急追跃进，先期一月完成心愿，诚足夸叔达于地下，傲孟阳于生前矣。

《耦耕堂存稿》诗中，今夕行之后第叁第肆及第捌第玖第拾共五题皆与河东君有关，兹分别论述之于下。

“秋雨端居有怀”云：

百日全家药裹间，不论风雨不开关。篱边秋水愁中路，郭外春湖梦里山。时倚瓶花滋起色，漫悬梁月见衰颜。南村胜客如相忆，好就茅斋一宿还。

“病余戏咏草花”云：

莺粟鸡冠画不成，神农汉使未知名。千年血渍丹砂在，一寸心灰缟雪生。望里蜉蝣弦晦数，睡余蝴蝶梦魂清。天花散处宜蠲疾，不比文园露一茎。

寅恪案：河东君于崇祯七年初秋离嘉定返松江后，练川诸老当有孟子滕文公篇所谓“孔子三月无君，则皇皇如也”之情状（此“君”借作河东君之“君”），故孟阳诗中应发现痕迹。此二题初视

之似无关系，细绎之实为怀念河东君之作。前一题言全家秋雨时患病，谅是河鱼腹疾之类，姑不置论，独七八两句乃追念河东君于七年暮春至初秋间寄寓城南之盛会。“南村胜客”疑指茂初而言，盖松圆欲茂初至其家与之商量招约河东君重来嘉定一事，故河东君于崇祯九年乙亥岁暮再游练川，观孟阳和茂初“停云”诗“相望经时滞乃翁”之句可证。诗题中之“有怀”乃怀茂初兼怀河东君也。后一题怀念河东君之意较前一题更为明显，第肆句乃合用李义山诗“一寸相思一寸灰”（见李义山诗集上“无题”四首之二）及苏东坡诗“月下缟衣来叩门”（见前引）之意，七八两句谓河东君既如天女之来散花于示疾之维摩诘丈室矣，今不应似司马相如之为卓文君而病消渴也。

“停云次茂初韵”云：

停云霭霭雨濛濛，相望经时滞乃翁。莫往岂能忘夙好，聊淹俄复得深衷。不愁急管哀丝迸，且喜残年皓首同。况值新知多道气，只言此地古人风。

寅恪案：李茂初原作今未得见，其以“停云”为题固出陶渊明“停云”诗序“停云思亲友也”之意，但李氏心中“云”乃“阿云”之“云”，“停”则停留之意。夫河东君之于嘉定诸老只可谓之“友”，而未能为其“亲”。且陶诗义正辞严，不宜借作绮怀之题。岂松圆后来亦觉此题未妥，遂以“絢

云”代之，而作七律八首耶？至若有学集玖红豆初集“戊戌新秋日吴异之持孟阳画扇索题，为赋十绝句”，其第拾首（钱曾王注本为第贰首）云“依约情人怀袖里，每移秋扇感停云”一辞，兼指孟阳及河东君而言，殊与“思亲友”之义切合。此亦松圆茂初辈赋“停云”诗时所不及料者也。余详后论絢云诗条。

李程二老赋停云诗疑在崇祯九年初春，盖此题后一题为“和尔宗春宴即事”诗。据列朝诗集孟阳诗选本，絢云诗前即春宴诗，但题上多“丙子立春”四字。依郑鹤声近世中西史日对照表，崇祯九年丙子无立春，但七年甲戌正月六日立春，十二月十七日又立春，八年乙亥十二月廿八日立春。寅恪以为当日历官定历必无一年之内缺去或重复立春节气之理，故知郑表中七年岁末之立春应移于八年岁初，而八年岁末之立春应移于九年岁初，如此移置方与当时事理及孟阳诗题符合。

又据耦耕堂存稿文中“祭李茂初”文略云：

崇祯岁丁丑春正月李茂初先生寝疾里中，余曾留滞郡城。（寅恪案：“郡城”指苏州言。明代嘉定为苏州府属县。孟阳此次至苏州，疑是送牧斋被逮北行。俟考。）二月晦日拿舟候兄于室。先生顾余微笑，明晨复小语而别。又四日为三月癸卯，先生终于正寝，春秋七十有四。越二七日丁巳表弟程某哭奠于几筵而告之曰：去岁之春，

同游湖壖，寻花放狂，把烛回船。欢笑累夕，和诗风篇。

寅恪案：孟阳祭茂初文作于崇祯十年丁丑。文中“去岁之春”指崇祯九年丙子之春，“寻花放狂”之“花”指河东君言，即孟阳“正月同李茂初沈彦深郊游，次茂初韵”诗中（此题“正月”二字从孙氏钞本增补。全诗见下引。）所谓“寻花舍此复何之”之意也。考河东君以崇祯八年秋深别卧子于松江重返盛泽镇徐云翮家，值此惆怅无聊之际当思再作嘉定之游。何况练川诸老知其已脱几社名士之羁，逸兴野心遂大发动，更复殷促其重来以践崇祯七年初秋相别时之宿诺耶？孟阳诗中“况值新知多道气”句之“新知”自指河东君言，“新知”一辞本出楚辞九歌少司命“乐莫乐兮新相知”之句，然松圆之意注重在“乐”而不在“新”，观其后来所作“六月鸳鸯饮朱子暇夜归，与云娃惜别”诗“一尊且就新知乐”之语（全诗见下引），足证其“新”字之界说。余可参前论宋让木秋塘曲序条，兹不复赘。

又杜工部集壹壹“过南邻朱山人水亭”诗云：“看君多道气，从此数追随。”松圆用少陵“多道气”之语，岂欲“从此数追随”河东君耶？窃恐阿云接对唐李程诸老之际固多道气，但其周旋宋辕文陈卧子李存我之时，则此“道气”一变而为妖气，松圆于此可谓“枉抛心力”矣。又茂初卒于崇

祯十年丁丑三月，其卒前一年尚与此“多道气”之“新知”相往来。论语里仁篇“子曰，朝闻道，夕死可矣”，朱注云“道者，事物当然之理。苟得闻之，则生顺死安，无复遗恨矣”，然则若茂初者殆可谓生顺死安者欤？

“丙子立春和尔宗春宴即事”（“丙子立春”四字据列朝诗集所录增补）云：

归舫夜发促春盘，少长肩随各尽欢。花鸟妆春迎宿雨，天云酿雪作朝寒。何嫌趋走同儿戏，便许风流比书看。晕碧裁红古来事，醉痕狼藉任栏干。

寅恪案：尔宗者，金德开之字，事迹见嘉定县志壹柒忠节门本传。其父兆登本末见耦耕堂存稿文下“都事金子鱼先生行状”及初学集伍肆“金府君墓志铭”等。又嘉定县志叁拾第宅园亭门“金氏园”条云：“东清镜塘北。中有柳云居（寅恪案：“柳云”二字可注意，不知是否与河东君有关。俟考。）、止舫、霁霞阁、冬荣馆。金兆登辟。别有福持堂，在塔院西。兆登别业。”据此，崇祯九年丙子立春日尔宗之春宴河东君当亦预坐，此诗第壹句之“归舫”乃指河东君此次来嘉定寓居城外，或即南翔镇之檀园。尔宗既设春宴于其城内之寓园，则城门夜深必须扃闭，故河东君不能甚晚返其城外居处，所谓“促”者指时间之迫促。第贰句“少长尽欢”之“少”指尔宗

辈，“长”指孟阳辈。第肆句暗藏“朝云”二字，否则既是夜宴，何必用“朝”字也。

此诗第贰联之“儿戏”“风流”甚合当时情事。第柒句疑用梁简文帝“春盘赋”语。（寅恪检佩文韵府壹一东红韵下云：“梁简文帝春盘赋裁红晕碧，巧助春情。又裁红点翠愁人心。”今检丁福保辑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全梁诗壹简文帝“东飞伯劳歌”二字一有“裁红点翠愁人心”之句。元好问遗山诗集捌“春曰”诗：“里社春盘巧欲争，裁红晕碧助春情。”自注云：“欧阳詹春盘赋，裁红晕碧，巧助春情，为韵。”全唐文伍玖伍欧阳詹春盘赋及佩文韵壹佰上十一陌韵下并同。但汉魏百三名家集及严可均辑全梁文简文帝文等皆无春盘赋。更俟详考。）又后来河东君于崇祯十三年所赋“春日我闻室作，呈牧翁”诗“裁红晕碧泪漫漫”句，亦是追感此类春宴，所以有“泪漫漫”之语耳。“古来事”者，孟阳非仅谓自古相传有此节物风俗，兼有和李茂初“停云”诗“只言此地古人风”之意。颇疑“此地古人风”之语实出于河东君之口，作此等语，即所谓“道气”者是也。观此夕之春宴河东君来去迫促如此，真玉溪生“重过圣女祠”诗所谓“萼绿华来无定所，杜兰香去未移时”者也。（见李义山诗集上。）

“正月十一十二夜云生留余家，与客连夕酣歌，醉余夜深，徘徊寺桥，俯仰昔游，题三绝

句”云：

伤心无奈月明桥，秋水横波凝玉箫。十八回
圆天上月，草芳何尽绿迢迢。

经过无处不关情，寺冷台荒月自明。相见解
人肠断事，夜深闲上石桥行。

美人一去不连村，风月佳时独掩门。今夕酒
阑歌散后，珊珊邀得月中魂。

寅恪案：此题三绝句与絢云诗八首殊有密切
关系，不过孟阳此三绝句止咏崇祯九年内丙子正
月十一十二两夕河东君留宿其家之奇遇，至絢云
诗八首则为总述河东君此次嘉定之重游，包括崇
祯九年正月灯节前数日在其家中小住后，至二月
下旬离嘉定返盛泽，并去后不久时相思甚苦之事
实也。盖萼绿华之降羊权家乃旷世难逢之大典，
岂可以三绝句短章草率了事？但七律八首又费经
营，绝非一时所能写就。职此之故，两题内容固
有相同之处，而作成时间则有先后，颇疑絢云诗
之完成当在河东君崇祯九年二月末离去嘉定不久
之后，即是年三月暮春也。

此诗题中之“昔游”指崇祯七年七月十二夜，
即今夕行所述之事，“云生”指河东君，固不待
言。考徐鉉续本事诗伍袁宏道“伤周生”诗题下注
云：“按吴人呼妓为生。”据此，孟阳自可呼河东
君为“云生”。又检王圣涂辟之澠水燕谈录拾“谈

谑”类（可参赵德麟《时世录》“钱塘一官妓”条）云：“子瞻通判钱塘，尝权领州事。新太守将至，营妓陈状词以年乞出籍从良。判曰：五日京兆，判状不难；九尾野狐（寅恪案：赵氏书谓此妓“性善媚惑，人号曰九尾野狐。”），从良任便。有周生者，色艺为一州之最，闻之，亦陈状乞嫁。惜其去，判云：慕周南之化，此意虽可嘉；空冀北之群，所请宜不允。其敏捷善谑如此。”然则呼妓为“生”宋人已然。但孟阳所以取男性之称目之者疑有其他理由。一方面河东君往往以男性自命，如与汪然明尺牋之称“弟”及幅巾作男子服访牧斋于半野堂等即是其例。别一方面，则河东君相与往还之胜流亦戏以男性之称目之，如牧斋称之为“柳儒士”之例（见牧斋遗事“国初录用前朝耆旧”条）。寅恪更疑此诗题中之“云生”，其初稿当作“云娃”，盖用唐汧国夫人称“李娃”之典（见太平广记肆捌肆白行简所撰李娃传“汧国夫人李娃，长安之倡女也”等语），如其“二月上浣同云娃踏青”及“六月鸳湖与云娃惜别”等题同一称谓。（两诗俱见下引。）后来发觉以“云娃”称而留宿其家，甚涉嫌疑，两方均感不便，遂改“娃”为“生”以图蒙混欤？又吴梅村“琴河感旧诗”序亦称卞玉京为“卞生”，盖以赋诗之际云娃亦将委身于人之故。此点事与孟阳诗题序相参证也。（见梅村家藏稿陆，并后论卞玉京事节。）

总而言之，牧斋于松圆与河东君之关系虽不甚隐讳，然值此重要关头，即“云生留予家”之问题，则风流之钱谦益亦不得不仿效陈腐迂儒之王鲁斋柏撰著“诗疑”，于郑卫诸篇大肆删削矣。一笑！至题中之“寺桥”，第壹首第壹句之“桥”，第贰首第贰句之“寺”及第肆句之“石桥”，俱指西隐寺之桥，亦即孟阳改其名为“听莺桥”者，见前论隐仙弄非别有邁园条及后论絢云诗第贰首“听莺桥下波仍绿”句，兹不多赘。

第壹首与杜牧之“寄扬州韩绰判官”诗“青山隐隐水迢迢，秋尽江南草木凋。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及孟浩然“留别王侍御维”诗“欲寻芳草去，惜与故人违”有关，（见全唐诗第捌函杜牧肆及同书第叁函孟浩然贰。）否则孟阳赋诗正值严寒草枯之际，焉得有第肆句“芳草何处绿迢迢”之语耶？更申言之，孟阳此首之意大有玉溪生“小姑居处本无郎”（见李义山诗集中“无题”二首之二）及辛稼轩词“见说道，天涯芳草无归路”（见稼轩词贰摸鱼儿“王正之置酒小山亭赋”）之微旨也。

第壹句所谓“伤心”者，鄙意河东君之为人感慨爽直，谈论叙述不类闺房儿女，观前引宋让木秋塘曲，知其当日在白龙潭舟中对陈宋彭诸人道其在周文岸家不容于念西群妾事，绝未隐讳，可为例证。由是推之，此次重游练川亦必与孟阳言

及其所以离松江迁盛泽之经过，而于其不能为卧子家庭所容之原委复当详尽痛切言之也。“十八回圆天上月”者，盖河东君于崇祯七年七月七夕后离去嘉定，复于九年正月元日前重游练川，孟阳若忘却七年闰九月，不计在内，则其间天上明月正合十八回圆之数也。又白氏文集壹捌“三年别”七绝云“悠悠一别已三年，相望相思明月天。肠断青天望明月，别来三十六回圆”，孟阳殆有取于香山此题，因三年别之语，若自河东君于崇祯七年孟秋离去嘉定，至松圆赋“正月十一十二夜”诗时，实际上虽非经过三十六月，但名义上亦可谓已阅三年矣。

第贰首第叁句所谓“肠断事”者不知孟阳指何方面而言，但河东君与孟阳两人皆有断肠之事，即卧子送别河东君满庭芳词所谓“怨花伤柳，一样怕黄昏”者也。（全词见下引）

第叁首孟阳述其自崇祯七年秋间河东君别后相思之苦及此夕即九年正月十一十二夜相见之乐，诗语虽不甚佳，但为赋此题之本旨，其姗姗来迟令人期待欲死之意，溢于言表矣。

上海前合众图书馆藏吴興刘氏旧抄本耦耕堂存稿诗中，“絢云诗”第捌首末句“风前化作彩云行”下有朱笔评语云：

“彩云”首尾呼应，是八首章法。音调凄惋，

情致生动，是从长庆得来，与西昆艳诗有别。

寅恪案：此评语出自何人之手今难考知，甚疑是孟阳同时之人。即使出自后人手笔，亦必其人生年与孟阳相近，尚能闻知当日故实，如孙松坪之流，否则不得亲切若是也。至其言孟阳此诗“是从长庆得来，与西昆艳诗有别”，若就絢云诗之意境言之则颇与西昆近而不似长庆，但就辞语论之则确实与香山之诗有关。检白氏文集壹贰“简简吟”一题结语云：“彩云易散琉璃脆。”此题后即“花非花”一题，其辞云：“花非花，雾非雾。夜半来，天明去。来如春梦几多时，去似朝云无觅处。”由此推之，孟阳赋朝云诗实从香山“花非花”来，盖河东君之“来无定所，去未移时”甚与乐天所言者符合。孟阳既取“花非花”辞意以作朝云诗，则用“简简吟”末句“彩云”之语为题，更赋彩云诗入首，本极自然，但简简吟半述苏家小女之早夭，孟阳后来亦当发现其用此不祥之辞为题甚是不妥，因前赋正月十一十二夜三绝句时掇扯樊川诗集得“孤真絢云定”之句，（见全唐诗第捌函杜牧贰“赠沈学士张歌人”诗。）遂改“彩云”为“絢云”，且与河东君之擅长歌唱者颇相适合也。

“絢云诗”八首非一时所作，其完成时间大约在崇祯九年暮春，前已略论及之。此题八首之作，其最前时限当是崇祯九年正月，其最后时限

亦不能越出是年三月也。此题八首既非一时所完成，其内容所述者亦不止关涉一事。约略言之可分为四端。第壹第贰两首为言其写作緬云诗扇，（此扇有河东君画像并孟阳自题诗。）第叁第肆两首为细写河东君留宿其家，第伍第陆两首为叙述河东君之离去嘉定，第柒第捌两首为陈诉己身自河东君别后相思之痛苦。（寅恪案：徐榻发续本事诗陆选松圆緬云诗第壹第叁第柒共三首，亦可谓得其要领矣。）凡此八首皆步一韵，与前此所赋朝云诗有别。

耦耕堂存稿诗此题下并第陆第柒两首上有评语云：

八诗同用一韵，比朝云诗更工炼矣。其用韵略无一意同者，而极自然，无斧凿之迹，故佳。各诗承接俱能打成一片，正在起结处得力耳。不止以对句求工，押字取致而已。押字各见笔力，尤在与前后一气贯注，移动不得，乃见作法。

寅恪案：此等评语推崇至极，究属何人所加，殊为可疑，其非出自牧斋，固不待言。但当时称赏松圆之诗若此之甚者，舍牧斋外又难觅其他相当之人。然则岂松圆本人所自为耶？文士故作狡狴，古今多有之，不足异也。鄙意此题八首之用韵实有问题，颇疑是次韵之作。盖第伍首云“艳曲传来还共和”，据此可知当时松圆必有和河东君之作。但今检耦耕堂集，此数年中所赋之

诗尚未发现有和河东君之篇什。或者緡云诗八首即步河东君原诗之韵者，河东君此原诗乃孟阳所谓“艳曲”者欤？俟考。

兹依次移录緡云诗八首分别论释之于下。

其一云：

彩云一散寂无声，此际何人太瘦生。香纵反魂应断续，花曾解语欠分明。白团画识春风在，红烛歌残夕泪争。从此朝朝仍暮暮，可能空逐梦中行。

其二云：

抹月涂风画有声，等闲人见也悉生。听莺桥下波仍绿，走马台边月又明。芳草路多人去远，梅花人近鸟衔争。残更无寐难同构，为雨为云只自行。

寅恪案：有学集玖红豆初集“戊戌新秋日吴异之持孟阳画扇索题，为赋十绝句”其二（钱曾注本列为第叁）云：“断楮残缣价倍增，人间珍赏若为凭。松圆遗墨君应记，不是緡云即送僧。”（自注“孟阳别妓有緡云诗扇。”）有学集中此十绝句详见后论，兹可注意者为牧斋此首自注“緡云诗扇”一语，盖诗扇有孟阳自书其赠妓诗，固不待言，但扇面空间不甚广阔，緡云诗八首若全部尽书，则必是蝇头小字方可容纳。松圆于崇祯九年已七十二岁，当时虽有眼镜，松圆未

必具此工具，（参初学集玖崇祯诗集伍“眼镜篇送张七异度北上公车”诗。）故此诗扇之诗应不能超过两首。若依此限度，则当是此题之第叁首并第肆首，因此两首乃述河东君留宿其家之事，且第叁首结语“彩云縲定不教行”，实縲云诗全部之核心，决无遗漏之理。又牧斋十绝句乃应吴异之之请题松圆画扇者，据此可知虽称之为縲云诗扇，其上除诗外当尚有画在。如松圆浪淘集壹叁春帆“垫巾楼中宋比玉对雪鼓琴，余戏作图便面漫题”之例可以为证。盖通常团扇两面皆可作画书字，其一面无纵贯之扇骨者便于作画，其别一面之贯有扇骨者不宜作书。由此推之，牧斋所谓縲云诗扇仍为松圆之画扇，不过其别一面则有孟阳自书之縲云诗耳。縲云一事乃松圆平生最得意者，故往往作画题字以示密友，异之此扇当亦其中之一，未必即是孟阳亲赠与河东君者也。

縲云诗第壹首第壹句“彩云一散寂无声”固出李太白“宫中行乐词”八首之一“只愁歌舞散，化作彩云飞”（见全唐诗第叁函李白肆），但“无声”二字松圆之意除指歌声外，恐兼指扇上之画而言，盖目画为无声之诗，河东君虽去，而画图仍在也。

第伍句“白团画识春风在”，用梁武帝“手中白团扇，净如秋团月”及简文帝“白团与秋风，本自不相安”并杜工部“画图省识春风面，环珮空归月

夜魂”等诗句之典，（见丁福保辑全梁诗壹梁武帝“团扇歌”及简文帝“怨诗”，并杜工部集壹伍“咏怀古迹”五首之三。）亦足证此句与第壹句皆谓扇上之画也。

第陸句“红烛歌残夕泪净”，用杜牧之“蜡烛有心还惜别，替人垂泪到天明”及晏叔原词“红烛自怜无好计，夜寒空替人垂泪”之典，（见全唐诗第捌函杜牧伍“赠别”二首之二及晏几道小山词蝶恋花词。）俱为世人所习知，不过松圆以之作别妓诗更觉适切也。

第柒第捌两句自是出于宋玉高唐赋“旦为朝云，暮为行雨”之语。（见文选壹玖。）河东君此时以“朝”为名，以“朝云”为字，如江总字总持，杜牧字牧之之例。特点出之，亦当日赋诗者之风气。前第貳章已详论之。

第貳首第壹句“抹月涂风画有声”，指扇上之诗言，盖目诗为有声之画也。

第叁句“听莺桥下波仍绿”，关于听莺桥一端见上论西隐寺前石桥本名“宝莲”松圆改为“听莺”事，兹可不赘。

第肆句“走马台边月又明”，其古典则用汉书柒陸张敞传“敞无威仪，时罢朝会，过走马章台街，使御史驱，自以便面拊马”之语及文选贰柒班婕妤怨歌行“新制齐纨素，皎洁如霜雪。裁为

合欢扇，团团似明月”之句。（参玉台新咏壹班婕妤“怨诗”。）盖“便面”即扇，且“章台街”一辞复合于太平广记肆捌伍许尧佐柳氏传中“章台柳”事。“团团似明月”，即“月又明”，并与第壹首第伍句有关。又松圆正月十一十二夜所赋三绝句之第叁首末句“姗姗招得月中魂”亦与之有干涉也。其今典则借用南翔镇“走马塘”之名（见陈枏梭印南翔镇志壹水道门“走马塘”条），而以汉书张敞传中“走马章台街”之“台”代“塘”，并取许尧佐柳氏传中“章台柳”故事混合融贯，足见此老之匠心。故此次河东君之游嘉定，寄居之处与檀园及李茂初有关，亦可借是推知矣。余可参前论松圆“秋雨端居有怀”及“停云次茂初韵”两诗条。

“芳草路多人去远，梅花人近鸟衔争”一联，上句谓河东君已离嘉定返盛泽，据此可知緬云诗第壹首第贰首虽排列最前，但其作成之时间实在第叁第肆两首之后矣。下句有“梅花春尽”之语，考明末历官所定节气，梅花开时常与春分相近。东山训和集贰“（崇祯十四年）二月十二日春分日横山晚归作”有句云“残梅糝雪飘香粉”，依郑氏近世中西史日表，崇祯十四年春分在二月十日，即阳历三月廿日，崇祯九年春分在二月十四日，即阳历三月廿日。郑氏所推算虽与当时所用之历微有差错，但春分在阴历二月则绝无可疑。松圆崇祯九年有“二月上浣同云娃踏青”诗（全诗见下

引），可知河东君此次之去嘉定适在梅花开放而包含春分节气之二月，此为第壹第贰两首作于第叁首第肆首以后之又一旁证也。

其三云：

朝檐天外鹊来声，夜烛花前太喜生。婪尾燕收灯放节，埽眉人到月添明。香尘瀕洞歌梅合，钗影差池宿燕争。等待揭天丝管沸，彩云縲定不教行。

其四云：

梅飘妆粉听无声，柳著鹅黄看渐生。雷茁玉尖梳底出，云堆煤黛画中明。（列朝诗集“云”作“雪”。）不嫌书漏三眠促，方信春宵一刻争。背立东风意无限，（列朝诗集“无”作“何”。）褊腰珠压丽人行。

寅恪案：此两首皆与上引“正月十一十二夜云生留余家”三绝句同咏一事。第叁首“婪尾燕收灯放节，埽眉人到月添明”联，即三绝句题序中之“正月十一十二夜云生留余家”也。“香尘瀕洞歌梅合，钗影差池宿燕争”联，即三绝句题序中之“与客连夕酣歌”也。

第叁首第贰句出杜工部集拾“独酌成诗”所云：“灯花何太喜，酒缘正相亲。醉里从为客，诗成觉有神。兵戈犹在眼，儒术岂谋身。共被微官缚，低头愧野人。”又少陵此诗如“醉里从为

客”及“兵戈犹在眼”诸句亦甚切合松圆当日情事，惟松圆以“山人”终老，则与杜诗结语不合耳。

第柒第捌两句乃合用列子汤问篇秦青“抚节悲歌，声振林木，响遏行云”及杜牧之“赠沈学士张歌人”诗“孤直縲云定”之典，不仅为全首之警策，亦全部八首主旨之所在也。

夫河东君既于崇祯九年正月十一十二夜留宿松圆之家，松圆自不能不作画以写其景，赋诗以言其事。此第肆首即写景言事之篇什，亦即縲云诗扇有画之一面所绘者也。才调集伍元微之“离思”六首之三“闲读道书慵未起，水晶帘下看梳头”，孟阳窃取其意以作画，并采用东坡集玖“续丽人行”之辞旨以赋此首，故縲云诗扇今虽不存，但观縲云诗第肆首亦可想见扇上所绘之大概也。孟阳赋诗以“慵未起”及“看梳头”为主旨，则其所画者当从美人晓妆之后面描写，而东坡所赋“续丽人行”题序云“李仲谋家有周昉画背面欠伸内人，极精，戏作此诗”等语，正是孟阳心中所欲绘者，故东坡此诗亦可谓孟阳画图之蓝本矣。兹移录苏诗于下，读者可自得之，不必详论也。苏诗云：

深宫无人春日长，沉香亭北百花香。美人睡起薄梳洗，燕舞莺号空断肠。画工欲画无穷意，背立东风初破睡。若教回首却嫣然，阳城下蔡俱风靡。杜陵饥客眼长寒，蹇驴破帽随金鞍。隔花

临水时一见，只许腰肢背后看。心醉归来茅屋底，方信人间有西子。君不见孟光举案与眉齐，何曾背面伤春啼。

第肆首之辞语除与苏诗有关者可以不论外，唯其中“雷茁玉尖梳底出，云堆煤黛画中明”一联尚需略加考释。此联上句述河东君晨起自梳头事，“玉尖”疑用韩致尧“咏手”诗“腕白肤红玉笋芽，调琴抽线露尖斜”（见全唐诗第拾函韩偓肆），至“雷茁”两字连文，寅恪浅陋，尚未见昔人有此辞语，前引孙松坪主纂之佩文韵府亦仅著松圆此诗，据是推之似是孟阳创作。李义山诗集上“柳”诗云：“巴雷隐隐千山外，更作章台走马声。”意者河东君此次之游嘉定已改易原来姓名之“杨朝”为“柳隐”，松圆遂联想张敞走马章台街及韩翃章台柳故事，借用玉溪生诗创此新辞耶？俟考。下句述河东君自画其眉事，盖松圆无张京兆之资格及幸运也。（戊寅草有“为郎画眉，代人作”一诗，列于“朱子庄雨中相过”七古之后，辞意俱不易解，未知与朱氏有无关系，姑附识于此，以供参考。）“云堆”，若依耦耕堂存稿诗钞本，则“云”指发言固可通，若依列朝诗集及佩文韵府作“雪堆”，（孙氏所据何本，今不可考。）则“雪”谓手，指肌肤皎若冰雪，画眉用煤黛，故黑白逾分明也。两说未知孰是，更俟详检。第柒句“背立东风意无限”，列朝诗集“无”作“何”，虽

皆可通，但苏诗为“画工欲画无穷意，背立东风初破睡”，故仍以作“无限意”为是。“穷”改“限”以协平仄，且“无限”一辞有李太白清平调第叁首“解识春风无限恨”之成语可依据也。若谓此首第壹句有“无”字，第柒句因改“何”字以避重复，此则拘于清代科举制度习惯所致，昔人作诗原不如是，即观本文所引明末诸人篇什可以证知，不必广征也。

其五云：

十夕闲窗歌笑声，绿苔行迹见尘生。乱飞花片浑亡赖，（列朝诗集“亡”作“无”。）微露清光犹为明。艳曲传来还共和，新图看去不多争。遥知一水盈盈际，独怨春风隔送行。

其六云：

昨夜风前柔橹声，无情南浦绿波生。飞花自带归潮急，落月犹悬宿舸明。（列朝诗集“落”作“残”。）柳色晓分娄苑尽，人烟暗杂语溪争。春云倏忽随春梦，难卜灯花问远行。

寅恪案：此两首虽俱述河东君离去嘉定事，但第伍首言河东君以诗留别，不及送行，第陆句则泛论河东君归程也。前首有“乱飞花片浑亡赖”，后首有“飞花自带归潮急”，故知河东君去时必是飞花时候。韩君平“寒食”诗云：“春城无处不飞花，寒食东风御柳斜。”（见全唐诗第肆函韩

翊叁)据郑氏近世中西史日表，崇祯九年清明为二月廿九日，然则河东君之去嘉定乃在是年二月下旬。絢云诗第柒首“三月天涯芳草歇，一番风信落花争”亦可参证也。

第伍首“十夕间窗歌笑声”句非谓河东君连续十夕留宿其家，不过如正月十一十二夜两夕二月上浣同云娃雨宴达曙一夕之例，即絢云诗第壹首“香纵反魂应断续”之意也。

第伍句“艳曲传来还共和”之“艳曲”，疑即是遣人送诗告别之作，而絢云诗乃次此诗之韵。既有“共和”一语，则嘉定诸老中除孟阳外，当尚有他人和诗，惜河东君原作及他人和篇皆不可见矣。（寅恪偶检徐康前尘梦影录下“先叔父鸿宝至平桥书肆小憩”条云：“书贾出河东君诗四本，卷帙甚薄，丹黄殆篇，系河东君手录底本。中有与松圆老人昌和，及主人红豆诗甚多。”徐氏所言或为河东君选录底本，未必是游嘉定时之作品也。俟考。）

第陸句“新图看去不多争”之“新图”，当即孟阳此时新绘絢云诗扇上河东君之像，“不多争”者，谓相差无几。今世所传河东君画像自顾云美后亦颇不少，但皆非如松圆所画者对人对景直接摹写之真能传神，又不待言也。

第柒第捌两句依孟阳之意，谓河东君怨其不

来送行，窃恐适得其反。盖河东君独往独来虽其特性，然亦视情谊而有区分。如陈卧子于崇祯八年秋深由松江送其赴盛泽镇，至武塘始别去，可以证知。此次之离嘉定则不欲诸老相送，恐非遵孔子“老者安之”之义，不过畏松圆诸人临别之际依恋不舍，情能难堪，故出此策以避烦扰耳。龚自珍“袁浦别妓”诗（见定庵文集补“己亥杂诗”中之“呖词”）云：“金缸花尽月如烟，空损秋闺一夜眠。报道妆成来送我，避卿先上木兰船。”此为男避女送行之辞，与柳程此次之事相反，但依第陸首“落月犹悬宿舸明”句，可知河东君亦避孟阳，先上木兰船也。

第陸首“柳色晓分菱苑尽，人烟暗杂语溪争”一联之“柳”“菱”及“语溪”，乃指河东君由嘉定返江浙交界之盛泽镇，舟行所经松江嘉兴之地名。（见嘉庆一统志捌贰江苏松江府壹“柳湖”条及同书贰捌陸浙江嘉兴府壹“语儿溪”条并浙江通志壹壹山川门叁“语儿溪”条。）第柒句用范致能词“灯花结，片时春梦，江南天阔”之语。（见范成大石湖词秦楼月词。）第捌句用郭彥章钰送远曲“归期未定须寄书，误人莫误灯花卜”之句，（见顾嗣立元诗选初集辛靜思集。）与第叁首“夜烛灯前太喜生”句，一喜其来，一念其去，两相对映也。

其七云：

夜半空阶细雨声，晓寒池面绿萍生。（佩文韵府引此诗“晓”作“晚”。）悠悠春思长如梦，耿耿闲愁欲到明。三月天涯芳草歇，一番风信落花争。茫茫麦秀西郊道，不见香车陌上行。

其八云：

间坊归处有莺声，白发伤春泪暗生。无计和羶粘日驻，枉拌不睡泥天明。千场绿酒双丸泻，一朵红妆百镒争。（寅恪案：此一联用全唐诗第叁函李白貳肆“赠段七娘”七绝“千杯绿酒何辞醉，一面红妆恼杀人”二句。又上句可参第叁首所引杜工部“独酌成诗”五律。）不见等闲歌舞散，风前化作彩云行。

寅恪案：此两首皆松圆自述河东君于崇祯九年二月末落花时节离去嘉定后其单相思之苦痛并追忆。第柒首“夜半空阶细雨声，晓寒池面绿萍生”，礼记陆“月令”云“仲春之月，萍始生”，孟阳此年有“二月上浣同云娃踏青归，雨宴达曙”诗云“醉爱雨声笼笑语，不知何事怨空阶”，即指此次郊游踏青、留宿其家之事。同一听雨，昔乐今愁，所以续以“悠悠春思长如梦，耿耿闲愁欲到明”一联也。此次踏青之地不知在何处，但必在近郊无疑。当时孟阳移居西城，或即第柒句所谓“西郊”者耶？第伍句“三月天涯芳草歇”之“芳草”或即指踏青诗“天粘碧草度弓奚”之“碧草”欤？

第捌首“间坊归处有莺声”，当是追忆崇祯九年正月十一十二夜留宿其家欢歌醉余徘徊寺桥之事。（见前。）此寺桥即西隐寺之宝莲桥，后来孟阳改其名为听莺桥者。此次河东君留宿其家，实为柳程两人交谊之顶点，故以此事作絢云诗之总结，然今日吾人读至“一朵红妆百镒争”之句，不禁为之伤感，想见其下笔时之痛苦也。平心而论，河东君之为人亦不是仅具有黄金百镒者所能争取，观谢象三不能如愿之事可以证知。若孟阳心中独以家无百镒不能与人竞争为恨，则未免浅视河东君矣。

松圆完成絢云诗八首大约在崇祯九年三月暮春，前已考论。河东君离去嘉定在是年二月末。此次来嘉定除上论诸诗外，孟阳尚有二诗与之有关，兹移录于后。

“（正月）同李茂初沈彦深郊游，次茂初韵”云：

贮得瑶华桃李时，寻花舍此欲何之。陶情供具衰年乐，送老生涯画史痴。地僻扶携窥粉黛，林深枕藉共糟醅。只传吹角城头早，秉烛留欢每恨迟。

“二月上浣同云娃踏青归，雨宴达曙。用佳字”云：

客来兰气满幽斋，少住春游兴亦佳。霞引秾

桃蹊步障，天粘碧草度弓鞋。烟花径袅婵娟入，
山水亭孤竹肉谐。醉爱雨声笼笑语，不知何事怨
空阶。

寅恪案：前诗题中之李茂初上已屡论，今不
更赘，惟沈彦深本末尚未述及，兹略考之。

嘉定县志壹捌孝义传沈宏祖传（参侯忠节公
全麻肆“次张西铭翰林韵，贺沈彦深得雄”二
首。）云：

沈宏祖字彦深，高才博学。崇祯壬午奉文改
兑漕米。申荃芳等赴阙上书，疏出宏祖手。赏佐
有司赈荒，民得实惠。

孟阳诗“贮得瑶华桃李时，寻花舍此欲何
之”者，意谓此时正贮得艳如桃李、绝代名花之
河东君，更何必往他处寻花乎，非谓正月严寒之
时桃李花开也。“寻花”一辞可参上论孟阳祭李茂
初文。第肆句“画史痴”之语，孟阳以能画而痴绝
之顾虎头自比，固亦确切，但未具顾氏棘针钉邻
女画像之术以钉河东君之心，殊为遗憾也。（见
晋书玖贰顾恺之传。）此诗下半四句谓与李沈诸
人拥护河东君傍晚时郊外野餐，深恨城门将闭，
不得尽欢。考当时茂初年七十三，孟阳年七十二，
彦深此年虽非如李程之老耄，然依张西铭侯
广成作诗贺其得雄言之，当是中年或中年以上。
盖侯忠节公全集肆贺彦深得雄诗之前一题为“秦

淮五日”，后一题为“南州送子演婚”，侯氏以崇祯十一年春由南京司勋郎中升江西督学，赴南昌任所。综合推之，彦深与河东君郊游之时，其年龄亦非甚少可知。河东君崇祯九年丙子年十九，素不畏冷（见下论有美诗等），冲寒郊游至于日暮本不足异，独怪李程二老忍寒冒险，不惜残年，真足令人钦服。更可笑者，河东君夙有“美人”之称，“美人”与“婵娟”二字有关，前第貳章已详论之。松圆此诗中第伍句“烟花径袅婵娟入”实指美人即河东君，殊非泛语。寅恪忽忆幼时所诵孟东野“偶作”诗（见全唐诗第陸函孟郊貳）云：“利剑不可近，美人不可亲。利剑近伤手，美人近伤身。道险不在广，十步能摧轮。情爱不在多，一夕能伤神。”检緼云诗第伍首有句云“十夕闲窗歌笑声”，然则松圆诗老独不虑此“美人”“十夕”之“能伤神”耶？

后诗前已多所论及，兹不复赘，但诗题有“用佳字”之语，当是分韵赋诗，今日河东君原作已不可见，惜哉！此夕在崇祯九年丙子二月上浣，一年以前正是河东君与卧子同居松江徐氏南楼之际，回忆当时春闺夜雨，睹景怀人，必甚痛苦，其情感绝不同于孟阳此诗结语之欢乐无疑，顾孟阳未必能察其内心耳。观后来河东君赋金明池咏寒柳词有“春日酿成秋日雨，念畴昔风流，暗伤如许”等句（全词见下引），则其听春雨而

伤怀抱非出偶然，亦可证知矣。

第三章 河东君与“吴江故相”及“云间孝廉”之关系（八）

兹有一问题，即河东君何时改易姓名为柳隐？此点叙论卧子所刻戊寅草及其“上巳行”诗时详之，暂不多赘，但緬云诗第貳首“走马章台月又明”、第肆首“柳着鹅黄看渐生”及“不嫌书漏三眠促”等句，似亦暗示河东君此时即崇祯九年春间已改易姓名为“柳隐”矣。夫河东君原姓杨，又有章台柳之故事，其改杨为柳本极自然，不待多论，唯关于“蘼芜”为字一点则不得不略加考辨。（寅恪案：葛昌楣君蘼芜纪闻上载王士禄宫闺氏籍艺文考略，一名然脂集，引今古今谈概云：“字蘼芜。”但今检文学古籍刊行社重印冯梦龙此书，未见王氏所引之文。邓汉仪天下名家诗观贰集附闺秀别卷柳因小传云：“字蘼芜。”似为较早之纪录。）

牧斋遗事（参用虞阳说苑本及古学业刊本）云：

一门生具腆仪，走干仆，自远省奉缄于牧翁，内列古书中僻事数十条，恳师剖晰。牧翁逐条裁答，复出己见，详加论定。中有惜惜盐三字，其出处尚待凝思。柳姬如是从旁笑曰：太史公腹中书乃告窘耶？是出古乐府。惜惜盐乃歌行

体之一耳。盐宜读行，想俗音尚讹也。牧翁亦笑曰：余老健忘。若子之年，何待起予？

寅恪案：世人多喜传诵此事以为谈助，不知河东君之调牧翁，牧翁逊词解嘲，两人之间皆有隐情，不便明言，后之读牧斋遗事此条者未必能通解也。容斋续笔柒“昔昔盐”条考辨精详，牧斋自必约略记忆。河东君亦博涉书史，其能举此条以对钱氏门生之问，固不足异。夫薛道衡昔昔盐云：“垂柳覆金堤，靡芜叶复齐。”（见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薛司隶集东府。）玉台新咏壹古诗第壹首云：“上山采靡芜，下山逢故夫。”河东君既离去陈卧子，改姓为柳，其以靡芜为字本亦顺理成章之事。容斋之书考昔昔盐甚详，河东君浏览及之又所当然也。夫牧斋家富藏书，且多善本，其所见之本必不止崇祯初年谢三宾马元调所刻者，自不待言。至若河东君则情势迥异，所见者必是谢马之本，其最初或即从几社名士处，若不然，稍后亦可从嘉定唐叔达程孟阳诸老处，至迟更可从谢象三处得见谢马所容斋此书也。

今检谢三宾刻容斋随笔卷首马元调纪事略云：

问以示玉绳周子，读之尽卷。惘然曰：“古人学问如是，吾侪穷措大，纵欲留意，顾安所得书？又安得暇日乎？”已而周子入翰林为修撰，寄语：“子今不患无书可读矣。”周子谢不敏，报

书：“吾则未暇，留以待子。”盖戏之也。去年春，明府勾章谢公，刻子柔先生等集，工匠稿不应手，屡欲散去。元调实董校勘，始谋翻刻，以寓羁縻。明序遂为之序，复纪其重刻之故，以告我后人。嗟乎！二十年间，曩时相与读是书者，遭逢圣明，当古平章军国之任。元调独穷老不遇，啜粥饮水，优游江海之滨，聊以整顿旧书为乐事。曾不得信其舌而奋其笔，何托落之甚也。上有稷卨，下有巢由，道并行而不相悖，均之为太平之象，亦各言其志也已。崇祯三年三月朔，嘉定马元调书于僦居之纸窗竹屋。

寅恪案：此刻本当即河东君所见者，其所关涉之二人一为谢三宾，乃牧斋之情敌，俟后详论，一为周延儒，即马氏所谓“玉绳周子”，乃牧斋之政敌。周氏事迹及牧斋阁讼始末详见史籍，兹不必述。据陈盟崇祯臣子年表，延儒初次为相，其时间自崇祯二年十二月至六年六月，则谢马两氏校刻冯氏书时正周氏当国之日。马氏盛称周氏之美，当为牧斋所不喜。牧斋平生豁达大度，似颇有宰相之量，独于阁讼一事则愤激不堪，颇异其平日常态。如郑方刊本朝名家诗钞小传上东涧诗钞小传云“其平生所最抱恨者尤在阁讼一节，每一纵谈及之，辄盛气健涌，语杂沓不可了”，可以为证。然牧斋之对待政敌殊有前后之分别，于温体仁始终痛恨，于周延儒，则周氏

第壹期为相与温氏钩连，即阁讼有关之时期，遂亦怨之，及周温俱罢相，温又先死，牧斋乃欲利用玉绳，冀其助己，稍变前此态度，后因周氏阻其进用，遂更痛恨。综观前后虽有异同，但钱周两人终是政敌，而于阁讼一端尤为此事之关键也。至于男女间之问题牧斋固不甚注重，然亦非全不介意，观其曾隐讳河东君与陈卧子程孟阳关系中最亲昵之事件即可推知，故谢柳之问题应亦有类似之处。此政敌情敌两点为河东君所夙知，故两人于此微妙之处皆心知其意，不肯道破。后人因此记载，遂以为牧斋真如师丹之老而健忘及河东君之博闻强记者，此真黄山谷所谓痴人前不得说梦者也。

又牧斋尺牋貳与毛子晋第壹叁通云：“昔昔盐记得升庵诗话中有解，老学昏忘，苦不能记。问何士龙（云）当知之。”或疑牧斋遗事所载一段故事即由此札衍变而成者，亦殊有可能。今检升庵合集壹肆肆诗话中确有此条，可见牧斋之记忆力老而不衰，非师丹之比，于此得一例证，其记忆既如此之强，岂不记有宋代洪迈之容斋随笔，而仅举本朝杨慎之升庵诗话且嘱其转问何云耶？鄙意牧斋深恶周延儒，容斋之书乃由谢马二氏希迎玉绳之旨重刻传播，盛行一时，此点上已论及，牧斋之故意避而不言洪书转作逊词以谢毛氏者，与前引笑答河东君之语，其用意正复相同

也。附识于此，以供参究。

复次，仲虎腾盛湖志补叁“柳如是青田石书镇”条云：

石长二寸五分，广二之一，刻山水亭榭。款云：“仿白石翁笔。”小篆颇工致。面镌：“崇祯辛巳肠月，柳蘼芜制。”旧藏梅堰王砚农征士之家。

寅恪案：此书镇后人颇多题咏，如仲氏所引张鉴于源诸家诗即是其例。但此书镇镌有“崇祯辛巳肠月，柳蘼芜制”等语，则肠月为十一月，盖礼记“月令”略云：“仲冬之月，命之曰肠月。”夫崇祯十四年辛巳六月七日河东君与牧斋结缡于茸城舟中，故此后不能再以蘼芜为称，否则“下山逢故夫”之句将置牧斋于何地？由是言之此书镇乃是贗品。更严格言之，则蘼芜之称止能适用于崇祯八年首夏以后至十四年六月七日以前，今人通以蘼芜称河东君，如葛氏蘼芜纪闻之类，亦微嫌未谛也。或疑河东君之称亦自崇祯十三年冬钱柳遇见后始有之，若顾云美河东君传之题亦未能概括一生始末。寅恪窃谓不然。夫河东君阅人多矣，如王胜时所谓“蘼芜山下故人多”者（见王沅虞山柳枝词第壹肆首），斯乃当时社会制度压迫使然，于此可暂不论，但终能归死于钱氏，杀身以报牧斋国士之知，故称河东君以概括一生始末，所以明其志、悲其遇，非偶然涉笔之

便利也。职是之故，寅恪此文亦仿顾氏先例称河东君，并略申鄙意，以求通人之教正。

复次，书镇之为伪造既如上述，但徐乃昌小檀栾室闺秀词钞载赵仪姑茱萸月轩诗余（参胡文楷君妇女著作考壹柒清代壹壹“滤月轩集”条）金明池一阙，乃咏河东君书镇并次河东君“咏寒柳”词韵者，以其为女性所撰，且与河东君最佳之作品有关，故附录之。至书镇之真伪及蘼芜称号之不適切，则置之不论可也。

仪姑金明池并序云：

震泽王研农藏河东君书镇，青田石，高寸余，刻山水亭榭。款云：“仿白石笔。”小篆字。面镌“崇祯辛巳畅月柳蘼芜制”十字。研农方搜辑河东君诗札为蘼芜集，将以付梓，适得此于古董肆，云新出土者，自谓冥冥中所以酬晨抄暝写之劳也。余见其拓本，因题此阙，即用蘼芜集中“咏寒柳”韵：

片玉飞来，脂香粉艳，解佩疑临兰浦。谁拾得，绛云残烬，叹细帙，早成风絮。胜芳名，巧琢茗华，挥小草，依约芝田鹤舞。伴十样涛笺，摩挲纤手，记否我闻联句。玉树南朝霏泪雨。共红豆春蕤，飘零何许。沾几缕，绿珠恨血，只画里，山川如故。二百年，洗出苔痕，感词客多

情，燃膏辛苦。想苏小乡亲，三生许认，试听深篁幽语。（原注：“河东君原杨氏，小字影怜，盛泽人。”）

更有一趣味之事，即牧斋与絅云诗之关系，请略论之。牧斋于列朝诗集中选录松圆絅云诗八首全部，不遗一篇，其注意此诗自不待言。今检有学集玖“戊戌新秋日吴巽之持孟阳画扇索题为赋十绝句（寅恪案：吴巽之名士权，见汪然明春星堂诗集叁西湖韵事“雪后吴巽之集同社邀邹臣先生探梅闻笛”诗，附吴士权次韵。又闵麟嗣纂黄山志伍艺文门载吴士权“别汤泉小札”云：“今来故乡。”然则巽之乃徽州人，与程孟阳为同乡也。）云：

长日翻经忏昔因，西堂香寂对萧晨。前尘影事难忘却，只有秋风与故人。

断楮残缣价倍增，人间珍赏若为凭。松圆遗墨君应记，不是絅云即送僧。（自注：“孟阳别妓有絅云诗扇。”）

参错交芦黯淡灯，扁舟风物似西兴。每于水涧云多处，爱画袈裟乞食僧。

画里僧衣接水文，菰烟芦雨白纷纷。看他皴染无多子，只带西湾几片云。

细雨西楼垫角巾，鬓丝香篆净无尘。如今画里重看书，又说陶家画扇人。

落叶萧疏破墨新，摩挲手迹话沾巾。廿年夜月秋灯下，无复停歌染翰人。

轻鸥柔橹幕江烟，橹背三僧企脚眠。只欠渡头麾扇叟，岸巾指点泛江船。

春水桐江诀别迟，孤舟摇曳断前期。可怜船尾支颐者，还似江干招手时。

一握齐紈扬劫灰，封题郑重莫频开。只应把向西台上，东海秋风哭几回。（钱曾有学集诗注本“东”作“辽”。）

秋风廿载哭离群，泉路交期一叶分。依约情人怀袖里，每移秋扇感停云。（此首钱曾注本为第贰首。其余各首排列，依次顺推。）

寅恪案：此十绝句甚佳。然欲知诗中所言之事实，则须取牧斋及孟阳两人其他诸作参之始能通解。

初学集肆陆“游黄山记”序云：

辛巳春余与程孟阳订黄山之游，约以梅花时相寻于武林之西溪。逾月而不至。余遂有事于白岳，黄山之兴少阑矣。徐维翰书来劝驾，读之两腋欲举，遂挟吴去尘以行。（可参后论东山训和集有关吴拭条。）

列朝诗集丁壹叁程嘉小传云：

辛巳春孟阳将归新安。余先游黄山，访松圆

故居，题诗屋壁。归舟抵桐江，推篷夜语，泫然而别。

耦耕堂存稿诗首载耦耕堂自序云：

庚辰春主人（寅恪案：“主人”指牧斋）移居入城，余将归新安。仲冬过半野堂，方有文酒之宴。留连惜别，欣慨交集。且约偕游黄山，而余适后期。辛巳春，受之过松圆山居，题诗壁上。归舟相值于桐江，篝灯永夕，泫然而别。

同书下“和钱牧斋过长翰山居题壁诗”序云：

辛巳三月廿四日未至桐庐廿里，老钱在官舫，扬帆顺流东下。余唤小渔艇绝流从之。同宿新店，示黄山新诗，且闻曾至余家，有题壁诗。次韵一首。

耦耕堂存稿文下“古松煤墨记”略云：

长翰山故多乔木古宅后巨松千尺，千余年物也。迩年生意顿尽，余博访古烧松捣煤之法，得之周藩宗侯。岁辛巳自吴里粮归，董治之。墨成，命曰古松煤。是年春海钱学士游黄山，过山居看松题诗而去。

同书同卷“题归舟漫兴册”略云：

崇祯辛巳三月归自湖上，将入舟，则钱老有归耗矣。（可参后论东山训和集与此有关诸条。）庚辰腊月望，海虞半野堂订游黄山。正月

十六日牧翁已泊舟半塘矣。（寅恪案：“六”字上原缺“十”字。兹据东山训和集壹柳钱沈苏诸人上元夜诗补“十”字。）又停舟西溪，相迟半月，乃先发。余三月一日始入舟，望日至湖上，将陆行从，而忽传归耗，遂溯江逆之，犹冀一过也，未至桐庐二十里，而官舫挟两舸扬帆蔽江而下。余驾渔艇，截流溯之，相见一笑。随出所收汪长馭家王蒙九峰图及榆村程因可王维江雪卷同观，并示余黄山纪游诸诗。读未半，而风雨骤至，鼓帆侧舵，云物晦冥，溪山改色。因发钱塘梁娃所贻关中桑落，共斟酌之，（寅恪案：此“梁娃”疑是梁喻微。可参后论林天素柳如是尺牘小引“时唱和有女史纤郎”句下所考。）不觉迫暮。同宿新店下，去富阳不远矣。知老钱曾独访长翰山居，留诗松圆阁壁，看松于旧宅之旁，由南山坞取径而去。

综观上列钱程诸作，知牧斋诗所言者为与孟阳生离死别之情况也。第叁首云“爱画袈裟乞食僧”，则孟阳画扇上舟中之人牧斋皆以僧目之。第柒首云“橹背三僧企脚眠”（可参康熙乙丑金匱山房本有学集肆陆“题李长蘅画扇册”第玖则），第捌首云“可怜船尾支颐者”，皆画中之僧，“三僧”即牧斋吴去尘及孟阳。第柒首中“渡头麾扇”、“岸巾指点”及第捌首中“江干招手”之人，即孟阳与牧斋最后诀别时之状。第贰首中“送

僧”之“僧”乃牧斋自谓之辞，盖牧斋于明亡以后即以空门自许，必作如是解，然后知第貳首中（钱遵王注本为第叁首）“不是緬云即送僧”之意，乃谓松圆遗墨之最有价值者实为有关河东君及本人之作品。观第貳首原注，则又知孟阳当日为河东君画像并自书緬云诗于扇上以赠河东君，河东君尚藏此扇，而牧斋犹见及之也。第伍首云“细雨西楼垫角巾”者，孟阳流寓嘉定时居汪无际垫巾楼，前已论及，吴巽之索题之扇不知何时所画，至于緬云诗扇，虽亦非孟阳居此楼时所作，但“西楼”二字当从晏小山蝶恋花“别恨”词“醉别西楼醒不记，春梦秋云，聚散真容易”而来。晏氏之词本绮怀之作，亦正与緬云诗情事相类，可以借用也。第玖首中“东海扬尘”“西台恸哭”（见谢翱唏发集拾登西台恸哭记），亡国遗民之语，不忍卒读。子陵钓台复是当日钱程二人经过之地也。第拾首云“秋风廿载哭离群”者，钱程二人自崇祯十四年辛巳暮春别后（可参“春水桐江诀别迟”句），至顺治十五年戊戌新秋吴巽之持扇索题时，将近廿年矣。

牧斋此十首诗中三用“秋风”之语，自与吴巽之索题时之新秋季节及班婕妤“怨歌行”有关（见文选贰柒乐府上及玉台新咏壹），不待赘言。但第壹首云“前尘影事难忘却，只有秋风与故人”，第玖首云“只应把向西台上，东海秋风哭几回”，

则借用世人所习知之张季鹰“因见秋风起，乃思吴中菰菜莼羹鲈鱼脍”故事（见晋书玖贰张翰传），以故乡为故国，写其心中之隐痛耳。

更可注意者，牧斋题此诗之次年，郑成功即以舟师入长江攻金陵，题此诗之前年秋冬，牧斋往游南京，逼岁除乃还家。盖牧斋自弘光后复明之活动始终不替，魏耕说国姓之策当亦预闻。详见第伍章所论。“东海”“秋风”之句实暗寓臧子源答陈孔璋书中“秋风扬尘，伯奎马首南向”之意（见后汉书捌捌臧洪传），牧斋赋诗之时殊属望于延平，非仅用神仙传麻姑之语已也。俟后详论。

又此首末句“每移秋扇感停云”，即此全十首之结语。“停云”固用陶诗旧题，又是松圆为河东君所赋之诗题（详见前论耦耕堂存稿诗中“停云次茂初韵”七律），今此“云”则停留于家中相与偕老而不去矣，辞意双关，足见牧斋之才思。当崇祯十三年庚辰之冬至十四年辛巳之春，牧斋于松圆则为楚辞九歌少司命之“悲莫悲兮生别离”，于河东君则为“乐莫乐兮新相知”，此旧新悲乐异同之枢缙实在“絢云”一诗，故述牧斋一生生活之转捩点，不可不注意此诗也。

抑更有可笑可悲者，牧斋外集贰伍“题张子石湘游篇小引”（可参同书拾“嘉定张子石六十寿序”）云：

孟阳晚年归心禅说，作緌云诗数十章，婵媛不伏，至今巡留余藏识中。梦回灯灺，影现心口间。人生斯世，情之一字，熏神染骨，不唯自累，又足以累人乃尔。顷者见子石湘游诸诗，风神气韵居然孟阳。却恨孟阳已逝，不获摇头髀，共为吟赏予读此诗，感叹宿草，不复向明月清风，闲思往事，亦少有助于道心也。嘉平廿日蒙叟钱谦益题。

寅恪案：牧斋此文不知作于何年，然其时孟阳之卒必已久矣。列朝诗集所选孟阳緌云诗共八首，今牧斋云“孟阳晚年归心禅说，作緌云诗数十章”，岂孟阳所作原有数十章之多，而耦耕堂诗之留存于今日者仅其中之八首耶？抑或牧斋以松圆之诗与河东君有关者概目为緌云诗，如其所编东山训和集之例耶？俟考。若牧斋之言可信，则“归心禅说”之老人穷力尽气，不惮烦劳，一至于此，河东君可谓具有破禅败道之魔力者矣。牧斋此文自谓“不复向明月清风，闲思往事，亦少有助于道心”，但其于垂死之时所作“病榻消寒杂咏”第叁首“追忆庚辰冬半野堂文宴”诗云“蒲团历历前尘事，好梦何曾逐水流”，（见有学集壹叁东涧诗集下。）是犹不能忘情者。言之虽易，行之实难，斯诚所谓“情之一字，熏神染骨”者欤？至牧斋所以题张子石湘游篇言及孟阳緌云诗者，非仅由张氏此篇其性质与孟阳緌云诗同类，实亦

因子石孟阳当年与河东君有诗酒清游一段因缘也。

崇祯九年丙子孟阳尚有一诗关涉河东君及朱子暇，此点与牧斋间接有关，兹论述之于下。耦耕堂存稿诗中及列朝诗集丁壹叁所选“二月上浣同云娃踏青”诗后即接以此诗。

“六月鸳鸯湖饮朱子暇，夜归，与云娃惜别”诗云：

寻得伊人在水湄，移舟同载复同移。水随湖草间偏乱，愁似横波远不知。病起尚怜妆黛浅，情来颇觉笑言迟。一樽且就新知乐，莫道明朝有别离。（寅恪案：楚辞九歌少司命云：“悲莫悲兮生别离，乐莫乐兮新相知。”乃孟阳此两句所从出，自不待言。至新知一辞及其界说，见前论孟阳停云诗并宋让木秋塘曲序等条，兹不复赘。）

寅恪案：朱子暇即朱治憫，其事迹见劫灰录壹永历帝纪、小腆纪年壹叁、小腆纪传伍柒、明诗综陸陸、携李诗系壹玖、光绪重修嘉兴府志伍壹文苑传、道光修同治重刊广东通志贰肆职官表、道光修光绪重刊肇庆府志壹贰职官贰等，兹不详述。但据广东通志云：“（崇祯）十年同知朱治憫吴大伊。十一年。十二年。十三年同知倪文华。”肇庆府志云：“（崇祯）十年同知李含璞

朱治憫。十一年。十二年同知（以后缺。）”可知崇禎十年朱子暇外，任肇慶府同知者尚有其他之人。兩志所列之人名雖不同，然朱氏之到任所（明詩綜、嘉興府志“同知”皆作“通判”。據小腆紀傳云：“天啓辛酉舉于鄉，選肇慶通判，歷同知。”蓋先選通判，後遷同知也。）必在崇禎十年無疑，故孟陽此詩亦應是九年所作。崇禎十三年肇慶府同知既非朱氏，則朱氏此時或已離任返家，其後來在廣東之活動當是重返粵省以後所為也。檢程錢兩家之集關涉朱氏者，除此詩外，皆為崇禎三年春夏間事，時間太早，無關考證。

（可參耦耕堂存稿詩上“答朱子暇次牧齋韻三首”。列朝詩集丁壹叁上選程孟陽此詩，題作“答朱子暇見訪同牧齋次韻三首”，題下有“庚午春”三字。初學集玖崇禎詩集伍“夏日偕朱子暇憩耦耕堂次子暇訪孟陽韻三首”。）自崇禎九年夏至十三年冬河東君訪半野堂之前，未发现錢朱兩人有往還踪跡。牧齋集中涉及河東君之詩，最後為第貳章所引之“觀美人手迹戲題七絕句”，此詩為崇禎十三年春間所作。顧云美謂“嘉興朱治憫為虞山宗伯稱其才，宗伯心艷之，而未见也”，檢商務重印本浙江通志壹肆拾選舉門舉人表載：“天啓元年辛酉科。朱治憫。嘉興人。肇慶同知。”是朱氏乃牧齋主浙江鄉試時所取士也，其以絕代名姝告于老座師借報受知之深恩原無足

怪，但此点恐为朱氏尚未到肇庆同知任所前，或是崇祯十二年末离任所后之事，俱难决言。

所可注意者，孟阳于崇祯十一年及十二年除夕皆在牧斋家度岁（参耦耕堂存稿诗下“[戊寅]除夕拂水山庄和牧斋韵二首”及“[己卯]除夕次牧斋韵”等诗。“戊寅”“己卯”皆据列朝诗集增入），此时何不以河东君之才貌介绍于牧斋？可知此老心中直以“禁脔”视河东君，不欲他人与之接近，其情诚可鄙可笑矣。松圆于崇祯十三年冬复循例至牧斋家度岁，不意忽遇河东君，遂致狼狈而返。以垂死之年无端招此烦恼，实亦有自取之道也。

抑更有可论者。上已推定河东君于崇祯九年二月末离嘉定返盛泽，何以距离仅百日松圆忽在嘉兴与云娃惜别？若谓由于难堪相思之苦，高年盛暑往访河东君，则河东君非轻易接待不速之客者，如后引河东君与汪然明尺牋第壹叁通及第壹肆通之例可以类推。松圆于此点应感会，似不作斯冒昧之举。

检初学集伍叁“封监察御史谢府君墓志铭”略云：

邓县谢府君讳一爵。君以次子太仆寺少卿三宾封陕西道监察御史。以崇祯八年二月廿四日卒，年六十有四。其配孺人周氏，以是年十月廿七日卒，年六十有二。三宾与其兄三阶弟三台三

卿以崇祯十三年某月甲子，合葬君夫妇于郡西翠山之阳。三宾余门人也，状君之行来乞铭。

及耦耕堂存稿文上“吊问”略云：

四明谢侯去嘉定之明年，以名御史监军山东，出奇破贼，有勘定功。朝命擢公太仆寺卿。未几，以太公封侍御翁尤去，奔丧戒行，而横罹谗口。继而有母太夫人之丧，前后远迹之会吊者，迩年未已。丙子夏六月亢旱，骄阳流金铄石，禾槁川涸，水无行舫。门下布衣新安程某贫老且废，累然扶杖担簦而前。客或有止之者，又有难之者曰：“公有遗爱深德于子，子老而赴吊，宜矣。然古者吊不及哀，谓之非礼。今日月有时，丧制有尝，怙恃之戚皆已卒哭，子之往，其何说之词？”不肖对曰：“否否。礼之吊，非独哀死也。凡列国水旱之不时，年谷之不登者，皆吊。古者三月无君，则吊。侯不幸廉谗毁，闻风慕义，犹将吊屈哀贾，悲歌涕泗于千百世之间，又乌可以寻常久近贞而蒙论哉？”客闻之，敛容拱手退曰：“唯唯。”敬书之，以告于阍人下执事。

寅恪案：孟阳此次之冒暑远吊谢氏之丧，必多讥笑之者，其作文解嘲甚至以三宾为“廉贞”，可鄙可笑。其文引经据典，刺刺不休，兹不备录，究其实情，当为希求象三之救济耳。明代山人之品格，如平山冷燕所描写之宋信即是一例。

松圆平日生活，除得侯广成钱牧斋等资济之外，尤受象三之援助，自无可疑。崇祯九年春间河东君来游嘉定，孟阳竭尽精力财力相与周旋，“三月无（河东）君”之后困窘至极，故不能不以七十二岁之残年、触六月之酷热远赴浙东，以吊过时之丧，舍求贷于富而多金之谢太仆，恐无其他理由。鸳湖乃嘉定鄞县往还所经之路线，据“吊问”中“丙子夏六月门下布衣新安程某贫老且废，累然扶杖担簦而前”等语推之，则松圆“与云娃惜别”诗实往吊象三途中所作。又文中二客之语自是孟阳假设，不必确定为何人，但此次鸳湖所遇见之河东君及朱子暇，观其后来所表现，人格俱出孟阳之上，然同此两人于中途阻，亦有可能，不必如文中所述二客之言乃发于嘉定启行之时也。寅恪曩诵列朝诗集所选松圆此诗，未达其六月至鸳湖之意，今见“吊问”之文始豁然通解，益信松圆谋身之拙，（寅恪案：《全唐诗》第拾函韩偓貳“安贫”七律云：“谋身拙为安蛇足”。韩程两人虽绝不相似，然孟阳于河东君之关系亦可谓蛇足之拙，故取以相比，读者幸勿误会。）河东君害人之深也。

又牧斋所作象山父母合葬墓志铭之时间，止言其葬在“崇祯十三年某月甲子”，而未详何月。依通常之例，江浙地域以葬坟往往在冬季。墓志乃埋幽之石，乞人为文自在葬坟稍前之时。据郑

氏近世中西史日对照表，崇祯十三年庚辰十月十七日及十二月十八日均为甲子，若象三葬其父母在十二月甲子者，则或与河东君于此年十一月访半野堂事有关。盖牧斋此际文酒酬酢，必需多金，象三钱刀在手，当不甚吝嗇，但象三或未得知河东君此时适在虞山，老座主谀墓之文实为建筑我闻室金之用者，否则象三将如崇祯十六年秋牧斋构绛云楼以贮阿云，贷款迫急，不得已出卖其心爱之宋槧汉书，减损原价二百金之例，以逞其虽失美人而得异书之快意矣。

复次，朱子暇介绍河东君于牧斋出自顾云美之口，自应可信，至其在崇祯何年，尚难确定，但牧斋最初得见河东君实在崇祯十三年庚辰冬间，记载明显，绝无疑义。岂意竟有怪诞之说，如牧斋遗事中之“柳姬小传”所言者，今不得不略引其文辨斥之。此传亦不甚短，故兹先录其上半节于下，其后半节则俟于第伍章论之。

传文略云：

柳云产也。匪师匪涛，而能撷篇缀句，蛊及虞山鲜民。鲜民者，宗伯胜国，内院新朝者也。鲜民始以文章气谊，树帜东林，而仕路抵牾，不无晚节之慨。叩其沉博艳丽，揆藻钩玄，堪追袞国黄州之步。惟是青娥之癖与年俱深，虽身近楚山，而心怀女校书，商订风雅，于姬嫌焉。适民以被计事北逮，姬踉跄归里，复为豪者主之，先

折之怅，激于言旋。桎梏其人，而姬始出，所要于民者万端，金屋之贮，予唱汝和，诔司马之清如，媿治成之尚书矣。时而佳辰令节，宗族中表，穷百变，致百物，嘘之春温，拂之霜折，姬若为夷然也者。

传末附跋语云：

右柳姬小传，八十翁于曩时目见其事，而为之者也。后戊辰秋简庵闻而录之。

寅恪案：八十翁究何人之托名，不易考之，至简庵则疑是林时对。据鮚埼亭集贰陆“明太常寺卿晋秩右副都御史茧庵林公逸事状”（参雍正修宁波府志贰捌人物志及小腆纪传伍柒遗臣二林时对传等）略云：

公讳时对，字殿扬，学者称为茧庵先生，浙之宁波府鄞县人。公以崇祯十二年己卯、十三年庚辰连荐成进士，时年十八，授行人司行人。常熟□侍郎□□，闻公名，招致之，公不往。公论人物不少假借，同里钱光绣尝讲学石斋黄公之门，其于林张溥，仪部周鑑，皆尝师之，而学诗于□□。公曰，娄东朝华耳，金沙羊质而虎皮者也，皆不足师。□□晚节如此，又岂可师？子师石斋先生，而更名师乎？光绣谢之。先公尝曰，吾年十五，随汝祖往拜公床下，自是尝抠衣请益，间问漳海黄公遗事。公所举自东崖所作行状外，别传

哀诔挽诗祭文及杂录诸遗事，几百余家。其余所闻，最少者亦不下数十家，恨不能强记。自公没后，所谓茧庵逸史者，缺不完。其诗史共四卷，今归于予。

殿扬于崇祯十三年庚辰中式会试，其年十八，下数至康熙戊辰应为六十六岁，似与八十翁之称不合。然文人故作狡狴，亦常有事，殊不能谓必非殿扬自托笔名也。至若“简庵”，当是林氏以“茧”与“简”音近诡称耳。取林氏所著留补堂文集贰“朋党大略记”并荷插丛谈“东林依草附木之徒”条及论钱牧斋及黄石斋事等观之，颇与柳姬小传类似。然则此传纵非林氏自撰，亦是林氏所嘉许，以为作传者所目见而实可信者也。

复次，钱柳同时人有松江籍曹千里家驹茧庵者，著说梦一书述明末清初松江事。其自序略云：“余行年八十，天假之年，偷生长视，使得纵观夫升沉荣瘁之变态。若辈之梦境已尽，何不以笔代舌，使后人得寓目焉。余非目睹不敢述，匪曰传信，或不至梦中说梦云尔。”则“柳姬小传”跋语中之号“八十翁”者之年及“目见其事”等语与曹氏似有关，亦似无关，未敢决言。又此书中不道及钱柳事，或以牧斋不属松江之范围，遂不列于此帙。但有可注意者，此书壹“纪侯怀玉（承祖）殉难事”条云：“鼎革之际，惟（吴）绳如（嘉胤）、（夏）瑗公（允彝）从容就义，言

之齿颊俱香。即卧子一死，直是迫于计穷，未得与吴夏比烈也。”则于卧子尚有微辞，岂由卧子与河东君有关之故欤？姑记于此，以俟更考。

夫牧斋于崇祯九年丙子冬奉逮捕之命，十年丁丑春北行，是年夏至京下狱，十一年戊寅夏被释出狱，是年冬抵家。此皆年月先后之确可考者，焉有如柳姬小传所谓“民以被计事北逮，姬踉跄归里”等不与年月事实相符之妄言耶？斯本稍知明季史事者所易辨，无取多赘。惟传云“佳辰令节，宗族中表，穷百变，致百物，嘘之春温，拂之霜折，姬若为夷然也者”，则最能得当日河东君适牧斋后与钱氏宗亲关系之实况。后来钱曾假其族贵钱朝鼎迫害河东君以泄夙愤，殊非偶然。由是言之，此传之记述亦有可取之点也。

崇祯九年丙子河东君之踪迹尚有可以考见者，即第貳章中节引之沈虬河东君传所载张溥往访徐佛因得见河东君一事。此传间有可取之处，寅恪草此文，分段全录顾云美所撰河东君传，今更全录沈作，以供读者之互证。但葛昌楣君蘼芜纪闻上引此传，共分前后两段，文义不贯，兹以鄙意取后段之文，依其辞理插入前段中，以便观览焉。

沈氏传云：

河东君柳如是者，吴中名妓也。美丰姿，性

狷慧，知书善诗律。分题步韵，顷刻立就。使事谐对，老宿不如。四方名士，无不接席唱酬。崇祯戊寅间，年二十余矣，昌言于人曰：吾非才学如钱学士虞山者不嫁。虞山闻之，大喜过望，曰：今天下有怜才如此女子者乎？吾非能诗如柳是者不娶。庚辰冬，如是始过虞山，即筑我闻室居之，以迎其意。十日落成，留之度岁。辛巳六月虞山于葺城舟中与如是结缡。学士冠皤发，合盃花烛，仪礼备具。赋催妆诗，前后八首。云间缙绅哗然攻讨，以为褻朝廷之名器，伤大夫之体统，几不免老拳。满船载瓦砾而归，虞山怡然自得也。称为继室，号河东君。建绛云楼，穷极壮丽，上列图史，下设帟帐，以绛云仙姥比之，褻甚矣。不数年，绛云楼灾，宜也。但河东君所从来，余独悉之。我邑盛泽镇有名妓徐佛者，能诗善画兰，虽居乡镇，而士大夫多有物色之者。丙子年间，娄东张西铭先生慕其名，至垂虹亭，易小舟访之，而佛已于前一日嫁兰溪周侍御之弟金甫矣，院中惟留其婢杨爱。杨色美于徐，诗字亦过于徐，因携至垂虹。余于舟中见之，听其音，禾中人也。及长，豪宕自负，有巾幗须眉之论。易姓名为柳。归钱之后，稍自敛束，在绛云楼校讎文史。牧斋临文有所检勘，河东君寻阅，虽牙签万轴，而某册某卷立时翻点，百不失一。所用事或有舛误，河东君颇为辨正，故虞山甚重之。

常衣儒服，飘巾大袖，间出与四方宾客谈论，故虞山又呼为柳儒士。

寅恪案：八十翁之“柳姬小传”，乃王子师所谓司马迁之谤书，其诬妄特甚之处本文略加驳正，其余不符事实之小节亦未遑详论也。顾云美为河东君作传颇多藻饰之辞，固不足怪，但甚至不言其自徐佛处转入周念西家后复流落人间一节，似未免过泥公羊春秋为尊者讳亲者讳贤者讳之旨矣。次云传虽远胜于八十翁，而不及顾云美，然其中实有可取之处，如言河东君“豪宕自负，有巾幗须眉之论”及“归钱之后，稍自敛束”等，甚能写出河东君之为人，并可分辨其适牧斋前后之稍有不同也。

兹所欲考者，即崇祯九年丙子河东君与张西铭会见一事。据蒋逸雪编张溥年谱崇祯九年丙子条云“九月出游苏锡江阴，十月始归”，关于曾访盛泽镇及游垂虹亭等事皆无痕可寻。但次云之言必非虚构，岂天如于此年秋间出游苏锡，乘便一往盛泽耶？若此推测不误，则河东君之遇见张天如乃在是年六月于鸳湖遇见程朱两人之后矣。更俟详考。至钱士青文选诵芬堂文稿六编“柳夫人事略”所言天如卧子与牧斋争娶河东君事，殊为荒谬，不足置辨。

第三章 河东君与“吴江故相”及“云间孝廉”之关系（九）

◎第二期

此期为崇祯八年春季并首夏一部分之时间，卧子与河东君在此期间内，其情感密挚达于极点，当已同居矣。顾云美河东君传所谓“适云间孝廉为妾”者，即指此时期而言。其实河东君于此期内与卧子之关系，与其谓之为“妾”，不如目之为“外妇”更较得其真相也。

此期陈杨两人之作品颇多，仅能择其最要者论述之，至于诗余一类，则编辑者以词之调名同异为次序，非全与时间之先后有关系，故就诗雒以考证年月行事，自极困难，犹不如集中诗文之排列略有时代早晚之可推寻也。今不得已，唯择取陈忠裕全集诗余一类中春闺诸词及其他有关河东君者，并戊寅草中诗余之与卧子或春季有关者，综合论述之，要以关涉春令者为多，不论是否陈杨两人前此和辕文之作，并其他不属于此期所赋者，亦絮于此期。所以如此者，因其大多数皆与春季有关，而此期之时间大部份又属于春季之故也。据前论“早梅”诗时已引郑氏表载崇祯七年甲戌正月六日立春，十二月十七日又立春，卧

子诗“垂垂不动早春间”句之“春”乃指崇祯七年十二月十七日立春而言，由此例推计，第贰期内所论述之卧子诸诗，其“春”字之界说有指崇祯七年十二月十七日立春者，亦有指八年春季者，盖跨越七年末及八年春季颇长之时间。今陈忠裕全集诸诗乃分体编辑之书，详确划分年月殊为不易。职是之故，兹论述卧子此期诸诗未必悉作于崇祯八年，实亦杂有崇祯七年末所赋者，读者分别观之，不可拘泥也。

陈忠裕全集捌平露堂集“早春行”五古云：

杨柳烟未生，寒枝几回摘。春心闭深院，随风到南陌。不令晨妆竟，偏采名花掷。香衾卷犹暖，轻衣试还惜。朝朝芳景变，暮暮红颜易。感此当及时，何复尚相思。韶光去已急，道路日应迟。愿为阶下草，莫负艳阳期。

寅恪案：此题后为“清明雨中晏坐，忆去岁在河间”一题。初视之，“早春行”似为崇祯八年春季所作，其实卧子集既为分己之书，此两题作成时间非连续衔接者，未可执此遂谓“早春行”乃崇祯八年春季所作。前论“过舒章园亭”诗已及之，其他类似者可以此例推之也。

“早春行”篇中写春闺早起之情景甚妙。观“感此当及时，何复尚相思”及“愿为阶下草，莫负艳阳期”等句，则此时卧子与河东君之关系可以想

见矣。

陈忠裕全集壹壹平露堂集有“早春初晴”、“阳春歌”（原注：“和舒章”）、“樱桃篇”及“春日风雨浹旬”等绮怀之什，除“早春行”疑为崇祯七年冬季立春之前所作者外，其余当是崇祯八年春间为河东君而作者。兹不能悉载，但录“早春初晴”及“春日风雨浹旬”两题。所以选择此两题之故，因“早春初晴”一题可与前录五古“早春行”比较，“春日风雨浹旬”题可与后录卧子所作诗余中“春闺风雨”诸阕参证也。

“早春初晴”云：

今朝春态剧可怜，轻云窈窕来风前。绣阁梅花坠绿玉，牙床枕角开红绵。宿雨犹含兰叶紫，已多陌上繁华子。可能齐出凤楼人，同时走马莺声里。茂陵才人独焚香，鲑笺丽锦成文章。空有蛾眉闭深院，不若盈盈娇路旁。

“春日风雨浹旬”云：

城南十日雨，阶下生青苔。梅花涇如雾，东风吹不开。落红满江曲，蒿蓝春水绿。黄莺醒尚啼，白鹭飞还浴。幽雨沉沉丽景残，浮云入坐罗衣寒。翠竹迷离日欲暮，孤亭黯黯恁栏干。芳草风流寒食路，无限青骢杨柳树。遥望海棠红满枝，可怜难向前溪渡。

陈忠裕全集壹肆平露堂集“春日酬舒章言怀

之作”五律二首之一云：

积雨迷时令，不知春已深。君怀当绮艳，吾意怯登临。自短风云气，犹怜花草心。何堪看淑景，辛苦独鸣琴。

同书同卷“今年梅花为积雨所困。过恁人馆中，见其娟然哀丽。戏言欲以石甃其下，如曲水之制，酌其香雨。斯亦事之可怀者，赋此以记之”五律云：

夜夜思春至，当时已弃捐。无从留艳质，有计酌寒泉。锦石榑文砌，温池想翠钿。华清愁绝地，行雨出神仙。

寅恪案：卧子赋此二题言外自有人在，其为河东君而作固不待言。所可注意者，即崇祯八年春间多雨一事。陈忠裕全集年谱崇祯八年乙亥条附李雯“会业序”略云：“今年春暗公卧子读书南园，春多霖雨。”又取卧子诗证之，如陈忠裕全集捌平露堂集“清明雨中晏坐”及“上巳城南雨中”五古，同书壹壹平露堂集“春日风雨浹旬”七古，同书壹肆平露堂集除上录两题外，尚有“南园即事”二首之一云“葭荻乘新涨”及“花朝溪土上新雨”等五律，同书壹陆平露堂集“乙亥元日”七律云“密雨千门花影凉”，同书壹玖平露堂集“桐花”七绝云“轻阴微雨画帘开”等，可为例证。考崇祯八年清明在二月十八日（此月为小尽），清明

前后约共一月，其间几无日不有风雨，卧子与河东君之同居适值此际。诗云“风雨如晦，鸡鸣不已”，又云“女曰鸡鸣，士曰未旦”，正陈杨二人此时之谓矣。今检戊寅草中崇祯八年春季河东君之诗，其与此期节物有关者移录于下，以见一斑。其实河东君当时此类作品应不止此少数也。

戊寅草“杨柳”其一云：

不见长条见短枝，止缘幽恨减芳时。年来几度丝千尺，引得丝长易别离。

其二云：

玉阶变镜总春吹，绣影旒迷香影迟。忆得临风大垂手，销魂原是管相思。

“杨花”云：

轻风淡丽绣帘垂，婀娜帘开花亦随。春草先笼红芍药，雕栏多分白棠梨。黄鹂梦化原无晓，杜宇声消不上枝。杨柳杨花皆事恨，相思无奈雨丝丝。

“西河柳花”云：

艳阳枝下踏珠斜，别按新声杨柳花。总有明妆谁得伴，恁多红粉不须夸。江都细雨应难湿，南国香风好是赊。不道相逢有离恨，春光何用向人遮。

“春江花月夜”云：

小研红笺茜金屑，玉管兔毫团紫血。阁上花神艳连缣，那似壁月句妖绝。结绮双双描凤凰，望仙两两画鸳鸯。无愁天子限长江，花底死活酒底王。胭脂臂捉丽华窘，更衣殿秘绛灯引。龙绡贴肉汗风忍，麟带切红红欲堕（坠）。变钗盘雪尾梢翠，梦中麝白桃花回。半面天烟乳玉飞，碧心跳脱红丝匳。惊破金猊香着月，殿头卤簿绣发女。

寅恪案：上录四题中三题皆与柳有关。柳固为诗人春季题咏之物，但亦是河东君自寄其身世之感所在，故后来竟以柳为寓姓，殊非偶然也。崇祯八年春季多雨，可于“杨花”七律“杨柳杨花皆可恨，相思无奈雨丝丝”之语见之。九宫大成南北词宫谱壹南词仙吕宫引有“西河柳”之调名，并载李伯华开先“林冲”宝剑记“第贰伍出”中此曲，其结语云“落红满地，肯学杨花无定”，河东君赋此诗殆有感于斯语耶？据东山训和集壹程偈庵“次牧翁再赠”室云“弹丝吹竹吟偏好”、牧斋初学集贰拾东山集肆“仲春十日自和合欢诗”四首之四云“流水解翻筵上曲”及“歌罢穿花度好音”等句，可知河东君固能弹丝吹竹解曲善歌者，其赋“西河柳花”之诗亦无足怪矣。今日所见河东君注词，除金明池“咏寒柳”数阙外，其他诸词多有似曲者，此点恐与河东君之长于度曲有关。当时松江地域施子野辈以度曲著称，河东君居此地

域，自不免为其风气所熏陶也。又“春江花月夜”一题乃效温飞卿之艳体（参府诗集肆柒“春江花月夜”题，所录诸家之作）而作李长吉之拗词，其中“无愁天子限长江，花底死活酒底王”之句尤新丽可诵也。

又陈忠裕全集壹捌平露堂集“晚春游天平”五言排律云：

自入桃源去，层阿翠不收。珮环空洞响，云雾晓窗流。红药生金屋，青山倚画楼。莺啼开玉帐，柳动拂银钩。解带温泉夜，凝妆石镜秋。碧潭春濯锦，丹榭雨张油。斜月通萧史，微风醉莫愁。人由花上度，客似梦中游。歌舞何时歇，山川尽日留。桥犹名宛转，向已失温柔。岂必千年恨，登临见古邱。

寅恪案：卧子赋此诗之年虽难确定，似是崇祯九年丙子暮春所作。细玩诗意，疑为前此曾与河东君共游天平，追念昔游，咏怀古迹。诗特工丽，可称佳什，故移录之，以备卧子排律之一体焉。

陈忠裕全集壹玖平露堂集“春思”七绝二首云：

深春无人花满枝，小栏红药影离离。
（“影”字可注意。）为怜玉树风前坐，
（“怜”字可注意。）自剪轻罗日暮时。

桃李飞花溪水流，垂帘日日避春愁。不知幽恨因何事，无奈东风满画楼。

又“春日早起”七绝二首云：

独起凭栏对晓风，满溪春水小桥东。始知昨夜红楼梦，身在桃花万树中。

柳叶初齐暗碧池，樱桃花落晓风吹。好乘春露迷红粉，及见娇莺未语时。

卧子在崇祯八年春间所赋七绝颇似才调集中元微之之艳诗，盖此时环境情思殊与元才子“梦游春”之遇合相似故也。所可惜者，今日吾人只能窥见此时河东君与卧子训和诗章之极少数，如上所录戊寅草中诸篇是也。

陈忠裕全集壹玖平露堂集“寒食”七绝三首云：

今年春早试罗衣，二月未尽桃花飞。应有江南寒食路，美人芳草一行归。

垂杨小院倚花开，铃阁沉沉人未来。不及城东年少子，春风齐上斗鸡台。

愁见鸳鸯满碧池，又将幽恨度芳时。去年杨柳潯沱上，此日东风正别离。（自注：“去年寒食在瀛莫间。”）

寅恪案：前论崇祯六年春卧子所作“梦中补成新柳诗”与崇祯十三年冬河东君所赋“春日我闻

室作呈牧翁”诗有关，又由第貳章引牧斋与姚叔祥过明发堂共论近代词人戏作诗原注中河东君“西湖”七绝一首（此诗本河东君湖上草己卯春西湖八绝句之第壹首）云“垂杨小苑绣帘东，莺阁残枝蝶趁风。最是西陵寒食路，桃花得气美人中”，可知河东君此诗实由卧子崇祯八年“寒食”绝句转变而来。河东君之诗作于崇祯十二年春，距卧子作诗时虽已五年，而犹眷念不忘卧子如此，斯甚可玩味者。牧斋深赏河东君此诗，恐当时亦尚未注意卧子之原作。（寅恪案：宋徵璧撰平露堂集序略云：“陈子成进士归，读礼之暇，刻其诗草名白云者。己又哀乙亥丙子两年所撰著，为平露堂集。”然则平露堂集之刻在卧子丁其继母唐孺人忧时，牧斋与姚士粦论诗在崇祯十三年秋间，以时间论牧斋有得见卧子诗之可能，但钱陈两人诗派不同，牧斋即使得见平露堂集亦必不甚措意也。）后人复称道河东君此诗，自更不能知其所从来。故特写弹出之，视作情史文坛中一重公案可也。

兹综合寅恪所见陈卧子河东君并宋辕文李舒章诸人之词相互有关者，略论述之。

河东君戊寅草中诸词及众香词书集云队中所选河东君词，其调名题与陈忠裕全集贰拾余全相符合者仅有踏莎行“寄书”及浣溪沙“五更”等。兹先移录于下。

陈卧子浣溪沙“五更”云：

半枕轻寒泪暗流，愁时如梦梦时愁。角声初到小红楼。风动残灯摇绣幕，花笼微月淡帘钩。陡然旧恨上心头。

河东君浣溪沙“五更”云：

金猊春守帘儿暗，一点旧魂飞不起。（寅恪案：“起”疑是“返”之讹写。）几分影梦难飘断。醒时恼见小红楼，（寅恪案：“小红楼”岂指徐氏别墅之南楼耶？）朦胧更怕青青岸。微风涨满花阶院。

陈卧子踏莎行“寄书”云：

无限心苗，惊笺半截，写成亲衬胸前折。临行简睂泪痕多，重题小字三声咽。两地魂销，一分难说，也须暗里思清切。归来认取断肠人，开缄应见红文灭。

河东君踏莎行“寄书”云：

花痕月片，愁头恨尾，临书已是无多泪。写成忽被巧风吹，巧风吹碎人儿意。半帘灯焰，还如梦水，（寅恪案：众香词“水”作“里”，较佳。恐是“里”字仅余下半，因讹写成“水”也。）消魂照个人来矣。开时须索十分思，缘他小梦难寻视。（寅恪案：众香词“视”作“你”。疑“视”及“你”俱是“味”字之讹写。）

寅恪案：上录陈杨两人之词调同题同，词语复约略相同，其为同时训和之作不待详论。所可注意者，后来河东君金明池咏寒柳词“念从前，一点东风，几隔着重帘，眉儿愁苦”之语，或与此时所赋浣溪沙“五更”之词有关，亦未可知也。

卧子别有浣溪沙两阕，其题目虽与上引陈杨两词俱作“五更”者不同，但绎其词意当亦与河东君有关，故并移录之，以资旁证。至宋辕文所赋浣溪沙两词，其所言节物虽皆与春雨无涉，然详玩词旨，颇疑或与河东君有关，岂是辕文脱离河东君之后，有所感触，遂托物寄意耶？殊乏确证，未敢多论。唯词特佳妙，附录于此，以待推究。

陈忠裕全集贰拾诗余浣溪沙“闺情”云：

龙蜡金炉试宝奁，蛤须银蒜挂珠帘。莫将心事上眉尖。斗草文无知独胜，弹棋粉石好重掸。一钩红影月纤纤。（自注：“当归一名文无。”）

前调“杨花”云：

百尺章台撩乱吹，重重帘幕弄春晖。怜他飘泊奈他飞。淡日滚残花影下，软风吹送玉楼西。天涯心事少人知。

顾贞观成德全选今词初集下宋微与浣溪沙云：

彻夜清霜透玉台，夕香销尽传山灰。声声飞雁五更催。满地西风天欲晓，半帘残月梦初回。十年消息上心来。

又“雪”云：

半似三春杨柳花，趁风知道落谁家。黄昏点点湿窗纱。何幸凤鞋亲得踏，可怜红袖故相遮。人间冷处且留他。

陈忠裕全集贰拾诗余中更别载踏莎行两阕，一题作“春寒”，一题作“春寒闺恨”。“春寒闺恨”一阕复载于顾贞观成德全选今词初集下及王昶国朝词综壹所选宋徵舆词中，但无“春寒闺恨”之题目。鄙意此词无论其为何人所作，玩味词中意旨当与河东君有关无疑也。又检词综王氏自序作于嘉庆七年十月，陈忠裕全集凡例后附有庄师洛识语云“嘉庆〔八年〕癸亥六月上浣编忠裕公集成，遵〔王〕述庵先生〔昶〕命，发凡起例如右”，则是两书之成先后相距不及一年，俱出于王氏一人之手，何以有此歧异？颇疑陈集实由庄氏等编辑，王氏未必一一详检，不过以年辈资历取得编主之名，故致此疏误也。

此词两书不同之字自以词综为胜，所成问题者，即此“春寒闺恨”一阕究出谁手？岂此词本是辕文原作，误为卧子之词，而卧子“春寒”一阕乃宋氏之作，编者不察，遂成斯误耶？若果揣测不

谬，则“春寒闺恨”一题即前引李雯致卧子书中所谓辕文“春令”之一。至卧子和此“春令”究在何时虽不能确知，但不必定在河东君与辕文交好之时，亦可能在崇祯八年春季也。兹录两词于下，更俟详考。

陈忠裕全集贰拾诗余踏莎行“春寒”云：

墙柳黄深，庭兰红吐，东风着意催寒去。回廊寂寂绣帘垂，残梅落尽青苔路。绮阁焚香，暗阶微步，罗衣料峭啼莺暮。几番冰雪待春来，春来又是愁人处。

今词初集下宋徵壁輿踏莎行（陈集题作“春寒闺恨”）云：

锦屋销香，（寅恪案：“屋”国朝词综同。陈集作“幔”。）翠屏生雾，（寅恪案：“雾”国朝词综同。陈集作“雨”。）妆成漫倚纱窗住。一双青雀至空庭，梅花自落无人处。回首天涯，归期又误，罗衣不耐东风舞。垂杨枝上月华生，可怜独上银床去。

复次，杨陈宋李词中有同是“南乡子”、“江城子”或“江神子”之调名而词旨近似或微异者，疑皆互有关系之作品。兹录其词，并略论之。

河东君戊寅草南乡子“落花”云：

指断垂垂雨，伤心荡尽春风语。况是樱桃薇

院也，堪悲，又有个人儿似你。莫道无归处，点点香魂清梦里。做杀多情留不得，飞去，愿他少识相思路。

陈忠裕全集贰拾诗余南乡子“春闺”云：

罗袂晓寒侵，寂寂飞花雨外深。草色萋迷郎去路，沉沉，一带浮云断碧岑。无限暗伤心，粉冷香销憎锦衾。湿透海棠浑欲睡，阴阴，枝上啼红恐不禁。

前调云：

花发小屏山，冻彻胭脂暮倚栏。添得金炉人意懒，云鬟，为整犀梳玉手寒。尽日对红颜，画阁深深半掩开。冰雪满天何去也，眉弯，两脸春风莫放残。

前调“春寒”云：

小院雨初残，一半春风绣幕间。强向玉楼花下走，珊珊，飞雪轻狂点翠鬟。淡月满栏干，添上罗衣扣几番。今夜西楼寒欲透，红颜，黛色平分冻两山。

寅恪案：杨陈两人之词虽调同题异，当是一时所作。至轅文之南乡子无题目，词中有“玉露”、“伤秋”等语，舒章之南乡子题为“冬词”，虽俱是绮怀之体，然皆非春季所作也，故不录宋李两人原词，仅附记于此，以备参考。

河东君戊寅草江城子“忆”云：

梦中本是伤心路。芙蓉泪，樱桃语。满帘花片，都受人心误。遮莫今宵风雨话，要他来，来得么。安排无限销魂事。研红笺，表绫被。留他无计，去便随他去。算来还有许多时，人近也，愁回处。

寅恪案：“忆梦”者，梦醒追忆之义。此词自可能为脱离卧子之后所作，但亦可能为将脱离卧子之时所作。陈杨之因缘乃元微之“梦游春”所谓“一梦何足云”（见才调集伍并参拙著读莺莺传）及玉溪生“无题”二首之二“神女生涯原是梦”者（见李义山诗集中），词中“留他无计，去便随他去。算来还有许多时，人近也，愁回处”之语为一篇之警策，其意谓此梦不久将醒，无可奈何，故疑是将离去卧子之时所作也。

考河东君于崇祯八年春季虽与卧子同居，然离去卧子之心亦即萌于此际。盖既与卧子同居之后，因得尽悉其家庭之复杂及经济之情势，必无长此共居之理，遂渐次表示其离去之意。此意决定于是年三月末，实现于是年首夏之初，故此词即河东君表示其离意之旨。

卧子诗余中有少年游青玉案两阕与河东君此词相关，青玉案词尤悽惻动人。宋辕文亦有青玉案一阕，疑是和卧子之作。兹附录陈宋两人青玉

案词于河东君此词之后，以供参考。至卧子少年游一阕，则俟后论卧子与河东君李舒章同调之词时述之，今暂不涉及。

陈忠裕全集贰拾诗余青玉案云：

青楼恼乱杨花起。能几日，东风里。回首三春浑欲悔。落红如梦，芳郊似海，只有情无底。华年一掷随流水。留不住，人千里。此际断肠谁可比。离筵催散，小窗惜别，泪眼栏干倚。

今词初集下宋徵舆青玉案云：

金塘雨涨轻烟滑。正柳陌，东风活。间却吴绫双绣袜。满园芳草，一天花蝶，可奈人消渴。弹珠泪尽蜂黄脱，两点春山青一抹。好梦偏教莺语夺。落红庭院，夜香帘幕，半枕纱窗月。

陈忠裕全集贰拾诗余江城子“病起春尽”云：

一帘病枕五更钟。晓云空，卷残红。无情春色，去矣几时逢。添我千行清泪也，留不住，苦匆匆。 楚宫吴苑草茸茸。恋芳丛，绕游蜂。料得来年，相见画屏中。人自伤心花自笑，凭燕子，骂东风。

寅恪案：在昔竺西净名居士之病乃为众生而病，华亭才子陈子龙之病则为河东君而病。卧子此类之病今能考知者共有四次。第壹次之病为崇祯六年癸酉冬在北京候会试时，因远忆松江之河

东君而病。陈忠裕全集柴属玉堂集“旅病”五古二首之一云：“朔气感中理，玄律思春温。安得登高台，随风归故樊。美人步兰薄，旨酒徒盈樽。”诗中“玄律”指冬季，“故樊”指松江，“美人”指河东君，故知此诗乃卧子癸酉冬季旅京病中怀松江河东君之作也。前论卧子“寒日卧邸中，让木忽缄腊梅花一朵相示”诗已言及之，可不更详。

第貳次之病为崇祯八年乙亥夏初河东君已离去之时。词中“晓云空”之“云”即指阿云也。卧子此词可与其“训舒章问疾之作”诗及李雯“夏日问陈子疾”诗（见陈忠裕全集捌平露堂集并蓼斋集壹貳舒章原作）共参之。

卧子诗云：

房闱压虚寥，愁心愧清晓。黄鸟鸣层阴，朱华长幽沼。锦衾谁能理，抚身一何小。思与帝子期，胡然化人渺。灵药无消息，端然内烦扰。感君投惠音，款睇日未了。佳人荫芳树，怜余羈登眺。会当遣百虑，携手出尘表。

舒章诗云：

孟夏延清和，林光屡昏晓。褰裳独徘徊，风琴荡萝茑。闲居成滞淫，契阔长枯槁。庭芜久矣深，黄鸟鸣未瞭。思君文园卧，数日瑶华少。散发把素书，支床念青鸟。蹉跎蓄兰时，果气歇林

表。江上芙蓉新，堂中紫燕小。将无同赏心，南风送怀抱。

第叁次之病为崇祯十一年戊寅七夕，因感牛女故事为河东君而病。

陈忠裕全集壹肆湘真阁稿“戊寅七夕病中”云：

又向佳期卧，金风动素波。碧云凝月落，雕鹄犯星过。巧笑明楼迥，幽晖清簟多。不堪同病夜，苦忆共秋河。

寅恪案：此诗第柒句之“同病”，第捌句之“共忆”，其于河东君眷恋之情溢于言表者若是，斯或与卧子此年冬为河东君序刊戊寅草一事不无关系也。

抑更有可论者，范锴华笑庵杂笔壹“黄梨洲先生批钱诗残本”条云：

余尝见黄梨洲手批虞山诗残本曰：牧翁“丙戌七夕有怀”（此诗见下引金氏钱牧斋年谱中），意中不过怀柳氏，而首二句寄意深远。

寅恪案：牧斋于明南都破后随例北迁，至顺治三年六月虽得允放还原籍，但观其诗中“银漏”之语（见王子安集壹壹乾元殿颂序），似尚留滞北京，趋朝待漏之时，感今伤昔，遥忆河东君，遂作此七绝。首句用史记天官书，次句用汉

书天文志，详见钱遵王有学集诗注壹所引，兹不复赘。梨洲甚赏首二句寄意深远，盖不仅切合清兵入关之事，且“天河”“女牛”皆属天文星象，注一类之物而具两重之意。黄氏乃博雅之人，通知天文历算等学，又与钱柳关系密切，故尤能明了牧斋诗旨所在也，其言“意中不过怀柳氏”，殊为允当。至金鹤冲钱牧斋先生年谱丙戌隆武二年条云：“‘七夕有怀’云：‘阁道墙垣总罢休，天街无路限旄头。生憎银汉偏如旧，横放天河隔女牛。’（寅恪案：金氏所引与钱曾有学集注本全同。但涵芬楼影印康熙甲辰本“限旄头”作“接清秋”，“银汉”作“银漏”。金匱山房康熙乙丑本“限旄头”作“望楼头”。牧斋诗当原作“限旄头”，他本不同者，自是从来所被改。至若“银漏”，牧斋本应如此，盖指清乾清宫铜壶滴漏而言。用典虽切，而浅人不觉，因其为七夕诗，遂讹作“银汉”，未必是被改也。）按此诗在隆武帝即位后十日而作，女牛之隔，君臣之异地也。”则推论过远，反失牧斋本意，不如黄氏所言之切合也。

噫！当崇祯八年乙亥七夕，卧子之怀念河东君尚不过世间儿女之情感，历十二年至顺治三年丙戌七夕，牧斋之怀念河东君则兼具家国兴亡之悲恨。同一织女，而牵牛有异，阅时几何，国事家情，俱不堪回首矣。

第肆次之病为崇祯十四年辛巳秋冬间，因此

时得知河东君于是年六月已归牧斋而病。

卧子自撰年谱上崇祯十四年辛巳条云：

秋以积劳致病。初则虐耳，后日增剧，服参附百余剂，长至始克栉沐。是岁纳侧室沈氏。

又年谱后附王沄“三世苦节传”云：

陈氏五世一子，旁无期功之属。（张）孺人屡举子女不育，为置侧室，亦不宜子。孺人心忧之，乃自越遣人至吴，纳良家子沈氏以归。甲申春，崇祯帝召先生入谏垣，携家还里，至冬始举子。先生时年三十有七，喜而名之曰嶷。

寅恪案：卧子谓其督漕于嘉兴之崇德，以积劳至病，自称其病乃为众生而病。然龚自珍“己亥杂诗”云：“东山妓亦是苍生。”由此言之，河东君亦是众生之一，卧子自称为众生而病，亦可兼括为河东君而病也。更可笑者，王胜时盛夸张孺人自选良家女沈氏为卧子之妾，因得生子，遂使其夫不致绝后一事，其言外殊有深鄙河东君为倡家女不能生子意。岂知沈氏之子嶷传至四代后亦竟绝耶？（见卧子年谱下附庄师洛等案语。）斯亦王氏作传时所不及料者矣。

今词初集下宋徵舆江城子云：

珍珠帘透玉梨风。暮烟浓，锦屏空。胭脂万点，摇漾绿波中。病起看春春已尽，芳草路，碧

苔封。漫寻幽径到吴宫。树青葱，石玲珑。朱颜无数，不与旧时同。料得夜来肠断也，三尺雨，五更钟。

寅恪案：轅文词中“病起看春春已尽”，与卧子词“病起春尽”之题符合。又轅文词末句“五更钟”之语，与卧子词首句“一帘病枕五更钟”之语亦相合。然则宋作乃和陈词明矣。

今词初集上李雯江城子云：

一篙秋水淡芙蓉。晚来风，玳云重。检点幽花，斜缀小窗红。罗袜生寒香细细，怜素影，近梧桐。棲鸦零乱夕阳中。谈芳丛，诉鸣蜩。半卷变笺，心事上眉峰。玉露金波随意冷，愁灭烛，听归鸿。

寅恪案：舒章词有“秋水”、“鸣蜩”“玉露”及“归鸿”等语，当是秋季所作。舒章别有“题内家杨氏楼”诗，疑亦此时所作。后详论之。但舒章词“玳云重”及“怜素影”中藏河东君之名字，又“叹芳丛”与卧子原作“恋芳丛”之语相关，故舒章此词实赋于崇祯八年秋深，即河东君离松江往盛泽镇之时，虽非卧子“病起春尽”之际，然仍是追和卧子此词也。

又戊寅草中有诉衷情近“添病”一阙。河东君之病当亦与卧子之病有关，所谓同病相怜者也，故附录于此，以博好事者一笑。

其词云：

几番春信，遮得香魂无影。衔来好梦难凭，碎处轻红成阵。任教日暮还添，相思近瞭，莫被花只醒。雨丝零，又早明帘人静。轻轻分付，多个未曾经，画楼心。东风去也，无奈受他，一宵恩幸，愁甚病儿真。

戊寅草少年游“重游”云：

丝丝碧树何曾卷，又是梨花晚。海燕翻翻，那时娇面，做了断肠缘。寄我红笺人不见，看他罗幕迁。血衣着地，未息飘扬，也似人心软。

卧子诗余少年游“春情”云：

满庭清露浸花明，携手月中行。玉枕寒深，冰销香浅，无计与多情。奈他先滴离时泪，禁得梦难成，半晌欢娱，几分憔悴，重叠至三更。

寅恪案：河东君之词有“梨花”、“海燕”等语，自是春季所赋，与卧子词“春情”相合。卧子词后半阙与上引河东君江城子忆梦一词语意更为符应，其题作“春情”非偶然也。

今词初集上李雯少年游云：

绿窗烟黛锁梅梢，落日近横桥。玉笛才闻，碧霞初断，赢得水沉销。口脂试了樱桃润，余晕入鲛绡。七曲屏风，几重帘幕，人静画楼高。

又“代女郎送客”云：

残霞微抹带青山，舟过小溪湾。两岸节干，一天雁小，分手觉新寒。今宵霜月照灯阑，人是暮愁难。半枕行云，送君归去，好梦忆江干。

复次，舒章蓼斋集叁壹诗余革玉楼春题为“代客答女郎”，其词云：

角声初展愁云暮，乱柳萧萧难去住。舴艋舟前流恨波，鸳鸯渚上相思路。生分红绶无人处，半晌金樽容易度。惜别身随南浦潮，断肠人似潇湘雨。

恐此“客”当是卧子，“女郎”亦为河东君，盖与其少年游“代女郎送客”一词同时所作。卧子河东君皆工于意内言外者，舒章何不惮烦而为两人捉刀？文人闲居好事，故作狡狴，殊事笑也。

寅恪案：周美成赋少年游“感旧”词后，凡诗余中此调多为与李师师有关一类绮怀之作，自无足怪。舒章词此调前一阕疑是和卧子之作，即为河东君而赋者，后一阕题为“代女郎送客”，词中有“芦干”、“雁小”、“新寒”、“霜月”等句，明是秋深景物。河东君戊寅草载崇祯八年秋离松江赴盛泽镇诗两题，第壹题为“晓发舟至武塘”五律二首，其一“还思论异者”句下自注云“时别卧子”，其二云“九秋悲射猎”，第贰题为“秋深入山”七律一首，“深暗大抵仲弓知”句下自注云“陈寔安仲弓，时惟卧子知余归山”。据此可证舒章词后一

阕题中之“女郎”即河东君，“客”即卧子，盖河东君此行虽有诗送卧子，但未作词，故舒章戏代为之耳，所谓“半枕行云”之“云”即“阿云”无疑也。

第三章 河东君与“吴江故相”及“云间孝廉”之关系（十）

复次，戊寅草有梦江南“怀人”词二十阕，卧子诗余有双调望江南“感旧”一阕。梦江南即望江南，“怀人”亦与“感旧”同义，两人所赋之词互相关涉，自无待论。但别有可注意者，即梦江南及双调望江南两词中之“南”字，实指陈杨二人于崇祯八年春间同居之徐氏南楼及游宴之陆氏南园而言。若如此解释，则河东君及卧子词中所“梦”“望”之地，“怀”“感”之人，语语相关，字字有着矣。兹全录两人之词于下，读者可取以互证也。

河东君梦江南“怀人”二十首其一云：

人去也，人去凤城西。细雨湿将红袖意，新芜深与翠眉低。蝴蝶最迷离。

寅恪案：“凤城”非仅用典，疑并松江城而言。详见前论卧子“癸酉长安除夕”诗“曾随侠少凤城阿”之句。“细雨湿将红袖意”可与下引卧子满庭芳“送别”词“才提起，泪盈红袖，未说两三分”之语参证也。

其二云：

人去也，人去鹭鸶洲。菡萏结为翡翠恨，柳丝飞上细箏愁。罗幕早惊秋。

寅恪案：“人去鹭鸶洲”之“去”字，周铭林下词选同。众香词作“在”，误。“菡萏结为翡翠恨”句自用花间集补下杨后主山花子词“菡萏香销翠叶残，西风愁起绿波间”之语。“细箏”二字，林下词选同，当出晏殊珠玉词蝶恋花调“杨柳风轻，展尽黄金缕，谁把细箏移玉柱”等句。柳词之“丝”即晏词之“缕”，众香词作“细簪”亦可通。河东君此词盖糅合李晏两作之语则成也。

其三云：

人去也，人去画楼中。不是尾涎人漫漫，何须红粉玉玲珑。端有夜来风。

寅恪案：河东君此词中之“画楼”，当指其与卧子同居之鸳鸯楼或南楼。“尾涎”用汉书玖柒下外戚传孝成赵皇后传童谣“燕燕尾涎涎”之语。“玉玲珑”疑用蒋防霍小玉传及汤显祖紫钗记玉燕钗事。河东君湖上草“清明行”结语云“盘螭玉燕无可寄，空有鸳鸯弃路旁”亦同此词之意，即卧子双调望江南“忆旧”词所谓“玉燕风斜云鬓上”者。“夜来风”或与玉溪生“无题”二首之一“昨夜星辰昨夜风，画楼西畔桂堂东”之语有关（见李义山诗集上）。又玉台新咏柳恹“夜来曲”云：“飒飒秋桂响，悲（一作“非”）君起夜来。”乐府诗集柒伍亦

载恠此曲，并引光府解题曰“起夜来其辞意犹念畴昔，思君之来也”，河东君之意当在于此。至若拾遗记柴所述薛云芸即夜来事，虽有行者歌曰“清风细雨杂香来”之语，但与“怀人”之题不合，恐非河东君词旨所在也。（陈忠裕全集壹玖属玉堂集“魏宫词”二首之二有“细雨香风接夜来”句，即用拾遗记事。）复检李清照漱玉词怨王孙“春暮”云：“门外谁扫残红，夜来风。”河东君此词既用汉书孝成赵皇后传童谣“燕燕尾涎涎”之语，而此童谣中又有“木门仓琅根。燕飞来，啄皇孙，皇孙死，燕啄矢”之语，或者河东君因读易安居士之词“怨王孙”之“王孙”与汉书外戚传童谣之“皇孙”同义，遂连类相及，而有“夜来风”之句耶？

其四云：

人去也，人去小池台。道是情多还不是，若为恨少却教猜。一望损莓苔。

寅恪案：“一望损莓苔”者，离去南园之意。刘文房“寻南溪常道士隐居”诗“一路经行处，莓苔见履痕”（见全唐诗第叁函刘长卿贰），“南溪”即指“南园”也。“道是情多还不是，若为恨少却教猜”者，言其离去南园，可谓非多情，但若以为于卧子有所憎恨，则亦未合。河东君此意即卧子崇祯十一年秋间赋“长相思”七古中所述河东君之语云“别时余香在君袖，香若有情尚依旧。但令

君心识故人，绮窗何必常相守”者是也。（见陈忠裕全集壹壹湘真阁集。）余详后论。

其五云：

人去也，人去绿窗纱。赢得病愁输燕子，禁怜模样隔天涯。好处暗相遮。

寅恪案：“赢得病愁输燕子，禁怜模样隔天涯”句，则是离去卧子后燕子重来时所作，恐至早亦在崇祯九年春间矣。又卧子诗余中有蓦山溪“寒食”一阕，殊有崔护“去年今日”之感，或是崇祯九年春季所赋，姑附录于此，更俟详考。词云：

碧云芳草，极目平川绣。翡翠点寒塘，雨霏微，淡黄杨柳。玉轮声断，罗袜印花阴，桃花透，梨花瘦。遍试纤纤手。去年此日，小苑重回首。晕薄酒阑时，掷春心，暗垂红袖。韶光一样，好梦已天涯，斜阳候。黄昏又，人落东风后。

其六云：

人去也，人去玉笙寒。凤子啄残红豆小，雉媒骄拥褰香看，杏子是春衫。

寅恪案：“人去玉笙寒”句实暗用南唐嗣主李璟摊破浣溪沙（一名山花子）“小楼吹彻玉笙寒”之语（见全唐诗第壹贰函。又花间集补下作

李后主山花子），以其中有“小楼”二字，盖指鸳鸯楼或南楼而言也。“凤子啄残红豆小”句，当是互易少陵秋兴八首之八“红豆啄余鹦鹉粒，碧梧栖老凤凰枝”一联的“鹦鹉”“凤凰”两辞（见杜工部集壹伍），所以改“鹦鹉”为“凤子”者，不仅故意避去“栖老”之义，亦以古今注伍鱼虫门“蛱蝶”条云：“其大如蝙蝠者，或黑色，或青斑，名为凤子。”盖河东君不欲自比鹦鹉，而愿与韩冯夫妇之蛱蝶同科，其赋此调第壹首结句“蝴蝶最迷离”即是此意。又卧子所赋“初夏绝句”十首之六云“淡黄凤子逐花隈”（见陈忠裕全集壹玖陈李唱和集），亦可与之相参证也。“雉媒骄拥袂香看”句，用陆鲁望“奉和龚美吴中书事，寄汉南裴尚书”七律“五茸春草雉媒骄”之语（见甫里先生集玖及全唐诗第玖函陆龟蒙玖），与茸城即松江地域切合。至“袂”疑是“狄”之讹写，河东君作书固喜为瘦长之体也。“杏子是春衫”句盖出乐府诗集柒贰古辞西洲曲“单衫杏子红”句，元微之“离思”诗又有“杏子花衫嫩曲尘”之语（见才调集伍及全唐诗第陆函元稹柒），河东君殆亦兼采其意。但微之此诗“杏子”原有“吉了”两读，河东君从“杏子”之读耳。

其七云：

人去也，人去碧梧阴。（E书制作者按：此处缺一句七字，待查补。）却疑误我字同心。

（E书制作者按：此处缺一句五字，待查补。）

寅恪案：“人去碧梧阴”之“碧梧”即前引杜工部秋兴诗“碧梧栖老凤凰枝”之“碧梧”。河东君互易杜诗“红豆”“碧梧”一联上下两句，以分配第陆首及此首耳。“却疑误我字同心”句，或与后论卧子蝶恋花词“简点凤鞋交半折”句所引河东君同心词有关，亦未可知也。

其八云：

人去也，人去小棠梨。强起落花还瑟瑟，别时红泪有些些。门外柳相依。

寅恪案：“小棠梨”当用庾兰成小园赋“有棠梨而无馆”句（见庾子山集壹）。庾赋之“小园”当指徐氏别墅中之小园，“小棠梨”馆或即指杨陈两人于崇祯八年春间同居之南楼也。“落花瑟瑟”正是春尽病起之时，“红泪些些”更为薛夜来“升车就路”之状矣。（见拾遗记柒“魏文帝所爱美人”条。）

其九云：

人去也，人去梦偏多。忆昔见时多不语，而今偷悔更生疏。梦里自欢娱。

寅恪案：此首为二十首中之最佳者，河东君之才华于此可窥见一斑也。

其十云：

人去也，人去夜偏长。宝带怎温青骢意，罗衣轻试玉光凉。薇帐一条香。

寅恪案：自第壹首至此首共十首，皆言“人去”，盖去与卧子同居之南楼即鸳鸯楼及游宴之南园也。

其十一云：

人何在，人在蓼花汀。炉鸭自沉香雾暖，春山争绕画屏深。金雀敛啼痕。

寅恪案：自此首以下共十首皆言“人在”，其所在之处虽未能确指，然应是与卧子有关者，故知俱为崇祯八年春间徐氏别墅中杨陈两人所同居之南楼及同游之陆氏南园（详见下引徐闲公孚远钓璜堂诗及王胜时沅云间地宅记）度同经之事也，此首所言之蓼花汀或即在南园内。“炉鸭”“画屏”“金雀”乃藏娇定情之境况，卧子假南楼为金屋，则河东君此词以敛啼痕为结语，自不嫌突兀矣。

其十二云：

人何在，人在小中亭。想得起来匀面后，知他和笑是无情。遮莫向谁生。

寅恪案：此首可与第玖首“忆昔见时多不语，而今偷悔更生疏”之语参证。“人在小中亭”之亭，或即卧子所赋“秋暮游城南陆氏园亭”诗中“孤

亭喧鸟雀”之“亭”（见陈忠裕全集柴属玉堂集）。“知他和笑是无情”句则出杜牧之诗“多情却似总无情，唯觉尊前笑不成”（见全集诗第捌函杜牧肆“赠别”二首之二）及韩致尧诗“见客人来和笑走，手搓梅子映中门”（见全唐诗第拾函韩偓肆“偶见”）、张泌江城子第贰阕“好是问 he 来得么，和笑道，莫多情”（见花间集伍），河东君盖兼采杜韩两诗及张词之辞意而成此阕也。

其十三云：

人何在，人在月明中。半夜夺他金扼臂，殢人还复看芙蓉。心事好朦胧。

寅恪案：此首当是杨陈两人同居南楼时之本事。“扼臂”出罗从事“比红儿诗”一首之九十四“金粟妆成扼臂环”之语（见全唐诗第拾函罗虬）。“殢人还复看芙蓉”者，崇祯八年首夏李舒章所赋“夏日问李子疾”诗云：“江上芙蓉新，堂中紫燕小”（见陈忠裕全集捌平露堂集“酬舒章问疾之作”附录所引）。崇祯八年首夏，河东君离去南楼及南园将行之时，犹能见及南院废沼中之芙蓉（可参下引钓璜堂存稿叁“南园读书楼”七古，“荷香落衣袂”句及同书壹玖“坐月怀卧子”五绝，“南园菡萏正纷披”句）。杨词李诗所谓芙蓉，盖指出水之新荷，而非盛放之莲花，如徐暗公诗所言者。文人才女之赋咏，不必如考释经典、审核名物之拘泥。又陈忠裕全集壹玖陈李唱

和集“初夏绝句”十首之七云：“芙蓉叶放小于钱。”卧子此诗虽未必是崇祯八年所赋，但同是初夏景物之描写，故亦可取以互证也。

其十四云：

人何在，人在木兰舟。总见客时常独语，更无知处在梳头。碧丽怨风流。

寅恪案：“总见客时常独语，更无知处在梳头”句殆用张文和“蓟北旅思”（一作“送远人”）诗“失意常独语，多愁只自知”之语（见全唐诗第陆函张籍叁）。文和诗题既一作“送远人”，则河东君“人在木兰舟”句即“送远人”之意。颇疑太平广记壹玖伍载甘泽谣“红线”条中冷朝阳送红线诗（参全唐诗第伍函冷朝阳“送红线”七绝）云：“采菱歌怨木兰舟，送别魂销百尺楼。（全唐诗“别”作“客”。）还似洛妃乘雾去，碧天无际水长流。（全唐诗“长”作“空”。）”殆亦与之有关涉。盖河东君此词题为“怀人”，与张、冷两诗约略相似，乃其自言失意多愁之情况。又陈忠裕全集壹有“采莲赋”一篇，同书伍平露堂集有“采莲童曲”乐府，同书壹壹平露堂集有“立秋后一日题采莲图”七古与戊寅草中“采莲曲”，皆陈杨两人于崇祯八年所作。冷氏诗云“采莲歌怨木兰舟”，故河东君此词“木兰舟”之语疑即指两人所作之诗赋而言也。至“碧丽怨风流”句，其义不甚解，戊寅草写本及林下词选皆同，惟众香词作“妖艳更风

流”，语较可通，但上文已有“更”字，昔人作诗词虽不嫌重复，然细绎词旨，此处似不宜再用“更”字，且“怨风流”亦较“更风流”为佳。据是，众香词与戊寅草写本及林下词选不同之点恐经后人改易，殊失河东君作之用心也。

其十五云：

人何在，人在绮筵时。香臂欲抬何处坠，片言吹去若为思。况是口微脂。

寅恪案：此首乃河东君自述其文酒会时歌舞之情态。“香臂欲抬何处坠”句指舞言，“片言吹去若为思，况是口微脂”句指歌言。有学集壹叁东涧诗集下“病榻消寒杂咏”四十六首之三十四“追忆庚辰冬半野堂文集宴旧事”诗云：“蒲团历历前尘事，好梦何曾逐水流。”此为牧斋垂死之作，犹不能忘情于崇祯十三年冬河东君初访半野堂时钱别程松圆之宴会，据是可以想见河东君每值华筵绮席必有一番精彩之表演，能令坐客目迷心醉，盖河东君能歌舞，善谐谑，况复豪饮酒酣之后，更可增益其风流放诞之致。此词所述非夸语，乃实录也。

其十六云：

人何在，人在石秋棠。好是捉人狂耍事，几回贪却不须长。多少又斜阳。

寅恪案：“石秋棠”之义未解。若“棠”字

乃“堂”字之讹写，则“石秋棠”当是南园一建筑物之名。此为妄测，须更详考。“好是捉人狂耍事，几回贪却不须长”句指捉迷藏之戏（可参前论程松圆“朝云诗”第伍首“神仙冰雪戏迷藏”句），才调集伍元稹“杂忆诗”五首之三云“忆得双文胧月下，小楼前后捉迷藏”，河东君盖自比于双文而令卧子效元才所为者，虽喜被捉，但不须久寻，盖作此戏本资笑乐，不必使捉者过劳，然则其爱惜卧子之意溢于言表。“多少又斜阳”句则事过境迁，不觉感慨系之矣。

其十七云：

人何在，人在雨烟湖。篙水月明春腻滑，舵楼风满睡香多。杨柳落微波。

寅恪案：“雨烟湖”恐是南园中之湖沼，“睡香”即“瑞香”，乃早春季节开放之花。河东君于此际泛舟，风吹此花香气，固合当时景物也。

其十八云：

人何在，人在玉阶行。不是情痴还欲住，未曾怜处却多心。应是怕情深。

寅恪案：此首为河东君自言其去住两难之苦况。然终于离去，则其苦更甚，可以推知。“应是怕情深”之“怕”字殊妙。

其十九云：

人何在，人在画眉帘。鹦鹉梦回青獭尾，篆烟轻压绿螺尖。红玉自织织。

寅恪案：李舒章会业序云：“獭獭白日捕鱼塘中，盱眙而徐行，见人了无怖色。”（见后论卧子桃源忆故人“南楼雨暮”词所引舒章此文。）又文选捌杨子云羽猎赋“蹈獭獭”，李善注引郭璞三苍解诂曰：“獭似狐，青色，居水中，食鱼。”然则“青獭”之语乃古典今事合而用之者。“鹦鹉梦”固出明皇杂录“天宝中岭南献白鹦鹉”条（见事文类聚后集肆拾及六贴玖肆所引，并可参杨太真外传下何蘧春渚纪闻伍“陇州鹦鹉歌”条），但其所指搏杀“雪衣娘”之鸚鸟颇难考实，岂河东君之居南楼所以不能久长者，乃由卧子之妻张孺人号称奉其祖母高安人织母唐孺人之命，率领家婢家将至徐氏别墅中之南楼以驱逐此“内家杨氏”耶？俟考。

其二十云：

人何在，人在枕函边。只有被头无限泪，一时偷拭又须牵。好否要他怜。

寅恪案：此首为二十首最后一首，亦即“人在”十首之末阕，故可视为梦江南全部词中“警策”之作。其所在处乃在枕函咫尺之地，斯所为赋此二十首词所在地也。“泪痕偷拭”、“好否要怜”，绝世之才，伤心之语，观卧子双调望江

南“感旧”词结句云“无计问东流”，可以推知其得读河东君此二十首词后，所感恨者为何如矣。

卧子双调望江南云：

思往事，花月正朦胧。玉燕风斜雲鬢上，金猊香烬绣屏中。半醉倚轻红。何限恨，消息更悠悠。弱柳三眠春梦杳，远山一角晓眉愁。无计问东流。

寅恪案：卧子此词有“消息更悠悠”之语，当是在河东君由松江迁往盛泽镇以后不甚久之时间所作。然则河东君梦江南词二十阕为原唱，而卧子双调望江南乃和作。明乎此，则知河东君词题为“怀人”，而卧子词题作“感旧”，所以不同之故也。

前引黄九烟之语云“云间宋徵與李雯共攄春闺风雨诸什”，并论崇祯八年春间多雨一事，今检卧子诗余中，其题为“春闺风雨”“春雨”者共有三首，故知此三首当即黄氏所言，疑俱是卧子于崇祯八年春间为河东君而作者。兹更取河东君戊寅草中更漏子“听雨”二阕与卧子词参证，以其亦为春雨，当是同时所作也。

卧子醉落魄“春闺风雨”其一云：

春楼绣句，韶光一半无人见。海棠梦断前春怨。几处垂杨，不耐东风卷。飞花狼籍深深院，满帘寒雨炉烟篆。黄昏相对残灯面。听彻三更，

玉枕倚将半。

其二云：

花娇玉暖，镜台晓拂双蛾展。一天风雨青楼断。斜倚栏干，帘幕重重掩。红酥轻点樱桃浅，碧纱半挂芙蓉卷。真珠细滴金不软。几曲屏山，镇日飘香篆。

又菩萨蛮“春雨”云：

帘纤暗锁金塘曲，声声滴碎平芜绿。无语欲摧红，断肠芳草中。几分消梦影，数点胭脂冷。何处望春归，空林莺暮啼。

河东君更漏子“听雨”（寅恪案：河东君此调两阕颇难句逗，姑以意标点之，可不必深究也）云：

风绣幕，雨帘栊，好个凄凉时候。锦被里，鸳梦中，一样湿残红。香焰短，黄昏促，催得愁魂千簇。只怕是，那人儿，浸在伤心绿。

其二云：

花梦滑，杏丝飞，又在冷和风处。合欢被，水晶帐，总是相思块。影落尽，人归去，简点昨宵红泪。都寄与，有些些，却是今宵雨。

李舒章虞美人“春雨”（见蓼斋集叁壹诗余）云：

帘纤断送荼蘼架，衣润笼香罢。鹧鸪题

（唬）处不开门，生怕落花时候近黄昏。艳阳惯被东风妒，吹雨无朝暮。丝丝只欲傍妆台，却作一春红泪满金杯。

又吴园次虞美人“春雨次李舒章韵”（见今词初集下）云：

红绒冷落秋千架，人约西陵罢。梨花和泪闭重门，却似玉颜憔悴忆东昏。孟婆苦把东君妒，做作催春暮。愁春人正在朱楼，听尽丝丝点点倚香篝。

寅恪案：闵尔昌碑传集补贰守令壹王方岐撰“吴园次后传”略云：“先生译绮，字园次，江都人。（顺治十一年）甲午滦州石学士申视学江南，得先生卷，拔冠多士，以明经荐入都，塚宰胡公兆龙拔置第一，授中书舍人，掌制诰。（顺治十五年）戊戌迁兵部职方司主事。（康熙三十三年）甲戌夏杪，先生年七十有六，微有腹疾，不数日而归道山矣。”当崇祯八年时园次年十七岁，其入都则在顺治十一年，而李舒章于顺治三年丙戌以父丧归葬，事竣还京即卒（见陈忠裕全集年谱下顺治四年丁亥条考证引松江府志李逢申传），故园次此词作成时间必不甚迟，作词之地亦应在松江地域，其时间或即在崇祯八年春季亦未可知。园次年少美才，其和春闺风雨之词殊不足异也。

复次，卧子诗余中关涉春闺或闺阁之题目者颇多，如桃源忆故人“南楼雨暮”及探春令“上元雨”诸阕皆当属此类，除“南楼雨暮”一词将于论李舒章“题内家杨氏楼”诗时合并论之，其余今不备录。至于柳梢青“春望”、天仙子“春恨”之类则名士民族兴亡之感，与男女私情绝无关涉，故虽为春季所作，亦不录之也。

卧子诗余菩萨蛮“春晓”云：

玉人袅袅东风急，半晴半雨胭脂湿。芳草衬
凌凌，杏花红粉多。起来慵独坐，又拥寒衾卧。
金雀带幽兰，香云覆远山。

又蝶恋花“春晓”云：

才与五更春梦别。半醒帘枕，偷照人清切。
简点凤鞋交半折，泪痕落镜红明灭。枝上流莺啼
不绝。故脱余绵，（寅恪案：“余绵”谓当日女性
卧时所着之绵紧身也。可参红楼梦壹佰玖回“候
芳魂五儿承错爱”节。）忍耐寒时节。慵把玉钗
轻绾结，恁移花影窗前没。

寅恪案：此两词皆言春晓。菩萨蛮调或与上
引卧子“早春行”五古之“不令晨妆竟，偏采名花
掷。香衾卷犹暖，轻衣试还惜”等句互证。戊寅
草中复有两同心“夜景代人作”一阕，所代之人疑
是卧子，而首句亦与鞋有关，故并附录于此，藉
资好事者之谈助耳。

河东君河传“忆旧”云：

花前雨后，暗香小病，真个思清切。梦时节，见他从不轻回。风动也，难寻觅。简点枕痕刚半折，泪滴红绵，又早春文灭。手扼臂，都是那有情人，故把人心摇拽。

又两同心“夜景代人作”云：

不脱鞋袜，刚刚扶起，浑笑语。灯厮守，心窝内，着实有些怜爱。缘何昏黑，怕伊瞧地，两下糊涂情味。今宵醉里，又填河，风景堪思。况销魂，一双飞去。俏人儿，直恁多情，怎生忘你。

复次，卧子蝶恋花词可与下章牧斋有美诗之“弓鞋笑足缠”及“轻寒未折绵”等句参较。“简点风鞋交半折”句，似与西厢记“酬简”元和令“绣鞋刚半折”之语有关，或谓此“风鞋”疑是指旧日缠足女子睡眠时所着之“软鞋”而言。此种“软鞋”盖以增加美兼有防止纤足涨大并可免缠足帛条散乱之用，其底非木或骨所制者。至若程松圆诗“天粘碧草度弓鞋”之弓鞋（见列朝诗集丁壹叁所选孟阳“二月上浣同云娃踏青，雨宴达曙，用佳字”七律。详见前引），则指河东君所着踏地行走之鞋而言，其底版为木或骨所制，与卧子蝶恋花“春晓”词中所咏之软鞋区以别矣。

复据刘銓五石瓠“濮仲谦江千里”条云：

苏州濮仲谦水磨竹器，如扇骨酒杯笔筒臂搁之类，妙绝一时。亦磨紫檀乌木象牙，然不多。或见其为柳夫人如是制弓鞋底版二双。又或见其制牛乳湮酪筒一对，末矣。（可参宋琬安雅堂未刻稿贰“竹罍草堂歌”题下注：“礪城朱松邻白门濮仲谦皆以竹器擅名。”诗中述濮仲谦事颇备。）

寅恪案：河东君自矜其足之纤小，至于令当时良工为之制作弓鞋底版，由今观之固觉可笑，但旧日风习，纤足乃美人不可缺少之主要条件，亦不必苛责深怪。河东君初访半野堂虽戴幅巾及着男子服，然仍露其纤足者，盖欲借是表现此特殊优美之典也。（可参第肆章论河东君初访半野堂节。）

抑更有可笑者。有学集壹秋槐诗集“赠濮老仲谦”诗云：

沧海茫茫换劫尘，灵光无恙见遗民。少将楮叶供游戏，晚向莲花结净因。杖底青山为老友，窗前翠竹似闲身。尧年甲子欣相并，何处桃源许卜邻。（自注：“君与余同壬午。”）

寅恪案：牧斋此诗当作于顺治一年戊子，盖牧斋以黄毓祺案被逮至南京，出狱之后尚留居金陵也，其时仲谦亦在白下。牧斋此诗以“遗民”称仲谦，则濮氏亦非如刘銓所记仅以制造工巧擅长。仲谦既与牧斋同庚，其为河东君制弓鞋底版

虽不能确定在何年，要亦在河东君适牧斋以后。濮氏之年龄至少已过六十，以老叟而为此，可谓难能之事。然则牧斋诗“晚向莲花结净因”之句，不但如遵王注本解作结远公莲社之净因，亦兼可释为助美潘妃细步之妙迹矣。一笑！

又蝶恋花词“泪痕落尽红明灭”句，疑用才调集伍元稹“古决绝词”三首之二“感破镜之分明，睹泪痕之余血”之意，盖卧子赋此词时河东君离去之志已决（可参下引卧子少年游“春情”及青玉案“春暮”两词附论）。所应注意者，微之此首诗中“矧桃李之当春，竞众人而攀折”之语。卧子与河东君之关系虽颇相合，然微之此首诗中“幸他人之既不我先，又安能使他人之终不我夺”之语，则周文岸宋辕文辈皆已先于卧子而攀折之矣，后来终为他人即钱牧斋之所夺，亦是必然之理，吾人今日取微之卧子之诗词并读，殊不胜感惜也。“故脱余绵”之“绵”疑指旧日女子寒冷季节卧时所着之丝棉短袄而言，即俗所谓“绵紧身”者，前已述及。卧子此两词所描写者，如特喜早起、不畏寒冷等情状，非一般女子之通性，而是河东君个人之特性。卧子造语能曲尽其妙，即此可见其为高才，非庸手所及也。

又陈忠裕全集贰拾诗余虞美人“咏镜”云：

碧兰囊锦妆台晓，冷冷相对早。剪来方尺小清波，容得许多憔悴暗消磨。海棠一夜轻红倦，

何事从教看。数行珠泪倩他流，莫道无情却会替人愁。

寅恪案：卧子此词后半阙尤妙。此镜必为河东君之物无疑，否则卧子词中语意不如是也。清代文人集中赋咏河东君遗镜之作品颇多（见缪荃孙秦淮广记贰之肆纪丽类及葛昌楣蘼芜纪闻下所引），然大抵转袭旧文，别无新说，既是酿词，无关考证，且后人所咏之镜究难定其真伪，故不备引。今唯择录钱塘汪菊孙诗一首于下。汪诗固不甚佳，但以菊孙与河东君同属女性，因附录之，聊资谈助与尔。

汪远孙清尊集壹伍载菊孙“河东君妆镜记”并引云：

周南卿明经藏唐镜一枚，背有铭云：“照日菱花出，临池满月生。官看巾帽整，妾映点妆成。”证以初白庵金陵杂咏，知为河东君物也。今归又村仲弟，以拓本装册索题，即次初白韵应之：

红粉偏能国士知，可怜末路事参差。流传一片开元月，曾照香奁夜选诗。

复次，戊寅草中声声令“咏风筝”一阙乃河东君自述之作，盖其性格身世实与风筝相似，故此词为美人自己写真传神之作，如杜丽娘“自行描画，留在人间”者也（见还魂记“写真”）。

其词云：

杨花还梦，春光谁主，晴空觅个颠狂处。尤云殢雨，有时候，贴天飞，只恐怕，捉他不住。丝长风细，画楼前，艳阳里。天涯亦有影双双，总是缠绵，难得去。浑牵系，时时愁对迷离树。

检列朝诗集闰肆杨宛“看美人放纸鸢”七绝五首云：

共看玉腕把轻丝，风力蹉跎莫厌迟。顷刻天涯遥望处，穿云拂树是佳期。

愁心欲放放无由，断却牵丝不断愁。若使纸鸢愁样重，也应难上最高头。

羨伊万里度晴虚，自叹身轻独不如。若到天涯逢燕子，可能为报数行书。

薄情如纸竹为心，辜负丝丝用意深。一自飞扬留不住，天涯消息向谁寻。

时来便逐浮云去，一意飘零万种空。自是多情轻薄态，佳人枉自怨东风。

似与河东君此词有关，姑附记之，以俟更考。

河东君与卧子同居在崇祯八年春季，离去在是年首夏，其时间既可推知矣。其同居之地点究在何处耶？此问题殊难解决，但可断言者必非卧子松江之家（卧子自撰年谱上崇祯九年丙子条附

录引华亭县志云：“平露堂，陈忠裕子龙宅，在普照寺西。”），而别在松江某处。其地今固不易考实，但鄙意似尚可依据卧子自撰年谱及所作之诗词并徐暗公李舒章之诗文等推测得之也。兹略陈所见，以求当世通人之教正。

陈忠裕全集贰拾诗余桃源忆故人“南楼雨暮”云：

小楼极望连平楚，帘卷一帆南浦。试问晚风吹去，狼籍春何处。相思此路无从数，毕竟天涯几许。莫听娇莺私语，怨尽梨花雨。

寅恪案：卧子取此“桃源忆故人”调名以抒念旧之感，自不待言，至其以南楼为题目当有深意。考南楼之典，最著者应推庾元规之南楼（见世说新语容正类“庾太尉在武昌”条及晋书庾亮传），此固与河东君无涉。或谓才调集伍元稹“所思”二首之一（万首唐人绝句陆载入刘禹锡诗内，题作“有所嗟”。全唐诗第陆函刘禹锡第陆函刘禹锡壹贰及元稹贰并载此诗）云“庾亮楼中初见时，武昌春柳似腰肢。相逢相失远如梦，为雨为云今不知”，卧子取此诗之庾亮即南楼为题以指河东君，似无可。或又谓文选叁拾谢灵运“南楼中望所迟客”诗云“登楼为谁思，临江迟来客”及“孟夏非长夜，晦月如岁隔”，卧子盖有取于孟夏之时南楼之名望所迟客之旨而赋是阕。或更谓东坡永遇乐词“夜宿燕子楼梦盼盼”一阕云“燕子

楼空，佳人何在，空锁楼中燕”及“异时对南楼夜景，为余浩叹”，卧子用“南楼”为题，实暗寓人去楼空之感，并可与牧斋崇祯十三年“八月十六夜有感”永遇乐一词相启发。

以上诸说虽皆可通，然恐尚有未发之覆。鄙意卧子词题之“南楼”即徐孚远弟致远别墅中之小楼，亦即鸳鸯楼是也。徐暗公钓璜堂存稿叁“南园读书楼”五古云：

陆氏构此园，冉冉数十岁。背郭面良畴，缓步可休憩。长廊何绵延，复阁亦迢遁。高楼多藏书，岁久楼空闭。丹漆风雨摧，山根长薜荔。我友陈轶符，声名走四裔。避喧居其中，干旄罕能戾。招余共晨昏，偃蹇搜百艺。征古大言舒，披图奇字缀。沿是秋桂丛，小桥春杏丽。月影浮觞斗，荷香落衣袂。心赏靡不经，周旋淡溶裔。岂意数年来，哲人忽已逝。余复凌沧波，曩怀不可继。既深蒿里悲，还想华亭唳。他时登此楼，眷言申末契。

同书壹肆“梦与卧子奕”云：

思君频有梦相随，此夕从容方赌棋。恰似东山携妓日，兼如淝水破秦时。即今犹忆元龙气，向后谁传野鹤姿。惊起寒窗魂已失，萧萧零雨漫题诗。

同书同卷“旅邸追怀卧子”云：

风雨凄然发重嗟，昔年聊席愧龙蛇。空悲同缀习陵简，不及相期句漏砂。墙内桐孙抽几许，房中阿鹜属谁家。萧条后事无人问，惟有遣阡噪暮鸦。

同书壹捌“忆卧子读书南园作”云：

与君披卷傲沧洲，背郭亭台处处幽。昔日藏书今在否，依然花落仲宣楼。

同书壹玖“坐月怀卧子”云：

自从屈子沉湘后，江左风流异昔时。此夕把杯邀皓月，南园菡萏正纷披。

同书贰拾“南园杏”云：

南郭芳菲黄鸟鸣，杏花斜映野桥平。陈君昔日观书处，无限春风湖海情。

同书同卷“武静弟别墅有楼，卧子名之曰南楼，时游憩焉”云：

郭外南园城内楼，春光欲度好闲游。当年嵇阮林中饮，总作沧浪一段愁。

王胜时沅云间第宅志略云：

南门内新桥河南（徐）陟曾孙文学致远宅，有师俭堂，申文定时行书。西有生生庵别墅，陟子太守琳放生处。

陈乃乾陈洙撰徐暗公先生年谱略云：

祖琳，字雍卿，号裕湖。以荫任太常典簿。（历官至）云南楚雄府知府。晚年皈依莲大师，法名广洸，字警庵，又称生生道人。

陈忠裕全集自撰年谱八年乙亥条云：

春偕暗公读书陆氏之南园，创为时艺，闳肆奇逸，一时靡然向风，间亦有事吟咏。

崇祯九年丙子条云：

春读书南园，时与宋辕文相唱和。

崇祯十一年戊寅条云：

是夏读书南园，偕暗公尚木网罗本朝名卿巨公之文有涉世务国政者为皇明经世文编。

崇祯十二年己卯条云：

读书南园，编农政全书。

嘉庆修松江府志柴柴娄县附记园林门云：

南园在南门外阮家弄。都宪陆树德世居修竹乡金沙滩，后葺别业于此，侍郎彦祯继居之，有梅南草庐读书楼，濯锦窝诸盛。崇祯间几社诸子每就此园宴集。

李雯蓼斋集叁肆课业序（参卧子年谱上崇祯八年乙亥条）略云：

今年春暗公卧子读书南园，余与勒卣文孙辈或间日一至，或连日羁留，乐其修竹长林，荒池

废榭。登高冈以望平旷，后见城堞，前见丘垄。春风发荣，芳草乱动。虽僻居陋壤，无凭临吊古之思，而觉草木之变化，感良辰之飙驰，意慨然而不乐矣。兼以春多霖雨，此乡有恶鸟，雉尾而赤背，声若瓮中出者，绕篱大鸣，鸣又辄雨，卧子思挽弓而射之竟不可得。又有啄木鸟，巢古藤中，数十为伍，月出夜飞，肃肃有声。獼獼白日捕鱼塘中，盱眙而徐行，见人了无怖色。文孙曰即我南园之中，我数人之所习为制科业者，集而广之，是亦可以志一时相聚之盛矣。虽然今天下徒以我等为饮酒赋诗，扩落而无所羁，方与古之放言之士，鄙章句，废畦町，岸然为跃冶者，以自异于世，而不知其局促淹困，相守一方，是区区者，盖亦有所不免也。

寅恪案：综合上引材料推论，知崇祯八年乙亥春间卧子实与河东君同居于松江城南门内徐暗公弟武静致远之生生庵别墅小楼，即卧子所命名之南楼。至南门外之陆氏南园之读书楼则为卧子与几社诸子，或河东君亦在其内，读书论文吟咏游宴之处。徐墅陆园两处相距不远，往来甚便，卧子之择此胜地为著书藏娇之所当非无因也。

又徐暗公“旅邸追怀卧子”诗中之“阿骛”，实用三国志贰玖魏书朱建平传之典。其文云：

初颖川荀条钟攸相与亲善。攸先亡，子幼。由经纪其门户，欲嫁其妾。与人书曰：吾与公达

曾共使朱建平相，建平曰，荀君虽少，然当以后事付钟君。吾时啁之曰：惟当嫁卿阿骛耳。何意此子竟早殒歿，戏言遂验乎？今欲嫁阿骛，使得善处。追思建平之妙，虽唐举许负，何以复加也。

据此，“阿骛”非目河东君，乃指卧子其他诸妾而言。盖河东君已于崇祯十四年辛巳夏归于牧斋，暗公岂有不知之理。若就陈杨之关系严格言之，河东君实是卧子之外妇，而非其姬妾。然顾云美河东君传既有“适云间孝廉为妾”之文，卧子“乙亥除夕”诗亦有“桃根渺渺江波隔”（见陈忠裕全集壹壹平露堂集），牧斋“有美诗”复有“迎汝双乐浆”（见初学集贰拾东山诗集叁），恐读者仍为当时习用名词及河东君诗中谦逊之语所迷惑，别生误解，遂附辨之于此。所以不惮烦赘者，因河东君自离去周文岸家后既不甘作人姬妾，职是之由，其择婿之难、用心之苦自可想见。但几历波折，流转十年，卒归于牧斋，殊非偶然，此点为今日吾人研考河东君之身世者所应特加注意也。余详第肆章论崇祯十四年辛巳夏钱柳茸城结缡节。

又全唐诗第捌函杜牧叁“池州李使君歿后十一日，处州新命始到。后见归妓，感而成诗”七律第贰联云：“巨卿哭处云空断，阿骛归来月正明。”上句之“巨卿”乃范式学，其以死友之资格哭

张元伯劭事，详见后汉书列传柴壹独行传范式传，人所共知，不须赘引。牧之以元伯目李使君，而自命为巨卿，固不待言，但“云空断”之语似袭用杜少陵“别房太尉墓”五律“低空有断云”句（见杜工部集壹叁）。暗公诗之“阿鹜”除用三国志朱建平传外，疑更有牧之此联下句，并暗以牧之此联上句“云空断”三字指阿云已与卧子断绝关系也。如此解释是否能得徐诗真意，尚待详考。

复次，蓼斋集贰叁“题内家杨氏楼”（寅恪案：“杨”为河东君之本姓，“内家”之称，又与河东君身份适合）云：

微雨微尘咽不流，南窗北窗锁翠浮。涛声夜带鱼龙势，水气朝昏鸿雁秋。归浦月明银海动，卷帘云去绿帆愁。（寅恪案：“云”即“阿云”也。）如今不有吹箫女，犹是萧郎暮倚楼。

寅恪案：舒章“题内家杨氏楼”诗虽不能确定何时所作，但详检蓼斋集此卷诸诗排列次序，第壹叁首为“伤春”，第壹肆首为“观射”，第壹伍首为“悲秋”，第壹陆首即此诗。诗中有“鸿雁秋”之语，明是秋深作品，与前引舒章江神子同词乃一人同时所赋。更检陈忠裕全集壹壹平露堂集卷中诸诗排列次序，第肆首为“春日风雨浹旬”，第伍首为“观杨龙友射歌”，第陆首为“伟南筑居远郊”，第捌首为“立秋后一日题采莲图”，第壹壹首为“乙亥除夕”。今综合李沉二集诸诗排列次序推

计之，卧子所作“伟南筑居远郊”诗中有“夏云纵横白日间”之句，足证舒章“观射”一诗盖与卧子“观杨龙友射歌”为同时所作，依春夏秋冬四季先后排列计之，更可证舒章“题内家杨氏楼”诗，乃崇祯八年乙亥秋深所作。

河东君与卧子同居在崇祯八年春季，离卧子别居在是年首夏，离松江往盛泽镇归家院在是年秋深，然则舒章此诗乃河东君离松江后所作也。故知此“内家杨氏楼”即河东君与卧子同居之处，亦即卧子桃源忆故人词题“南楼雨暮”之“南楼”。据上引众香词，知河东君“遗有我闻堂（室）鸳鸯楼词”，夫“我闻室”乃牧斋营筑之金屋所以贮阿云者，河东君取以名其词集似有可能。但此点尚未证实，仍俟详考。至河东君之鸳鸯楼词与卧子之属玉堂集实互有关系，乃相对为文者。若更加推测，则卧子之所谓属玉堂，与鸳鸯楼即南楼，同属徐武静别墅中之建筑物，又同为卧子所虚构之名也。

舒章诗中“吹箫”之“秦”女指河东君，“倚楼”之“萧郎”指卧子，人去楼空之感为舒章此诗之主旨，若非推定舒章作诗之时间及此楼所在之地点，则舒章诗意不能明矣。复检陈忠裕全集玖湘真阁集，崇祯十一年仲冬所作“拟古三首，别李氏（雯）也”之后有“萧史曲”一篇，其意旨殊为隐晦，但人去楼空之感则甚明显，故颇有为河东君

而作之可能。盖舒章于崇祯八年秋深赋“题内家杨氏楼”一诗之际在杨已去不久，陈尚往来陆氏南园、徐氏别墅之时，至崇祯十一年，则杨固早已离去南楼，陈虽屡借寓南园，而南楼则久空矣，斯“萧史曲”所以有“一朝携手去，此地空高台”之句耶？又同书壹肆湘真阁集载“戊寅七夕病中”五律一首亦似为河东君而作者，今得见戊寅草，首载卧子一序，其中作品止于崇祯十一年秋间，据此可以推知卧子于此时尚眷恋不忘河东君如此，则崇祯十一年为河东君作“萧史曲”涉及此楼，亦不足怪矣。

复次，今检蓼斋集叁拾有“闻一姬为友人所苦，作诗解围”七绝一首云：“高唐即不楚西偏，（寅恪案：“西偏”之语，可参上引云间地宅志“西有生生庵别墅”句。）暮暮朝朝亦偶然。但使君王留意住，飞云更落阿谁边。”诗中之“飞云”岂即“阿云”耶？但此“友人”，不知谁指，颇有为卧子之可能。姑附记于此，以俟更详考。

崇祯八年乙亥春间陈杨两人之关系已如上所考定。兹有一疑问，即顾云美“河东君传”所谓“适云间孝廉为妾”之语。卧子为崇祯三年庚午举人，十年丁丑进士，历官刑部主事，惠州绍兴推官，兵科给事中，兵部右侍郎兼翰林学士，何以仅称之为“云间孝廉”而不以其他官名称之耶？应之曰：云美之以“孝廉”目卧子者，盖谓河东君“为

妾”实即“外妇”之时，卧子之资格身份实为举人而非进士及其他诸职也。此点云美既所以为河东君及卧子讳，又标明其关系之时代性，斯固为云美之史笔，亦足证此关系发生于卧子为举人时，即崇祯三年庚午至十年丁丑之时期，此八年之间唯有崇祯八年乙亥春季最为适合。故“云间孝廉”之为卧子可以无疑也。

抑更有可论者。观卧子所自述崇祯八年春读书南园，虽号称与徐暗公孚远李舒章雯周勒卣立动陆文孙庆曾（寅恪案：陈忠裕全集壹陸平露堂集“送陆文孙省试金陵”诗附考证引复社姓氏录云：“陆庆曾字文孙。”）几社诸名士共为制科业，间亦有事吟咏，其实乃如陆氏所言“饮酒赋诗，扩落而无所羁，方与古之放言之士，鄙章句，废畦町，岸然为跃冶者，以自异于世”，又娄县志谓“崇祯间几社诸子每就是园（寅恪案：指南园）宴集”，由是推之，几社诸名流之宴集于南园，其所为所言关涉制科业者实居最少部份，其大部份则为饮酒赋诗、放诞不羁之行动。当时党社名士颇自比于东汉甘陵南北部诸贤，其年谈论研讨者亦不止于纸上之空文，必更涉及当时政治实际之问题，故几社之组织自可视为政治小集团，南园之宴集复是时事之坐谈会也。

河东君之加入此集会，非如儒林外史之鲁小姐以酷好八股文之故与待应乡会试诸人共习制科

之业者，其所参预之课业当为饮酒赋诗，其所发表之议论自是放言无羁。然则河东君此时之同居南楼及同游南园，不仅为卧子之女膩友，亦应认为几社之女社员也。前引宋让木秋塘曲序云“坐有校书，新从吴江故相家，流落人间。凡所叙述，感慨激昂，绝不类闺房语”，可知河东君早岁性情言语即已不同于寻常闺房少女，其所以如是者，殆萌芽于吴江故相之家。盖河东君夙慧通文，周文岸身旁有关当时政治之闻见自能窥知涯涘，继经几社名士正论之熏习，其平日天下兴亡匹“妇”有责之观念因成熟于此时也。牧斋初学集贰拾东山诗集叁“（崇祯）壬午除夕”诗云：“闺房病妇亦忧国，却对辛盘欢习书。”有学集拾红豆贰集“后秋兴”八首之四云：“闺阁心系海宇棋，每于方罫系欢悲。”牧斋所言虽是河东君年二十五岁及四十二岁时事，夫河东君以少日出自北里章台之身，后来转具拯湘复楚之志，世人甚赏其奇，而不解其故，今考证几社南园之一段佳话，则知东海麻姑之感，西山精卫之心，匪一朝一夕之故，其来有自矣。

呜呼！卧子与河东君之关系，其时间、其地点既如上所考定，明显确实，无可致疑矣。虽不敢谓有同于汉廷老吏之断狱，然亦可谓发三百年未发之覆，一旦拨云雾而见青天，诚一大快事。自牧斋遗事诬造卧子不肯接见河东君及河东君登

门詈陈之记载以后，笔记小说抄袭流布，以讹传讹，一似应声虫，至今未已，殊可怜也。读者若详审前所论证，则知虚构陈杨事实如王沅辈者，心劳计拙，竟亦何补？真理事实终不能磨灭，岂不幸哉？

第三章 河东君与“吴江故相”及“云间孝廉”之关系（十一）

崇祯八年首夏，河东君离去与卧子同居之徐氏南楼及同游之陆氏南园别居松江他地，此地或即横云山，详见下论。卧子有词赠别，词之佳妙固不待论，即就陈杨两人关系言之，此词亦其转捩点之重要记录也。兹论述之如下。

汤漱玉玉台书史云：

借闲漫士曰：予弟子惠从禾中得（黄）皆令金笺扇面，仿云林树石，署款“甲申夏日写于东山阁。皆令。”钤“闺秀”朱文、“媛介”白文、“皆令”朱文三印章。左方上有词云：“紫燕翻风，青梅带雨。（寅恪案：“紫燕”句可与前引李舒章“夏日问陈子疾”诗“堂中紫燕小”句相参证。杜工部集壹捌附录“柳边”诗，后四句云：“紫燕时翻翼，黄鹂不露身。汉南应老尽，霸上远愁人。”乃卧子“紫燕”句所出，实寓春老送别之意。“青梅”句出杜工部集玖“梅雨”诗前四句“南京犀浦道，四月熟黄梅。湛湛长江去，冥冥细雨来。”河东君离去南园，当在梅子尚青未黄之时，盖亦暮春初夏之节候。周处风土记云：“夏至前雨名黄梅雨。”周氏为江南人，限以证卧子之词，虽不中

亦不远矣。“带雨”二字岂复暗用白乐天长恨歌“梨花一枝春带雨”之意，与下文“泪盈红袖”之语相比应耶？）共寻芳草唬痕。（寅恪案：全唐诗第叁函孟浩然貳“留别王侍御维”诗云：“欲寻芳草去，惜与故人违。”卧子改“欲寻”为“共寻”者，盖卧子虽与河东君短期同居南楼并屡次读书南园，然不过借其地为编著之处，故其在南楼及南园乃暂寓性质，非家居所在。此句意谓其本人不久当离去，归其城中本宅。河东君亦将离去，移居横云山，因改“欲寻”为“共寻”耳。复检陈忠裕全集壹陸平露堂集崇祯八年诗有“初秋出城南吊迺机之丧，随游陆氏园亭，春初予辈读书处也。感赋二律”之题，尤足证卧子亦于是年夏间即离去南楼及南园还居城内本宅也。迺机名靖，崇祯六年癸酉举人，见嘉庆修松江府志肆伍选举表。又河东君湖上草“西冷”十首之二云“青骢点点余新迹，红泪年年属旧人”，痛史第貳壹种甲申朝事纪柒“柳如是小纪”引此诗，“新迹”作“芳草”。细玩语意，岂亦与卧子词有关耶？）明知此会，不得久殷勤。（寅恪案：卧子用“明知”二字者，可见其早已深悉河东君之性情如此，己身家庭之状况又若是，则南楼及南园之会合绝无长久之理。虽已明知之，而复故犯之，致有如是结局，此意与希腊亚力斯多德论悲剧之旨相符。可哀也已！）约略别离时候，绿杨外，多少消魂。重提起，（顾贞

观成德全选今词初集上满庭芳、历代诗余陆壹满庭芳“和少游送别”及陈忠裕全集贰拾诗余满庭芳“送别”词，“重”俱作“才”，较佳。）泪盈翠袖，（今词初集、历代诗余及陈忠裕全集，“翠”俱作“红”。是。）未说两三分。纷纷。（寅恪案：淮海集满庭芳词云：“多少蓬莱旧事，空回首，烟霭纷纷。”卧子此词既是和少游，则“纷纷”二字本于秦词，自不待言。但玉台新咏壹“古诗为焦仲卿妻作云：新妇谓府吏，勿复重纷纭。”“纷纷”即作“纷纭”。卧子遣去河东君当不出于“阿母”即唐宜人之意，实由卧子妻张孺人假祖母高太安人之命执行其事。大樽著此“纷纷”二字，盖兼具淮海词及孔雀东南飞诗之两重出处，其隐痛深矣！重去后，今词初集历代诗余及陈忠裕全集“重”俱作“从”是。今词初集、历代诗余及陈忠裕全集“非”俱作“过”。）怨花伤柳，一样怕黄昏。调寄满庭芳，留别无瑕词史。我闻居士。”钤“如是”朱文小印。

寅恪案：徐乃昌小檀恋室闺秀词钞玖及梁乙真清代妇女文学史第叁章第贰节“柳如是”条并引玉台画史，俱认此词乃河东君所作，不知淮海“山抹微雨”原词虽题作“晚景”，明是“别妓”，盖不仅从语意得知，即秦词“高城望断，灯火已黄昏”之结语用唐欧阳詹别太原妓申氏姊妹之典，更可为证也。（见全唐诗第陆函欧阳詹“初

发太原途中，寄太原所思”诗“高城已不见，况复城中人”之句，并可参晁无咎补之琴趣外篇肆忆少年“别历下”词“南山尚相送，只高城人隔”及薑尧章白石词长亭怨慢“望高城不见，只见乱山无数”等句。）卧子即和原韵，其为送别河东君之作词旨甚明，无待详辨矣。今词初集选于康熙十六丁巳（见此书鲁超题词及毛际可跋语），历代诗余编于康熙四十六年丁亥，两书时代皆较早，陈忠裕全集出于庄师洛等之手，考证颇精。此三书既皆以此词为卧子所作，殊可信也。此词本为卧子崇祯八年首夏送别河东君之旧作，而河东君所以复重录之于黄媛介扇面者，殆由画扇之时令，正与当年卧子送别己身之景物相同，因而枨触昔情，感念题此欤？

关于以他人之诗词题扇，因而误为题扇人所作，如容斋四笔壹叁“二朱诗词”条略云：“朱载上舒州桐城人。中书舍人新仲翌，其次子也。有家学，十八岁时，戏作小词，朱希真见而书诸扇，今人遂以为希真所作。又有折叠扇词，公亲书稿固存，亦因张安国书扇，而载于于湖集中。”与此甚相似，可为例证。又词中“芳草”“故人”之语出孟襄阳诗，前已言之，但“故人”一语卧子除用孟诗之成句外，兼袭用古诗“上山采蘼芜”中“新人工织纈，故人工织素”之旧辞。（见玉台新咏壹古诗八首之一。）此点可与河东君湖上草“西

冷”七律十首之二末四句所云“青骢点点余新迹，红泪年年属旧人。芳草还能邀凤吹，相思何须略桥津”等语互相参较也。

“无瑕”者，疑是媛介之别号。“东山阁”即“惠香阁”，当在绛云楼。（可参第肆章论黄媛介与钱柳关系节及论牧斋绛云楼节。）此扇为媛介之画，既不署受者之款，尤可证此扇乃媛介所自用，而“无瑕词史”与媛介应是一人也。更有可注意者，即崇祯十三年庚辰冬河东君所赋“春日我闻室作，呈牧翁”七律“此去柳花如梦里”之句，（见东山训和集壹。）与此词“怨花伤柳”之语殊有关系。此点亦俟下章论之。寅恪颇喜读卧子此词，又见媛介画款有“东山阁”之语，遂戏改昔人成句，共赋短诗三章。兹附录于下：

崇祯甲申夏日黄昏皆令于东山阁画扇，上有柳如是题陈卧子满庭芳词。词云：“无非是，怨花伤柳，一样怕黄昏。”因戏改晋时旧语，兼采龚璚人诗句，而易其意旨，共赋三绝。

美人顾影怜憔悴，烈士销魂感别离。一样黄昏怨花柳，岂知一样负当时。

清和景物对茫茫，画里江山更可伤。一念十年抛未得，（寅恪考定此词为崇祯八年四月大樽送别河东君之作，至崇祯十七年首夏题扇时，已十年矣。是年河东君将偕牧翁自庐山往南都翊戴

弘光也。)柳花身世共过肠。

兴亡江左自关情，远志休惭小草名。我为谢公转一语，东山妓即是苍生。

近日得见重印本皇明经世文编一书，虽不能详读，但就其序及凡例并卷首所列鉴定名公姓氏有关诸人中可与卧子自撰年谱崇祯十年丁丑、十一年戊寅及十七年甲申等条互相印证者约略论述之，至其所言诸人，本文前后已详言者，或虽未言而其姓名为世所习知者，亦不多赘，其他诸人之可考见者则少加笺释。明知不能完备，姑附鄙见，以求教于当世深通明季史事之君子。唯原书卷首有“云间平露堂梓行”七字及长方印章“本衙藏板，翻印千里必究”十字，论者取儒林外史第壹叁、壹肆、壹捌、贰捌等回，以“平露堂”为书坊之名，以陈卧子等为书坊聘请选文之人，殊不知平露堂乃卧子宅中之堂名，（详见下引王沅云间地宅记。）实非书坊之名。且卧子自撰年谱上崇祯九年丙子条明言“是岁有平露堂集”。（见陈忠裕全集卷首，并可参陈集中之平露堂集及集首之凡例。）故论者以儒林外史相比似未谛也。或谓卧子家贫，一人何能镌此巨册？由书坊出资，请其编选，似亦可能。鄙意卧子之家固贫，此书所列作序及鉴定诸人，疑皆不仅以空文相藻饰，实或多或少曾有金钱之资助，不过当时风气不便明言耳。就诸人中之姓名及文字考之，知当日松江

知府方岳贡助力最多。此书乃当时江左文社之政见，诸文士一旦得志，则此书不但托之空言，即可付之实施矣。又方氏请其时江南最高长官张国维作序，并列有复社魁首张溥之序，可知当日江南名宦及士绅亦皆赞同此政见。斯鉴定及作序者之姓名所以繁多若是之故欤？至印章中之“本衙”二字殆指松江府，或指卧子崇祯十三年庚辰所任绍兴司李之衙门，未敢断定，仍俟详考。

皇明经世文编卷首载有序九篇，兹择录最有关者于下。

方岳贡序云：

贡待罪守郡十有一年，政拙心长，劳轻过重，犹幸此乡多文雅之彦，若徐文学孚远，陈进士子龙，宋孝廉徵璧，皆负韬世之才，怀救时之术，相与网罗往哲，搜抉巨文，取其关于军国、济于时用者，上自洪武，迄于今皇帝改元，辑为经世一编。文从其人，人从其代。览其规画，足以益才智；听其敷奏，足以壮忠怀；考其始终，足以识时变。非徒侈一代之鸿章，亦将以为明时之献纳云尔。襄西方岳贡禹父修父踢。

张国维序略云：

云间陈卧子同徐暗公宋尚木所集经世编成，郡守以其书示余。余读而叹曰：猗与旨哉，我国家治安三百年，列圣之所畴咨，诸臣之所竭思，

大约可见于兹矣。今三君俱以通达淹茂之才，怀济世安邦之略，采遗文于二百七十年之间，襄盛事于数月之内，而郡守又能于政事之暇，兼统条贯，以扬厉厥事，故功相得而速成。后之君子其欲览观于斯者，岂非有不劳之获哉！余待罪江南，既嘉三君有当世之志，而又多太守能博尽英才之意，以布之天下，而既以卜诸贤异日之所树也。于是乎言。东阳张国维题。

张溥序略云：

余间诤同志，读书大事当分经史古今为四部。读经者辑儒家，读史者辨世代，读古者通典实，读今者专本朝。就性所近，分部而治，合数人之力治其一部，不出二十年其学必成。同志闻者咸是余说，而云徐暗公陈卧子宋尚木尤乐为之。天才英绝，闭关讨论，直欲以一人兼四部不难也。客年与余盱衡当代，思就国史，余谓贤者识大，宜先经济。三君子唯唯，遂大搜群集，采择典要，名经世文编，卷凡五百。伟哉是书，明兴以来未有也。今三子悠游林麓，天假以时，载笔之始又先以国家为端，他日继冻水者其在云间乎。社弟张溥题。

许誉卿序云：

予被放以来杜门寡交，卧子暗公尚木独时过从。卧子读书养气，其劲骨热肠亟当为时用。尚

木与暗公诸子以旷世才闭户著述，究心千秋之业。予尝览斯篇，一代兵农礼乐刑政大端，赅是矣，而于忠佞是非之际尤凛凛致辨焉。以故言以人传者，重其人，亟录其文，言不以人废者，存其文，必斥其有。诸子泾渭在胸，邪正在目，其用意深，而取裁当，故足多也。以予所知，闽中黄石齐先生负重名，顷抗疏归来，直声震天下，而不能不心赏斯篇，闻已为之玄晏矣，予更何庸赘一词？予惟以诸子之志如此，他日出而以天下为己任，必可以副圣天子求贤图治之至意，洗士大夫经济阔疏之旧耻，则斯编固其嚆矢焉尔。同郡许誉卿题于南村草堂之遁阁。

徐孚远序略云：

余从陈宋二子之后，上承郡大夫先生之旨，收集明兴以来名贤文集与其奏疏凡数百家，其为书凡千余种，取其文之关乎国事者，凡得若干卷。他日有魏弱翁其者当国，省览此书，以为有稗盐梅之用，庶几因是推其由来，以渐窥高皇帝之渊微，或有弘益哉！或有弘益哉！华亭徐孚远暗公氏题于华隐堂。

陈子龙序云：

古者有记事之史，有记言之史。言之要者，大都见于记事之文矣。导发其端，使知所由。条晰其绪，使知所究，非言莫详。甚矣，事之有藉

於言也。而况宗臣硕彦敷奏之章，论难之语，所谓訏謨远犹，上以备一代之典则，下以资后学之师法。不为之裒缀，后之君子，何以考焉。此予与徐子宋子经世编所由辑也。明兴二百七十年，海内治平，驾周漂汉，贤才辈生，（陈忠裕全集贰陆经世编序“辈”作“萃”。）勋在竹帛，而遗文绪论，未有统汇，散于江海，盖有三患焉。一曰朝无良史。二曰国无世家。三曰世无实学。夫金匱之藏，非远臣所知，然有纂修，莫不载在方册。永乐中命阁臣（杨）士奇等辑名臣奏议，盖前代綦备矣。昭代之文，至今阙焉。章奏贮诸省中，以待纂集，幸无蠹败，率割裂其义不足观。又古者大臣歿，或求其遗书，副在太史，今无有也。汉之武宣及隋唐之盛，遣使四出，悬金购书，今无有也。虽欲不散轶，安可得哉？故曰朝无良史。六季以前无论矣。唐宋以科举取士，而世家鼎族相望于朝，家集宗功藏之祖庙。今者贵仕多寒酸，公卿鲜贤胤，（陈集“胤”作“裔”。）至有给简册于爨婢，易缃素于市民者，即欲搜讨，交献微矣。故曰国无世家。俗儒是古而非今，文士撷华而舍实。夫保残守缺，则训诂之文充栋不厌，寻声设色，则雕绘之作永日以思。至于时王所尚，世务所急，是非得失之际，未之用心，苟能访求其书者盖寡，宜天下才智日以绌。故曰士无实学。积此三患，故成书也难。夫孔子

观于周，萧相收于秦，大率皆天下要书，以资世用者。嘉谟令典，通今者之柜鉴，谋国者之兵术也。失今不采集，更数十年，亡散益甚，后死者之责，其曷逭焉。予自幼读书，不好章句，喜论当世之故，时从父老谈名公伟人之迹，至于忘寝。及长，而北之燕赵之间，游京师，凡诸司之所掌，輶轩之所及，见其人，未尝不问，遇其书，未尝不藏。虽苦蹇陋多遗忘，然布诸载籍者概可见。庐居之暇，因相简辑。徐子宋子皆海内英俊，予所稟则以幸厥成者也。虽挂漏缺失，不敢当记言之义。使权家尚其谋，儒家守其典，史家广其事，或有取焉尔。或曰，昔汉东平王求太史公书，而大臣以为汉兴之初，谋臣奇策，地形险塞在焉，不宜赐诸侯王。今此书多议兵食，论形势，国之大计，何以示人？予曰不然。祖宗立国，规模宏远，先朝大臣学术醇正，非有匆横奇诡之论也。夫王业之深浅，观于人才之盛衰，我明既代有翊连辅世之臣，而主上旁求俊人，用人如江湖，则是编也岂惟益智，其以教忠哉！华亭陈子龙题。

宋徵璧凡例略云：

儒者幼而志学，长而博综，及致治施政，至或本末眩瞀，措置乖方，此盖浮文无衬无裨实用，泥古未能通今也。唐宋以来，如通典通考暨奏疏衍义诸书，允为切要，亦既繁多，乃本朝典

故缺焉未陈。其藏之金匱石室者，闻见局促，曾未得睹记。所拜手而献、抵掌而陈者，若左右史所记，小生宿儒，又病于抄撮，不足揄扬盛美，网罗前后。此有志之士，所抚膺而叹也。徐子孚远，陈子子龙，因与徵璧取国朝名臣文集，撷其精英，勒成一书。如采木于山，探珠于渊，多者多取，少者少取。至本集所不载，而经国所必须者，又为旁采以助高深。共为文五百卷有奇，人数称是。志在征实，额曰经世云。

予辈志识固陋，鲜所取衷，幸高贤大良，一时云会，若李宝翁先生，李载翁先生，王依翁先生，吴雪翁先生，（寅恪案：李宝翁即李瑞和。嘉庆修松江府志肆贰名宦传叁李瑞和传略云：“李瑞和字宝弓，漳浦人。崇祯七年进士。授松江推官。在郡七年，征拜监察御史。”王依翁疑为王佐圣。松江府志叁陸职官表明教职栏载：“崇祯十年。王佐圣。教谕。长洲人。举人。”同治修苏州府志捌柒人物壹肆明长洲王佐圣传略云：“王佐圣字克仲。举国壬子乡试。授青浦教谕。崇祯十四年选遵义知县。”并可参启祯野乘壹集玖王遵义佐圣传。又李载翁即李载阳，吴雪翁即吴雪因。均见原书所列“鉴定名公姓氏”。事迹多未能知，仍俟详考。）皆具良史之才，宦游吾土，士绅咸奉规范。此编出入共禀鉴裁，遭逢之盛，良为侈矣。

郡公禹翁方师素抱安济之略，聿登著作之堂，居恒扬艺论文，穷日不倦。其训迪士子专以通达时务为亟。经世一编尤所注意，退食之余首勤评阅。虽一麾出守，十年不迁，而穷达一致，喜愠不形。亮节贞心，于斯可见。

挚友陈眉公（继儒）先生，栖心隐逸，道风映世，丹砂峋嵒，渺然尘外。其孙希天仙觉，才气英迈，甫系髫龄，熟于史学。予辈山斋信宿，时承提命，每至夜分。因得稔识前言往行。此编去取，多所商确。皤皤黄发，非特后辈典型，允为熙朝文献矣。

同郡行辈若徐厚翁先生及唐缮部存少（寅恪案：徐厚翁疑即徐厚源祯稷。事迹见明诗综伍玖，嘉庆修松江府志伍肆及明诗纪事庚贰拾。唐存少疑即唐昌世。松江府志伍伍古今人传略云：“唐昌世字兴公，华亭人。天启五年进士，补工部营缮司主事。”尚待详检。）闻予辈搜借艰苦，俱发邺架之藏，悉供传写。至许霞翁（誉柳）先生移书远近，广收博览，裨益尤多。若徐勿齐（汧）、马素修（士奇）、张西铭（傅）三先生及张受先（采）、黄仲霖（澍）、吴志衍（继善）、夏彝仲（允彝）、吴坦公（培昌）搜辑编于吴越闽浙，张切叟（元始）、吴来之（昌时）、朱闻玄（永祐）邨遗集于齐鲁燕赵。他若宛平金伯玉铉、王敬哉崇简、崔道母子忠、王大

含谷，桐城方密之以智、孙克咸临，莱阳宋澄岚继澄，侯官陈道掌元纶、陈克理兆相，金沙周介生钟，丹阳荊实君廷实，携李钱孚于嘉征、钱彦林梅、钱雍涌泮、黄复仲子锡、陆芳洲上澜、朱子庄茂暲，归安唐子仪起凤，虎林严子岸渡、张幼青岑，茂苑杨维斗廷枢、许孟宏元溥、姚瑞初宗典、姚文初宗昌，玉峰王与游志庆，吴江周安期逢年、吴日生易，嚳水侯雍岐曾、傅令融凝之，娄东王子彦瑞国、吴纯祐国杰、张无近王治，维扬郑超宗元动，海虞顾麟士梦麟，彭城万年少寿祺，皆系良友素知。琼瑶之赠，遥睇临风。二酉之藏，倾箱倒篋矣。四方兰谱，若杨子常彝、杨龙友文骢，则分教吾土，乐与晨夕。其他诸友，或夙系同好，或本未谋面，但曾任校讎名集惠寄者，俱登姓氏，不没其实。

此集始于戊寅仲春，成于戊寅仲冬，寒暑未周，而披览亿万，审别精详，远近叹咤，以为神速。良由徐子陈子博览多通，纵横文雅，首用五官，都由一目，选辑之功，十居其七。予质钝才弱，追随逸步，自嗤蹇拙，以二子右荣左拂，奔命不遑，间有选辑，十居其二。若溯厥始事，则周勒卣立动、李舒章雯、彭燕又宾、何慝人刚、徐圣期凤彩、盛邻汝翼进及家伯氏子建存标、家季辕文徵兴，咸共商酌。适李子久滞京邸，周子壮游梁苑，彭子栖迟邗上，何子寄迹鸳水，徐子

盛子则各操月旦，伯氏家季则潜心论述，曾无接谈之暇，未假专日之工。若友人吴绳如嘉胤、唐允季允谐、李存我待问、张子美安茂、朱早服积、蔡季直枏、单质生恂、郁子衡汝持、沈临秋泓、陆子玄庆曾、朱宗远灏、董士开云申、郁选士继垣、张子服宽、张子退密、钱子璧、李素心愔、徐惠朗恒鉴、邵霏玉梅芬、徐武静致远、李原涣是楫、华芳乘玉芳，咸资讨论。名臣爵里姓氏，具载献征诸书，然多有扑漏，遍搜群籍，颇废岁时。兹以卷帙浩汗，难于稽考。分条析绪，复于卷首另编总目，使览者开卷了然，特为详便。此则友人谢提月廷楨一人所辑，其功不可泯也。

藏书之府，文集最少，多者百种，少者数家。四方良朋，惠而好我，发缄色动。及至开卷，恒苦重复。予等因遣使迭出，往复数四，或求其子姓所藏，或托于官迹所至，搜集千种，缮写数万。至条陈冗泛，尺牋寒暄及文移重叠，又悉加剪截，乃成斯集。虽未敢云圣朝之洪谟，亦足当经世之龟鉴矣。

兹编体裁，期于囊括典实，晓畅事情，故阁部居十之五，督抚居十之四，台谏翰苑诸司居十之一，而鳞次位置，则首先代言，其次奏疏，又其次杂文云。

华亭宋徵璧漫记。

寅恪案：河东君平生所与直接间接有关诸名士几无不列于此书作序鉴定姓氏及凡例中，主编之陈卧子固不待论，即鉴定者如牧斋，则为河东君下半世之伴侣。若马瑶草，河东君弘光时亦必亲睹其面无疑。至牧斋在南都小朝廷礼部尚书任内，河东君与瑶草相遇时，阮圆图海当亦预此盛会，但镌刊皇明经世文编之际图海乃东林党社之政敌，自不能列于鉴定人，殊可惜笑也。

第三章 河东君与“吴江故相”及“云间孝廉”之关系（十二）

◎第三期

此期为自崇祯八年首夏河东君离去南园及南楼移居松江之横云山起，至是年秋深河东君离去松江迁赴盛泽归家院止，其间不逾半载，时日虽短，然杨陈两人仍复往来频繁，唱和重叠，其交谊之挚笃实未尝有所改易，今可于两人作品中缉拿之。兹不欲多举例证，唯择其关系重要者论述之，至于河东君离去南园楼移居横云山一事，先考证之如下。

今检陈忠裕全集壹叁平露堂集，崇祯八年秋所赋诗“七夕”五律二首后即接“秋居杂诗”五律十首，河东君戊寅草“秋夜杂诗”五律四首后亦接“七夕”七律一首。无论两人诗中辞旨类似者甚多，已可证为同时唱和之作，即就诗题之排列连接言之，更可决定其互有密切关系也。河东君“秋夜杂诗”中颇有讹字，暂未能详校，兹姑依钞本录之。

“秋夜杂诗四首”其一云：

密密水新视，濛濛虫与恒。星河淡未直，雀鸟气全矜。杂草形人甚，（自注：“杂草甚丽

也。”）稠梧久已乘。犹余泯漠意，清夕距幽藤。

其二云：

湫壁如人意，澄崖相近看。（自注：“横山在原后。”）数纹过清濑，多折造微湍。云誓镌深树，清（青？）霜落夜兰。此清（情？）更大渺，百业竟其端。

其三云：

月流西竹漳，惑杂放虚云。桂影空沉瓦，松姿不虐群。鱼飞稻冥冥，鸥去荻纷纷。惟当感时候，相与姿（恣？）灵文。

其四云：

望之规所务，椒槭杂时非。芳众逾知互，星行多可违。皂雕虽日曼，河驷不无依。（自注：“后即七夕。”）凄怀良自尔，谁不近微几。

寅恪案：“秋夜杂诗”第貳首“湫壁如人意，澄崖相近看”句下注云：“横山在原后。”第叁首云：“桂影空沉瓦，松姿不虐群。”又河东君与汪然明尺牋第貳捌通略云：“横山幽奇，不灭赤城。山中最为丽瞩，除叶铛禅榻之外，即松风桂渚，便为情景俱胜。”综合河东君之诗文考之，则知其在崇祯八年首夏自离去南园及南楼后，即移居横云山之麓。是年秋深迁往盛泽归家院，至

崇祯十三年夏季后又迁回松江之横云山也。其余可参后论河东君尺牋节。

此时期内即崇祯八年初秋有采莲图一重公案，兹录杨陈两人之诗赋略论证之，以供好事者之谈助。

戊寅草“采莲曲”云：

莲塘格格晴尾绿，香威阴焮龙幡曲。兰皋敲雀金鳞浓，水底鸳鸯三十六。捉花务盖凤翼牵，蜂须懊恼猩唇连。叶多蕊破麝炷消，日光琢刺开青鸾。麒麟腰带鸭头丝，银蝉佻杂蛾衣吹。郎心清澈比江水，丁香澹澹眉间黄。粉痕月避清濛濛，天露寒森进珠网。藕花欲落丝暗从，锦鸡张起芙蓉同。脉脉红铅拗莲子，鵝波石溅秋罗衣（绮？）。胭脂霏雨俨相加，云中跃下双飞雉。

寅恪案：河东君此诗前一题为“送曹鉴躬奉使之楚藩”七律二首，其第贰首云“吴川枫动玉萧森”，此诗之后为“月夜登楼作”七律一首，其第伍句云“秋原鹤气今方纵”，据此可知“采莲曲”乃秋季即崇祯八年秋季与卧子同时所作。河东君此曲之辞旨与卧子“采莲童曲”、“立秋后一日题采莲图”及“采莲赋”相类者颇多，盖因题目相同，又同一时间、同一地域，故两人作品其间不致大相违异。兹不烦举例，读者可自得之也。

陈忠裕全集平露堂集“采莲童曲”云：

羞，那得相回避。

同书壹壹平露堂集“立秋后一日题采莲图”云：

渌水芙蓉塘，青丝木兰楫。谁人解荡舟，湘妃与江妾。夜来秋气澄天河，越溪新添三尺波。倒泄生绡倾不足，碧空宛转双青娥。今朝轻风拂未动，昨宵已似闻清歌。杂港繁花日初吐，红裳濛濛隔雾雨。桡边属玉不肯飞，翠翘时落横塘浦。图中美人剧可怜，年年玉貌莲花鲜。花残女伴各散去，有时独立秋风前。何得铅粉一朝尽，空光白露寒蝉娟。我家五湖东百里，红霞满江吹不起。素舸云中月坠时，江渚香风出兰芷。借问莫愁能共载，可便移家入画里。

寅恪案：唐杜彦之“春宫怨”云：“年年越溪女，相忆采芙蓉。”（见全唐诗第壹函补遗杜荀鹤）今卧子诗云“越溪新添三尺波”、“花残女伴各散去”及“何得铅粉一朝尽”等句，与后来牧斋有美诗“输面一金钱”（见东山训和集上）及“春日春人比若耶，偏将春病卸铅华”等句（见初学集贰拾下东山诗集肆“癸未元日杂题长句”八首之八），皆以河东君比西施，但卧子诗云“图中美人剧可怜”及“空光白露寒蝉娟”，则“美人”“蝉娟”俱为河东君之名字，实将河东君之形貌写入书图，而与牧斋止表现于文字者更为具体。卧子所题之图未知何人所绘，若是河东君自身所作，固可实现汤

玉茗还魂记中之理想，若出他人之手，则亦是当时之写照，其价值远在后来顾云美余秋室诸人所为者之上。今日此图当必久已湮灭，惜哉！惜哉！

卧子诗云“淶水芙蓉塘，青丝木兰楫。谁人解荡舟，湘妃与江妾”及“桡边属玉不肯飞”、“木兰楫”之语，与河东君梦江南词第壹肆首“人在木兰舟”句有关，“湘妃”之语与卧子“湘娥赋”（见陈忠裕全集贰）及以“湘真阁”名其作品有关，“属玉”之语又与属玉堂集名符合。此均显而易见，不待多论也。卧子此诗结语云“我家五湖东百里，红霞满江吹不起。素舸云中月坠时，江渚香风出兰芷。借问莫愁能共载，可便移家入画里”，“五湖”句固出乐府诗集伍拾采莲曲“游戏五湖采莲归”之典，亦兼以谢客卢家自比，但其所赋“八月大风雨中游泖塔”七律四首之三云“怅望五湖通一道，生平少伯最嶙峋”（见陈忠裕全集壹陸平露堂集），则明以河东君比西施而自比于范蠡，岂意有志者事竟不成耶？后来牧斋“冬日泛舟有赠”诗云“万里何当乘小艇，五湖已许办扁舟”，程松圆次韵云“从此烟波好乘兴，万山春雪五湖流”，（以上二题俱见东山训和集上。）则以西施属河东君，陶朱公属牧斋，自是二老赋诗时应有之比拟，殊不足异。至若河东君依韵和牧斋中秋日携内出游“次冬日泛舟韵”二首之一云“五

湖烟水长如此，愿逐鸕夷泛急流”（见初学集东山诗集贰），则自承于苕萝村人，而以牧斋方少伯。斯为卧子题采莲图时所不及料矣。

陈忠裕全集壹“采莲赋”略云：

余植性单幽，悬怀清丽；芳心偶触，恍然万端。若夫秣陵晓湖，横塘夜岸，见清扬之玉举，受芬烈之风眄。虽渥态闲情，畅歌绰舞，未足方其澹荡，破此孤贞矣。江萧短制，本无风谣。子安放辞，难娱情性。观其托旨，岂非近累。若云玄艳，我无多焉。遂作赋曰：

夫何朱夏之明廓兮，粉峨云之晁清。涉回溪而逸志兮，怀淡风之洁轻。轶娟娟其浅濑兮，滥游波而赴平。横江皋之宛延兮，眷披扶之遥英。植水芝于澧浦兮，固贞容而温理。发渺沔以浮光兮，矫徽文以檀轨。褰狄芬而越泽兮，杳不知其焉始。其为状也，匹溢华若，的砾濫姝。莹莹遶遶，炯炯苏苏。丽不蹈淫，傲不绝愉。文章则旅，修姱若殊。时翻飞以畅美兮，疑色授而回避。接芳心于遥夕兮，愿绸缪以解佩。惕幽芳之难干兮，怀涓涓而宛在。属予情之善盍兮，愿弄姿而远载。于是命静婉，饰丽娟；理文楫，开画船；挂绮席，扬清川。众香缜纷，罗袖给嫒。荡舟约约，恁桡仙仙。并进回逐，嫫眉蹁跹。欢鱼怒蜂，不可究宣。碍赅丝而胶螯兮，垂皓腕而濡渍。惊鸳鸯于兰桡兮，歇属玉之娇睡。堕明珰于

潇湘兮，既杂荐之以江蓠。试搴茎以斜眄兮，抚修间而若私。既攀折之非余情兮，恐迟暮之见遗。彼辛苦之内含兮，閼厥愁而惠中。感连娟之碧心兮，情郁塞以善通。寄伤心于莲子兮，从芙蓉之荡风。惊飞褰之牵刺兮，涇罗衣而脱红。断藕丝而切云兮，沉淑质之玲珑。畅游丝而被远兮，曾疑款款于予衷。投醪醇以覆怀兮，矜盛年以联缔。剪蛟绡而韞的兮，包相思以淫滞。鼓夕棹于北津兮，隐轻歌而暗逝。愿彼美之倚留兮，极幽欢于静慧。情荒荒而罢采兮，削秋风以长闭。乱曰：横五湖兮扬沧浪，涉紫波兮情内伤，副田田兮路阻长，思美人兮不可量。去何采兮低光，归何唱兮未央；光何极兮无方，怨何深兮秋霜。

寅恪案：卧子此赋既以莲比河东君，又更排比铺张以摹绘采莲女即河东君，亦花亦人，混合为一，辞旨精妙，读者自知，可不待论。序中“江萧短制，本无风谣；子安放辞，难娱情性”，检王勃采莲赋序（见王子安集贰）云：“昔之赋芙蓉者多矣，虽复曹王潘陆之逸曲，孙鲍江萧之妙韵，莫不极陈丽美，粗举采掇。岂所谓究厥丽态，穷其风谣哉？顷乘暇景，历睹众制，伏习累日，有不满焉。”卧子作此赋盖本于子安之作，故辞语亦多相似，如“待饮南津，陪欢北渚”，即卧子赋语“鼓夕棹于北津”之所从出；

又“结汉女，邀湘娥。北溪蕊尚密，南汀花更多”，亦下引卧子“同让木泛舟北溪四绝句”诗题之由来；至“见秋潭之四平”，则前引卧子“秋潭曲”所以称白龙潭为“秋潭”之理由也。（可并参乐府诗集伍拾。）赋云“纷峨云之晁清”、“轶娟娟其浅濼兮”，暗藏“云娟”二字，即河东君原来旧名，此为采莲赋中主人之名，所以著列之于篇首也。此赋末段云“鼓夕棹于北津兮”，此著列采莲泛舟之地也。

检陈忠裕全集壹玖陈李唱和集“秋雨同让木泛舟北溪各赋四绝”云：

为有新愁渐欲真，强将画舫泛芳津。岂知风雨浑无赖，自入秋来喜入趁。

浪引平桥销暮烟，红亭朱草自何年。秋风一夜残莲子，几度黄昏未忍眠。

迷离窃竹碧霏霏，小艇红妆冷玉衣。凉风疏雨何处似，黄陵秋夜照湘妃。

明灭秋星起画图，微云暮雨障清瞳。何曾自定来朝暮，犹怨君家楚大夫。

寅恪案：第壹首第贰句“强将画舫泛芳津”，可知“北溪”亦可云“北津”。第贰首第壹句“浪引平桥销暮烟”，可与赋中“鼓夕棹”之语印证。第贰首第叁句“秋风一夜残莲子”及第叁首第贰句“小艇红妆冷玉衣”，亦与赋中所言之采莲女相启发。第

肆首第貳句“微云暮雨障清瞳”，中含河东君之名。第叁第肆句云“何曾自定来朝暮，犹怨君家楚大夫”，则以神女目河东君，宋玉目让木也。据此颇疑采莲赋与此四绝句有密切关系。又此四绝句题云“秋雨同让木泛舟北溪”，实与“立秋后一日题采莲图”诗“夜来秋气澄天河，越溪新添三尺波”之语冥合。盖“秋气”、“添波”与“秋雨”相合，“越溪”与“北溪”同物，然则采莲图或即摹写此次北溪之游耶？至赋云“惊鸳鸯于兰桡兮，歇属玉之娇睡”，其与河东君鸳鸯楼卧子属玉堂之名有关，又无俟论矣。“娇睡”一语若出元氏长庆集贰肆连昌宫词“春娇满眼睡红绡”句，则可称适当，若出传世本才调集伍元稹梦游春诗“娇娃睡犹怒”句，则似微有未妥，但才子词人之文章，绝不应拘执考据版本家之言以绳之也。

赋中最可注意之句，如“丽不蹈淫，傲不绝愉。文章则旅，修姱若殊”，则可谓善于形容河东君之为人者；“既攀折之非余情兮，恐迟暮之见遗，彼辛苦之内含兮，閼厥愁而惠中。感连娟之碧心兮，情郁塞以善通。寄伤心于莲子兮，从芙蓉之荡风”，则可与才调集伍元微之“古决绝词”三首之二“矧桃李之当春，竟众人而攀折。我自愿悠悠而若云，又安能保君皑皑之如雪。感破镜之分明，睹泪痕之余血。幸他人之既不我先，又安能使他人之终不我夺”参读。据此可知卧子

宅心忠厚，与轻薄之元才子有天渊之别。岂意河东君与卧子之关系，亦与双文同一不能善终。悲夫！

戊寅草中有“初秋”七律八首，平露堂集中亦有“初秋”七律八首（见陈忠裕全集壹陆），题同，体同，又同为八首，其为同时所作，互有关系，兹不待论。今戊寅草传世甚少，故全录之。至卧子诗集流播颇广，除第捌首以与河东君之作最有关涉，特录其全文外，余则唯择有关河东君诗之语句略论之于后。

戊寅草“初秋”八首其一云：

云连远秀正秋明，野落晴晖直视轻。水气相从烟未集，枫林虚极色难盈。平郊粳稻朝新沐，大泽凫鸥夜自鸣。莫谓茂陵愁足理，龙堂新月浣江城。

寅恪案：此首结语云“莫谓茂陵愁足理，龙堂新月浣江城”，与卧子第捌首结语云“茂陵留滞非人意，可著凌云第几篇”互相印证，并可推知卧子实初赋此题，河东君因继和之，岂所谓“夫唱妇随”者耶？至“新月”、“江城”之语则指崇祯八年七月初之时候及松江之地域也。

其二云：

银河泛泛动云暝，荒荻苍茫道阻长。已有星芒横上郡，犹无清角儆渔阳。遥分静色愁离制，

向晚凋菰气独伤。自是清晖堪倚恨，故园鷓鴣旧能妨。

寅恪案：“已有星芒横上郡，犹无清角傲渔阳”之句，可与卧子诗第伍首“淫原画角秋风散，上郡旄头夜色高”相印证。（寅恪案：“旄头”之典可参前论牧斋“丙戌七夕诗”。又河东君湖上草中“岳武穆词”七律云“重湖风雨隔髦头”，“髦头”即“旄头”也。）“自是清晖堪倚恨，故园鷓鴣旧能妨”之句，当出诗经曹风“候人”篇“维鷓在梁，不濡其翼；彼其之子，不称其服。维鷓在梁，不濡其羽；彼其之子，不遂其媾。”毛诗小序云“刺近小人也”，河东君此诗结语必有本事，究何所指殊难确言。检卧子自撰年谱上崇祯八年乙亥条（并可参所附考证）略云：“同郡某贵人素嫉予，适有无名作传奇以刺之者，疑予与舒章使之，怒益甚。予同门生朱翰林早服与贵人求复故业文园，予立议黜之。恨逾刻骨，遂行金钱唆南台某上奏，其意专欲黜予与彝仲也。时使者江右王公行部，察予两人行修饬，举方正，报闻。某贵人闻之，咄咄咤叹失气也。”或与河东君诗语有关，亦未可知。至前引钱肇鳌质谈耳记松江郡守驱逐河东君出境一节，则事在崇祯六年，距赋此诗之时已有二年之久，相隔较远，似非诗意所在也。俟考。

其三云：

苍然万木白蘋烟，摇落鱼龙有岁年。人似许玄登望怯，客如平子学愁偏。空怀神女虚无宅，近有秋风缥缈篇。（自注：“时作秋思赋。”）日暮飘零何处所，翩翩燕翅独超前。

寅恪案：此首为八首中最重要者，与卧子诗第捌首极有关系。盖卧子诗第捌首乃主旨所在，河东君亦深知其意，故赋此首，同用一韵，殊非偶然也。兹移录卧子诗全文，以便参互论证。

卧子诗云：

托迹蓬蒿有岁年，平皋小筑晚凉天。不逢公瑾能分宅，且学思光漫引船。莲子微风香月上，葡萄垂露冷秋前。茂陵留滞非人意，可著凌云第几篇。

卧子此诗主旨实自伤不能具金屋以贮阿云。“不逢公瑾能分宅”，用三国志吴志玖周瑜传“周瑜字公瑾。〔孙〕坚子策与瑜同年，独相友善，瑜推道南大宅以舍策。”“且学思光漫引船”者，用南史叁贰张邵传附融传（参南齐书肆壹张融传）所云“融字思光。融假东出，〔齐〕武帝问融在何处，答曰臣陆处无屋，舟居无水。后上问其从兄绪，绪曰融近东出，未有居止，权牵小船于岸上住。上大笑”。

然则卧子所谓“平皋小筑晚凉天”之“小筑”何所指耶？检卧子此诗题前第贰题为“初秋出城南

吊迹机之丧，随游陆氏园亭。春初予辈读书处也。感赋二律”。此二律中虽未见有留宿之迹象，但据王沄纂云间第宅记云“南门外。登山主桥。薛孝廉靖宅。阮家弄陆宗丞树德梅南草庐。有读书楼。崇祯间，郡中诸名士尝觞咏高会其中。人称曰南园”，故薛氏宅与南园邻近，卧子因吊迹机之丧，遂留宿徐氏南楼或陆氏南园，极为可能。今观卧子“初秋八首”之第壹首之“池台独倚北风轻，水国苍茫碧城倾。菱芡自依秋露冷，梧楸不动夜云明”，第贰首之“万里清光迥不收，层霄极望此登桥”，及第叁首之“旷野枫林消白日，沧江草阁卧黄昏”与第捌首之“莲子微风香月上，葡萄垂露冷秋前”等句，其景物气象皆似南园，而非卧子松江城内之旧宅。（此旧宅即云间第宅记所云：“治西。普照寺西。陈工部所闻，给谏子龙宅。有平露堂。座师黄詹事道周书”者。）然则卧子诗所谓“小筑”，岂是徐氏别墅中之小楼，即南楼，抑或陆氏南园建筑物中之一小部份耶？

至“不逢公瑾能分宅”之语，或是因徐暗公及武静虽肯以其别墅借寓杨陈，陆文孙又肯以南园借卧子诸人读书著述，不过两处俱是暂时性质，更不可视为固定之金屋久贮阿云也。河东君能知此意，故有“空怀神女虚无宅”之句，其所感恨者深矣。（寅恪案：杜工部集壹伍“热”三首之一

云：“云雨竟虚无。”河东君诗语本此。杜诗原为苦热之作，下文接以“乞为寒水玉，愿作冷秋菰。何似儿童岁，风凉出舞雩”等句，即希望秋凉之意。河东君赋此诗在初秋，正气候炎热之际，下句“近有秋风缥渺篇”亦是希望秋凉之意，与少陵之旨符合。故河东君此一联虽出旧诗，别具新感，其措辞之精妙于此可见一斑也。）由此推之，大约卧子松江城内旧宅本非广厦，此时既有祖母高氏、继母唐氏，复有妻张氏、妾蔡氏及女颀等，又据卧子年谱下附王沄撰“三世苦节传”云“高安人一女，笃受之，赘诸氏婿，共宅而居。奉议公（寅恪案：“奉议公”指卧子父所闻）以寡兄弟而勿忍也。先生承先志，始终不替。

〔张〕孺人承高安人欢，敬爱有加，抚其子女如己生，冠婚如礼，安人为之色喜。〔卧子继母〕唐宜人生四女，次第及笄，孺人为设巾帨，治奁具而归之，嫁礼称盛，宜人忘其疾，诸姑感而涕出，嫂我母也”，然则卧子之家人多屋狭，张孺人复有支配财务之权，势必不能更有余地及余资以安置志在独立门户之河东君，杨陈因缘之失败当与此点有关。后来崇祯十三年冬河东君访牧斋于虞山之半野堂，其初则居于舟中，有同于思光引船，继则牧斋急营我闻室迎之入居，亦是公瑾分宅，此点与钱柳因缘之能完成殊有莫大关系也。

河东君诗“人似许玄登望怯，客如平子学愁偏”一联，下句见文选贰玖张平子四愁诗，人所习知，不待释证。上句之“许玄”当用晋书捌拾王羲之传附许莲传“莲字叔玄，后改名玄”。许传虽有游山登楼之记载，但无怯惮之事，故“怯”字乃河东君自谓之辞，其本性不喜登望，可与河东君与汪然明尺牋第壹叁通所云“齐云胜游，兼之逸侣，崎岖之思，形之有日。奈近羸薪忧，褰涉为惮”相参证。“褰涉为惮”即“登望怯”之意。顾云美河东君传云“性机警，饶胆略”，应不怯登望，其所以怯惮者，或由体羸足小之故有所不便耶？

河东君诗“近有秋风缥渺篇”句下自注云“时作秋思赋”，今戊寅草中有“秋思赋”一篇，据此可证知其作赋之年月。惜此赋辞语多未解，疑传写讹误所致，以暂无他本可校，姑录赋文，而附记于此，以俟他日求得善本再论释之。所可注意者，卧子作“采莲赋”实本于王子安，检王集壹有“春思赋”“七夕赋”在“采莲赋”之前，或者河东君崇祯八年秋间浏览子安作品，因采莲赋而睹春思赋，于王赋序末“几乎以极春之所至，析心之去就云尔”之语有所感会，遂作秋思赋欤？

其四云：

轻成游鹤下吟风，夜半青霜拂作容。偃蹇恣为云物台，嶙峋先降隐沦丛。五原落日交相掩，三辅新秋度不同。矫首只愁多战伐，应知浩荡亦

时逢。

寅恪案：此首“五原落日交相掩，三辅新秋度不同”一联，上句疑与卧子诗第陆首“欲问故人新奉使，朔云连月近如何”之注“时吴来之使山右初归”有关，下句疑与卧子诗第伍首“三秦消息梦魂劳”及“泾原画角秋风散”之句有关。所可注意者，即“轻成游鹤下吟风”之“鹤”及“嶙峋先降隐沦丛”之“隐沦丛”究何所指？岂谓吴来之昌时由山西归松江后，便先访问卧子因至河东君处耶？俟考。

其五云：

朦胧暝色杂平河（湖？），秋物深迷下草须。不辨暗云驱木落，惟看蛟室浴鳧孤。南通水府樯乌盛，北照高原树影枯。同向秋风摇白羽，愁闻战马待单于。

寅恪案：“南通水府樯乌盛”可与卧子诗第肆首“楚蜀樯帆向晚行”参读。至河东君此首“同向秋风摇白羽，愁闻战马待单于”之结语，则疑与卧子诗第陆首“欲问故人新奉使，朔云边月近如何”句下自注有关，盖指与吴昌时共谈当日边事也。

其六云：

幽漫飛鸟视平原，露过浮沉漠漠屯。此日风烟给洒左，无劳弓矢荡乌孙。波翻鱼雁寻新气，

水冷葡萄似故园。惆怅乱云还极上，不堪暍暖肆金樽。

寅恪案：此首与卧子诗第伍首同咏凤阳明祖陵事。（参陈忠裕全集壹陆平露堂集“送徐暗公游南雍”七律所附考证。卧子此诗当赋于崇祯八年夏间闲公离南园赴南京之时。卧子“初秋”诗第捌首所谓“南皮旧侣惊龙散”，即指此也。）河东君诗“此日烟给泗左，无劳弓矢荡乌孙”一联，与卧子诗第陆首“当烦大计推安攘”之语有关。至河东君之意，则谓不能安内何能攘外，其语深中明末朝廷举措之失矣。“水冷葡萄似故园”又可与卧子诗第捌首“葡萄垂露冷秋前”参证，此“故园”或即指南园。

其七云：

长风疏集未曾韬，矫雉翻然谋上皋。葭荻横秋投废浦，风烟当夜接虚涛。云妍翳景紫时急，红逖烦滋杂与（兴？）高。回首惊龙今不守，崔巍真欲失戎刀。

寅恪案：“葭荻横秋投废浦”可与卧子诗第肆首“江湖葭荻当秋盛”之句参证。河东君此诗结语“回首惊龙今不守，崔巍真欲失戎刀”，当谓凤阳失守事，与卧子诗第壹首“南皮旧侣惊龙散”之句虽同有“惊龙”二字，而所指不同，盖陈诗用“魏文帝与吴质书”语。卧子“初秋”八首前第柒题

为“送周勒卣游南雍”，第陸题为“送徐闲公游南雍”，崇祯八年春间周徐二人与卧子舒章文孙及河东君等同读书游宴于南园，至是年夏初河东君离去，卧子婴疾，其他诸人亦皆星散。“南皮”之“南”，亦兼指南园及南楼而言，与河东君词之梦江南、卧子词之双调望江南，俱有取于“南”字即南园南楼之意，世人未明此点，读杨陈作品不能深达其微旨矣。至河东君诗“红逖烦滋杂与高”之句，疑有讹误，俟考。

其八云：

鱼波唼唼水新过，高柳风通雾亦勾。晓雨掠成凉鹤去，晚烟楼密荻花收。苍苍前箴鹰轻甚，湿湿河房星渐凋。我道未舒采药可，清霜飞尽磧天束。

寅恪案：“湿湿河房星渐凋”及“清霜飞尽磧天束”可与卧子诗第陸首“天南迹北共秋河”之句参证。“我道未舒采药可”之句，检晋书捌拾王羲之传附许迈传云“初采药于桐庐道之桓山。饵术涉三年，时欲断谷。以此山近人，不得专一，四面藩之。好道之徒欲相见者，登楼与语，以此为乐”，可知河东君以许玄自比，此点前论第叁首“人似许玄登望怯”句已言及之。但此首有“采药”之语，据许传之文，采药下即接以登楼见好道之徒一事，然则第叁首“人似许玄登望怯”之意，恐是自谓怯于见客，与许氏同，非关体羸足

小，其与汪然明尺牋第伍通云“弟所汲汲者，止过于避迹一事”（寅恪案：“止”当作“亡”，与“无”同。）亦是此意，可取互参。复据前引钱肇鳌质直谈耳所载河东君居佘山时蠢人徐某以三十金求见事，佘山邻接横云，钱氏之言或即与河东君此诗之意有关，亦未可知也。今释“怯”字之义与前说有所差异，似今解较胜。兹依郑笺毛时间具别解之例，姑备两说，以待读者之抉择。

抑更有可笑者，河东君于崇祯八年作诗之际以许叔玄自比，而以卧子比王逸少，盖卧子此时虽是云间胜流，名闻当世，然其地位止一穷孝廉耳，目之为王右军已嫌过分矣，至崇祯十三年冬间河东君访牧斋于虞山之半野堂，初赠钱诗有“江左风流物论雄”及“东山葱岭莫辞从”之语，则以牧斋似谢安石，而自比于东山伎，（详见第肆章论半野堂初赠诗。）盖牧斋此时以枚卜失意家居，正是候补宰相之资格，与谢太傅居东山时之身份切合也。由此言之，河东君不仅能混合古典今事，融洽无间，且拟人必于其伦，胸中忖度毫厘不爽，上官婉儿玉尺之誉可以当之无愧。不过许叔玄东山伎之船亦随王逸少谢安石之水，高低涨落，前后不同，为可笑也。

复次，宋徵璧含真堂集柒载有“早秋同大樽舒章赋”七绝二首云：

怅望平田半禾黍，曲栏幽径傍城阿。已任青

雀随风过，更有红裙细马驮。

凄清落叶下梧桐，野水苍茫睇未穷。日暮但愁风雨后，行人多半早秋中。

寅恪案：宋氏此二绝句何时所作未能确知，若依此题后一诗“野驿”下注“壬申会课”，则似此二绝句乃崇祯五年壬申或以前所作。但宋氏诗集以诗体分类，其排列次序亦难悉据以确定作成时间之先后。或谓王胜时续卧子年谱下顺治四年丁亥条附庄师洛等考证引陆时隆“侯文节传”云：“黄门乃易姓李，改字大樽。”又胜时云：“晚年自号大樽，盖寓意于庄先五石之瓠也。”陆王两说虽似微异，但卧子于顺治四年五月十三日自沉，年四十岁，依常例推之，必三十以后始可言晚年。让木此二绝句之题既称大樽，岂作于崇祯十年丁丑以后耶？鄙意不然，前引含真堂集伍秋塘曲序云：“宋子与大樽泛于秋塘。”此曲乃与卧子秋潭曲同时所作，（见陈忠裕全集拾陈李唱和集。）实在崇祯六年秋间，此年卧子仅二十六岁，断不可谓之晚年，何以宋氏亦称之为大樽？明是后来让木編集时所追改。盖卧子以抗清死节，清人著述在乾隆朝尚未表扬卧子以前自宜有所避忌，往往多以不甚显著之别号（即“大樽”）称卧子。况宋氏前与卧子关系密切，后乃改仕新朝，更当有所隐讳也。至若蓼斋集中不改卧子之称者，殆由舒章卒于卧子抗清被害以前，遗集为石维昆于顺

治十四年所刻，故仍依旧称，未遑更易耶？职是之故，宋氏此二绝句亦有作于崇祯八年秋间之可能，疑与卧子及河东君“初秋”诗有关。姑附录于此，以俟详考。又“城阿”即卧子癸酉长安除夕诗所谓“曾随侠少凤城阿”之“城阿”，乃指松江城而言，前已详论之矣。

河东君在崇祯八年秋深离松江赴盛泽以前尚有与卧子训和之作，兹全录杨陈两人之诗，并择录卧子此时所赋“秋居杂诗”十首中最关重要者，论之于下。

卧子“七夕”诗（见陈忠裕全集壹叁平露堂集）云：

夜来凉雨散，秋至绪风多。渺渺云澄树，峨峨人近河。金钿烟外落，玉佩暗中过。闻说天孙巧，虚无奈尔何。

其二云：

清影何时隐，神光迴澹浮。龙惊虚伫月，乌鹊静临秋。风落花间露，星明池上楼。汉宫谁更龙，此夕拜牵牛。

河东君“七夕”诗（见戊寅草）云：

芙蓉清夜涌鱼颰，此夕苔簋来梦知。为有清虚鸳阁晚，无劳幽诡蝶花滋。仙人欲下防深漠，苍影翩然入窈湄。已是明雯星露会，乌啼灯外见

来迟。

卧子“八月十五夜”诗（见陈忠裕全集壹陸平露堂集）云：

明雯凉动桂悠悠，迢递星河万里秋。素魂有人常不见，碧虚无路迴含愁。九天惊鹤声何近，五夜楼台影自浮。犹说紫微宫女事，焚香时待月西流。

其二云：

微风摇曳拂金河，斗迴天高出素峨。万井鸳鸯秋露冷，三江蚌蛤夜潮多。云能入梦婵娟子，月解伤人宛转歌。应有桓伊吹玉笛，倚栏人静奈愁何。

寅恪案：卧子“八月十五夜”七律第貳首“云能入梦婵娟子”句暗藏河东君之名，第貳章已论及之。盖中秋佳节卧子必在松江城内旧宅中与家人团聚，望月有怀横云山麓之河东君，因赋此二诗。

河东君“八月十五夜”诗（见戊寅草）云：

淅风初去见迂芳，招有深冥隐桂芒。翠鸟趾离终不发，绮花人向越然凉。莲鱼窈窕浮虚涧，烟柳沉沉拂淡篁。已近清萍动霏漪，秋藤何傲亦能苍。

寅恪案：河东君此诗之题与卧子诗题同

是“八月十五夜”，其为唱训之作自无疑义。但河东君此诗之前第壹题为“秋深入山”，第贰题为“月夜舟中听友人弦索”，第叁题为“晓发舟至武塘”，第肆题为“七夕”，初视之，似是抵盛泽以后追和卧子之作，而非在松江时所赋，细绎之，八月十五夜至秋深其间最少已逾一月，河东君必早在离松江以前得见卧子此诗，且自“七夕”至“八月十五夜”其间已赋三题四首，可证其才思并未枯竭，何以更待历时四五十日之后始在盛泽镇追和卧子前什耶？此与其平日写作敏捷之情况不符。故鄙意仍以河东君“八月十五夜”一首乃尚未离去松江前所作，当是编写时排列偶误所致耳。

卧子“秋居杂诗”十首作成之时间当在崇祯八年季秋，因第叁首有“况当秋日残”、“鸿雁影寥廓，梧桐声劲寒”及第捌首有“霜寒击柝清”等句，皆是九月景物也。至第贰首“万里下城阿”句之“城阿”指松江城言，前论卧子癸酉长安除夕诗“曾随侠少凤城阿”句已详及之，可不复赘。此十首诗俱佳，兹唯择录三首论释之，其余不遑悉数移写也。

第肆首云：

愁思随时积，悲凉秋更深。何当临玉镜，无计挽金瓠。（自注：“时予有殇女之戚。”）肃肃飞乌鹄，冥冥啼蟋蟀。不堪儿女气，引满莫踌躇。

寅恪案：此首可与下录卧子“乙亥除夕”七古（见陈忠裕全集壹叁平露堂集）相参证。“何当临玉镜”句用世说新语下假谲类“温公丧妇”条并参徐孝穆编辑玉台新咏所以命名之故，斯皆世人习知者。至卧子于此句则指河东君而言也。“无计挽金瓯”句用汉魏百三名家集陈思王集壹“金瓯哀词”，卧子取以比其长女颀也。陈卧子先生安雅堂稿壹贰“瘞二女铭”云：“陈子长女名颀，生崇禎庚午之二月，殁于乙丑之七月，凡六岁。次女名颖，生辛未之八月，至十月死。二女皆陈子室张出也。”卧子甚珍爱此长女，其著述中涉及女颀者颇多，如卧子自撰年谱上崇禎八年乙亥条云“秋女颀殁焉”，并陈忠裕全集壹壹平露堂集“乙亥除夕”七古一首、同书壹平露堂集“舟行雨中有忆亡女”、“除夕有怀亡女”五律二首及同书壹玖平露堂集“悼女颀诗”七绝七首等，可为例证。卧子赋诗之际女颀既逝，无计可以回生，河东君虽已离去，则犹冀其复返，情绪若此，所谓“不堪儿女气”者也。

第柒首云：

常作云山梦，离群不可招。遨游犬子倦，宾从客尔娇。（自注：“舒章招予游横云，予病不往。”）楚橘明霜圃，江枫偃画桥。刺船斜月下，何计慰飘摇。

寅恪案：陈忠裕全集贰玖“横云山石壁

铭”（可参同集拾属玉堂集“雨中过李子园亭”七古及所附考证并蓼斋集首石维昆序）略云：“横云山者，松之屏蔽。环壁包池，则李氏之园在焉。既剪丛棘，遂有堂宇。濯洼以俟雨，植枫而缀秋。涉冬之阳，李氏携客信宿。落叶零翠，寒山冻青。风消夕醉，月照宵遨。辨隔浦之归鱼，习空山之啸鬼。横览凄恻，悲凉莫罄。”卧子此文虽不能确定为何年所作，然可据以推知舒章别墅秋冬之际景物最佳，斯舒章所以招邀名士名姝于秋日往游之故欤？舒章是举殆于谢灵运拟魏太子邺中集诗序所谓“天下良辰美景赏心乐事四者难并”之旨有所体会（见文选叁拾），但卧子是时则转抑林黛玉过梨香院墙下听唱牡丹亭“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及“则为你如花美眷，似水流年”之感恨矣。（见石头记第贰叁回。）诗中“遨游犬子倦”句，“犬子”司马相如小名，卧子以之自比。“宾从客儿娇”句，“客儿”谢灵运小名，卧子以之比李舒章。此时河东君既寓居横云山，岂谓河东君乃舒章之娇艳宾客从耶？卧子自注云“舒章招予游横云，予病不往”，不知是托病，抑或真病？若托病者，则其故虽不能确知，但必有河东君复杂之关系在内；若真病者，则崇祯八年首夏卧子因河东君离去南园及南楼而发病，事后虽痊愈，然亦以有所感触，时复卧子疾，如“秋居杂诗”第壹首“药餌日相谋”者即是其

证，实世所谓“心病”，而非“身病”也。

第玖首云：

明时惭远志，安稳独幽居。溟渤当秋壮，星河永夜虚。黄金误子政，白璧恃相如。奇服吾宁爱，无劳拟上书。

寅恪案：“黄金误子政，白璧恃相如”，上句用汉书叁陸楚元王传附刘向传向作黄金不成事，下句用史记捌壹廉颇蔺相如传相如完璧归赵事，皆世所习知，无待赘释。所可怪者，卧子举此两氏为言，颇觉不伦，当必有其故。意者卧子自恨如刘更生之不能成黄金，遂难筑金屋以贮阿云，然终望河东君能似蔺相如之完璧归赵。苟明乎此旨，则卧子诗此联之语殊不足为怪矣。“无劳拟上书”句，疑指卧子自撰年谱崇祯四年辛未条所云“是时意气甚盛，作书数万言极论时政，拟上之。”陈徵君“继儒”怪其切直，深以居下之义相戒而止。

今所见河东君作品中有赋三篇，其男洛神赋及秋思赋前已论述。男洛神赋旨趣诙诡，秋思赋文多脱误，俱不及“别赋”之意深情挚，词语高雅。取与同时名媛之能赋者如黄媛介诸作品相比较，亦足见各具胜境，未易轩轻。故全录其文，略考释之，以待研治明季文学史者之论定。

戊寅草“别赋”云：

草弱朱靡，水夕沉鳞。又碧月兮河梁，秋风兮在林。指金闺于素壁，扃素幔于琴心。于此言别，怀愁不禁。云泫泫似浮，泉杳杳而始下。抚檐幄之霏凉，拂银箏其孰写。重以泫泫？花之早寒，玉台之绛粉。既解佩而逴延，更留香气之氤氲。揽红药之夜明，怅青兰而晨恨。会当远去，瞻望孤云。于是明河欲坠，玉勒半盼。化桃霞兮王孙马，冲柳雪兮游子衣。离远皋之木叶，牵晴雾之游丝。度疏林而去我，隔江水之微波。未平夸而起幟，更通达而成河。妍迹已往，遗恩在途。掩电母而不御，杂水业（？）而常孤。思美人兮江渚，触惊发兮愁余。并瑶瑟之潺湲，共凤吹而无娱。念众族之皎皎，独与予兮纷驰。谁迢逝而不顾，怀缥缈而奚知。诚自悲忧，不可言喻。至若玄圃词人，洛宾才子。收车轮于博望，荡云物于龙池。嘉核甫陈，骊歌遽奏。折银蕊于陇上，骄箫管于池头。之官京洛，迁斥罗浮。观大旗之莫射，登金谷而不游。叹木瓜之渍粉，聆凄响于清辀。或溯零陵之事，或念南皮之俦。咸辞成而瑯瑯，视工思而最愁。又若河朔少年，南阳乳虎。感乌马兮庭阶，击苍鹰兮殿上。风戈戈兮渐哀，筑撼撼而欲变。上客敛魂，白衣数起。左骖殪兮更不还，黄尘合兮心所为。忽白书之晡暖，睹寒景之侵衣。愁莫愁兮众不知，悲何为兮悲壮士。乃有十年陷敌，一剑怀仇。将置身于广

柳，或髡钳而伏匿。共衷草兮班荆，宴石濞兮设食。逝泛滥于重渊，旷睥睨于窟室。酒未及濡，餐未及下。歌河上而沾裳，仰驷沫（？）而太息。若吴门之箎，意本临歧。大梁之客，魂方逝北。当起舞而徘徊，更痛深其危戚。至若掩纨扇于炎州，却真珠于玉漏。恩甚兮忽绝，守礼兮多尤。观翦羽之拂壁，慨龙帷之郁留。念胶固而独明，惟销铄之莫任。垂楚组而犹倚，緌凤绶而遣神。盼雉尾于俄顷，迴金螭之别深。日暮广陵，恁阑水调。似殿台之清虚，识宜春之朗曼。乃登舟而呜咽，愁别去其漫漫。又若红粉羽林，闾邪独赐。同武帐之新宠，后灞岸之放归。紫箫兮事远，金缕兮泪滋。更若长积雪兮闭青海，嫁绝域兮永乌孙。俨云蝉于万里，即烟霓之夕昏。雁山晓分断辽水，红蕉涩兮辞婵媛。至若灵娥九日兮将梳，苕蓉七夕微波。月暎皙（晰？）而创虹缕，露流澌兮开房河。披天衣之宵斜，忽云旗之怅图。亦有手纤阿于缁（淄？）右，期玉镜于邯郸。甫珊瑚之照耀，亲犀络之缠绵。悼亭上之春风，叹上巳于玉面。本独孤之意邈，绕窈女之情娟。至有虾蟆陵下之歌，燕子楼前之雨。白杨萧萧兮莺冢灰，莓苔瑟瑟兮西陵土。怆虬膏之永诀，淡华烛而终古。顾骖驔之莫攀，止玉合之荐处。岂若西园无忌，南国莫愁，始承欢而不替，卒旷然而莫达。君歌折柳于郑风，妾咏薜萝于天

外。异樱桃之夜语，非洛水之朝来。自罍罍之雀暗，怜兰麝之鸭衰。据青皋之如昨，看盘马之可哀。招摇蹀躞，花落徘徊。结绶兮在平乐，言别兮登高台。君有旨酒，妾有哀音，为弹一再，徒伤人心。悲夫同在百年之内，共为幽怨之人。事有参商，势有难易。虽知己而必别，纵暂别其必深。冀白首而同归，愿心志之固贞。遮乎延平之剑，有时而合。平原之簪，永永其不失矣。

寅恪案：此赋之作成时间及地域并所别之人三事，兹综合考证之。若所言不误，则于赋中之辞义，赋主之文心，更能通解欣赏也。

此赋既以“别”为题，自是摹拟文选壹伍哀伤类江文通“别赋”之作，无待赘论。昭明太子既列文通此赋于哀伤类中，而江赋开宗明义即云：“黯然销魂者，唯别而已矣。”河东君以斯旨为题，则其构思下笔时之情感，三百年后犹可想见也。然则作此赋当为何时耶？据赋中“秋风兮在林”、“抚檐幄之霏凉，拂银箏其孰写”（寅恪案：王右丞集壹伍“秋夜曲”二首之二云：“桂魄初生秋露微”及“银箏夜久殷勤弄”。故赋中“银箏”之语，亦与秋有关）、“佗之早寒”（寅恪案：“佗”疑当作“泫”。文选贰贰谢灵运“从斤竹涧越岭溪行”诗云：“花上露犹泫。”）、“明河欲坠”等语，皆足证此赋为秋季所作。至于河东君此赋所别之人为谁，则观赋末自“悲夫”至“不失

矣”之结语，其人之为卧子，自不待言，盖他人必无资格可以当河东君所言“虽知己而必别”之“知己”也。考河东君与卧子离别虽不止一度，但最重要者实有二次。第壹次在崇祯八年首夏河东君离去南楼别居横云之时，前论卧子满庭芳“送别”词等已详言之。姑不论此次首夏之节物与赋中秋季所摹写者不合，且“会当远去，瞻望孤云”之语，与南楼横云尚同在松江，其距离极近者，地望亦不相符。第贰次在崇祯八年秋季河东君离去松江迁往盛泽归家院之时，此次乃真为杨陈二人生离死别最重要之关键，而此赋所言景物皆与秋有关，故知此赋乃崇祯八年秋深河懂君离去松江迁往盛泽镇，用以训别卧子抒写离怀并诉衷情，希冀重好之文，可以断定无疑者也。又赋云“度疏林而去我，隔江水之微波”，更可与卧子此年岁除所赋“桃根渺渺江波隔”之句（见陈忠裕全集壹壹平露堂集“乙亥除夕”七古）相证发也。

复次，卧子于崇祯十一年秋所赋“长相思”七古（全文及论释见下引陈忠裕全集壹壹湘真阁集）略云：“美人今在秋风里，碧云迢迢隔江水。别时余香在君袖，香若有情尚依旧。但令君心识故人，绮窗何必常相守。”疑取赋中辞旨而为之者。赋之“既解佩所遽延，更留香之氤氲”，即诗之“别时余香在君袖，香若有情尚依旧”，赋之“虽知己而必别，纵暂别其必深”，即诗中之“但

令君心识故人，绮窗何必常相守”。此赋此诗关系密切，读者取以并读自能得其意旨所在也。至龚芝麓鼎孳定山堂壹肆“挽河东君夫人”诗“朱颜原独立，白首果同归”一联（全诗见第伍章所引），上句疑取卧子“上巳行”诗“垂柳无人临古渡，娟娟独立寒塘路”（全诗及论释见下引陈忠裕全集壹壹平露堂集），下句疑取河东君“别赋”中“冀白首以同归，愿心志之固贞”二句而为之者，盖卧子湘真阁集及河东君戊寅草龚氏当日必曾见及之，斯亦今典古典合用，世人读定山堂集者不可不知也。

又陈忠裕全集贰有“拟别赋”一篇，其前为“拟恨赋”，后为“和汉武帝伤悼李夫人赋”及“妒妇赋”。此“拟别赋”为何年所作，今难考知，若作于距崇祯八年秋以前颇久之时间，则河东君必已早见卧子之作，其“别赋”情思辞语之相类似者，乃受卧子作品之影响，自无可疑。若陈杨二人之赋为同时写成者，则此两篇乃唱和训答之作品，其关涉类似之处颇多，更不足异。兹以陈集流播较广，仅择有关语句节录之于下，以见一斑。

卧子赋略云：

漫漫长道，悠悠我心。扬舲极浦，总辔荒林。与子言别，怆然哀吟。仰视浮云，倏忽难寻。我有旨酒，慷慨酌斟。况秋我兮渡河，又落日兮在野。叶萧萧而群飞，泉淙淙而始泻。指寥

廓于翔鸿，慙悲鸣于去马。睹徒御之纷驰，倾芳樽而不下。含别绪兮孔多，欲陈辞而难写。于是揽袂徙倚，执手踟躇。会当去我，顷刻相逾。听车音而绝响，望檐帟而载徂。怵怀人之极目，愧送子之贱躯。掩金镜而罕御，理瑶琴而常孤。仰明月之迅迈，恨重关之崎岖。寄锦书于雁外，啼玉箸于烟途。聊侧身而四望，岂离魂之尽诬。言念古昔，谁与为此。至若庐江少妇，文园小姬。恩方胶固，义当乖离。痛宝玦之既赐，出金屋而长辞。岂若上宫丽质，邯郸名倡。皎皎窗牖，盈盈道傍。解杂佩兮赠君子，折芳馨兮心内伤。则有烟林花堕，平皋草长。青衣蹀躞，红袖徬徨。远与君别，各天一方。飘摇分袂，杳若参商。嗟夫别何地而不愁，愁何年而能散。陋群游于麋鹿，壮遐征而羽翰。苟两心之不移，虽万里而如贯。又何必共衾裯以殿欢，当河梁而长叹哉？

河东君于崇祯八年秋深离松江赴盛泽镇，此行踪迹见于戊寅草中者共有诗三题四首，辞语颇晦涩，非集中佳作，以其为关涉河东君与卧子之重要资料，故悉数移录，并择取卧子诗有关河东君此行者综合论释之于后。

“晓发舟至武塘”二首云：

木影固从混，水云脱众冷。鱼波已相截，鳬景信能冥。漠甚风聊出，滋深雾渐形。远思论异者，（自注：“时别卧子。”）何处有湘云。

间态眷新鮐，靡靡事广洲。九秋悲射猎，万里怅离忧。大泽岂终尔，荒交真少谋。愧余徒迈发，丹鸟论翔浮。

寅恪案：光绪修嘉善县志贰乡镇门“魏塘镇”条略云：“明宣德四年巡抚胡槩奏分嘉兴六乡置县于魏塘镇。魏武帝窥江南，驻蹕。旧有五凤楼，故一名武塘。”据河东君“还思论异者”句下自注，恐是卧子自松江亲送河东君至嘉善，然后别去。假使所推测者不误，则卧子由松江至嘉善一段水程实与河东君同舟共载，及距盛泽镇不远之嘉善不得不舍去河东君，一人独游，经历苏州无锡然后还家也。盖不仅己身不便与河东君同至盛泽镇之归家院，且此次之送别河东君当向家人诡称以亡女之故出游遣闷为借口，应与崇祯八年春间之游憩南园南楼，虽暗与河东君同居，其向家人仍以读书著述为托辞者，正复相同。若取此次卧子送河东君由松江至嘉善，与后来崇祯十四年春间牧斋送河东君由虞山至鸳湖，两者相比映，固可窥见当日名媛应付情人之一般伎俩。然杨陈之结局与柳钱迥异，而别赋及戊寅草遂不能与有美诗及东山训和集并传天壤，流播人口矣。

陈忠裕全集壹叁平露堂集“秋居杂诗”十首之后“立春夜”之前共有三题，为“夜泊泚墅”、“将抵无锡”及“舟行雨中有忆亡女”三首。又同书壹陆平露堂集七律“乙亥九日”、“九日泊吴阊”及“薄暮舟

发武邱，是日以淮警，中丞发师北行”三首，疑皆此次卧子送河东君由松江至嘉善，然后还家，舟行所经之题咏。

其“舟行雨中，有忆亡女”（自注：“家以俗例，是日飨之。”）云：

犹是吴山路，回思便悄然。归时开玉锁，谁与索花钿。录蕙繁霜夜，丹枫梦雨天。未衰怜庾信，哀逝赋空传。

寅恪案：陈卧子先生安雅堂稿壹贰“瘞二女铭”云：“陈子长女名颀，生崇祯庚午之二月，殁于乙亥之七月，凡六岁。”虽未言颀殁于七月何日，但如前所推测，卧子以秋深送河东君至嘉善，则此诗当作于崇祯八年十月。然则所谓俗例者，或是指逝后百日设祭而言也。

卧子“九日泊吴阊”云：

画阁长堤暮水平，寒云初卷阖闾城。楚天秋后花犹润，吴苑人归月正明。雁度西楼金管歇，霜飞南国玉衣轻。谁怜孤客多惆怅，耿耿千门永夜情。

又“薄暮舟发武邱，是日以淮警，中丞发师北行”七律云：

横塘此路转孤舟，十里松杉接武邱。愁客卷帘随暮雨，美人采菊荐寒流。橈帆气壮关河夜，

鼓角声衔江海秋。闻道元戎初为镇，可能寄語问神洲。

寅恪案：“薄暮舟发武邱”诗“美人采菊荐寒流”句之“美人”殆指河东君而言。观“九日泊吴阊”诗“谁怜孤客多惆怅”及此诗“横塘此路转孤舟”等语，则崇祯八年重九卧子独棹孤舟至苏州，遥想新别之河东君，殆亦王摩诘“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诗意也。（见王右丞集壹肆。）河东君对诸名士往往自称为弟，前已详论之，然则卧子以弟目河东君实非无因矣。一笑。

戊寅草“月夜舟中听友人弦索”云：

云涂秋物互飘萦，整月华桐变欲并。石镜辩烟凄逾显，红窗新拂郁还成。通人戏羽嫣然落，裊草澄波相背明。已近鹄弦第三拨，星河多是未峥嵘。（自注：“弦声甚激。”）

又“秋深入山”云：

将翻苍鸟迥然离，旻木丹峰见坠迟。清远欲如光禄隐，深闲大抵仲弓知。（自注：“陈寔字仲弓。时惟卧子知余归山。”）遥问潺湲当虚晃（幌），独有庭筠翳暮姿。松阁华岗皆所务，纷纷柯石已前期。

寅恪案：以上二题疑皆河东君别卧子于嘉善后至盛泽归家院所至，舟中友人不知何指，恐是归家院中之女伴来迎河东君者。“入山”之“山”即

指盛泽镇之归家院言，详见后论河东君与汪然明尺牋第貳捌通。河东君此次之离松江横云山迁居盛泽归家院，其故盖由与卧子之关系格于形势不能完满成就，松江一地不宜更有留滞。据前引沈虬河东君传所载丙子年间张溥至盛泽镇访徐佛，佛于前一日适人，因而得过河东君之事，夫丙子年为崇祯九年，即河东君迁居盛泽之后一岁，时间相距甚近，徐云黼之适人当于崇祯八年已预有所决定。河东君本出于云黼家，后来徙居松江，与几社名士往还，声名藉甚，云黼所以欲迎之至归家院，不仅可与盛泽诸名媛互相张大其艳帜，且更似使之代己主持其门户也，观仲廷机盛湖志拾列女名妓门明徐佛传略云“徐佛（原注：“原名翳。”）字云黼，小字阿佛。嘉兴人。性敏慧，能琴工诗善画兰。随其母迁居盛泽归家院，遂著声于时。柳是尝师之。每同当湖武原诸公游，然心厌称华，常与一士有所约，不果。后归贵介周某。周卒，祝发入空门。其时斜桥之北，旧名北书房，绮疏曲栏，歌姬并集。梁道钊张轻云宋如姬皆翰墨名世。道钊淹通典籍，墨妙二王。轻云诗词笔札，并擅其长。如姬聪慧，姿色冠于一时。每当花晨月夕，诸姬鼓琴吹箫，吟诗作字以为乐。又皆殉节御侮，不负所主，奇女子也”，可以推知。

然则当明之季年，吴江盛泽区区一隅之地，

其声伎风流之盛几可比似于金陵板桥。夫金陵乃明之陪都，为南方政治之中心，士大夫所集萃，秦淮艳曲诸姬文彩艺术超绝一时，经载流传，如余怀板桥杂记之类即是例证。寅恪昔年尝论唐代科举进士词科与都会声伎之关系，列举孙棨北里志及韩偓香奁集序等以证实之（见拙著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篇），明季党社诸人中多文学名流，其与当时声妓之关系亦有类似于唐代者。金陵固可比于长安，但盛泽何以亦与西京相似？其故盖非因政治，而实由经济之关系有以致之。

盛湖志叁物产门略云：

吴绫见称往昔，在唐充贡。今郡属惟吴江有之。邑西南境，多业此。名品不一，往往以其所产地为称。其创于后代者，奇巧日增，不可殫纪。凡邑中所产，皆聚于盛泽镇。天下衣被多赖之。富商大贾辇万金来买者，摩肩连袂，如一都会焉。

又云：

绸绫罗纱绢不一其名，各有定式，而价之低昂随之。其余巾带手帕，亦皆著名，京省外国，悉来市易。

又云：

画绢阔而且长，画家所用。织之者只四五家。

据櫓仙所述，可知吴江盛泽实为东南最精丝织品制造市易之所，京省外国商贾往来集会之处，且其地复是明季党社文人出产地，即江浙两省交界重要之市镇。吴江盛泽诸名姬所以可比美于金陵秦淮者，殆由地方丝织品之经济性，亦更因当日党社名流之政治性，两者有以相互助成之欤？

第三章 河东君与“吴江故相”及“云间孝廉”之关系（十三）

以上论述杨陈两人同在苏州及松江地域之关系既竟，兹再续论崇祯八年秋深后两人关系。此后盖可视为别一时期，前于总论陈杨两人关系可分三期时已言及之矣。

卧子于崇祯八年秋深别河东君后，是年除夕赋诗，离思犹萦怀抱。兹录之于下，以见卧子当时心情之一斑，并了结崇祯八年杨陈二人文字因缘之一段公案也。

陈忠裕全集壹壹平露堂集“乙亥除夕”七古云：

忆昔儿童问除夕，百子屏风坐相索。西邻羯鼓正参差，小苑梅花强攀摘。华年一去不可留，依旧春风过东阳。每作寻常一布衣，坐看衰乱无长策。今年惆怅倍莫当，俯仰萧条心内伤。亲交赋怆陆蛤史，知己人无虞仲翔。桃根渺渺江波隔，金瓯茫茫原草长。人生忘情苦不早，羲羲皇以来迹如扫。惟有旗常照千载，不尔文章亦难老。峥嵘盛年能几时，努力荣名以为宝。不见古人吐握忙，今人日月何草草。

寅恪案：此年卧子最不如意之事有二，一为河东君离去松江至盛泽，一为长女颀之殇，故除夕赋诗举此二事为言。“桃根”用王子敬妾事，见玉台新咏拾王献之“情人桃叶歌”，世所习知。“金瓠”用曹子建女事，见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陈思王集壹“金瓠哀词”，亦非僻典，故不详引。综观卧子之作品，在此别一时期内，即河东君崇祯八年秋深离松江往盛泽后，其为河东君而作者尚有甚佳之诗两篇，用于河东君之作品有甚巨之影响，故录其全文，详论述之于下。

陈忠裕全集壹壹湘真阁稿“长相思”七古云：

美人昔在春风前，娇花欲语含轻烟。欢倚细腰倚绣枕，愁任素手送哀弦。美人今在秋风里，碧云迢迢隔江水。写尽红霞不肯传，紫鳞亦妒婵娟子。劝君莫向梦中行，海天崎岖最不平。纵使乘风到玉亭，琼楼群仙口语轻。别时余香在君袖，香若有情尚依旧。但令君心识故人，绮窗何必长相守。

寅恪案：卧子此篇为河东君而作，自不待言。其以“长相思”为题者，盖取义于李太白“长相思”乐府之名。（见全唐诗第叁函李白贰。）太白此篇有“美人如花隔云端”之句，内含河东君之名号，（可参第贰章所论。）用意双关，读者不可以通常拟古之作目之。兹特为弹出，使知卧子精思高才殊非当时文士所能企及也。

诗中“美人今在秋风里”之句，足证其为秋间所作。又此首后第叁首为“上巳行”，第肆首为“悲济南”，据“悲济南”诗后附考证云：“崇祯十二年大兵克济南。”则“上巳行”为崇祯十二年春间所作，而“长相思”为十一年秋间所作也。此诗后段自“劝君莫向梦中行”至篇末皆美人所写红霞之文，“红霞”者，即温飞卿“偶题”诗中“欲将红锦段，因梦寄江淹”之“红锦段”，（可参第叁章论宋徵璧秋塘曲“因梦向愁红锦段”句及卧子吴阊口号第拾首“枉恨明珠入梦迟”句。）而接受河东君所寄“红锦段”之“江淹”非他人，乃卧子也。“紫鳞”者，传遁此红霞之人，此人未知何故不肯作寄书邮，岂有所顾忌，不欲预人家事耶？

卧子“乘风到玉京”及“海天”“琼楼”之语，实本之东坡水调歌头“丙辰中秋兼怀子由”词“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一阕，故卧子诗中“但令”以下之意，即东坡词中“但愿”以下之旨。然则苏陈词之构思用语亦无不相同也。前论几社名士虽薄宋诗，却喜宋词，观卧子此诗全从苏词转出，可为一证。

细玩“美人”一辞即指河东君，“劝君”之“君”即指卧子，书中之意盖劝卧子不必汲汲仕进，假使得臻高位，亦不为诸权要所容。“海天崎岖”殊切合崇祯朝宦途险罅之情势，观明思宗一朝，宰相得罪者之多可知矣。

最后四句意谓“人之相知，贵相知心”，卧子既是其知己，则自不必相守而不去也。至“故人”一语，实用玉台新咏壹“上山采蘼芜”诗中“故人工织素”之界说，乃指女性而言，即河东君书中取以自况者，此可与前引卧子满庭芳词“故人”之语相比较也。河东君此书，其用意遣辞甚为奇妙，若“何必长相守”之旨，则愿其离而不愿其合，虽似反乎常情，而深爱至痛尤有出人意表者，取较崔莺莺致张生书止作“始乱终弃”儿女恩怨寻常之语者更进入一新境界，非河东君之书不能有此奇意，非卧子之诗不能传此奇情。由此言之，陈杨之关系与钱柳之因缘，一离一合，甚不相同，而卧子“长相思”一篇更有深于牧斋之“有美诗”者矣。今日吾人虽得见卧子此诗，但不得见河东君此书，斯诚天壤间一大憾事。惜哉！惜哉！

更有可论者。卧子“长相思”之诗乃间接用东坡水调歌头“丙辰中秋”之词意。东坡此词实寄怀其弟子由之作，后来牧斋被逮金陵“次东坡御史台寄妻诗”（见有学集壹秋槐诗集“和东坡西台诗韵”六首序。）则又以河东君为子由。河东君自称女弟之问题上文已详，兹不复赘，今据陈钱两诗，可知河东君对诸名士固以“弟”自居，而诸名士亦视之与弟相同也。河东君之文采自不愧子由，卧子牧斋作诗以情人或妻与弟牵混，虽文人

故作狡狴，其实大有理由在也。一笑！

复次，王应奎柳南随笔壹“论牧翁次东坡御史台寄妻诗”条（参董潮东皋杂钞叁）云：

夫寄弟诗也，而谬曰寄妻。东坡集具在，不可证乎？（寅恪案：此点可参初学集叁试掸诗集上“苕上吴子德目與次东坡狱中寄子由韵，感而和之”七律六首。）是牧斋绝不致误记，其谬以寄弟诗为寄妻诗，乃故作狡狴，可为明证矣。且伊原配陈夫人此时尚无恙也，而竟以河东君为妻，“并后匹嫡”，古人所戒，即此一端，其不惜行检可知矣。

寅恪案：王氏之论固正，然亦过泥，盖于当日情事犹有未达一间者矣。关于牧斋狱中寄河东君诗其余之问题，俟后第伍章详论之，暂不涉及。兹唯举出以此重以妻为弟之公案以供参究，庶几曹洞宗风之诗翁禅伯不致掸放皆成死句也。

陈忠裕全集壹壹“上巳行”七古云：

春堤十里晓云生，春江一曲暮潮平。红兰绿芷遥相对，油壁青骢次第行。洛水桥连闭春殿，碧山翠靄回芳甸。陌上绮罗人若云，城隅桃李花如霰。少年跃马珊瑚鞭，道逢落花骄不前。已教步障图烟雾，更取东风送管弦。垂柳无人临古渡，娟娟独立寒塘路。公子空贻芍药花，佳人自爱樱桃树。又有青楼大道旁，楼中红粉不成妆。

万里黄龙谁出戍，三年紫燕独归梁。晚下珠帘垂玉箸，尽日凝眸芳草处。无限雕鞍逐艳阳，谁识郎从此中去。

寅恪案：“垂柳无人临古渡，娟娟独立寒塘路”，即指河东君而言，盖其最初之名为云娟也。（可参第貳章“河东君最初姓氏名字之推测”及本章首论宋让木秋塘曲节。）颇疑卧子以此诗寄示河东君，其时河东君已改易姓名为“柳隐”矣。（今所见河东君戊寅草及湖上草皆署“柳隐如是。”戊寅草诸作，迄于崇祯十一年晚秋，湖上草则为崇祯十二年之作品，更在戊寅草之后。据此可证河东君至迟在崇祯十一年秋间已改易姓名为柳隐。又汪然明汝谦春星堂集叁游草有“柳如是过访”七律。依汪氏此草自序，知柳访汪之时为崇祯十一年戊寅秋间。亦是此时河东君已改易姓名之一旁证也。）光绪重刊浙江通志叁叁关梁壹“西陵桥”条云：“西湖百咏：在孤山西，即古之西村唤渡处。”武林旧事云：“又名西林，又名西泠，又名西村。”则“古渡”一辞即指西泠而言。（可参西湖志纂叁孤山胜迹门“西泠桥”条。）又温飞卿“雪夜与友生同宿，晓寄近邻”五律末二句（见全唐诗第玖函温庭筠捌）云：“寂寞寒塘路，怜君独阻寻。”卧子“寒塘路”之语本此。（并可参西湖志纂叁孤山胜迹门“白沙堤”条。）“独阻寻”者，即河东君湖上

草“西泠”十首之一“一树红梨更惆怅，分明遮向画楼中”及同书“西湖”八绝句之五“移得伤心上杨柳，西泠杜宇不曾遮”等句之意。更证以河东君致汪然明尺牋第肆通“某翁愿作交甫，正恐弟仍是濯缨人耳”及第伍通“今弟所汲汲者，亡过于避迹一事，望先生速择一静地为进退，最切，最感！”等语，可见河东君游寓西湖时急欲逃避谢三宾之往访干扰，此种情况卧子必已知之，故“上巳行”诗“垂柳无人临古渡，娟娟独立寒塘路”两句不仅用古典，实有当时之本事，若非详悉稽求，则河东君与卧子之关系藕断丝连之微妙处，不甚明了矣。

又河东君金明池“咏寒柳”之词即因卧子“上巳行”之语意而作者也。检今存河东君诸词之著录先后，不知金明池一阕最先见于何本？就寅恪得见者言之，以钱曾初学集诗注壹捌“有美”诗“疏影新词丽”句注所引河东君原词为最早，但嘉庆七年王昶所选国朝词综虽时间较后，而传最广，至王氏之所依据究为何本，则未能考知也。前论牧斋我闻室诗“今夕梅花共谁语”句下原注时，谓此词必非贗作，其作成之时间最后限断在崇祯十三年冬季，最前限断未敢决定。若河东君作此词果受卧子“上巳行”之影响者，则最前限断当在崇祯十二年春季或秋季矣。综合今日所见之材料考之，金明池一阕作成之时期当在崇祯十二年，或

十三年，此假设乃依牧斋“我闻室落成”及卧子“上巳行”两诗而成立者。然此外尚有二理由。其一理由，就今得见陈卧子所刻之戊寅草及汪然明所刻之湖上草两种河东君著作推之，湖上草乃崇祯十二年河东君之诗，其赋诗之时日至是年季秋止，未载有词。戊寅草乃崇祯十一年冬季以前之作品，诗赋而外，共载词凡十一调三十一阕，并无金明池“咏寒柳”一词，然则金明池“咏寒柳”之词绝不能作于崇祯十一年，而当在十二年或十三年也。其二理由，即就咏寒柳词中身世迟暮之感可以推知，盖当日社会女子婚嫁之期大约逾二十岁即谓之晚，顾云美“河东君传”云“定情之夕，在辛巳六月七日。君年二十四矣”，是顾氏之意河东君年二十四始归于牧斋已嫌过晚，故今日据顾氏之语意即可证知当时社会一班之观念也。若寒柳词作于崇祯十二三年间者，则河东君年为二十二三岁，“美人迟暮”之感正是此时之谓矣，然则河东君寒柳词作于崇祯十二三年间之说虽不中亦不远也。

关于河东君金明池“咏寒柳”词之原文，今依钱曾初学集“有美诗”注所引，并以王昶国朝词综肆柒所选及传抄本柳如是集相参校，附录于下，以俟泽史论文之君子考定焉。

其词云：

有怅寒潮，（“怅”王本及传钞本均作“恨”。

是。)无情残照，正是萧萧南浦。(“是”字可注意。)更吹起，霜条孤影，(“影”字可注意。)还记得，旧时飞絮。况晚来，烟浪斜阳，(“斜阳”传钞本同。非。王本作“迷离”。是。)见行客，特地瘦腰如舞。(“如”字可注意。)总一种凄凉，十分憔悴，尚有燕台佳句，春日酿成秋日雨。念畴昔风流，暗伤如许。(“如”字可注意。)纵饶有，绕堤画舸，(“舸”传钞本同。王本作“舫”俱可通。但以作“舸”为是，说见下。)冷落尽，水云犹故。(“云”字可注意。)忆从前，(“忆”传钞本同。是。王本作“念”。非。)一点东风，(“东”传钞本同。是。王本作“春”。非。)几隔着重帘，眉儿愁苦。待约个梅魂，黄昏月淡，与伊深怜低语。(“怜”字可注意。)

寅恪案：河东君此词为世所传诵，前于论牧斋永遇乐词与众香词中河东君词时已略及之矣。夫牧斋平生不喜作词，亦不善作词，然忽于崇禎十三年秋间连作永遇乐词四首者，岂当时已见及河东君此词，遂受其影响，破例为此，以与之况胜耶？

兹更有欲言者，即此词为陈杨关系及钱柳因缘转捩点，而世之传诵者或未措意及之也。寅恪颇疑“寒柳”之题即受卧子“上巳行”之影响，前已论及。卧子平生作诗宗法汉魏六朝及唐人，深鄙赵宋作者，河东君尚未完全脱离卧子以前，其作

诗当亦属于几社一派。然卧子之词则摹拟唐五代之外，亦甚喜宋贤，其长调多学淮海，满庭芳送别词即和少游，尤可为例证。河东君作词自必深受卧子影响，故金明池一阕亦是和淮海金明池之作，所以与少游词同一韵也。（见万红友树词律贰拾秦观金明池词。）寒柳词之“有恨寒潮，无情残照，正是萧萧南浦”及“纵饶有，绕堤画舸”等句，盖取自汤玉茗紫钗记第贰伍句“折柳阳关”之“解三醒”中“也不管鸳鸯隔南浦”并“落照关西妾有夫。河桥路，见了些无情画舸，有恨香车”等句。河东君妙解音律，善歌此曲，遂用兹曲中成语，固无可疑。

更检紫钗记第捌句“佳期议允”云：

〔薄幸〕〔旦上〕薄妆凝态，试暖弄寒天色。是谁向残灯淡月，仔细端详无奈。任坠钗飞燕徘徊，恨重帘，碍约何时再。〔浣〕似中酒心情，羞花意绪，谁人会。恹恹睡起，兀自梅梢月在。

同书第伍叁句“节镇宣恩”云：

〔催拍〕〔生〕是当年天街上元。绛笼纱灯前一面，两下留连。幸好淡月梅花，拾取钗钿。将去纳彩牵红，成就良缘。〔合〕今日紫诰皇宣。夫和妇永团圆。

寒柳词之“忆从前，一点东风，几隔着重

帘，眉儿愁苦。待约个梅魂，黄昏月淡，与伊深怜低语”，与玉茗之曲，其词语有关，尤为明显。“还记得，旧时飞絮”者，用刘梦得“杨柳枝词”九首之九“春尽絮飞留不得，随风好去落谁家”之意，（见全唐诗第陆函刘禹锡壹贰。）暗指崇祯八年首夏之离去卧子实为高安人张孺人所遣出，故卧子和少游满庭芳词亦云“念飘零何处，烟水相闻”也。“尚有燕台佳句”之语用李义山诗集下“柳枝五首”并序及“燕台四首”之古典。

又陆游放翁词钗头凤上半阙云：“红酥手，黄滕酒。满城春色宫墙柳。东风恶，欢情薄。一怀愁绪，几年离索。错。错。错。”或谓寒柳词当与放翁此词有关。“宫墙柳”之“柳”借指己身之姓，亦即“寒柳”之“柳”。“东风恶，欢情薄”即寒柳词“一点东风”及“眉儿愁苦”之出处，“东风”借指卧子之姓。“几隔着重帘”，意谓卧子家庭中高安人以至张孺人之重重压迫，环境甚恶，致令两人欢情淡薄，所以“眉儿愁苦”也。“几年离索”借指崇祯八年己身离去卧子，至十二年赋寒柳词，已历数年之时间也。斯说自亦可通，附记于此，以备一解。

“约个梅魂，黄昏月淡”除用汤曲外，原出朱淑真断肠词生查子“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之典，（寅恪案：此词见杨慎词品贰“朱淑真元夕词”条。至其作者是否为幽楼居士，抑或欧阳永

叔秦少游之问题，于此姑不置论。然就河东君身份言之，自宜认为断肠词也。）此固易解，不必多论。但别有可注意者，“东风”“梅魂”之语则从东坡集壹叁“〔元丰〕六年正月二十日复出东门，仍用前韵”七律“长与东风约今日，暗香先返玉梅魂”两句而来，（寅恪案：东坡此诗用意遣辞，实出韩致光“湖南梅花一冬再发，偶题于花援”七律。见冯应榴苏文忠诗合注贰贰引何焯语。河东君词固与冬郎诗无涉，但义门所论甚精，故附记于此，以供读苏诗者之一助。又关于用典之问题，可参第壹章论钱遵王注牧斋诗条。）与卧子平生鄙薄宋诗者大异其趣矣。意者，河东君自两游嘉定与程孟阳唐叔达李茂初辈往来以后，始知诗学别有意境，并间接得见牧斋论诗之文字，遂渐受钱程一派之熏染，而脱去几社深恶宋诗之成见耶？今就东山训和集所录河东君诗观之，实足证明鄙说。由是言之，河东君学问嬗蜕、身世变迁之痕迹，即可于金明池一阕约略窥见，斯殆为昔人所未注意及之者，故付论之如此。

至“约个梅魂”之语，“梅魂”虽本出东坡诗，而“约个”之“约”则兼用世传朱氏“元宵”词原语。用元宵观灯与紫钗记之玉燕钗有关，可知河东君产以霍小玉自比也。寅恪更疑河东君词中“约个梅魂”句之微旨，复由玉茗还魂记中“柳梦梅”之名

启悟而来。然则河东君之作品袭取昔人语句，皆能灵巧运用，绝无生吞活剥之病，其天才超越，学问渊博，于此益足证明矣。今读寒柳词者但谓与玉溪生诗相干涉，而不知与紫钗记关系最密切，特标出之，以告论文治史之君子。

又“梅魂”之语既出于苏集“复出东门”诗，东坡此题后第肆题为“二月三日点灯会客”诗，其结语云：“冷烟轻雪梅花在，留得新春作上元。”或者河东君读苏集时连续披览，因感紫钗记中上元观灯小玉十郎相遇之事，遂糅合苏诗汤曲，削去“上元”之语，以符寒柳之节候，惟梅花之魂尚留痕迹耳。昔年笺证香山新乐府，详言七德舞、二王后、海漫漫、捕蝗诸诗之取材与贞观政要中篇章次第之关系，今论河东君此词，犹前旨也。

复次，昔时读河东君此词下阕“春日酿成秋日雨，念畴昔风流，暗伤如许”诸句，深赏其语意之新、情感之挚，但尚未能确指其出处所在。近年见黄周星有“云间送徵舆李雯共掸春闺风雨诸什”之说，（见前引沈雄江尚质编辑古今词话“词话”类下。）及陈忠裕全集贰拾菩萨蛮“春雨”词，（见前引。）始恍然悟河东君之意，乃谓当昔年与几社流交好之时，陈宋李诸人为己身所作春闺风雨之艳词遂成今日飘零秋柳之预兆，故“暗伤如许”也。必作如是解释然后语意方有着落，不致空泛。且“念畴昔风流”与上阕末句“尚有

燕台佳句”之语，则后思想通贯。“酿成”者，事理所必致之意，实悲剧中主人翁结局之原则。古代希腊亚力斯多德论悲剧，近年海宁王国维论红楼梦，皆略同此旨。然自河东君本人言之，一为前不知之古人，一为后不见之来者，竟相符合，可谓奇矣！至若瀛海之远，乡里之近，地域同异，又可不论矣。其余可参前论宋让木秋塘曲“雨雨风风能痛哭”句，兹不复赘。

综合上述与河东君最有关系之周道登李待问宋徵舆及陈子龙四人言之，河东君之入周念西家尚为幼小不自由之身，可置不论；李存我则以忠义艺术标名于一代，自是豪杰之士；宋辕文虽后来进仕新朝，人品不足取，然当崇祯中叶与河东君交好之时，就其年少清才而论，固翩翩浊世之佳公子也；至于陈卧子，则以文雄烈士，结束明季东南吴越党社之局，尤为旷世之奇才。后世论者往往以此推河东君知人择婿之卓识，而不知实由于河东君之风流文采，乃不世出之奇女子，有以致之也。语云：“物以类聚。”岂不诚然乎哉？

第四章 河东君过访半野堂及其前后之关系（一）

此章所论述分为三期。第壹期自崇祯八年乙亥秋深河东君离去松江以后起，至崇祯十三年庚辰冬河东君过访牧斋于半野堂止。第贰期自崇祯十三年庚辰冬河东君过访半野堂起，至崇祯十四年辛巳夏河东君与牧斋结缡于茸城舟中止。第叁期自崇祯十四年辛巳夏钱柳结缡于茸城舟中起，至崇祯十七年甲申冬绛云楼落成时止。其所依据资料主要仍为顾苓河东君传。此传前章已引者不复重录，兹接录前引顾氏之文有关此三时期者于下。

范锺华笑庵杂笔壹顾苓“河东君传”云：

〔河东君〕游吴越间，格调高绝，词翰倾一时。嘉兴朱治愉为虞山钱宗伯称其才，宗伯心艳之，未间也。崇祯庚辰冬扁舟访宗伯，幅巾弓鞋，着男子服，口便给，神情洒落，有林下风。宗伯大喜，谓天下风流佳丽独王修微杨宛叔与君鼎足而三，何可使许霞城茅止生专国士名姝之目。留连半野堂，文宴浹月，越舞吴歌，族举遁奏，香奁玉台，更唱迭和。既度岁，与为西湖之游。刻东山酬和集，集中称河东君云。君至湖上，遂别去。（寅恪案：河东君虽与牧斋有游西湖之约，但止送牧斋至嘉兴鸳鸯湖，独自迳返松

江。牧斋别去河东君后，遂往游西湖及黄山也。东山酬和集及初学集所载甚明，顾氏语有误。金鹤冲钱牧斋先生年谱崇祯十四年辛巳条云：“正月与河东君游杭州西湖，遂别去。”亦沿顾氏之误。详见下文论证。）过期不至，宗伯使客构之乃出。（塔影园集壹“构”作“促”。）定情之夕在（崇祯十四年）辛巳六月初七日，君年二十四矣。宗伯赋前七夕诗，嘱诸同人和之。（塔影园集壹“同”作“词”。）为筑绛云楼于半野堂之后，房栊窈窕，绮疏青琐。旁龕金石文字，（塔影园集壹“龕”下有“古”字。）宋刻书数万卷，列三代秦汉尊彝环璧之属，晋唐宋元以来法书，官哥定州宣成之瓷，（秦淮广记贰之肆“成”作“城”。）端溪灵璧大理之石，宣德之铜，果园厂之髹器，充牣其中。君于是乎俭梳靓妆，湘帘棐几，煮沈水，门旗枪，写青山，临墨妙，考异订讹，间以调谑，略如李易安在赵德卿家故事。（塔影园集壹“卿”作“甫”。）然颇能制御宗伯，宗伯甚宠惮之。

◎第一期

此期之问题为自崇祯八年乙亥秋深至崇祯十三年庚辰冬，历时约为五年，其间河东君之踪迹及相来往诸人与牧斋之关系是也。前引卧子诗“乙亥除夕”云“桃根渺渺江波隔”及“长相思”云“美人今在秋风里，碧云迢迢隔江水”，是河

东君在崇祯八年乙亥冬间及崇祯十一年戊寅秋间，其所在地与卧子有江波之隔。复据前引河东君戊寅草“晓发舟至武塘”及“秋深入山”两诗，更可证知河东君于崇祯八年秋深由松江至盛泽镇归家院，松江与盛泽即所谓“江波隔”也。

此外，能确定河东君离去卧子后最早常寓之地者，唯第貳章所引沈虬河东君传中崇祯九年丙子张溥至盛泽镇徐佛家遇见河东君一事。沈氏既于舟中亲间河东君，则其言自为可信。盖河东君若离去松江他往，则舍旧时盛泽镇之徐佛家，恐亦难觅更适当之地。徐云翮更地适人之故，自急于招致，使河东君与张轻云宋如姬梁道钊诸名姝相互张大其队伍也。但河东君此次之居徐佛家，乃与前此未入周道登家时之为云翮婢者，其身份迥异。沈次云牵混前后不同时间之身份，以河东君于崇祯九年尚为云翮之婢，殊为舛误，前释宋让木秋塘曲“初将玉指醉流霞”句已辨及之，读者可参阅也。

崇祯九年间河东君之踪迹已于前论河东君第貳次嘉定之游节详述之，兹不复赘，唯崇祯十年丁丑关于河东君之材料尚未发现，故姑从阙如，以俟更考，倘承博识通人有所赐教，则幸甚矣。至于崇祯十一年戊寅河东君之踪迹则颇有材料可以依据，兹论释之于下。

葛昌楣君蘼芜纪闻上载王士禄宫闺氏籍艺文

考略引神释堂诗话略云：

河东君早岁耽奇，多沦荒杂。戊寅一编，遣韵缀辞，率不可诘。最佳如剑术行、懊侬词诸篇，不经剪截，初不易上口也。然每遇警策，辄有雷电砰然、刀剑撞击之势，亦鬢笄之异致矣。尺牋含咀英华，有六朝江鲍遗风。又云，如是尝作男洛神赋，不知所指为谁？其殆自矜八斗，欲作女中陈思耶？文虽总杂，题目颇新，亦足传诸好事者。

寅恪案：神释堂诗话之评语，在未得见卧子所刻成戊寅草以前尚不甚明了其所指，今幸得此书钞本，始恍然知其所评之允当也。戊寅草首载卧子一序、诗一百六首、词三十一阕、赋三篇，至诗余一类疑即众香词选柳是小传所谓“鸳鸯楼词”者，前已论及。复据杨陈关系第贰期所录河东君戊寅草中诸词之考证，其作成时代皆不能后于崇祯八年，故戊寅草中之词当即是鸳鸯楼词。卧子是否在刻戊寅草前已别刻鸳鸯楼词，今不敢决言，但就杨陈二人关系观之，以崇祯八年为最密切。卧子自撰年谱崇祯八年乙亥条云：“是岁有属玉堂集。”夫“属玉堂”与“鸳鸯楼”两名乃对称之辞，故疑鸳鸯楼词果先别有刻本者亦当在崇祯八年，至迟亦不逾九年也。赋本篇依前所考证，其作成时间皆在崇祯九年以前，诗则若依前所论“八月十五夜”一首，乃崇祯八年中秋与卧子同

赋，而排列偶错，仍应计入崇祯八年所作诗之内者。故此首以上共一百一首皆是崇祯八年秋深以前所作，其余自“答汪然明”至“咏晚菊”止共四题五首，皆是崇祯十一年秋间所作，与其前一百一首之作于崇祯八年秋季以前者，其时间相距有三年之久。何以河东君此三年内所作之诗竟无一篇列于戊寅草？其中必有待发之覆，今日虽不能详究其故，姑就崇祯十一年河东君及卧子之踪迹推测，或可备一解也。

河东君于崇祯十一年戊寅秋间曾游西湖，详见下论汪然明春星堂集叁游草“柳如是校书过访”诗等条所考，兹暂不论及。又寅恪曾见神州国光社影印蒋杲赐书楼藏柳如是山水册末帧河东君题款中，有报人为其作西泠采菊长卷之语。若此画果为真迹者，则更可与戊寅草中所载诗最后一首“咏晚菊”五律相参证，并疑亦是崇祯十一年戊寅秋间河东君曾游西湖之一旁证也。俟考。

至若卧子之踪迹亦有崇祯十一年戊寅秋间曾过西湖之事实，据陈忠裕全集自撰年谱上崇祯十一年戊寅条云：

冬，石斋师以谪还，居禹航之大涤山。予往谒之，赋诗而归。

及同书壹肆湘真阁集“石斋先生筑讲坛于大涤山，即玄盖洞天也。予从先生留连累日”五言

律诗八首（参同书壹贰三子诗稿“寄猷石斋先生”七言古诗五首之一自注云：“指戊寅冬事也。时侍师于禹航。”）云：

（诗略）。

又黄漳浦集贰肆“大涤书院记”（参同书所载庄起侑撰漳黄先生年谱崇祯十一年戊寅条）略云：

戊寅冬，余再以逐客南旋。缅念斯山，睽违七载。又以中途警听边氛，未忍忽然绝帆胥江，遂复诛茅其间，徘徊日夕。当时同游者，为嘉兴倪梅生先春、汪尔陶挺、钱仲雍琳，萧山曹林上振龙，松江陈卧子子龙。时卧子以桐杖不遂登高。（寅恪案：此时卧子尚服其继母唐孺人之丧，故石斋引小戴记丧服小记母丧桐杖之义以为说。其实陈忠裕全集壹陆湘真阁集有“戊寅九日同暗公舒章诸子登高之酌”七律二首，读之不觉发笑也。）余病未之能从也。

及同书肆壹五言律诗“出大涤，将渡胥江，而义兆木上诸兄又申湖上之欲。会倪鸿宝祭酒来自山阴，遂偕朱士美〔等〕，同入灵隐，登韬光，有作。嘱鸿宝义兆木上和之。四章”云：

（诗略）。

及同书同卷“〔陆自岩〕曾瞻〔陈子龙〕卧子同过灵隐二章”（寅恪案：此诗排列次序先后

疑有遇）云：

约尔巢松去，逢余坠叶时。

寅恪案：崇祯十一年冬卧子至余杭大涤山谒石斋后，又从石斋至杭州游西湖，此据陈黄两集诗文可考而知者。疑卧子自松江至余杭往返皆经杭州，其从石斋游西湖之后当即还家，但其往余杭谒石斋经杭州之时可能在十月以前，即季秋之月，此时或与河东君相值于西湖，或二人先后差错，未得相遇，均未可知。今既难证实，可置不论。鄙意卧子或在杭州取其旧所藏河东君崇祯八年秋深以前之作品托人刊刻，而受托刊刻之人遂并取所见河东君最近之诗附录于后，此戊寅草诗中所以缺去崇祯八年秋深以后、崇祯十一年秋季以前作品之故欤？若所揣测不误，则戊寅草之刊行，主持发起者为陈卧子，董理完成者为汪然明。后来汪氏又刻河东君尺牋，袁倩林天素为之序。今戊寅草虽首载卧子之序，但亦不必拘泥认为卧子实亲自督工刊刻也。

复次，河东君崇祯十一年戊寅之踪迹可于汪然明春星堂集叁游草中得窥见一二。汪氏集中疑本有与河东君有关之作甚多，后来因牧斋关系，遂多删去不存，殊可惜也。

春星堂集叁游草“余久出游，柳如是校书过访，舟泊关津而返。赋此致怀”云：

浪游留滞邈湖山，有客过从我未还。不向西
泠问松柏，遽怀南浦出郊关。两峰已待行云久，
一水何辞拾翠湄。犹疑春风艳桃柳，拿舟延伫迟
花间。

同书同卷“无题”云：

明妆忆昨艳湖滨，一片波光欲荡人。罗绮丛
中传锦字，笙歌座上度芳辰。老奴愧我非温峤，
美女疑君是洛神。欲访仙源违咫尺，几湾柳色隔
香尘。

寅恪案：汪氏游草卷首载其秋游杂咏自序
云：“崇祯〔十一年〕戊寅季秋汪汝谦书于摄
台。”（寅恪案：春星堂诗集首汪然明小传
云：“所居曰春星堂。其为董尚书题榜者，曰梦
草斋、听雪轩。陈眉公题榜者，曰摄台。”又春
星堂诗集陆汪鹤孙延芬堂上寄怀春星堂诗“楼台
堪对月，四面摄烟霞”句自注云：“大父习月处，
眉公徵君题曰摄台。谓四面湖山俱能摄入
也。”寅恪颇疑梅坡解释“摄台”所以命名之意，不
过从其家人转述而来，盖有所讳饰，未必得此台
名之真意。据同书叁梦附载陈眉公“纪梦歌”跋
云：“听雪堂侍儿非异人，即天素也。五丁摄之
来试君耳。”并同书壹不系园集“不系园
记”云：“陈眉公先生题曰不系园。”及同书随喜庵
集题词云：“董玄宰宗伯随喜庵。”然则依当时惯
例，命名题字多出于一人。故“摄台”既为眉公题

字，其命名当亦出自眉公。眉公既谓五丁掇天素来试然明于梦中，所以即取“掇”字以为台名耶？姑识所疑，以俟更考。）又汪氏游草最前一题为“仲秋同无方侄出游”，最后一题为“出游两月，归途复患危病”，是然明以崇祯十一年八月出游，约经两月始归杭州，“柳如是校书过访”诗在此草中逆数第叁，“无题”诗为逆数第贰，据此推之，河东君于崇祯十一年季秋曾游杭州也。“无题”一诗与“柳如是校书过访”诗连接，此诗中又藏有“柳是”二字，则为河东君而作可确定无疑。或者原题亦非如此，今题殆复为后来然明所讳改耶？

复次，然明“无题”诗不仅藏有河东君姓名，颇疑此诗中尚有河东君之本事。其第贰联自指戊寅草中男洛神赋而言，无待详证。其第壹联上句恐指河东君湖上草“清明行”而言，盖苏蕙回文锦字乃赠窦滔之作品，（见晋书玖陸窦滔妻苏氏传。可参文苑英华捌叁肆及全唐文玖柒武则天“苏氏织锦回文记”，冯应榴苏文忠公诗合注贰壹“次韵回文三首”及所附江南本织锦图上回文三首题下注，并阮阅休阅诗话总龜后集肆壹歌咏门引东观余论及侍儿小名录等。）“清明行”末二句云“盘螭玉燕不可寄，空有鸳鸯弃路旁”，亦与若兰回文锦字同意，并用玉茗堂紫钗记之旨。余详后论“清明行”节。“无题”诗第壹联下句殆用杨景

山“榆柳芳辰火”句，（见全唐诗第伍函杨巨源“清明日后土祠送田彻”五律。）故“芳辰”二字实谓“清明日”，与其他泛指者，如东山酬和集贰牧斋“二月十二春分日横山晚归作”末句“与君遥夜共芳辰”之“芳辰”不同。钱诗此题之“芳辰”与“佳辰”“良辰”同义，（可参同书同卷河东君和诗“安歌吾欲撰良辰”句。）至若石头记第陆叁回“寿怡红群芳开夜宴”中妙玉祝宝玉生日纸帖云“槛外人妙玉恭肃遥叩芳辰”，其以“芳辰”为生日之别称未知所出，岂栊翠主人亦目怡红公子为群芳之一芳耶？一笑。

戊寅草中诸作品，诗余及赋两类前皆已论证。诗则以其篇什较众，语意亦多晦涩，已择其重要者考释之矣，兹再就前所未及而较有关者略论述之于下。戊寅草诗最后四题五首，观其题目及诗语皆与秋季有关，即崇祯十一年戊寅河东君在西湖所赋，而董理刊刻此稿之人取以附录于诗一类之后者也。

“答汪然明”云：

微霁独领更幽姿，袖里琅玕今尚持。天下清晖言仲举，平原高会有当时。因思木影苍林直，为觉西冷绣羽迟。便晓故园星剑在，兰皋秋获已荒靡。

寅恪案：前已论述春星堂集叁游草中有七律

二首，即“柳如是校书过访”及“无题”两诗皆为河东君而作者。河东君此诗疑是答汪氏第壹诗，而汪氏“无题”一诗则又答河东君此诗者也。河东君此诗乃牧斋所谓“语特庄雅”者（见东山酬和集壹牧斋第壹次答河东君诗题），斯亦河东君初次与人酬答。“因思木影苍林直，为觉西冷绣羽迟”一联，上句谓素仰然明尚侠之高风，下句谓不以己身访谒汪氏过迟为嫌，语意亦颇平常。岂料然明再答以“无题”一诗，中有“老奴愧我非温峤，美女疑君是洛神”一联，含有调戏之意，已觉可笑，至后来然明刊集诗，改易此诗之原题为“无题”，以免牧斋之嫌妒，更觉可笑矣。

“九日作”云：

离离鹤渚常悲此，因向含霞夕树平。不有霸陵横意气，何人戏马阅高清。峻风少叶翻翔婉，菊影东篱欲变紫。寂寞文园事（？）屡至，海云秋日正相明。

寅恪案：前引黄石斋“大涤山记”，知卧子于崇祯十一年戊寅九月九日实在大涤山，今据此诗知河东君是日适在西湖也。两地违隔，倍深思旧之情，故此诗末二句及之。“文园”自是以司马相如指卧子。“事”字疑是“书”字之讹。然则此时河东君当屡得卧子手书，其中或亦论及刊刻戊寅草事耶？

“秋尽晚眺”二首云：

西峦已降青濛色，耿木澄枝亦见违。远观众
虚林磬淡，近联流冥赤枫肥。相听立鹤如深意，
侧傲寒花薄暮矶。为有秋容在画角，荒台多是草
裔菲。

流澌纷影入鱼梁，药径秋岩气已伤。天下嶙
峋归草阁，郊原深永怯牙樯。烟苞衰柳余晴媚，
日蔼江篱落照黄。丙自红霜夜明灭，文涟丹溜总
相妨。

“咏晚菊”云：

感尔多霜气，辞秋遂晚名。梅冰悬叶易，篱
雪洒枝轻。九畹供玄客，长年见石英。谁人问摇
落，自起近丹经。

寅恪案：“九日作”诗有“菊影东篱欲变
紫”句。“秋尽晚眺”及“咏晚菊”两题皆以菊为言，
斯盖河东君以陶渊明李易安自比，亦即此诗
以“隐”为名之意也。细思之，河东君之身份与陶
李终不相同，虽“秋尽晚眺”第壹首有“侧傲寒花薄
暮矶”、第贰首有“烟苞衰柳余晴媚”等语，但“寒
花”指菊，既非“似人必于其伦”之义，“衰柳”则就
河东君此时之身世论似尚不可言衰。第叁章言河
东君于崇祯十二年受卧子是年“上巳行”诗“寒柳无
人临古渡”句意之启发遂赋金明池咏寒柳词一
阕，鄙说固不敢自信为必然，要可与河东君此数

诗共参究也。据蒋杲赐书楼所藏柳如是山水册末帧乃河东君酬报友人为其画采菊长卷者，今止见影印本，作长卷者之名字甚不清晰，未易辨实。河东君题款中有“西泠采菊长卷”之语，恐与“秋尽晚眺”第壹首“为有秋容在画角”句有关，盖指友人为其作西泠采菊长卷而言也。又观“秋尽晚眺”第贰首“流澌纷影入鱼梁”及“天下嶙峋归草阁”之语，则河东君此时所居之处殆一寻常之临水客舍，与后来即崇祯十二年再游西湖借居“桂栋药房”之汪然明别墅者情况迥异，取此诗与河东君尺牋第壹首参较，汪氏好客任侠之风可窥见一斑矣。“咏晚菊”诗“九畹供玄客，长年见石英”一联，或谓用离骚“余既滋兰之九畹兮”及“夕餐秋菊之落英”。“石英”之“石”，若非“食”即“餐”之意，以音同而误写，则当指石上或石间之菊英而言耳。其说亦自可通。

戊寅草中除卧子汪然明外，其他与河东君往来唱酬名士如宋尚木徵璧之类，其事迹作品皆甚显著，可不多述。尚有一二当时名士之可考者，则略论及之，可借此窥见河东君当日友朋交际之情况也。更有可注意者，即戊寅草作品中绝不见有宋辕文徵舆及李舒章雯二人之姓氏名字一事。此草之绝大部份为卧子之旧藏，其无辕文之名字，固由杨宋两人曾有微妙之关系，卧子删去不录，亦颇易解，至舒章则何以绝不一见其名字，

其故今不易知，或者河东君崇祯八年首夏离去松江之南园南楼迁居当地之横云山实与舒章有关，盖舒章家本有别墅在其处。兹不须详考，若一检陈忠裕全集拾属玉堂集“雨中过李子园亭”诗题下附考证引李舒章集“张卿南垣行诗”诗“我家横山若培崦，开生幸入虎头手”，又引梅村集张南垣传“其所为园，李工部之横云”，并参第叁章论卧子“秋居杂诗”十首之七“遨游犬子倦，宾从客儿娇”自注“舒章招予游横云，予病不往”及曹溶静惕堂诗集壹壹“李氏横山草堂歌”等，即可证也。职是之故，颇疑河东君之迁居横云，舒章实为地主，卧子之删去舒章名字殆由于此耶？韩君平诗云：“吴郡陆机为地主，钱塘苏小是乡亲。”上句之切合舒章固不待言，下句则可参后论“有美诗”涉及河东君自称为松江籍事。故河东君亦可谓舒章之乡亲矣。一笑！

戊寅草中有“朱子庄雨中相过”七古一首，其诗颇佳，今录之于下。诗云：

朱郎才气甚纵横，少年射策凌仪羽。（“凌仪羽”一本作“真霞举”。）岂徒窈窕扶风姿，海内安危亦相许。朝来顾我西郊前，咫尺蛟龙暗风雨。沉沉烟雾吹鸾辀，四野虚无更相聚。君家意气何飞扬，顾盼不语流神光。时时怅望更叹息，劝吾出年徒凄伤。天下英雄数公等，我辈杳冥非寻常。嵩阳剑器亦难取，中条事业皆渺茫。郎今

见君岂可信，英思倜傥人莫当。斯时高眺难为雄，水云摇落愁空濛。鸳鸯蓉幕皆寂寞，神扉开阖翔轻鸿。苍茫幽梦坠深碧，朱郎起拔珊瑚钩。风流已绝人所少，清新照耀谁能俦。高山大水不可见，骚人杰士真我谋。嗟哉朱郎何为乎？吾欲乘此云中鹄，与尔笑傲观五湖。

寅恪案：曹溶静惕堂诗集贰玖“送朱子庄北上赴选”七律二首，其第壹首略云：“辞家北指蓟台云，射策恢奇海内闻。重忆先朝遗烈在，（自注：“谓其祖文恪公。寅恪案：“文恪”乃明大学士秀水朱国祚之谥。）芝兰今日又逢君。”同书同卷“送朱子庄令宜春”七律二首题下自注：“时携广陵姬同行。”其第壹首有句云：“重喜明时早致身。”同书叁“挽朱子庄”五古二首，其第贰首略云：“并辔越承明，直入邯郸市。挟瑟燕姬床，容貌若桃李。惜哉青春姿，独处重帷里。服药媚红颜，终为悦己死。”今检道光修宜春县志秩宫门明知县栏载：“朱茂景。秀水人。进士。崇祯十三年任。吴首昌。贵州人。举人。十七年任。”同书贰贰名宦门明朱茂景传略云：“朱茂景字子庄，秀水人。崇祯十四年令宜春。（寅恪案：表作“十三年”，传作“十四年”，相差一岁。疑传有误，当从表为是。）精勤蒞治，剔奸戢豪。性喜延揽，与诸生课文品题，竟日无倦色。”又陈卧子评选皇明经世文编中，宋徵璧所

撰凡例亦列有携李朱子庄茂景之名，可知朱子庄乃一年少貌美、豪气纵横之风流世胄，柳曹两诗所言颇多符合。故河东君诗题之朱子庄即是此人无疑。但须注意者，同时别有一朱子庄，名容重，明之宗室宁献王九世孙，事迹见张庚国朝画征录上“八大山人”条所附及陈田明诗纪事甲贰下，读戊寅草者不可误认也。

戊寅草“送曹鉴躬奉口使之楚藩”七律二首云：

纷纷玄意领群姿，寂寞遥闻向楚时。文学方须重邺下，乘传今更属龙池。澄江历乱吴云没，洛浦皋帝子悲。不是君才多壮敏，三湘形势有谁知。

扬舲历历大江阴，极目湘南才子临。楚水月明人澹黯，吴川枫动玉萧森。因看淮幕风云壮，未觉襄郢烽火深。顾吾相逢增意气，（寅恪案：“吾”字为虞韵平声，此处应读仄声，方协声律。检嘉庆修松江府志肆伍选举表举人栏崇祯三年庚午“李待问”下注“字存吾”，可为松江土语“吾”“我”同读仄声之一旁证也。）如今无事只遥吟。

王士禛思旧录贰曹溶小传（可参浙江通志壹柒玖文苑贰及光绪修嘉兴府志伍贰曹氏本传）云：

溶字鉴躬，号秋岳，别号金陀老圃。浙江秀水人。崇祯〔十年〕丁丑进士。

国榷卷首之一“各藩”栏“楚王”条末载：

武冈王显槐。宣化王华壁。

曹溶静惕堂诗集贰玖“入楚”七律云：

中朝翼轸动文墟，楚国名山入诏书。楼上鹤声回四牡，湘南秋色老三闾。蹇流蘅蕙王孙宅，绕地云霞使者车。无俟祝融攀禹迹，章台梦泽总悲歔。

寅恪案：秋岳与河东君两人之诗，其中符合者颇多。曹氏此次入楚封藩，或封宣化王华壁，或封武冈王显槐嗣子华增。依柳曹诗“湘南”之语，则封武冈王之可能较大。此问题颇复杂，今难详确考证，（可参明史壹壹陸楚昭王桢传并皇明经世文编肆伍肆郭文毅〔正域〕集〔直陈楚藩行勘始末疏〕及同书肆伍捌孙宗伯〔慎行〕集“题为恭承恩诏谨条铃束楚宗事”等。）但奉使封藩必在鉴躬中式进士登朝以后始有可能。然则河东君此题乃崇祯十年丁丑或更后之时间遥闻秋岳奉使，遂有是作。此二律在戊寅草列于“晓发舟至武塘”前第柒题。“晓发舟至武塘”一题乃崇祯九年丙子秋深所赋，详见后论。由是言之，戊寅草中诸诗排列亦不尽依时间先后，斯可为一例证也。

戊寅草中更有一可注意之诗，即“赠友人”七古一首。此诗以前后排列推之当作于崇祯七年甲戌。兹移录此诗并论证之于下。

“赠友人”云：

霏微杂雾吹在野，朗月清灵飞不下。流觞曲沼层波青，金塘白芣苍凉夜。矜严之气通英词，神锋高涌涛声时。与君突兀论情愫，四座靚默皆凝思。君言磊落无寻常，顾盼纵横人不知。当年颇是英雄才，至今猛气犹如斯。我闻起舞更叹息，江湖之色皆奔驰。即今天下多纷纷，天子非常待颜驷。丈夫会遇讵易能，长戈大戟非难为。一朝拔起若龙骧，身师（帅？）幽并扶风儿。大羽插腰箭在手，功高跃马称精奇。偶然螭落在榛莽，亦当结客长杨媚（扬眉？）。甘泉五柞马虽下，蓝田柳市人多推。千秋以是垂今名，四海因之争心期。嗟哉凤凰今满野，有时不识如山斯。君家北海饶异略，屠肆知为非常姿。一旦匿之心胆绝，三年天下无猜疑。君今负义亦如此，得非石室山人无。揽（览？）君萧壮徒扼腕，城头击鼓乌夜呼。伟人豪士不易得，得之何患非吾徒。

寅恪案：此“友人”不显著其姓名，果为何人耶？诗云：“君家北海饶异略。”检后汉书列传伍肆赵岐传略云：“岐遂逃难四方，自匿姓名，卖饼北海市中。时安丘孙嵩年二十余，游市见岐，察非常人，停车呼与共载。岐惧失色。嵩乃下

帷，令骑屏行人，密问岐曰：视子非卖饼者，又相问而色动，不有重怨，即亡命乎？我北海孙宾石，阖门百口，执能相济。岐素闻嵩名，即以实告之，遂以俱归。藏岐复壁中数年。因赦乃出。”可知此友人之姓氏为孙也。又检陈忠裕全集壹贰三子诗稿“赠孙克咸”七古，题下附考证引王士禛“肄雅堂诗集序”（参陈田明诗纪事辛签陆“孙临”条）云：“孙先生讳临，字克咸，更字武公。少司马晋季弟。少读书任侠，与里中方密之周农父钱饮光齐名。所为诗歌古文词，流传大江南北。崇祯末，流贼蹂楚豫，阑入蕲黄英蓼间，皆为战场，皖当其冲。先生渡江走金陵，益散家财，结纳奇材剑客，与云间陈大樽夏瑗公徐复庵三君厚善。大樽赠先生诗曰孙郎磊落天下才云云。著其事也。”复证以河东君及卧子诗并阮亭序所言任侠尚武之事，则此孙姓友人恐非克咸莫属。又戊寅草中有“剑术行”一篇，神释堂诗话极称赏之，今录其诗于下，并可参陈忠裕全集拾属玉堂集“剑术行”。依陈诗题下案语，以为或是赠方密之之作。鄙意杨陈两诗题目既同，时间相近，不知是否俱为赠孙氏之作。或由孙氏转致密之，亦未可知。姑存此疑案，以待参究。

戊寅草“剑术行”云：

西山狐鸟何纵横，荒陂白日啼鼯声。偶逢意气苍茫客，须眉惨淡坚层冰。手无风云但悍疾，

挟我双骑西南行。未闻马上言龙骧，已见门前悬弓戟。拂衣欲走青珊瑚，瀕洞不言言剑术。须臾树杪雷电生，玄猿赤豹侵空冥。寒锋例景不可识，阴崖落木风悲吟。（“吟”一作“鸣”。）吁嗟变化须异人，时危剑器摧石骨。我徒壮气满天下，广陵白发心惻惻。视此草堂何为者，雄才大略惟愁疾。况看举袖辰时移，海童江妾来迟迟。杰如雄虺射婴茀，矫如胁鹄离云倪。萃如列精俯大壑，翁（翳？）如匹练从文狸。奇鸬孤鸮眼前是，阴云老鹤徒尔为。丈夫虎步兼学道，一朝或与神灵随。独我慷慨怀此意，对之碑兀将安之。

复次，河东君“赠友人”诗之“友人”果为孙克咸者，则孙氏尚有与葛嫩一重公案，余怀板桥杂记述之颇详，因附录之。且因澹心此条涉及杨龙友事，而龙友节义文艺皆可流传，今日因孔尚任桃花扇传奇于龙友为人颇多诬诋，遂致论人论世皆乖史实。兹以其与卧子辈及松江有关，故余氏所记涉及龙友者，亦不删略，庶几可杜浅识悠悠之口云尔。

余澹心怀板桥杂记中丽品门“葛嫩”条云：

葛嫩字蕊芳。余与桐城孙克咸义最善。克咸名临，负文武才略，倚马千言立就，能开五石弓，善左右射。短小精悍，自号飞将军。欲投笔磨盾，对狼居胥。又别字武公。然好狭邪游，纵酒高歌，其天性也。先昵朱市妓王月，月为势家

夺去，抑郁不自聊。与余闲坐李十娘家，十娘盛称葛嫩才艺无双，即往访之。阑入卧室，值嫩梳头，长发委地，双腕如藕，面色微黄，眉如远山，瞳人点漆。教请坐。克咸曰：此温柔乡也，吾老是乡矣。是夕定情，一月不出，后竟纳之闲房。甲申之变，移家云间，间道入闽，授监中丞杨文聪事。兵败被执，并缚嫩，主将欲犯之。嫩大骂，嚼舌碎，含血啐其面。将手刃之。克咸见嫩抗节死，乃大笑曰：孙三今日登仙矣。亦被杀。中丞父子三人同日殉难。

崇祯十二年十三年间河东君之踪迹，更可于汪然明所刊河东君湖上草及尺牋两书中得其梗概。今北京科学院藏柳如是湖上草并尺牋钞本后附载：

汪然明以柳如是尺牋并湖上草见贻，口占二绝。

汪郎元是有情痴，一卷投来湖上诗。脱尽红闺脂粉气，吟成先吊岳王祠。

谪来天上好楼居，词翰堪当女状头。三十一篇新尺牋，篇篇蕴藉更风流。

甲申冬日仙山渔人林云凤题于携李归舟。

（寅恪案：佚丛甲集牧斋外诗附柳如是诗载南戒跋语，称孙龙尾钞本，卷尾有“武陵渔人”一跋，并附此跋。但“武陵渔人”与此“仙山渔人”即

林云凤者当非一人。)

右二种原本藏城南徐子晋家。

寅恪案：此为汪然明刊行河东君湖上草及尺牋之确证。瞿氏铁琴铜剑楼所藏，虽湖上草与尺牋合为一册，但无此附录，当是从来传钞所删遗也。此两书中，尺牋一种实为最有价值之史料，惜钞本多脱误，不易通解之处颇不少。杭州高氏藏有明刻本湖上草及汪然明尺牋，寅恪未得亲见，闻上有“曾在旧山楼”印，然则此本乃虞山赵次侯宗建家旧物也。（参叶昌炽藏书纪事诗柒。）据云，湖上草为写刻，尺牋则宋体字，但皆有讹误脱漏之处，故间接转托校讎外，仍依诸钞本，并参王秀琴女士胡文楷君编选之“历代名媛书简”本移录，略附鄙见，为之葺补。兹仅能择其资考证饶趣味者论释之。至湖上草诸诗原文具在，读者可自得之，不必多论。其有关考证者，亦于诠释尺牋及他处言及之，不复重赘，惟缀数语并择录最佳之作数首，俾见河东君当日行踪交游之一二而已。

关于林氏事迹，同治修苏州府志捌柒长洲林云凤传引徐晟存友札小引云：“崇祯间以诗名吴中。其诗稳顺声势，格在中晚间，不为一时钟谭所移。年八十余卒。”又初学集拾崇祯拾崇祯诗集陆“乙亥中秋吴门林若抚胡白叔二诗人引详琴之礼，劝破诗戒，次若抚来韵四首”，东山酬和

集貳牧翁“六月七日迎河东君于云间，喜得有述”四首中第壹第貳第叁首后附有林云凤若抚和章，有学集貳秋槐诗支集“宴新乐小侯于燕誉堂，林若抚徐存永陈开仲诸词人并集”诗，同书钱遵王注本伍絳云余烬集下“林若抚挽词”，列朝诗集丁壹叁唐时升诗中“咏雁字”二十四首序云“郡人林若抚所赋‘雁字’十首，讽咏久之，清婉流丽，姿态横生，飘飘有凌云之思”，明诗综柒壹选录林云凤诗三首并附录诗话一则，徐鉉本事诗柒选林氏“鞋杯行”、“虎邱宴集观女郎蹴鞠行”、“阳澄湖舟在观众女郎沐发歌”及“陈保御席上赋得相逢行，赠白小姬”等四首，吴伟业梅村家藏稿柒“梅花庵话雨，同林若抚联句”，毛晋和友人诗卷内有林氏“酒蕈”诗及子晋所作“丁亥六月望日若抚七十初度”诗，程嘉燧耦耕堂存稿诗中载“山庄逢林若抚话旧次韵”及“泛湖和林若抚韵”，黄宗羲思旧录“林云凤”条，均可供参考。

河东君与汪然明尺牋共为三十一通，观林云凤“三十一篇新尺牋”之句可以为证。王秀琴女士胡文楷君编选历代名媛书简肆柳是致汪然明书共三十通，即钞自瞿氏所藏者，盖误合第捌第玖两简为一通也。其后又载柳是寄钱牧斋书一篇，下注云：“清代名人情书。”柳是此书最初由来尚未能考知，但观其内容，事实乖谬可笑，且词旨鄙俗，读之令人作呕，必是伪撰无疑，今竟与致汪

然明尺牋共列选中，何厚诬河东君之甚？此不得不为之辨明者也。

兹先论河东君致汪然明尺牋最后一简，即第叁壹通，以其关涉汪氏刻行此书之年月故也。其文云：

尺素之至，甚感相存。知虞山别后，已过夷门，延津之合，岂漫然耶？此翁气谊，诚如来教。重以盛心，引示明愷。顾惭菲薄，何以自竭。惟有什袭斯言，与怀俱永耳。武夷之游，闻在旦夕，杂佩之义，于心阙然。当俟越橐云归，或相贺于虞山也。应答小言，已分嗤弃，何悟见赏人通人，使之成帙。非先生意深，应不及此。特有远投，更须数本，得飞桨见贻，为感！非渺诸惠，谢谢。四箴草完，不尽。

寅恪案：汪氏春星堂诗集肆闽游诗纪第壹题为“暮春辞家闽游。”又此集首载崇祯辛巳中秋闽漳王志道所撰序云：“其少也，尝散千金以济游客，客遂侠之。”故知书中所谓“武夷之游”即指然明赴闽访林天素之行。此行开始于崇祯十四年辛巳暮春，河东君既言“闻在旦夕”，则河东君复此书时恐既在是年三月间也。所可笑者，然明此行本专为访觅林天素，但天素终未能与之偕归西湖。

河东君“当俟越橐云归，或相贺于虞山”之言

盖有双关之意，一为然明自闽返时己身或已归虞山钱氏，二为然明或与天素同至虞山，故可相贺，词旨殊为微妙。惜然明此行空劳往返，是其“天福”即艳福（见第叁章论牧斋“采花酿酒歌”）远不及牧斋也。后来李笠翁渔作“意中缘”剧曲，以杨云友配董玄宰，林天素配陈眉公，游戏之笔，殊有深意，（陈文述兰因集下载汪端“翁大人重修西湖三女士墓诗”之三“轻薄烟缘说意中”句下自注云：“李笠翁撰意中缘，以云友配董香光，谬论也。”寅恪案：自然好学斋主人混合文学想像与历史事实为一事，未免过泥矣。）然不及柳如是配钱牧斋，林天素配汪然明，更为理想之因缘。此点笠翁亦未尝不知，不过当时尚有避忌，不便公然形诸纸墨，其中间有关涉然明者则以“江怀一”或“江秋明”之假名代之，实不得已也。（寅恪案：春星堂集伍梦香楼集中载有李渔次韵然明诗七绝四首，但今检笠翁集中与然明有关之诗词，惟卷伍“元宵无月，次在汪然明封翁韵，时座有红妆”五律一首及卷陆“清明日汪然明封翁招饮湖上，座皆名士，兼列红妆”七律一首，其第贰句云：“园在西陵不系舟。”自注云：“舟名不系园。”又卷捌行香子词一阕题为“汪然明封翁索题王修微遗照”等，至汪氏梦香楼集附载之诗则未见也。又牧斋外集贰伍有顺治十八年辛丑夏日所作“李笠翁传奇戏题”一篇可供参

证。若曲海提要贰壹“意中缘”条所考，则颇疏略，殊不足取也。）

笠翁此书请黄媛介作序，盖以皆令与戏中女主人类似之故。黄序自写其身世之感，辞旨颇佳。此书卷上复载“禾中女史（卷下作“闺史”）批评”之语。媛介为嘉兴籍，“禾中女史”或“闺史”自是皆令。其第捌出“先订”中林天素答董思白谓：“真正才子也，不必定以姿貌见长。”批云：“此至论也，非千古第一佳人口中说不”及第贰壹出“卷帘”中述求画人流言谓有男子于帘内代笔，欲卷帘面试。批云：“余少年时亦受此谤，然坚持不动，彼亦无奈我何。只此一”节，稍胜云友，索书画者颇能谅之。”皆有关媛介身世之感者，至“卷帘”一批，则颇为可笑。夫慧林之容貌姿致，虽不及顾媚陈沅，然必远胜“阿承丑女”，（寅恪案：吴伟业梅村诗话“黄媛介”条云：媛介和余“题鸳湖闺咏四首”诗。此诗出后，属和者众。妆点闺阁，过于绮靡。黄观只〔涛〕独为诗非之，以为媛介德胜于貌，有阿承丑女之名，何得言过其实？此言最为雅正云。）不妨任人饱看，皆令何可持闺门礼法以自矜尚，而傲视云道人耶？评语更有可注意者，即“卷帘”出中述杨云友欲为黄天监捐官事。批云：“因妻得官，乃云友良人之实事。杭人无不知之。”则为辑云道为逸事者所不及知。故特标出

之，以供后来为“林下风”作传者之参考。

更有可怪者，徐树敏钱岳选众香词里有成岫词三阕，其小传略云：

成岫字云友，钱塘人。性爱云间董宗伯书画画意，临摹多年，每一着笔，即可乱真。今妩媚而失苍劲者，皆云友作也。年二十二，尚未有偶。戊子春，董宗伯留湖上，见云友所仿书画甚伙，自不能辨。后得征士汪然明言其详，即为蹇修，遂结缡于不系园。云友归董之后，琴瑟静御，俱谱入意中缘传奇。有慧香集。

寅恪案：徐钱所据不知何书，今止就所述两事言之即见其妄。一为董其昌为万历十六年戊子举人，十七年己丑进士，（见嘉庆修松江府志伍肆董其昌传及同书肆伍选举表“明举人，万历十六年戊子科”条。）在此以前玄宰声名尚未甚盛，书画亦何能为人模仿如此之多？二为汪然明造不系园湖舫在天启三年癸亥，（见春星堂集壹不系园集汪氏自记。）上距万历戊子为三十五年，董成二人岂得预先于尚未造成之舟中结缡？谬误殊甚。此殆后人读芥子园意中缘剧曲，不解所述玄宰与云友之关系乃笠翁游戏之笔，竟信为实有其事，可谓天下之笨伯矣。聊附于此，以博一笑！

又河东君书中“虞山别后，已过夷门”者，“虞

山”指牧斋言，“夷门”指然明言。此处“虞山”“夷门”皆借地以指人，乃当时文字所习用。其所以用大梁之“夷门”以指然明者，盖以魏之信陵君比之。湖上草河东君“赠汪然明”诗有“论到信陵还太息”及与汪然明尺牋第叁通有“先生之侠”等句，可与春星堂诗集肆闽游诗纪王志道序称然明“散千金济游客，人遂侠之”、同书伍遗稿（原注：“又“名松溪集”）“壬辰初冬游嘉禾，饥寒之客云集，遂售田二十一亩分应之。腊月得次儿信，差足自慰。因述禾中感遇，补诗八章”其二云“萧条岁暮动行旌，犹集南宫感送迎。（自注：“南宫祠在嘉兴南门内。”）时俗不堪谈雅道，新诗偏喜见多情。但看此时趋炎热，有愧当年负宿名。莫问胸中怀鬼磊，炼师提酒向予倾”（自注：“余别南宫〔祠〕杨世功袖黄皆令诗笺云：谁识君家唯仗侠，空囊犹解向人倾。时炼师曹朗元携酒饯别，感赋，次皆令韵。”）及同书叁西湖韵事“重修水仙庙记”云“二三女校书焚香擘笺，以诗画映带左右，而余以黄衫人傲睨其间”，（寅恪案：此处“黄衫”二字虽与“布衣”同义，但上文有“二三女校书”之语，则然明实暗以“黄衫客”自居也。）并林天素“柳如是尺牋小引”目然明为“黄衫豪客”等诗文相印证，非谓牧斋于鸳湖别河东君后遂至开封也。据此颇疑牧斋于崇祯十四年二月在杭州或与然明会见，在杭盘桓

游赏之后，二月末即往游黄山，三月廿四日过钓台，复经杭州嘉兴返常熟。（见初学集壹玖东山诗集贰“过钓台有感”、列朝诗集西壹叁上程孟阳“次牧斋题壁”诗及陈忠裕全集壹肆三子诗稿“孟夏一日禾城过钱宗伯，夜谈时事。”等。）

检春星堂集肆“闽游诗纪”有“夏前一日至闽浙分疆”七律。据郑氏近世中西史日表，崇祯十四年辛巳三月廿六日立夏。综合钱汪两氏游踪之时日先后推计，则然明作书致河东君时牧斋尚未由黄山返西湖，可断言矣。若牧斋游黄山前得遇然明于杭州之假定果为事实，则牧斋必请然明力为劝说河东君，而然明亦欲在未赴闽之前了此一重公案也。顾云美“河东君传”云“君至湖上，遂别去，宗伯使客购之乃出”，此客为何人虽不能确知，然必非然明，因是时然明已赴闽，不能负此使命。其人既非然明，而又能往松江说河东君者，则恐不外然明之挚友冯云将之流。（见下论尺牋第叁拾通。）钱柳因缘之完成然明为最有力之人，顾氏作传时距然明之卒固已甚久，（然明卒于清顺治十二年乙未七月。见有学集叁贰汪然明墓志铭。）至若冯云将，则其卒年未能考知。据有学集伍绛云余烬集下有“寿冯云将八十”诗二首，为顺治十一年甲午所作，又牧斋尺牋上“与宋玉叔书”言云将年八十七，（见下论尺牋第叁拾通。）为顺治十八年辛丑所作，下数至康熙三

年甲辰，即河东君之卒年，云将若尚存者其年为九十岁，云美作传当又在其后。云将恐无此老寿，谅已先卒，顾氏犹不显著其姓名，殊未知何故。徐树敏钱岳所选之众香词书集乐队柳是传，其中所言不尽翔实，但谓“虞山见而异之，得汪然明言其详”，则甚符合当时真相也。

第四章 河东君过访半野堂及其前后之关系（二）

河东君尺牋首载三山林雪天素书于翠雨阁之小引，词旨佳妙，特全录之。其文云：

余昔寄迹西湖，（寅恪案：林天素之游西湖，当在天启元年辛酉，不久即归闽。此据春星堂诗集叁梦草董其昌题词、然明自撰“幽窗纪梦”诗并序，及诗后所附陈继儒“纪梦歌跋”等所推定。但春星堂诗集贰“湖上逢方若渊，同访林天素”诗列在天启三年“癸亥元旦喜晴”诗之后，则恐是后来误排耳。兹以限于讨论范围，可不详辨。）每见然明拾翠芳堤，偎红画舫，徜徉山水间，俨然黄衫豪客。时唱和有女史纤郎，（寅恪案：“女史纤郎”当指王修微而言。详见下论尺牋第贰伍通。观春星堂诗集伍遗稿“次见请假归省，感怀述事”八首之四“犹喜谭诗遇女郎”句，自注云“昔逢王〔修微〕杨〔云友〕林〔天素〕梁〔喻微〕诸女史，今遇吴岩子〔卞〕玄文黄皆令王端淑诸闺阁”之语，梁女史疑是梁喻微。见春星堂诗集贰绮咏“秋日湖上逢燕姬梁喻微。初冬寄怀”七绝七首及“湖上送梁喻微之广陵”七绝一首。至于同书肆闽游诗纪“梁夷素女史画西湖六

桥景，余携游三山，孙凤林学集宪见而爱之，余因题三绝以赠”七绝三首之梁夷素乃梁孟昭。孟昭本末载记颇详，但陈文述西泠闺咏玖“武林咏梁夷素”诗序略云：“夷素名孟昭，武林女子。茅鹿门孙修撰见沧子九成妇。著墨绣轩诗善画。陈眉公比之天女花云孙锦，非人间所易得。”寅恪以为胡文楷君历代妇女著作考陆引王端淑名媛诗纬梁孟昭条，并吴振棫杭郡诗续辑肆壹，阮元两浙輶轩录肆拾中有梁孟昭诗。梁孟昭字夷素，著有墨绣轩集，乃茅瓚孙九仍室。孟昭弟次辰复有文名。与云伯所言大抵相同，惟云伯以九成为见沧即瓚之子，又“九仍”作“九成”，有所掺混耳。余可参胡书陆梁孟昭条引王士禄宫闺氏籍艺文考略、董绍书无声诗史柒、汤漱玉玉台画史叁、李潜之清画家诗史癸集上及施淑仪清代闺阁诗人征略壹等。兹有一问题，即依据汪诗自注，“女史”于“闺阁”之界说明白如此，“纤郎”之称“女史”，固自应尔。若梁孟昭，何以亦称“女史”？岂“女史”“闺阁”并举，与单独称“女史”，其定义有所不同耶？俟考。又第叁章论陈卧子满庭芳词，引汤漱玉玉台画史，载黄媛介画扇，钤朱文“闺秀”印，亦足资旁证。至李笠翁意中缘剧本所载黄皆令评语，其卷上作“禾中女史”，卷下则改为“禾中闺史”，当是笠翁先用“女史”之称，后始悟其不妥，故又改为“闺史”。李氏初以皆令

为“禾中女史”者，盖与徐鉉本事诗“王士禎”条所载王渔洋题黄皆令扇诗，目媛介为“秋娘”，正复相类也。关于皆令之身份问题，俟后论之。今见神州国光社影印海虞邵氏家藏柳如是花鸟着色绢本，其署款为“如是女史柳是作于绛云楼”。若河东君适牧斋后，居绛云楼时尚自称“女史”，似有未便，殊为可疑。此殆第叁章论河东君书法，引翁同和瓶庐诗稿柒“漫题河东君画”所谓“题尤不伦”者。假使此画是贗品，则固不能依据之以讨论此问题也。其他可参下文论“纤郎”节。）人多艳之。再十年，余归三山。（寅恪案：春星堂诗集肆闽游诗纪有“福州访林天素，知己移居建宁，赋怀十首”之题。董其昌容台集诗集贰“赠林天素”诗云：“铸得干将剑，遥呈剑客看。”又同集肆“题林天素画”云：“铸得干将剑呈剑客。”皆用晋书叁陸张华传延平津合剑之典，当因天素为福建人之故。但天素移居建宁，或与延平有关，今未能详知。董集乃清代禁书，世不多见，兹附记于此，以备参证。）然明寄示画卷，知西泠结伴，有画中人杨云友，人多妒之。今复出怀中一瓣香，以柳如是尺牋寄斜索叙。瑯瑯数千言，艳过六朝，情深班蔡，人多奇之。然明神情不倦，处禅室以致散花，行江皋而解环珮。再十年，继三诗画史而出者，又不知为何人？总添入西湖一段佳话，余且幸附名千载云。

然则然明之刊此尺牋实在崇祯十四年暮春以前，故先由杭州寄示林天素索叙。其第叁拾通乃河东君于崇祯十三年庚辰在牧斋家时所寄者。

（详见下文。）今第叁壹通云：“应接小言，使之成帙。特有远投，更须数本。”则是然明于未赴闽前已将成帙之刻本寄与河东君，否则河东君不能更向然明索取数本也。由此观之，然明初刻为尺牋实止于崇祯十三年末，其数共为三十通，此第叁壹通乃河东君于崇祯十四年暮春以后所寄者，汪氏遂取此间附于前所刻三十通之后。以意揣测，此附刻之时间当在然明于崇祯十五年壬午夏间自闽返杭后所为，其时距河东君与牧斋结缡不久。此简有“此翁气谊，诚如来教。重以盛心，引示明恺。顾惭菲薄，何以自竭。惟有什袭斯言，与怀俱永耳”之语，可知然明原函必多代牧翁劝说之辞。今好事既成，故取河东君允答之札附于其后，不仅以之作跋可以结束一段因缘，且用以庆贺己身介绍此段美满因缘之成功也。然明用意殊深妙矣。

复次，袁思亮君题高野侯藏河东君与汪然明尺牋及湖上草念奴娇词后附记云：“柳如是与汪然明尺牋及湖上草各一卷，如是归钱牧斋后，然明刊之，以数十册寄牧斋，牧斋拉杂摧烧之，并求其板毁焉。”今观第叁壹通及第叁拾通所云“弟小草以来，如飘丝雾，黍谷之月，遂蹶虞山，南

宫主人，倒屣见知，羊公谢传，观兹非渺”，皆盛称牧斋之美，则牧斋不应因妒发怒作斯焚琴煮鹤之举。未识袁兄何从得此异说，惜其久归道山，不能面询，殊为憾事也。

综观此尺牋全部，不仅辞旨精妙，可供赏玩，其中所言足以间接证知当日社会情状者亦复不少。今不能一一考释，唯取关于河东君身世飘零之感及归宿选择之难者略申论之，其他诸端间亦有所涉及，然非主旨所在也。他日倘有好事者取其全文精校而详释之，则非独可以赏奇文、资谈助，更或于一代史事之研治不无裨益欤？

尺牋第壹通云：

湖上直是武陵溪，此直是桂栋药房矣。非先生用意之深，不止于此。感甚！感甚！寄怀之同，乃梦寐有素耳。古人云：“千里犹比邻。”殆不虚也。廿八之订，一如台命。

寅恪案：书中“此直是桂栋药房”，即指崇祯十二年春间河东君游杭州时然明所借居之处。据东山训和集贰牧翁“横山汪氏书楼”云：“人言此地是琴台，小院题诗闋绿苔。妆阁正临流水曲，镜奁偏向远山开。印余屐齿生芳草，行处香尘度早梅。日暮碧云殊有意，故应曾伴美人来。”则此书楼必曾为河东君所借居，当即河东君所谓“桂栋药房”者也。牧斋此诗后复有“二月十二春分日

横山晚归作”七律一首，结句云“最是花朝并春半，与君遥夜共芳辰”，诗后并附河东君和作。此和章初学集不载。或者河东君之作辞意虽妙，然于花朝适值春分一点未能切合，稍嫌空泛，故遂删去耶？

“横山”见沈德潜等纂西湖志纂壹叁西溪胜迹门及光绪修杭州府志贰壹山水门（钱塘县），至痛史第贰壹种甲申朝事小纪中“柳如是小纪”附有河东君所赋“横山杂作”一首，此“横山”疑是河东君所居松江横云山之简称，未必即指杭州西溪名胜之“横山”。（可参与汪然明尺牋第贰捌通。）河东君此诗最初出处未详，绎其语意如“只此时名皆足废，宁须万事折腰忙”等句，颇不合河东君身份，甚为可疑，且其他诸句亦多不可解者。此诗是否真为河东君所作殊不能决定也。

尺牋第贰通云：

早来佳丽若此，又读先生大章，觉五夜风雨凄然者，正不关风物也。羈红恨碧，使人益胜情耳。少顷，当成诗一首呈教。明日欲借尊舫，一向西泠两峰。余俱心感。

寅恪案：河东君此札之主旨乃向然明借舫春游。关于然明西湖游舫一事，实为当日社会史之重要材料，今汪氏全集中诗文具在，不必详引，仅略述梗概，并附记末乱后汪氏游舫之情况，聊

见时代变迁，且志盛衰兴亡之感云尔。

春星堂集壹载汪然明小传云：

制画舫于西湖。曰不系园。（寅恪案：春星堂诗集壹“不系园记”略云：“〔天启三年〕癸亥夏仲为云道人筑净室，偶得木兰一本，斫而为舟，四越月乃成。计长六丈二尺，广五之一。陈眉公先生题曰不系园。佳名胜事，传异日西湖一段佳话。”）曰随喜庵。（寅恪案：春星堂诗集壹随喜庵集崇祯元年花进题词略云：“余昔携不系园，有九忌十二宜之约。时骚人韵士，高僧名姝，啸记骈集。董玄宰宗伯颜曰随喜庵。”）其小者，曰团瓢，曰观叶，曰雨丝风片。

及同书伍遗稿“自嘲并示儿辈”八章之五“画舫无权逐浪浮”句下自注云：

余家不系园，乱后重新，每为差役，不能自主。

可知然明之西湖游舫颇多，有大小两类，河东君所欲借者当是团瓢观叶或雨丝风片等之小型游舫也。

观春星堂诗集壹不系园集黄汝亨代然明所作“不系园约款”十二宜中名流高僧知己美人等四类人品之条，以河东君之资格，其为“美人”自不待言，“知己”则河东君与汪然明之情份，即就此尺牋三十一通观之已可概见。其第伍通略

云：“嵇叔夜有言，人之相知，贵济其天性。今以观先生之于弟，得无其信然乎？”及第捌通云：“嗟乎！知己之遇，古人所难。自愧渺末，何以当此？”尤足为例证。夫“知己”之成立往往发生于两方相互之关系，由此言之，然明固是河东君之知己，而谓河东君非然明之知己亦不可也。“名流”虽指男性之士大夫言，然河东君感慨激昂，无闺房习气，（见上引宋徵璧“秋塘曲”序。其与诸名士往来书札，皆自称弟。见与汪然明尺牋。）又喜着男子服装，（见上引顾苓“河东君传”。）及适牧斋后，如牧斋遗事“国初录用耆旧”条略云：“河东君侍左右，好读书，以资放诞。客有挟著述愿登龙门者，杂沓而至。钱或倦见客，即出与酬应。客当答拜者，则肩筠舆，代主人过访于逆旅，竟日盘桓，牧斋殊不芥蒂。尝曰：此吾主弟，亦良记室也。戏称为柳儒士。”然则河东君实可与男性名流同科也。至若“高僧”一目，表面观之似与河东君绝无关系，但河东君在未适牧斋之前即已研治内典，所作诗文，如与汪然明尺牋第贰柒第贰玖两通及初访半野堂赠牧翁诗（见东山酬和集壹），即是例证。牧斋有美诗云：“闭门如入道，沉醉欲逃禅。”（见东山酬和集壹。）实非虚誉之语。后来因病入道（见有学集壹叁“病榻消寒杂咏”诗“一翦金刀绣佛前”及“鸚鵡疏窗书语长”为河东君入道

而作二首。至河东君入道问题，俟后论之，兹不涉及。）则别为一事，可不于此掺混论及。总而言之，河东君固不可谓之为“高僧”，但就其平日所为超世俗、轻生死两端论之，亦未尝不可以天竺维摩诘之月上、震旦庞居士之灵照目之，盖与“高僧”亦相去无几矣。故黄贞父约款关于人品之四类，河东君一人之身实全足以当之而无愧。汪氏平生朋好至众，恐以一人而全具此四类之资格者必不多有。当崇祯十二年春间林天素已返三山，杨云友亦埋骨西泠，至若纤郎即王修微则又他适，然明诸游舫若舍河东君而不借，更将谁借耶？

列朝诗集闰肆选王修微关于不系园诗一首（春星堂诗集壹不系园集作“寄题不系园”），兹附录之，以供谈助。

“汪夫人以不系园诗见示，赋此寄之”云：

湖上选名园，何如湖上船。新花摇灼灼，初月戴娟娟。牖系光能直，帘钩影乍圆。春泓千障晓，梦借一溪烟。虚阁延清入，低栏隐幕连。何时同啸咏，暂系净居前。

寅恪案：汪钱两氏所录同是一诗，而其题文略异者，盖经然明删换。牧斋所选之诗其题当仍因旧文，惟“夫人”二字其原文疑作“然明”二字耳，此二字之改易殆由修微适许霞城后有所不便

之故耶？其实汪然明之夫人虽不如刘伯玉妻段氏兴起风波，危害不系园之津渡，但恐亦不至好事不惮烦而寄诗与修微也。故作狡狴，欲盖弥彰，真可笑矣。

复次，丁氏武林掌故丛编本不系园补遗载蒙叟“寄题”七律二首，今检有学集叁夏午集“留题湖舫”，（自注：“舫名不系园。”）文字悉同。其诗云：

园以舟名世所稀，舟名不系了无依。诸天宫殿随身是，大地烟波瞥眼非。净扫波心邀月驾，平铺水面展云衣。主人欲悟虚舟理，只在红妆与翠微。

湖上堤边舫棹时，菱花镜里去迟迟。分将小艇迎桃叶，遍采新歌谱竹枝。杨柳风流烟草在，杜鹃春恨夕阳知。凭栏莫漫多回首，水色山光自古悲。

寅恪案：湘刻丛睦汪氏遗书本春星堂诗集壹不系园集删去“蒙叟”二字，当是然明裔孙簠所为。至同书伍梦香楼集中牧翁所赋“眉史春睡歌”（寅恪案：此诗有学集未载，但牧斋外集壹有“为汪然明题沈宛仙女史午睡图”。作“沈”不作“张”，殊可注意。又诗中亦有数字不同，殆由辗转传钞，致有歧异。又梦香集中女主人张宛仙步然明韵四首之二云：“风韵何如半野堂。”殊可

笑。并附记于此。)下题撰人之名为“虞山”，是否后来改易，今未见他刻，不敢决言。坊间石印狄平子葆贤平等阁藏江左三大家诗画合璧，内有（康熙二年）癸卯三月十又日龚芝麓鼎孳所书此题第貳首，但未明著何人所作。兹附论及之，以免他日误会。牧斋两诗皆佳，盖特具兴亡之感，非泛泛酬应之作也。第貳首尤妙。“杨柳风流烟草在，杜鹃春恨夕阳知”一联即指河东君而言，下句兼用李义山诗集壹“锦瑟”诗“望帝春心托杜鹃”句及秦少游淮海词踏莎行“郴州旅舍”词“杜鹃声里斜阳暮”句之两出处。牧斋此诗固赋于清顺治七年庚寅，实涉及河东君明崇祯十一、十二、十三等年间游寓西湖之往事，悲今念昔，情见乎词，而河东君哀郢沉湘之旨，复楚报韩之心，亦可于此窥见矣。

又周亮工赖古堂尺牋新钞肆载汪汝谦与周靖公书云：

人多以湖游怯见月诮虎林人，其实不然。三十年前虎林王谢子弟多好夜游看花，选妓征歌，集于六桥。一树桃花一角灯，风来生动，如烛龙欲飞，较秦淮五日灯船，尤为旷丽。沧桑后，且变为饮马之池，昼游者尚多蜩缩，欲不早归不得矣。

寅恪案：然明此书可与前引其“自嘲”诗“画舫无权逐浪浮”句下自注相参证。盖清兵入关，驻

防杭州，西湖胜地亦变而为满军戎马之区，迄今三百年犹存“旗下”之名。然明身值此际，举明末启祯与清初顺治两时代之湖舫嬉游相比论，其盛衰兴亡之感自较他人为独深。吁！可哀也已。

尺牋第叁通云：

泣蕙草之飘零，邻佳人之迟暮，自非绵丽之笔，恐不能与于此。然以云友之才，先生之侠，使我辈即极无文，亦不可不作。容俟一荒山烟雨之中，直当以痛哭成之耳。

尺牋第陸通云：

弟欲览草堂诗，乞一简付。诸女史画方起，便如彩云出衣。至云友一图，便如濛濛渌水，伤心无际。容假一二日，悉其灵妙，然后奉归也。

寅恪案：上录河东君两札，当是然明欲倩河东君为杨慧林作题跋哀悼一类之文辞，故云道人画册，遂在河东君西湖寓所供其披览。河东君因更向然明索其前后为云友所作诸诗，以为资料。“草堂诗”者，春星堂诗集之简称，即指然明所作诗而言，盖春星堂之命名，即取杜少陵“春星带草堂”之句也。（见杜工部集玖“夜宴左氏庄”。）至关于云友之材料大都见于春星堂诗集中，而听雪轩一集尤专为云友而作者，汪氏诗文具在，兹不必烦引，仅节录董香光一人题语于后，亦足见“林下风”之艺事为一代画宗所倾服，

至于此极也。

春星堂诗集叁听雪轩集首载题词两条（第壹条可参董玄宰其昌容台集文集陆“〔题〕林下风画”条）略云：

山居荏苒几三十年，而闺秀之能为画史者，（寅恪案：董集此句作“乃闻闺秀之能画史者。”）一再出，又皆著于武林之西湖。初为林天素，继为杨云友。（寅恪案：董集“杨云友”作“王友云”。）然天素秀绝，吾见其止；云友澹宕，特饶骨韵。假令嗣其才力，殆未可量。（崇祯二年）己巳二月望董其昌书。（寅恪案：董集无“己巳”下九字。）

又略云：

今观此册山水小景，已涉元季名家蹊径。乃花鸟写生，复类宋时画苑能品诸人伎俩。虽管仲姬亲事赵之敏，仅工竹石，未必才多乃尔，而生世不谐，弗获竟其所诣。可怜玉树，埋此尘土，随西陵松柏之后，有汪然明者，生死金汤，非关惑溺。珍其遗迹，若解汉皋之珮；传之同好，共聆湘浦之音。可谓一片有心，九原知己。慎勿以视煮鹤之辈也。

尺牋第肆通云：

接教并诸台颺，始知昨宵春去矣。天涯荡子关心殊甚。紫燕香泥，落花犹重，未知尚有殷勤

启金屋者否？感甚？感甚？刘晋翁云宵之谊，使人一往情深，应是江郎所谓神交者耶？某翁愿作交甫，正恐弟仍是濯缨人耳。一笑！

寅恪案：此札所言共有三端，一为自述身世飘零之感，二为关于刘晋卿即刘同升者，三为拒绝愿作郑交甫之“某翁”。请依次论之。

河东君谓“昨宵春去，关心殊甚”，然“殷勤启金屋者”尚未知有无其人，则飘零之感，哀怨之词，至今读之犹足动人，何况当日以黄衫侠客自命之汪然明乎？宜汪氏屡为河东君介绍“启金屋者”。虽所介绍之人往往不得河东君之同意，但天壤间终能得一牧斋以为归宿，是亦可谓克尽其使命，不负河东君之嘱望矣。此三十一通尺牘中关于此点者亦颇不少，兹依次择其有趣可考者略论述之，至于不同意或同意之差别及其是非则不置可否，因与所欲考论之主旨无关也。

据明史贰壹陸刘应秋传附同升传略云：

同升字锦卿，〔江西吉水人。〕崇祯十年殿试第一。庄烈帝问年几何？曰：五十有一。帝曰：若尚如少年，勉之。授翰林修撰。杨嗣昌夺情入阁，何楷林兰友黄道周言之，俱获罪。同升抗疏，帝大怒，谪福建按察司知事。移疾归。

知晋卿在崇祯十二年己卯春间，即河东君作此书时，其年为五十三。河东君以“翁”称之者，

未必指其年老，不过以“翁”之称号推尊之耳。盖晋卿与陈卧子同为崇祯十年丁丑科进士，同出黄石斋之门，而晋卿为是科状头。晋卿固从卧子及然明处得知河东君，河东君亦以晋卿为卧子同科之冠首，亟欲一窥知其为何如人，其才学果能出卧子之上与否也。然明必已深察柳刘两方之意，乐于为之介绍。湖上草载有“赠刘晋卿”七律一首，当即作于此时。

尺牋第拾通云：

行省重臣忽枉琼瑶之答，施之蓬户，亦以云泰。凡斯皆先生齿牙余论，况邮筒相望，益邮远怀耶？

此札乃河东君离去西湖归家后接然明转寄晋卿训答前所赠诗，因遂作书以谢然明之厚意也。“行省重臣”自是指晋卿言，但以贬谪如此末秩之人而称之为“行省重臣”，殊为不伦。然亦不过通常酬应虚誉之语，未可严格绳之也。晋卿著有锦鳞集，江西通志壹佰玖艺文略谓此集四卷，一作十八卷，其四卷本或是初作，十八卷本或是续编。明诗综柴肆及江西诗征陆叁虽皆选录晋卿之诗，但均无与柳汪陈诸人往来之作，故河东君与刘晋卿之关系亦无从详考。至晋卿此时所在地当是其福建任所。据春星堂诗集肆闽游诗纪“崇祯青云桥”七绝题下注云：“桥为柴连生大令重兴，有刘晋卿太史碑记。”是然明于崇祯十四

五年间游闽时同升已移疾归，否则然明此行所作诸诗其中必有与刘氏相见酬和之作也。考

明实录怀宗崇祯实录壹壹略云：

崇祯十一年秋七月庚戌翰林院修撰刘同升、编修赵士春各疏救黄道周，劾杨嗣昌。寻谪道周江西知事，刘同升福建知事，赵士春简较。

及黄石斋道周黄漳浦集肆壹五言律“何玄子〔楷〕刘晋卿〔同升〕招景之〔士春〕同发舟，迟久不至。四章”云：（诗略。）

同书卷首洪思撰黄子传（参同书卷首传谱补遗蔡世远撰黄道周传）略云：〔先生〕以疏论杨嗣昌陈新甲谪官，黜为江西布政司都事。未任。

又陈忠裕全集玖湘真阁集“送同年赵太史（寅恪案：此诗题下考证谓即赵士春。）谪闽中二首”云：

（诗略。）

然则石斋本人及其诗题中所指贬谪诸人，除何氏未详外（参明史贰柒陸何楷传），石斋实未到任，而刘赵二氏则皆赴官也。“愿作郑交甫”之某翁今不易考知其为人，恐是谢三宾。河东君谓“正恐弟仍是濯缨人耳”，此“濯缨人”之语乃借用楚辞“渔父”中“渔父莞尔而笑，鼓枻而去。歌曰：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等句之意，盖

谓己身将如渔父“鼓枻而去”，即乘舟离西湖他往也。河东君既自比渔父，是亦以“某翁”比屈原。考谢三宾以临军登莱之役，干没多金，甚招物议，幸于崇祯八年丁父忧归，得免黜谪，遂遨游山水，结庐西湖，放情声色，聊自韬晦。（详见下论。）当崇祯十二年己卯春河东君游武林时，象三亦在杭州，故“某翁”之为谢氏实有可能。其以灵均比象三，固不切当，但观下引第贰伍札以王谢佳儿拟陈卧子，同一例证，不须过泥也。后来河东君于崇祯十三年庚辰冬次韵答牧斋冬日泛舟诗（见东山酬和集壹）云“汉珮敢同神女赠”，倘使此“某翁”得见之，其羞怒又当何如？一笑！

抑更有可论者。翁方纲苏诗补注贰“常润道中，有怀钱塘，寄述古”五首之二“去年柳絮飞时节，记得金笼放雪衣”条（参赵德麟侯鯖录柒“豪守侯德裕侍郎藏东坡一帖”条，并覃溪天际乌云帖考壹及缪荃孙云自在堪笔记“覃溪天际乌云帖收藏世系表”等）略云：

予得东坡墨迹云，杭州营籍周韶知作诗。

（苏）子容过杭，（寅恪案：子容苏颂字。见翁氏天际乌云帖考。）述古饮之。韶泣求落籍。子容曰：可作一绝。韶援笔立成，遂落籍。同辈皆有诗送之。龙靓云：桃花流水本无尘，一落人间几度春。解佩暂酬交甫意，濯缨还作武陵人。固知杭人多慧也。

寅恪案：河东君尺牋以“交甫”“濯缨”二事连用，当出于龙靓之诗，用事遣辞可谓巧妙。至其所以能用此古典以拟今事者，当非直接得见东坡手迹，恐是从此帖摹刻之本或记载西湖名胜逸事诸书中间接得知耳。

尺牋第伍通云：

嵇叔夜有言：“人之相知，贵济其天性。”弟读此语，未尝不再三叹也。今以观先生之于弟，得无其信然乎？浮谈谤谣之迹，适所以为累，非以鸣得志也。然所谓飘飘远游之士，未加六翮，是尤在乎鉴其机要者耳。今弟所汲汲者，亡过于避迹一事。望先生速择一静地为进退。最切！最感！余晤悉。

寅恪案：河东君此札所言择静地以避迹一事，在其寄寓西湖然明横山别墅以后。（见前论第壹札。）河东君此时声名广播，外章闻风而来者必多为河东君所不欲睹面之人，纵有愿与睹面并相酬酢者，但其人究非理想，而又豪霸痴黠纠缠不止，难于抗拒，如谢象三之例，故更请然明别择一避迹之静地。此静地必非指汪氏横山别墅，盖汪氏之家原在杭州缸儿弄，（见春星堂诗集壹然明先生小传及遗稿后，然明曾孙师韩跋语。）河东君自不便即寓缸儿弄然明之家与其姬妾家人共处，否则河东君岂不几与崇祯十三年冬暂居牧斋家之我闻室相类耶？汪氏为己身避嫌疑

及为河东君作介绍计，处河东君于横山别墅实最适宜。然不与汪氏家人共居一处，遂亦难免于如象三辈之来扰，河东君急欲以择一静地为决进退，并有远游离去之意，其故即在于此，而当日之情势迫切不可少缓者，更可想见矣。

又牧斋有美诗（见东山酬和集壹）云：“苏堤浑倒踏，黟水欲平填。”寅恪少日读此诗颇不能解，盖“苏堤”自指西湖而言，河东君与西湖甚有关系，此上句可通，但下句以“黟水”为对文，则突兀不伦，未晓其意所至。更检钱曾初学集诗注，亦未有注释。怀蓄此疑颇久，苦无从求教于博雅通人。及垂死之年，得读河东君尺牋，并参以一笑堂集春星堂集等，始恍然大悟：“黟水”即指然明。然明为新安人，故以“黟水”目之。合此两句言之，即谓河东君寓杭州汪氏横山别墅时，因然明以求见之人必甚不少。据此札避迹以求静地之语，可知牧斋之诗殊为实录也。观然明一生所为，如为杨云友作“生死金汤”之类（见上引汪然明听雪轩集所载董其昌题词）事例不少，今于河东君亦复相同。就其中尤足称者，莫过于护惜张宛仙一端。兹并附述之，以供考证，且资谈助云尔。

春星堂诗集伍梦香楼集汪然明自序略云：

梦香楼集为眉史宛仙而成也。忆壬辰于鸳水遇之，终宴无一语，然依依不可得而亲疏远近。

座客谓西湖渐复旧观，得伊人点缀，可称西子。予唯唯。揅四绝以订之，空赋巫山一梦矣。今夏宛仙有意外之虞，来武林，予为解之。时尚有侧目者，又有私慕者。宛仙匿影不出。予一日拉同人雅集不系园，（寅恪案：前引李笠翁诗集陆“汪然明对翁招饮湖上，座列名士，兼列红妆”七律，自注云：“舟名不系园。”殆即此诗所作。但李集编列此诗于庚子后、辛丑前，实则此时然明死已久矣。其误无疑也。）致使声名益噪，游人多向予问津。不轻引入桃源者，时多戎马，恐名花为之摧残，可惜也。孟冬有文武显贵临湖上，闻而慕之。会予萧斋，有不惜明珠白璧，嘱予蹇修者。宛仙笑而谢曰：“公辈真钟情，如薄命人非宜富贵家，且何忍遽别西湖也。”闻者多病宛仙少周旋，然亦以此益高宛仙矣。乙未花朝松溪道人汪汝谦书于梦香楼。

又同书同集张宛仙和诗序略云：

予昔于鸳水遇然明先生，先生有诗订游西湖。于兹三年，始得践约。六月十九过朱萼堂，琴尊书画，雅集名流。予时倦暑，先生因设檀床玉枕文席香山，清供具备。有诗纪事，和者盈帙。予因步韵，以志主人情重，亦一时佳话云。云间张宛。（原注：“宛仙旧字小青。”）

寅恪案：宛仙与然明相遇于嘉兴之时间为顺治九年壬辰。春星堂诗集伍遗稿“壬辰初冬游嘉

禾，饥寒之客云集，遂售田二十一亩，分应之。腊月得次儿〔继昌〕信，差足自慰。因述禾中感遇，补诗八章”其一云：“西湖抛却到鸳湖，笑我来游一事无。泉石幽香偏吐艳，琴书冷韵每操觚。（自注：“时访香隐校书。”）莫怀羁旅情多感，犹喜同声兴不孤。漫道临邛应重客，文君有待合当垆。”（自注：“香隐隐居，不轻见人。”）然则然明之识宛仙之时，正值其闭门谢客不轻见人之际，盖当日情势，必有所畏惮，不敢取次酬应者矣。宛仙既不酬应，则生事自有问题。然明所谓“饥寒之客”，即指宛仙及黄皆令等而言。汪氏此八诗之中，关于宛仙者列第壹，关于皆令者列第贰，岂亦汪氏当日售田所得金额，分润多寡之次第耶？

复次，然明豪侠，若其于张宛仙之固可称道，然当建州入关之初，明之士大夫不随故国旧君同尽，犹能偷活苟存，并得维护才媛名姝之非貌寝如黄皆令者，亦自有其故在。据春星堂诗集壹所载然明次子继昌小传略云：“征五先生讳继昌，号悔岸，然明先生次子。顺治〔五年〕戊子经魁，〔六月〕己丑成进士。历仕广西左江道、湖广江防兵备按察司副使。”又同书伍遗稿载“〔顺治十一年〕甲午七月闪儿蒙洪〔承畴〕督师调至开沙军前”七律八首“次儿请假归省，督师赠予风雅典型匾额。感怀述事，复揅八章”两

题云：（诗均略。）观前引然明于壬辰冬即作此两题诗之前二年至嘉兴售田，则其生艰困可知。幸其次子悔岸追随当日汉奸渠首渐至监司，稍稍通显，然明不独借此可以苟全，且得以其余力维护名姝矣，堂堂督师书赠之匾额自可高悬于春星堂上以作挡箭牌，避难投止之张小青遂得脱免于“文武显贵”之网罗也。特附记亨九书赠然明匾额一事于此，聊与居今日楞世变之君子，共发一叹云尔。

尺牋第柒通云：

鹃声雨梦，遂若与先生为隔世游矣。至归途黯瑟，惟有轻浪萍花与断魂杨柳耳。回想先生种种深情，应如铜台高揭，汉水西流，岂止桃花千尺也。但离别微茫，非若麻姑方平，则为刘阮重来耳。秋间之约，尚怀渺渺，所望于先生维持之矣。便羽即当续及。昔人相思字每付之断鸿声里，弟于先生，亦正如是。书次惘然。

其第捌通云：

枯桑海水，羁怀遇之，非先生指以翔步，则汉阳摇落之感，其何以免耶？商山之行，亦视先生为淹速尔。徒步得无烦屐乎？并闻。

其第壹叁通云：

鳞羽相次，而晤言遥阻，临风之怀，良不可任。齐云胜游，兼之逸侣，崎岖之思，形之有

日。奈近羸薪忧，褰涉为惮。稍自挺动，必不忍蹇偃以自外于霞客也。兹既负雅招，更惮索见。神爽遥驰，临书惘惘。

其第壹陸通云：

弘览前兹，立隼代起。若以渺末，则轮翻无当也。先生优之以峻上，期之于绵邈，得与逾质耶？鳞羽相望，足佩殷远。得片晷商山，复闻挥尘，则羁怀幸甚耳。

寅恪案：此四通皆关于然明约河东君往游商山齐云者。第捌通商山之约河东君实已成行。第壹陸通商山之招，以此后书札无痕迹可寻，恐未能赴约。第壹叁通齐云之游则未成事实也。初学集壹捌东山诗集壹响雪阁（自注：“新安商山。”）诗云：“绮窗阿阁赤山湄，想像凭栏点笔时。帘卷春波尘寂寂，歌传石濑响迟迟。清斋每忆桃花米，素扇争题杨柳词。日夕汀洲聊骋望，澧兰沅芷正相思。”其下即接以“登齐云岩”四首云：（诗略。）以上两题皆牧斋崇祯十四年辛巳春间游黄山之诗。东山酬和集贰止载“响雪阁”一题，而无“登齐云岩”四首，盖“登齐云岩”与河东君无涉，故不列于东山酬和集。观“响雪阁”诗有“想像凭栏点笔时”及“素扇争题杨柳词”之句，可知河东君实曾游商山，而未尝登齐云岩。至“杨柳词”是否即指河东君金明池“咏寒柳”词，或泛指河东君其他作品，尚须详考。或谓“素扇

争题杨柳词”乃兼指緼云诗扇而言，“杨柳词”即太平广记壹玖捌引云溪友议“唐白居易有妓樊素善歌，小蛮善舞”条中之“杨柳词”。（见后论牧斋崇祯十五年壬午仲春自和合欢诗节。）鄙意此典故之“杨柳词”虽与牧斋响雪阁诗字面相同，然旨趣不合，故或说非是。

又东山酬和集壹载偈庵（即程孟阳嘉燧）“次牧翁〔冬日同如是〕泛舟韵”云：“东山南国翠娥愁。（寅恪案：全唐诗第陸函李白貳肆“怨词”云：美人卷珠帘，深坐颦娥眉。但见泪痕湿，不知心恨谁。”河东君夙有“美人”之号，详见前第貳章。又同书同函李白伍“长相思”第貳首或作“寄远”云：“美人在时花满堂，美人去后空余床。床中绣被卷不寝，至今三载犹闻香。香亦竟不灭，人亦竟不来。相思黄叶路，白露点青苔。”太白此诗中“美人”余“香”不灭之语，可与前第叁章所引卧子崇祯十一年戊寅秋作品“长相思”诗中“美人”及“余香”诸句相参证。然则孟阳用典遣辞甚为切当，而“美人心恨谁”之“谁”则舍卧子莫属也。复次，杜工部集玖“陪诸贵公子丈沟携妓纳凉，晚际遇雨”二首之二云“雨来沾席上，风急打船头。越女红裙湿，燕姬翠黛愁。缆侵堤柳系，幔卷浪花浮。归路翻萧瑟，陂塘五月秋”及白氏文集伍“宅西有流水”诗“红袖斜翻翠黛愁”句等，皆可与孟阳此句参证也。）曾见书飞

故国楼。（自注：“如是往游新安，故乡人传其词翰。”寅恪案：孟阳与然明皆属徽州府籍，但孟阳所称之“故乡人”即今俗语所谓“老乡”者，非仅指然明而言，并目一班之徽州人也。“其词翰”殆即指河东君之篇什而言，可参第壹章论牧斋永遇乐词及第贰章论牧斋“观美人手迹”诗。然则孟阳欲专有河东君，而不介绍于牧斋，牧斋之得见河东君之词翰实由于然明。其实河东君屡游西湖，并寄寓然明别墅，自不待同游商山始传致其词翰，孟阳不过欲借此以解脱其掩蔽河洞君于牧斋之咎责耳。汪程两人器量广狭，心智高下，于此可见矣。抑更有可注意者，即河东君与然明崇祯十一年戊寅秋季以后始有往来。检耦耕堂存稿及孟阳自序，自十一年秋至十三年冬，并未发现孟阳有返其故乡新安之痕迹，据此程诗所谓“曾见”者，恐非指己身亲见之义，不过谓他人见之，转告得知之意也。）远客寒天须秉烛，美人清夜恰同舟。（寅恪案：此句“美人”二字，可与第壹句相印证。）玉台传得诗千首，金管吹来坐两头。从此烟波好乘兴，万山春雪五湖流。”尤可证河东君曾应然明游商山之约也。

尺牋第柒通云“秋间之约，尚怀渺渺”，第捌通云“商山之行，亦视先生为淹速尔，徒步得无烦屐乎？”则似此游在崇祯十二年己卯秋间。至第柒通所云“但离别微茫，非若麻姑方平，则为

刘阮重来耳”之语，颇不易解，绎其辞意，似谓然明若偕己身同访商山之友人，如麻姑与王方平同过蔡经家之例，则此约可践；若然明与其友人同至己身所居之处，必不得相见，如刘晨阮肇重到天台而仙女已渺然矣。第拾叁通拒绝然明约游齐云岩云：“既负雅招，更惮索见。”所谓“雅招”，即指偕游，所谓“索见”，即指来访，此意可以互证也。所成问题者，则此居商山之友究为何人？今殊难考。据春星堂诗集贰绮咏续集有“秋日过商山访朱子暇〔治愉〕，时子暇将归西湖”五律一首，则然明秋季访朱子暇于商山已有其例，但然明此诗作于崇祯四年辛未以前，时间过早，自与河东君此行无涉，惟子暇于商山有寄居之处，而然明有访友之举，既有成例可循，故崇祯十二年己卯秋间然明与河东君偕游商山，当亦与曩时访朱氏之游相类。此河东君所以有麻姑王方平同过蔡经家之譬喻耶？

又检闵麟嗣纂黄山志柴赋诗门，明代最后无名氏所作之前载有杨宛“咏黄山”七绝一首云：

黄山山上万峰齐，一片孤云千树低。笑杀巫山峰十二，也称神女楚王遗。

冒辟疆襄影梅庵忆语云：

〔崇祯十三年〕庚辰夏留滞影园，欲过访姬。（指董小宛。）客从吴门来，知姬去西子

湖，兼往游黄山白岳。遂不果行。（崇祯十四年）辛巳早春余省劝去衡岳，由浙路往。过半塘讯姬，则仍滞黄山。

寅恪案：董小宛冒辟疆之因缘世人习知，无须多论。至此杨宛，即顾云美河东君传中引牧斋语所谓“天下风流佳丽，独王修微〔微〕、杨宛叔〔宛〕与君（指河东君）鼎足而三，何可使许霞城〔誉卿〕、茅止生〔元仪〕专国士名姝之目？”一节中之杨宛叔，其有关资料详见下论田弘遇南海进香节所引。鄙意牧斋编纂列朝诗集所以选录宛叔之诗并为小传，盖深致悼惜之意也。今据杨宛此诗及影梅庵忆语所言，可以推知当时社会一般风气，自命名士之流往往喜摹仿谢安石“每游赏必以妓女从”之故事（见晋书柴玖谢安传），然明之约河东君往游商山齐云亦不过遵循此例耳。盖昔日闺阁名媛之守礼法者常不轻出游，即在清代中叶文学作品如儒林外史叙述杜少卿夫妇游山（见儒林外史第叁叁回），所以能自矜许称为风流放诞之故也。

复次，第柒通云：“回想先生种种深情，应如铜台高揭，汉水西流，岂止桃花千尺也。”王秀琴女士文楷君编选历代名媛书简肆载此文，“汉”字下注云：“疑漳之误。”殆以“铜台”“汉水”为不同之两义，不可连用，故改“汉”为“漳”，则两句皆表一义，盖以魏武之铜爵台与邳之漳水

为连类也。鄙意河东君此文乃用太白诗“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之句以比然明之深情，复用“铜台”“汉水”之辞以比然明之高义。铜雀台固高，可以取譬，认铜台为铜雀台自是可通，但若又义汉水为漳水，而与铜台为连类，则是河东君直以然明比魏武，而自居于铜雀台妓，与崇祯十二年汪柳关系之情势极不适合，河东君为避嫌疑计必不出此。且河东君熏习于几社名士如卧子李宋之流者甚久，几社一派诗文宗法汉魏六朝，河东君自当熟精选理，岂有不读文选贰叁谢玄晖同谢咨议铜雀台诗，即玉台新咏肆谢朓铜雀妓及文选陆拾士衡吊魏武帝文者乎？

魏文帝所作“燕歌行”云“星汉西流夜未央”（见文选贰柒），及“杂诗”二首之一云“天汉回西流”（见文选贰玖），又杜子美“同诸公登慈恩寺塔”五古云“河汉声西流”（见杜工部集壹），皆诗人形容极高之语。天上之银汉可言西流，人间之漳水不可言西流。故“汉”字非“漳”字之讹。细绎河东君文中“铜台”“汉水”两句，皆形容极高之辞，即俗所谓“义薄云天”之义。或者河东君因三辅黄图谓“神明台在建章宫中，祀仙人处。上有铜仙舒掌捧铜，承云表之露”（据平津馆丛书本）及杜少陵诗“承露金茎霄汉间”（见杜工部集壹伍“秋兴”八首之五）之句，不觉掺混以铜台为言，并因杜诗“霄汉”之语，复联想天上之银汉，

故遂分拆杜公诗此一句，构成此文“铜台”“汉水”之两句，以形容然明之“云天高义”耶？

陈其年维崧词（迦陵词贰捌贺新凉“春日拂水山庄感旧”）云：“人说尚书身后好，红粉夜台同嫁。省多少望陵闲话。”则实用魏武铜爵台妓故事。此词作于河东君此札后数年十年，河东君久已适牧斋。牧斋既死，又身殉以保全其家，迦陵词中用“望陵”之语，颇为适切也。

又太平广记壹玖伍“红线”条（原注：“出〔袁郊〕甘泽谣。”）云：“既出魏城西门，将行二百里，见铜台高揭，而漳水东注，晨飙动野，斜月在林。忧往喜还，顿忘于行役。感知酬德，聊副于心期。”然则河东君实取袁氏文中“铜台高揭”四字，而改易“漳水东注”为“汉水西流”四字。其所以如此改易者，不仅表示高上之义，与银汉西流相合，且“流”字为平声，于声律更为协调。吾人观此，益可证知河东君文思之精妙矣。

复次，有学集贰拾“许〔瑶〕夫人〔吴绡〕啸雪庵诗序”云：

漳水东流，铜台高揭。洛妃乘雾，羨翠袖之英雄；妓女望陵，吊黄须于冥莫。

寅恪案：此序用甘泽谣之文，亦改“注”为“流”，以合声律，但序之作成远在河东君尺牋之后。白香山诗云：“近被老元偷格

律。”（见白氏文集壹陆“編集拙诗成一十五卷，因题卷末”七律。）林天素“柳如是尺牋小引”云：“今〔汪然明〕复出怀中一瓣香，以柳如是尺牋寄余索叙，瑯瑯数千言，艳过六朝，情深班蔡，人多奇之。”然则牧斋殆可谓偷“香”窃“艳”者耶？

又“黄须”事见三国志壹玖魏志任城威王彰传，“黄须”乃指曹操子曹彰而言。牧斋用典不应以子为父，或是“黄须”乃“吊”之主词，但文意亦未甚妥，恐传写有误，窃疑“须”乃“星”或他字之讹。若本作“星”字者，即用魏志壹武帝纪建安五年破袁绍条所云：“初桓帝时，有黄星现于楚宋之分，辽东殷馗善天文，言后五十岁当有真人起于梁沛之间，其锋不可当。至一凡五十年，而公破绍，天下莫敌矣。”抑或别有出处，敬乞通人赐教。

尺牋第壹柒通云：

流光甚驶，旅况转凄。恐悠悠此行，终浪游矣。先生相爱，何以命之？一逢岁始，即赐清驹。除夕诗当属和呈览，余台照，不既。

寅恪案：河东君当是于崇祯十二年冬游杭州，寄寓然明之西溪横山书屋，即在此度岁，元旦患病呕血，稍癒之后，于崇祯十三年二月离杭州归嘉兴，其间大约有三月之久。第贰贰通

云：“雪至雨归。”谓雪季在杭州，雨季赴嘉兴。

尺牋第貳叁通云：

前接教后，日望车尘。知有应酬，良晤中阻。徙倚之思，日切而已。

其第貳肆通云：

云霄殷谊，褰涉忘劳。居有倒屣，行得顺流。安驱而至，坦履而返。萍叶所依，皆在光霁。特山烟江树，触望黯销。把袂之怀，焉马天末。已审春暮游屐遄还，故山猿鹤，梦寐迟之。如良晤难期，则当一羽修候尔。廿四日出关，仓率附闻。嗣有缕缕，俟之续布，不既。

故知然明以应酬离杭他往，欲河东君留杭至暮春三月还杭后与之相晤。然河东君赴禾之意甚切，不及待然明之返，遂于崇祯十三年庚辰二月廿四日离杭往嘉兴也。第貳肆通所谓“廿四日出关”者及第貳伍通所谓“率尔出关”，即前引春星堂集诗集叁“柳如是校书过访，舟泊关津而返”诗云“遽怀南浦出郊关”，皆指由杭州北行所必经之“北关”。（见光绪修杭州府志陸。）故河东君所谓“出关”，亦即离杭北行之意也。

第四章 河东君过访半野堂及其前后之关系（三）

河东君此次游杭时经三月之久，中间患病颇剧，自有所为而来，必有所为而去。

当崇祯十二年己卯岁末河东君年已二十二，美人迟暮，归宿无所，西湖之游本为阅人择婿。然明深识其意，愿作黄衫。第贰伍通所谓“观涛”，即然明又一次约河东君至杭为之介绍佳婿之意。钱塘可观浙江潮，故以枚乘“七发”观涛广陵为比，借作隐语也。“浪游”一语乃不谐之意。然则河东君此行究与何人有关，而终至其事不谐耶？鄙意此人即鄞县谢象三三宾是也。

鮑埼亭外集貳玖云：

三宾知嘉定时，以贄列钱受之门下，为之开雕娄唐诸公集。其后与受之争妓柳氏，遂成鬩首之仇。南都时，受之复起，且大拜，三宾称门下如故。其反复如此。

寅恪案：三宾人品卑劣，诚如全氏所论。但谢山之言亦有失实者。考牧斋为天启元年浙江乡试正考官（详见前第壹章拙作“题牧斋初学集”诗所论），象三以是年乡试中式（见雍正修宁波府

志壹柒选举一明举人条及初学集伍叁“封监察御史谢府君墓志铭”中“三宾余门人也”之语），故三宾所撰一笑堂集中涉及牧斋称之为座师者，共有“丁亥冬被诬在狱，时钱座师亦自刑部回，以四诗寄示，率尔和之”、“寿钱牧斋座师”、“寿座师钱牧斋先生”等三首（均见一笑堂诗集叁）。象三之诗，其作成年月虽多数不易详悉考定，然观象三于丁亥即顺治四年犹称牧斋为座师，牧斋且以“次东坡御史台寄妻诗”寄示谢氏，谢氏复赋诗和之，又“寿钱牧斋座师”诗中有“天留硕果自无为，古殿灵光更有谁。渭水未尝悲岁晚，商山宁复要人知”等语，皆足证象三于牧斋晚年交谊未改也。或疑此两诗为弘光南都即位牧斋复起以后所作，与谢山“三宾称门下如故”之语尚不冲突。但检初学集叁陆有“谢象三五十寿序”一篇，据一笑堂诗集壹“〔顺治七年〕庚寅初度自述”五古中“吾年五十八，六十不多时”之句，逆推象三年五十时乃崇祯十五年壬午也。河东君以崇祯十四年辛巳夏归于牧斋，崇祯十七年甲申夏福王立于南京，然则牧斋于此两时限之间犹撰文为象三寿，故知全氏谓“与受之争妓柳氏，遂成贸首之仇”，其说殊不可信也。

又检初学集捌伍“跋前后汉书”（参天禄琳琅书目宋版史部汉书钱谦益跋，春酒堂文存叁“记宋刻汉书”，陈星崖诗集壹“鸥波道人汉书叹”并陈

星崖铭海补注全祖望句余土音补陆此题注）云：

赵文敏家藏前汉书，为宋槧本之冠，前有文敏公小像。太仓王司寇得之吴中陆太宰家。余以千金从徽人赎出，藏弃二十余年，今年鬻之于四明谢象三。床头黄金尽，生平第一杀风景事也。此书去我之日，殊难为怀，李后主去国，听教坊杂曲，“挥泪对宫娥”一段凄凉景色，约略相似。癸未中秋日书于野堂。

牧斋尺牋外编“与□□”书所言多同于牧斋之跋，惟涉及李本石之语，则跋文所未载。兹仅节录此段，以供参考。其文云：

京山李维柱字本石，本宁先生之弟也。尝语予，若得赵文敏家汉书，每日焚香礼拜，死则当以殉葬。

更可证牧斋于崇祯十六年癸未中秋犹与象三有往来。

牧斋此次之割爱售书，殆为应付构造绛云楼所需经费之用。考初学集贰拾下诗集肆“灯下看内人插花，戏题四绝句”其一云“水仙秋菊并幽姿”及“玉人病起薄寒时”，此题后第贰题即为“绛云楼上梁，以诗代文”八首。然则牧斋售书之日与绛云楼上梁之时相距甚近，两事必有相互关系无疑。象三虽与牧斋争娶河东君失败，但牧斋为筑金屋以贮阿云之故，终不得不忍痛割其所爱之

珍本鬻于象三，由是而言，象三亦借此聊以快意自解，而天下尤物之不可得兼于此益信，蒙叟一生学佛，当更有所感悟矣。观下引牧斋重跋此书之语，亦事证也。一笑！

有学集肆陆“书旧藏宋雕两汉书后”（参天禄琳琅书目史部）云：

赵吴兴家藏宋槧两汉书。王弇州先生鬻一庄得之陆水村太宰家，后归于新字富人。余以千二百金从黄尚宝购之。崇祯癸口二百金售诸四明谢氏。庚寅之冬吾家藏书尽为六丁下取，此书却仍在人间。然其流落下偶，殊可念之。今年游武林，坦司马携以见示，咨访真贋。予从叟劝亟取之。司马家插架万签，居然为压库物矣。呜呼！甲申之乱，古今书史图籍一大劫也；庚寅之火，江左书史图籍一小劫也。今吴中一二藏书家，零星掇拾，不足当吾家一毛片羽。见者夸诩，比于西阳羽陵。书生饿眼，见钱但不在纸裹中，（天禄琳琅书目作“但见钱在纸裹中。”）可为捧腹。司马得此十篋，乃今时书库中宝玉大弓，当令吴儿见之头目眩晕，舌吐而不能收。不独此书得其所归，亦差足为绛云老人开颜吐气也。劫灰之后，归心空门，尔时重见此书，始知佛言昔年奇物，经历年岁忽然复睹，记忆宛然，皆是藏识变现，良非虚语，而吕不韦顾以楚弓人得，为孔老之云，岂为知道者乎？司马深知佛

理，并以斯言谕之。（天禄琳琅书目此句下有“岁在戊戌孟夏二十一日重跋于武林之报恩院”十九字。）

寅恪案：蒙叟于崇祯十六年癸未秋割爱卖两汉书，已甚难堪，象三此时家甚富有，但犹抑损牧斋购入原价二百金，靳此区区之数，不惜招老座师以更难堪之反感，岂因争取“美人”失败而又不甘间接代付“阿云”金屋经费之故，遂出此报复之市侩行为耶？牧斋云：“不独此书得其所归，亦差足为绛云老人开颜吐气也。”蒙叟属辞不多用“绛云老人”之称，今特着“绛云”二字者，不仅因绛云楼藏书被焚，深致感念，窥其微意所在，亦暗寓“阿云金屋”一重公案也。牧斋如卢家之终有莫愁，固可自慰，然亦卒不能收回已亡之楚弓，姑借佛典阿赖识之说强自解释，怀甚可怜。若象三以“塞翁”为其别号，则不知其所失者为书耶？抑或人耶？谢氏二十年之间书人两失，较牧斋之得人而失书者，犹为不逮。此亦其人品卑劣有以致之，殊不足令人惋惜也。

至牧斋所谓“坦公司马”应即张缙彦，其事迹见清史列传柒玖贰臣传本传及清史稿贰伍壹刘正宗传附张缙彦传。清史列传载其于顺治十一年甲午由山东右布政使迁浙江左补政使，十五年戊戌擢工部右侍郎，与浙江通志壹贰壹职官表壹壹承宣布政使栏“张缙彦”下注“字坦公，新乡人，前辛

未进士，顺治十一年任”及“许文秀”下注“辽东人，顺治十五年任”之记载相合。又明史壹壹贰七卿年表兵部尚书栏载“崇祯十六年癸未十月张缙彦任。十七年（甲申）三月缙彦降贼”，及同书叁佰捌马士英传云“张缙彦以本兵首从贼。贼败，缙彦窜归河南，自言集义勇收复列城。即授原官，总督河北山西河南军务，便宜行事”（参计六奇明季北略贰贰张缙彦条）等，皆可与清国史馆张缙彦传参证也。

复次，有学集伍绛云余烬集下“赠张坦公”二首其一云：

中书行省古杭都，曾有尚书曳履无。暂借愿颇居左辖，（牧斋外集壹“愿”作“头”。是。）且抛手版领西湖。

其二云：

中朝九伐勒殊勋，父老牵车拜使君。藉草定追苏白咏，浇花应酌岳于坟。西陵古驿连残烧，南渡行宫入乱云。注罢金经卧帘阁，诸天春雨自缤纷。

牧斋外集陆“张坦公集序”略云：

中州张坦公先生射策甲科，起家县令，受当宁简在，入直翰苑，洊历大司马。当是时，国势阽危，枢务旁午，天子神圣，非常寄任。朝野屏息跂望，以为李伯纪（纲）、于廷益谦合为一

人。俄而天地晦冥，国有大故，触冒万死，走荆积诸山中，经营寨栅，收合徒旅，逆闯之号令不行于荆南，公实以只手遏之。燕云底定，玺书慰存，乃始卷甲卧鼓，顿首归命。回翔朝右，资望深茂。乃由山左擢杭左辖。先后十余年，阅历变故，最险最奇。其所为诗文，亦随心递变。世之知坦公者，当以其诗文，而坦公之生平建树，欲有所寄托，以自见于竹素，舍此集亦何以矣。昔少陵遇天宝之乱，流离巴蜀，有昔游遣怀之作。一则曰：昔者与高李，晚登单父台。寒荒际碣石，万里风云。一则曰：昔我游宋中，惟梁孝王都。忆与高李辈，论交入酒垆。盖自七雄刘项并吞割据之余，战伐通途，英雄陈迹，多在梁宋之间。而况如公者，以含章振生之姿，揽中州河积之秀，天实命以鼓吹休明，陶铸风雅。于是乎孟津超乘于前，（寅恪案：“孟津”指王铎，事迹见清史列传柒玖贰臣传本传等。铎河南孟津人，又为大学士，故云。行屋挟毂于后，（寅恪案：“行屋”指薛所蕴，事迹见清史列传柒玖贰臣传本传，并参牧斋外集伍薛行屋诗序。又桴庵为河南孟县人，故称其“行屋”之号，以免与觉斯相混也。）旗鼓相当，鞭弭竞奋，亦天相之也。威弧不弦，帝居左次，桥山之龙胡不逮，崆峒之仙仗杳然。于是乎弃戎旃，理翰墨，舍鞞韦，事毕牋，词坛骚垒，收合余烬，地负海涵，大放厥

词，而依水园之全集始出。坦公书来曰：公知我者，幸为我诗序。余虽老废，归向空门，不敢谓不知坦公也。孟津已矣，今所为高李者，有行屋及安丘二公在。（寅恪案：“安丘”指刘正宗，事迹见清史列传柒玖贰臣传及清史稿贰伍壹本传等。正宗为大学士，故以“安丘”称之，与称觉斯为孟津同例也。）坦公将还朝，共理承明之事，试相与评吾言，以为何如也。

寅恪案：牧斋赠坦公诗大约作于顺治十一年甲午或十二年乙未，“书旧藏宋雕两汉书后”一文未署“岁在戊戌孟夏廿一日，重跋于武林之报恩寺”，即在顺治十五年张氏尚在杭任，未奉调入京之时。至“张坦公集序”则作于张氏将离杭赴京之际，更在“书旧藏宋雕两汉书后”以后矣。

复检清史列传柒玖贰臣传张縉彦传略云：

顺治十七年六月左都御史魏裔介劾大学士刘正宗罪恶，言縉彦与为莫逆友，序其诗，称以将明之才，词诡序其诗，而心叵测。均革职逮讯。御史萧震疏縉彦曰：官浙江时，编刊无声戏二集，自称不死英雄，有吊死在朝房，为隔壁人救活云云。冀以假死，涂饰其献城之罪；又以不死，神奇其未死之身。臣未闻有身为大臣拥戴逆贼盗鬻宗社之英雄。且当日抗贼殉难者有人，阖门俱死者有人，岂以未有隔壁人救活，逊彼英雄？虽病狂丧心，亦不敢出此等语。縉彦乃笔之

于书，欲使乱臣贼子相慕效乎？疏并下王大臣察议，以缙彦诡词惑众，及质讯时又巧辨欺饰，拟斩决。上贯缙彦死，褫其职，追夺诰命，籍没家产，流徙宁古塔。寻死。

寅恪案：牧斋为此僨军之将、亡国之大夫而兼“不死之英雄”作序，铺张敷衍，长至千余言，其欲得张氏之润笔厚酬，自不待论。鄙意牧斋当日之奢望，似犹不仅此也，岂竟欲借此谀辞感动张氏，取其购得谢三宾之宋槧两汉书还诸旧主，庶几古籍美人可以并贮一处（此“处”即“绛云余烬处”之“处”。若作“楼”，则非绛云楼，而是后来河东君缢死之荣木楼矣），与之共命而同尽，更为绛云老人开颜吐气耶？坦公未能如牧斋之愿，而此书遂流落他所，辗转收入清内府。三百年来陵谷屡迁，此旷世奇宝若存若亡，天壤间恐终不可复睹矣。惜哉！惜哉！

更有一事可与钱谢此重公案相参勘者。黄丕烈士礼居藏书题跋记伍“唐女郎鱼玄机诗一卷，宋刻本”条云：

朱承爵字子儋，据列朝诗集小传，知为江阴人。世传有以爱妾换宋刻汉书事，其人亦好事之尤者。唐女郎何幸，而为其所珍重若斯。

寅恪案：列朝诗集丁捌载朱氏“落花”诗二首，其小传不载以爱妾换宋刻汉书事，堯翁所言

未知何据？牧斋所撰列朝诗集诸人小传，多喜记琐闻逸事之可资谈助者，子儋以爱妾换宋刻汉书一事，牧斋当亦有所知闻，然不收入小传中者，岂其事略同于象三与己身之关系，遂特避嫌，讳而不载耶？若果如是，则其心良若，其情可笑矣。

复次，牧斋尺牋贰与李孟芳书共十三通，其中三通关涉王弇州家汉书事。

第壹通云：

子晋并乞道谢。汉书且更议之，不能终作篋中物也。归期想当在春夏之交，把臂亦非远矣。

第拾通云：

岁事萧然，欲告耀于子晋。藉兄之宠灵，致此质物，庶几泛舟之役有以藉手，不致作监河侯也。以百石为率，顺早至为妙，少缓则不及事矣。

第壹贰通云：

空囊岁莫，百费猬集。欲将弇州家汉书，绝卖于子晋，以应不时之需。乞兄早为评断。此书亦有人欲之，意不欲落他人之手。且在子晋，找足亦易辨事也。幸即留神。

寅恪案：牧斋尺牋之编次颇有舛讹。如卷上致梁镇台三通，其第壹通乃致梁维枢者，而误列

于致梁镇台即梁化凤题下，乃是一例。（见第伍章所论。）至排列复不尽依时间先后，如第伍通论牧斋垂死时之贫困节引“致卢澹岩”札第肆通应列于第壹通前，即是其例。假定此寄李孟芳诸札之排列先后有误，则第拾通“泛舟之役”自指与河东君有关之事，如初学集贰拾东山诗集叁河东君和牧斋“中秋日携内出游，次冬日泛舟韵”二首之二所谓“夫君本自期安浆，贱妾宁辞学泛舟”之义。假定寄李孟芳札排列先后不误，则“泛舟之役”别指一事与河东君无关。兹仅稍详论后一说，以俟度者抉择，盖前一说易解，不待赘述也。

就后一说言之，第壹通“归期在春夏之间”等语乃崇祯十一年戊寅牧斋被逮在京时所作。若牧斋与孟芳之尺牋皆依时间先后排列，则第拾通疑是崇祯十五年冬间所作，因此通前之第捌通有“日来妇病未起，老夫亦潦倒倦卧。呻吟之音，如相唱和”等语，其时河东君正在重病中也。又第拾通云：“庶几泛舟之役，有以藉手。”所谓“泛舟之役”不知何指，若谓是崇祯十四年辛巳冬十一月与河东君泛舟同游京口，（见初学集贰拾“辛巳小至日京口舟中”并河东君和作，及“冬至后京江舟中感怀八首”。）则是年中秋河东君尚未发病，（见初学集贰拾“辛巳中秋日携内出游”二首并河东君和作。）大约九十月

间即渐有病。故牧斋“小至日京口舟中”诗云：“病色依然镜里霜。”河东君和作云：“香奁累月废丹黄。”据郑氏近世中西史日表，此年冬至为十一月十九日，依“累月”之语推之，其起病当在九十月间，然尚能出游并赋诗，谅未甚剧，但在途中病势增重，只得暂留苏州，未能与牧斋同舟归常熟度岁。观牧斋“辛巳除夕”诗“凄断鰥鱼浑不寐，梦魂那得到君边”之句，知柳钱两人此际不在一处，而河东君之病甚剧，又可推见也。此点详见后论，兹不多及。

由是言之，牧斋致李氏尺牋第拾通中“泛舟之役”一语非指此次京口之游，自不待辨。至崇祯十五年冬牧斋实有关涉“泛舟”之事，更就明清时人“泛舟之役”一习用之语考之，实有二解：一指漕运，即用左传僖公十四年所载略云“冬晋荐饥，使乞糴于秦。（秦）输杰于晋，自雍及绛相继，命之曰泛舟之役”，如碑传集壹叁陸田雯撰卢先生世催传云“领泛舟之役，值久旱河竭，盗贼充斥，公疏数十上，犁中漕弊，皆报可”，及道光修济南府志伍貳卢世催传云“攒漕运，时久旱河竭，盗贼纵横，条议上闻，皆中肯綮”，可以为证。二指率水师攻战之意，如晋书壹壹拾载记拾慕容俊载记云“遣督护徐罔率水军三千，泛舟上下，为东西声势”，可以为证。检牧斋此时并无参漕运之事，则其所谓“泛舟之役”者乃与水

军之攻战有关无疑。若此假设不误，兹略引资料，论之于下。

初学集贰拾“送程九屏领兵入卫二首。时有郎官欲上书请余开府东海，任捣剿之事，故次首及之”七律二首之二后四句云：

绝饬残云驱鞞鞬，扶桑晓日候旌旗。东征倘用楼船策，先于东酹一卮。

及同书贰拾下“癸未元旦杂题长句”八首之四云：

东略舟师岛屿纡，中朝可许握兵符。楼船捣穴真奇事，击楫中流亦壮夫。弓渡绿江驱濊貊，鞭投黑水驾天吴。剧怜韦相无才思，省壁愁看崖海图。（自注：“沈中翰上疏请余开府登莱，以肆水师。疏甫入而奴至，事亦中格。”）

又有学集叁贰“卓去病先生墓志铭”云：

崇祯末，中书沈君廷扬以海运超拜，特疏请余开府东海，设重镇任援剿。去病家居，老且病矣，闻之大喜，画图系说，条列用海大计，惟恐余之不得当也。疏入未报，而事已不可为。

然则“泛舟之役”即“楼船”及“用海”之策，大约牧斋于崇祯十五年壬午岁暮得知有巡抚登莱、率领舟师东征之议，以为朝命旦夕可下，必先有所摒挡筹划，因有告余于毛氏之举欤？

又孟芳与子晋关系至密，子晋称之为舅氏，见其所著野外诗卷“八月十五夜从东湖归，独坐快阁”诗题下自注云“和孟芳舅氏”可以为证。子晋此种“舅氏”之称谓，盖与其称缪仲醇希雍同例，亦见野外诗卷“暮春游兴福寺”诗序。初学集陸壹牧斋作子晋父毛清墓志铭云“君娶戈氏，于仲醇为弥甥婿”，及同书叁玖“毛母戈孺人六十寿序”云“毛生子晋之母戈孺人六十矣”，则知子晋之称孟芳为“舅氏”不过长亲之意耳，读者幸勿误会。

毛李两人情谊既如此亲密，故牧斋托孟芳向子晋“告余”，欲借其“宠灵”也，此函中“质物”之语即指质于毛晋家之汉书而言。

第壹贰通疑亦是崇祯十五年岁杪所作，因十六年中秋此汉书已鬻于谢氏，故知此函所谓“岁莫”必非十六年岁杪也。“找足”者，欲将前抵押之汉书“绝卖”与子晋。不知何故此议未成，后来此书于崇祯十六年秋牧斋卖与谢三宾，当先将谢氏所付书价之一部分从子晋赎回，然后转卖耳。“此书亦有人欲之”之“人”，或即是象三，亦未可知。卖此书与谢氏实非牧斋本意，乃出于万不得已，所以感恨至于此极也。牧斋此书今天壤间已不可得见，世之谈藏书掌故者似未注意此重公案，聊补记于此，以谗好事者。

牧斋平生有二尤物，一为宋槧两汉书，一为

河东君，其间互有关联，已如上述。赵文敏家汉书虽能经二十年之久“每日焚香礼拜”，然以筑阿云金屋绛云楼之故，不得不割爱鬻于情敌之谢三宾，未能以之殉葬，自是恨事。至若河东君，则夺之谢三宾之手，“每日焚香礼拜”达二十五年之久，身没之后终能使人感激杀身相殉。然则李维柱之言，固为汉书而发，但实亦不异于为河东君而发者。呜呼！牧斋于此可以无遗憾矣。

又谢三宾任太仆少卿，以丁父忧出京后即买宅西湖，（寅恪案：一笑堂诗集叁“湖庄”二题“武林旧寓为武弁入居，残毁殊甚，庚寅始复，感成七律”，并同书肆“燕子庄”七律“花红水绿不归去，辜负西湖燕子庄”句，及“过武林”七律“燕子庄前柳色黄，每乘春水向钱塘”句等，可证。）放情声色。（寅恪案：一笑堂诗集叁“无题”七律“却来重入少年场”句，可证。）全谢山谓象三视师登州时“干没贼营金数百万，其富偶国”（详见鮑琦亭外集贰玖“影视师纪略”），其言即使过当，然象三初罢太仆少卿居杭州时必非经济不充裕者，可以断言。其于崇祯九年丙子即已中式乡试，（见雍正修宁波府志壹柒选举上明举人条。）早与然明有往还，（见春星堂诗集贰“余为修微结庐湖上。冬日谢于宣伯仲归临，出歌儿佐酒。”）则象三亦必为然明知交之一，可以推知。但今检春星堂集及一笑堂诗集，俱未发现两

人往还亲密之记载，其故尚待详考。兹姑设一假定之说。在象三方面，因河东君与之绝交，而然明不能代为挽回，转介绍其情人与牧斋，且刻河东君尺牋不尽删诋笑己身之语，遂致怀恨。在然明方面，因河东君与象三之绝交实由于柳之个性特强，而谢又拘牵礼俗，不及其师之雅量通怀、忽略小节，象三既不自责，反怨然明之不尽力，未免太不谅其苦衷。职是之故，两家集中遂无踪迹可寻耶？当崇祯十一、十二、十三年之际，象三之年为四十六、四十七、四十八岁，故然明胸中为河东君觅婿计，象三之年龄资格家财及艺能（徐沁明画录伍略云：“谢三宾号塞翁，工山水，每与董玄宰李长蘅程孟阳究论八法，故落笔迥异恒境。”）四者均合条件。

今检一笑堂诗集关涉河东君诸题，大抵不出此数年间之作。兹择录并略论之于下。

一笑堂诗集叁“湖上同胡仲修陆元兆柳女郎小集”云：

载酒春湖春未央，阴晴恰可适炎凉。佳人更带烟霞色，词客咸蟠锦绣肠。乐极便能倾一石，令苛非复约三章。不知清角严城动，烟月微茫下柳塘。

寅恪案：或谓此题之前第贰拾题为“与程孟阳曾波臣陆文虎集湖上”七律，其末句云“岸柳山

花又暮春”，岂柳谢之发生关系由孟阳介绍耶？鄙意不然，因松圆耦耕堂存稿诗下有“久留湖寺”及“湖上五日对雨遣怀”两题，知孟阳崇祯十一年戊寅春夏之间虽实在西湖，但十二年及十三年春间则未发现其曾游杭州之迹象。就松圆不介绍河东君于牧斋之例推之，恐未必肯作此割爱之事。且据戊寅草及春星堂诗集，河东君之游西湖盖始于崇祯十一年戊寅秋季，在此以前，即十一年春，则无西泠天竺间之踪迹可寻，故三宾“湖上同柳女郎小集”之诗作于十二年乙卯春间之可能性最大也。

同书肆“怀柳姬”云：

烟雨空归路途艰，石尤风急阻萧山。倩将一枕幽香梦，吹落西溪松柏间。（自注：“时柳寓西溪。”）

寅恪案：象三谓河东君时寓西溪。然明横山书屋即在西溪，然则此诗乃作于崇祯十二年或十三年河东君寄寓汪氏西溪别墅时也。上引一笑堂诗集二题既标出“柳”姓，其为河东君而作绝无问题。又检此集尚有似关涉河东君之诗不少，因其排列不尽依时间先后，故亦未敢确言。姑附录之，并略著鄙见，以俟更考。

一笑堂诗集壹“即卽事”云：

万事瓦解不堪言，一场春梦难追觅。无情只

有杨柳枝，日向窗前伴愁绝。

寅恪案：一笑堂集中其有关涉河东君之嫌疑诸诗几全是今体，此首虽是古体，但细绎题目及辞旨，恐仍有为河东君而作之可能。前两句用白氏文集壹貳“花非花”诗“来如春梦不多时，去似朝云无觅处”，后二句用同书壹陸“别柳枝”诗“两枝杨柳小楼中，袅娜多年伴醉翁”，盖谓有情之美人“杨柳枝”已去矣，惟有无情之植物“杨柳枝”与塞翁相伴耳。此解释是否有当，未敢自信，尚希通人垂教。

同书贰“柳”云：

曾赐隋堤姓，犹怀汉苑眠。白门藏宿鸟，玄灞拂离筵。一曲春湖畔，双眉晓镜前。不愁秋色老，所感别经年。

寅恪案：此首疑亦怀河东君之作。至作于何年，则未能确定也。

同书叁“无题”云：

清尊良夜漏初长，人面桃花喜未央。彩凤已疑归碧落，行云依旧傍高唐。十年长乐披星月，百战青斋饱雪霜。回首真成弹指事，却来重入少年场。

寅恪案：此诗前四句意谓初疑河东君已适人，今始知仍是待攀折之章台柳。“人面桃花”句

固用孟棨本事诗情感类“博陵崔护”条，似象三在赋此诗前曾一度得见河东君者，但考象三自天启五年任嘉定县知县，崇祯元年入京任陕西道御史，后擢太仆寺少卿，八年丁忧归里，十一年服阕始可放情声色，此十余年间恐无机会与河东君相值。然则其得知河东君殆因读嘉定诸老关于河东君两次游嚳之作品，未必如崔护曾亲见桃花人面也。

又河东君湖上草崇祯十二年己卯春所赋西湖八绝句之一“最是西陵寒食路，桃花得气美人中”两句，极为世人称赏传播一时，或与象三此诗第贰句有关耶？“无题”诗第贰联谓己身自崇祯元年进京，其在都实未滿十年，乃举成数而言，不必过泥也。此联下句指己身崇祯五年壬申监军登莱之役，象三撰“视师纪略”以自夸其军功。今日尚可想见当时绮筵酣醉，谈兵说剑，博取美人欢心之情况。吾人平心论事，谢氏视师纪略一书虽为全谢山鄙为不足道，但象三之书究是实地经验之言，持与牧斋天启元年辛酉浙江乡试程录中之文止限于纸上谈兵者以相比较，门生作品犹胜座师一筹。唯美人心目中赏鉴如何，则生于三百年后者不得而知矣。

同书同卷“雨余”云：

寒食清明一雨余，春芳未歇绿阴舒。间依陆子经烹茗，漫学陶公法种鱼。方竹杖分野老惠，

细花笺寄美人书。一年好景清和日，莫放尊前夜月虚。

寅恪案：此题下一题即上引“湖上同胡仲修陆元兆柳女郎小集”七律。两诗所言景物符合，颇疑此“美人”乃指河东君，盖象三先以书约河东君宴集湖上也。

同书同卷“春归”云：

春归何处最销魂，飞絮间庭书掩门。幽绪只应归燕觉，愁怀难共落花论。天涯人远音书断，斗室香销笑语存。无限情怀消折尽，不堪风雨又黄昏。

寅恪案：此题下一题为“嘉禾道中”，有“三伏生憎客路长”之句，窃疑崇祯十三年庚辰春河东君与谢氏绝交之后，遂因而发病，避往嘉兴。象三不胜“天涯人远音书断”之“幽绪”“愁怀”，故冒暑追至禾城，思欲挽回僵局，两题前后衔接殊非偶然，此点可与下引尺牋第贰伍通相参证。寅恪初读一笑堂诗集，颇觉柳谢关系之作不多，后取尺牋参较，始知两书实有互相发明之妙也。复检一笑堂诗集叁有“庚辰九月再寓嘉禾祥符寺”一题，颇疑象三此行亦与河东君有关。本章下论牧斋于崇祯十三年庚辰十月至嘉兴晤惠香，为河东君访半野堂之前导。然则谢去钱来，皆是“孩童捉柳花”之戏。（见下引白诗。）前引全谢山“题

视师纪略”，谓象三“与受之争妓柳氏，遂成贸首之仇”，“贸首之仇”固不确，“争妓柳氏”则为实录也。

又第叁章论戊寅草陈卧子序中“柳子”之语，盖本于白香山“春尽日宴罢感事独吟”诗“春随樊子一时归”句及苏东坡“朝云诗引”，象三以“春归”为题亦取意于白苏。更观香山此题，尚有“思逐杨花触处飞”之句，则谢氏冒暑往嘉兴亦是“逐杨花”也。但香山“独吟”诗后第贰题为“前有别柳枝绝句，梦得继和云春尽絮飞留不得，随风好去落谁家。（寅恪案：梦得此两句见全唐诗第陆函刘禹锡壹贰‘杨柳枝词’九首之九。）又复戏答”云：“柳老春深日又斜，任他飞向别人家。谁能更学孩童戏，寻逐春风捉柳花。”则象三冒暑往禾“寻逐春风捉柳花”之后，河东君落于笈后人之家，而象三眷恋不忘，童心犹在，可哀可笑也已。至象三自号“塞翁”不知始于何时，若在与河东君绝交之后，则其失马之意恐不免仍取义于香山之诗，即白氏文集叁伍“病中诗十五首”之“卖骆马”及“别柳枝”两绝句并同书柒壹“不能忘情吟”之序及诗美人名马互相关联之意。然则马所失者非“骆马”乃“柳枝”也，苟明乎此，乾隆修鄞县志壹陆谢三宾传云“谢三宾字象山”，则知“象山”以象香山自命。一笑堂诗集中诸诗涉及香山柳枝之作者，实皆为河东君而赋，无足怪也。

同书同卷“无题”云：

咫尺花源未可寻，避人还向水云深。箫声已隔烟霄路，珮影空留洛水浔。寂寞文园长被病，衰迟彭泽但行吟。空斋独坐清如衲，留得枯禅一片心。

寅恪案：此诗疑亦为河东君而作，其辞旨可与本章前引汪然明“无题”诗相参证也。

同书同卷“湖庄”云：

数椽新构水边庄，草舍题名燕子堂。栖处不嫌云栋小，来时常及柳丝黄。愿言江左家风旧，
（寅恪案：鮑琦亭集外编陆“明故按察副使监军赣庵陆公字鼎墓碑铭”谓周明貽谢三宾书曰：“昔德祐之季，昌元赞赵孟传诱杀袁进士以卖国，执事之家风也。”取陆书与谢诗中“家风”二字对，不禁令人失笑。）不贮徐州脂粉香。月夕风晨联一笑，此非吾土寄相羊。

同书同卷“湖庄”云：

湖山晚对更苍苍，燕子堂前径欲荒。寒雁带云栖获渚，虚舟载月倚莲塘。严城街鼓催更早，远寺僧钟度水长。独上段桥天似洗，数星渔火耿邻庄。

寅恪案：此两诗皆象三自咏其西湖别墅者。第壹题自是与河东君有关。第贰题当作于崇祯十

三年庚辰以后、十七年甲申以前，亦与河东君有关。其作第壹题时与河东君往还正密，至作第贰题时则河东君已与之绝交矣。第壹题第贰联上句用刘梦得“金陵五题”之第贰题“乌衣巷”七绝“旧时王谢堂前燕”之典（见全唐诗第陆函刘禹锡壹贰），下句用白香山“燕子楼”三首并序之典（见白氏文集壹伍）。综合上下两句之意，实为掩饰之辞，非由衷之语也。颇疑“燕子堂”与“一笑堂”或即同一建筑物，后来河东君与之绝交，故第贰题云“燕子堂前径欲荒”，谢家堂前之燕既飞向别人之家，遂取第壹题“月夕风晨聊一笑”句中“一笑”二字以改易“燕子”二字之旧堂名。又或用全唐诗叁李白叁“白纈词”中“美人一笑千黄金”之句。“美人”为河东君之号，此堂之名亦与河东君有关。第贰章已论及之。若果如是，第壹题第柒句可为后来发一苦笑之预兆也。象三自丁忧后优游林下，构湖庄，买古天，所用不赀。其人既非以卖文为活，则经费何从而来？全谢山谓其登莱之役干没多金，当可信也。

同书同卷“无题”二首云：

曲径低枝罥额罗，水亭花榭笑经过。偶寻伴侣穿修竹，爱近幽香坐碧罗。秋水芙蓉羞媚颊，高堂丝竹避清歌。从来不识人间事，肯使闲愁上翠娥。

春园又忆雨如麻，细语明缸隔绛纱。几度暗

牵游子意，何来遽集野人家。芙蓉霜落秋湖冷，杨柳烟销夜月斜。回首故山无限思，一江烟水涨桃花。

同书同卷“坐雨”略云：

秋雨空堂长绿莎，柴关车马断经过。

同书同卷“排闷”云：

排闷裁诗代管弦，笔床唤起颖生眠。死灰已弃从相溺，热灶虽炎定不然。最喜长康痴黠半，却怜茂世酒螯全。无人缚处求离缚，熟读南华第一篇。

寅恪案：以上三题五首相连，疑是同时所作。盖象三因秋雨追忆前次湖上春雨时与河东君文宴之事，即上引“雨余”及“湖上同柳女郎小集”两题所言者。象三自号塞翁，然念念不忘已失之“马”，其为人黠固有之，痴亦不免。既被河东君弃绝，更招嘲骂，即“死灰已弃从相溺”。象三虽竭力以图挽回，终不生效，即“热灶虽炎定不然”。追思往事，裁诗排闷，即“无人缚处求离缚”。夫三宾害如是之单相思病，真可谓天下之大痴，尤足证第叁章所引牧斋“题张子石湘游篇小引”中“人生斯世，情之一字，熏神梁骨，不唯自累，又足以累人乃尔”等语为不虚。然则河东君之魔力殊可畏哉！殊可畏哉！

又“排闷”下第肆题为“间居”，其结语云：“暂

敕病魔为外护，当关为谢客侵晨。”此乃反用李义山诗集上“富平少侯”诗“当关莫报侵晨客，新得佳人字莫愁”之辞旨，甚为巧妙。“排闷”下第伍题为“坐雨”诗，有“信风信雨小楼中，万轴千签拥座东”及“惟余侍女问难字，无复书邮报远筒”等语，可取与初学集贰拾东山诗集“壬午献岁书怀”二首之二“网户疏窗待汝归”及“四壁图书谁料理”等句相印证。盖河东君之博通群籍，实为当时诸名士所惊服眷恋者也。

同书同卷“邻庄美人歌吹”云：

尘心净尽絮潭沙，永日闲门闭落花。唱曲声从何处起，倚楼人是阿谁家。桃花路近迷仙棹，杨柳枝疏隔暮鸦。却怪晚风偏好事，频吹笑语到窗纱。

寅恪案：此诗结句云“却怪晚风偏好事，频吹笑语到窗纱”，自是只闻歌吹而未见歌吹者。但象三特用“美人”二字，疑意有所指，岂为河东君落在签后人家而作耶？若依此诗排列次序，前一首为“闲步”，末句云“疏林淡霭近重阳”，后一首为“病中口占”，首句云“秋色萧条冷夕阳”，则前后两题皆秋间之作，似与“邻庄”诗中“絮潭沙”及“闭落花”等语之为春幕者不合。但细绎“杨柳枝疏隔暮鸦”，则亦是秋季景物，故不必过泥，认其必作于春季也。倘“邻庄”一诗果作于秋季者，则第贰联下句乃用李太白“可许最关情，

乌啼白门柳”之典。（见全唐诗第叁函李白叁“杨叛儿”。）据有学集壹“和东坡西台诗韵”序，知牧斋以顺治四年丁亥四月初被逮至南京下狱，历四十余日，出狱之后值河东君三十生日，遂和东坡西台诗为寿并以传示友朋求和。今“邻庄”诗后第叁题为“丁记叙立被诬在狱，时钱座师亦自刑部回，以四诗寄示，率尔和之四首”。初视之，似象三得牧斋诗在丁亥冬，更思之，谢氏在狱中似不能接受外来文字如牧斋此题之涉及当日政治者，然则谢氏得其座师诗时或在未入狱之前，和诗虽在入狱后所作，而“邻庄”一题实在接牧斋庆祝河东君寿辰诗时所赋，因不胜感慨，遂有桃花杨柳一联以抒其羡慕妒忌之意欤？俟考。

同书同卷“落花”云：

欲落何烦风雨催，芳魂余韵在苍苔。枝空明月成虚照，香尽游蜂定暗猜。有恨似闻传塞笛，多情偶得傍妆台。春风自是无情物，冷眼看他去复来。

寅恪案：此诗辞旨多取材于乐府诗集贰肆“梅花落”诸人之作，读者可取参阅，不须赘引。惟有第伍句固用梅花落曲之典，但恐亦与象三之自号“塞翁”不无关涉也。第柒第捌两句似谓河东君于鸳湖与牧斋别去后，又复由茸城同舟来到虞山家中。此“去复来”一段波折，持较河东君于崇祯十三年庚辰春与己身绝交离杭州赴嘉兴，

遂一去不复来者，以冷眼观之，殊不胜其感叹也。

同书肆“美人”云：

香袂风前举，朱颜花下行。还将团扇掩，一笑自含情。

寅恪案：此“美人”殆非泛指，当专属之河东君。象三以“一笑”名其集，而集中关涉河东君之诗甚不少，则此诗末句“一笑”二字大可玩味。又牧斋垂死时赋“追忆庚辰冬半野堂文宴”诗有“买回世上千金笑”之句，夫“干没多金，富可偶国”之富裕门生独于此点不及其卖文字以资生活、鬻书籍而构金屋之贫穷座师，诚如前论“湖庄”两题所谓可发一苦笑者也。一笑！

同书同卷“柳”七绝四首云：

灞桥烟雨一枝新，不效夭桃脸上春。想像风流谁得似，楚王宫里细腰人。

朝烟暮雨管离情，唱尽隋堤与渭城。惟有五株陶令宅，无人攀折只啼莺。

莫遣春寒锁柳条，风华又是一年遥。即令春半湖塘路，多少游人倚画桡。

水岸微风百媚生，汉宫犹愧舞腰轻。东山爱尔多才思，更在春深絮满城。

寅恪案：象三诗集中诸作排列不依时间先

后，前已及之，故此题是否为河东君而作殊未敢决言。若果为河东君而作者，则第肆首末两句可为下引尺牋第贰伍通“某公作用，亦大异赌墅风流”等语之旁证。又象三赋此首用谢安及谢道蕴之故实，足称数典不忘祖。但后来牧斋传刊东山训和集，想象三读之必深恨老座师之于旧门生不仅攘夺其心爱之美人，并将其先世佳妙典故席卷而去矣。

同书同卷“听白氏女郎曲”云：

弦子轻弹曲缓讴，白家樊素旧风流。博陵自是伤情调，况出佳人玉指头。

寅恪案：此题中之“白女郎”恐非真姓白，实指河东君，其以“白”为称者不过故作狡狴耳。象三既以香山自命，因目河东君为樊素。第叁句兼用白氏文集陆玖“池上篇”序略云：“颍川陈孝山与酿法，酒味甚佳。博陵崔晦叔与琴，韵甚清。

（参同书柒拾“唐故虢州刺史崔公墓志铭。”）蜀客薑发授秋思，声甚淡。弘农杨贞一与青石三，方长平滑，可以坐卧，每至池风春，池月秋，水香莲开之旦，露清鹤唳之夕，拂杨石，举陈酒，援崔琴，弹薑秋思，颓然自适，不知其他。酒酣琴罢，又命乐童登中岛亭，合奏霓裳序。曲未竟，而乐天陶然已醉，睡于石上矣。”及太平广记肆捌捌“莺莺传”略云：“崔已阴知将诀矣，恭貌怡声，徐谓张曰：君常谓我善鼓琴，向时羞颜，

所不能及。今且往矣，既君此诚。因命拂琴，鼓霓裳羽衣序，不数声，哀音怨乱，不复知其是曲也。左右皆歔歔。崔亦遽止之，投琴，泣下流连，趋归郑所，遂不复至。”据此，则第叁章引质直谈耳述河东君与宋辕文绝交时以倭刀断琴之事，或与象三此诗亦有类似之处。观象三“怀柳姬”一题，其称柳如是为“柳姬”，与陈卧子称杨影怜为“杨姬”者同是一例，复证以此题“白氏女郎”之语，益知其以河东君为禁裔矣。由是推论，柳谢恐已先有婚姻成约，柳后复背弃，故谢之怨恨殊非偶然。又钱柳因缘自鸳湖别后曾有一段波折，当由嫡庶问题，详见后论柳钱葺城舟中结缡节。然则谢之失败钱之成功，皆决于此点无疑也。

同书同卷“竹枝词”五首云：

钱塘门外是西湖，湖上风光记得无？依在画船牵绣幕，郎乘油壁度平芜。

初从三竺进香回，逐队登船归去来。谁解侬家心里事，灵签乞得暗中开。

携手长堤明月中，红楼多在段桥东。当年歌舞今安在，魂断西泠一笛风。

细雨微风度柳洲，柳丝袅袅入西楼。春光莫更相撩拨，心在湖中那一舟。

处处开堂佛法新，香云能洗六根尘。欲携女

伴参禅去，生怕山僧偷看人。

寅恪案：此题似属一般性，但亦可兼括河东君在内。观前引河东君湖上草“西泠十首”其第壹首第贰联云：“金鞭油壁朝来见，玉佩灵衣夜半逢。”乃与谢诗同是一般性者。唯柳诗末二句云：“一树红梨更惆怅，分明遮向画楼中。”则为高自标置，暗示避居西溪汪氏书楼之意，与谢诗“柳丝袅袅入西楼”之语区以别矣。

同书同卷“赠人”云：

白璧峨峨荫座人，高情早已属秋旻。还惊丽藻波澜阔，没得句章与纬真。

寅恪案：“句章”为鄞县之古称，“纬真”乃屠隆之字。屠亦鄞县人，象三以屠长卿自比也。至所赠之人，据“丽藻波澜阔”之语，恐非河东君莫属。姑记此疑，以俟更考。

同书同卷“赠别”云：

顰红低绿敛双蛾，肠断尊前一曲歌。为问别时多少恨，满城飞絮一江波。

清歌细舞不胜情，惜别休辞洒再倾。此去销魂何处剧，夕阳山外短长亭。

春花欲落雨中枝，触目伤情是别离。罢抚危弦收舞袖，背人小语问归期。

行云聚散本无根，红袖尊前拭泪痕。欲借冰

弦传别恨，断肠深处不堪论。

寅恪案：细玩四首辞旨，乃女别男者。此女非不能诗，特此男为之代作，如初学集贰拾牧斋“代惠香别”之例。颇疑此四首乃象三作于“怀柳姬”之前，盖谢氏由杭州返宁波别河东君之际所赋，其时间或是崇祯十二年也。

同书同卷“樱桃”云：

墙角樱桃一树花，春风吹绽色如霞。重来但见森森叶，惆怅西风暮雨斜。

寅恪案：此首疑是象三于明南都倾覆以后至虞山祝贺牧斋生日，因有感于杜牧之“绿叶成阴子满枝”之语，（见太平广记贰柒叁“杜牧”条引唐阙史及全唐诗第捌函杜牧捌函杜牧捌“怅诗”并序。又可参同书同函杜牧伍“叹花”。）遂为河东君及赵管妻而作也。

检一笑堂诗集叁“海虞”云：

访旧经过海上城，丹枫紫荻照波明。微云漏日秋光澹，远水摇风晓色清。千里怀人轻命驾，一时兴尽欲兼程。山川满目伤心处，独卧孤篷听雁声。

又“寿钱牧斋座师”（此诗上四句前已引，兹以解释便利之故重录之）云：

天留硕果岂无为，古殿灵光更有谁。渭水应

尝悲岁晚，商山宁复要人知。秋风名菊三杯酒，
春雨华灯一局棋。遥向尊前先起寿，敬为天下祝
耆颐。

此两题连接，当为同时所作。牧斋生日为九月二十六日，象三亲至常熟自是为牧斋祝寿。虽难决定为何年所作，“海虞”诗有“山川满目伤心处”之句，“寿牧斋”诗有“渭水”“商山”一联，则至早亦必在顺治七年庚寅以后。复观“天留硕果岂无为”之句，则疑是距郑延平将率师入长江前不甚久之时间。象三或更借此次祝寿之机缘以解释前此购汉书灭值之宿憾欤？其以“樱桃”为题者，仍是用“樱桃樊素口，杨柳小蛮腰”之典。（见太平广记壹玖捌“白居易”条引云溪友议及孟棨本事诗事感类“白尚书姬人樊素善歌，妓人小蛮善舞”条。）“樱桃”诗第贰句“春风吹绽色如霞”，可与牧斋答河东君半野堂初赠诗“闻君放诞想流风，脸际眉间讶许同”之语相证发。第肆句“西风”一辞不仅与牧斋生日在季秋之今典符会，且与柳氏传“一叶随风忽报秋，纵使君来岂堪折”之语适合。（见太平广记捌伍肆。）倘读者取虎邱石上无名氏题诗“最怜攀折章台柳，憔悴西风问阿侬”之句相较，尤令人失笑。（详见第伍章所论。）所可注意者，据“海虞”诗“千里怀人轻命驾，一时兴尽欲兼程”及“寿牧斋”诗“遥向尊前先起寿”等语，是象三本为祝寿至虞山，又不待牧

斋生日复先返棹，其故殊不可解，岂河东君不愿此不速之客来预寿筵耶？俟考。

又检一笑堂诗集叁“寿座师钱牧斋先生”云：

一代龙门日月悬，晏居人望似神仙。道同禹稷殊行止，文与欧苏作后先。夜雨溪堂收散帙，秋风山馆听调弦。不知谁为苍生计，须与先生惜盛年。

寅恪案：此诗第陆句殆与河东君有关。第柒捌两句之辞旨似在崇祯十四年河东君适牧斋以后、十七年明北都未破以前所赋。象三诗储存上分体而不依时，故“天留硕果岂无为”一律虽排列于此首之前，其实作成时间乃在此首之后也。

同书同卷“索歌”云：

帘幙春阴书不开，排愁须仗曲生才。烦君为拨三弦子，一曲蒲东进一杯。

寅恪案：“蒲东”一辞疑用元微之莺莺传“蒲之东十余里，有僧舍曰普救寺，张生寓焉”之语，与“听白氏女郎曲”诗“博陵自是伤情调”之“博陵”同一出处，盖以河东君比双文也。又“索歌”之“索”殆与乐府诗集柒玖丁六娘“十索”四首及无名氏同题二首有关。唯此则男向女索，而所索为歌耳。由是推之，此女必能歌者。河东君善歌，见第叁章论戊寅草中“西河柳”节，兹不更赘。

同书同卷“白辛夷”（自注“玉兰。”）云：

玉羽霜翎海鹤来，满庭璀璨雪争开。琼花未必能胜此，定有瑶姬下月台。

寅恪案：此首或有为河东君而作之可能。玩末句“定有”二字，恐非偶然咏花之诗，实指河东君肌肤洁白而言。见后论牧斋“冬日同如是泛舟有赠”诗及“玉蕊轩记”等，兹暂不详及。元微之有句云：“寻常百种花齐发，偏摘梨花与白人。”（见才调集伍“离思”六首之六。）象三赋诗殆有此感耶？至若白乐天长恨歌“梨花一枝春带雨”句（见白氏文集壹贰）虽为五十年后小臣外吏评泊杨妃之语，自不可与普救唐昌之才子词人亲睹仙姿者同科并论，但玉环源出河中观王雄之支派，河中为中亚胡族居留地，（可参拙著元白诗笺证稿第贰章“琵琶引”论琵琶女，第肆章“艳诗及悼亡诗”论莺莺，并校记中所补论诸条。）故香山所言未必全出于想象虚构也。

同书同卷“柳絮”云：

红袖乌丝事渺茫，小园寥落叹韶光。无端帘幙风吹絮，又惹闲愁到草堂。

寅恪案：此首疑为河东君而作。第叁句恐是兼用刘梦得“春尽絮飞留不得，随风好去落谁家”之句及世说新语言语类“谢太傅寒雪日内集”条“兄女（道蕴）曰：未若柳絮因风起”之典。

但第壹句有“红袖乌丝”之语，则综合第壹第叁两句之意，当是象三见河东君诗词之类，因而有感，此乃牧斋“戏题美人手迹”之反面作品。盖谢诗乃杜兰香已去，而钱诗则萼绿华将来，故哀乐之情迥异也。

同书同卷“西泠桥”云：

堤花零落旧山青，楚雨巫云付杳冥。二十年来成一梦，春风吹泪过西泠。

寅恪案：象三此诗虽不能确定为何年所作，但有“二十年来”之语，则其作成时间必甚晚，可以无疑。至“楚雨巫云”之典，自指河东君而言，又不待论。由此推之，谢氏迟暮之年犹不能忘情如此，真可谓至死不悟者矣。若更取塞翁此诗与没口居士“蒲团历历前尘事，好梦何曾逐水流”之句（见有学集壹叁“病榻消寒杂咏”第叁肆首）互相印证，则知师弟二人虽梦之好恶不同，而皆于垂死之年具有“寻梦”之作，吾人今日读之不禁为之废书三叹也。

今据上引一笑堂诗集诸题观之，有为河东君而作之嫌疑者竟若是之多，殊觉可诧。细思之，亦无足异。象三于此颇与程孟阳相似，殆由眷恋旧情不忍割弃之故。夫程谢乃害单相思病者，其诗集之保留此类作品，可怜，可恨，可笑，固无待言。至若陈卧子之编刻本身诸集，多存关涉河

东君之诗词，则与朱竹垞不删“风怀诗”之事，皆属双相思病之范围，自不可与程谢同日而语。噫！象三气量褊狭，手段阴狠，复挟多金欲娶河东君而不遂其愿。傥后来河东君所适之人非牧斋者，则其人当不免为象三所伤害。由今观之，柳钱之因缘其促成之人，在正面为汪然明，在反面为谢象三，岂不奇哉？苟明乎此，当日河东君择婿之艰，处境之苦，更可想见矣。

第四章 河东君过访半野堂及其前后之关系（四）

河东君与汪然明尺牋第貳伍通云：

率尔出关，奄焉逾月。先生以无累之神，应触热之客，清淳之語，良非虚饰，而弟影杯弥固，风檄鲜功，乃至服餌清英，泳游宗极，只溢滯淫靡，间恬遏地，（寅恪案：“溢”疑当作“益”。“淫靡”二字连文，当断句。“间”上疑脱一“云”字，或“此”字。“云间”或“此间”，指松江也。另一本“间”作“闻”，恐非。盖河东君与卧子关戏密切，若作“闻”字，则未免疏远矣。似不如仍作“间”字上有脱文为较妥。俟考。“恬遏地”三字连文，解释见下。）有观机曹子，切劘以文。其人邳下逸才，江左罕俦，兼之叔宝神清之誉，彦辅理遣之谈。观涛之望，斯则一耳。承谕出处，备见剴切，特道广性峻，所志各偏。久以此事推纤郎，行自愧也。即某与云云，亦弟简雁门，而右逢掖。谐尚使然，先生何尤之深、言之数欤？至若某口语，斯又鄙流之恒，无足异者。董生何似，居然双成耶？栖隐之暇，乐闻胜流。顾嵇公嫩甚，无意一识南金。奈何！柴车过禾，旦夕迟之。伏枕荒谬，殊无铨次。

寅恪案：河东君此札为尺牘三十一通中最可研究而富有趣味者，惜有讹误之处，明刻本已然，无可依据校补，兼以用典之故，其辞旨更不易晓。然此通实为河东君身世之转捩点，故此不可不稍诠释引申之，借以说明钱柳因缘殊非偶然，必有导致之条件为其先驱。

札末云“柴车过禾，旦夕迟之。伏枕荒谬，殊无铨次”，乃河东君于崇祯十三年庚辰春间以与谢三宾绝交，遂致发病，因离杭州，抵嘉兴后留居养痾。然明得知此情况欲往慰问劝说，先以书告之。河东君即复此札以答谢其意，且自述己身微旨所在也。

至河东君此次在禾养痾之处，颇疑即吴来之昌时之勺园。第叁章率河东君戊寅草“初秋”七律八首中第肆第伍两首及陈卧子平露堂集“初秋”七律八首中第陆首，皆涉及吴来之，盖河东君至迟已于崇祯八年乙亥秋间在松江陈卧子处得识吴氏。又本章及第伍章有关惠香勺园临顿里及卞玉京诸条，皆直接或间接可证明河东君此次在嘉兴养痾之处，吴氏之勺园乃最可能之地。读者若取两章诸条参互观之，则知所揣测者，即不中亦不远也。

此札所用典故之易解者，止举其出处，不更引原文，以免繁赘，如“影杯弥固”见晋书肆叁乐广传；“风檄鲜功”见三国志魏志陸袁绍传裴注引

魏氏春秋、同书贰壹王粲传附陈琳传裴注引典略、后汉书列传陆肆上袁绍传及文选肆肆陈孔璋“为袁绍檄豫州”等；“叔宝神清之誉”见晋书叁陆卫介传刘惔论介语，“彦辅理遣之谈”亦见同书同传，但卫介传以此属之叔宝，而非其妻父乐广也；“观涛”见文选叁肆枚叔“七发”；“简雁门而右逢掖”见后汉书列传叁玖王符传；“董生何似，居然双成耶”见汉武内传，即所谓“（王母）又命侍女董双成吹云和之笙”者；“嵇公嫩甚”见文选肆叁嵇叔夜“与山巨源绝交书”；“无意一识南金”见晋书陆捌薛兼传。

综合推测，然明原书之内容约有三端：

一，“某与云云”者之“某”当即象三，亦即“雁门”，盖河东君自谓其天性忽略贵势而推崇儒素，如皇甫嵩之所为者，然明不可以此责之也。

二，“至若某口语”之“某”当亦指象三，尺牋第贰玖通云“某公作用，亦大异赌墅风流矣”之“某公”乃用晋书柒玖谢安传，自是指象三，河东君以此骂三宾为谢氏不肖子孙也。盖象三因河东君与之绝交，遂大肆诽谤，散播谣言，然明举以告河东君。“风檄鲜功”之“檄”，即象三之蜚语。尺牋第贰柒通末所云“余扼腕之事，病极，不能多述”所谓“扼腕之事”，或亦与象三有关也。

三，“董生何似，居然双成耶？”此乃受人委托之董姓，转请然明为之介绍于河东君，但河东君不

愿与之相见。河东君既不以某公为然，因亦鄙笑其所遣之董姓，而比之于王母之侍女，为其主人吹嘘服役也。“观涛之望，斯则一耳”之语有两义：一指瘳疾之意，一指至杭州之意。盖杭州亦观涛之地也。（可参尺牋第贰肆通所论。）河东君此札下文所言，乃表示不愿至杭州与谢象三复交之旨，谓心中之理想实是陈卧子，此则元微之所谓“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去巫山不是云”者。因已有“观机曹子”在，不必更见他人，谅然明亦必解悟其故矣。

兹成为问题者，即此“观机曹子”究谁指乎？绎“恬遏地”一辞，乃王谢地胄之义。王恬谢遏皆是王谢门中之佳子弟，且为东晋当日之胜流也。（见晋书陆伍王导传附子恬传，又世说新语贤媛类“王凝之谢夫人既往王氏”条及刘孝标柱，晋书玟陆王凝之妻谢氏传并世说新语贤媛类“王江州夫人语谢遏及“谢遏绝重其姊妥善”条等。）“观机曹子”之“子”，其义同于世说“王凝之谢夫人既往王氏”条所谓“王郎逸少之子”及晋书王凝之妻谢氏传所谓“王郎逸少子”之“子”，乃儿子之义。盖河东君自比于有“林下风”之谢道蕴，故取“观机曹子”之辞以目其意中人。河东君既不论社会阶级之高下而自比于谢道蕴，则卧子家世虽非王谢门第，然犹是科第簪缨之族，“似人必于其伦”之义固稍有未合，但为行文用典之便利亦可灵活运

用，不必过于拘执也。“观政某曹”乃分部郎官之称，盖明之六部即古之诸曹，当时通目兵部为枢部，依据此称，遍检与河东君最有关系之胜流，若宋辕文李存我并李舒章诸名士之父皆未尝任兵部之职，惟陈卧子之父所闻虽非实任兵部之职，但曾有一度与兵部发生关系，河东君或因此误记掺混，遂以为绣林实任兵部主事，故以“观机曹子”之辞目卧子也。据陈忠裕全集贰玖“先考绣林府君行述”略云：“是秋（指万历四十三年乙卯秋）举于乡，主司为相国高阳孙公。府君在冬官时，于诸曹中清望最高，群情推毂，旦夕当改铨部曹郎，而高阳公又以府君慷慨任事，欲移之枢部。未决，会艰归，俱不果。”又检黄石斋道周黄漳浦集贰陆“陈绣林墓志”略云：“乙卯举于乡，甚为高阳公（原注“洪思曰：孙文介公慎行，高阳人。”寅恪案：洪思事迹可参杨钟义雪桥诗话余集壹“龙溪洪阿士名思，黄石斋先生高弟”条。）所知。其时欲改公铨部（寅恪案：此时陈所闻官工部屯田司主事），孙文介（原注：“谓孙尚书慎行也。”）方任严疆，欲得公在枢部。事未决，会公丁艰归。”可知卧子之父绣林曾一度有为兵部主事之可能，而未成事实。“枢机”两字义同，可以通用，故“枢部”即“机部”。

兹有一端不可不辨者，即石斋以孙承宗之谥

为“文介”，乃下笔时误记，实则承宗为高阳人，以兵部兼东阁大学士，预机务，经略蓟辽。（见初学集肆柒孙公行状及明史贰伍拾孙承宗传。）慎行为武进人，卒谥文介，始终未尝官兵部尚书，亦未任宰相，且绝不能以著籍武进之人而任应天主考，考取华亭之陈所闻为举人之理。（见明史贰肆孙慎行传。）石斋偶尔笔误，未足为异，然洪氏不特不为改正，又从而证实之，竟以承宗为慎行，可谓一误再误。甚矣！读书之难也。因恐世人以洪氏与石斋关系密切，注释石斋之文必得其实，故为附辨之如此。

观河东君此札推重卧子如此，而卧子不能与河东君结合之事势已如前论，当亦为然明所深知。然则卧子既难重合，象三又无足取，此时然明胸中必将陈谢两人之优劣同异互相比较，择一其他之人，取长略短，衡量斟酌，将此条件适合之候补者推荐于河东君。苦心若是，今日思之，犹足令人叹服！

由此言之，牧斋于万历三十八年庚戌二十九岁时与韩敬争状元失败，仅得探花，深以为憾；又于崇祯元年戊辰四十七岁时与温体仁周延儒争宰相失败，且因此获谴，终身愤恨；然于崇祯十三年庚辰五十九岁时与陈子龙谢三宾争河东君，竟得中选，三十年间之积恨深怒，亦可以暂时泄息矣。牧斋此时之快意可以想见也。俟后论河东

君过访半野堂时详论之。

复次，河东君此札中所谓“纤郎”果为谁耶？前引林天素所作“柳如是尺牋小引”已言其所谓女史纤郎当即王修微，兹请更详证之。春星堂诗集伍遗稿“西湖纪游”（寅恪案：据厉鹗湖船录和此文为“西湖曲自序”）云：“复于西泠绪（？）纤道人净室旁，营生圻。玄宰董宗伯题曰：此未来室也。陈眉公喜而记之。”检陈继儒眉公先生晚香堂小品柒“微道人生圻记”略云：“修微姓王，广陵人。生圻成，眉道人为之记。”故“纤道人”之为王修微绝无疑义。修微名微，复字修微，“纤”“微”二字同义，可以通用，“纤郎”当是修微曾以此为称也。（寅恪后见王国维题高野侯藏汪然明刻本柳如是尺牋七绝三首之一云：“纤郎名字吾能意，合是广陵王草衣。”足征观堂先生之卓识也。）

兹成为问题者，河东君此札、林天素小引及然明西湖曲自序何以皆不称“修微”为“微道人”或“草衣道人”等别号，而称之为不经见之“纤郎”耶？牧斋列朝诗集闰肆选修微诗，朱竹垞彝尊明诗综玖捌妓女类亦选修微诗。朱氏所作修微小传云：“初归归安茅元仪，晚归华亭许誉卿，皆不终。”竹垞所言必有依据，但牧斋则讳言其初归茅止生，又讳言其归许霞城而不终。初学集壹柒居诗集载“茅止生挽诗”七绝十首当作于崇祯

十三年庚辰夏间，修微之脱离止生必更远在其前也。

西园老人（寅恪案：李延昱字期叔，号辰山，亦号放鹑道者。“西园老人”乃其又一别号也。）南吴旧话录壹捌谐谑类云：

许信仆往虞山候钱牧斋，归与王修微盛谈柳靡芜近事，（原注：“靡芜故姓杨，字靡芜，云间妓也。能诗。嫁虞山钱牧斋。”）忽拍案曰：杨柳小蛮腰，一旦落沙叱利手中。修微晒之曰：此易解，恐蛮府参军追及耳。（寅恪案：此条后附嘉定李宜之“哭修微”绝句百首，有句云“有情有韵无蛮福”，其下原注：“修微尝谓余有一种死情。是日公实诉余，修微尝呼之为许蛮，故戏之。”）

寅恪案：修微之归许霞城虽不知在何年，然据顾云美河东君传云：“宗伯大喜，谓天下风流佳丽独王修微杨宛叔与君鼎足而三，何可使许霞城茅止生专国士名姝之目。”牧斋作此语在崇祯十三年冬间，可知此时修微已早离茅元仪而归于许誉卿矣。前引南吴旧话录中李宜之“哭修微”绝句百首，其序亦云：“与修微离合在缘，见之古律词曲，皆有题署。独七言绝句，多褻猥事，既嫁之后，遂杂入无题。不欲斥言其人，以避嫌也。”可知当时通例，名人适人之后，诗文中词旨过涉亲昵者往往加以删改，不欲显著其名，盖

所以避免嫌疑，前引然明为河东君而作之“无题”七律一首即是其证。河东君此札、林天素所作柳如是尺牋小引及汪然明西湖曲自序皆称王修微为不经见之“纤郎”或“纤道人”，而不显著其姓氏及字号者，盖皆在修微适人以后之作，而辞旨所涉殊有避免嫌疑之必要也。

尺牋第貳陸通至貳玖通皆是河东君崇祯十三年庚辰首夏至孟秋之间所作。河东君于此年春间在杭州与谢象三绝交发病，至嘉兴养痾，因住禾城逾月。其后移居吴江盛泽镇欲待然明之晤谈，当是以其地不便相晤，遂买棹至垂虹亭相候。而然明不果赴约，河东君以盛泽镇不可久留，急待与然明面谈，竟不俟其来访而先至杭州。岂知然明此时尚在徽州，于是不得已改往松江，入居横云山，然其病仍未痊癒。及闻然明已归杭州，乃函约其到横云山相晤。河东君于七月得然明复书，谓以家事不能往晤，故约其在秋末会于西湖也。至第叁拾通乃河东君到虞山以后所作，作此函时已在牧斋家中，河东君之身世于此始告一结束矣。由此观之，崇祯十三年首夏至孟秋间所作之尺牋实为河东君身世飘零、疾病缠绵、最困苦时间之作品，若能详悉考证其内容并分析其与然明之密切关系，则钱柳因缘之得如此成就，殊为事势情理之所必致者也。兹择此四通中有关者略诠释之于下。

第貳陸通云：

弟昨冒雨出山，早复冒雨下舟。昔人所谓欲将双屐、以了残缘，正弟之喻耳。明早当泊舟一日，俟车骑一过，即回烟棹矣。望之。

寅恪案：此通中“弟昨冒雨出山”之“山”，与第貳捌通中“弟子归故山也”之“故山”，实同指一地，即是吴江盛泽镇。至第貳捌通之“横山幽奇”、“甫入山后”及“山中最为丽瞩”，并第貳玖通之“及归山阁”之“山”，皆指松江之横云山。此三通中虽同用“山”字，实指两地，不可掺混也。

何以知前者之“山”及“故山”乃指盛泽镇耶？第壹理由，因禾城中无山可言。至城外三十里之胥山，即朱竹垞所谓“嘉禾四望无山，近府治者胥山，一簣而已”者。（见光绪修嘉兴府志壹貳山川壹“胥山”条及朱彝尊暴书亭集陆捌“胥山题壁”。）河东君于第貳玖通中既言“抱疴禾城，已缠月纪”，“禾城”乃嘉兴之泛指，未有养疴于胥山之事，故知前者之“山”及“故山”乃“故居”之意。第貳理由，因第貳捌通云“弟子归故山也，本谓吹笛露桥，闻箫月榭。乃至锦瑟瑶笙，已作画檐蛛网。日望凄凉，徒兹绵丽。所以未及遵剡棹，而行踪已在六桥烟水间矣”，此所谓“吹笛露桥，闻箫月榭”，乃用周美成片玉词上兰陵王“柳”云“记月榭携手，露桥闻笛。沉思前事，似梦里，泪暗滴”之语。用咏柳之词以指己身，自

极切当，但“月榭”“露桥”之“故山”若谓是指禾城外之胥山，必无“锦瑟瑶笙，已作画檐蛛网”之理，故知后者之“山”乃是一昔华丽今荒凉之处所，取以目河东君盛泽镇之故居，方与所言适合。此河东君所以急欲与然明面商他徙，不待来访而先躬往也。又有可注意者，河东君于宋人咏柳之词皆所熟诵，不仅秦少游金明池一阕而已，此殆因其寓姓为“柳”之故，非独以其身世与柳有关耶？

复次，河东君约与然明晤谈之地，疑是吴江之垂虹亭。观前第貳章及第叁章引沈虬河东君传所言张溥至垂虹亭易小舟访徐佛于盛泽镇，而佛已适人，遂携河东君至垂虹亭之事推之，则知当时风习，文士名姝往往以垂虹亭为集会之地，盖不仅景物足供赏玩，且交通便利，可通大舟，非若往来盛泽镇必易小舟也。由此言之，河东君所谓“弟昨冒雨出山，早复冒雨下舟”者，乃前一夕由盛泽镇乘小舟至垂虹亭，翌晨复易大舟以待然明来访。“下舟”者，即下大舟之谓。“明早当泊舟一日，俟车骑一过，即回烟棹”者，乃留在垂虹亭旁大舟中再待然明一日，若尚不至，则又易小舟返盛泽镇也。据此札所言，河东君此时迫切不可缓待之情势，及其焦急之心理，可以想见矣。

尺牋第貳柒通云：

得读手札，便同阿众，与弟感怀之语，大都

若天涯芳草，何由与巴山之雨，一时倾倒也。许长史真诰，亦止在先生数语间耳。望之！余扼腕之事，病极，不能多述也。

寅恪案：此通关键乃“许长史真诰，亦止在先生数语间耳”一节。陶隐居真诰，为集合杨义许谧即许长史诸人手迹而成之书，其中多涉及仙女如萼绿华安妃等降临人间之事。河东君此通所指虽难确定，颇疑与第貳章所引牧斋“戏题美人手迹”七诗有关。牧斋此题作于崇祯十三年庚辰春初，河东君此札作于同年夏间，所隔时日至少亦有三四月之久，故然明将牧斋此诗传致于河东君大有可能，至牧斋所见之河东君手迹亦是从然明处得来也。考晋书柴玖谢安传云：“寓会稽，与王羲之及高阳许询桑门楮遁游处。”及同书捌拾王羲之传略云：“羲之既去官，与东土人士尽山水之游，又与道士许邁共修服食，遍游东中诸部，穷名山，泛沧海。叹曰：我卒当以乐死。谢安谓羲之曰：中年以来，伤于哀乐，与亲友别，辄作数日恶。羲之曰：年在桑榆，自然至此。须正赖丝竹陶写。恒恐儿辈觉损其欢乐之趣。时刘惔为丹阳令，（寅恪案：“令”字应依世说新语言语类“刘真长为丹阳尹”条，改作“尹”字。）许询尝就惔宿。床帷新丽，饮食丰甘。询曰：若此保全，殊胜东山。惔曰：卿若知吉凶由人，吾安得保此。羲之在坐曰：令巢许遇稷契，当无此言。

二人并有愧色。”世说新语言语类“刘真长为丹阳尹”条刘注引续晋阳秋云：“许询字玄度，高阳人，魏中领军允玄孙。总角秀惠，众称神童，而风情简素。司徒掾辟，不就。早卒。”真诰贰拾真胄世谱略云：“（许）副字仲先，庶生，即长史（谥）之父也。与谢奕（安等）兄弟周旋。”又略云：“（许）邁字叔玄，小名映，改名远游。与王右军父子周旋。”然则谢安石王逸少之在东山，其所与交游者为许询许邁，而非许谥即许长史，但长史之父仲先及兄远游，固尝与王谢胜流相往来。河东君或于此有所误记，因而掺混耶？若为误记掺混，则东山之谢安石恐非牧斋莫属，盖然明当时所能介绍于河东君之胜流，惟牧斋一人曾于崇祯元年戊辰会推阁臣，列名其中，虽因此革职回籍，然实取得候补宰相之资格。至其余如谢象三之流，资望甚浅，不足与谢安石相比也。职此之故，第贰章论牧斋“戏题美人手迹”七首，谓其诗乃钱柳因缘重要资料之一，实则亦是钱柳因缘材料之最先见于记载者。河东君此札可取以相证发也。

尺牋第贰捌通云：

（上段前已引。）已至湖湄，知先生尚滞故里。又以横山幽奇，不灭赤城，遂怀尚平之意。不意甫入山后，缠绵夙疾，委顿至今。近闻先生已归，幸即垂示。山中最为丽瞩，除药炉禅榻之

外，即松风桂渚。若睹良规，便为情景俱胜。读孔璋之檄，未可知也。伏枕草草，不悉。

寅恪案：此札“药炉”二字，杭州高氏藏本如此，今依以移录。瞿氏钞本“药”下缺一字，王胡本补作“铛”，自是可通，但杜牧之“题禅院”诗云：“今日鬓丝禅榻畔，茶烟轻扬落花风。”（见全唐诗第捌函杜牧参及孟棨本事诗高逸类），并东坡集柴“和子由”四首之二“送春”云：“鬓丝禅榻雨忘机。”及东坡后集肆“朝云诗”云：“不似杨枝别乐天，天女维摩总解禅。经卷药炉新活计，舞衫歌扇旧因缘。”河东君自与谢象三绝交发病后，意态消沉，借禅说以遣愁闷，因而多读佛经，如第贰伍通云“呗具宗极”，第贰柒通云“便同阿难国再见矣”，第贰玖通云“见遮须之尊，忘波旬之怖”及“今虽华鬢少除，而尼连未浴”等，皆用内典之文，可为例证。至“药炉禅榻”之语固出杜苏之诗，人所习知，不足为异。所可论者，河东君以其身世之关系，于“朝云诗”一类之作品本甚留意，况曾一度以“杨朝”为称，唐叔达为之赋“七夕行”，程孟阳为之赋“朝云诗八首”及“今夕行”，其于东坡是诗，尤所专注，此事理所必然也。

（详见前论“河东君嘉定之游”节。）河东君作此书时正值其浏览佛经及赏玩苏诗之际。其实东坡此诗之“药炉”本指烧炼丹汞之“药炉”，而非煎煮药物之“药炉”，观此诗七八两句“丹成逐我三山

去，不作巫阳云雨仙”可证。盖“经卷药炉”指佛道之教义，“舞衫歌扇”指姬妾之生活，以今昔情境互异为对文。东坡此意河东君未尝不知，不过借用之，以写煎药疗病之景况耳，若必谓非作“药铛”不也。河东君早与几社名士交游，自然熏染轻鄙宋诗之风习，第叁章论河东君金明池“咏寒柳”词实用东坡之诗，今观此札中“药炉禅榻”之语又得一证。王胡本以“药炉”为“药铛”，就文义言原甚可通，然于河东君学问蜕变之过程似尚未达一间也。夫河东君之涉猎教乘本为遣愁解闷之计，但亦可作赋诗词取材料之用，故所用佛经典故自多出于法苑珠林等类书，若“遮须”一词乃用晋书壹佰贰刘聪载记，实亦源于佛经，颇称僻典。然则其记诵之博实有超出同时诸名姝者。明末几社胜流之诗文以所学偏狭之故，其意境及材料殊有限制。河东君自与程孟阳一流人交好以后，其作品遣词取材之范围已渐脱除旧日陈宋诸人之习染，骎骎转入钱程论学论诗之范围，盖几与当时萧伯玉士韦等千子南英诸名士同一派别，而非复云间旧日之阿蒙矣。

河东君至杭州访然明不遇，未能与商迁居之地，故遂自行决定由吴江之盛泽迁往松江之横云山。似此不俟然明之回杭而匆促作此移居之计者，其间必有不能久待之理由。据陈忠裕全集卧子自撰年谱崇祯十三年庚辰条略云：“春纳侧室

薄氏。以三月北发。六月就选人，得绍兴司李。七月南还。以八月奉太安人携家渡钱塘。（抵任所。）”可知崇祯十三年春卧子于其继母唐孺人服阙后即又纳妾薄氏，复北上选官，以常例推计，其得官南还及赴新任当不过数月间事。河东君自崇祯八年夏间脱离卧子，晚秋离去松江后，至崇祯十三年夏间作此札时固已历五岁之久，而两方实未能忘情，第叁章论卧子“长相思”、“上已行”两诗已言及此点。意者河东君作此书时或闻卧子之北行，或竟知卧子之得官南归，所以急欲迁居松江而不待然明之归者，其意旨傥在是耶？

“横山”即横云山，嘉庆修松江府志柴山川门云：

在府城西北二十三里，高七十尺，周回五里。本名横山，唐天宝六年易今名。又河东君戊寅草“（崇祯八年）秋夜杂诗”四首之二“澄崖相近看”句下自注云：横山在原后。

寅恪案：第叁章引钱肇鳌质直谈耳柴“柳如是之轶事”条载河东君旧日居松江之余山。余山在松江府城北二十五里，（见嘉庆修松江府志柴山川门。）与横云山地相邻接，而横云山之规模尚狭小于余山。河东君是否先居余山，后迁横云山，抑或前后皆居横云山，钱氏掺混言之，今不易考知矣。

“赤城”者，文选壹壹孙兴公“游天台山赋”云“赤城霞起而建村”，故以赤城比天台，其实高下大小不可同语。若谓河东君于此亦不免文人浮夸之习，则恐所见尚失之肤浅。鄙意河东君之取横云山以比天台山者，暗寓“刘阮重来”之意，实希望卧子之来访也。此通云“不意甫入山后，缠绵夙疾，委顿至今”，第貳玖通云“及归山阁，几至弥留”，岂居横山以后卧子又无来访之事所致耶？更可注意者，东坡词云“人间自有赤城居士”，（见东坡词水龙吟。）河东君殆亦于此时熟玩苏词，不仅熟精选理也。

尺牋第貳玖通云：

（上段前已引。）邈邈之怀，未卜清邁。何期明河，又读鳞间耶？弟即日观涛广陵，聆音震泽。先生又以尚禽之事未毕，既不能晤之晚香，或当期之仙舫也。某公作用，亦大异财塹风流矣。将来湖湄鳊鱼如丝，林叶正赭。其为延结，何可言喻。

寅恪案：欧阳永叔居士集壹伍“秋声赋”云“明河在天”、“夷则为七月之律”。今河东君此书云“何期明河，又读鳞间耶？”是此书作于崇祯十三年七月间。“观涛广陵，聆音震泽”当是访觅名流，择婿人海之意，而非真欲有所游览也，否则与下文“不能晤之晚香，或当期之仙舫”之语意义不贯。“仙舫”谓“不系园”之类，即指杭州，乃然

明所居之地。“晚香”谓“佘山”，（陈眉公建晚香堂于东佘山。河东君作此书时眉公已前卒，故此“晚香”当是泛指佘山，非谓约然明会于眉公处也。）即指松江，乃河东所居地。此札之意谓然明既以家事不能来松江相访，则己身将往杭州相会，其时间当在深秋，即鱼肉白、林叶红之候也。

然明书中必又言及谢三宾对于河东君有何不利之言行。此类言行今虽难考悉，但据全谢山所述象三“晚年求用于新朝，欲以贿杀六狂生，不克，竟杀五君子以为进取之路”等事推之，其人之阴险可知。然则河东君此时既为象山所恨，处境颇危，若非托身一甚有地位之人如牧斋者，恐象三尚不肯便尔罢休。观河东君此札，其急于求得归宿之所，情见乎辞者，殆亦与此有关欤？“某公作用，亦大异财璫风流矣”之语自是用晋书柴玖谢安传，世人共知，不待征引。所可笑者，牧斋为象三父一爵母周氏所作合葬墓志铭有“其先晋太傅”及“谢自太傅，家于东中”等语。

（见初学集伍叁“封监察御史谢府君墓志铭”。）夫吾国旧日妄攀前代名贤，冒认宗祖、矜夸华胄之陋习，如杜少陵“丹青引”中“将军魏武之子孙”之例者，（见杜工部集伍。）何可胜数，亦无须辨驳。象三于此本不足怪，但其人与河东君虽有特殊关系，幸后来野心终不得逞，否则东山

和集之编刊将不属于牧斋，转属于象三，而象三可谓承家法祖之孝子顺孙矣。至若河东君骂其“大异财墅风流”，意谓象三为安石之不肖裔孙，固甚确切痛快，殊不知傥象三果能效法其远祖者，恐未必真河东君之所愿也。

尺牋第叁拾通云：

嗣音遥阻碍，顿及萧晨。时依朔风，禹台黯结。弟小草以来，如飘丝雾，黍谷之月，遂蹶虞山。南宫主人，倒屣见知，羊公谢傅，观兹非渺。彼闻先生与冯云将有意北行，相望良久。何谓二仲尚渺洄溯。弟方耽游蜡屐，或至阁梅梁雪，彦会可怀。不尔，则春怀伊迳，薄游在斯。当偕某翁便过（通）德，一景道风也。专此修候，不既。

寅恪案：此书乃崇祯十三年庚辰十二月河东君已移居牧斋我闻室时所作。“时依朔风，禹台黯结”者，文选肆壹李少卿答苏武书云：“时因北风，复惠德音。”河东君此书亦作于冬季，故有斯语。“禹台”即“禹王台”，亦即“梁王吹台”，其地在开封。（见清嘉庆一统志壹捌柒开封府贰。）此与第叁壹通用“夷门”指然明者相同，前已论及，盖取此两词以比然明为魏之信陵君也。“小草以来，如飘丝雾”者，“小草”用世说新语排调类“谢公始有东山之志”条，谓由松江横云山出游也。“如飘丝雾”即“薄游”之意，下文亦

有“薄游在斯”之语，可以参证。

更有可论者，文选贰陆谢灵运“初去郡一首”云：

毕娶类尚子，薄游似邴生。”

李注云：

嵇康高士传曰：尚长字子平，河内人。隐避不仕，为子嫁娶毕，敕家事断之，勿复相关，当如我死矣。嵇康书亦云尚子平。范晔后汉书曰：向长子平，男娶女嫁既毕，敕断家事。“尚”、“向”不同，未详孰是。班固汉书曰：邴曼容志自修为官不肯过六百石，辄自免去。

寅恪案：“尚”、“向”之异兹可不论。第贰玖通云“先生又以尚禽之事未毕”，“禽”字应作“长”或“平”，即用庚东诗句及李注。春星堂诗集叁游草最后一首“出游两月，归途复患危病。释妄成真，自此弥切”云“向平有累应须毕”，然明此诗作于崇祯十一年戊寅季秋，其时尚未毕儿女婚嫁。至河东君作第贰玖通时，已逾两年，正值然明儿女婚嫁之际也。若第贰拾通“又以横山纲奇，不灭赤城，遂怀尚平之意”，则用范尉宗后汉书列传柒叁逸民传向长传中“向子平禽子夏俱游五岳名山”之典，非谓“男女娶嫁既毕”之义也。但于贰捌通用“尚平之意”以指己身，而于第贰玖通转用“尚禽之事”以指然明。指然明为禽庆与尚

平共游五岳名山，自无不可，若指己身为尚平，则河东君己身婚嫁尚不能毕，正在苦闷彷徨之际，误用此典，不觉令人失笑。

“薄游”之义，原为“游宦”之“游”。故康乐诗用“邴曼容为官不肯过六百石，辄自免去”之典，与浪游之意绝无关涉。河东君久诵萧选，熟记谢诗，遂不觉借用康乐之句，牵连泥及，颇不切当。斯亦词人下笔时所难免者，不必苛责也。

“黍谷之月，遂蹑虞山”者，乃冬至气节所在之仲冬十一月到常熟之意。（寅恪案：据郑氏近世中西史日表，崇祯十三年庚辰十一月九日冬至。）文选左太冲“魏都赋”云：“且夫寒丰黍，吹律暖之也。”李注引刘向别录曰：“邹衍在燕，有谷地美而寒，不生五谷。邹子居之，吹律而温至黍生。今名黍谷。”又杜工部集壹陆“小至”诗云“冬至阳生春又来。”盖河东君以崇祯十三年庚辰十一月至常熟，仍留舟次，至十二月二日始迁入牧斋家新建之我闻室。其作此书，据前引耦耕堂存稿文下“题归舟漫兴册”中“庚辰腊月望，海虞半野堂订游黄山”之语推之，则当在十三年十二月十五日孟阳离常熟以后河东君尚居牧斋家中之时也。所以确知如此者，东山训和集壹第壹首云：“庚辰仲冬访牧翁于半野堂，奉赠长句。河东柳是字如是。”（原注：“初名隐。”诗见后。）列朝诗集丁壹叁上松圆诗老程嘉燧诗云：“庚辰

十二月二日虞山舟次值河东君，用韵辄赠。”（诗见后。）及东山训和集壹牧翁诗云：“寒夕文宴，再叠前韵。是日我闻室落成，延河东君居之。”（原注：“涂月二日。”诗见后。）可知河东君于崇祯十三年庚辰十一月乘舟至虞山，“幅巾弓鞋，着男子服”，访牧斋于半野堂，其始尚留舟次，故孟阳诗题云“庚辰十二月二日开山舟次值河东君”，而牧斋诗题云“是日（指庚辰十二月二日）我闻室落成，延河东君居之”，此诗第肆句又云“绿窗还似木兰舟”。然则河东君之访牧斋，其先尚居虞山舟次，后始迁入牧斋家中，首尾经过时日明白可以考见者若是。后来载记涉及此事往往失实，兹略征最初最要之如此，其他歧异之说，概不多及，以其辨不胜辨故也。

复次，河东君之访半野堂，在此之前实已预有接洽，并非冒昧之举，俟后详论。其“幅巾弓鞋，着男子服”者，不仅由于好砑村异、放诞风流之故，盖亦由当时社会风俗之拘限，若竟以女子装束往谒或为侯补宰相之当关所拒绝，有以致之也。其所以虽着男子之“幅巾”，而仍露女子之“弓鞋”者，殆因当时风尚，女子以大足为奇丑，故意表示其非如蒲松龄聊斋志异所谓“莲船盈尺”之状耶？

自顾云美作图征咏之后，（此图今藏沈阳故

宫博物馆。余可参范锴华笑顾杂笔壹“河东君访半野堂小影图传并题诗跋五则。”）继续摹写者颇亦不少，惜寅恪未得全见。惟神州国光社影印余秋室白描柳如是小像最为世所称道。蓉裳善画美人，有“余美人”之目，（见秦祖永续桐阴论画等。）竟坐是不得为状头。（见蒋宝龄墨林今话柒。）此小像不知是何年所作，以意揣之当在秋室乾隆丙戌殿试以后。然则“余美人”之未能中状元，此小像实不任其咎也。又“美人”本为河东君之号，以“余美人”而画“杨美人”，可称双美矣。因戏题三诗，附载于后，以博好事者一笑。

诗云：

弓鞋逢掖访江潭，奇服何妨戏作男。咏柳风流人第一，（河东君金明池咏寒柳词有句云：“念畴昔风流，暗伤如许。”非用谢道蕴咏絮事。）画眉时候月初三。（河东君于崇祯十三年十二月二日入居牧斋新建之我闻室。李笠翁“意中缘”剧中，黄天监以“画眉”为“画梅”。若从其言，则属对更工切矣。一笑！）东山小草今休比，南国名花老再探。（牧斋于万历三十八年庚戌廷试以第三人及第，时年二十九岁。至崇祯十三年庚辰过河东君时，年已五十九岁矣。）好影育长终脉脉，（见世说新语纰漏类。）兴亡遗恨向谁谈。

岱岳鸿毛说死生，当年悲愤未能平。佳人谁

惜人难得，故国还怜国早倾。柳絮有情应自媚，桃花无气欲何成。杨妃评泊然脂夜，流恨师涓枕畔声。

佛土文殊亦化尘，如何犹写散花身。白杨几换坟前树，红豆长留世上春。天壤茫茫原负汝，海桑涉涉更愁人。衰五敢议千秋事，胜咏崔徽画里真。

河东君札中“南宫主人”之语指牧斋言。盖北宋以来习称礼部为“南宫”，（见王辟之渑水燕谈录柒歌咏类“范文正公未免乳丧其父”条。）时牧斋以礼部右侍郎革职家居故也。“冯云将”者，南京国子监祭酒秀水冯梦禎之仲子。梦禎以文章气节有声于时，（见初学集伍壹“南京国子监祭酒冯公墓志铭”、列朝诗集丁壹伍“冯祭酒梦禎”条小传及光绪修嘉兴府志伍贰冯梦禎传。）以娶仁和沈氏之故遂居杭州。（见光绪修杭州府志壹陆玖冯梦禎传。）云将虽为名父之子，而科试殊不得志，身世颇困顿，与汪然明始终交好。观牧斋有学集叁贰汪然明墓志铭云：“及乎弥留待尽，神明湛然。要云将诸人，摩挲名迹，吹箫摘阮，移日视荫，乃抗手而告别。”可为例证。今春星堂集中关涉冯云将者甚多，兹仅择录梦香楼集所附和诗中云将四绝句之一于下。其诗辞旨皆不佳，远不及黄媛介李渔诸人之和作也。冯鹓雏和诗云：“轻绡飘指紫云香，玉骨凌风枕簟凉。幽梦

回来情仿佛，不知谁个是檀郎。”牧斋尺牋壹与宋玉叔琬书云：“不肖在杭有五十年老友曰冯鹓雏，字云将者，故大司成开之先生之仲子也。年八十有七矣。杜门屏居，能读父书，种兰洗竹，不愧古之逸民。开之故无遗赀，云将家益落。”据此云将暮齿之情况，亦可想见矣。

兹所以不避繁赘之嫌略详云将名字及生平者，盖为小青故事，后人多所误会之故。列朝诗集闰肆“女郎羽素兰”条小传附论小青事云：

又有所谓小青者，本无其人。邑子谭生造传及诗，与朋侪为戏曰：小青者，离“情”字。正书“心”旁似“小”字也。或言姓钟合之成“钟情”字也。其传及诗俱不佳，流传日广，演为传奇。

（寅恪案：牧斋此条可参陈忠裕全集拾几社稿“仿佛行”并所附李舒章原作。）至有以“孤山访小青墓”为诗题者。俗语不实，流为丹青，良可为喷饭也。以事出虞山，故附著于此。

陈文述兰因集上（参陈文述西泠闺咏玖“梅花屿冯小青诗序。”）辨正牧斋之说，略云：

或妒妇扬焚图毁诗之余烈，百计以灭其迹。冯既旧家，妇应豪族。蒙叟受托，作此不经之语，未可知也。

寅恪案：颐道居士驳牧斋所言之谬，甚确。但以牧斋受闰生嫡室之托，造作不经之语，殊不

知牧斋与云将交谊甚笃，因讳其娶同姓为妾，与古礼“买妾不知其姓，则卜之”之教义相违反也。

（见小戴记曲祀上。）至云伯撰西泠闺咏又以小青之夫为冯千秋，是误认冯云将即冯千秋，则为失实。据光绪修杭州府志壹肆捌冯延年传云：“冯延年字千秋，明国子监祭酒秀水梦禎孙。梦禎娶武林沈氏，爱西湖之胜，筑快雪堂于湖上。延年因入籍钱塘。中崇禎十二年副貢，入太学。归隐秋月庵。”然则千秋乃开之之孙。牧斋作开之墓志云：“余与鹈雏好。”是牧斋为云将之故，因讳小青之事，较合于情理也。

又河东君湖上草有“过孤山友人快雪堂”七律一首。据列朝诗集丁壹伍冯梦禎小传云：“筑室孤山之麓，家藏快雪时晴帖，名其堂曰快雪。”可知此友人即冯云将，河东君游西湖时固尝与云将往还也。崇禎十三年冬间河东君居牧斋家，汪冯二人欲同至虞山者，当是促河东君不再放弃机会即适牧斋也。此后然明游闽，牧斋乃托云将至松江构促河东君。前论尺牋第叁壹通时已言及之矣。

“阁梅梁雪，彦会可怀。不尔，则春怀伊迯，薄游在斯。当偕某翁便过通德”者，河东君初迁入我闻室时当已与牧斋约定于崇禎十三年岁杪同至杭州，否则，亦拟于崇禎十四年春间偕游西湖，共访然明。疑此皆出自牧斋之意，盖欲请

然明劝说河东君之故。观前引第叁壹通首节然明甚夸牧斋气谊等语可以推知也。鄙意河东君此书乃是由牧斋所成，必经牧斋过目者。当日牧斋遣人致函然明，告以河东君之将至杭过访，并请其代为劝说。牧斋致然明之书惜已不可得见，而河东君此书之性质，不过牧斋专函之附片耳。

第四章 河东君过访半野堂及其前后之关系（五）

关于湖上草赠诸文人之诗，虽为酬应之作，不必多论，然有一特点，即牧斋所称河东君半野堂初赠诗“语特庄雅”者是也。（见东山训和集壹第貳诗题。）夫以河东君当日社会之地位，与诸男性文人往来酬赠，若涉猥俗，岂不同于溱洧士女之相谑，而女方实为主动者乎？（见毛诗郑风溱洧孔氏正义。）此河东君酬赠诸诗所以“语特庄雅”、自高身份之故。顾云美云“（河东君）游吴越间，格调高绝，词翰倾一时”，洵非虚誉也。

麋芜纪闻上载王士禄宫闺氏籍艺文考略一名然脂集云：

（河东君）所著有戊寅草，邹斯漪刻其诗于诗媛十名家集中。（寅恪案：佚业甲集牧斋集外诗附柳如是诗，卷尾载武陵渔人跋云：“苏息翁新购诗媛八名家，令急为借读。内有河东君一□，牧为录出。”与此作“诗媛十名家”者不同。）又汪汝谦刻其尺牋一卷。林雪云：如是尺牋艳过六朝，情深班蔡。神释堂诗话云：河东君诗早岁耽奇，多沦荒杂。戊寅一编，遣韵缀辞，率不可

诘。最佳如剑术行懊侬词诸篇，不经截，初不易上口也。然每过警策，辄有雷电砰然、刀剑撞击之势，亦鬢笄之异致矣。后来多传近体，七言乃至独绝。若“婉变鱼龙问才艳，深凉烽火字珊瑚”，“下杜昔为走马地，阿童今作门鸡游”，“小苑有香皆冉冉，新花无梦不濛濛”，“月幌歌阑寻法尾，风床书乱觅搔头”，“洗罢新松看沁雪，行残旧药写来禽”，此例数联，惝恍朦胧，附以神丽，鱼薛擅能，兹奇未睹。诚如陈思所云神光离合、乍阴乍阳者也。拟古如“壹馆易嵯峨，珠玉曾萧瑟”，读之尤令人悲悚。尺牍含咀英华，有六朝江鲍遗风。

又邹弢三借庐笔（赘）谈壹贰“河东君”条略云：

往见书贾持河东君诗稿一册，乃惠山韵香尼手录本，仅记其夜起二句云“初月不明庭户暗，流云重叠吐残星”，真得初唐神韵者。

寅恪案：神释堂诗话中所举七言体数联，“婉变”一联见戊寅草“初夏感怀”四首之二；“下杜”一联见同书“五日雨中”；“小苑”一联即下引西泠十首之一第叁第肆两句，洵佳作也；“月幌”一联见初学集贰拾东山诗集叁附河东君和牧翁“中秋日携内出游，次冬日泛舟韵”二首之一；“洗罢”一联见有学集贰秋槐诗支集附河东君和牧翁“人日示内”二首之二。又所举拟古诗“台

馆”两句，则见戊寅草“拟古诗十九首”中“去者日以束”一首。至若邹弢三借庐赘谈壹贰所举“夜起”两句，（详见后引。）今尚未能证实，更俟详考。凡此诸例，虽皆河东君诗句之流播人口者，然其佳作犹不止此数例已也。湖上草诸诗，除“西湖八绝句”之“桃花得气美人中”一首，于第貳章论牧斋与姚叔祥共论近代词人戏作七绝及第叁章论卧子崇祯八年春间所作寒食七绝三首时已两次全引其文，不须更重录外，兹再择录最佳及有关考证者共数首，略加校释于下，聊见全豹之一斑云尔。

“西泠”十首之一云：

西泠月照紫兰丛，杨柳丝多待好风。小苑有香皆冉冉，新花无梦不濛濛。金吹油壁（壁）朝来见，玉作灵衣夜半逢。一树红梨更惆怅，分明遮向画楼中。

寅恪案：河东君此诗为咏当时西湖诸名媛而作，并自述其身世之感也。

“西泠月照紫兰丛”者，用李义山诗集中“汴上送李郢之苏州”诗“苏小小坟今在否，紫兰香径与招魂”之语，“丛”者，多数之义，指诸名媛言，与下文“一树”之指己身言者相对为文。

“杨柳丝多待好风”乃合李义山集中“无题”二首之一“斑骓只系垂杨岸，何处西南待好风”两句

为一句。（寅恪案：李集诸本“待”字多作“任”。冯浩玉溪生诗笺注肆“待”字下注云：“一作任，误。”神州国光社影印牧斋手校李集中亦作“待”。）

“金吹”二字，杭州高氏所藏明本亦同，殊不易解，或谓用乔知之“从军行”一作“秋闺”诗“玉霜冻珠履，金吹薄罗衣”之语。（见全唐诗第贰函乔知之诗。）盖河东君以其身世初亦略同于窈娘，宜于乔补阙之“秋闺”、“绿珠篇”等诗有所感会。戊寅草载其“寒食雨夜十绝句”之五云：“想到窈娘能舞处，红颜就手更谁知。”陈卧子于崇祯六年清明，即河东君赋“寒食雨夜”诗之次日，亦有“今日伤心何事最，雨中独上窈娘坟”之句，

（见陈忠裕全集壹玖陈李唱和集“清明”七绝。）故河东君之用“金吹”二字恐非出于偶然也。鄙意此说未是。第壹理由，乔诗之“金吹”当作“金风”解，“吹”字应读去声，但在柳诗则应作平声始合音调。第贰理由，“金吹”与“油壁”不相关联，两词连用亦似牵强。职此之故，颇疑“金吹”应作“金鞭”，“鞭”字脱落，因误成“吹”字耳。苏小小歌云：“我乘油壁车，郎骑青骢马。何处结同心，西陵松柏下。”（见郭茂倩乐府诗集捌伍。）故“金鞭”即指“青骢马”言，与“油壁”一辞相联贯。且“鞭”字平声，于音律协调，较作“金吹”者更为易解矣。“玉作”亦疑为“玉佩”之讹误，

楚辞九歌大司命云“灵衣兮被被，玉佩兮陆离”者是也。“金鞭油壁”与“玉佩灵衣”相对为文，自极工切。

“红梨”者，玉溪生诗“崇文馆里丹霜后，无限红梨忆校书”（见李义山诗集中“代秘书赠弘文馆诸校书”）本以“红梨”比事，即取郑虔柿叶临书之意，乃指“男校书”之校书郎。后来因薛涛有“女校书”之称，遂用“红梨”以目女校书，如徐复祚之“红梨记”戏剧乃其例也。

河东君自比于“一树红梨”“遮向画楼中”者，即遮隐于画楼之中不欲俗人窥见之意。尺牋第伍通云：“弟之所汲汲者，亡过于避迹一事。”河东君此诗自言其所以不同于西湖当时诸名媛者，乃在潜隐一端，其改名为“隐”，取义实在于是。至所谓“画楼”，殆指尺牋第壹通所谓“桂栋药房”之然明横山别墅，即牧斋诗中所谓“汪氏画楼”者也。

此诗第贰句“杨柳丝多待好风”，中藏河东君之新旧姓氏，第捌句则暗藏“隐”字，即河东君此时之改名。故湖上草之作者亦题为“柳隐如是”。当时作诗之风气，诗中往往暗藏有关人之姓名，第贰章已详论之矣。又牧斋于崇祯十三年秋间与姚叔祥共论近代词人诗云：“近日西陵夸柳隐。”可知牧斋作诗时实已行见然明所刻之湖上草，而“西陵”“柳隐”两簇并用，殆即指此首而言

耶？

“西泠”第拾首云：

荒凉夙昔鹤曾遊，松柏吟风在上头。（原注：“时游孤山。”）吏苑已无句漏鼎，（原注：“穉川为句漏长。”）烟霞犹少岳衡舟。（原注：“褚元璩隐于钱塘时放舟衡岳。”）遥怜浦口芙蓉树，仿佛山中孔雀楼。从此邈然冀一遇，遗宫废井不胜愁。

寅恪案：此首在湖上草诸诗中非佳妙之作，但亦非寻常游览之作，必有为而发，惜今不能考实，姑妄推测，约略解释，殊不敢自信也。

第贰句下自注云：“时游孤山。”故知河东君游孤山而有所感会。然细绎全首词旨，除“鹤曾游”外，其他并无与孤山典故有关者，颇疑此诗殆有感于冯小青之事而作。“松柏同心”已成陈迹，冯云将家已贫落，无复炼金之鼎，往来于富人之门，不能如褚元璩之高逸，旧日小青之居处犹似己身昔日松江之鸳鸯楼，即南楼，既睹孤山陈迹之荒凉，尚冀他日与卧子重寻旧好也。

褚元璩为褚伯玉之字，其事迹见南齐书伍肆及南史柴伍本传。嘉庆一统志贰玖肆绍兴府山川门“宛委山”条引遁甲开山图云：“禹治水，至会稽，宿衡岭。”又同书同卷陵墓门云：“齐褚伯玉在嵯县西西白山。”“衡岭”当即“衡岳”，固是元璩

栖隐之地，不过倒“衡岳”为“岳衡”以协声调，殊觉牵强耳。

何逊“夜梦故人”诗云：“浦口望斜月，洲外闻长风。”及“相思不中寄，直在寸心中。”（见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何记室集。）河东君“浦口”之句，初视之，不过仲言诗意，细绎之，则知实出王子安集贰“采莲赋”中“浦口窄而萍稠”之语。崇祯八年秋河东君与卧子有采莲一段佳话，前论卧子采莲赋中已详及，兹可不赘。盖河东君赋此诗之际，遥想八年前之“鸳鸯楼”即“南楼”，此时当亦同一荒凉境界，斯所以因游孤山，忆昔怀人，乃有此作耶？

“孔雀楼”者，疑是用列仙传上萧史传“能致孔雀白鹤于庭”、太平广记肆捌捌元稹莺莺传载续会真诗云“行云无处所，萧史在楼中”、宋某氏侍儿小名录拾遗引帝王世纪云“秦穆公女名弄玉，善吹箫，作凤凰音，感凤凰，从天而降。后升天矣”及九家集注杜诗壹柒“郑驸马宅宴洞中”七言近体“自是秦楼压郑谷”句下注“赵云：此言主家本是秦女之楼，而气象幽邃，压倒郑子真之谷口矣”之典，盖以己身与卧子同居松江之“鸳鸯楼”即南楼，有似小青与云将同居之孤山“秦楼”即“孔雀楼”耳。此诗首句“鹤曾游”之“鹤”亦当是同出此典，不仅用林君复事也。（参嘉庆一统志贰捌肆杭州府贰古迹门及光绪修杭州府志叁拾古迹贰钱

塘县“放鹤亭”条。)河东君自伤其身世与小青相类，深恨冯妻及张孺人之妒悍、云将及卧子之懦怯，遂感恨而赋此诗欤？湖上草中“过孤山友人快雪堂”七律一首是否与此首同时所作，虽不能知，然此“友人”当为冯云将则无可疑，所以讳言之者，或因有游孤山悼小青之什，故不显著冯氏之名也。

“清明行”云：

春风晓帐樱桃起。绣阁花间绮香旨。(寅恪案：“绮香旨”三字，杭州高氏藏明本作“绮晴旨”，北京钞本亦同。“晴旨”或是“情旨”之讹误，但仍涉牵强。瞿氏钞本作“绮香旨”，复不可通。然瞿本之易“晴”为“香”，当经过改校而又讹写者。岂校改者本改“晴”为“音”，“音”更误为“香”耶？假定为“音旨”，则世说新语赏誉类“太傅东海王镇许昌”条云：“奉诵遗言，不若亲承音旨。”晋书肆玖阮瞻传亦同。又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梁简文帝集壹“与广信侯重述内典书”云：“阔绝音旨，每用延结。”故改为“音旨”，殊有理据。至于“绮字”，则寅恪疑为“绝”字之形讹。“绣阁花间绝音旨”或“情旨”者，佳人绣阁中倚花，公子之“音旨”或“情旨”断绝也。若如此校改，辞意虽甚可通，然辗转揣测，终嫌武断。姑备一说于此，以俟通人之教正耳。)桃枝柳枝偏照人，碧水延娟玉为柱。(“柱”瞿本误作“桂”。)朱兰入

手不禁红，芳草纷匀自然紫。西泠窈窕双回鸾，蕙带如闻明月气。可怜玉鬓茱萸心，盈盈艳作芙蓉生。明霞自落凤巢里，白蝶初含团扇情。丹珠夜泣柳条曲，梦入莺闺空漾绿。斯时红粉飘高枝，豆蔻香深花不续。青楼日暮心茫茫，柔丝折入黄金床。盘螭玉燕无可寄，（寅恪案：此句可参倪璠注庾子山集伍“燕歌行”中“盘龙明镜寄秦嘉，辟恶生香寄韩寿”句，及“杨柳歌”中“白玉手版落盘螭”句。）空有鸳鸯弃路旁。

寅恪案：此题虽为“清明”，然辞旨与清明殊少关涉。反复诵读，并取陈卧子之诗参证之，始恍然明了其间之关系也。卧子诗与河东君此诗之有关者共三首，一为崇祯八年乙亥春之“樱桃篇”，二为崇祯九年丙子春之“寒食行”，三为崇祯十二年己卯春之“上巳行”。樱桃篇及寒食行载于平露堂集，宋徵璧序此集云：“陈子成进士归，读礼之暇，刻其诗草名白云者。己又哀乙亥丙子两年所撰著，为平露堂集。刻成，命予序之。”然则平露堂集之刻成至早当在崇祯十年下半年，迟则在崇祯十一年，至湘真阁集之刻成已在崇祯十四年之后矣。卧子赋“樱桃篇”时正值其与河东君同居之际，此篇固为河东君所亲见而深赏者，“寒食行”作成之时河东君虽已离去卧子，但平露堂集之镌刻至迟亦在崇祯十一年，河东君作“清明行”之前亦必得见卧子之“寒食行”也。职

此之故，河东君“清明行”中之辞句往往与卧子“樱桃篇”、“寒食行”相类似，自非偶然。盖河东君此时之诗多取材于卧子之作品，如前所论湖上草中西湖八绝句“桃花得气美人中”一首，实与卧子崇祯八年春间所作“寒食”七绝有关者，即是其例证。兹录卧子“樱桃篇”及“寒食行”于下，读者取与河东君“清明行”并观，则其间关系自明，不待赘论。至二人作品之所以相似之故，实由两方情感笃挚，遂亦渐染及于文字使然，未可举偷江东集之故事相诮，（见旧五代史壹肆罗绍威传。）而以柳隐偷罗隐为言也。

陈忠裕全集壹壹平露堂集“樱桃篇”云：

美人晓帐开红霞，山楼阁道春风斜。绿水初摇杨柳叶，石屏时拂樱桃花。淡滟笼烟寒白日，柔条丛萼相交加。有时飞入玉窗里，春梦方长人不起。芳草闲庭蝶正黄，琼甃小院谰犹紫。茫茫珠露剪轻红，装成自掷湘文水。棠梨宫中日暖时，龙旗风辇粉流离。低枝隐映入纤手，时亲蝉鬓无人知。赧玉盘承红鞞鞬，翔麟飞鞚行参差。即今寂寞香云度，堕粉摇英春草路。丽魄应悲夜雨天，幽人愁倚东风树。珊瑚磊落几时多，恐有流莺含已暮。

同书同卷“寒食行”云：

江城桃李月，春风花乱飞。空濛度寒食，红

翠展芳菲。郊原漠漠涵平绿，柳云如梦金塘曲。
远林宿雨厌棠梨，水底明霞浮属玉。开帘悄望愁
不眠，流莺已落朱栏前。天际青葱障白日，迷离
偃蹇摇苍烟。此时美人横绣阁，幽怨鸣箏看花
药。碧玉新妆倦复松，丹珠小帐香逾薄。秋千弱
影斗垂杨，轻颺飘荡吹红裳。墙外紫骝骄不去，
回头拾得金凤凰。

前于第叁章考河东君金明池咏寒柳词作成之
年月，已言及卧子“上巳行”与河东君此词有关。
兹更论卧子“上巳行”与河东君“清明行”之关系。

盖“上巳行”中警策之语为“垂柳无人临古渡，
娟娟独立寒塘路”，即用玉溪生“柳”诗“清明带雨
临官道”句，（见李义山诗集下。）实混合清明
上巳为一时间，而柳陈两人所各赋咏之题，其所
指之节候在当时乃同是一日也。考清明行及上巳
行俱作于崇祯十二年，是年三月三日适值清明。
（依陈氏二十史朔闰表崇祯十二年三月朔为阳历
四月三日推算。郑鹤声近世中西史日对照表亦
同。）史邦卿梅溪词蝶恋花云：“二月东风吹客
袂，苏小门前，杨柳如腰细。蝴蝶识人游冶地，
旧曾来处花开未。几夜湖山生梦寐。评泊寻芳，
只怕春寒里。今岁清明逢上巳，相思先到溅裙
水。”然则河东君卧子之诗，其题同辞同，时日
亦同，固不待言。至梅溪词中之人之地及其旨
意，又更相同，尤为可注意也。

噫！当崇祯之季世，明室困于女真后裔建州之侵逼，岌岌乎不可终日，与天水南渡开禧之时复何以异？邦卿为韩侂胄之堂吏，曾随觐国之使北行，则亦关涉恢复中原之谋划，（见梅溪词满江红题云：“陪节欲行，留别社友。但一角湖山，苏小门前，犹自寻芳游冶，良可叹息。”）或以此嗤鄙梅溪乃一胥吏，非足与言国家之安危者。殊不知卧子为几社胜流，于崇祯六年秋间计偕北行，赋诗留别，亦缱绻于河东君，有“美人赠我酒满觞，欲行不行结中肠，何年解佩酬明珰”及“河干薄暮吹红裳，纫以芍药羞青棠，何为弃此永不忘”等句，其后又有“不然奋身击胡羌，勒功金石何辉光”之语，是以恢复辽左自任。

（可参第叁章论卧子此诗节。）斯固卧子所以抒写“离情壮怀”应有之作，实与邦卿龙吟曲所云“歌里眠香，酒酣喝月，壮怀无挠。楚江南，每为神州未复，栏干静，慵登眺”及“同社诗囊，小窗针线，断肠秋早”诸语无异。若一一考其赋诗之时及所言之人，则前后四五百年之间情事实相符合，岂独节令之适合而已哉？虽然，儿女情怀与英雄志略，亦未尝不可相反而相成。故不必拘执此点，以为邦卿及卧子病也。

河东君“清明行”结语云：“盘螭玉燕无可寄，空有鸳鸯弃路旁。”“盘螭”出陈思王集贰乐府“桂之树行”中“上有栖鸾，下有盘螭”句。“玉燕”用别

国“洞冥记”云：“神女留玉钗以赠（汉武）帝，帝以赐赵婕妤。至昭帝元凤中，宫人犹见此钗。黄琳欲之，明日示之，既发匣，有白燕飞升天。后宫人学作此钗，因名玉燕钗，言吉祥也。”此河东君自言己身虽如神女，然无玉钗之物可以报答卧子，盖针对卧子寒食行“回头拾得金凤凰”之结语。“金凤凰”谓妇人之钗也。（可参司马彪续汉书舆服志下“后夫人服”条。又卧子“拾得”二字之出处，或与吴均续齐谐记及韦绚刘宾嘉话录“汉宣帝以皐盖车一乘赐大将军霍光”条中，黄君仲北山罗鸟得凤凰入手即化成紫金事有关。俟考。）

又检李太白“代美人愁镜”诗二首之二（见全唐诗第叁函李白贰肆）云：

美人赠此盘龙之宝镜，烛我金缕之罗衣。时将红袖拂明月，为惜普照之余晖。影中金鹊飞不灭，台下青鸾思独绝。槁砧一别若箭弦。去有日，来无年。狂风吹却妾心短，玉箸并堕菱花前。

寅恪案：“美人”乃河东君之号，“盘龙”即“盘螭”。“槁砧一别若箭弦。去有日，来无年”，正针对卧子之怨词也。

更检全唐诗第叁函李白叁“白头吟”第贰体云：

锦水东流碧，波荡双鸳鸯。雄巢汉宫树，雌弄秦草芳。相如去蜀谒武帝，赤车驷马生辉光。一朝再览大人作，万乘忽欲凌云翔。闻道阿娇失恩宠，千金买赋要君王。相如不忆贫贱日，位高金多聘私室。茂陵妹子皆见求，文君欢爱从此毕。泪如双泉水，行堕紫罗襟。五更鸡三唱，清晨白头吟。长吁不整绿云鬓，仰诉青天哀怨深。城崩已梁妻，谁道士无心。东流不作西归水，落花辞枝羞故林。头上玉燕钗，是妾嫁时物。赠君表相思，罗袖幸时拂。莫卷龙须席，从他生网丝。且留琥珀枕，还有梦来时。鹧鸪裘在锦屏上，自君一挂无由披。妾有秦楼镜，照心胜照井。愿持照新人，双对可怜影。覆水却收不满杯，相如还谢文君回。古来得意不相负，只今惟有青陵台。

河东君赋清明行前二年，即崇祯十年丁丑，卧子已通籍贵显矣，此际以文君长卿相比虽不甚切当，然太白“玉燕钗”之句似可借用，盖以求“相如还谢文君回”之实现。“双对可怜影”暗藏“影怜”之名，此名即陈杨关系最密切时所用者，可因此唤起大樽往日之回忆。“波荡双鸳鸯”与“空有鸳鸯弃路旁”相对照，辞旨哀艳，想卧子得读河东君此诗之时，正如杨景山所谓“风流才子多春思，肠断萧娘一纸书”者也。兹以上已行与清明行两诗关系错杂繁复，故不嫌全录太白此首，以

资参证。

抑尚有可言者。前论河东君寒柳词，谓与汤玉茗紫钗记有关，颇疑清明行“玉燕”之句，实亦暗用蒋子征所作“霍小玉传”中紫玉钗及玉茗堂紫钗记中紫玉燕钗之故事。河东君淹通文史，兼善度曲，蒋防之传，汤显祖之记，当无不度之理，就本人之身份与卧子之关系，取霍小玉与李益相比，最为适当。故清明行结语之意，盖希望卧子不作蒋传中负心忘旧好之李益，而是汤记中多情不自由之君虞也。或者河东君赋此诗时忆及崇祯八年首夏与卧子离别之际，卧子和淮海满庭芳词“紫燕翻风”之句，遂联想紫钗记紫玉燕钗之事，而有此结语欤？俟考。

又卧子“上巳行”云：“公子空遗芍药花，美人自爱樱桃树。”“芍药花”乃卧子自指其怀念河东君诸诗。“樱桃树”之“树”固出于李义山诗集中“深树见一颗樱桃尚在”五律及同卷“嘲樱桃”五绝云“朱实鸟含尽，青楼人未归。南园无限树，独自叶如帋”之典，但“樱桃”二字实更指崇祯八年乙亥春卧子自作之“樱桃篇”及河东君崇祯十二年己卯春所作“清明行”“春风小帐樱桃起”之句。窃疑卧子上巳行乃获见河东君清明行后遂作一诗以酬慰其意者。此年清明适逢上巳，诗题虽为两名，词意实是一事。此卧子故作狡狴，以为讳饰耳。读者倘更取第叁章所录卧子此诗详绎之，当益信鄙说之

不诬也。

第四章 河东君过访半野堂及其前后之关系（六）

论释河东君崇祯十二年己卯之作品“湖上草”及十三年庚辰作品“与汪然明尺牋”既竟，关于钱柳因缘导致之情势及其必然性，读者当可明了矣。然在崇祯十三年十一月河东君过访半野堂之前，尚有牧斋于是年十月往游嘉兴之一重公案。此公案关涉一称“惠香”之女性，寅恪于其人之本末，殊有疑滞，未能解释。姑试作一假设，以待他日之证明也。

初学集壹柒移居诗集“冬日嘉兴舟中戏示惠香二首”云：

画阁兰桡取次同，荡舟容与过垂虹。波如人面轻浮碧，日似残妆旋褪红。理曲近怜莺脰水，弄花遥惜马胜风。可怜平望亭前鸟，双宿双飞每一丛。

依然吴越旧陂塘，粉剩脂残水尚香。已分西施随范蠡，拌将苏小赛真娘。铅华散落沾书帙，弦管交加近笔床。昨日虎丘西畔过，女坟湖水似鸳鸯。

同书同卷“宿鸳鸯湖偶题”云：

烟水迢迢与梦长，一般灯火两般霜。鸳鸯湖上人相立，燕子楼中夜未央。（寅恪案：牧斋此诗结语用关盼盼事，当与东坡词永遇乐“夜宿燕子楼，梦盼盼”一阕有关。由此推之，则知其所赋“八月十六夜有感”一词，特取永遇乐调者，必非偶然也。）

寅恪案：“戏示惠香”诗之前第壹题为“九月望日得石斋馆丈午日见怀诗，次韵却寄”，第叁题为“九日宴集含晖阁醉歌”，第肆题为永遇乐词四首，第伍题为“姚叔祥过明发堂，共论近代词人。戏作绝句十六首”。又“宿鸳鸯湖偶题”之后第壹题为“王店吊李玄白，还泊南湖有感”（寅恪案：李衷纯字玄白，嘉兴人，明诗综陆拾选其诗七首。李氏与牧斋关系密切，见初学集伍肆“大中大夫两淮都转运盐使司运使李君墓志铭”），第贰题为“题南湖勺园”。（寅恪案：光绪修嘉兴府志壹伍古迹门贰秀水县“勺园”条云：“一名竹亭。在淞湖滨。吴吏部昌时别业。”）牧斋此诗结语云“楼上何人看烟雨，为君枝策上溪桥”，当更有所指，不仅谓烟雨楼也。此卷既竟，下卷为东山诗集，乃河东君访半野堂以后之作也。今综合诸题之排列先后，取时间地域及诗词中所言之人事参合推证之，则知崇祯十三年庚辰七月以后至十月，其间为河东君过访半野堂预备成熟之时期。明发堂在拂水山庄，此题乃牧斋家居常熟时姚士

来访问，与之论诗所作。据永遇乐词“十七夜”云“隔船窗，暗笑低鬟，一缕歌喉如发”及“生公石上，周遭云树，遮掩一分残阙”，则是中秋后二夕在苏州舟中所作。含晖阁在半野堂，乃牧斋于重阳节时居常熟城内家中所作，“戏赠惠香”及“宿鸳鸯湖偶题”诸诗均在嘉兴所作，自不待言。据光绪修嘉兴府志壹贰山川门“鸳鸯湖”条略云：“以其居于南方，又谓之南湖云。湖在府城南半里许。”然则初学集壹柒移居诗集最后四题皆与嘉兴有关，乃牧斋于崇祯十三年仲冬河东君访半野堂不久以前往游其地所作也。

“戏赠惠香”二律之典故，钱遵王初学集诗注壹柒征引颇详，不待赘释。但绎此题第壹首所言，皆与嘉兴鸳鸯湖及近旁吴江之莺脰湖故实有关，至第贰首则全属苏州会城旧典，惠香之与嘉兴鸳鸯湖及苏州会城两地有关，可以推知。永遇乐词“十六夜有感”一阕既是为河东君而作，（见第壹章所论。）其第肆阕“十七夜”忽有“生公石上”之语明是在苏州所作，就苏嘉两地域与惠香之关系，更推及惠香与河东君之关系，并绎“宿鸳鸯湖偶题”诗“燕子楼中夜未央”之句，则其间必有待发之覆，抑可知也。余详后论河东君适牧斋后患病问题节，兹暂不多述。

初学集贰拾东山诗集叁“留惠香”云：

立蒂俱栖宿有期，舞衣歌扇且相随。君看陌

上秣桃李，处处春深伴柳枝。

“代惠香答”云：

皇鸟高飞与凤期，差池一燕敢追随。桃花自趁东流水，管领春风任柳枝。

“代惠香别”云：

春水桃花没定期，柳腰婀娜镇相随。凭将松柏青青意，珍重秋来高柳枝。

“别惠香”云：

花信风来判去期，红尘紫陌肯相随。池边苑外相思处，多种夭桃胜柳枝。

徐乃昌影写钱塘丁氏善本书室藏元刻阳春白雪附黄丕烈跋（参士礼居藏书题跋记陆）云：

元刻阳春白雪，为钱唐何梦华（元锡）藏书，矜贵之至，因其是惠香阁物也。惠香阁初不知为谁所居。梦华云，是柳如是之居。兹卷中有“牧翁”印，有“钱受之”印，有“女史”印，其为柳如是所藏无疑。“惜玉怜香”一印，殆亦东涧所钤者。卷中又有墨笔校勘，笔势秀媚，识者指为柳书，余未敢定也。要之，书经名人所藏，图章手迹倍觉古香，宜梦华之视为珍宝矣。先是，曾影钞一本，与余易书。但重其为元刻，而其余为古书生色者，莫得而知。今展读一过，实厌我欲。虽多金，又奚惜耶？书仅五十一番，相易之

价，亦合五十一番。惜书之癖，毋乃太过。命工重装，并志缘起。嘉庆十有四年己巳正月二十有八日雨窗识。复翁。

又云：

越岁辛未中春廿有二日，钱唐陈曼生偕其弟云伯，同过余斋，出此相示。因云伯去年曾摄常熟邑篆，有修柳如是墓一事，于河东君手迹亦有见者。兹以校字证之。云伯以为然。当不谬也。复翁记。

牧斋跋元钞本乐府新编阳春白雪（见杨绍和楹书隅录续编肆）云：

惠香阁藏元人旧钞本阳春白雪十卷。依元刊本校录一过，分注于下。丙子二月花朝，牧翁。

寅恪案：崇祯十五年春间牧斋所作诗中有涉及惠香之事，甚可注意。但河东君适牧斋后之患病问题，俟下文详述，今暂不论。兹所欲言者，即惠香究为何人及与河东君之关系也。

何黄二氏均以惠香阁为河东君所居及认惠香与河东君为一人，殊为谬妄。观牧斋自题其所校录阳春白雪之年月，可知至迟在崇祯九年丙子二月花朝日牧斋已与惠香阁之名发生关系，然则此女性之惠香，其名初见于崇祯十三年庚辰冬间，复见于十五年壬午春季，皆在丙子花朝四年或六年之后，将如何解释此疑问耶？鄙意一为先有人

之名，后有建筑物之名，建筑物因人得名。如牧斋以河东君名是字如是、别号我闻居士之故，因名其所居曰我闻室，即是其例。（参前论蒋氏旧藏河东君山水画册。）一为先有建筑物之名，后有人之名，人因建筑物得名。惠香之名，疑是其例。盖牧斋心中早已悬拟一金屋之名，而此金屋乃留待将来理想之阿娇居之者。若所推测不误，则此女性恐是一能歌之人，与阳春白雪有关，故牧斋取惠香之假名以目之，斯固文士故作狡狴之常态，不足异也。

据牧斋所作关于惠香之四绝句桃柳并用，初视之亦颇平常。检庾子山诗有“流水桃花色，春洲杜若香”及“春水望桃花，春洲藉芳杜”等句，（见倪璠注庾子山集肆“咏画屏风诗”二十四首之九及同书伍“对酒歌”。）则“桃”字实与惠香之“香”字有关，或者此女性真名中有一“桃”字。然就今所见之材料，无一能证实此点者，仍俟详考。

兹可决定者有三事：

一即依牧斋“冬日嘉兴舟中戏示惠香”两律及牧斋阳春白雪跋语，已可知此女性之居处必与嘉兴及苏州有关，并为能歌之人。兹复检初学集壹柒移居诗集崇祯十三年庚辰八月十七夜牧斋于苏州所作永遇乐词云：“白发盈头，清光照眼，老颠思裂。折简征歌，醵钱置酒，漫浪从他说。银

箏画鼓，翠眉檀板，恰称合欢佳节。隔船窗，暗笑低颦，一缕歌喉如发。生公石上，周遭云树，遮掩一分残阙。天上霓裳，人间桂树，曲调都清切。干戈满地，鸟惊鹊绕，一寸此时心折。凭谁把青天净洗，长留皓月。”及同书贰拾上东山诗集叁崇祯十五年壬午中秋河东君病中，牧斋所作“效欧阳詹玩月诗”其后段云：“病妇梦回笑空床，笑我白痴中风狂。谁家玩月无歌版，若个中秋不举觞。虎山桥浸水精域，生公石砌琉璃场。酒旗正临天骕动，歌扇恰倚月魄凉。何为烦恼添哽咽，懵腾噤齟夜未央。秋发纷纷伴坠叶，细雨唧唧和啼螯。自从姮娥到月殿，长依金穴飞夜光。但闻高歌咏水镜，阿谁弹事腾封章。章上倘蒙天一笑，素娥慧汝空奔忙。老夫听罢心惻惻，低头自问笑狂易。妇言可云慎勿听，撑肠拄肚终难释。天上素娥亦有党，人间白叟将安适。合眼犹见星煌煌，入梦仍闻笑哑哑。打门未许惊周公，倒枕一任东方白。”更可证此女性在崇祯十五年壬午春间伴送河东君于病中自苏州返常熟，故河东君亦于是年中秋病中有“谁家玩月无歌版，若个中秋不举觞。虎山桥浸水精域，生公石砌琉璃场”等语，婉劝牧斋往听其清歌借以遣此佳节之岑寂。据是推之，则此居住苏州而擅长歌唱之女性即惠香无疑也。

二即依牧斋所作关于惠香四绝句中皆

有“桃”字，则此女性名中当有“桃”字，前已言及。又细绎牧斋四诗中皆以桃柳并举，当亦非寻常泛用之辞语。据王谔唐语林陆补遗云：“韩退之有二妾，一曰绛桃，一曰柳枝，皆能歌舞。初使王庭凑，至寿阳驿，绝句云：‘风光欲动别长安，春半连城特地寒。不见园花兼巷柳，马头惟有月团团。’盖有所属也。柳枝后逾垣遁去，家人追获。及镇州初归，诗曰：‘别来杨柳街头树，摆弄春风只欲飞。还有小园桃李在，留花不放待郎归。’自是，专宠绛桃矣。”及邵博闻见后录壹柒“韩退之使镇州”条云：“孙子阳为予言，近时寿阳驿发地，得二诗石，唐人跋云：‘退之有倩桃风柳二妓，归途闻风柳已去，故云。’后张籍祭退之诗云：‘乃出二侍女，合弹琵琶箏’者，非此二人耶？”是牧斋暗以韩退之自比，而以河东君比柳枝或风柳，惠香比绛桃或倩桃。然则此惠香之真名中当有“桃”字或“绛”字。“桃”字恐是小名，甚难考出，至“绛”字或与后来所传河东君妹杨绛子之名有关也。

三即观留惠香“并蒂俱栖宿有期”、代惠香“皇鸟高飞与凤期，差池一燕敢追随”及别惠香“多种夭桃胜柳枝”等句，则此女性原是河东君之密友，后来又独立门户，如河东君与徐云翮之关系。

由第壹点引申，河东君于崇祯十三年庚辰春

离杭州至禾城养痾及牧斋述河东君病中之语，当与惠香之居处有关。由第贰点及第叁点引申，疑后来讹传河东君妹绛子之轶事，乃好事者就此演变而成。第壹点不待多论，第贰及第叁点则须略征传说之说，辨析真伪，而究其演变伪造之所由焉。

徐乃昌闺秀词钞补遗“杨绛子传”附柴紫芳芦峰旅记略云：

柳河东君如是归虞山蒙叟后，其妹杨绛子犹居吴江垂虹亭，鄙姊之行，遂不与人往来。构一小园于亭畔，归心禅说。尝谒灵岩樵磳等山，飘遥闲适，视乃姊之迷落于白发翁者，不啻天上人间。嘉兴薛素素女士慕其行，特雇棹担书访绛子于吴门，相见倾倒，遂相约不嫁男子。乃同至慧泉，溯大江而上，探匡庐，入峨嵋，题诗铜塔，终隐焉。其后素素背盟，复至携李，绛子一人居川中，足迹不至城市。河东君数以诗招之，终不应。未几卒。著有灵鹃阁小集行世。其“春柳寄爱姊，调高阳台”一阕，盖讽之也。

寅恪案：柴氏所记有可信者，亦有不可信者，当分别观之。“绛子”之“绛”不仅与桃花颜色有关，且可与牧斋诗用韩退之之妾绛桃之名相合。绛子“居吴江垂虹亭”，谒苏州之“灵岩樵磳等山”及薛素素“访绛子与吴门”等事，又可与牧斋永遇乐词、舟中赠惠香及玩月诗等相印证。然则绛

子与河东君之关系乃勾栏中姊妹行辈之名分，非真同产，此其可信者也。至绛子与薛素素相约不嫁男子一端，则大谬特谬。请征旧记，以明其妄。

繆荃孙云自在堪笔记书画门“薛素素小影”条载胡孝辕〔震亨〕读书日录云：

薛素素南都院妓，姿性澹雅。工书，善画兰，时复挟弹走马，翩翩男儿俊态。后从金坛于褒甫玉嘉有约矣，而未果。吾郡沈虎臣德徐竟纳为妾。合欢之夕，郡中沈少司马纯甫、李孝兼伯远偕诸名士送之。姚叔祥〔士粦〕有诗云：“管领烟花只此身，尊前惊送得交新。生憎一老少当意，勿谢千金便许人。含泪且成名媛别，离肠不管沈郎嗔。相看自笑同秋叶，妒杀侬家并蒂春。”褒甫恨薛之爽约及沈之攘爱也，寄赠薛三律云：“锦水飞来第二身，蕙心更擅艺如神。相怜南国应无辈，不悟东家别有邻。纨扇写留骑凤女，实符赍向驭龙人。碧山烟外含愁思，犹似蛾眉隔座颦。凉壁哀蛩吊蕙帷，计狂祝梦又多违。锦书织恨盈千轴，钿带萦愁减一围。弱水药来娥月皎，明河槎去客星微。越人不肯归西子，花泣吴宫掩夕扉。铜标志里候灵芸，中道香车改辙闻。魂逐飞蓬辞夜幕，泪随落叶点秋裙。尾生作鬼难仇水，巫女为神易变云。自古情多欢便少，双栖何必笑离群。”

列朝诗集闰肆“薛素素小传”略云：

素素少游燕中，为李征蛮所嬖。其画像传入蛮峒，酉阳彭宣慰深慕好之。北里名姬至于倾动蛮夷，古所希有也。中年长斋礼佛，数嫁皆不终。晚归吴下富家翁，为房老以死。

明诗综玖捌“薛素素小传”云：

素素小字润娘，嘉兴妓。有异才。数嫁皆不终。有南游草。

又同书同卷〔静志居〕诗话略云：

予见其手写水墨大士甚工。董尚书未第日，授书禾中，见而爱之，为作小楷心经，兼题以跋。尝侍沈孝廉景倩巾栉。

寅恪案：孝辕所记素素事及姚于诗，皆可供谈助，故详录之。至竹垞所述大抵本之牧斋，惟言董香光未第日见素素所绘观音像而爱之，为写心经兼题以跋之事，乃新增材料中最可注意者，既出自竹垞目睹，自是可信。据牧斋所言素素“数嫁皆不终，晚归吴下富家翁，为房老以死”，则柴氏所言“素素背盟”一端亦颇得实。又酉阳在四川境，则柴氏称绛子与素素同游川中之说，或由此误传，亦有可能。然此诸端，皆不足深论。独绛子与素素相约不嫁男子一点，则须略考素素绛子两人之年龄。据嘉庆修松江府志伍肆“董其昌传”略云：“董其昌字玄宰，华亭人，万

历十七年进士，选庶吉士。”及同书选举表云：“明举人。万历十六年戊子科。董其昌，玄宰。”然则玄宰至早在万历十六年以前（即其尚未中式乡试以前）遇见素素于嘉兴，此时素素之年龄至少亦不能小于十五岁。从此年下数至崇祯十四年辛巳，即河东君适牧斋之岁，共为五十三年，则素素年已六十八岁矣。绛子既称河东君之妹，河东君适牧斋之时年二十四岁，绛子之年当更较少。世间若有年近古稀之老姬，转与二十上下妙龄之少女共为盟誓不嫁男子者，禹域之外，当今之时，何所不有，或亦可能，至于三百年前崇祯之季自无此奇事，可以决言，故紫芳所述，其谬妄不待辨也。

柴氏所记绛子与素素同约不嫁男子之事，虽是大谬，然其他所言绛子诸端，要不无有相当之真实性，复由此真实性演变成为此鄙薄其姊“迷落于白发翁”之故事，并流传其高阳台“寄爱姊”一词，即徐氏闺秀词钞补遗所录者是也。鄙意惠香是否与绛子实为一人，尚待考实，今难断定。前论河东君与汪然明尺牋第伍通时附述张宛仙之事。汪然明于顺治九年壬辰始识宛仙于嘉兴，称其名为“香隐校书”。又宛仙和然明四绝句之二有句云“风韵何如半野堂”，则名字地域人事三者之关系，宛仙颇有与惠香实为一人之嫌疑。假定崇祯十三年庚辰牧斋于嘉兴舟中作诗示惠香之时，

而惠香年龄为十五至十八岁者，则顺治九年壬辰应为二十七至三十岁。据此等年龄推论，固可称为河东君之妹。又就然明称其在顺治九年至十二年之间匿影不出，不轻见人，及游人问津，显贵爱慕，诸端推之，皆与其年龄情事约略适合。然则宛仙岂即惠香欤？是耶？非耶？姑备一说于此，殊未敢自信也。

又据尧圃之言，牧斋原藏元刻本阳春白雪所钤印章中，除“惠香阁”一章外，尚有“女史”及“惜玉怜香”两章之问题。“女史”二字前于论河东君尺牋时曾引汪然明所下“闺秀”与“女史”之界说，兹不必再赘。若依汪氏之说，惠香当日至牧斋家时其身份本是“女史”，故知此“女史”之章非后之好事者所伪造也。至于“惜玉怜香”一章，则关于黄皆令媛介之问题，前第贰章引吴梅村诗话、邓孝威天下名家诗观及王渔洋池北偶谈并第三章引汤漱玉玉台画史诸节中已略涉及皆令，兹请止就皆令与牧斋及河东君之关系一点更少详言之。其他诸端虽饶兴趣，然以本文范围之故，终须有所限制，未可喧宾夺主也。

周勒山铭林下词选壹壹“黄媛介”条云：

媛介久以诗文擅名，其书画亦为世所称赏。作离隐歌序云：予产自清门，归于素士。（兄姊原注：“名媛贞。”）雅好文墨，自少慕之。乃自乙酉逢乱被劫，转徙吴阊，迁迟白下，后人金

沙，闭迹墙东。（原注：“琴张居士名园。”）虽衣食取资于翰墨，而声影未出于衡门。古有朝隐、市隐、渔隐，予殆以离索之怀，成其肥遁之志焉。将还省母，爰作长歌，题曰离隐。归示家兄，或者无曹妹续史之才，庶几免蔡琰居身之玷云尔。

寅恪案：媛介之“离隐歌”今未能得见，即歌序之文诸书虽有转载，但多所删改，盖涉忌讳使然。就所见诸本，惟周氏之书似最能存其旧观，故依录之。序文中“后入金沙，闭迹墙东”及原注“琴张居士名园”之“琴张居士”为何人，初未能知，后检杨钟羲雪桥诗话续集壹云：“金坛张明弼字公亮，号琴张子，为顾黄公丈人行。”乾隆修金坛县志捌人物志文学门张明弼传略云：“张明弼字公亮。天启丁卯游北雍，翰林齐心孝馆致之，编修黄道周尤心契。崇祯癸酉登贤书，丁丑五十四始成进士，授揭阳知县。谪浙江按察司照磨。升台州推官。逾年升户部陕西司主事。愤马士英阮大铖当国，不赴。年六十九卒。著萤芝集二十卷，兔角诠十卷，蕉书三十乘。”又同书壹贰杂旨古迹门云：“墙东园，在县西十二里方边村。张明弼别业。”始知“琴张居士”即张明弼，“名园”即墙东园。

歌序中最可注意者，为“乙酉逢乱被劫，转徙吴阊，迁迟白下，后人金沙，闭迹墙东”及“将

还省母，爰作长歌，题曰离隐。归示家兄，或者无曹妹续史之才，庶几免蔡琰居身之玷云尔”等语。黄皆令于清兵攻取江浙之际逢乱被劫，后始得脱，有关材料多所讳删，故今不能详悉其本末，但取当时类似之记载推测之亦可得其大略。由此引申，更于皆令当日社会身份之问题可得一较明晰之通解也。此问题请分乙酉逢乱以前及以后两时期言之。

明诗综捌陆闺门“黄媛贞小传”云：

媛贞字皆德，秀水人。先世父贵阳守副室，有卧云斋诗集。俞右吉云：亡友黄鼎平立二妹，一字皆德，一字皆令，均有才名。毕德为贵阳朱太守房老，深自韬晦。世徒盛传皆令之诗画，然皆令青绫步障，时时载笔朱门，微嫌近风尘之色，不若皆德之冰雪净聪明也。

盛枫撰嘉禾征献录伍拾“黄媛贞”条云：

年十五六，同邑贵阳知府朱茂时过其门，闻读史记，询之旁人，则贞也。力求媒妁娶为妾。能诗词，工书法。凡启札皆出其手。无子，以老寿终。

同书同卷“黄媛介”条云：

媛介字皆令，亦善诗文，工书法。少许杨氏，杨贫，以鬻畚为业。父母欲寒盟，介不可，卒归杨。

寅恪案：嘉兴黄氏虽是盛门，然皆令所出之支派殊为式微。观其姊皆德意可聘作宰相朱国祚从孙茂时之妾一事，即可证明其家之社会地位甚低。皆令之许聘杨世功时年龄必甚幼小，世功乃贫至“鬻畚为业”，则皆令之家其贫苦当亦相去不远，故黄鼎一门在当日宜为士大夫所轻视。皆令固亦可作妾，与其姊相类。前于第貳章论张溥欲娶皆令事，疑其是娶为妾，而非为妻。皆令于离隐歌序开宗明义谓“予产自清门，归于素士”，盖所以辨白其社会地位，非泛泛自述之辞也。

乙酉逢乱被劫之事今殊难详考，然即据清高宗批历代通鉴辑览壹壹柒附明唐王本末顺治二年六月条云：“嘉兴已归附，而土绅屠象美等，复聚众据城拒守。大兵还攻之，半月而破。”及有学集贰拾“赠黄皆令序”云：“南宗伯署中，闲园数亩，老梅盘拿，柰子花如雪屋。烽烟旁午，诀别仓皇。皆令拟河梁之作，河东抒云雨之章。（寅恪案：毛诗殷其雷传云：“山出云雨。”及笺云：“大夫信厚之君子。为君使，功未成。归哉归哉，劝以为臣之义未得归也。”牧斋盖用此义，谓皆令可归家，而已则不能也。）分手前期，暂游小别。”可知当清兵南来，南京危急时，皆令即从牧斋吏部尚书署中归返嘉兴，其后屠象美等举兵抗清，及嘉兴城为清兵攻陷，皆令殆于此际为清兵所劫。被劫经过，今依据过墟志

感所述刘寡妇事可以推知。此书记载虽不尽可信，然当时妇女被劫经过尚与真相不甚相远。其书谓刘寡妇初由常熟被劫至松江，复由松江归旗安置江宁，其兄及婿见有得许亲人领回之令条诸端，谅是当日一般情事。（详见过墟志感下。）皆令之至苏州，当与刘寡妇之至松江相同，其又至江宁，则亦与刘寡妇不异。若其至金坛，则当是依“许亲人领回”之条例也。皆令此次经过，其“离隐歌”中必有叙述，今既不可得见。顷存“丙戌清明”一首，当是被劫之时或距此时不远所作，兹录于下：

倚柱空怀漆室忧，人家依旧有红楼。思将细雨应同发，泪与飞花总不收。折柳已成新伏腊，禁烟原是古春秋。白云亲舍常凝望，一寸心当万斛愁。（见梁乙真清代妇女文学史第壹章第贰节“秀水黄皆令”条。）

皆令既被劫复得脱，当时必有见疑于人之情事，而其兄尤引以为耻辱，故“离隐歌序”云“归示家兄，庶几免蔡琰居身之玷”，即指此而发也。皆令自经此役，其社会身份颇为可疑，今录吴梅村王渔洋李武曾商媚生诸人之诗于下，以为例证。

吴伟业梅村家藏稿陆诗前集陆“题鸳湖闺咏”四首之一云：

石州螺黛点新妆，小拂乌丝字几行。粉本留香泥蛺蝶，锦囊添线绣鸳鸯。秋风捣素描长卷，春日鸣箏制短章。江夏只今标艺苑，无双才子扫眉娘。

徐鉉本事诗拾所录王士禛“观黄皆令吴岩子卜篆生书扇各题一诗”之黄皆令扇诗云：

归来堂里罢愁妆，离隐歌成泪数行。才调只应同卫铄，风流底许嫁文鸳。萧兰宫掖裁新赋，香茗飘零失旧章。今日贞元摇落客，不将巧语忆秋娘。（参池北偶谈壹贰“黄媛介诗”及同書壹捌“妇人画”等条。）

同诗壹贰所录李武曾良年“黄皆令归吴，杨世功索诗送行”二首云：

曾因庀下栖吴市，忽忆藏书过若耶。愁杀鸳鸯湖口月，年年相对是天涯。

盛名多恐负清闲，此去兰陵好闭关。柳絮满园香茗坼，侍儿添墨写青山。

杜氏辑祁忠惠公〔彪佳〕遗集附商夫人〔景兰〕香奁集“赠闺塾师黄媛介”七律（寅恪案：杜氏辑本附载眉生诸女诸子妇等与皆令唱酬诗颇多，兹不备引。邓汉仪天下名家诗观初集壹贰所选商祁诸闺秀诗亦载此七律，自是出自梅市诗钞，依毛奇龄西河合集陸壹册书后类“梅市唱和诗抄稿书后”可以推知。又检邓氏所选眉生诗

有“送别黄皆令”五古一首，今仍存于景兰集中。但邓氏选本无赠皆令七律。）云：

门锁蓬蒿十载居，何期千里购云裾。才华直接班姬后，风雅平欺左氏余。八体临池争幼妇，千言作赋拟相如。今朝把臂怜同调，始信当年女校书。

寅恪案：梅村“无双才子扫眉娘”及眉生“始信当年女校书”之句，虽皆用计有功唐诗纪事“薛涛”条所载胡曾诗（参全唐诗第拾函胡曾“赠薛涛”七绝）云“万里桥边女校书，琵琶花下闭门居。扫眉才子知多少，管领春风总不如”，未免拟人非其伦。然此病亦词人所常有，可不深论。惟渔洋“今日贞元摇落客，不将巧语忆秋娘”之语，则用韦穀才调集壹白居易所作“江南喜逢萧九彻，因话长安旧游，戏赠五十韵”中“巧语许秋娘”之句。关于此“秋娘”，寅恪已于拙著元白诗笺证稿“琵琶引”章有所论证，兹不赘言。但“秋娘”为贞元时长安名妓，渔洋自比香山，而以秋娘比皆令，今日观之颇为可怪。夫渔洋平日作诗，其用事精确固不及同时之顾亭林，然检腹趁韵何乃一至于此耶？故就此推论，则知皆令乙酉逢乱被劫之后，其社会身份必有见疑于人者，离隐歌序中“虽衣食取资于翰墨，而声影未出于衡门”之句，及序文末述所以作此歌主旨之“庶几无蔡琰居身之玷”一语，乃得通解矣。

更由是推之，渔洋诗“风流底许嫁文鸳”句中之“底许”者，“何可”之意，亦当指皆令乙酉逢乱被劫之事而言。三国志魏志贰捌诸葛诞传附载文钦子鸯事迹略云：“钦子鸯将兵在小城中，闻钦死，勒兵驰之，众不为用。鸯单走逾城出，自归大将军。”颇疑皆令乙酉逢乱，为清军将领所劫，其人原本降将，如李成栋之比者，渔洋因得取譬文鸳。然终难考知也。

有学集贰拾“赠黄皆令序”云：“红袖告行，紫台一去，过清风而留题，（寅恪案：厉鹗宋诗纪事捌柒闺媛类载：南宋末临海王氏为元兵所劫，过清风岭题崖石七律一首。本末详樊榭所引孙道易东园客谈。）望江南而祖别。少陵堕曲江之泪，（寅恪案：牧斋此句或暗指皆令被清兵所劫后，转送至金陵之事，即离隐歌序所谓“迁徙白下”，非泛用少陵“哀江头”诗之古典也。）遗山续小娘之歌。（寅恪案：详见元遗山诗集陆乐府“续小娘歌”十首，施国祁笺注。）世非无才女子，珠沉玉碎，践戎马而换牛羊，视皆令何如？”亦足反证皆令初为清军所劫，而后得脱者。既被劫掠，乡里当必谣诼纷纭，不便即返，免致家人难堪，此所以离家为隐遁之故也。

渔洋“萧兰宫掖裁新赋，香茗飘零失旧章”与武曾“此去兰陵好闭关”及“柳絮满园香茗坼”之句，俱咏媛介本事，故辞语相同。今以材料缺

乏，未能考知。但检康熙修常州府志贰拾古迹门云：“茶舍在罨画溪，去湖汊父一里。李棲筠守常州时，有僧献阳羨佳茗，陆羽以为芬香冠绝他境，可供尚方。遂置舍。”常州即古兰陵之地，陆羽又以为阳羨茶芬香冠绝他境，则王李诗语或与之有关耶？（渔洋“萧兰宫掖裁新赋”句，“萧兰”疑用陆士衡怀土赋“甘菹茶于饴茈，缔萧艾其如兰”语。见汉魏百三名家集陸平原集壹。）“怀土赋”与“离隐歌”皆思归之作，且取以譬黄杨之婚姻也。“宫掖裁新赋”当用晋书叁叁左贵嫔传“受诏作愁思之文，因为离思赋”之典，殆指离隐歌，或皆令他作也。其以此故事相比者，非仅因皆令才华有似左芬，亦以晋书此传有“姿陋无宠，以才德见礼”之语，与梅村“鸳湖闺咏”四首之四“才比左芬年更少”句辞意正同。盖皆令之不与其他被劫妇女，如刘寡妇及宋蕙湘、广陵张氏辈同其命运者（见邓汉仪天下名家诗观初集壹贰宋蕙湘“题卫源旅舍”七绝四首及广陵张氏“西沟道中泪笔”七绝五首），当由貌陋之故，吴王作诗乃实录而非讥诮。牧斋以皆令不似明妃之“一去紫台连朔漠”为皆令幸，诚可信可哀矣。

武曾诗“曾因庀下栖吴市，忽忆藏书过若耶”，下句指皆令于顺治十五年自杭州往游绍兴，与祁彪佳夫人商景兰并其诸女及子妇唱和事（见西河合集陸壹册书后类“梅市唱和诗抄稿书

后”）。 “若耶”在绍兴境，而祁氏淡生堂藏书又著称于东南者也。上句用后汉书列传柴参逸民传梁鸿传“遂至吴，依大家皋伯通，居庑下”之文，固不待言。但此句取譬之皋伯通庑下，乃指牧斋之绛云楼而言。

皆令之往来虞山，居牧斋家，第貳章论梅村诗话及第叁章论玉台画史时已略及之。兹更稍详述其事于下。

众香词乐集族里女宗类选录黄媛介词眼儿媚“谢别柳河东夫人”云：

黄金不惜为幽人，种种语殷勤。竹开三径，图存四壁，便足千春。匆匆欲去尚因循，几处暗伤神。曾陪对镜，也同待月，常伴弹箏。

又前调云：

剪灯絮语梦难成，分手更多情。栏前花瘦，衣中香暖，就里言深。月儿残了又重明，后会岂如今。半帆微雨，满船归况，万种离心。

寅恪案：此两词皆谢别河东君之作。第壹词上半阕“黄金不惜为幽人”句，河东君资助皆令者必不少，此语当是实录。下半阕“曾陪对镜，也同待月，常伴弹箏”及第贰词上半阕“衣中香暖，就里言深”诸句，更足证黄柳二人实为闺中密腻挚友也。“曾陪对镜”辞语新隽。第叁章谓陈眉公“赠杨姬”五言绝句，疑是为河东君而作，倘此

假设果能成立，则此黄柳同照之镜，必不致扑碎矣。

更可注意者，为第贰首下阕“月儿残了又重明，后会岂如今”之语。月残复明，可能是媛介以月缺之时来访河东君，月明之后乃始别去。然颇疑皆令此语别有深意。此词作于何年今不易考，若作于乙酉以后，则当谓后会之时明室复兴，不似今日作词之际，朱明之禹贡尧封仅余海隅边徼之残山剩水。前引有学集叁夏五诗集“留题湖舫”第贰首“杨柳风流烟草在，杜鹃春恨夕阳知”之句，因推论河东君复楚报韩之志，今观皆令此词，殆有同心者，此即所谓“就里言深”者欤？又前引皆令“丙戌清明”诗“倚柱空怀漆室忧，人家依旧有红楼”及“折柳已成新伏腊，禁烟原是古春秋”等句，可与此词相证发。后之读皆令诗词者，当益悲其所抱国家民族之思，不独个人身世之感矣。

吴诗集览壹貳上“鸳湖闺咏”四首之三云：

绛云楼阁敞空虚，女伴相依共索居。学士每传青鸟使，萧娘同步紫鸾车。新词折柳还应就，旧事焚鱼总不如。记向马融谭汉史，江南沦落老尚书。

寅恪案：梅村此首乃专言黄与柳钱之关系者。靳氏注中于古典颇备，而今典如言“纳柳氏

在鸳鸯湖舟中，则皆令与柳旧为女伴矣”则甚误，兹姑不详辨，惟言“索居上有相依字共字亦奇”，能解梅村微妙之意，殊为可取。所可笑者，吴诗此首以马融比牧斋，固与受之平生以国史自任者相合，但取皆令离隐歌序“虽无曹妹续史之材”，实以曹大家自命之意，及河东君访半野堂初赠牧翁诗之“声名真似汉扶风”（见东山酬和集壹河东君诗第壹首），亦以马季长比钱氏者相同。综合观之，牧斋何幸得此两曹大家为女师，“伏于阁下受读”耶？（见后汉书列传柒肆列女传曹世叔妻传）

初学集叁叁“女士黄皆令集序”略云：

皆令本儒家女，从其兄象三受书。归于杨郎世功。歌诗画扇流传人间。晨夕稍给，则相与帘阁梯几，掸仄韵，征僻事，用相娱乐而已。有集若干卷，姚叟叔祥叙而传之。皆令又属杨郎过虞山，传内言，以请序于余。余尝与河东君评近日闺秀之诗。余曰：“草衣之诗近于侠。”河东君曰：“皆令之诗近于僧”。夫侠与僧，非女子本色也。此两言者，世所未喻也。皆令之诗曰：“或时卖歌诗，或时卖山水。犹自高其风，如昔鬻草履。”又曰：“灯明惟我影，林寒鸟稀鸣。窗中人息机，风雪初有声。”再三讽咏，凄然拙然，如霜林之落叶，如午夜之清楚，岂非白莲南岳之遗响乎？河东君言僧者，信矣。由是而观，草衣之

诗可知已矣。叔祥之序苍粹古今淑媛，以媲皆令，累累数千言。譬之貌美人者，不论其神情风气，而必曰如王嫱，如西施，如飞燕合德。此以修美人之图谱则可矣，欲以传神写照，能无见笑于周昉乎？癸未九月虞山牧斋老人为其序。

有学集贰拾“赠黄皆令序”略云：

绛云楼新成，吾家河东邀皆令至止。砚匣笔床，清琴柔翰，挹西山之翠微，坐东山之画障。丹铅粉绘，篇什流传，中吴闺阁，侈为盛事。今年冬，余游湖上，皆令侨寓秦楼，其穷日甚，湖上之人莫或过而问焉。沧海横流，劫灰荡埽，绛云图书万轴一夕煨烬。河东湖上诗“最是西泠寒食路，桃花得气美人中”，皆令苦相吟赏。今日西湖追忆此语，岂非穷尘往劫。河东患难洗心，忏除月露，香灯禅版，净侣萧然。皆令盍贵隐乎？当属赋诗以招之。

寅恪案：皆令与河东君虽皆著籍嘉兴，然其相识始于何年今不易考。观初学集壹柒移居诗集牧斋与姚叔祥共论近代词人七绝十六首中，其第壹壹首云：“不服丈夫胜妇人，昭容一语是天真。（原注：“吕和叔上官昭容书楼歌云：自言才艺是天真，不服丈夫胜妇人。”）王微杨宛为词客，肯与钟谭作后尘。”其第壹贰首云：“草衣家住断桥东（原注：“王微自称草衣道人。”），好句清如湖上风。近日西陵夸柳隐，桃花得气美

人中。（原注前已引，茲从略。）”则牧斋于崇祯十二年庚辰秋间作十六绝句，止言王杨柳三人而不及媛介，可知牧斋尚未见媛介之诗，亦不识其人。据初学集贰拾下东山诗集“灯下看内人插瓶花，戏题四绝句”其一云：“水仙秋菊并幽姿，插向磁瓶三两枝。低亚小窗灯影畔，玉人病起薄寒时。”此四绝句后第贰题即“绛云楼上梁，以诗代文八首”。牧斋“黄皆令集序”作于崇祯十六年癸未九月，正河东君病起之时，其“赠黄皆令序”云“绛云楼新成，吾家河东邀皆令至止”，则皆令之游虞山、居绛云楼当在崇祯十六年冬或稍后，亦恐是第壹次至牧斋家也。

牧斋序皆令集，表面上不以姚士粦之文为然，实际上暗寓皆令才高貌寝之意。东坡集玖“续丽人行”序云：“李仲谋家有周昉画背面欠伸内人，极精。戏作此诗。”其诗结语云：“君不见孟光举案与眉齐，何曾背面伤春啼。”此牧斋所以有“能无见笑于周昉”之语，实寓蒯通说韩信“相君之背”之意也。又牧斋屡游西湖，其赠皆令序中“今年冬，余游湖上”之“今年”未能确定其为何年，但必在河东君“赠黄若芷大家”诗前不甚久之时间也。（见第伍章所论。）牧斋既有“当属（河东君）赋诗招之”之语，则牧斋赠皆令序时，皆令当已久未至虞山矣。此后皆令又曾否至虞山，亦未能考悉也。牧斋赠序谓皆令“侨寓秦

楼”，不知有所实指，抑或用典？若用典者，疑非用列仙传萧史弄玉故事，而用古乐府陌上桑“日出东南隅，照我秦氏楼”，即“使君自有妇，罗敷自有夫”等句之意也。

梅村家藏稿叁壹“黄媛介诗序”略云：

黄媛介者，体自高门，夙亲柔翰。逮夫亲故凋亡，家门况瘁。感襄城之荀灌，痛越水之曹娥。恨碎首以无从，顾投身其奚益。蔡琰则惟称亡父，马伦则自道家君。陨涕何言，伤心而已。惟长杨曾经献赋，而深柳可以读书。（原注：“所居深柳读书堂。”）点砚底之青螺，足添眉黛；记诗中之红豆，便入吹箫。共传得妇倾城，翻为名士；却令家人窃视，笑似诸生。所携唯书卷自随，相见乃铅华不御。发其旧篋，爰出新篇。即其春日之诗，别仿元和之体，可为妙制，允矣妍辞。仆也昔见济尼，早闻谢蕴。今知徐淑得配秦嘉，是用览彼篇章，加之詮次。庶几东海重闻桃李之歌，不数西昆止载靡芜之赋尔。

寅恪案：梅村此序述皆令本末颇备，惟今日以材料残缺之故，不易确知。其取譬荀灌曹娥，则疑是乙酉皆令逢乱时事。荀灌见晋书玖陸列女传荀崧小女灌传，借用以指皆令于乙酉岁清兵攻围嘉兴时逢宽被劫事。曹娥见后汉书列传柒肆列女传孝女曹娥传，岂皆令之父于乙酉乱时溺死耶？今难考已。“东海”用鲍明远及其妹事，鲍氏

本东海人。（见宋书伍壹宗室及南史壹叁宋宗室及诸王上，临川烈武王道规传附鲍照传。）“桃李之歌”用李太白“会桃李之芳园，序天伦之乐事”语，（寅恪案：此依全唐文叁肆玖李白叁之本。此本题为“春夜宴从弟桃花园序”，而文中作“会桃李之芳园”。今李集诸本或题与文俱作“桃花”，或俱作“桃李”，恐非。盖“桃花”者，乃园之本名，“桃李”者，乃太白所改字，以免“花”与“芳”之重复，且声律更协调耳。）希望皆令与象三兄妹复归于好。“西昆”借用西昆诗体主要人杨亿之姓以指杨世功，“薜茑之赋”则用玉台新咏壹古诗“上山採薜茑”之典竟指世功为“故夫”，颇疑黄杨夫妇实有仳离之事。梅村于“鸳湖闺咏”第肆首结语云：“往事只看予薄命，致书知己到长干”，乃用李太白“长干行”二首之一“同居长干里，两小无嫌猜”及“早晚下三巴，预将书报家”之语（见全唐诗第叁函李白叁），亦希望皆令与世功夫妇复归于好之意。骏公诗文辞旨敦厚，可谓善处人骨肉间矣。

综合惠香及皆令与钱柳之关系观之，乃知牧斋“惜玉怜香”之章盖有所实指，非泛用成语也。“香”乃惠香之名，固不待言，“玉”则离隐歌序中皆令自言“庶几无蔡琰居身之玷”。河东君题其画扇又称之为“无瑕词史”，皆令自比于无玷之玉于此可证，故“玉”亦皆令之名也。

此“玉”此“香”皆牧斋所欲兼收并蓄，而不致与河东君有尹邢避面之事者。“惠香阁”固为惠香所居，玉台画史言皆令画扇有“东山阁”题字，然则此“东山阁”亦“惠香阁”之比也。（可参第伍章论绛云楼上梁诗。）牧斋有志不成，其理由之关于皆令者乃社会制度问题，不俟赘论。至于惠香则未知其故，盖由惠香本末无从详考所致。第壹章拙诗云“尚托惠香成狡狴，至今疑滞未能消”，意在于此。当世通人倘能补此遗憾，则幸甚矣。

第四章 河东君过访半野堂及其前后之关系（七）

复次，陈其年妇人集“姑苏女子圆圆”条下冒褒注云：“吴县叶襄赠薑垓百韵诗有云：酒垆寻卞赛，花底出陈圆。”（寅恪案：叶襄字圣野，长洲人，事迹见同治修苏州府志捌捌并明诗综柒柒“叶襄”条附静志居诗话及陈田明诗纪事贰贰叶襄条。圣野与牧斋之关系可参有学集伍絳云余烬诗下“冬夜假我堂文宴”诗“和圣野”七律及同书壹玖“叶圣野诗序”等。又板桥杂记下轶事门“莱阳薑如须游于李十娘家”条，虽所记为如须游南京时事，与苏州无涉，但如斯为人之风流好事，亦借此可窥见一斑矣。）足见当崇祯季年陈卞俱为姑苏负盛名之佳丽，然云装不与畹芬同被中贵外戚劫去，亦可谓幸事。至玉京是否避居他地遂得脱免，则未能知。

又梅村家藏稿叁“圆圆”略云：

专征箫鼓向秦川，金牛道上车千乘。斜阁云深起画楼，散关月落开妆镜。传来消息满江乡，乌桕红经十度霜。教曲妓师怜尚在，浣纱女伴忆同行。旧巢共是衔泥燕，飞上枝头变凤凰。长向尊前悲老大，有人夫婿擅侯王。当时只受声名

累，贵戚名豪竞延致。一斛明珠万斛愁，关山漂泊腰肢细。错怨狂风飏落花，无边春色来天地。换羽移宫万里愁，珠歌翠舞古梁州。为君别唱吴宫曲，汉水东南日夜流。

寅恪案：梅村“听女道士卞玉京弹琴歌”（见梅村家藏稿叁）中有“归来女伴洗红妆，枉将绝技矜平康，如此才足当侯王”，可与此曲“浣沙女伴忆同行”及“有人夫婿擅侯王”等句参证。又梅村“过锦树林玉京道人墓诗”（见梅村家藏稿拾）中有“乌柏霜来映夕曛”及“翻笑行人怨落花，从前总被春风误”，亦可与此曲“乌柏红经十度霜”及“错怨狂风飏落花，无边春色来天地”等句参证也。童时诵此曲，以为“浣沙女伴”乃泛指，由今思之，恐梅村之意偏重云装而言，故“十度霜”之语与“琴河感旧”诗（见梅村家藏稿陆）及“听卞玉京弹琴歌”二题尤有密切关系。所以有此假设者，盖畹芬于崇祯十五年壬午春间由吴被劫至燕（详见第伍章引影梅庵忆语述辟疆于崇祯十五年壬仲春间得其父宗起量移之耗，由毘陵至吴门，则畹芬于十日前已被劫北去事），历十年为顺治八年辛卯，此时月所已由锦州移镇汉中，又奉率师入蜀之旨（见清史稿肆世祖本纪顺治五年四月丁亥吴三桂自锦州移镇汉中条及同书伍顺治八年九月壬午命吴三桂征四川条，并清史列传捌拾逆臣传吴三桂传等），此曲“专征箫鼓向秦

川，金牛道上车千乘”谓月所由秦入川之事。梅村得闻月所入蜀新命约在顺治八年初冬，即“传来消息满江乡，乌柏红经十度霜”矣。至“斜阁云深起画楼，散关月落开妆镜”，并“珠歌翠舞古梁州”及“汉水东南日夜流”等句，则叙写汉中地域之辞语也。

抑更有可申论者。三国志蜀志伍诸葛亮传云：“将军身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文选叁拾谢灵运拟魏太子邺中集诗“王粲”诗序云：“家本秦川贵公子孙。”（寅恪案：仲宣乃山阳高平人太尉王龚之曾孙、司空王畅之孙，世为豪族，所谓“贵公子孙”也。见后汉书列传肆陆王龚传。）武乡康乐所言之地域范围俱不包括四川，此乃汉魏六朝“秦川”二字之界说。梅村借用“秦川”之成语，兼赅陕西四川而言，实非旧日之本义也。

又说郭肆“三梦记”之二（参孟啓本事诗征异门及唐诗纪事叁柒“元稹”条）云：

元和四年河南元微之为监察御史，奉使剑外。去逾旬，予与仲兄乐天陇西李杓直同游曲江，诣慈恩佛捨，遍历僧院，淹留移时，日已晚，同诣杓直修行里第，命酒对酌甚欢畅。兄停杯久之，曰：微之当达梁矣。（寅恪案：本事诗及唐诗纪事述此事，非知退原文，“梁”作“褒城”或“褒”。检新唐书肆拾地理志山南西道云：“兴元府汉中郡，赤，本梁州汉川郡。开元

十三年以梁凉声近，更名褒州。二十年复曰梁州。天宝元年更郡名。兴元元年为府。”故“梁”“褒”可互称。微之赋诗在元和四年，遂有“古梁州”之句也。）命题一篇于屋壁。其词曰：“春来无计破春愁，醉折花枝当酒筹。忽忆故人天际去，计程今日到梁州。”实二十一日也。十许日会梁州使适至，获微之书一函，后寄纪梦诗一篇，其词云：“梦君兄弟曲江头，也入慈恩院里游。属吏唤人排马去，觉来身在古梁州。”（寅恪案：元氏长庆集壹柒“梁州梦”诗“兄弟”作“同绕”，“也入”作“也向”，“院里”作“院院”，“属吏唤人排马去”作“亭吏呼人排去马”，“觉来”作“忽惊”，大抵较佳。盖微之梦中同游者，尚有李杓直建，非止白氏兄弟。知退此记中有“遍历僧院”，微之诗题原注有“慈恩诸院”，与“院院”语合。“亭吏”指汉川驿亭之吏而言，若作“属吏”则太泛。“去马”谓由汉川驿向次驿驰去之马。“忽惊”更能写出梦中惊醒之情况，若作“觉来”殊为平淡，恐非元才子所宜出也。）日月与游寺题诗日月率同。盖所谓此有所为，而彼梦之者矣。

复检元氏长庆集壹柒“使东川”诗二十二首，其第伍首“梁州梦”（自注：“是夜宿汉川驿，梦与杓直乐天同游曲江，兼入慈恩寺诸院，倏然而寤，而递乘及阶，邮吏已传呼报晓矣。”诗见上

引。其第拾首“汉江上笛”自注：“二月十五日夜，于西县白马驿南楼闻笛怅然，忆得小年曾与从兄长楚写汉江闻笛赋，因而有怆耳。”）云：“小年为写游梁赋，最说汉江闻笛愁。今夜听时在何处，月明西县驿南楼。”据上引白记及元诗，可知乐天诗之“梁州”微之诗之“古梁州”，皆指明清两代汉中之地而言，实梅村“圆圆曲”中“珠歌翠舞古梁州”句之出处也。“圆圆曲”世人所习诵，但此诗作成之年月尚存疑问，而辞句典故亦间有前贤所未及详者，故不避琐赘之讥，特附论之于此。

由是言之，“圆圆曲”之作成应在顺治八年辛卯初冬，即与“听卞玉京弹琴歌”为同一年之作品，亦与顺治七年庚寅秋间作“琴河感旧”诗之时间相距不甚远。至顾师轼梅村先生年谱系“圆圆曲”于顺治元年甲申，恐不过以陈吴二人其家国兴亡、悲欢离合、前后变易之关键在顺治元年，未必实有梅村作此诗于顺治元年之确据。又同书系“琴河感旧”诗及“听卞玉京弹琴歌”于顺治七年庚寅，“琴河感旧”诗固作于庚寅，但梅村诗话谓云装于顺治八年辛卯春过访，共载横塘，“听卞玉京弹琴歌”云“此地由来盛歌舞，子弟三班十番鼓。月明弦索更无声，山塘寂寞遭兵苦”，实指其事。所谓“此地”即苏州，可为此歌作于顺治八年辛卯春间之旁证。盖吴卞两人旧地重游，不胜今昔之感，回溯十年之前，即崇祯十五年壬午，

畹芬正于此时被劫北行，梅村因玉京沦落，念畹芬之遭遇，遂赋诗及之耳。若如是解释，则“圆圆曲”中“十度霜”及“女伴”等句皆有着落。然则骏公于一年中甚近之时间赋此两诗，以陈卞两人前后同异情事为言，而家国身世之悲恨更深更切。倘读吴集者取此两诗参互并观，其了解当必较一般泛览所得尤多。惜知此者鲜矣。

又程穆衡原笺、杨学沆补注吴梅村先生编年诗集列“圆圆曲”于顺治十六年己亥，附按语云：“其时三桂有女嫁王永宁，方居苏州拙政园。故云别唱吴宫曲也。”鄙意“圆圆曲”若作于顺治十六年己亥，则与“传来消息满江乡，乌桕红经十度霜”之句时间不合。据清史列传捌拾逆臣传吴三桂传，顺治十六年三桂在云南，与曲中“秦川”“金牛道”“斜谷”“散关”“古梁州”及“汉水”等语指汉中者地域不合，程杨之言乃由后世附会禹贡“华阳黑水惟梁州”、汉书地理志“益州郡滇池有黑水祠”（见通典壹柒伍州郡曲伍“古梁州”条）及云南为元代梁王封地（见明史壹贰肆梁王把帀瓦尔密及靳荣藩吴诗集览壹伍上“滇池饶吹”四律之解释）并误解骏公圆圆曲辞意所致。寅恪昔年旅居昆明，偶过某戏院，见悬有“珠歌翠舞古梁州”七字横额，亦袭用吴诗之成句而失其本旨者之一例。可见此类误解极为广遍，真有纠不胜纠之感矣。

复次，靳介人吴诗集览肆下释此歌“十年同伴两三人，沙董朱颜尽黄土”句之“沙”为沙才，固不误，但未尽。据板桥杂记中丽品门“沙才”条略云：“沙才美而艳，善吹箫度曲。后携其妹曰嫩者游吴郡，卜居半塘，一时名噪。才以疮发，剜其半面。嫩归咤利，郁郁死。”及众香词数集花丛“沙宛在”条选宛在词江城子“哭姊”一阕，并附录曹溶满庭芳“高澹游招同人集纪胜堂赠嫩儿”词（寅恪案：高澹游名简，号一云山人，吴县人。事迹可参同治修苏州府志壹佰拾本传及秦祖永桐阴论画上“高简”条），其下半阕云：“羞随轻浪滚，莲花步暖，软尽无痕。怪当年叱利，假借堪嗔。今日谁能拘管，算恒河，自有仙真。情何限，千堆白雪，占稳凤楼春。”然则梅村赋诗时沙才已死，但未详何时，而嫩儿亦有被劫之事，其何时被劫则未能考知。或谓秋岳词中“假借”之语颇堪玩味，岂嫩儿乃后论牧斋“壬午献岁书怀”二首之二所引冒辟疆影梅庵忆语壹崇祯十四年秋被劫之臆鼎畹芬欤？（寅恪偶检小说月报第陆卷第壹壹号况周颐“陈圆圆事迹”引刘健“庭闻录”云：“吴妓陈沅顾寿，并名噪一时。田宏遇以重价市寿，而沅名更高，不易得。会其婿以细故得罪，欲求好，无以通媚，百计购沅以献。宏遇善之如初。”然则辟疆所谓“臆鼎”，或亦有指顾寿之可能耶？俟考。）据秦逸芬“桐阴论画”所推澹

游之生年及清史列传柒捌贰臣传曹溶传论之，则秋岳此词之作若在顺治三年至十年之间，或说方可成立。又板桥杂记“嫩归咤利，郁郁死”之语颇与秋岳词冲突。鄙意澹心得诸传闻，似不如秋岳亲见之可信也。今姑记于此，俟后更考。

至“沙董”之“董”，靳氏据板桥杂记中丽品门释为董年。寅恪检余书此条引张紫濈文峙“悼小宛”五律略云：“美人在南国，余见两双成。寂寂皆黄土，香风付管城。”故疑白死时年已先死，靳说可通。唯冒辟疆声言小宛死于顺治八年辛卯正月二日（见第伍章论牧斋“病榻消寒杂咏”四十六首之三十七“和老杜生长明妃一首”中，“吴殿金钗葬几回”句），则梅村偕玉京于是年春间游苏州之际似已得知小宛被劫称死之事。小宛姊妹亦曾居吴门，与陈卞二沙为同时佳丽，吴诗作此联系殊有可能。其所谓“两三人”者，沙嫩未死，沙才已死。董白死时，董年先死。董白虽称死，然实未死。陈沅则不著姓字，而意在言外。梅村下笔不苟，于此可见。

今读此歌，别有一可注意之事，即顺治七年末、八年初，清人似有点取强夺秦淮当时及旧日乐籍名姝之举。此举或与世祖之喜爱戏剧有关

（可参顾师轼梅村先生年谱顺治九年壬辰附徐鉉词苑丛谈玖纪事肆“吴祭酒作秣陵春”条及前第叁章论河东君嘉定之游节引嘉定县志李宜之传）。

乐籍名姝中，其尚未嫁如卞赛及此歌之“碧玉班中怕点留”者，（寅恪案：乐府诗集肆伍李暇“碧玉歌”云：“碧玉上宫妓。故吴诗此句目未脱秦淮乐籍者。”）已适人如董白及此歌所谓“乐营门外卢家泣”者。（寅恪检玉台新咏玖“歌词”二首之二云：“十五嫁为卢家妇。”故吴氏此句目已脱秦淮乐籍适人者。）前述汪然明于顺治九年壬辰始识张宛仙于嘉兴，而宛仙已匿影不出，不轻见人，恐亦与玉京入道避祸之事同一原因。更细绎“听女道士卞玉京弹琴歌”结语云“坐客闻言起叹嗟，江山萧瑟隐悲笳。莫将蔡女边头曲，落尽吴王苑里花”，则用蔡文姬胡笳十八拍之典，以匈奴比建州。梅村遣辞必非泛指，特揅出此重公案，愿与世之读吴诗者共参究之也。

或谓惠香有为卞玉京之可能。检梅村家藏稿拾“过锦树林玉京道人墓”诗传云：

玉京道人莫详所自出。或曰秦淮人，姓卞氏。知书工小楷，能画兰，能琴。年十八，侨虎丘之山塘。所居湘帘棐几，严净无纤尘。双眸泓然，日与佳墨良纸相映彻。见客，初亦不甚酬对。少焉，谐谑间作，一坐倾靡。与之久者，时见有怨恨色。问之，辄乱以它语。其警慧，虽文士莫及也。与鹿樵生一见，遂欲以身许。酒酣，拊几而顾曰：亦有意乎？生固为若弗解者。长叹凝睇，后亦竟弗复言。寻遇乱别去，归秦淮者五

六年矣。久之，有闻其复东下者，主于海虞一故人。生偶过焉，尚书某公者，张具请为生必致之。众客皆停杯不御。已报曰：至矣。有顷，回车入内宅，屡呼之，终不肯出。生悒悒自失，殆不能为情。归赋四诗以告绝。已而叹曰：吾自负之，可奈何！逾数月，玉京忽至，有婢曰柔柔者随之。尝着黄衣，作道人装，呼柔柔取所携琴来，为生鼓一再行，泫然曰：吾在秦淮，见中山故第，有女绝世，名在南内选选择中。未入宫，而乱作，军府以一鞭驱之去。吾侪沦落分也，又复谁怨乎？坐客皆为出涕。柔柔庄且慧。道人画兰，好作风枝婀娜，一落笔尽十余纸。柔柔侍承砚席间，如弟子然，终日未尝少休。客或导之以言，弗应；与之酒，弗肯饮。逾两年，渡浙江，归于东中一诸侯。不得意。进柔柔奉之，乞身下发，依良医保御氏于吴中。（参梅村家藏稿伍拾“保御郑君钦谕三山墓表”及牧斋外集拾“内殿保御三山郑君七十寿序”）保御者，年七十余，侯之宗人。筑别宫，资给之良厚。侯死，柔柔生一子，而嫁。所嫁家遇祸，莫知所终。道人持课诵戒律甚严。生于保御中表也，得以方外礼见。道人用三年力，刺舌血为保御书法华经。既成，自为文序之。缁素咸捧手赞叹。凡十余年，而卒。墓在惠山祇陀庵锦数林之原，后有过者，为诗吊之。

同书伍捌诗话云：

女道士卞玉京字云装，白门人也。善画兰，能书，好作小诗。曾题扇送余兄志衍入蜀一绝云：“剪烛巴山别思遥，送君兰楫渡江皋。愿将一幅潇湘种，寄与春风闻薛涛。”后往南中七年，不得消息。忽过尚湖，寓一友家不出。余在牧斋宗伯座，谈及故人。牧斋云：力能致之。即呼舆往迎。续报至矣。已而登楼，托以妆点始见。久之，云疾骤发，请以异日访余山庄。余诗云：“缘知薄幸逢应恨，恰便多情唤却羞。”（见梅村家藏稿陆“琴河感旧四首”并序）此当日情景实语也。又过三月为辛卯初春，乃得扁舟见访，共载横塘，始将前四诗书以赠之，而牧斋读余诗有感，亦成四律（见有学集肆絳云余烬诗上“读梅村宫詹艳诗有感书后四首”）。其序曰：“余观杨孟载论李义山无题诗，以谓音调清婉，虽极其秾丽，皆托于臣不忘君之意，因以深悟风人之指。若韩致光遭唐末造，流离闽越，纵浪香奁。盖亦起兴比物，申写托寄，非犹夫小夫浪子，沈湎流连之云也。顷读梅村艳体诗，声律研秀，风怀惻怆，于歌禾赋麦之时，为题柳看桃之作。彷徨吟赏，窃有义山致光之遗感焉。雨窗无俚，援笔属和。秋蛩寒蝉，吟噪啁晰，岂堪与间关上下之音，希风说响乎？河上之歌，听者将同病相怜，抑或以同床各梦，而辄尔一笑也。”诗绝

佳，以其谈故朝事，与玉京不甚切，故不录。末简又云：“小序引杨眉庵论义山臣不忘君语，使骚人词客见之，不免有兔园学究之诮，然他日黄阁易名，都堂集议，有弹驳文正二字，出余此言为证明，可以杜后生三尺之喙，亦省得梅老自下注脚。”其言如此。玉京明慧绝伦，书法逼真黄庭，琴亦妙得指法。余有“听女道士弹琴歌”（见梅村家藏稿叁并参曹溶静惕堂诗集肆贰“题女冠卞玉京募册”题下注云：“卞与娄东学士有旧”之语）及西江月醉春风填词（见梅村家藏稿贰壹西江月四首之四“春思”及醉春风二首“春思”），皆为玉京作，未尽如牧斋所引杨孟载语也。此老殆借余解嘲。

据此，当崇祯之季云装年十八居虎丘时，与惠香往来钱柳间之情事颇合。后梅村于顺治七年庚寅秋间至常熟，牧斋欲负风流教主之职责为卞吴两人重续旧好，如其前此为董冒尽力者。玉京既至牧斋家，独先见河东君，而终不与梅村睹面，足见其必入内宅熟商，并取决于河东君，然后出此。即此一端，则卞柳之为密友又可推知，其是惠香，更可为旁证也。寅恪以为或说似颇有理，但尚少确据，未敢断定。兹以其有关当日名姝国士情谊之一种公式，并与后论河东君入道事相涉，因附录之，以供参考。

又检吾炙集“楚江杜绍凯苍略”条选些山诗“奉

和牧斋先生赠旧校书”二首，今杜濬变雅堂文集附苍略诗，未载此题，故录之于下。

诗云：

朱楼十里起双扉，物换星移似鹤归。怪底新人都婉孌，老来能着水田衣。

北里闲提旧话长，句栏处处说焚香。于今瓦砾风榛地，只断横刀荡子肠。

苍略所和者，为有学集诗注长干塔光集“秦淮水亭逢旧书赋十二首”之第叁第肆两首。（涵芬楼本题下有“女道士净华”等字。）兹发现一问题，即此旧校书女道士净华果为何人是也。请全录牧斋原诗，然后略论之。

牧斋诗云：

不裹宫妆不女冠，相逢只作道人看。水亭十月秦淮上，作意西风打面寒。

妆阁书楼失绛云，香灯绣佛对斜曛。临风一语凭相寄，红豆花前每忆君。

旗亭宫柳锁朱扉，官烛膏残别我归。今日逢君重记取，横波光在旧罗衣。

目笑参差眉语长，无风兰泽自然香。分明十四年来梦，是梦如何不断肠。

棋罢歌阑抱影眠，冰床雪被黯相怜。（涵芬楼本“黯相怜”作“旧因缘”）如今老去翻惆怅，重

对残缸忆昔年。（涵芬楼本“忆昔年”作“说往年”）

瘦沉风狂不奈何，（涵芬楼本“不”作“可”）
情痴只较一身多。荒坟那有相思树，半死枯松绊女萝。

锁裤弓鞋总罢休，烛灰蚕死恨悠悠。思量拥髻悲啼夜，若个情人不转头。

金字经残香母微，啄铃红嘴唇语依稀。新裁道服莲花样，也似雕笼旧雪衣。

贝叶光明佛火青，贯花心口不曾停。侬家生小能持诵，鹦鹉亲过般若经。（涵芬楼本“过”作“歌”）

高上青天低下泉，邻家女伴似秋千。金刚卷半千声佛，（涵芬楼本“卷半”作“半卷”）消得西堂一穗烟。

水沉烟寂妙香清，玉骨冰心水观成。弹指五千经藏转，青莲花向舌根生。

投老心期结静瓶，自消笺注讲金经。诸天围绕君应看，共向针锋列座听。

然则此旧校书女道士净华殊有为卜玉京之可能。上引吴梅村“过锦树林玉京道人墓”诗传，若取与牧斋此题相参校，则第贰首言净华曾至绛云楼并与河东君交好，第陆首与梅村所谓“渡浙江

归于东中一诸侯，不得意，进〔其婢〕柔柔奉之，乞身下发，依良医〔郑〕保御氏于吴中。保御者，年七十余，侯之宗人。筑别宫，资给之良厚。侯死，柔柔生一子，而嫁。所嫁家遇祸，莫知所终”有关。此首前二句谓世人为净华风狂，如梅村及己身者甚多，“荒坟”指东中诸侯，“半死枯松”指保御，“女萝”指净华也。假定所推测者不误，则此净华乃牧斋心中之惠香也。

惠香公案殊难参决，今复附记于此，以资谈助云尔。至牧斋借吴诗解嘲，梅村已自言之，读者亦可从钱吴两人诗之异同得知，无烦赘论。他若受之论韩致光香奁诗之语与事实不合，寅恪已于拙著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篇言及之矣。

又邹翰飞弢三借庐随笔壹贰“河东君”条（此条前已略引）云：

往见书贾持河东君诗稿一册，乃惠山韵香尼手录本，字既秀美，（寅恪案：韵香书画可参有正书局影印中国名画第壹伍集名闺宝绘内，徐湘萍燦画渡海观音，韵香所题心经，及同集韵香画兰竹石等。）诗亦淡雅。上名士题咏甚多，若〔钱〕竹汀〔大昕、王〕兰泉〔昶〕、见亭〔麟庆〕等，均为制句。仓猝中不及购，为有力者取去。仅记其“夜起”二句云：“初月不明庭户暗，流云重叠吐残星。”

见亨麟庆凝香室鸿雪因缘图记第壹集“午门释褐”篇略云：

嘉庆己巳，麟庆年十九岁，四月初八日会试揭晓，中式第二十七名贡士。翌辰诣午门谢恩。同榜二百四十一人，惟余最少。越日覆试二等，殿试三甲九十三名，赐同进士出身。五月初八日引见，奉旨以内阁中书用，释褐登朝，自此始矣。

同集“瓜洲泊月”篇略云：

余受职后即赴内阁，分典籍厅行走。寻奉严慈手谕，已聘定瓜尔佳夫人。时外舅余甫公（自注：“名庆康。满洲侍卫，时官游击，后晋副将。”）宦游宁波，不克送女，命即乞假往娶，当于八月初十日具呈，董蔗林太傅（自注：“讳诰。浙江传胪，卒谥文恭。”）笑而判以十五。曰：薇垣归娶，风雅事也，标以佳节，正贺子人月双圆耳。余揖谢，遂于十六日出都，随洁士舅氏（寅恪案：“洁士”即恽秉怡。）于九月十一日行次瓜步，渡扬子江，适遇风暴，船颠簸巨浪中，几覆者屡矣。不得已驶至郭璞墓泊焉。

（复）驶至鲇鱼套口，日落风定，秋月扬辉，两岸帆樯，灯火历历如绘，而倒影涵虚，重规映朗，恍置身玉壶世界。随趁月行至常州，送舅氏归第。小住三日，偕子尚外兄（寅恪案：“子尚”即恽受章。）、费东帆同年（自注：“名湘。

武进举人。”）钱园看菊。登舟后，适遇王竹屿先生（自注“名凤生。江苏诸生，时官通判，后晋盐运使。”），联舫南下，舣慧山，招同访女道士韵香（自注：“姓王，名岳莲。”）于双修庵。韵香姿仪中人，而腹有诗书，别具出尘之致，惟名心未退，询知余十九登进士，意甚欣然。面写墨兰以赠，寻留馔。自言近在卞京（自注：“明末女冠。”）墓侧种梅百本，涅槃后，将葬其旁。月上回舟，秋气清澄，随不如瓜洲之空旷，而月明林下，别饶风趣。

寅恪案：韵香本末亦见周氏书玖“空山听雨图”条。此条所言中有甚大之舛误，姑不置辨，借省枝蔓。韵香为嘉庆时人，距明末清初时代已远，但以其与河东君诗句及惠山入道名姝卞玉京即惠香有关，因附录翰飞见亭所记于论述玉京事之后，以供补辑河东君集者之采择。

第四章 河东君过访半野堂及其前后之关系（八）

◎第二期

牧斋未见河东君之前，经过朱子暇汪然明姚叔祥及惠香诸人先后之介绍，机缘成熟，于是崇祯十三年庚辰十有一月，杜兰香萼绿华之河东君遂翩然来降于张硕羊权之牧斋家矣。今读东山酬和集，其惊才绝艳，匪独前此类似之作品如干令升曹辅佐陶通明及施肩吾诸人所结集者不能企及，即茫茫禹迹、后有千秋，亦未必能重睹者也。兹取东山酬和集与牧斋初学集及钱尊王此集诗笺注，并列朝诗集所选程孟阳沈景倩诗等参校。以遵王不注河东君之作，故本文主旨在专释证河东君之诗。至牧斋之作，则非与解释河东君之作品及其情事有特别关系者多从删略。其余牧斋之诗通常典故，以遵王之注征引颇备，故亦不赘述焉。

东山酬和集首载沈璜序及孙永祚东山璜和赋。沈璜本末见列朝诗集丁壹叁下小传，同治修苏州府志捌柒沈璜传即取材于列朝诗集，无所增补。孙永祚本末见同治修苏州府志壹佰及光绪修常昭合志稿叁拾本传。沈序末题“崇祯十五年二

月望日”，孙赋末题“岁在壬午孟陬之月”，似此集诸诗有刻成于崇祯十五年二月之可能。但检牧斋初学集贰拾东山诗集叁（原注：“起辛巳六月尽十五年壬午。”）载“仲春十日自和合欢诗四首”，此四首诗东山酬和集并未收入。据沈氏序云：“壬午元夕，通讯虞山，酬和之诗，已成集矣。”可知此集诸诗在崇祯十五年元夕以前实已编定。牧斋自和之合欢诗既在崇祯十五年元夕以后，自无从收入此集。孙赋题作壬午孟陬之月，则其作成之时间当与酬和诸诗编定之月日相距不甚久。因孙氏为常熟人，与牧斋同居一地，往来近便故也。

牧斋尺牋贰与孙子长第贰通云：

茸城诗和章盈帙，不必更烦仁兄。求作一小赋冠于集端，以赋为序，少变缘情之法，亦词林一美谈也。改诗乞即付下，但略更字面可耳。

寅恪案：牧斋此札不载年月，当是崇祯十五年正月所作，于此可见孙氏作赋时酬和诸诗皆已编定矣。至“改诗”云云，不知所指之诗是否与酬和诗有关，词语简略，未敢断定也。

又列朝诗集丁壹陸所选沈德符诗中有“钱受之学士新纳河东君作志喜诗四律索和本韵”，即和牧斋合欢诗者，亦未收入，当是沈诗寄与牧斋时日过晚，已不及收入矣。所可注意者，“催妆

词”及“合欢诗”不载河东君及程孟阳之和作，此俱不可以时日较晚、居处较远之故未能编入为解说。岂河东君以关涉己身，殊难着笔，既不能与牧斋及诸词人竞胜，遂避而不作耶？若孟阳者，其平生关于牧斋重要之诗，几无不有和章，独于此二题阙而不赋，其故当由维生素丙之作用。关于此点，前于论河东君嘉定之游节中已言及之矣。

今观沈序孙赋古典今事参错并用，颇为切当，读者取此集中钱柳诸诗以证其本事，则知两文之经牧斋赏定殊非偶然也。沈孙之文今虽不暇详释，但沈序中“隃麋史笔，长傍娥眉。桴鼓军容，尚资纤手”及孙赋中“掌记纾忧于行役，援桴贾壮于从军”诸句则请略言之，“隃麋史笔，长傍娥眉”可以不论，“掌记纾忧于行役”则用唐诗纪事伍捌“韦蟾”条，亦可不多述。“桴鼓军容，尚资纤手”及“援桴贾壮于从军”，则俱用梁红玉事。推原沈孙二人所以同此取譬者，盖两氏下笔之时皆在崇祯十五年正月以后，当已见及牧斋崇祯十四年“秋夕燕誉堂话旧事有感”七律其结句云“洞房清夜秋灯里，共简庄周说剑篇”，及同年十一月牧斋与河东君偕游镇江所作之“冬至后，京江舟中感怀”诗。（俱见初学集贰拾东山集）此题共八首，其第柒首云：

舵楼尊酒指吴关，画角声飘江北还。月下旌

旗看铁瓮，风前桴鼓忆金山。余香堕粉英雄气，剩水残云俯仰间。他日灵岩访碑版，麒麟高塚共跻扳。

寅恪案：宋韩世忠墓在苏州灵岩山（见钱遵王初学集诗笺注此诗条，同治修苏州府志肆玖塚墓壹吴县条及金石萃编壹伍拾韩蕲王碑文并跋语），诗之结语指此。牧斋既以梁红玉比河东君，则璧甫子长用通知兵事亲执桴鼓之杨国夫人典故，（见初学集肆肆韩蕲王墓碑记。下文当更详论。）亦非无所依据也。

沈序孙赋俱是佳文，而孙赋尤妙。寅恪深赏其“芳心自许，密讯方成。犹有留连徙倚，偃蹇犹夷，乍离乍合，若信若疑。”等句，最能得当日河东君之情况。子长殆从洛神赋摹写美人形态“神光离合，乍阴乍阳”之语，而改为摹写美人心理“乍离乍合，若信若疑”之辞。白香山“花非花”曲（见白氏文集壹贰）云：“花非花，雾非雾。夜半来，天明去。来如春梦几多时，去似朝云无觅处。”程孟阳赋“朝云”诗八首以摹写河东君，除因当时河东君以“朝”为名外，实亦取义于香山此诗，非仅用巫山神女及东坡侍妾之名。松圆与河东君甚有关涉，固不待言。雪屋执贄牧斋之门，又家居常熟，自必有所耳闻目见，故能描绘入微，曲尽其妙，真能传神写照，不致见笑于周昉，如前引牧斋“黄媛介诗序”中之所言者也。

综合东山酬和集所收之诗共计七十七题，九十七首，皆是经牧斋所欣赏而裁定者。牧斋平日最喜评诗论文，列朝诗集及吾炙集即其例证。然此两集俱选于忧患穷愁之中，非若东山酬和集为半野翁快心得意之际所编定者可比。盖自天启元年牧斋任浙江主考，衡文取士，镂刻“浙江乡试程录”以来，（见初学集玖拾。）逾二十余年无此赏心悦目之事久矣。且此集有杜少陵“两个黄鹂鸣翠柳”之乐，而无钱千秋“一朝平步上青天”之惧，（见阁讼记略。）文采风流，传播朝野，牧斋于此岂不足以自豪哉！

兹于笺证东山酬和集中钱柳诸诗及略评其他和作之前，先取世传河东君诗文有倩人代作之事及黄陶庵不肯和柳钱之诗两问题，稍论述之于下。

关于第壹事，据王沅辋川诗钞肆“虞山柳枝词”第叁首云：

鄂君绣被狎同舟，并蒂芙蓉露未收。莫怪新诗刻烛敏，捉刀人已在床头。（原注：“吾郡有轻薄子钱岱勋，从姬为狎客，若仆隶，名之曰偕。姬与客赋诗，思或不继，辄从舟尾倩作，客不知也。归虞山后，偕亦从焉。吾友宋辕文有破钱词。”）

范锺华笑庵杂笔壹顾苓河东君传后附古梅华

源木又庵白牛道者题云：

柳氏幼隶乐籍，侨居我郡，与钱生青雨称狎邪莫逆交。柳故有小才，其诗若书，皆钱所教也。已而归虞山，钱生为之介。

寅恪案：王氏所言之钱岱勋，当与白牛道者所言之钱青雨同是一人，不过胜时称其名而道者举其号耳。宋辕文之破钱词今未得见，故此人本末无从考知。寅恪前论河东君与李存我及陈卧子之交好，已言及河东君之书法诗词皆受其影响。盖河东君当日之与诸文士往还，不仅狭暱之私，亦得观摩之效，杜少陵“戏为六绝句”之六所谓“转益多师”者（见玉勾草堂本杜工部集壹贰），殆即此义欤？钱氏子或曾为河东君服役，亦未可知，但竟谓河东君之诗文乃其所代作，似卧子牧斋亦皆不察其事，则殊不近情理。推求此类诬谤之所由，盖当日社会女子才学远逊男子，忽睹河东君之拔萃出群，遂疑其作品皆倩人代替也。何况河东君又有仇人怨家，如宋王之流，造作蜚语，以隐密难辨之事为中伤之计者乎？至若其词旨之轻轻薄、伎俩之阴毒，深可鄙恶，更不必多论矣。

关于第貳事，据钮琇觚剩壹吴觚上“陶庵刚正”条（参牧斋遗事）“牧斋欲延师教令嗣孙爱”条及顾纯恩寓嚬杂咏诗注云：

黄陶庵先生少有盛名，馆于同里侯氏，（寅恪案：“侯氏”指峒曾岐曾兄弟。）以道义相切磨。虞山钱宗伯有一子，名孙爱，甫成童，欲延师教之，而难其人，商之程孟阳。孟阳曰：我有故人子，嘉定黄蕴生，奇士也，与同里侯氏交三世矣，未可轻致。公雅与侯善，以情告侯，公可得也。宗伯乃具厚币，遣门下客李生至嘉定延之。李先见侯，道宗伯旨。侯力为劝驾，黄意不悦，强而后可。遂与李至宗伯家，宗伯待以殊礼。居浹月，孟阳出海棠小笺示黄。黄询唱者为谁，孟阳曰：宗伯如君柳夫人作也。子于帖括之暇，试点笔焉。陶庵变色曰：忝居师席，可与小君酬和乎？孟阳曰：此何伤？我亦偕诸君子和之矣。陶庵曰：先生耆年硕德，与主人为老友，固可无嫌。诸君亦非下帷于此者。若淳耀，则断乎不可。孟阳惭退。先是，曾馆某抚军幕府，（寅恪案：“某抚军”当指张国维。）有邑令闻先生在署，橐数百金赂先生父，令致书，俾为之左右。先生复父书曰：父生男之身，尤望生男之心。若行一不义，取一非有，男心先死矣，尚何以养父乎？其自命刚正如此。忠孝大节，岂临时激于意气者所能为乎？

严元照蕙边杂记云：

黄陶庵先生馆于常熟钱氏。主人纳柳如是为嫡妻，时作催妆诗者甚众，或劝先生作。先生

曰：吾不能阻其事，于朋友之义亏矣，尚可从而附和乎？一日程孟阳携柳夫人诗笺乞先生和，先生不可。孟阳强之再三，且曰：老夫已偕诸君和之矣，庸何伤？先生正色曰：先生耆年硕德，与主人为老友，非淳耀之比。若淳耀，则断断不可。孟阳惭濂而罢。

朱鹤龄愚庵小集壹肆“题黄陶庵诗卷”云：

陶庵先生行谊节槩，卓绝千秋，四子经义，既为有明三百年一人，其所作乐府，复旨远辞高，义精响厉，真儒者之诗也。当甲申北变，闻金陵嗣统，谒选者麋集都下，先生独不往。吾友包子问之，先生曰：某公素善余，今方与当国者比。余入都，必当与往来，往来必为彼牢笼矣。君子始进必以正，岂可为区区一官捐名义以殉之耶？卒不往。

光绪修嘉定县志叁贰轶事门“黄忠节（淳耀）未第时，馆常熟钱谦益家。程孟阳出海堂小笺示之”条云：

（忠节）偶作鄙夫章题文，时推绝唱，谦益独不怿。及甲申夏，福王立，谦益晋秩尚书，忠节遗以娄坚手书归去来辞，谦益默然。

寅恪案：陶庵虽馆于牧斋家以所擅长之八股文课其子孙爱，然福王朝不往南京与牧斋共马阮合流，则人品刚正高洁可以想见，其不阿附孟阳

和钱柳诗之举乃自然之理，恐亦非牧斋前此所能料及。兹于陶庵不肯和钱柳诗之问题，鈕严两书所述皆非无因，但俱有讹误。此先考陶庵馆于钱氏之时间及孟阳于钱柳遇见以后留居牧斋家之年月，然后玉樵修能二人所言之得失可以决定也。

今陶庵集附有陈树德宋道南所撰陶庵先生年谱，载陶庵自崇祯十二年至十四年馆于牧斋家。其所记可信。据陶庵集壹陆“和陶诗”序云：“辛巳杪冬客海虞荣木楼。”及同书贰壹“弘光改元感事书怀寄钱宗伯五十韵”云：“昔岁登龙忝，郎君丽泽专。南垞鐙火屋，北汧宴游船。奉手评豪素，开厨出简编。文澜增拂水，诗垒压松圆。酒发公明气，谈钩向秀玄。赏音存寂寞，延誉许腾骞。精舍留三载，阴符练几篇。厌贫将嫁卫，蹑蹻遂摩燕。”则自崇祯十四年辛巳杪冬逆数至十二年己卯岁首，共历三年，即所谓“精舍留三载”者是也。“南垞鐙火屋”者，陶庵授孙爰书时居于常熟城内牧斋家之荣木楼，即相传后来河东君自缢之处。陶庵集贰拾载“夏日钱牧斋先生携同泛舟尚湖”诗，牧斋初学集壹柒移居诗集亦载“（庚辰）五月望夜泛西湖，归山庄作”诗，不知是否与“北汧宴游船”之句有关，更俟详考。“厌贫将嫁卫，蹑蹻遂摩燕”者，陶庵于崇祯十四年辛巳岁杪辞牧斋家馆归后，遂中十五年壬午应天乡试，次年癸未即成进士也。初学集叁贰“黄蘖生经义

序”云：“儿子孙爱自家塾省余山中。奉其文三十篇以请曰，幸一评定之。余曰：吾何以定尔师之文乎哉？尔师之学韩子之学也，其文韩子之文也。”牧斋作此序文时居于拂水山庄，“山中”即谓拂水山庄，“文澜增拂水”之句殆兼指此序而言。

牧斋文中称誉陶庵，比于退之，故此序辞旨全取用昌黎文集也。陶庵人品学问当时推服，牧斋聘之为其子授书自是得人。但牧斋友朋门生之中人材甚盛，其所以特有取于陶庵者，盖以蘊生最善长于八股之文，延为塾师使教孙爱，于掇科干禄自有关系。世人谓八股经义之文实溯源于王介甫，而荊公之文乃学昌黎者，近代文选学派鄙斥唐宋八大家及桐城派之古文，讥诮昌黎为八股之始祖，所言虽过当，亦颇有理。牧斋此序殊有八股气味，或作序之时披阅陶庵经义，不觉为所渐染使然耶？

四库全书总目壹玖拾“钦定四书文”条略云：

乾隆元年内阁学士方苞奉敕编明文，凡四集，每篇皆抉其精要，评鹭于后。卷首恭载谕旨，次为苞奏折，又次为凡例八则，亦苞所述，以发明持择之旨。盖经义始于宋，宋文鉴中所载张才叔自靖人自献于先王一篇，即当时程试之作也。元延祐中兼以经义经疑试士，明洪武初定科举法，亦兼用经疑，后乃专用经义，其大旨以阐发理道为宗。厥后其法日密，其体日变，其弊亦

遂日生。我国家景运聿新，乃反而归于正轨。列圣相承，又皆谆谆以士习文风，勤颁诰诫。我皇上复申明清真雅正之训，是编所录，一一仰稟圣裁，大抵皆词达理醇，可以传世行远。承学之士，于前明诸集可以考风格之得失，于国朝之文可以定趋向之指归。圣人之教思无穷，于是乎在，非徒示以弋取科名之具也。故时文选本汗牛充栋，今悉斥不录，惟恭录是编，以为士林之标准。

钦定四书文卷首载乾隆元年六月十六日谕略云：

有明制义诸体皆备，如王（鏊）唐（顺之）归（有光）胡（友信）金（声）陈（际泰）章（世纯）黄（淳耀）诸大家，卓然可传。今朕欲裒集有明及本朝诸大家制义，精选数百篇，汇为一集，颁布天下。学士方苞于四书文义法，夙尝究心，着司选文之事，务将入选之文发挥题义清切之处，逐一批抉，俾学者了然心目间，用为模楷。

同书凡例云：

唐臣韩愈有言：文无难易，惟其是耳。李翱又云：创意造言，各不相师，而其归则一，即愈所谓是也。文之清真者，惟其理之是而已，即翱所谓造言也。

红楼梦第捌贰回云：

黛玉微微的一笑，因叫紫鹃：“把我的龙井茶给二爷沏一碗。二爷如今念书了，比不得头里。”紫鹃笑着答应，去拿茶叶，叫小丫头子沏茶。宝玉接着说道：“还提什么念书？我最厌这些道学话。最可笑的是八股文章，拿他诓功名、混饭吃也罢了，还要说代圣贤立言。好些的，不过拿些经书凑搭凑搭也罢了，更有一种可笑的，肚子里原没有什么，东拉西扯，弄的牛鬼蛇神，还自以为博奥。这哪里是阐发圣贤的道理。目下老爷口口声声叫我学这个，我又不肯违拗，你这会子还提念书呢！”黛玉道：“我们女孩儿家虽然不要这个，但小时跟着你们雨村先生念书，也曾看过。内中也有近情近理的，也有清微淡远的。那时候虽不大懂，也觉得好，不可一概抹倒。况且你要取功名，这个也清贵些。”宝玉听到这里，觉得不甚入耳，因想黛玉从来不是这样人，怎么也这样势欲熏心起来？又不敢在他跟前驳回，只在鼻子眼里笑了一声。

寅恪案：清高宗列陶庵之四书文为明代八大家之一，望溪又举退之习之为言，尤与牧斋之语相符合。今检方氏所选陶庵之文多至二十篇，足证上引朱长孺“陶庵先生四子经义，为有明三百年一人”之语实非过情之誉。至林黛玉谓“内中也有近情近理的，也有清微淡远的”，即四库总目

所谓“清真雅正”及“词答理醇”者，如陶庵等之经义，皆此类也。噫！道学先生竟能得林妹妹为知己，可视乐善堂主人（清高宗御制乐善堂文集，初刻原有制义一卷，后来定本删去。见四库全书总目壹柒叁别集类“御制乐善堂定本”条）及钱朱方三老之推挹为不足道矣。一笑！

又顾纯恩寓嚆杂咏“父命千金犹不顾，未须惆怅柳蘼芜”诗注所言“（河东君）为落花诗，诸名士悉和，程孟阳讽（陶庵）先生为之”之事，则今存河东君诗中固无“落花”诗，初学集耦耕堂存稿诗等，自崇祯十二年春至十四年冬，即陶庵馆于牧斋家之时期，其所作诸诗亦不见类似和落花诗之题目，怀祖之言未识何据。检顾云美河东君传云“宗伯赋前七夕诗，要诸词人和之”，怀祖所记或因是致误。若谓孟阳讽陶庵所和者即指前七夕诗言，则孟阳己身尚不肯和牧斋此题，岂有转讽他人和之之理？故修能所记似较近于事实也。

由此言之，钮严两氏所记陶庵不肯和诗之事，揆之情理，当必可信。但玉樵谓蕴生偕牧斋门下客李生（寅恪案：此“李生”疑是李僧筏杭生或李缙仲宜之兄弟。据有学集贰叁“张子石六十寿序”云：“余取友于嘉定，先后辈流，约略有三。初为学子，与徐女廉郑闲孟掉鞅于词科，而长蘅同举乡榜，鏖砺文行，以古人相期许，此一

辈也。因长蘅得交娄丈子柔，唐丈叔达，程兄孟阳，师资学问，俨然典型，而孟阳遂与余耦耕结隐，衰晚因依，此又一辈也。侯氏二瞻，黄子蕴生，张子子石暨长蘅家僧筏缁仲，皆以通家末契，事余于师友之间。”盖李氏兄弟与侯黄二氏皆喜定人，又皆通家世好，牧斋使李氏兄弟之一聘蕴生教其子，极为可能也。或又谓此“门下客李生”乃毛子晋之舅氏李孟芳。检初学集壹伍丙捨诗集上载崇祯十二年己卯元旦后立春前所作“次韵答东邻李孟芳”诗云：“度阡越陌最情亲，乞米分甘念我贫。”又牧斋尺牋载与李孟芳书共十三通。可见钱李二人关系之密切。其第壹通即托以料理先莹之事者，则知牧斋固尝以家事托李也。耦耕堂存稿诗下载“和李孟芳山中话旧”一题，列在“[戊寅]除夕拂水山庄和钱牧斋韵二首”及“[己卯]元旦和牧斋韵”之前，此诗有“十载相怜病与贫”及“残腊檐梅初放萼”之句。故据时地及人三者之关系言之，玉樵所谓“李生”，恐舍孟芳莫属矣。但鄙意后一说较迂远，仍以从前说为是。）至钱氏家，居浹月，孟阳出受之如君柳夫人海棠小笺属陶庵和之，则殊不知陶庵实以崇祯十二年春间至常熟就牧斋家塾之聘，而河东君于崇祯十三年冬始过半野堂，“居浹月”之误自不待言。又崇祯十四年六月牧斋与河东君结褵于松江舟中，在此时以前松圆便以“如君”称河东君，亦

未免过早矣。至于修能所记陶庵不肯和牧斋催妆诗一事，自是实录。盖牧斋作催妆诗在崇祯十四年辛巳夏间，此年杪冬陶庵始辞去牧斋家馆，倘陶庵肯和催妆诗者，牧斋必收入于东山酬和集中矣。惟严氏述蕴生不肯和河东君诗事，若在崇祯十三年庚辰冬季松圆在牧斋家之短时间内，则殊可能。不过修能记此事于陶庵不肯和牧斋催妆诗之后，叙述次序稍涉掺混，未免时限不明耳。至顾怀祖谓孟阳讽陶庵和河东君落花诗一事，则更失实，前已辨之矣。

除东山酬和集中无陶庵和诗可以证明钮严之说外，兹尚有一强有力之证据，即初学集壹捌东山诗集壹载“冬至日感述示孙爱”五古一首是也。此诗既与河东君无关，自不收入东山酬和集，但一检其排列次序，则知有待发之覆。牧斋编列其诗什本依作成时间之先后，此可据集中所载之诗不分体而依时之例推知者。今此五古在初学集中列于“寒夕文宴再叠前韵，是日我闻室落成”七律之后，（寅恪案：东山酬和集此题下多“延河东君居之”并附注“涂月二日”等字。）“迎春日偕河东君泛舟东郊作”七律之前，（寅恪案：郑氏近世中西史日表崇祯十三年庚辰正月十三日立春，十二月廿四日又立春，十四年辛巳无立春。当日历官定历绝无一年重复两立春及一年无立春之理。郑氏此类之误，可参前论河东君嘉定之游

节。牧斋诗中所指之迎春日乃指崇祯十三年二月之节气也。）揆之牧斋编次其诗之惯例，殊为不合，盖冬至为十一月之节气，反列于涂月二日之后故也。究其所以致此颠倒失常之由，岂因此五古一首实非十一月冬至所作，而为较迟之时间，或在十二月所补成，追加入集，遂未详察其编列次序先后之不合耶？

此五古中牧斋引述礼经史事，以自解其不亲祭祀而遣孙爱代之之理由，并列举其平生师友如杨涟孙承宗王洽冯元颺元颺兄弟之流以忠义孝友功名气节著称一时者，勸勉其子，义正辞严，即谓之为钱氏家训亦无不可。然若考牧斋崇祯庚辰冬间河东君来访半野堂以后之心理情况，则知此五古不过牧斋之烟幕弹，欲借之使孙爱转示其塾师，庶几可稍慰其拒绝松圆之意，并聊用为自解之工具耳。检初学集捌壹“书西溪济舟长老册子”略云：“庚辰之冬，余方咏唐风蟋蟀之章，修文宴之乐。丝肉交奋，履■错杂。嘉禾门人以某禅师开堂语录缄寄，且为乞叙。余不复省视，趣命童子于蜡炬烧却，扬其灰于溷厕，勿令污吾诗酒场也。辛巳仲春聚沙居士书于蒋村之舟次。”及钱曾有学集诗注壹肆东涧集下“病榻消寒杂咏四十六首”中“追忆庚辰冬半野堂文宴旧事”云：“老大聊为秉烛游，清春浑似在红楼。买回世上千金笑，送尽生年百岁犹。（寅恪案：涵

芬楼本有学集壹叁叁“生年”作“平生”。所附校勘记亦无校改。余详遵王注。）留客笙歌围酒尾，看场神鬼坐人头。蒲团历历前尘事，好梦何曾逐水流。”则知牧斋此时如醉如痴，一至于此，陶庵之不以为然自无足怪，而牧斋编入“冬至日感述示孙爱”五古于其诗集，次序失检，又所必致也。何物不解事之嘉禾迂儒及钝根禅衲，同作此败人清兴之举动，其遭烧灰投厕之阨，亦有自取之道矣。

今陶庵集贰贰有“无题”六言绝句六首，辞旨颇不易解，然必与当日陶庵所见之文士名媛有关，疑即为牧斋河东君松圆及钱岱勋或钱青雨而作，又有谓乃指河东东君嘉定之游者，皆难决定。兹姑附录于下，存此一重可疑公案，以待后来好事者之参究。寅恪未敢效笺玉溪生“无题”诗者之所为也。

陶庵诗云：

放庭风流卓女，细酸习气唐寅。人间再见沽酒，市上争传卖身。

片云曾迷楚国，一笑又倾吴宫。花底监奴得计，鸾篋毕竟输侬。

人言北阮放达，客诮东方滑稽。情不情间我辈，笑其笑处天机。

子美诗中伎女，岑参句里歌儿。彼似青蝇附

驥，我如斗酒听鶉。

千春不易醉飽，百歲貴行胸懷。羨馬為憐神駿，燒桐亦辨奇材。

鯨鏗已肆篇什，鰲咳從教詆訶。百斛舟中穩坐，千尋浪里無何。

茲依東山酬和集，並參考有關諸本，擇錄柳錢及諸人詩於後，略加考釋。多詳於河東君之作，牧齋次之，其他諸人則僅選其少數最有關者，聊備一例，蓋不欲喧賓奪主也。至於牧齋之詩別有錢曾之箋注在，故今考釋錢詩，亦止就遵王所不及者詳之耳。

東山酬和集壹河東柳是字如是（原注：“初名隱。”）“庚辰仲冬訪牧翁于半野堂，奉贈長句”云：

聲名真似漢扶風，妙理玄規更不同。一室茶香開淡黯，千行墨妙破冥濛。竺西瓶拂因緣在，江左風流物論雄。今日渾渾誠御李，東山蔥嶺莫辭從。（寅恪案：初學集壹捌此句下有注云：“集名東山，取此詩句也。”蓋後來刻初學集時加入者，所以著其名集之旨。初學集原迄于崇禎十六年癸未，但末附“甲申元日”一詩者，因詩中有“衰殘敢負蒼生望，自理東山舊管弦”之句。牧齋用以結束“集名東山”之意，首尾正復相同也。）

牧翁“柳如是过访山堂，枉诗见赠。语牧庄雅，取次来韵奉答”云：

文君放诞想流风，脸际眉间讶许同。枉自梦刀思鸾婉，还将抔土问鸿濛。（自注：“太白乐府诗云：女娲戏黄土，团作下愚人。散作六合间，濛濛若沙尘。”）沾花丈室何曾染，折柳章台也自雄。但似王昌消息好，履箱擎了便相从。（自注：“河中之水歌云：平头奴子擎履箱。”）

偈庵程嘉燧“半野堂喜值柳如是，用牧翁韵奉赠”（寅恪案：耦耕堂存稿诗下此诗题作“十二月二日虞山舟次值河东君，用韵辄赠。”列朝诗集丁壹叁上此题上有“庚辰”二字。）云：

翩然水上见惊鸿（程集“水”作“江”），把烛听诗讶许同。何意病夫焚笔后，却怜才子扫眉中。菖蒲花发公卿梦，芍药春怀士女风。此夕尊前相料理，故应恼彻白头翁。

偈庵“次牧斋韵再赠”（寅恪案：程集此诗题作“次牧老韵，再赠河东君，用柳原韵。”列朝诗集“次”作“同”。）云：

居然林下有家风，谁谓千金一笑同。杯近仙源花潋潋，（自注：“半野堂近桃源涧，故云。”寅恪案：程集及列朝诗集自注皆作“舟泊近桃源岭，用刘阮事。”）云来神峡雨濛濛。（寅恪案：程集及列朝诗集“云来神峡”俱作“神来巫

峡”。)弹丝吹竹吟偏好，抉石锥沙画更雄。

(寅恪案：列朝诗集“画”作“书”。句下有注云：“柳楷法瘦劲。”程集仍作“画”字，但句下自注与列朝诗集同。)诗酒已无驱使分，熏炉茗苑得相从。

寅恪案：东山酬和集此四诗之题与诸本微有不同，盖由编次有先后及自身所写、他人所选之故，殊不足异。惟孟阳此次为河东君而作之第壹诗，即“翩然水上见惊鸿”一首，初学集未载。此题列朝诗集作“庚辰十二月二日虞山舟次值河东君，用韵辄赠”，东山酬和集作“半野堂喜值柳如是，用牧翁韵奉赠”。又孟阳为河东君所作之“居然林下有家风”一首，东山酬和集列于“翩然水上见惊鸿”一首之后，而列朝诗集则在“感别半野堂”即“何处珠帘拥莫愁”一首之后，距为河东君而作之第壹诗“翩然水上见惊鸿”一首其间尚隔两题。此首明是松圆后来所补作者。松圆自写其诗，必依其作成时间之先后，东山酬和集则牧斋以同题同韵之故，改列编次，所以致有歧异也。据此推论，可知河东君于崇祯十三年庚辰十一月，即与汪然明尺牘第叁拾通所谓“黍谷之月”，乘舟至常熟，虽抵虞山后即往访半野堂，然仍留居舟次。依前引沈虬“河东君传”所载庚辰冬河东君始至虞山、牧斋即筑我闻室、十日落成、留之度岁等语，沈氏乃亲见河东君之人，其所述亦较

确实，故我闻室“十日落成”之语，按诸当时情事，颇为适合。盖时日过速建筑恐难完成，时日过迟牧斋又不能久待也。

复检孟阳自序其耦耕堂集云：“丁丑受之以诬奏逮系，予待之湖上。戊寅秋放归，庐居丙舍，馆予于东偏之花信楼，复相从者二年。庚辰春主人移居入城，予将归新安。仲冬过半野堂，方有文酒之宴，留连惜别，欣慨交集。且约偕游黄山，而予适后期。辛巳春受之过松圆山居，题诗壁上，归舟相值于桐江，篝灯永夕，泫然而别。”然则松圆崇祯庚辰冬季循昔年在牧斋家度岁之惯例至常熟县城，及晤牧斋，始知河东君已先过访，并见柳钱初次赠答之诗。当钱程会晤之时，恐即我闻室将告成之际，牧斋强拉松圆于十二月二日同至虞山舟次，往迎河东君迁入新成之金屋。孟阳诗“翩然水上见惊鸿”之句，与程集及列朝诗集题作“虞山舟次值河东君”者适相印合。至若东山酬和集此诗题作“半野堂喜值柳如是”者，乃牧斋所改。半野堂在县城内陆地上，不可言“水上”或“江上”。复就当日程钱二人之心理推之，则牧斋于“值”字上增一“喜”字，虽在牧斋为喜，恐在松圆转为悲矣。一笑！

关于河东君初访半野堂之记载，今世间流传之文籍多不可信。兹聊录一则，略加辨正，其他则不暇及也。

牧斋遗事（虞阳说苑本）第肆则云：

闻虞山有钱学士谦益者，实为当今李杜，欲一望见其丰采，乃驾扁舟来虞。为士人装，坐肩舆，造钱投谒。易杨以柳，易爱以是。刺入，钱辞以他往，盖目之为俗士也。柳于次日作诗遣僮投之，诗内微露色相。牧翁得其诗大惊，诘阍者曰：昨投刺者，士人乎？女人乎？阍者曰：士人也。牧翁逾疑，急登舆访柳于舟中，则嫣然美姝也。因出其七言近体就正，钱心赏焉。视其书法，得虞褚两家遗意，又心赏焉。相与絮语者终日。临别，钱谓柳曰：此后以柳姓是名相往复，吾且字子以如是，为今日证盟。柳诺。此为钱柳作合之始。

寅恪案：河东君于未访半野堂之前已预有所接洽，前文已详论之，兹不复赘。牧斋于崇祯十三年春间作观美人手迹诗，又于是年秋间作论近代词人诗，有“近日千塘夸柳隐”之句，其自注并引河东君湖上草之诗。今见汪然明所刻湖上草，乃河东君崇祯十二年己卯所作之诗，其作者之姓名题为“柳隐如是”。凡此诸端，皆时间证据明白确实，故牧斋遗事所述改易姓名字号等事，其妄谬不待详辨也。河东君初赠牧斋诗中既有“今日潭潭诚御李”之句，依文义推测，当是河东君持此诗面投牧斋，或睹面后作此诗赠牧斋，实与牧斋遗事所言钱柳两人初未会见，其后柳以诗遣僮

投钱者不合。今世好谈钱柳轶闻者往往喜举牧斋遗事此条或与此条类似之说，资为谈助，傥见拙文，其亦可默尔而息乎？

河东君初次造访，或纳交于名流文士，往往赋诗投赠，如湖上草“赠汪然明”、“赠刘晋卿”及“赠陆处士”等诗，皆是例证。若就此三诗言之，虽亦颇工，然遣词庄雅、用典适切则远不及半野堂初赠牧斋此诗，且其意境已赳赳进入北宋诸贤之范围，固非同时复社几社胜流所能望见，即牧斋松圆与之诗相角逐，而竞短长，似仍有苏子瞻所谓“汗流籍湜走且僵”之苦，（见东坡后集壹伍“潮州韩文公庙碑”。）何物不知名乡曲僇子所谓钱岱勋或钱青雨辈竟能代作如是之篇什耶？王宋及白牛道者之诬妄，更不待多辨也。至于昔人七律诗中用字不嫌重复，又河东君此章用韵乃依明朝官韵洪武正韵者，凡此诸端，皆极浅易，本不须述及，因恐今世之人或有囿于清代功令习用平水韵之故，转执此为疑者，遂并附论之。似此三家村训蒙之语言，诚知博雅通人为之齿冷，然亦不敢辞也。

河东君诗云“声名真似汉扶风，妙理玄规更不同”者，后汉书列传伍拾上马融传云：“融才高博洽，为世通儒。教养诸生，常有千数。涿郡卢植，北海郑玄，皆其徒也。善鼓琴，好吹笛。达生任性，不拘儒者之节，居宇器服，多存侈饰，

常坐高坐，施绛纱帐，前授生徒，后列女乐。弟子以次相传，鲜有入其室者。”牧斋平生固与季长约略相似，但有一特异之点，即自矜洞达禅理，博探佛藏高出时流。虽其晚岁往往以“老皈空门”借以掩饰，然明亡以前，已与紫柏憨山诸名僧往还参究，故河东君标举牧斋特异时流之点，殊暗合其深自夸诩之心理。文选肆壹李少卿答苏武书云：“人之相知，贵相知心。”及同书肆叁嵇叔夜与山巨源绝交书云：“夫人之相知，贵识其天性，因而济之。”河东君之于牧斋诚可谓“相知心”者。又牧斋平日所为既似季长之“达生任性”，则河东君之造访半野堂亦可谓“识其天性，因而济之”者耶？

至若“妙理玄规”之解释，自是取之老子道德经上第壹章云：“玄之又玄，众妙之门。”“妙理”则文选贰玖曹颜远“思友人”诗云：“精义测神奥，清机发妙理。”韩魏百三名家集江醴陵

（淹）集贰“清思”诗云：“草木还根蒂，精灵归妙理。”“玄规”者，慧皎高僧传肆义解门壹晋剡沃洲山支遁传载遁所著座右铭云：“谨守明禁，雅玩玄规。”

“一室茶烟开淡黯，千行墨妙破冥濛”一联，上句用杜牧“题禅院”诗“今日鬓丝禅榻畔，茶烟轻扬落花风”，（见全唐诗第捌函杜牧叁，并参孟棨本事诗高逸叁“杜舍人牧登科后”条。）下句用

江文通“别赋”“渊云之墨妙，严乐之笔精”。（见文选壹陆。）至若苏子瞻诗之所谓“墨妙”（见东坡集叁“孙莘老求墨妙亭诗”）非谓文章，乃指书法而言。盖孙氏“网罗遗逸，得前赋咏数百篇，为兴新集。其刻画尚存，而僵仆断缺于荒陂野草之间者，又皆集于此亭。”（见东坡集叁壹“墨妙亭记”。）牧斋以文章而非以书法著称，故河东君举其所擅长者为说，所以有“千行墨妙”之语。若指书法，则不可言“破冥濛”。世之誉人者不道其长，转翹其短，此天下笨伯之所为，河东君必不如是也。

又初学集壹佰陸至壹佰捌为“读杜小笺”，其首有题语略云：

归田多暇，时诵杜诗以销永日。间有一得，辄举示程孟阳。孟阳曰：杜千家注缪伪可恨，子何不正之，以遗学者？予曰：注诗之难，陆放翁言之详矣。放翁尚不敢注苏，予敢注杜哉？相与叹息而止。今年夏德州卢户部德水刻杜诗胥钞，属陈司业无盟寄予，俾为其叙。予既不敢注杜矣，其又敢叙杜哉？予尝妄谓：自宋以来学杜诗者，莫不善于黄鲁直；评杜诗者，莫不善于刘辰翁。弘正之学杜者，生吞活剥，以寻摭为家当，此鲁直之隔日谗也。其黠者又反唇于西江矣。近日之评杜者，钩深抉异，以鬼窟为活计，此辰翁之牙后慧也。其横者并集矢于杜陵矣。苦次幽

犹，寒窗抱影，紬绎腹笥，漫录若干，则题曰读杜诗寄卢小笺，明其因德水而兴起也。曰小笺，不贤者识其小也。寄之以就正于卢，且道所以不敢当序之意。癸酉腊日虞乡老民钱谦益上。

同书壹玖至壹佰拾读杜二笺，其首有题语云：

读杜小笺既成，续有所得，取次书之，复得二卷。侯豫瞻自都门归，携杜诗胥钞，已成帙矣。（寅恪案：侯忠节全集壹年谱上崇祯七年甲戌条略云：“五月入都门，补南京吏部文选司主事。八月南归。闰八月至淮上。是年冬十一月之官南中。”可知牧斋得睹卢氏杜诗胥钞刻本后，即刊其小笺及二笺。迫促如此，其与卢氏论杜旨趣之同异及其争名好胜之心理，亦可想见矣。）无盟过吴门，则曰寄卢小笺尚未付邮筒也。德水于杜别具手眼，余言之兢兢者，未必有当于德水，宜无盟为我藏拙也。子美和春陵行序曰：简知我者，不必寄元。余窃取斯义，题之曰二笺而刻之。甲戌九月谦益记。

寅恪案：牧斋读杜诗寄卢小笺成于崇祯六年之末，读杜二笺则与寄卢小笺同刻于七年甲戌九月。河东君于七年及九年曾两次游嘉定，与程孟阳李茂初诸名士酬酢往还，谈诗之际，在第壹次，孟阳当以牧斋读杜小笺之未刻抄本相示，在第贰次更宜从孟阳处得见牧斋此笺五卷刻本。即

使未见牧斋原书，此笺下卷论“寄韩谏议”诗及“秋兴”八首之三等皆引孟阳之说，程氏必以牧斋用其解杜之语自鸣得意，故亦应以书中旨趣告之。然则河东君“千行墨妙”之语即指牧斋此书而言耶？（寅恪偶检柴萼梵天庐丛录壹陆“柳如是”二则之二载河东君手抄读杜小笺事，可供谈助，附记于此。）

“竺西瓶拂因缘在，江左风流物论雄”一联，上句之意，疑谓牧斋博通内典，具有宿世胜因，己身当如佛教中捧瓶持拂供奉菩萨之侍女也。或谓汉魏百三名家集梁简文帝集壹“与广信侯重述内典书”云：“永谢泻瓶，终惭染氎。是则慈云既拥，智海亦深。影末波余，希时洒拂。”乃此句之出处。但斯说颇嫌迂远，未必有当，姑备一解，更俟详考。下句则用南齐书贰叁王俭传（参南史贰贰王昙首传附俭传）云：“俭常谓人曰：江左风流宰相唯有谢安。”盖自比也。

“今日渾渾诚御李，东山葱岭莫辞从”者，后汉书列传伍柒党锢传李膺传略云：“荀爽尝就谒膺，因为其御。既还，喜曰：今日乃得御李君矣。其见慕如此。朝廷日乱，纲纪颓弛，膺独持风裁，以声名自高。士有被其容接者，名为登龙门。及陈蕃免太尉，朝野属意于膺。”“东山”与“江左”相关，“葱岭”与“竺西”句相关，文思贯通，比譬适切。

最可注意者，即谢安石王仲宝固是风流宰相，李元礼更为党锢名士，而兼负宰相之望者。牧斋于天启四年以魏忠贤党指为东林党魁之故因而削籍，又于崇祯二年以会推阁臣获罪罢归，故与元礼尤复相类。凡河东君所举诸贤皆是牧斋胸中自比之人，真可谓道出心坎内事者，牧斋安得不为倾倒、如醉如痴乎？

牧斋所以誉此诗“语特庄雅”之故，不仅由诗语无猥褻之词，亦因牧斋廷试第三人及第，即世间艳称之探花郎，若使他人赠诗以誉牧斋，自必关涉此点，河东君此诗绝不道及其事，似毫无所知者，其不堕入流俗窠臼，实可谓“庄”，更可谓“雅”矣。夫河东君此诗既以谢安石比牧斋，复以“弹丝吹竹”（松圆和诗语）之东山妓女自比，（见晋书柴玖谢安传及同书捌拾王羲之传。）然则牧斋此时在半野堂编诗，以东山名集，黄皆令后来居绛云楼画扇，其题语有“东山阁”之称，俱实指今事，非虚用古典也。

牧斋次韵答河东君诗亦是极费经营之作，与原赠诗针锋相对，第壹章已论之矣。至于诗中所用典故，除牧斋所自注外，遵王注本别无解释。兹仅就其最精切者略言之，其他则不遑及也。

“文君放诞想流风，脸际眉间讶许同”者，初视之，以为即出西京杂记贰所云“文君姣好，眉色如望远山，脸际常若芙蓉，肌肤柔滑如脂。十

七而寡，为人放诞风流。故悦长卿之才，而越礼焉”之古典，然范锴华笑庵杂笔壹顾苓“河东君传”后附古梅华源木义庵白牛道者跋云：“吾友减堂为余言，是身材不逾中人，而色甚艳。冬月峪单衿衣，双颊作朝霞色，即之体温然。疑其善玄素也。虞山之惑溺且畏之，有以哉。”则牧斋此诗首二句不独用古，亦更写今。其用事精切，实不可及。至此点与河东君之疾病有关，俟后论之。

“枉自梦刀思鸾婉，还将抔土问鸿濛”者，上句用范摅云溪友议下“艳阳词”条，见下论有美诗“三刀梦寐羶”句，兹不详释。牧斋以薛涛比河东君，固甚适切，且范书所引微之寄薛涛诗有“锦江滑腻蛾眉秀，化作文君及薛涛”之语，尤与首二句相关也。下句自注中所引太白诗见全唐诗第叁函李白貳“上云乐”，其所以备列太白诗原文，因与太平御鉴柒捌皇王部“女娲氏”条所云“风欲通曰，俗说天地开辟未有人民，女娲抔黄土作人，剧务力不暇供，乃引绳于泥中，举以为人，故富贵者黄土人也，贫贱凡庸者絋人也”及杨齐贤萧士贇分类补注李太白诗等旧解不同之故，否则牧斋不必作此赘语，盖岂有博雅如河东君者，而不知此句之出处耶？牧斋此联之意，盖谓世间欲得河东君者虽众，无奈皆是下愚之人，如谢三宾，即河东君与汪然明尺牘第肆通中所言“愿作

交甫”之“某翁”等，皆不能当河东君之意，而暗以上智之人自许，实可中选也。

“沾花丈室何曾染，折柳章台也自雄”者，乃指河东君与周文岸陈卧子之关系及在盛泽镇佘山之生活。所用典故出维摩诘经及许尧佐“柳氏传”，皆世人习知者，不烦解释。

“但似王昌消息好，履箱擎了便相从”者，乃答河东君赠诗结语之意。第壹章已详言之，兹不赘。

但牧斋答诗自注中已引河中之水歌（见玉台新咏玖“歌词二首”之二），其为“河东君”之号所从出，固不待言。又“河东”为柳姓郡望，故牧斋作有美诗复就此点排比铺张，刺刺不休。（见东山酬和集壹“有美诗”、“河东论氏族”及“字脚元和样”等句。）其实牧斋又暗用东坡“寄吴德仁兼简陈季常”诗“忽闻河东师子吼”之句（见东坡集壹伍）以为游戏。至若少陵“可叹”诗之“河东女儿身姓柳”之句，“扶眼去夫”，情事不伦，则非所用无疑也。（见杜工部集柒。）顾云美河东君传云：“河东君颇能制御宗伯，宗伯甚宠惮之。”所言虽是后来之事，然牧斋初见河东君时当已明了其为人性格，取此别号称河东君，实不仅以“东家王”并以“龙丘居士”自居，其知人之明，自知之审，亦不可及矣。一笑！

又牧斋不于此诗其他诸句著明所用西京杂记云溪友议维摩诘经柳氏传之典故，转独于第肆及第柒捌等句不惮烦劳，特安蛇足，岂以河东君或松圆未读李翰林集及玉台新咏耶？由是言之，牧斋之自注必有深旨，非浅人粗读所能尽解也。

孟阳二诗初学集只录其次韵一首。牧斋所以删去其和韵一首者，当以两诗意旨本自相同，而所用辞句典故，如和韵诗之“此夕尊前相料理，故应恼彻白头翁”之句，与次韵诗“诗酒已无驱使分”之句，俱用杜工部集壹贰“江畔独步寻花七绝句”第壹首“江上被花恼不彻”及第叁首“诗酒尚堪驱使在，未须料理白头人”又更相似也。（可参前论河东君嘉定之游节。）然今日考证河东君访半野堂之经过，和韵诗殊有价值，因依东山酬和集并录之。

列朝诗集所选孟阳此次韵诗第陆句“挾石锥沙书更雄”，东山酬和集及初学集改“书”字为“画”字，并删去注语“柳楷法瘦劲”五字。细绎“挾石锥沙”之语乃用徐季海王右军书法之典故，非指绘画而言，然则孟阳之诗本作“书”字。牧斋所以改“书”为“画”者，不独因声调更协，且可增加河东君能画之一端，与第伍句“弹丝吹竹吟偏好”于通音乐外复添善吟咏之一事相对为文，遂不得不删去注语耳。前论河东君与汪然明尺牋第捌通约游商山事，引孟阳诗“曾见书飞故

国楼”之句，可知孟阳早已倾服河东君之书法。至于绘画一端，则未见孟阳有推挹之语，或者借改此一字之机缘，以完成松圆善颂善祷之美德欤？至若钞本耦耕堂存稿诗下此诗有自注，但“书”字作“画”字，与注语矛盾，明是抄者笔误，自不待辨也。又吾人今日所见河东君之作品，或为当时刻本，或为传写之本，皆多讹舛，其故恐不尽由刻写者之疏忽，疑亦因河东君作书喜为瘦长之体，易滋误认，如今所见男洛神赋钞本“水準準而高衍”句之“準”即“凖”。河东君作书所以如此者，殆由避免字体肥宽所致。程松圆称河东君书法瘦劲，顾云美称河东君结束俏利，可谓书如其人矣。

孟阳此次韵诗“杯近仙源花潋潋”句下，东山酬和集及初学集自注俱作“半野堂近桃源涧，故云”，程集及列朝诗集均作“舟泊近桃源岭，用刘阮事”，两书之注当为松圆原文。据此可以考见河东君初到虞山时泊舟之处。牧斋改“桃源岭”为“桃源涧”，并删去“用刘阮事”，以与半野堂相近为说。

其实光绪修常昭合志貳山形志略云：

虞山居邑境中央，西南即拂水岩，上拂有指水禅院，门外有石桥跨山涧。又前即临石壁，两崖中豁别有长寿桥架其上，从山下远望，危栏横卧者是也。每遇雨后，涧水流注桥下，悬为瀑

布，风自南来，则倒卷而上。虞山胜地记略谓如万斛蕊珠凌风飘洒者，非虚语也。即天已放晴，仍濛濛作细雨，郁为奇景，名曰拂水，盖以此矣。又南抵桃源涧，涧上有桃源洞。涧于北山，夙称胜地，雨后山泉汇注，飞湍下泻，响逾琴筑，相传昔年漫山皆种桃花，流水夹花片而下，尤为奇观，故名桃源涧焉。

又刘本沛虞书“桃源涧”条云：

桃源涧在陈庄靖公墓左。（寅恪案：“庄靖”为陈瓚之谥，事迹见明史贰贰贰本传等。）

及同书“拂水岩”条云：

拂水岩在虞山南，崖石陡峻，水出其间，下奔如注，遇风拂勒，则水倒飞，喷沫四洒，不敢逼视，无风则悬崖瀑布若长虹然，一山之奇观也。

然则桃源涧距半野堂亦不甚近。推牧斋所以改易此句者，殆与改易孟阳此诗题同一用意，殊为可笑。

“云来神峡雨濛濛”句疑非松圆原作如此，乃牧斋后来所改。松圆原作应依程集及列朝诗集作“神来巫峡雨濛濛”。夫孟阳此句自是从宋玉高唐赋“旦为朝云，暮为行雨”之语而来，其“雨濛濛”三字，与拂水岩之“即天已放晴，仍濛濛作细雨”及“遇风拂勒，则水倒飞，喷沫四洒”之实况符

合，可谓巧妙。但何以舍去宋赋中之“云”字不用，似非偶然。盖“云”字乃河东君之旧名，孟阳在此以前为河东君所作诸诗，如朝云诗、絢云诗及与云生、云娃有关等篇皆用“云”字，此时赋诗则只标“柳如是”之新号，而不敢涉及“云”字之昔称，岂欲借以洗涤旧痕、宽慰老友耶？牧斋改“神”作“云”，则兼用宋赋之古典及河东君昔称之今典，实较松圆原著更佳。“巫峡”之改“神峡”，则疑牧斋既以“云”字易“神”字，遂移改“巫峡”为“神峡”，与上句“仙源”属对，亦觉工稳。才思精妙，恐非牧斋不能办此。“神峡”二字连文，寅恪舛陋，尚未知其出处，俟考。

又观孟阳此两诗之结语，颇觉可怜。盖已明知己身非牧斋之敌手，自甘退让，情见乎辞，其匆匆归新安之意旨，当即决定于赋此和韵诗之时。至若孟阳后来所作耦耕堂自序谓“庚辰春主人称居入城，予将归新安”，则恐是讳改当日情况之虚语，并非实录也。

东山酬和集壹牧翁“冬日同如是泛舟有赠”（寅恪案：郑鹤声中西史日表崇祯十三年庚辰十一月九日冬至，廿四日小寒。牧斋诗题所谓冬日，即在是年十一月初九至廿四日之间也。）云：

冰心玉色正含愁，寒日多情照舵楼。万里何当乘一艇，五 已许办扁舟。每临青镜憎红粉，莫

为朱颜叹白头。苦爱赤栏桥畔柳，探春仍放旧风流。

牧翁“次日叠前韵再赠”云：

新诗吟罢半凝愁，斜日当风似倚楼。争得三年才一笑，可怜今日与同舟。轻车漫忆西陵路，斗酒休论沟水头。还胜客儿乘素舸，迢迢明月咏缘流。

河东君“次韵奉答”云：

谁家乐府唱无愁，望断浮云西北楼。汉珮敢同神女赠，越歌聊感鄂君舟。春前柳欲窥青眼，雪里山应想白头。莫为卢家怨银汉，年年河水向东流。

偈庵“次牧翁泛舟韵”云：

（此诗于前论河东君与汪然明尺牋第捌通节中已引。兹從略。）

寅恪案：松圆次韵诗前已论述，虽有资考证，而辞旨平庸，固远不及河东君之作，亦难与牧斋诗相比。此老之诗本逊于牧斋，何况此际情绪甚恶，岂能有佳作耶？

牧斋两诗，其第壹首最先作，其第贰首乃因河东君次其第壹首诗韵而后作者，故“新诗吟罢半凝愁”之“新诗”即指河东君次其第壹首韵之诗而言。

第壹首后四句皆有本事，非止用典。“每临青镜憎红粉”之句，与答河东君初赠诗“脸际眉间讶许同”之句同义，俱指河东君面貌之颜色而言，即前引白牛道者所谓“双颊作朝霞色”者是也。“临青镜”而“憎红粉”，亦即张承吉诗所谓“却嫌脂粉污颜色”之意，（见全唐诗第捌函张祜貳“集灵台”二首之二。）牧斋运用古典今事可称巧妙适切矣。又河东君戊寅草中载“西河柳花”七律一首，其第肆句云“恁多红粉不须夸”，此本河东君自比之辞，牧斋或早已得见此诗，遂因有“憎红粉”之语耶？俟考。第陸句“莫为朱颜叹白头”，乃老翁少妇对比之意。此典后来衍变成为故事，记载流传，至今多引之以资谈助。兹特为考其原始语句，亦略见史文蜕嬗之一例。至于牧斋遗事及觚剩等，皆以此故事与河东君诗“春前柳欲窥青眼，雪里山应想白头”之句有关，而不知实直接出于牧斋此句，则由未尝详读柳钱诸诗所致也。

吴中文献小丛书顾公燮消夏闲记选存“柳如是”条云：

宗伯尝戏谓柳君曰：我爱你乌个头发，白个肉。君曰：我爱你白个头发，乌个肉。当时传以为笑。

牧斋遗事“当丁亥（丑）之狱”条（寅恪案：“亥”当作“丑”。指崇祯十年牧斋为张汉儒所

讦，被逮至北京下狱事。此条注以为顺治四年丁亥事，则恐是此书作者或抄者之疏误也。详见下章论黄毓祺案节。）云：

当丁亥（丑）之狱，牧翁侘傺矢志，遂绝意时事。既得章台，欣然有终老温柔乡之愿。然年已六十矣，黝颜鲐背，发已皤然。柳则盛鬣堆鸦，凝脂竞体。燕尔之夕，钱戏柳曰：我甚爱卿发黑而肤白也。柳亦戏钱曰：我甚爱君发如妾之肤，肤如妾之发也。因作诗有“春前柳欲窥青眼，雪里山应想白头”之句。

钮琇觚剩叁吴觚下“河东君”条云：

方宗伯初遇柳时，黝颜鲐背，发已鬢斑白，而柳则盛鬣堆鸦，凝脂竞体。燕尔之宵，钱曰：我甚爱卿如云之黑、如玉之白也。柳曰：我亦甚爱君发如妾之肤，肤如妾之发也。因相与大笑。故当年酬赠，有“春前柳欲窥青眼，雪里山应想白头”之句，竞传人口。

王应奎柳南随笔贰云：

某宗伯既娶柳夫人。一日坐室中，目注如是。如是问曰：公胡我爱？曰：爱汝之黑者发，而白者面耳。然则汝胡我爱？柳曰：即爱公之白者发，而黑者面也。侍婢皆为匿笑。

练真吉日记云：

尝闻有先朝巨公惑一姬，致夙望顿减。姬闻之曰：公胡我悦？曰：以其貌如玉，而发可以鉴也。然则姬亦有所悦乎？曰：有之。即悦公之发如玉，而貌可以鉴耳。

寅恪案：今世流传之载记述此段钱柳戏语者，尚不止牧斋遗事、觚剩、柳南随笔及练真吉日记诸书，兹不多引，然大抵类似，皆经文人改写者也。寅恪所见为顾公燮书所载，乃保存当日钱柳两人对话之原辞，极可珍贵。所以知者，因其为吴语，且较简单，甚合彼时情景之故。至若练真吉日记，藻饰最多，尤远于真实矣。此点可取世说新语与晋书对校，其演变之痕迹明白可寻。斯固治史者所习知，不待赘论。钱柳此趣文，亦其例证欤？

抑更有可论者。江熙扫轨闲谈云：

钱牧斋宠姬在柳如是前，有王氏者，桂村人，嬖倖略与柳等。会崇祯初，有旨以礼部左侍郎起用，牧斋殊自喜，因盛服以示王曰：我何似？王睨翁戏曰：似钟馗耳。盖以翁黑而髯故也。翁不悦。后适以枚卜罢，遂遣王归母家，居一楼以终。今其楼尚存。

寅恪案：崇祯元年戊辰牧斋以礼部侍郎起用，时年四十七，江氏谓其肤黑，自必正确，但未言其肥瘦如何。后牧斋于顺治十六年己亥年七

十八赋“后秋兴”诗，其第肆首“只应老似张丞相，扣摸残骸笑瓠肥”句下自注云：“余身素瘦削，今年腰围忽肥，客有张丞相之谑。”故知牧斋在七十八岁以前身素瘦削也。检史记玖陸张丞相传（参汉书肆貳张苍传）略云：“张丞相苍者，阳武人也。坐法当斩，解衣伏质，身长大肥白如瓠。时王陵见而怪其美士，乃言沛公，赦勿斩。”然则牧斋晚年腰围忽肥，即使与西汉张丞相苍无异，但其面肤之黑，当仍与北宋王丞相安石之“天生黑于予，澡豆其如予何”无异也。（见沈括梦溪笔谈玖人事壹及旧题彭乘撰墨客挥犀拾“王荊公病喘”条，并参魏泰东轩笔录壹貳“吕惠卿尝语荊公曰：公面有黥，用圆荂洗之当去”条。）夫肤黑之介甫亦能位至丞相，桂村王氏女学不稽古，不知援引舒王故事以逢迎牧斋之意，可知其人不及河东君远矣。牧斋前弃王而后宠柳，岂无故哉？岂无故哉？

又白氏文集叁柒“喜老自嘲”略云：“面黑头雪白，自嫌还自怜。行开第八秩，可谓尽天年。”（自注：“时俗谓七十已上为开第八秩。”）考乐天年六十八病风，始放家妓。（见同书叁伍“病中诗十五首序”及其第壹貳首“别柳枝”，并同书柒壹“不能忘情吟”。又可参容斋五笔玖“不能忘情吟”条。）乐天元和十五年四十九已白发斓斑，（见白氏文集壹壹“郡中春宴，因赠诸

客”诗，并可参容斋五笔捌“白苏诗纪年岁”条。）其“面黑头白”，与牧斋崇祯十三年庚辰年五十九共河东君互作戏谑之语时，形貌已约略类似。但乐天“喜老自嘲”诗出自“同时六学士，五相一渔翁”之才子，而非出自“樱桃樊素口，杨柳小蛮腰”之佳人，则大有差别矣。

牧斋诗结语云“苦爱赤栏桥畔柳，探春仍放旧风流”之句，固用温飞卿“宜春苑外最长条，闲袅春风伴舞腰。正是玉人肠断处，一渠春水赤栏桥”诗之典，（见全唐诗第玖函温庭筠玖“杨柳枝”八首之一。）但实亦指河东君金明池“咏寒柳”词“春日酿成秋日雨，念畴昔风流，暗伤如许”之语。若无此本事，仅用温诗，则辞意太泛，牧斋作诗当不如此也。河东君次韵答牧斋诗其中含有“河东君”三字，第贰章已述及。又此首结语乃针对牧斋答其初赠诗“但似王昌消息好，履箱擎了便相从”之句，第壹章亦已言之，其实乃表示心许之意。疑牧斋读之，益有“乐莫乐兮新相知”之感也。

“谁家乐府唱无愁”者，用北史捌齐本纪下幼主纪（参北齐书捌幼主纪）所云“（后主）益骄纵，盛为无愁之曲。帝（指后主言）自弹胡琵琶而唱之，侍和之者以百数，人间谓之无愁天子”及李义山诗集中“无愁果有愁曲北齐歌”（参冯浩玉溪生诗详注壹此题下引隋书乐志）。“望断

“浮云西北楼”者，用文选贰玖古诗十九首“西北有高楼，上与浮云齐”句李善注：“此篇明高才之人，仕宦未达，知之者稀也。西北乾位，君之位也。”又六臣注：“翰曰：此诗喻君暗，而贤臣之言不用也。西北乾地，君位也。高楼言居高位也。浮云齐言高也。”此两句竟指当时之崇祯皇帝为亡国之暗主，而牧斋为高才之贤臣。顾云美谓河东君“饶胆略”，观此益信。若此诗作于清高宗之世，其罪固不容于死，即在北宋神宗之时亦难逭贬谪之谴，牧斋见此两句自必惊赏，而引为知己。松圆见之亦应自悔其前此所作“人间岁月私蟠木，天上雷霆宥爨桐”之句（见列朝诗集丁壹叁上程嘉燧诗“久留湖上，得牧斋岁暮见怀诗，次韵”七律。并参前论絢云诗节。）辞旨过于选奕，殊有愧于河东君之切直也。

“汉珮敢同神女赠，越歌聊感鄂君舟”者，用韩诗汉广薛君章注及说苑壹壹善说篇之典。此两事俱世所习知，但河东君取之联用，以神女指己身，以鄂君指牧斋，一男一女，意旨通贯，又于水滨泛舟情事尤为适合，其巧妙诚不可及也。

“春前柳欲窥青眼，雪里山应想白头”者，下句自是用刘梦得“雪里高山头白早”之语，（见全唐诗第陸函刘禹锡柒“苏州白舍人寄新诗，有叹早白无儿之句，因以赠之”七律。）固不待赘论。至上句则辞语之有关者虽多，然窃疑乃用史

邦卿梅溪词东风第一枝“咏春雪”词“青未了，柳回白眼”之句，因“青”及“柳眼”两者俱备，又“咏春雪”可与上句之“雪”字通贯，若此条件皆具之出处，除史词外，尚未发现更妥适之典故。又王沂孙花外集南浦春水“柳外碧连天”词，有“蛾眉乍窥清镜”之语，或者河东君因牧斋赠诗“每临青镜憎红粉”之句，遂亦取碧山乐府柳窥青镜之意，以针对聚沙居士之诗语耶？寅恪尝论河东君之作品，应推此诗及金明池“咏寒柳”词为明末最佳之诗词，当日胜流均不敢与抗手，何物钱岱勋或钱青雨竟能为之乎？造此诬谤者，其妄谬可不必辨。然今日尚有疑河东君之诗词非其本人所作者，浅识陋学，亦可悯矣。

牧斋次日叠前韵再赠河东君之诗，其第壹句“新诗吟罢半凝愁”之“新诗”，即指河东君“谁家乐府唱无愁”一首而言，前已论之矣。“斜日当风似倚楼”者，“倚楼”之出处不胜枚举，依前句“半凝愁”之语推之，恐与王少伯“闺怨”七绝一首有关。（见全唐诗第叁函王昌龄肆。）但此皆古典，颇疑牧斋尚有今典。第叁章论陈卧子崇祯六年“补成梦中新柳诗”，乃为河东君而作者。后来河东君之易姓为“柳”，及所作金明池“咏寒柳”词“念畴昔风流，暗伤如许”之语，当亦与卧子此诗有关。卧子诗中“夕阳残”及“风流人倚栏”之语，正合牧斋诗此句之旨。所谓“半凝愁”者，殆

谓是耶？考卧子此诗载入其所作之陈李唱和集。此集夏允彝序云：“癸酉倡和诗者，予同郡人李子陈子之所为作也。系以年者，重时会也。”自崇祯六年癸酉至崇祯十三年庚辰冬，已历七八年之久，卧子之诗刊布流行，牧斋当已见及，或虽见及而未曾留意。鄙见河东君为人放诞风流，绝无讳饰，牧斋亦豁达大度，不计较小节，河东君与卧子之关系必早有所知闻。卧子此诗即由河东君持示牧斋，亦非不可能者也。

“争得三年才一笑，可怜今日与同舟”者，上句用左传昭公二十八年所云“昔贾大夫恶，娶妻而美，三年不言不笑。御以如皋，射雉获之，始笑而演。贾大夫曰：才之不可以已。我不能射，女遂不言不笑夫！”之典。牧斋自比贾大夫之丑恶而有才，以河东君为貌美且拟之为妻。此诗作成，殆与“乌个头发，白个肉”及“白个头发，乌个肉”之戏言时间相距甚近，若牧斋遗事及觚剩二书均以属之燕婉之夕，则恐过后矣。又“如皋”之“皋”，与郑交甫遇神女于汉皋之“皋”同字也。下句即用说苑善说篇鄂君所闻越人歌“今日何日兮，得与王子同舟”之典。由是言之，牧斋诗此二句与河东君诗“汉珮敢同神女赠，越歌聊感鄂君舟”两句用典正同，针锋相对，文情才思，自为精巧。钱遵王不注一字，固以为习用之典，无烦征引，实不知此等妙处更须标出，庶几

不负作者之苦心也。

“轻车漫忆西陵路，斗酒休论沟水头”者，上句自指河东君在此数年游西湖事，或更指其所作戊寅草湖上草及金明池咏寒柳词等，亦即后来牧斋于顺治七年庚寅所作“留题湖舫”诗“杨柳风流烟草在”者也。（见有学集叁夏五集，并参前论河东君与汪然明尺牋第貳通节。）下句用卓文君白头吟“今日斗酒会，明旦沟水头。蹀躞御沟上，沟水东西流”之典，（见乐府诗集肆壹。）指河东君与陈卧子之关系。牧斋意谓今既与卧子脱离，可不必再提往事也。

“还胜客儿乘素舸，迢迢明月咏缘流”者，用玉台新咏拾谢灵运“东阳溪中赠答二首”“可怜谁家妇，缘流洗素足。明月在云间，迢迢不可得”及“可怜谁家郎，缘流乘素舸。但问情若为，月就云中堕”之典，与前“可怜今日与同舟”之句相应。盖谢诗所咏妇在溪边洗足、郎在溪中乘舟，非如“今日与同舟”者可比，所以较胜于客儿。且康乐之作本是一赠一答，尤符合钱柳赋诗酬和之情事也。

第四章 河东君过访半野堂及其前后之关系（九）

东山酬和集壹牧翁“寒夕文宴，再叠前韵。是日我闻室落成，延河东君居之”（自注：“涂月二日。”寅恪案：初学集此题无“延河东君居之”六字及自注。又据郑氏近世中西史日表，崇祯十三年庚辰十一月廿四日小寒，十二月九日大寒，故是年十二月二日谓之寒夕也。）云：

清樽细雨不知愁，鹤引遥空凤下楼。红烛恍如花月夜，绿窗还似木兰舟。曲中杨柳齐舒眼，诗里芙蓉亦并头。（自注：“河东新赋并头莲诗。”）今夕梅魂共谁语，任他疏影蘸寒流。（自注：“河东寒柳词云：约个梅魂，与伊深怜低语。”）

偈庵“半野堂夜集惜别，仍次前韵”（寅恪案：列朝诗集此题作“感别半野堂，叠前韵”）云：

何处珠帘拥莫愁，笛床歌席近书楼。金炉银烛平原酒，远浦寒星剡曲舟。望里青山仍北郭，行时沟水向东头。老怀不为生离苦，双泪无端只自流。

徐锡胤尔从“半野堂宴集，次牧翁韵，奉赠我闻居士”云：

舞燕惊鸿见欲愁，书签笔格晚妆楼。开颜四座回银烛，咳吐千钟倒玉舟。七字诗成才举手，一声曲误又回头。佳人那得兼才子，艺苑蓬山第一流。

寅恪案：牧斋于康熙二年癸卯岁暮作“病榻消寒杂咏”第叁肆首“追忆庚辰冬半野堂文宴旧事”一诗，即记此夕之事者，前已移录。此崇祯十三年庚辰十二月初二日之夕，半野堂文宴乃牧斋一生最得意、又最难忘之事，故虽在垂死病榻呻吟之中犹能记忆，历历不爽，可伤也已。此夕之会颇似戏剧之一幕，其扮演人今日可考知者，一为河东君，二为牧斋，三为松圆，四为徐尔从，五为此夕望见坐于后来所建绛云楼下红袍乌帽三神的老姬。（见钱遵王有学集诗注“病榻消寒杂咏”第叁肆首诗注。）此五人之心理，牧斋松圆尔从三人各见于其此夕所赋诗中。河东君此夕是否亦赋诗，今东山酬和集及初学集既未收载，不易考知。其理由或因此夕病酒所致，或别有感触，与后来不和合欢诗及催妆词之情事相类似，均俟后论之。此夕之会虽未见河东君作品，然其心理可于此夕后所赋“春日我闻室作，呈牧翁”一诗中推得。至于此夕曾见三神的老姬，其心理当非如第壹章所引华笑顾杂笔中黄梨洲“火

神”之解释，应别有人事之原因也。请依次论之。关于河东君者，当于下录其所赋“春日我闻室作，呈牧翁”一诗中论释，兹暂不涉及。

牧斋之诗第壹句指此夕文宴时之情景，第贰句用萧史弄玉事，皆不烦详论。“红烛恍如花月夜，绿窗还似木兰舟”者，下句言河东君于崇祯十三年十二月二日由舟次迁入我闻室。以意揣之，我闻室之结构必不甚宽敞，殆所谓屋小如舟者耶？上句指此夕情事。牧斋虽与韩敬争状元失败，不得“金榜第一名”，但此夕实同于“洞房花烛夜”。作此观念者非独牧斋如此，即河东君本身亦莫不然。后来河东君于康熙三年甲辰六月二十八日垂绝时作遗嘱与其女云：“我来汝家二十五年，从不曾受人之气。”（见河东君殉家难事实柳夫人遗嘱）自康熙三年逆数至崇祯十三年庚辰适为二十五年，若自崇祯十四年辛巳六月七日葺城舟中结褵时起，下数至康熙三年甲辰六月二十八日，则仅二十四年。可知河东君之意实认此夕为同牢合卺之期，然则牧斋此句殊有旨矣。

“曲中杨柳齐舒眼，诗里芙蓉亦并头”者，上句自用折杨柳歌曲之典（见乐府诗集贰贰），但亦指河东君金明池咏寒柳词及“春前柳欲窥青眼”之句，意谓此夕可不必如前此之“窥眼”也。下句牧斋自注所指河东君新赋之并头莲诗，今未得见。考陈忠裕全集壹玖湘真阁稿“予读书池上，

屡有并蒂芙蓉，戏题一绝”云：“宛转桥头并蒂花，秋波不到莫愁家。浣纱人去红妆尽，惟有鸳鸯在若耶。”此诗前第貳题为“寒食雨”，第叁题为“上元”四首，第肆题为“岁暮怀舒章”八首，其第捌首卧子自注云“去岁冬尽，予在郟城，”此“去岁冬尽”乃指崇祯九年北行会试之役，故此题之“岁暮”即崇祯十年岁暮。由是言之，此戏题并蒂芙蓉一首之作成实在崇祯十一年初秋，可以推定无疑也。检卧子自撰年谱上崇祯十一年戊寅条云：“是夏读书南园。”及李舒章会业序略云：“今春（寅恪案：此指崇祯八年春。）闇公卧子读书南园，乐其修竹长林，荒池废榭。”（见陈忠裕全集卧子自撰年谱崇祯八年条附录所引。）

又检卧子年谱崇祯八年乙亥及九年丙子俱有“春读书南园”之记载，皆未明著其离去南园之季节。细绎卧子诗题，其“屡有”之“屡”自是兼指在崇祯十一年夏秋以前数次而言。第叁章已详论卧子与河东君于崇祯八年春间同居徐氏南楼并游宴陆氏南园之事。河东君虽于是年首夏离去南楼南园之际只可见荷叶，而不能见莲花，但三年之后，卧子复于南园见此荒池中并蒂莲，感物怀人，追忆前事，遂有是作，殊不足怪矣。然则河东君所赋并蒂芙蓉诗当是和卧子之作者。今检河东君遗存之作品，如戊寅草，其中未见此诗。考此草所载河东君之诗至崇祯十一年秋间为止，故

疑此诗乃河东君崇祯十一年秋间以后、十三年冬间以前所作。即使此诗作于最早限度之崇祯十一年冬间，牧斋固亦得谓之为“新”。前第叁章论宋让木秋塘曲序中“坐有校书，新从故相家，流落人间”所谓“新”字之界说，读者可取参阅。盖当时文人作品，相隔三年之久本可用“新”字以概括之也。所可笑者，陈杨二人赋诗各以并头莲自比，不意历时未久，河东君之头犹是“乌个头发”，而牧斋之头则已“雪里高山”，实与卧子“还家江总”之头区以别矣。牧斋头颅如许，竟尔冒充，亦可怜哉！

“今夕梅魂共谁语，任他疏影蘸寒流”者，牧斋自注既引河东君金明池咏寒柳词，是以“梅魂”自任，故疏影亦指己身，辞旨明显，固不待论。惟“蘸”字之出处颇多，未知牧斋何所抉择。鄙意恐是暗用西厢记“酬简”之语。果尔，殊不免近褻。至若“寒流”一辞，“流”乃与“寒柳”题中之“柳”音近而巧合，即此一端，亦可窥见牧斋文心之妙矣。昔张敞云：“闺阁之内，夫妇之私，有过于画眉者。”（见汉书柴陸张敞传。）由是言之，自不必拘执迂腐之见诋牧斋。但子高坐此“终不得大位”，（并见汉书张敞传。）牧斋亦以夙有“浪子燕青”之目，常守闺阁之内，而卒不得一入内阁之中。吾人今日读明清旧史，不禁为之失笑也。

钱曾注牧斋有美诗，忽破例引河东君金明池咏寒柳词，已觉可怪，又载何云疏影词一阕，如此枝蔓，更为可疑。推原其故，遵王所以违反其注诗之通则者，殆皆出于陆敕先之意，遵王不得已而从之，诗非其本旨也。兹以士龙之词与牧斋此诗有关，因附录之，并略考何氏事迹，稍为论证，以资谈助。

钱曾初学集诗注壹捌有美诗“疏影新词丽”句注云：

陆敕先曰：何士龙有调寄疏影“咏梅，上牧翁”云：“香魂谁比。总有他清澈，没他风味。无限玲珑，天然葱倩，谁知仍是憔悴。便霜华几日，连宵雨，又别有一般佳丽。除那人殊妙，将影儿现，把气儿吹。须忆半溪胧月，渐恨入重帘，香清玉臂。冥濛空翠，如语烟雾里，更有何人起。惜他止是人无寐。算今夕共谁相对。有调羹，居士风流，道书数卷而已。”

此词实为河东君而作，诗当指此也。

寅恪案：牧斋赋有美诗引士龙此词以赞扬河东君，于此可知钱何两人关系之密切，并足见牧斋门下士中，士龙与孙子长（孙氏事迹及与牧斋之关系，可参有学集壹玖孙子长诗序、同书贰叁孙子长徵君六十寿序及牧斋尺牘中与孙子长札第贰通并王渔洋思旧集叁“孙永祚”条等。）与顾云

美等同属左袒河东君一派，而与钱遵王辈居于反对地位者也。兹不暇考士龙本末，唯就此点论证之。

牧斋所撰吾炙集“东海何云士龙”条云：

士龙岭表归来，相见已隔生矣。妇（寅恪案：此“妇”字指河东君。）见余喜，贺曰：公门下今日才得此一人。余曰：如得习凿齿，才半人耳。妇问何故？余笑曰：彼半人即我身是也。

初学集伍伍何仲容墓志铭略云：

仲容讳德润，为常熟甲族。父讳錞。（仲容）娶秦氏，生子五人，述禹述稷述契述皋云。云吾徒也。

同治修苏州府志壹佰常熟县何云传略云：

何云字士龙。祖錞字言山。（寅恪案：光绪修常昭合志稿叁叁何錞传云：何錞字子端。”与此异。下文又云：“子云，字士龙。”略去德润一代，与牧斋所作何仲容墓志铭不合。殊误。）云能古文词，尤熟唐史，凡唐人诗有关时事者，历历指出如目睹。钱谦益延致家塾。崇祯丁丑谦益被讦下狱，云慷慨誓死，草索相从。后从瞿式耜至闽粤，流离十五年，复归故园。

初学集壹壹桑林诗集序云：

丁丑春尽赴急征，稼轩并列刊章。士龙相从

草索。渡淮而北，赤地千里。身虽罪人，不忘吁嗟闵雨之思，遂名其诗曰桑林集。

同书同卷“一叹示士龙”云：

一叹依然竟陨霜，乌头马角事茫茫。及门弟子同关索，薄海僧徒共炷香。百口累人藏复壁，千金为客掩壶浆。昭陵许哭无多泪，（自注：“唐制有冤者许哭昭陵。”）要倩冯班恸一场。（自注：“里中小冯生善哭。”寅恪案：小冯生之兄舒，亦与牧斋关系密切。可参虞山妖乱志。观牧斋此诗，知冯氏兄弟及士龙皆牧斋患难交也。又可参冯班钝吟杂录壹“家戒”上所云“何云有文，钱牧翁重之”之语。）

同书壹贰霖雨诗集“送何士龙南归兼简庐紫房一百十韵”略云：

伊余退废士，杜门事耕桑。十年守环堵，一朝锁银铛。天威赫震电，门户破苍黄。诏纸疾若飞，官吏仆欲僵。有母殡四载，西风吹画荒。有儿生九龄，读书未盈箱。宾客鸟兽散，亲族忧以养。或有强近者，惧累遗祸殃。目笑复手笑，坚坐看戏场。或有狴犴者，黠鼠而贪狼。毁室谋取子，坏垣隳我盲。揶揄反皮面，谣诼腾诽谤。唯有负傭流，弛担语尽伤。唯有庞眉叟，戟手呼彼苍。市人为罢市，僧院各炷香。我心鄙儿女，刺刺问束装。暮持袂被出，诘朝抵金阊。门生与朋

旧，蜂涌来四方。执手语切切，流襟泪浪浪。惜我僣从弱，念我道路长。或云权幸门，刺客如飞蝗。穴劲不见血，探头入奚囊。或云盘食内，鸩堇置稻粱。匕箸一不慎，坟裂屠肺肠。谁与警昏夜，谁与卫露霜。谁与扶跋蹇，谁与分劬勩。何生奋袖起，云也行所当。阖门置新妇，问寝辞高堂。典衣买书剑，首路何慨慷。何生夜草疏，奋欲排帝阊。黯黯蚊扑纸，倾敝蚓成行。残灯焰明灭，房心吐寒芒。祖宗牖惚恍，天心鉴明明。眉山摘牙牌，分宜放铃冈。执彼三尸虫，打杀铜驼傍。孤臣获更生，朝市喜相庆。孟冬家书来，念母心不遑。有忧食三叹，矧乃惰与翔。星言卷衣被，别我归故乡。我欲繫子驹，顾视心怅怅。子行急师难，子归慰母望。丹青或可渝，此义永不爽。

寅恪案：牧斋为张汉儒所讦被逮北行，下刑部狱，逾年始得释归，其本末备见史乘及他载记，以非本文范围主旨所在，故不详述。惟节录牧斋自述之诗，亦足知当日被逮时之情况，并门生故旧关系之一斑也。所最可注意者不在士龙之维护牧斋，而在河东君之赏誉士龙，吾炙集中钱柳问答之言即是其证。

晋书捌贰习凿齿传（参高僧传伍释道安传）云：

后以脚疾，遂废于里弄。及襄阳陷于苻坚，

坚素闻其名，与道安俱舆而致焉。既见，与语，大悦之。赐遗甚厚。又以其蹇疾，与诸镇书：“昔晋氏平吴，利在二陆。今破汉南，获士裁一人有半耳。”俄以疾归襄阳。寻而襄邓反正，朝廷欲征啗齿，使典国史。会卒，不果。

然则牧斋之意谓清兵取江南，己身降附，北迁授职，俄引疾归籍，稍蒙礼遇，（清史列传柴玖贰臣传钱谦益传云：“[顺治三年]六月以疾乞假。得旨，驰驿回籍。令巡抚按视其疾痊具奏。”）可比彦威在前秦陷没襄阳后为苻坚所舆致，俄以疾返里，寻而襄邓反正，晋廷欲使之典国史。盖牧斋犹希望明室复兴，己身可长史局也。寓意甚微妙。河东君平日于晋书殊为精熟，观其作品，例证颇多，此点牧斋固亦宿知，所以举习氏为说者，乃料定河东君必能达其微旨。倘是与常人而作此语，岂非对牛弹琴耶？萧伯玉士玮题牧斋初学集，顾云美作河东君传，俱以李易安赵德甫比钱柳。今读吾炙集此条所记，益证萧顾之言非虚誉矣。

苏州府志何云传云：“钱谦益延致家塾。”士龙何时在牧斋家授读，未能考知，以意揣之当在黄陶庵之前。牧斋送士龙南归诗自述其崇祯十年丁丑春被逮时事云：“有儿生九龄，读书未盈箱。”盖孙爱生于一年己巳九月，（见初学集玖崇祯诗集伍“反东坡洗儿诗己巳九月九日”诗。）

至崇禎十年春間適為九歲。士龍之在錢氏家塾或即此時，亦未可知。虞山妖亂志中云：“有朱鑣者，老儒也，教授于尚書家塾。”漢儒評牧齋所言江南六大害中第陸款“士習之害”，亦載朱鑣之名，與馮舒並列。竊疑朱氏之在牧齋家塾，或更先于士龍，豈孫爰之發蒙師耶？俟考。

又有可注意者，即牧齋門下士中，凡最與瞿稼軒有關者，俱為同情河東君之人。第叁章論河東君傳作者顧苓本末時已略述云美與稼軒之關係，今觀士龍之作疏影詞及吾炙集所載河東君之語，皆可證明此點。由此推之，稼軒在牧齋門下亦與何顧兩氏同屬“柳派”，而與錢遵王之為“陳派”即牧齋夫人陳氏之派者，迥不相同也。俟下文論絳云樓事時再及之，茲不多贅。

松圓詩第叁句用史記柒玖范睢傳，第肆句用晉書捌拾王羲之傳附徽之傳及玖肆戴逵傳并世說新語任誕類“王子猷居山陰”條，第伍句用李太白“送友人”五律（見全唐詩第叁函李白壹柒），第陸句用樂府詩集肆壹卓文君白頭吟，皆習見之典，不待詳引。所可注意者，即第柒第捌兩句“老懷不為生離苦，雙淚無端只自流”之語。半野堂此夕之宴有兩作用，一為送別將去之孟陽，一為歡迎新到之河東君。牧齋此時與孟陽之關係為“悲莫悲兮生別離”，與河東君之關係為“樂莫樂兮新相知”。斯固孟陽所深切體會者，但明言不

为己身生离之苦，则老泪双流，自必因他人新知之乐所致，可以决定无疑。

又此诗第壹第贰两句乃问答之词。第壹句“珠帘”用李太白“怨词”“美人卷珠帘”之典（见全唐诗第叁函李白贰肆），盖河东君夙有“美人”之称也（见第贰章所论）。“莫愁”用玉溪生“马嵬”二首之二“不及卢家有莫愁”之典（见李义山诗集上）。河东君与莫愁身份适合固不待言。此句之意谓河东君今属谁家乎？第贰句乃答辞，意谓河东君今在半野堂之我闻室，其地“弹丝吹竹”，接近藏书之楼，即以钱家为卢家也。牧斋虽藏书甚富，但此时尚未建绛云楼，故此楼自不能指绛云楼。依江南气候潮湿多雨之通例推之，书籍之藏储宜在楼阁，颇疑牧斋此时家中之荣木楼，不仅为陶庵授读孙爱之处，亦是牧斋藏书之所。若果推测不误，则崇祯十三年庚辰十二月二日文酒之宴，笙歌笑语，通夕不休，陶庵或因此喧哗扰其眠睡，心情既烦恼厌恶，复拘守礼法，不便出楼参与盛会，其不愿和诗势所必然也。苦哉！苦哉！

故综合第壹第贰两句之旨意言之，实与第柒第捌两句相关，盖义山“不及卢家有莫愁”句，“有”字之义当作“保有”及“享有”解。今此“莫愁”已是“年年河水向东流”，为牧斋所有矣，安得不“双泪无端只自流”乎？

复次，有学集参夏五集“西湖杂感”二十首之八云

：西泠云树六桥东，月姊曾闻下碧空。杨柳长条人绰约，桃花得气句玲珑。（自注：“桃花得气美人中，西泠佳句，为孟阳所吟赏。”）笔床研匣芳华里，翠袖香车丽日中。今日一灯方丈室，（寅恪案：“一灯”二字，钱曾注本同。）散花长侍净名翁。

寅恪案：此诗为牧斋于顺治七年庚寅在杭州追忆河东君西湖旧游而作者。末句“一灯”二字，今据牧斋手写稿本，知原作“一来”。（见有正书局影印江左三大家诗画合璧。）“一灯”自极可通，改“一来”为“一灯”，是否出于牧斋本身，抑或后人所为，俱不得知。但“一来”实用佛典，此诗第柒第捌两句皆用维摩诘经事，故“一来”二字，殊为适合。河东君行踪飘忽，往往“一来”即去，而更“不还”，其于卧子孟阳皆莫不然。松圆之作“緬云”诗，欲其“緬定不行”。牧斋此诗结语颇表得意，或者后来又觉词过明显，遂自改易耶？牧斋作此诗时，松圆卒已八年，“散花”之天女依旧“长侍净名”，斯殆亦松圆地下所不及料者欤？

又前论有学集“吴巽之持孟阳画扇索题”诗节，引耦耕堂存稿文下“题归舟漫兴册”有“庚辰腊月望，海虞半野堂订游黄山”之语，可知孟阳至

早亦于崇祯十三年十二月十五日始离去牧斋家。夫半野堂送别之宴在十二月二日，距离孟阳行期有十余日之久，时间未免太长。然则此宴明是专为欢迎河东君入居我闻室而设者，所谓送别孟阳不过“顺水人情”耳。且此夕之宴，实同于合卺花烛之筵席，牧斋盖借以暗示孟阳，若谓自此夕以后河东君专属我有，松圆诗老亦可以行矣。孟阳自必心知其意，所以有“何处珠帘拥莫愁，笛床歌席近书楼”及“老怀不为生离苦，双泪无端只自流”等句也。伤哉！

徐尔从为此夕酒座局外中立之人，其本末未能详考。兹仅就所见甚少之材料推论之，亦可知徐氏在牧斋门下究属何派，即“柳派”抑或“陈派”也。

初学集伍陆“陕西按察使徐公墓志铭”（参光绪修常昭合志稿贰伍徐待聘传）略云：

公讳待聘，廷珍字也。晚年与余游最密。有子四人，锡祚锡胤锡云锡全。锡祚锡胤皆与余交好。

冯默庵虞山妖乱志中述钱裔肃召归其祖岱之出妾连璧事有关涉尔从一节，其文略云：

又有徐锡胤者，素亦客于尚书门。恨钱斗独擅裔肃，已不得交关，遂出揭攻裔肃。

有学集叁壹“族孙嗣美合葬墓志铭”略云：

嗣美名裔肃。妻蒋氏。子四人，长召次名，次即曾，次鲁。

王应奎柳南随笔贰云：

徐锡允字尔从，廉宪待聘之子，文虹其自号也。家畜优童，亲自按乐句指授，演剧之妙，遂冠一邑。诗人程孟阳为作徐君按曲歌，所谓“九龄十龄解音律，本事家门俱第一”，盖纪实也。

（寅恪案：此两句见耦耕堂存稿诗中“赠徐君按曲图歌”，又可参同书上“和牧斋观剧”四首及同书中“戏和徐尔从遣散歌二首同牧斋次韵”并初学集拾崇祯诗集陆“崇祯五年仲夏观剧欢宴浹月，戏题长句，呈同席许宫允诸公”及同书壹陆丙捨诗集“次韵徐二尔从散遣歌之作”二首。）时同邑瞿稼轩先生以给谏家居，为园于东皋，水石台榭之胜亦擅绝一时。邑人有“徐家戏子瞿家园”之语，目为虞山二绝云。

寅恪案：何士龙有疏影词，当即后来追和牧斋此夜之诗“今夕梅魂”句之意者。尔从此夕之宴，既身在座中，复次牧翁韵赠河东君，则其立场观点与何顾相同，其属于“柳派”，不待多论。又据默庵之言，知尔从曾揭攻钱裔肃。钱曾为裔肃之子，则尔从为嗣美遵王父子之仇人怨家，其与“陈派”之遵王相敌对，乃自然之理也。

夫牧斋朋好甚多，何以此夕与宴作诗，除孟

阳外，仅见尔从一人？颇疑当日事出仓促，不易邀集多友。尔从与孟阳交谊甚笃挚，又精通音律，此夕文宴河东君应有弹丝吹竹、度曲按歌之举，钱程特招之与会，亦情势所当然也。至黄陶庵此时馆于牧斋家，转不与是夕之宴及不见其有关之诗者，实由陶庵本人对于此事所持之见解所致。盖崇祯十三年庚辰十二月二日，陶庵正居牧斋常熟城内宅中之荣木楼，授孙爱读。依昔日家塾惯例，年终固须放馆归家，但多在除夕以前不久之时始能离馆。嘉定常熟道途甚近，陶庵为人严肃，恐不于腊月之初即已还家度岁。然则陶庵此夕当仍在牧斋家。孟阳既同寓一处，牧斋设宴声称为孟阳饯别，程黄旧交，岂有不被邀请陪座之理。据今日所见资料，似陶庵并未与此离筵者，岂牧斋习知陶庵平日性格迥异于尔从，河东君之放诞风流，此夕之宴更必有所表见。钱之不邀黄，非仅畏惮其方正，实亦便利主客两方，不得已之决策。牧斋当日之苦心，亦可窥见矣。

尔从诗第壹句“舞燕惊鸿见欲愁”，谓河东君此夕放诞风流之活泼举动，殊不逾越当日闺阁常轨者。第肆句“咳吐千钟倒玉舟”，谓河东君于此夕座上之豪饮。故此两句，极有写实价值。第柒第捌两句“佳人那得兼才子，艺苑蓬山第一流”，河东君真足当之无愧，未可目为寻常酬应谀赞之言。综观尔从之作，虽不甚工，然颇切合。牧斋

之选录此诗，或职是之故欤？

此夕见神见鬼之老嫗，乃黄陶庵以外，局外而又局外之人。以情理推测，必非奔走报役于此夕之宴会者。其人立于设筵之堂外，遥遥望见主翁宾客之形影，虽未必得闻河东君熏炉之香气，然老主人朱门酒肉之臭味亦可令之作呕也。据有学集肆陆“题李肇国史补”云：“绛云一炬之后，老嫗于颓垣之中拾残书数帖，此本亦其一也。”则此拾得绛云楼半野堂焚毁后残书之老嫗，疑即与窥探半野堂文宴之老嫗同是一人。盖此老妇所居之处当在半野堂绛云楼之近旁，故可被人利用侦察半野堂之情况。后来堂楼俱毁于火，遂亦时时周行巡视，拨寒灰、寻断简于其地欤？至此老嫗之立场观点则非可视为中立者，因此人既号为老嫗，当是牧斋夫人陈氏或宠妾王氏之旧人，其在堂外窥看，殆由受命而来侦探，故其所言必出于当日“陈派”之唆使。寅恪所以有此推测者，因牧斋遗事赵水部杂志四则之四谓牧斋孙桂哥生之夕，梦见陈夫人所供养之赤脚尼解空至其家（详见第伍章所引），据此可知陈夫人平日与妖尼来往，殊违背其姑顾氏之家教矣。（见初学集柒肆“请诰命事略”。）然则此嫗所谓红袍乌帽之三神，殆指钱氏之祖先而言。

初学集柒肆“亡寿菴圻志”略云：

其母微也，余妻与王氏更母之。丙寅之三月

缙骑四出，警报日数至，家人环守号泣。寿耆忽告余曰：爹勿恐爹勿恐，明年即朝皇帝矣。遂为执笏叩头呼万岁状。又曰：爹所朝非今皇帝，乃新皇帝也，新皇帝好，新皇帝大好。言之再四。余愕问何以知之？曰：影堂中诸公公冠服列坐楼下，教我为爹言如是。僮应索绹坐槛上，我叱起之，询之僮应，果然。呜呼，异哉！是年七八月稍解严。明年寿耆死。凡四月，而先帝登遐，新天子神圣，逆阉殛死，慨然下明诏，恤录死废诸臣。寿耆之云若执左券，而寿耆不得见也。呜呼！寿耆之言其有神者告之，如古所谓荧惑散为童谣者耶？其真吾祖吾父凭而仪之，而锡以兆语耶？寿耆能见亡人，又与声歆相接，岂其死征耶？寿耆死于天启丁卯五月十六日，其葬也，以新天子改元崇祯之三月清明日，在夏皋祖茔之旁，其父谦益为书石，而纳诸圻。

寅恪案：牧斋作志，本借小儿妄语以抒其悲感，文情并茂，自是能手。今详绎志文，牧斋实不免迷信之诮。此点可参初学集拾崇祯诗集陆“仙坛唱和诗十首”、同书肆叁“勒法师灵异记”（寅恪案：此事亦涉及金圣叹，颇饶兴趣。可参王应奎柳南随笔叁“金人瑞”条）、同书捌陆“石刻楞严经缘起”及有学集贰柒“河南府孟津县关圣帝君庙灵感记”等。关于当时江南士大夫名流迷信之风气，限于本文范围，不欲多论，但当

日钱氏一家见神见鬼之空气，亦可推见也。

据明史陸柒輿服志文武官冠服条云：“一品至四品绯袍。”故着红袍之三神当指牧斋之曾祖、祖及父。但检初学集柒肆谱牒壹，牧斋于崇祯元年九月为祖父顺时父世扬请诰命，撰二人事略，而不及其曾祖体仁。盖是时牧斋任职二品之礼部侍郎，依例止可封赠二代也。（见明史柒貳职官志。）又检初学集柒伍代其父所作“故叔父山东按察司副使春池府君行状”（原注：“代先大夫。”）云：“府君之先曰我王父，赠奉政大夫刑部河南清吏司郎中府君讳体仁。”则知牧斋之曾祖体仁止赠五品官（亦见明史柒貳职官志），依例着蓝袍而非绯袍。（亦见明史陸柒輿服志文武官冠服条。）是三神之中，应为二红袍一蓝袍。老姬所言不合事实，颇有可疑。鄙意旧时出身履历，例书曾祖、祖及父三代名字资格。今日世俗习惯犹以“祖宗三代”为言。钱氏家中造谣之老姬，不同于治史考据之专家，掺混概括，目牧斋三代祖宗皆着红袍，自是极可能之事，论者不必于此过泥，而以为与明代之朝章国典不合。由是言之，钱氏祀奉祖宗之建筑物内所悬之喜神，（见钱大昕竹汀先生日记钞壹“读宋伯仁梅花喜神谱”条及阮元四库未收书目提要壹“梅花喜神谱”条。）亦俱红袍乌帽衣冠之状。此可与寿菴“影堂中诸公公冠服列坐楼下，教我为爹言如

是”之语，互相印证也。

又刘本沛虞书云：

顾太仆书屋甚华美。内有三层楼一座，是太仆赴粤时所建，未经人住。居民每夜见有五神人，金幘红袍，巍峨其上。犯者祸立至。丁卯予僦居五年，读书其上，绝无影响。

寅恪案：刘氏书自识略谓：“弘光乙酉七月十三日清兵南下。茅檐闷坐，无以自遣，偶追闻见，漫笔之书。八月二十四日逋髯刘某识。”可知刘氏僦居顾太仆书屋之丁卯年，乃指天启七年丁卯而言，下距崇祯十三年庚辰河东君过访半野堂之岁仅十三年，时代甚近，顾宅怪异之事复在虞山发生。然则刘氏所记与牧斋家老妪所言，可谓时同地同。据此更可以推见明末常熟社会迷信状况之一斑矣。

当时牧斋家中“反柳派”欲利用牧斋前此迷信之心理散播谣言，假托祖宗显灵，以警戒牧斋不可纳此祸水，免致败家，依情势言，此主谋者当即牧斋夫人陈氏及宠妾王氏。此二人之地位最与河东君不能相容，且又为抚养寿耆之人，更宜出此诡计。其所以不促使最近于崇祯十三年冬至祭祀祖宗之孙爰作第貳寿耆，以见神见鬼之言面告牧斋者，其故当因此时孙爰年已十二岁，非如寿耆之幼稚易于指挥，且其生母朱氏与王氏复有利

害之冲突，不立于同一之战线也。牧斋前此受寿耆预言之影响，此时又闻老姬之传说，虽不加诃责禁止，然亦未能解其所言之用意，因姑妄听之，存而不究。至其垂死之年作诗追记半野堂文宴之事，有“看场神鬼坐人头”之句，借以诋詈其政敌。“神”指温体仁周延儒等显要，“鬼”指陈汝谦张汉儒诸浪人，此类神鬼皆常坐于人之头上者也。假使牧斋心中联系老姬寿耆两人所言，则必不用此类词句，否则岂非呵骂自身之祖宗耶？牧斋一生思想灵活，此点为“陈派”所深知，其促使老姬传播妄言，盖预料牧斋必能追忆寿耆之语，认为“诸公公”显灵欲令立即斥去“城南之柳”，

（此借用谷子敬吕洞宾三度城南柳杂剧之名，以剧中柳树精为杨氏子，而河东君初访半野堂时亦作男子装故也。）实为家门之福，但牧斋此时因沉溺于新相知之乐，如醉如痴，遂一反其平日心理常态，竟不能将此两事前后联合为一观念，斯为“陈派”失败之主因也。黄梨洲乃同情于河东君者，由于未悉此中原委，转谓是后来焚烧绛云楼之火神，殊不知火神固可具红袍乌帽之形状，但何必现此三位一体之作用耶？钱黄二人通才博学，为世宗仰，竟皆受给于妒妇老姬，迄今思之，甚为可笑。然则当河东君初访半野堂之时，牧斋家中党派竞争激烈，钩心斗角，无所不用其极，内容实况今虽不能详知，即据红袍乌帽三神

之传说，亦可推见一斑。故不避烦琐之嫌，特辨述之如此。

第四章 河东君过访半野堂及其前后之关系（十）

东山酬和集壹牧翁“迎春日偕河东君泛舟东郊作”（寅恪案：迎春日之问题可参前论牧斋“冬至日感述示孙爱”诗节）云：

罨画山城画舫开，春人春日探春来。帘前宿晕犹眠柳，镜里新妆欲笑梅。花信早随簪鬓发，岁华徐逐荡舟回。绿尊红烛残年事，传语东风莫漫催。

河东君“次韵”云：

珠帘从此不须开，又是兰闺梦景来。画舫欲移先傍柳，游衫才拂已惊梅。东郊金弹形相逐，南陌琼舆度几回。最是新诗如玉琯，春风舞袖一时催。（寅恪案：此首初学集未载。）

河东君“春日我闻室作，呈牧翁”（寅恪案：郑氏近世中西史日表：崇祯十三年庚辰正月十三日立春，十二月廿四日又立春。河东君诗题之“春日”乃指自十二月立春至除夕间之节候也。）云：

裁红晕碧泪漫漫，南国春来正薄寒。此去柳花如梦里，向来烟月是愁端。画堂消息何人晓，

翠帐容颜独自看。珍重君家兰桂室，东风取次一凭栏。

牧翁“河东春日诗有梦里愁端之句，怜其作憔悴之语，聊广其意”云：

芳颜淑景思漫漫，南国何人更倚栏。已借铅华催曙色，更裁红碧助春盘。早梅半面留残腊，新柳全身耐晓寒。从此风光长九十，莫将花月等闲看。

寅恪案：钱柳二人同在一处时酬和往复，一日之间一人所作往往不止一首，如上录四诗皆属于迎春日者。但初学集未载河东君次韵牧斋此日同游东郊之作，又东山酬和集壹牧斋“新正日偕河东君过拂水山庄，梅花半开，春条乍放，喜而有作”后附河东君次韵诗，初学集亦未载。二人不在一处时诗简来往，互相酬和，亦有仅载一方之作品者，如东山酬和集贰牧斋“西溪永兴寺看绿萼梅有怀”及“二月十二春分日横山晚归作”，初学集皆未载河东君和作。或疑初学集为牧斋一人专集，与东山酬和集之为诸人酬和诗之选集，两者性质不同，主宾轻重互异，因有著录多少之分别。是说虽亦近理，然鄙意恐不止此。盖河东君为人负气好胜，其与当时名士掉题斗韵往往超越诸人之上，杜少陵“语不惊人死不休”（见杜工部集壹壹“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七律）正同此义。今观初学集中所存与牧斋唱和之作，颇多别

有意境，非复牧斋所能企及。至其未载者，则属不能与牧斋竞胜之作品。由是而言，初学集之未全载河东君诸诗实出河东君本人有所去取之故，斯固负气好胜而又聪明绝世之人如河东君者所应有之举措也。兹因比较东山酬和集与初学集两本繁简异同，略附鄙见如此，以俟通人之教正。

牧斋迎春日泛舟一首既切合景物情事，更才藻艳发，洵为佳作。河东君和章虽亦不恶，然较牧翁原作终有逊色，宜其删去，不存于初学集，以免相形见绌也。牧斋诗第叁第肆句实写河东君前夕豪饮次晨早妆之态，形容巧妙，如见其人。至若孟阳絢云诗第肆首亦描写河东君早妆之作，虽与牧斋此两句之意旨相同，但钱诗造语精炼，非程诗所可及。不过松圆欲远追周昉，画出河东君此际情态，则其所画或更较牧斋之诗能传神，亦未可知也。

河东君“春日我闻室作，呈牧翁”一诗前于第壹章第叁章及本章已多述及，今更申论之。其关涉古典者不必征释，惟就今典言之。河东君此诗与卧子“梦中新柳”诗同用一韵，殊非偶然，盖因当日我闻室之新境，遂忆昔时鸳鸯楼之旧情，感怀身世，所以有“泪漫漫”之语。读此诗者能通此旨，则以下诸句皆可迎刃而解矣。“此去柳花如梦里”指陈卧子满庭芳词“无过是，怨花伤柳，一样怕黄昏”之语而言，即谓与轶符之关系。“向来

烟月是愁端”指宋让木秋塘曲“十二银屏坐玉人，常将烟月号平津”之句而言，即谓与周文岸之关系。“向来”既如是，“此去”从可知，所言之事、所怀之感乃牧斋所深知者，故云“河东春日诗有梦里愁端之句，怜其作憔悴之语”，遂不得不和韵赋诗，“聊广其意”，否则此二句自表面观之，亦未见其语之甚憔悴而可怜也。“画堂消息何人晓”，指牧斋初次答其过访半野堂诗“但似王昌消息好”之句及永遇乐词“白玉堂前，鸳鸯六六，谁与王昌说”之语，然其下接以“翠帐容颜独自看”之句，即借用玉溪生“代（卢家堂内）应”诗“谁与王昌报消息，尽知三十六鸳鸯”之意。据朱鹤龄李义山诗集笺注上引道源注，谓三十六鸳鸯纯举雌言之。（寅恪案：冯孟亨不以此说为然。见玉溪生诗详注叁。）牧斋诗词之意亦同此解，河东君当亦不异。然则此一联两句连读，意谓己身之苦情牧斋未必能尽悉，而怀疑其是否果为真知己也。“珍贵君家兰桂室”感牧斋相待之厚意，而抱未必能久居之感，若作如是解，则“君家”二字之用意所在始有着落。“东风取次一凭栏”，即用卧子梦中所作“大抵风流人倚栏”之句，并念卧子醒后补成“太觉多情身不定”之句，而自伤卧子当时所言岂竟为今日身世之预谶耶？夫河东君此诗虽止五十六字，其词藻之佳、结构之密，读者所尽见，不待赘论。至情感之丰富、思想之微婉，则

不独为东山酬和集中之上乘，即明末文士之诗亦罕有其比。故特标出之，未知当世评泊韵语之耑家，究以鄙说为何如也。

抑更有可论者。河东君此诗题既特标“我闻室”三字，殊有深意。夫河东君脱离周文岸家后，至赋此诗之时，流转吴越将及十年，其间与诸文士相往还，其寓居之所今可考知者，在松江则为徐武静之生生庵中南楼或李舒章之横云山别墅，在嘉定则为张鲁生之蒹园或李长蘅家之檀园，在杭州则为汪然明之横山书屋或谢象三之燕子庄，在嘉兴则为吴来之之勺园，在苏州或曾与卞玉京同寓临顿里之拙政园。凡此诸处皆属别墅性质。盖就河东君当时之社会身份及诸名士家庭情况两方面言之，自应暂寓于别墅，使能避免嫌疑，便利行动，但崇祯庚辰冬至虞山访牧斋，不寓拂水山庄，而径由舟次直迁牧斋城内家中新建之我闻室，一破其前此与诸文士往来之惯例，由是推之，其具有决心归牧斋无疑，遗嘱中“我来汝家二十五年”之语可以证知。然牧斋家中既有陈夫人及诸妾，又有其他如钱遵王辈，皆为己身之反对派，倘牧斋意志动摇，则既迁入我闻室已成骑虎之势，若终又舍牧斋他去，岂不貽笑诸女伴，而快宋辕文谢象三报复之心理耶？故“珍重君家兰桂室”之句与“裁红晕碧泪漫漫”之句互相关涉，诚韩退之所谓“刳肝以为纸，沥血以书

词”者，吾人今日犹不忍卒读也。牧斋既深知河东君“梦里”“愁端”两句所指之事实及心理，因和韵以宽慰之。

牧斋此诗宽慰之词旨实在其后四句。“早梅半面留残腊，新柳全身耐晓寒”，“新柳”乃指卧子“补成梦中新柳诗”之“新柳”，自不待言。“全身耐晓寒”，必非泛语，第叁章论卧子蝶恋花“春晓”词“故脱余绵，忍耐寒时节”句已略及河东君个人耐寒之特性。顾苓“河东君传”云“为人短小，结束俏利”，白牛道者题此传云“冬月御单衿衣，双颊作朝霞色，即之，体温然。疑其善玄素也”，皆与耐寒之特性有关。盖河东君为人短小，若衣着太多则嫌臃肿，不得成俏利之状。既衣着单薄，则体热自易放散，遂使旁人有“即之温然”之异感，此耐寒习惯亦非坚忍性特强之人不易办。或者河东君当时已如中国旧日之乞丐，欧洲维也纳之妇女，略服砒剂，既可御寒，复可令面颊红润。斯乃极谬妄之假说，姑记于此，以俟当世医药考古学人之善美容术者教正。

兹有一事可论者，吾国旧时妇女化妆美容之术似分外用内服两种。属于外用者，如脂粉及香熏之类，不必多举；属于内服者，如河东君有服砒之可能，及薛宝钗服冷香丸（石头记第柒及第捌两回），即是其例。前引卧子为河东君而作之“长相思”诗云：“别时余香在君袖，香若有情尚

依旧。但令君心识故人，（寅恪案：此句用后汉书列传肆肆杨震传“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之语，甚为巧妙，足见卧子文才之一斑。）绮窗何必长相守。”然则河东君之香乃热香，薛宝钗之香乃冷香，冷香犹令宝玉移情，热香更使卧子消魂矣。

又温睿临南疆逸史下逸士门张白牛传略云：

张白牛，失其名，字存壬，钱塘诸生。鼎革后，弃诸生服，避居留下，卖卜自给，足迹不入城。破屋二间，败几缺足，穴壁倚之以读书。貌苍古，乱髯，声如洪钟。日吟诗，经史之外，释道三藏皆诵。冬衣一敝苧衫，服砒霜。问之，则聊以御寒。

寅恪案：白牛道者或即是张白牛，尚俟详考。但张氏冬日服砒霜以御寒，似可证知明季吴越间颇流行服砒御寒之术。且张氏之号与题河东君传之白牛道者实相符合，甚可注意也。

牧斋“新柳全身耐晓寒”句之意，尚不止摹写河东君身体耐寒之状，实亦兼称誉其遭遇困难坚忍不挠之精神，盖具有两重旨意也。卧子补成梦中新柳诗载于陈李唱和集，为崇祯六年癸酉早春所作，此诗后一题为“梅花”七律二首，当亦是为河东君而作。

又陈忠裕全集壹伍属玉堂集载卧子于崇祯七

年甲戌岁暮所作“早梅”一首云：

垂垂不动早春间，尽日青冥发满山。昨岁相思题朔漠，（自注：“去年在幽州也。”）此时留恨在江关。干戈绕地多愁眼，草木当风且破颜。念尔凌寒难独立，莫辞冰雪更追攀。

寅恪案：卧子自注云“去年在幽州也”，盖卧子崇祯六年癸酉岁暮在北京候次年会试，此时颇多绮句，皆怀念河东君之作，第叁章已论及之。此诗之前为“腊日暖甚，过舒章园亭，观诸艳作，并谈游冶”二首，此诗后为“乙亥元旦”，然则卧子“早梅”一律当作于崇祯七年十二月立春之后、除夕之前，正与牧斋崇祯十三年庚辰冬作此诗之时节相应合。卧子诗云“念尔凌寒难独立，莫辞冰雪更追攀”，牧斋早梅之句及耐寒之语，疑俱与之有关。卧子陈李唱和集及属玉堂集久已刊布，谅牧斋当日必早见及，故用其“新柳”“早梅”两诗以为今典，不仅写景写物，亦兼言情言事，此非高才不能为之，即有高才，而不知实事者，复不能为之也。幸得高才知实事而能赋咏之矣，然数百年之后，大九州之间，真能通解其旨意者更复有几人哉？更复有几人哉？

“从此风光长九十，莫将花月等闲看”，谓立春至立夏共九十日，皆为阳春，不可等闲放过。汤玉茗云：“如花美眷，似水流年。”牧斋于此非独取以慰人，并用以自警矣。

抑更有可论者。崇祯十三年庚辰之冬河东君年二十三，牧斋年五十九，卧子年三十三，依当日社会一般观念，河东君或尚可称盛年，然已稍有美人迟暮之感，卧子正在壮岁，牧斋则垂垂老矣。庚辰后五年为顺治二年乙酉，明南都倾覆，河东君年二十八，牧斋年六十四，河东君虽愿与牧斋同死，而牧斋谢不能。庚辰后六年为顺治三年丙戌，卧子殉国死，年三十九，河东君年二十九。庚辰后八年为顺治五年戊子，牧斋年六十七，河东君年三十一，牧斋以黄毓祺案当死，而河东君救之，使不死。庚辰后二十四年为康熙三年甲辰，牧斋年八十三，河东君年四十七，两人先后同死。由是言之，河东君适牧斋，可死于河东君年二十九或三十一之时，然俱未得死；河东君若适卧子，则年二十九岁时当与卧子俱死，或亦如救牧斋之例能使卧子不死。但此为不可知者也。呜呼！因缘之离合，年命之修短，错综变化，匪可前料，属得属失，甚不易言。河东君之才学智侠既已卓越于当时，自可流传于后世，至于修短离合，其得失之间盖亦末而无足论矣。因恐世俗斤斤于此，故取三人之关于此点者综合排比之，以供参究。寅恪昔撰王观堂先生挽诗云：“但就贤愚判死生，未应修短论优劣。”意旨可与论河东君事相证发也。

东山酬和集壹牧翁“除夕山庄探梅，口占报

河东君”云：

数日西山踏早梅，东风昨夜斩新开。停车未许倾杯酒，走马先须报镜台。冷蕊正宜帘阁笑，繁花还仗剪刀催。衫裆携得寒香在，飘瞥从君嗅一回。

牧翁“庚辰除夜偕河东君守岁我闻室中”云：

除夜无如此夜良，合尊促席饯流光。深深帘幕残年火，小小房栊满院香。雪色霏微侵白发，烛花依约恋红妆。知君守岁多佳思，欲进椒花颂几行。

河东君“除夕次韵”云：

合尊饯岁羨辰良，绮席罗帷罨曙光。小院围炉如白昼，两人隐几自焚香。萦窗急雪催残漏，照室华灯促艳妆。明日珠帘侵晓卷，鸳鸯罗列已成行。

牧翁“辛巳元旦雪后与河东君订春游之约”（寅恪案：初学集此题止作“辛巳元旦”。）云：

新年转自惜年芳，茗碗薰炉殢曲房。雪里白头看鬓发，风前翠袖见容光。官梅一树催人老，宫柳三眠引我狂。西磧蓝舆南浦棹，春来只为两人忙。

河东君“元日次韵”云：

旧芜新叶报芬芳，彩凤和鸾戏紫房。已觉绮窗回淑气，还凭青镜绾流光。参差旅鬓从花妒，错莫春风为柳狂。料理香车并画楫，翻莺度燕信他忙。

牧翁“新正二日偕河东君过拂水山庄，梅花半开，春条乍放，喜而有作”云：

东风吹水碧于苔，柳靥梅魂取次回。为有香车今日到，尽教玉笛一时催。万条绰约和腰瘦，数朵芳华约鬓来。最是春人爱春节，咏花攀树故徘徊。

河东君“次韵”（寅恪案：初学集未载此首。）云：

山庄水色变轻苔，并骑轻看万树回。容鬓差池梅欲笑，韶光约略柳先催。丝长偏待春风惜，香暗真疑夜月来。又是度江花寂寂，酒旗歌板首频回。

寅恪案：初学集壹贰“山庄八景诗”八首之七“梅圃溪堂”序云：“秋水阁之后，老梅数十株，古干虬缪，香雪浮动。今筑堂以临之。”又有学集肆柒“书梅花百咏后”云：“墓田丙舍，老梅数十株。”可见拂水山庄梅花之盛。牧斋于崇祯十三年除夕特先往拂水山庄探梅，其实乃为二日后即崇祯十四年正月初二日偕河东君同游之准备工作，自是属于接待新人之范围，但亦疑有与旧人

如宠妾王氏之流有关之陈设等类，不欲使河东君见之“不顺眼”，早为除去。或更有他故，为河东君所不愿者，非预先措置不可，如拂水山庄本为钱氏丙舍，新正之月岂有至先莹所在而不拜谒之理？牧斋之拜谒先莹，若河东君置身其间，颇为尴尬：不拜则为失礼，同拜则有已适钱氏之嫌。故牧斋所以先二日独至拂水之主要目的，必为己身可先拜墓，则偕河东君再往时可以不拜，以免其进退维谷之困难。（可参有学集诗注玖红豆集“[顺治十五年戊戌]孟冬十六日偕河东君夫人自芙蓉庄泛舟拂水，瞻拜先莹，将有事修葺，感叹有赠，效坡公上巳之作，词无伦次”七古。）盖河东君当时与牧斋之关系究将如何，其心中犹豫未决。玩味所赋“春日我闻室作”一诗中“珍重君家兰桂室”之句，则此际尚不欲竟作钱家之莫愁，亦可推知，否则区区探知梅花消息，遣一僮应如索绚者即可胜任，不必躬亲察勘也。又牧斋辛巳元日诗题，初学集删去“与河东君订春游之约”九字，则与“新正二日偕河东君过拂水山庄”即前一日所“订春游之约”失去联系。推测牧斋所以删去订约之语，未必以题语冗长之故，颇疑河东君初不欲往，后经牧斋从臾，勉强成行，若著“春游之约”一语则过于明显。似此心理之分析，或不免坠入论诗家野狐禅之讥，推测不当，亦可借此使今之读诗者一探曹洞中之理窟，未可谓为失计。

也。然昔人诗题之烦简殊有用意，纵令牧斋拂水山庄探梅诗“停车未许倾杯酒，走马先须报镜台”下句自是此行之主旨，上句谓到山庄不敢多留，即归报讯，所以表示其催劝河东君往游之意，殊可怜，又可笑也。“衫裆携得寒香在，飘瞥从君嗅一回”亦写当时之实况，盖牧斋此行必摘梅以示河东君，借是力劝其一往也。此首未载河东君和作，当非原有和章而后删去者，岂因无酬答之必要，遂置之未和耶？

牧斋“庚辰除夜偕河东君守岁我闻室中”一诗，首句“除夜无如此良夜”，初读之似觉不过寻常泛语，详考之则知为实事真情。牧斋与松圆晚年往还尤密，在赋此诗前数年除夕皆与孟阳守岁唱和，如“己卯除夕偕孟阳守岁”（见初学集壹伍丙舍诗集上）、“戊寅除夕偕孟阳守岁”（见初学集壹肆试掸诗集）等及列朝诗集丁壹叁上所选孟阳诗“己卯除夕和牧斋韵”、“戊寅除夜拂水山庄和牧斋韵二首”等，可为例证。至丁丑除夕牧斋在北京刑部狱中，其“岁暮怀孟阳”诗之后一题为“除夜示杨郎之易”诗，则是遥隔千里共同守岁之作。列朝诗集所选孟阳诗中，其“昭庆慈受僧舍，得牧斋岁暮见怀诗次韵”一首虽作成之时日较后，亦是等于与牧斋丁丑除夕唱和也。然则前此数年之除夜，牧斋相与共同守岁者亦是“白个头发，乌个肉”之老翁，今此除夜，则一变为

与“乌个头发，白个肉”之少妇共同守岁，牧斋取以相比，宜有“除夜无如此夜良”之语矣。

“小小房栊满园香”句，可与“寒夕文宴”诗“绿窗还似木兰舟”句参较。我闻室非宽敞之建筑物，益可证明也。

河东君次韵牧斋庚辰除夜守岁诗辞旨俱佳。“明日珠帘侵晓卷，鸳鸯罗列已成行”之句，乃暗指牧斋答河东君半野堂初赠诗“但似王昌消息好，履箱擎了便相从”之语。其用“已”字，殊非偶然，较之牧斋原诗“知君守岁多佳思，欲进椒花颂几行”，不过以节物典故依例颂扬作结者，实有上听禅咳。钱柳两诗并列，牧斋于此应有愧色矣。

牧斋辛巳元旦诗第贰句“茗碗薰炉殢曲房”，乃因孟阳次韵河东君半野堂诗“诗酒已无驱使分，熏炉茗碗得相从”之语而发。“曲房”指我闻室言。孟阳自谓其于河东君，诗酒固已无分，炉碗尚可相从，岂意穷冬冒寒别去钱柳，独归新安，除夕卧病，相与守岁者惟一空门之照师，寒灰暗影，两秃相对，诗酒炉碗俱成落空，真可怜，复可嗤也已。据列朝诗集丁壹叁所选孟阳“题画雪景，送照师归黄山喝石居”诗，题下自注云：“去年除夕师以余疾出山。兹感旧作歌。”此题前第叁题为“和牧翁宿方给谏旧馆，有怀孟阳。”第肆题为“辛巳三月廿四日（与老钱）同宿新店，次

韵。”俱为崇祯十四年辛巳作品，自无疑义。若题画雪景诗及其前第壹第贰两题并属辛巳年之作品，则题雪景诗题下自注中之“去年除夕”乃指崇祯十三年庚辰除夕，亦可以推定也。噫！当牧斋守岁之际，即松圆卧病之时，我闻室中绿窗红舳，熏炉茗碗，赋诗睹酒，可谓极天上人间之乐事，牧斋袭用孟阳“熏炉茗碗”之语以自鸣得意，不知长翰山中松圆阁内之老友（初学集壹玖东山诗集贰“访孟阳长翰山居，题壁代简”云：“长翰山中书数卷，松圆阁外树千章。”）何以堪此耶？其不因病而死，殊为幸事。牧斋选取孟阳此诗，见其题下自注之语，或亦不能无动于中欤？

河东君元日次韵诗“参差旅鬓从花妒，错莫春风为柳狂”一联，下句乃答牧斋原作“宫柳三眠引我狂”之语。“春风”乃指牧斋，此时牧斋真为河东君发狂矣。上句之“旅鬓”乃指己身而言，其用“旅”字，除有古典外，恐尚含来此作客不久即去之意。“花”指牧斋家中宠妾王氏之流而言。牧斋辛巳元日诗，其题中明言与河东君订定往游拂水山庄之约，河东君诗“料理香车并画楫，翻莺度燕信他忙”，乃为因钱柳之偕游拂水山庄，舟舆之忙碌预备，钱氏家中议论纷纭也。前谓拂水山庄为钱氏之丙舍，牧斋与河东君此行殊有妇人庙见之礼，或朱可久诗“洞房昨夜停红烛，待晓堂前拜舅姑”（见全唐诗第捌函朱庆余贰“近试上

张籍水部”）之嫌疑。河东君诗意谓己身此来作客，不久即归去，虽牧斋之颠狂、王氏之妒嫉，亦任之而已。

牧斋“新正二日偕河东君过拂水山庄”诗结语“最是春人爱春节，咏花攀树故徘徊”，乃特为写出河东君之作此游出于自愿之意，借以掩盖其极力劝促、勉强成行之痕迹也。河东君次韵牧斋偕游拂水山庄诗“又是度江花寂寂，酒旗歌板首频回”，上句度江寂寂之花自是指己身而言，以河东君之风流高格调，固足当度江名士之目而无愧也。下句回首酒旗歌板，则微露东坡诗“舞衫歌扇旧因缘”（见东坡后集肆“朝云诗”）之意矣，词旨俱不恶。初学集未载河东君此诗者，当因既题曰次韵，而末句“回”字与原作之“徊”字不同，只可谓之和韵，不得题作次韵，岂以名实不符之故遂删去未载耶？

东山酬和集壹牧斋“上元夜同河东君泊舟虎丘西溪，小饮沈璧甫斋中”云：

西丘小筑省喧阗，微雪疏帘炉火前。玉女共依方丈室，金床仍见雨花天。寒轻人面如春浅，曲转箫声并月圆。明日吴城传好事，千门谁不避芳妍。

河东君“次韵”云：

弦管声停笑语阗，清尊促坐小栏前。（寅恪

案：初学集“坐”作“席”。）已疑月避张灯夜，更似花输舞雪天。玉蕊禁春如我瘦，银缸当夕为君圆。新诗秾艳催桃李，行雨流风莫妒妍。

牧斋“次韵示河东君”云：

三市从他车马阗，焚枯笑语纸窗前。晚妆素袖张灯候，薄病轻寒禁酒天。梅蕊放春何处好，烛花如月向人圆。新诗恰似初杨柳，邀勒东风与斗妍。

沈璜璧甫“辛巳元夕牧翁偕我闻居士载酒携灯，过我荒斋。牧翁席上诗成，依韵奉和”（寅恪案：神州国光社影印长洲蒋杲赐书楼所藏柳如是山水册，其末帧题云：“□□词长先生为余作西泠采菊长卷，予临古八帧以报之。我闻居士柳如是。”杲事迹见同治修苏州府志捌捌。若此册果为真迹者，疑是河东君于崇祯十一年秋间游西湖时所作。可参前论戊寅草“秋尽晚眺”第壹首“为有秋容在画角”句。今所见崇祯十一年陈卧子所刻戊寅草、崇祯十二年汪然明所刻湖上草及十四年所刻尺牘，皆题“柳隐如是”。河东君既以“如是”为字，自可取佛典“如是我闻”之成语，以“我闻居士”为别号也。）云：

乍停歌舞息喧阗，移泊桥西蓬户前。弱柳弄风残雪地，老梅破萼早春天。酒边花倚灯争艳，帘外云开月正圆。夜半诗成多藻思，幽庭芳草倍

鲜妍。

苏先子后和诗云：

春城箫鼓竞阗阗，别样风光短烛前。残雪楼台行乐地，薄寒衣袂放灯天。银花火树如人艳，璧月珠星此夜圆。一曲霓裳君莫羨，新诗谁并玉台妍。

寅恪案：河东君于崇祯十三年十一月乘舟至常熟访牧斋于半野堂，十二月二日迁入牧斋家中之我闻室，除夕相与守岁，次年正月二日与牧斋同游拂水山庄，元夕偕牧斋乘舟载酒携灯至苏州，过沈璧甫斋中宴集赋诗。然则河东君自到常熟至过苏州，其间大约将及两月。自崇祯十四年正月二日至上元，其间将及半月，在此将及半月之时间，钱柳两人俱未见唱和之作，与前一时间，即自初访半野堂至同游拂水山庄之时间，吟咏往复，载于集中可以考见者，其情况大不相同，是何故耶？河东君清羸多病，前论其与汪然明尺牋已略及此点，观尺牋第壹壹、壹叁、壹肆、壹捌、贰伍、贰捌、贰玖等通，皆可为例证。此七通尺牋之时间，乃自崇祯十二年秋至十三年秋者，其距离十四年元夕不过数月至一年余耳。河东君于十三年庚辰仲冬至常熟，其病当或尚未全瘳，殆有不得已勉强而为此行之苦衷。经过月余之酬应劳瘁，兼以豪饮之故，极有旧病复发之可能。但此犹仅就其身体方面而言，至若其

精神方面，更有迟疑不决、思想斗争之痛苦，前论其不愿往拂水山庄春游事可以窥见。由此言之，东山酬和集及初学集中，崇祯十四年正月二日钱柳偕游拂水后，历时颇久，直至元夕始有同过苏州之诗者，其故当由于河东君自偕游钱氏丙舍所在地之后感触甚深，因而发病所致欤？又据牧斋元夕次韵诗“薄病轻寒禁酒天”及有美诗“薄病如中酒”等句推之，则知河东君之离常熟亦是扶病而行者，今日思之，抑可伤矣。清代曹雪芹糅合王实甫“多愁多病身”及“倾国倾城貌”形容张崔两方之辞，成为一理想中之林黛玉，殊不知雍乾百年之前，吴越一隅之地，实有将此理想而具体化之河东君。真如汤玉茗所写柳春卿梦中之美人、杜丽娘梦中之书生，后来果成为南安道院之小姐、广州学宫之秀才，居然中国老聃所谓“虚者实之”者，可与希腊柏拉图意识形态之学说互相证发，岂不异哉！

虎丘沈璧甫斋中赋诗诸人，除钱柳外，沈璜本末前已略述。列朝诗集丁壹叁下沈山人璜小传略谓其“与王德操林若抚先后称诗。居虎丘之西。”并载其“移家虎丘”七绝二首，但未选录辛巳元夕次韵牧斋七律，殆以此诗无关沈氏生平出处，故尔未选。其实沈诗“弱柳弄风残雪地，老梅破萼早春天”一联，上句指河东君，下句指牧斋，景物人事融会兼写，亦可称佳妙也。

沈氏斋中赋诗之人，苏先子后本末未能详考。据刘本沛虞书云：苏先字子后，号墨庄。

及郑抡逵虞山画志贰（参光绪修常昭合志稿贰叁苏先传及鱼翼海虞画苑“苏先”条）云：

苏先字子后，号墨庄。少时作新柳诗，钱宗伯爱之。工画仕女，为时推重。子后为程孟阳写仙游图，题云：撇开尘俗上青霄，绛绩仙人拍手招。踏破洞天三十六，月明鹤背一枝箫。才横气豪，即诗可见。”

寅恪案：墨庄此时何以适在璧甫斋中，未知其故。苏氏少时既以“新柳”诗见赏于牧斋，当为受之乡里后辈。其所赋新柳诗今未得见。以情事言，此时河东君亦是“新柳”。子后既工画仕女，若为璧甫斋中此夕文宴写照，则于河东君过访半野堂图之外，天壤间别传一重公案，岂非佳话耶？墨庄此诗“残雪楼台行乐地，薄寒衣袂放灯天”一联颇可诵，牧斋称赏其新柳诗，自不偶然也。又单学傅海虞诗话壹亦载子后本末并选其诗，兹附录有关拂水山庄梅花诗一首，以供参证。

“庭中手植梅，著花甚繁，作短歌”云：

去年梅开花尚少，今年花开多益好。花开岁岁春长在，种花之人花下老。君不见拂水山庄三十树，照野拂衣如白雾。又不见卧雪亭前雪一

丛，千花万朵摇春风。花正开时主人出，地北天南看不及。幽禽空对语关关，夜雨徒湔香裊裊。见花忽忆倚花立，索笑不休相对泣。百岁看花能几或，人生何苦长汲汲。

牧斋“上元夜饮璧甫斋中”诗殊不及河东君次韵之作，惟“寒轻人面如春浅，曲转箫声并月圆”一联颇佳，其次韵示河东君一首则胜其前作，盖不甘退避，竭尽平生技俩与“新柳”一较高下，其结语“新诗恰似初杨柳，邀勒东风与斗妍”即是挑战应战之意。“晚妆素袖张灯候，薄病轻寒禁酒天”一联写河东君此夕情态，曲尽其妙。苏子后虽善丹青，令其此夕作画，恐亦未必如牧斋诗句之真能传神如是也。

河东君次韵牧斋诗，全首辞旨皆佳。“玉蕊禁春如我瘦，银缸当夕为君圆”一联尤妙。河东君此联下句乃答牧斋“曲转箫声并月圆”句，指己身唱曲而言，故应以“为君圆”之语。牧斋“烛花如月向人圆”之句，又答河东君“为君圆”之意，乃指两人而言。钩心斗角，各显所长，但河东君之作终胜于牧斋。读者苟取两人之诗并观，则知鄙说非重女轻男、阿私所好也。

河东君此联上句“玉蕊禁春如我瘦”，亦非泛语。初学集肆伍“玉入轩记”云：

河东君评花，最爱山矾。以为梅花苦寒，兰

花伤艳。山矾清而不寒，香而不艳，有淑姬静女之风。腊梅茉莉皆不中作侍婢。予深赏其言。今年得两株于废圃老墙之下，制奥草，除瓦砾，披而出之，皆百岁物也。老干擢拿，樛枝扶疏，如衣从风，如袖拂地，又如桀蓐乍脱，相扶而立，相视而笑。君顾而乐之，为屋三楹，启北牖以承之，而请名于予。予名之曰玉蕊，而为记曰：瑒花之更名山矾，始于黄鲁直。以瑒花为唐昌之玉蕊者，段谦叔曾端伯洪景松也。其辨证而以为非者，周子充也。夫瑒花之即玉蕊耶？非耶？诚无可援据。以唐人之诗观之，则刘梦得之雪蕊琼丝，王仲初之珑松玉刻，非此花诚不足以当之。有其实而欲夺其名乎？物珍于希，忽于近。在江南，则为山矾，为米囊，野人牧豎夷为樵苏。在长安，则为玉蕊，神女为之下九天，停飚轮，攀折而后去，固其所也。以为玉蕊不生凡地，惟唐昌及集贤翰林有之，则陋。又以为玉蕊之种，江南惟招隐有之。然则子充非重玉蕊也，重李文饶之玉蕊耳。玉树青葱，长卿之赋也。琼树碧月，江总之辞也。子充又何以云乎？抑将访其种于宫中，穷其根于天上乎？吾故断取玉蕊，以牖斯轩。春时花放，攀枝弄雪，游咏其中，当互为诗以记之。订山矾之名为玉蕊，而无复比瑒更矾之讥也，则自予与君始。崇祯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九日牧翁记。

寅恪案：牧斋此记乃借驳周必大玉蕊辨证，以为河东君出自寒微之辩护，并以针对当日钱氏家中正统派，即陈夫人钱遵王一派之议论而发者。至于其所言之当否，则今日可不必拘于北欧植物学者之系统范围，斤斤于名实同异之考辨，转自为地下之牧斋所笑也。牧斋作记之时即崇禎壬午除夕，（是年十二月小尽。）初学集贰拾东山诗集叁“壬午除夕”诗云：“闲房病妇能忧国，却对辛盘叹羽书。”可知牧斋作记之时河东君犹在病中，更宜作此等语借为精神上之安慰。此记之作在河东君赋“辛巳元夕”诗后将及两年，然其花事之品题乃关系平生雅好者，当早与牧斋言及之，而牧斋亦能熟记之，故此联下句之以“玉蕊”自比，实非泛语。忆在光绪时，文道义廷式丈曾赋浣溪沙词（见云起轩词）云：“少可英雄偏说剑，自矜颜色故评花。”正可移其语以目三百年前之河东君也。

又冯已苍舒虞山妖乱志中云：

（钱牧斋瞿稼轩二公因张汉儒告讐，将被逮北行。）有素与交者曰冯舒，亦抵郡指苏州，送之，因请读所谓款单者。钱谓曰：吾且与子言两事。一云，我占翁源德花园一所，价值千金。一云，我受翁源德二千金，翻杀姊案，反坐顾象泰。子以为如何？盖所谓花园者，仅钱宅后废地，广袤不数丈，久置瓦砾者。当倪元珙翻狱

时，钱大不平，既而祁院（指祁彪佳）更坐源德，钱与有力焉。推此二端，余皆可知也。

谈迁枣林杂俎和集丛赘“钱谦益”条云：

（曹化淳）尽发乌程怒牧斋事，而下汉儒履谦并武举王番立枷死。番屋本陶氏，复归钱氏，纳价又折之，恨极，诉京师。

寅恪案：牧斋玉蕊轩记之废圃，或即已苍虞山妖乱志之“花园”。若所揣测者不误，则玉蕊轩记中“如桮摹乍脱，相扶而立，相视而笑，君顾而乐之”等语，实暗示得此花之地，曾与张汉儒告讦案有连。牧斋作文善于联系，观此记时地花人四者，互相牵涉，尤可证其才思之精妙。又谈孺木所记，亦涉及牧斋兼并豪夺邻近屋地之事，且在张汉儒告讦案之范围。但此案发生在河东君过访半野堂以前，故本文不须多论，惟录冯谈两书所记，而特阐明玉蕊与河东君之关系，借见李太白所谓“名花倾国两相欢”之一例云尔。

又初学集肆伍“留仙馆记”略云：

得周氏之废圃于北郭，古木藂石，郁苍苍蔚蔚。其西偏有狭室焉，为之易腐柱倾，加以涂墍，树绿沈几，山翠湿牖，烟霞澄鲜，云物靚深，过者咸叹赏以为灵区别馆也。树之眉曰留仙之馆。客视而叹曰：虞山故仙山也。子将隐矣，有意于登真度世，名其馆为留仙，不亦可乎？予

曰：不然。予之名馆者，慈溪冯氏尔赓号留仙者也。予取友于天下多矣，晚而得留仙昆弟。留仙之于我，古所谓王贡嵇吕，无以尚也。予既老于一丘，而留仙为天子之劳臣，枝柱于津门渝水之间，逝而思，思而不得见，眉之馆焉，所以识也。客曰：是矣，则胡不书其姓，系其官，而以别号名馆，使人疑于望仙迎仙之属欤？予笑曰：子必以洪崖赤松，沧六气而饮沆瀣者，而后为仙欤？吾之所谓仙者，有异焉。以真诰考之，忠臣孝子历数百年犹在金房玉室之间，迄于今不死也。以留仙之馆，比于望仙迎仙，何不可哉？客曰：善哉！请书之以为记，俟其他日功成身退，为五湖三峰之游宴，坐于斯馆，相与从饮舒啸，而以斯文示之。崇祯壬午小岁日记。

寅恪案：此记末署“崇祯壬午小岁日”即十二月九日，与玉蕊轩记同为一个月内之作品。玉蕊轩所在或非翁氏花园，而与留仙馆同在周氏废圃之内。果尔，则两建筑物相距至近。玉蕊之名既因河东君而得，留仙之名亦应由与河东君有关之人而来。今时地两者既互有勾牵，转谓留仙馆之得名缘于远在津门、手握兵符之冯元颺，甚不近情理。鄙意留仙馆之得名实由与河东君有关之女性。“留仙”之典本于伶玄赵飞燕外传，“仙”之定义乃指妖艳之女性。说详拙著元白诗笺证稿第肆章所附之读莺莺传。考崇祯十五年春河东君卧病

苏州，惠香伴送之返常熟牧斋家，牧斋苦留惠香不得。此事见本章前后所论述。据是言之，留仙馆之得名实由惠香，而非尔赓。盖牧斋平日为文于时地人三者之密切联系尤所注意，其托称指尔赓者不过未便显言，故作狡狴耳，然则冯氏竟成李树代桃僵，岂不冤哉！牧斋当时为文，必料尔赓不以游戏之举为嫌，故敢出此。两人交谊笃摯，于斯益信。噫！牧斋此年春间赋诗苦留惠香，岁暮又作记命此馆名，竟欲以两金屋分贮两阿娇，深情奢望，诚可怜可笑矣。

东山酬和集壹河东君“鸳湖舟中送牧翁之新安”（寅恪案：此首东山酬和集列于有美诗之前，初学集则附于有美诗之后。）云：

梦里招招画舫催，鸳湖鸳翼若为开。此时对月虚琴水，何处看云过钓台。惜别已同莺久驻，衔书应有燕重来。（寅恪案：初学集“书”作“知”，较佳，盖避免开元天宝遗事下“传书莺”条任宗郭绍兰之嫌也。）只怜不得因风去，飘浮征衫比落梅。

寅恪案：袁瑛我闻室剩稿此题“牧翁”作“聚沙老人”，应是河东君此诗最初原题如是，后来牧斋编东山酬和集及初学集时，始改为“牧翁”。牧斋此别号当起于天启七年八月倡议醵资续成萧应宫所建塔之际。初学集捌壹“募建表胜宝恩聚奎宝塔疏”末题“聚沙居士”，盖取义于法华经“方便

品”“乃至童子戏，聚沙为佛塔”之典。又牧斋作此疏时，亦必獭祭及于徐孝穆文集伍“东阳双林寺傅大士碑”所云“常以聚沙画地，皆因图果。芥子庵罗，无疑褊陋，乃起九层砖塔”之语。初学集捌壹复载“书西溪济舟长老册子”一文，末题“辛巳仲春聚沙居士书于蒋村之舟次”，其年月地域与河东君赋此诗之时间空间密相衔接。河东君此诗题所以改“聚沙居士”为“聚沙老人”者，初视之不过言牧斋六十之年，正可尊称为“老人”，若详绎之，则知“聚沙”本童子之戏，牧斋当崇祯庚辰辛巳冬春之间，共河东君聚会之时，其颠狂游戏，与儿童几无少异，殆左氏春秋所谓“犹有童心”者。河东君特取此童老相反之两义合为一辞，可称雅谑。然则河东君之放诞风流，淹通典籍，于此更得一例证矣。至若牧斋所以倡议续建此塔之意，疏文所言皆为表面语，实则心赏翁静和之才艺，而深悲其遭遇，欲借此为建一纪念碑耳。关于牧斋与翁孺安事，非此文所能旁及，倡议成塔始末可参冯舒虞山妖乱志上，兹亦不详及。

河东君与牧斋同舟过苏州至嘉兴，然后分袂，牧斋往杭州，转游黄山，河东君则自鸳湖返棹松江。顾苓河东君传云：“既度岁，与为西湖之游。”殊不知钱柳在常熟时虽曾有偕游西湖之约，观河东君与汪然明尺牋第叁拾通云“弟方耽

游蜡屐，或至阁梅梁地，彦会可怀。不尔，则春怀伊迳，薄游在斯，当偕某翁，便过通德，一景道风也”可以证知，然此同游之约迄未实践。云美误以钱柳二人偕至西湖，其实二人仅同舟至鸳鸯湖即离去也。牧斋“有美诗”乃河东君别去后答其送游新安之作，故结语云“迎汝双安桨，愁予独扣舷。从今吴榜梦，昔昔在君边”。初学集附河东君送行诗，第伍句“惜别已同莺久驻”，谓自崇祯十三年十一月间初访半野堂，至十四年正月末别牧斋于鸳鸯湖，已历三月之时间，不可言非久。第陆句“衔书应有燕重来”，谓感激牧斋之知遇，自当重来相会。综合此联，其所以宽慰牧斋之意可谓周密深挚，善于措辞者矣。第柒第捌两句云：“只怜不得因风去，飘浮征衫比落梅。”“飘浮”二字适为形容己身行踪之妙语，用“落梅”二字，则亦于无意间，不觉流露其身世飘零之感矣。

第四章 河东君过访半野堂及其前后之关系（十一）

牧斋“有美诗一百韵”不独为东山酬和集中压卷之作，即初学有学两集中亦罕见此希有之巨制，可知其为牧斋平生惨淡经营、称心快意之作品。后来朱竹垞“风怀诗”固所不逮，求之明代以前此类之诗，论其排比铺张、波澜壮阔而又能体物写情、曲尽微妙者，恐舍元微之“梦游春”、白乐天“和梦游春”两诗外，复难得此绝妙好词也。

此诗取材博奥，非俭腹小生翻检类书、寻求故实者所能尽解，自不待言。所最难通者，即此诗作者本人及为此诗而作之人，两方复杂针对之心理，并崇祯十三年仲冬至次年孟春三数月间两人行事曲折之经过，推寻冥想于三百年史籍残毁之后，谓可悉得其真相，不少差误，则烛武壮不如人，师丹老而健忘，诚哉！仆病未能也。

牧斋不仅赋此诗以赠河东君，当亦为河东君解释其诗中微旨所在，河东君自能心赏意会、不忘于怀。观初学集贰拾“（崇祯十四年辛未）中秋日携内出游，次冬日泛舟韵二首”之后，附河东君依韵和作二首之二“夫君本自期安桨，贱妾宁辞学泛舟”一联，其上句自注：“有美诗云：迎

汝双安桨。”即是其例证。

前论钱遵王注牧斋诗，独于“有美诗”违反其原来之通则，疑其本出于陆敕先之手，故有美诗诸注乃是陆氏之原本，而遵王或略有增补者。但详绎此诗全篇之注，至篇末重要之处反独较少，岂敕先亦未注完此诗，遵王取以入其书中，遂致一篇之注前后详略有异耶？夫牧斋本人之外，最能通此诗之意者为河东君，然皆不可向其求解矣。敕先乃同情于河东君者，东山酬和集贰载其和牧斋迎河东君四诗第叁首一章可以为证，其结语云“桃李从今莫教发，杏媒新有柳如花”乃用李义山诗集上“柳下暗记”五绝“更将黄映白，似作杏花媒”句意，语颇新颖，特附录于此。可惜陆氏当崇祯十三四年时与牧斋关系之亲密似尚不及何士龙，故注释有美诗亦未必能尽通其意，周知其事。至若遵王，则本与河东君立于反对之地位者，无论牧斋之用事有所未详，不能引证，用意则纵有所知，亦以怀有偏见，不肯为之阐明也。今日释证有美诗，除遵王旧注已及而不误者不复多赘外，其有讹舛，或义有未尽，则就管窥所得略为补出，所注意之处则在钱柳二人当日之行踪所至及用意所在，搜取材料，反复推寻，钩沈索隐，发见真相。然究竟能否达到释证此诗目的十分之一二，则殊不敢自信，深愿当世博识通人有以垂教之也。

牧斋以“有美”二字为此诗题之意，乃取诗经郑风“野有蔓草”篇“有美一人”、“邂逅相遇，适我愿兮”及“与子皆臧”之义，兼暗寓河东君之名字。第貳章已论及之，兹不复赘。稍成问题者，即此诗题有“晦日鸳湖舟中作”之语，盖钱柳二人于崇祯十四年元夕同舟至苏州，纵行程难免濡滞，亦不至需半月之时间始达鸳湖。欲推其所以如此之故，自难得知。然此行牧斋本是取道西湖往游黄山，河东君则原拟遄返松江佘山故居养痾，两人自可同过苏州后分袂独往。今不如此，乃过虎丘后同至鸳湖，始各买棹别行，其眷恋不舍、惜别多情之意，可以推见。于是河东君“送牧翁之新安”诗“惜别已同莺久驻”之句，遂更得一旁证新解矣。兹因解释便利之故，略据此诗辞意，分析段节，依次论之于下。

东山酬和集壹牧翁“有美一百韵，晦日鸳湖舟中作”云：

有美生南国，芳名异代传。（初学集作“清芬翰墨传”。）河东论氏族，天上问星躔。汉殿三眠贵，吴宫万缕连。星榆长历落，月桂并蹁跹。郁郁昆山畔，青青谷水边。托根来净域，移植自芳年。

寅恪案：昔年论元微之与双文及韦成之婚姻问题，引昌黎集贰肆“监察御史元君妻京兆韦氏夫人墓志铭”云：“诗歌硕人，爰叙宗亲。女子之

事，有以荣身。”遂推论吾国旧日社会婚姻与门第之关系。兹不详及。（见拙著元白诗笺证稿第肆章附“读莺莺传”。）夫河东君以旷代难逢之奇女子得适牧斋，受其宠遇，同于嫡配，然卒为钱氏宗人如遵王之流逼迫自杀，其主因实由出身寒贱一端，有以致之。今存河东君传中，其作成时间之较早者有二篇，即沈虬及顾苓两氏之文。沈传载河东君本姓杨，为禾中人；顾传则仅云“河东君柳氏也”，并不述其籍贯，盖云美深会其师之微意，于河东君之真实姓氏及原来籍贯有所隐讳，不欲明白言之也。牧斋此诗故作狡狴，竟认河东君为真姓柳者，排比铺张，详征柳家故实，乃所谓姑妄言之者也，若读者不姑妄听之，则真天下之笨伯，必为牧斋河东君及顾云美等通人所窃笑矣。河东君本嘉兴人，牧斋诗中仅举昆山谷水属于松江地域者而言，自是不欲显著其本来籍贯之义，故云美作传解悟此意，亦只从适云间孝廉为妾说起，而不述及以前事迹。

今检汪然明所刻柳如是尺牋，署其作者为“云间柳隐如是”，又陈卧子所刻戊寅草，其作者虽署为“柳隐如是”而不著其籍贯，但其中“白燕庵作”七律题下注云：“乃我郡袁海叟之故址。墓在其侧。”及“五日雨中”七律“下杜昔为走马地，阿童今作斗鸡游”句下自注云：“时我郡龙舟久不作矣。”并戊寅草陈卧子序云：“迨至我地，人不

逾数家，而作者或取要眇。柳子遂一起青琐之中，不谋而与我辈之诗竟深有合者，是岂非难哉？是岂非难哉？（寅恪案：卧子谓河东君出于青琐之中。检世说新语惑溺篇“韩寿美姿容”条：“[贾]充每聚会，贾女于青琐中看见寿，悦之。”晋书肆拾贾充传附谧传亦同。卧子殆讳河东君出于青楼，遂取此事，改“楼”为“琐”耶？又王状元集注分类东坡诗肆妇女类“赵成伯家有丽人，仆忝乡人，不肯开樽，徒吟春雪美句，次韵一笑”云：“知道文君隔青琐，梁王赋客肯言才。”卧子平生鄙薄宋诗，未必肯用苏句，但检陈忠裕全集壹叁平露堂集“秋居杂诗”十首之七“遨游犬子倦，宾从客见娇”句下自注云：“舒章招予游横云，予病不往。”似以司马长卿自命，而以卓文君目河东君，则与东坡之诗实相符会，今日读之，不觉令人失笑也。）然则河东君本人固自命为松江人，而卧子亦以松江人目之也。第叁章论河东君与宋辕文之关系时，涉及松江知府方岳贡欲驱逐河东君事，鄙意以为驱逐流妓出境乃昔日地方名宦所常行者，岂河东君因卧子之助力遂得冒托松江籍贯，免被驱逐，自是之后竟可以松江人自居耶？若果如此，牧斋之诗亦可谓真中有假、假中有真矣。（寅恪昔岁旅居昆明，偶因购得常熟白泖港旧日钱氏山庄之红豆一粒，遂发愿释证钱柳因缘诗。前于第壹章已述之。所可怪

者，购得此红豆之同时，有客持其新得湘乡裘侯曾劼刚纪泽手札一纸相示，其书乃致当日某知县者，内容略谓：“顷有名流数人来言，县中有驱逐流妓之令，欲托代为缓颊云云。”札尾不署姓名，但钤有两章，一为“曾印纪泽”，一为“劼刚”。今属笔至此，忽忆及之，以情事颇相类似，故附记于此，以博读者一笑。）

“有美生南国”之“南国”，固用文选贰玖曹子建杂诗六首之四“南国有佳人”句。李善注云：“楚辞（橘颂）受命不迁，生南国兮。南国谓江南也。”自与河东君生吴越之地意义相合。但牧斋恐更有取于才调集叁韦庄“忆昔”诗“南国佳人号莫愁”之句，盖亦与河东君答牧翁“冬日泛舟”赠诗“莫为卢家怨银汉，年年河水向东流”之语意符合也。至“南国”之语，复与王摩诘“红豆生南国”诗有关（见全唐诗第贰函王维肆“红豆”五绝）。牧斋后来与河东君同居芙蓉庄即碧梧红豆庄，今赋有美诗以“有美生南国”之语为篇首起句，竟成他日之预谶矣！

“有美诗”又云：

生小为娇女，容华及丽娟。诗哦应口答，书读等身便。绡帙攻文选，绋囊贯史编。摘词征绮合，记事见珠联。八代观升降，三唐辨溯沿。尽窥羽陵蠹，旁及诺皋僊。花草矜芟擷，虫鱼喜注笺。部居分甲乙，讎政杂丹铅。余曲回风后，新

妆落月前。兰膏灯烛继，翠羽笔床悬。博士惭厨簏，儿童愧刻镌。瑤光朝孕碧，玉气夜生玄。陇水应连类，唐山可及肩。织缣诗自好，搗素赋尤贤。锦上文回复，盘中字蜿蜒。清文尝满篋，
（初学集“文”作“词”。寅恪案：徐孝穆玉台新咏自序云：“清文满篋，非惟芍药之花；新制连篇，宁止蒲萄之树。”牧斋自用此典。其后来所以改“文”作“词”者，殆为避免此联之前“锦上文回复”句中“文”字重复之故耶？）新制每连篇。芍药翻风艳，芙蓉出水鲜。颂椒良不忝，咏树亦何愆。

寅恪案：河东君所以不同于寻常闺阁略通文史者之特点，实在善记忆多诵读。就吾人今日从其作品中可以断定者，至少于文选及后汉书晋书等皆颇能运用，故牧斋“绀帙攻文选，绀囊贯史编”一联乃实录，非虚谏。至“博士惭厨簏”者，南齐书叁玖陆澄传（参南史肆捌陆澄传）略云：“陆澄字彥渊，吴郡吴人也。起家太学博士。（建元）四年复为秘书监，领国子博士。永明元年转度支尚书，寻领国子博士。（王）俭自以博闻多识，读书过澄，集学士何宪等盛自商略。澄待俭语毕，然后谈所遗漏数百千条，皆俭所未睹，俭乃叹服。俭在尚书省，出巾箱几案服饰，令学士隶事事多者与之，人人各得一两物。澄后来，更出诸人所不知事，复各数条，并夺物

将去。当世称为硕学。王俭戏之曰：陆公书橱也。”“儿童愧刻镌”者，杨子法言“吾子篇”云：“或问吾子少而好赋？曰：然。童子雕虫篆刻。俄而曰：壮夫不为也。”斯为遵王注本所未及，故略为补出之。又“书读等身便”句，自是用宋史贰陆伍贾黄中传，不待备录。观前引钱肇鳌质直谈耳所载河东君“年稚明慧，主人常抱置膝上，（寅恪案：“主人”指周道登。）教以文艺”之语，则知读书等身之典尤为适切，非泛用也。

“花草矜芟擷，虫鱼喜注笺”一联，下句当是取昌黎集陆“读皇甫湜公安园池诗，书其后”五古“尔雅注虫鱼”之语，与上句为对文，未必别有实指。上句“花草”一辞，殆联缀花间集草堂诗余两书之名，以目诗余，如陈耀文花草粹编之例，谓河东君精于词曲。“织缣诗自好，捣素赋尤贤”一联，上句自指玉台新咏壹古诗八首之一“上山采蘼芜”篇，不过谓河东君能诗之意，非于“故人”“新人”之义有所轩轻，不可误会。若下句则指班婕妤“捣素赋”。班赋见古文艺苑叁、艺文类聚捌伍及历代赋汇玖捌等。综合两联言之，即称誉河东君擅长于诗赋词曲也。

抑更有可言者。“容华及丽娟”句，遵王注本已引汉武帝别国洞冥记肆“帝所幸宫人名丽娟”条之古典为释，固甚正确，但颇疑牧斋于此句尚有

今典。前第貳章推测河东君原来之名或是“云娟”二字。当日名媛往往喜用“云”字为称，盖自附于苏东坡之朝云。如徐佛称“云翮”，杨慧林称“云友”，皆其例证。且河东君与徐氏关系尤为密切，其取“云”字为行第之称，亦于事理适合，况河东君夙有“美人”之称，则与“丽”字之义又相符也。然欤？否欤？姑识此疑，以俟更考。或谓“容华及丽娟”之“容华”亦与“丽娟”同为专名。唐诗纪事捌“杨氏女”条云：“盈川（炯）侄女曰容华，有‘新妆’诗。”此诗收入全唐诗第壹壹函，字句间有不同。颇疑此诗“妆似临池出，人疑向月来。自怜终不见，欲去复裴回”之语，“向月”即牧斋诗“向月衣方空”句所从出。“新妆诗”作者既是杨姓，“自怜终不见”之“怜”字又与河东君“影怜”之名取义于玉溪生诗“碧城”三首之二“对影闻声已可怜”句者相同，然则牧斋实以“容华及丽娟”之句，暗寓河东君之姓名也。斯说殊巧，未知确否？俟考。

“有美诗”又云：

文赋传乡国，词章述祖先。採蘋新藻丽，种柳旧风烟。字脚元和样，文心乐曲骈。千番云母纸，小幅浣花笺。吟咏朱楼遍，封题赤牋遄。

寅恪案：牧斋既故作狡狴，认河东君真为柳姓，遂列举柳家故实以夸誉之。

“採蘋新藻麗，種柳舊風烟”一聯，上句用樂府詩集貳陸柳惲“江南曲”云：“汀洲採白蘋，日落江南春。洞庭有歸客，瀟湘逢故人。”及全唐詩第陸函柳宗元參“酬曹侍御過象縣見寄”詩云：“春風無限瀟湘意，欲採蘋花不自由。”下句用全唐詩第陸函柳宗元參“種柳戲題”詩云：“柳州柳刺史，種柳柳江邊。談笑為故事，推移成昔年。”綜合言之，即謂河東君今日之新篇源出于舊日之家學，讀之令人失笑。文章遊戲，固無不可也。

“字腳元和樣，文心樂曲駢”一聯，上句用全唐詩第陸函劉禹錫壹貳“酬柳柳州家雞之贈”詩云：“柳家新樣元和腳，且盡薑芽斂手徒。”據前引列朝詩集丁壹參上程松圓“再贈河東君”詩“抉石錐沙書更雄”句原注云：“柳楷法瘦勁。”則牧齋此句亦有今典。下句或是用柳三變詩余號“樂章集”之意，謂河東君之詞亦承家學，然此釋未敢自信也。

“吟詠朱樓遍，封題赤牋遄”一聯，上句自是寫實，不待釋證。下句指河東君尺牋言。據前引其致汪然明尺牋第叁壹通云：“應答小言，已分嗤棄，何悟見賞通人，使之成帙。非先生意深，應不及此。特有遠投，更須數本，得飛粲見貽為感。”則此句亦紀實也。凡此柳家故實，除“字腳元和樣”一句，遵王注本皆無所征釋。豈真不知

所从出，抑故意不引及耶？

“有美诗”又云：

流风殊放诞，被教异婬娟。度曲穷分判，当歌妙折旋。吹箫嬴女得，协律李家专。画夺丹青妙，琴知断续弦。纤腰宜就鞠，弱骨称秋千。天为投壶笑，人从争博癫。修眉纡远翠，薄鬓妥鸣蝉。向月衣方空，当风带旋穿。行尘尝寂寂，屐齿自珊珊。舞袖嫌纓拂，弓鞋笑足缠。盈盈还妒影，的的会移妍。

寅恪案：“流风殊放诞，被教异婬娟”一联，谓河东君所受之教育及其行动，颇有异于士大夫家闺秀者，故以下诸句列举其技巧能事也。西京杂记贰略云：“（卓）文君眉色如望远山，为人放诞风流。”此即“流风殊放诞”及“修眉纡远翠”等句之出处，亦即牧斋答河东君半野堂初赠诗所谓“文君放诞想流风，脸际眉间讶许同”者也。

“画夺丹青妙”句，钱注已征古典，不待复赘。兹但择引今典中时代较早及附录河东君题诗者数事，以证明之。

汪砢玉珊瑚网名画题跋壹捌黄媛介画跋语（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贰贰子部艺术类贰）略云：

松陵盛泽有杨影怜，能诗善画。余见其所作山水竹石，淡墨淋漓，不减元吉子固，书法亦

佳。今归钱牧斋学士矣。癸未夏四月廿五日怨上老嫫识。（寅恪案：汤漱玉德媛辑玉台画史肆引此条，改“牧斋”为“蓉江”，盖避清代禁忌也。）

汤漱玉德媛辑玉台画史肆引此条后附借闲漫士之言曰：

柳所画“月堤烟柳”为红豆山庄八景之一，旧藏孙古云均所。郭频伽磨有诗。

寅恪案：“月堤烟柳”乃拂水山庄八景中第陆景。红豆山庄即碧梧红豆庄，亦即芙蓉庄，其地在常熟小东门外三十里之白茆，与拂水山庄绝无关涉，汤书盖误。（可参王应奎柳南随笔伍芙蓉庄条及金鹤冲钱牧斋先生年谱“丙申年移居白茆”条。）今检初学集壹贰霖雨集中载有山庄八景诗，乃牧斋崇祯十年丁丑被逮在北京时遥忆故山之作，距河东君之初访半野堂尚早三年。然“月堤烟柳”一题，居然似为河东君来归之预兆而赋者，其诗亦风致艳发，岂河东君见而爱之，遂特择此景作画耶？兹录此题诗并序于下，以资谈助。

“月堤烟柳”序云：

墓之前有堤回抱，折如肉环，弯如弓月。士女络绎嬉游，如灯枝之走马。花柳蒙茸蔽亏，如张帷幕。人呼为小苏堤。

诗云：

月堤人并大堤游，坠粉飘香不断头。最是桃花能烂熳，可怜杨柳正风流。歌莺队队勾何满，舞燕双双趁莫愁。帘阁琐窗应倦倚，红栏桥外月如钩。

寅恪案：此诗“桃花”“杨柳”一联，河东君之绘出实同于己身写照，所谓诗中有画，而画中有入矣。

郑抡逵虞山画志肆“柳隐”条云：

昔游扬州，见白描花草小册，惟梅竹上有题，咏竹云：不肯开花不趁妍，萧萧影落砚池边。一枝片叶休轻看，曾住名山傲七贤。咏梅云：色也凄凉影也孤，墨痕浅晕一枝枯。千秋知己何人在，还赚师雄入梦无。落笔超脱奇警，钱宗伯固应退避。（寅恪案：此两诗之真伪尚待考实。）

又“天为投壶笑”者，旧题东方朔神异经“东荒经”略云：

东荒山有大石室，东王公居焉，恒与一玉女投壶，每投千二百矫。（“矫”一作“梟”。）矫出而脱误不接者，天为之笑。

“向月衣方空，当风带旋穿”一联，考上句之出典乃后汉书叁章帝纪建初二年夏四月癸巳“诏齐相省冰纨，方空縠，吹纶絮”条，章怀注云：“释名曰縠纱也。方空者，纱薄如空也。或

曰，空，孔也。即今之方目纱也。”据牧斋诗意，当不采或说，以“方空”为实物，而取“如空”之义，与下句“旋穿”为对文，皆虚辞也。

“弓鞋笑足缠”句前已详论，今不复赘，但牧斋赋诗形容河东君之美必不可缺少此句，否则将如蒲留仙所谓“莲船盈尺”，岂不令当日读者认作大慈大悲救苦救难之观世音菩萨绘相耶？

“有美诗”又云：

妙丽倾城國，尘埃落市廛。真堪陈甲帳，还拟画甘泉。杨柳嗟扳折，蘼芜惜弃捐。西家殊婉约，北里正喧阗。豪贵争除道，儿童学坠鞭。迎车千锦帳，输面一金钱。（初学集此句下自注：“勾践献西施于吴王夫差，幸之。每入市，人愿见者先输金钱一文。见孙奭孟子疏。”寅恪案：东山酬和集无牧斋此注，推其所以后来加入之故，当是有人问及此句出处，遂补注之耳。王应奎柳南随笔伍“顾仲恭大韶深于经学”条云：“吾闻吴祭酒梅村尝问宗伯曰：有何异书可读？曰：十三经注疏耳。”可供参证。）百两门阑咽，三刀梦寐羶。苏堤浑倒踏，黟水欲平填。皎洁火中玉，芬芳泥里莲。闭门如入道，沉醉欲逃禅。未许千金买，何当一笑嫣。钉心从作恶，唾面可除髡。蜂蝶行随绕，金珠却载还。勒名雕琬琰，换骨饮珉璫。枉自求蒲苇，徒劳卜筮蓍。

寅恪案：前论河东君尺牋第伍通已述及此诗“苏堤浑倒踏，黟水欲平填”一联，兹不更释。牧斋于此节叙河东君之被离弃及其沦落北里两端，“蘼芜惜弃捐”一句或疑可兼指与周念西及陈卧子两人之关系而言，鄙意恐不如是。盖牧斋此诗止从河东君移居松江以后说起，而不追溯其在徐佛及周道登家事。又全节唯用“蘼芜”一句将离弃之事轻轻带过，不多作语，皆是牧斋故意隐讳之笔也。春秋之义为尊者讳，为贤者讳，为亲者讳。河东君之于牧斋，固可谓“亲”，亦可谓“贤”，但不可谓“尊”。聚沙老人赋有美诗，或者易“尊”为“美”欤？“百两门阑咽，三刀梦寐羶”一联钱注俱无释，意者，上句出诗经召南“鹊巢”篇，下句用云溪友议下“艳阳词”条及晋书肆贰王濬传，人所习知，故可从略。但“三刀”一语近时始得确诂，兹不避繁琐之讥，移录元诗王传于下，稍加诠释，自知必为通人所笑也。

云溪友议下“艳阳词”条略云：

安人元相国（稹）闻西蜀乐籍有薛涛者，能篇咏，饶词辩。以诗寄曰：锦江滑腻蛾眉秀，化出文君及薛涛。言语巧偷鹦鹉舌，文章分得凤凰毛。纷纷词客皆停笔，个个君侯欲梦刀。别后相思隔烟水，菖蒲花发五云高。

晋书肆贰王濬传云：

濬夜梦三刀于卧屋梁上，须臾又益一刀。濬惊觉，意甚恶之。主簿李毅再拜贺曰：三刀为州字。又益一者，明府其临益州乎？及贼张弘杀益州刺史皇甫晏，果迁濬为益州刺史。

寅恪案：微之诗“个个君侯欲梦刀”句，其意谓人皆欲至西蜀一见洪度，如王士治之得为益州刺史，此固易解，遵王之不加注释，当亦由是。然寅恪少读晋书，于“三刀”义颇不能通，后见唐人写本，往往书“州”字作“刀”形，殆由“州”“刀”二字，古代音义俱近之故。

（“州”即“岛”也。）唐人书“州”作“刀”，必承袭六朝之旧，用此意以释王濬之梦，李毅之言，少时读史之疑滞，于是始豁然通解矣。

“未许千金买，何当一笑嫣”一联出鲍明远“白纻歌”六首之六“千金顾笑买芳年”（见乐府诗集伍伍）及李太白“白纻辞”三首之二“美人一笑千黄金”等（见全唐诗第叁函李白叁）。河东君夙有“美人”之号，古典今典同时并用，殊为巧切。更可取牧斋作此诗后二十二年，即康熙二年癸卯所赋“追忆庚辰冬半野堂文宴旧事”诗“买回世上千金笑，送尽平生百岁忧”（见有学集壹叁“病榻消寒杂咏”。钱曾注本“平生”作“生年”。是。）两句参较，则知此老于垂死之时，犹以能战胜宋陈李谢诸人夺得河东君自豪也。

“勒名雕琬琰，换骨饮珉璠”一联钱遵王注虽

引旧籍，然牧翁必尚有所实指。颇疑“勒名雕琬琰”之句，即前第叁章论河东君与李存我之关系节，引王胜时柳枝词“双鬟捧出问郎来”之语，与此相涉。盖存我既以玉篆雕“问郎”赠别河东君，似亦可别镌“影娘”或“云娘”之河东君名字自随，借作互换信物。若果如是，则与琬琰二名分别雕斫于苕华二玉之典故更为适切矣。至“换骨饮珉璫”一句，钱注析“换骨”与“饮珉璫”为两典而合用之，固自可通，但牧斋诗意当不仅限于古典。河东君虽以善饮著称，此句疑更有实指。今未能详知，姑识于此，以俟续考。

“有美诗”又云：

轩车闻至止，杂珮意茫然。错莫翻如许，追陪果有焉。初疑度河驾，复似泛湖船。榜枻歌心说，中流笑语倦。江渊风飒沓，洛浦水潺湲。疏影新词丽，忘忧别馆偏。华筵开玳瑁，绮席艳神仙。银烛光三五，金尊价十千。蜡花催兔育，鼉鼓促鸟迁。法曲烦声奏，哀筝促柱宣。步摇窥宋玉，条脱赠羊权。点笔余香粉，翻书杂翠钿。绿窗和月掩，红烛带花褰。菡萏欢初合，皋苏瘕已蠲。

寅恪案：此节历叙河东君初访半野堂、泛舟湖上、入居我闻室及寒夕文宴等事。“轩车闻至止，杂珮意茫然”一联，合用毛诗郑风“女曰鸡鸣”篇“杂珮以赠之”并韩诗周南“汉广”篇“汉有游

女”薛君章句及列仙传上江妃二女传解佩赠郑交甫事，谓河东君初赠诗，亦即河东君“次韵牧翁冬日泛舟诗”所谓“汉珮敢同神女赠”。“意茫然”者，谓受宠若惊，不知所措。此语固是当日实情也。“错莫翻如许，追陪果有焉”一联，恰能写出河东君初至半野堂时牧斋喜出望外、忙乱逢迎之景象。至于“追陪”，则不仅限于“吴郡陆机为地主”之牧斋，如松圆诗老亦有“熏炉茗碗得相从”之语（见前引偈庵次韵牧翁答河东君初赠诗），然则河东君翩然至止，驱使此两老翁追陪奔走，亦太可怜矣。

“初疑度河驾，复似泛湖船。榜枻歌心说，中流笑语嫺。江渊风飒沓，洛浦水潺湲”六句，指东山训和集壹“冬日同如是泛舟有赠”及“迎春日偕河东君泛舟东郊作”先后两次泛舟赋诗之事，前已论释，兹不多及。自“疏影新词丽”至“皋苏瘁已蠲”，共九联，叙述崇祯十三年十二月二日我闻室落成，迎河东君入居，并是夕为松圆饯别，即半野堂文宴事。此际乃牧斋平生最快心得意至死不忘之事也。“疏影新词丽”句，前论牧斋寒夕文宴诗已详释之矣。“忘忧别馆偏”，遵王注引西京杂记肆“梁孝王游于忘忧之馆，集诸游士，各使为赋，枚乘为柳赋”之典，甚是。牧斋目我闻室为忘忧馆，河东君之寓姓又与枚乘所赋之柳相同，可谓适切。“绿窗和月掩，红烛带花褰”即前

录寒夕文宴诗“红烛恍如花月夜，绿窗还似木兰舟”一联之义，皆描写当时我闻室之情况者。

“华筵开玳瑁，绮席艳神仙”及“法曲烦声奏，哀箏促柱宣”两联，实出于杜工部集壹伍“秋日夔府咏怀一百韵”之“哀箏伤老大，华屋艳神仙。南内开元曲，常时弟子传。法歌声变转，满座涕潺湲”等句，盖牧斋平生自许学杜，其作百韵五言排律，必取杜公此诗以为模楷，且供掎扯之资，何况复同用一韵、同为百韵耶？黄宗羲南雷文定后集壹“薑山启彭山诗稿序”（可参同书前集陆“韦庵鲁先生墓志铭”论当日古文，亦谓牧斋“所得在排比铺张，而不能入情”等语）云：“虞山求少陵于排比之际，皆其形似，可谓之不善学唐者矣。”夫梨洲与牧斋交谊笃挚，固无疑义，唯于钱氏之诗文往往多不满之语，其持论之是非及其所以致此之故兹暂不辨述，俟后言之，但世之学唐诗者若能熟诵子美并乐天微之之诗，融会诸家，心知其意，则当不蹈袭元遗山论诗之偏见，如太冲之所言者也。

“金尊价十千”句，遵王引史记伍捌梁孝王世家“孝王有壘樽直千金”以释之，固可通。但鄙意李太白“行路难”三首之一（见全唐诗第叁函李白壹）“金樽清酒斗十千”，乃以“十千”为酒价，较史记梁孝王世家之以千金为壘樽价者更为切合。然则牧斋当用谪仙诗也。

“步摇窥宋玉，条脱赠羊权”一联，下句出于真诰，自不待论。上句则文选壹玖宋玉“登徒子好色赋”虽有“窥臣”之语，然不见“步摇”之辞，岂牧斋取步摇条脱为对文耶？又据唐诗纪事伍肆“温庭筠”条（参全唐诗话肆）云：“宣宗尝赋诗，上句有金步摇，未能对，遣求进士对之。庭筠乃以玉条脱续也。宣宗赏焉。”或者牧斋即取义于此事用以属对耶？俟考。

“点笔余香粉，翻书杂翠钿”一联，初视之，皆通常形容之辞，但下句“翻书杂翠钿”一语乃河东君平日习惯。观前引初学集贰拾东山集叁河东君依韵和牧斋“中秋日出游”诗二首之一“风床书乱觅搔头”句，则知亦是写实也。“菡苕欢初合，皋苏痂已蠲”一联，上句指前引“寒夕文宴，是日我闻室落成，迎河东君居之”诗“诗里芙蓉亦并头”句下牧斋自注“河东君新赋并头莲诗”之本事也。下句“皋苏痂已蠲”，钱注已引玉台新咏徐陵自序之文“庶得代彼皋苏，微蠲愁疾”，甚是。不过“愁”字乃平声，故牧斋易以诗经卫风“伯兮”篇“愿言思伯，使我心痂”之“痂”字，以协声律耳。此点自不待多论。

抑更有可言者。牧斋作有美诗，其取材于徐序者甚多，除去其典故关涉宫闱者之大多数外，（牧斋唯采用汉武帝李夫人等少数故事。又徐序“争博齐姬，心赏穷于六箸”之语，注家引晋书

叁壹胡贵嫔传为释辞，似确。盖胡贵嫔虽非齐人，孝穆或借用枚乘七发“齐姬奉后”之“齐姬”以为泛称。若果如是，则牧斋亦采此宫闱之典矣。俟考。）其他几无不采用。兹不须尽数择出，唯择录其较可注意之辞句，以为例证。读者若对勘钱诗徐序，则自能详知，而信鄙说之不谬也。如钱之“生小为娇女”，即徐之“生小学歌”；钱之“余曲回风后，新妆落月前”，即徐之“青牛帐里，余曲未终；朱鸟窗前，新妆已竟”；钱之“兰膏灯烛继，翠羽笔床悬”，即徐之“燃脂暝写”（寅恪案：此乃牧斋借男作女）及“翡翠笔床，无时离手”；钱之“清文尝满筐（“文”字后改作“词”字），新制每连篇。芍药翻风艳，芙蓉出水鲜”，即徐之“清文满筐，非惟芍药之花；新制连篇，宁止蒲萄之树”；钱之“文赋传乡国”，即徐之“妙解文章，尤工诗赋”；钱之“千番云母纸，小幅浣花笺”，即徐之“五色花笺，河北胶东之纸”（寅恪案：此乃牧斋举后概前）；钱之“流风殊放诞，被教异婵娟。度曲穷分刳，当歌妙折旋。吹箫嬴女得，协律李家专”，即徐之“婉约风流，异西施之被教；弟兄协律，生小学歌”及“得吹箫于秦女”并“奏新声于度曲”；钱之“天为投壶笑，人从争博癫”，即徐之“虽复投壶玉女，为欢尽于百骁；争博齐姬，心赏穷于六箸”；钱之“薄鬓妥鸣蝉”，即徐之“妆鸣蝉之薄鬓”；钱之“妙丽倾城国，尘埃落市

塵。真堪陈甲帳，还拟画甘泉”，即徐之“得横陈于甲帳”、“虽非图画，入甘泉而不分”及“真可谓倾国倾城”；钱之“东家殊婉约”，即徐之“婉约风流”。

据宋释惠洪冷斋夜话云：“山谷云：诗意无穷，而人之才有限。以有限之才，追无穷之意，虽渊明少陵不得工也。然不易其意，而造其语，谓之换骨法，窥入其意而形容之，谓之夺胎法。”然则牧斋之赋有美诗，实取杜子美之诗为模楷，用徐孝穆之文供材料，融会贯通，灵活运用，殆兼采涪翁所谓“换骨”“夺胎”两法者。寅恪昔年笺证白乐天新乐府，详论“七德舞”篇与贞观政要之关系，今笺释牧斋此诗，复举杜诗徐文为说，犹同前意。盖欲通解古人之诗什，而不作模糊影响之辞旨，必非如是不可也。

“有美诗”又云：

凝明嗔亦好，溶漾坐堪怜。薄病如中酒，轻寒未折绵。清愁长约略，微笑与迁延。

寅恪案：此六句乃牧斋描写当年与河东君蜜月同居时之生活，语言妙绝天下，世人深赏之，殊非无故也。（见陈维崧撰冒襄注妇人集“人目河东君风流放诞，是永丰坊底物”条并参徐鉉编本事诗柒“钱谦益”条“茸城诗”题下注。又徐氏附按语云：“河东君名柳是，字如是，又号河东

君。松江人。工诗善画，轻财好侠，有烈丈夫风。”寅恪案：电发此数语殊可为河东君适当之评价。至目河东君为松江人，亦是河东君自称松江籍之一旁证也。）

“凝明嗔亦好，溶漾坐堪怜”一联，实与玉台新咏伍沈约“六忆诗”及戊寅草中河东君拟作之第壹第贰两组“六忆诗”有关。上句“凝明嗔亦好”，即用休文“忆坐时”诗“嗔时更可怜”之句。下句乃出河东君拟休文作第壹组“六忆诗”中第贰首“忆坐时，溶漾自然生”之句。故此一联皆形容坐时之姿态。吾人今日虽亦诵读玉台新咏，然倘使不得见河东君戊寅草，则不能尽知牧斋此联之出处及造语之佳妙矣。

“薄病如中酒，轻寒未折绵”一联，上句前于上元夜钱柳二人同过虎丘赋诗节已详论之，下句亦于第叁章论陈卧子蝶恋花“春晓”词详言之，故皆不须赘。

“清愁长约略，微笑与迁延”一联，摹绘河东君多愁少乐之情态，前录河东君“春日我闻室作，呈牧翁”及牧斋“河东君春日诗有梦里愁端之句，怜其作憔悴之语，聊广其意”两诗，可以窥见。综合此四句及“妙丽倾城国”句观之，则牧斋亦是从王实甫“多愁多病身，倾国倾城貌”之语（见西厢记“闹斋”雁落）夺胎换骨而来者耶？凡此诸句，颇易通解，唯“凝明嗔亦好，溶漾坐堪

怜”一联颇费考量，姑以意揣之，殆谓河东君嗔怒时目睛定注如雪之凝明，静坐时眼波动荡如水之溶漾，实动静咸宜，无不美好之意欤？此解当否，殊不敢自信矣。

“有美诗”又云：

茗火间房活，炉香小院全。日高慵未起，月出皎难眠。授色偏含睇，藏阄互握拳。屏围灯焰直，坐促笑声圆。朔气除帘箔，流光度毳氈。相将行乐地，共趁讨春天。

寅恪案：此节牧斋叙其崇祯十三年岁暮至十四年岁初与河东君在我闻室中除旧岁、迎新年之一段生活。

“茗火间房活，炉香小院全”一联，可与前录牧斋“庚辰除夜守岁”诗“深深帘幕残年火，小小房栊满院香”及河东君“除夕次韵”诗“小院围炉如白昼，两人隐几自焚香”相参证。上句“茗火闲房活”之“茗火活”，乃用东坡后集柴“汲江煎茶”诗“活水还须活火烹”之句，即出赵璘因话录貳商部“李司徒汧公镇宣武”条所载李约“茶须缓火炙，活火煎”之语也。（可参辛文房唐才子传陆李约传。）下句“炉香小院全”，即钱柳两人守岁诗所咏者，可知皆是当时实况也。

“授色偏含睇，藏阄互握拳”，上句用汉书伍柒上司马相如传“上林赋”“色授魂予”（参文选

捌），下句其最初典故，无待详引，但牧斋实亦兼用李义山诗集下“拟意”诗“汉后共藏阍”之句。检国光社影印东涧写校李商隐诗集下此诗“阍”字无别作，涵芬楼影印明嘉靖本亦同。朱鹤龄李义山诗集笺注本下此字作“阍”，下注“一作钩”，全唐诗第捌函李商隐参朱本同。冯浩玉溪生诗详注参作“钩”，下注“一作阍”。然则牧斋认为当作“阍”字，故赋有美诗亦用“阍”字也。

“屏围灯焰直，坐促笑声圆。朔气除帘箔，流光度毳氈”两联亦皆写庚辰除夕守岁事，如取前录钱柳二人除夕诗中钱之“合尊促席饯流光”、“深深帘幕残年火”及柳之“照室华灯促艳妆”、“明日珠帘侵晓卷”等句观之，即可证也。

“相将行乐地，共趁讨春天”一联乃指辛巳元日事，观前录牧斋诗题云：“辛巳元日雪后与河东君订春游之约”及钱柳两诗可知也。

“有美诗”又云：

未索梅花笑，徒闻火树燃。半塘春漠漠，西寺草芊芊。南浦魂何黯，东山约已坚。自应随李白，敢拟伴伶玄。密意容挑卓，微词托感甄。杨枝今婉变，桃叶昔因缘。

寅恪案：此六联乃叙本欲与河东君同作杭州之游而未实现，遂先过苏州，同至嘉兴，然后河东君别去也。

“未索梅花笑，徒闻火树燃”，上句即河东君与汪然明尺牋第叁拾通所云“弟方躯游蜡屐，或至阁梅梁雪，彦会可怀”。盖河东君作此书时为崇祯十三年岁杪正在牧斋家中，钱柳二人原有同游西湖观梅之约也。下句指上元夜与河东君同舟泊虎丘西溪，小饮沈璜斋中事。观“徒闻”二字，则河东君不践观梅西湖之约，仅作虎丘观灯之游，牧斋惆怅失望之情溢于言表矣。“火树”之典，遵王注引西京杂记壹“积草池中有珊瑚树”条，固是，而尚未尽，必合全唐诗第贰函苏味道“正月十五夜”诗“火树银花合”之句释之，其意方备。但多数类书如佩文韵府陆陆七遇韵，引此诗，作者为沈佺期，未知孰是，俟考。

“半塘春漠漠，西寺草芊芊”一联乃叙泊舟虎丘西溪经过停留之地。上句“半塘”可参同治修苏州府志捌水门“半塘桥”、同书叁伍古迹门“半塘寺”及同书肆贰寺观门肆“半塘寿圣教寺”等记载。下句“西寺”，据同治修苏州府志柒山门“虎邱山”条所云：“吴地志：山本晋司徒王珣与弟司空珉之别墅，山下因有短簿祠，为东西二寺，后合为一佛殿。”可证知也。

“南浦魂何黯，东山约已坚”一联，谓河东君将离之时订后来重会之约也。

“自应随李白，敢拟伴伶玄”一联，上句乃牧斋借用太白“赠汪伦”（见全唐诗第叁函李白壹

壹)“李白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诗，以比河东君送己身往游新安，同舟至嘉兴，更惜其未肯竟随之同行也。下句自用“飞燕外传”自序，不待征引。但牧斋实亦兼用东坡后集肆“朝云诗”“不似杨枝别乐天，恰如通德伴伶玄”之语，盖下文有“杨枝今婉变”之句，而“伴”字又从苏诗来也。李璧王荊公诗注贰柒“张侍郎示东府新居诗，因而和酬”二首之一“功谢萧规惭汉第，恩从隗始诧燕台”句，引西清诗话略云：“荊公笑曰：子善问也。韩退之斗鸡联句‘感恩从隗始’。若无据，岂当对‘功’字也。”（前第壹章已详引。）前释“火树”注，以为遵王注虽引西京杂记，而意义未尽，故必合苏味道诗以补足之。兹释“伶玄”句，亦必取东坡诗参证，始能圆满。何况牧斋诗中“伴”字从东坡朝云诗来，恰如半山诗中“恩”字从昌黎斗鸡联句来耶？凡考释文句，虽须引最初材料，然亦有非取第贰第叁手材料合证不可者，观此例可知。前第壹章论钱柳诗中相互之关系，已详言之，读者可并取参会之也。

抑更有可论者。前言牧斋之赋有美诗多取材于玉台新咏，其主因为孝穆之书乃关于六朝以前女性文学之要籍，此理甚明，不待多述。又以河东君之社会身份，不得不取与其相类之材料以补足之，斯亦情事所必然者。就此诗使用之故实言

之，玉台新咏之外，出于宋代某氏侍儿小名录补遗者颇复不少，如“容华及丽娟”、“吹箫嬴女得”、“舞袖嫌纓拂”、“敢拟伴伶玄”等句皆是其例。至于作者思想词句之构成，与材料先后次序之关系，可参拙著元白诗笺证稿新乐府章七德舞篇所论，兹不详及。

“有美诗”又云：

灞岸偏索别，章台易惹颠。娉婷临广陌，婀娜点晴川。眉妩谁堪画，腰纤孰与孺。藏鸦休庵藹，拂马莫缠绵。絮怕粘泥重，花忧放雪蔫。芳尘和药减，春病共愁煎。目逆归巢燕，心伤叫树鹃。惜衣莺睨睨，护粉蝶翩翩。

寅恪案：此八联乃叙河东君思归惜别多愁多病之情况，所用辞语典故大部份皆与柳有关，而尤与李义山咏柳之诗有关也。兹不必逐句分证，唯举出李诗语句，读者自能得之，据此可知牧斋赋有美诗，除玉台新咏、杜工部诗外，玉溪生一集亦为其取材最重要之来源也。如“灞岸已攀行客手”（李义山诗集下“柳”）、“章台从掩映”（同集上“赠柳”）、“更作章台走马声”（同集上“柳”）、“娉婷小苑中，婀娜曲池东”（同集上“垂柳”）、“眉细从他敛，腰轻莫自斜”（同集上“谑柳”）、“莫损愁眉与细腰”（同集上“离亭赋得折杨柳”二首之一）、“长时须拂马，密处小藏鸦”（同集上“谑柳”）、“忍放花如雪”（同集

上“赠柳”）、“不为清阴减路尘”（同集中“关门柳”）、“絮飞藏皓蝶，带弱露黄鹂”（同集上“柳”），凡此诸例，皆足为证，可不一一标出矣。

又“腰纤孰与揉”之“揉”字，即同于“捫”字。考工记鲍人“进而握之，欲其柔而滑也”注云：“谓亲手烦捫之。”毛诗周南“葛覃”篇“薄汙我私”笺云：“烦捫之用功深。”释文云：“捫，诸诂之音而专反。”阮孝绪字略云：“烦捫犹接莎也。”董解元西厢记诸宫调中吕调千秋节云：“百般捫就十分闪。”然则牧斋盖糅合圣文俗曲而成此语者。黄宗羲思旧录“钱谦益”条（黎洲遗著汇刊本）云：“用六经之语，而不能穷经。”太冲所指摘东涧文章之病，其是非兹姑不论，但有美诗此句则用诗礼之语，而穷极于西厢，其亦可以杜塞黎洲之口耶？一笑！

“有美诗”又云：

携手期弦望，沉吟念陌阡。暂游非契阔，小别正流连。即席留诗苦，当杯出涕泫。茸城车辄辘，鸳浦棹夤缘。去水回香篆，归帆激矢絃。寄忧分悄悄，赠泪裹涟涟。迎汝双安桨，愁予独扣舷。从今吴榜梦，昔昔在君边。

寅恪案：此节牧斋叙河东君送其至鸳湖，返棹归松江，临别时赠诗送游黄山，俟河东君行后

乃赋千言长句，以答河东君之厚意，并致其相思之情感，及重会之希望也。此节典故皆所习见，不待征释。唯“吴淞”一辞，自出楚辞九章“涉江”“齐吴淞以击汰”之语，但牧斋实亦兼取王逸注“自伤去朝堂之上，而入湖泽之中也”之意。用此作结，其微旨可以窥见。前引黄梨洲“薑山启彭山诗稿序”谓“虞山求少陵于排比之际，皆其形似，可谓不善学唐”（参南雷文案柒“前翰林院庶吉士韦庵鲁先生墓志铭”），读者若观此绮怀之千言排律，篇终辞意如此，可谓深得浣花律髓者，然则太冲之言殊非公允之论矣。

第四章 河东君过访半野堂及其前后之关系（十二）

牧斋自崇祯十四年正月晦日即正月廿九日鸳鸯湖舟中赋有美诗后，至杭州留滞约二十余日之久始往游齐云山，游程约达一月之时间，最后访程孟阳于长翰山居不遇，乃取道富春，于三月廿四日过严子陵钓台，直至六月七日始有“迎河东君于云间，喜而有述”之诗。据此牧斋离隔河东君约经四月之久，始复会合也。此前一半之时间牧斋所赋诸诗皆载于实逮集及东山酬和集，但此后一半之时间则所作之诗未见著录。以常理论之，按诸牧斋平日情事，如此寂寂，殊为不合。就前一期中牧斋所甚有关系之人及在杭州时之地主汪然明言之，牧斋诗中绝不见汪氏踪迹。考春星堂诗集肆闽游诗纪第壹题为“暮春辞家闽游，途中寄示儿贞士继为昌”，然则然明之离杭赴闽访林天素在崇祯十四年三月，此年二三月间牧斋实在杭州，且寓居汪氏别墅。牧斋此时所作诗中未见汪氏踪迹者，或因然明此际适不在杭州，或因汪氏虽亦能篇什，但非牧斋唱酬之诗友，汪氏虽在杭州有所赋咏，牧斋亦不采录及之，故此前一时期中无汪氏踪迹，尚可理解。至若后一时期既达

两月之久，而牧斋不著一诗，当必有故，今日未易推知。

检陈忠裕全集壹肆三子诗稿有“孟夏一日禾城遇钱宗伯，夜谈时事”五言律诗二首，按卧子自撰年谱上崇祯十四年辛巳条云：“是岁浙西大旱，漕事迫，嘉之崇德、湖之德清素顽梗，属年饥，益不办。大中丞奉旨谴责，令予专督崇德，而自督德清。予疏剔月余，遂与他邑相后先矣。”然则牧斋于辛巳三月廿四日过钓台经杭州，于四月朔日即在嘉兴遇见卧子。自三月廿四日至四月初一日其间时日甚短，故知牧斋此次由黄山返家行色匆匆，与前之往游新安从容留滞者绝不相同，盖牧斋因河东君之不愿同游，独自归松江，恐有变化，于是筹画经营不遗余力，终于经两月之时间遂大功告成矣。卧子此时不知是否得知河东君过访半野堂之消息，但牧斋于此际遇见卧子，其心中感想若何虽未能悉，然钱陈皆一时能诗之人，卧子既有篇什，牧斋不容缺而不报，今初学集中此时之诗独不见卧子踪迹者，当是牧斋不欲卧子之名著录于此际，转致有所不便耶？卧子此题二首之一有句云“山川留谢傅”，殊不知河东君访半野堂初赠诗有“东山葱岭莫辞从”句，陈柳两诗语意不谋而合，可笑也。

又检陈忠裕全集壹捌湘真阁稿“赠钱牧斋少宗伯”五言排律云：“明主终收璧，宵人失要津。

南冠荣袞绣，北郭偃松筠。艰险思良佐，孤危得大臣。东山云壑里，早晚下蒲轮。”此诗作成之时日未能确定，但既有“南冠”“北郭”一联，则至早不能在牧斋因张汉儒诬讦被逮至北京入狱经年得释归里以前，即崇祯十一年冬季以前。据卧子自撰年谱上崇祯十二年己卯条云：“季秋覃除。”十三年庚辰条略云：“三月北发。六月就选人，得绍兴司李。七月南还。八月奉太安人携家渡钱塘。”则此诗有作于崇祯十二年或十三年之可能。更考初学集壹柒移居诗集崇祯十三年庚辰八月所作永遇乐词“十六夜见月”云“天公试手，浴堂金殿，瞥见清明时节”句下自注云：“时中朝新有大奸距脱之信。”据明史壹壹拾宰辅年表崇祯十三年六月薛国观致仕。国观乃温体仁党，夙与东林为敌，（参明史贰伍叁薛国观传并详牧斋永遇乐词钱曾注。）牧斋所谓大奸当指韩城而言，卧子诗“宵人失要津”或即兼指温薛辈，盖温薛皆去，牧斋可以起用矣。

又牧斋永遇乐词尚有“十七夜”一首云：“生公石上，周遭云树，遮掩一分残阙。”似牧斋此时亦游寓苏州。但初学集肆叁保砚斋记略云：“保砚斋者，戈子庄乐奉其先人文甫所藏唐式端砚以诒其子棠，而以名其斋也。戈子携其子过余山中，熏沐肃拜而请为之记。崇祯庚辰中秋记。”则崇祯十三年中秋日牧斋犹在常熟，是否

十七日即至苏州尚难确知，假定其实至苏州者，卧子赠诗自应同在吴苑矣。更检杜于皇濬变雅堂诗集壹载“奉赠钱牧斋先生”五古一首，不知何时所作，唯诗中有句云：“何期虎丘月，一沃龙门雨。”此首前一题“半塘”云：“虎丘连半塘，五里共风光。此时素秋节，远胜三春阳。西风埽不尽，满路桂花香。”故知茶村于中秋前后在虎丘遇见牧斋，或即是崇祯十三年秋季与卧子赋赠牧斋诗同时同地。盖杜氏与几社名士本具气类之雅（见变雅堂集伍“送朱喬三之任松江序”及杜登春“社事本末”），殊有同时同地赋诗以赠党社魁首之可能也。俟考。

总而言之，钱陈两人交谊如此笃挚，当日牧斋应有诗书以答卧子厚意，后来刻初学集删去不录，亦与删去酬答卧子禾城赠诗同一事例，似因避去柳陈关系之嫌所致。此点若非出自牧斋，则必由于瞿稼轩之主张。瞿氏于此未免拘泥春秋“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之旨（见春秋公羊传闵公元年），遂为师母讳耶？

复检杜登春社事本末略云：

是时乌程（指温体仁）去位，杨（嗣昌）薛（国观）相继秉国钧，西铭（指张溥）中夜不安，唯恐朝端尚以党魁目之也。计非起复宜兴（指周延儒）终是孤立之局，乃与钱蒙叟（谦益）项水心（煜）徐勿斋（汧）马素修（世奇）

诸先生谋于虎邱石佛寺。遣干仆王成貽七札入选君吴来之先生昌时邸中。时吴手操朝柄，呼吸通帝座，而辇毂番子密布，内外线索难通，王成以七札熟读，一字一割，杂败絮中，至吴帐中，为簑衣裌法，得达群要。此辛巳二月间事。于是宜兴以四月起，（寅恪案：明史壹壹拾宰辅年表崇祯十四年辛巳栏载：“延儒二月召，九月入。”同书叁佰捌奸臣传周延儒传云：“崇祯十四年二月诏起延儒。九月至京，复为首辅。”杜氏“四月”之语，误。）而西铭即以四月暴病云殂。

寅恪案：牧斋与张项徐马谋于虎丘石佛寺，杜氏虽未确言何时，以当日情势推之，或即在崇祯十三年中秋前后，亦即卧子茶村赋诗赠牧斋之时也。俟考。

至于钱陈两人论诗之宗旨，虽非所欲详论，然亦可略引牧斋之言以见一斑。有学集肆柒“题徐季白卷后”略云：“余之评诗，与当世觝牾者，莫甚于二李及弇州。二李且置勿论，弇州则吾先世之契家也。余发覆额时，读前后四部稿皆能成诵，暗记其行墨。今所谓晚年定论者，皆举扬其集中追悔少作与其欲改正之言，勿误后人之语，以戒当世之耳论日食、刻舟胶柱者，初非敢凿空杜撰、欺诬先哲也。云间之才子如卧子舒章，余故爱其才情，美其声律，惟其渊源流别各有从来，余亦尝面规之，而二子亦不以为耳瑱。采诗

之役，未及甲申以后，岂有意刊落料拣哉？如云间之诗，自国初海叟诸公以迄陈李，可谓盛矣。”据此可知牧斋虽与卧子舒章论诗宗旨不同，然亦能赏其才藻，不甚诋诮。卧子舒章二人亦甚推重牧斋，观卧子此次在嘉兴赠牧斋之诗及陈忠裕全集壹捌湘真阁集“赠钱牧斋少宗伯”五言排律，又卧子安雅堂稿壹捌壬午冬“上少宗伯牧斋先生书”，并卧子自撰年谱上崇祯十年丁丑条述牧斋稼轩由苏被逮至京事其略云“予与钱（谦益）瞿（式耜）素称知己。钱瞿（被逮）至西郊，朝士未有与通者。予欲往见，仆夫曰：较事者耳目多，请微服往。予曰：亲者无失其为亲，无伤也。冠盖策马而去，周旋竟日乃还。其后狱益急，予颇为奔奏，闻于时贵。”等可为例证。

至于舒章，则有一事关涉钱柳，疑问殊多，颇堪玩味。舒章蓼斋集叁伍“与卧子书”第贰通略云：

昔诸葛元逊述陆伯元语，以为方今人物凋尽，宜相辅车，共为珍惜，不欲使将进之徒意不欢笑。弟反复此言，未尝不叹其至也。但以迩来君子之失，每不尚同，自托山藪，良非易事。故弟欲少加澄论，使不至于披猖。是以对某某而思公叔之义，见某某而怀仲举之节。谈议之间，微有感慨，非好为不全之意，见峰岨于同人也。某某才意本是通颖，而媚情嫖母，遂致纷纷。谤议

之来，不在于虞山，而在于武水。弟欲大明其不然，而诸君亦无深求者，更无所用解嘲之语耳。春令之作，始于辕文。此是少年之事，而弟忽与之连类，犹之壮夫作优俳耳。

寅恪案：前第叁章论春令问题中已略引及舒章此书。据卧子年谱推测，舒章作此书时当在崇祯十年卧子将由京南旋之际。书中所谓“虞山”乃指牧斋，自不待言。“武水”疑指海盐姚叔祥士粦。（可参初学集壹柒移居诗集“姚叔祥过明发堂共论近代词人，戏作绝句十六首”。）据舒章之语，则对于牧斋殊无恶意，可以推见。所可注意者，舒章所谓“才意通颖”之某某，究属谁指？其所“媚情”之“嫖母”又是何人？据李书此节下文即接以春令问题，似此两事实有关联，即与河东君有关也。前第叁章引钱肇鳌质直谈耳谓河东君“在云间，则宋辕文李存我陈卧子三先生交最密”，钱氏之语必有根据，但关于李待问一节材料甚为缺乏，或者此函中“才意通颖”之“某某”即指“问郎”而言耶？以舒章作书之年月推之，谓所指乃存我在此时间与河东君之关系，似亦颇有可能。若所推测者不谬，则舒章以“嫖母”目河东君，未免唐突西子，而与牧斋有美诗“输面一金钱”之句用西施之典故以誉河东君之美者，实相违反矣。一笑！

牧斋此次之游西湖及黄山，不独与河东君本

有观梅湖上之约，疑亦与程松圆有类似预期之事。据前引河东君与汪然明尺牋第叁拾通云：“弟方耽游蜡屐，或至阁梅梁雪，彦会可怀。不尔，则春怀伊迳，薄游在斯，当偕某翁便过通德，一景道风也。”考此札之作当在崇祯十三年庚辰冬季，此时松圆亦同在牧斋家中，颇疑牧斋因松圆此际正心情痛苦，进退维谷，将离虞山归新安之时特作此往游西湖及黄山之预约，以免独与新相知偕行而不与耦耕旧侣同游之嫌，所以聊慰平生老友之微意，未必迟至崇祯十四年辛巳春间始遣人持书远至新安作此预约也。

但检初学集肆陆“游黄山记序”略云：“辛巳春余与程孟阳订黄山之游，约以梅花时相寻于武林之西溪。逾月而不至。余遂有事于白岳，黄山之兴少阑矣。壬午孟陬虞山老民钱谦益序。”及有学集壹捌“耦耕堂诗序”略云：“崇祯癸未十二月吾友孟阳卒于新安之长翰山。又十二年，岁在甲午，余所辑列朝诗集始出。初辛巳春，约游黄山，首途差池，归舟值孟阳于桐江。篝灯夜谈，质明分手，遂泫然为长别矣。”黄山记作于崇祯十五年正月，耦耕堂序作年虽不详，亦在孟阳既卒十二年以后，皆牧斋事后追忆之笔。两序文意，若作预约孟阳于辛巳春为黄山之游，而非于辛巳春始作此约，则与当日事理相合。然绎两序文之辞语，似于辛巳春始作此约者，恐是牧斋事

后追忆，因致笔误耳。或者牧斋当崇祯十三四年冬春之间，新知初遇，旧友将离，情感冲突，心理失常之际，作游黄山记时正值河东君患病甚剧，作耦耕堂诗序时抚今追昔，不胜感慨，此等时间精神恍惚，记忆差错，遂有如是之记载耶？至若游黄山记之一云：“二月初五日发商山，初七日抵汤院。”证以初学集壹玖“东山诗集贰”下注“起辛巳三月，尽一月”之语，则此记“二月”之“二”字乃是“三”字之讹，固不待辨也。

复次，孟阳与牧斋之关系其详可于两人之集中见之，兹不备论，但其同时人，如前第叁章引朱鹤龄愚庵小集“与吴梅村书”载宋辕文深鄙松圆，称为牧斋之“书佣”，后来文士如朱竹垞论松圆诗，亦深致不满。兹略录朱氏之言，以见三百年来评论松圆诗者之一例。

明诗综陆伍所选程嘉燧诗附诗话云：

孟阳格调卑卑，才庸气弱，近体多于古风，七律多于五律。如此伎俩，令三家村夫子诵百翻兔园册即优为之，奚必读书破万卷乎？牧斋尚书深惩何李王李流派，乃于明三百年中特尊之为诗老。六朝人语云：“欲持荷作柱，荷弱不胜梁。欲持荷作镜，荷暗本无光。”得无类是欤？姑就其集中稍成章者，录得八首。

夫松圆之诗固非高品，自不待言，但其别裁

明代之伪体，实亦有功。古今文学领域至广，创作家与批评家各有所长，不必合一，松圆可视为文学批评家，不必为文学创作者，竹垞所言固非平情通识之论也。

松圆与牧斋两人平生论诗之旨极相契合一点，兹姑不论，唯就崇祯十三四年冬春之间两人之交谊言之，则殊觉可笑可怜。松圆本欲徇例往牧斋家度岁，忽遇见河东君在虞山，遂狼狈归里。牧斋又约其于西湖赏梅，松圆因恐河东君亦随往，故意负约不至杭州。俟牧斋独游新安，访孟阳于长翰山居，孟阳又复避去，盖未知河东君是否同来之故。及牧斋留题于山居别去之后，松圆返家，始悉河东君未随来游，于是追及牧斋于桐江，留此最后之一别。噫！年逾七十垂死之老翁跋涉奔驰，藏头露尾，有如幼稚之儿童为捉迷藏之戏者，岂不可笑可怜哉？牧斋固深知孟阳之苦趣，于孟阳卒后，其诗文中涉及孟阳者则往往追惜于桐江之死别，情感溢于言表。由今观之，牧斋内心之痛苦抑又可推见矣。

牧斋此次即崇祯十四年二月之大部份时间滞留杭州，其踪迹皆于初学集壹捌东山诗集壹寓杭州诸诗中推寻得之。检此集此卷所载诸诗，自“有美诗”后至“余杭道中望天目山”，只就牧斋本人所作而河东君和章不计外，共得九题。取东山酬和集贰所载牧斋之诗参较，则初学集所载多

东山酬和集五题，盖此五题之所咏皆与河东君无关故也。但此五题虽与河东君无关，然皆牧斋崇祯十四年二月留滞杭州所作，在此时间，牧斋既因河东君之未肯同来，程松圆复不愿践约，失望之余，无可奈何之际，只得聊与当时当地诸人作不甚快心满意之酬酢，实与此时此地所赋有关河东君诸诗出于真挚情感者，区以别矣。此类酬应之作原与本文主旨无涉，自可不论，唯其中亦略有间接关系，故仅就其题中之地或人稍述之，以备读者作比较推寻之资料云尔。

初学集壹捌东山诗集壹“栖水访卓去病”云：

（诗略。）

寅恪案：有学集叁贰“卓去病先生墓志铭”略云：“去病姓卓氏，名尔康，杭之塘西里人。”又光绪修唐栖志贰山水门“官塘运河”条云：“下塘在县之东北，泄上塘之水，受钱湖之流，历五林唐栖，会于崇德，北达漕河，故曰新开运河。”据此知牧斋于崇祯十四年正月晦日即廿九日在鸳鸯舟中赋有美诗后，当不易原来与河东君同乘之舟，直达杭州，初次所访之友人即“杭之塘西里人”卓去病。后此九年，即顺治七年，牧斋访马进宝于婺州，途经杭州，东归常熟，有学集叁庚寅夏五集“西湖杂感”序云“是月晦日记于塘栖道中”，亦由此水道者，盖吴越往来所必经也。

“夜集胡休复庶尝故第”云：

惟余寡妇持门户，更倩穷交作主宾。

寅恪案：此两句下，牧斋自注云：“休复无子，去病代为主人。”又初学集捌壹载“为卓去病募饭疏”一文列于“书西溪济舟长老册子”及“追荐亡友绥安谢耳伯疏”后，故知此三文当为崇祯十四年二月留滞杭州同时所作也。休复名允嘉，仁和人，事迹见光绪修杭州府志壹肆肆文苑传壹。

“西溪郑庵为济舟长老题壁”云：

频炷香灯频扫地，不掸佛法不谈诗。落梅风里经声远，修竹阴中梵响迟。

寅恪案：初学集捌壹“书西溪济舟长老册子”略云：

献岁拿舟游武林，泊蒋村，策杖看梅，遍历西溪法华，憩郑家庵，济舟长老具汤饼相劳。观其举止朴拙，语言笃挚，宛然云栖老人家风也。口占一诗赠之，有“频炷香灯频扫地，不掸佛法不谈诗”之句，不独倾倒于师，实为眼底禅和子痛下一钳锤耳。师以此地为云栖下院，经营数载，未溃于成，乞余一言为唱导。辛巳仲春聚沙居士书于蒋村之舟次。

光绪修杭州府志叁伍寺观贰“古法华寺”条云：

在西溪之东，法华山下。明隆万间，云栖株宏以云间郑昭服所舍园宅为常住，址在龙归径北，约八亩有奇。初号云栖别室，俗名郑庵。崇祯（六年）癸酉秋郡守庞承宠给额称古法华寺。

此条下附吴应宾（吴氏事迹见明诗综伍伍及明诗纪事庚壹伍等）“古法华寺记”云：

古杭法华山有云栖别院者，乃云间青莲居士郑昭服所施建也。居士归依莲大师，法名广瞻，雅发大愿，将昔所置楼房宅舍山场园林若干，施与弥天之释，为布地之金。大师命僧济舟等居焉。青莲弃世，其子文学食贫，而此永为法华道场。众请郡守庞公承宠捐金给额，改为古法华寺，济舟乞余言以纪其事。

前论牧斋崇祯庚辰冬至日示孙爱诗，已引此“书济舟册子”之文上一节，痛斥嘉禾门人所寄乞叙之某禅师开堂语录，兹不重录。济舟虽为能守“云栖老人家风”之弟子，且能求当世文人为之赋诗作记，似亦一风雅道人，但据牧斋此文下一节所描绘，则殊非具有学识、贯通梵典之高僧，今忽为之赋诗，并作文唱导募化，未免前后自相冲突，遂故为抑扬之辞，藉资掩饰，用心亦良苦矣。噫！牧斋当此时此地，河东君未同来，程松圆不践约，孤游无俚，难以消遣之中，不得已而与此老迈专事念佛之僧徒往来酬酢，其羁旅寂寞之情况今日犹能想见。所咏之诗亦不过借以解嘲

之语言，其非此卷诸诗中之上品，无足怪也。

“西溪湖水看梅，赠吴仁和”云：

（诗略。）

寅恪案：吴仁和者，当时仁和县知县吴坦公培昌也。光绪修杭州府志壹佰贰职官肆仁和县知县云：“吴培昌，华亭人，进士，（崇祯）十一年任。胡士瑾，贵池人，进士，（崇祯）十五年任。”又陈忠裕全集壹陆湘真阁集“寄仁和令吴坦公”七律，题下附考证可互参。卧子寄坦公诗有句云：“常严剑佩迎朝贵，更饬厨传给隐沦。”可谓适切坦公当日忙于送往迎来之情况。若牧斋者，以达官而兼名士，正处于朝贵隐沦之间，宜乎有剑佩之迎、厨传之给也。

“横山题江道闇蝶庵”云：

疏丘架壑置柴关，冢笔巢书断往还。尽揽烟峦归几上，不教云物到人间。萧疏屋宇松头石，峭蒨风期竹外山。莫殢蝶庵成蝶梦，似君龙卧未应闲。

寅恪案：江道闇本末未详，俟更考。但检马元调横山游记（下引各节可参光绪修杭州府志叁拾古迹贰“横山草堂”条及所附江元祚“横山草堂记”）卷首崇祯十年夏五月自序略云：

武林余所旧游，未闻有横山焉者。今年春偶

来湖上，一日梦文陆子历叙此中读书谈道之士为余所未见者六七人。余因请六七人室庐安在？梦文谓诸子近耳，独江道闇邦玉在黄山深处。然言黄山，不言横山。（寅恪案：江元祚文云“黄山旧名横山，土音呼横为黄，遂相传为黄山”等语，可供参证。）

同书“楼西小瀑”条云：

返乎竹浪（居），而道闇适自城中归蝶庵。亟来晤，相见恨晚。抗言往昔，谈谐间发，极尔清欢，夜分乃歇。

同书“白龙潭”条云：

（四月）廿八日早起即问白龙潭，邦玉谓草深竹密，宜俟露晞。乃先走蝶庵，访道闇。蝶庵者，道闇藏修精舍，径在绿香亭外。沿溪得小山口，绿阴沉沉，编荆即是。秀竹千竿，掩映山阁。历磴连呼，衡门始豁。升堂坐定，寂如夜中，仰看屋梁，大字凡四：“读书谈道”。心胸若披，乐哉斯人，饮水当饱。

同书卷末载崇祯十年丁丑小寒日勾甬万泰跋略云：

自邦玉氏诛茅结庐，一时名流多乐与之游，而人始知有横山。会同人江子道闇挈妻子读书其中，因得偕陆子文虎（彪）策杖从之。

可知江道闇为杭州名士无疑，而马氏游记关于蝶庵之叙述，尤可与钱诗相印证也。至马万二氏所言之邦玉，或即作“横山草堂记”之江元祚。但牧斋此次游横山之诗什不及邦玉之名与其园林之胜，殊不可解，今亦未悉其本末并与道闇之关系，当再详检。

光绪修杭州府志叁叁名胜门“西溪探梅”条云：

由松木场入古荡溪，溪流浅狭，不容巨舟。自古荡而西至于留下，并称西溪。曲水周环，群山四绕，名园古刹，前后踵接，又多芦汀沙渚，重重隔断，略约通行，有舆马不能至者。其地宜稻宜蔬宜竹，而独盛于梅花，盖居民以为业，种梅处不事杂植，且勤加修护，本极大而有致。又多临水，早春时沿溪泛舟而入，弥漫如香雪海。

沈德潜等辑西湖志纂壹叁“西溪胜迹”云：

西溪溪流深曲，受余杭南湖之浸，横山环之，凡三十六里。

牧斋留滞杭州时间几达一月之久，其踪迹似未越出西溪横山之区域，号为赏花，实则怀人，于无可奈何之际，当亦寻访名胜，愁对隐沦。凡此诸人诸地，并不能惊破其罗浮酣梦也。

钱氏此次之游杭州，共得诗九首，直接及间接有关于梅花者凡六首，其中二首一为当地寺

僧、一为当地官吏而作，可不计外，余四首实皆为河東君而赋也。观梅之举本约河东君同行，河东君既不偕游，于是牧斋独对梅花，远怀美人，即景生情，故此四首咏梅之作悉是河东君之写真矣。

东山酬和集贰牧翁“西溪永兴寺看绿萼梅有怀”（寅恪案：初学集壹捌此题下多“梅二株繆虬可爱，是冯祭酒手植”十三字）云：

略约缘溪一径斜，寒梅偏占老僧家。共怜祭酒风流在，未惜看花道路赊。绕树繁英团小阁，回舟玉雪漾晴沙。道人未醒罗浮梦，正忆新妆萼绿华。

河东“次韵永兴看梅见怀之作”云：

乡愁春思两敲斜，那得看梅不忆家。折赠可怜疏影好，低回应惜薄寒赊。穿帘小朵亭亭雪，养月流光细细沙。欲向此中为阁道，与君坐卧领芳华。

寅恪案：西湖志纂壹叁西溪胜迹门“永兴寺”条引西湖梵隐志（参光绪修杭州府志叁伍寺观贰“永兴寺”条）云：“明万历初冯梦桢太史延僧真麟新之，手植绿萼梅二本，题其堂曰二雪。”然则杭州之梅花以西溪永兴寺冯具区所植之绿萼梅为最有名，牧斋此次游杭州看梅历时颇久，而多在西溪者即由于此，何况汪然明别墅亦

在此间。赏今日梅花之盛放，忆昔时美人之旧游，对景生情，更足增其诗兴也。

夫古来赋咏梅花之篇什甚多，其以梅花比美人者亦复不少。牧斋博学能诗，凡所吟咏，用事皆适切不泛，辞意往往双关，读者若不察及此端，则于欣赏其诗幽美之处尚有所不足也。

上录七律所用故实，初视之亦颇平常，不过龙城录赵师雄罗浮梦事并苏子瞻和杨公济梅花诗（见东坡集壹捌“次韵杨公济奉议梅花十首”及“再和杨公济梅花十绝”）及高季迪“梅花诗”（见高启青丘集壹伍“梅花”七律九首之一）等出处耳。但细绎之，则龙城录中云“赵师雄于松林间见一女人，淡妆素服。”（寅恪案：今所见龙城录诸本皆作“女人”，惟佩文斋增补阴氏韵府群玉拾灰韵“梅”下引龙城录，“女人”作“美人”。疑阴氏所见本作“美人”也。）及高诗“月明林下美人来”之句，皆以昔时“美人”两字之古典确指今日河东君之专名，其精当不移有如此者。

又前论牧斋“冬日同如是泛舟”诗“莫为朱颜叹白头”句引顾公燮消夏闲记等书，足证河东君皮肤之白。永兴寺冯开之所植之双梅乃绿萼梅，故署其堂曰二雪。凡梅之白花者，其萼色绿。范成大范村梅谱“绿萼梅”条（见涵芬楼本说郛柒拾并参博古斋影印百川学海本）云：“绿萼梅，凡梅花跗蒂皆绛紫色，惟此纯绿，枝梗亦青，特为清

高。好事者比之九嶷仙人萼绿华。京师艮岳有萼绿华堂，其下专植此本，人间亦不多有，为时所贵重。”故牧斋取此眼前相对之白梅以比远隔他乡美人之颜色，已甚适切，复借永兴寺之绿萼梅以譬真诰中神女之萼绿华（见真诰壹运象篇第壹萼绿华诗），即河东君，尤为词旨关联、今古贯通。牧斋此诗“道人未醒罗浮梦，正忆新妆萼绿华”两句，可谓佳语妙绝天下矣。

抑更有可论者，“新妆”二字亦有深意。李太白诗（见全唐诗第叁函李白肆“清平调词”三首之二）云：“借问汉宫谁得似，可怜飞燕倚新妆。”据顾云美河东君传云：“君为人矮小，结束俏丽。”则河东君可比赵飞燕，而与肥硕之杨玉环迥异。寅恪初读牧斋此诗，未解“新妆”二字之用意，一夕默诵太白诗，始恍然大悟，故标出之，以告读者。

河东君和作初学集不载，或是以所作未能竞胜牧斋原诗之故。其诗结语云：“欲向此中为阁道，与君坐卧领芳华。”当出王摩诘诗“阁道回看上苑花”之句。（见全唐诗第贰函王维肆“奉和圣制从蓬莱向兴庆阁道中留春雨中春望之作应制”七律。）盖牧斋原作与右丞之作同韵，岂河东君因和牧斋之故，忆及王诗，遂有“阁道”之语耶？

东山酬和集贰牧翁“二月九日再过永兴看

梅，梅花烂发，仿佛有怀。适仲芳以画册索题，遂作短歌，书于纸尾”（寅恪案：初学集壹捌东山诗集壹“仲芳”上有“吾家”二字）云：

西溪梅花千万树，低亚凝香塞行路。永兴两树最绰约，素艳孤荣自相顾。飘黄拂绿傍香楼，春寒日暮含清愁。依然翠袖修林里，遥忆美人溪水头。徙倚沉吟正愁绝，见君画册思飘瞥。开怀落落生云山，触眼纷纷缀香雪。羡君画高神亦闲，趣在苍茫近远间。仲圭残墨泼武水，子久粉本留虞山。我将梅花比君画，月地云阶吐光怪。乞君挥洒墨汁余，向我萧闲草堂挂。草堂深柳净无尘，淡墨疏窗会赏真。还将玉雪横斜意，举似凌风却月人。

寅恪案：仲芳者，钱棨之字。光绪修嘉善县志贰贰（参光绪修嘉兴府志伍伍钱棨传）略云：钱棨字仲芳，崇祯十五经魁。构园曰萧林，种梅百本。晚岁键户谢客，著书大滌山，赋诗作画。年七十八卒。

牧斋此诗以花比人，辞语精妙，自不待言，而“遥忆美人溪水头”乃一篇之主旨也。至其结语云：“乞君挥洒墨汁余，向我萧闲草堂挂。草堂深柳净无尘，淡墨疏窗会赏真。还将玉雪横斜意，举似凌风却月人。”其欲贮河东君于金屋之意情见乎辞矣。牧斋此诗后未载河东君和章，盖河东君此时已不作长句古诗。其所以如此之故，

今未敢妄测，然必不可以朱竹垞之论程松圆者论河东君，则可断言也。（见明诗综陆伍程嘉燧条。）

更有可论者，光绪修常昭合志稿肆肆艺文“闺秀遗著”云：“河东君诗文集十二卷。梅花集句三卷。柳隐，钱受之副室。”河东君文集十二卷未见，不知内容如何，但据从胡文楷君处钞得之三卷本梅花集句题云：“我闻室梅花集句。河东柳是如是氏集。”今检列朝诗集闰伍集句诗类载童琥小传云：“琥字廷瑞，兰溪人，有草窗梅花集句三卷，凡三百有十首。”牧斋选廷瑞梅花集句诗共六首，取三卷之钞本校之，则牧斋所选者悉在其中，惟有数字不同耳，由此言之，可证所谓河东君集本实廷瑞所集，至何以误为出自河东君，则殊难考知。但检初学集壹叁试掸诗集有“戏书梅花集句诗”七绝一首题下自注云：“本朝沈行童琥集，各三百余首。”牧斋此诗作于崇祯十一年，可证牧斋在河东君未访半野堂前家中早已藏有廷瑞集句，河东君既归牧斋之后，曾手钞其本，或题署书名，或加钤图记，后人不察，遂误认为河东君所集耶？方志记载错误，因恐辗转传讹，特附订正之于此。

东山训和集贰牧翁“横山汪氏书楼”云：

（诗见前论河东君尺牋第壹通所引，今不重录。）

寅恪案：前论河东君尺牋第壹通谓河东君于崇祯十二年游杭时曾借居汪氏别墅，即此诗之“横山汪氏书楼”也。牧斋此次游杭州本约河东君同行，疑其且欲同寓汪氏别墅，不意河东君未能同游，故牧斋于此深有感触。其用“琴台”之典，以司马相如自比，并以卓文君比河东君，实取杜工部集壹壹“琴台”五律所云“茂陵多病后，尚爱卓文君。酒肆人间世，琴台日暮云。野花留宝靥，蔓草见罗裙。归凤求皇意，寥寥不复闻”之意。又以“云”为河东君之名，并用子美诗“片云何意傍琴台”之句（见杜工部集壹壹“野老”七律），糅合江文通杂体诗“体上人”诗“日暮碧云合，佳人殊未来”辞意（见文选叁壹），构成此诗七八两句，甚为精巧。钱遵王止注“碧云”之出处，殊不赅备，盖未能了解牧斋文思之微妙。牧斋前于崇祯十三年冬答河东君过访半野堂初赠诗有“文君放诞想流风”之句，亦即赋此诗时之意也。

东山酬和集贰牧翁“二月十二春分日横山晚归作”（寅恪案：郑氏近世中西史日表指崇祯十四年辛巳二月十日春分，与牧斋诗题不合）云：

杏园村店酒旗新，度竹穿林踏好春。南浦舟中曾计日，西溪楼下又经旬。残梅糝雪飘香粉，新柳含风漾曲尘。最是花朝并春半，与君遥夜共芳辰。

河东“次韵”云：

年光诗思竞鲜新，忽漫韶华逗晚春。止为花开停十日，已怜腰缓足三旬。枝枝媚柳含香粉，面面夭桃拂软尘。回首东皇飞辔促，安歌吾欲撰良辰。

寅恪案：此题除前于河东君尺牋第壹通所论者外，尚有可言者，即钱诗“南浦舟中曾记日，西溪楼下又经旬”与柳诗“止为花开停十日，已怜腰缓足三旬”两联互相印证是也。牧斋送河东君由虞山返茸城，于崇祯十四年元夕抵虎丘，河东君又送牧斋自苏州至鸳湖，然后别去，独返松江，计其由虞山出发之时，至是年花朝盖已一月矣。受之此次游杭州、赏梅花，当即寄寓汪然明横山别墅，自抵杭州至赋此诗时已阅旬日。江文通“别赋”云：“送君南浦，伤如之何！”（见文选壹陆并此句李善注引楚辞九歌“河伯”曰：“子交手兮东行，送美人兮南浦。”寅恪案：王逸楚辞注云：“子谓河伯也。言屈原与河伯别，子宜东行，还于九河之居，我亦欲归也。”又文选“别赋”五臣注张铣曰：“送君送夫也。南浦，送别之处。”皆可与钱柳诗互证通用。）故钱诗此联上句即柳诗此联下句。又“腰缓”之句，是出文选贰玖古诗十九首之一“相去日已远，衣带日已缓。”（并可参李善注引古乐府歌曰：“离家日趋远，衣带日趋缓。”）不过古诗乃女思男之辞，河东君借用其语句以指牧斋，非古诗作者本旨

也。若就宋人诗余言之，牧斋当如柳耆卿之“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见乐章集蝶恋花），而河东君当如史邦卿之“讳道相思，偷理绡裙，自惊腰衩”（见梅溪词三姝媚），始为合理。否则，牧斋岂不成为单相思？一笑！其后来刻初学集删去河东君和作，殆由柳诗微有语病之故耶？至柳诗七八两句出楚辞九歌东皇太一“吉日兮辰良，穆将愉兮上皇”及“疏缓节兮安歌”，自是人所习知，不待多论。

第四章 河东君过访半野堂及其前后之关系（十三）

又初学集陸“游黄山记”序云：

辛巳春余与孟阳订黄山之游，约以梅花时相寻于武林之西溪，逾月不至。余遂有事于白岳，黄山之兴少阑矣。徐维翰书来劝驾，读之两腋欲举，遂挟吴去尘以行。吴长孺为戒車马，庀糗脯，子含去非群从相向怂恿，而皆不能从也。

寅恪案：牧斋此次本拟偕河东君同行，又期程松圆于杭州，与美人诗老共作湖山之游，洵可称赏心乐事。岂意河东君中途返回松江，而松圆又迟行后期，于是不得已挟吴去尘为伴以游黄山。去尘者，列朝诗集丁壹伍吴布衣拭小传（参明诗综柒壹吴拭小传及光绪修常昭合志稿肆拾游寓吴拭传，又春星堂集壹不系园集亦载吴氏诗）略云：“拭字去尘，居新安之上山。宗族多富人，去尘独好读书鼓琴，游名山水。仿易水法制墨，遇通人文士，倒囊相赠，富家翁厚价购之，辄大笑曰：勿以孔方兄辱吾客卿也。（寅恪检徐康前尘梦影录上“虞山钱牧斋有蒙叟墨”条载牧斋门生歙人吴闻礼闻诗兄弟，为牧斋制“为天下式”及“秋水閣”墨事，可供参考。）坐此益大困。

耳聋头眩，为悍妇所逐，落魄游吴门。遇乱，死虞山舟中。毛子晋为收葬之。”然则牧斋此行虽无罗浮之新艳，犹有谿廌之古香，陶诗云“慰情聊胜无”，牧斋于此亦可怜矣。

牧斋所选去尘诗，不及竹垞所选者之佳。吴氏既能诗，又生长黄山，此次伴牧斋同游当有篇什，何以牧斋游黄山诸诗既不附录吴作，诗题中亦未道及其名字，颇觉可怪。岂此时牧斋心中专注河东君一人，其余皆不顾及，亦如其“书西溪济舟长老册子”所言者耶？（见初学集捌壹。）竹垞所选去尘诗中有“无题和门生”二首，诗颇佳，其中所言未敢妄测，但两首起句皆有“云”字，颇可玩味，特附录之，以俟好事者之参究。

诗云：

海外云生碧浪阴，赭鳞苍雁总浮沉。寥寥天汉双星小，寂寂梨花一院深。贞玉有光还易见，明珠无定杳难寻。轻鸾欲绣愁无力，除是灵芸七孔针。

巫山远在暮云中，愁隔春灯一点红。莫道金刀难剪水，须知纨扇也惊风。化为蝴蝶飞才并，除是鸳鸯睡不同。最是游丝无赖甚，又牵春去过墙东。

东山酬和集贰牧翁“陌上花乐府，东坡记吴

越王妃事也。临安道中感而和之。和其词而反其意，以有寄焉”云：

陌上花开正掩扉，茸城草绿雉媒肥。狂夫不合堂堂去，小妇翻歌缓缓归。

陌上花开燕子飞，柳条初扑曲尘衣。请看石镜明明在，忍撇妆台缓缓归。

陌上花开音信稀，暗将红泪裹春衣。花开容易纷纷落，春暖休教缓缓归。

河东“奉和陌上花三首”云：

陌上花开照板扉，鸳湖水涨绿波肥。班骓雪后迟迟去，油壁风前缓缓归。

陌上花开一片飞，还留片片点郎衣。云山好处亭亭去，风月佳时缓缓归。

陌上花开花信稀，栋花风暖扬罗衣。残花和梦垂垂谢，弱柳如人缓缓归。

寅恪案：前论牧斋所作“吴巽之持孟阳画扇索题”诗节，曾引耦耕堂存稿文下“题归舟漫兴册”云：“庚辰腊月望，海虞半野堂订游黄山。正月十六日牧翁已泊舟半塘矣。又停舟西溪，相迟半月，乃先发。余三月一日始入舟，望日至湖上，将陆行从，而忽传归耗，遂溯江逆之，犹冀一遇也。”牧斋之由杭州出发往游黄山，虽难确认为何日，但综合孟阳“又停舟西溪，相迟半

月”之语及牧斋“二月十二春分日横山晚归作”七律后既接以和东坡“陌上花”之题两点推之，则知牧斋由杭州启程必在二月下半月，其余杭道中和陌上花诗亦当在此时所作也。孟阳于崇祯十四年庚辰十二月望日定游黄山之约后，匆匆归新安。据河东君与汪然明尺牋第叁拾通“阁梅梁雪”之语，知牧斋之游杭州，实欲乘游黄山之便中途在杭州看梅。此事松圆别虞山时必已早悉，何以迟至三月一日梅花谢后始入舟往杭。然则松圆迟迟其行，扑空赴约，如捉迷藏，其故意避免与河东君相见，绝无疑义。意者，孟阳于二月半后始探知河东君仅送牧斋至鸳鸯湖即返松江，遂敢于三月一日入舟至杭州会晤牧斋，其后期之原因，实在于此，殊可笑矣。

又牧斋此诗序中所谓“和其词而反其意”者，东坡集伍“陌上花三首”序云：“父老云，吴越王妃每岁春必归临安。王以书遗妃曰：陌上花开，可缓缓归矣。”盖吴越王妃每岁必归其临安之家，故王有“陌上花开，可缓缓归”之语。今牧斋以守其法之故，正值花开之时，令河东君归其茸城之家，然深致悔恨，遂有“狂夫不合堂堂去，小妇翻歌缓缓归”、“请看石镜明明在，忍撇妆台缓缓归”及“花开容易纷纷落，春暖休教缓缓归”等句，借以寄其欲河东君来与同游之思，即所谓“用其词，而反其意”者。河东君和诗“陌上花开一片

飞，还留片片点郎衣”，即其鸳湖舟中“送牧翁之新安”诗所谓“只不得因风去，飘拂征衫比落梅”之意也。后来河东君于顺治七年庚寅和牧斋“人日示内”诗（见有学集贰秋槐榭集），其第贰首结语云“香灯绣阁春常好，不唱卿家缓缓吟”，犹涉及牧斋临安道中此诗。当庚寅人日河东君赋诗之时，牧斋既得免于黄毓祺案之牵累，所生女婴复在身侧，颇有承平家庭乐趣，所以举出陌上花之典藉慰牧斋，且用王安丰妇之语以“卿家”为言（见世说新语惑溺类“王安丰妇常卿安丰”条），三百年前闺中戏谑之情况，尚历历如睹。牧斋于顺治十三年丙申赋“茸城惜别”诗（见有学集柒高会堂诗集）叙述其与河东君之因缘，其中亦云：“陌上催归曲，云间赠妇篇。”（寅恪案：“云间赠妇篇”指文选贰肆陆士衡“为顾彦先赠妇二首”及贰伍陆士龙“为顾彦先赠妇二首”并玉台新咏叁陆机“为顾彦先赠妇二首”及陆云“为顾彦先赠妇往返四首”而言。机云兄弟皆云间人，且其诗皆夫妇赠答之作，与东山酬和集之为钱柳赠答之作者，甚相类似，于此可证牧斋用典之精切也。）据此可见钱柳二人终始不忘此“陌上花”之曲有若是者也。

东山酬和集贰牧翁“响雪阁”诗，前论河东君尺牋第捌通时已引其全文，并详释之，今不更论述。至此诗后未载河东君和作者，恐是河东君本

不喜游山，昔年作商山之游实非得已，故亦不欲于兹有所赋咏也。

东山酬和集贰牧翁“楔后五日浴黄山下汤池，留题四绝句，遥寄河东君”云：

香溪楔后试温汤，寒食东风谷水阳。却忆春衫新浴后，窃黄浅绛道家装。

山比骊山汤比香，承恩并浴少鸳鸯。阿瞞果是风流主，妃子应居第一汤。（寅恪案：初学集壹玖东山诗集贰此句下自注云：“南部新书。御汤西北角则妃子汤，余汤迤迤相属而下。”）

沐浴频看称意身，刈兰赠药想芳春。凭将一掬香泉水，嚬向茸城洗玉人。（寅恪案：初学集“嚬”作“喷”。）

齐心同体正相因，祓濯何曾是两人。料得盈盈罗袜步，也应抖擞拂香尘。

河东“奉和黄山汤池留题遥寄之作”云：

素女千年供奉汤，拍浮浑似踏春阳。可怜兰泽都无分，宋玉何由赋薄装。

浴罢汤泉粉汗香，还看被底浴鸳鸯。黟山可似骊山好，白玉莲花解捧汤。

睡眠朦胧试浴身，芳华竟体欲生春。怜君遥嚬香溪水，兰气梅魂暗着人。

旌心白水是前因，覩浴何曾许别人。煎得兰

汤三百斛，与君携手祓征尘。

寅恪案：牧斋此题及河东君和章，乃关于钱柳因缘之重要作品。盖河东君不肯与牧斋同游杭州及黄山，独自迳归松江，牧斋心中当亦知其犹豫顾虑之情，故鸳湖别后屡寄诗篇，不仅致己身怀念之思，实兼借以探河东君之意也。河东君和诗第肆首有“旌心白水是前因，覩浴何曾许别人”之句，乃对牧斋表示决心之语，想牧斋接诵此诗必大感动。阅二十年，至顺治十六年己亥，牧斋因郑延平失败欲随之入海，赋诗留别河东君，有“白水旌心视此陂”之句（见投笔集“后秋兴之三”及有学集拾红豆二集“后秋兴八首”），其不忘情于河东君此诗者如此，若仅以用左传之典、步杜诗之韵目之者，犹未达一间。苟明乎此义，则东山酬和集此题之后即接以“六月七日迎河东君于云间”之诗，便不觉其突兀无因矣。

牧斋诗第壹首“却忆春衫新浴后，窃黄浅绛道家装”，钱遵王注此诗，引薛能“蜀黄葵”诗“记得玉人春病后，道家装束厌穰时”（寅恪案：才调集壹“后”作“校”。全唐诗第玖函薛能肆此诗题“蜀黄葵”作“黄蜀葵”。诗中“春”作“初”，“后”作“起”，一作“较”），虽能知其出处，似尚未发明牧斋文心之妙。盖河东君肌肤洁白，本合于蜀先主甘后“玉人”之条件，前论钱柳“冬日泛舟”诗引顾公燮消夏闲记等书，已

详言之。即牧斋此题第叁首“嚬向茸城洗玉人”句亦是实指，并非泛用典故。又河东君于崇祯十四年辛巳春初患病，牧斋赋此诗在是年三月初八日，薛诗“春病后”或“春病校”之语尤为适切河东君此时情况也。河东君和诗“可怜兰泽都无分，宋玉何由赋薄装”两句，自用文选壹玖宋玉“神女赋”中“悦薄装，沐兰泽”之语，实寓诗卫风“伯兮”篇“自伯之东，首如飞蓬；岂无膏沐，谁适为容”之意，情思缠绵，想牧斋读此必为之魂销心醉也。

此题第贰首钱柳二人之作皆用华清池故事。全唐诗第玖函郑嵎“津阳门”诗：“暖山度腊东风微，宫娃赐浴长汤池。刻成玉莲喷香液，漱回烟浪深逶迤。”注云：“宫内除供奉两汤池，内外更有汤十六所。长汤每赐诸嫔御，其修广与诸汤不侔。甃以文瑶宝石，中间有玉莲捧汤泉，喷以成池。”全唐文陸壹贰陈鸿“华清汤池记”云：“玄宗幸华清宫。新广汤池，制作宏丽。安禄山于范阳以白玉石为鱼龙鳧雁，仍以石梁及石莲花以献。雕镌巧妙，殆非人工。上大悦，命陈于汤中，仍以石梁亘汤上，而莲花才出水际。”据此河东君“白玉莲花解捧汤”之“白玉”，实兼取陈氏记中之语，其所用典故盖有轶出牧斋诗句之外者矣。

此题第叁首牧斋诗下半两句，若依初学集作“喷”，则与郑嵎诗注相合，虽较“嚬”字为妥，

但“嚬”字出于葛洪神仙传伍“栾巴传”中“赐百官酒，又不饮，而向西南嚬之”及同书玖“成仙公传”中“先生忽以杯酒向东南嚬之”等，实与“遥”字有关。（检太平广记叁拾神仙门叁拾“张果”条云：“果常乘一白驴，日行数万里。休则重叠之，其厚如纸，置于巾箱中；乘则以水嚬之，还成驴矣。”虽非遥嚬，然亦属神仙道术，故附记于此。）黄山下之汤池与松江之横云山离隔甚远，遥遥嚬香泉，正是神通道术，傥改为“喷”字，似不甚适切。至河东君诗“怜君遥嚬香溪水”，自是兼采神仙传并刘孝标“送橘启”（见冯应榴苏文忠公诗合注贰贰“食甘”诗注所引），而不局于“津阳门”诗注也。

抑更有可论者，东坡集壹叁“食甘”诗：“清泉蔌蔌先流齿，香雾霏霏欲嚬人。”河东君诗“怜君遥嚬香溪水”句，其下即接以“梅魂”之语，当与东坡诗有关。盖东坡此诗前一题“（元丰）六年正月二十日复出东门，仍用前韵”，其结语云：“长与东风约今日，暗香先返玉梅魂。”前论河东君金明池“咏寒柳”词及牧斋“我闻室落成”诗，已详及之，兹不更赘。所可注意者，牧斋以“梅魂”自比，故河东君和牧斋诗亦以“梅魂”目之，其心许之意尤为明显。又据此可推知河东君当是时必常披览苏集，于东坡之诗有所取材，实已突破何李派之范围矣。

此题第肆首牧斋诗“罗袜”“香尘”之语出于曹子建洛神赋“凌波微步，罗袜生尘”（见文选壹玖），自不待言。所可笑者，前引汪然明“无题”云：“老奴愧我非温峤，美女疑君是洛神。”汪氏作诗时在崇祯十一年秋，虽与牧斋同以“洛神”目河东君，然不敢自命为温太真。阅三年，至崇祯十四年春牧斋作此诗亦以洛神目河东君，竟敢以老奴自许而下其玉镜台矣。河东君和诗“与君携手袂征尘”之句不独与“袂濯”香汤有关，且“携手”之语正是暗指前引牧斋初学集壹柒永遇乐“十六夜有感，再次前韵”词“何日里，并肩携手，双双拜月”之结语而言。于是钱柳两人文字相思之公案得此遂告一结束矣。

初学集壹玖东山诗集贰“三月廿四日过钓台有感”（自注：“是日闻阳羨再召。”）云：

严濂瞳瞳旭日余，桐江泷尽挂帆初。老夫自有渔湾在，不用先生买菜书。

寅恪案：牧斋于崇祯十四年辛巳三月初八日浴汤池，寄诗河东君后，阅三月至六月七日遂有茸城舟中合欢诗之作，此三月中实为平生最快心满意之时，忽闻周玉绳再入相之命，胸中不觉发生一希望与失望交战之情感。诗题所谓“有感”，殆即此种感触也。第叁章论杨陈两人“五日”诗，引及牧斋“病榻消寒杂咏”中关涉周氏之诗，以见其垂死之时犹追恨不已之事例，斯乃由失望所

致，与赋此诗时之情感尚有所不同。但牧斋此际姑醒黄扉之残梦，专采红豆之相思，亦情事所不得不然者矣。此诗末句即用皇甫谧高士传下严光传下“买菜乎？求益也”之语，意谓不欲借周氏之力以求起用。然此不过牧斋欺人之辞耳。详见后论黄梨洲南雷文定后集贰“顾玉书墓志铭”，兹暂不述。若初学集捌拾有“复阳羨相公书”及“寄长安诸公书”。（此题下自注：“癸未四月。”）其寄长安诸公书中云：“今得管领山林，优游齿发。”并同书贰拾下东山诗集肆“（癸未）元日杂题长句八首”其六云：“庙廊题目片言中，准拟山林著此翁。”句下自注云：“阳羨公语所知曰：虞山正堪领袖山林”等，仅可视为失望之后怨怼矫饰之言，不得认为弃仇复好、甘心恬退之意。至初学集贰拾下东山诗集肆最后一题“甲申元日”诗中“幸子魂销槃水前”及“衰残敢负苍生望，自理东山旧管弦”等句，则更是快意恩仇之语。“东山管弦”一辞亦涉及河东君，并以结束“东山”名集之意也。又有学集壹秋槐诗集载“金坛逢水榭故妓，感叹而作，凡四绝句”其第叁首云“身轻浑欲出鹅笼”，此题下即接以“鹅笼曲四首，示水榭旧宾客”，此两题共八绝句皆为诋笑玉绳之作。其时君亡国破，犹不忘区区之旧隙，怨毒之于人有若是者，诚可畏哉！钱周两人之是非本末于此姑不置论，唯略举牧斋平生胸中恩怨及苦乐，形诸文字，间

接关涉儿女私情者如此，聊见明末士大夫风习之一斑也。

牧斋于崇祯十四年三月初八日浴黄山下汤池，寄诗河东君，得其心许之和章。但诗笥往返颇需时日，牧斋是否由黄山还家中途经过杭州时得诵河东君所和之诗，以无确证，不必多论。若一检有美诗如“东山约已坚”之语，则知河东君固与牧斋已有宿约，惟尚未决定何时履行耳。牧斋本欲及早完成此事，过钓台时复得玉绳再召入相之讯，更宜如前所言火急遄返虞山筹备合卺之大礼矣。据陈氏二十史朔闰表崇祯十四年三月小尽，并三子合稿伍卧子所作“孟夏一日遇钱牧斋宗伯于禾城”五律二首（陈忠裕全集壹肆三子诗稿此诗题多“夜谈时事”四字），则知牧斋自钓台至禾城至多不过历时五日，以当时水道交通言之，其归程之迅速，与平日游赏湖山随处停留者大不相同。牧斋返虞山家中当在四月上旬，计至六月七日，约为二月之时间。此二月之时间，当即顾云美河东君传所云“宗伯使客构之乃出”者。推测河东君所以顾虑迟疑之故，当为嫡庶之分，此问题一在社会礼节，若稍通融，可逃纠察，一在国家法律，不容含混，致违制度。其实两者之间互有关系。

检明史贰陸伍倪元璐传云：

（崇祯）八年迁国子祭酒。元璐雅负时望，

位渐通显，帝意向之，深为（温）体仁所忌。一日帝手书其名下阁，令以履历进，体仁益恐。会诚意伯刘孔昭谋掌戎政，体仁饵孔昭，使攻元璐，言其妻陈尚存，而妾王冒继配复封，败礼乱法。诏下吏部核奏。其同里尚书薑逢元，侍郎王业浩、刘宗周及其从兄御史元珙，咸言陈氏以过被出，继娶王，非妾。体仁意沮。会部议行抚按勘奏，即拟旨云：“登科录二氏并列，罪迹显然，何待行勘。”遂落职闲住。（寅恪案：黄宗羲思旧录“倪云璐”条云：“[先生]又请毁[三朝]要典，以为魏氏之私书。孙之獬抱要典而哭于朝，不能夺也。未几而许重熙之五陵注略出，其中有碍于诚意伯刘孔昭之祖父。时先生为司成，孔昭嘱毁其板，先生不听。孔昭遂以出妇诘先生去位。”可供参考。）

谈迁枣林杂俎仁集逸典“阮大铖”条云：

（福王朝，大铖）日同（马）士英及抚宁侯诚意伯狎饮。后常熟钱侍郎谦益附焉。钱宠姬柳如是，故娼也。大铖请见，遗玉带曰：“为若觅恩封。”（寅恪案：计六奇明季北略贰肆“五朝大事总论”中谓阮赠柳者为珠冠，而非玉带。所赠之物虽异，而觅封之旨则同也。详见第伍章所引。）自是诸公互见其室，恬不为耻。

同书同集“王氏夺封”条云：

尚书上虞倪元璐玉汝少娶余姚陈氏，失欢，既登第，嬖妾王氏篡封命。同邑丁庶子进，以故隙嫉，辄意伯刘孔昭讦其事，可坐总京营也。倪适除祭酒，奏辨陈氏失母意，遣归外氏，命娶王，宜封。而陈所生女字王司马业浩子贻棡，司马揭引海瑞前妻许氏潘氏弗封，封继妻王氏为例。幸上不问。倪自免归。陈氏实同母夫人，非遣归者。甲申末，陈氏诉于朝。时孔昭在事，夺王氏，改封。白璧微瑕，君子惜之。

倪会鼎撰倪文正公年谱叁“崇祯九年夏四月勋臣刘孔昭疏讦府君，罢归”条略云：

乌程銜府君侵议，每思所以中之，顾言路无可喻意。会诚意伯刘孔昭觐戎政，遂以啖之，出袖中弹文，使越职讦奏府君封诰。下吏部议覆。于是同里朝士尚书薑公逢元、侍郎王公业浩、刘公宗周等，及从父御史公（指倪元珙）揭辨分合之故，府君亦上章自理，乌程意沮。及吏部覆，行抚按覆奏，乌程虑勘报之得实也，即拟旨：登科录二氏并载，朦溷显然，何待行勘。于是部议冠带闲住。乌程票革职。上从部议，而封典如故。（寅恪案：倪会鼎所编其父年谱，辞语含混，自是为其父讳。若会鼎为王氏所生，则兼为其母讳也。年谱中“封典如故”一语甚可注意，盖鸿宝虽因此案冠带闲住，而王氏封典如故，及刘孔昭南都当权时，王氏之封诰始被夺，而改封陈

氏。会鼎不著其事，可谓得春秋之旨矣。）

夫玉汝与牧斋俱为乌程所深恶，幸温氏早死于崇祯十一戊寅年，已不及闻知牧斋与河东君结褵之事，否则当唆使刘孔昭或张汉儒之流告讐牧斋，科以“败礼乱法”之罪。且崇祯十四年六月牧斋嫡妻陈夫人尚安居牧斋家中，未尝被出（可参葛万里钱牧斋先生年谱顺治十五年戊戌条“夫人陈氏卒”之记载），则与谈氏所言玉汝嫡妻陈氏之情事略同，而非如玉汝己身及其乡里亲朋所称陈王关系之比。倘牧斋果以“败礼乱法”被处分，则其罪应加倪氏一等。钱柳结褵之时，牧斋固以玉汝为前车之鉴，不敢触犯国家法制，然亦因其崇祯二年己巳阁讼终结，坐杖论赎，黜职归里，即嫡妻陈夫人之封诰当被追夺（可参初学集伍崇祯诗集壹“喜复官诰，赠内，戏效乐天作”、“闻新命未下，再赠”两题及同书柒肆“请诰命事略”妻陈氏条），本不能效法倪氏，为河东君请封，唯有在社会礼节方面铺张扬厉，聊慰河东君之奢望而已。（寅恪案：谈迁枣林杂俎和集丛赘“都谏娶娼”条云：“云间许都谏誉卿娶王修微。常熟钱侍郎谦益娶柳如是。并落藉章台，礼同正嫡。先进家范，未之或闻。”可供参证。）后来钱柳共赴南京翊戴弘光，虽时移事变，似有为河东君请封之可能，但是时刘孔昭炙手可热，竟能推翻倪王之旧案，钱柳自必有所警惕，遂不得不待“还期

共复金山谱，桴鼓亲提慰我思”（见投笔集上“后秋兴之三”第肆首）之实现也。又圆海代河东君“觅恩封”之言若真成事实者，想此小朝廷之大司马，或以钱谦益妻柳氏能如韩世忠妻梁氏之知兵为说耶？一笑！

复观投笔集上后秋兴之三“八月初十日小舟夜渡，惜别而作”之五，有“衣朱曳绮留都女，羞杀当年翟茆班”之句，（寅恪案：一隅草堂钞本有学集拾“朱”作“珠”，恐非。）则牧斋诗旨，以为河东君当时虽未受封诰，实远胜于其他在南都之诸命妇。其所以温慰河东君之微意，抑又可推见矣。

又板桥杂记中丽品门云：

龚（芝麓鼎孳）竟以顾“眉生媚”为亚妻。元配童氏明两封孺人。龚入仕本朝，历官大宗伯。童夫人高尚居合肥，不肯随宦京师。且曰：我经两受明封，以后本朝恩典，让顾太太可也。顾遂专宠受封。呜呼！童夫人贤节过须眉男子多矣。

谈迁北游录纪闻上“冯铨”条云：

癸巳涿州次妾□氏没，铭旌题诰封一品夫人。丧归，大内遗赙。时元配尚在，岂受封先朝，竟以次妾膺新典乎？

据此更可证建州入关之初，汉族降臣自可以妾为妻，不若其在明代受法律之制裁。但牧斋仕

清时亦未尝为河东君请封，此盖出于河东君之意与龚芝麓夫人童氏同一心理。澹心之书，其范围限于金陵乐籍，固不能述及河东君，（余氏书附录群芳菱道旁者三则，其中二则虽俱不属金陵范围，但河东君本末，其性质与此迥异。）否则亦应于此点与童夫人并举，称扬其贤节也。至冯振鹭人品卑下，尤不及芝麓，其所为更无论矣。

关于社会礼节问题，兹择录旧籍记载此事者两条于下。麈尾纪闻上引沈虬“河东君传”云：

辛巳六月虞山于葺城舟中与如是结褵。学士冠带皤发，合卺花烛，仪礼备具。赋催妆诗，前后八首。云间缙绅哗然攻讨，以为褻朝廷之名器，伤士大夫之体统，几不免老拳，满船载瓦砾而归。虞山怡然自得也。称为继室，号河东君。虞阳说苑本牧斋遗事云：辛巳初夏牧斋以柳才色无双，小星不足以相辱，乃行结褵礼于芙蓉舫中，箫鼓遏云，兰麝袭岸，齐牢合卺，九十其仪。于是琴川绅士沸焉腾议，至有轻薄子掷砖彩鹁、投砾香车者。牧翁吮毫濡墨，笑对镜台，赋催妆诗自若。称之曰河东君。家人称之曰柳夫人。

寅恪案：沈氏乃亲见河东君之人，其言“云间缙绅哗然攻讨”，与牧斋遗事所言“琴川绅士沸焉腾议”者，“云间”“琴川”地名各异。夫钱柳本在葺城结褵，似以沈氏所言为合。其实钱柳同舟由

松江抵常熟，则牧斋遗事所言亦自可通。总之，挥拳投砾或言之过甚，至牧斋以匹嫡之礼待河东君，殊违反当时社会风习，招来多数士大夫之不满，乃必致之情势。此点牧斋岂有不知之理，但舍是不能求得河东君之同意。在他人如宋辕文陈卧子辈，早已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而为之，今牧斋则悍然不顾，作此破例之事，盖其平日之心理及行动本有异于宋陈之徒。当日阉党仿水浒所撰之东林点将录指为“天巧星浪子”者（参见澄海高氏玉笥山楼藏稿本）固由于此，名流推为“广大风流教主”者亦由于此。故河东君与宋陈之关系所以大异于其与牧斋之关系，实在嫡庶分别之问题。观茸城结褵之记载，可以推知矣。

牧斋自述此事之诗，前论宋让木“秋塘曲”及钱柳“陌上花”诗时各引其两句。又论宋辕文上牧斋书时，已考定牧斋在松江所作高会堂诸诗之年月，此诗即高会堂诸诗之一也。此自述诗为千字五言排律，历叙家国今昔之变迁，排比铺张，哀感顽艳，乃牧斋集中佳作之一。其中使用元代故实以比拟建州，吾人今日观之虽不足为异，但就当时一般文士学问程度言之，则牧斋之淹通博雅，盖有云间几社诸子所不能企及者矣。兹唯录此诗中关于茸城结褵一节，其他部分俟后录而论之。

有学集柴高会堂诗庥“茸城惜别，思昔悼

今，呈云间诸游好，兼订霞老看梅之约，共一千字”云：

十六年来事，茸城旧话传。千金征窈窕，百两艳神仙。谷水为珠浦，昆山是玉田。仙桃方照灼，人柳正蹁跹。月姊行媒妁，天孙下聘钱。珠衣身绰约，钿盒语缠绵。命许迦陵共，星占柳宿专。香分忉利市，花合夜摩天。陌上催归曲，云间赠妇篇。银河青琐外，朱鸟绿窗前。秀水香车度，横塘锦缆牵。

东山酬和集以访半野堂初赠诗起，以迎河东君于云间诗即“合欢诗”及“催妆词”止，首尾始终，悲欢离合，悉备于两卷之中，诚三百年间文字因缘之一奇作。牧斋诗最后两题关于古典者，遵王之注略具，故不多赘，兹仅就关于今典者，即在此两题以前钱柳诸诗辞旨有牵涉者，稍引述之，如第壹章之所论列者也。

东山酬和集贰牧翁“六月七日迎河东君于云间，喜而有述四首”（初学集贰拾东山诗集叁此题作“合欢诗四首，六月七日茸城舟中作。”）其一云：

鸳湖画舸思悠悠，谷水香车浣别愁。旧事碑应衔阙口，新欢镜欲上刀头。此时七夕移弦望，他日双星笑女牛。榜棹歌阑仍秉烛，始知今夜是同舟。

寅恪案：此诗七八两句可与前引牧斋“冬日同如是泛舟有赠”诗“五湖已许办扁舟”及“次日叠前韵再赠”诗“可怜今日与同舟”等句参证。东坡诗云：“他年欲识吴姬面，秉烛三更对此花。”（见东坡集壹捌“再和杨公济梅花十绝”。）牧斋此夕正是“对花”之时。而“他日双星笑女牛”，则反用玉溪诗“当时七夕笑牵牛”（见李义山诗集上“马嵬”二首之一）之指天宝十载七月七日为过去时间者，以指崇祯十四年七月七日为未来时间也。

其二云：

五茸媒雉即鸳鸯，桦烛金炉一水香。自有青天如碧海，更教银汉作红墙。当风弱柳临妆镜，罨水新荷照画堂。从此双栖惟海燕，再无消息报王昌。

寅恪案：三四两句遵王已引其古典，至其今典，则第叁句可与牧斋永遇乐“十六夜有感，再次前韵”词“嫦娥孤另”，而第肆句可与此词“银汉红墙”及河东君次韵答牧翁冬日泛舟诗“莫为卢家怨银汉”等参证，第伍句可与牧斋冬日泛舟诗“每临青镜憎红粉”及河东答诗“春前柳欲窥青眼”等参证，第柒句可与牧斋永遇乐词“单栖海燕”、第捌句可与此词“谁与王昌说”及牧斋答河东君初赠诗“但似王昌消息好”并河东君春日我闻室作“画堂消息何人晓”等相参证也。

其三云：

忘忧别馆是侬家，乌榜牙樯路不赊。柳色浓于九华殿，莺声娇傍七香车。朱颜的的明朝日，锦障重重暗晚霞。十丈芙蓉俱并蒂，为君开作合昏花。

寅恪案：第柒句可与牧斋寒夕文宴诗“诗里芙蓉亦并头”及句下自注“河东君新赋并头莲诗”之语参证，前论文宴诗时已详考之，不必多赘。但有可笑者，韩退之诗有“太华山头玉井莲，开花十丈藕如船”（见全唐诗第伍函韩愈叁“古意”），牧斋“十丈”之出处应与昌黎诗有关。蒲松龄为清初人，当亦熏习于钱柳时代之风尚，其所作聊斋志异深鄙妇人之大足，往往用“莲船盈尺”之辞以形容之。河东君平生最自负其纤足，前已述及，牧斋此句无乃唐突“输面一金钱”之西施耶？一笑！

其四云：

朱鸟光连河汉深，鹊桥先为架秋阴。银缸照壁还双影，张蜡交花总一心。地久天长频致语，鸾歌凤舞并知音。人间若问章台事，钿合分明抵万金。

寅恪案：第叁句可与河东君上元夜次韵牧翁诗“银缸当夕为君圆”参证，第肆句可与牧斋庚辰除夜守岁诗“烛花依约恋红妆”及上元夜示河东君

诗“烛花如月向人圆”等参证，第陆句可与牧斋寒夕文宴诗“鹤引遥空凤下楼”参证。又有可注意者，据程偈庵再赠河东君诗“弹丝吹竹吟偏好”及牧斋后来崇祯十五年壬午仲春十日自和合欢诗（见初学集贰拾东山诗集叁）第肆首“流水解翻筵上曲”、“歌罢穿花度好音”，并顾云美河东君传云“越舞吴歌，族举递奏。香签玉台，更迭唱和”，可证河东君能诗词外，复擅歌舞，故牧斋此茸城合欢诗第肆首第陆句“鸾歌凤舞并知音”之句，实兼歌舞诗词两事言之。合此双绝，其在当时应推独步也。

东山酬和集贰牧翁“催妆词四首”云：

养鹤坡前乌鹊过，云间天上不争多。较他织女还侥幸，（初学集贰拾上东山诗集叁“饶”作“僊”。）月策生时早渡河。

鹊驾鸾车报早秋，盈盈一水有谁留。妆成莫待双蛾画，新月新眉总似钩。

鹑火舒光照画屏，银河倒转渡青冥。从今不用看牛女，朱鸟窗前候柳星。

宝架牙签压画轮，笔床砚匣动随身。玉台自有催妆句，花烛筵前与细论。

寅恪案：此题第壹首第贰句牧斋易“人间天上”为“云间天上”者，以鹤坡在华亭之故，遵王注中已引其出处矣。第肆首第贰句可与牧斋有美

诗“翠羽笔床悬”参证。总而言之，“合欢”“催妆”两题既与前此诸诗有密切关系，则其所用材料重复因袭，自难避免，故不必更多援引。读者取钱柳在此时期以前作品参绎之，当于文心辞旨贯通印证之妙，有所悟发也。

顾云美“河东君传”云：“宗伯赋前七夕诗，嘱诸词人和之。”今所见东山酬和集载录和前七夕诗即合欢诗者凡十五人，共诗二十五首，和催妆词者凡三人，共诗十首。前论列朝诗集所选沈德符诗中亦有和合欢诗之什，未附于诸人和诗之内，当是后来补作未及刊入者。其他十八人之和诗或尚不止三十五首之数，疑牧斋编刊东山酬和集时有所评定去取也。兹以原书俱在，不烦详论，唯择录和作中诗句之饶有兴趣者略言之。至林云凤之诗及其事迹，前已详及，故不再赘。

和前七夕诗即合欢诗，第壹首中，徐波诗“早梅时节酿酸愁”之句颇妙。滂喜斋丛书收入徐元欢先生残稿一种，未见徐氏和牧斋此题诸诗，不知是否为叶荅生廷琯所删去，抑或叶氏所见无叹诗残稿中本无此题诸诗也。“酸愁”之“酸”字，元叹之意何指，未敢妄测，若非指钱柳，则在女性方面当指牧斋嫡妻陈夫人及其他姬侍，在男性方面，则松圆诗老最为适合，至陈卧子谢象三辈，恐非所指也。

和前七夕诗第贰首中徐波诗云：

双休比经画鸳鸯，真有随身藻荇香。移植柔条承宴寝，捧持飞絮入宫墙。抱衾无复轮当夕，舞袖虚教列满堂。从此凡间归路杳，行云不再到金昌。

寅恪案：元叹此诗并非佳作，但诗所言颇可玩味。第叁章论卧子“吴阊口号”十首时谓河东君实先居苏州，后徙松江，今观徐氏“行云不再到金昌”句似可证实此点。盖元叹本苏州人，年辈亦较早，当河东君居苏州时徐氏直接见之，或间接闻之，大有可能也。

和前七夕诗第叁首中，元叹诗七八两句云“坐拥群真尝说法，杨枝在手代掸花”，意谓释迦牟尼虽尝广集徒众，演说妙法，但终掸花微笑，传心于迦叶一人。此用禅宗典故为譬喻，以牧斋比能仁，以河东君比饮光，以钱氏诸门人即“群真”比佛诸弟子。盖牧斋当时号召其门生和合欢诗及催妆词，元叹因作此语以为戏耳。陆贽典和诗云：“桃李从今不教发，杏媒新有柳如花。”“杏媒”用玉溪生“柳下暗记”诗语（见李义山诗集上），其意亦与元叹同也。冯班诗下半云：“行云入幕方为雨，皎日凌晨莫上霞。若把千年当一夜，碧桃明早合开花。”辞旨殊不庄雅，未免唐突师母矣。

和前七夕诗第肆首中，顾凝远诗云：“一笑故应无处买，等闲评泊说千金。”语意亦颇平

常，并非佳作，但取第叁章引质直谈耳所记蠢人徐某以三十金求见河东君事，与青霞此诗并观，殊令人发笑。何云诗“结念芙蕖缘并蒂”句非泛用典故，乃实指河东君所赋并蒂芙蓉诗而言，前已详论之矣。冯班诗“红蕖直下方莲藕，绛蜡才烧便见心”一联甚工切，其语意虽涉谐谑，但钱柳皆具雅量，读之亦当不以为忤也。

和催妆词诸诗皆不及和前七夕诗诸篇，盖题目范围较狭，遣辞用意亦较不易，即牧斋自作此题之诗亦不及其合欢诗也。兹唯录许经诗“更将补袞弥天线，问取针神薛夜来”两句于此，不仅以其语意与谢安石东山丝竹之典有关，亦因其甚切“闺阁心悬海宇棋”（见投笔集上“后秋兴之三”及有学集红豆诗贰集）之河东君为人，牧斋之“补袞弥天”向河东君请教，自所当然也。

综观和诗诸人，其年辈较长者在当时大都近于山林隐逸或名位不甚显著之流，其他大多数悉是牧斋之门生或晚辈，至若和合欢诗第贰首之陈在兹玉齐，据柳南随笔壹“陈在之学诗于冯定远”条，则其人乃冯班之门人，即牧斋之小门生也。由此言之，牧斋当日以匹嫡之礼与河东君结褵，为当时缙绅舆论所不容。牧斋门人中最显著者莫若瞿稼轩耒式，瞿氏与牧斋为患难之交，又为同情河东君之人，今不见其和诗，当由有所避忌之故。但如程松圆，则以嫌疑惭悔，不愿和

诗，前已详论，兹不再及。

唯有一事最可注意者，即合欢诗及催妆词两题皆无河东君和章是也。此点不独今日及当时读东山酬和集者同怀此疑问，恐在牧斋亦出其意料之外。观其催妆词第肆首云：“玉台自有催妆句，花烛筵前与细论。”可见牧斋亦以为河东君必有和章也。今河东君竟无一诗相和者，其故究应如何解释耶？或谓前已言及河东君平生赋诗持杜工部“语不惊人死不休”之准绳，苟不能竞胜于入，则不轻作。观戊寅草早岁诸诗多涉生硬晦涩，盖欲借此自标新异，而不觉陷入神释堂诗话所指之疵病也。但崇祯八年秋晚脱离几社根据地之松江，九年重游非何李派势力范围之嘉定，与程孟阳李茂初辈往返更密，或复得见牧斋读杜诗寄庐小笺及二笺，诗学渐进，始知不能仍挟前此故技以压服一般文士，故十二年湖上草以后所赋篇什作风亦变。何况今所与为对手之两题原作者，即“千行墨妙破冥濛”之牧斋乎？其所以不和者，盖借以藏拙也。

鄙意此说亦有部份理由，然尚未能完全窥见河东君当时之心境。河东君之决定舍去卧子，更与牧斋结褵，其间思想情感痛苦嬗蜕之痕迹表现于篇什者前已言之，兹可不论，所可论者，即不和合欢诗催妆词之问题。盖若作欢娱之语，则有负于故友，若发悲苦之音，又无礼于新知。以前

后一人之身，而和此啼笑两难之什，吮毫濡墨，实有不知从何说起之感。如仅以不和为藏拙，则于其用心之苦、处境之艰，似犹有未能尽悉者矣。由此言之，河东君之不和两题，其故倪在斯欤？倪在斯欤？

第四章 河东君过访半野堂及其前后之关系（十四）

第三期

自崇祯十四年辛巳夏河东君与牧斋结褵于茸城起，至崇祯十六年癸未冬绛云楼落成时止，将近三年，此期间之岁月虽不可谓之甚短，但其间仅有两大事可纪：一为河东君之患病，一为绛云楼之建造。河东君之患病约历二年，则又占此期之时间五分之四也。兹请依次言之，并附述钱柳两人谈兵论政之志事。

钱柳结褵后三年间虽曾一度出游，然为时不久，其余皆属在虞山家居之岁月也。牧斋于有学集柴高会堂诗集中尝自述之，前论钱柳结褵事已引此诗一节，兹更续引其所述关于此三年者于下。

其诗云：

画楼丹嶂埒，书阁绛云编。小院优昙秘，闲庭玉蕊鲜。新妆花四照，昔梦柳三眠。笋迸茶山屋，鱼跳蠓舍椽。余霞三泖塔，落日九峰烟。

寅恪案：牧斋所述乃总论此三年者。今更就其作品及其他材料中，有关此时期之事迹论述

之，略见当时柳钱两人婚后生活之一斑云尔。

初学集贰拾上东山诗集叁“燕誉堂秋夕”云：

雨过轩窗浴罢时，水天闲话少人知。凭栏密意星娥晓，出幌新妆月姊窥。斗草空阶蛩自语，采花团扇蝶相随。夜来一曲君应记，飒飒秋风起桂枝。（自注：“非君起夜来。柳恹诗也。”）

寅恪案：初学集此题之前、催妆词之后仅有一诗，其题为“田国戚奉诏进香岱岳，渡南海谒普陀还朝，索诗为赠”。世俗相传观音诞辰为六月，田国戚之渡南海谒普陀当在此际，其还朝向牧斋索诗亦应在七月。牧斋诗题所为“秋夕”之“秋”即指初秋而言。牧斋此诗当与李义山诗集中“楚宫”二首（第壹首为七绝，第贰首为七律）有关，（才调集陆选第贰首七律，题作“水天闲话旧事”。）盖“水天闲话少人知”及“出幌新妆月姊窥”等辞固出玉溪诗第贰首，而义山第壹首“朝云暮雨长相接，犹自君王恨见稀”两句之意实为牧斋诗旨所在。虽赋诗时间距茸城结褵之日似逾一月，然诗中无牢骚感慨之语，故可视为蜜月中快心得意之作。至牧斋此诗七八两句及其自注，则第叁章论河东君梦江南词第叁首“端有夜来风”句已详言之，自可不赘。但河东君之词乃为卧子而作者，在牧斋方面言之，河东君此时甚不应记及文畅诗也。一笑！

初学集贰拾上东山诗集叁“秋夕燕誉堂话旧事有感”云：

东虏游魂三十年，老夫双鬓更皤然。追思贯酒论兵日，恰是凉风细雨前。埋没英雄芳草地，耗磨岁序夕阳天。洞房清夜秋灯里，共简庄周说剑篇。

寅恪案：此诗于第壹章拙诗序中已引其一部份，并略加考证。牧斋此诗首二句“东虏游魂三十年，老夫双鬓更皤然”之语，据瞿九思万历武功录壹壹“奴儿哈赤列传”略云：“奴儿哈赤故王台部也（参同书同卷王台列传），后叛走建州，带甲数千人，雄东边，遂为都指挥。始王台时，畏德，不敢与西北诸酋合。久之，卜寨那林起，常窥隙，略我人畜。给谏张希皋上书，以为奴儿哈赤旁近北虏恍忽大，声势相倚，恐卜寨那林孛罗一旦不可知（参同书同卷葡寨那林孛罗列传），东连西结，悉甲而至边，何以为备。是岁万历（十六年）戊子也。”则自万历十六年戊子至天启元年辛酉牧斋作浙江乡试程录中序文及策文第伍问时为三十三年，若不如此解释，则燕誉堂话旧事诗赋于崇祯十四年辛巳秋，上距万历十六年戊子为五十三年，与情事不合矣。检此诗后即为“中秋日携内出游”之题，故知其作成约在中元以后、中秋以前，“恰是凉风细雨”时候也。牧斋争宰相不得，获罪罢归，其政敌多以天启元年浙

江乡试之钱千秋关节一案为借口。此案非本文范围，不须考述。但就牧斋诗旨论之，虽以国事为言，实则诗中所谓“庄周说剑篇”，即指其天启元年浙江乡试程录中谈兵诸篇。当牧斋天启元年秋主试浙江作此谈兵诸篇时，其凉风细雨之景物，亦与崇祯十四年秋夕在燕誉堂共河东君话及旧事并简旧文时相似也。牧斋于此年三月闻阳羨再召之讯，已知不易再起东山，畴昔之雄心壮志无复表现之机会，唯有独对闺阁中之梁红玉发抒其感愤之意耳。然则此诗虽以“东虏游魂”为言，实是悲叹个人身世之作也。

又有学集肆捌“题费所中山中咏古诗”云：

近以学者摘词掇藻，春华满眼，所中独好谈握奇八阵兵农有用之学。山中咏古，上下千载得二十四人，可以观其志矣。余少壮而好论兵，抵掌白山黑水间，老归空门，都如幻梦。然每笑洪觉范论禅，辄唱言杜牧论兵，如珠走盘，知此老胸中尚有事在。所中才志郁盘，方当不介而驰，三周华不注，何怪其言之娓娓也。昔人有言，治世读中庸，乱世读阴符。又云，治世读阴符，乱世读中庸。此两言者，东西易向，愿所中为筮而决之。

寅恪案：牧斋此文作于南都倾覆后仍从事于复楚报韩活动之时，但文中“余少壮而好论兵，抵掌白山黑水间”之语则指天启元年浙江乡试程

录中谈兵诸篇而言，故移录于此，以供读此诗者之参证。

初学集贰拾上东山诗集叁“中秋日携内出游，次冬日泛舟韵二首”云：

绿浪红阑不殢愁，参差高柳蔽城楼。莺花无恙三春侣，虾菜居然万里舟。照水蜻蜓依鬓影，窥帘蛱蝶上钗头。相看可似嫦娥好，白月分明浸碧流。

轻桡荡漾缓清愁，恰似明妆上翠楼。桂子香飘垂柳岸，芰荷风度采莲舟。招邀璧月成三影，摒当金尊坐两头。便合与君长泛宅，洞房兰室在中流。

河东君依韵奉和二首云：

秋水春衫瞻暮愁，船窗笑语近红楼。多情落日依兰棹，无借轻云傍彩舟。月幌歌阑寻尘尾，风床书乱觅搔头。五湖烟水长如此，愿逐鸱夷泛急流。

素瑟清尊迥不愁，舵楼云物似妆楼。夫君本自期安桨，（自注：“有美诗云，迎汝双安桨。”）贱妾宁辞学泛舟。烛下乌龙看拂枕，风前鹦鹉唤梳头。可怜明月将三五，度曲吹箫向碧流。

寅恪案：钱柳唱和所以次此“冬日泛舟”旧韵

者，不仅人同地同，而两方此时心情愉快亦与崇祯十三年冬日正复相同也。河东君自葺城与牧斋结褵后，其所赋诗篇今得见者以此二律为首次，如第壹首“月幌歌阑寻尘尾，风床书乱觅搔头”及第贰首“烛下乌龙看拂枕，风前鹦鹉唤梳头”等，皆其婚后闺中生活之写实。第壹首一联神释堂诗话深赏其佳妙，前已论及。第贰首一联则可与才调集伍元稹“梦游春”诗“鹦鹉饥乱鸣，骄狂睡犹怒”之句相参证。（可参拙著元白诗笺证稿第叁章论此诗条。）至第贰首第贰联及自注，似足表现河东君之雅量，几与今日王宝川戏剧大登殿中代战公主相等，殊不异于其平日所为，颇觉奇特。或者此不过偶然一时心情愉快之所致，未必为陈夫人地，而以桃叶桃根自居也。

又张山来潮所辑虞初新志伍有徐仲光芳“柳夫人小传”，无甚史料价值，但其中述钱柳婚后互相唱和一节，则颇能写出当时实况，故附录于此。其文云：

柳既归宗伯，相得欢甚，题花咏柳，殆无虚日。每宗伯句就，遣鬟矜示柳。击钵之顷，蛮笺已至，风追电蹶，未尝肯地步让。或柳句先就，亦走鬟报赐。宗伯毕力尽气，经营惨淡，思压其上。比出相视，亦正得匹敌也。宗伯气骨苍峻，虬松百尺，柳未能到。柳幽艳秀发，如芙蓉秋水，自然娟媚，宗伯公时亦逊之。于时旗鼓各

建，闺阁之间隐若敌国云。

河东君自赋中秋日诗后，其事迹在崇祯十四年冬季之可考者为偕牧斋出游京口一事。前论牧斋为汉书事与李孟芳书时已略及此问题，兹更详考之于下。

初学集贰拾上东山诗集叁“小至日京口舟中”云：

病色依然镜里霜，眉间旋喜发新黄。偶逢客酒浇长至，且拨寒炉泥孟光。抚髻一灯还共照，飞蓬两鬓为谁伤。阳春欲复愁将尽，弱线分明验短长。

附河东君和诗云：

首比飞蓬鬓有霜，香奁累月废丹黄。却怜镜里丛残影，还对尊前灯烛光。错引旧愁停语笑，探樵新喜压悲伤。微生恰似添丝线，邀勒君恩并许长。

寅恪案：牧斋诗话结语云“阳春欲复愁将尽，弱线分明验短长”，盖所以温慰河东君之愁病，情辞甚真挚。河东君报以“微生恰似添丝线，邀勒君恩并许长”之句，并非酬答之例语，而是由衷之实言。考河东君本是体弱多病之人，检陈忠裕全集壹伍陈李唱和集载有卧子于崇祯六年癸酉秋季所赋二律，其题序云“秋夕沈雨，偕燕又让木集杨姬馆中。是夜姬自言愁病殊甚”，

及耦耕堂存稿诗中载有孟阳于崇祯九年丙子夏季所赋“六月鸳鸯湖饮朱子暇夜归，与云娃惜别”七律，其第肆第伍二句云“愁似横波远不知。病起尚怜妆黛浅”，并观河东君与汪然明尺牋第壹壹通云“二扇草上，病中不工，书不述怀，临风怅结”，第壹叁通云“齐云胜游，兼之逸侣，崎岖之思，形之有日。奈近羸薪忧，褰涉为惮”，第壹肆通云“昨以小疾，有虚雅寻”，第壹捌通云“不意元旦呕血，遂尔岑岑至今，寒热日数十次。医者亦云较旧沉重。恐濒死者无几，只增伤悼耳”，第贰伍通云“伏枕荒谬，殊无铨次”，第贰柒通云“余扼腕之事，病极不能多述也”，第贰捌通云“不意甫入山后，缠绵夙疾，委顿至今。近闻先生已归，幸即垂示。山中最为丽瞩，除药铛禅榻之外，即松风桂渚。若睹良规，便为情景俱胜。读孔璋之檄，未可知也。伏枕草草，不悉”，第贰玖通云“弟抱疴禾城，已缠月纪。及归山阁，几至弥留”，又据前引牧斋次韵崇祯十四年辛巳上元夜小饮沈璧甫斋中示河东君诗云“薄病轻寒禁酒天”及有美诗云“薄病如中酒”，可以证知河东君于崇祯六年及九年曾患病，至于十二、十三、十四等年之内几无时不病，真可谓合“倾国倾城”与“多愁多病”为一人，倘非得适牧斋，则终将不救矣。

初学集贰拾上东山诗集叁“冬至后京江舟中

感怀八首”其一云：

懵腾心口自相攻，失笑禁啼梦呖中。白首老人徒种菜，红颜小妇尚飘蓬。床头岁叙占枯树，镜里天涯问朔风。睡起船窗频徙倚，强瞪双眼数来鸿。

寅恪案：此诗第壹联为主旨所在，上句用三国志蜀志贰先主传裴注引胡冲吴历“吾岂种菜者乎”之语，盖牧斋此时颇欲安内攘外，以知兵自许，河东君亦同有志于是，然皆无用武之地也。

其二云：

世事那堪祝网罗，流年无复感蹉跎。翻书懒看穷愁志，度曲谁传暇豫歌。背索偶逢聊复尔，侏儒相笑不争多。晤言好继东门什，深柳书堂在涧阿。

寅恪案：此诗第柒句出诗陈风“东门之池，可以沤菅；彼美淑姬，可与晤言”，第捌句用刘昫虚“深柳读书堂”之语（见全唐诗第肆函刘昫虚“阙题”五律）。此两句皆指河东君而言。“柳”为河东君之寓姓，颇切，然毛诗“东门之池”小序云：“刺时也。疾其君之淫昏，而思贤女以配君子也。”若以此解，则河东君为贤女，崇祯帝为昏君，不仅抑扬过甚，且小序所谓“君子”乃目国君。牧斋用典绝不至拟人不于其人，其不取毛序迂远之说自无疑义也。

其三云：

蹙蹙群鳥啄野田，辽辽一雁唳江天。风光颇称将残岁，身世还如未泊船。懒养丹砂回鬓发，闲凭青镜记流年。百金那得封侯药，悔读蒙庄说剑篇。

寅恪案：此诗“悔读蒙庄说剑篇”与前引“燕誉堂秋夕话旧”诗之“共检庄周说剑篇”有关。前诗自指牧斋“天启元年浙江乡试程录”而言，此诗虽非即指此录，但其中有谈兵之部份，故可借为比拟。颇疑钱柳此次出游京口，实与天启元年浙江乡试程录有关也。余见后论。

其四云：

屈指先朝侍从臣，西清东观似前身。何当试手三千牍，已作平头六十人。枥下可能求骏骨，兴余谁与惜劳薪。闲披仙籍翻成笑，碧落犹夸侍帝晨。

寅恪案：此诗第柒句之“仙籍”，依通常用典之例及此诗全部辞旨推之，应指登科记或缙绅录类似之书而言。但牧斋在京口舟中恐无因得见此种书录。鄙意钱柳之游京口，其动机实由共检天启元年浙江乡试程录之谈兵部份，有所感讳，遂取此录自随，同就天水南渡韩梁用兵遗迹，与平日所言兵事之文相证发。今观初学集玖拾所载此录序文，即有牧斋所任翰林院编修之官衔，其全

书之首当更有此类职名。此诗“屈指先朝侍从臣，西清东观似前身”两句之意当亦指此。初学集首载程松圆序云：“辛酉先生浙闾反命，相会于京师。时方在史局，分撰神庙实录，兼典制诰。”可取与相证也。

其五云：

人情物论总相关，何似西陵松柏间。敢倚前期论白首，断将末契结朱颜。缘情词赋推团扇，慢世风怀托远山。恋别烛花浑未炷，宵来红泪正斓斑。

寅恪案：此诗专述河东君崇祯十三年庚辰冬过访牧斋于虞山半野堂及次年辛巳春别去独返云间一段因缘。前引牧斋病榻消寒杂咏中追忆庚辰半野堂文宴旧事诗，与此诗之旨略同。“慢世风怀托远山”句，其出处遵王注已言之，牧斋答河东君初赠诗“文君放诞想流风，脸际眉间讶许同”之意。至“人情物论总相关，何似西陵松柏间”句，则指河东君初赠诗“江左风流物论雄”之语而言。盖牧斋素以谢安自比，崇祯元年曾推阁臣，不仅未能如愿，转因此获罪罢归，实为其平生最大恨事。河东君初赠诗道破此点，焉得不“断将末契结朱颜”乎？

其六云：

项城师溃哭无衣，闻道松山尚被围。原野萧

条邮骑少，庙堂镇静羽书稀。拥兵大将朱提在，免胄文臣白骨归。却喜京江波浪偃，蒜山北畔看斜晖。

寅恪案：“项城师溃哭无衣”句，第壹章论钱遵王注牧斋诗时已言及之。据浙江通志壹肆拾选举志举人表天启元年辛酉科所取诸人姓名及初学集贰拾下东山诗集肆三良诗，知汪氏为牧斋门人，故闻其死难尤悼惜之也。“闻道松山尚被围”事，则遵王以避清室忌讳之故，未著一字。检明史贰肆庄烈帝纪略云：“崇祯十四年七月壬寅洪承畴援锦州，驻师松山。十五年二月戊午大清兵克松山。洪承畴降。”牧斋赋此诗在十四年十一月，正是松山被围时也。

其七云：

舵楼尊酒指吴关，画角声飘江北还。月下旌旗看铁瓮，风前桴鼓忆金山。余香坠粉英雄气，剩水残云俯仰间。（寅恪案：初学集肆肆“韩蕲王墓碑记”引此句，“残云”作“残山”，似较佳。）他日灵岩访碑版，麒麟高冢共跻扳。

寅恪案：此诗乃钱柳此次出游京口之主旨。前论第肆首谓两人既以韩梁自比，欲就南宋古战场实地调查，以为他日时局变化之预备。后此将二十年牧斋赋“后秋兴之三”云：“还期共覆金山谱，桴鼓亲提慰我思。”（见投笔集上及有学集

拾红豆貳集。)犹念念不忘此游也。此诗结语云“他日灵岩访碑版，麒麟高冢共跻扳”，意谓当访吊梁韩之墓。

观京江感怀诗后第貳题为“半塘雪中戏成，次东坡韵”。半塘在苏州，见前论有美诗“半塘春漠漠”句所述。由镇江返常熟当经苏州，韩梁墓在灵岩，钱柳虽过苏而未至其地者，必因河东君素惮登陟，前论与汪然明尺牋第壹叁通及戊寅草“初秋”八首之三“人似许玄登望怯”句已详言之。河东君平日既是如此，况今在病中耶？至初学集肆肆“韩蕲王墓碑记”云：“辛巳长至日余与河东君泊舟京江，指顾金焦二山，想见兀术穷蹙打话，蕲王夫人佩金凤瓶传酒纵饮，桴鼓之声，殷殷江流，瀆沸中遂赋诗云：余香坠粉英雄气，剩水残山俯仰间。相与感慨叹息久之。甲申二月观梅邓尉，还过灵岩山下，扫积叶，剔苍蘚，肃拜酬酒而去。因摭采杨国遗事，记其本末如此。”则崇祯十七年甲申二月牧斋实曾游灵岩。不知此次河东君亦与同行否？考是时河东君久病已全逾，跻扳高冢当不甚困难，钱柳两人同游殊可能也。

又上海文物保管委员会藏“顾云美自书诗稿”有“道中寄钱牧斋先生”七律云：

睹棋墅外云方紫，煨芋炉边火正红。身是长城能障北，时遭飞语久居东。千秋著述欧阳子，

一字权衡富郑公。莫说当年南渡事，夫人亲自鼓军中。

寅恪案：此诗前一题为“寒食过莒州”，后第壹题为“闻警南还，沂水道中即事。”第贰题为“广陵别万次谦”，题下自注云：“传闻翠华将南。”第肆首为“送幼洪赴召”（寅恪案：牧斋外集拾“吴君二洪五十序云：“吴门吴给谏幼洪与其兄二洪奉母家居。”云美为苏州府长洲县人，钱序所称“吴门吴给谏幼洪”则是云美同里，故顾诗之幼洪当即钱序之吴幼洪也），诗中有“六月驱车指帝京”及“钟山紫气寻常事，曾有英贤佐圣明”，并自注云“幼洪师马素修先生，死北都之难”等语，故据诗题排列先后及诗中所言时事推之，知寄牧斋诗为崇祯十七年甲申春间所作。此诗堆砌宰相之典故以比拟牧斋，殊觉无谓，但认牧斋可为宰相一点则非仅弟子个人之私言，实是社会当时之舆论。观前引陈卧子“上牧斋先生书”即可证知，无取广征也。

兹更有应注意者，即此诗结语亦言及韩梁金山故事，颇疑云美非独先已得见牧斋“京口舟中感怀”诗，且闻知其师与师母平日慷慨谈兵之志略。就诗而言，云美此篇并非佳作，但以旨意论之，则可称张老之善颂善祷。云美借此得以弥补东山酬和集未收其和章之缺憾欤？

其八云：

阳气看从至下回，错忧蚊响又成雷。乌鸢攫肉真堪笑，魑魅争光亦可哀。云物暖应生黍律，风心老不动葭灰。香车玉笛经年约，为报西山早放梅。

寅恪案：此诗七八两句云“香车玉笛经年约，为报西山早放梅”。牧斋所以作此结语者，因崇祯十四年十一月赋此诗时河东君正在病中，虽将赴苏州养痾，自不能往游灵岩，甚愿次年春季可乘亲自至苏州迎其返常熟之便共观梅邓尉。“早放”之语，亦寓希望河东君患病早逾之愿，与第伍章论高会堂集约许誉卿采生至拂水山庄诗中“西山”之意不同，并暗用东坡诗“长与东风约今日，暗香先返玉梅魂”之典。苏诗与河东君金明池“咏寒柳”词有关，牧斋用以牵涉河东君，而自居为“梅魂”也。详见论河东君“寒柳”词及论牧斋我闻室落成诗等节，兹不多及。

又初学集贰拾下东山诗集叁“（崇祯十六年癸未）元日杂题长句”八首之七结语云：“邓尉梅花侵夜发，香车明日向西山。”是时河东君病渐痊，但尚未全逾，牧斋赋此二句亦不过聊寄同游之希望，非河东君真能往游也。

抑更有可论者。旧题娄东梅村野史鹿樵纪闻上“马阮始末”略云：

阮大铖字圆海，桐城人。（寅恪案：大铖字

集之，圆海乃其号。怀宁人，非桐城籍。但小腆纪传陸貳奸姦臣传阮大铖传云：“天启元年擢户科给事中，迁吏科，以忧归，居桐城。御史左光斗倪直有声，大铖以同里故，倚以自重。”盖因其居处，认为著籍桐城也。列朝诗集丁壹叁“阮邵武自华”小传云：“怀宁人。”附其孙阮尚书大铖传云：“字集之。”牧斋与阮氏关系密切，故所记皆正确。假定鹿樵纪闻此节真出梅村之手者，然吴阮关系疏远，梅村所记亦不及牧斋之翔实也。）天启初，由行人擢给事中。寻召为太常少卿。居数月，复乞归。崇祯元年起升光禄寺。

（魏）大中子学濂上疏称大铖实杀其父。始坐阴行赞导，削夺配赎。钦定逆案，列名其中。大铖声气既广，虽罢废，门庭势焰依然熏灼。久之，流寇逼皖，避居白门。时马士英亦在白门。大铖素好延揽，及见四方多事，益谈兵招纳游侠，冀以边才起用。

又明史叁佰捌马士英传附阮大铖传云：

崇祯元年（大铖）起光禄卿。御史毛羽健劾其党邪，罢去。明年定逆案，请赎徒为民，终庄烈帝世，废斥十七年，郁郁不得志。流寇逼皖，大铖避居南京，颇招纳游侠，为谈兵说剑，觊以边才召。

盖明之季年内忧外患，岌岌不可终日，当时中朝急求安攘之人才，是以士大夫之获罪罢废者

欲乘机起复，往往“招纳游侠，谈兵说剑”，斯乃事势所使然，殊不足异。牧斋此际固与圆海为不同之党派，但其欲利用机会以图进取则无不同。河东君与牧斋之关系所以能如此者，不仅由于“弹丝吹竹吟偏好”之故，实因复能“共检庄周说剑篇”所致。前者当日名媛如徐阿佛王纤郎辈亦颇擅长，至后者则恐舍河东君外不易别求他人。然则牧斋心中认其与河东君之因缘，兼有谢太傅东山丝竹及韩蕲王金山桴鼓之两美者，实非无故也。

兹先略论述牧斋谈兵说剑以求进用之心理并举动，后复就牧斋作品中关涉河东君虽在病中犹不忘天下安危之辞句以证释之，今日读者或可借以窥见钱柳婚后二三年间生活之一方面欤？

陈卧子先生安雅堂稿壹肆“上少宗伯牧斋先生”（原注：“壬午冬。”）略云：

方今泰道始升，见龙贞翰，自当亟资肃义，寅亮天业。既已东郊反风，岳牧交荐，而上需密云之畜，下有盘桓之心。使天下倾耳侧足以望太平者，目望羊而心朝饥，谁之故也。属闻口躡渔阳，为谋叵测。征兵海内，驿骚万里，此志士奋袂戮力共奖之日。而贤士大夫尚从容矩步，心怀好爵，何异向饮焚屋之下，争饼摧轮之侧？旁人为之战栗矣。阁下雄才峻望，薄海具瞻，叹深微管，舍我其谁？天下通人处子，怀奇抱道之士，

下至一才一艺之流，风驰云会，莫不望阁下之出处，以为濯鳞振翼。天子一旦命阁下处端揆，秉大政，恐非一手足之烈也。阁下延揽幽遐，秉心无竞，求人才于阁下之门如探玉于山、搜珠于泽，不患其寡也，特难于当时所急耳。当时所急，莫甚于将帅之才。子龙闻君之有相，犹天之有北斗也。故为相者，宜有温良蔼吉之士以扬治化，又宜有果敢雄武之才以备不虞。阁下开东阁而待贤人，则子龙虽不肖，或可附于温良蔼吉之列，以备九九之数。至于果敢雄武之流，世不可谓无其人，不知阁下之所知者几辈也？

寅恪案：卧子与牧斋在文场情场虽皆立于敌对地位，然观此书，其推重牧斋一至于此，取较宋辕文之贻书辱骂、器局狭隘者，殊有霄壤之别，或可与李问郎之雅量参预牧斋南都绮席者约略相似也（见第叁章引王沅虞山竹枝词“双鬟捧出问郎来”句并注）。又观卧子此书，得以推知当日士大夫一般舆论，多期望牧斋之复起任宰相，及为相后更有最急之新猷。此点为当日之公言，而非卧子一人之私议也。书中既作“躡渔阳，为谋叵测”之语，则卧子之意亦以为牧斋实有攘外之才，苟具此才，即可起用。此阮圆海所以“觐以边才召”也。故牧斋崇祯十四年、十五年、十六年诸诗文关涉论边事及求将帅两点者颇为不少。今特标出之于下，以资参证。

初学集贰拾上东山诗集叁“寄榆林杜韬武总戎”云：

莫厌将坛求解脱，清凉居士即瞿昙。

寅恪案：清凉居士即韩世忠，钱遵王注已引其出处。杜韬武者，杜文焕之字。事迹见明史贰叁玖杜桐传附文焕传，并可参有学集壹陆“杜韬武全集序”、同书贰贰“杜大将军七十寿序”及吴伟业梅村家藏稿叁“送杜公韬武归浦口”诗等。牧斋此诗列于“小至日京口舟中”及“冬至后京江舟中感怀”两题之间，此际牧斋与河东君同访韩梁古战场，其用“清凉居士”之典，自无足异。所可注意者，牧斋甚思以文字与当时有将帅才及实握兵符者相联络，初尚限于武人之能文者，如杜氏即是一例，后遂推及持有实权之军人，如郑芝龙之流，而不问是否能欣赏其诗文矣。

初学集贰拾上东山诗集叁“题将相谈兵图，为范司马蔡将军作”云：

画师画师汝何颇，再白一人胡不可。猿公石公非所希，天津老人或是我。

寅恪案：范司马即范景文。明史贰陆伍范景文传略云：

（崇祯）十年冬（寅恪案：坊印本及百衲本“十”均作“七”。王颂蔚明史考证据逸亦未论及。兹据同书贰陆肆吕维祺传及谈迁国榷叁部院

表下南京兵部尚书栏“丁丑吴桥范景文”条等改正）起南京右都御史，未几就拜兵部尚书，参赞机务。十一年冬京师戒严，遣兵入卫。杨嗣昌夺情辅政，廷臣力争，多被降谪。景文倡同列合词论救。帝不悦。诘首谋，则自引罪，且以象论金同为言。帝益怒，削籍为民。十五年秋用荐召拜刑部尚书。未上，改工部。

牧斋“题将相谈兵图”诗后一题为“效欧阳詹玩月诗”，首句云“崇祯壬午八月望”，可知题将相谈兵图一诗乃梦章罢南京兵部尚书以后起为北京刑部尚书改工部不久以前所作，故仍称其为司马也。“蔡将军”，牧斋未著其名，检范文忠公文集伍载“与蔡”一书亦未著其名。但书中有“今登镇特借乘麾，海上共干城矣”之语，知其人为登州总兵，岂即此蔡将军耶？俟考。“天津老人”之出典钱遵王注已引其出处，牧斋表面上虽故作谦逊之辞，以裴度目范，而以“天津老人”自命，实则暗寓己身能为晋公，可谓高自标置矣。晋公“中书即事”诗云：“灰心缘忍事，霜鬓为论兵。”（见唐诗纪事叁叁裴度条及全唐诗第伍函裴度。）牧斋此际虽欲建树平定淮蔡之功业，然有志不成，空兴“白首老翁徒种菜”之叹，颇可怜也。

又钱曾注本有学集捌长干塔光集“鸡人”七律（涵芬楼影印有学集本此诗自注有所删改，故用遵王注本）云：

鸡人唱晓未曾停，仓卒衣冠散聚萤。执热汉臣方借箸，畏炎口骑已扬舲。（自注：“己酉五月一日召对。讲官奏曰，马畏热，必不渡江。余面叱之而退。”）刺闺痛惜飞章罢，（自注：“余力请援扬，上深然之。已而抗疏请自出督兵，蒙温旨慰留而罢。”）讲殿空烦侧坐听。肠断覆杯池畔水，年年流绕恨新亭。

寅恪案：牧斋于启、禎之世以将帅之才自命，当时亦颇以此推之。弘光固是孱主，但其不允牧斋督兵援扬犹可称有知人之明，假若果如所请者，则河东君自当作葛嫩，而牧斋未必能为孙三也。一笑！至于梦章之以此图征题，足知其好谈兵、喜标榜。检吴伟业绥寇纪略伍“黑水擒”条云：“范景文下士喜奇计，坐客多谈兵，顾临事无所用。”亦可窥见明末士大夫一般风气。阮圆海钱牧斋范梦章三人者，其人品本末虽各异，独平日喜谈兵而临事无所用，则同为一丘之貉耳。

初学集贰拾上东山诗集叁“寄刘大将军”七律略云：

泰山石砺千行剑，清济流环万垒营。篋中亦有阴符在，悔挟陈编作老生。

寅恪案：刘大将军当为刘泽清。因明史贰柒叁高杰传附刘泽清传略云：“刘泽清曹县人。崇禎十三年八月降右都督，镇守山东，防海。泽清

以生长山东，久镇东省非宜，请辞任。泽清颇涉文艺，好吟咏，尝召客饮酒唱和。”与牧斋诗中“泰山”“清济”一联俱是山东地望者相合。又检初学集叁壹“刘大将军诗集序”略云：“曹南刘大将军喜为歌诗。幕中之士传写其诗，镂版以行于世，而请余序之。崇祯壬午七月序。”此序所言之籍贯及称谓皆与诗合。更以明史泽清本传“泽清颇涉文艺，好吟咏，尝召客饮酒唱和”等语证之，则此刘大将军应是刘泽清无疑。

“寄刘大将军”诗前一题为“效欧阳詹玩月”诗。观诗后所附跋语，知为崇祯十五年壬午八月十五至十七日间之作。后一题为“驾鹅行”，乃闻此年九月下旬潜山战胜所赋。故牧斋作刘氏诗序尚在寄刘氏诗之前。时间距离颇短，颇为诗文，谀辞虚语，盈笺叠纸，何其不惮烦如此？诗末结语，牧斋欲以知兵起用之旨溢于言表，其笼络武人之苦心尤可窥见矣。

初学集贰拾上东山诗集叁“驾鹅行。闻潜山战胜而作”云：

督师堂堂马伏波，（自注：“督师贵阳马公。”）花马刘亲斫阵多。（自注：“刘帅廷佐。”）三年笛里无梅落，万国霜前有雁过。捷书到门才一瞥，老夫喜失两足蹇。惊呼病妇笑欲噎，炉头松醪酒新执。

同书贰拾下东山诗集“中秋日得凤督马公书来报剿寇师期，喜而有作”云：

鸱冠将军来打门，尺书远自中都至。书来克日报师期，正是高秋誓旅时。先驱虎旅清江汉，（自注：“左帅还兵扼九江。”）厚集元戎出寿蕲。（自注：“马公督花马诸军自寿州出蕲黄。”）伏波威灵天所付，花马军声鬼神怖。郢中石马频流汗，汉上浮桥敢偷渡。

同书捌拾“答凤督马瑶草书”略云：

顷者虎旅先驱，元戎后继，贼遂撤浮桥，敛余众，待王师之至，为鼠伏兔脱之计，则固已气尽魄夺矣。吾谓今日之计，当委秦蜀之兵以制闯，使不得南，而我专力于猷。九江之师扼于前，蕲黄之师捣于后。勿急近功，勿贪小胜。蹙之使自救，扰之使自溃。此万全之策，必胜之道也。腐儒衰晚，不能荷戈执殳，效帐下一卒之用。忧时念乱，论困结嗇，耿耿然挂一马瑶草于胸臆中，垂二十年矣。今幸而弋获之，虽欲不倾倒输写，其可得乎？秋风萧条，行间劳苦，惟为社稷努力强饭自爱。

寅恪案：上列两诗一书，其作成时间，大约“驾鹅行”赋于崇祯十四年冬季，因明史贰肆庄烈帝本纪云：“（崇祯十五年）九月辛卯凤阳总兵黄得功刘良佐大败张献忠于潜山。”据郑氏近

世中西史日表，“辛卯”为廿四日，牧斋居家得闻知此事必在十月后矣。“中秋日得凤督马公书”一诗，乃崇祯十六年癸未中秋所作，此据诗题可以决定者。至“答马瑶草书”虽未著年月，然详绎书中辞旨，大抵与“中秋日得马公书”诗殊相类似。书中复有“倾倒输写”之语，所谓“输写”当即指所赋之诗而言，书末“秋风萧条”一语亦与诗题之节候相应。今综合诗及书两者参互证之，疑是同时所作。盖诗者专为“倾倒输写”，书则兼为金正希误杀黔兵解说（事见明史壹柒柒金声传。黔兵纪律之恶劣可参计六奇明季南略柒“马士英奔浙”条），因此等解说之辞不可杂入诗中也。检叶廷琯选录徐元叹先生残稿所附马士英序，末署“天启元年辛酉五月端阳前三日。”据此牧斋即使不在北京或他处遇见瑶草，至少亦可从素所交好之徐氏作品中得见马氏此序，马文颇佳，牧斋必能欣赏，故书中“挂一马瑶草于胸臆中，垂二十年矣”之语，非尽虚谏也。

“驾鹅行”中“花马刘亲斫阵多”之“花马刘”，依牧斋自注乃指刘廷佐言。但计六奇明季南略叁“刘良佐”条略云：“刘良佐字明辅，大同左卫人。崇祯十四年曾破贼袁时中数万众，历官至总戎，素乘花马，故世号花马刘云。”是“花马刘”之为刘良佐，绝无可疑。牧斋何以称之为“刘廷佐”，岂由偶尔笔误，抑或刘氏之名前后改易，

俟考。

夫牧斋此时欲以知兵起用，联络持有兵权之主帅如马瑶草者，固不足怪，但其特致殷勤于瑶草部将之刘良辅，则恐别有用心。检上引计氏书“刘良佐”条后有附注云：“先君子云，昔刘良佐未显时居督抚朱大典部下，忽为所知，加以殊恩，屡以军功荐拔，遂至总戎，亦一遇也。”是刘良佐与朱大典有关。明史贰柒陸朱大典传略云：“崇祯五年四月李九成孔有德围莱州，山东巡抚徐从治中炮死，擢大典右佥都御史代之。诏驻青州，调度兵食。七月，登莱巡抚谢琏复陷于贼，总督刘宇烈被逮，乃罢总督及登莱巡抚，不设专任。大典督主客兵数万及关外劲旅四千八百余人合剿之，贼大败，围始解。贼窜归登州。

（副将靳）国臣等筑长围守之，攻围既久，贼粮绝，恃水城可走，不降。六年二月中旬有德先遁，官军遂入（登州）大城，攻水城未下，游击刘良佐献轰城策。城崩，官军入，贼尽平。八年二月贼陷凤阳，诏大典总督漕运，兼巡抚庐凤淮扬四郡，移镇凤阳。（十四年）六月命大典总督江北及河南湖广军务，仍镇凤阳，专办流贼。贼帅袁时中众数万，横颍亳间。大典率总兵刘良佐等击破之。”南沙三余氏南明野史上云：“广昌伯刘良佐字明宇，故东抚朱大典之旧将，后督淮扬，再隶麾下，从护祖陵。御革左眼，再收永

城。号花马刘者也。”据此，刘良佐实为朱大典在山东平定登莱一役卓著战功之骁将。后来大典移驻凤阳，良佐之兵乃其主力。牧斋歌颂瑶草战功，专及明辅，事理所当然。

鄙意尚有可注意者，即明史朱大典传中“罢总督及登莱巡抚，不设专任”一事，盖此点极与牧斋有关。前引牧斋“送程九屏领兵入卫二首。时有郎官欲上书请余开府东海，任捣剿之事，故次首及之”一题，及诗中“东征倘用楼船策”句，及“元日杂题长句”八首之四诗中自注云“沈中翰上疏请余开府登莱，以肆水师”，并有学集叁贰“卓去病先生墓志铭”载崇祯末中书沈廷扬特疏牧斋开府东海任援剿事，明史捌陸河渠志海运门及同书贰柒柒沈廷扬传所载季明本末较详，而沈氏受命驻登州领宁远饷务一点，尤与其请任牧斋为登莱巡抚事有关。

又鮑埼亭集外编肆“明沈公神道碑铭”述五梅海运之功甚详，而不及其请任牧斋为登莱巡抚事，并其上书时任中书之职名亦不书，盖欲避免沈氏与牧斋之关系。但文中云：“大兵之下松山也，绕出洪承畴军后，围之急，十三镇援兵俱不得前，城中饷绝，道已断。思陵召公议之，公请行。自天津口出，经山海关左，达鸭绿江，半月抵松山，军中皆呼万岁。公还，松山竟以援绝而破。时论以为初被围时，若分十三镇之半从公循

海而东，前后夹援，或有济，而惜乎莫有见及之者。”据此可见，季明海运之策与请任牧斋巡抚登莱两事实有相互关系。谢山虽恶牧斋，欲讳其事，亦有不可得者。（嘉定县志壹玖文学门沈宏之传云：“族弟崇明廷扬入中书，建海运策，疏出宏之手。丙戌廷扬死节，宏之殓之虎邱，志而铭之。”可供参考。）初学集贰拾上东山诗集叁“崇祯十四年冬至后京江舟中感怀”八首之六“闻道松山尚被围”句，可证牧斋赋此诗前后甚欲一试其平生谈兵说剑之抱负，觊觎登莱巡抚之专任，故于登州一役立有战功之刘良佐尤所属望。不知明辅亦如鹤洲之能以武人而能诗，可欣赏此江左才人之篇什，更通解其欲任登莱巡抚之微旨欤？

至“驾鹅行”中“惊呼病妇笑欲噎”之句，牧斋于此忽涉及河东君，亦非无因，殆由瑶草早已得闻钱柳因缘之佳话。东山酬和集刊成于崇祯十五年春间，集中所收诸词人和章，为徐元叹诗最多（并可参初学集叁贰“徐元叹诗序”），以平日徐马文字关系推之，瑶草当已先得见东山酬和集也。牧斋特作此句，所以表示河东君实非寻常女子，乃一“闺阁心悬海宇棋”之人，可与杨国夫人等视齐观，并暗寓以韩蕲王自待之意。未识瑶草读之以为何如耶？

抑更有可论者。绥寇纪略伍云：“淮抚朱大

典以护陵故，多宿兵，亦屡有挫刃。独其将刘良佐骁果善战。”可知当日江淮区域凤阳主帅拥兵最多，其部将如“花马刘”辈复以善战著称。吴氏之书虽指朱延之而言，但瑶草乃后来继任朱氏之人，部下骁将多仍其旧，南明野史所言即其明证，故牧斋之作殊非偶然。至北京陷落，弘光南都之局悉为马氏操持，盖由其掌握兵权所致。牧斋亦终以与马阮钩联，毁其晚节，固非一朝一夕之故，观此二诗一书即可证知矣。

初学集贰拾下东山诗集“闽人陈遁鸿节过访。别去二十年矣”七律略云：

乱后情怀听夜雨，别来踪迹看残棋。凭君卷却梁溪集，共对檐花尽一卮。（自注：“鸿节以李忠定公梁溪集相赠。”）

又“留鸿节”七律略云：

突兀相看执手时，依然旧雨忆前期。客中何物留君住，凭仗江梅玉雪枝。

同书同卷“郑大将军生日”七律云：

戟门瑞霭接青冥，海气营云拥将星。荷鼓光芒朝北斗，握奇壁垒镇南溟。扶桑晓日悬弧矢，析木长风送柝铃。荡寇灭奴须及早，伫看铜柱勒新铭。

同书叁贰“陈鸿节诗集叙”（寅恪案：同治修

福建通志貳壹叁文苑传有陈遁传，但其文全采自初学集，别无他材料也）略云：

陈遁字鸿节，闽之侯官人也。贷富人金为远游。抵陪京，过桃叶渡，遇曲中诸姬，揄长袂，着薄装，酒阑促坐，目眙手握，以为果媚己也。命酒极宴，流连宿昔，橐中装尽矣。还寄食于僧院。故人黎博士赠百金，遣游锡山。途中遇何人，夜发篋盗其金亡去。益大困，卧病于江上李生家。亡友何季穆赏其诗，载归虞山，（寅恪案：“李生”即李奕茂，字尔承，事迹可参牧斋外集貳伍“书李尔承诗后”。何允泓字季穆，常熟人，事迹可参初学集叁归田诗集上“哭何季穆”诗及同书伍伍“何季穆墓志铭”并吴伟业梅村家藏稿貳柒“何季穆文集序”等。）偕过余山中赋诗饮酒相乐也。自后不复相闻，亦未知其存否。今年忽访余于虎丘，握手道故，喜剧而涕。问其年，长余二岁耳。出其诗，则卷帙日益富。曹能始为采入十二代诗选中矣。鸿节将行，余为略次其生平与出游之概，以叙其诗，且以为别。属其归也，以质诸能始。癸未中春十四日叙。

同书捌捌“请调用闽帅议”略云：

为今之计，拯溺救焚，权宜急切，惟有调用闽帅一着。愚以谓当世诸公，宜亟以江南急危情形，飞章入告，伏乞皇上立敕郑帅移镇东南，专理御寇事宜。其将领土卒，一应安家衣甲器械船

只行粮月粮，一照郑帅弟鸿逵赴登事例。新登妇赴登也，属郑帅造船于瓜洲。郑慨然曰：此王事也，万里不敢辞，况京江咫尺乎？已而语其弟鸿逵：奴警更急，我当亲督师渡江。其慷慨赴义、急病让（攘）夷如此。东南之要害不止一隅，既奉命移镇，则东南皆信地也。皖急可借以援皖，凤急可借以援凤，淮急可借以援淮。譬之弈棋，下一子于边角，而全局皆可以照应，则下子之胜着也。天下事已如奕棋之残局矣，诚有意收拾，则满盘全局着子之当下者尚多，而恐当局者措手之未易也。姑先以救急一着言之。衰晚罪废，不当出位哆口轻谈天下事。警急旁午，吴中一日数惊。顷见南省台传议曰：上护陵寝，下顾身家。听斯言也，如寐睡中闻人聒耳大呼，不觉流汗惊寤，推袂被而起，庸敢进一得之愚，以备左右之采择。癸未三月朔日。

寅恪案：此郑大将军即郑成功之父郑芝龙，观议中“郑帅弟鸿逵”及“语其弟鸿逵”等句，是其确证。牧斋平生酬应之作甚多，未必悉数编入集中，以此等文字多不足道故也。至于寿芝龙一诗所以特编入集中，疑别有理由，盖欲借是表现其知兵谋国之志事耳。“请调用闽帅议”末署“癸未三月朔日”，“郑大将军生日”前一题为“冯二丈犹龙（寅恪案：冯梦龙字犹龙，苏州府长洲县人）七十寿诗”，其结语云“莺花春日为君长”，冯氏寿诗

前即有关陈氏二律，其“留鸿节”诗有“江梅玉雪”表面叙述景物之语，并取牧斋所作陈氏诗集序末署“癸未中春十四日”一端，综合推证，可知上列三诗一文皆崇祯十六年癸未二三月间在苏州所作，时日衔接，地点相同，互有关系者也。“请调用闽帅议”以弈棋为譬云“今天下事已如弈棋之残局矣”，可与“鸿节过访”诗“别来踪迹看残棋”之句互证。陈遁既是闽人，突兀过访，牧斋为之赋两诗并为之作诗集序，时间复与作寿郑芝龙诗及请调用闽帅议相接近，当不偶然。牧斋此年仲春忽至虎丘，恐非仅因观梅之雅兴，疑其别有所为。今以资料缺乏，甚难考知。或者一由于欲借鸿节为媒介以笼络郑芝龙兄弟，二由于往晤李邦华于广陵，共谋王室。若此揣测不误，则牧斋虎丘之游寓，乃其取道苏州渡江至扬州之中途小住也。第貳事俟后论之，兹暂不多及。又检黄漳浦（道周）集，其中亦有关涉此时李邦华诸人欲借郑芝龙兵力以安内攘外之文字，详见后引，兹亦暂不论之。

复次，金氏钱牧斋年谱崇祯十一年戊寅条，据日本宫崎来城郑成功年谱载：“郑森执贄先生之门，先生字之曰大木。时年十五。”殊为疏舛。鄙意许浩基郑延平年谱“崇祯十七年甲申公廿一岁。五月福王立于南京。芝龙遣兵入卫”条云：“台湾郑氏始末：福王立于南京，以明年为

弘光元年。封芝龙南安伯，镇福建。鸿逵靖虏伯，充总兵官，守镇江。芝豹彩并充水师副将。芝龙遣兵卫南京。”又“事钱谦益为师”条云：“东南纪事：福王时入国子监，师礼钱谦益。行朝录：闻钱谦益之名，执贄为弟子。谦益字之曰大木。（寅恪案：赐姓本末云：“初名森。弘光时入南京太学，闻钱谦益名，执贄为弟子。谦益字之曰大木。”亦同。）较合于事实。盖弘光立于南都，郑氏遣兵入卫，此时成功执贄于牧斋之门极为可能。行朝录为黄宗羲所著，梨洲与牧斋关系密切，其言自是可信。至成功见牧斋时年已二十一，尚未有字，殊不近情理，岂成功原有他字，而牧斋别易以“大木”之新字，或“大木”本为成功之字，传者误以为牧斋所取，如河东君之字“如是”实在遇见牧斋之前，牧斋遗事亦以“如是”之字乃牧斋所取者，同一谬误耶？俟考。

总而言之，牧斋在明北都倾覆以前与芝龙实有联系。至于郑成功，其发生关系则在南都弘光继立之后。南都既陷，牧斋与河东君志图光复，与海外往来之踪迹颇可推寻，俟第伍章述之，兹不论及。牧斋于崇祯季年联络当时握有兵权者之事实略如上述，其急求起用，与知交往还，并恐政敌周延儒妨阻，表面伪作谦逊之辞，以退为进，迹象之见于诗文者殊为不少。但本文专论述钱柳关系，此点非主旨所在，不宜多述。

噫！当牧斋世路纷扰经营之日，即河东君病榻呻吟痛苦之时，虽两人之心境不必尽同，而锦瑟年华则同一虚度，今日追思，殊令人惋惜。然此三数年间，乃钱柳新婚后生活之一片段，故亦不可不稍涉及之也。

第四章 河东君过访半野堂及其前后之关系（十五）

初学集贰拾下东山诗集叁“元日杂题长句八首”其一略云：

北阙千官咸拜手，东除上宰独扬言。（自注：“上待元辅以师臣之礼。”）朝罢开颜定相贺，年年虏退有殊恩。

寅恪案：牧斋赋长句八首，此首乃开宗明义第壹章，辞旨专诋杨羨，故知此首乃此题八首全部主旨所在也。检明史叁佰捌奸臣传周延儒传云：“帝尊礼延儒特重。尝于岁首日东向揖之曰：朕以天下听先生。因遍及诸阁臣。”可与此诗印证。又检同书同传云：“（崇祯）十六年四月大清兵略山东，还至近畿。帝忧甚。大学士吴甡方奉命办流寇，延儒不得已自请视师。帝大喜，降手敕，奖以召虎裴度，赐章服白金文绮上驷，给金帛赏军。延儒驻通州，不敢战，惟与幕下客饮酒娱乐，而日腾章奏捷。帝辄赐玺书褒励。侦大清兵去，乃言敌退，请下兵部议将吏功罪。既归朝，缴敕谕，帝即令藏贮，以识勋劳。论功加太师，荫子中书舍人。赐银币蟒服。延儒辞太师，许之。”亦可与此诗相印证。但玉绳因

清兵之退而特受宠赐，其事实崇祯十六年四月丁卯，即廿八日，清兵引退之后，（参明史贰肆庄烈帝本纪。）牧斋当不能预知。岂牧斋后闻玉绳事败，补作此首？抑或原有此首，特改用“年年”二字以后概前耶？俟考。

其三略云：

空传陶侃登坛约，谁奉田畴问道书。（自注：“淮抚史公唱义勤王，驰书相约。”）投笔儒生腾羽檄，（自注：“无锡顾杲秀才传号忠檄。”）辍耕野老奋耒锄。

寅恪案：明史贰肆庄烈帝本纪略云：

崇祯十五年十一月壬申（初六日）大清兵分道入塞，京师戒严。诏举堪督师大将者。戊寅（十二日）征诸镇入援。十七年二月丁亥（廿八日）诏天下勤王。三月甲午（初六日）征诸镇兵入援。乙巳（十七日）贼犯京师，京营兵溃。丙午（十八日）日晡，外城陷。是夕皇后周氏崩。丁未（十九日）昧爽，内城陷，帝崩于万寿山。

同书贰柒肆史可法传略云：

（崇祯）十二年夏丁外艰去。服阕，起户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代朱大典总督漕运，巡抚凤阳淮安扬州。拜南京兵部尚书，参赞机务。十七年四月朔闻贼犯阙，誓师勤王。渡江抵浦口，闻北都已陷。（寅恪案：小腆纪传拾史可法传略

云：“[崇祯]十六年乃拜南京兵部尚书，参赞机务。十七年夏四月朔闻贼犯阙，乃与户部尚书高弘图等誓告天地，驰檄勤王。渡江抵浦口，闻北京已陷。”可并参阅。）

史忠正公（可法）集贰“与云间诸绅书”略云：

天祸家国，逆闯横行。用厪圣忧，垂二十载。近者鸱张北向，犯阙无疑。法也闻之，五内震裂。夫西平许国，即怀内刃之思；太真忘躯，遂洒登州之涕。法虽迂疏浅陋，未敢远附古人，而国难方殷，何敢或后。顷者誓师秣马，而坐乏军需。点金无术，徬徨中夜，泣下沾衣。伏见诸台台励捐糜之素志，负报国之孤忠，毁家佐（纾？）难，亦大义所不辞。倘邀慷慨之怀，爰下刍茭之赐，则社稷幸甚！天下幸甚！

侯忠节公（峒曾）集捌“与同邑士大夫书”（自注：“崇祯甲申。”）云：

徐大司寇（石麒）传史大司马（可法）公启，遍达吴郡。郡中及虞山诸老皆传讫矣。今以属某，某不敢隐，亦不敢迟。盖谊同元首，势迫然眉，当效子文之毁家，宁惟卜式之输牛。某不揣虻负，敢竭区区。凡我同仇，各随愿力，乞填注枢启左方，以便报覆。

同书同卷“答史大司马书”（自注：“崇祯甲

申。”）略云：

地坼天崩，骨惊肠裂。端午闻变，恸哭辞家，孤舟半程，四鼓被劫。乃余生逢难之日，正义檄下颁之辰。伏枕诵之，长号欲绝。一息尚存，矢奉明命，激发义勇，泣劝委输，共纾率土之忱，以雪敷天之愤。前者从徐大司寇拜明公勤王之书，辄悉索敝赋以行，遂入盗手。然犹将毁家纾难，以为众先。（寅恪案：此书可参旧钞牧斋遗事后所载钱谦益答龚云起书并龚氏上牧斋原书。）

同书叁侯元瀚撰其父年谱下崇祯十七年甲申条略云：

三月中江南始闻李贼犯阙。未几，北来消息甚恶，府君终不忍信。至端午日闻变既真，乃始发声长恸，即夕辞家将赴南都，共图宗社大计。先是史忠清公（寅恪案：小腆纪传拾史可法传云：“隆武时，赠可法太师，谥忠靖。我朝赐专谥曰忠正。”侯谱称可法谥为“忠清”，疑是“忠靖”之误也）为南大司马，草勤王檄，遗尺一于府君，约以助义。府君出其书檄遍告乡里，且为约辞，读者感动。

盖道邻在牧斋赋此诗以前早有勤王之预备及举动，后因奉旨中道折回。观史氏遗集中崇祯十二年丁外艰以前淮抚任内诸家书可以证知，兹不

备引。颇疑崇祯十五年十一月清兵入塞，征诸镇入援，道邻唱义勤王，驰书约南中士大夫，牧斋遂于次年元旦感赋此诗。所以知者，十六年七月道邻始为南京兵部尚书（见国榷卷首之三部院表上南京兵部尚书栏），故牧斋称之为淮抚，而不称之为大司马也。至史氏与云间诸绅书，不知何年所作，或即是侯氏（与同邑士大夫书）所言之“公启”，亦未可知。总之必作于未确悉北京陷落以前。侯氏与同邑士大夫书，亦当作于未确悉北京陷落之时，答史大司马书则在确悉北京陷落以后所作耳。此皆详玩书中辞旨推得之结论。明史史可法本传所言道邻之勤王，乃其最后一次，与牧斋此诗无涉，恐读者淆混，因稍多引资料辩之如此。

又今检道邻遗文，不见约牧斋勤王之书，或因传写散佚，或因被忌删去，殊难决言，但寅恪则疑史氏未必有专函约牧斋。牧斋自注中史公之书，恐不过与侯氏书中所言之（公启）性质相类。此类公启牧斋当亦分得一纸，遂侈言专为彼而发，以自高其身价。若所推测不误，则牧斋此时欲乘机以知兵起用之心事，情见乎词，亦大可笑矣。

顾杲者，黄梨洲思旧录顾杲条云：

顾杲字子方，泾阳先生之孙。南都防乱揭，子方为首。阮大铖得志，以徐署丞疏，逮子方及

余。时邹虎臣为掌院，与子方有姻连，故迟其驾帖。福王出走，遂已。后死难。

查继佐国寿录贰诸生顾杲传云：

顾杲字子方，南直无锡诸生也。工书法，多为诗古文，与吴门杨廷枢同社。逆监魏忠贤时，周顺昌坐罪见收，杲为檄攻魏，致激众，五人死义闾门。崇祯中，又为号忠揭，指国事逗留。触时忌不悔。

明诗综柴陆“顾杲”条附静志居诗话云：

崇祯戊寅南国诸生百四十人，具防乱公揭，请逐阉党阮大铖，子方实居其首。有云：杲等读圣人之书，明讨贼之义。事出公论，言与愤俱，但知为国除奸，不惜以身贾祸。大铖饮恨刻骨，而东林复社之仇，在必报矣。”

寅恪案：子方乃东林党魁顾宪成之孙，其作攻魏檄、防乱揭及号忠檄等，尤足见其为人之激烈好名，斯固明季书生本色，不足异也。

又冒襄辑同人集肆载范景文“与冒辟疆书”三通，其第壹通略云：

不佞待罪留都，膺兹重寄，适当南北交讧，殚心竭虑，无能特效一筹，惟是侧席求贤，日冀匡时抱略之君子共为商榷，以济时艰。昨承枉重（踵？），正为止生倡义勤王，与渔仲即商遗

（遣？）发。明晨报谒，以订久要，惟门下倾吐抱膝之筹，俾不佞藉力高贤，救兹孔棘，真海内之光也。

寅恪案：质公之书当作于崇祯十年至十二年四月范氏任南京兵部尚书时（见国榷卷首之三部院表上南京兵部尚书栏），或即辟疆于崇祯十二年初夏至金陵应乡试之际耶？（见影梅庵忆语“己卯夏，应试白门”之语。）“渔仲”即刘履丁之字，俟后论之。

“止生”即茅元仪之字。初学集壹柒移居诗集“茅止生挽词”十首之五云：“一番下吏一勤王，抵死终然足不僵。落得奴酋也干笑，中华有此白痴郎。”质公书中所言可与牧斋挽茅氏诗相证。此诗作于崇祯十三年庚辰，虽在道邻驰书约牧斋勤王之前，然亦可知江左南都诸书生名士如茅元仪顾杲辈皆先后有“勤王”之议也。故特附记于此，以见当时风气之一斑耳。

其四云：

东略舟师岛屿纡，中朝可许握兵符。楼船捣穴真奇事，击楫中流亦壮夫。弓渡绿江驱灭貊，鞭投黑水驾天吴。剧怜韦相无才思，省壁愁看厓海图。（自注：“沈中翰上疏请余开府登莱，以肆水师。疏甫入而奴至，事亦中格。”）

寅恪案：沈廷扬上疏请任牧斋为登莱巡抚以

水师攻清事，前已详引，兹不复述。至此诗结语所用韦执谊事，已见钱遵王注中，亦可不赘。但有可笑者，牧斋遗事略云：“乙酉五月之变，柳夫人劝牧翁曰：是宜取义全大节，以副盛名。牧翁有难色。后牧斋偕柳游拂水山庄，见石涧流泉澄洁可爱。牧斋欲濯足其中，而不胜前却。柳笑曰：此沟渠水，岂秦淮河耶？牧翁有恶容。”此条所记明南都倾覆，牧斋不从河东君之劝以死殉国，俟后详言之，兹暂不论。惟牧斋怯于濯足拂水流泉，为河东君所笑一节，若非世人伪造以嘲牧斋者，则钱公与韦相同是一丘之貉，又何必斤斤较量才思之有无哉？夫河东君惮于登山，前已详述，而牧斋怯于涉水更复如此，真可谓难夫难妇矣。一笑！

其五略云：

老态当道踞津门，一旅师如万骑屯。矢贯猓獠成死狗，槛收牛鹿比孤豚。（自注：“晤中流闻大冯君镇天津，殪酋子，禽一牛鹿。喜而志之。”）

寅恪案：有学集贰捌“明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巡抚天津、慈溪冯公墓志铭”略云：

公名元飏，字尔赓。以兵部尚书元飙为其弟。海内称两冯君。初莅津门，厉兵振旅，犄角诸镇，斩馘献兵过当。上大喜，赐金币，荫一子

锦衣。

南雷文定前集伍“巡抚天津右佥都御史留仙冯公神道碑铭”（原注：“甲午。”）略云：

升天津兵备道，未几巡抚天津，兼理粮饷，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崇祯）十五年冬大兵复大入，公与诸镇犄角之。已又合宣大总督孙晋、督师范志元、山东巡抚王永吉之师，从密云趋墙子岭，邀其惰归。论功赐银币，荫一子锦衣卫。公讳元颺，字言仲，别号留仙。（可参初学集伍“留仙馆记”。）

明史贰伍柒冯元颺传附元颺传云：

（崇祯）十四年迁天津兵备副使。十月擢右佥都御史，代李继贞巡抚天津，兼督辽饷。明年叙军功，荫一子锦衣卫。

寅恪案：牧斋此诗及自注所述崇祯十五年冬尔赓任津抚时殪禽清酋一事，可与上引材料印证。但钱文“斩馘献兵过当”之“献”字，涵芬楼影印有学集所附校勘记未有校改。此时天津并无张献忠之兵，“献”字自不可通。疑是牧斋本作“虏兵”，后来避讳，以字形相近，遂改“虏”为“献”耳。至黄文之作“论功”及明史之作“叙军功”，皆含混言之，亦所以避清讳也。

其六略云：

庙廊题目片言中，准拟山林著此翁。（自注：“阳羨公语所知曰，虞山正堪领袖山林耳。”）千树梅花书万卷，君看松下有清风。

寅恪案：前论认“过钓台有感”七绝已及此诗，斯盖牧斋怨怼玉绳之不援引己身入相，遂作此矫饰恬退之语耳。检牧斋尺牋上“答周彝仲书”（寅恪案：周彝仲事迹未详。徐闇公钓璜堂集壹贰有“挽周彝仲”七律，其首句云：“昔到苕溪访翠微。”然则彝仲与湖州有关也。又谈孺木迁枣林杂俎和集丛赘“虞山后辈”条云：“常熟杨子常彝初以太仓张采张溥谒钱牧斋，时同社薄其文。已采登第，溥又出宜兴周相国，笼反因之通相国。”又顾公燮消夏闲记选存“文社之阨”条关于应社节，杜登春社事本末“娄东又有杨[彝]顾[麟士]之学”节，同治修苏州府志壹佰常熟县杨彝传及陈田明诗纪事辛签贰贰“杨彝”条等，皆可供参考，而顾书尤为简要。兹以子常亦是虞山籍以通宜兴之人，故附记于此。）云：

兵垣回，得手教，知元老记存之深，知己推挽之切，而圣意坚不可回，至于三四驳阻。其难其慎，则不肖生来本末与晚节末路，终不可捋拭录用，主上固已知之深，见之确，而持之不遗余力矣。圣意即天意也，天可违乎？万一知己不谅天心，朝夕力请之元老，元老过听，而力请于圣上，以圣上之聪明天纵，始而厌，久而疑，以区

区一人之进退，而开明良衲鑿之端，则我之营进者终成画饼，而所损于世道者不可言矣。又或主上虚己之过，强而从元老之言，以衰残病废之身附赘班行，点缀冷局。面目可憎，语言无味。此时引身求去，进不能有补于时艰，退不能自全其晚节。人何以处我，而我何以自处，不当深长计之乎？为不肖今日之计，断断乎当一意求退，不当复为仕进之局。为知己之深者，代为不肖之计，惟有仰体圣心，俯察微尚，从长商榷，俾得优游田里，管领山林，则余生没齿，受惠无穷矣。

寅恪案：此札可与初学集捌拾崇祯十六年癸未四月“复阳羨相公书”及“寄长安诸公书”参证。此两书俟后论“谢辇下知己及二三及门”诗时更述之，兹暂不多引。此札辞旨虽与两书类似，但是否同一时间所作，尚有问题。“复阳羨相公书”中“恭闻督师北伐，汛扫胡尘”等语，即指明史贰肆庄烈帝纪“（崇祯十六年）四月丁卯周延儒自请督师，许之”之事。（寅恪案：“丁卯”即初四日。可参明史叁佰捌奸臣传周延儒传。）“寄长安诸公书”题下自注“癸未四月”，故此两书当是牧斋于崇祯十六年四月在扬州会晤李邦华时交其转致者。至此札未载年月，不能确定为何时所作。但据“寄长安诸公书”中“顷者，一二门墙旧士为元老之葭莩桃李者，相率贻书，连章累牍，盛道其

殷勤推挽，郑重汲引，而天听弥高，转圆有待”等语，岂即指周彝仲寄牧斋之札而言耶？倘此假设不误，则此答周彝仲之札尚在两书之前所作也。俟考。细绎此札，其最可注意者为“又或主上虚己之过，强而从元老之言，以衰残病废之身附赘班行，点缀冷局”等语。盖牧斋当时甚愿玉绳援己入相，而玉绳竟不为之尽力。继闻崇祯帝之逾分奖饰，极有入相之可能。今忽得此札，传玉绳之言，谓虽曾尽心殚力，而思陵之意终不可回。牧斋据此乃知玉绳深忌己身之入相，仅欲处以帮闲冷局，聊借是勉应君上之旁求，并少顺群臣之推荐，遂不觉发怒，与玉绳绝交，而认之为死敌也。其经过之原委，请略述之。

南雷文定后集贰“顾玉书墓志铭”略云：

乙丑（康熙廿四年）余泛吴舫，遂主周氏。（寅恪案：“周氏”指周顺昌子茂兰。）于其座上见顾宗俊者，为玉书之子，流落可念，且以其父墓志铭为请。玉书名麟生，世为常熟人。父大章陕西副使，谥裕愍。宜兴者，裕愍之门人。其再相也，玉章入其幕中。起废蠲逋清狱薄赋四事，玉书颇与闻之。虞山故与宜兴涿鹿善，宜兴心欲起涿鹿（指冯铨），而众论不同，姑徐之以观其变。虞山遂致书宜兴云：“阁下含弘光大，至精识微。具司马公之诚一，寇莱公之刚断，而济之以王文正之安和，韩魏公之宏博。目今起废为朝

正第一。至如涿鹿，余不具论，当年守涿之功，屹然为畿内保障，岂可一旦抹杀，尚浮沉启事乎？往见子丑之际，持局者过于矜愎，流为敲侧，一往不返，激成横流。此正今日之前车也。”玉书见而讶其翻逆案也，年少气盛，不顾利害，以其书泄之于外，举朝大哗。虞山闻而恨之，后十年玉书有家难，虞山不能忘情，几置之死，因徙居吴门。家世膏粱，骤承贫薄。

寅恪案：玉书所见牧斋致玉绳书，当是牧斋于崇祯十四年九月玉绳再相至北京以后及得周彝仲书以前所作，其欲玉绳荐起冯振鹭，乃阴为已身再起之预备。盖牧斋与振鹭在当时虽为对立之党派，然若思陵能统一并用，则冯氏得起，已身亦可同进矣。兹姑不论其此时之用心如何，但其以易经坤象“含弘光大”之义为说，实亦牧斋于明末南都时所持之政见也。颇疑朱由崧之“一年天子小朝廷”（见有学集捌长干塔光诗集“一年”七律）其以“弘光”为年号者，固出于此，而拟此“弘光”之号，即采自牧斋之意，殆欲以含弘光大，统一并用，标榜当时政策之故欤？

关于牧斋致玉绳此书，尚有可注意者二事。一为牧斋称誉玉绳，连举北宋宰相司马光寇准王旦韩琦四人以相比拟，足见牧斋用典适切，非俭腹者可及。然亦由其熟玩东都事略之故。牧斋于王称之书，曾有一段因缘，观初学集捌伍“书东

都事略后”及有学集肆陆“跋东都事略”并同书叁壹“族孙嗣美合葬墓志铭”等可知也。二为前论“有美诗”谓黄梨洲虽与牧斋交谊笃挚，然时有讥刺之语，殊不可解，意者太冲于阉党有杀父之仇，其见解绝异于牧斋之“含弘光大”。牧斋歿后廿一年，梨洲游苏州，目睹旧朝党家之沦落，乃知实由受之追恨玉书泄其密书所致，因遂于畴昔夙好之人不惜为不满之辞耶？

至玉绳之再相颇由东林推动之故，此事今不能详述，亦不必详述，但旧籍中有关于周延儒再相侯恂与有力焉一节，兹录于下，其正确之性质尚待考实。唯以其与后论侯恂方域父子及左良玉事牵涉，故并附及之，以备参究。

文秉烈皇小识崇祯十年辛巳条云：

召予告大学士周延儒于家。先是阁臣虽内外兼用，鲜有当圣意者。众推宜兴颇有机巧，或能仰副，而圣意亦及之。于是庶吉士张溥、礼部员外郎吴昌时为之经营，涿州冯铨、河南侯恂、桐城阮大铖（寅恪案：“桐城”当作“怀宁”。此误）等分任一股，每股银万金，共费六万两，始得再召。

寅恪案：张天如吴来之为策画玉绳再相之主要人物，各出一股，不待多论。冯振鹭侯若谷阮集之三人各分任一股，合张吴二股计之，共为五

股。六股之数尚少一股，文氏独缺分任此股之主名，当有所讳。牧斋于此颇有嫌疑。然今考牧斋此时正为河东君之事，筹措经营，精疲力竭，若黄扉金屋同时并举，揆之虞山平日经济状况，恐未必有此能力也。俟考。

又梨洲所言顾氏家难事，今难考知，但牧斋尺牋中“与王兆吉”札五首之一（可参同书同卷“与钱湘灵”札中“仲恭非死于其弟，乃死于其兄”等语）有涉及此事之语，或与太冲所言有关。其文云：

仲恭家事，自分寒灰枯木，不为此辈所齿录，不敢漫置一喙。年丈伟望硕德，乡评倚重，忍不出片言断其曲直乎？景之丈为顾氏懿亲，得其立议，即玉书亦必信服，他可知也。为亡友又复绕舌，当不惜知己一笑耳。

寅恪案：王兆吉者，常熟王嘉定长子梦鼎之字，而梦鼎之兄也。王氏父子兄弟事迹见初学集伍柒“王府君墓志铭”及光绪修常昭合志稿贰伍王梦鼎传等。景之者，常熟赵士春字。士春为明末常熟著称之人，事迹见明史贰贰玖赵用贤传附士春传及常昭合志稿贰伍赵士春传等。仲恭者，常熟顾大韶之字，即玉书之叔也。初学集柒贰“顾仲恭传”云：“顾大韶字仲恭，常熟人也。父云程，神庙时为南京太常寺卿。仲恭与其兄大章字伯钦，孪生子也，连袂出游，人不能辨其少长，

有张伯皆仲皆之目。伯钦举进士，奉使休沐，颜面肤腴，衣冠骑从甚都。仲恭老于书生，头蓬不栉，衣垢不浣，口不择言，交不择人，潦倒折拉，悠悠忽忽，每引镜自诧曰：顾仲恭乃如许！”颇疑梨洲所云“家难”，即牧斋所谓“家事”，岂大章一房与大韶一房亲族竞争之事，亦如后来牧斋死后所谓“钱氏家难”者耶？详绎牧斋札语，其意实袒大韶一房，所云“自分寒灰枯木，不为此辈所齿录”，可见牧斋愤怒之甚。“此辈”当指与大韶一房为敌之亲支，即玉书一房，“为亡友又复绕舌”之“亡友”即指仲恭而言，盖玉书一房不听从牧斋之意，牧斋遂欲借王赵两人之力以压迫之也。牧斋与仲恭交谊本极笃挚，观其崇祯十七年甲申以前所作之仲恭传，于伯钦仲恭兄弟之间似已有所轩轻，玉书之怨牧斋恐非一朝一夕之故，其由来久矣。又牧斋札中称景之为顾氏“懿亲”，赵士春与顾麟生两人亲戚之关系，今不易知。梨洲所撰“顾玉书墓志铭”载其诸婿中有“赵延史”之名，牧斋于崇祯十四年辛巳十二月作景之妻黄氏墓志铭，载黄氏所生二男中有“延先”之名，（见初学集伍玖“翰林院编修赵君室黄孺人墓志铭”。）延史延先名不尽同，未必是一人，然俱以“延”字命名，岂兄弟行辈耶？更俟详考。

玉绳既不能如牧斋之所求，牧斋忽得闻徐石麒传述思陵奖饰之语，取而与周彝仲书中所言相

参较，亦明了阳羨之用心，于是失望怨怼之辞形诸诗文者，连篇累牍，刺刺不休矣。

初学集贰拾下东山诗集肆“嘉禾司寇再承召对，下询幽仄，恭传天语，流闻吴中。恭赋今体十四韵，以识荣感”（寅恪案：“嘉禾司寇”指徐石麟。见明史贰柒伍本传。传载石麟字宝摩，嘉兴人。光绪修嘉兴府志伍“徐石麟传”同。钱肃润南忠纪“太宰徐公”条云：“徐石麟号虞求。”明季南略玖“徐石麟主盟”条云：“字宝摩，号虞求，浙江嘉善人。”光绪重刻乾隆修浙江通志壹陆叁“徐石麟传”云：“号虞求，嘉兴人。”又陈忠裕全集贰玖“虞求徐公行状”云：“公性纯孝，以父心虞公不及禄养，因自号虞求，以志永思。”尤可资考证。）云：

夕烽缠斗极，昃食动严宸。帝赉旁求急，天章召对勤。睿容纾便殿，清问及遗民。当宁呈嗟数，班行省记真。虚名劳物色，朴学愧天人。

（自注：“上曰，钱某博通今古，学冠天人。咨嗟询问者再。”）四达聪明主，三缄密勿臣。东除宜拱默，北乡共逡巡。日月诚难蔽，云雷本自屯。孤生心自幸，幽仄意空频。漫欲占连茹，何关叹积薪。丹心悬魏阙，白首谢平津。感遇无终古，酬恩有百身。尧年多甲子，禹甸少风尘。歌罢临青镜，萧然整角巾。

寅恪案：此诗列于“癸未四月吉水公总宪诣

阙”诗之后。又据明史壹壹贰七卿年表贰崇祯十六年癸未刑部尚书栏载：“石麒正月削职。”初视之，似牧斋得闻虞求召对之语在崇祯十六年正月或四月以后。细抑之，此诗“夕烽缠斗极，旻食动严宸。帝赉旁求急，天章召对勤”，即指上引明史贰肆庄烈帝本纪崇祯十五年十一月壬申（初六日）清兵分道入塞，京师戒严，诏举堪督师大将之事。此时距十六年癸未元日几达两月之久。想当日徐氏召对之后，即秘密速报牧斋。观初学集贰拾上东山诗集叁“壬午除夕”七律略云：“蓬华依然又岁除，如闻幽仄问樵渔。耗磨时序心仍在，管领山林计未疏。”可为牧斋在崇祯十五年岁除之际已得虞求密报，即玉绳排阻信息之确证。故牧斋得以据之洞烛玉绳之奸诈。由是可以推知其答周彝仲札亦在得闻徐氏密报之后矣。其所以列此诗于十六年四月之后者，恐因不便泄露徐氏早有密报之事。是年四月钱徐两人或又会于扬州，流传转述，事后赋诗，庶可避免嫌疑，且借以见徐氏所为有合于孔光不言温室树之义欤？

此题后第叁题复为“挽西蜀尹西有长庚”二首，其第壹首“万言书上黄扉寝”句下自注云：“西有为余上书蜀相，不蒙省答。”“蜀相”当指王应熊而言。

明史贰伍叁王应熊传略云：

王应熊字非熊，巴县人。（崇祯）六年特旨

擢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八年乞休去。延儒再相，患言者攻己，独念应熊刚很，可借以制之，力言于帝，十五年冬遣行人召应熊。明年六月，应熊未至，延儒已罢归。延儒被逮，不即赴，俟应熊至，始尾之行。一日帝顾中官曰：延儒何久不至？对曰：需王应熊先入耳。帝益疑之。九月应熊至，宿朝房。请入对，不许。请归田，许之。乃惭遽而返。”

寅恪案：非熊本玉绳党，即使再任，当亦未能起用牧斋，可知牧斋在当时实负宰相之望，为朝野所推，故延儒尤忌之也。因并附记之，以供参考。

抑更有可论者。初学集柒玖卷末附瞿稼轩跋语云：

先生平生持论，一味主认和平，绝无鼓帆侧舵之意。特忌者不知，必欲以伐异党同之见，尽力排挤，使之沉埋挫抑，槁项山林而后快。假使先生得乘时遘会，吐气伸眉，以虚公坦荡之怀，履平康正直之道，与天下扫荆棘而还太和，雍熙之绩岂不立奏。而无如天心未欲治平，人事转相挠阻，岁月云迈，白首空山，徒令其垂老门生，闭户诵读，共抱园桃叹，此式耜于编纂之余，而窃不胜世道之感也。因并述之，以缀于后。崇祯癸未八月门人瞿式耜谨跋。

寅恪案：初学集为稼轩承牧斋之命编纂校刻者。今初学集目录之后载稼轩后序，末署“崇祯癸未九月朔日”，此外别有跋语，即上所节录者也。此跋语附于柒玖卷之末，下一卷首载“上阳羨相公书”及“寄长安诸公竖”，据是可以推知牧斋当时实有意特列两书于次卷之首，所以见其在崇祯朝出处本末，与阳羨始合终离之关键。瞿氏跋语所言，牧斋平生持论“无鼓帆侧舵之意”，即“含弘光大”之义，忌者必欲使之“槁项山林”，即“领袖山林”之旨，故稼轩之跋与牧斋之诗可以互相证发也。此“癸未元日杂题长句”第陆首第柒句“千树梅花书万卷”，亦是牧斋自道其当时之实况，赋此诗时绛云楼虽未落成，但牧斋之家所藏书籍早已甚富。兹不须广引，即取前论东都事略时言及之“钱嗣美墓志铭”中“余家居访求遗书，残编落简，捐衣食无所恤”之语可证知也。至“千树梅花”乃指拂水山庄之梅而言，前论东山酬和集壹“新正二日偕河东君过拂水山庄，梅花半开，春条乍放，喜而有作”诗时已详言之，兹可不赘。唯牧斋举此以谢绝玉绳，亦更在其故。

初学集壹伍丙捨诗集上“阳羨相公枉驾山居，即事赋呈四首”其一云：

阁老行春至，山翁上冢回。衰衣争聚看，棋局漫相陪。乐饮倾村酿，和羹折野梅。缘堤桃李树，一一为公开。

其二云：

黑头方壮盛，缘野正优游。月满孙弘阁，风轻傅说舟。鸱夷看后乘，戎马问前筹。侧席烦明主，东山自可求。

其三云：

堤柳眠风翠，楼花笑日红。秣华欺冷节，妖艳仗天工。舟楫浮春水，车茵爱晚风。暂时忧国泪，莫洒画桥东。

其四云：

若问东山事，将无畏简书。白衣悲命驾，红袖泣登车。甲第功谁奏，歌钟赏尚虚。安危有公在，一笑偃蓬庐。

寅恪案：此题前第壹题为“清明河阳山上冢”，第贰题为“寒食偕孟阳璧甫山行，饭破山寺”，此题第叁首复有“秣华欺冷节”之句，可知崇祯十二年己卯清明寒食后不久之时玉绳曾到拂水山庄访问牧斋也。玉绳既亲见拂水山庄园林之胜境，则其“虞山正堪领袖山林”之语尤为适切。才调集伍元微之“刘阮妻”二首之二云：“千树桃花万年药，不知何事忆人间。”然则牧斋此时已拥有萼绿华之河东君，又何必不忘情于人间买菜求益之书哉！

第陸首“君看松下有清风”句，即王摩诘“酬张

少府诗”（见王右丞集柒）云：“晚年惟好静，万事不关心。自顾无长策，空知反旧林。松风吹解带，山月照弹琴。君问穷通理，渔歌入浦深。”盖右丞此诗正可道出牧斋答复玉绳所欲言也。

其七略云：

潘岳已从槐柳列，石生宁在马蹄间。邓尉梅花侵夜发，香车明日向西山。

寅恪案：“潘岳已从槐柳列”句，牧斋实兼采晋书伍伍潘岳传安仁谄附贾谧事，与李百药书贰贰卢文伟传所载，两者合用，构成此句。且因“石生宁在马蹄间”句同是晋人故实（除钱遵王注所引者外，并可参世说新语政事类“山公以器重朝望”条刘注引虞预晋事），遂联想及之耳。遵王注引北齐书卢文伟传云：“卢询祖好臧否人物。尝语人曰：我昨东方未明，过和氏门外，已见二陆两源森然与槐柳齐列。盖谓彦师仁惠与文宗那延也。”以释之，自是不误。惟北齐书本作“两源”，而此注作“两潘”，殊为可笑。恐是由于偶尔笔误，抑或版本目录专家疏于乙部校讎之学所致耶？俟考。“邓尉梅花侵夜发，香车明日向西山”一联，前于论“京口舟中感怀”诗时已及之。邓尉山在苏州府治之西南，故称之为“西山”。但此不过希望河东君病愈出游之意。其实此时河东君正在病中，非真能往游苏州也。

又此诗七八两句之意实暗用晋书柴玖谢安传中“安虽放情丘壑，然每游赏，必以妓女从”及“征西大将军桓温请为司马。将发新亭，朝士咸送。中丞高崧戏之曰：卿屡违朝旨，高卧东山。诸人每相与言，安石不出，将如苍生何？”等语。牧斋诗之“西山”即谢安传之“东山”也，但牧斋赋此诗时正怨望朝旨之不至，则与谢安石大相违异耳。一笑！

第四章 河东君过访半野堂及其前后之关系（十六）

明季北略壹壹“郑芝龙击刘香老”条略云：

崇祯六年海盗刘香老犯长乐。甲戌四月，又寇海丰。乙亥四月芝龙合粤兵击刘香老于四尾远洋。（寅恪案：“四”字疑当依国樞作“田”。俟考。）香势蹙，自焚溺死。

寅恪案：大云与芝龙同里，熊文灿督粤，令其摄海道，领粤兵共郑飞黄之闽兵合击刘香。平香之役，粤省上状，霖寰功居第一。后来之巡抚登莱，亦是同其前任之曾樱俱与郑氏兄弟关系密切之故，（可参后论牧斋贺孙朝让得子诗条。）当日明廷如此措施，自有理由，而牧斋之不得任登莱巡抚，乃势所必然者也。

至仲含与郑氏之关系，可参明史贰柒陸曾樱传。其文略云：

曾樱字仲含，峡江人。崇祯元年以右参政分守漳南。母忧归。服阙，起故官，分守兴泉二郡。进按察使，分巡福宁。先是，红夷寇兴泉，樱请巡抚邹维琯用副总兵郑芝龙为军锋，果奏捷。及刘香寇广东，总督熊文灿欲得芝龙为援，

维琏等以香与芝龙有旧，疑不遣。樱以百口保芝龙，遂讨灭香。芝龙感樱甚。十年冬，帝信东厂言，以樱行贿欲擢官，命械赴京。御史叶初春尝为樱属吏，知其廉，于他疏微白之。有诏诘问，因具言樱贤，然不知贿所从至。诏至闽，巡抚沈犹龙、巡按张肯堂阅厂檄有奸人黄四臣名，芝龙前白曰：四臣我所遣。我感樱恩，恐迁去，令从都下讯之，四臣乃妄言，致有此事。犹龙肯堂以入告，力白樱冤。芝龙亦具疏请罪。削芝龙都督衔，而令樱以故官巡视海道。寻以衡永多寇，改樱湖广按察使，分守湖南。樱乃调芝龙剿贼，贼多降，一方遂安。迁山东右布政使，分守东莱。十四年春擢右副都御史，代徐人龙巡抚其地。明年迁南京工部右侍郎，乞假归。

据此可知仲含霖寰之成事及牧斋之企图。但郑氏与二曾真正交谊密切，与牧斋之仅以文字酬应者大有不同。假使牧斋果得任登莱巡抚，恐亦不得如二曾之能指挥郑氏之水军也。

一为南都与全局之关系。盖当时长江以北受困于李张及建州，已成糜烂之势。江左士大夫颇欲保全南方，以留都南京为中心，聚兵力藉图偏安之局。观石斋“与郑将军书”第貳通云“李大司马方今伟人，所号召豪杰立应，拟与南都诸绅击牛酺酒，以俟麾下”及“与张鲛渊书”云“南都名贤所聚，熊坛老诸公提挈于内，刘良佐诸将匡襄于

外。借漕捐资，尚支岁月”等语，是其明证。熊坛老即熊明遇。明史贰伍柒熊明遇传略云：“熊明遇字良孺，进贤人。崇祯元年起兵部右侍郎。明年进左，迁南京刑部尚书。四年召拜兵部尚书。五年以故官致仕。久之，用荐起南京兵部尚书。”并参以上论侯方域代其父恂作书致左良玉，阻其拥兵至南京事，所引诸史料，足见崇祯十六年春间至初夏熊氏亦在南京遥为牧斋共谋王室群公之一人也。

一为关于左良玉之为人，石斋致郑飞黄书中所论，与牧斋撰李邦华神道碑中所言颇不相同。盖石斋深知良玉之为人不可信赖，故欲借郑氏军力以防制之也。夫左氏固不可信赖，郑氏亦略相似。石斋当日或亦有所感觉，但此时所以取郑而舍左者，其关键实在左氏军糈不能自筹，动以索饷要挟官吏，残害人民。前述其拥兵东下欲寄帑南京之事，可为一例，不必多论。至若郑氏所统之兵，军饷既能自给，故纪律亦较严肃。此点尤为当时所罕见，非他军所可企及也。

明季北略壹壹“郑芝龙击刘香老”条略云：

初，芝龙为海盗。崇祯元年五月招之。九月芝龙降于巡抚熊文灿，授以游击。十三年八月加芝龙总兵。芝龙既俘刘香，海氛颇息。因以海利交通朝贵，寝以大显。芝龙幼习海，知海情，凡海盗皆故盟，或出门下。自就抚后，海船不得郑

氏令旗，不能往来。每一船例入三千金，岁入年万计。芝龙以此富敌国。自筑城于安平海梢，直通卧内，可泊船径达海。其守城兵自给饷，不取于官。旗帜鲜明，戈甲坚利。凡贼遁入海者，檄付芝龙，取之如寄。

同书同卷郑芝龙小传略云：

海盜有十寨，寨各有主。飞黄之主有疾，疾且痼，九主为之宰牲療祭。飞黄乃泣求其主：“明日祭后必会饮，乞众力为我放一洋，获之有无多寡，皆我之命。烦缓颊恳之。”主如其言，众各欣然。劫四艘，货物皆自暹逻来者，每艘约二十余万。九主重信义，尽畀飞黄。飞黄之富逾十寨矣。海中以富为尊，其主亦就殂，飞黄遂为十主中之一。时则通家耗，辇金还家。置苏杭细软，两京大内宝玩，兴贩瑠毬朝鲜真腊占城三佛齐等国，兼掠犯东粤潮惠广肇福游汀闽台绍等处。此天启初年事也。刘香既没，余皆跪拜投降，海上从此太平，往来各国皆飞黄旗号，沧海大洋如内地矣。抚按又为报功，因升漳潮两府副总兵。后至崇祯末年百计营求，欲得福闽全省正总兵，赍银十万至京师，大小司马手长胆怯，不敢也。至十七年三月，此银为流贼所得。

小腆纪年壹叁“顺治三年十一月丁巳明郑芝龙降于我大清”条略云：

王师进逼安平镇，芝龙军容烜赫，炮声震天地。（将降于贝勒），其子成功谏曰：闽粤之地不比北方，得任意驰驱。若凭险设伏，收人心以固其本，兴贩各港，以足其饷，选将练兵，号召不难矣。芝龙拂袖起。成功出告（其叔）鸿逵，逵壮之，入语芝龙曰：兄尚带甲数十万，舳舻塞海，粮饷充足，辅其君以号召天下，豪杰自当响应，何委身于人？

据上引史料观之，郑氏父子之兴起非仅由武力，而经济方面，即当时中国与外洋通商贸易之关系有以致之。明南都倾覆，延平一系犹能继续朱氏之残余几达四十年之久，绝非偶然。自飞黄大木父子之后，闽海东南之地，至今三百余年，虽累经人事之迁易，然实以一隅系全国之轻重。治史之君子，溯源追始，究世变之所由，不可不于此点注意及之也。兹不避枝蔓之嫌，稍详述之，以俟通人之教正。

至石斋致张鯢渊书所谓黎总戎延庆者，当是芝龙部下之将领。张鯢渊者，当日福建巡抚张肯堂之号（将黄宗羲思旧录“张肯堂”条），其事迹详见明史贰柒陸张肯堂传。唯明史传书字不书号，今同治修福建通志壹貳玖张肯堂转载其字鯢渊，实则鯢渊乃其号，非其字也。熊明遇明史本传及明诗综伍玖熊氏小传皆言其字子良，光绪修江西通志壹叁捌及小腆纪传伍柒遗臣貳熊氏传则

谓其字良孺，微有不同。但陈忠裕全集壹捌白云草“赠熊坛石大司马”五言排律，附考证，引明史熊明遇本传以实之。又谈迁北游录纪闻类上“熊明遇”条云：“进贤故大司马熊坛石隐山中。”故知石斋所谓“坛老”即明遇。明史诸传例仅书字，而不书号，实则名与字尚有相互关系可以推寻。至于别号，则与其名之关系颇难揣测。如此节中所论黄李张熊诸人，苟仅就明史证之，殊不能得其联系。此亦读史者不可不知也。

牧斋“癸未四月吉水公总宪诣阙”诗题中所谓“辇下知己”者，当指郑三俊范景文冯飏龚鼎孳等而言。此题第肆首自注云：“上命精择大德，冢宰建帅公以衰晚姓名列上。”可以为证。明史贰伍肆郑三俊传云：“郑三俊字用章，池州建德人。”故称“建德公”。同书壹壹贰七卿年表吏部尚书栏载，崇祯十五年壬午“郑三俊八月任。”十六年癸未“三俊五月免。”故云“冢宰。”范质公与牧斋之关系见前论“题将相谈兵图，为范司马蔡将军作”诗。明史壹壹贰七卿年表工部尚书栏载，崇祯十五年壬午“范景文十月任。”十六年癸未景文仍任原职。十七年甲申二月入阁，三月殉难。至牧斋与冯元飏元飏兄弟关系尤密，见前论“（癸未）元日杂题句”八首之五，及有学集贰捌“慈溪冯公墓志铭”所述牧斋因张汉儒告讐被逮北行，时尔赓任苏松兵备参议特加营护事。

明史貳伍柒冯元飏传略云：

（崇祯）十五年六月召拜兵部右侍郎，转左。元飏多智数，尚权譎，与兄元飏并好结纳，一时翕然称二冯。然故与冯铨通普谊，初在言路，诋周延儒。及为侍郎，延儒方再相，元飏因与善。延儒欲以振饥为铨功，复其冠带，惮众议，元飏令引吴甡入阁助之。既而甡背延儒议。熊开元欲尽发延儒罪，元飏遽止之，开元以是获重谴。兵部尚书陈新甲弃市，元飏署部事。一日帝召诸大臣游西苑，赐宴明德殿，因论兵事良久。帝曰：大司马缺久，无逾卿者。元飏以多病辞，乃用张国维。十六年五月国维下狱，遂以元飏为尚书。至八月，以病剧乞休，帝慰留之，请益坚，乃允其去。将归，荐李邦华史可法自代。帝不用。用兵科都给事中张缙彦，都城遂不守。

及同书七卿年表兵部尚书栏载：

十六年癸未（张）国维五月免。冯元飏五月任，十一月告病。张缙彦十月任。（寅恪案：谈迁国榷部院表下兵部尚书栏载“崇祯癸未慈溪冯元飏五月任，十月罢。□□张缙彦十月任。”与明史略异。岂元飏久病，十月尚虚留原缺，缙彦代任职务，至十一月元飏始正式开去原缺，而缙彦遂真除本兵耶？俟考。）

可知牧斋与冯铨周延儒诸人之复杂关系，尔

弢实有牵涉。牧斋所指“辇下知己”，尔弢应为其
中一人，自无疑义也。

又龚鼎孳定山堂集载其门人孝感严正矩所
撰“大宗伯龚端毅公传”略云：

莅蕲七载，抚按交章类荐，举卓异，行取陞
见。上注视嘉悦，拜兵科给事中。居兵垣十阅
月，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而于人才士气尤为谆
谆致意云。于司寇徐公石麒之去国，特疏请留，
极论言官章公正宸惠公世扬，宪臣刘公宗周、金
公光宸等皆当赐环。因及钱公谦益、杨公廷麟、
忤珰同难之方公震孺，俱不宜终老岩穴。

寅恪案：芝麓时任兵科给事中，请起用自命
知兵之牧斋，则不仅能尽本身之职责，亦可称牧
斋知己之一矣。至作芝麓传之严正矩，其人与顾
横波三十九岁生日金陵市隐园中林堂盛会有关。
板桥杂记中丽品门“顾媚”条纪其事略云：

岁丁酉（顺治十四年）尚书挈（横波）夫人
重游金陵，寓市隐园中林堂。（寅恪案：园在南
京武定桥油坊弄。见嘉庆修江宁府志玖古迹门，
并可参吴应箕留都见闻录上园亭门关于市隐园
条。）值夫人生辰，（寅恪案：横波生辰为十一
月三日。此年三十九岁。详孟森心史丛刊二
集“横波夫人考”。）张灯开宴，请召宾客数十百
辈，命老梨园郭长春等演剧，酒客丁继之张燕筑

及二主郎（原注：“中翰王式之，水部王桓之。”）串王母瑶池宴。夫人垂珠帘召旧日同居南曲呼姊妹行者与宴。李六（大？）娘十娘王节娘皆在焉。（寅恪案：三人事迹见余书中丽品门及同卷“珠市名妓附见”，并同书下轶事门。）时尚书门人楚严某赴浙监司任，逗留居樽下，褰帘长跪，捧卮称贱子上寿，坐者皆离席伏。夫人欣然为罄三爵，尚书意甚得也。余与吴园次邓孝威作长歌纪其事。嗣后还京师，以病死。尚书有白门柳传奇行于世。（可参定山堂诗集附诗余壹。）

寅恪案：澹心所言芝麓门人赴浙江监司任之“楚严某”，今检严氏所作芝麓传云：“（崇祯九年）丙子分校楚闱，总裁为娄东吴骏公（伟业）宋九青（玫），两先生称文坛名宿，与公气谊甚合，藻鉴相同，所拔皆奇俊，得士周寿明等七人，中甲科者五，不肖矩与焉。”及光绪修孝感县志壹肆严正矩传略云：“严正矩字方公，号絜庵。癸未成进士，未仕。国初授嘉禾司理。以贤能升杭州守，代摄学政。寻简饬兵备温处。”故澹心所指即絜庵无疑。兹以余氏所述涉及善持君事，颇饶趣味，因附记于此。

依上引诸资料，最可注意者，牧斋此诗作于崇祯十六年四月，其时正欲以知兵起用，故目当日管领铨曹并此时前后主持戎政之人皆为知己，

斯又势所必然。今日思之，甚为可笑。

至牧斋京华旧友可称知己者恐尚不止此数人，仍当详检史籍也。诗题中“二三及门”者当指张国维等。检商务重印本浙江通志壹肆拾选举门举人表载：“天启元年辛酉科。张国维。东阳人。壬戌会魁。”及明史壹壹贰七卿年表兵部尚书栏载：崇祯十五年壬午“张国维九月任。”十六年癸未“国维五月免。”故牧斋所指“二三及门”，玉笥必是其中最重要之人。若熊汝霖，则浙江通志举人表载：“天启元年辛酉科。熊汝霖。余姚人。辛未进士。”是雨殷之为牧斋门人，固不待言。明史贰柒陆、浙江通志壹陆叁、乾隆修绍兴府志伍陆、光绪修余姚县志贰叁、温睿临南疆绎史贰贰，及小腆纪传肆拾熊汝霖传，并黄宗羲南雷文定前集玖“移史馆熊公雨殷行状”等所载雨殷历官年月皆颇笼统，惟国榘玖玖崇祯十六年癸未二月壬申（初八日）载“户科右给事中熊汝霖谪福建按察司照磨”，官职时间最为明确。牧斋赋诗在是年四月，当已知雨殷谪闽之事，故诗题所指“二三及门”中熊氏似不能在內。至夏燮明通鉴捌玖崇祯十六年四月辛卯“大清兵北归”条载“谪给事中熊汝霖为福建按察使照磨”，则不过因记述之便利始终其事言之耳，未必别有依据。盖熊氏既奉严旨谪外，恐不能在都迁延过久也。更检浙江通志举人表载：“天启元年辛酉科。王道焜。

杭州人。”明史柴陸朱大典传附王道焜传、浙江通志壹陸叁及光绪修杭州府志壹叁拾王道焜传等所载年月殊为含混，惟南疆绎史壹柒王道焜传（参小腆纪传肆玖王道焜传）略云“王道焜字少平，仁和人，天启辛酉举于乡。庄烈帝破格求材，尽征天下廉能吏，临轩亲试，不次用。抚按以道焜名上，铨曹谓郡丞例不与选，授兵部职方主事。道焜不平，抗疏言（之）。寻得温旨，许候考。会都城陷，微服南归”，据此则少平似有为牧斋所谓“二三及门”中一人之可能。然王氏之入京究在十六年四月以前，或以后，未能考知，故不敢确定也。其余牧斋浙闱所取之士，此时在北京者，或尚有他人，更俟详考。

以上论诗题已竟，兹续论此四律于下。

其一略云：

青镜霜毛叹白纷，东华尘土懒知闻。绝交莫笑嵇康懒，即是先生誓墓文。

寅恪案：此首乃谢绝中朝寝阁启事之总述。“绝交莫笑嵇康懒，即是先生誓墓文”乃指初学集捌拾“寄长安诸公书”。此书题下署“癸未四月”，可知牧斋当时手交此书与懋明带至北京者。揆之牧斋此时热中之心理，言不由衷，竟至是耶？

其二略云：

三眠柳解榑憔悴，九锡花能破寂寥。信是子公多气力，帝城无梦莫相招。

寅恪案：关于此首所用典故，钱遵王注中已详者，不须多赘。惟有可注意者，即“三眠柳”、“九锡花”两句，此联实指河东君而言。遵王虽引陶穀清异录中罗虬九锡文以释下句，但于上句则不著一语，因“柳”字太明显，故避去不注耳。第柒第捌两句，自是用汉书陆陈万年传附子咸传中所云：“王音辅政，信用陈汤。咸数赂遗汤，予书曰：即蒙子公力，得入帝城，死不恨。”（颜师古注曰：子公汤之字。）遵王注已言之矣。但牧斋杜工部集笺注壹伍“秋兴”八首之四“闻道长安似弈棋”一律笺云：“曰平居有所思，殆欲以沧江遗老，奋袖屈指，覆定百年举棋之局，非徒悲伤晚晚，如昔人愿得入帝城而已。”检牧翁读杜寄庐小笺及读杜二笺，俱无此语。据季振宜“钱蒙叟杜工部集笺注序”云：“一日（遵王）指杜诗数帙，泣谓予曰：此我牧翁笺注杜诗也。年四五十，即随笔记录，极年八十，书始成。”夫牧斋之读杜诗，年四五十即随笔记录，则崇祯七年九月以前读杜笺中既未用汉书陈咸之成语，可知季氏所刻蒙叟笺注中所用陈咸之言乃牧斋于崇祯七年秋后加入者。初学集捌拾“（崇祯十六年癸未）复阳羨相公书”云：“两年频奉翰教，裁候阙然，屏废日久。生平耻为陈子

康。愿蒙子公力，得入帝城。此阁下之所知也。”据此，岂加入之时即崇祯十六年癸未作此书及赋“吉水公总宪诣樵”诗之际耶？若此揣测不误，未免以退为进，明言不欲“入帝城”，而实甚愿“蒙子公力”也。措辞固甚妙，用心则殊可笑矣。

其三略云：

仕路揶揄诚有鬼，相门洒扫岂无人。云皴北岭山如黛，月浸西湖水似银。东阁故人金谷友，肯将心迹信沉沦。

寅恪案：此首之旨与第贰首相同，皆言不欲入帝城之意。所不同之点，前者之辞以保有“樵憔悴”、“破寂寥”之河东君为言，而后者则以管领“北岭”、“西湖”之拂水山庄为说耳。刘本沛虞书“虞山”条云：“虞山即吴之乌目山也，在县治西北一里。”及“尚湖”条云：“尚湖即今西湖，在县治西南四里。”又光绪修常昭合志稿叁水道门“尚湖”条云：“尚湖在常熟县西南四里，长十五里，广九里，亦曰西湖。卢镇琴川志：旧经曰，上湖昔人以虞山横列于北，亦称照山湖，而相沿多称尚湖。”牧斋之拂水山庄实据虞山尚湖之胜境。周玉绳亦尝亲至其地。前论“（癸未）元日杂题长句”八首之六时已言及之。此癸未元日诗第陆首第贰句自注云：“阳羨公语所知曰，虞山正堪领袖山林耳。”牧翁于周氏此语深恶痛恨，至死

不忘，属笔遣辞多及此意，“东阁故人金谷友”句实用两出处而指一类之人。遵王引西京杂记贰“公孙弘起家徒步，为丞相”条以释“东阁故人”之语，甚是，但于“金谷友”则缺而不注。检晋书伍伍潘岳传略云：“岳性轻躁，趋世利，与石崇等谄事贾谧，每候其出，与崇辄望尘而拜。

（孙）秀诬岳及石崇欧阳建谋奉淮南王允、齐王冏为乱，诛之。初被收，俱不相知。石崇已送在市，岳后至，崇谓之曰：安仁，卿亦复尔耶？岳曰：可谓白首同所归。岳金谷诗云：投分寄石友，白首同所归。乃成其讖。（寅恪案：晋书叁叁石苞传附子崇传云：“崇有别馆在河阳之金谷。”）”可与前引牧斋癸未元日诗八首之七“潘岳已从槐柳列”及此首“相门洒扫岂无人”句相参证，皆谓周玉绳幕客顾玉书麟生及谋主吴来之昌期辈。关于顾氏泄漏牧斋请玉绳起用冯铨事，前已述及，但玉书非甚有名之文士，至若吴来之，则是当日词人，其本末颇与安仁类似。牧斋作诗之际，周吴俱尚未败，乃以“白首同所归”为言，可谓预言竟中者矣。

其四云：

虚堂长日对空枰，择帅流闻及外兵。（自注：“上命精择大帅，冢宰建德公以衰晚姓名列上。）玉帐更番饶节钺，金瓯断送几书生。骊山旧匣埋荒草，谯国新书废短檠。多谢群公慎推

举，莫令人笑李元平。

寅恪案：此首乃牧斋自谓己身知兵，堪任大帅，而崇祯帝弃置不用，转用周玉绳，所以致其怨望之意。故此首实为此题之全部主旨也。诗中典故遵王已注释者可不复述，兹唯就诗中旨意略证释之。

明史贰肆庄烈帝本纪略云：

崇祯十五年十一月壬申大清兵分道入塞，京师戒严，命勋臣分守九门。诏举堪督师大将者。闰（十一）月癸卯下诏罪己，求直言。壬寅大清兵南下畿南，郡邑多不守。十二月大清兵趋曹濮，山东州县相继下。十六年夏四月丁卯周延儒自请督师，许之。

同书贰柒陸熊汝霖传云：

（庄烈帝）尝召对。（汝霖）言：将不任战，敌南北往返，谨随其后，如厮隶之于贵官，负弩前驱，望尘莫及，何名为将？何名为督师？帝深然之。已言有司察举者不得滥举边才，监司察处者不得遽躡巡抚。遮封疆重任，不为匪人借途。

检夏燮明通鉴捌玖崇祯十六年夏四月辛卯大清兵北归条，述雨殷召对之语，于周延儒自请督师之后特加“因言”二字，盖谓熊氏所称“何名为将？何名为督师？”之语乃指玉绳而发，颇合当

日情势。然则雨殷所奏疑即阴为排周起钱之地，牧斋赋诗之前或亦远道与谋，未可知也。又“金瓯断送几书生”句之“几书生”自是指温体仁周延儒言，长卿以翰林起家，玉绳以状头出身，俱跻位首辅，其为“书生”固不待言，但牧斋诗中之“书生”实偏重玉绳，盖用吴均续齐谐记所述阳羨许彦于绥安山行，遇一书生，求寄鹅笼中之事。遵王有学集诗注壹“鹅笼曲”四首之一已详引之矣，其余他诗，如此诗前一题“金陵客座逢水榭故姬感叹而作”四首，每首皆有“鹅笼”二字，及同书壹叁“病榻消寒杂咏”四十六首之十三自注云“壬午五日鹅笼公有龙舟御席之宠”等，亦用此典。推其所以累用此典者实有原因，盖牧斋深恶玉绳，故于明人所通称之“阳羨”二字亦避而不用，特取“鹅笼”二字以目之，怨毒之于人，可畏也已。“骊山”“谯国”一联之典故遵王注已解释，不须重论。牧斋以“知兵”自许，此联之旨即前论初学集贰拾上东山诗集叁“秋夕燕誉堂话旧事有感”七律“洞房清夜秋灯里，共简庄周说剑篇”之意也。“多谢群公慎推举，莫令人笑李元平”二句，表面观之虽似自谦之语，实则以李元平指周延儒，读者幸勿误误解也。

综合言之，牧斋所谓此次与群公共谋王室之事，乃钩结在朝在野之徒党排周延儒，而自以知兵为借口欲取而代之以阴谋。牧斋应有自知之

明，揣其本人，于李元平所差无几，故欲联络当日领兵诸将帅为之效用，尤注意郑芝龙之实力。此点虽极可笑，但亦是彼时之情势所致，读者不可因轻笑牧斋之故，而忽视此明季史事中重要之关键也。前言当“白首老人”世路驰驱之日，正“红颜小妇”病榻呻吟之时。（初学集贰拾上东山诗集叁“冬至后京江舟中感怀”八首之一云：“白首老人徒种菜，红颜小妇尚飘蓬。”）河东君适牧斋后不久即患病，其病始于崇祯十四年辛巳秋冬之际，至十六年癸未秋冬之间方告痊愈，凡越三甲子之时日，经过情事之可考见于牧斋诗文中者，依次移写，而论释之于下。但上已引者仅列题目及有关数语，又上虽未引，因其题目有关，则止录题目。读者可取原集参之也。

初学集贰拾上东山诗集叁“小至日京口舟中”云：

病色依然镜里霜，眉间旋喜发新黄。

河东君和诗云：

首比飞蓬鬓有霜，香奁累月废丹黄。

寅恪案：“小至”为冬至前一日，（郑氏近世中西史日表载，崇祯十四年辛巳十一月十九日冬至。虽未必与当时所用之历切合，然所差亦不甚大也。）检初学集贰拾上东山诗集叁有“（辛巳）中秋日携内出游，次冬日泛舟韵”二首，并

附河东君和作，两人诗中未见河东君患病痕迹，则自小至日上溯至中秋日，共越三月，而中秋时尚未发病，故依河东君“累月”之语推之，知其病开始于九十月间也。牧斋诗“病色依然镜里霜”之句，乃面有病容呈霜白色之意。至河东君“首比飞蓬鬓有霜”句，则早与潘安仁二毛之叹，但此时其年仅二十四，纵有白发当亦甚少，盖自形其憔悴之态耳。且顺治十三年丙申河东君年三十九时，牧斋赋茸城惜别诗，有“徐娘发未宣”句，（见钱曾有学集诗注柒。余详下论。）岂有年四十发尚未斑白，而年二十四鬓反有霜乎？此为诗人夸辞趁韵之言明矣。牧斋“发新黄”之语，用花间集伍张泌浣溪沙词十首之四“依约残眉理旧黄”句，故河东君和诗以“废丹黄”答之。此处“丹黄”二字，乃指妇女装饰用品，非指文士校点用品，因恐读者误会，故并及之。

抑更有可论者。前言牧斋不多作词，今观牧斋“发新黄”之语，既出花间集，有学集叁夏五集“留题湖舫”七律二首之二“杜鹃春恨夕阳知”句亦用秦少游淮海词踏莎行“郴州旅舍”词“杜鹃声里斜阳暮”之语（可参上论），则知牧斋于诗余一道，未尝不研治，其为博学通才，益可证明矣。

又靳荣藩吴诗集览肆上“永和宫”词“巫阳莫救仓舒恨，金锁凋残玉箸红”，其释“玉箸”固当，但其解“金锁凋残”则无着落，颇疑梅村“金锁凋

残”四字即从张泌“依约残眉理旧黄”句而来，盖谓双眉愁锁不加描画也。梅村易“黄”为“金”，与“玉”相配，尤为工切。斯为一时之臆说，未必能得骏公真意，姑记于此，以俟更考。

兹复有一事附论于此。偶检近日影印归庄手写诗稿辛巳稿中载“感事寄二受翁”二首之二“病闻妙道加餐稳，向入温柔娱老宜”句下自注云：“娄东受老方卧病，虞山受老初纳河东君。”明史贰捌捌张溥传略云：“张溥字天如，太仓人，与同里张采共学齐名，号娄东二张。采字受先，知临川，移疾归。”故玄恭所谓“二受翁”，一即太仓张受先，一即常熟钱受之也。至恒轩赋此题之时日亦有可考者，此题前“日食”七古一首，其诗云：“十月朔日昼如晦，青天无云欲见沫。仰望中天知日食，日食之余如月朏。”眉端有批语云：“丙子秋七月朔，日食，丁丑正朔食，是年十二月朔又食，并今为四。”（寅恪案：谈迁国榷玖伍载，崇祯九年丙子七月癸卯朔，日食。十年丁丑正月辛丑朔，日食。同年十二月乙未朔，日食。十四年辛巳十月癸卯朔，丙午日食。与归氏批语除十四年十月“癸卯”作“丙午”外，其余全同。明史贰叁庄烈帝纪崇祯九年秋七月不书日食，十年春正月辛丑朔日有食之，同年十二月不书日食。同书贰肆同纪十四年十月癸卯朔，日有食之。夏燮明通鉴庄烈帝纪所书日食，及陈鹤明

纪中其孙克家所补崇祯元年以后之记载，皆与明史同。夫明史庄烈帝纪本多遗漏，其缺书日食原不足异。夏陈之书依据明史，亦可不论。所可怪者，孺木与玄恭同为崇祯时人，独于崇祯十四年十月癸卯朔之日食书作“丙午”，竟相差三日之久，殊不合理。故谈氏之书虽陈详确，然读者亦不可不慎也。）玄恭此题后第贰题为“十月四日复就医娄东，夜雨宿舟中”，依是推计，可知“寄二受翁”诗乃作于崇祯十四年十月初一日至初四日之间也。今据恒轩作诗时日附录于此，以备参证。又恒轩手稿此题第壹首眉端有“存前首”三字，第贰首眉端有朱笔“，”之删去符号，然则恒轩本意不欲存第贰首者，岂以此首涉及河东君之故耶？复检恒轩此稿辛巳年所作“虎丘即事”诗“拍肩思断袖，游目更褰裳”一联，旁有朱笔批云“此等不雅，且不韵”，颇似师长语气。更取国光社影印东涧手校李商隐诗中牧斋笔迹对勘，颇有类似之处，或疑“寄二受翁”诗第贰首眉端朱笔符号即出之牧斋之手。夫牧斋保有卢家莫愁，乃黄梨洲所谓“牧老生平极得意事。”（见范锴华笑庵杂笔壹“黄梨洲批钱诗残本茸城惜别诗”条。）故此端不仅不应隐讳，且更宜借他人诗词作扩大之宣传，安有使其门生删去此首之理？据是推论，此删去之符号果东涧所加者，实因玄恭诗语亦嫌“不雅不韵”所致，非由涉及河东君也。

初学集贰拾上东山诗集叁“寄榆林杜韬武总戎”云：

（诗略。结语前已论。）

同书同卷“冬至后京江舟中感怀”八首（寅恪案：此题第柒首前已移录，第捌首结语亦征引论及。兹更录第伍首，与此题后诸诗，迄于崇祯十四年“辛巳除夕”共五题，综合论之于下。所以如是分并者，盖欲发河东君适牧斋后曾一度留苏养疴未发之覆也。）其五云：

人情物论总相关，何似西陵松柏间。敢倚前期论白首，断将末契结朱颜。缘情词赋推团扇，慢世风怀托远山。恋别烛花浑未炧，宵来红泪正斓斑。

“贺泉州孙太守得子四绝句”云：

（诗略。）

“半塘雪中戏成，次东坡韵”其一云：

千林晃耀失藏鸦，紫席回帘拥钿车。币地杨枝联玉树，漫天柳絮搅琪花。熏炉昵枕梁王赋，蜡烛裁书学士家。却笑词人多白战，腰间十韵手频叉。

其二云：

方璧玄珪密又纤，霜娥月姊斗清严。从教镜里看增粉，不分空中拟撒盐。铺作瑶台妆色界，

结成玉箸照冰檐。高山岁晚偏头白，只许青松露一尖。

“次韵戈三庄乐六十自寿诗，兼简李大孟芳。二君与余皆壬午”诗云：

（诗略。）

“辛巳除夕”云：

风吹漏滴共萧然，画尽寒灰拥被眠。昵枕熏香如昨日，小窗宿火又新年。愁心爆竹难将去，永夕缸花只自团。凄断鲈鱼浑不寐，梦魂那得到君边。

寅恪案：前论牧斋“冬日嘉兴舟中戏示惠香”诗谓惠香与苏禾两地有关，又论河东君与汪然明尺牋第贰伍通时亦言及河东君曾在嘉兴养病事，今细绎钱柳两人“小至日京口舟中”之诗、牧斋“冬至后京江舟中感怀”诗第伍首及“半塘雪中戏成，次东坡韵”诗并“次韵戈三庄乐六十自寿”诗及“辛巳除夕”诗等，始恍然知河东君此次患病出游京口，因病转剧，遂留居苏州养病，而牧斋独自归常熟度岁也。

“京江舟中感怀”第伍首，其为河东君而作固不待言。初读之，见第柒第捌连句乃用杜牧之诗“蜡烛有心还惜别，替人垂泪到天明”（见全唐诗第捌函杜牧肆“赠别”二首之二）及晏叔原词“红烛自怜无好计，夜寒空替人垂泪”（见晏几道小

山词蝶恋花）之典。“夜寒”二字与冬至后气候切合，深服此老使事之精当，但不解何以此时忽有离别之感。后取“半塘雪中戏成，次东坡韵”诗及“辛巳除夕”诗并次年壬午春间与惠香有关诸诗，参合证之，方悟牧斋“京江舟中感怀”诗第伍首，实因河东君不随同归家度岁，独留苏养疴，牧斋遂赋此首惜别也。此首全部皆佳妙，读者自能得知。兹所欲指出者，即“人情物论总相关，何似西陵松柏间”两句。此言当时舆论共推己身应作宰相，如河东君半野堂初赠诗所谓“江左风流物论雄”之意，但仍不及西陵松柏下之同心人也。“敢倚前期论白首，断将末契结朱颜”一联，上句用潘安仁金谷诗“投分寄石友，白首同所归”之典（见晋书伍伍潘岳传），下句用陆士衡叹逝赋“托末契于后生，余将老而为客”之典（见文选壹陆）。牧斋之意以为己身长于河东君三十六岁，自当先死，不敢有“白首同归”之望，但欲以死后未竟之志业托之于河东君也。岂料后来牧斋为黄毓祺之案所牵累，河东君虽欲从死，然竟俱得生，而不能从死。（见有学集壹秋槐诗集“和东坡西台诗韵六首”序。）迨牧斋逝后三十四日，河东君卒自杀相殉。（见钱孺貽“河东君殉家难事实”。）然则牧斋诗语，亦终成预讖矣。奇哉！悲哉！

“贺泉州孙太守得子”诗在“冬至京江舟中感

怀”诗后，“半塘雪中戏成”诗前，依排列次序言，似当作于牧斋此游未归常熟以前，但“半塘雪诗”乃牧斋极意经营之作，欲与东坡半山竞胜者，恐非一时所能完就，更须加以修改。岂此和苏两律之写定实在归常熟得闻孙氏生子以后，遂致如此排列耶？俟考。孙太守即常熟孙林之子朝让，牧斋与孙氏父子兄弟为乡里交好。初学集伍陆“诰封中大夫广东按察司按察使孙君墓志铭”略云：

孙氏世居中州，胜国时，千一公官平江路录事司主事，遂家常熟。府君讳林，字子乔，与其弟讳森，字子桑，羁贯成童，爽朗玉立。子桑与君之伯子恭甫，相继举于乡。又十年，少子光甫亦举进士。君既辱与先人游，而余与子桑同举，交在纪群之间。恭甫既第，光甫始见知于余。君之丧，光甫自泉来奔。君卒于崇祯十年四月，享年七十有四。娶陈氏，赠淑人。子三人，朝肃广东布政司右布政，朝谐国子生，朝让福建泉州府知府。今余离告讦之祸，幽于请室，而光甫之乞铭也哀，故不辞而为之铭。

及光绪修常昭合志稿贰伍孙朝肃传附弟朝让传略云：

朝让字光甫，一号木芝，登崇祯四年进士，历官刑部郎，出知泉州府。内艰服阕，再补泉州。升建南兵巡副使。旋晋按察使，转江西布政

使，不赴。年方逾艾，林居终老。年九十而终。

故知牧斋赋贺孙太守得子诗乃在光甫再任泉州知府之时。常昭合志稿谓“内艰服阕，再补泉州”，但据初学集孙林墓志铭，子乔卒于崇祯十年四月，光甫请铭在牧斋以张汉儒告讐被逮至北京，即崇祯十年闰四月廿五日入狱，次年五月廿五日出狱之间。（参金鹤冲钱牧斋先生年谱。）可证光甫第壹次实因丁父忧解任，常昭合志稿传文中之“内艰”，恐是“外艰”之误也。

寅恪初视牧斋此贺得子诗，以为寻常酬应之作，但揆以牧斋此际公私交迫、忙碌至极之情况，岂肯费如许时间及心思作此通常酬应之举？故疑其别有作用。检有学集伍绛云余烬集下，即钱曾注本敬他老人集上“伏波弄璋歌”六首，及牧斋外集壹原删诗“越吟憔悴”中“伏波弄璋歌”二首，（原注：“即敬他老人集中删余。”）始知牧斋当时甚欲利用马进宝之兵力以复明室，故不惮烦为此谄语。孙氏父子兄弟本是牧斋同里旧交，固与马氏不同，然中年得子亦为常事，何乃远道寄贺，谀词累牍，一至如是耶？意者此际牧斋颇思借资郑芝龙鸿逵兄弟水军以达其楼船征东之策。前论沈廷扬上书请任牧斋为登莱巡抚事及牧斋“调用闽帅议”时已言及之。考谈孺木国榘玖柒载：“崇祯十四年辛巳二月辛本酉曾樱为副都御史，巡抚登莱。”同书玖捌载：“崇祯十五年壬午

十月丁巳曾櫻为南京工部右侍郎。”明史貳柒陸曾櫻传云：“明年（崇禎十五年）迁南京工部右侍郎。”及吴廷燮明督抚年表陸“明季增置巡抚”栏载：“巡抚登萊地方赞理军务〔崇禎〕十四年。”徐人龙。曾櫻。明史本传：“迁山东右布政使，分守登萊。十四年春擢右副都御史，巡抚其地。”山东志：“代徐人龙。”十五年。曾櫻。万历丙辰进士题名：“曾櫻。江西峽江民籍。”曾化龙。〔彭孙遹〕山中闻见录〔陸〕：“十五年十一月以曾化龙巡抚登萊。”十六年。曾化龙。山东志：“晋江进士。代曾櫻。”万历己未进士题名：“曾化龙。福建晋江军籍。”故牧斋于崇禎十四年末赋诗贺孙朝让得子之时，恐已揣知仲含未必能甚久其位，则郑氏兄弟之兵力必须争取。孙氏与郑氏兄弟之关系如何，今难详考，但既为泉州知府，则应有借以交通之可能。岂知受之所覬覦之官乃为与郑氏兄弟同里之曾霖寰所得。霖寰与郑氏关系自较牧斋直接。牧斋于此亦可谓不自量者欤？由是言之，牧斋平生赋诗，其中颇多为己身政治服务之作，读者不察其隐秘，往往以集中滥杂酬应之作相讥诮，亦未免过于肤浅，转为牧斋所笑矣。

关于“半塘雪诗”颇有可论者。检牧斋外集伍“薛行屋诗序”略云：“介甫谓子瞻雪诗有少陵气象。形神俱肖少陵复生者，在宋惟子瞻。”牧斋

此序本为敷衍薛所蕴而作，酬应之文，殊不足道，但牧斋赋诗宗尚少陵，于杜诗著有专书，此文引介甫谓子瞻雪诗有少陵气象之语，可见受之于子瞻雪诗尤所用心。牧斋雪诗之工妙固不敢谓胜于介甫，然必不逊于子由，可以断言也。至牧斋诗中诸问题，兹不能详论，唯有可注意者，即牧斋与河东君出游京口，归途至苏州，何以有此戏作雪诗一题？细绎诗后第贰题为“辛巳除夕”七律，其结语云：“凄断鲛鱼浑不寐，梦魂那得到君边。”并参以“雪诗”第壹首第贰句“萦席回帘拥钿车”及第壹联“匝地杨枝联玉树，漫天柳絮搅琪花”之指河东君等句，然后豁然通解牧斋半塘雪诗实与惠香有关。因惠香寓苏州，（此点可参前引牧斋永遇乐词“十七夜”：“隔船窗，暗笑低鬟，一缕歌喉如发”及“生公石上，周遭云树，遮掩一分残阙”，并初学集贰拾上东山诗集叁“效欧阳詹玩月诗”“谁家玩月无歌版，若个中秋不举觞。虎山桥浸水精域，生公石上琉璃场。酒旗正临天骊动，歌扇恰倚月魄凉”等句。）河东君或又曾在其嘉兴之寓所养疴，此寓所恐即是吴来之昌时鸳湖别业所谓勺园者。（见前论牧斋“冬日嘉兴舟中戏示惠香”诗。）此次京江之游病势已剧，似可依前例留居惠香苏寓疗疾也。是时惠香究寓苏州何处？是否在半塘？抑或在他处？今未能确悉。假使牧斋适在半塘途中遇雪，因而乘兴赋

诗，则殊不成问题。若不然者，则河东君留苏州养痾之寓所必与半塘有关。但惠香斯际是否寓半塘，又无以考知。此点尚须详检。

第四章 河东君过访半野堂及其前后之关系（十七）

茲复有一事可以注意者，即顾公燮消夏闲记选存“拙政园”条（参嘉庆一统志柴捌苏州府贰津梁门“临顿桥”条及吴诗集览柒上“咏拙政园山茶花”并引。又阮葵生茶余客话捌“拙政园”条及吴槎客騫尖阳丛笔壹“徐夫人灿”条，所记颇详，足资考证。至张霞房红兰逸乘“咫述”类“拙政园在齐门内迎春坊”条云：“吴三桂婿王长安别业也。吴败，为海盐陈相国之遴得。”则所述名园之易主，先后颠倒，殊为舛误也。）云：

海宁相陈之遴荐吴梅村祭酒至京，盖将虚左以待。比至，海宁已败，尽室迁谪塞外。梅村作拙政园山茶歌，感慨惋惜，盖有不能明言之隐。拙政园在娄齐二门之间，地名北街。嘉靖中御史王献臣因大宏寺遗址营别墅，以自托于潘岳拙者之为政也。文衡山图记以志其胜。后其子以樗蒲一掷，偿里中徐氏。国初海宁得之，复加修葺，烜赫一时。中有宝珠山茶三四株，交枝连理，巨丽鲜妍。海宁贬谪，而此园籍没入官。顺治末年为驻防将军寓居。康熙初又为吴三桂婿王永宁所有，益复崇高雕镂，备极华侈。滇黔作逆，永宁

惧而先死，其园入官。内有斑竹厅一座，即三桂女起居处也。康熙十七年改为苏松道署，道台祖道立葺而新之，缺裁，散为民居，有王皋闻顾壁斗两富室分售焉。其后总戎严公伟亦居于此。今属蒋氏，西首易叶程二氏矣。

及同治修苏州府志肆陆第宅园林门长洲县“拙政园”条“康熙十八年改苏常新署”句下原注云：

徐乾学记云，始虞山钱宗伯谦益尝构曲房其中，以娱所嬖河东君，而海宁相公继之，门施行马。海宁得祸，入官。（吴槎客鳬尖阳丛笔壹“拙政园”条略云：“柳麓芜亦尝寓此，曲房乃其所构。陈其年诗云：堆来马粪齐妆阁。其荒凉又可想见矣。”可供参证。）

寅恪案：健庵生于崇祯四年，与钱柳为同时人，所言当非虚构。但牧斋于顺治四五两年因黄毓祺案曾居拙政园（见第伍章所论），颇疑原一所言乃指崇祯时事与后来黄案无关。若所推测者不误，即当是指十四年末、十五年初而言。盖河东君自崇祯十四年六月适牧斋后，迄于明南都倾覆，唯此短时间曾居吴苑养痾也。姑记于此，更俟详考。或谓十四年末、十五年初河东君居苏州养痾之地乃是张异度世伟之泌园，即旧时陈惟寅之淶水园，盖异度及其子绥子奕，皆与牧斋交谊甚笃，故河东君可因牧斋之故暂借其地养痾。但

此说尚未发现证据，姑录之，以俟详考。（可参初学集伍肆“张异度墓志铭”及有学集伍“假我堂文宴诗”等。）

又梅村家藏稿叁诗前集叁“圆圆曲”云：“家本姑苏浣花里，圆圆小字娇罗绮。梦向夫差苑里游，宫娥拥入君王起。前身合是采莲人，门前一片横塘水。”自是以西施比畹芬，与此曲下文“君不见馆娃初起鸳鸯宿，越女如花看不足。香径尘生鸟自啼，屐廊人去苔空绿”及“为君别唱吴宫曲”等语皆用同一典故。“浣花里”者，辛文房唐才子传陆“薛涛传”云：“涛字洪度，成都乐妓也。性辨惠，调翰墨。居浣花里，种菖蒲满门。傍即东北走长安东也。”可知梅村所用乃薛涛故事。靳荣藩吴诗集览柒上引宋人刘诜“题罗稚川小景”诗“江村颇类浣花里”以释此句，殊不知刘诗此句下接以“人品兼似陶渊明”之语，足证刘诗之“浣花里”实指杜少陵，始可与陶渊明并举，梅村赋诗岂得取杜陶以比畹芬，致貽拟人不于其伦之讥耶？盖靳氏漫检佩文韵府作注并未深究骏公用意之所在也。至于“横塘”与“越来溪”有关，而越来溪与越王勾践及西施间接有关（见嘉庆一统志柒苏州府壹山川门“横塘”及“越来溪”等条），故又与“馆娃宫”“响屐廊”“吴宫”等语互相联系，不待详论。由是言之，颇疑梅村意中“浣花里”即指“临顿里”。叶圣野赠董如斯诗云：“酒垆寻卞赛，花

底出陈圆。”（见下引）或者当崇祯中河东君早与卞云装陈畹芬等居于临顿里，迨崇祯十四年复在云装处，即拙政园养痾欤？牧斋赋诗往往以河东君比西施，此点恐由河东君早在崇祯十四年以前即与畹芬云装同寓临顿里之故。若所推测不误，则一代名姝，此短时间内群集于此里，洵可称嘉话。惜尚难详确证明，甚愿当世及后来之通人有以赐教。

寅恪追忆旧朝光绪己亥之岁旅居南昌，随先君夜访书肆，购得尚存牧斋序文之梅村集，是后遂习诵圆圆曲，已历六十余载之久，犹未敢自信能通解其旨趣。可知读书之难若此。际今以废疾之颓龄，既如仲公之健忘，而欲效务观之老学，日暮途远，将何所成？可伤也已！

又鄙意河东君所以留苏养痾，不偕牧斋归家度岁，当更有其他理由。考后汉书列传捌叁梁鸿传略云：“梁鸿字伯鸾，扶风平陵人也。疾且困，告主人曰：昔延陵季子葬子于赢博之间，不归乡里。慎勿令我子持丧归去。及卒，〔高〕伯通等为求葬地于吴要离冢傍。咸曰：要离烈士，而伯鸾清高，可令相近。”河东君者，以美人而兼烈女，企慕宋代之梁紅玉，观其扶病出游京口访吊安国夫人之古战场一事可以证知。韩梁墓在苏州灵岩山，河东君当时自料其必死，死而葬于苏州，即陆放翁“死当穿冢伴要离”及“死有要离与

卜邻”之意也。（见剑南诗稿柒“月下醉题”及贰柒“书叹”。）

复次，白氏长庆集壹贰“真娘墓”（自注：墓在虎丘寺。）云：“真娘墓，虎丘道。不识真娘镜中面，唯见真娘墓头草。霜摧花李风折莲，真娘死时犹少年。脂肤蕙手不牢固，世间尤物难留连。难留连，易销歇。塞北花，江南雪。”吴地记云：“虎丘山有贞娘墓，吴国之佳丽也。行客才子多题诗墓上。”范锴华笑庵杂笔本顾云美“河东君传”末署：“甲辰七月七日书于真娘墓下。”据此，云美之意殆拘执地方名胜古迹，以为河东君愿死葬苏州之故，仅由于欲与唐之贞娘相比并，则犹未尽窥见河东君平生壮志之所在也。

尤有可注意者，即顾公燮消夏闲记选存“柳如是”条云：“甲辰七月七日东海徐宾为葬于贞娘墓下。”（寅恪案：徐宾事迹见松江府志伍陸徐冕传附长子宾传及张应昌国朝诗铎卷首名氏爵里著作目。）夫河东君葬于常熟牧斋墓西数十步秋水阁之后（详见金鹤冲钱牧斋先生年谱康熙三年甲辰条后附载），至今犹在，不解公燮何以有此语？岂徐宾曾有此议，未成事实，公燮遂误认为真事耶？若徐氏果有此议者，则其意亦与云美相似矣。

抑更有可论者，即关于半塘雪诗两首之内容是也。牧斋为文赋诗，韩杜之外，兼崇欧苏，半

塘雪诗一题既是和苏，自必与东坡诗集有密切关系。牧斋平生虽习读苏诗，然揅题咏物仍当以分类之本为便。寅恪昔年笺证白香山新乐府，以为七德舞一篇乃用吴兢贞观政要为骨干。其理由已详证释之矣。东坡之诗今古流传，版本甚多，牧斋富有藏书，所见旧本自必不少。检钱遵王述古堂书目貳诗集类载“东坡集王梅溪注二十卷”（参瞿凤起君编虞山钱遵王藏书目录汇编柒集部诗集类）天禄琳琅书目陸元版集部载：“增刊校正王状元集注分类东坡先生诗，宋苏轼著，王十朋集注，刘会孟批点，二十五卷。元柯九思藏本，明项元汴、本朝季振宜俱经收藏。”近年涵芬楼影印之宋务本堂刊本即同此分类之本。但天禄琳琅本既经季沧苇收藏，季氏之书与钱遵王牧斋直接间接相涉，则牧斋赋半塘雪诗曾取用此本，颇有可能。绛云楼书目中未载此书，牧斋殆以其为坊贾编撰，殊有脱误，弃不收录耶？牧斋固是博闻强记之人，但赋半塘雪诗究以分类之本较为省力。吾国类书之多与此甚有关系，兹以轶出范围，可置不论。此题两首虽同为咏雪之诗，然细绎之，其主旨所在实有分别，前首指河东君与己身之关系，后首指周延儒与己身之关系。兹请依次略论之。

“半塘雪诗”前首第貳句“紫席回帘拥钿车”出谢惠连“雪赋”“未紫盈于帷席”。又“紫”字与后

引“次韵晏殊壬午元旦雪诗”第伍句“试妆破晓萦香粉”之“萦”字有关，“钿车”又与后引再次晏韵诗第贰句“油壁车应想玉珂”之“油壁车”及后引“献岁书怀”第壹首第壹句“香车帘阁思葱龙”之“香车”相涉。第壹联“匝地杨枝联玉树，漫天柳絮搅琪花”，“杨柳”为河东君之姓，下句可参集注分类东坡先生诗柒“雨雪”类“癸丑春分后雪”诗“却作漫天柳絮飞”及有学集拾红豆诗贰集“后秋兴”八首之二“漫天离恨搅杨花”，其指河东君而言，辞语明显，实此首之主旨也。

第贰联“熏炉昵枕梁王赋，蜡烛裁书学士家”，上句钱遵王注已引文选壹叁谢惠连“雪赋”“愿低帷以昵枕，念解佩而褫绅”，可不赘释，下句似用宋祁修唐书事。魏泰东轩笔录壹壹云：“嘉祐中禁林诸公皆入两府。是时包孝肃公拯为三司使，宋景公祁守益州。二公风力名次最著人望，而不见用。京师谚语曰：拨队为参政，成群作副枢，亏他包省主，闷杀宋尚书。明年包亦为枢密副使，而宋以翰林学士承旨召。景文道长安，以诗寄梁丞相，略曰：梁王赋罢相如至，宣室釐残贾谊归。盖谓差除两府，足方被召也。”同书壹伍云：“宋子京博学能文章，天资蕴藉，好游宴，以矜持自喜。晚年知成都府，带唐书于本任刊修，每宴罢浴漱毕，开寝门，垂帘，燃二椽烛，媵婢夹侍，和墨伸纸，远近观者皆知

尚书修唐書矣，望之如神仙焉。”盖牧斋平生自负修史之才，又曾分撰神宗实录，并著有太祖实录辨证五卷（详见初学集首程嘉穉序及同书壹佰至壹佰伍“太祖实录辨证”并葛万里编牧斋先生年谱天启元年辛酉条、金鹤冲钱牧斋先生年谱天启元年辛酉条及五年乙丑条等），其以宋景文修唐书为比，颇为适合。

又宋诗“梁王赋罢相如至”亦于牧斋有所启发。所以有此推测者，一因上句用谢惠连“雪赋”“低帷昵枕”之典。此赋首有：“岁将暮，时既昏，寒风积，愁云繁。梁王不悦，游于兔园。乃置旨酒，命宾友，召邹生，延枚叟，相如末至，居客之右。俄而微霰零，密雪下，王乃歌北风于卫诗，咏南山于周雅，授简于司马大夫曰：抽子秘思，骋子妍辞，侔色揣称，为寡人赋之。”二因魏氏引景文诗有“梁王赋罢相如至”之句与雪事间接相关。三因牧斋此首七八两句用欧阳永叔咏雪故事，而欧宋同是学士，又同为修唐书之人（除宋史欧宋两人本传外，可参涵芬楼百衲本新唐书壹高祖纪及柒陸后妃传等所署欧宋官衔）。四因宋子京在当时负宰相之望，而未入两府，与牧斋身世遭遇相类。五因景文修唐书时垂帘燃烛，媵婢夹侍，河东君亦文亦史，为共同修书最适当之女学士。初学集卷首载萧士玮读牧翁集七则之五云：“钱牧老语余言：每诗文成，举以示

柳夫人，当得意处，夫人辄凝睇注视，赏咏终日。其于寸心得失之际，铢两不失毫发。余尝以李易安同赵德甫每饭罢，坐归来堂，烹茶指堆积书史，言某事在某书某卷，第几页第几行，以中否胜负为饮茶先后。中则举杯大笑，或至茶覆怀中，不得饮而起。每思闺阁之内，安得有此快友，而夫人文心慧目，妙有识见似此，易安犹当让出一头地。惟朝云谓子瞻一肚皮不合时宜，此语真为知己。然则公与柳夫人，故当相视而笑也。”可以为证。虞山受老（此归恒轩恭上其师之尊号。今从之，盖所以见即在当日，老而不死之老，已不胜其多矣）揅笔时据此五因，遂不觉连想揉合构成此联下句“燃烛裁书学士家”之辞欤？

或谓集注分类东坡先生诗肆妇女类“赵成伯家有丽人，仆忝乡人，不肯开樽，徒吟春雪美句，次韵一笑”诗“试问高吟三十韵，何如低唱两三杯”句下自注云：“世言检死秀才，衣带上雪诗三十韵。又云，陶穀学士买得党太尉家妓（寅恪案：党太尉即党进，事迹见宋史贰陆拾本传），遇雪，陶取雪水烹团茶，谓妓曰：党家应不识此。妓曰：彼鹿人，安有此？但能于红绡暖帐中浅斟低唱，吃羊羔儿酒。陶默然惭其言。”据此，则牧斋所谓学士指陶穀，或即东坡，但寅恪以陶苏典故中俱无“燃烛裁书”之事，

此说未必有当也。

第柒句“却笑词人多白战”出六一居士外集“雪”七古题下自注：“时在颍州作。玉月梨梅练絮白舞鹅鹤银等字，皆请勿用。”并集注分类东坡先生诗柒雨雪类“聚星堂雪”序云：“元祐六年十一月一日祷雨张龙公，得小雪，与客会饮聚星堂。勿忆欧阳文忠公作守时，雪中约客赋诗，禁体物语，于艰难中特出奇丽。尔来四十余年，莫有继者。仆以老门生继公后，虽不足追配先生，而宾客之美，殆不减当时。公之二子，又适在郡，故辄举前令，各赋一篇。其诗云：（上略。）”及同书同卷“江上值雪，效欧阳体限不以盐玉鹤鹭絮蝶飞舞之类为比，仍不使皓白洁素等字，次子由韵”云：（诗略。）第捌句“腰间十韵手频叉”，“十韵”之出处恐是指六一居士集壹叁“对雪十韵”诗，至“腰间”一语，或即用上引东坡诗“试问高吟三十韵”句自注中“世言检死秀才，衣带上雪诗三十韵”之典也。俟考。

“半塘雪诗”后首第壹句“方璧玄珪密又纤”当出文选壹叁谢惠连“雪赋”“既因方而为珪，亦遇圆而成璧”，但牧斋诗语殊难通解，岂由尚书禹贡有“禹锡玄圭，告厥成功”及此首第柒句“高山岁晚偏头白”用刘禹锡诗“雪里高山头白早”语，因而掺混，误“圆”为“玄”，并仿文选壹陸江文通“别赋”“心折骨惊”之例，造成此句耶？揆以牧斋平日

记忆力之强，似不应健忘如此，颇疑此首第壹联“从教镜里看增粉，不分空中拟撒盐”，表面用闺阁典故及东坡“癸丑春分后雪”诗“不分东君专节物”句（见集注分类东坡先生诗柒雨雪类），实际指己身与周延儒之关系，故下句暗用尚书伪古文“说命”下“若作和羹，尔惟盐梅”之语，意谓从教玉绳作相，而己身不分入阁也，当赋诗之时心情激动，遂致成此难解之句欤？此首第柒句及第捌句“只许青松露一尖”，用论语子罕篇“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语，盖以己身与阳羨相对照，意旨亦明显矣。

关于戈庄乐事迹，可参初学集肆叁“保砚斋记”及同书捌贰“庄乐居士命工采画阿弥陀佛偈”等，并前论牧斋致李孟芳札欲绝卖汉书与毛子晋事，及光绪修常昭合志稿叁贰画家门云“戈汕字庄乐。画法钩染细密，虽巨幅长卷，石纹松针，了了可辨。尝造蝶几，长短方圆，惟意所裁。叠则无多，张则满室。自二三客至数十，皆可用。亦善吟”并郑兰坡抡逵虞山画志贰云“戈汕字庄乐，能诗，善篆籀”等条。

总之，戈氏此时当留居常熟，故牧斋赋诗亦在崇祯十四年冬季出游归家度岁之时也。

又“辛巳除夕”诗，前已据其七八两句谓牧斋别河东君于苏州，独还家度岁。此诗第壹联“昵枕熏香如昨夜，小窗宿火又新年”，乃追忆庚辰

除夜偕河东君守岁我闻室中之事，上句指“辛巳元日”诗“茗碗熏炉殢曲房”之句。第贰联“愁心爆竹难将去，永夕缸花只自圆”，下句指“〔辛巳〕上元夜泊舟虎丘西溪，小饮沈璧甫斋中”柳诗“银缸当夕为君圆”，钱诗“烛花如月向人圆”。至此诗第贰句“画尽寒灰拥被眠”，亦指辛巳上元夜钱诗“微雪疏帘炉火前”句。总而言之，“辛巳除夕”诗为今昔对比之作。景物不殊，人事顿异，牧斋揅笔时，其离合悲欢之感可以想见矣。

兹移录初学集贰拾上东山诗集叁崇祯十五年壬午元日至清明牧斋所作诗于下，盖以释证牧斋此时期内由常熟至苏州迎河东君返家并略述与惠香一段故事也。

“壬午元日雨雪，读晏元献公壬午岁元日雪诗，次韵”云：

九天冻雨合银河，一夜飞霰照玉珂。飏絮柳催幡胜早，薄花梅入剪刀多。寒威尽扫黄巾垒，杀气平填黑水波。漫忆屯边饶铁甲，西园钟鼓意如何。

“次前韵”云：

玉尘侵夜断星河，油壁车应想玉珂。历乱梅魂辞树早，迷离柳眼著花多。试妆破晓萦香粉，恨别先春罩绿波。一曲幽兰正相俪，熏炉明烛奈君何。

“献岁书怀”二首其一云：

香车帘阁思葱笼，旋喜新年乐事同。兰叶俏将回淑气，柳条刚欲泛春风。对题酒瓮掸重碧，嘱累花幡护小红。几树官梅禁冷蕊，待君佳句发芳丛。

其二云：

香残漏永梦依稀，网户疏窗待汝归。四壁图书谁料理，满庭兰蕙欲芳菲。梅花曲里催游骑，杨柳风前试夹衣。传语雕笼好鹦鹉，莫随啁哳羨群飞。

寅恪案：上列四诗，第壹首指周延儒，其余三首则为河东君而作。牧斋此时憎鹅笼公而爱河东君，其在明南都未倾覆以前不必以老归空门为烟幕弹，然早已博通内典，于释氏冤亲平等之说必所习闻。寅恪尝怪玉溪生徘徊牛李两党之间，赋咏柳枝燕台诸句，但检其集中又有“世界微尘里，吾宁爱与憎”之语（见李义山诗集下“北青萝”），可见能知而不能行者匪独牧斋一人，此古今所同慨也。

前论牧斋半塘雪诗，前首指河东君与己身之关系，后首指周延儒与己身之关系。次韵晏同叔壬午元旦雪诗指鹅笼公，次前韵诗则为河东君而作。由是言之，此两首即补充半塘雪诗之所未备者。壬午元旦诗七八两句“漫忆屯边饶铁甲，西

园钟鼓意如何”，钱遵王注已引魏泰东轩笔录以释之，自可不赘。第贰句“一夜飞霰照玉珂”之“玉珂”，用岑嘉州“和祠部王员外雪后早朝即事”诗“色借玉珂迷晓骑，光添银烛晃朝衣”之典（见全唐诗第叁函岑参肆），乃指京师百官早朝而言（玉绳时为首辅，应居班首），“次前韵”第贰句“油壁车应想玉珂”之“玉珂”，用李娃传“自平康东门入，将访友于西南，至鸣珂曲”之典，乃指如汧国夫人身份之河东君言，且暗以坠鞭之人自许。故“玉珂”二字虽两诗同用，然所指之人各殊，牧斋赋诗精切，于此可证。第贰联上句“黄巾”指李张，下句“黑水”指建州，盖谓玉绳无安内攘外之才，今居首辅之位，亦即“病榻消寒杂咏”第壹叁首“都将柱地擎天事，付与搔头拭舌人”之意也。

关于“次前韵”诗专为思念河东君而作，自不待言，故钱遵王注本全无诠释，亦不足怪。兹略释之。其实皆浅近易知之典，作此蛇足，当不免为通人所笑也。唯有可注意者，即牧斋虽博涉群籍，而此诗则多取材文选，岂以河东君夙与几社名流往还，熟精选理，遂不欲示弱耶？

第壹联上句之“梅魂”指己身，见前论河东君“寒柳”词及论牧斋“我闻室落成，迎河东君居之”诗等节。“辞树早”即去国早之意。下句“柳眼”指河东君，见前引河东君次韵答牧斋“冬日泛

舟”诗。“著花多”即“阅人多”之意。综合言之，自伤中年罢斥，并伤河东君亦适人稍晚，虽同沦落，幸得遇合，悲喜之怀可于十四字中窥见矣。

第貳联“试妆破晓紫香粉，恨别先春罩绿波”，上句用玉溪生“对雪”七律二首之二“忍寒应欲试梅妆”（见李义山诗集上）。“忍寒”颇合河东君性格，又义山此首结语云“关河冻合东西路，肠断斑骝送陆郎”，尤与钱柳当日情事相合。此联上句又用秦仲明诗“惹砌任他香粉妒，紫丛自学小梅娇”（见全唐诗第拾函秦韬玉“春雪”七律），“紫”字复出谢氏“雪赋”，且秦氏之题为“春雪”，亦颇适当。又“香”字或与惠香有关。下句用文选壹陸江文通“别赋”：“春草碧色，春水绿波。送君南浦，伤如之何。”“先春”者，牧斋于崇祯十四年岁暮别河东君于苏州，而十五年立春又在正月初五日也。（见郑氏近世中西史日表。）第柒第捌两句“一曲幽兰正相俪，熏炉明烛奈君何”，用谢氏“雪赋”“楚谣以幽兰俪曲”及“燎熏炉兮炳明烛”。“奈君何”者，离别相思之意。“君”则“河东君”之“君”，非第二人称之泛指也。

关于“献岁书怀”一题，其为河东君而作亦不待言。第壹首除第陸句“嘱累花幡护小红”，用杜少陵“秋野”五首之三“稀疏小红翠，驻屐近微香”之“香”字（见杜工部集壹肆），或指惠香。其余皆不难解，无烦释证也。第貳首第叁句“四壁

图书谁料理”，自是非牧斋藏书之富而河东君又为能读其藏书之人不足以当此语，前引顾云美“河东君传”略云“为筑绛云楼于半野堂之后，房栊窈窕，绮疏青琐，旁龕古金石文字，宋刻书数万卷。君于是乎俭梳靓妆，湘帘棐几，煮沈水，斗旗枪，写青山，临墨妙，考异订讹，间以调谑，略如李易安在赵德甫家故事”及萧伯玉“读牧翁集”七则之五，可以证知也。

第柒捌两句“传语雕笼好鹦鹉，莫随啁哳羨群飞”则为纪当日之事实。茲略考论之于下。

冒辟疆影梅庵忆语壹云：

辛巳早春，余省覲去衡岳，由浙路往，过半塘讯姬（寅恪案：“姬”指董小宛），则仍滞黄山。许忠节公赴粤任，（寅恪案：“许忠节公”指如皋许直字若鲁，明南都谥忠节者，事迹见明史贰陸陸及查继佐国寿录壹本传并明诗综柒贰小传等。“赴粤任”者，盖指其赴广东惠来县知县任也。）与余联舟行。偶一日赴饮归，谓余曰：此中有陈姬某（寅恪案：“陈姬某”指陈圆圆），擅梨园之胜，不可不见。余佐忠节治舟，数往返始得之。其人淡而韵，盈盈冉冉，衣椒茧时背，顾湘裙，真如孤鸾之在烟雾。是日宴，弋腔红梅以燕俗之剧，呀呀啁哳之调，乃出之陈姬身口，如云出岫，如珠在盘，令人欲仙欲死。漏下四鼓，风雨忽作，必欲驾小舟去。余牵衣订再晤。答

云：光福梅花如冷云万顷，子能越旦偕我游否？则有半月淹也。余迫省覲，告以不敢迟留。故复云：南岳归棹，当迟子于虎蓼丛桂间，盖计其期八月返也。余别去，恰以观涛日奉母回。至西湖，因家君调已破之襄阳，心绪如焚。便讯陈姬，则已为窦霍家掠去。闻之惨然。及抵阊门，水涩舟胶，去浒关十五里，皆充斥不可行。偶晤一友，语次有佳人难再得之叹。友云：子误矣，前以势劫去者，臆某也。某之匿处，去此甚迩，与子偕往。至果得见，又如芳兰之在幽阁也。相视而笑曰：子至矣，子非雨夜舟中订芳约者耶？曩感子殷勤，以凌遽不获订再晤。今几入虎口得脱，重晤子，真天幸也。我居甚僻，复长斋，茗碗炉香，留子倾倒于明月桂影之下，且有所商。余以老母在舟，缘江楚多梗，率健儿百余护行，皆住河干，瞿瞿欲返。甫黄昏而炮械震耳，击炮声如在余舟旁。亟星驰回，则中贵争持河道，与我兵斗，解之始去。自此余不复登岸。越旦，则姬淡妆至，求谒吾母太恭人。见后，仍进订过其家。乃是晚舟仍中梗，乘月一往相见。卒然曰：余此身脱樊笼，欲择人事之。终身可托者，无出君右。适见太恭人，如覆春云，如饮甘露，真得所天。子毋辞。余笑曰：天下列此易易事。且严亲在兵火，我归，当弃妻子以殉。两过子，皆路梗中无聊闲步耳。子言突至，余甚讶。即果尔，

亦塞耳坚谢，无徒误子。复宛转云：君倘不终弃，誓待君堂上画锦旋。余笑云：若尔，当与子约。惊喜申嘱，语絮絮不悉记。即席作八绝句付之。归历秋冬，奔驰万状。至壬午仲春，都门政府，言路诸公，恤劳人之劳，怜独子之苦，驰量移之耗，先报。余时正在毘陵，闻音如石去心，因便过吴门慰陈姬。盖残冬屡趣余，皆未及答。至则十日前复为穿着窦霍门下客以势逼去。先吴门有匿之者，集千人哗劫之。势家复为大言挟诈，又不惜数千金为贿。地方恐貽伊戚，劫出复纳入。余至，怅惘无极！然以急严亲患难，负一女子无憾也。

陈维崧妇人集云：

姑苏女子圆圆，（冒襄注：“字畹芬。”）戾家女子也，色艺擅一时。如皋冒先生常言妇人以姿致为主，色次之。碌碌双鬟，难其选也。惠心纨质，澹秀天然，生平所觐，则独有圆圆耳。崇祯末年戚畹武安侯劫置别室中。侯武人也，圆圆若有不自得者。（寅恪案：“武安侯”指田弘遇。盖汉武帝舅田蚡封武安侯。见史记壹佰柒、汉书伍贰田蚡传。此借用古典也。）

张潮虞初新志壹壹陆“圆圆传”云：

圆圆陈姓，玉峰歌妓也，声甲天下之声，色甲天下之色。崇祯癸未岁，总兵吴三桂慕其名，

賚千金往聘之，已先为田畹所得。时圆圆以不得事吴怏怏也，而吴更甚。田畹者，怀宗妃之父也，年耄矣。圆圆度流水高山之曲以歌，畹每击节，不知其悼知音之希也。

钮琇觚剩燕剩“圆圆传”云：

明崇祯末，流氛日炽，秦豫之间关城失守，燕都震动，而大江以南阻于天堑，民物晏如，方极声色之娱，吴门尤甚。有名妓陈圆圆者，容辞闲雅，额秀颐丰，有林下风致。年十八，隶籍梨园。每一登场，花明雪艳，独出冠时，观者魂断。维时田妃擅宠，两宫不协，烽火羽书相望于道。宸居为之憔悴。外戚周嘉定伯（奎）以营葬归丧（参明史叁佰周奎传），将求色艺兼绝之女，由母后进之，以纾宵旰忧，且分西宫之宠（寅恪案：“西宫”指田妃），因出重赀购圆圆，载之以北，纳于椒庭。一日侍后侧，上见之，问所从来。后对左右供御，鲜同里顺意者。兹女吴人，且娴昆伎，令侍栉舆耳。上制于田妃，复念国事，不甚顾。遂命遣还。故圆圆仍入周邸。

吴诗集览柒上“圆圆曲”后附马孝升之言曰：

嘉定伯已将圆圆进。未及召见，旋因出永弄宫人，贵妃遂窜名籍中，出付妃父田弘遇家，而吴（三桂）于田席上见之也。

寅恪案：冒襄于崇祯十五年壬午二月在常州

得其父起宗量移之耗，始赴苏州，慰答陈圆圆。及抵吴门，则圆圆已于十日前为外戚门下客以势逼去。又辟疆于前一年，即崇祯十四年辛巳八月十五日在杭州得闻外戚豪家掠去贗鼎之陈圆圆。此两点甚可注意，盖取牧斋“猷岁书怀”二首之二第柒捌两句“传语雕笼好鹦鹉，莫随啁哳羨群飞”，及初学集贰拾上东山诗集叁列于“催妆词”四首后“燕誉堂秋夕”七律前之“田国戚奉诏进香岱岳。渡南海，谒普陀。还朝，索诗为赠”一首，参合时日地域人事三者考之，始知其间实有未发之覆也。

牧斋赠田弘遇诗云：

戚臣衔命报祿祥，玉节金函出尚方。天子竹宫亲望拜，贵妃椒室自焚香。鲸波偃作慈云色，蝗气销为瑞日光。岱岳山呼那得并，海潮音里祝吾皇。

国榘玖捌云：

壬午崇祯十五年七月己巳朔癸未皇贵妃田氏薨，辍朝三日。（寅恪案：癸未为十五日，但王誉昌崇祯宫词“粉瘦朱愁卧绮枕”一首吴理注云：“七月十六日妃嘱托外家兄弟，而歿。”差误一日，恐因吴理依据妃薨后次日发表之文告所致耶？）妃父田弘遇，尝任千总，妻吴氏，倡也。养妃为女，能书，最机警。居承乾宫。丁丑旱，

上斋宿武英殿半月，俄欲还宫，妃遣人辞曰：政妾诞日，不宜还也。（参崇祯宫词下“桑林终日望云霓”一首注。）庚辰辛巳间，太监曹化淳买江南歌姬数人，甚得嬖，累月不见妃。妃疏谏，上曰：数月不见卿，学闻大进。歌舞一事，祖宗朝皆有之，非自朕始也。（寅恪案：孺木此节所记，可参影梅庵忆语中所述崇祯十四年中秋在杭州得闻假陈圆圆被劫北行事，及觚剩“圆圆传”载周后对崇祯帝之谓圆圆吴人，且嫔昆伎节，并崇祯宫词“宵旰殷忧且暂开”一首注等。）及薨，上悼恤有加。

牧斋赠田弘遇诗乃敷衍酬应之作，在初学集中实居下品，可不录存，但吾人今日转借此诗得以判决当时一重公案，亦殊不恶。依“祿祥”及“贵妃”之语，知弘遇此虽称进香岱岳，然实兼为其女田贵妃往普陀礼拜观音，祈求子息繁衍，并祷疾病痊愈。世传普陀为观音居处，由来已久，兹不必深考。检图书集成历象汇编岁功典伍肆夏季部汇考江南志“吴县”条：“六月十九日为观音成道，进香楮礪。”故弘遇于崇祯十四年六月十九日进香完毕后由普陀还京复命，其向牧斋索诗之时当在七月间，因此诗列于六月七日即钱柳茸城结缡诗之后，已过七夕不久所赋之“燕誉堂秋夕诗”之前故也。今此可笑可厌之诗其作成时间既可约略推定，则发生一疑问，即牧斋是时热中进

取，交结戚畹，似无足怪，但弘遇为武人，应不解牧斋文章之佳妙，何以忽向之求诗？殆借此风雅之举，因便与牧斋有所商询。

列朝诗集闰肆杨宛小传云：

杨宛字宛叔，金陵名妓也，能诗有丽句，善草书。归苕上茅止生。止生重其才，以殊礼遇之。宛多外遇，心叛止生。止生以豪杰自命，知之而弗禁也。（寅恪案：此点与牧斋之待河东君者相同。岂牧斋亦自命为豪杰耶？一笑！又止生之目宛叔为“内子”，与牧斋亦相同。见下引朱竹垞所记。）止生歿，国戚田弘遇奉诏进香普陀，还京，道白门，谋取宛而纂其赀。宛欲背茅氏他适，以为国戚可假道也，尽橐装奔焉。戚以老婢子畜之，俾教其幼女。戚死，复谋奔刘东平。

（寅恪案：“刘东平”指刘泽清。）将行，而城陷，乃为丐妇装，间行还金陵，盗杀之于野。宛与草衣道人为女兄弟，道人屡规切之，宛不能从。道人皎洁如青莲花，亭亭出尘，而宛叔终坠落淤泥，为人所姗笑。不亦伤乎？（寅恪案：此条下所选宛叔诗有“即事二首寄修微”一题。同书同卷所选草衣道人王微诗有“近秋怀宛叔”、“冬夜怀宛叔”、“怀宛叔”、“过宛叔梦阁”、“梦宛叔”等题，可证牧斋“宛与道人为女兄弟，道人屡规切之”之语为不虚矣。）

明诗综玖捌杨宛小传下附〔静志居〕诗话略

云：

〔茅〕止生得宛叔，深赏其诗，序必称内子。既以谴荷戈，则自诩有诗人以为戍妇。兼有句云：家传傲骨为迂叟，帝赍词人作细君。可云爱惜之至。其行楷特工，能于瘦硬中逞姿媚，洵逸品也。

列朝诗集闰肆“草衣道人王微”小传略云：

微字修微，广陵人，七岁失父，流落北里。长而才情殊众，扁舟载书往来吴会间。所与游皆胜流名士。已而忽有警悟，皈心禅悦。布袍竹杖，游历江楚。归而造生圻于武林，自号草衣道人，有终焉之志。偶过吴门为俗子所奸，乃归于华亭颍川君。（寅恪案：“颍川君”指许誉卿。）颍川在谏垣，当政乱国危之日，多所建白，抗节罢免，修微有助焉。乱后，相依兵刃间，间关播迁，誓死相殉。居三载而卒。颍川君哭之恸。君子曰：修微青莲亭亭，自拔淤泥，昆冈白璧，不罹劫火，斯可谓全归，幸也。修微樾馆颍数卷，自为叙曰：生非丈夫，不能扫除天下，犹事一室，参诵之余，一言一咏，或散怀花雨，或笺志山水，喟然而兴，寄意而止，妄谓世间春之在草，秋之在叶，点缀生成，无非颍也。颍如是可言乎？不可言乎？

明诗综玖捌王微小传云：

微字修微，扬州妓。皈心禅悦，自号草衣道人。初归归安茅元仪，晚归华亭许誉卿，皆不终。

张岱石匱书后集戚畹世家门“田弘遇”条云：

田弘遇广陵人，毅宗田贵妃兄也，（寅恪案：张氏作“兄”而不作“父”，恐是传闻之误。）封都督。妃有宠，弘遇窃弄威权，京城侧目。南海进香，携带千人，东南骚动。闻有殊色，不论娼妓，必百计致之，遣礼下聘必以蟒玉珠冠，饮以姬侍。入门三四日即贬入媵婢，鞭笞交下。进香复命，歌儿舞女数百人礼币方物载满数百余艘。路中凡遇货船客载，卤掠一空。地方有司不敢诘问。崇祯十五年田妃死，宠遇稍衰。又以弱妹送入宫闱，以备行幸。甲申国变，不知所终。

枣林杂俎和集丛赘“田弘遇”条云：

弘遇挟势黷横，朝贵造请，权出嘉定周氏上。辛巳来江南，过金陵，收子女异亡算。故太学吴兴茅元仪妾杨宛，本吴娼也，善琴书，弘遇至茅氏，求出见，即胁以归。壬午道临清，几陷敌，潜免。八月贵妃薨，稍敛戢。明年奏进其少女，年十四，有殊色，从杨宛学琴，曲不再授。先帝纳之，数日不朝。

王士禛池北偶谈壹壹“张文峙”条（参金匱山房本有学集叁贰“明士张君文峙墓志铭”）云：

张可仕字文寺，更字文峙，字紫澱。楚人，家金陵。能诗，与归安茅元仪善。茅死，有姬杨宛，以才色称。戚畹田弘遇欲得之，以千金寿文寺，求喻意。文寺绝弗与通。

据此，田弘遇实于崇祯十四年辛巳秋间由普陀进香复命过南京时取杨宛叔以归。弘遇之待宛叔，可与张陶庵所记相印证也。揆以钱茅交谊之笃挚，牧斋必不至如酈况之卖交，而为张紫澱之所不为者。但受之当时号称风流教主，尤在与河东君发生关系之后，韵事佳话流传远近，弘遇固非文士，若无专家顾问则无以品题才艺之名姝，牧斋之被田弘遇访问或即在此际。盖此际宫中周后袁妃皆与田妃竞宠，田以解音乐，工书画，容色之外，加以艺能，非周袁所可及。此点姑不广引，即观吴骏公永和宫词（见梅村家藏稿叁）云“雅步纤腰初召入，钿合金钗定情日。丰容盛貌固无双，蹴鞠弹棋复第一”、“杨柳风微春试马，梧桐露冷暮吹箫”，及王誉昌著吴理注崇祯宫词有关田妃诸条，可以证知。惟是时田妃已久病，其父自应求一色艺兼备之替人以永久维持其家族之恩宠。弘遇当时或者询求牧斋以江左名姝中孰为最合条件者，恐田先举宛叔询钱，非由牧斋之推荐也。

又据冒辟疆于崇祯十四年中秋日在杭州得闻假陈圆圆被劫一事言之，则田弘遇此次名为往南

海普陀进香，实则在江南采进佳丽，亦可称天宝中之花鸟使。更由是推论，田弘遇本人于崇祯十四年自身在江南访求佳丽外，次年亦可遣其门客代任此事。田弘遇既有此种举动，周后之父周奎亦应有类似行为。钮玉樵所记谓崇祯十五年春陈畹芬之被劫出于周奎，与陈其年陆次云所言田弘遇十五年春使人夺取圆圆北行者，有所不同。马孝升作调停之说，谓周氏先夺畹芬，后又归田氏，月所实于田邸遇见畹芬也。（寅恪昔年尝见三桂叛清时招诱湖南清将手札，署名下钤一章，其文为“月所”二字。初视之，颇不能解，后始悟“所”字本义为“代木声”。见说文解字斤部。旧说谓月中斫桂者为吴刚。见酉阳杂俎天咫类。故三桂之称“月所”与其姓名相关应。吴氏之以“月所”为称，不知始于何时，若早有之，则可谓后来杀明永历帝即桂王之预兆。若桂王被害以后更用此章，是以“斫桂”自许，狠毒无耻，莫以复加，当亦洪亨九之所不为者也。清史稿肆捌拾吴三桂传云：“字长伯。”“月所”之称，世所罕知，因附记于此，以供参考。）其说自亦可通。鄙意此重公案个性之真实，即崇祯十五年春在苏州劫陈圆圆者为周奎抑或田弘遇之门客，虽难考定，然通性之真实，即当日外戚于崇祯十四五年间俱在江南访求佳丽，强夺豪取，而吴会之名姝罹此浩劫者应不止宛叔畹芬一二人而已。然则牧

斋“传语雕笼好鹦鹉，莫随啁哳羨群飞”之语，盖有不胜感幸之意存于其间，今日读此诗之人能通解其旨意者恐不多矣。

复检龚鼎孳定山堂诗集叁“金阊行为辟疆赋”云：“共请故人陈凤昔，十年前作金阊客。朱颜锦瑟正当楼，妙舞清歌恒接席。是时江左犹清平，吴趋美人争知名。珊瑚为鞭紫骝马，嫣然一笑逢倾城。虎邱明月鸳鸯桨，经岁烟波独来往。茶香深夕玉纤纤，隋珠已入秦箫掌。窦霍骄奢势绝伦，雕笼翡翠可怜身。至今响屐廊前水，犹怨宁萝溪上春。”芝麓之诗又有“忆君四十是明朝”句，是此篇乃顺治七年庚寅所作。（参影梅庵忆语“客春三月欲长盐官”条所述。“客春三月”指顺治七年三月也。）上溯十年之前，即崇祯十四年辛巳，正是杨宛叔及假陈晚芬为外戚豪家劫载北行之岁，次年春真陈沅又被戚晚门客掠夺赴京，故龚芝麓及张陶庵所述崇祯十四、五年间外戚侯家在江左访取佳丽事，可与牧斋“猷岁书怀”诗相证，而龚诗“窦霍骄奢势绝伦，雕笼翡翠可怜身”，乃钱诗“传语雕笼好鹦鹉，莫随啁哳羨群飞”之注脚也。

寅恪偶发见关于杨宛叔最有趣之资料，即杨龙友文洵美堂诗集肆“杨宛叔四十寿”七律一首。兹参合其他材料略论之，以备一重公案。

其诗云：

瑶岛神仙谪碧空，奇才屈作女英雄。文成五彩争娲石，笔擅千秋夺卫风。曾把兵符生敌忾，尝持桴鼓佐军戎。蛾眉剑侠非闲气，闲气生成付令公。

寅恪案：此诗列于“寿眉公老师八十初度”七律前第肆题。据前引眉公子梦莲所撰其父年谱，眉公八十为崇祯十年丁丑，是宛叔在眉公八十生日以前其年约为四十。

列朝诗集丁壹叁下“茅待诏元仪”小传云：

止生好谭兵，通知古今用兵方略及九边阨塞要害。口陈手画，历历如指掌。东事急，慕古人毁家纾难，慨然欲以有为。高阳公督师，以书生辟幕僚，与策兵事，皆得要领。尝出塞相视红螺山，七日不火食，从者皆无人色，止生自如也。高阳谢事，止生亦罢归。先帝即位，经进武备志，且上言东西夷情、闽粤疆事及兵食富强大计。先帝命待诏翰林。寻又以人言罢。己巳之役，高阳再出视师，半夜一纸催出东便门，仅随二十四骑，止生腰刀匹马以从。四城既复，牒授副总兵，治舟师，略东江。旋以兵哗下狱，戍漳浦。东事益急，再请募死士勤王，权臣恶之，勒还不许。蚤夜呼愤，纵酒而卒。

夫宛叔之奔田国戚在崇祯十四年辛巳，据龙友“寿宛叔四十”诗题，可知是时年过四十，宜乎

田氏“以老婢子畜之”。孙承宗以大学士资格出镇山海经略蓟辽，第壹次在天启二年壬戌至五年乙丑，第贰次在崇祯二年己巳至四年辛未，（见明史贰伍拾孙承宗传，列朝诗集丁壹壹“少师孙文正公承宗”小传及初学集肆柒上下两卷“孙公行状”。）止生之得罪遣戍漳浦在孙氏第贰次经略蓟辽之后，眉公八十生日之前，斯时间之约略可以推定者。龙友诗末二句盖以宛叔比红拂，李靖比止生，或更疑以孙高阳比杨素，然宛叔非出自孙家，比拟不伦，或说未谛也。（见太平广记壹玖叁虬髯客传。又可参新唐书宰相表上贞观二年戊子栏所载：“庚午刑部尚书李靖检校中书令。”及同书陆柒李靖传并隋书壹捌杨素传。）

又初学集壹柒“茅止生挽词”七绝十首，其四云：

千貔貅拥一书生，小袖云蓝结队行。鞍马少休歌舞歇，西玄青鸟恰相迎。（自注：“君有西玄青鸟记，记其妾陶楚生登真降乩之事。”）

其八云：

明月西园客散时，钱刀意气总堪悲。白头寂寞文君在，泪湿芙蓉制谏词。（自注：“钟山杨宛叔制石民谏词，甚工。”）

寅恪案：前一首“云蓝”二字遵王无释。检萨天锡都刺雁门集壹“洞房曲”云：“峭寒暗袭云蓝

绮，蛟帐悒悒夜如水。”牧斋殆用此典。“西玄”之本事见遵王注，兹不备引。牧斋此诗可证止生崇祯二年出塞时宛叔实曾随从也。

后一首第贰句遵王无释，实出乐府诗集肆壹“白头吟本辞”“男儿重意气，何用钱刀为”之语。第叁句据西京杂记叁所云“相如将聘茂陵人女为妾，卓文君作白头吟以自绝，相如乃止”。牧斋诗“白头”二字自是指“白头吟”而言，盖止生卒于崇祯十三年庚辰，宛叔是时虽为年过四十之半老徐娘，但其发当尚未苍白。恐后人误会牧斋诗旨，故特辨之。又有学集柴高会堂诗集“茸城惜别辄兼典霞老订看梅之约”诗“许掾来何暮，徐娘发未宣”一联，遵王注云：“陆德明易说卦释文，寡发如字，本又作宣，黑白杂为宣发。”考此诗作于顺治十三年丙申（见高会堂诗集牧斋自序），是岁河东君年三十九，与宛叔制石民谏词时年岁约略相当，河东君发既未宣，则宛叔之发亦应如是，且古今明姝无不善于修饰，即使宣发亦可染刷，此乃牧斋挽止生诗“白头文君”句实指“白头吟”言之旁证也。第肆句遵王注虽已引西京杂记，但只释“谏词”，而不及“芙蓉”。检西京杂记贰，此条复有“〔文君〕脸际常若芙蓉”之语，故牧斋诗“泪湿芙蓉”一辞巧妙工切，遵王似未能知也。

又顾云美“河东君传”云：

崇祯庚辰冬扁舟访宗伯，幅巾弓鞋，着男子服，口便给，神情潇洒，有林下风。宗伯大喜，谓天下风流佳丽独王修微杨宛叔与君鼎足而三，何可使许霞城茅止生专国士名姝之目？

寅恪案：世说新语品藻类云：“诸葛瑾弟亮及从弟诞，并有盛名，各在一国，于时以为蜀得其龙，吴得其虎，魏得其狗。”然则当明之季年，江左风流佳丽柳如是王修微杨宛叔三人，钱受之得其龙，许霞城得其虎，茅止生得其狗。王杨终离去许茅，而柳卒随钱以死，牧斋于此殊足自豪，亦可使当日及后世为河东君作传者不必如列朝诗集之曲笔为王杨讳也。

第四章 河东君过访半野堂及其前后之关系（十八）

抑更有可附论者，有学集壹叁东涧诗集下“病榻消寒杂咏”四十六首之三十七及三十八云：

夜静钟残换夕灰，冬缸秋帐替君哀。汉宫玉釜香犹在，吴殿金钗葬几回。旧曲风凄邀笛步，新愁月冷拂云堆。梦魂约略归巫峡，不奈瑟琶马上催。（自注：“和老杜生长明妃一首。”）

秦淮池馆御沟通，长养妖娆香界中。十指琴心传漏月，千行珮响从翔风。柳矜青眼舒隋苑，桃惜红颜坠汉宫。垂老师师度湘水，缕衣檀板未为穷。（自注：“和刘平山师师垂老绝句。”）

寅恪案：此两首列于“追忆庚辰冬半野堂文宴旧事”及“为河东君入道而作”诸诗后。和杜一首为董白作，和刘一首为陈沆作。牧斋所以如此排列者，不独因小宛畹芬与河东君同为一时名姝，物以类聚，既赋有关河东君三诗之后，遂联想并及董陈，亦由己身能如卢家之终始保有莫愁，老病垂死之时聊借此自慰，且以河东君得免昆冈劫火为深幸也。至畹芬本末，梅村之圆圆曲实已详

备。其他吴诗所未言及之事，如小说月报第陆卷第壹壹号况夔笙周颐“陈圆圆事迹”所载等，恐多出世人傅会，不必悉为实录也。小宛之非董鄂妃自不待言，（详见小说月报第陆卷第玖号及第拾号孟心史森“董小宛考”及明元清系通纪清初三大疑案“世祖出家事考实”。）当时所以有此传说者，恐因“顺治十七年八月壬寅十九日皇贵妃董鄂氏薨，辍朝五日。甲辰（廿一日）追封董鄂妃为皇后”，及“是岁停秋谏，从后志也”等事（见清史稿伍世祖纪及同书贰贰拾后妃传孝献皇后栋鄂氏传等），举国震惊，遂以讹传讹所致也。至董鄂妃之问题，亦明末清初辽东汉族满化史中一重公案，兹限于本文范围，故不具论。

又梅村家藏稿贰拾诗后集“题冒辟疆名姬董白小像”八首之八云：

江城细雨碧桃村，寒食东风杜宇魂。欲吊薛涛怜梦断，墓门深更阻侯门。

此绝后半十四字深可玩味。盖“侯门”一辞，出云溪友议上“襄阳杰”条崔郊诗“侯门一入深如海，从此萧郎是路人”。然则小宛虽非董鄂妃，但亦是被北兵劫去，冒氏之称其病死乃讳饰之言欤？此事数十年来考辨纷纭，于此不必多论，但就影梅庵忆语略云：“〔顺治七年〕三月之杪，久客卧雨，怀家正剧，晚霁龚〔孝升〕奉常，〔杜〕于皇，〔吴〕园次过慰，留饮。因限韵各

作诗四首，不知何故，诗中咸有商音。三鼓别去，余甫着枕，便梦还家，举室皆见，独不见姬。急询荆人，不答。复遍觅之，但见荆人背余下泪。余梦中大呼曰：岂死耶？一恸而醒。姬每春必抱病，余深疑虑。旋归，则姬固无恙。因闲述此相告，姬曰：甚异，前于是夜梦数人强余去，匿之幸脱。其人狺狺不休也。诂知梦真而诗签咸来相告哉！”可知辟疆亦暗示小宛非真死，实被劫去也。观牧斋“吴殿金钗葬几回”之语，其意亦谓冒氏所记述顺治八年正月初二日小宛之死（见影梅庵忆语及文艺月刊第陆卷第壹期圣旦编董小宛系年要录等）乃其假死，清廷所发表顺治十七年八月十九日董鄂妃之死即小宛之死，故云“葬几回”，否则钱诗辞旨不可通矣。

又辟疆影梅庵之名不识始于何时？其命名之由亦不易知。（拜鸳楼本影梅庵忆语略云：“余家及园亭，凡有隙地皆植梅。春来蚤夜出入，皆烂漫香雪中。姬于含蕊时，先相枝之横斜，与几上军持相受。或隔岁便芟剪得宜，至花放，恰采入供。使冷韵幽香恒霏微于曲房斗室。”又云：“姬最爱月，每以身随升沈为去住。”同书附录叶南雪衍兰“董君小传”云“性爱梅月，妆阁遍植寒香，月夜凭栏，恒至晓不寐”等条，可供参考。）惟薑白石疏影词云“昭君不惯胡沙远，但暗忆江南江北。想佩环月下归来，化作此花幽

独”，适与牧斋“和杜老生长明妃”一首不期冥会，亦奇矣哉！

复次，前第叁章论河东君与宋辕文之关系节，引钱肇鳌质直谈耳述河东君为松江知府所驱，请辕文商决一事。其文云：“案置古琴一张，倭刀一口，问辕文曰：为今之计，奈何？辕文徐应之曰：姑避其锋。如是大怒曰：他人为此言无足怪，君不应尔。我与君自此绝矣。持刀斫琴，七弦俱断。辕文骇愕出。”据钝夫所记及辟疆自述，则畹芬小宛与辟疆之关系亦同河东君之于辕文，辕文负河东君，辟疆复负陈董。辕文为人自不足道，辟疆恐亦难逃畏首畏尾之诮。但陈董柳三人皆为一时名姝，陈董被劫，柳则独免，人事环境前后固不相似，而河东君特具刚烈性格，大异当时遭际艰危之诸风尘弱质如陈董者，实有以致之。吾人今日读牧斋垂死时所赋关涉柳陈董之诗，并取冒钱宋对待爱情之态度以相比较，则此六人，其高下勇怯可以了然矣。

复次，痛史第贰拾种附录“纪钱牧斋遗事”云：

先年郡绅某黄门，尝纳其同年亡友妾。虽本校书，终伤友谊。绅称清流，竟无议之者，亦士大夫之耻也。

寅恪案：“某黄门”疑指许誉卿，“其同年亡

友”疑指申绍芳。

板桥杂记中云：

〔卞〕玉京有妹曰敏，颀而白如玉肪，风情绰约，人见之，如立水晶屏也。亦善画兰鼓琴，对客为鼓一再行，即推琴敛手，面发赫。乞画兰，亦止写筱竹枝兰草二三朵，不似玉京之纵横枝叶，淋漓墨沉也。然一以多见长，一以少为贵，各极其妙，识者并珍之。携来吴门，一时争艳，户外屡恒满。乃心厌市器，归申进士维久。维久宰相孙，性豪举，好宾客，诗文名海内，海内贤豪多与之游。得敏，益自喜为闺中良友。亡何，维久病且歿，家中替。后嫁一贵官颍川氏，三年病死。

检明史貳壹捌申时行传末云：

孙绍芳，进士，户部左侍郎。

同书貳伍捌许誉卿传略云：

许誉卿字公实，华亭人，万历四十四年〔丙辰〕进士，授金华推官。天启三年征拜吏科给事中。赵南星高攀龙被逐，誉卿偕同列论救，遂捐秩归。庄烈帝即位，起兵科给事中。薛国观讦誉卿及同官沈惟炳东林主盟，结党乱政，誉卿上疏自白，即日引去。〔崇祯〕七年起故官，历工科都给事中。誉卿以资深，当擢京卿，〔谢〕升希〔温〕体仁意，出之南京。先是福建布政使申绍

芳欲得登莱巡抚，誉卿曾言之升，升遂疏攻誉卿，谓其营求北缺，不欲南迁，为把持朝政地，并及囑绍芳事。体仁从中主之，誉卿遂削籍，绍芳逮问，遣戍。

小腆纪传伍陸申绍芳传云：

申绍芳字维烈，长洲人。万历〔四十四年〕丙辰进士，由应天府教授升部郎。出为山东按察副使。累官户部右侍郎。弘光时，起原官。僧大悲之狱，词连绍芳及钱谦益，二人疏辨，获免。

然则霞城与维烈同为万历丙辰进士，公实历任诸科给事中，号为清流，且与绍芳交好。上引列朝诗集王微小传中，牧斋目霞城为“颍川君”，故综合痛史板桥杂记列朝诗集小腆纪传推之，痛史所指“某黄门”殊有为许誉卿之可能。因恐世人读痛史者以“某黄门”为陈子龙，故辨之于此，以俟通人之教正。

初学集贰拾上“留惠香”云：

舞衣歌扇有相随。（余句见前引。下三首类此。）

“代惠香答”云：

桃花自趁东流水。（寅恪案：倪璠注庾子山集肆“咏画屏风”二十四首之九云“流水桃花色，春洲杜若香。”牧斋句出此。）

“代惠香别”云：

春水桃花没定期。（寅恪案：倪注庾集伍“对酒歌”：“春水望桃花，春洲籍芳杜。”牧斋句出此。）

“别惠香”云：

花信风来判去期。

“仲春十日自和合欢诗四首”其一云：

绿波南浦事悠悠，天上人间尽断愁。却扇风光生帐底，回灯花月在床头。平翻银海填河汉，别筑珠宫馆女牛。试与鸱夷相比并，五湖今日是归舟。

其二云：

绮窗春柳覆鸳鸯，万线千丝总一香。应有光芒垂禁苑，定无攀折到垣墙。宫莺啼处为金屋，海燕栖来即玉堂。最是风流歌舞地，石城山色接吴昌。

其三云：

数峰江上是郎家，翰苑蓬山路岂赊。立马何人论共载，骖鸾有女喜同车。饭抄云母层层雪，笔架珊瑚段段霞。宿世散花天女是，可知天又遣司花。

其四云：

画屏屈戌绮窗深，兰气茶香重幄阴。流水解翻筵上曲，远山偏识赋家心。诗成刻烛论佳句，歌罢穿花度好音。休掷丹砂成狡狴，春宵容易比黄金。

“春游二首”其一云：

踏青车马过清明，薄霭新烟逗午晴。日射天桃含色重，风和弱柳着衣轻。春禽欲傍钗头语，芳草如当屐齿生。每向东山看障子，不知身在此中行。

其二云：

韶光是处著芳丛，历辘香车辗镜中。拂水润如围绣带，石城山作画屏风。柳因莺浅低迷绿，花为春深历乱红。璧月半轮无那好，碧桃树下小房栊。

寅恪案：以上六题共十首，其作成时间当不尽依先后排列。鄙意“代惠香别”及“别惠香”两题实作于“春游二首”之后，因其与“留惠香”及“代惠香答”两题俱为有关一人之诗，且同用一韵，以便利之故遂并合四首为一组耳。所以有此揣测者，据“别惠香”诗之“花信风来判去期”及“春游”二首之一之“踏青车马过清明”等句，证以程大昌演繁露“花信风”条云“三月花开时风名花信风”，及郑氏近世中西史日表崇祯十五年清明为三月六日（郑表或有差误，但所差亦不过一二日

也），则知惠香之离常熟返苏州实在十五年三月初六日以后，而“代惠香别”及“别惠香”两题转列于“仲春十日自和合欢诗”以前，其非尽依作成时间先后排列，可以无疑也。

综合言之，此六题十首之诗乃述己身于崇祯十五年初亲往苏州迎接河东君同返常熟，惠香亦伴柳钱至牧斋家，淹留浹月后始独归苏州之一重公案也。关于惠香一组诸诗前已有所论证，兹不烦多述。但于此特可注意者，即“舞衣歌扇且相随”之句盖指惠香此次随伴河东君同来常熟也。

关于“仲春十日自和合欢诗四首”作成之时间及地点，略有可言者，即前二首作于初发苏州舟中，后二首成于抵常熟家内也。东山酬和集沈璧甫序云“壬午元夕通讯虞山，酬和之诗已成集矣”，末署“崇祯十五年二月望日吴门寓叟沈璜璧甫谨序”，可证崇祯十五年正月十五日以前牧斋尚在常熟。此年二月十日自和合欢诗第壹首末句有“五湖今日是归舟”之语，则牧斋发苏州在二月十日。若其至苏迎河东君在正月下半月者，是留滞吴门未免过久，故假定牧斋往苏亲迎河东君还家实在二月朔以后，初十日以前，虽不中，亦不远矣。

第壹首一二句“绿波南浦事悠悠，天上人间尽断愁”用江文通“别赋”“春草碧色，春水绿波，送君南浦，伤如之何”，意谓崇祯十四年冬间别

河东君于苏州，独自返常熟，今则亲至苏迎之同归，离而复合，其喜悦之情可以想见也。第叁联“平翻银海填河汉，别筑珠宫馆女牛”，上句意谓今与河东君同返常熟，如天上阻隔牛女之河汉已填平，无复盈盈脉脉相望相思之苦矣。下句出处见刘本沛虞书所载“石城在县北五里，阖闾所置美人离宫也”，及“扈城在县北五里，石城东。吴王游乐石城，又建离宫以扈蹕，故名”。河东君固是“美人”，我闻室恐不足以当“离宫”，此所以更有绛云楼之建筑耶？

第贰首一二两句“绮窗春柳覆鸳鸯，万线千丝总一香”，不甚易解。检全唐诗第壹函太宗皇帝“咏桃”诗（原注：“一作董思恭诗。”）云：“禁苑春晖丽，花蹊绮树妆。缀条深浅色，点露参差光。向日分千笑，迎风共一香。如何仙岭侧，独秀隐遥芳。”惠香名字中当有一“桃”字，其籍贯恐是嘉兴。若此两论点俱不误，则牧斋此两句乃兼指惠香而言欤？第贰联“应有光芒垂禁苑，定无攀折到垣墙”，上句出太平广记壹玖捌“白居易”条引云溪友议。（参孟棣本事诗事感类“白尚书姬人樊素善歌，妓人小蛮善舞”条，其文云：“唐白居易有妓樊素善歌，小蛮善舞。尝为诗曰：樱桃樊素口，杨柳小蛮腰。年既高迈，而小蛮方丰艳，因为杨柳词以托意曰：一树春风万万枝，嫩于金色软于丝。永丰坊里东南角，尽日无人属阿

谁。及宣示朝，国乐唱是词，上问谁词？永丰在何处？左右具以对之，遂因东使命取永丰柳两枝，植于禁中。白感上知其名，且好尚风雅，又为诗一章，其末句云：定知此后天文里，柳宿光中添两星。”）前引史料知崇祯十三四五年间，内侍曹化淳、外戚田弘遇周奎等皆有在江南访求歌姬名伎之举，河东君当时之声誉亦与陈董不殊，十四年冬至十五年春养痾苏州，外人宁有不闻之理？故其情势汲汲可危，牧斋“应有”及“禁苑”之辞非虚言也。至关于范攄以樊素小蛮为二人，非是，但于此不必考辨。所可笑者，当牧斋赋诗用此典时，其心意中岂以“柳宿光中”之两星一为河东君一为惠香耶？下句意谓今已与河东君同返常熟家中，必无畹芬被劫之事。噫！牧斋此次至苏迎河东君还家，得免于难，斯为十年前河东君在松江时所祈求于宋辕文而不可得之事。当崇祯十五年二月十日少伯五湖归舟之际，河东君心中宜有不胜其感念者矣。此诗七八两句“最是风流歌舞地，石城山色接吴昌”，意谓迎河东君由苏州至常熟也。牧斋用“石城”“吴昌”之典，以西施比河东君，不仅此诗，即如有美诗之“输面一金钱”、“〔癸未〕元日杂题长句”八首之八“春日春人比若耶”，及“禾髯遣饷醉李，戏作二绝句”之一“语儿亭畔芳菲种，西子曾将疗捧心”等句，皆是例证。当时未发明摄影术，又无油画之

像，故今日不敢妄有所评泊，鄙意河东君虽有美人之号，其美之程度恐尚不及顾横波，然在牧斋观之，殆所谓“情人眼里出西施”者耶？

第叁首第壹句“数峰江上是郎家”用钱考功“省试湘灵鼓瑟”诗“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之句（见全唐诗第肆函钱起叁及云溪友议中“贤君鉴”条），牧斋喜用钱氏故实以示数典不忘祖之意，此点河东君似亦习知，观其依韵和牧斋“〔庚寅〕人日示内”二首之二结语云“香灯绣阁春常好，不唱卿家缓缓吟”，可证也。（见有学集贰秋槐诗支集。）第贰句“翰苑蓬山路岂赊”辞涉夸大，然牧斋实足当之，故亦不必苛责。第柒第捌两句“宿世散花天女是，可知天又遣司花”，意谓河东君本是“沾花丈室何曾染”之天女（见前引牧斋答河东君访半野堂初赠诗），今则为“皇鸟高飞与凤期”（见上引牧斋“代惠香答”诗），管领群芳之司花，如李易安在赵德甫家故事，而非后来作“当家老姥”之比。（见牧斋尺牋上“与王贻上”四通之一。）读者幸勿误会。由是推论，此诗之作成当在二月十二日，即花朝日还家时也。

第肆首第壹句“画屏屈戌绮窗深”用梁简文帝“织成屏风金屈戌”及玉溪生“锁香金屈戌”（见全梁诗壹梁简文帝壹“乌栖曲”四首之四及李义山诗中“魏侯第东北楼堂郢叔而言别，聊用书所见成篇”），盖与次句“茶香”之“香”有关，殆兼指惠

香而言。第柒第捌两句“休掷丹砂成狡狴，春宵容易比黄金”，用神仙传麻姑过蔡经家故事，自是谓惠香，不可移指河东君。麻姑之过蔡经家，乃暂过，且由王方平之邀请。“春宵”“千金”之语，意在惠香。牧斋赋此诗时之心理颇可笑也。

又关于麻姑之物语，亦略有可论者。太平广记柒神仙柒引葛洪神仙传王远传（参今本神仙传贰王远传）云：

麻姑欲见蔡经母及妇等，时经弟妇新产数日，姑见知之，曰：噫！且止勿前！即求少许米来。得米，掷之堕地，谓以米祛其秽也。视其米，皆成丹砂。远笑曰：姑故年少也。吾老矣，不喜复作如此狡狴变化也。

同书陆拾引神仙传麻姑传（参今本神仙传柒麻姑传）云：

姑欲见蔡经母及妇侄，时弟妇新产数十日，麻姑望见乃知之。曰：噫！且止勿前。即求少许米，得米便撒之掷地。视其米，皆成真珠矣。方平笑曰：姑故年少，吾老矣，了不喜复作此狡狴变化也。

夫掷米祛秽为道家禁咒之术，至今犹有之。米堕地变真珠，以真珠形色相似之故，至于变丹砂，则形似而色不似。颇疑王远传之作成实先于麻姑传，麻姑传乃后人所修正者。殊不知真珠在

道家其作用远不及丹砂，丹砂可变黄金，于道术之传播关系甚大也。此点兹不必多论，唯钱诗所以用丹砂而不用真珠者，盖因丹砂可炼黄金，牧斋当时欲以东坡“春宵一刻值千金”之句（见东坡续集贰“春夜”七绝）挑逗惠香，故宁取王远传而不用麻姑传欤？倘此揣测不误，则读受老之诗而得其真解者，复有几人哉？

关于“春游二首”之时间地点人事三者，颇有可论者。其时间据第壹首第壹句“踏青车马过清明”及第贰首第柒句“璧月半轮无那好”之语（郑氏近世中西史日表崇祯十五年三月初六日清明），则知牧斋此次春游当在三月初十日左右也。其地点据第贰首“拂水润如围绣带，石城山作画屏风”一联，则所游之处必是牧斋之拂水山庄别墅。检初学集壹贰崇祯十年丁丑在北京狱中所作“新阡八景诗”之“石城开幃”，并“山庄八景”中之“春流观瀑”、“月堤烟柳”、“酒楼花信”三题（见初学集壹贰霖雨诗集），颇可与“春游”二诗相证，故节录于下。

“石城开幃”诗并序云：

沸水岩之西，崖石削成，雉堞楼櫓，形状备具，所谓石城也。列屏列幃，尊严耸起，阡之主山也。故曰石城开幃。（诗略。）

“春流观瀑”诗并序云：

山泉悬流自三沓石下垂，奔注山庄，汇为巨涧。今旋折为阡之界水，遇风捍勒，逆激而上，则所谓拂水也。（诗略。）

“月堤烟柳”诗并序（此题诗并序前于论“有美诗”时已全引，兹以便于证释，故重录之）云：

墓之前有堤回抱，折如肉环，弯如弓月，士女络绎嬉游，如灯枝之走马。花柳蒙茸蔽亏，如张帷幕，人呼为小苏堤。

月堤人并大堤游，坠粉飘香不断头。最是桃花能烂漫，可怜杨柳正风流，歌莺队队勾何满，舞雁双双趁莫愁。帘阁琐窗应倦倚，红栏桥外月如钩。

“酒楼花信”诗并序云：

酒楼直山庄之东，平田逶迤，晴湖荡漾，北牖直拂水岩，寸人豆马，参错山椒。红妆翠袖，移动帘额。月堤酒楼，此吾山庄之胜，与众共之者也。

花厌（入）高楼酒泛（上）卮，灯楼共赋艳阳诗。人闲容易催花信，天上分明挂酒旗。中酒心情寒食候，看花伴侣好春时。秣桃正倚新杨柳，横笛朱栏莫放吹。

寅恪案：“春游”第貳首“拂水涧如围绣带，石城山作画屏风”乃“石城开幃”及“春流观瀑”二题之

缩写，亦牧斋自诩其山庄之奇景传播于亲知者。无怪周玉绳既游览此胜地，遂有“虞山正堪管领山林耳”之“题目”（见初学集贰拾下“元日杂题长句”八首之六诗及自注），牧斋转因此怨怼阳羨，可谓狐埋狐骨矣。

“春游”第壹首“日射夭桃含色重，风和弱柳着衣轻”一联，初视之，亦是春游应有景物之描写，细思之，“桃”恐是指惠香，“柳”则指河东君。河东君虽在病中，然素有不畏寒之特性，此际清明已过，气候转暖，自可衣着轻薄也。前论“有美诗”“画夺丹青妙”句，引汤漱玉玉台画史，述河东君画“月堤烟柳”事，谓牧斋此“月堤烟柳”诗“最是桃花能烂熳，可怜杨柳正风流”，乃河东君来归之预兆，并疑河东君爱此联，因绘作图。兹更引申推论之，即桃花杨柳一联复是此次惠香伴河东君返常熟并偕牧斋春游之预兆。又“月堤烟柳”诗“红栏桥外月如钩”句，与“春游”诗第贰首“璧月半轮无那好”句，亦可互相印证，盖符合“春游”诗第壹首“踏青车马过清明”句之所言崇祯十五年三月初六日，即清明后不久天上月轮形状也。

“酒楼花信”诗“登楼共赋艳阳诗”句中，共赋诗之人自与河东君有关。惠香是否能诗，亦难确言，但今未见河东君诗中有涉及酒楼花信之篇什，尚待详考。至“中酒心情寒食后，看花伴侣

好春时”一联，上句与“春游”第壹首“踏青车马过清明”句所指之时间正合，下句复是同诗“日射夭桃含色重，风和弱柳着衣轻”一联之注脚。然则“看花伴侣”、“共赋艳阳诗”之人可以推知矣。故“酒楼花信”一首，亦与“月堤烟柳”一首，俱有后来修改之痕迹也。

自崇祯十五年壬午三月惠香离常熟返苏州后，河东君在牧斋家中继续卧病，至十六年癸未暮春始渐次痊愈，是年中秋已愈大半，至初冬乃霍然病起矣。兹就牧斋诗中关涉此时期河东君之疾病者移写于后，前已述者则仅著其题目并最有关之诗句，其前所未及之篇什则全录之，略加证释，以供论文者之参究。至若详悉稽考，则寅恪非治带下医学史之专家，故不敢多所妄言也。

初学集贰拾上东山诗集叁“效欧阳詹玩月诗”云：

崇祯壬午八月望，我生六十一中秋。（中略。）倦婢鼾睡高，病妇频呻歇。（中略。）病妇梦回笑空床，笑我白痴中风狂。（下略。）

“驾鹅行，闻潜山战胜而作”云：

老夫喜答两足蹇，惊呼病妇笑欲噎。炉头松醪酒新热。

“〔崇祯十五年〕壬午除夕”云：

闲房病妇能忧国，却对辛盘叹羽书。

同书贰拾下东山诗集“〔崇祯十六年癸未〕”元日杂题长句八首”其八云：

春日春人比若耶，偏将春病卸铅华。

“禾髯遗饷醉李，内人开函知为徐园李也。戏答二绝句”其一云：

醉李根如仙李深，青房玉叶漫追寻。语儿亭畔芳菲种，西子曾将疗捧心。

其二云：

不待倾筐写盎盆，开笼一颗识徐园。新诗错比来禽帖，赢得妆台一笑论。

寅恪案：“禾髯”者，即初学集捌伍“记清明上河图卷”文中之“嘉禾谭梁生”及此“醉李二绝句”前一题“虫诗十二章读嘉禾谭梁生雕虫赋而作”诗序中“禾髯进士谭埽”。又此“虫诗”序末署“癸未三月十六日”，牧斋此二绝句后一题为“癸未四月吉水公总宪诣阙，慨然书怀”诗，可知谭梁生以其所著雕虫赋请教于牧斋，或同时以徐园李相饷也。至关于徐园李事，兹略引载记，考释之于下。

李日华紫桃轩杂缀叁云：

今李脯佳者推嘉兴，吾郡不闻擅是。岂古昔地气不同耶？（寅恪案：本草纲目贰玖果部“李”条，引韦述两京记云：“东都嘉庆坊有美

李，人称为嘉庆子。久之，称谓既熟，不复知其所自矣。”可供参考。）余少时得尝徐园李实，甘脆异常，而核止半棗，无仁。园丁用石压其根使旁出而分植之。一树结实止三十余枚，视之稍不谨，即摇落成空株矣。以故实甚贵，非豪侈而极意于味者，未始得尝也。

嘉兴府志伍古迹门贰“徐长者园”条云：

园在嘉兴。长者宋人，学道术，年八十。治圃栽花，老于此。

同书叁叁果类“携李”条云：

俗名潘园李，大如羌桃。至熟犹青，核最细，味极佳。春秋越败吴于携李，在石门桐乡之间，遗种至今不绝。

曹溶静惕堂诗集肆叁“携李”十首其一云：

净相僧坊起盛名，徐园旧价顿教轻。尝新一借潜夫齿，嚼出金钟玉磬声。

其三云：

彪水蟠根奕叶长，筵前冰齿得仙浆。上林嘉种休相借，验取夷光玉甲香。

其四云：

肤如熟柰能加脆，液较杨梅特去酸。江北江南无别品，倾城倾国借人看。

其十云：

微物何堪鼎鼎陈，公家宣索万时新。年来无复街头卖，愁杀文园病渴人。

朱彝尊曝书亭集玖“鸳鸯湖棹歌一百首”其十八云：

徐园青李核何纤，未比僧庐味更甜。听说西施曾一掐，至今颗颗爪痕添。（原注：“徐园李核小如豆，丝悬其中，僧庐谓净相寺，产携李，每颗有西施爪痕。”）

李时珍本草纲目贰玖果部“李”条集解略云：

时珍曰，早则麦李御李，四月熟。迟则晚李，冬季十月十一月熟。又有季春李，冬花春实也。

同书同条“核仁”略云：

令人好颜色。（吴普。）治面干黑子。（苏颂。）

同书同条附方引崔元亮海上方云：

女人面干，用李核仁去皮细研，以鸡子白和如稀糖，涂之。至旦，以浆水洗去，后涂胡粉。不过五六日，效。忌见风。

同书同条附录“徐李”云：

别录有名未用。曰，生太山之阴，树如李而

小。其实青色，无核。熟则采食之，轻身益气延年。时珍曰，此即无核李也。唐崔奉国家有之，乃异种也。谬言龙耳血堕地所生。

吴其濬植物名实图考叁贰果类“李”条云：

别录下品。种类极多。别录有名未用。有徐李，李时珍以为即无核李云。

然则谭氏于崇祯十六年癸未所饷牧斋之徐园李，殆是李东璧所言季春熟，或四月熟之品种。牧斋既以西施比河东君，夫西施之病在心痛，不在面干，故吴普苏颂崔元亮诸家称列李实核仁之功效，自不必用于“乌个头发，白个肉”之河东君，转可移治“白个头发，乌个肉”或与王介甫同病之牧斋。由是言之，河东君应食李肉，牧斋应食李仁。但据旧籍，多夸诩其无仁，岂梁生之厚赠专为此际之捧心美人，而没口居士（见金鹤冲钱牧斋先生年谱总述）却无福消受耶？

初学集捌贰“造大悲观世音像赞”云：

女弟子河东柳氏，名如是。以多病故，发愿舍财造大悲观世音菩萨一躯，长三尺六寸，四十余臂，相好庄严，具慈愍性，奉安于我闻室中。崇祯癸未中秋大悲弟子谦益焚香合掌，跪唱赞曰：有善女人，青莲淤泥，示一切空。疾病盖缠，非鬼非食，壮而相攻。归命大士，造大悲像，瞻礼慈容。我观斯像，黄金涂饰，丹檀斫

砮。犹如我身，四大和合，假借弥缝。云胡大悲，紺目遍照，地狱天宫。母陀罗臂，屈信爬搔，亿劫捞笼。而我一身，两目两臂，兀如裸虫，生老病死，八苦交煎，呼天告穷。以是因缘，发大誓愿，悲泪渍胸。因变生病，因病忏悔，展转钩通。是爱是病，是大悲智，显调伏功。我闻之室，香华布地，宝炬画红。楼阁涌现，千手千眼，鉴影重重。疾苦蠲除，是无是有，如杨柳风。稽首说赞，共发誓愿，木鱼鼓钟，劫劫生生，亲近供养，大慈镜中。

寅恪案：牧斋此文殊饶风趣，但颇欠严肃，足见其平生虽博涉内典，然实与真实信仰无关，初时不过用为文章之藻饰品，后来则借作政治活动之烟幕弹耳。文中嵌用河东君姓氏名号，若“杨”、若“柳”、若“爱”、若“影”、若“如”、若“是”等字甚多，亦可谓游戏之作品。今据此文，得知崇祯十六年癸未中秋前后河东君之病已大半痊愈，故牧斋有此闲情为河东君写此种文字。又可证知河东君自崇祯十四年夏由松江正式来归钱氏后，至十六年冬绛云楼未建成前，其所居之处似不在我闻室，盖寢息之室不应用作供奉此长三尺六寸之大士像，否则乃褻渎神明之举，柳钱二人皆不出此也。但是时河东君所居之室亦必距离供奉之处极近，藉便尚未完全康复之病体得以朝夕来往礼拜。顾云美称河东君“为人短

小，结束俏利”，由是推想，当其虔诚祈祷、伏地和南之际，对兹高大庄严之像，正可互相反映，而与前此之现天女身散花于净名居士之丈室者，其心理，其动作，其对象，大不同矣。

复次，钱曾读书敏求记叁摄生类（参章钰补辑本叁之下子摄生）云：

端必瓦成就同生要一卷，因得罗菩萨提手印道要一卷，大手印无字要一卷。此为庚申帝演嫖儿法。张光弼辇下曲：“守内番僧日念吽，（寅恪案：“吽”当作“叫”，非作“吽”。盖藏语音如是，中土传写讹误。昔亦未知，后习藏语，始得此字正确形读也。）御厨酒肉按时供。组铃扇鼓诸天乐，知在龙宫第几重。”描写掖庭秘戏，与是书所云长缓提称吽字，以之为大手印要，殆可互相证明。凡偈颂文句，悉揣摩天竺古先生之话言，阅之不禁失笑来。其纸是捣麻所成，光润炫目。装潢乃元朝内府名手匠，今无有能之者，亦一奇物也。（寅恪案：此可参权衡庚申外史“癸巳至正十三年脱脱奏用哈麻为宣政院使”条。）

寅恪案：遵王所藏此种由天竺房中方术转译之书，当是从牧斋处得来，所附注语应出牧斋之手，遵王未必若是淹博也。牧斋平生佛教著述中有楞严经蒙钞之巨制。楞严为密宗经典，其咒心实是真梵文，唯前后诸品皆此土好事者采摭旧译增饰而成，前于论“朝云诗”第肆首“天魔似欲窥禅

悦，乱散诸华丈室中”句时已言及之。故牧斋虽著此书，原与其密宗之信仰无关。但牧斋好蓄异书，兼通元代故实，既藏有演揲儿法多种，其与河东君作“洞房清夜秋灯里，共简庄周说剑篇”之事亦非绝不可能。（见第壹章引“秋夕燕誉堂话旧事有感”诗。）果尔，则牧斋“因爱生病”之语殆有言外之意，此赞为游戏之文，尤可证明矣。

又受之本身在崇祯十三年冬以前已多内宠，往往为人诟病，载记流传颇复不少，可信与否，殊不必征引，亦不必考辨。但间有涉及河东君者，亦姑附录一二条，而阙略其过于猥褻之字句，聊备谈助云尔。唯此等俱出自仇人怨家，文章爱憎者之口，故不敢认为真实也。

王沅辋川诗钞肆“虞山柳枝词”十四首之十一云：

阿难毁体便龙钟，大幻婆毘瞥地逢。何事阳秋书法异，览揆犹自继神宗。（自注：“钱注楞严经，不书当代年号甲子，称大元曰蒙古，自纪生于神宗显皇帝某年云。尝学容成术，自伤其体，遂不能御女。其称摩登，盖指姬云。”）

陵葵生茶余客话（参陈琰艺苑丛话玖“钱求媚药与柳周旋”条）云：

闻钱虞山既娶河东君之后，年力已衰。门下士有献房中术以媚之者，试之有验。钱骄语河东

君曰：少不如人，老当益口。答曰：□□□□，□□□□。闻者嗤之。近李玉洲重华论诗，不喜钱派，有问者，辄曰：□□□□，□□□□。吾即以柳语评其诗可矣。众皆胡卢失笑。

寅恪案：楞严经文笔佳妙，古今词人皆甚喜之，牧斋为此经作疏固不足怪，王氏之说未免牵强。至若吾山所记，则房帙戏谑之语惟有天知神知，钱知柳知，（参王先谦后汉书集解列传肆肆杨震传。寅恪所以不从袁宏后汉纪作“地知”者，盖因牧斋“追忆庚辰冬半野堂文宴”诗有“看场神鬼坐人头”之句，用“神”字更较切合也。至通鉴肆玖汉安帝永初四年纪此事，则杂糅范书袁纪成文。通鉴用袁纪“地”字之故，“天知地知”之语遂世俗流行矣。）非阮葵生李重华辈所能知也。一笑！

第五章 复明运动（附钱氏家难）（一）

此章所欲论证者较前诸章尤为困难，盖关于河东君之行事自以牧斋之著作为主要资料，但牧斋诗文于此期内多所避忌，故往往缺略，不易稽考。牧斋外集贰伍“题为黄子羽书诗册”（寅恪案：黄子羽名翼圣，太仓人，事迹见有学集叁柒莲蕊居士传。）云：“余自甲申后发誓不作诗文，间有应酬都不削稿。戊子之秋，囚系白门，身为俘虏。闽人林叟茂之偻行相劳苦，执手慰存，继以涕泣。感叹之余，互有赠答。林叟为收拾残弃，楷书成册，题之曰秋槐小稿，盖取王右丞落叶空宫之句也。”斯则牧斋诡托之辞，非其实情也。至若同时诸人之记载，以门户恩怨之故，所言亦未可尽据以定是非。今就能见及之资料，互相参校，求一最可能之真实，然殊不敢自信也。

兹先移录顾云美河东君传关于此期者于下：

乙酉五月之变，君劝宗伯死，宗伯谢不能。君奋身欲沉池水中，持之不得入。（寅恪案：塔影园集壹河东君传“沉”作“投”。）其奋身池上也，长洲明经沈明抡馆宗伯寓中见之，而劝宗伯死，则宗伯以语兵科都给事中宝丰王之晋，之晋

语余者也。（寅恪案：塔影园集“之晋”上有“给事”二字，似无此二字更佳。）是秋宗伯北行，君留白下，宗伯寻谢病归。丁亥三月捕宗伯亟，君絜一囊，从刀头剑铍中，牧圉饘橐惟谨。事解，宗伯和苏子瞻御史台寄妻韵，赋诗以美之，（寅恪案：塔影园集“捕宗伯亟”作“宗伯有急征。”“和”作“次”，“妻”作“子由”。）至云：“从行赴难有贤妻”。时封夫人陈氏尚无恙也。（寅恪案：钱曾注本有学集壹秋槐诗集“和东坡西台诗韵”六首之一及牧斋遗事本“从行”皆作“从行”，但涵芬楼本作“徒行”，塔影园集本作“徒步”，俱非。）宗伯选列朝诗，君为勘定闺秀一集。庚寅冬绛云楼不戒于火，延及半野堂，向之图书玩好略尽矣。宗伯失职，眷怀故旧，山川间阻，君则知子之来之，杂佩以赠之，知子之顺之，杂佩以问之。有鸡鸣风焉。（寅恪案：“闺秀”应作“香奁”。塔影园集“问之”作“报之”，误。）久之，不自得。生一女，既昏。癸卯秋下发入道。（寅恪案：塔影园集无“生一女，既昏。癸卯秋”等七字。）宗伯赋诗云：“一剪金刀绣佛前，裹将红泪洒诸天。三条裁制莲花服，数亩诛锄罢稷田。朝日装铅眉正妩，高楼点黛额犹鲜。（寅恪案：钱曾注有学集壹肆及涵芬楼本有学集壹叁东涧诗集下“病榻消寒杂咏诗”，“黛”作“粉”。是。）横陈嚼蜡君能晓，已过三冬枯木禅。鹦鹉纱窗昼语

长，（寅恪案：钱曾注本及涵芬楼本有学集并塔影园集及牧斋遗事本，“纱”均作“疏”。较佳。）又教双燕话雕梁。（寅恪案：钱曾注本有学集“话”亦作“话”，涵芬楼本及牧斋遗事本作“语”，恐非。）雨交澧浦何曾湿，风认巫山别有香。初着染衣身体涩，乍抛稠发顶门凉。（寅恪案：此二句各本均同，惟涵芬楼本异。余详前论。）紫烟飞絮三眠柳，飏尽春来未断肠。”（寅恪案：塔影园集此句下有“时癸卯秋也”五字。）明年五月二十四日（寅恪案：塔影园集无“二十四日”等字。）宗伯薨，族子钱曾等为君求金，（寅恪案：塔影园集“子”作“孙”。其实遵王乃牧斋之族曾孙也。牧斋遗事作“族人”亦通。“为君求金”，牧斋遗事同，塔影园集作“求金于君”，是。）于六月二十八日自经死。（寅恪案：塔影园集无“于”字。牧斋遗事“于”作“以”，可通。“八”作“七”误。）宗伯子曰孙爰及婿赵管为君讼冤，邑中士大夫谋为君治丧葬。（寅恪案：近影得沈阳市博物馆所收罗振玉旧藏河东君过访半野堂小影并云美河东君传此句“谋”作“课”，盖误。）宗伯门人顾苓曰呜呼！今而后宗伯语王黄门之言，为信而有征也。宗伯讳谦益，字受之，学者称牧斋先生，晚年自号东涧遗老。甲辰七月七日书于真东墓下。（寅恪案：塔影园集“赵管”作“赵某”，“黄门”作“给

事”，“甲辰七月七日”作“甲辰闰六月七日”。“申”自是“辰”之误。“七月七日”或取陈鸿长恨歌传意，“闰六月七日”则取牧斋前七夕合欢诗意，皆可通也。“真娘”，塔影园集作“贞娘”。至顾公燮消夏闲记摘抄下“柳如是”条，有“甲辰七月七日东海徐宾为葬于贞娘墓下”等语，见前论河东君崇祯十四年冬留苏州养痾条，兹不赘。）

又虞阳说苑甲编牧斋遗事附载顾云美河东君传，其文与华笑庵本及塔影园本颇有异同，且传后附注云“顾云美河东君传墨迹，文字与此略异”，前已述及。差异之处或是云美原稿，盖此传乃顾氏极意经营之作，必累加修改，故今日流传之本未能一致，亦事理所当然。兹因参考便利，并节录此段文字特异者于后，读者可取相参校也。

其文云：

乙酉五月之变，君劝宗伯死，奋身自沉水中，侍儿持之不得入。（中略。）是秋宗伯北行，寻谢病归。丁亥三月捕宗伯甚急，时君病，力疾挈一囊，从刀铍箭簇中饘橐牧圉，昼夜不舍。事解归，三十设帨，宗伯和坡公御史台寄妻韵以美之，至云“从行赴难有贤妻”。时封夫人陈氏尚无恙也。宗伯撰集列朝诗，君为勘定闺秀一册。戊子夏宗伯复系白门，判年始归。庚寅冬绛云不戒于火，延及半野堂，图书玩好尽为煨烬。

宗伯隐居芙蓉庄，抑郁无聊，日怀故旧，山川间阻。君则知子之来之，杂佩以赠之，知子之顺之，杂佩以问之。久之，不自得，生一女，既婚。癸卯秋发入道。（中略。）明年五月廿四日宗伯薨，族人钱曾等为君求金，要挟蜂涌，以六月廿七日自经死。长子孙爰与所生女暨宗伯门下严熊为君讼冤，邑之士大夫王梦鼎陈式等为君治丧葬。灵岩储和尚闻之曰：善哉！愧宗伯矣。

（寅恪案：严熊事迹见光绪修常昭合志稿贰陆严惇传附父熊传，王梦鼎事迹见同书贰伍王梦鼎传附兄梦鼎传，陈式事迹见程嗣立水南先生遗集伍陈式传。灵岩储和尚即理洪储，事迹见小腆纪传伍玖方外门南岳和尚退翁传。）呜呼！宗伯讳谦益，字受之，学者称牧斋先生，亦称虞山先生云。吴郡顾苓撰。

云美此传于弘光元年乙酉之前即崇祯十七年甲申一岁间有关牧斋事皆从阙如，固文章体例使然。但今日考河东君本末者，其主要事迹则不应概从删削也。兹约略论述之于下。

初学集末附“甲申元日”七律云：

又记崇祯十七年，千官万国共朝天。偷儿假息潢池里，倖子魂销槃水前。天策纷纷忧帝醉，（自注云：“贼入长安。”）台阶两两见星联。衰残敢负苍生望，自理东山旧管弦。

寅恪案：初学集本迄于崇祯十六年癸未。既刻成之后，附补此诗于后者，其理由殆有三端，一因此集最后之壹捌、壹玖及贰拾上下共四卷，为东山诗集，遂以七八两句结束之，前已论及；二因第肆句第陆句谓政敌周玉绳已死，代其位者舍我其谁？谢安石东山再起，正是此时，特赋此诗，所以表见意旨所在也；三因集名东山，实取义于河东君半野堂初赠诗“东山葱岭莫辞从”之句。顾云美塔影园集壹东涧遗老钱公别传云“崇祯庚辰辛巳间，延儒再召，疑忌未消，公乃寄情声伎，稍以自污。近陈平之妇人，开马融之绛帐。赵德甫校雠金石，不离易安之堂，苏子瞻不合时宜，独出朝云之口”，夫河东君尝为崇祯初年宰相周道登之妾，以谗譖被逐，几至杀身，乃其一生憾事。牧斋为当时之苏子瞻，不合时宜，未跻相位，虽世人习知，然河东君知之独稔，况又曾自称杨朝，字朝云，尤与东坡妾钱塘王朝云之故事相符合。由是言之，牧斋赋此一诗于初学集东山诗集之末，盖所以慰塞河东君平生欲作裴柔之“兴庆首行千命妇”之愿望，（见才调集伍及元氏长庆集贰贰“初除浙东，妻有沮色，因以四韵晓之”七律。）且借以一快细君胸中恩仇之微意也。

又检顾公燮消夏闲记选存“钱牧斋”条略云：乙酉王师南下，钱率先投降。满拟入掌纶

扉，不意授为礼侍，寻谢病归。诸生郊迎，讥之曰：老大人许久未晤，到底不觉老。（原注：“觉”与“阁”同音。）钱默然。一日谓诸生曰：老夫之领学前朝，取其宽，袖依时样，取其便。或笑曰：可谓两朝领袖矣。

寅恪案：牧斋在明朝不得跻相位，降清复不得为“阁老”，虽称“两朝领袖”，终取笑于人，可哀也已，宽领狭袖之语甚得其实。他记载或有误倒领袖之宽狭者，如牧斋遗事“牧斋游虎丘，衣一小领大袖之服”条之类，盖由记者距离明末清初已远，懵于两朝衣服形式所致耳。顾公燮所记吴音“觉”与“阁”同读，殊有风趣，可参第肆章论“乌个头发，白个肉”节。顾书所记钱柳两事俱保存原语，诚是有价值之史料也。

牧斋于崇祯十七年甲申元日虽附补一诗于初学集之末，以微见其东山再起之可能性，但此后诸诗概从删削，故几无痕迹可寻。

检有学集柴高会堂诗集“赠云间顾观生秀才”（寅恪案：钱曾注本此题“间”误作“开”，“秀”字下脱“才”字）诗并序云：

崇祯甲申皖督贵阳公（寅恪案：钱注本此序“贵阳”均作“桂阳”）抗疏经画东南，请身任大江已北援剿军务，南参赞史公专理陪京兼制上游，特命余开府江浙，控扼海道。三方鼎立，连

结策应，画疆分界，（寅恪案：钱注本“界”作“间”。）绰有成算。拜疏及国门，而三月十九之难作矣。（寅恪案：钱注本“十九”下有“日”字。）顾秀才观生实在贵阳幕下，与谋削藁。余游云间，许玠孚为余言，始知之。请与相见。扁舟将发，明灯相对，抚今追昔，慨然有作。读予诗者，当悯予孤生皓首，亦曾阑入局中，备残棋之一着，而贵阳宾主苦心筹国，楸枰已往。局势宛然，亦将为之俯仰太息，无令泯没于斯世也。丙申阳月八日漏下三鼓，书于白龙潭之舟中。

东南建置画封疆，幕府推君借箸长。铃索空教传铁锁，泥丸谁与奠金汤。旌麾寂寞盈头雪，书记萧闲寸管霜。此夕明灯抚空局，朔风残漏两茫茫。

朱绪曾编金陵诗征肆壹“顾在观”条云：

在观字观生，华亭人。居金陵。晚号东篱子。

此条下注云：

观生为杨文总所引，入马士英幕。尝言阮大铖不可用，士英不从。大铖欲起钩党之狱，观生复使士英子銓泣谏，赖以稍止。南都亡，归守二顷，复以逋赋，遂弃产遁。居金陵衡阳寺以终。

寅恪案：今取牧斋此诗并序就涵芬楼有学集

本与钱遵王注本相校，注本虽不讹脱，然“贵阳”二字三处皆作“桂阳”，必非传写偶误所致。盖“桂阳”实指马士英，牧斋殆因“桂”“贵”古通，遂改“贵阳”作“桂阳”，以讳饰其与瑶草之关系耶？观有学集叁柒“莲蕊居士传”中“乙酉之乱，桂阳相挟掖廷南奔”及“桂阳亦叹赏”等语，可为旁证。遵王在当日自知其师之微意，故仍用“桂阳”而不改作“贵阳”。金鹤冲撰钱牧斋先生年谱，于崇祯十七年甲申条亦作“桂阳”，固沿用遵王注本原文，但未加说明，恐尚不了解牧斋当日之苦心也。

又顾云美东涧遗老钱公别传云：

鸣镝铜马，骚动中外，江南士民为桑土计者，欲叩阍援豫楚例，请以公备御东南。上亦于甲申三月十一日赐环召公，而遇十九日之变。

寅恪案：钱曾有学集诗注肆绛云余烬集“哭稼轩留守相公诗一百十韵，用一千一百字”五言排律“甘陵录牒寝，元祐党碑镌”一联，牧斋自注云：“余与君以甲申三月初十日同日赐环，邸报遂失传。”即云美传语之所本。但云美作“十一日”，与牧斋自注相差一日。检国榷壹佰崇祯十七年甲申三月（十一日）己亥有“复罪废诸臣冠带”之记载，云美“赐环”之语与此有关。寅恪初未解牧斋自注何以与顾谈不合之故，后又检明实录怀宗实录壹柒载，三月亦相差一日，始知牧斋自

注乃依明实录所根据之材料计己丑朔（明史贰肆庄烈帝本记载：“三月庚寅朔。”）算也。余可参夏燮明通鉴玖拾“崇祯十七年三月庚寅”条下考异。至云美不著瑶草疏荐本末，岂欲为其师讳，而避免吕步舒之嫌疑耶？鄙意云美宅心忠厚，固极可嘉，殊不知牧斋此次之起废由于瑶草之推荐，实为牧斋一生前后打成两橛之关键所在，若讳言此点，则于当日之情事不可通解矣。

检明史叁佰捌奸臣传马士英传略云：

马士英贵阳人，万历四十四年与怀宁阮大铖同中会试，又三年成进士授南京户部主事，（崇祯）五年擢右佥都御史，巡抚宣府。坐遣戍，流寓南京。时大铖名挂逆案，失职久废，以避流贼至，与士英相结甚欢。大铖机敏猾贼，有才藻，颇招纳游侠，为谈兵说剑，觐以边才召。无锡顾杲、吴县杨廷枢、芜湖沈士柱、余姚黄宗羲、鄞县万泰等皆复社中名士，方聚讲南京，恶大铖甚，作留都防乱揭逐之。大铖惧，乃闭门谢客，独与士英深相结。周延儒内召，大铖辇金钱，要之维扬，求湔濯。延儒曰：吾此行谬为东林所推，子名在逆案，可乎？大铖沉吟久之，曰：瑶草何如？瑶草士英别字也。延儒许之。十五年六月凤阳总督高斗光以失五城逮治，礼部侍郎王锡袞荐士英才，延儒从中主之，遂起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总督庐奉等处军务。

据此瑶草之起废由于圆海，而牧斋之起废又由于瑶草。瑶草既难不与圆海发生关系，牧斋自更不能不直接与瑶草间接与圆海发生联系。世情人事如铁锁连环，密相衔接，惟有恬淡勇敢之人始能冲破解脱，未可以是希望于热中怯懦之牧斋也。苟明乎此，则牧斋既已是袁绍弦上之箭，岂能不作黄祖腹中之语乎？于是遂有云美“东涧遗老钱公别传”所谓“前此异同，藩棘一旦破除，非得已也”之语。噫！

小腆纪年附考捌顺治元年甲申十月条（可参国榷壹佰贰崇祯十七年八月丙子贡生朱统诬奏薑曰广、夏完淳续幸存录“南都大略”中“钱谦益请用杨维垣”条及南沙三余氏南明野史上“钱谦益心艳揆席”条等）云：

丁巳（初三日）明钱谦益疏颂马士英功，雪逆案冤。谦益以定策异议自危，遂谄附马阮以自解。士英欲起用蔡奕琛杨维垣，恐物论不容，以谦益人望也，屡荐之。谦益乃阿士英指，疏列四事，曰严内治、定庙算、振纪纲、惜人才。其请定庙算也，有云“先臣孙承宗言，以文统武。极是弊端。臣观三十年来，文臣出镇专征，鲜不覆败。其绰有成算、克奏肤功者，承宗之后，马士英一人耳。先帝以楚事付左良玉，而旧疆恢复，以闽事付郑芝龙，而岭海无虞，此专任武将之明效也”，其请惜人才也，“一日资干济。今天下非

才乏也，分门户，竞爱憎，修恩怨，即其胸中了然，如喑者之不能言，魇者之不能寐，有物以限之也。今人才当摧残剥落之秋，以真心爱惜，以公心搜访，庶可共济时艰。臣所知者，有英颖特达如蔡奕琛、冯元颺及某某者，谋国任事、急病攘夷之选也；有老成典型如唐世济、范凤翼、邹之麟及某某者，端委庙堂、疏秽镇浮之选也；有公望著闻者词臣余煌、道臣陈洪谧之流也；有沦落可惜者科臣陶宗道、杨兆升及某某之流也。二曰雪冤滞。钦定逆案诸臣，未免轩輊有心，上下在手。陛下既以赞导无据，拔阮大铖而用之矣。若虞廷陛，杨维垣、虞大复、吴孔嘉、周昌晋，乞下部详察录用，许其自新，亦涣群破党之一端也”。又云：“蔡奕琛曾以复社抗疏攻臣，臣心知其误，固已释然置之矣。天下多事，将伯助予；中流遇风，吴赵相济。果有嫌隙，固当先国家之急而后私仇，况臣本无仇于奕琛乎？臣亲见门户诸臣植党营私，断送社稷，断送君父，何忍复师其故智。且他日独不思见先帝于九原乎？逆案之贾继春、阮大铖者，皆慷慨魁垒男子也。”疏数千言，烦猥不尽录，大旨在颂马士英功，雪逆案诸臣冤。而亦琛见中有“魁垒男子”语，则不喜，扬言于朝曰：“我自宜录用，何借某之荐牒诮我？”闻者笑之。臣鼐曰：特书何？罪谦益之无耻也。谦益谬附东林，以为名高，既以患得患失

之心，为倒行逆施之举，势利熏心，廉耻道丧，盖自汉唐以来文人之晚节莫终无如谦益之甚者。纯庙斥毁其书，谓不足齿于人类，盖以为有文无行者戒哉！

国榷壹佰叁崇祯十七年十月戊午（初四日）记“南京协理詹事府礼部尚书钱谦益上言”条云：

谦益觊相位，日逢马阮意游宴，闻者鄙之。

同书壹佰肆弘光元年正月辛丑条云：

南京吏部左侍郎蔡亦琛兼东阁大学士，直文渊阁。枚卜时，钱谦益阮大铖李蕅等各有奥援，而亦琛以诚意侯刘孔昭荐得之。大铖筑堡江上，闻之驰还，怒马士英，无及。

寅恪案：彝舟所引牧斋上疏原文较孺木为详，因全录之。至其痛诋牧斋之言固是事实，但亦因清高宗欲毁灭牧斋文字，不使流传，徐氏著书时禁网已稍疏，然以特录钱氏原疏之故，仍不得不作自解之语，庶免违旨之嫌也。细绎牧斋此疏，措辞巧妙，内容固极可鄙，若就文章论则殊令人欣赏不置。吾人今日读史，应注意其所言马士英左良玉郑芝龙一节，盖此三人乃当时之实力派，牧斋自崇祯晚年至清顺治末岁约二十余年，前后欲依赖利用此三人以作政治活动，虽终无所成，然亦可借是窥见明清间政治军事关键之所在矣。孺木谓“谦益觊相位，日逢马阮意游宴”，此

数语最能道出牧斋及河东君心事。但河东君仅得为汧国夫人之李娃而终不得作河东郡君之裴淑，其故虽如东涧遗老别传所言“东林以国本为终始，而公与东林为终始”，然尚未穷溯其渊源，遂亦未尽通其本末也。

史惇恻余杂记“东林缘起”条云：

东林之局，始于神庙宠郑贵妃，有母爱子抱之意，而一二贤者杯蛇弓影，形诸章奏，乃神庙不加严谴，望风者遂疑真有其事而竞起，欲因以为名高，且欲结知东宫，以为厚利。

寅恪案：少时读史见所述东林本末颇多，大抵与顾史两氏之言无甚差异，故仅择录一二条，聊见梗概而已，不遑亦不必广征也。近岁偶检明史，始悟昔人所论只从光宗与福王竞争皇位即所谓“国本”开始，殊不足说明后来南都政局之演变，似有更上一层楼之必要，兹节录明史最有关之材料于下。

明史壹壹肆后妃传孝定李太后传略云：

孝定李太后神宗生母也，溧县人，侍穆宗于裕邸，隆庆元年三月封贵妃。（神宗）即位，上尊号曰慈圣皇太后。旧制天子立，尊皇后为皇太后，若有生母称太后者，则加徽号以别之。是时太监冯保欲媚贵妃，因以并尊风大学士张居正下廷臣议，尊皇后（陈氏）曰仁圣皇太后，（寅恪

案：陈氏乃穆宗为裕王时之继妃，隆庆元年册为皇后，实神宗之嫡母也。）贵妃曰慈圣皇太后，始无别矣。仁圣居慈庆宫，慈圣居慈宁宫。居正请太后视帝起居，乃徙居乾清宫。太后教帝颇严，帝事太后惟谨，而诸内臣奉太后旨者往往挟持太过。帝尝在西城曲宴，被酒，令内侍歌新声，辞不能，取剑击之。左右劝解，乃戏割其发。翌日太后闻，传语居正具疏切谏，令为帝草罪己御札，又召帝长跪数其过。帝涕泣请改乃已。（万历）六年帝大婚，太后将返慈宁宫，敕居正曰：吾不能视皇帝朝夕，先生亲受先帝付托，其朝夕纳诲，终先帝凭几之谊。四十二年二月崩。后性严明，万历初政委任张居正，综核名实，几于富强，后之力居多。光宗之未册立也，给事中董应麟等疏请，被谪。太后闻之，弗善，一日帝入侍，太后问故。帝曰：彼都人子也。太后大怒曰：尔亦都人子。帝惶恐伏地不敢起。盖内廷呼宫人曰都人，太后亦由宫人进，故云。光宗由是得立。群臣请福王之藩行有日矣，郑贵妃欲迟之明年，以祝太后诞为解。太后曰：吾潞王亦可来上寿乎？贵妃乃不敢留福王。

同书同卷孝靖王太后传云：

孝靖王太后光宗生母也。初为慈宁宫宫人。年长矣，帝过慈宁，私幸之，有身。故事宫中承宠，必有赏赉，文书房内侍记年月及所赐以为

验。时帝讳之，故左右无言者。一日侍慈圣宴，语及之，帝不应。慈圣命取内起居注示帝，且好语曰：吾老矣，犹未有孙，果男者，宗社福也，母以子贵，宁分差等耶？（万历）十年四月封恭妃。八月光宗生，是为皇长子。既而郑贵妃生皇三子，进封皇贵妃，而恭妃不进封。二十九年册立皇长子为皇太子，仍不封如故。三十四年元孙生，加慈圣徽号，始进封皇贵妃。四十年病革，光宗请旨得往省，宫门犹闭，挟钥而入。妃目眚，手光宗衣而泣曰：儿长大如此，我死何恨？遂薨。

同书壹贰拾诸王传潞简王𣊭穆传略云：

潞简王𣊭穆宗第四子，隆庆二年生，生四岁而封，万历十七年之藩卫辉。初𣊭穆以帝母弟居京邸，王店王庄遍畿内，比之藩，悉以还官，遂以内臣司之，皇店皇庄自此益侈。𣊭穆居藩，多请贍田食盐，无不应者。其后福藩遂缘为故事。景王（载圳）就藩时赐予概裁省，楚地旷，多闲田。诏悉予之。景藩除，潞得景故籍田，多至四万顷，部臣无以难。至福王常洵之国，版籍更定，民力益绌，尺寸皆夺之民间，海内骚然。论者推原事始，颇以𣊭穆为口实云。𣊭穆好文，四十二年薨。四十六年常澆嗣。后贼躏中州，常澆流寓于杭，顺治二年六月降于我大清。

同书同卷福恭王常洵传略云：

福恭王常洵神宗第三子。初，王皇后无子，王妃生长子，是为光宗。常洵次之，母郑贵妃最幸。帝久不立太子，中外疑贵妃谋立己子，交章言其事，窜谪相踵，而言者不止，帝深厌苦之。

（万历）二十九年始立光宗为太子，而封常洵福王，至四十二年始令就藩。（崇祯）十六年秋七月由崧袭封。明年三月京师失守，由崧与潞王常漉俱避贼至淮安。四月凤阳总督马士英等迎由崧入南京，庚寅称监国，壬寅自立于南京，伪号弘光。由崧性暗弱，湛于酒色声伎，委任士英及士英党阮大铖，二人日以鬻官爵、报私憾为事。未几有王之明者诈称庄烈帝太子，下之狱。又有妇童氏自称由崧妃，亦下狱。于是中外哗然。明年三月南宁侯左良玉举兵武昌，以救太子、诛士英为名，顺流东下。阮大铖黄得功等帅师御之，而我大请兵以是年五月己丑渡江。辛卯夜由崧走太平，盖趋得功军也。癸巳由崧至芜湖。丙申大兵至南京城北，文武官出降。丙午执由崧至南京，九月甲寅以归京师。

寅恪案：光宗生母王太后乃其祖母——即神宗生母李太后——之宫人，李太后亦是宫人出身。光宗生母与福王常洵生母虽俱非正嫡，但常洵之生母其出身远胜于光宗之生母，光宗所以得立为太子，纯由其祖母李太后之压力使然。李太后享年颇长，故光宗遂能维持其太子之地位而不

为福王所替代。潞王玑璠亦李太后所生，与光宗血亲最近。由是言之，东林者，李太后之党也。嗣潞王常淂之亲祖母即李太后，此东林所以必需拥戴之以与福王由崧相抵抗。斯历史背景，恩怨系统，必致之情事也。至若常淂之为人或优于由崧，然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其贤不肖外人甚难察知。就昔时继承权论，自当以亲疏为标准，由崧之血统与熹宗思宗共出于神宗，常淂之血统与熹宗思宗共出于穆宗，故两者相较，常淂之皇帝继承权较由崧疏远一级。据是言之，马阮之拥立由崧实为合法。东林诸贤往往有认王之明为真太子慈烺者，殆亦知常淂之继承权不及由崧之合法欤？至认童氏为真福王继妃者，盖欲借此转证弘光为假福王，似亦同一用心也。（参旧题娄东梅村野史鹿樵纪闻上“两太子”条及“两疑案”条所载：“野史氏曰，余闻大悲初称崇祯帝，又称齐王，继复称神宗子，因宫闱有隙，寄育民间，长而为僧，其言诡诞不足信，然知其决非妖僧也。童氏之为继妃，为司寝，为淮上私奔，亦未可定，然知其决非周王妇，与福王全无瓜葛也。余姚黄宗羲、桐城钱秉鐙皆以福王为李伴读，非朱氏子也，而童氏乃真妃。故当时讥刺诗有：隆准几曾生大耳，可哀犹自唱无愁。白门半载迷朱李，青史千年纪马牛。说者又谓东林复社之事，深憾马阮，故造此谤，似矣。然观童氏之

哭求一见而不可得，后之人犹不能无疑焉。”）昔年尝见王船山之书，痛诋曹子建，以为陈思王之诗文皆其门客所代作，殊不解何以发此怪论，后来细思之，朱明一代宗藩固多贤者，其著述亦甚丰富，倘详悉检察稽考，其中当有非宗藩本人自撰而倩门客书佣代为者。薑斋指桑骂槐，殆由于此耶？然则常澆果优于由崧与否犹待证实，东林爱憎之口未必尽可信据。

有学集捌长干塔光集“一年”七律云：

一年天子小朝廷，遗恨虚传覆典刑。岂有庭花歌后阁，也无杯酒劝长星。吹唇沸地狐群力，劈面呼风蜮鬼灵。（寅恪案：“蜮”，钱曾注本作“羯”，是。）奸佞不随京洛尽，尚流余毒螫丹青。

牧斋此诗所言固是偏袒弘光之辞，但亦应取与东林党人之记载以由崧为天下之恶皆归焉者参互比较，求一平允之论也。华笑庵杂笔壹“黄梨洲先生批钱诗残本”条“一年诗”批云：“金陵一年，久将灭没，存此作诗史可也。”然则梨洲以牧斋此律为诗史，则其意亦不尽以弘光为非，可以窥见矣。

又关于阮大铖王铎二人，就鄙见所及，略述数语。

圆海人品史有定评，不待多论。往岁读咏怀

堂集，颇喜之，以为可与严惟中之钤山、王修微之樾馆两集，同是有明一代诗什之佼佼者，至所著诸剧本中燕子笺春灯谜二曲，尤推佳作。（寅恪案：张岱石匱书后集肆捌阮大铖传，引罗万象奏言：“大铖实未知兵，恐燕子笺春灯谜未见枕上之阴符而袖中之黄石也。”亦足证当日阮氏两剧本盛行，故万象据以为言。又夏燮明通附记壹附编壹鉴下大清世祖章皇帝顺治元年十二月辛巳条云：“阮大铖以乌丝阑写己所作燕子笺杂剧进之。岁将暮，兵报迭至。王一日在宫，愀然不乐。中官韩赞周请其故。王曰：梨园殊少佳者。赞周泣曰：奴以陛下或思皇考先帝，乃作此想耶？时宫中楹句有“万事不如杯在手，一年几见月当头？旁注：“东阁大学士王铎奉敕书云。”亦可旁证圆海之戏剧、觉斯之书法俱为当时之绝艺也。）其痛陈错之意，情辞可悯。此固文人文过饰非之伎俩，但东林少年似亦持之太急，杜绝其悔改自新之路，竟以“防乱”为言，遂酿成仇怨报复之举动，国事大局益不可收拾矣。夫天启乱政，应以朱由校魏忠贤为魁首，集之不过趋势群小中之一人。揆以分别之主附，轻重定罪之律，阮氏之罪当从未减。黄梨洲乃明清之际博雅通儒之巨擘，然囿于传统之教训，不敢作怨怼司马氏之王伟元，而斤斤计较，集矢于圆海，斯殆时代限人之一例欤？（寅恪检明季稗史本夏完淳续幸

存录“南都杂志”中“阮圆海之意”条云：“圆海原有小人之才，且阿瑒亦无实指，持论太苛，酿成奇祸，不可谓非君子之过。阮之阿瑒，原为枉案。十七年田野，斤斤以十七年合算一疏，为杨左之通王安，呈秀之通忠贤，同为通内，遂犯君子之忌。若目以阿瑒，乌能免其反击乎？”存古之论，颇为公允。至“十七年合算一疏”之“十”字应删去，盖写刻者涉上文“十七年田野”之语而衍也。）后来永历延平倾覆亡逝，太冲撰“明夷待访录”，自命为殷箕子，虽不同于嵇延祖，但以清圣祖比周武王，岂不愧对“关中大儒”之李二曲耶？惜哉！

王觉斯者，明末清初之大艺术家。牧斋为王氏作墓志铭盛称其书法，而有关政治诸事多从省略，不仅为之讳，亦以王氏之所长实在于此故也。（见有学集叁拾“故宫保大学士孟津王公墓志铭。”）当崇祯十七年三月北京岌岌不可终日之时，钱王二人同时起用，思宗之意似欲使之治国治军以振危亡之局，诚可叹可笑也。

清史稿肆世祖本纪云：

（顺治二年五月）丙申多铎师至南京，故明福王朱由崧及大学士马士英遁走太平，忻城伯赵之龙、大学士王铎、礼部尚书钱谦益等三十一人以城迎降。

夫此文官班首王钱二人俱是当时艺术文学大家，太平之世固为润色鸿业之高才，但危亡之时，则舍迎降敌师外恐别无见长之处。崇祯十七年三月二人之起用可谓任非其材，弘光元年五月二人之迎降则得其所矣。

兹有一事可注意者，即二人在明季俱负盛名，觉斯果位跻宰辅，牧斋终未列揆席，盖亦有特殊理由。

国榷壹佰壹崇祯十七年五月条云：

癸巳南京詹事兼翰林院侍读学士薑曰广、前礼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王铎并为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直文渊阁。时同推前礼部右侍郎陈子壮、少詹事黄道周、右庶子徐汧监国，故与铎有旧。

同书同卷崇祯十七年十月乙卯朔条云：

王庸王无党世授南京锦衣卫指挥僉事，俱大学士王铎子。以舟渡慈谿也。

据此，觉斯之得为宰相由于与由崧有旧，牧斋之不得宰相由于与东林即主立潞王常渚者有关。大悲之狱牧斋亦被牵连（见鹿樵纪闻上福王条下、国榷壹佰叁崇祯十七年甲申十二月丙寅条、小腆纪年附考捌顺治元年甲申十二月己巳“明下狂僧大悲于镇抚司”条及同书玖顺治二年乙酉二月癸未“明僧大悲伏诛”条并夏完淳续幸存

录“南都大略”中“妖僧大悲”条等），故知李太后光宗之党与郑贵妃福王之党，其分野恩怨始终不变。牧斋之未跻宰辅，乃佛教“中阴身错投母胎”，如西游记小说之猪八戒，即是其例。龙呆道人（见金氏钱牧斋先生年谱首）往往以老归空门自许，倘亦通解此妙谛耶？

第五章 复明运动（附钱氏家难）（二）

第叁章引玉台画史载黄媛介画扇题有“甲申夏日写于东山阁”之语，因论皆令作画之际似在崇祯十七年首夏河东君将偕牧斋自常熟往南京犂戴弘光之时。兹更据国榷壹佰壹崇祯十七年四月条略云“甲申（廿七日）史可法迎（福王）于邵伯镇。丙戌（廿九日）福王至燕子矶。丁亥（卅日）福王次龙江关”，五月条略云“庚寅（初三日）福王监国。壬寅（十五日）监国福王即皇帝位于武英殿”，六月条云“壬戌（初六日）钱谦益为南京礼部尚书，兼翰林院侍读学士，协理詹事府”，同书卷首之三部院上南京礼部尚书栏载“甲申昆山顾锡畴□□□□进士，五月任，署吏部”，弘光实录钞壹崇祯十七年甲申条略云“（五月）乙卯召陈子壮为礼部尚书。（六月）辛酉起钱谦益协理詹事府事，礼部尚书。（六月）丙子礼部尚书顾锡畴上言，刻期进取”，同书贰崇祯十七年甲申条云“（九月）甲辰起黄道周为礼部尚书，兼侍读学士，协理詹事府事”，同书叁弘光元年乙酉条云“〔二月〕己巳礼部尚书顾锡畴致仕，以钱谦益代之”，明史贰伍伍黄道周传略云“福王监国，用道周吏部左侍郎。道周不欲

出，马士英讽之曰：人望在公，公不起，欲从史可法拥立潞王耶？乃不得已趋朝。拜礼部尚书，协理詹事府事。而朝政日非，大臣相继去国，识者知其将亡矣。明年三月遣祭告禹陵。甫竣事，南都亡”，综合推计之，则钱柳二人同由常熟赴南京之时间当在甲申七月廿五日福王催其速赴南京任以后。（见下引卧子“荐举人才疏”批语。）其所以赴任之理由，或与黄道周被迫之情势相同，亦未可知。考当时原任礼部尚书为顾锡畴，顾氏署吏部至弘光元年乙酉二月致仕，牧斋乃补其原任实缺。所以不以石斋补顾氏原缺者，因漳浦求去之志已坚，借故出都，马阮辈知之甚审，遂不以黄而以钱代顾。至牧斋是否在此以前独往南京，然后还家坐待新命，尚俟详检。据明季稗史初编壹肆夏允彝幸存录云：“钱谦益虽家居，往来江上，亦意在潞藩。”然则牧斋似曾至金陵谋立潞王也。余见下所论。

关于钱柳同往南京事，旧籍有涉及此时之记载，兹择引数条，略辨之于下。

鹿樵纪闻上（参赵祖铭国朝文献迈古录贰拾）略云：

先是钱谦益入都，其妾柳如是戎服控马，插装雉尾，作昭君出塞状。服妖也。

明季稗史初编壹陸夏完淳续幸存录“南都杂

志”条（参南明野史上“起钱谦益陈子壮，转黄道周，各礼部尚书”条等）云：

钱谦益家妓为妻者柳隐，冠插雉羽，戎服骑入国门，如明妃出塞状。（寅恪案：昭君出塞之装束，可参一九五七年戏剧报第拾期封面尚小云汉明妃图。）

牧斋遗事云：

弘光僭立，牧翁应召，柳夫人从之。道出丹阳，同车携手，或令柳策蹇驴，而已随其后。私语柳曰：“此一幅昭君出塞图也。”邑中遂传钱令柳扮昭君状，炫煌道路。吁！众口固可畏也。

然则，钱柳自常熟至南京，道出丹阳时得意忘形，偶一作此游戏亦有可能，遂致众口讹传，仇人怨家借为诋诮之资。遗事之言最为近情，其他如吴夏诸书所记殊不足信也。噫！当扬州危急之时，牧斋自请督师，河东君应可随行，然弘光不许牧斋作韩世忠，（见钱曾有学集诗注捌长干塔光集“鸡人”七律“刺闺痛惜飞章罢”句下自注云：“余力请援扬，上深然之。已而抗疏请自出督兵，蒙温旨慰留而罢。”）故河东君虽愿作梁红玉而不能。迨南都倾覆之后牧斋随例北迁，河东君亦可偕行，但终留江南，故河东君虽可作汉明妃而不愿。其未能作梁红玉，诚是遗憾，但不愿为王昭君，殊甚钦服也。

又检林时对荷会丛谈叁“鼎甲不足贵”条云：

吴伟业辛未会元榜眼，薄有才名，诗词佳甚，然与人言如梦语呓语，多不可了。余久知其迷心。鼎革后，投入土抚国宝幕，执贄为门生，受其题荐，复入词林。未有子，多携姬妾以往。满人诤知，以拜谒为名直造内室，恣意宣淫。受辱不堪，告假而归。又以钱粮奏销一案，褫职，惭愤而死。所谓身名交败，非耶？

寅恪案：林氏之语过偏，未可尽信，然借此亦得窥见当建州入关之初北京汉族士大夫受其凌辱之情况。河东君之独留南中，固由于心怀复楚报汉之志业，但其人聪明绝世，似亦悬知尔翁所述梅村困窘之状欤？

自崇祯十七年五月十五日至次年即弘光元年五月十五日，此“一年天子小朝廷”之岁月实河东君一生最荣显之时间也。牧斋投笔集上后秋兴之三“八月初十日小舟夜渡，惜别而作”八首之二“几曾银浦（“浦”似应作“汉”）共仙槎”句，盖惜河东君得意之时间甚短也。

关于此时间涉及河东君者亦有数事，兹略述之于下。

计六奇明季北略贰肆五朝大事总论中门户大略“韩钱王邹才既相伯仲”条（参南明野史上“起钱谦益陈子壮转黄道周各礼部尚书”条等）云：

钱（谦益）声色自娱，末路失节，既投阮大铖而以其妾柳氏出为奉酒，阮赠以珠冠一顶，价值千金。钱令柳姬谢阮，且命移席近阮，其丑状令人欲呕。嗟乎！相鼠有体，钱胡独不之闻？

寅恪案：前引谈孺木之言谓“谦益觊相位，日逢马阮意游宴，闻者鄙之”，牧斋与马阮游宴自是当然之事。颇疑钱阮二人游宴尤密，盖两人皆是当日文学天才，气类相近故也。牧斋既与圆海游宴，河东君自多参预，此亦情势所必至。圆海乃当日编曲名手，世所推服，鹿樵纪闻上“马阮始末”条云：“诸公故闻其有春灯谜燕子笺诸剧本，问能自度曲否？即起执板，顿足而唱。诸公多北人，不省吴音，则改唱弋阳腔。诸公于是点头称善曰：阮君真才子。”据此，集之不仅能制曲，且能度曲。河东君之能度曲自不待言，前多论及，不必复赘，观戊寅草中诸词颇有似曲者，如“西河柳”之类即是例证。然则牧斋招宴圆海筵上，柳阮二人必极弹丝吹竹之乐。但歌唱音乐牧斋乃门外汉，白香山新乐府杏为梁篇云“心是主人身是客”一语，真可作南都礼部尚书官署中招宴阮氏多之绮席写照矣。圆海珠冠之赠实为表达赏音知己之意，于情于礼殊应如此，然牧斋此际则不免有向隅之叹也。

夫牧斋虽不善编剧度曲，然最擅长诗什，其与圆海游宴所赋篇章应亦不少，河东君想亦间有

酬和阮氏之作。前引牧斋“题为黄子羽书诗册”云：“余自甲申后发誓不作诗文，间有应酬，都不削稿。”所谓“文”者，即甲申十月丁卯日所上“严内治，定庙算，振纪纲，惜人才”四事疏之类，所谓“诗”者，即与圆海等所赋篇章之类。“间有应酬”一语，其“应酬”固是事实，而“间有”则恐不确耳。牧斋之删弃此时作品虽可掩饰其丑行，但河东君之诗篇流传于天壤间者转因是更减少一部份，殊可惜也。

在此时间内，钱柳二人除与马阮游宴外，尚有招宴当日名士即河东君旧交一事，最堪注意。第叁章论河东君与李待问之关系节，已引王沅虞山柳枝词第陆首及自注并其他有关李氏事迹诸条，读者可取参阅，兹不重述。但存我在明南都时为中书舍人。前所引史料虽已言及之，至其何时离去南都则未能确知。检张岱石匱书后集叁肆江南死义列传李待问传云：“李待问南直华亭人，崇祯癸未进士。甲申北变，以归里不及难。弘光登极，待问之南都，授中书舍人。南都继陷，逃至松江。”是存我之离南都，乃在弘光元年五月十五日前后也。王胜时所述牧斋招宴存我，河东君遣婢送还玉篆一事，究在何时？尚待考证。

又检宋尚木含真堂集陆“元宵同陈实庵太史集钱宗伯斋，张灯陈乐，观鱼龙之戏”云：

疏钟箭漏思冥冥，尽醉芳筵日幕情。葭谷渐回春乍暖，金吾不禁月偏明。星桥匝树连银汉，鹅管吹笙跨玉京。莫道上林夸角觝，大官俱得戏长鲸。

寅恪案：陈实庵太史者，陈忠裕公全集壹柒湘真阁集“酬陈实庵翰林”七律附考证，据绍兴府志疑实庵即陈美发。今检乾隆修绍兴府志叁壹选举志贰进士栏明崇祯元年戊辰科刘若宰榜云：“陈美发，左赞善，上虞人。”考证所言当即出此。又检光绪修上虞县志玖陈因传云：“子美发，字木生，幼奇颖，善属文。天启丁卯（七年）举人，戊辰（崇祯元年）进士，授翰林院吉士。辛未（四年）升检讨，分校礼闱，称得士，晋东宫日讲官。丁外艰，特恩赐祭。服阙赴都，转翰林谕德。时会推阁臣，廷议以非祖制，事寝。奉敕封藩。归里，卒，年三十九。（康熙志）美发与族父达生、族弟元映，时称陈氏三凤。”但美发是否号实庵，未见明文，且传文所记甚简略，或有所忌讳，尚须详考。若果是实庵者，则与尚木为天启丁卯举人同年也。（参光绪修华亭县志壹贰选举上举人表。）

或疑尚木诗题所谓“陈实庵太史”乃陈于鼎，其名号“鼎”与“实”有相关之意，其官职与太史又相符合，且陈卧子兵垣奏议上“荐举人才疏”有“庶吉士陈于鼎，英姿壮志”之语，故此说殊有可

能。由是观之，卧子诗题下壮师洛之考证未必确切。于鼎事迹见小腆纪传陆叁本传，其人即下引林时对荷闸丛谈叁所谓“小王八”者，是也。

尚木诗题中仅言弘光元年元夕与实庵同集牧斋斋中，然此夕既是张灯陈乐观鱼龙之戏，如是盛会，所招之客绝不止陈宋二人。让木不过举实庵以概其余。或者实庵亦有同赋此题之诗，遂语及之耳。让木此时与存我同为中书舍人（见下论），又同为松江籍，更俱是河东君旧友。揆以物以类聚之义，牧斋此夕颇有招宴存我之可能。问郎玉篆之送还恐即在此夕。盖预宴者既甚多，依当日礼俗之限制，河东君若以女主人身份亲出陪客，且持此纪念品面交问郎，在河东君方面虽可不介意，在牧斋方面则难免有所顾忌，故遣双鬟代送耶？俟考。

第叁章论河东君居松江时最密切之友人为宋辕文、李存我、陈卧子。当钱柳南都得意之际，辕文在何许，尚无确证。据陈忠裕公全集贰陆“三子诗选序”略云：“三子者何？李子雯宋子征舆及不佞子龙也。今天子起淮甸，都金陵，东南定主。予入备侍从，请急还里。宋子闲居，则梓三人之诗为一集，大率皆庚辰以后之作也。”并云间三子新诗合稿陆辕文“野哭”题下自注云：“五月初一日始闻三月十九事，越数日，始得南都新诏，臣民哭临，服除而作。”及同书捌“闻吴大将

军率关宁兵以东西二虏大破李贼志喜二律”等（参国榷壹佰壹崇祯十七年甲申四月丁丑“吴三桂大破贼于关内”条），可略见辕文此时踪迹，而其详则不得而知。（今峭帆楼丛书重校刻云间三子新诗合稿王培孙植善序，吴以宋征璧所撰陈子龙平露堂集序中“乙丙之际”为顺治二年乙酉，三年丙戌。其实宋序之“乙丙”乃指崇祯八年乙亥，九年丙子也。特附正之于此。）但河东君早与辕文绝交，假使此时在南都，亦必与钱柳不相往来无疑也。存我此际供职南都，河东君既已送还问郎玉篆，则昔日一段因缘亦于此了结。至于卧子则为河东君始终眷恋不忘之人，前述崇祯十七年甲申夏日黄媛介画扇，河东君题有卧子满庭芳词即是其证，故寅恪戏作一绝，中有“一念十年抛未得”之语，实能道出河东君之心事也。今所欲论者，即卧子在南都之时间是否亦曾与李存我宋让木陈实庵辈同被牧斋招宴等问题。兹择录卧子自撰年谱、兵垣奏议、焚余草及让木含真堂集，并参以国榷等，综合考释之于下。

陈忠裕全集年谱中崇祯十七年甲申条略云：

弘光帝监国南都，予补原官（兵科给事中），随奉命巡视京营。予以国家倾覆之后，义不敢申前请（辞兵科给事中），而又决江左事尚可为，决计赴召。……予遂以六月望后入都，而是时贵阳（指马士英）入辅，详符（指史可法）

出镇，国事稍变矣。贵阳一至，即荐怀宁（指阮大铖）当大用，众情大哗，攻者四起。贵阳先君同籍也，遇予亦厚，其人倘荡不羁，久历封疆，于门户之学非素所深研也。当困厄时，与怀宁狎邪之交，相欢如父子，浸润其言，且曰：苟富贵，无相忘。及贵阳柄用，而怀宁挟其权智以御之，且责前盟。见攻之者多，则曰：彼党人者，不杀我两人不止。又造作蜚语，以为主上之立非诸君子意，故力攻拥戴定策之人，以孤人主之势。盖怀宁挟贵阳以为援，而贵阳挟主上以自解。予因正告贵阳曰：怀宁之奸，海内莫不闻，而公之功亦天下所共推也。公于人无豪发之隙，奈何代人犯天下之怒乎？且公之冒不韪而保任者，以生平之言不可负也。公以素交而荐之，众以公义而持之，使公既信友又不害法，则众之益公者大矣。而公何怒为？今国家有累卵之危，束手坐视，而争此一人，异日责有所归矣。贵阳曰：逆案本不可翻也，止以怀宁一人才不可废耳。予曰：公既不能负怀宁而独用之，则怀宁又何辞以拒同科之数百人而独登臚仕乎？一小人用，众小人进，必然之势。一逾短垣，虽公亦无如之何矣。且公为宰辅，苟能真心以求天下之才，何患无人？如怀宁者，何足数哉！……予私念时事必不可为，而祖父俱在浅土，甚惧。请急归营窀穸之事，蒙恩允放。予在言路，不过五十

日，章无虑三十余上，多触之言。时人见嫉如仇，及予归，而政益异。木瓜盈路，小人成群，海内无智愚，皆知颠覆不远矣。

同书同卷弘光元年乙酉条云：

时群小逾张，诸君子多被弹射。予为此辈深忌，而未有以中。私念大母年益高多病，再出必重祸以为亲忧，陈情侍养，得遂宿志焉。

陈卧子先生兵垣奏议上“荐举人才疏”略云：

已补者如钱谦益黄道周徐汧吴伟业杨廷麟等，皆一时人望，宜速令赴阙。庶吉士陈于鼎英姿壮志见累门阀，既以不阿乡衮浮沉至今，困衡之士，荏苒足惜，当量才录用也。（寅恪案：林时对荷闸丛谈叁“东林依草附木之徒”条云：“江南有老亡八小亡八之谣，老谓谦益嬖柳影，小则陈于鼎溺韵珠云。”尔庵之书语多偏激，未可尽信，但所记江南之谣或是实录。噫！卧子为人中之龙，此时荐举二龟，岂神州陆沉之先兆乎？由今思之，可叹亦可笑也。）

此文后附批语略云：

崇祯十七年七月二十五日奉旨：人才宜乘时征用，说得是。钱谦益等速催来京到任。

同书下“请假葬亲疏”批语云：

崇祯十七年八月十一日奉旨：陈子龙准给假

三个月，即来供职，不得迟延。该部知道。

国榷壹佰贰崇祯十七年八月癸酉（十八日）“南京兵科给事中陈子龙言中兴之主莫不身先士卒”条云：

子龙寻省葬。

同书壹佰肆弘光元年二月丙寅（十三日）条云：

许兵科给事中陈子龙终养。

同书壹佰贰崇祯十七年六月壬戌（初六日）条云：

钱谦益为南京礼部尚书兼翰林院侍读学士。

寅恪案：卧子以崇祯十七年甲申六月望后至南都，八月十八日准假还里葬亲，其在南都之时间不过五十日。牧斋是否在崇祯十七年七月廿五日以前曾一度独至南都预谋立君之事，今难确考，但牧斋于是年六月初六日已补授礼部尚书，至七月廿五日尚未至都就职，姗姗来迟，颇觉可怪。据国榷壹佰贰崇祯十七年八月廿一日丙子“宗贡生朱统又诬奏薑曰广陈必谦等”条略云：“丙子宗贡生朱统又诬奏薑曰广陈必谦等。初陈必谦北转，邑人钱谦益求复官未遂。今入京首诋之，结欢马士英，同诸勋贵，专言定策，意逐高弘图薑曰广代之，而谦益先入金陵，亦谋迎

潞王，又心昧之矣。”夏彝仲幸存录云：“钱谦益虽家居，往来江上，亦意在潞藩。”（此条上已引。）谈迁枣林杂俎仁集逸典类“异议”条云：“钱谦益侍郎触暑步至胶东（指高弘图）第中，汗渴解衣，连沃豆汤三四瓯。问所立，胶东曰：福藩。色不怍，即告别。胶东留之曰：天子毋容抗也。钱悟，乃坐定。遽令仆市乌帽，谓：我虽削籍，尝经赦矣。候驾江关，诸臣指异之。监国初，复官。八月入朝，阴附贵阳（指马士英），日同朱抚宁（国弼）刘诚意（孔昭）赵忻城（之龙）张豕宰捷阮司马大铖联疏讦异议者。胶东解相印，欲卜居虞山，谦益恐忤贵阳，却之，且不祖送。”可为牧斋在福王即位以前已先入南京之一旁证。然则牧斋先至南京预谋拥立潞王之后始还常熟坐待机会耶？

兹姑不深究其迟滞不前之故，惟有一事可以决言者，即河东君之至南都当与牧斋同行赴任，计其抵都之日至早亦必在七月下旬之末，距卧子准假还家之时仅十余日。陈钱交谊素笃，观卧子自撰年谱崇祯十年丁丑条略云：“会吴中奸民张汉儒讦奏钱牧斋瞿稼轩以媚政府，有旨逮治。予与钱瞿素称知己，钱瞿至西郊，朝士未有与通者，予欲往见，仆夫曰：较事者耳目多，请微服往。予曰：亲者无失其为亲，无伤也。冠盖策马而去，周旋竟日乃还。其后狱急，予颇为奔

奏。”（寅恪案：蓼斋集肆贰有“上牧斋年伯于狱中”五古一首，然则不独卧子，即舒章亦与牧斋交谊甚笃也。）及陈忠裕全集壹壹湘真阁稿“东皋草堂歌”序云：“东皋草堂者，给谏瞿稼轩先生别墅也。丙子冬奸民奉权贵意，讐钱少宗伯及先生下狱，赖上明圣，越数月而事得大白。我友吴骏公太史作东皋草堂歌以记之。时予方庐居，骏公以前歌见寄，因为属和。辞虽不工，而悲喜之情均矣。”然则钱陈两人之旧日关系既如卧子所自述，牧斋之赴南都就礼部尚书任复经卧子之催促，故钱陈此次两人同在金陵，虽为时甚短，揆以常情，必无不相见之理。

倘卧子造访牧斋，或牧斋招宴卧子，不知河东君是否采取如对待李存我之方式以对待卧子？抑或如元微之莺莺传所载，莺莺适人后，张生求与相见，终不为出，赋诗谢绝？今日俱无从得悉。若河东君采取莺莺对待张生之方式以对待卧子者，则双文诗“弃置今何道，当时且自亲。还将旧时意，怜取眼前人”之“眼前人”，即卧子崇祯十四年辛巳所纳之沈氏。但不知此宜男之良家女（见卧子年谱后附王沅撰三世苦节传），能及崇祯六年癸酉秋间白龙潭舟中、八年乙亥春间生生庵南楼中旧时“眼前人”百分之几耶？噫！吾人今日追思崔张杨陈悲欢离合之往事，益信社会制度与个人情感之冲突，诚如卢梭王国维之所言者

矣。

寅恪曾寄答朱少滨叟师轍绝句五首，不仅为杨玉环李三郎陈端生范萋道，兼可为河东君陈卧子道。兹附录之于下，以博读者一笑。

甲午春朱叟自杭州寄示观新排长生殿传奇诗，因亦赋答绝句五首。近戏撰“论再生缘”一文，故诗语牵连及之也。

洪死杨生共一辰，美人才士各伤神。白头听曲东华史，（叟自号“东华旧史”。）唱到兴亡便掩巾。

沦落多时忽值钱，霓裳新谱圣湖边。文章声价关天意，搔首呼天欲问天。（用再生缘语。）

艳魄诗魂若可招，曲江波接浙江潮。玉环已远端生近，暝写南词破寂寥。

一抹红墙隔死生，百年悲恨总难平。我今负得盲翁鼓，说尽人间未了情。

丰干饶舌笑从君，不似遵朱颂圣文。愿比麻姑长指爪，倘能搔着杜司勋。

又检陈忠裕全集壹柒七律补遗“乙酉上元满城无灯”云：

江皋夜色遍烽屯，鼓吹声销万户春。幕府但闻严戍火，冶城不动踏歌尘。九枝琼树沉珠箔，半榻香风散锦茵。独有凄凉霜塞月，偏乘画角照

杯频。

寅恪案：前论宋尚木弘光乙酉元夕集牧斋斋中“张灯陈乐观鱼龙之戏”诗，谓此夕盛会或有李待问在座之可能。尚木存我卧子三人同为河东君云间旧友，而陈李与河东君之交谊时间尤为长久，倘读者取尚木卧子两人同时异地所赋之诗以相对照，则是夕南宗伯署中（参前引有学集贰拾赠黄皆令序），与松江城内普照寺西之宅内（见王沅云间第宅志“陈工部所闻给谏子龙宅”条），一热一冷之情景，大有脂砚斋主（寅恪案：脂砚斋之别号疑用徐孝穆玉台新咏序“然脂暝写”之典，不知当世红专名家以为然否？）评红楼梦“寿怡红群芳开夜宴”回中“芳官嚷热”一节之感慨。（见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庚辰四阅评过本陆参回。）唯脂砚斋主则人同时异，而颍川明逸（见王沅续卧子年谱顺治二年乙酉八月条后附案语）则时同人异，微有区别而已。至续幸存录于阮大铖有恕辞，论者或据以为几社与复社不同之点在此，今观卧子自撰年谱“崇祯十七年甲申”条涉及马士英之语，则知几社领袖如陈氏者，其对阮氏之态度实无异复社，或说之未当不待详辨矣。

抑更有可论者。宋征璧含真堂集陆“予以病请假，戏摘幽兰缄寄大樽”云：

采采缄题寄所思，水晶帘幕弄芳姿。朱弦乍奏幽兰曲，郢客长吟白雪词。君子名香心自赏，

美人皋佩意何迟。岩阿寂寂堪招隐，不信东风有别离。

寅恪案：此诗之作成当在弘光元年二月丙寅（即十三日）准卧子终养后不久之时间，盖尚木得知此讯，故赋诗寄卧子，观七八两句及兰花开放季节可以证明。其緘封兰花，与崇祯六年癸酉寒日两人同在北京待会试时卧子卧病因緘封腊梅花一夺以表慰问之意者，正复相似，（见陈忠裕公全集陈李唱和集“寒日卧邸中让木忽緘腊梅花一夺相示”五古及本文第三章所论。）不过前时为卧子卧病旅邸，此时则为尚木以病请假，略为不同。宋氏往往緘封花夺寄慰友人，何其喜作此儿女子之戏？岂当日习俗如是耶？俟考。

以常情论，卧子必有答宋氏之篇什。今检陈氏诗集未发现有类是之作，唯陈忠裕公集贰拾诗余中有念奴娇“春雪咏兰”一阕，虽未能确定其何时所赋，但必是与尚木寄诗时相距不久之作，故疑是因宋氏之诗有所感会而成。此阕甚佳，因移录之于下。

其词云：

问天何意，到春深，千里龙山飞雪。解珮凌波人不见，漫说蕊珠宫阙。楚殿烟微，湘潭月冷，料得都攀折。嫣然幽谷，只愁又听啼鴂。

当日九畹光风，数茎清露，纤手分花叶。曾

在多情怀袖里，一缕同心千结。玉腕香销，云鬟雾掩，空赠金跳脱。洛滨江上，寻芳再望佳节。

又含真堂集陸有“柬大樽”七律云：

时同侍从武英，陈曰，所谓君随丞相后，吾住日华东。予答曰，不若婉变昆山阴。

何期束发便相亲，百尺楼边美卜邻。十载浮沉随木石，一时憔悴识君臣。东风苦雨愁啼馱，南浦扁舟问采莼。知有昆阴堪婉变，可容觞咏倦游人。

寅恪案：此诗作成当在弘光元年春暮，或即酬答卧子念奴娇“春雪咏兰”词亦未可知，盖两人诗词中其语意可以互相证发也。检陈忠裕全集貳陸宋尚木诗稿序云：“予与尚木同里閤称无间，相唱酬者几二十年。自予治狱东土，而尚木往来旧都，盖四五祀不数见也。今上定鼎金陵，而两人皆以侍从朝夕立殿上，退则各入省治事。诸公相过从报问，忽忽日在桑榆间矣。予既废笔墨，而尚木亦未见所谓吟咏者。及予请急东归，明年尚木以奉使过里门，则出新诗数卷见示。”及嘉庆修松江府志伍陸宋征璧传云：“宋征璧字尚木，华亭人，懋澄子。初在几社中名存楠。崇禎十六年进士，授中书，充翰林院经筵展书官，奉差督催苏松四府柴薪银两，未复命，以回变归里。”颇疑尚木将往苏松四府督催柴薪银两时先

以此诗柬大樽，故第陆句有“南浦扁舟问采莼”之语。“南浦”指松江而言。第捌句“可容觞咏倦游人”之“倦游”，出史记壹壹柒司马相如传“长卿故倦游”。裴駟集解引郭璞曰“厌游宦也。”汉书伍柒司马相如传王先谦补注曰：“倦游谓游宦病免而归耳。言其曾为官也。”葵园即袭用景纯之解，而不著其名。尚木以长卿自比，谓将因奉使归里也。宋氏赋诗之时当在弘光元年暮春，其至松江，以所作诗稿示卧子，嘱为之序，未及复命而南都倾覆矣。尚木此诗所言可与卧子所作“宋尚木诗稿序”所述两人同在南都供职时事相印证。故尚木诗题序所言即崇祯十七年甲申六月望后至八月十一日间陈宋两人之情况，读者不可误会，以为尚木赋此诗时之事也。

尚木诗题序中引卧子之语出杜工部集拾“奉答岑参补阙见赠”五律第壹联，盖是时尚木任中书舍人，卧子任兵科给事中，正与杜岑当日情事符合。详见诸家杜诗注，不须赘述。

尚木答语出文选贰肆陆士衡“赠从兄车骑”五古，其诗云：

孤兽思故藪，离鸟悲旧林。翩翩游宦子，辛苦谁为心。仿佛谷水阳，婉娈昆山阴。营魄怀兹土，精爽若飞沉。寤寐靡安豫，愿言思所钦。感彼归途艰，使我怨慕深。安得忘归草，言树背与衿。斯言岂虚作，思年有悲音。

尚木诗语意全从士衡此篇得来，故不避钞胥之嫌，特移录之，并以见几社名士之熟精选理及玩习盛唐诗什之一斑也。

当南都钱柳得意之际，河东君男性旧友如李存我宋尚木二人确有相与往来之事迹，陈卧子是否亦有一见之机缘，尚待研考。其他男性故交更不易详知矣。至女性朋辈，则据前引牧斋“赠黄皆令序”中“南宗伯署中闲园数亩，老梅盘拏，奈李子花如雪屋。烽烟旁午，诀别苍皇”等语，知皆令自弘光元年正月至五月必在南都留宿礼部尚书署中，为河东君之女伴兼作牧斋之清客。或者钱柳崇祯十七年甲申秋季就南宗伯任时皆令即已随行，若不然者，皆令仿效程孟阳至常熟伴牧斋度岁之成例，亦至南都伴河东君度岁。今以缺乏资料，无从详考。但有可注意之一事，即皆令留居钱柳家中，河东君璧还问郎玉篆之际，能否从青琐中窥见是夕筵上存我及牧斋并诸座客之面部表情如何耳。一笑！

明南都倾覆，牧斋迎降清兵，随例北迁。关于钱氏此时之记载颇多，有可信者，有不可信者。但其事既绝不涉及河东君，非本文主旨所在，若一一详加考辨，则不免喧宾夺主，故皆从省略。

上引顾苓河东君传云：

乙酉五月之变，君劝宗伯死，宗伯谢不能。君奋身欲沉池水中，持之不得入。其奋身池上也，长洲明经沈明抡馆宗伯寓中见之，而劝宗伯死，则宗伯以语兵科都给事中宝丰王之晋，之晋语余者也。是秋宗伯北行，君留白下。宗伯寻谢病归。

同治修苏州府志捌捌沈明抡传云：

沈明抡字伯叙，精春秋，得安成闻喜之传，与同里徐汧李模郑敷教友善，从游甚众。崇祯癸酉以恩贡中顺天副榜。乙酉乱后，授徒自给。三十余年卒。

重刻雍正修河南通志伍贰选举贰明天启五年乙丑科余煌榜载：

王之晋，宝丰人，给事中。

寅恪案：云美特记南都倾覆时河东君欲自沉并劝宗伯死一事，备列人证，所以明其非阿私虚构，有类司马温公撰涑水纪闻之体，故吾人今日可以信其为实录也。

复次，顾公燮消夏闲记选存“柳如是”条云：

宗伯暮年不得意，恨曰：要死，要死。君叱曰：公不死于乙酉，而死于今日，不已晚乎？柳君亦女中丈夫也哉！

虞阳说苑本牧斋遗事云：

乙酉五月之变，柳夫人劝牧翁曰：是宜取义全大节，以副盛名。牧斋有难色。柳奋身欲沉池中，（原注：瞿本有“牧翁”二字。一本“牧翁”下有“抱”字。）持之不得入。是时长洲沈明抡馆于尚书家，亲见其事，归说如此。后牧斋偕柳游拂水山庄，见石涧流泉澄洁可爱，牧斋欲濯足其中，而不胜前却。柳笑（原注：一本有“而戏语”三字。）曰：此沟渠水，岂秦淮河耶？牧翁有恶容。

寅恪案：消夏闲记及牧斋遗事所记，与河东君及牧斋之性格一诙谐勇敢一迟疑怯懦颇相符合。且秦淮河复在南都，虽略异顾氏所述，颇亦可信。至若靡芜纪闻引扫轨闲谈云：“乙酉王师东下，南都旋亡。柳如是劝宗伯死，宗伯佯应之。于是载酒尚湖，遍语亲知，谓将效屈子沉渊之高节。及日暮，旁皇凝睇西山风景，探手水中曰：冷极奈何！遂不死。”则尚湖西山皆在常熟，当南都倾覆时钱柳二人皆在白下，时间地域实相冲突，此妄人耳食之谈不待详解。

关于牧斋北行，河东君独留白下，此时间发生之事故殊有可言者，兹择录资料略论之于下。

牧斋投笔集遵王笺注上后秋兴之三“八月初十日小舟夜渡惜别而作”八首之五云：

水击风抟山外山，前期语尽一杯间。五更噩

梦飞金镜，千叠愁心锁玉关。人以苍蝇污白璧，天将市虎试朱颜。衣朱曳绮留都女，（寅恪案：有学集拾红豆二集“衣朱”作“衣珠”，非是。盖传写者误以此诗第陆句有“朱”字，故改作“珠”，不知昔人作今体诗不嫌重字，观钱柳诸作即可证知也。）羞杀当年翟茆班。

寅恪案：牧斋此首乃总述其南都倾覆随例北迁，河东君独留白下时所发生之变故，并为之洗涤，且加以温慰也。遵王注牧斋此题第壹首第捌句“乐储偏能赋稿碁”引吴兢乐府古题要解下云：“稿碁今何在，稿碁碁也。问夫何处也。山上复有山，重山为出字，言夫不在也。何当大刀头，刀头有环，问夫何时还也。破镜飞上天，言月半当还也。”其实牧斋喜用此典不限于第壹首，即此首第壹句“山外山”、第叁句“飞金镜”皆同一出处也。第贰句“前期”遵王注云：“谢玄晖别范安成诗，生平少年日，分手易前期。”检谢朓集中无此诗，此诗乃沈约之作（见汉魏百三名家集沈隐侯集及丁福保全梁诗沈约诗），遵王偶误记，以沈为谢耳。休文此诗全部语意与牧斋此句有关，遵王仅引两句，未能尽牧斋之所欲言，如牧斋之“语尽一杯”即休文之“勿言一樽”，非引沈氏全诗则不得其解。兹移录之于下，以见注诗之难也。

沈约“别范安成”诗云：

生平少年日，分手易前期。及尔同衰暮，非复别离时。勿言一樽酒，明日难重持。梦中不识路，何以慰相思。

牧斋诗第叁句即古乐府“破镜飞上天”之典并寓乐昌公主破镜待重圆之意，遵王注引李白答高山人诗“太微廓金镜，端拱清遐裔”为释，“金镜”用字虽同，所指则非也。第肆句合用东坡集壹柒“书王定国所藏烟江叠嶂图王晋卿画”七古“江上愁心千叠山，浮空积翠如云烟”句及全唐诗第叁函李白伍子夜吴歌中“秋歌”云“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秋风吹不尽，总是玉关情。何日平胡虏，良人罢远征”，盖当钱柳分别正值秋季。

（见顾苓河东君传“是秋宗伯北行”之语。又有学集壹秋槐集第壹题“咏同心兰四绝句”其四云：“花发秋心赛合欢，秋兰心好胜春兰。花前倒挂红鹦鹉，恰比西方共命看。”此题乃牧斋乙酉秋间北行时别河东君于南京时之作，可为旁证也。）

“玉关”即李之“玉关情”，且与李之“平胡虏”有关。遵王注太泛，非好学深思心知其意者也。第贰联言河东君本无“昵好于南中”之事，即离骚“众女嫉余之蛾眉兮，谣诼谓余以善淫”并王逸注及洪兴祖补注之意。河东君精通楚辞文选，又曾在周道登家为念西群妾所谮，几至杀身，今观牧斋诗句，宽广温慰之情深切如此，其受感动应非常人之比，抑更可知也。第柒句“留都女”指

河东君。第捌句“翟莠班”指王觉斯辈之眷属，谓当日诸降臣之妻皆随夫北行，河东君独不肯偕牧斋至燕都。即此一端，足以愧杀诸命妇矣。

至于孙爱告杀河东君有关之郑某或陈某事，如徐树丕识小录肆“再记钱事”条云：

柳姬者与郑生奸，其子杀之。钱与子书云：“柳非郑不活，杀郑是杀柳也。父非柳不活，杀柳是杀父也。汝此举是杀父耳。”云云，真正犬豕犹然视息于天地间。再被口口，再以贿免，其家亦几破矣。己丑春自白门归，遂携柳复归拂水焉，且许以畜面首少年为乐，盖“柳非郑不活”一语已明许之矣。

王浣辋川诗钞肆虞山柳枝词十四首之十三云：

芙蓉庄上柳如绵，秋水盈盈隐画船。夜静秃鹫啼露冷，文鸳常逐野鸥眠。

荷闸丛谈叁“东林中依草附木之徒”条云：

当谦益往北，柳氏与人通奸。子愤之，鸣官究惩。及归，怒骂其子，不容相见，谓国破君亡，士大夫尚不能全节，乃以不能守身责一女子耶？此言可谓平而恕矣。

牧斋遗事柳姬小传（此传上文于第叁章论河东君嘉定之游节已引）云：

间有远骋，以娱其志，旋殪诸狴犴不惜也。至北兵南下，民于金陵归款，姬蹀躞其间，聆鬻策之雄风，沐貔貅之壮烈，其于意气多所发抒云。不再闰而民以缘事北行，姬昵好于南中，子孝廉公恧甚，谋瘞诸狱。民归而姬不自讳，丧以丧夫之礼。民为之服浣自理腴濡沫，重以厥子为弗克负荷矣。民虽里居，平日顾金钱，招权利，大为姬欢。微吟响答，不啻咽三台之瑞露，咀九畹之灵芝，公诸杀青，以扬厉其事，而姬亦兴益豪，情益荡，挥霍飘忽，泉涌云流。面首之乐，获所愿焉。

李清三垣笔记中云：

若钱宗伯谦益所纳妓柳隐，则一狎邪耳。闻谦益从上降北，隐留南都，与一私夫乱。谦益子鸣其私夫于官，杖杀之。谦益怒，屏其子不见，语人曰：当此之时，士大夫尚不能坚节义，况一妇人乎？闻者莫不掩口而笑。

虞阳说苑乙编虞山赵某撰庀亭杂记（参牧斋遗事附赵水部杂记四则之四）云：

钱受之谦益生一孙。生之夕，梦赤脚尼解空至其家。解空乃谦益妻陈氏平日所供养者。孙生八岁，甚聪慧，忽感时疫，云有许多无头无足人在此，又历历言人姓名，又云不是我所作之孽。谦益云：皆我之事也。于中一件为伊父孙爱南京

所杀柳氏奸夫陈姓者，余事秘不得闻。其孙七日死，果报之不诬如是。

寅恪案：前论河东君嘉定之游节引柳姬小传，谓河东君轻鄙钱氏宗族姻戚，故告杀郑某或陈某虽用孙爱之名义，然主持其事者当是陈夫人党遵王之流。至若孙爱，性本怯懦，又为瞿稼轩孙婿，其平日与河东君感情不恶，后来河东君与其女遗嘱有“我死之后，汝事兄嫂如事父母”之语可证。牧斋痛骂孙爱，亦明知其子不过为傀儡，骂傀儡，即所以骂陈夫人党也。牧斋骂孙爱之原书今不可见，依活埋庵道人所引，则深合希腊之逻辑。蒙叟精于内典，必通佛教因明之学，但于此不立圣言量，尤堪钦服。依明州野史尔翁所述，则一扫南宋以来贞节仅限于妇女一方面之谬说，自刘宋山阴公主后无此合情合理之论。林氏乃极诋牧斋之人，然独许蒙叟此言为平恕，亦可见钱氏之论实梨然有当于人心也。

第五章 复明运动（附钱氏家难）（三）

关于牧斋顺治三年丙戌自燕京南还，有无名子虎邱石上题诗，涉及陈卧子及河东君一事，兹先移录原诗并庄师洛考证，复略取其他资料参校，存此一重公案，留待后贤抉择。谏陋如寅恪，固未敢多所妄言也。

陈忠裕全集壹柒七律补遗“题虎邱石上”（谈迂枣林杂俎和集丛赘“嘲钱牧斋”条云：“或题虎邱生公石上寄赠大宗伯钱牧斋盛京荣归之作。”共载诗两首。前一首见下，后一首云：“钱公出处好胸襟，山斗才名天下闻。国破从新朝北阙，官高依旧老东林。”寅恪案：此首或非七绝，而是七律之上半，其下半为传者所遗忘耶？俟考。）云：

入洛纷纷兴太浓，（谈书“兴太”作“意正”。董含莼乡赘笔壹“诗讽”条及钮琇觚剩壹吴觚上“虎邱题诗”条，“纷纷”俱作“纷纭”。）莼鲈此日又相逢。（诸本皆同。）黑头早已羞江总，（钮书同。“早已”谈书作“已自”，董书作“已是。”）青史何曾用蔡邕。（谈书董书俱同。钮书“用”作“借”。）昔去幸宽沉白马，（谈书董书俱同。钮书“幸”作“尚”。）今归应愧卖卢龙。

（“归”董书同，谈书钮书俱作“来”。陈集“愧”下注云：“一作悔。”谈书董书钮书俱作“悔”。）最怜攀折章台柳，（董书同。钮书“最”作“可”，“攀”作“折”，“折”作“尽”。谈书“章台”作“庭边”。）憔悴西风问阿侬。（“憔悴西”谈书作“撩乱春”，董书作“撩乱秋”，钮书作“日暮东”。“问”谈书董书俱同，钮书作“怨”。）

陈集此诗后附考证云：

（董含）莼乡赘笔壹诗讽条：海虞钱蒙叟为一代文人，然其大节或多可议，本朝罢官归，有无名氏题诗虎邱以诮之云云。钱见之，不怿者数日。（寅恪案：董含三冈识略壹“诗讽”条内容全同。其实二者乃一书而异名耳。）

又附案语云：

此诗徐云将（世祯）钮玉樵（琇）俱云是黄门作，但细玩诗意，语涉轻薄，绝不类黄门手笔。姑存之，以俟博雅审定。

寅恪案：此诗融会古典今典，辞语工切，意旨深长，殊非通常文士所能为。兹先证释其辞语，然后考辨其作者，但辞语之关于古典者仅标其出处，不复详引原文，关于今典者则略征旧籍涉及诗中所指者，以证实之。此诗既绾纽柳钱陈三人之离合，而此三人乃本文之中心人物，故依

前论释卧子满庭芳词之例，校勘诸本文字异同附注句下，以便抉择。若读者讥为过于烦琐，亦不敢逃罪也。

虎丘诗第壹句，其古典出文选贰陆陆士衡赴洛诗二首及赴洛道中作二首并晋书伍肆陆机传及玖贰张翰传等，今典则明南都倾覆，弘光朝士如王觉斯钱牧斋之流皆随例北迁。“兴太浓”三字指他人或可，加之牧斋恐未必切当，观牧斋后来留燕京甚短即托病南归，可以推知也。

虎丘诗第贰句，其古典亦出晋书张翰传，世所习知。今典则清史列传柒玖贰臣传钱谦益传云：“顺治二年五月豫亲王多铎定江南，谦益迎降，寻至京候用。三年正月命以礼部侍郎管秘书院事，充修明史副总裁。六月以疾乞假，得旨，驰驿回籍，令巡抚视其疾痊具奏。”（可参民国二十六年五月廿九日中央时事周报第陆卷第贰拾期黄秋岳濬花随人圣盦摭忆论太后下嫁条。寅恪案：清初入关，只认崇祯为正统，而以福王为偏藩，故汉人官衔皆以崇祯时为标准。黄氏所引证虽多，似未达此点。）又东华录贰云：“顺治三年六月甲辰秘书院学士钱谦益乞回籍养病，许之，仍赐驰驿。”牧斋此次南归清廷颇加优礼，既令巡抚视其疾痊具奏，则还家时必经苏州见当日之巡抚，此时江宁巡抚为土国宝。牧斋留滞吴门，或偶游虎丘，亦极可能。

检牧斋外集壹载“赠土开府诞日”七律三首，诗颇不佳，或是门客代作，其第壹首第陸句“爱日催开雪后梅”，第贰首第柒句“为报悬弧春正永”，可知国宝生日在春初。第叁首第壹句“两年节钺惠吾吴”，据清史稿贰佰柒疆臣年表伍各省巡抚江宁栏云：“顺治二年乙酉，土国宝七月乙卯巡抚江宁。三年丙戌，土国宝。四年丁亥，土国宝二月丁酉降，三月己未周伯达巡抚江宁，刘今尹署。五年戊子，周伯达闰四月甲寅卒，五月壬午土国宝巡抚江宁。六年己丑，土国宝。七年庚寅，土国宝。八年辛卯，土国宝十月丙辰罢，十二月丁巳自缢，丁卯周国佐巡抚江宁。”乾隆修江南通志贰佰伍职官志文职门云：“张文衡，通省按察使司，开平卫人，廩生，顺治四年任。土国宝，通省按察使司，大同人，顺治四年任。夏一鶚，通省按察使司，正蓝旗人，生员，顺治五年任。”牧斋诗既作于春初，其“两年”之语若从顺治二年算起则有两可能：一为自二年七月至三年春初，二为自二年七月至四年春初。前者之时期应是牧斋尚留北京寄赠此诗，后者之时期即牧斋乞病还家不久所作。或牧斋过苏时赠诗预祝生日，亦有可能。观此诗题，既曰“赠”，又曰“诞日”，岂此诗具有贻见及上寿之两用欤？无论如何，牧斋此际必与土氏相往来，可以推知也。

虎丘诗第叁句，其古典出杜工部集拾“晚行

口号”诗“远愧梁江总，还家尚黑头”，并陈书贰柒及南史叁陸江总传。今典则略须考释。盖牧斋由北京还家，除应会试丁父忧不计外，前后共有四次：第壹次在天启五年乙丑，以忤阉党还家，时年四十四；第贰次在崇祯二年己巳，以阁松终结归里，时年四十八；第叁次在崇祯十一年戊寅，因张汉儒诬告案昭雪，被释放还，时年五十七；（寅恪案：潘景郑君辑绛云楼题跋引张大镛自怡悦斋书画录所载“祝枝山书格古论卷”一则，其文有“岁戊寅，漫游广陵”及“时三月既望，漏下二刻，剪烛为之记”等语。殊不知牧斋此时尚在北京刑部狱中，何能具分身法忽游扬州耶？其为伪撰，不待详辨也。）第肆次在顺治三年丙戌，降清北迁后乞病回籍，时年六十五，即虎丘题诗之岁也。（可参葛万里金鹤冲所撰牧斋两年谱。）由是言之，虎丘诗此句所指，若释为第壹次或第贰次，则牧斋年未及五十，“黑头”句欠妥；若释为第叁次或第肆次，则“早已”二字亦不切。殆此诗作者未详知牧斋四次还家之年龄所致耶？倘从董氏书所载作“已是”，固无语病，但以诗论，似不及作“早已”较有趣，斯亦不必拘泥过甚也。

虎丘诗第肆句，其古典出后汉书列传伍拾下蔡邕传。伯喈博学好辞章，正定六经文字，为一代儒宗，以忤阉宦谪戍亡命，后为董卓识拔，以伤痛卓死之故为王允收付廷尉治罪，请免死续成

汉史，终不见许，死于狱中。此与牧斋之“学贯天下”，为“当代文章伯”，早年已成太祖实录辨证五卷，以见恶于魏忠贤党罢官，后由马士英之推荐起用，前后情事约略相似，殊非泛用典故也。其今典则国榷壹佰肆载：“弘光元年乙酉二月壬申南京礼部尚书钱谦益求退居修国史，即家开局。不许。”（可参李清三垣笔记下“钱宗伯谦益博览群书”条及上引曹溶“绛云楼书目题辞”等。）及清史列传柒玖贰臣传钱谦益传载：“顺治三年正月命以礼部侍郎管秘书院事，充修明史副总裁。”此为牧斋于明末清初两次欲修史而未能成就之事实也。关于牧斋有志修史之材料颇多，如有学集壹肆“启祯野乘序”引黄石斋临死之言“虞山尚在，国史犹未死也”（可参同书肆柒题程穆倩卷“漳海毕命日，犹语所知，虞山不死，国史未死也”之语），可见牧斋自负之一斑。其他不烦广征。

虎丘诗第伍句，其古典出新唐书壹肆拾裴遵传附枢传。其今典则牧斋为明末清流，但幸免于上所论首三次之祸也。

虎丘诗第陆句，其古典出三国志魏志壹壹田畴传，其今典则指此次牧斋南还过苏州之事也。鄙意此句钮书“归”作“来”，疑较近真，盖前引东山酬和集河东君“我闻室呈牧翁”诗有“此去柳花如梦里，向来烟月是愁端”一联，河东君为几社女

社员，其早岁赋诗多受松江派之影响，此虎丘诗是否出自大樽虽待考实，然观其辞句，如“昔去”“今来”一联，必为云间几社流辈之作品，似无可疑也。

虎丘诗第柒第捌两句，其古典俱出太平广记肆捌伍许尧佐柳氏传及孟棨本事诗情感类“韩翃少负才名”条，其文云：“（韩翃）以良金置练囊中寄之，题诗曰：章台柳，章台柳，往日依依今在否。纵使长条似旧垂，亦应攀折他人手。柳复书答诗曰：杨柳枝，芳菲节，可恨年年赠离别。一叶随风忽报秋，纵使君来岂堪折。”第柒句用君平诗，第捌句用柳氏诗。但钮书作“日暮东风怨阿侬”，则竟认其出处为杜牧之“金谷园”诗（见全唐诗第捌函杜牧陆），此诗云：“繁华事散逐香尘，流水无情草自春。日暮东风怨啼鸟，落花犹似坠楼人。”不独此时牧斋无季伦被收之祸，河东君无绿珠坠楼之事，且樊川诗中“春”及“东风”更与“题虎丘石上”诗之季节不合。况虎丘诗第贰句用张翰传“翰因见秋风起，乃思吴中菰菜莼羹鲈鱼脍”之语，又相违反耶？

七八两句之今典，即前述牧斋随例北迁，河东君独留南都时，其仇人怨家以孙爱名义鸣其私夫郑某或陈某于官而杖杀之之事。此事当时必已遍传，故林蚩庵谓江南有老王八之谣，作虎丘诗者因得举以相嘲也。

解释虎丘诗之辞语既竟，请略考其作者。王昶庄师洛编辑陈忠裕公全集，于此诗作者为何人不敢决定，盖以其“语涉轻薄，绝不类黄门手笔”之故，似颇有理。兹就牧斋及卧子两人之行踪，即顺治三年丙戌秋间两人是否俱在苏州一点推之，然后可以解释王庄两氏之疑问。

前据清史列传牧斋传及东华录顺治三年六月甲辰条，知牧斋顺治三年由北京返常熟，必经过苏州，稍有滞留。又综合钱曾有学集诗注壹秋槐集“丙戌七夕有怀”云：“阁道垣墙总罢休，天街无路限旄头。（寅恪案：康熙甲辰本“限旄头”作“接清秋”，康熙乙丑本作“望楼头”，俱非牧斋原文。盖此诗第壹第贰两句实用史记天官书，遵王已详注之矣。）生憎银汉偏如旧，（寅恪案：“银汉”甲辰乙丑两本俱作“银漏”，是。若作“银汉”，则与下句“天河”二字语意重复，不可通。盖“银漏”二字出王勃乾元殿颂“银漏与三辰合运”之典，见蒋清猗王子安集注壹肆。牧斋诗意谓己身此时尚留北京朝参也。）横放天河隔女牛。（寅恪案：范锴华笑庵杂笔壹黄梨洲先生批钱诗残本条云：“牧翁丙戌七夕有怀，意中不过怀柳氏，而首二句寄意甚远。”今推梨洲之意，所以深赏此诗者，盖太冲夙精天算之学，而此诗首二句用星宿之典以指南都倾覆、建州入关之事，甚为切合之故。黄钱二人关系密切，所言自较金鹤冲附会

之说为可信也。详见金氏钱牧斋先生年谱丙戌隆武二年条。）及此题后即接以“丙戌初秋燕市别惠（世扬）房（可壮）二老”（甲辰乙丑两本无“丙戌初秋”四字）七律两诗推之，可知牧斋于顺治三年夏以病乞归，其离北京之时间至早亦在是年七月初旬以后，到达苏州时当在八月间，若少有滞留，则九月间尚在吴门。此牧斋踪迹之可考见者也。

据陈忠裕公全集王胜时补撰年谱下顺治三年丙戌条附录中载，王沄宋辕文选唐五言古诗跋略云：“丙戌秋师游虎丘，遇吴门朱云子论诗。师归（富林）语予。”（寅恪案：云子名隗，长洲人。事迹见同治修苏州府志捌捌本传。东山酬和集贰选录其次韵牧斋前七夕诗四首，颇为不少。鄙意诸诗不甚佳，故第肆章未论述之。）此卧子踪迹之可考见者也。然则钱陈二人确有于顺治三年丙戌秋间同在苏州之事，而卧子又于此时会游虎丘，故“题虎丘石上”诗其作者之为卧子实有可能。复玩诗中辞语乃属于几社一派，几社高才如李舒章是时正在北京，宋辕文方干进新朝，其非李宋所作不待多论。由是言之，虎丘诗纵非卧子本身所作，恐亦是王胜时辈所为，而经卧子修改，遂成如此之佳什欤？（寅恪案：王沄辋川诗钞陆“虞山柳枝词”十四首之九云：“梦到华胥异昔时，觉来犹幸夕阳迟。虎邱石上无名氏，便是虞

山有道碑。”自注云：“丙戌钱罢官南归，有无名氏题诗虎邱石上，载诗话中。”可供参证。）鄙陋之见，未敢自信。今日博识君子当有胜解更出王庄之上者，尚希有以赐教也。

又顾云美东涧遗老钱公别传略云：

（弘光元年）五月初十辛卯夜，上出狩。北军挟之去。（寅恪案：“之”字指牧斋。）以前资浮沉数月，自免归。送公归者起兵山东，被获，因得公手书，并逮公。银铛三匝，至北乃解归。

寅恪案：送牧斋归者之姓名顾氏未明言，近邓之诚先生清诗纪事初编叁“钱谦益”条云：“（顺治）三年正月授秘书院学士兼礼部侍郎，明史副总裁。六月以疾归。是时法令严，朝官无敢谒假者，谦益竟驰驿回籍。归遂牵连淄川谢升案，银铛北上。传言行贿三十万金，得幸免。贿虽无征，后来谦益与人书屡言匱乏，贫富先后顿异，未为无因矣。”今检清史列传柒玖谢升传（参清史稿贰肆肆金之俊传附谢升传）云：“（顺治）二年正月升以疾剧，乞假。命太医诊视。二月卒。”据此，谢升病逝时牧斋尚在南京任弘光帝之礼部尚书，顺治三年牧斋归家后被逮北行，非由谢升所牵累明矣。

又检国朝耆献类征初编肆陸叁载田雯撰谢陞墓志銘略云：

公姓谢氏，讳陞，字紫宸，号丹枫，系出江西赣县。明洪武间，十世祖官小旗戍籍德州右卫。甲申李自成陷京师，置贼党，防御使阎杰、州牧吴徽文来德。公流涕曰：主亡天下乱，仇可复也。与州人李嗣晟谋诛之。李云：当告诸荐绅先生。公曰：荐绅先生虽言之，彼虑事熟，凶万全也，狐疑败矣。公仗剑往，众踊其后，遇卢御史世催云：于思曷维其来？公弗顾。征文坐听事堂，遥望于思，走逾半垣，拔角脱距，遂磔裂之。并执杰诛焉。众目眩良久，欲散归。公曰：贼踞京师，散将安往？遂帅众而北，所在收兵，与江表连和，杀贼雪耻。会世祖章皇帝入关，乃上所收印绶。当国者欲官之，不受，归。公自此隐矣。知州某，征文甥也，诛征文时匿僧舍免，后成进士，来知州事，思得公而甘心焉，诬以私藏兵器。卒无以害。公优游里閭垂十年，与年七十以上者十人结为稀社。

小腆纪传肆陆义师壹凌駟传（参小腆纪年附考伍顺治元年四月“明贡生马元騄、生员谢陞”及“明兵部职方司主事凌駟”等条）略云：

凌駟字龙翰，歙县人，崇祯癸未进士。以主事赞画督师李建泰军。建泰降贼，駟复临清济宁，传檄山东，远近响应。于是土寨来归者甚众，与德州谢陞遥相应。

又附马元騄谢陞传略云：

马元騄，德州贡生。谢陞，诸生也。奉（宗室）帅鋏权称济王，移告远近，杀伪官。令青登莱诸州皆坚壁自守。陞即南中讹传以为故相谢升者也。

道光修济南府志伍贰人物捌卢世催传略云：

卢世催字德水，天启乙丑进士，授户部主事。乞侍养归。服阕，补礼部改御史。移疾趣归。甲申之变，世催与其乡人擒斩伪牧，倡议讨贼。大清兵下山左，以原官征，病不行。

碑传集壹叁陸田雯撰卢先生世催传略云：

卢世催字德水，一字紫房，晚称南村病叟。涑水人，明初徙德州左卫。（天启五年乙丑）登进士第，除户部主事。未几省母归，复强起，补礼部，改监察御史。竟移疾去。甲申已后，每扞衣循发，歌注无聊。扫除墓地，有沉渊荷锺之意。本朝拜原官，征诣京师，以病废辞。癸巳卒于家，年六十六。

牧斋初学集壹佰陸读小笺上略云：

今年夏，（寅恪案：“今年”指崇祯六年癸酉。）德州卢户部德水刻杜诗胥钞，嘱陈司业无盟寄予，俾为其叙。

同书壹壹桑林诗集（原注：“起崇祯十年丁丑三月，尽闰四月。”）小序略云：

丁丑春尽，赴急征。渡淮而北。

同书同卷复载有“将抵德州遣问卢德水”、“德水送芍药”、“东壁楼怀德水”、“次韵酬德水见赠”等题，并附卢世侗“上牧斋先生”诗。

寅恪案：徐鼐谓凌駟“传檄山东，与德州谢陞遥相应”，又谓“陞即南中讹传以为故相谢升”，可知邓之诚先生谓牧斋“牵连淄川谢升案”之“谢升”，乃谢陞之误。德州府志谓“世侗与其乡人擒斩伪牧，倡义讨贼”之“乡人”，当即指谢陞马元驥等，盖与谢陞墓志铭所言同为一事。惟田雯撰卢先生世侗传（见碑传集壹叁陸文学上之上）恐有所避讳，不明言之耳。复据上引资料，谢陞卢世侗二人又皆不受清廷之官职者，自与抗清复明之运动有关也。又牧斋于崇祯十年丁丑因张汉儒之讦控被逮北上，道经山东，与卢德水频繁赋诗唱和。以没口居士与南村病叟如是交谊，则其于顺治三年丙戌辞官南下，再经山东，亦应有酬和之篇什及来往之书札。由此推之，牧斋于顺治三年丙戌七夕后自北京归家，被逮北行，必为谢陞卢世侗等之牵累，更无疑义。谢氏既被诬以私藏兵器，但不久事白，则牧斋之得免祸亦事理所当然，而顾云美所谓“送公归者”乃指卢氏，抑又可知矣。

吾国文学作品中往往有三生之说，钱柳之因缘，其合于在生之说，自无待论。但鄙意钱柳之

因缘更别有三死之说焉。所谓三死者，第一死为明南都倾覆，河东君劝牧斋死，而牧斋不能死。第二死为牧斋遭黄毓祺案，几濒于死，而河东君使之脱死。第三死为牧斋既病死，而河东君不久即从之而死是也。此三死中，第一死前已论述之，兹仅言第二死。

寅恪草此稿有两困难问题。一为惠香公案，第肆章曾考辨之矣。一为黄毓祺之狱，即所谓第二死。今稍详述此案发生年月之问题，并略陈牧斋所以得脱第二死之假设，以俟读者之教正。

顾苓河东君传云：

丁亥三月捕宗伯亟，君挈一囊，从刀头剑铍中，牧圉饘羹惟谨。事解，宗伯和苏子瞻御史台寄妻韵，赋诗美之，至云：从行赴难有贤妻。时封夫人陈氏尚无恙也。（此节前已引。）

寅恪案：牧斋为黄毓祺案所牵涉，被逮至金陵，其年月问题，依云美此传之记载，与牧斋所自言者符合。实则顾氏即据牧斋原诗之序，非别有独立不同之资料，故此传此节亦可视为牧斋本人自述之复写，其价值不大也。今就所见官私两方资料，初不易定其是非，辨其真伪。后详检此案文件，终获得一最有力之证据，始恍然知清代官书未必尽可信赖。但因述及此案诸书中颇多与官书相合，故亦择录数条，以便与牧斋己身及其

友朋并他人之记载互相参校也。

清世祖章皇帝实录捌叁略云：

顺治五年戊子夏四月丙寅朔。辛卯凤阳巡抚陈之龙奏：自金逆（声桓）之叛，沿海一带，与舟山之寇止隔一水，故密差中军各将稽察奸细，擒到伪总督黄毓祺并家人袁五，搜获铜铸伪关防一颗，反诗一本，供出江北窝党薛继周等，江南王觉生钱谦益许念先等，现在密咨拿缉。疏入，得旨：黄毓祺着正法，其江北窝贼薛继周等，江南逆贼王觉生钱谦益许念先等，着马国柱严饬该管官访拿。袁五着一并究拟。

蒋良骥撰东华录陆云：

（顺治五年四月）凤阳巡抚陈之龙疏奏擒伪总督黄毓祺并家人袁五，搜获铜印一颗，反诗一本。供出江北窝党薛继周等，江南王觉生钱谦益许见元等，现在密咨拿缉。得旨：黄毓祺着即正法，其薛继周王觉生等着严饬该管地方官访拿。袁五一并究拟具奏。

清史列传柒玖贰臣传乙陈之龙传云：

（顺治）五年奏擒奸人黄毓祺于通州法宝寺，获伪印及悖逆诗词。原任礼部侍郎钱谦益曾留毓祺宿，且许助资招兵。诏马国柱严鞫。毓祺死于狱。谦益辨明得释。时江西镇将金声桓叛，攻陷无为州巢县等处。巡抚潘朝选劾之龙不能御

寇，纵兵淫掠。得旨降二级调用。

同书捌拾逆臣传金声桓传略云：

（顺治）五年正月声桓与（王得仁）合谋，纠众据南昌叛，诡云明唐王未死，分牒授职，书隆武四年。遣人四出约期举兵。广东提督李成栋叛应之。

同书同卷李成栋传略云：

（顺治）五年正月江西叛镇金声桓遗书招成栋，成栋遂拥众反，纳款由榔，迎之入广东。于是广东郡邑皆从叛。

清御批历代通鉴辑览壹壹玖附明桂王二略云：

顺治五年春正月总兵金声桓叛，以江西附于桂王由榔。是月二十五日闭城门，部勒全营，围（巡按御史董）学成官署，杀之，并及副使成大业。执巡抚章于天于江中，迎故明在籍大学士薑曰广入城，以资号召。遣人奉表由榔。由榔封声桓昌国公，得仁新喻侯。得仁统兵陷九江，扬言将窥江宁。

同书同卷略云：

（顺治五年）夏四月提督李成栋叛，以广东附于桂王由榔。是月十一日黎明成栋令其兵集教场，声言索饷，欲为变。成栋请（总督佟）养甲

出城抚辑。养甲至，众兵呼噪，劫之以叛。遂传檄各属，遣使附于由榔。

清史稿肆世祖本纪壹略云：

顺治五年二月二日甲戌金声桓王得仁以南昌叛。

清史列传柒玖贰臣传乙钱谦益传云：

（顺治）五年四月凤阳巡抚陈之龙擒江阴黄毓祺于通州法宝寺，搜出伪总督印及悖逆诗词，以谦益曾留黄毓祺宿其家，且许助资招兵入奏。

（寅恪案：小腆纪传肆陆黄毓祺传云“毓祺将起义，遣江阴徐摩致书钱谦益，提银五千，用巡抚印钤之。谦益知其事必败，却之，持空函返。摩之友人徽州江纯一，谓摩返必挟重资，发之可得厚利，诣营告变”等语，可供参考。）诏总督马国柱逮讯。谦益至江宁诉辨：前此供职内院，邀沐恩荣，图报不遑，况年已七十，奄奄余息，动履藉人扶掖，岂有他念？哀吁问官乞开脱。会首告谦益从逆之盛名儒逃匿不赴质，毓祺死狱中，乃以谦益与毓祺素不相识定讞。马国柱因疏言：“谦益以内院大臣归老山林，子侄三人新列科目，必不丧心负恩。”于是得释归。（寅恪案：王元钟编国朝虞阳科名录壹进士门顺治四年丁亥科略云：“钱祖寿二甲第五名。字福先，号三峰。时俊孙。唐朝鼎二甲第十四名。字禹九，

号黍谷。本姓钱。钱裔僖三甲第九十四名。字嗣希，時俊子。”同书贰举人门顺治三年丙戌科略云：“钱裔僖见进士。钱召西翰，庠名祖彭。裔肃子。钱孙爱孺貽，改名上安。谦益子。”国柱所谓“子侄三人”，子自是孙爱，侄则当指裔僖祖寿。其实裔僖乃侄孙，祖寿祖彭乃侄曾孙。唐朝鼎即与迫死河东君案有关之“族贵”钱朝鼎，此时尚未复姓，更应不列于此也。又清史列传玖黄梧传载梧条列剿灭郑氏五策，其四曰：“锄五商，以绝接济。成功于山海两路各设五大商，为之行财射利。梧在海上素所熟识，近且潜住郡城，为其子弟营谋乡举邑庠，为护身之符。其实阴通禁货，漏泄虚实，貽害莫大。应奏请敕下督抚严提正罪，庶内究清而接济之根可拔矣。”黄氏所言之情况，虽时间较晚，但亦可供参证。）

同书同卷土国宝传略云：

（顺治）二年随豫亲王多铎定江宁。王令同侍郎李率泰招抚苏州松江诸郡，遂奏授江宁巡抚。（以）擅杀苏州诸生王伯时及文震孟之子文乘下所司察议，坐降调。四年八月命以布政衔管江南按察司事。五年五月仍授江宁巡抚。八年十月巡按御史秦世祯疏劾国宝（贪赃）。疏上，命革国宝等职，下总督马国柱同世祯讯鞫。国宝将就逮，畏罪自经死。鞫证皆实，追赃入官。

清史稿肆世祖本纪壹略云：

顺治四年七月戊午改马国柱为江南江西河南总督。

同书壹贰贰职官志叁外官门略云：

顺治元年置江南巡抚，驻苏州，辖江宁苏州松江常州镇江五府。十八年江南分省，更名苏州巡抚。顺治十八年江南分省右布政使徙苏州，左仍驻江宁。顺治三年增置江宁按察使一人。康熙八年江苏按察使徙苏州。（原注：“江宁隶此。”）

同书贰佰叁疆臣年表壹顺治四年丁亥江南江西河南栏云：

马国柱七月戊午总督江南江西河南。

同书同表顺治四年丁亥宣大山西栏云：

马国柱七月戊午调。（寅恪案：叶绍袁启祯记闻录柴芸窗杂录云：“旧巡抚土公左迁按察使。丁亥十二月中已履任。江宁洪内院亦奉旨回京，代之者马公名国柱。洪系明朝甲科，马固一白丁也。”可供参考。）申朝纪总督宣大山西。

同书同表顺治十一年甲午江南江西栏云：

马国柱九月丁未休。十月马鸣佩总督江南江西。

黄宗羲海外恸哭记监国鲁三年戊子闰三月（即顺治五年戊子四月）江西虏帅金声桓反正条

（可参梨洲行朝录肆“鲁王监国”及同书伍“永历纪年”有关各条）云：

金声桓者，故楚帅左良玉之部将也。良玉死，良玉之子梦庚降虏，虏俾声桓仍统其军。大学士黄道周督郑鸿逵郑彩二军出杉关，声桓故曾役于道周，乃阳为送款，而使别将张天录袭之，道周被执。由是得镇江西。上取闽，虏调各省之兵复陷其地，声桓之力居多。虏抚以声桓降将，故轻之。从之取贿不得，声桓私居尝改旧服，于是虏抚上变，言声桓谋反。声桓使人窜之中途，得其书。乃置酒召虏抚，以书示之，虏抚失色。遂斩之。奉永历帝正朔，受爵豫国公，江西郡县皆定。当是时南都震动，以为声桓旦夕且下，虏官豫拟降附。而虏之守赣州者不从声桓。声桓欲攻之，守赣州者曰：吾不动以待汝，汝得南都，则吾以赣下。乃为声桓之谋者，以宁庶人（宸濠）之败，急于顺流，故使新建伯（王阳明）得制其后，今门庭之寇未除，而勤远略，是追庶人之僨车者也。声桓遂急攻赣。赣守愈坚，各省之援虏大集，围声桓困之，数月食尽。部曲斩声桓，降于虏。

查继佐鲁春秋监国纪略云：

（永历二年）戊子（监国三年）监国踣鹭门。北总镇金声桓回向，为明守南昌。北总镇李成栋回向，为明守广东。声桓与养子王得功北反

自称辅明将军，桂王封豫国公。封成栋惠国公。
（永历三年）己丑（监国四年）春正月监国由鹭
门诣沙埕。南昌败，豫国公金声桓、建武侯王得
仁、大学士尚书薑曰广死之。诸郡县咸不守。金
豫国回向，曰广欲捷取九江，扼安庆，窥南都。
声桓不听。至是败，间投井死。惠国成栋以桂命
提东粤师应声桓，协攻赣，适声桓解赣围两日
矣。势单，败走信丰，溺水死。

祝芸堂纯嘏编孤忠后录略云：

顺治四年丁亥黄毓祺起兵海上，谋复常州。
正月毓祺纠合师徒，自舟山进发。常熟钱谦益命
其妻艳妓柳如是至海上犒师，适飓风大作，海艘
多飘没。毓祺溺于海，赖勇士石政负之，始得登
岸。约常郡五县同日起兵恢复事既不就，而志不
少衰。逃名潜窜。至淮，索居僧舍。一日僧应薛
从周家礼忤，周闻知祺，延而馆之。祺有部曲张
纯一张士俊二人，向所亲信。二人从武弁战名儒
（寅恪案：清史列传贰臣传钱谦益传之“盛名
儒”，疑即此人。）转输实无所措，谋于名儒，
将以祺为奇货。名儒故与薛有隙，得此为一网打
尽计。于是首者首，捕者捕，祸起仓卒矣。（寅
恪案：续甬上诗捌拾谢三宾小传云：“牧斋以黄
介祉事上变，而反遭囚系。”紫德賡君已辨其
非。甚是。见辅仁学志第壹贰卷第壹第贰合
期“鮚埼亭集谢三宾考”。）顺治五年戊子下黄毓

祺于海陵狱，是年春执毓祺见廉使夏一鶚，四月下海陵狱。一鶚为常州府时治徐趋之狱，尝垂涎于祺而欲未遂。后心艳武进杨廷鉴之富，欲借此为株连，祺不应，索笔供云“身犹旧国孤臣，彼实新朝佐命，（寅恪案：“彼”指钱牧斋。）各为一事，马牛其风”。一鶚大怒，酷肆拷掠，诘以若欲何为？曰：求一死耳。七日遂囚于广陵狱。六年己丑黄毓祺死于金陵狱。三月移金陵狱，将刑，门人告之期。祺作绝命诗，被衲衣，跌坐而逝。

钱肃润辑南忠记“贡士黄公”条云：

黄毓祺字介子，江阴人。倡义城守。城破，决围出，潜匿村落间。俟满兵稍去，复行召募。于丙戌冬十一月集兵，期一夕袭取江阴武进无锡三城，不克。毓祺往扬州，设绛帐于诸富商家。戊子被执于泰州，置犴狴，咏歌不辍。人共钦之。己丑三月十八日，忽见范蠡曹参吴汉李世勣四人召之去，含笑而逝。有绝命词云：“人闻忠孝本寻常，墙壁为心铁石肠。拟向虚空擎日月，曾于梦幻历冰霜。檐头百里青音吼，狮子千寻白乳长。示幻不妨为厉鬼，云期风马画飞扬。”毓祺死，亲知无有见者。赖常熟门人邓大临起西为之蠲金埋葬于狱中。旨下，命戮其尸。

寅恪案：综合清代官书之记载，牧斋因黄毓祺案被逮至南京应在顺治五年戊子四月，（寅恪

案：此年明历三月大，闰三月小，四月大，五月小。清历三月大，四月小，闰四月大，五月小。故清历四月即明历闰三月。见陈氏二十史朔闰表及郑氏近世中西史日表。）决无疑义，此点与牧斋本身之记载谓在顺治四年丁亥三月者显相冲突。兹先一检清代官书所记是否合理。

依陈之龙疏，谓自金声桓叛清后，遣将稽查沿海一带，遂擒获黄毓祺，然则黄之被擒在金之叛清以后，牧斋之被逮又在黄被擒之后。今清代官书记金氏之叛至早在顺治五年戊子正月，清廷命马国柱严饬该管官访拿黄氏党羽，遂逮牧斋至南京。清代官书复载马国柱于顺治四年丁亥七月由宣大山西总督调任江南江西河南总督，故黄案发生必在马氏调任之后方有可能。牧斋自述其被逮在顺治四年丁亥三月，此际马氏尚未到新任所，清廷谕旨岂得有“该管”之语？足证清代官书所记事实，其年月衔接吻合，无可非议也。又明自南都倾覆后，其借以抗清之根据地有二：一为西南腹地奥区，一为东南滨海边隅。金声桓叛清，声言将取南都，李成栋复以广东归明，当时江浙闽粤大陆岛屿皆受影响，观上引黄梨洲之海外恸哭记及行朝录并查东山之鲁春秋等，可见一斑。故黄查两氏所述年月，实可间接证明清代官书记载之合理。至祝芸堂之书乃专述黄介子事迹者，其所载年月皆与起清代官书符会，惟言牧斋

命河东君至海上犒黄毓祺师一事未知有何依据，俟考。钱础日特记黄半城之死日，（毓祺此号见赵曦明江上孤忠录注。）较他书为详，且祝赵两氏皆黄氏乡人，其书记述清兵残暴明士忠节之事，故应与余姚海宁之著述视同一例也。

夫清代官书年月之记载无可非议，已如上述，似应视为定论，但鄙意实录之编纂屡经改易，编者综合资料，排比先后，表面观之虽如天衣之无缝，然未必实与当时事件发生之次序一一吻合。昔年检编明清内阁大库档案残本，曾见实录原稿，往往多所增删变换，遂知实录之年月先后亦间有问题。兹见罗振玉史料丛刊初编“洪文襄公（承畴）顺治四年丁亥七月初十日呈报吴胜兆叛案揭帖”内引苏松常镇四府提督吴胜兆状招云：“顺治四年三月内有戴之俊前向胜兆吓称苏州拿了钱谦益，说他谋反，随后就有十二个人来拿提督。你今官已没了，拿到京里有甚好处？我今替你开个后门，莫如通了海外，教他一面进兵，这里收拾人马，万一有人来拿，你已有准备。胜兆又不合回称我今力单，怎么出海？戴之俊回云：有一原任兵科陈子龙，他与海贼黄斌卿极厚，央他写书一封，内大意云，胜兆在敝府做官极好，今有事相通，难形纸笔，可将胜兆先封为伯，后俟功成再加升赏。其余不便尽言，来将尽吐其详等语。”亨九此揭乃当时原文，最有价

值，足证牧斋实于顺治四年丁亥三月晦日在常熟被逮。清代编辑世祖实录何以不用洪氏原文，而移置此案于次年？岂因马国柱顺治四年三月尚未到南京任所之故耶？抑或未曾见及洪氏奏揭原文所致耶？今虽未能断定其错误之由，然就牧斋在常熟被逮之年月一点论之，自应依牧斋己身之记载，而不当据清代实录也。

关于牧斋本身及其友人之记载，则牧斋因黄毓祺案被逮，谓在顺治四年丁亥三月。明清之历固有不同，但以干支记年，如“丁亥”“戊子”两者必不致误差。牧斋于此案发生之年月其集中诗文屡言之，不须广征。兹仅择数端于下，至其所以能免死之故，则暂不涉及也。

有学集壹秋槐诗集“和东坡西台诗韵六首”序云：

丁亥三月晦日晨兴礼佛，忽被急征。银铛拖曳，命在漏刻。河东夫人沉疴卧蓐，蹶然而起，冒死从行，誓上书代死，否则从死，慷慨首途，无刺刺可怜之语。余亦赖以自壮焉。狱急时，次东坡御史台寄妻诗，以当诀别。狱中遏纸笔，临风暗诵，饮泣而已。生还之后，寻绎遗忘，尚存六章，值君三十设帨之辰，长筵初启，引满放歌，以博如皋之一笑，并以传示同声，求属和焉。

同书壹叁东涧诗集下“病榻消寒杂咏”四十六首之十六云：

縲继重围四浹旬，仆僮并命付灰尘。三人缠索同三木，六足钩牵有六身。伏鼠盘头遗宿溺，饥蝇攢口噉余津。频年风雨鸡鸣候，循省颠毛荷鬼神。（自注：“记丁亥羈囚事。”）

同书贰伍“梁母吴太夫人寿序”略云：

母吴太夫人者，太子太保吏部尚书少保真定梁公（乾吉梦龙）之子妇，今备兵使者慎可（维枢）之母，而少宰（葵石清远）司马（玉立清标）之祖母从祖母也。丁亥之岁，余坐饮章急征，妇河东氏匍匐从行。狱急，寄孥于梁氏。太夫人命慎可卜雕陵庄以居。慎可杜夫人酒脯糒糗，劳问络绎。太夫人戒车出飧，先期使姆致命，请以姑姊妹之礼见。宾三辞，不得命。翼日太夫人盛服将事，正席执爵再拜，杜夫人以下皆拜。宾答拜践席。杜夫人以下以次拜太夫人，介妇以降复以次拜，乃就位。凡进食进肴，太夫人亲馈，宾执食，兴辞，然后坐。沃洗卒觶礼如初。太夫人八十高矣，自初筵逮执烛，强力无怠容。少宰诸夫人蹶相杜夫人执事，无谗言，无偕立，贯鱼舒雁，肃拜而后退。余闻妇言，奉手拱立，惜未得身为煇胞，于是乎观礼焉。又十年丁酉太夫人寿九十，设帨之辰，铺几筵，考钟鼓，庭实玉帛仪物，当应古太飧。然其献酬醕酢，三

终百拜，礼成乐备于往者之宾筵，固可概见也。

谢象三三宾一笑堂集叁“丁亥冬被诬在狱，时钱座师亦自刑部回，以四饰寄示，率尔和之”四首云：

阴风飒飒雨凄凄，谁道天高听果低。渔猎难堪官似虎，桁杨易缚肋如鸡。已无收骨文山子，尚有崩城杞子妻。所仗平生忠信在，任教巧辞易东西。

犴狴城深白日凄，肯从狱吏放头低。任渠市上言成虎，已付■中命若鸡。辨谤虽存张子舌，赂官难鬻老莱妻。不知孤寡今何在，定是分飞东与西。

岁行尽矣气方凄，衰齿无多日已低。嘹呖梦中闻过雁，悲凉旧事听荒鸡。囹圄不入惭萧傅，縲绁无辜愧冶妻。久矣吾生欠一死，不须题墓作征西。

贪夫威福过霜凄，素可为苍高作低。已苦笼人如缚虎，仍闻席卷不留鸡。网罗并及伤兄弟，颠沛无端累妾妻。知有上天无待诉，种松也有向东西。

寅恪案：牧斋自谓因黄案被逮在丁亥岁，若疑其年老健忘，则和东坡诗第肆首自注云：“余与二仆共桎梏者四十日。”序言：“生还之后，值君三十悬帨之辰。”盖牧斋逮至南京下狱，历四

十日然后出狱，尚被管制，即所谓“颂系”，亦即谢象三所谓“自刑部回”者是也。考河东君与牧斋于茸城结褵，时年二十四，此年为崇祯十四年辛巳，故顺治四年丁亥适为三十岁。又梁维枢母寿序中有“丁亥之岁，余坐饮章急征。又十年丁酉，太夫人寿九十”之语，至其垂死时赋“病榻消寒杂咏”更有“记丁亥羈囚事”一首，与“追忆庚辰冬半野堂文宴旧事”一首，乃一生最苦最乐之两事，始终不能忘怀者。查伊璜鲁春秋监国元年丙戌二月载：“晋谢三宾东阁大学士。”象三降清后被逮下狱当与此事有关，然得一宰相之虚衔，聊胜其老座师屡次干求而不得者多矣。据其诗题，可证牧斋实以丁亥岁下南京狱。象三于崇祯十五年壬午年五十，牧斋为作寿序（见初学集叁陆），则丁亥岁年五十五，而牧斋年六十六。老座师纵因老而健忘，老门生少于其师十一岁，必不应误记也。象三之诗虽远不逮牧斋，但以曾有争娶河东君之事，故和“妻”字韵句颇可令人发笑，因全录四首原文以资谈助。

又顾云美“东涧遗老钱公别传”云：

戊子五（三？）月为人牵引，有江宁之逮。颂系逾年，复解。

考牧斋自云以丁亥三月晦被急征至南京下狱，历四十日始出狱，仍被管制，至己丑春始得释还常熟，故云美之误自不待言。此点与其所撰

河东君传云“庚辰冬，扁舟过访，同为西湖之游”及“癸卯秋，下发入道”同为误载，岂因师事牧斋稍晚，于其师之经历未甚详确所致耶？至其所撰河东君传云“丁亥三月捕宗伯亟”，则显与东涧遗老钱公别传冲突，当是所撰河东君传乃依据牧斋和东坡诗序，遂有此语，而不悟其钱柳两传自相抵触。甚矣！著书记事之难如此。

总而言之，今既得洪承畴之原揭，可以断定清代所撰官书终不如牧斋本身及其友人记述之为信史。由是推论，清初此数年间之记载恐尚有问题，但以本文范围之限制，不能一一详究也。

第五章 复明运动（附钱氏家难）（四）

关于牧斋所以得免死于黄毓祺案一事，今日颇难确考，但必有人向当时清廷显贵如洪承畴马国柱或其他满汉将帅等为之解说，则无疑义。据上引牧斋所作梁维枢母寿序，言其被逮至南京时河东君寄寓慎可之家，由是言之，慎可乃救免牧斋之一人，可以推知也。

检梅村家藏稿肆貳“金宪梁公西韩先生墓志铭”略云：

真定少宰梁公讳清远，排纁其尊人金宪西韩先生行事来告。按状，公讳维枢，字慎可，别号西韩生，真定人。其先徙自蔚州，七世至太宰贞敏公（指梦龙）始大。贞敏第四子封中书，澹明公讳志，以元配吴夫人生公。皇清定鼎，即（工部主事）旧官录用。奔澹明公丧归，而孝养吴夫人者八年。用疏荐复出，补营缮郎。（顺治十三年丙申五月己未）乾清宫告成，得文绮名马之赐。升山东按察司僉事，整饬武德兵备。会入贺，遂乞养。后五年而卒于家，享年七十有四。公生于（万历十年）丁亥八月之二十九日，卒于（康熙元年）壬寅十月之六日。元配王氏，继王氏，再继杜氏。少宰贵，于典得加恩二母，元配

王，贈恭人，而杜貤封亦如之。有六子，長少宰也。又先業在雕橋莊，有古柏四十圍。趙忠毅（南星）嘗過而憩焉，歲月不居，身名晚晚，每摩挲其下，彷徨嘆息不能去。余投老荒江六年，衰病坎壈，倍于疇昔。公家英嗣皆以公故辱知余。余得栖遲閭里，苟視先人之飯含者，夫猶公賜也。

則慎可丁父憂雖未能確定為何時，但至遲亦必在順治四年七月馬國柱任江南江西河南總督以前。則慎可殆以賓僚資格參預洪氏或馬氏軍府。考梁洪俱為萬曆四十三年乙卯舉人，有鄉試同年之誼，（見光緒修畿輔通志叁玖及同治修福建通志壹伍陸選舉表舉人欄等。）在舊日科舉制度下之社會風習，兩人之間縱無其他原因，即此一端，慎可亦能與亨九發生關係，遂可隨之南下，為入幕之客，寄寓江寧。至其雕陵莊，當由梁氏真定先業之雕橋莊得名。（可參趙南星味蘖齋文集捌“雕橋莊記”略云“吾郡梁太宰夢龍有雕橋莊，在郡西十五里。梁公往矣，公孫慎可讀書其中，自號西韓生”等語及吳詩集覽陸上“雕橋莊歌”序并注。）蓋慎可僑居金陵，因取莊子山木篇“雕陵”之語，合用古典今典，以名其南京之寓廬也。

檢牧齋尺牘中致□□□云：

慎可離南京北返之年月，今頗不易知。但必

在顺治六年己丑冬季以后。（可参下论。）往年寄拏雕陵，荷贤乔梓道谊之爱，家人妇子仰赖鸿慈。云树风烟，每纾雁素。惟尊太翁老世兄邮筒不绝，翰墨相商，时询鲤庭，遥瞻鸾掖，寸心缱绻，未尝不往来函丈也。不肖某，草木残年，菰芦朽质，业已拨弃世事，归向空门，而宿业未亡，虚名为祟，谣诼间发，指画无端。所赖台翁暨司马公爱惜孤踪，保全善类，庶令箕风罢煽，毕口削芒。此则元气所关，海内瞻仰。不肖潦倒桑梓，无能报称，惟有向绣佛斋前，长明灯下，稽首斋心，祝延介福而已。犬子计偕，耑叩铃阁。黄口童稚，深望如天之覆。其为铭勒，何可名言。临楮不胜驰企。

寅恪案：此札乃致梁清远者，“司马公”指清标言。考清标自顺治十三年丙申四月至康熙五年丙午九月任兵部尚书，孙爱中式顺治三年丙戌乡试，牧斋此函即付孙爱赴北京应会试时面交清远者。孙爱应会试当不止一次，但此次必不在顺治十三年四月清标任兵部尚书以后，康熙元年壬寅十月维枢逝世以前。此六年间清廷共举行会试三次。依牧斋“谣诼间发”之语，则疑是顺治十六年己亥秋牧斋预闻郑成功舟师入长江之役以后，亦即孙爱赴北京应十八年春闱时也。然则牧斋作此札时距黄毓祺案已逾十年，尚欲梁氏父子兄弟始终维护保全，如前此之所为。今日吾人殊不易知

郑氏失败牧斋所以能免于牵累之故。或者梁氏兄弟仍有间接协助之力耶？

寅恪复检牧斋尺牋上致镇台（化凤）书三首之一云：“内子念尊夫人厚爱，寝食不忘。此中邮筒不乏，即容耑候万福。”（此札言慎可家事颇详，自是致维枢者。编辑误列，不待详辨。至牧斋与梁化凤之关系，俟后论之，兹暂不涉及。）又第叁章引钱肇鳌质直谈耳，谓河东君在周道登家为群妾所譖，几至杀身，赖周母之力得免于死，观牧斋“梁母吴太夫人寿序”，可证河东君与慎可母之关系与应付周旋念西母者正复相同。河东君善博老妇人之欢心一至于此。噫！天下之“老祖宗”固不少，而“凤丫头”岂能多得者哉？牧斋之免祸，非偶然也。

前论牧斋所以得脱黄毓祺案牵累之故疑与梁维枢有关，惜今尚未发现确证，故难决言。检赵宗建旧山楼书目载有柳如是家信稿（原注：“十六通。自写。”）一本、牧斋甲申年日记一本、又乙酉年日记一本、又记豫王下江南事迹一本、又被累下狱时与柳如是信底稿（原注：“内有诗草底稿。”）一本等数种，若非伪托，而又尚存天壤间者，则实为最佳史料。唯未曾亲睹，不能判其然否，殊深怅恨也。但有一点可以断定者，即牧斋之脱祸，由于人情而不由于金钱。

今所见载记，如叶绍袁启祯记闻录柒附芸窗

杂录记顺治四年丁亥事略云“海虞钱牧斋名谦益，中万历庚戌探花，官至少宗伯，历泰昌天启崇祯弘光五朝矣。乙酉岁北兵入南都，率先归附，代为招抚江南，自谓清朝大功臣也。然臣节有亏，人自心鄙之。虽召至燕京，任为内院，未几即令驰驿归，盖外之也。四月朔忽缇骑至苏猝逮云。钱牧斋有妾柳氏，宠嬖非常，人意其或以颜貌或以技能擅长耳。乃丁亥牧老被逮，柳氏即束装挈重贿北上，先入燕京，行赂于权要，曲为斡旋。然后钱老徐到，竟得释放，生还里门。始和此妇人有才智，故缓急有赖，庶儿女流之侠又不当以闺阃细谨律之矣”，及计六奇明季南略玖“黄毓祺起兵行塘”条附记云“（黄毓祺）将起义，遣徐摩往常熟钱谦益处提银五千，用巡抚印。摩又与徽州江某善。江嗜赌而贪利，素与大清兵往还，知毓祺事，谓摩返必挟重货，发之可得厚利。及至常熟，钱谦益心知事不密，必败，遂却之。摩持空函还。江某诣营告变，遂执毓祺及薛生一门，（寅恪案：“薛生”指薛继周之第四子。）解于南京部院，悉杀之。钱谦益以答书左袒得免，然已用贿三十万矣”之类，皆未明当日事实所致。叶氏之书大抵依时日先后排列，但“钱牧斋有妾柳氏”条乃闻牧斋脱祸以后因补记于“海虞钱牧斋名谦益”条相近处，盖以同述一事故也。所可注意者，其记牧斋被逮至苏在丁亥四

月朔，与洪亨九原揭所引吴胜兆供词及牧斋自记丁亥三月晦日在家忽被急征者相合。常熟距苏州甚近，叶氏于四月朔闻讯，遂笔录之耳。天寥与牧斋之关系迥非谢象三之比，然其记牧斋被逮事亦在顺治四年丁亥，殊有参考之价值。至于所言河东君挈重贿北上，先入燕京，牧斋徐到一节，乃得之辗转传闻，可不置辩。叶氏言“重贿”，计氏言“用贿三十万”，皆未悉牧斋当日经济情况者之揣测。兹略征载记，以证牧斋此时实不能付出如此巨大数量之金钱，而河东君之能利用人情，足使牧斋脱祸，其才智尤不可及也。

关于牧斋经济情况之记载虽颇不少，但一人一家之贫富亦有改变，故与黄毓祺案发生之时间相距前后久远者可不征引。前论河东君患病，经江德璋治瘳，牧斋以玉杯赠江为谢，因述及顺治二年乙酉清兵破明南都牧斋奉献豫亲王多铎之礼物独薄一事，据此得知牧斋当时经济情况实非丰裕。盖值斯求合苟免之际，若家有财货而不献纳，非独己身不应出此，亦恐他人未必能容许也。南都迎降之年下距黄毓祺案发生之岁时间甚近，故牧斋必无重资厚贿以脱祸之理。

今存牧斋尺牍，其中诉穷告贷之书札不少，大抵距黄案时间颇远，以非切当之资料，不多引。唯与毛子晋四十六通，其第叁玖通云：“狱事牵连，实为家兄所困。顷曾专信相闻，而反倩

笔于下走者，老颠倔强，耻以残生为乞丐耳。未审亦能悉此意否也。归期不远，嘉平初，定可握手。仲冬四日。”检有学集壹柒“赖古堂文选序”云：“己丑之春予释南囚归里。”可证牧斋于顺治六年己丑春间被释归常熟，此札末署“仲冬四日”，即顺治五年戊子十一月初四日。“嘉平初，定可握手”者，谓戊子年十二月初可还家与子晋相见，牧斋作此札尚在黄案未了结之时。然则叶计两氏所言之非信史更可见矣。又叶计两氏所以有此记载，概据当时不明牧斋经济情况者之传说。牧斋虽不以富名，但家藏珍本书籍，平时服用亦非甚俭薄，然则其何术以致此耶？明末苏松常镇之士大夫多置田产，以供其生活之费用。清室因郑成功舟师入长江之役，江南士大夫多响应者，发起奏销案以资镇压。观孟心史森明清史论著集刊下“奏销案”一文，可概见也。

复检牧斋尺牋中与□□□云：

双白来，得手教，谆谆如面谈。更辱垂念，家门骨肉道义，情见乎词，可胜感佩。近日一二梟獍蜚语计穷，谓寒家户田欠几万金，将有不测之祸。又托言出自县令之言，簧鼓远近。试一问之，户有许多田，田有许多粮。若欲欠盈万之额，须先还我逾万之田而后可。小人嚼舌，不顾事理，一至于此。此言必有闻于左右者，亦付之一笑可也。海晏河清，杜门高枕，却苦脚气缠

绵，步履艰涩。此天公妒其安闲，以小疾相折抵也。

寅恪案：此札虽不知致谁者，但据“家门骨肉”之语，知其人为牧斋同族。“双白”者指王廷璧，见明诗综捌拾上等。牧斋之免于奏销案之牵累当别有其他原因，然其田产无论有无，纵或有之，亦微不足道，观此札可以证知。牧斋既不依田产收入为生，则其家计所赖唯有卖文一途。河东君殉家难事实“孝女揭”略云：“我母柳氏，系本朝秘书院学士我父牧斋公之侧室。吾父归田之后，卖文为活。茕茕女子，蓄积几何。”此虽指牧斋于顺治三年丙戌秋由北京还常熟以后事，但黄案之发生即在此年之后，此数年间牧斋遭际困顿，自不能置田产。由是言之，牧斋丙戌后之家计亦与其前此者无异，皆恃卖文维持，赵管妻之语固指丙戌以后，实可兼概丙戌以前也。今所见资料足资证明此点者殊多，不须广引。考牧斋为王弇州后文坛最负盛名之人（见黄梨洲思旧录“钱谦益”条），李北海“干谒走其门，碑版照四裔”（见杜工部集柴“八哀诗”之五及旧唐书壹玖拾中文苑传李邕传），韩昌黎谀墓之金（见新唐书柴陸韩愈传附刘叉传），其故事可举以相比也。

复检牧斋尺牘中“与王兆吉”五通，其第伍通云：

生平有二债，一文债，一钱债。钱尚有一二

老苍头理直，至文债则一生自作之孽也。承委南轩世祠记，因一冬文字宿逋未清，俟逼除时，当不复云祝相公不在家也。一笑！

同书同卷“与遵王”三十通，其第伍通云：

岁行尽矣，有两穷为苦。手穷欠钱债多，腹穷欠文债多。手穷尚可延挨，东涂西抹。腹穷不可撑补，为之奈何？甫老寿文，前与其使者以望日为期，正是祝相公又不在家时候也。一笑！

牧斋所谓“苍头”当即指钱斗辈而言，俟后论述，暂不之及。兹以两札所言颇饶妙趣，并足以实写其生活状况，故附录之。东坡集壹叁“次韵孔毅父久旱已而甚雨”三首之一云：“我生无田食破砚，尔来砚枯磨不出。”受之之语，殆从苏句得来欤？

关于牧斋与介子是否如马国柱所谓“素不相识”之问题，兹检牧斋尺牋中“与木陈和尚”（寅恪案：木陈即道忞）二通，其第贰通云：

密云尊者塔铭，十五年前已诺江上黄介子之请矣。重以尊命，何敢固辞。第以此等文字关系人天眼目，岂可取次命笔。年来粗涉教乘，近代语录都未省记。须以三冬岁余，细加简点，然后可下笔具稿。谨与晓上座面订，以明年浴佛日为期，尔时或得围绕猊座，覲面商榷，庶可于法门稍道一线，亦可以慰吾亡友于寂光中也。

其第壹通略云：

丧乱残生，学殖荒落，恭承嘉命，令补造密云老人塔铭，以偿十五旧逋，每一下笔，辄为战掉。次后著语，颇为老人施十重步障。窃自谓心平如地，口平如水，任彼百舌澜翻，千喙剥啄，亦可以譬诸一诀，付之一笑。

及有学集叁陆“天童密云禅师悟公塔铭”略云：

崇祯十四年辛巳上以天步未夷，物多疵厉，命国戚田弘遇捧御香祈福普陀大士还赍紫衣赐天童悟和尚。弘遇斋戒将事，请悟和尚升座说法，祝延圣寿。还朝具奏，上大嘉悦，俞其请，诏所司议修成祖文皇帝所建南京大报恩寺。命悟为住持，领其事。弘遇衔命敦趣，以老病固辞。逾年而示寂。又二年甲申，国有大故，龙驭上宾。越十有五年戊戌（即顺治十五年），嗣法弟子道忞具行状年谱，申请谦益，俾为塔土之铭。师讳圆悟，号密云，嘉靖戊寅岁生常州宜兴，姓蒋氏。示微疾，趺坐频申而逝，崇祯十五年壬午七月七日也。世寿七十七，僧夏四十四。明年癸未，弟子建塔天童，迎全身窆幼智庵之右陇。师剃度弟子三百余人，王臣国士参请皈依者又不胜数，偕忞公二通辈结集语录书问，标揭眼目者，江阴黄毓祺介子也。师既歿，介子裁书介天童上座某嘱余为塔铭。遭世变，不果作，而介子殉义以死。

又十年矣，余为此文，郑重载笔，平心直书，誓不敢党枯仇朽，欺诬法门，用以副恣公之请，且慰介子于九原也。

则牧斋与介子为旧友，此三文乃是铁证。马国柱奏谓钱黄素不相识，公牒文字自来多非事实，即此可见。牧斋作密云塔铭时在郑延平将率舟师入长江之前夕，岂牧斋预料国姓此举可以成功，遂一反其往日畏蒞之态度而昌言不讳其与介子之关系耶？又圆悟塔铭涉及田弘遇普陀进香事，颇饶兴趣，读者可取前述江南名姝被劫及避祸事参阅也。

抑更有可论者。黄梨洲南雷文定后集贰“邓起西墓志铭”略云：

君名大临，字起西，别号丹邱，常熟人。起西幼孤，稍长即能力学，从游于江阴黄介子毓祺。岁乙酉江阴城守不下，介子与其门人起兵竹塘应之。起西募兵于崇明。事败，介子亡命淮南，以官印印所往来书，为人告变，捕入金陵狱。起西职纳橐籥。狱急，介子以其所著小游仙诗圜中草授起西，坐脱而去。当事戮其尸。起西号泣守丧锋刃之中，赎其首联之于颈，棺殓送归，有汉杨匡之风。起西师死之后，遍走江湖，欲得奇才剑客而友之，卒无所遇，遂佗傺而死，闻者伤之。甲辰余至虞山，起西以精舍馆我。款对数人，张雪崖顾石宾皆其道侣也。随访熊鱼山

于乌目，访李膺公于赤岸，皆起西导之。（寅恪案：可参梨洲思旧录李孙之及熊开元条。）比余返棹，起西送至城西杨忠烈祠下，涕零如雨。余舟中遥望，不可为怀。然不意其从此不再见也。

夫起西为常熟人，又是牧斋旧友黄介子之高弟，牧斋垂死时梨洲至虞山视牧斋疾，即寓起西家。（见后引梨洲思旧录钱谦益条。）则起西自与牧斋不能无关涉，可以推知。

首告之盛名儒逃不赴质恐是河东君间接所指使，殆取崇祯时告讐牧斋之张汉儒故事以恐吓之也。至介子之能在狱中从容自尽，疑亦与河东君之策略有关，因借此可以死无对证，免致牵累牧斋。其以介子病死为言者，则可不追究监守之狱吏耳。黄案得如此了结，河东君之才智绝伦，诚足令人惊服。所可注意者，牧斋不付五千金与徐摩，遂因此脱祸，鄙意牧斋当时实亦同情于介子之举动，但其不付款者盖由家素不丰，无以筹办巨额也。故就此点观之，亦可证知牧斋经济之情况矣。

关于牧斋狱中寄河东君诗，第叁章论卧子长相思七古已引王应奎柳南随笔涉及牧斋此诗序“弟”与“妻”之问题，可不复赘。惟牧斋此诗虽有遵王之注，然亦未能尽窥其师之微旨，故重录此诗序并六首全文，分别笺释之。其他典故，读者自当更取遵王原注并观也。

有学集壹秋槐诗“和东坡西台诗韵六首”其序云：

丁亥三月晦日，晨兴礼佛，忽被急征，银铛拖曳，命在漏刻。河东夫人沉疴卧蓐，蹶然而起，冒死从行，誓上书代死，否则从死。慷慨首途，无刺刺可怜之语。余亦赖以自壮焉。狱急时，次东坡御史台寄妻诗以当诀别。狱中遏纸笔，临风暗诵，饮泣而已。生还之后，寻绎遗忘，尚存六章，值君三十设帨之辰，长筵初启，引满放歌，以博如皋之一笑，并以传示同声，求属和焉。

寅恪案：娄东无名氏研堂见闻录云：“牧斋就逮时〔柳夫人〕能戎装变服，挟一骑护之。”某氏所记河东君事多杂采他书，实无价值，其言河东君戎装挟一骑护牧斋，则绝无根据，不过牵混河东君作“昭君出塞装”之传说而来耳。此事前已辨之矣。至“无刺刺可怜之语”，乃用韩退之“送殷侗员外使回鹘序”中“令人适数百里，出门惘惘，有离别可怜之色。持被入直三省，丁宁顾婢子语，刺刺不能休”之文（见五百家注韩昌黎先生文集贰壹），遵王注中未及，特标出之，以便读者，并足见牧斋之文无一字无来处也。又“余亦赖以自壮焉”之语，与第壹首诗“恸哭临江无壮子”句亦有相互关系。余见下论。

抑有可附论者，即关于河东君生年月日之问

题。当牧斋顺治四年丁亥赋此六诗时，河东君应如牧斋之言确为三十岁。此点并据康熙三年甲辰河东君示其女赵管妻遗嘱所言“我来汝家二十五年”（参第肆章论寒夕文宴诗节），及顾苓河东君传所载“定情之夕，在辛巳六月七日，君年二十四矣”等资料，推计符合。或谓牧斋于丁亥三月晦日在常熟被急征，至南京下狱，历四十日出狱，即牧斋此题序所谓“生还”，若依此计算，其出狱当在五月间，然则河东君之生辰应在五月矣。鄙意牧斋所谓“生还之后，值君三十设帨之辰”，其时限虽不能距五月太远，但亦难决其必在五月，是以或说亦未谛也。至牧斋序文所以引“贾大夫”之烂熟典故者（详见第肆章论牧斋庚辰冬日同如是泛舟再赠诗“争得三年才一笑”句所引），固借此明著其对河东君救护之恩情，更别具不便告人之深旨。盖明南都倾覆在乙酉五月，自乙酉五月至丁亥五月亦可视为三年，在此三年间河东君“不言不笑”，所以表示其不忘故国旧都之哀痛。遵王注已引左氏传以释此古典，然恐未必通晓其师微意所在，故不可据牧斋之饰词以定河东君之生辰实在五月也。唯有可笑者，第肆章论牧斋“〔庚辰〕冬日同如是泛舟有赠”诗，引江熙扫轨闲谈，谓牧斋“黑而髯，貌似钟馗”，可知牧斋有贾大夫之恶。至牧斋之才，在河东君心目中除“邺下逸才，江左罕俦”之陈卧子外，“南宫主

人”尚有可取之处（见河东君与汪然明尺牋第貳伍通及第叁拾通），宜其能博如皋之一笑也。

牧斋和东坡诗第壹首云：

朔气阴森夏亦凄，穹庐四盖觉天低。青春望断催归鸟，黑狱声沉报晓鸡。恸哭临江无壮子，徒行赴难有贤妻。重围不禁还乡梦，却过淮东又浙西。

寅恪案：第壹句“朔气”盖谓建州本在北方。“夏亦凄”者，言其残酷也。韩退之“赠刘师服”诗云：“夏半阴气始，淅然云景秋。蝉声入客耳，惊起不可留。”（见五百家注昌黎先生集伍。）牧斋以丁亥三月晦日在常熟被急征，至南京下狱时当在四月初旬，历四十日出狱已在五月。五月为仲夏，与韩诗“夏半”之语适切。或云牧斋下狱在夏季，似与韩诗“云景秋”之“秋”不合。鄙意骆宾王“在狱咏蝉”诗“西陆蝉声唱”句（见全唐诗第貳函骆宾王叁）虽是秋季所作，但诗题有“狱中”之语，牧斋遂因韩诗“蝉声入客耳”句联想及之。观牧斋此诗第肆句“声沉”之语，与骆氏此诗“风多响易沉”句相应合，可以证知。不必拘执韩骆诗中“云景秋”及“西陆”之辞为疑也。第贰句遵王注本作“穹庐”，并引史记匈奴传以释之，甚是，盖牧斋用“穹庐”之辞以指建州为胡虏，其作“穹苍”者，乃后来所讳改也。第叁句遵王注引韩退之“游城南”诗中“赠同游”五绝释

之，亦是。但五百家注昌黎先生诗集玖此诗注略云：“洪云，催归子规也。补注，〔黄莺？〕复斋漫录，予尝读顾渚山茶记云，顾渚山中有鸟如鸂鶒而色苍，每至正月作声曰：春起也。三四月云：春去也。采茶人呼为唤春鸟。”（参太平广记肆陆叁引顾渚山记“报春鸟”条。）牧斋丁亥四月正在金陵狱中，故以青春望断“不如归去”为言，其意更出韩诗外矣。第肆句言建州之统治中国，如双王之主宰泥犁，即所谓“暗无天日”者。

关于第贰联之释甚有问题。柳南随笔壹（参东皋杂钞叁及牧斋遗事“牧斋仕本朝”条）云：

某宗伯于丁亥岁以事被急征，河东夫人实从。公子孙爰年少，莫展一筹，瑟缩而已。翁于金陵狱中和东坡御史台寄弟诗，有“恸哭临江无孝子，从行赴难有贤妻”之句，盖纪实也。孙爰见此诗，恐为人口实，百计托翁所知，请改孝子二字。今本刻“壮子”，实系更定云。

寅恪案：东溆所记，谓此联上句之“壮子”本作“孝子”。以孙爰之无能，初视之亦颇近理，细绎之则殊不然，盖牧斋诗本为和东坡狱中之作，故其所用辞语典故亦必与东坡有关。考“壮”字通义为“长大”，专义则为小戴记曲礼“三十曰壮”。检东坡后集壹叁“到昌化军谢表”云：“子孙恸哭于江边，已为死别。”表中“子孙”之“子”指东坡长子迈，“子孙”之“孙”指迈之子箬符及幼子过之子

龠。迈生于嘉祐四年己亥，至绍圣四年丁丑东坡谪琼州时年三十九，故迈兼通义及专义之“壮”。东坡留迈及诸孙等于惠州，独与幼子渡海至琼州。过生于熙宁五年壬子，至绍圣四年丁丑年二十六，既非长子，年又未三十，不得为“壮”也。

（详见王文诰苏文忠公诗编注集成总案壹嘉祐四年己亥、同书捌熙宁五年壬子、同书肆拾绍圣三年丙子及四年丁丑等条。）又检东坡集贰玖“黄州上文潞公书”（参叶梦得避暑录话肆“苏子瞻元丰间赴诏狱，与其长子迈俱行”条）云：“轼始就逮赴狱，有一子稍长，徒步相随。其余守舍皆妇女幼稚。”东坡元丰二年己未就逮时迈年二十一，虽为长子，但非“三十曰壮”之“壮子”。初学集柒肆“先太淑人述”云：“谦益狂愚悻直，再触网罗，苇笥之籍，同文之狱，流船洶惧，一日数惊。太淑人强引义命自安。然其抚心饮泪，惟恐壮子受刑戮，固未忍以告人也。”牧斋所谓“再触网罗”者，指天启五年乙丑年四十四及崇祯元年戊辰年四十七两次之事。（详见葛万里及金鹤冲所撰牧斋年谱。）文中“壮子”之“壮”乃兼通义及专义。盖牧斋“三世单传”，其时又年过三十故也。当顺治四年丁亥牧斋被急征时孙爰年十九，既未过三十，又非居长之子，（见初学集玖崇祯诗集伍“反东坡洗儿诗。己巳九月九日”及同书柒肆“亡儿寿圻志。”）自不得以苏迈为比。由是言

之，第貳联上句全用东坡及其长子伯达之典故，绝无可疑。至第貳联下句则用全唐诗第貳函崔颢“赠王威古”五古“报国行赴难，古来皆共然”及东坡上文潞公书“徒步随行”，并笺注陶渊明集捌“与子俨等疏”中“余尝感孺仲贤妻之言”等典故。综合上下两句言之，牧斋实自伤己身不仅不能如东坡有长壮之子徒步随行，江边痛哭，唯恃孺仲贤妻之河东君与共患难耳。（参有学集貳秋槐诗文集“己丑元日试笔”二首之二“孺仲贤妻涕泪余”句。）夫孙爱固为“生儿不象贤”之刘禅（见全唐诗第陸函刘禹锡肆“蜀先主庙”），但绝非忤逆不孝之子，浅人未晓牧斋之作此诗贯穿融合东坡全集而成，妄造物语，可鄙可笑也。或谓此联上句牧斋最初之稿原不如此。汉书叁拾艺文志歌诗类载：“临江王节士歌诗四篇。”（参同书伍叁景十三王传临江闵王荣传。）分类补注李太白诗肆“临江王节士歌”云：“洞庭白波木叶稀，燕鸿始入吴云飞。吴云飞，吴云寒，燕鸿苦。风号沙宿潇湘浦，节士悲秋泪如雨。白日当天心照之，可以事明主。壮士愤，雄风生。安得倚天剑，跨海斩长鲸。”牧斋殆取此意。“壮子”本作“壮士”，后来以辞旨过显，触犯忌讳，遂改用东坡故实，易“壮士”为“壮子”欤？或说似亦有理，姑附录之，以备一解。

第柒捌两句与东坡原诗自注“狱中闻湖杭民

为余作解厄斋经月，所以有此句也”有关，可不待论。但牧斋“淮东”二字暗指明凤阳祖陵而言。明史肆拾地理志“凤阳府。凤阳县”下注略云：“北滨淮。西南有皇陵。”又宋有淮东路，元有淮东道。故牧斋用“淮东”之辞以示不忘明室祖宗之意。“浙西”二字，自是袭用苏诗“浙江西”之成语，然亦暗指此时尚为明守之浙江沿海岛屿如舟山群岛等。此等岛屿固在浙江之东，若就残明为主之观点言，则浙江省乃在其西。张名振之封爵以“定西”为号者，疑即取义于此。牧斋诡辞以寓意，表面和苏韵，使人不觉其微旨所在。总之此两句谓不独思家而已，更怀念故国也。或谓牧斋己身曾任浙江乡试主考，合古典今典为一辞，甚为巧妙。牧斋寄示谢象三此题，亦以谢氏乃其典试浙江时所取士之故。此或说似亦可通，并录之，以备别解。

第貳首云：

阴宫窟室昼含凄，风色萧骚白日低。天上底须论玉兔，人间何物是金鸡。肝肠迸裂题襟友，血泪模糊织锦妻。却指恒云望家室，滹沱河北太行西。

寅恪案：第壹句及第貳句亦俱谓建州统治之黑暗。牧斋第壹首已及此意，今又重申言之者，所以抒其深恨。第壹句“窟室”，遵王注引史记吴太伯世家为释，字面固合，恐犹未尽。鄙意牧斋

殆用汉书伍肆苏建传附武传“单于愈欲降之，乃幽武置大窖中”之意，实欲以子卿自比。第叁句遵王注引李孝逸事为释，似可通，但寅恪则疑牧斋之意谓“月有阴晴圆缺”，（可参第叁章卧子长相思诗节述及东坡“丙辰中秋作，兼怀子由”词。）明室今虽暂衰，终有复兴之望，与第肆章所引黄皆令“谢别柳河东夫人”眼儿媚词“月儿残了又重明，后会岂如今”同一微旨也。第伍句“题襟友”当指梁维枢，据前引有关慎可资料，则牧斋自可以此目之也。第柒捌两句谓河东君寄居慎可南京之雕陵庄。考北魏之恒州，唐改云州，北周移云州于常山，乃滹沱河北、太行山西，梁氏著籍之真定，亦即雕桥庄所在之地。真定固在滹沱河之北，“太行西”谓真定雕桥庄之西方为太行山。牧斋作此倒装句法者，所以步苏诗“西”字之原韵，读者不必拘泥地望之不合也。又疑“恒云”二字虽是地名，恐与程松圆所赋“緬云诗”之“緬云”有连。盖“恒”“緬”同韵，两音相近，或有双关之意。若果如此，岂牧斋于狱中困苦之时犹故作狡狴耶？一笑！

第叁首云：

纒绝阴天鬼亦凄，波吒声沸柝铃低。不闻西市曾牵犬，浪说东城再斗鸡。并命何当同石友，呼囚谁与报章妻。可怜长夜归俄顷，坐待悠悠白日西。

寅恪案：此首全篇意旨谓己身不久当死也。第壹贰两句亦指当日囚禁之苦，比于地狱，其用真诰阐幽微篇及酉阳杂俎前集贰“玉格”门“六天”条“纣绝阴宫”之辞，恐非偶然，盖暗寓建州之酷虐与桀纣同也。第叁句自是用史记捌柒李斯传，岂欲与第肆句用陈鸿祖“东城老父传”及东坡原诗“城东不冲少年鸡”句，“东城”及“城东”之“东”为对文，遂于李斯传“腰斩咸阳市”之“市”上加一“西”字，并著一“不”字，以反李斯“顾谓其中子曰：吾欲与若复牵黄犬，出上蔡东门，逐狡兔，岂可得耶？”之原语，以免与史记之文冲突欤？遵王注虽引太史公书，然略去“东门”之“东”字，殆亦觉其师此句颇有疑问耶？俟考。但据徐松唐两京城坊考肆“独柳”条云：“刑人之所。按西市刑人，唐初即然。贞观二十年斩张亮程公颖于西市。（寅恪案：此条见旧唐书玖肆张亮传及资治通鉴玖捌唐纪太宗纪贞观二十年二月己丑条。）旧〔唐〕书〔拾〕宗纪〔同书壹陆玖〕王涯传又言子城西南隅独柳树。盖西市在宫城之西南，子城谓宫城。”（寅恪案：此条可参资治通鉴贰贰拾唐纪肃宗记至德二载十二月条所云“壬申斩达奚珣等十八人于城西独柳树下”及胡注引刘昫之语曰：“独柳树在长安子城西南隅。”又“独柳”并可参旧唐书壹壹伍宪宗纪下元和十二年十一月条及同书壹肆伍吴少阳传

附吴元济传。)可知牧斋“西市”一语并非无出处也。第伍句遵王注引晋书伍伍潘岳传为释，自是不伍。“石友”之义，可参文选贰拾潘安仁“金谷集作”诗“投分寄石友”及同书贰叁阮嗣宗“咏怀”十七首之二“如何金石交”等句李善注。鄙意安仁原诗“石友”之“石”，兼有“金石”之“石”及“石崇”之“石”两意。若就“石崇”之“石”言，则“石”为专有名词，故钱诗第陆句“章妻”之“章”亦是专有名词。当牧斋就逮之际，河东君誓欲“从死”，即“并命”之意。噫！河东君此时虽未“并命”，后后来果以身殉，此句亦可谓与安仁季伦金谷之篇同为诗讖者矣。又考河东君只生一女，即赵微仲管之妻，作此诗时犹未出生，牧斋不过因东坡原诗“身后牛衣愧老妻”之句，并感河东君尚无子女，遂联想及之。但河东君本末既与“章妻”不同，牧斋又非“素刚”之人，赵管妻恐未能承继其母特性，如仲卿女之比。然则此典故似适切，后来情事演变终与仲卿及其家属之结局有异，斯殆牧斋在狱中赋诗时所不能预料者也。第柒捌两句用文选壹陆江文通“恨赋”“及夫中散下狱，神气激扬”及“郁青霞之奇意，入修夜之不暘”之意，盖以嵇康自比。但叔夜之“青霞奇意”牧斋或可有之，至“神气激扬”则应属于河东君，牧斋必不如是。唯此题第伍首第贰句“骨消皮削首频低”及第陆首第贰句“神魂刺促语言低”等语，乃牧斋当时自作

之真实写照耳。

第肆首云：

三人贯索语酸凄，主犯灾星仆运低。溲溺关通真并命，影形绊縶似连鸡。梦回虎穴频呼母，话到牛衣更念妻。尚说故山花信好，红栏桥在画楼西。（自注：“余与二仆共桎梏者四十日。”）

寅恪案：第柒捌两句指拂水山庄八景之“月堤烟柳”及“酒楼花信”二景而言，可参初学集壹柒移居诗集“九日宴集含晖阁醉歌”一首“登高望远不出户，连山小阁临莽苍”及“白云女妆作山带，红栏桥水含湖光”等句，并前论牧斋“春游”二首中所引“月堤烟柳”诗“红栏桥外月如钩”及“酒楼花信”诗“横笛朱栏莫放吹”等有关资料，兹不赘释。

第伍首云：

六月霜凝信惨凄，骨消皮削首频低。云林永绕离罗雉，砧几相怜待割鸡。堕落劫尘悲宿业，皈依法喜愧山妻。西方西市原同观，悬鼓分明落日西。

寅恪案：前第肆首第柒捌两句乃谓拂水山庄，此首第柒捌两句则指绛云楼也，牧斋“绛云楼上梁”诗八首之六第柒捌两句云：“夕阳楼外归心处，悬鼓西山观落晖。”（“观”字下自注：“去”）可证。至第柒句“西市”一辞可参第叁首第叁句“不闻西市曾牵犬”之解释，可不赘论。

又“〔黄毓祺〕将刑，门人告之期。祺作绝命诗，被衲衣，趺坐而逝。”（见前引孤忠后录。）真所谓西方西市等量齐观者。牧斋此句应是预为介子咏，至己身之怯懦则非其伦也。

第陸首云：

桎梏扶将狱气凄，神魂刺促语言低。心长尚似拖肠鼠，发短浑如秃帻鸡。后事从他携手客，残骸付与画眉妻。可怜三十年来梦，长白山东辽水西。

寅恪案：第叁句遵王引搜神记为释，乃仅释古典，其今典，则“发短”一辞谓己身已剃发降清也。

史惇恻余杂记“钱牧斋”条（可参谈孺木迁北游录纪闻下“辫法”条）云：

清朝入北都，孙之獬上疏云：臣妻放脚独先。事已可揶揄。豫王下江南，下令剃头，众皆汹汹。钱牧斋忽曰：头皮痒甚。遽起。人犹谓其篦头也。须臾，则髡辫而入矣。

又有学集肆玖“题邵得鲁迷途集”（参牧斋尺牋“与常熟乡绅书”所云“诸公以剃发责我，以臣服诮我，仆俯仰惭愧，更复何言”等语）云：

邵得鲁以不早剃发，械系戮辱，濒死者数矣。其诗清和婉丽，怨而不怒，可以观、可以兴

矣。得鲁家世皈依云栖，精研内典，今且以佛法相商。优婆离为佛剃发，作五百童子剃头师，从佛出家，得阿罗汉果。孙陀罗难陀不肯剃发，握拳语剃者：汝何敢持刀临阎浮王顶？阿难抱持，强为剃发，亦得阿罗汉果。得鲁即不剃发，未便如阿难陀（寅恪案：“阿”字疑衍）取次作转轮圣王。何以护惜数茎发，如此郑重？彼狺狺剃发，刀锯相加，安知非多生善知识？顺则为优婆离之于五百释子，逆则如阿难之于难陀，而咨叹（寅恪案：此“叹”字疑当作“嗟”）慨叹，迄于今似未能释然者耶？我辈多生流浪，如演若达多晨朝引镜，失头狂走。头之不知，发于何有？毕竟此数茎发，剃与未剃，此二相俱不可得。当知演若昔日失头，头未曾失。得鲁今日剃发，发未曾剃。晨朝引镜时，试思吾言，当为哑然一笑也。

夫辫发及剃发之事乃关涉古今中外政治文化交通史之问题，兹不欲多论，唯附录史惇所记牧斋“剃发”条及牧斋自作剃发解嘲文于此，以资谈助。其他清初此类载记颇多，不遑征引也。夫牧斋既迫于多铎之兵威而降清，自不能不剃发，但必不敢如孙之獬之例迫使河东君放脚，致辜负良工濮仲谦之苦心巧手也。一笑！

第伍句“携手客”指梁慎可等。毛诗邶风“北风其凉，雨雪其雱。惠而好我，携手同行”小序云：“北风刺虐也。”牧斋盖取经语以著建州北族

酷虐之意也。第柒捌两句之解释即牧斋于崇祯十四年辛巳所赋“秋夕燕誉堂话旧事有感”诗“东虏游魂三十年”句之意。已详第壹章及第肆章所论，可不复赘。

综观此六诗中，第贰首七八两句关涉梁慎可，第陸首七八两句关涉后金，辞语较第壹首七八两句尤为明显，自不宜广为传播。前引谢象三和牧斋狱中诗题，仅言“以四诗寄示”，则牧斋诗序之“传示同声，求属和”之诗实保留两首，岂即今有学集此题之第贰第陸两首欤！至江左三大家诗钞顾有孝赵沅所选牧斋诗钞下，亦选此题六首中之贰叁伍陸共四首。恐顾赵所选未必与牧斋当日“传示同声，求属和”者相同也。俟考。

第五章 复明运动（附钱氏家难）（五）

前引有学集壹柒“赖古堂文选序”云：“己丑之春余释南囚归里。”故可依牧斋自言之时间以推定有学集贰秋槐支集“勾曲逆旅戏为相士题扇”七律以前多是在南京所作，其中固亦有时间可疑、排列错乱者，今日殊难一一考定，但“勾曲逆旅”诗第壹句“赤日红尘道路穷”之语当非早春气节。前引南忠记谓黄毓祺于己丑三月十八日死于南京狱中，盖此年三月介子既死，案已终结，牧斋遂得被释还家矣。

至牧斋在南京出狱以后颂系之时究寓何处，则未能确知。检牧斋外集贰伍“题曹能始寿林茂之六十序”未署：“戊子秋尽，钱谦益撰于秦淮颂系之所。”牧斋所以特著“秦淮”二字者，当是指南京之河房而言。牧斋当时所居之河房，非余怀板桥杂记上雅游门“秦淮灯船之盛”条所述同类之河房，乃吴应箕留都见闻录下“河房”门所述“近水关有丁郎中河房”条之河房，亦即有学集壹秋槐诗集“题丁家河房亭子”题下自注“在青溪笛步之间”者。此类河房为南京较佳之馆舍，牧斋以颂系之身尚得如此优待，当由丁继之梁慎可等之友谊所致，亦可谓不幸中之大幸。今以意揣之，牧

斋于丁亥四月初被逮至南京下狱，河东君即寄寓梁慎可之雕陵庄，及五月中牧斋出狱，尚被看管，自不便居于雕陵庄，故改寓青溪笛步间之丁家河房，（并可参有学集陆秋槐诗别集“丙申春就医秦淮，寓丁家水阁”诗等。）俾与河东君同寓，而河东君三十生辰之庆祝恐即在此处。复检龚之麓鼎孳定山堂诗集贰拾“和钱牧斋先生韵，为丁继之题秦淮水阁”云：“开元白发镜中新，朱雀花寒梦后春。妆阁自题偕隐处，踏歌曾作太平人。乌啼杨柳仍芳树，鸥阅风波有定身。骠骑武安门第改，一帘烟月未全贫。”似可为钱柳二人同寓丁家河房之一旁证。

至赵管妻出生地固难确定，但疑不在秦淮之河房，而在苏州之拙政园。检有学集秋槐诗集“次韵林茂之戊子中秋白门寓舍待月之作”云：

空阶荇藻影沉浮，管领清光两白头。条戒山河原一点，平分时序也中秋。风前偏照千家泪，笛里横吹万国愁。无那金阊今夜月，云鬟香雾更悠悠。

寅恪案：第贰句“两白头”之语指己身及茂之，而末两句用杜工部集玖“望月”诗，指河东君此夕独在苏州。由是言之，赵管妻生于拙政园之可能性甚大也。

又检元氏长庆集抄本牧斋跋语云：“乱后，

余在燕都，于城南废殿得元集残本，向所阙误，一一完好。暇日援笔改正，豁然如翳之去目，霍然如疥之失体。微之之集残缺四百余年，而一旦复元，宝玉大弓其犹有归鲁之征乎？著雍困敦之岁，皋月廿七日，东吴蒙叟识于临顿之寓舍。”（寅恪案：此文末数语暗寓明室复兴之意。牧斋此际有此感想，自无足怪也。）并曹溶绛云楼书目题词云：“余以后进事宗伯，而宗伯绝款曲。丙戌同客长安，丁亥戊子同僦居吴苑，时时过予。”及倦叟再识略云：“昔予游长安，宗伯闲日必来。丁亥予繫家寓闾门，宗伯先在拙政园。”可知牧斋于顺治四五两年因黄案牵累来往于南京苏州之间，其在苏州寓拙政园。拙政园主人为陈之遴。其时彥升尚未得罪，虽官北京，固可谓韩君平所谓“吴郡陆机为地主”之“地主”。又林时对荷闸丛谈叁“鼎甲不足贵”条略云：“吴伟业鼎革后，投入土国宝幕，执贄为门生，受其题，复入词林。”梅村既与国宝有连，吴陈二人复是儿女亲家，牧斋以罪人而得寓拙政园，恐与骏公不能无关。

至牧斋所以至苏州之故，殆因黄案亦在江苏巡抚职权范围之内，而土国宝此时正任苏抚也。（见上论牧斋赠土国宝诗所引清史稿疆臣年表江苏巡抚栏。）或谓清代江苏按察使驻苏州，牧斋以就审讯之故至苏，则不知江苏按察使移驻

苏州乃雍正八年以后之事，顺治四五年江苏按察使仍驻江宁。（见清史稿壹贰贰职官志叁等。）故或说未谛。

又牧斋称拙政园为“临顿里之寓舍”者，乃综合古典今典，殊非偶然。嘉庆一统志柒捌苏州府贰津梁门云：

临顿桥在长洲县治东北。吴地记：有步鹭石碑，现存临顿桥。绩图经：临顿，吴时馆名。陆龟蒙尝居其旁。

及全唐诗第玖函皮日休伍“临顿（原注：里名。）为吴中偏胜之地，陆鲁望居之，不出郭郭，旷若郊墅。余每相访，款然惜去，因成五言十首，奉题屋壁”云：

（诗略。）

同书同函陆龟蒙伍“问吴宫辞”并序云：

甫里之乡曰吴宫，在长洲苑东南五十里，非夫差所幸之别馆耶？披图籍，不见其说。询故老，不得其地。其名存，其迹灭。怅然兴怀古之思，作问吴宫辞云：

彼吴之宫兮，江之邗涯，复道盘兮，当高且斜。波摇疏兮，雾濛箔；菡澹国兮，鸳鸯家；鸾之箫兮，蛟之瑟。骈筠参差兮，界丝密。宴曲房兮，上初日。月落星稀兮，歌酣未毕。越山丛丛

兮，越溪疾。美人雄剑兮，相先后出。火姑苏兮，沼长洲。此宫之丽人兮，留乎不留。霜氛重兮，孤榜晓，远树扶苏兮，愁烟悄眇。欲抚愁烟兮，问故基，又恐愁烟兮，推白鸟。

龚明之中吴纪闻贰“五柳堂”条云：

五柳堂者，胡公通直〔稷言〕所作也。其宅乃陆鲁望旧址，所谓临顿里者是也。

同书叁“甫里”条云：

甫里在长洲县东南五十里，乃江湖散人陆龟蒙字鲁望躬耕之地。

盖河东君本有“美人”之称，牧斋作诗往往以西施相比，如前引“有美”诗“输面一金钱”、“元日杂题长句”八首之八“春日春人比若耶”等皆是其例。临顿既是吴时馆名，如“馆娃宫”之类亦当与西施有关，陆鲁望辞中“美人”“曲房”之语适与前论半堂雪诗引徐健庵之记相合。此钱柳一重公案，颇为名园生色，唯世之论拙政园掌故者多未之及，遂标出之以供谈助云尔。

牧斋因黄案牵累，于顺治三四年曾寓苏州，但检有学集此时期内诸诗，尚未发现确为寓苏时之作，唯其中有一题关涉河东君及其女赵管妻者，此题颇有寄居拙政园时所赋之可能，故特录之并略加笺释于下。

有学集贰秋槐诗榭集“己丑元旦试笔二首”其一云：

春王正月史仍书，上日依然芳草初。白发南冠聊复尔，青阳左个竟何如。三杯竹业朝歌后，一枕槐根午梦余。传语白门杨柳色，桃花春水是吾庐。

寅恪案：第壹句谓此年为监国鲁四年正月辛酉朔，永历三年正月庚申朔，（见黄宗羲行朝录及金鹤冲牧斋年谱。）明室之正朔犹存也。第肆句谓究不知永历帝之小朝廷是何情况也。第柒句谓己身今在苏州，故“传语白门”，观此题下一题为“次韵答盛集陶新春见怀之作”有“金陵见说饶新咏，佳丽常怀小谢篇”之句，可证也。又陈田明诗纪事辛签叁壹所录盛集陶斯唐“怀林茂之”诗有“旧栽柳色曾无恙”句，及杨子勤钟羲雪桥诗话壹“黄俞邨〔虞稷〕赠林茂之诗”条引那子“新柳篇”有“渐许藏鸟向白门，白门紫塞那堪比”等句，然则牧斋“白门杨柳色”之语即指茂之而言耶？第捌句谓己身此时所居之地，可比于避秦之桃花源及玄真子“桃花流水”之浮家泛宅也。

其二云：

频繁袂被卷残书，顾影颓然又岁初。自笑羈囚牢户熟，人怜留滞贾胡如。渊明弱女咿欧候，孺仲贤妻涕泪余。为问乌衣新燕子，衔泥何日到

寒庐。

寅恪案：此首前四句疑可与前引牧斋尺牋与毛子晋四十六首之三十六所言“狱事牵连，实为家兄所困，羁栖半载，采诗之役所得不赀。归期不远，嘉平初定可握手。仲冬四日”等语相参证。盖牧斋本以为顺治五年戊子十二月能被释还常熟度岁，岂意狱事仍未终结，至六年己丑元旦犹在苏州也。第伍句指赵管妻。河东君殉家难事实康熙三年甲辰七月“孝女揭”云：“母归我父九载，方生氏。”及康熙三年甲辰六月廿八日“柳夫人遗嘱”云：“我来汝家二十五年，从不曾受人之气。”盖河东君及其女皆以河东君之适牧斋实在崇祯十三年庚辰十二月一日我闻室落成与牧斋同居时算起，牧斋垂死犹念念不忘半野堂寒夕文宴者，即由此夕乃其“洞房花烛夜”之故。然则赵管妻出生乃在顺治五年戊子，（寅恪案：麓荒纪闻上载盛湖杂录“柳如是绝命书”条，案语云：“小姐柳出，以顺治戊子生。辛丑赘婿赵管，年仅十四，遇变之年为甲辰，才十七岁。故书中有年纪幼小之语。”可供参证。）至在何月何日则不可考。但己丑元旦正是“咿欧”之候也。第陆句指河东君，自不待言。牧斋此一年皆用渊明典故，亦可与前一首末句暗寓桃花源记之意相参也。第柒句疑指梁慎可，梁氏乃明之旧家、清之“新燕”也。第捌句谓慎可何日可将己身被释还家之

好音来告也。

又关于赵管妻事，牧斋诗文集中言及虽不甚多，但检有学集贰秋槐支集载牧斋“庚寅人日示内二首”及河东君“依韵奉和”二首皆涉此女。庚寅岁首与牧斋因黄案得释还家之时间相距至近，故附录钱柳两人之诗于论黄案节中，并略加笺释。牧斋诗之典故有遵王注，读者自可参阅。河东君诗，其第贰首下半前虽已征引，但未综合阐述，兹并录全文，以便观览。

牧斋诗其一云：

梦华乐事满春城，今日凄凉故国情。花爝旧枝空帖燕，柳燔新火不藏莺。银幡头上冲愁阵，柏叶尊前放酒兵。凭仗闺中刀尺好，剪裁春色报先庚。

其二云：

灵辰不共劫灰沉，人日人情泥故林。黄口弄音娇语涩，绿窗停梵佛香深。图花却喜同心蒂，学鸟应师共命禽。梦向南枝每西笑，与君行坐数沉吟。

寅恪案：牧斋此两诗南枝越鸟之思、东京梦华之感溢于言表，不独其用典措辞之佳妙也。诗题“示内”二字殊非偶然，盖河东君于牧斋为同梦之侣，同情之人，故能深知其意。观河东君和章可以证知。元氏长庆集壹贰乐天东南行诗一百韵

序云：“通之人莫知言诗者，唯妻淑在旁知状。”夫河东郡君裴淑能诗（裴氏封河东郡君，见白氏文集陆壹“唐故武昌军节度使元公墓志铭”。），且能通微之之意。然其所能通者，与河东君柳是之于牧斋，殊有天渊之别。又河东君两诗后即附以其“赠黄若芷大家四绝句”。黄若芷即黄媛介，前论绛云楼上梁诗已言及之。皆令有“答谢柳河东夫人”眼儿媚词云“月儿残了又重明，后会岂如今”，前亦已征引。皆令赋此词，与河东君和牧斋诗，两者时间相距甚近。然则牧斋赋诗之微意，不独河东君知之，即河东君之密友如皆令者亦知之。当日钱柳之思想行动于此亦可窥见矣。

河东君和诗其一云：

春风习习转江城，人日于人倍有情。帖胜似能欺舞燕，妆花真欲坐流莺。银幡因载忻多幅，金剪依收喜罢兵。新月半轮灯乍穗，为君酹酒祝长庚。

寅恪案：此首第贰联上句与牧斋诗第贰首第叁句俱指赵管妻而言。

王应奎柳南续笔叁“太湖渔户”条云：

渔户以船为家，古所称浮家泛宅者是也。而吾友吴友篁著太湖渔风载：渔家日住湖中，自无不肌粗面黑，间有生女莹白者，名曰白囡，以志

其异。渔人户口册中连见之。

明实录神宗实录贰佰柒（寅恪案：此次科场案明实录记载甚详，不能尽录，惟摘其与本文主旨最有关者，其余述及此案之载籍颇不少，可参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壹陆科场门“举人再复试”条、陈建皇明从信录叁陆万历十七年己丑文肃奏章及杂记等条、国榷柒伍万历十七年己丑正月二月及同书柒陆万历二十年壬辰五月有关各条、明通鉴陆玖万历十七年己丑二月有关各条、陈田明诗纪事庚签拾黄洪宪小传及“上疏后，长安友人相讯感赋”诗并光绪修嘉兴府志伍贰秀水县黄洪宪传等。）万历十七年己丑正月条略云：

（庚午）（廿二日），礼部主客司郎中高桂言：万历十六年顺天乡试，蒙旨以右庶子黄洪宪等往。其中式举人第四名郑国望，稿止五篇。第十一名李鸿，股中有一囟子，询之吴人，土音以生女为囟。孟义书经结尾文义难通。第二十三名屠大壮，大率不通。他若二十一名茅一桂、二十二名潘之惺、二十八名任家相、三十二名李日拆、七十名张敏塘（万历野获篇及国榷“敏”俱作“毓”）即字句之疵，不必过求，然亦啧有烦言。且朱卷遗匿，辩验无自，不知本房作何评鹭，主考曾否商订。主事〔于〕孔兼业已批送该科，科臣竟无言以摘发之。职业云何？方今会试之期，多士云集，若不大加惩创，何以新观听？

伏乞敕下九卿会同科道官，将顺天府取中试卷逐一简阅，要见原卷见在多少，有无情弊，据实上请，以候处分。其有迹涉可疑及文理纰谬者，通行议处，明著为例，以严将来之防。自故相之子先后并进，一时大臣之子遂无有见信于天下者。今辅臣王锡爵之子素号多才，岂其不能致身青云之上？而人之疑信相半，亦乞并将榜首王衡与茅一桂等一同复试，庶大臣之心迹益明矣。得旨，草稿不全，事在外帘，朱卷混失，事在场后。字句讹疵，或一时造次。有无弊端，该部科一并查明来说，不必复试。自后科场照旧规严加防范，毋滋纷纷议论，有伤国体。

〔辛未〕（廿三日），大学士申时行王锡爵以高桂论科场事，词连锡爵子衡、时行婿李鸿，各上疏自明，且求放归。上俱慰留之。

〔癸酉〕（廿五日），大学士申时行等言，两京各省解到试卷，发部科看详。今礼科部司官不纠摘南京各省，而独摘顺天不通，摘三场，而止摘字句，殆有深意，必待会官复试，而后有无真伪，耳目难掩。上命礼部会同都察院及科道官当堂复试，看阅具奏。锦衣卫还差官与高桂一同巡视。

同书贰佰捌万历十七年己丑二月条略云：

〔戊寅〕（初一日），礼部会同都察院及科

道等官复试举人王衡等。试毕阅卷，〔于〕慎行次序分二等。王衡等七人平通，屠大帐一人亦通。疏入，得旨，文理俱通，都准会试。次日慎行同礼科上疏言：诸生复试无甚相悬，中式未必有弊，字句虽有疵讹，然瑕瑜不掩。得旨：高桂轻率论奏，夺两月俸。（国榷“两”作“五”。）

丙申（十九日），礼部仪制司主事于孔兼言：臣奉本部礼委磨勘顺天中式朱墨卷内，李鸿卷首篇有不典之字，屠大壮卷三场多难解之辞，即时呈本堂复批，送礼科听其复阅。

同书贰肆捌万历十七年壬辰五月条略云：

辛未（十二日），礼部题参举人王兆河等七名，到部已齐，请于朝堂复试，以服人心。从之。丁亥（廿八日），礼部衙门侍郎韩世能等同原参官工部主事周如纶、御史綦才于午门复试被参幸中式举人王兆河等六名，（寅恪案：六名者，据万历野获篇知除屠大壮不赴试外，有郑国望李鸿张敏塘并山西举人王兆河、江西举人陈以德、山东举人杨尔陶，共为六人也。其所以复试王陈杨三人者，盖由上引申时行奏谓“不摘南京各省，而独摘顺天”之语。）公同弥封详品。文理平通四卷，文理亦通二卷，进呈裁夺。上命将卷传与九卿科道翰林院各掌印官详阅奏闻。内被参举人屠大壮奏：闻母丧，乞回守制。礼部复：请同众复试。大壮径行，临期不到。上谓大壮违

旨规避，革退为民。仍行巡抚按御史查勘丁忧有无，具奏。

柳南随笔叁云：

明万历戊子顺天举人李鸿卷中有一囡字，为吏部郎中高桂所参。鸿系申相国时行婿，吴人呼为快活李大郎，及以文中用囡字被论，又称为李阿囡。囡者，吴人呼女之辞。然李所用囡字，实字之误耳。

囡字之入文者恐尚不止此，更待详检。河东君赋诗用“侖”字以对“囡”字，同为吴语，甚是工巧，可于顾逋翁用闽语“圉”字赋诗先后比美。

（见全唐诗第肆函顾况壹“圉一章”。）但其密友离隐才女“苦相吟赏”之余，是否念及其家八股名手葵阳翁（寅恪案：薑绍书无声诗史伍云：“黄媛介字皆令，嘉禾黄葵阳先生族女也。”葵阳即黄洪宪之号。）竟因门生长洲阁老之快婿快活李大郎八股中有一“囡”字，而遭受无妄之灾耶？至曲海提要陆“还魂记”条“黄洪宪为〔万历十六年〕戊子北闱主试官，取中七人，被劾”节载：“又有屠大壮者，有富名。文字中有一‘囡’字。”其以李鸿为屠大壮，证之明实录及柳南随笔，其误显然。惟“文理亦通”之屠大壮自不能称为才子，但因母丧不赴万历壬辰之复试，亦可称为孝子，终以平息众议以免牵涉宰辅之故而被革黜，竟成替罪之羔羊，殊可怜也。

李鸿之籍贯，据同治修苏州府志陸拾选举贰进士万历二十三年乙未栏载：“长洲。李鸿。有传。”同书陸壹选举叁举人万历十六年戊子栏“长洲”载：“李鸿。顺天中式。昆山人。见进士。”同书捌柒人物壹肆李鸿传云：“李鸿字宗仪，万历乙未进士。授上饶知县。”则长洲，昆山，县名虽有不同，然皆属苏州府，同是吴语区域，其用此“不典之字”为掇科射策之文原无足怪。惟作此大胆之举动乃在河东君赋诗前六十余年，真可谓先知先觉者。又此科试题尚未考知。宗仪试卷用此“囡”字，经于孔兼磨勘照旧通过，可见亦非极不妥适。由是推测，李氏文中所以用此“囡”字之故，疑其试题为论语季氏篇“夫人自称曰小童”。果尔，则八股笑话史中复添一重公案矣。

更有可注意者，此“黄口”“白囡”之赵管妻，竟能承继其母之“白个肉”，而不遗传其父之“乌个肉”，可谓大幸。（详见第肆章论牧斋“冬日同如是泛舟有赠”诗引顾公燮消夏闲记选存“柳如是”条。）

夫此一“囡”字虽与河东君赵管妻及黄皆令直接间接有关，自不得不稍详引资料，以供论证，但刺刺不休，盈篇累牍，至于此极，读者当以为怪。鄙意吾国政治史中党派之争，其表面往往止牵涉一二细碎之末节，若究其内容，则目标别有所在。汝默“殆有深意”之语，殊堪玩味。（汤显

祖玉茗堂集壹陸“论辅臣科臣疏”。明通鉴陸玖万历十七年己丑十二月己丑“论诸臣遇事毋得忿争求胜”条云：“时廷臣以科场事与王锡爵相攻讦，饶伸既罢，攻者益不已，并侵首辅申时行，而时行锡爵之党复反攻之。乃有是论。”并明史貳叁拾饶伸及汤显祖传等，皆可供参证。）职是之故，不避繁琐之讥，广为征引，以见一例，庶几读史者不因专就表面之记载而评决事实之真相也。

河东君和诗中此“银幡因戴忻多福，金剪依收喜罢兵”一联，下句即酬答牧斋诗第壹首七八两句之意，而以收金剪洗兵马为言，虽似与牧斋原句之意有异，然实能写出当日东南海隅干戈暂息、稍复升平气象之情况也。第柒句“新月半轮”之语谓永历新朝之半壁江山，有学集捌长干塔光集“燕子矶归舟作”七律“金波明月如新样”句可取以相证也。第捌句之“长庚”者，毛诗小雅大东“西有长庚”传曰：“日既入谓明星为长庚。庚，续也。”正义曰：“庚，续。释古文。日既入之后，有明星。言其长能续日之明，故谓明星为长庚也。”河东君之意以永历为正统，南都倾覆之后，惟西南一隅尚可继续明祚也。主

河东君和诗其二云：

佛日初辉人日沉，采幡清晓供珠林。地于劫外风光近，人在花前笑语深。洗罢新松看沁雪，

行残旧药写来禽。香灯绣阁春常好，不唱君家缓缓吟。

寅恪案：此诗首句乃承接第壹首末句“长庚”之语而来，虽用文选陆左太冲魏都赋“彼桑榆之末光，逾长庚之初晖”，但河东君实反左赋之原意，以“佛日”指永历，“人日”指建州，谓永历既起、建州将亡也。第贰句承接首句“佛日”之“佛”而来。牧斋之供佛，见于其诗文者甚多，无待征引。河东君之供佛，如初学集捌贰“造大悲观音像赞”及投笔集上后秋兴之三“八月初十日小舟夜渡，惜别而作”第壹首“青灯梵呗六时心”之句等，则是其例证也。河东君此诗第壹联写出当时地方苟安、家庭乐趣，其不作愁苦之辞而为欢愉之语者，盖钱柳两人赋诗之时，就桂王之王小朝廷而论，金声桓何腾蛟李成栋等虽已败亡，然其最亲密之瞿稼轩式耜正在桂林平乐，身膺重寄，由稼轩荐任东阁大学士而又深赏河东君之文汝止安之，不久将赴梧州行在，牧斋所荐号称“虎皮”之刘客生湘客亦在肇庆，（见黄宗羲行朝录伍永历纪年并小腆纪年壹柒顺治七年二月丁亥条及小腆纪传叁贰刘湘客金堡传，并可参金鹤冲钱牧斋先生年谱永历三年己丑条引瞿式耜留守文集所附牧斋寄稼轩书。）其他如与牧斋同郡同调而真能“老归空门”之金道隐堡及两世论交之姚以式瑞等，俱寄托于永历之政权，（见有学集肆

绛云余烬集“寄怀岭外四君”诗，同书贰陆“华首空隐和尚塔铭”及有学集补“复澹归释公”书，并澹归今释遍行堂集捌“列朝诗传序”，同书叁肆“酬钱牧斋宗伯壬辰见寄原韵”及“又赠牧斋”两诗。）故以为明室尚有中兴之希望。牧斋诗第贰首末两句“梦向南枝每西笑，与君行坐数沉吟”即此际钱柳之心理也。河东君此诗下半四句前已释证，读者苟取与今所论上半四句，贯通全篇细绎之，则其意旨益可了然。至评诗者仅摘此首第贰联，赏其工妙，（见第肆章引神释堂诗话。）所见固不谬，但犹非能深知河东君者也。

抑更有可论者。牧斋在黄案期间之诗文自多删弃，即间有存留者，亦仅与当日政局表面上大抵无关诸人相往还之作品。如梁慎可为黄案中救脱牧斋者之一，但牧斋在此案未了结时不敢显著其名字，即其例证。寅恪细绎有学集及牧斋尺牋等，于此一点颇似能得其一二痕迹，遂钩沉索隐，参互推证，或可发此数百年未发之覆欤？兹请略述之于下。

有学集诗注壹秋槐诗集“顾与治五十初度”（寅恪案：四部丛刊本此诗列于集补。又顾氏事迹可参陈伯雨作霖金陵通传壹伍顾璘传附梦游传及陈田明诗纪事辛签贰捌顾梦游条。）云：

松下清斋五十时，（寅恪案：赵殿成笺注王右丞集拾“积雨辋川庄作”七律云：“松下清斋摘露

葵。”与治曾祖英玉著有寒松斋存稿，见明诗综叁伍顾璘条。故牧斋此句今古典合用也。）道心畏路凜相持。全身惟有长贫好，避俗差于小病宜。灵谷梅花成昔笑，蒋山云物起相思。开尊信宿嘉平腊，洛颂传家德靖诗。（自注：“与治曾祖英玉公与其兄东桥先生并有集行世。）

有学集陸秋槐别集“丙申春就医秦淮，寓丁家水阁浹两月，临行作绝句三十首，留别留题，不复论次”其第捌首云：

多少诗人堕劫灰，佺期今免冶长灾。阿师狡狴还堪笑，翻搅沙场作讲台。（自注：“從顾与治闻祖心千山语录。”）

初学集陸陸“宋比玉墓表”（参牧斋尺牘补遗“与顾与治”自注“时与治为宋比五乞墓表”）略云：

金陵顾与治来告我曰：梦游与莆田宋比玉交，夫子之所知也。比玉歿十余年矣，梦游将入闽访其墓，酹而哭焉。比玉无子，墓未有刻文，敢以请于夫子虞山钱谦益为之表。崇禎十五年三月。

初学集捌陸“题顾与治偶存稿”云：

今天下文士入闽，无不谒曹能始。谒能始，则无不登其诗于十二代之选，人挟一编，以相夸视，如千佛名经，独与治有异焉。能始题其诗曰

偶存，所以别与治也。

有学集肆玖“顾与治遗稿题辞”略云：

金陵乱后，与治与剩和尚生死周旋，白刃交颈，人鬼呼吸，无变色，无悔词。予以此心重与治。片言定交，轻死重气，虽古侠士无以过也。风尘瀕洞，士生其时，蒙头过身而已。孤生党军持，而抗服匿。（寅恪案：牧斋以“军持”比函可，“服匿”比本是汉族而为清室所用者，如张大猷张天禄天福等。牧斋作品中往往以“军持”“服匿”为对文，如投笔集下后秋兴之十“辛丑二月初四日夜宴述古堂，酒罢而作”第肆首“草外流人欢服匿，御前和尚泣军迟”。遵王笺注上句引南齐书叁玖陸澄传为释，实则其最初出典乃汉书伍肆苏建传附武传，更与汉族之为满用者尤切合。下句遵王引翻译名义集为释，是。牧斋诗中之“军迟”即“军持”也。）读与治诗，九原尤有生气。存与治诗，所以存与治也。

施愚山闰章学余文集壹柒顾与治传云：

僧祖心愤世佯狂，与梦游为方外交，至则主其家。祸发连系，刃交于颈，梦游词色不变，卒免于难。

清史列传柒捌貳臣传甲洪承畴传云：

洪承畴，（寅恪案：清史稿貳肆叁洪承畴传云：“字亨九。”同治修福建通志貳貳捌南安县洪

承畴云：“字彥演。）福建南安人，明万历四十四年进士。〔顺治四年〕十月巴山等以察获游僧函可金腊等五人携有谋叛踪迹，牒承畴鞫讯。承畴疏言：“函可乃故明尚书韩日缜之子，出家多年，乙酉春自广东来江宁印刷藏经，值大兵平江南，久住未回。今以广东路通，向臣请牌回里。臣因韩日缜是臣会试房师，（寅恪案：光绪修惠州府志叁贰人物门韩日缜传略云：“〔万历〕四十四年丙辰充会试同考，〔天启二年〕壬戌复充会试同考。”洪氏为丙辰进士，故云。）遂给印牌。及城门盘验，经笥中有福王答阮大铖书稿，字失避忌。又有承畴书，干预时事。其不行焚毁，自取愆尤，与随从之僧徒金腊等四人无涉。臣与函可世谊，应避嫌，不敢定拟，谨将书帖牌文封送内院。”得旨，下部议。以承畴徇情，私给印牌，应革职。上以承畴奉使江南，劳绩可嘉，宥之。

博罗剩人可禅师千山诗集首载顾梦游序云：

神宗末载，党祸已成。博罗韩文恪公思以力挽颓波，毅然中立。简在先帝，旦晚作辅。天祸宗社，哲人云亡。有丈夫子四，宗駉宗麟宗駉宗驪。駉最才，弱年名闻海内。公殂，太夫人在堂，闺玉掌珠，种种完好。以参空隐老人得悟，世缘立斩，与发同断，年二十有九耳。岁乙酉，以请藏经来金陵。值国再变，亲见诸死事臣，纪

为私史，城逻发焉，傅律殊死，奉旨宥送盛京焚脩。今弘法天山所群奉为祖心大师者也。当大师就缚对簿，备惨拷，讯所与游，忍死不语。囚于满人，厥妇张敬共顶礼之。既去，追之还，进曰：师无罪，此去必生。然窃有请也，师出万死，几不一生，不择于字，其获至此。师生，无论好字丑字，毋更着笔。师为悚生。

又庐山栖贤函是撰“千山剩人可和尚塔铭”略云：

师名函可，字祖心，别号剩人，惠州博罗人，本姓韩，父若海公，讳日纘，明万历丁未进士，历官礼部尚书，谥文恪。母车氏，诰封淑人。师生而聪颖，少食饩邑庠，尝侍文恪公官两都，声名倾动一时，海内名人以不获交韩长公駮为耻。甲申之变，悲恸形辞色。传江南复立新主，顷以请藏，附官人舟入金陵。会清兵渡江，闻某遇难，某自裁，皆有挽。过情伤时，人多危之，师为之自若。（寅恪案：千山诗集补遗有“哭绳海先生”、“广陵感赋”、“闻黄石斋至”等题，即所谓“过情伤时”之作。张伯京为万历丙辰进士，黄道周为天启壬戌进士，皆函可通家也。）卒以归日行李出城，忤守者意，执送军中。当事疑有徒党，拷掠至数百。但曰：某一人自为。夹木再折，无二语。乃发营候鞫。项铁至三绕，两足重伤，走二十里如平时。江宁缙白环

睹，咸知师道者无他，争为之含涕，而不敢发一语。后械送京师，途次几欲脱去，感大士甘露灌口，乃安忍如常。至京，下刑部狱。越月得旨，发沈阳。师自起祸至发遣，中间两年，惟同参法纬暨诸徒五人外，无一近傍。然内外安置极细，如狱中一饮啖，一衣履，随意而至，如天中人。师当时所能自为者，顺缘耳。庸钜知己有人属某缙，属某素，甲事若此，乙事若彼。开士密行，不令人知何择时地。然师所以获是报者，岂非平生好义，暗中铢铢不爽。诸如道在人天，且当作别论也。

及郝浴撰“奉天辽阳千山剩人可禅师塔铭”（参九龙真逸〔陈伯陶〕胜朝粤东遗民录肆“函可”条）略云：

〔华首道独〕引入曹溪，礼祖下发。师是年二十有九，时崇祯十二年六月十九日也。甲申年三十有四，值世变再作，于戊子四月二十八日入沈，奉旨焚脩慈恩寺，时已顺治五年矣。〔后〕师知悟门已开，且就化，目众叹曰：释儿识西来意乎？追念吾在家时曾刺臂书经以报父，及出家而慈母背，反立解条衣、披麻泣血以葬之。是岂愚敢先后互左而行怪？顾创巨痛深，皆不知其然而然也，是西来意也。丙戌岁本以友故出岭，将挂锡灵谷，不自意方外臣少士忌讳，遂坐文字，有沈阳之役。是亦不知其然而然也，是西来意

也。重示偈曰：“发来一个剩人，死去一具枯骨。不费常住柴薪，又省行人挖窟。移向浑河波里赤骨律，只待水流石出。”言讫坐逝。报龄四十九，僧腊二十。翼晨道颜如生。浴拊其背哭之，双目忽张，泪介于面。呜呼！师固博罗韩尚书文恪公之长子也。文恪公立朝二十年，德业声施在天下，门下多名儒巨人，故师得把臂论交。虽已闻法，而慈猛忠孝恒加于贵人一等。甲申乙酉间侨于金陵顾子之楼，友恟国恤，黯然形诸歌吟，不悟遂以为祸。然事干士大夫名教之重，江左旧史闻人往往执简大书，藏在名山。是殆狮象中之期牙雷管，而袈裟下有屈弄夔龙也。当其遭诬在理，万楚交下，绝而复苏者数，口齿嚼然，无一语不根于道。血淋没趾，屹立如山，观者皆惊顾咋指，叹为有道。师始以逮入京，绝粒七日，时有一美丈夫手甘露瓶倒注其口，及遽，神采益阳阳。方知大士口留为十二年拨种生芽也。

寅恪案：前已考定牧斋因黄案被逮至南京实在顺治四年丁亥四月，此时清廷委任江宁之最高长官乃洪亨九。钱洪两人于明季是否相识，今不得知，但牧斋与顾与治为旧交，弘光元年乙酉祖心广东至南都，斯际牧斋正任礼部尚书。受之为当代词宗，尤博综内典，祖心既与顾氏亲密，寄居其寓楼，则钱韩两人极有往还之可能。巴山等举发函可案在顺治四年丁亥十月，牧斋于四年四

月被逮至南京入狱，历四十日出狱，其出狱之时间当在五月。然则牧斋殆可经由顾韩之关系向洪氏解脱其反清之罪，马国柱不过承继亨九之原议而完成未尽之手续耳。

检有学集壹秋槐诗集“禅关策进诗，有示”云：

漫天画地鬼门同，禅板蒲团在此中。遍体银铛能说法，当头白刃解谈空。朝衣东市三生定，悬鼓西方一路通。大小肇师君会否，莫将醒眼梦春风。

或谓此诗在遵王注本中列于“顾与治五十初度”诗前第貳题，相距甚近，疑是为函可而作。但依郝浴所记，函可于顺治五年戊子四月二十八日入沈。“禅关策进”诗列于“岁晚过茂之，见架上残帙有感，再次申字韵”后第叁题、寿与治诗前第貳题。岁晚诗既有“先祖岂知王氏腊，胡儿不解汉家春”，（寅恪案：郑氏近世中西史日表顺治五年戊子十二月廿二日立春。）寿顾诗复有“开尊信宿嘉平腊”等句，则禅关策进诗亦当是顺治五年戊子岁暮所赋，其非为函可而作可知。

若不为剩和尚而作，则疑是为黄介子而赋也。前引孤忠后录载介子以顺治六年己丑三月由广陵狱移金陵狱。若其所记时间稍有先后，则介子之移金陵狱可能在顺治五年戊子岁暮，牧斋于

其抵金陵时即作此诗以相慰勉耶？俟考。又有学集壹秋槐诗集有“广陵舟中观程端伯画册，戏为作歌”七古一首，（寅恪案：端伯名正揆。事迹见光绪修孝感县志壹肆人物志及历代画史汇传叁叁程正揆传。）此诗前一题即“次韵林茂之戊子中秋白门寓舍待月之作”，故广陵舟中诗当是顺治五年戊子秋间所赋。牧斋之至扬州，疑是就地与黄介子质证，盖是时介子尚在广陵狱中也。

复次，据郝浴所记，函可示寂前有“丙戌岁本以友故出岭，将挂锡灵谷，不自意方外臣少识忌讳，遂坐文字，有沈阳之役”等语，显与清史列传洪承畴传谓函可“乙酉春自广东来江宁印刷藏经，值大兵平江南，久住未回”之言相冲突。详检千山诗集捌至玖之间有补遗一卷，乃黄华寺主所藏函可丙丁间寓金陵所作之七律共三十一首，其中将返岭南前留别金陵诸友之诗颇多，如“次韵答邢孟贞〔昉〕并以道别”云“高楼春尽恨难删”，“留别顾与治〔梦游〕”云“一春花落鸟空愁”，“留别余澹心〔怀〕二首次韵”其一云“春风犹滞秣陵关”及“三年不见云中信”，（寅恪案：千山诗集玖七律体中连载“甲申岁除寓南安”、“乙酉元旦”、“秋呖八首乙酉寓金陵作”、“乙酉除夕二首”、“丙戌元旦顾家楼”、“丙戌岁除■亭同

〔邹〕衣白〔之麟〕〔王〕双白〔廷璧〕〔邹〕方鲁〔喆〕诸子”、“丁亥元旦昧庵试笔”等题。此

句“三年”之语乃指甲申乙酉丙戌三岁而言，盖“留别余澹心”诗赋于丙戌春暮也。）“留别白门诸公”云“三山花落催行棹”及“莺啼无限夕阳多”，“次郑元白韵”云“春残惟听白门笳”等，所言皆是暮春景物。（寅恪检邢孟贞昉石臼后集肆丁亥所作“送祖心归罗浮”七律，有“此日东风黯别颜”句，亦可参证。又沈归愚德潜国朝诗别裁叁贰载函可诗“丁亥春将归罗浮，留别黄仙裳”五律云：“春尽雨声里，扬帆趁晓晴。路经三笑寺，归向五羊城。末世石交重，余生瓦钵轻。悲凉无限意，江月为谁明。”尤足证祖心于丁亥暮春有将返粤之事。）依洪承畴传谓巴山等牒送函可交亨九鞫讯在顺治四年丁亥十月，由是推之，此次祖心之离南京当在是年季秋，与暮春留别之诗不合。又黄华寺主所藏剩人补遗诗最后一题为“系中生日二首”。检千山诗集函可自作生日之诗不少，如卷陆“生日四首”其一云“且自欢兹会，明冬不可知”，卷玖“生日”云“当年坠地即严冬”，及卷壹柒“腊八”七绝前第贰题“丁酉生日”二首之二云“每因生日知年近，又得浮生一岁添”，可知其生日乃在十二月初，亦与洪承畴传谓函可于十月被牒送者相合，而与暮春告别之诗不合。但“系中生日”诗前有“次余澹心韵二首”，其一云“摩腾翻译浑多故，身外累累贝叶函”，（寅恪案：此两句与洪承畴传谓函可“来金陵印刷藏经”，“及城

门盘验，经笥中有福王答阮大铖书稿”之记载相符。）其二云“雁去休教虚只字，（寅恪案：全唐诗第壹函宋之问贰“题大庾岭北驿”云：“阳月南飞雁，传闻至此回。”故剩人此句即取其意。）猿归应已共层崖”，又有“次林茂之韵二首”其一云“篱边犹忆隔年花”，（寅恪案：此句用陶渊明“饮酒”二十首之四“采菊东篱下”并杜子美“秋兴”诗“丛菊两开他日泪，孤舟一系故园心”之典故，盖取不仕刘宋隐居遁世之高人之避羯胡乱且未还家之词客以比茂之。又剩人丙戌春暮返广东后，是岁再来南京，其时间或即在季秋，故与杜诗“两开”之语适合。所以有此推测者，因千山诗集玖有在南京所赋“丙戌岁除”之诗，则丙戌冬季以前函可已由粤重来江宁矣。）其二云“莫言我去知心少，但过墙东有好朋”等句，（寅恪案：后汉书列传柴参逸民传逢萌传云“避世墙东王君公”，剩人此句殆指盛集陶。见下论牧斋“次韵答皖城盛集陶见赠二首”。）皆是秋季惜别之语。

（寅恪又检石臼后集壹丁亥所作“再送祖心归岭南”五古，有“十月又逢梅”句，亦可参证。）然则，此二题四诗乃函可于丁亥返粤告别之作也。

颇疑函可实曾于顺治三年丙戌春暮由南京返广东，同年又重游南京，其临终所言“丙戌岁本以友故出岭，将挂锡灵谷”即指此次而言。所谓“友”，恐是指亨九。灵谷寺在明太祖孝陵近

旁，其欲居此寺，亦寓眷怀故国之思。亨九奏折讳言剩人回粤后又重来金陵之事，必有隐衷。岂函可于丙戌一年之中去而复返，实暗中为当时粤桂反清运动奔走游说耶？清史列传柒捌贰臣传甲洪承畴传云：“〔顺治〕四年四月，驻防江宁巴山张大猷奏：柘林游击陈际可擒贼谢尧文，获明鲁王封承畴国公及其总兵王（黄）斌卿致承畴与巡抚土国宝书，有伏为内应，杀巴张二将，则江南不足定语。上奖巴山等严察乱萌，而谕慰承畴国宝曰：朕益知贼计真同儿戏，因卿等皆我朝得力大臣，故反间以图阴陷。朕岂堕此小人之计耶？”可知当时反清复明之势力皆欲争取亨九，巴山等拷问函可，即欲得知洪氏是否与此运动有关。洪氏避嫌，不定函可之讞，清廷亦深知其中微妙之处，所以谕慰洪氏、轻罪函可者，盖仍须借洪氏以招降其他汉人士大夫如瞿稼轩辈。瞿洪皆中式万历丙辰进士，为同年生，而函可乃适当之联系人也。然则当日承畴处境之艰危，清廷手腕之巧妙，于此亦可窥见一斑矣。牧斋所以得免于死，其原因固多，恐亦与引诱稼轩一点有关欤？

前引可和尚两塔铭，皆述函可系狱及械送北京途中得蒙神力护持之事，所言殊诡异，盖暗示亨九辈阴为保全，故赖以脱死。观胜朝粤东遗民录肆“函可传”陈伯陶案语引张铁桥年谱，记后来

洪承畴嘱岭东施起元照拂韩日缜诸子事，（寅恪案：同治修福建通志贰贰陆福清县施起元传略云：“施起元字君贞，一字虹润，顺治己丑进士。从平藩南征入粤，七年授广东右参议，分守岭东道。八年摄学政，按试惠属，所拔悉当。旋以忧去。”可与陈氏所引参证。）足知亨九于剩人主之密切也。又函是谓可师“甲申之变，悲恸形辞色。传江南复立新主，顷以请藏，附官人舟入金陵”。夫乙酉春间南都虽尚未倾覆，然长江当已戒严，函可之附官人舟至金陵自不足怪。但函是所以特著此语者，或因南都当局马士英阮大铖皆中式万历丙辰会试，可师乃其通家世好，此行乃与马阮有关耶？观其经笥中有福王答阮大铖书稿一事，亦可为旁证也。

或谓千山诗集壹贰“寄陈公路若”有引，略云：“丙寅秋予侍先子南都署中，木樨盛开，月峰伯率一时词人赋诗其下。予虽学语未成，窃喜得一遍诵。及剃发来南与茂之相见，已不胜今昔之叹。今投荒又八年矣，赤公至，述长安护法首举陈公，为吾乡人，即木樨花下赋诗人也。”检国榷卷首之三部院上南京礼部尚书栏载：“〔天启五年〕丙寅萧山来宗道□□甲辰进士。二月任。〔天启七年〕丁卯博罗韩日缜□□丁未进士。三月任。”是丙寅岁任南京礼部尚书者为来宗道，而非韩日缜。函可既误记“丁

卯”为“丙寅”，则其临终时神志昏乱，亦可误记“乙酉”为“丙戌”也。

鄙意此说固可通，但检光绪修惠州府志叁贰人物门韩日纘传略云：“韩日纘字绪仲，号若海，博罗人。（天启四年）甲子，即家升右春坊右庶子。未行，升礼部右侍郎兼侍读学士，协理詹事府事，充两朝实录副总裁。次年（五年乙丑）升南京礼部尚书，疏辞弗克。崇祯（五年）壬申改礼部尚书。”此传既述绪仲一生事迹颇详，方志之文疑源出函可所作家传。（寅恪案：此点可参顾梦游千山诗集序引祖心寄梦游书中“近家书从福州来，流涕被面，先子传十年不报，今以真〔乘〕兄坐索，家间事或得附见。此愿既酬，胸中更无别事矣”等语。胜朝粤东遗民录肆函是传谓其父母妻妹子媳俱为僧尼，历主福州长庆等寺。观祖心福州家书之语，岂韩氏尚有遗族依函是寄居福州耶？俟考。）今据志文，则丙寅之秋函可实可侍其父于南京礼部尚书署中，故诗引所言并非误记。由是推之，其临终所言“丙戌出岭”之“丙戌”，亦非“乙酉”之误记也。惟谈书与方志何以不同，尚难确言，姑记于此，以俟更考。至南都礼部署中植有木樨，则前引牧斋“赠黄皆令序”及吴应箕留都见闻录俱未之及。兹论黄毓祺案，遂附录剩人诗引，亦可供谈助也。

第五章 复明运动（附钱氏家难）（六）

吾国旧日社会关系，大抵为家族姻戚乡里师弟及科举之座主门生同年等，牧斋卒能脱免于黄案之牵累，自不能离此数端。而于科举一端，即或表面无涉，实则间接亦有关也。兹请参互推论之，虽未必切中肯要，然亦不至甚相远也。

前论牧斋热中干进，自诩知兵，在明北都未倾覆以前已甚关心福建一省，及至明南都倾覆以后，则潜作复明之活动，而闽海东南一隅为郑延平根据地，尤所注意，亦必然之势也。夫牧斋当日所欲交结之闽人，本应为握有兵权之将领，如第肆章论“调闽帅议”，即是例证。牧斋固负一时重望，而其势力所及究不能多出江浙士大夫党社范围之外，更与闽海之武人隔阂，职是之故，必先利用一二福建士大夫之领袖以作桥梁。苟明乎此，则牧斋所以特推重曹能始逾越分量，殊不足怪也。

明史贰捌捌曹学佺传略云：

曹学佺字能始，侯官人。弱冠举万历二十三年进士，授户部主事，中察典，调南京添注，大理寺正。居冗散七年，肆力于学。累迁南京户部

郎中、四川右参政按察使，又中察典议调，天启二年起广西右参议。初挺击狱兴，刘廷元辈主疯颠，学佺著野史纪略，直书事本末。至六年秋，学佺迁陕西副使，未行，而廷元附魏忠贤大幸，乃劾学佺私撰野史，淆乱国章。遂削籍，毁所镂板。崇祯初，起广西副使，力辞不就。家居二十年，著书所居石仓园中，为石仓十二代诗选，盛行于世。两京继覆，唐王立于闽中，起授太常卿，寻迁礼部右侍郎兼侍讲学士，进尚书，加太子太保。及事败，走入山中，投缢而死，年七十有四。诗文甚富，总名石仓集。万历中，闽中文风颇盛，自学佺倡之。晚年更以殉节著云。

南疆逸史壹柒曹学佺传略云：

学佺好学有文名，博综今古，自以宿学巨儒不得官京朝，历外数十年，仕又偃蹇，因以著书自娱。闽中立国，起为太常寺卿，上言：“今幅员褊小，税额无几，宜专供守战之用，而遣郑鸿逵疾抵关度防守，毋久逗留。诸逃兵肆掠，责令其收归营伍。”及朝见，上指谓诸臣曰：“此海内宿儒也。我在藩邸闻其名久矣。”时仓卒建号，一切典礼皆学佺裁定。寻升礼部右侍郎，署翰林院事。时敕纂修威宗实录，国史总裁，设兰馆以处之。丙戌四月上在延津，朝议欲以奇兵浮海，直指金陵，而艰于聚饷，学佺倾家以万金济之。

寅恪案：关于曹能始之资料颇多，不须广

引，即观明史及南疆逸史本传已足知能始为当日闽中士大夫之领袖。至其与郑氏之关系及倾家助饷欲成“奇兵浮海，直指金陵”之举，则皆南明兴亡关键之所在，殊可注意也。

初学集首载“牧斋先生初学集序”略云：“岁癸未冬海虞瞿稼轩刻其师牧斋先生初学集一百卷既成。冬月长至后，新安布衣友人程嘉燧述于松圆山居。”又“钱受之先生集序”云：“时崇祯甲申中秋节，友弟曹学佺能始识。”牧斋刻集既成之后，几历一年之久，复请能始补作一序，其推重曹氏如此，可为例证。

又检初学集拾崇祯诗集陆“曹能始为先夫人立传，寄谢”云：（诗略。）同书壹陆丙捨诗集“得曹能始见怀诗，次韵却寄二首”云：（诗略。）有学集贰叁“张子石六十序”云：“子石游闽，余寓书曹能始，请为先太夫人传。子石摄齐升堂，肃拜而后奉书。能始深叹之，以为得古人弟子事师之礼。”夫牧斋平生于同时辈流之文章少所许可，独乞曹氏为母作传，此举更足为其尊崇石仓之一例证也。

但牧斋外集贰伍“题曹能始寿林茂之六十序”云：

余与能始宦途不相值，晚年邮筒促数，相与托末契焉。然予竟未识能始为何如人也。今年来

白下，重逢茂之，剧谈能始生平，想见其眉目顰笑，显显然如在吾目中，窃自幸始识能始也。顷复见能始所制寿序，则不独茂之之生平历历可指，而两人之眉目顰笑又皆宛然在尺幅中。天下有真朋友，真性情，乃有真文字，世人安得而知之。余往刻初学集，能始为作序。能始不多见予诗文，而想象为之，虽谬相推与，其辞藐藐云尔。读此文，益自恨交能始之晚也。虽然能始为全人以去，三年之后，其藏血已化碧，而予也楚囚越吟，连蹇不即死，予之眉目顰笑，临流揽镜，往往自憎自叹，趣欲引而去之，而犹怅快能始知予之浅也。不亦愚而可笑哉！戊子秋尽，虞山钱谦益撰于秦淮颂系之所。

列朝诗集丁壹肆“曹南宫学佺小传”略云：

能始具胜情，爱名山水，卜筑匡山之下，将携家往居，不果。家有石仓园，水木佳胜，宾友翕集，声伎杂进，享诗酒谈宴之乐，近世所罕有也。著述颇富，如海内名胜志、十二代诗选，皆盛行于世。为诗以清丽为示，程孟阳苦爱其送梅子庚“明月自佳色，秋钟多远声”之句。其后所至，各有集，自谓以年而异，其佳境要不出于此。而入蜀以后，判为一集者，才力渐放，应酬日烦，率易冗长，都无持择，并其少年面目取次失之。少陵有言“晚节渐于诗律细”，有旨哉，其言之也。

据此足见牧斋亦深知能始之诗文无甚可取，其请为母作传并序初学集者，不过利用之以供政治之活动耳。

又有学集肆柴“题徐孝白诗卷”云：

云间之才子如卧子舒章，余故爱其才情，美其声律，惟其渊源流别，各有从来。余亦尝面规之，而二子亦不以为耳瑱。采诗之役，未及甲申以后，岂有意刊落料拣哉？

牧斋尺牋中“与毛子晋”四十六首之四十五云：

蕴生诗自佳，非午溪辈之比。须少待时日，与陈卧子诸公死节者并传，已有人先为料理矣。其他则一切以金城汤池御之。此间聒噪者不少，置之不答而已。

考能始亦于顺治三年丙戌即崇祯十七年甲申之后死难，列朝诗集何以选录其诗？盖牧斋心意中实不愿论列陈李之诗，以免招致不快，姑作诸种托辞以相搪塞而已。能始小传不书其死难之年月，殆欲借此蒙混读者之耳目耶？至其他如闰集王微郑如英等，亦皆卒于崇祯甲申以后，更可证牧斋编列朝诗集，其去取实不能严格遵守史家限断之例也。

牧斋吾炙集所选侯官许有介米友堂诗题词云：

丁酉阳月余在南京，为牛腰诗卷所困，得许生诗，霍然目开，每逢佳处，爬搔不已，因序徐存永诗（见有学集壹捌“徐存永尺木集序”），牵连及之，遂题其诗曰：“坛坫分茅异，诗篇束笋同。周容东越绝，许友八闽风。世乱才难尽，吾衰论自公。水亭频剪烛，抚卷意何穷。”周容者，字茂山，明州人，尝为余言许友者也。既而闽之君子，或过余言，又题曰：“数篇重咀嚼，不愧老夫知。本自倾苏涣，（自注：“老杜云：老夫倾倒于苏至矣。”）何嫌说项斯。解嘲应有作，欲杀岂无词。周处台前月，长悬卞令祠。”余时寓清溪水阁，介周台卞祠之间，故落句云尔。（寅恪案：牧经两诗并见有学集诗注捌长干塔光集“题许有介诗集”及“再读许友诗。”）

同书有介诗后又附评语云：

此人诗开口便妙，落笔便妙。有率易处，有粗浅处，有入俗处，病痛不少，然不妨其为妙也。或曰：诗具如许病痛，何以不妨其妙？答曰：他好处是胎骨中带，不好处是熏习中染来。若种种病痛果尔从胎骨中来，便是焦芽败种，终无用处矣。顾与治深以予言为然。

又云：

余于采诗之候，撰吾炙集一编，盖唐人篋中之例，非敢以示人也。长干少年疑余有雌黄，戏

题其后云：“杜陵矜重数篇诗，吾炙新编不汝欺。但恐旁人轻著眼，针师门有卖针儿。”（寅恪案：此诗亦见有学集诗注捌“金陵杂题绝句二十五首”之十五。）闻者一笑而解。

寅恪案：牧斋此集所选同时人诗，唯有介之作多至一百七首，亦知必招致讥怪，故赋诗解嘲，自比少陵，并借用天竺西来教义，牵强组合两种对立之说以文饰之。但以此高自标置及与金圣叹一类之八股批评家言论，殊不足令人心服。综观牧斋平生论诗论文之著述大别可分二类：第壹类为从文学观点出发，如抨击何李、称誉松圆等；第贰类为从政治作用出发，如前论推崇曹能始逾越分量及选录许有介诗篇章繁多等。第壹类乃吾人今日所能理解，不烦赘述，第贰类则不得不稍详言之，借以说明今所得见牧斋期间诗文所涉及诸人之政治社会关系也。至牧斋选许有介诗在顺治十四年丁酉冬季游金陵时，此际牧斋正奔走复明运动，为郑延平帅师入长江取南都之预备。兹论黄案，姑不涉及，俟后详述。

牧斋外集贰伍“题为黄子羽书诗册”云：

戊子之秋囚系白门，身为俘虏，闽人林叟茂之偻行相劳苦，执手慰存，继以涕泣，感叹之余互有赠答。林叟为收拾残弃，楷书成册，题之曰秋槐小稿，盖取王右丞叶落空宫之句也。己丑冬，子羽持孟阳诗帙见示，并以素册索书近诗，

简得林叟所书小册，拂拭蛛网，录今体诗二十余首，并以近诗系之。

寅恪案：今有学集卷壹秋槐诗集起乙酉年尽戊子年，卷贰秋槐诗支集起己丑年尽庚寅年四月，牧斋黄案期间所作之诗即在此两卷内，而两卷内之诗关涉林古度者特多，当由部份源出林氏所收拾之“秋槐小稿”，自无可疑。鄙意林氏当时所收拾牧斋之诗，恐尚有出于有学集第壹第贰两卷所载之外。盖就此两卷诗中有关诸人观之，大抵表面上皆无政治关系者，当由牧斋不欲显著救脱其罪诸人之姓名，而此诸人亦不愿牧斋此际作品涉及己身故也。但即就此等表面超然处于政局之外者详究之，实有直接与间接联系，如林古度乃其一例。关于林氏之材料颇多，其中以王士禛感旧集壹林古度条、陈文述秣陵集陆“乳山访林古度故居”条及陈作霖金陵通传贰肆林古度传尤详。

兹仅录秣陵集于下。其文略云：

古度字茂之，号那子，闽之福清人，孝廉章子。章字初文，负大志，尝献书阙下，不报，归而卜居金陵华林园侧，具亭榭池馆之美。古度与兄君迁皆好为诗，与曹学佺友善。少赋挝鼓行，为东海屠隆所知，遂有名。诗多清绮婉缛之致，有鲍谢遗轨，与学佺相类。万历己酉壬子间，楚人钟惺谭元春先后游金陵，古度与溯大江，过云

梦，憩竟陵者累月，其诗乃一变为楚风。甲申后，徙真珠桥南陋弄掘门，蓬蒿蒙翳，弹琴赋诗弗辍也。王士禛司理扬州，每集名士泛舟红桥，古度年八十五，士禛亲为撰杖。卒年九十。歿三年，周亮工葬之钟山之麓。或云后居乳山，有江东父老小印。（寅恪案：朱绪曾金陵诗徵肆拾“林古度”条云：“自卜生圻于乳山，年八十七卒。”）

有学集诗注壹秋槐诗集“岁晚过茂之，见架上残帙有感，再次申字韵”云：

地阔天高失所亲，凄然问影尚为人。呼囚狱底奇余物，点鬼场中顾赁身。先祖岂知王氏腊，胡儿不解汉家春。可怜野史亭前叟，掇拾残丛话甲申。

列朝诗集丁拾林举人章小传略云：

章字初文，福清人。初文二子君迁（寅恪案：君前名楸）古度皆能诗。古度与余好，居金陵市中，家徒四壁，架上多谢皋羽郑所南残书，婆娑抚玩，流涕渍湿，亦初文之遗意也。

同书丁壹贰钟提学惺附谭解元元春小传略云：

元春字友夏，竟陵人。举于乡，为第一人。再上公车，歿于旅店。与钟伯敬（惺）共定诗归，世所称钟谭者也。伯敬为余（万历三十八年

庚戌）同年进士，又介友夏以交于余，皆相好也。吴中少俊多訾警钟谭，余深为护惜，虚心评陟，往复良久，不得已而昌言击排。

元春诗后又附识语云：

吴越楚闽，沿习成风，如生人戴假面，如白昼作鬼语，而闽人有蔡复一字敬夫者，（寅恪案：复一事迹详见明史贰肆玖及福建通志贰佰之伍本传。）宦游楚中，召友夏致门下，尽弃所学而学焉。

寅恪案：牧斋排击钟谭尽嬉笑怒骂之能事，读者可披阅列朝诗集原文，于此不详引，以省枝蔓。所可注意者，詈伯敬之辞略宽于友夏，殆由钱钟两人有会试齐年之谊。旧日科举制度与社会之关系即此可见一斑。牧斋讥蔡敬夫，实讥林那子，所谓指桑骂槐，未识茂之读之何以为情也。

夫牧斋文学观点既与古度差异，又与之亲密一至于此，甚觉可怪。更检吾炙集所列诸人及有学集中牧斋晚岁相与往来之文士，亦多由那子介绍，其故何在？必有待发之覆也。兹略推论之于下。

今先论黄案期间钱林之关系，至郑延平率舟师攻南都前数年之事则暂不述及。顺治四年丁亥主办黄案最高之清吏为洪亨九，洪氏与函可之交谊前已详言之。牧斋固可借顾与治经祖心以通亨

九，然细绎上引千山诗集“寄陈公路若”诗序之辞旨，知天启六年秋桂花开时那子年已四十七，（此据有学集贰秋槐诗榭集牧斋顺治己丑所赋“林那子七十初度”五律推得之。）自得与诸词人预会赋诗，而祖心年仅十六，（此据上引郝浴撰函可塔铭“师是年二十有九，时崇祯十二年（己卯）六月十九日也”之语推得之。）故自谦云“予虽学语未成，窃喜得一遍诵”。又是岁顾与治年二十八，（此据上引牧斋戊子冬所赋“顾与治五十初度”推得之。）应可预此诗会，但祖心诗序云“及剃发来南，与茂之相见，已不胜今昔之叹”，无一语道及与治，可证天启六年丙寅秋韩顾未相识。上引牧斋“顾与治遗稿题词”有“片言定交”之语，颇疑祖心与与治之缔交实始于弘光元年乙酉自广州来南京之时，非若茂之之与韩氏一门至少有两世之旧交。然则牧斋即不经与治借祖心以通亨九，亦可经茂之借剩人以通洪氏也。

邢孟贞昉石臼后集壹“读祖心再变纪漫述五十韵”云：

所恨丧乱朝，不少共欢辈。城头竖降旗，城下迎王旆。白头宗伯老，作事弥狡狴。捧献出英皇，笺记称再拜。（寅恪案：杨钟羲雪桥诗话壹“邢孟贞”条引“白头”下四句云：“盖指牧斋。”）皇天生此物，其肉安足噉。养士三百

年，岂料成狼狈。

寅恪案：牧斋遗事附赵水部杂志四则之三云：“弘光选后屡不中，特旨至浙东拣选三女子，祁彪佳族也，其父为诸生。弘光避位，其女与父尚在金陵。礼部尚书钱谦益送所选女于豫王。女之父登谦益之门，一时人无不诧异焉。”可与祖心所记参证。或疑剩和尚既载牧斋此事，则似不以牧斋为然者，牧斋遭黄案牵累，未必肯为之尽力。鄙意函可撰再变纪效法南董，自必直书，无所讳忌，但牧斋实与黄介子有连，志在复明，剩人与林茂之为旧交，与顾与治为密友，牧斋若经两人之疏通劝说，借黄案以赎前罪，函可亦可能向洪亨九为之解救也。茂之自其父移居金陵以来至黄案期间，已历数十年之久，故陈作霖认其为上元人，（见金陵通传贰肆林古度传“先世籍福清，父章发愤争狱事，系南都三年始出，遂居金陵，为上元人”等语。）但那子家本福清籍，（见同治修福建通志壹伍陆选举门举人表“万历元年癸酉苏濬榜，福清县林春元，后改名章”之记载及同书贰壹叁文苑传林章传“万历癸酉年十七，举于乡”等语。）与当日闽省士大夫领袖曹能始关系尤密，依旧日社会之习惯，自可如金陵诗徵之例列于寓贤，（见朱绪曾编金陵诗徵叁玖寓贤伍林章小传及同书肆拾寓贤陆林古度小传。）洪亨九若论乡里之谊，固得相与周

旋。盖茂之值明清兴亡之际，表面无抗清显著之形迹，不致甚为巴山等之所注意。观牧斋于黄案期间作品绝不避忌林氏之名字，亦可推知其人在清廷官吏心目中的态度也。

牧斋此期间关于茂之之诗甚多，除前引“次韵林茂之中秋白门寓舍之作”外，尚有可论证之篇什不少。其仿玉川子之作一首，足见钱林友谊笃挚，如第肆章论留仙馆记及冯元飏之比。但有学集贰秋槐诗榭集“戏为天公恼林古度歌”原诗过长，仅录诗后跋语，聊资谈助云尔。

其文云：

此诗得之于江上丈人，云是东方曼倩来访李青莲于采石，大醉后放笔而作，青莲激赏而传之也。或云青莲自为之，未知然否？

前论祖心“次林茂之韵二首”第壹首“莫言我去知心少，但过墙东有好朋”之“好朋”，当即指盛集陶斯唐。盛氏事迹今未能详知，仅金陵诗徵肆拾寓贤陆盛斯唐条较金陵通传明诗纪事稍备，故录之于下。

其文云：

斯唐字集陶，桐城籍，居金陵。集陶为进士世翼孙，居金陵十庙西门，毁垣败屋，蓬蒿满径，与林古度相唱和。晚以目眚，屏居不干一人。

牧斋于黄案期间诗什颇有关涉盛氏者，兹不详引，惟择录数首，略加笺释，以见一斑。

有学集壹秋槐诗集“盛集陶次他字韵，重和五首”其第叁首云：

秋衾铜辇梦频过，四壁阴虫聒谓何。北徙鹏忧风力少，南飞鹄恨月明多。杞妻崩雉真怜汝，苜妇量城莫惹它。却笑玉衡无定准，天街仍自限星河。

寅恪案：此首虽和盛集陶，而实为河东君而作者。第壹第贰两句谓明南都破后己身降清，不久归里，但东林党社旧人仍众口訾訾，攻击不已，意欲何为耶？遵王引李贺“还自会稽歌”“台城应教人，秋衾梦铜辇”（见全唐诗第陆函李贺壹）以释第壹句，固不误，然尚未尽。长吉诗此两句原出谢希逸“七夕夜咏牛女应制”诗“辍机起春暮，停箱动秋衿”（见丁福保辑全宋诗贰谢庄条），长吉诗所谓“台城应教人”，乃指其诗序中之庾肩吾，（见南史伍拾庾肩吾传及王琦李长吉歌诗贰“还自会稽歌”此两句注。）牧斋以庾氏曾为侯景将宋子仙所执，后乃被释，遂取相比。第贰句遵王无释，鄙意以为“四壁”用欧阳永叔秋声赋“但闻四壁虫声唧唧”之语（见欧阳文忠公集壹伍），“阴虫”当出颜延平“夏夜呈从兄散骑，车长沙”诗“阴虫先秋闻”句（见文选贰陆）。此皆表面字句之典故，犹未足窥牧斋之深意。牧斋此诗既

为河东君而作，因特有取于希逸之句，亦可与此诗末二句相照应也。又牧斋随例北迁，河东君在南中有奸夫郑某一重公案，即牧斋所谓“人以苍蝇污白璧”者（见投笔集上后秋兴之三“八月初十日小舟夜渡，惜别而作”），盖言己身不信河东君真有其事也。综合此诗首两句之意，谓两人有如牛女之情意，永无变易，但阴险小人造作蜚语，若“大王八”及“折尽章台柳”之类，聒噪不休，甚无谓也。

抑更有可论者。元裕之“洛阳”七律云：“已为操琴感衰涕，更须同辇梦秋衾。”（见施国祁元遗山诗集笺注玖。）牧斋以南京比洛阳，即下引“次韵答盛集陶新春见怀之作”诗“涧河洛下今何地，鄠杜城南旧有天”之义。然则牧斋赋诗与王半山“恩从隗始谗燕台”句之意同矣。可详第壹章所论，兹不复赘。

牧斋和盛诗第壹联谓己身因南都破后随例北迁，不久又南归也。第贰联谓河东君因己身被逮而愿代死或从死，始终心怀复明之志也。第柒捌两句谓当此赋诗之际，河东君寄寓苏州拙政园，与己身隔绝，不能遇见。前论“次韵林茂之戊子中秋白门寓舍待月之作”诗“无那金阊今夜月，云鬟香雾更悠悠”之句，可取与互证。又前论顺治三年丙戌牧斋之行踪节，引有学集壹秋槐诗集“丙戌有怀”诗“横放天河隔女牛”句，亦可取以

参较也。

有学集壹秋槐诗集“次韵答皖城盛集陶见赠二首。盛与林茂之邻居，皆有目疾，故次首戏之”云：

枯树婆娑陨涕攀，只余萧瑟傍江关。文章已入沧桑录，诗卷宁留天地间。汗史血书讎故简，烟骚魂哭怨空山。终然商颂归玄鸟，麦秀残歌讵忍删。

有瞽邻墙步履亲，摩挲揽镜笑看人。青盲恰比瞳矇目，（寅恪案：遵王注本作“瞳矇目”。）象罔聊为示现身。并戴小冠希子夏，长悬内传配师春。徐州好士今无有，书尺何当代尔申。

寅恪案：牧斋答盛氏诗第壹首末二句，初读之未能解释，后检今释遍行堂集捌“列朝诗传序”，乃知此为牧斋自述其编选列朝诗集之宗旨。澹归之文，可取与此二句相证发。岂丹霞从萧孟昉伯升处得知牧斋著述之微意耶？俟考。

金堡之文略云：

列朝诗集传虞山未竟之书，然而不欲竟。其不欲竟，盖有所待也。传有胡山人白叔死于庚寅冬，则此书之成，两都闽粤尽矣。北之死义，仅载范吴桥，余岂无诗，乃至东林北寺之祸，所与同名党人一一不载。虞山未忍视一线滇南为厓门残局，以此书留未竟之案，待诸后起者，其志固

足悲也。孟昉有俊才，于古今人著述一览即识其大义，其力可以为虞山竟此书而不为竟，亦所以存虞山有待之志，俾后起者得而论之。呜呼！虞山一身之心迹，可以听诸天下而无言矣。

牧斋答盛氏诗第贰首末二句遵王注引梁书江淹传，其解释古典固当，但“代尔申”之“尔”字若指牧斋，则应是集陶之语，细绎之，与上文旨意似不甚通贯。检有学集贰秋槐樵集“次韵盛集陶新春见怀之作”云：“晕碧裁红记往年，春盘春日事茫然。涧河洛下今何地，鄂杜城南旧有天。梦里士师多讼狱，醉中国土少崩骞。金陵见说饶新咏，佳丽长怀小谢篇。”此诗第伍句“梦里士师多讼狱”虽用列子周穆王篇之古典，然恐不仅指己身为黄案所牵连，或兼谓集陶与讼狱有关。今日载记所述盛氏事迹甚为简略，故无从详知集陶在此时间是否亦有被人累及之事也。

有学集壹秋槐诗集“丙戌初秋燕市惠房二老”（“丙戌初秋”四字据遵王注本增）云：

（诗略。）

同书同卷“丁亥夏为清河公题海客钓鳌图”四首（寅恪案：“为清河公”四字据遵王注本增。注本仅有三首，无第肆首。殆因此首语太明显，故遵王删去也。）云：

海客垂纶入淼茫，新添水槛揽扶桑。崆峒仗

与羲和杳，安得乘槎漾水旁。

贝阙珠宫不可寻，六鳌风浪正阴森。桑田沧海寻常事，罢钓何须叹陆沉。（寅恪案：遵王注本此首作“贝阙珠宫不可窥，六鳌风浪正参差。钓竿莫拂珊瑚树，珍重鲛人雨泣时。”当为后来避讳所改。）

阴火初销黑浪迟，投竿错饵自逶迤。探他海底珠如月，恰是骊龙昼睡时。老马为驹气似虹，行年八十未称翁。劳山拂水双垂钓，东海人称两太公。

同书同卷“别惠老两绝句”（寅恪案：遵王注本缺此题）云：

（诗略。）

同书同卷“和东坡西台诗韵”六首云：

（诗略。）

清史列传柒玖贰臣传乙房可壮传略云：

房可壮山东益都人，明万历三十五年进士。（崇祯元年）十一月会推阁臣，次列礼部侍郎钱谦益。尚书温体仁讦谦益主浙江乡试时关节受贿，诸臣党比推举。庄烈帝召谦益及给事中章允儒等廷讯，可庄坐党比降秩。顺治元年六月招抚侍郎王鳌永至山东，可庄率乡人杀流贼所置伪益都令，奉表投诚。鳌永疏请召用。三年二月授大

理寺卿。六月疏言：旧制大理寺掌复核刑部诸司问断当者定案入奏，请再谳。近见刑部鞫囚，有径行请旨处决者，未足以昭慎重，宜仍归大理复核会奏，并请敕法司早定律令，以臻协中之治。从之。十一月擢刑部右侍郎。五年转左。

李棧君东林党籍考引康熙修益都县志捌云：房可壮字阳初，号海客。

清史列传柒捌贰臣传王鳌永传略云：

王鳌永山东临淄人，明天启五年进士，累官郧阳巡抚。崇祯时，张献忠犯兴安，鳌永防江陵。大学士杨嗣昌督师好自用，每失机宜，鳌永尝规之，不听，遂奏罢鳌永。后嗣昌改，授鳌永户部右侍郎。李自成陷京师，鳌永被拷索输银乃释。本朝顺治元年五月投诚，六月睿亲王令以户部侍郎兼工部侍郎衔招抚山东河南。鳌永至德州，同都统觉罗、巴哈纳、石廷柱等击走自成余党，寻赴济南，遣官分路招抚。寻命方大猷为山东巡抚，巴哈纳等移师征陕西，鳌永同大猷及登莱巡抚陈锦等绥辑山东郡县，剿余贼。八月疏报济南、东昌、泰安、兖州、青州诸属邑俱归顺。鳌永赴青州。有赵应元者，自成裨将也，败窜长清县，窥青州兵少，十月率众伪降。既入城，遂肆掠，蜂集鳌永官廨，缚之。鳌永骂贼不屈，遂遇害。

寅恪案：“为清河公题海客钓鳌图”一题，“清河”为房氏郡望，“海客”为可壮之号，“鳌”为王鳌永之名，甚为工巧。但此图不知作于何时，若作于顺治元年海客初降清时方可如此解释，否则“鳌”字止可作海中之大龟解，指一般降清之大汉奸言。此图之名及牧斋所题四诗殊有深意。尤可注意者，乃第肆首“劳山拂水双垂钓，东海人称两太公”之结语。“拂水”在江苏常熟县，乃牧斋自指，“劳山”在山东即墨县东南六十里海滨，用以指房氏，盖谓两人同为暂时降清，终图复明。海客在东北，牧斋在东南，分别“投竿错饵”以引诱降服建州诸汉人以反清归明也。观顺治三年房氏任大理寺卿时上疏主张恢复前明大理寺复核刑部案件之旧例，其意盖欲稍稍提高汉人之职责，略改满人独霸政权之局势，其不得已而降清之微旨，借此可以推见矣。

至牧斋此题，涵芬楼本初学集列于“别惠房二老”及“别惠老两绝句”之间。虽集中“别惠老两绝句”后即接以丁亥年所作“和东坡西台诗韵”一题，但此时期牧斋所存之诗甚少，故“题海客钓鳌图”诗或赋于牧斋随例北迁将南还之时也。若谓牧斋于顺治三年丙戌秋间别房氏后，至次年即顺治四年丁亥夏在南京乃题此诗，则“钓鳌图”无论由牧斋携之南归，或由房氏托便转致。牧斋取此黄案迫急之际忽作此闲适之事必非偶然，颇疑

牧斋之意以为房氏此际在北京任刑部右侍郎，可借其力以脱黄案之牵累也。后来牧斋之得释还家是否与房氏有关，今无可考，但检龚芝麓定山堂集叁顺治十年癸巳五月任刑部右侍郎时所上“遵谕陈言疏”云：“一司审之规宜定也。十四司官满汉并设，原期同心商酌，共砥公平，庶狱无遁情、官无旷职。近见大小狱情回堂时多止有清字，而无汉字。在满洲同堂诸臣虚公共济，事事与臣等参详，然仓卒片言，是非立判，本末或未及深晰，底案又无从备查。至于重大事情又多从清字翻出汉字，当其讯鞫之顷，汉司官未必留心，迨稿案已成，罪名已定，虽欲旁赞一语，辄苦后时。是何满司官之独劳，而汉司官之独逸也。请自今以后，一切狱讼必先从满汉司官公同质讯，各注明切口词，呈堂复审。发落既定，或拟罪，或释放，臣等即将审过情节明注于口词之内，付司存案，以便日后稽查。其有事关重大，间从清字翻出者，必仍引律叙招，臣等复加看语，然后具题。事以斟酌而无讹，牒亦精详而可守。”夫顺治十年癸巳在顺治四年丁亥后六年龚氏又与房氏同是刑部右侍郎，其时满人之跋扈、汉人之无权尚如芝麓所言，何况当房氏任职之际耶？然则房氏在顺治四年夏间以汉族降臣之资格伴食刑部，自顾不暇，何能救人？牧斋于此可谓不识时务矣。斯亦清初满汉关系实况之记载，颇

有裨益于考史，故特详录之，读者或不以枝蔓为嫌也。

有学集壹秋槐诗集“赠濮老仲谦”云：

（诗见前引，兹从略。）

寅恪案：第叁章论陈卧子蝶恋花“春晓”词，引刘銮五石觚“濮仲谦江千里”条云：“或见其为柳夫人如是制弓鞋底版二双。”牧斋此诗虽作于顺治五年戊子，但濮老弓鞋底版之制则疑在前一年丁亥河东君三十悬帨之辰，或者即受牧斋之意旨为之，盖借以祝贺河东君生日也。如此寿礼，颇嫌猥褻，若非河东君之放诞风流，又得牧斋之同意者，濮老必不敢冒昧为之。噫！即就此点观之，牧斋之于河东君感恩之深，用情之足，一至于斯。后来河东君之杀身相殉，岂足异哉！

有学集贰秋槐支集“次韵何寤明见赠”（遵王注本题下有自注云：“寤明与孟阳交，故诗及之。”）云：

（诗略。）

有学集贰拾“新安方氏伯仲诗序”云：

戊子岁，余羈囚金陵，乳山道士林茂之偻行相慰问，桐皖间遗民盛集陶何寤明亦时过从。相与循故宫，踏落叶，悲歌相和，既而相泣，忘其身之为楚囚也，

寅恪案：前谓今有学集所载黄案期间牧斋相与唱和诸人，大抵表面与政治无关者，如牧斋序中标出林盛何等，即是其例证。实则救免牧斋之重要人物，如函可梁维枢外，尚有佟国器。佟氏与牧斋得脱黄案之牵累，较之梁氏，尤不易得明显之记述。兹请就所见资料间接推证，或非全凭臆度也。

有学集贰秋槐支集“冯研祥金梦蜚不远千里自武林唁我白门，喜而有作”云：

（诗略。）

同书同卷“叠前韵送别研祥梦蜚”三首之三云：

少别千年近隔旬，劳人亭畔尽劳人。（遵王注本作“劳劳亭”，是。）谁家窟室能逃世，何处巢车可望尘。问字总归沙数劫，相看已属意生身。（此两句注本作“自顾但余惊破胆，相看莫是意生身。”）童初近有登真约，为我从容扣侍晨。

寅恪案：冯研祥为冯开之之孙，其与牧斋之关系前已论述，可不复赘。金梦蜚则尚待稽考。要之，此二人不远千里自武林至白门慰问牧斋，似是旧交密友可能之举动，但鄙意以为二人之由杭州至南京，恐非仅出本身之情意，实亦奉命而来也。若果奉命而来者，则疑是奉佟国器之命。

又“叠前韵”第叁首柒捌两句当指国器及其继配锦州钱氏而言。兹征引国器及其妻钱氏并国器父卜年，与其他直接或间接有关资料，综合论述，借见牧斋之得脱于黄案之牵累殊非偶然也。

真诰壹贰稽神枢第贰略云：

张董子，西州人，张济妹也。李惠姑，齐人，夏侯玄妇也。施淑女，山阳人，施绩女也。郑天生，邓芝母也。此数女子昔世有仁行令闻，并得在洞中。洞中有易仙馆含真台，皆宫名也。含真台是女人已得道者，隶太玄东宫。此二宫盖女子之宫也。又有童初萧闲堂二宫，以处男子之学也。

全唐诗第玖函陆龟蒙捌“上元日道室焚修寄袭美”云：

三清今日聚灵官，玉刺齐抽谒广寒。执盖冒花香寂历，侍晨交佩响阑珊。（自注：“执盖侍晨仙之贵侶矣。”）将排凤节分阶易，欲校龙书下笔难。唯有世尘中小兆，夜来心拜七星坛。

（寅恪案：以上二条遵王注已略引，兹为解释便利之故，特更详录之。）

牧斋外集壹贰“佟夫人钱太君五十寿序”略云：

钱夫人者，大中丞辽海汇白佟公之嘉耦也。今年五十初度，五月初九日为设帨之辰，年家子

弟陶生某黄生某辈，相与谋举觞称寿，以祝嘏之词来请。余于中丞公为世交为末契，于夫人为宗老为伯兄，当酌觥为诸子先，其何敢辞授简。余惟夫人发祥石镜，毓秀锦城，中丞得以扬历中外，砥节首公，释然无内顾之忧，夫人相之也。已而谋深筹海，绩著保釐，以奉扬德意之故，误被急征，震电不宁，疾雷交作。夫人有天泣血之诚，有引绳束发之节，闺门肃穆，道路叹嗟，而中丞徼如天之赐，涣汗载颁，宠命洊至。天若以此曲成中丞一门之懿德，而巧用其埏埴者，何其奇也。吾读牖城仙录，西晋时有谶母者，潜修至道，遇孝道明王授以真诀，而谶母以授吴许二君，为净明忠孝之宗。故知神仙忠孝非有二道，而真诰所记易仙含真，女子之有仁孝令闻，隶太玄宫中者，由此其选也。夫人之相中丞，淑慎其身，夷险不二，岂非有合于神仙孝道之法，为群真之所默受者欤？世之巨公贤媛享令名保完福者，皆夙有灵骨，从仙籍中谪降。虽然，世之称神仙上寿者，无如吾家彭祖，屈原称其斟雉羹以享帝尧，受寿八百，入流沙以去。夫人出于彭城，亦笈后人。为夫人寿者，宜有取于此矣。然彭祖一意养生，杖晚而唾远，老犹自悔其不寿，不若丹阳孝道之传为有征也。若吾家故事载在谱牒，夫人数典而知之久矣，又何待乎余言。

钱牧斋尺牋上“答佟思远”云：

中草木，幸脱余生。晚岁桑榆，已为长物。烛武抱无能之恨，师丹招多忘之讥。随例称觞，抚心自愧。深荷老姊丈惠顾殷勤，翰章重叠，遂令长筵生色，儿女忭舞。当贱诞之日，佳觐贲临，故知吉人记存，即是慈光加被，可以招邀余庆，敌退灾星矣。拜嘉之余，惟有铭勒。贤阃贤甥，并此弛谢。临楮不胜驰企之至。

清史列传柴捌貳臣传甲洪承畴传云：

（顺治四年）承畴以江南湖海诸寇俱削平，又闻其父已卒于闽，请解任守制。乃调宣大总督马国柱为江南江西河南总督。命承畴俟假满，仍回内院任事。五年四月至京。

罗振玉辑史料丛刊初编“洪文襄公呈报吴胜兆叛案揭帖”首署“守制洪承畴谨揭”，末署“顺治肆年柒月初拾日”。

清史稿贰佰叁疆臣年表壹总督栏载：

顺治四年丁亥马国柱七月戊午（十九日）总督江南江西河南。

牧斋外集壹越吟憔悴“寿佟中丞”八首之七（江左三大家诗钞牧斋诗钞下此题作“赠佟中丞汇白”，题下注云：“时由闽虔移旌江浙，启行之候，正值初度。”）云：

鱼钥金壶莫漫催，齐眉亲送紫霞杯。合欢树

倚三眠柳，烛夜光倾四照梅。戴胜杖从金母授，羽衣曲自月妃来。当筵介寿多诗笔，授简逡巡避玉台。

牧斋尺牘中“与毛子晋”四十六通，其三十三云：

司理之册，乃欲求佟处（虔））抚贺文也。今佟已移镇于浙，此事已无干矣。

施闰章学余文集壹柒“黄氏皆令小传”云：

（皆令）南归过江宁，值佟夫人贤而文，留养疴于僻园，半岁卒。

国朝金陵诗徵肆壹佟国器小传云：

国器字汇白，襄平籍，居金陵。顺治二年授浙江嘉湖道，再迁福建巡抚，终江西南赣巡抚。有茝亭诗、燕行草、楚吟诸集。（原注：“魏惟度云：中丞筑僻园在古长干，山水花木甲白下。子孙入籍焉。”）

同书同卷载佟国器“和宋荔裳游僻园诗韵”（寅恪案：宋琬原诗见安雅堂未刻稿叁“佟汇白中丞僻园四首”，并可参同书贰“佟中丞汇白僻园观姚伯右画梅歌”。）云：

郊居尘自远，苍翠障河干。石老连云卧，（杨钟羲雪桥诗话贰录此诗“老”作“磊”。）香醑促酒干。（“酣促”杨书作“甜带”。）孤松堪结

侶，五柳欲辞官。（“欲”杨书作“倩”。）款户君偏独，（“款户”杨书作“重竹”。）斜阳兴未阑。（“斜阳”杨书作“忘归”。）

雪桥诗话貳“佟汇白中丞国器”条略云：

去官后卜筑钟山之阴，小阁幽篁，酒客常满。和宋荔裳游余僻园韵云：（诗见上。）佟严若〔世思〕有〔僻园歌〕。又有“僻园呈汇白伯父”〔诗〕。

有学集叁叁“佟母封孺人赠淑人陈氏墓志铭”略云：

淑人姓陈氏，父讳其志，母汤氏。故山东按察司僉事登莱监军佟府君讳卜年之妻，今御史中丞国器之母也。佟与陈皆辽阳上族。府君擢上第，宰京邑，册府锡命，天书煌煌，闺阃荣焉。天启初，府君受命东略，监军登莱，钩党牵连，蜚语逮系，淑人奉二尊人暨诸姑子侄，扶携颠顿，徙家于鄂。乙丑九月府君奉矫诏自裁，太公哀恻死客舍，淑人泣血襄事，奉太夫人渡汉迁黄陂。又三年仍迁江夏。奏寇躡楚，太夫人歿而渴葬。中丞补弟子员，奉淑人卜居金陵。崇祯甲申避兵，迁甬东。中丞受新命，以兵宪治嘉兴，淑人版輿就养。丙戌九月十九日卒于官舍，年五十有八。淑人既歿，中丞扶柩归金陵，卜葬于〔钟〕山之阳。子一人，即中丞公国器，女适李

宁远曾孙延祖，（寅恪案：“李宁远”指李成梁，盖成梁封宁远伯也。见明史贰叁捌本传。）以死事赠同卿。中丞妻赠淑人萧氏，继室封淑人钱氏。孙三人世韩世南世杰。

乾隆修浙江通志壹贰壹职官壹壹分巡嘉湖道栏载：

佟国器，顺治二年任。朱延庆，巡东右卫人，顺治四年任。

同书同卷提刑按察使栏载：

王璫，江南山阳人，进士，顺治三年任。佟国器，顺治六年任。熊维杰，辽东铁岭人，顺治八年任。

清史稿贰佰叁疆臣年表浙闽总督栏载：

顺治二年乙酉张存仁十一月壬子总督浙江福建。由浙江总督迁。顺治三年丙戌张存仁。顺治四年丁亥张存仁十二月壬申病免。陈锦总督浙闽。顺治五年戊子陈锦。

清史列传柒捌贰臣传张存仁传（参鲒埼亭外编叁拾“明大学士熊公行状跋”）略云：

张存仁，辽阳人，明宁远副将，守大凌河，本朝天聪五年随总兵祖大寿等来降。顺治元年随豫亲王多铎征河南江南。二年六月大军下浙江，存仁随至杭州，遂管浙江总督事。十一月授浙江

福建总督。三年端重亲王博洛统帅进征，明鲁王遁，〔方〕国安〔马〕士英就擒，伏诛。浙闽渐以底定。四年疏请解任。存仁蒞浙后，屡以疾乞休，至是得旨俞允。五年二月因代者未至，遣将收复连城顺昌将乐三县。六年起授直隶山东河南总督。

张维屏国朝诗人徵略二编叁“佟国器”条引大清一统志云：

顺治二年授嘉湖道，偕张国兴擒马士英。

牧斋外集柒“佟怀冬古意新声序”（参同书同卷“佟怀冬拟古乐府序”及“佟怀冬诗选序”并有学集贰秋槐支集庚寅夏牧斋所作“闽中徐存永陈开仲乱后过访，各有诗见赠，次韵奉答四首”及“夏日宴新乐小侯于燕誉堂，林若抚徐存永陈开仲诸同人并集二首。”）略云：

古意新声之什，创于阳羨俞羨长，佟中丞怀冬见而悦之，为之嗣声属和。又益之以出塞宫词闺情咏怀之属，凡六十章。闽士徐存永陈开仲携以入吴，予方有事采诗，深嘉其旨意，为之序而传焉。始存永开仲之以诗请也，秉烛命觞，相顾欣赏。昧旦而求之，余与二子恤然若有失也。浹旬吟咀，听然有得，始弹出风之一字，而二子远矣。遇怀冬，辄举似之。怀冬笑而不应。禅门有言，莫把金针度。此风之一字，怀冬之金针也。

余顾哓哓然，逢人而扣其谱，不已愚乎？

同治修福建通志壹肆拾宦绩门佟国器传云：

佟国器奉天辽东拔贡，顺治八年任左布政使。（寅恪案：葛万里牧斋先生年谱顺治八年辛卯条云：“自记九月避喧却贺，扁舟诣白下怀东寓。”可供参考。）十年擢巡抚。

清史稿贰佰柒疆臣年表伍巡抚栏载：

顺治十年癸巳张学圣二月甲子罢。四月丙午佟国器巡抚福建。顺治十一年乙午佟国器。顺治十二年乙未佟国器三月庚子调。宜永贵巡抚福建。

清史列传肆佟养正（真）传（参同书同卷恩格图及张大猷传）略云：

佟养正辽东人，其先为满洲，世居佟佳，以地为氏。祖达尔哈齐以贸易寓居开原，继迁抚顺，遂家焉。天命初，佟养正有从弟养性输诚太祖高皇帝，于是大军征明，克抚顺，佟养正遂挈家并族属来归，隶汉军。六年奉命驻守朝鲜界之镇江城。时城守中军陈良策潜通明将毛文龙，诈令谍者称兵至，各堡皆呼噪，城中大惊，良策乘乱据城叛。佟养正被执，不屈死之，长子佟丰年（寅恪案：国榷捌肆天启元年八月丙子“辽东巡抚王化贞，参将毛文龙之捷”条，“丰年”作“松年”。）并从者六十人俱被害。诏以次子佟图赖

袭世职。佟图赖初名佟盛年，后改今名。崇德七年始分汉军为八旗，佟图赖隶镶黄旗，授正蓝旗都统。顺治二年五月军次江南，败明舟师于扬子江，先后攻扬州及嘉兴诸府，皆下之。十三年八月引疾乞休。命加太子太保，以原官致仕。十五年卒于家，年五十有三。康熙十六年圣祖仁皇帝以孝康皇太后推恩所生，特赠佟图赖一等公爵，令其子佟国纲承袭，并令改隶满洲。

同书同卷佟养性传略云：

佟养性辽东人，先世为满洲，居佟佳，以地为氏。因业商，迁抚顺。天命初，见太祖高皇帝功德日盛，倾心输款，为明所觉，置之狱，潜出来归。赐尚宗室女，号曰西屋里额驸。天聪五年正月太宗文皇帝命督造红衣炮。初军营未备火器，至是炮成，镌曰天佑助威大将军，征行则载以从，养性掌焉。时汉军未分旗，敕养性总理，官民俱受节制，额驸李永芳及明副将石廷柱鲍承先等先后来降者，与佟氏族人，皆为所属。上以汉官渐多，虑养性无以服众志，特谕养性曰：凡汉人事务，付尔总理，各官分别贤否以闻。尔亦当殚厥忠忱，简善绌恶，恤兵抚民，竭力供职，勿私庇亲戚故旧，陵轹疏远仇讎，致负朕委任之意。又谕诸汉官曰：尔众官如能恪遵约束，非敬谨养性，是重国体而钦法令也。十一月祖大寿以大凌河城降，上命城中所得枪炮铅药悉付养性。

六年正月上幸演武场阅兵，养性率所辖汉军试炮，擐甲列阵，上嘉其军容整肃。养性卒于官，诏以其子普汉袭爵。普汉卒，弟六十袭。崇德七年隶汉军正蓝旗。

清史稿贰佰贰拾后妃传略云：

元妃佟佳氏，归太祖最早。子二，褚英代善。女一，下嫁何和礼，（可参孟森明元清系通纪清初三大家疑案考实第贰种“世祖出家事考实”。孝康章皇后佟佳氏，少保固山额真佟图赖女。后初入宫，为世祖妃。（顺治）十一年三月戊申圣祖生。圣祖即位，尊为皇太后。（康熙）二年二月庚戌崩，年二十四。后家佟氏，本汉军。上指圣祖。）命改佟佳氏，入满州。后族抬期自此始。子一，圣祖。孝懿仁皇后佟佳氏，一等公佟国维女，孝康章皇后侄女也，康熙十六年为贵妃，二十年进皇贵妃，二十八年七月病笃，册为皇后，翼日甲辰崩。（可参孟森清初三大家疑案考实第叁种“世宗入承大统考实”。）

清朝通志贰氏族略贰“满洲八旗姓佟佳氏”条略云：

佟佳氏散处玛察雅尔呼加哈哈达佟佳等地方。佟养正镶黄旗人，世居佟佳地方，国初率族众来归。其子佟图赖系孝康章皇后之父，追封一等公。佟养性，佟养正之弟，国初来归，太祖高

皇帝以孙女降焉。

梅村家藏稿肆捌“佟母刘淑人墓志铭”略云：

子江南右方伯讳彭年，方从政于吴。伟业闻之，自古兴王之代，必先士禄之家。在我朝，佟为贵族。

钱牧斋尺牘下“复佟方伯”略云：

江南半壁，仰赖旬宣。治某樗栌散材，菰芦长物，通家世谊，牵附高门。怀东汇白一元三公，气叶椒兰，谊深金石。

乾隆修江南通志壹佰陸职官志江苏布政使栏载：

佟彭年，正蓝旗人，举人，康熙二年任。慕天颜，静宁人，进士，康熙九年任。

有学集壹陸“佟氏幽愤录序”云：

佟氏幽愤录者，故登莱僉事观澜佟公当绝命时，自著忧愤先生传。其子今闽抚思远，并出其对簿之揭与槛车之诗，集录以上史馆者也。东事之殷也，江夏公（指熊廷弼）任封疆重寄，一时监司将吏皆梃言蜡貌，不称委任。江夏按辽时，佟公为诸生，与同舍杨生昆仁筹边料敌，画灰聚米，慨然有扫犁之志。江夏深知之，以是故，号招呼援以助我，而公自以世受国恩，谙知辽事，盱衡抵掌，乐为之用。当是时，抚清（指抚顺清

河)虽熠，辽沈无恙。以全盛之辽，撼新造之口。以老熊当道之威，布长蛇分应之局。鹬蚌未判，风鹤相疑，传箭每一日数惊，口庐或一夕再徙。公将用辽民守辽土，倚辽人办辽事，赦协从，招携贰，施钓饵，广间谍。肃慎之矢再来，龙虎之封如故。经营告成，岂不凿凿乎其有成算哉！天未悔祸，国有烦言，奸细之狱罗钳于前，叛族之诛瓜蔓于后。公既以狱吏膊书，衔冤毕命。驯至于一误再误，决河燎原，辽事终不可为矣。呜呼！批根党局，假手奄宦，借公以螫江夏，又因江夏以剪公，此能人要路所为合围掩群，惟恐或失者也。杀公以錡佟氏之族，錡佟以绝东人之望。于是乎穹庐服匿之中望穷，口口口口口口之属目断。刀环翕侯中行说之徒，相率矫尾厉角，戮力同心，以致死于华夏。坚协从之心胆，广内讧之羽翼，失招抚之大机，破恢复之全局，盖自群小之杀公始。此则操刀推刃者目梦不自觉，而世之君子亦未必知其所以然也。国家当白山作难，人主旰食，中外震惊。惟是秉国成、参庙算者，用是以快恩仇，恣剽决，岐口沓舌，张罗设械，巧于剪外人之所忌，而精于弭敌国之所短，画庙社于一墙，委人主为孤注。河东之司命，遥寄于柄臣之门；关外之师期，克定于狱吏之手。如公之死，不死于丹书，不死于西市，而死于仿佛错莫、诞漫不可知之口语。迄于今，藏

血久碧，墓草再陈，山川陵谷，俯仰迁改，而卒未知坐公死者为何法，责公死者为何人。天不可问，人不可作，有鬼神构斗其间，而公于国家并受其害，可胜痛哉！

盛昱八旗文经伍拾佟世思“先高曾祖三世行略”略云：

先高祖讳周，字儒斋，世居抚顺，以抚顺边烽时警，望辽阳有白云冉冉于其上，遂家焉。自北燕时，远祖讳万讳寿者俱以文字显，累传至明洪武间，始祖讳达礼以边功加秩指挥同知，世其爵。五传而生季甫公讳楦。季甫公生心一公讳瑟，是为儒斋公父。公生而颖异，读书明性，理家资巨万。谨恪自居，教子弟以正，事无巨细必取法古人。公生曾祖讳养义，字直庵。念时势多艰，身家为重，教曾祖以恪谨居躬。曾祖心父之心，凛凛恐坠，数十年如一日。已而家难起，以抚顺族人讳养性者于明万历间获罪，罪应族，于是通族人潜者潜，逃者逃，易姓者易姓，更名者更名。先高祖耿介性成语人曰：族中有此，皆我伯叔之咎，正宜延颈待诛，潜逃何为，易姓名何为。遂为有司所执。先曾祖相从于车尘马迹中，徒步奔走，械锁瑯珞。春气苦寒，泪凝冰合。先高祖归命于法，始终无难色。先曾祖蹙蹙号泣，念先高祖以垂老之年罹奇祸，呼天抢地，以爪入肉，血出不知。时曾叔祖讳养岁、叔祖讳纯年同

以事去。茕茕异地，父子祖孙无完卵。向以家素丰饶，为捕按者鱼肉奇货之，家遂破。先是，先大父讳方年字长公，为范公讳楠婿。范公即本朝师相文肃公〔文程〕父也。百计周旋，匿之馆室。先大父自分不欲生，每思自首以从祖父。文肃公屡慰之曰：非不欲尔死也，其如宗祀何？久之，人渐悉，徙之沈香林，（原注：“寺名。”）不可。东寄西迁，心劳力竭。又惧有司下除根之令，欲使姑易姓，先大父曰：我祖父叔弟皆因不忍易姓，而有此祸，我岂忍悖祖父叔弟之志，易姓以偷生乎？文肃公强之至再，而后可。先高祖入关后，分禁永平诸邑狱。旋复因邑有水灾，城为水没。若祖，若孙，若父，若子，若兄，若弟，不相顾。先高祖暨叔曾祖、叔祖俱以水死。先是高祖庄坐大呼曰：伏朝廷之法，而不死法，生犹不生也。时先曾祖身在水中，与怒涛争上下，流之门侧，闻先高祖之言如此，随自臆度曰：是死终不明。得浮木，负之出。投邑令。令曰：尔父死，并以尔死上闻。盍去之。先曾祖告以前故，因厉声曰：我何敢悖君父耶？遂触阶死。令曰：孝子也。乡人过其邑，闻其言与事，而归告之。特于归骨之地未详。呜呼！痛哉！先大父既留，尚未婚。文肃公强之完娶，先大父抵死不可。久之，乃成礼。三韩一带尽入我清版章，族之人潜者出矣，逃者返矣，易姓更名者连

袂而归矣。先大父相依文肃公，虽曰无家可归，族人亦无许先大父归者，盖因先大父为人方严侃直，落落难合，兼以家业飘零，窃恐归宗为累也。时既为我清编氓，从戎大师，冀立功疆场，且欲觅先高曾遗骨归葬。无如彼苍不悯，壮志未酬，战歿于滦州。高祖母梁，继高祖母金杨，曾祖母李，祖母沈，患难之际俱以病卒。

宣统修山东通志肆玖历代职官表捌布按分司诸道栏载：

天启朝，佟卜年，辽阳进士。

明史贰肆壹王纪传（参国樞捌伍天启二年七月甲辰“刑部尚书王纪削籍，以久稽佟卜年案也”条）略云：

王纪字惟理，芮城人，万历十七年进士，天启二年代黄克缵为刑部尚书。初李维翰熊廷弼王化贞下吏，纪皆置之重闕，而与都御史大理卿上廷弼化贞爰书，微露两人有可矜状，而言不测特恩非法官所敢轻议。有千总杜茂者，賫登莱巡抚陶郎先千金，行募兵。金尽，而兵未募，不敢归，返苏州僧舍，为逻者所获，词连佟卜年。卜年辽阳，举进士，历知南皮河间，迁夔州同知，未行，经略廷弼荐为登莱巾军僉事。逻者掳掠，茂言尝客于卜年河间署中三月，与言谋叛。因挟其二仆往通李永芳。行边〔兵部〕尚书张鹤鸣以

闻。鹤鸣故与廷弼有隙，欲借卜年以甚其罪。朝士皆知卜年冤，莫敢言及。镇抚既成狱，移刑部。纪疑之，以问诸曹郎。员外郎顾大章曰：茂既与二仆往来三千里，乃考讯垂毙，终不知二仆姓名，其诬服何疑？卜年虽非间谍，然实佟养真族子，流三千里可也。纪议从之，逻者又获奸细刘一猷，忠贤疑刘一燝昆弟，欲立诛一猷及卜年，因一猷以株连一燝。纪皆执不可。（沈）惟炳遂劾纪护廷弼等狱，为二大罪。帝责纪陈状，遂斥为民。以侍郎杨东明署部事，坐卜年流二千里。狱三上三却，给事中成明枢张鹏云沈惟炳，卜年同年生也。为发愤摭他事，连劾东明。卜年获长系瘐死，而东明遂引疾去。纪既斥，大学士叶向高何宗彦史继偕论救，皆不听。后阉党罗织善类，纪先卒，乃免。

清史列传柒捌貳臣传甲李永芳传略云：

李永芳辽东铁岭人，明万历四十一年官游击，守抚顺所。本朝天命三年，是为明万历四十六年，太祖兴师征明，以书谕永芳。永芳奉谕知大兵至，遂乘骑出降。上命毁抚顺城，编降民千户，迁之兴京。仍如明制，设大小官属，授永芳副总兵，辖降众。以上第七子贝勒阿巴泰女妻之。

明史伍玖熊廷弼传略云：

熊廷弼字飞百，江夏人，万历二十五年举乡试第一，明年成进士。〔天启元年〕驻山海关，经略辽东军务。廷弼因白监军道臣、高出、胡嘉栋：督饷郎中傅国无罪，请复官任事；议用辽人，故赞画主事刘国缙为登莱招练副使，夔州同知佟卜年为登莱监军僉事，故临洮推官洪敷教为职方主事，军前赞画，用收拾辽人心。并报允。先是，四方援辽之师，〔王〕化贞悉改为平辽，辽人多不悦，廷弼言辽人未叛，乞改为平东，或征东，以慰其心。自是化贞与廷弼有隙，而经抚不和之议起矣。化贞为人骏而愎，素不习兵，轻视大敌，好谩语，务为大言罔中朝，尚书〔张〕鹤鸣深信之，所请无不允，以故廷弼不得行其志。廷弼请用卜年，鹤鸣上驳议。御史苏琰则言廷弼宜驻广宁，不当远驻山海，因言登莱水师无所用。廷弼怒，抗疏力诋三人。帝皆无所问。而帝于讲筵忽问卜年系叛族，何擢僉事？国缙数经论列，何起用？嘉栋立功赎罪，何在天津？廷弼知左右譖之，抗疏辨，语颇愤激。是时廷弼主守，谓辽人不可用，西部不可恃，〔李〕永芳不可信，广宁多间谍，可虞。化贞一切反之，绝口不言守，谓我一渡河，河东人必内应，且腾书中朝，言仲秋之月可高枕而听捷音。孙杰劾〔刘〕一燝以用出嘉栋卜年为罪，而言廷弼不宜驻关内。当时中外举知经（指熊廷弼）抚（指王化

贞）不和，必误疆事。章日上，而鹤鸣笃信化贞，遂欲去廷弼。二年正月员外郎徐大化希指劾廷弼不去必坏辽事。并下部。鹤鸣乃集廷臣大议。议撤廷弼者数人，余多请分任责成。鹤鸣独言化贞一去毛文龙必不用命，辽人为兵者必溃，西部必解体。宜赐化贞尚方剑，专委以广宁，而撤廷弼他用。议上，帝不从。

清史列传柒玖贰臣传乙沈维炳传略云：

沈维炳湖广孝感人，明万历四十四年进士。初任香河知县，入为刑科给事中。（天启）二年辽东经略熊廷弼、巡抚王化贞以广宁失陷逮勘。登莱道佟卜年为廷弼所荐，有讦其谋叛者，大学士沈侩、兵部尚书张鹤鸣欲借以重廷弼罪。维炳疏言：侩因言官列其私迹，借廷弼为抵弹谢过之具。廷弼承失地之罪足矣，岂必加以他辞。鹤鸣左袒化贞，角胜廷弼，致经抚两败，独鹤鸣超然事外。今复欲加罪廷弼，有背公论。（寅恪案：光绪修孝感县志壹肆人物志沈维炳传略云：“沈维炳字斗仲，号炎洲。……诸党人又借经略熊廷弼，欲株连楚人，维炳再疏切言之。”可供参证。）

寅恪案：佟国器于顺治二年授浙江嘉湖道，当是从其叔佟图赖军破嘉兴后因得任此职。顺治三年丙戌九月其母陈氏歿于官舍，归葬金陵，揆以墨经从戎之古义及清初旗人丧服之制，并证以

当时洪亨九丁父忧守制之事例，大约顺治三年冬或四年初即可扶柩至白门，此时怀冬正可为牧斋向南京当局解说。明南都倾覆未久之际，汉族南人苟延残喘已是幸事，自不能为牧斋关说，其得为牧斋尽力者应为北人，如梁慎可辈，而最有力者则是汇白一流人物。盖满人武将与江南士大夫绝无关涉，惟有辽东汉军，如怀冬者，在明为叛族，而在清则为新贵，实是向金陵当局救脱牧斋最适宜之人。况国器之父卜年与洪亨九同为万历四十四年丙辰进士，两人本有通家之谊，尤便于进说乎？

牧斋借真诰“童真”之语以指佟姓，“凡佟姓即童姓。建州以佟为公姓，所以其南有佟家江。”（见孟森明元清系通纪正编壹永乐四年“十一月乙丑木楞古野人头目佟锁鲁阿等四十人来朝”条案语。）可谓巧合。“侍晨”用陆鲁望诗自注“仙之贵侣”，即前引受之撰国器妻钱氏寿序所谓“钱夫人者，大中丞辽海佟公之嘉耦也”，亦殊工切。

或疑浙江通志职官表载佟氏顺治六年始任浙江按察使，则似不能遣冯金二人于五年初由杭州至江宁。鄙意思远葬母后即随张存仁军驻杭州，张氏前虽以病乞休，但因代者陈锦未至，五年二月尚留杭州，则国器亦当于五年春随张存仁在杭州。故不必拘执方志之文，遂以鄙说为不合事

实。又汇白遣冯金二人往金陵慰问牧斋，正如其后来在官闽时遣徐陈至常熟求牧斋作诗序之事相类。牧斋强拉“笈后人”之谊，认国器为妹丈，固极可笑，然佟夫人实亦非未受汉族文化之“满洲太太”，观其留黄媛介于僻园一事虽与钱柳有关，但亦由本人真能欣赏皆令之文艺所致也。

依佟俨若所记，当日在明人范围之内佟氏一族遭遇惨酷，可以想见，俨若一房幸与范文程有关，仅存遗种。卜年死后，其家迁居湖北，谅亦借熊飞百之楚党庇荫得以苟免，故牧斋陈氏墓志铭等文所言其家之流离困厄，殊非虚语。夫辽东之地自古以来为夷汉杂居区域，佟氏最初本为夷族，后渐受汉化，家族既众，其中自有受汉化深浅之分别。佟卜年一家能由科举出身，必是汉化甚深之支派。佟养性养真等为明边将，当是偏于武勇受汉化不深之房派。明万历天启间，清人欲招致辽东诸族以增大其势力，故特尊宠佟氏，不仅因其为抚顺之豪族，且利用其本为明边将，能通晓西洋火器之故。然则当日明清东北一隅之竞争，不仅争土地，并亦争民众。熊飞百欲借深受汉化之佟观澜以挽回已失之辽东人心，清高祖太宗欲借佟养性兄弟更招降其他未归附之汉族，则是言之，佟氏一族乃明清两敌国争取之对象。牧斋“佟氏忧愤录序”所言似涉夸大，若按诸当日情势，亦是实录也。寅恪尝论北朝胡汉之分在文化

而不在种族，论江东少数民族标举圣人“有教无类”之义，论唐代帝系虽源出北朝文化高门之赵郡李氏，但李虎李渊之先世则为越郡李氏中偏于武勇、文化不深之一支，论唐代河北藩镇是一胡化集团，所以长安政府始终不能收复。今论明清之际佟养性及卜年事，亦犹斯意。至“佟佳”之称，其地名实由佟家而来，清代官书颠倒本末，孟心史已于明元清系通纪前编“毛怜卫设在永乐三年”条、正编贰宣德元年“十二月乙丑赐建州左等卫归附官军镇抚佟教化等钞采等物”条及正编肆正统五年九月己未“冬古河即栋鄂河”等条，已详述之，不待更赘。噫！三百五十年间，明清国祚俱斩，辽海之事变逾奇。长安棋局未终，樵者之斧柯早烂矣。

第五章 复明运动（附钱氏家难）（七）

关于列朝诗集，凡涉及河东君者皆备述之，其涉及牧斋者则就修史复明两端之资料稍详言之。至于诗学诸主张，虽是牧斋著书要旨之一，但此点与河东君无甚关涉，故不能多所旁及，仅择录一二资料聊见梗概，庶免喧宾夺主之嫌。容希白庚君著有“论列朝诗集与明诗综”一文，（见岭南学报第壹壹卷第壹期。）甚为详审，然容君之文与拙作之范围及主旨不同，今唯转载其文中所引与本文有关者数条，其余读者可取并参之也。

牧斋遗事云：

柳夫人生一女，嫁无锡赵编修玉森之子，柳以爱女故，招婿至虞，同居于红豆村。后柳歿，其婿携柳小照至锡，赵之姻戚咸得式瞻焉。其容瘦小，而意态幽娴，丰神秀媚，帧幅间几栩栩欲活。坐一榻，一手倚几，一手执编。牙签缥轴，浮积几榻。自跋数语于幅端，知写照时适牧斋选列朝诗，其中闺秀一集，（寅恪案：“闺秀”二字应作“香奁”。）柳为勘定，故既景为图也。

寅恪案：河东君此小照不知尚存天壤间否？

其自跋数语，遗事亦不备载其原文，殊为可惜。

今检列朝诗集闰集陸外夷朝鲜门“许妹氏”条（参明诗综陸伍下“许景樊”条）云：

许景樊字兰雪，朝鲜人。其兄筠封皆状元。八岁作广寒殿玉楼上梁文，才名出二兄之右。适进士金成立，不见答于其夫。金殉国难，许遂为女道士。金陵朱状元〔之蕃〕奉使东国，得其集以归，遂盛传于中夏。柳如是曰：许妹氏诗，散华落藻，脍炙人口，然吾观其游仙曲“不过邀取小茅君，便是人间一万年”曹唐之词也，杨柳枝词“不解迎人解送人”裴说之词也，宫词“地衣帘额一时新”全用王建之句，“当时曾笑他人到，岂识今朝自入来”直钞王涯之语，“绛罗袂里建溪茶，侍女封緘结采花。斜押紫泥书敕字，内官分赐五侯家”则撮合王仲初“黄金合里盛红雪”与王岐公“内库新函进御茶”两诗而错直出之，“问回翠首依帘立，闲对君王说陇西”则又偷用仲初“数对君王忆陇山”之语也，次孙内翰北里韵“新妆满面频看镜，残梦关心懒下楼”则元人张光弼“无题”警句也。吴子鱼〔明济〕朝鲜诗选云：“游仙曲三百首，余得其手书八十一首。”今所传者多沿袭唐人旧句，而本朝马浩澜游仙词见西湖志余者亦窜入其中，凡塞上杨柳枝竹枝等旧题皆然。岂中华篇什流传鸡林，彼中以为瑯函秘册，非人世所经见，遂欲掩而有之耶？此邦文士搜奇猎异，陡见

出于外夷女子，惊喜赞叹，不复核其从来。桐城方夫人采辑诗史，评徐媛之诗以“好名无学”四字，遍诮吴中之士女，于许妹之诗亦复漫无简括，不知其何说也。承夫子之命讎校香奁诸什，偶有管窥辄加槩记，今所撰录亦据朝鲜诗选，存其什之二三，其中字句窜窃，触类而求之，固未可悉数也。观者详之而已。

寅恪案：牧斋遗事所言河东君勘定列朝诗集闺秀一集事，可与相证。至王沅辋川诗钞陆“虞山柳枝词”十四首之十云：“河梁录别久成尘，特倩香奁品藻新。云汉在天光奕奕，列朝新见旧词臣。”及自注云：“钱选列朝诗，首及御制，下注臣谦益曰云云，历诋诸作者，托为姬评。”则甚不公允。盖牧斋编列朝诗集，河东君未必悉参预其事，但香奁一集，揆以钱柳两人之关系及河东君个人兴趣所在，诸端言之，乃谓河东君之评语出于牧斋所假托，殊不近情理也。又胜时诗末两句即指列朝诗集乾集之上“太祖高皇帝”条所云“臣谦益所撰集，谨恭录内府所藏弃御制文集，冠诸篇首，以著昭代人文化成之始”等之类，夫牧斋著书，借此以见其不忘故国旧君之微旨。胜时自命明之遗逸，应恕其前此失节之愆，而嘉其后来赎罪之意，始可称为平心之论，今则挟其师与河东君因缘不善终之私怨，而又偏袒于张孺人，遂妄肆讥弹，过矣！

又牧斋尺牘中“与毛子晋”四十六通，其第壹柒通云：

乾集阅过附去。本朝诗无此集，不成模样。彼中禁忌殊亦阔疏，不妨既付剞劂，少待而出之也。

其第壹捌通云：

诸样本昨已送上，想在记室矣。顷又附去闰集五册，乙集三卷。闰集颇费搜访，早刻之，可以供一时谈资也。

寅恪案：此两札容君文中已引，今可取作胜时诗之注脚也。

关于牧斋者，请先论述其修史复明两端，然后旁及评议列朝诗集之诸说，更赘述牧斋与朱长孺注杜诗之公案，但此等不涉及本文主旨，自不必详尽也。

牧斋历朝诗集自序（据东莞容氏藏书）云：

毛子子晋刻历朝诗集成，余抚之忼然而叹。毛子问曰：夫子何叹？予曰：有叹乎，予之叹，盖叹孟阳也。曰：夫子何叹乎孟阳也？曰：录诗何始乎？自孟阳读中州集始也。孟阳之言曰，元氏之集诗也，以诗系人，以人系传，中州之诗亦金源之史也。吾将仿而为之。吾以采诗，子以庀史，不亦可乎？山居多暇，撰次国朝诗集几三十

家。未几罢去，此天启初年事也。越二十余年，而丁开宝之难，海宇板荡，载籍放失。濒死讼系，复有事于斯集。托始于丙戌，彻简于己丑。乃以其间论次昭代之文章，搜讨朝家之史乘，州次部居，发凡起例，头白汗青，庶几有日。庚寅阳月，融风为灾，插架盈箱，荡为煨烬。此集先付杀青，幸免于秦火汉灰之余。呜乎！恹矣！追惟始事，宛如积劫。奇文共赏，疑义相析，哲人其萎，流风迢然。惜孟阳之草创斯集，而不能丹铅甲乙，奋笔以溃于成也。翟泉鹄出，天津鹃啼，海录谷音，咎征先告。恨余之不前死，从孟阳于九京，而猥以残魂余气，应野史亭之遗忏也。哭泣之不可，叹于何有？故曰，予之叹，叹孟阳也。曰：元氏之集，自甲迄癸，今止于丁者何居？曰：癸，归也。于卦为归藏。时为冬令，月在癸曰极。丁，丁壮成实也。岁曰彊圉。万物盛于丙，成于丁，茂于戊。于时为朱明，四十强盛之时也。金镜未坠，珠囊重理，鸿朗庄严，富有日新。天地之心，声文之运也。然则，何以言集，而不言选？曰，备典故，采风谣，汰冗长，访幽仄，铺陈皇明，发挥才调，愚窃有志焉。讨论风雅，别裁伪体，有孟阳之绪言在，非吾所敢任也，请以俟世之作者。孟阳名嘉燧，新安程氏，侨居嘉定。其诗录丁集。余虞山蒙叟钱谦益也。集之告成，在玄默执徐之岁，而序作于玄月

十有三日。

寅恪案：此序作于顺治九年壬辰九月十三日。有学集壹捌耦耕堂诗序云：“崇祯癸未十二月，吾友孟阳卒于新安之长翰山。又十二年，岁在甲午，余所辑列朝诗集始出。可知列朝诗集诸集虽陆续刻成，但至顺治十一年甲午，（参有学集壹柒“季沧苇诗序。”）其书始全部流行于世。”牧斋自序云“托始于丙戌”者，实因其平生志在修撰有明一代之国史，此点前已言及，兹不赘述。牧斋于丙戌由北京南还后，已知此志必不能遂，因继续前此与孟阳商讨有明一代之诗，仿元遗山中州集之例，借诗以存史。其时孟阳已前卒，故一身兼采诗庀史之两事，乃迫于情势，非得已也。（可参初学集捌叁“题中州集钞”。）且自序中如“国朝”“昭代”“开宝之难”及“皇明”等辞，皆于其故国之思、复明之志有关，容君文中多已言及之。唯牧斋不称“天宝之难”而言“开宝之难”者，盖天宝指崇祯十七年清兵入关取北京，在此以前即清室并吞辽左，亦即第壹章所引“宴誉堂话旧”诗“东虏游魂三十年”之意也。“海录”“谷音”者，“谷音”指杜本“谷音”而言，其书今已收入涵芬楼四部丛刊中，世所习知，“海录”指龚开“桑海遗录”而言，见吴莱渊颖集壹贰“桑海遗录序”，其书寅恪未得见也。牧斋于序中详言其编列朝诗集虽仿中州集，然不依中州集迄于癸之

例而止于丁，实寓期望明室中兴之意。（可参有学集壹柒“江田陈氏家集序”。）

前论牧斋“次韵盛集陶”诗已择录金堡遍行堂集捌“列朝诗传序”之文为释，兹再移录其他一节以证之。

文云：

覆瓿犁眉分为二集，即以青田分为二人。其于佐命之勋，名与而实不与，以为其迹非其心耳。心至，而迹不至，则其言长。迹至，而心不至，则其言短。观于言之长短，而见其心之所存。故曰：古之大人志士，义心苦调，有非旂常竹帛可以测其浅深者，斯亦千秋之笃论也。析青田为二人，一以为元之遗民，一以为明之功臣。则凡为功臣者，皆不害为遗民。虞山其为今之后死者宽假欤？为今之后死者兴起欤？吾不得而知，而特知其意不在诗。于是萧子孟昉取其传而舍其诗。诗者，讼之聚也。虞山之论以北地为兵气，以竟陵为鬼趣，诗道变，而国运衰，其狱词甚厉。夫国运随乎政本，王李钟谭非当轴者，既不受狱，狱无所归。虞山平生游好，皆取其雄俊激发，留意用世，思得当，而扼于无所试，一传之中三致意焉。即如王逢戴良之于元，陈基张宪之于淮，王翰之于闽，表章不遗余力。其终也惻怛于朝鲜郑梦周之冤，辨核严正，将使属国陪臣九京吐气，是皆败亡之余，而未尝移狱于其诗。

则虞山之意果不在于诗也。或谓虞山不能坚党人之壁垒，而为诗人建鼓旗，若欲争胜负于声律者。人固不易知，书亦岂易读耶？

寅恪案：道隐论牧斋编列朝诗集，其主旨在修史，并暗寓复明之意，而论诗乃属次要者。就寅恪所见诸家评列朝诗集之言，唯澹归最能得其款要。萧孟昉所抄当与今传世之钱陆燦本相同，皆不加删削悉存牧斋之旧文者。偶检牧斋尺牘中“与陆敕先”九通之七云：“承示娄东顾君论文书序，深讶其胸次繁富，识见超越。又复记存衰朽，不惜告之话言，赐以箴砭，其用意良厚，惜乎仆已灰心空门，拨弃文字，向所撰述流布人间者，不特味同嚼蜡，抑且贱比土梗，不复能扳附当世俊贤，相与掸弄翰墨，而上下其议论也。列朝诗人小传得加删削，幸甚。然古之神仙但有点铁成金者，若欲点粪溲为金银，虽钟吕不能，吾恐其劳而无功也。聊及之，以发足下一笑耳。日来从事华严疏钞，谢客之禁甚厉，虽足下相过，亦不能数数延见，辄书此以道意，不悉。”可知牧斋甚重视其列朝诗集小传，而不以顾氏之删节为然。（寅恪检阅周容春酒堂诗话，知鄮山手录列朝诗传亦稍加删节。特附记于此。）盖其书之主旨在修史，此点可与道隐之说互相印证也。至列朝诗集论诗之语虽多，兹以非本文之范围并主旨所在，故概从省略。读者可取原书观之，不须

赘引。惟择录牧斋之文一二于下，以其言及陈子龙李雯黄淳耀，而此三人与河东君直接间接皆相关涉，饶有兴趣也。

有学集肆柒“题徐季白诗卷后”云：

余少不能诗，老而不复论诗，丧乱之后搜采遗忘，都为一集，间有评论，举所闻于先生长者之绪言，略为标目，以就正于君子。不自意颇得当于法眼，杂然叹赏，称为艺苑之金鑑。而一二诟厉者又将吹毛刻肤，以为大僂。老归空门，深知一切皆幻，付之卢胡而已。偶游云间，徐子季白持行卷来谒，再拜而乞言，犹以余为足与言者也。余窃心愧之。余之评诗，与当世觚牾者，莫甚于二李及弇州。二李且置勿论，弇州则吾先世之契家也。余发覆额时读前后四部稿，皆能成诵暗记其行墨。今所谓晚年定论者，皆举扬其集中追悔少作与其欲改正卮言，勿误后人之语，以戎当世之耳论日食、刻舟胶柱者，初非敢凿空杜撰、欺诬先哲也。云间之才子如卧子舒章，余故爱其才情，美其声律，惟其渊源流别各有从来，余亦尝面规之，而二子亦不以为耳瑱。采诗之役，未及甲申以后，岂有意刊落料拣哉？嗟夫天地之降才与吾人之灵心妙智，生生不穷，新新相续。有三百篇则必有楚骚，有汉魏建安则必有六朝，有景隆开元则必有中晚及宋元，而世皆遵守严羽卿刘辰翁高廷礼之瞽说，限隔时代，支离格

律，如痴蝇穴纸，不见世界，斯则良可怜愍者。如云间之诗，自国初海叟诸公以迄陈李，可谓极盛矣，后来才俊比肩接踵，莫不异曲同工，光前绝后。季白则其超乘绝出者也。生才不尽，来者难诬，必欲以一人一家之见评泊古今，牛羊之眼，但别方隅，岂不可笑哉？余绝口论诗久矣，以季白虚心请益，偶有根触，聊发其狂言，亦欲因季白以鐔于云间之后贤也。

牧斋尺牘中“与毛子晋”四十六通之四十五云：

蕴生诗自佳，非午溪辈之比。（寅恪案：“午溪”指元陈镒而言。镒有午溪集。可参四库提要壹陸柒。此集为孔暘编选，刘基校正。牧斋盖以孔暘目子晋，而自比于刘基也。）须少待时日，与陈卧子诸公死节者并传，已有人先为料理矣。其他则一切以金城汤池御之。此间聒噪者不少，置之不答而已。

又关于列朝诗集小传，复有正钱录一书，不得不略述之于下。

钱陆燦“汇刻列朝诗集小传序”略云：

（康熙）八年冬，汪钝庵〔琬〕招余与计甫草〔东〕黄俞邨〔虞稷〕倪暗公〔燦〕夜饮，论诗于户部公署。（寅恪案：“户部公署”指江陵西新关署。盖是时尧峰正榷此关税务也。见清史列

传柴拾文苑传汪琬传。)出其集中有与梁侍御〔日缉〕论吴氏正钱录书。(此书见尧峰文钞叁贰。)钱则心知其为牧斋公，未知吴氏何人也。比余去金陵，馆常州董侍御易农〔文骥〕家。易农为余言，吴氏名旻，字修龄，工于诗，深于禅，其雅游也。(寅恪案：吴氏一名乔，其事迹及著述诸书所载颇亦不少，但光绪修昆新两县合志叁肆人物游寓门吴旻传，似较详备，读者可取参阅也。)遂就求其是录观之，大抵吴氏之论文专主欧苏，故讥弹诗集传不遗余力，亦不知吴君盖有为言之。一时走笔，代宾戏客难，驳正若干条。驳正者，驳其正也。(寅恪案：陆燦驳正之文共六条，兹不备引，读者苟取湘灵全文观之，则知修龄所正牧斋之言皆吹毛求疵者也。)当是时，余犹未识吴君也，十七年始与君会于东海尚书相国之家。(寅恪案：“尚书”指徐乾学，“相国”指徐元文。)易农适亦以事至，置酒相欢也。君慨然曰：曩旻以诗文谒牧斋公于虞山，不见答，不平之鸣，抨击过当，亦窃不意公等议其后矣。易农曰：无庸。是书具在，窃虞学者之择焉而不精，存吴氏之正，则读书家之心眼日细。又虞学者之语焉而不详，存钱氏之驳，则著作家之风气日上。一时以为笃论。

云间蔡练江澄鸡窗丛话云：

钝翁太史好排斥前辈，而于虞山尤甚。一日

其密友吴江计孝廉东谓之曰：我昔登泰山顶，欲遗矢，若下山有四十里之遥，不可忍，遂于岩畔溺焉，而泰山不加秽也。汪知其刺己，跳跃谩骂，几至攘臂。

吴乔围炉诗话陆论陈卧子明诗选，推崇牧斋甚至。如：“献吉高声大气，于鳞绚烂铿锵，遇凑手题，则能作壳硬浮华之语以震眩无识，题不凑手，便如优人扮生旦，而身披绮纱袍子，口唱大江东去。为牧斋所鄙笑，由其但学盛唐皮毛，全不知诗故也。”“嘉定以震川故，文章有唐叔达诸公；常熟以牧斋故，士人学问都有根本。乡先达之关系，顾不重哉？”“宏嘉诗文为钱牧斋艾千子所抨击，丑态毕露矣。以彼家门径，易知易行，便于应酬，而又冒班马盛唐之名，所以屡仆屡起。”“全唐诗何可胜计，于鳞抽取几篇，以为唐诗尽于此矣。何异太仓之粟，陈陈相因，而盗择（攫？）升斗，以为尽王家之蓄积哉？唐人之诗工，所失虽多，所收自好。卧子选明诗，亦每人一二篇。非独学于鳞，乃是惟取高声大气，重绿浓红，似乎二李者也。明人之诗不工，所取皆陈浊肤壳无味之物。若牧斋列朝诗早出，此选或不发刻耳。于鳞仿汉人乐府为牧斋所攻者，直是笑具（寅恪案：此条可参春酒堂诗话论李于鳞改古诗“枕郎左边，随郎转侧”之“左”为“右”条）”等条，皆是其例。（并可参同书叁论高棅唐诗品汇

引牧斋之说条。)修龄之正钱录，乃正牧斋列朝诗传中其文不合于欧曾者，若论诗之旨，则全与牧斋相同。特标出此点，以免世人言正钱录者之误会。

复次，牧斋之编列朝诗集，其主旨在修史，论诗乃属次要者。据上所引资料已足证明。兹并附述牧斋与朱长孺鹤龄注杜诗一重公案于此，以其亦与史事相关也。

新唐书贰佰壹文艺上杜审言传附甫传赞曰：

甫又善陈时事，律切精深，至千言不少衰，世号诗史。

牧斋笺注杜工部集首载诸家诗话引古今诗话一事云：

章圣（指宋真宗）问侍臣：唐时酒每斗价几何？丁晋公（指丁谓）奏曰：唐时酒每斗三百文。举杜诗以证。章圣大喜曰：杜甫诗自可为一代之史也。

可知牧斋之注引杜尤注意诗史一点，在此之前能以杜诗与唐史互相参证，如牧斋所为之详尽者，尚未之见也。至其与朱长孺之争论，以资料过烦，又非本文之主旨，故不必备述，仅录牧斋尺牘中“与遵王”三十通之二十三于下，以见一斑。（可参牧斋尺牘上“与朱长孺”三通之二。）

文云：

杜笺闻已开板，殊非吾不欲流传之意。正欲病起面商行止，长孺来云松陵本已付梓矣。缪相引重，必欲糠粃前列，此尤大非吾意。再三苦辞，而坚不可固，只得听之。仆所以不欲居其首者，其说甚长。往时以笺本付长孺，见其苦心搜掇，少规正意，欲其将笺本稍稍补葺，勿令为未成之书可耳。不谓其学问繁富，心思周折，成书之后，绝非吾本来面目。又欲劝其少少裁正，如昨所标举云云。而今本已付剞劂，如不可待，则亦付之无可奈何而已。晚年学道，深知一切皆空，呼牛呼马，岂惮作石林替身。以此但任其两行，不复更措一词。若笺本已刻，须更加功治定。既已卖身佛奴，翻阅疏钞，又欲参会宗镜，二六时中无晷刻偷闲。世间文字近时看得更如嚼蜡矣，杜注之佳否亦殊不足道也。或待深秋初冬此刻竣事，再作一序，申明所以不敢注杜与不欲流传之故，庶可以有辞于艺林也。昨石公云，义山注改窜后又有纰缪许多。彼能为义山功臣，独不肯移少分于少陵乎？治定之役，令分任之何如？热毒欲死，挥汗作字，阅过毁之。

足见牧斋初意本以所注杜诗尚未全备，于令长孺续补成之。后见长孺之书，始知其反客为主，以己身之著作为己陈之刍狗，故痛恨不置，乃使遵王别刊所著，与朱书并行。前于第叁章论

宋辕文上牧斋书，曾详引朱长孺致梅村书。朱氏此札作于牧斋身后，虽力排辕文之谬说，持论甚正，但亦阴为己身辩护前此注杜与朱长袞用牧斋旧作之故也。今梅村家藏稿中未见关涉长孺此书之文，不知是否骏公置之不答，抑或后来因涉及牧斋，遂被删削耶？考乾隆三十四年后清廷禁毁牧斋著述，梅村集虽撤去牧斋之序可以流通，颇疑其诗文中仍有删去与牧斋有关之篇什不少。如今梅村家藏稿内未见有挽钱悼柳之作，殊不近事理。或因清高宗早岁所撰乐善堂全集曾赋题吴梅村集诗，赞赏备至，倘梅村集内复发现关涉称誉牧斋之作，则此独裁者将无地自容。岂当日诸臣及吴氏后人遂于家藏稿中删削此类篇什，借以保全帝王之颜面欤？久蓄此疑，未敢自信，特附于此，以俟更考。

复次，朱长孺愚庵小集拾“与李太保口口论杜注书”略云：

杜注刻成，蒙先生惠以大序，重比毳琳。子美非知道者，此语似唐突子美。然子美自言之矣：文章一小技，于道未为尊。此语正可与子美相视莫逆于千载之上也。杜诗注错出无伦，未有为之剪截而整齐之者，所以识者不能无深憾也。近人多知其非，新注林立，尽以为子美之真面目在是矣。然好异者失真，繁称者寡要，如“聊飞燕将书”，乃西京初复，史思明以河北诸州来

降，故用聊城射书事。今引安禄山降哥舒翰，令以书招诸将，诸将复书责之。此于收京何涉也。“豆子雨已熟”，本佛书，譬如春月下诸豆子，得暖气色寻便出土。伪苏注以豆子为目睛，既可笑矣。今却云赞公来秦州，已见豆熟。夫“杨枝”用佛经，“豆子”亦必用佛书。若云已见豆熟，乃陆士衡所讥挈瓶屡空者，子美必不然也。“旷原延冥搜”原出穆天子传，今妄益云原昆仑东北脚名，此出何典乎？“何人为觅郑瓜州”，瓜州见张礼游城南记。今云郑审大历中为袁州刺史，审刺袁州安知不在子美没后乎？地理山川古迹，须考原始及新旧唐书元和郡县志，不得已乃引寰宇记长安志以及近代书耳。“春风回首仲宣楼”，应据盛弘之荊州记甚明。今乃引方輿胜览高季兴事。季兴五代人也。季兴之仲宣楼岂即当阳县仲宣作赋之城楼乎？以上特略举其概，他若黄河十月冰，三车肯载书，危沙折花当诸解皆凿而无取。虽其说假托巨公以行，然涂鸦续貂，贻误后学，此不可以无正也。

寅恪案：长孺此札有数问题，一为朱氏杜工部诗辑注付印之时间，二为此札是否拟作，三为李太史究为何人。兹分别略论之。

一，牧斋尺牘中“与遵王”札共为三十通，其第貳壹通至第叁拾通皆关于注杜之事，前已略引，其中屡有言及钱朱二注开版事，但不知何

故，于康熙三年甲辰牧斋逝世之前两书俱未曾全部付梓。

今据上海复旦大学图书馆藏本朱鹤龄杜工部诗辑注观之，卷首补钞钱谦益序，后附牧斋手札云：

杜注付梓，甚佳。但自愧糠粃在前耳。此中刻未必成，即成，不妨两行也。草复。

其后又有朱鹤龄附记云：

愚素好读杜，得蔡梦弼草堂本点校之，会粹群书，参伍众说，名为辑注。乙未（顺治十二年）馆先生家塾，出以就正。先生见而许可，遂检所笺吴若本及九家注，命之合钞，益广搜罗，详加考核，朝夕质疑，寸笺指授，丹铅点定，手泽如新。卒业请序，篋藏而已。壬寅（康熙元年）复馆先生家，更录呈求益。先生谓所见颇有不同，不若两行其书。时虞山方刻杜笺，愚亦欲以辑注问世。书既分行，仍用草堂原本，节采笺语，间存异说。谋之同志，咸谓无伤。是冬馆归，将刻样呈览，先生手复云云，见者咸叹先生之曲成后学，始终无异如此。今先生往矣，函丈从容，遂成千古，能无西州之痛。松陵朱鹤龄书。

季振宜钱注杜诗序略云：

丙午（康熙五年）冬予渡江访虞山剑门诸

胜，得识遵王。一日指杜诗数帙，泣谓余曰：此我牧翁笺注杜诗也。凡笺注中未及记录，特标之曰具出某书某书。往往非人间所有，独遵王有之。遵王弃日留夜，必探其窟穴，擒之而出，以补笺注之年未具。丁未（康熙六年）夏，予延遵王渡江，商量雕刻。遵王又砻砻数月，而后托梓人以传焉。康熙六年仲夏泰兴季振宜序。

寅恪案：钱注杜诗全部刻成于康熙六年，朱注杜诗则未知于何时全部刻成。鹤龄附记作于牧斋去世之后，但未署年月，其愚庵小集柒“杜诗辑注序”（此序复旦大学藏本朱注杜诗未载）亦未言刊行之时间也。后检亭林佚文辑补“与人札”云：“十年间别，梦想为劳。老仁兄闭户著书，穷探今古，以视弟之久客边塞，歌儿虎而畏风波者，琼若霄凡之隔矣。正在怀思，而次耕北来，传有惠札，途中失之，仅得所注杜集一卷。读其书，即不待尺素之殷勤，而已如见其人也。吾辈所恃，在自家本领足以垂之后代，不必傍人篱落，亦不屑与人争名。弟三十年来并无一字流传坊间，比乃刻日知录二本，虽未敢必其垂后，而近二百年来未有此书，则确乎可信也。道远未得寄呈，偶考杜诗十余条，附便先寄太原。旅次炙冻书次，奉候起居，不庄不备。”亭林此札所寄与之人颇似长孺，（可参清史列传陆捌及康熙刻潘怪章松陵文献拾朱鹤龄传。）除札中“闭户

著书”之言及有关注杜事与鹤龄传相合外，愚庵小集叁载“送潘次耕北游”七古末二句云“鹿城顾子（自注：“宁人。”）久作客，为我传讯今何如”，更与札中“次耕北来，传有惠札，途中失之”等语适切。据徐遁弇嘉辑顾亭林先生诗笺注卷首所附顾亭林先生诗谱略云：“〔康熙〕八年己酉，潘节士之弟来远受学二首。”（寅恪案：此诗见亭林诗集肆。）又引吴映奎顾亭林年谱云：“冬抵平原，潘次耕来受学。”可知次耕北游之时间为康熙八年，其时朱氏杜注仅有一卷，足证其全部刻成必在康熙六年季氏刻牧斋杜诗笺注之后也。

复检愚庵小集拾“寄徐太史健庵论经学书”略云：

愚先出〔尚书〕埤传是正于高明长者，〔汪〕钝翁先生见之，急捐橐欵，为诸公倡。今已就其半矣。草泽陈人从未敢辄赜京华，特以今日文章道义之望咸归重于先生，又昔年忝辱交游之末，故敢邮寄所梓，上呈乙览。倘中有可采，望赐以序言，导其先路，庶几剗剗之役可溃于成。

同书补遗壹“徐健庵太史过访”五古略云：

亭林余畏友，卓荦儒林奋。三张才并雄，景阳名早晟。酷似舅家风，吾党推渊镜。愍余空橐垂，兼金助雕镂。

由此观之，长孺之书必非一次刻成，助其雕锲者亦必非一人所能为力。但徐氏虽饮镌长孺之书，而不言及杜注，必与之无涉也。

二，复旦大学藏本朱注杜诗未载李太史序，若非因避忌删去，则本无其序，长孺之文不过假设此题，借以驳牧斋之笺注耳。其札中所举之注文，如“聊飞燕将书”见钱注拾“收京”诗三首之一“燕将书”注，“豆子雨已熟”见钱注叁“别赞上人”诗“豆子”注，“人生五马贵”见钱注拾“送贾阁老出汝州”诗“五马”注。诸条即是例证，可不备引。至书中所云“其说假托巨公以行，然涂鸦续貂，贻误后学，此不可以无正也”，牧斋与长孺因注杜而发生之纠纷虽与遵王颇有关涉（见牧斋尺牘中“与遵王”札及牧斋杜诗笺注自序等），钱注本附刻前又如李氏所言“遵王弃日留夜，必探其窟穴，擒之而出，以补笺注之所未具”，但其所补当为牧斋所标出，未及记录者非出诸遵王也。（可参下引有学集叁玖“复吴江潘力田书”“聊用小签标记，简别泰甚，长孺大愠，疑吹求贬剥，出及门诸人之手”等语。）长孺不便驳斥牧斋，故作此指桑骂槐之举，斯岂长孺所谓“怨而不忍直致其怨，则其辞不得不诡譎曼衍”者哉？（见愚庵小集贰“西昆发微序。”）

又牧斋杜诗笺注自序云：

族孙遵王谋诸同人曰，草堂笺注元本具在，

若玄元皇帝庙，洗兵马入朝，诸将诸笺，凿开鸿蒙，手洗日月，当大书特书，昭揭万世。而今珠沉玉铉，晦昧于行墨之中，惜也。考旧注以正年谱，仿苏注以立诗谱，地里姓氏，订讹斥伪，皆吾夫子独力创始，而今不复知出于谁手。真也！

牧斋借遵王之言以诋斥长孺，今读者取钱朱两注自见。今观朱氏辑注中或全部不著“钱笺”，如朱注伍“洗兵马”即是其例。细绎牧斋所作之长笺，皆借李唐时事以暗指明代时事，并极其用心抒写己身在明末政治蜕变中所处之环境，实为古典今典同用之妙文。长孺以其与少陵原作无甚关系，概从删削，殊失牧斋笺注之微旨。或偶著“钱笺”，但增损其内容，如朱注壹叁秋兴八首中有仅录钱注“笺曰”之一部份，而弃其“又曰”之文，遂将笺注割裂窜易，宜其招致牧斋之不满。又或用其意而改其词，如取朱注壹“冬日洛城北谒玄元皇帝庙”之“钱笺”与钱注玖此题所笺之原文比较，则知愚庵所改即牧斋托为遵王之言“吾夫子独力创始，而今不复知出于谁手。真也！”等语所指者，此点尤为牧斋所痛恨也。

三，若朱注杜诗卷首原有李序，则长孺此札何以讳太史之名而不书，其中必有待发之覆。颇疑“李太史”乃李天生因笃。据雪桥诗话贰云：“李天生尝以四十韵长律赠曹秋岳，秋岳叹为风雅以来仅有斯制。初入都，南人易之。一日宴集，语

杜诗应口诵。或谓偶熟，复诘其他，即举全部，且曰吾于诸经史类然，愿诸君叩之。一座咋舌。”天生既熟精杜诗，其为长孺作杜注序自有可能也。

今虽未发现长孺直接于天生有关之诗文，但两人之间错互间接之材料颇复不少。如清史列传陸陸李因笃传略云：

李因笃字天生，陕西富平人。明诸生。康熙间诏举博学鸿儒，因笃夙负重名，公卿交荐，母劝之行，试列一等，授翰林院检讨。未逾月，以母老乞养。疏曰：比者内阁学士项景襄李天馥大理寺少卿张云翼等旁采虚声，联呈荐牒，陕西巡抚促臣赴京。臣自念臣母年逾七十，属岁多病，困顿床褥，转侧需人。臣止一弟因材，从幼过继。臣年四十有九，并无儿女，跬步难离。屡具呈辞，叠奉部驳。痛思臣母垂暮之年，不幸身婴残疾，臣若贪承恩诏，背母远行，必致倚门倚闾，夙病增剧。况衰龄七十，久困扶床，辇路三千，难通啮指。一旦祷北辰而已远，回西景以无期，万一有为人子所不忍言者，则风木之悲何及，瓶罍之耻奚偿，臣永为名教罪人。不惟始进已乖，无颜以对皇上，而循陔负咎，躁进贻讥，则于荐臣亦为有靦面目。皇上至仁至孝，远迈前朝，而甘违老亲，致伤风化，有臣如此，安所用之？查见行事例，凡在京官员家无次丁，听其终

养。臣身为独子，与例正符。伏祈特沛恩慈，许臣归养。母歿仍不出，因笃性慷直，然尚气节，急人之急。顾炎武在山左被诬陷，因奔走三千里为脱其难。（寅恪案：此事可参亭林诗集肆“子德李子闻余在难，特走燕中告急诸友人，复驰至济南省视。于其行也，作诗赠之”五言排律，及蒋山佣残稿贰“与人书”第贰通“富平李天生因笃者，三千里赴友人之急，疾呼輦上，协计橐廩，驰至济南，不见官长一人而去”等语。）尝著诗说，炎武称之曰毛郑有嗣音矣，与毛奇龄论古韵不合。奇龄强辩，炎武是因笃而非奇龄。

亭林文集叁“与李湘北（天馥）书”（并见蒋山佣残稿贰题作“与李湘北学士书”）云：

关中布衣李君因笃，顷承大疏荐扬，既征好士之忱，尤羨拔尤之鉴。但此君母老且病，独子无依，一奉鹤书，相看哽咽。虽趋朝之义已迫于戴星，而问寝之私倍悬于爱日，况年逾七十，久困扶床。路隔三千，难通啮指。一旦祷北辰而不验，回西景以无期，则瓶罍之耻奚偿，风木之悲何及。昔者令伯奏其愚诚，晋朝听许；元直指其方寸，汉主遣行。求贤虽有国之经，教孝实人伦之本。是用溯风即路，沥血叩阍，伏惟执事宏锡类之仁，悯向隅之泣，俯赐吹嘘，仰徼俞允，俾得归供菑水，入侍刀圭。则自此一日之斑衣，即终身之结草矣。

蒋山佣残稿贰“与梁大司农书”（[顾]衍生注：“讳清标，字玉立。”）云：

谨启，关中布衣李君因笃，昔年尝以片言为介，上谒庭墀，得蒙一顾之知，遂预明扬之数。在于流俗，岂非至荣！然而此君母老且病。（衍生注：“下与与李学士书同。”）

同书叁“答李子德（因笃）第贰通云：

老弟宜将令伯陈情表并注中事实录出一通，携之笥中。在己不待书绅，示人可以开墙面也。以不预考为上上，至嘱至嘱！此番入都不妨拜客，既为母陈情，则望门稽首亦不为屈。虽逢门便拜，岂有周顒种放之嫌乎？梁公（原注：“清标。”）有心人，若不得见，可上书深切恳之。

（寅恪案：前论牧斋之脱祸与梁氏有关，此亦一旁证也。）外又托韩元少（荃）于馆中诸公前赞成，亦可一拜。旁人佞谀之言塞耳勿听，凡见人但述危苦之情，勿露矜张之色，则向后声名高于征书万万也。又“同年”二字切不可说，说于布衣生监之前犹可，说于两榜之前此恨将不可解。此种风气相传百余年矣，亦当知之。至都数日后，速发一字于提塘慰我。

徐嘉颐亭林先生诗笺注壹陆“寄次耕，时被荐在燕中”五古略云：

关西有二士，立志粗可称。虽赴翘车招，犹

知畏友朋。或有金马客，问余可同登。为言顾彦先，唯办刀与绳。（寅恪案：“关西有二士”指李天生因笃及王山史弘撰。见徐嘉注所引亭林文集叁“与李星来源”第贰通“关中三友，山史辞病不获而行，天生母病，涕泣言别。[李]中孚[颢]至以死自誓而后免。视老夫为天际之冥鸿矣”等语。）

愚庵小集伍“垂虹亭过徐太史公肃舟中”云：
（诗略。）

同书补遗壹“送潘次耕应举入都”二首云：
（诗略。）

有学集叁玖“复吴江潘力田书”（可参松陵文献卷首潘怪章传）云：

杜诗新解不欲署名，曾与长孺再三往复。日来翻阅华严，漏刻不遑，都无闲心理此长语。顷承翰教，拳拳付嘱，似有意为疏通证明之者。不直，则道不见，请讼言而无诛可乎？仆之笺杜诗发端于卢德水、程孟阳诸老云：何不遂举其全？遂有小笺之役，大意专为刊削有宋诸人伪注谬解，烦仍舛驳之文，冀少存杜陵面目。偶有诠释，但据目前文史，提纲撮要，宁略无烦，宁疏无漏。深知注杜之难，不敢以削稿自任，置之篋衍，聊代荟蕞而已。长孺授书江村，知其笃志注杜积有岁年，便元本相付曰：幸为我遂成之。略

为发凡起例，摛抉向来沿袭俗学之误。别去数年，来告成事，且请为序。妄意昔年讲授大指，尚未辽远，欣然命笔，极言注诗之难与所以不敢注杜之本意，其微指具在也。既而以成书见示，见其引事释文榘榘杂出，间资喁喁，令人喷饭，聊用小签标记。简别泰甚，长孺大慍，疑吹求贬剥，出及门诸人之手，亦不能不心折而去。亡何，又以定本来，谓已经次第芟改，同里诸公商榷详定，醵金授梓，灼然可以悬诸国门矣。乘间窃窥其稿，向所指纰谬者约略抹去，其削而未尽者，疮痍痂盖，尚落落卷帙间。杜诗非易注之书，注杜非聊尔之事，固不（此处八字不清），终不（此处五字不清），冀幸举世两目尽夹，而以为予雄也。诸公既共订此事，必将探珠搜玉，尽美极玄，为少陵重开生面。鄙人所期望者如是足矣，又何容支离攘臂于其间乎？来教谓愚贱姓氏，挂名简端，不惟长孺不忘渊源，亦诸公推轂盛意。词坛文府，或推或挽，鹄巢鸠居，实有厚幸。仆所以不愿厕名者，扪心抚己，引份自安，不欲抑没矜慎注杜之初意，非敢倔强执拗，甘自外于众君子也。来教申言前序九鼎已冠首简。斯言也，殆虑仆慙有后言，而执为要质者。若是，老夫亦有词矣。未见成书先事奖许，失人失言，自当二罪并案。及其见闻违互，编摩庞杂，虽复两耳耸听，亦自有眼有口，安能糊心敕目，护前

遮过，而暗不吐一字耶？荒村暇日，复视旧笺，改正错误凡数十条。推广略例，牖陈近代注杜得失，又二十条。别作一叙，发明本末。里中已杀青缮写，仆以耻于抗行，止之。今以前序为息壤，而借以监谤，则此序正可作忏悔文，又何能终锢之勿出乎？仆生平痴肠热血，勇于为人，于长孺之注杜郑重披剥、期期不可者，良欲以古义相勸勉，冀其自致不朽耳。老耄昏忘，有言不信，不得已而求免厕名，少欲自列，而诸公咸不以为然，居然以岐舌相规，以口血相责。匹夫不可夺志，有闷默窃叹而已。少年时观刘子骏与杨子云书从取方书入策贡之县官，而子云答书曰君不欲胁之以威、凌之以武，则缢死以从命。私心窃怪其过当。由今言之，古人矜重著作，不受要迫，可谓子云老不晓事哉？余生残劫，道心不坚，稍有根触，习气迸发。兄为我忘年知己，想见老人痴顽、茹物欲吐之状。传示茂伦兄，（寅恪案：“茂伦”为吴江顾有孝之字。卢紘所刻江左三大家诗钞中之牧斋诗钞，即有孝与吴江赵沅同辑者。）当开堂一笑也。

寅恪案：依上引资料，可知长孺与亭林及徐潘二氏兄弟殊有关系，而诸人与天生尤为密切。长孺本与曹秋岳交好（可参愚庵小集补遗壹“献曹秋岳侍郎三十韵”诗并曹秋岳溶静惕堂诗集叁陆“朱长孺以尚书埤穿见贻，因伤右吉”诗，及同

书同卷“李天生以修明史授简讨不拜请养归秦寄怀四首”），若不因曹氏，亦可由诸人间接请天生作序。至其所以不著“李太史”之名者，疑长孺不欲子德牵入注杜之纠纷也。牧斋“复吴江潘力田书”乃其平生所作文中妙品之一，盖钱朱注杜公案错综复杂，牧斋叙述此事首尾曲折，明白晓畅，世之考论此问题者苟取而细绎之，则知钱朱两人及常熟吴江两地文人之派别异同，可不须寅恪于此饶舌矣。故不避繁琐之讥详尽录之，通人君子或不以为可厌可笑也。

总而言之，上列三问题皆为假设，实无确证，姑备一说于此云尔。

复有可附论者，觚剩壹吴觚上“力田遗诗”条云：

潘柅章著述甚富，悉于被系时遗亡，间有留之故人家者，因其罹法甚酷，辄废匿之。如杜诗博议一书，引据考证，纠讹辟舛，可谓少陵功臣，朱长孺笺诗多所采取，竟讳而不著其姓氏矣。

寅恪案：长孺袭用力田之语而不著其名，不知所指何条，但长孺康熙间刻杜诗辑注时牧斋尚非清廷之罪人，故其注中引用牧斋之语可不避忌。至若柅章，则先以御于庄氏史案为清廷所杀害，其引潘说而不著其名，盖有所不得已。玉樵

之说未免太苛而不适合当时之情事也。

又亭林余集“与潘次耕札”五通，其第叁通云：

都中书至，言次耕奉母远行，不知所往。中孚即作书相庆。绵山之谷弗获介推，汶上之疆堪容闵子，知必有以处此也。

蒋山佣残稿叁“与次耕”云：

曲周接取中之报，颇为惜之。吾弟今日迎养都门，既必不可，茶水之供谁能代之？宜托一亲人照管，无使有尸饔之叹。不记在太原时相与读寅旭书中语乎？（寅恪案：王锡阐字寅旭，江苏吴江人，事迹见清史列传陸捌本船。）又既在京邸，当寻一的信与嫂侄相闻。即延津在系，亦须自往一看。此皆吾辈情事，亦清议所关，不可阙略也。（寅恪案：“嫂侄”二字可参亭林文集伍“山阳王君墓志铭”“余有潘力田死于杭，系累其妻子以北”等语。）

寅恪案：亭林之不欲次耕得中博学鸿词科，观此二札可知。但何以天生之举鸿博，亭林虽托友人代请清廷许其归家养母，并不如其对次耕之痛惜者，盖天生与次耕之情事有所不同。晋书捌捌王裒传略云：“王裒字伟元，元城阳营人也。父仪，高亮雅直，为文帝司马。东关之役，帝问于众曰：近日之事睡任其咎？仪对曰：责在元

帅。帝怒曰：司马欲委罪于孤邪？遂引出斩之。袁少立操尚，行己以礼，痛父非命，未尝西向而坐，示不臣朝廷也。于是隐居教授，三征七辟皆不就。”然则潘耒之兄桎章以庄氏史案为清廷杀害，亭林之意次耕亦应如伟元之三征七辟皆不就也。

兹有一事出于牧斋当日与长孺争论注杜时意料之外者，即牧斋不为南浔庄氏史案所牵累事也。牧斋与潘力田桎章吴赤溟炎之撰述明史记极有关系，观牧斋著作中有关此类材料亦不少，今择录一二于下。

牧斋外集捌修史小引云：

谦益白：盖往昔滥尘史局，窃有意昭代编年之事。事多觚牾勿就。中遭废弃，日夕键户，荟蕞所辑事略，颇可观览。天不悔祸，绛云一炬，靡有孑遗。居恒忽忽，念海内甚大，何无一人可属此事者。近得松陵吴子赤溟潘子力田，奋然有明史记之役，所谓本纪书表世家列传，一仿龙门，取材甚富，论断甚严。史家三长，二子盖不多议。数过余，索烬余及询往时见闻。余老矣，耳聩目眊，无以佐二子，然私心幸二子旦夕成书，得一寓目。又惧二子以速成自愉快，与市肆所列诸书无大异也。乃二子不要名，不嗜利，不慕势，不附党，自矢必成，而不求速。曰：终身以之。然则此事舍二子其又谁属？余因思海内藏

书家及与余讲世好者不能一一记忆，要之，此书成自关千秋不朽计，使各出所撰著及家藏本授之二子，二子必不肯攘善且忘大德也。敢代二子布告同人，毋以我老髦而慙遗我，幸甚！幸甚！

有学集叁捌“与吴江潘力田书”略云：

春时枉顾，深慰契阔。老人衰病，头脑冬烘，不遑攀留信宿，扣击绪论，别后思之重以为悔。伏读国史考异，援据周详，辨析详密，不偏主一家，不偏执一见。三复深惟知史事之必有成，且成而必可信可传也。一官史局，半世编摩，头白汗青，迄无所就，不图老眼见此盛事。墙角残书或尚可资长编者，当悉索以备搜采。西洋朝贡典录乞仍简还，偶欲一考西洋故事耳。赤溟同志不复裁书，希道鄙意。

同书叁玖“复吴江潘力田书”（此札关于注杜事者，前已详引，可参阅）略云：

手教盈纸，详论实录辨证，此鄙人未成之书亦国史未了之案。考异刊正，实获我心，何自有操戈入室之嫌？唱此论者似非通人。吹万自己，不必又费分疏也。东事记略东征信史也。人间无别本，幸慎重之。俞本纪录作绛云灰烬。诸候陆续寄上，不能多奉。

有学集补“答吴江吴赤溟书”（近承潘景郑君寄示牧斋“吴江吴母燕喜诗”七律一首，虽是寻常

酬应之什，无甚关系，但其中有“野史亭前视膳余”句，亦可推知牧斋此书与此诗同为一时所作，并足见两人交谊之密切也。）略云：

三十余年留心史事，于古人之记事记言、发凡起例者，或可少窥其涯略。倘得布席函丈，明灯促席，相与讨论扬榷，下上其议论，安知无一言半辞可以订史乘之疑误、补掌故之缺略者。言及于此，胸臆奕奕然，牙颊痒痒然，又惟恐会晤之不早，申写之不尽也。门下能无赧然一笑乎？所征书籍可考者仅十之一二，残编啮翰，间出于焦烂之余，他日当悉索以佐网罗，不敢爱也。老病迂诞，放言裁复，并传示力田兄共一捧腹。

亭林文集伍“书吴（赤溟炎）潘（力田桎章）事”略云：

庄名廷鑑，目双盲，不甚晓古今，以史迁有左丘失明乃著国语之说，奋欲著事。其居邻故阁辅朱公国桢家，朱公尝取国事及公卿志状疏革命胥钞录，凡数十帙，未成书而卒。廷鑑得之，则招致宾客，日夜编辑为明书，书冗杂不足道也。廷鑑死，无子，家赀可万金。其父允遂梓行之。慕吴潘盛名，引以为重，列诸参阅姓名中。书凡百余帙，颇有忌讳语，本前人诋斥之辞未经删削者。庄氏既巨富，浙人得其书往往持而恐吓之，得所欲以去。归安令吴之荣告诸大吏，大吏右庄氏，不直之荣。之荣入京师，摘忌讳语密奏之。

四大臣大怒，遣官至杭，执庄生之父及其兄廷钺及弟侄等并列名于书者十八人，皆论死，其刻书鬻书并知府推官之不发觉者亦坐之。发廷鑑之墓，焚其骨，籍没其家产。所杀七十余人，而吴潘二子与其难。方庄生作书时属客延予一至其家，予薄其人不学，竟去，以是不列名，获免于难。二子所著书若干卷，未脱稿，又假予所蓄书千余卷尽亡。予不忍二子之好学笃行而不传于后也，故书之。且其有实史才，非庄生者流也。

寅恪案：当日风习，文士著作其首多列显著名人“鉴定”“参阅”字样，借作宣传并引为自重，如江左三大家诗钞中之牧斋诗钞，卷目下所载参订姓氏，上卷为谈允谦等，中卷为季振宜等，下卷为张养重等，即是其例。揆以牧斋此时之声望及与力田赤溟之交谊，庄氏明书刻行，当共潘吴列名参阅无疑。然庄书竟不载钱氏之名，必因长孺注杜，牧斋坚不肯挂名简端，至举扬子云故事为比，辞旨激烈，潘吴遂不敢借此老之名字以为庄氏标榜也。

噫！当郑延平率舟师入长江，牧斋实预其事，郑师退后虽得苟免，然不久清世祖殂逝，幼主新立，东南人心震动，故清廷于江浙区域特加镇压。庄氏史案之主要原因实在于此。今日观之，牧斋与长孺虽争无谓之闲气，非老聃空门者之所应为，终亦由此得免于庄案之牵累，否则河

东君又有如在黄毓祺案时代死从死之请矣。天下事前后因果往往有出于意料之外者，钱朱注杜公案斯其一证耶？论牧斋编辑列朝诗集尤重修史事，因并附及之。

第五章 复明运动（附钱氏家难）（八）

论列朝诗集既竟，请略述钱柳复明之活动。

今就所存材料观之，关于牧斋者不少，若多加考述则非本文之主旨，故择其关于河东君者详言之，其他牧斋活动之主要者亦稍稍涉及，聊见两人同心同志之梗概也。

河东君在崇祯甲申以前之作品，如陈卧子汪然明及牧斋等所镌刻者，已传播一时，故声名藉甚。至弘光南都小朝廷时，河东君此期应有作品，但以关涉马阮之故，疑为牧斋所删削不存。南都既倾覆，牧斋被黄毓祺案之牵累，赖河东君助力得以脱免，遂于顺治四年丁亥河东君三十生日时特和东坡西台寄弟诗，遍示亲友，广事宣传。是后虽于有学集中间附有其篇什，如和牧斋庚寅人日及赠黄若芷大家等诗外，别无所见。此固由牧斋逝世，河东君即以身殉，赵管夫妇及孙爰等不能收拾遗稿所致，但亦因河东君志在复明，意存韬晦，与前此之情况迥异故也。

牧斋尺牋上与王貽上四通其一云：

乱后撰述，不复编次，缘手散去，存者什一。荆妇近作当家老姥，米盐琐细枕籍，烟熏掌

薄，十指如锥，不复料理研削矣。却拜尊命，惭愧无地。

其三略云：

八十老叟，余所几何？既已束身空门，归心胜谛，何暇复沉湎笔墨，与文人才子争目睫之短长哉？秋柳新篇为传诵者攫去，伏生已老，岂能分兔园一席，分韵忘忧？白家老嫗，刺促之下，吟红咏絮，邈若隔生。无以仰副高情，思之殊惘惘也。

王士禛感旧集壹“钱谦益”条，卢见曾补传引古夫于亭杂录云：

余初以诗贄于虞山钱先生，时年二十有八。

清史列传玖王士禛传略云：

王士禛山东新城人，顺治十五年进士，十六年授扬州府推官。圣祖仁皇帝康熙三年总督郎廷佐巡抚张尚贤疏荐其品端才敏，奉职最勤。总河朱之锡亦以委盘河库，综覈精详，协助堤工，剔除蠹弊，疏荐。下部叙录，内升礼部主事。（康熙）五十年五月卒于家，年七十有八。

寅恪案：渔洋初以诗贄于牧斋，乃在顺治十八年。故牧斋书有“八十老叟”之语。此时距郑延平率师入长江失败后不久，牧斋实参预大木此举。白门秋柳一题，钱柳俱涉嫌疑，自不欲和

韵，否则“秋柳”原诗即使为人攫去，亦可重抄传寄。其答渔洋之言不过推托之辞耳。至河东君是否真如牧斋所谓“当家老姥，十指如锥，吟红咏絮，邈若隔生”，亦殊有疑问。盖此时固不免多少为家务所干扰，但以当日士大夫之生活状况言，绝不致无挥毫作字之余暇。然则所谓“白家老嫗刺促下”，仍是婉言辞谢，借以免却外间之招摇而已。呜呼！当河东君赋金明池咏寒柳词时，谢象三目之为“白氏女郎”；当王貽上请其和秋柳诗时，牧斋目之为“白氏老嫗”。二十余年间人事之变迁如此。牧斋诗云：“杨柳风流烟草在，杜鹃春恨夕阳知。”（见有学集叁夏五诗集“留题湖舫”二首之二。第肆章已引。）渔洋山人虽非旧朝遗老，然亦生于明季，钱柳不肯和秋柳诗之微意，或能有所感悟欤？

夫明南都倾覆，牧斋随例北迁，据有学集拾红豆诗二集“后秋兴八首。八月初十日小舟夜渡，惜别而作”其五云：“水击风抟山外山，前期语尽一杯间。”（并见遵王注本投笔集。）当时牧斋迫于不得已而往北京，但河东君独留南中，仅逾一岁，即顺治三年秋，牧斋遂返故里，可知钱柳临别时必有预约，两人以后复明之志愿即决定于离筵之际矣。丁亥春黄毓祺之案，牧斋实预其事，距前此白门分手时亦不过一年有半也。黄毓祺案牧斋虽得苟免，然复明之志仍不因此而挫

折。今就牧斋作品中所能窥见者，即游说马进宝反清一事。（寅恪案：马氏于顺治十四年九月清廷诏改其名为“逢知”。见清史列传捌拾马逢知传。）关于牧斋本身之活动兹可不详引，但涉及河东君者则备论述之，以明本文宾主轻重之旨也。

今检瞿忠宣公集伍“留守封事”类“奏为天意扶明可必，人心思汉方殷，谨据各路蜡书具述情形，仰慰圣怀，更祈迅示方略，早成中兴伟业事”略云：

臣子壬午举人元锡，因臣孙于去腊离家，未知其到粤消息，遣家僮胡科探视。于（永历三年己丑）七月十五日自家起程，今月十六日抵臣桂林公署，赍带臣同邑旧礼臣钱谦益寄臣手书一通，累数百言，绝不道及寒温家常字句，惟有忠驱义感溢于楮墨之间。盖谦益身在（虏）中，未尝须臾不念本朝，而规画形势了如指掌，绰有成算。据言：“难得而易失者时也，计定而集事者局也。人之当局，如奕棋然。楸枰小技，可以喻大。在今日有全着，有要着，有急着。善奕者，视势之所急而善救之。今之急着即要着也，今之要着即全着也。”（寅恪案：顾苓塔影园集壹“东涧遗老钱公别传”云：“以隐语作楸枰三局，寄广西留守太保瞿公。”今有学集中固多观棋之作，可称隐语，然与此书之明显陈述者绝不相类。投

笔集后秋兴之六第肆首云：“腐儒未谙楸枰谱，三局深惭堊帝思。”及后秋兴之十二第叁首云：“廿年薪胆心犹在，三局楸枰算已违。”牧斋诗语即指此致稼轩书言。岂云美虽间接获知其事，而未亲见原书，遂致有此误会耶？至其列此事于黄案之前，其时间先后之讹舛，更不待辨矣。）夫天下要害必争之地不过数四，中原根本自在江南。长淮汴京，莫非都会，则宜移楚南诸勋重兵全力以恢荆襄，上扼汉沔，下撼武昌，大江以南在吾指顾之间。江南既定，财赋渐充，根本已固，然后移荆汴之锋扫清河朔。其次所谓要着者，两粤东有庾关之固，北有洞庭之险，道通滇黔，壤邻巴蜀。方今吴三桂休兵汉中，三川各郡数年来非熊（指王应熊）在彼，联络布置，声势大振，宜以重兵径由遵义入川。三川既定，上可以控扼关陇，下可以掇拾荆襄。倘以刍言为迂而无当，今惟争急着是问。夫弈棋至于急着，则苟可以救败者无所不用。迺者燕京特遣恭顺致顺怀顺三（逆？）进取两粤。（寅恪案：清史列传柴捌尚可喜传略云：“崇德元年四月封智顺王。顺治三年八月同恭顺王孔有德、怀顺王耿仲明征湖南。”牧斋书中“智顺”作“致顺”，乃音近笔误。原缺一字，今以意补为“逆”字。盖此三人者在清为顺，在明为逆也。）因怀顺至吉安忽然缢死，故三路之师未即渡洞庭、过庾岭，然其势终不可

遏，其期谅不甚远，岂非两粤最急时乎？至彼中现在楚南之劲敌惟辰常马蛟麟为最。传闻此举将以蛟麟为先锋，幸蛟麟久有反正之心，与江浙（虏？）提镇张天禄田雄马进宝卜从善辈皆平昔关通密约，各怀观望。此真为楚则楚胜，而为汉则汉胜也。蛟麟倘果翻然乐为我用，则王师亟先北下洞庭。但得一入长江，将处处必多响集。我得以完固根本，养精蓄锐，恢楚恢江，克复京阙。若谦益视息余生，奄奄垂毙，惟忍死盼望銮舆拜见孝陵之后，槃水加剑，席稿自裁。”等语。臣反复披阅，虽谦益远隔万里，而彼身为异域之臣，犹知眷恋本朝，早夜筹维，思一得以图报效，岂非上苍悔祸，默牖其衷，亦以见天下人心未尽澌灭，真祖宗三百年恩养之报。臣敢不据实奏闻。伏祈皇上留意详阅，特赐鉴裁。臣缮疏方毕，适原任川湖督臣万年策自平溪卫取路黎靖来至桂林，具述虞镇马回子驻兵常德，实有反正之心。回子即名蛟麟者也。以情事度之，钱谦益楸枰三局揣摩之语，确相吻合，似非无据。岂非楚南拨云见日之时，而中兴之一大机会耶？永历三年九月口口日具奏。

据此，牧斋致稼轩书作于顺治六年己丑之秋，其中已言及马进宝，故次年庚寅即有往金华游说马氏之事。

更可注意者，即说马之举实与黄梨洲有关。

黄宗羲思旧录“钱谦益”条（此条第肆章已引，兹为便利论述，故重录之）云：

一夜余将睡，公提灯至榻前，袖七金赠余曰：此内人（自注：“即柳夫人。”）意也。盖恐余之不来耳。是年（指顺治七年庚寅）十月绛云楼毁，是余之无读书缘也。

鮑埼亭集壹壹“梨洲先生神道碑文”略云：

公既自桑海中来，杜门匿景，东迁西徙，靡有宁居。又有上变于大帅者，以公为首，而公犹挟帛书，欲招婺中镇将以南援。

黄炳屋编黄梨洲先生年谱中“顺治七年庚寅”条云：

三月，公至常熟，馆钱氏绛云楼下，因得尽翻其书籍。

寅恪案：太冲三月至常熟，牧斋五月往金华，然则受之此次游说马进宝实梨洲所促成无疑。观河东君特殷勤款待黄氏如此，则河东君之参预劝马反清之政治活动，尤可证明也。

又金氏牧斋年谱“（顺治八年）辛卯”条云：

为黄晦木（宗炎）作书介绍见马进宝于金华。（原注：“尺牋”。）

金氏未言出于尺牋何通，但检牧斋尺牋中“致□□□”略云：

余姚黄晦木奉访，裁数行附候，计已达铃阁矣。友人陈昆良赴温处万道尊之约，取道金华，慨慕龙门，愿一投分。介恃道谊之雅，辄为介绍。晦木知必荷眄睐，先为遥谢。

寅恪案：此札乃致马进宝者。细玩其语气，介绍晦木与介绍昆良时间相距至近，且足知两人俱是初次介绍。今检浙江通志壹贰壹职官表分巡温处道栏云：“陈圣治，辽东锦州人，顺治十年任。万代尚，辽东铁岭人，顺治十四年任。孟泰，辽东辽阳人，贡士，顺治十六年任。”及清史列传捌拾马逢知传略云：“顺治三年从端亲王博洛南征，克金华，即令镇守。六年命加都督僉事，授金华总兵，管辖金衢严处四府。七年九月奏言臣家口九十余人，从征时即领家丁三十名星赴浙东，此外俱在旗下，距金华四千余里，关山迢递，不无内顾之忧，恳准搬取。下部知之。十三年迁苏松常镇提督。”并有学集柴高会堂诗集有“丙申重九海上作”一题及“高会堂酒阑杂咏序”末署“（顺治十三年）丙申阳月十有一日书于青浦舟中”，故综合推计牧斋之介绍晦木见马进宝于金华，实在顺治十三年丙申秋季以前马氏尚未离金华赴松江之时。至浙江通志列万代尚之任温处道台始于顺治十四年者，不过因排次便利，只书年而不书月，否则，绝无元旦上任除夕解职之理也。

又徐孚远钓璜堂存稿壹贰“怀陈昆良”（原注：“时闻瞿稼轩之变。”）云：“嗟君万里赴行都，桂岭云深入望迂。岂意张公双剑去，却令伍子一萧孤。粤西驻輦当通塞，湖北扬旌定有无。分手三年鸿雁断，如余今日正穷途。”可见陈氏同是当时参预复明运动之人。牧斋介绍之于马进宝，必非寻常干进以求衣食者之比。惜光绪修常昭合志稿叁壹义行门陈璧传仅云：“陈璧字昆良，崇祯末尝三上书论事，不报。归隐。”寥寥数语，殊为简略。今读闇公此诗，则陈氏平生志事更可证知矣。

兹仅录牧斋作品中庚寅夏往返金华游说马进宝之作品，并略加释证下。

有学集叁庚寅夏五集序云：

岁庚寅之五月，访伏波将军于婺州。以初一日渡罗刹江，自睦之婺，憩于杭。往返将帀月，漫兴口占，得七言长句三十余首，题之曰夏五集。春秋书夏五，传疑也。疑之而曰夏五，不成乎其为月也。不成乎其为月，则亦不成乎其为诗。系诗于夏五，所以成乎其为疑也。易曰，或之者，疑之也。作诗者，其有忧患乎？

寅恪案：此夏五集可称为第壹次游说马进宝反清复明之专集。河东君参预此活动，尤为显著，读者应特加注意也。

“早发七里滩”云：

欲哭西台还未忍，唳空朱噉响云端。（遵王注本此句下有牧斋自注云：“谢皋羽西台恸哭记即钓台也。其招魂之词曰：“化为朱鸟兮，有噉焉食。”）

寅恪案：“未忍”者，即未忍视明室今已亡之意。前论牧斋次韵答盛集陶见赠诗“终然商颂归玄鸟，麦秀残歌讎忍删”句及牧斋编列朝诗集终于丁集事，俱详言之，兹不更赘。涵芬楼本“忍”作“得”，殊失牧斋本旨，故从遵王注本作“忍”。

“五日钓台舟中”云：

纬繡江山气未开，扁舟天地独沿洄。空哀故鬼投湘水，谁伴新魂哭钓台。五日缠丝仍汉缕，三年灼艾有秦灰。吴昌此际痴儿女，竞渡嚙咀尽室回。

寅恪案：此诗第柒第捌两句颇不易解。以恒情论，牧斋独往金华，河东君及其女应在常熟家中，殊与“吴昌”之语不合。岂河东君及其女虽不同牧斋至金华，但仅送之至苏州，留居于拙政园耶？俟考。

检刘继庄献廷广阳杂记叁“涵斋又言海澄公黄梧即据海澄以降，即条陈平海五策”条，其第貳策云：

郑氏有五大商在京师苏杭山东等处，经营财货，以济其用。当察出收拿。

清史列传玖黄梧传云：

顺治十三年七月梧斩伪总兵华栋等，率众以海澄县投诚。

延平王户官杨英从征实录“永历十一年丁酉五月”条云：

藩行令对居守户官郑宫傅察算，裕国库张恢，利民库林义等稽算东西二洋船本利息，并仁义礼智信、金木水火土各行出入银两。

明清史料丁编叁“五大商曾定老等私通郑成功残揭帖”云：

（上缺。）万两，前往苏杭二州置买绫绸湖丝洋货，将货尽交伪国姓讷。顺治十二年五月初三四等日，曾定老就伪国姓管库伍宇舍手内领出银五万两，商贩日本，随经算还讷。又十一月十一二等日，又就伍宇舍处领出银十万两，每两每月供利一分三厘。十三年四月内将银及湖丝缎匹等货搬运下海，折还母利银六万两，仍留四万两付定老等作本接济。

牧斋赋此诗时，郑氏之五大商尚未被清廷察出收拿，河东君之送牧斋至苏或与此有关。夫郑氏之兴起虽由海盗，但其后即改为经营中国南洋

日本间之物产贸易。苏杭为丝织品出产地，郑氏之设有行店自是当然之事。况河东君以贵妇人之资格，以购买物品为名与绸缎店肆往来，暗作通海之举，可免为外人所觉察也。此说未敢自信，姑记于此，以俟更考。

“五日泊睦州”云：

客子那禁节物催，孤篷欲发转徘徊。晨装警罢谁驱去，暮角飘残自悔来。千里江山殊故国，一抔天地在西台。遥怜弱女香闺里，解泼蒲觞祝我回。

寅恪案：第肆句盖与第柒第捌两句相关，谓不与家人同作金华之行也。或疑“自悔来”之语乃此行不成功之意。但据前引马逢知传，顺治七年庚寅九月进宝奏请搬取在旗下之家口，可知进宝实已受牧斋游说之影响。然则牧斋此次婺州之行，亦不可谓无所成就矣。

“桐庐道中”云：

涉江无事但寻花。（自注：“兰溪载花盈舟，越人笑之。”）

寅恪案：此句并自注可参下引“东归漫兴”六首之五。牧斋此行明是有事，而曰“无事”，与尺二书中“一宿无话”之“无话”，遣辞用意正复相同，可发一笑也。

“留题湖舫”（自注：“舫名不系园。”）二首之二云：

湖上堤边舫棹时，菱花镜里去迟迟。分将小艇迎桃叶，遍采新歌谱竹枝。（江左三大家诗画合卷芝麓所写“新”作“长”。）杨柳风流烟草在，杜鹃春恨夕阳知。凭栏莫漫多回首，水色山光自古悲。

寅恪案：此题二首第肆章已全引，第贰首第贰联亦特加论释，兹复移录第贰首全文，借见牧斋此时之情感。今江左三大家诗画合卷除牧斋“西湖杂感”二十首及梅村所绘图外，并有芝麓所书此诗，末署“癸卯三月十又二日芝麓弟龚鼎孳拜题”。据此，孝升题字乃在牧斋卒前一年。若非贗作，则龚氏深赏牧斋此诗，可以想见也。

“西湖杂感”序（此题序及诗皆依江左三大家诗画合卷牧斋自写本。其他诸本间有不同而意义亦佳者，并附注于下，以供参考。）云：

浪迹山东，系舟湖上。漏天半雨，夏月如秋。登登版筑，地断吴根。攘攘烟尘，天分越角。岳于双表，绿字犹存。南北两峰，青霞如削。想湖山之繁华，数都会之佳丽。旧梦依然，新吾安在。况复彼都人士，痛绝黍禾。今此下民，甘忘桑椹。侮食相矜，左言若性。何以谓之，嘻其甚矣。昔者南渡行都，愁遗南士。

（“士”涵芬楼本及注本作“市”。）西湖隐迹，返抗西山。（涵芬楼本及注本“返”作“追”。）嗟地是而人非，忍凭今而吊古。丛残长句，凄绝短章。酒阑灯灺，隔江唱越女之歌；风急雨淋，度峡落巴人之泪。敬告同人，勿遗下体，敢附采风，聊资剪烛云尔。庚寅夏五憩湖舫凡六日，得诗二十首。（诸本此句下有“是月晦日，记于塘栖道中”十字。）特倩梅村祭酒作图以为缘起，今并录之。

寅恪案：此序中“侮食相矜，左言若性”之句，出文选肆陆王元长“三月三日曲水诗序”，遵王已引，不待更释。牧斋用此典以骂当日降清之老汉奸辈，虽己身亦不免在其中，然尚肯明白言之，是天良犹存，殊可哀矣。

检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壹柒叁别集类朱鹤龄愚庵小集条云：

（鹤龄）与钱谦益为同郡，初亦以其词场宿老颇与唱酬，既而见其首鼠两端，居心反覆，薄其为人，遂与之绝。所作元裕之集后一篇，称裕之举金进士，历官左司员外郎，及金亡不仕，隐居秀容，诗文无一语指斥者。裕之于元，既足践其土，口茹其毛，即无反詈之理。非独免咎，亦谊当然。乃今之讪辞诋语曾不少避，若欲掩其失身之事以诳国人者，非徒悖也，其愚亦甚云云。其言盖指谦益辈而发，尤可谓能知大义者矣。

寅恪案：牧斋之降清乃其一生污点，但亦由其素性怯懦、迫于事势使然，若谓其必须始终心悦诚服，则甚不近情理。夫牧斋所践之土乃禹贡九州相承之土，所茹之毛非女真八部所种之毛，馆臣阿媚世主之言抑何可笑。回忆五六十年前，清廷公文往往有“食毛践土，具有天良”之语，今读提要，又不胜桑海之感也。

“西湖杂感”二十首，其二云：

潋潋西湖水一方，吴根越角两茫茫。孤山鹤去花如雪，葛岭鹃啼月似霜。油壁轻车来北里，梨园小部奏西厢。而今纵与空王法，（“与”诸本作“会”。）知是前尘也断肠。

寅恪案：此首可与第肆章引河东君湖上草西泠十首之一“小苑有香皆冉冉，新花无梦不濛濛。金鞭油壁朝来见，玉佩灵衣夜半逢”两联相证发。柳赋诗在崇祯十二年己卯，钱赋诗在顺治七年庚寅，相去十二载，湖山一隅，人事变迁已复如此，真可令人肠断也。

其八云：

西泠与云树六桥东，月姊曾闻下碧空。杨柳长条人绰约，桃花得气句玲珑。（诸本此句下自注云：“桃花得气美人中。西泠佳句，为孟阳所吟赏。”）笔床研匣芳华里，翠袖香车丽日中。今日一来方丈室，（“一来”诸本作“一灯”。）散

花长侍净名翁。

寅恪案：此首为河东君而作，自不待言。第柒句牧斋自写本作“一来”，不作“一灯”，盖用佛典四向之一以指河东君。牧斋于崇祯十三年庚辰冬答河东君半野堂初赠诗云：“沾花丈室何曾染。”竟在十年之前作此预言矣。

其十六云：

建业余杭古帝丘，六朝南渡尽风流。白公妓可如安石，苏小坟应并莫愁。戎马南来皆故国，江山北望总神州。行都宫阙荒烟里，禾黍丛残似石头。（诸本此句下有自注云：“有人问建业，云吴宫晋殿亦是宋行都矣。感此而赋。”）

寅恪案：此首自伤其弘光元年五月迎降清兵之事。夫南宋都临安，犹可保存半壁江山，岂意明福王竟不能作宋高宗耶？“吴宫晋殿”乃指明南都宫阙而言，不过诡称前代之名为隐语耳。

其十七云：

珠衣宝髻燕湖滨，翟茀貂蝉一样新。南国元戎皆使相，上厅行首作夫人。红灯玉殿催旌节，画鼓金山压战尘。粉黛至今惊毳帐，可知豪杰不谋身。（诸本此句下有自注云：“见周公谨罗大经诸书，亦南渡西湖盛事。”）

寅恪案：此首以梁红玉比河东君，甚为恰

当。牧斋赋诗以梁比柳者甚多，此首作于游说马进宝反清之际，其期望河东君者更与他作泛指者不同。可惜河东君固能为梁红玉，而牧斋则不足比韩世忠。此乃人间之悲剧也。

“东归漫兴”六首其一云：

经旬悔别绛云楼，衣带真成日缓忧。入梦数惊娇女大，看囊长替老妻愁。碧香茗叶青磁碗，红烂杨梅白定瓯。此福天公知吝与，绿章陈乞莫悠悠。

寅恪案：此首可与第肆章所引东山酬和集贰牧翁“二月十二春分日横山晚归作”及河东君次韵诗参照。钱柳两诗作于崇祯十四年辛巳，牧斋此诗则为顺治七年庚寅所赋，就牧斋方面言之则地是人是，而时世则非。故赋此首时与当日只限于私人情感者，更复不同矣。

其三云：

桡戟森严礼数宽，辕门风静鼓声寒。据案老将三遗矢，分阃元戎一弹丸。戏海鱼龙呈变怪，登山烟火报平安。腐儒篋有英雄传，细雨孤舟永夜看。

寅恪案：牧斋外集拾马总戎四十序略

云：“今伏波犹古伏波也。予读史好观马文渊行事。”故牧斋所作关于马进宝之诗文皆用马援之典，此首亦是其一。玩此诗之辞旨，盖怀疑进宝

是否果能从己之游说以叛清复明。华笑顾杂笔壹“黄梨洲先生批钱诗残本”条“东归漫兴”批云：“牧斋意欲有所为，故往访伏波，及观其所为，而废然返棹。”可供参证也。

其四云：

林木池鱼灰烬寒，鸳湖恨水去漫漫。西华葛帔仍梁代，（自注：“南史，任昉子西华，流离不能自振，冬月着葛帔练裙。”）东市朝衣尚汉官。白鹤遄归无石表，（“石表”遵王注本作“表柱”。）金鸡旋放少纶竿。旧棋解覆惟王粲，东阁西园一罨看。（自注：“过南湖，望勺园，悼延陵君而作。其子贫薄，故有任西华之叹。”寅恪案：来之有子名祖锡，字佩远。徐闇公钓璜堂存稿壹叁“吴佩远郊居”七律首句云：“雅游季子已家贫。”张玄箸煌言张苍水集第贰篇奇零草“送吴佩远职方南访行在，兼会师郟阳”四首之四结语云：“凭君驰蜡表，早晚听铙歌。”祖锡本末详见徐俟斋枋居易堂集壹肆“吴子墓志铭”及“吴子元配徐硕人墓志铭”并苍水集所附王慈撰张忠烈公诗文题中人物考略及陈乃乾陈洙撰徐闇公先生年谱顺治三年丙戌条。牧斋此诗自注所指来之之子，即是佩远也。）

寅恪案：此首与下一题“感叹勺园再作”，同是为吴昌时而赋，俟于下题论之。

其五云：

水迹云踪少滞留，拖烟抹雨一归舟。虽无桃叶迎双桨，（自注：“妇嘱买婢不得。”）恰有兰花载两头。古锦裹将唐百衲，（自注：“买得张老颂琴，盖唐斫也。”）行宫拾得宋罗睺。（自注：“宋景灵宫以七夕设摩罗睺。今市上犹鬻之。”）孺人稚子相劳苦，一握欢声万事休。

寅恪案：此首第壹联可与前引“桐庐道中”诗“涉江无事且寻花”句并注参读。河东君嘱牧斋买婢，而牧斋不能完成使命。揆以当日情势，江浙地域乱离之后岂有买婢不得之理？盖旧时婢妾之界划本不甚分明，牧斋于此嫌疑之际，最知谨慎。第肆章引河东君依韵和牧斋“中秋日携内出游”二首之二“夫君本自期安桨”句，自注云：“有美诗云：迎汝双安桨。”今牧斋诗既用王献之故事，然则买婢不得，非不得也，乃不敢也。买琴乃为河东君，买摩罗睺乃为赵管妻，牧斋此等举动，真不愧贤夫慈父矣。

其六云：

不因落薄滞江干，那得归来尽室欢。弄口家人呼解带，墙头邻姥问加餐。候门慄里天将晚，秉烛羌村夜向阑。檐鹊噪干灯穗结，笑贫儿女话团圞。

寅恪案：此首写小别归来家人团聚之情事，

殊为佳妙。牧斋性本怯懦，此行乃梨洲及河东君所促成，惴惴而往，施施而归，故庆幸之情溢于言表也。检清史列传捌拾马逢知传略云：“（顺治七年）十一月土贼何兆隆啸聚山林，外联海贼，为进宝擒获。随于贼营得伪疏稿，谓进宝与兆隆通往来，疏请明鲁王颁给敕印，又得伪示称进宝已从鲁王。进宝以遭谤无因白之督臣陈锦，以明心迹，锦疏奏闻。得旨：设诈离间，狡贼常情。马进宝安心供职，不必惊惧。”据此，马氏为人反覆叵测，可以推知。何兆隆一案与牧斋金华之行时间相距至近，两者或有关系亦未可知。然则牧斋此行实是冒险，河东君送之至苏，殆欲壮其胆而坚其志欤？

“感叹勺园再作”云：

曲池高馆望中赊，灯火迎门笑语哗。今旧人情都论雨，暮朝天意总如霞。（寅恪案：此联下句遵王注引范石湖“占雨”诗“朝霞不出门，暮霞行千里”为释，甚是。但牧斋意则以“朝霞”比建州，以“暮霞”比永历，亦即左太冲魏都赋“彼桑榆之末光，逾长庚之初晖”之旨，谓天意将复明也。至上句遵王已引杜工部集壹玖“秋述”一文“旧雨来，今雨不来”为释，固昔人所习知。唯今日游北京中山公园来今雨轩者，恐未必尽知耳。一笑。）园荒金谷花无主，弄改乌衣燕少家。惆怅夷门老宾客，停舟应不是天涯。

寅恪案：牧斋此行过嘉兴，感叹勺园，一再赋诗，兼寓朝政得失、民族兴亡之感，不待赘论。其实牧斋之微旨尚不止此。盖勺园者，即河东君于崇祯十三年春由杭至禾养痾之地。是年冬牧斋至嘉兴遇惠香（当即卞玉京），河东君之访半野堂亦预定于此时。职是之由，勺园一地乃钱柳因缘得以成就之枢纽，牧斋不憚一再赋诗，殊非偶然。今梅村集中关于勺园之诗，“鸳湖曲”一首最为世所传诵。读者谓其追伤旧朝亡友而已，但不知其中实隐藏与卞玉京之关系，其微旨可从原诗辞句中揣知之也。特记于此，以告世之读骏公诗者。

“婺归，以酒炙饷韩兄古洲口占为侑”云：

好事何人问子云，一甘逸少与谁分。酒甜差可称欢伯，炙美真堪遗细君。大嚼底须回白首，浅斟犹忆醉红裙。（自注：“兄高年好谈风怀旧事。”）晴窗饭罢摩双眼，硬纸黄庭向夕曛。

（自注：“兄家藏杨许黄庭楷书，日抚数纸。”）

寅恪案：有学集贰肆“韩古洲太守八十寿序”云：

岁在旃蒙协洽雷州太守古洲韩兄春秋八十。余曰：是吾年家长兄也。是吾吴之佳公子，良二千石，国之老成人也。是闳览博物之君子，海内收藏赏鉴专门名家也。

嘉庆修雷州府志玖职官表明知府栏载：

韩逢禧，长洲人。官生。天启元年任。李之华，丁纬。范得志，七年任。

容庚君藏兰雪斋刻定武兰亭帖附韩氏跋云：

余先宗伯（寅恪案：逢禧父世能，曾任礼部侍郎，事迹见明史贰壹陆黄凤翔传附世能传、明诗综伍壹韩世能条及同治修苏州府志捌柒长洲县韩世能传等）于万历甲戌曾得韩侂胄所藏定武兰亭。时余尚未生，及余既长，笃好法书，遂蒙见赐。临玩最久，寝食与俱。崇祯庚午又购得荣芭所藏本，二卷皆严氏物。荣芭本有项子京印识。今阅此本，与余所藏荣芭旧本同一手拓出，纸墨奇古，神采勃发。卷内有朱文公手题，前后亦有项子京印识，可见项氏藏物之富如此。（天启四年）甲子解组归田，心厌烦嚣，复得睹此，合余藏二卷同校于半山草庐。三卷同是定武真刻，六百余年神物，今得并来同聚一室，大是奇缘，眼福良厚矣。喜书其后。半山老人韩逢禧。（下钤有“朝廷氏”印。）

又容君藏钟繇荐季直表帖附秋圃老民跋云：

韩跋各看款题志皆俗手揭去。黑纸白字名曰黑老虎，非降龙伏虎，不能得也。

及翁同和题诗二首，其二云：

满口娑婆不识佛，天台山鸟劝君归。何如一切都捐弃，黑老虎来为解图。（自注：“韩逢禧尝学佛，再髡而再发。入天台遇樵者，诃之曰：满口娑婆哄度日云云。册有韩印，戏及之。黑老虎乃前跋中语也。”）

又容君藏安素轩石刻中唐人书七宝转轮圣王经附韩氏跋云：

此为唐相钟绍京手迹，书法悉宗右军乐毅论，时兼有欧虞褚体，正见其集大成也。纸为硬黄，兰漫七千余言，神采烨然，真世之罕物。相传鲜于困学公珍藏此卷于室中，夜有神光烛人者，非此其何物耶？长洲韩逢禧识。

唐蕉庵翰题“唯自勉斋长物志”中书画名迹类云：

南海吴学士荣光所刻藏宋玉石本定武兰亭，后有明崇正间韩太守逢禧跋云，明成国公朱箴庵旧物，与虑鸿草堂图永兴庙堂真迹九件，同时售于项氏天籁阁。此卷项氏藏印累累，凡兰亭所用之印卷中无不有，其为一时所押可知。传之有绪，足为吾斋中书迹甲观。

韩氏事迹虽未能详知，但依上所引资料亦可得其涯略。牧斋此诗自表面观之辞旨与游说马进宝之事无涉，又非汪氏游舫与湖山盛衰家国兴亡有关者之比，似甚奇特。细思之，夏五一集乃赴

婆说马之专集，牧斋由金华还，即以酒炙饷韩，侑以此诗，若说马之事与韩氏无关，则牧斋不应插入此题。颇疑古洲既多藏彝器字画，牧斋或取其一二与马伏波有关之假古董以为谒见进宝之贄，及其归也，自应以酒炙相饷。又韩氏好谈风怀旧事，牧斋此次经过苏州嘉兴，韩氏必与之谈及昔年柳卞在临顿里勺园之艳迹，故牧斋诗语戏及之。翁叔平谓古洲“再髡再发”，足见韩氏亦是欲“老皈空门”而不能实行者，其人正与牧斋相类。有学集“病榻消寒杂咏”云：“蒲团历历前尘事，好梦何曾逐水流。”不仅自咏，亦可兼咏韩氏也。

“书夏五集后示河东君”云：

帽檐敲侧漉囊新，乞食吹箫笑此身。南国今年仍甲子，西台昔日亦庚寅。（自注：“皋羽西台恸哭，亦庚寅岁也。”）闻鸡伴侣知谁是，画虎英雄恐未真。诗卷丛残芒角在，绿窗剪烛与君论。

寅恪案：此首为夏五集全集之结论。第贰句寓复明之意。第叁句谓永历正朔犹存。第伍句目河东君为同心同志之人。第陆句用后汉书列传壹肆马援传援诫兄子严敦书中“画虎不成，反类狗者也”之语，牧斋盖疑马进宝之不可恃也。总而言之，牧斋此次金华之行河东君为暗中之主持人，细绎此诗辞旨，更无疑义矣。

牧斋庚寅夏五集后一年所赋之诗，最佳最长者应推哭瞿式耜五言排律一题。本文以范围限制之故不能全引，惟择其中有关诸句并牧斋自注，略论述之于下。

有学集诗注肆“哭稼轩留守相公诗一百十韵用一千一百字”略云：

（自注：“已下叙闻讣为位之事。”）伤心寝门外，为位佛灯前。一恸营魂逝，三号涕泗涟。脩门归漠漠，故国望姗姗。庚寅征览揆，辛卯应灾躔。（自注：“君生于庚寅，甲子一周而终，故引庚寅以降之词。其闻讣辛卯夏也，故引朔日辛卯之诗。皆假借使之也。”）剑去梧宫冷，刀投桂水煎。（自注：“已下叙其戊辰后归田燕游之事。”）拊心看迸裂，弹指省轟阗。攀附龙门迥，追陪鹤盖连。园林归绿水，屋宇带红泉。一饭常留客，千金不问田。以忙消块垒，及暇领芳妍。日落邀宾从，舟移沸管弦。丹青搜白石，杖履撰松圆。（自注：“君好藏白石翁画，于程又有师资之敬。”）

寅恪案：关于钱瞿之交谊及当日明清兴亡诸端，兹不具论。所可注意者，即河东君于崇祯十三年庚辰冬初访牧斋于半野堂、次年即崇祯十四年辛巳夏钱柳结褵于茸城舟中两大事，牧斋此诗中“舟移沸管弦”句，或间接有关涉，尚难确定。若就稼轩方面言之，则东山酬和集中不载瞿氏篇

什，此或因稼轩虽曾赋诗，但未被牧斋收录所致。今日瞿氏作品遗佚颇多，殊不易决言，揆以稼轩与牧斋及河东君之关系，如第肆章论述绛云楼落成诗所引牧斋尺牘例之，稼轩似非如黄陶庵之不以河东君为然者，何故于钱柳因缘之韵事绝无一语道及？甚不可解。姑记此疑，以俟更考。

又此年牧斋所赋诗当亦不少，今所存者排列先后恐有错乱，诗题有关诸人可考见者殊不多，故只择数题列之于下。

“寄怀岭外四君”四首，其一“金道隐使君”（自注：“金投曹溪为僧。”）云：

（诗略。）

其二“刘客生詹端”云：

（诗略。）

其三“姚以式侍御”云：

（诗略。）

其四“咏东皋新竹寄留守孙翰简”云：

笋根苞粉尚离离，裂石穿云岭外知。祖干雪霜催老节，孙篁烟霭护新枝。紫泥汗简连编缀，青社分符奕叶垂。昨夜春雷喧北户，老夫欣赋箬龙诗。

寅恪案：前论牧斋“庚寅人日示内”诗及河东君和诗，已略及金刘姚三人，惟瞿翰简未及，故

特录此诗全文。“翰简”者，指稼轩孙昌文而言。永历特任昌文为翰林院检讨，稼轩两疏恳辞，原文见瞿忠宣公集陆，兹不具引。鄙意此时牧斋与永历政权暗中联络，其寄此四诗必有往来之便邮无疑也。

“赠卢子繇”云：

云物关河报岁更，寒梅逼坐见平生。眉间白发垂垂下，巾上青天故故明。老去闲门聊种菜，朋来参语似班荆。楞严第十应参遍，已悟东方鸡后鸣。

兹录诸材料于下，并稍加诠释，或可借是勘破此重公案欤？

牧斋记略云：

黄子甫及谢监军事，退居淮安，于其厅事之左架构为小楼，颜之曰舫阁，而请余为记。淮为南北孔道，使车游屐过访黄子者，未尝不摄衣登阁，履齿相蹶，皆相与抚尘拂几，饮酒赋诗，如高斋砥室，流连而不忍去。尝试穴窗启棂，旋而观之，淮阴垂钓之水，漂母之祠，胯下之桥，遗迹历然，栏槛之下可指而数也。又遥而瞩之，长淮奔流，泗水回复，芒砀云起之地，钟离龙飞之乡，山河云物，前迎后却，粉榆禾黍，极目骋望，未尝不可歌而可泣也。黄子坐斯阁也，伊吾谷蠡，鸣横剑之壮心，得无有猎猎飞动者乎？宿

昔之筹边说剑，骨腾肉飞，精悍之色犹在眉宇间。固将如浮云，如昔梦，释然而无所有矣。客有笑于旁者曰：昔者韩淮阴贫行乞食，俯首为市人所讪笑。及其葬母，则曰度其傍可置万家。今黄子架阁如鸡窠鹊巢耳，以酒炙敢过客，使载而书之，如楚之岳阳黄鹤，又抉摘欧阳公之文以为口实。淮阴人好大言，多夸诩，自秦汉以来其习气犹未艾乎？黄子笑曰：夫子之言则高矣！美矣！客之揶揄，亦可供过客一解颐也。请书之以为记。牧斋序云：余尝谓海内多故，非纤儿腐儒可倚辨。得一二雄骏奇特非常之人，则一割可了。兵兴以来，求之弥切，而落落不可见。既而思之，召云者龙，命律者吕。今吾以媮懦迟缓、蚩蚩横目之民，而访求天下雄骏奇特非常之人，翳雉媒而求龙友，其可几乎？己丑之冬逼除闭户，黄君甫及自金陵过访，寒风打门，雪片如掌。俄为余张灯开宴，吴下名娼狡童有三王生，取次毕集。清歌妙舞，移日卜夜，酒酣耳熟，衔杯恹叹。余击壶诵扶风豪士歌，赋四诗以纪事。余自此眼中有一人矣。甫及自金陵归淮安，余再过其居，疏窗砥室，左棋右书，庭竹数竿，自汲水灌洗，有楚楚可怜之色。名刺谒门，宾从填塞，轩车之使，弹铗之客，游闲沦落之徒，奔趋望走，如有期会。甫及通行为之亭舍，典衣裘，数券齿，倾身戮力，皇皇如也。太史公称郑当时

置驿马，请谢宾客，夜以继日，其慕长者如恐不称。甫及庶几似之。客或谓余是何足以名甫及？甫及以身许国，持符节监军事，磨盾草檄，传签束伍，所至弭盗贼，振要害，风雷雨雹攫拿发作于指掌之中。一旦束身谢事，角巾归里，削铍逃影，窜迹氈裘毳衣中，眉睫栩栩然不可辨识，是何足以名甫及哉？余观骊山老姥，三元甲子，阴符秘文，知天地翻覆、木生火克之候，士之乘杀机而出者，往往翕忽闕现，使人不得见其首尾。陆放翁纪靖康城下之役，姚平仲乘青驴走数千里，隐于青城山。而南渡后，如张惟孝龙可赵九龄之流，所举不就，安知其不遁迹仙去。如其不去，则毁车杀马，弃甲折箭，出入市朝，相随斗鸡走狗间，人固不得而物色之也。季咸有言，子之先生不齐，吾无得而相之。余何以相甫及哉？明年二月，甫及六十初度之辰也，江淮之间俊人豪士从甫及游者，相与烹羊击鲜，合乐置酒，于时风物骀荡，草浅弓柔，长淮汤汤，芒砀千里，览淮阴钓游之迹，咏圣予鱼腹之篇，殆必有踟蹰迎却，相顾而不舍然者。于是相与谋曰：知甫及者莫如虞山蒙叟，盖请一言，申写英雄迟暮之意，为甫及侑一觞乎？余自顾常人也，何足以张甫及者？授简阁笔，茫然自失者久之。众君子闻而笑曰：吾辈举常人也则已，果以为非常人也，则何以敛眉合喙，而乞言于叟？叟之善自誉也，

亦侈矣哉？有酒如淮，请遥举大白以浮叟，而后更起为甫及寿。笑语卒获而罢。

于皇诗云：

杜陵寂寞将欲死，刘郎赠我淮南子。淮南为人卓且真，磊落不染半点尘。读书一目数行下，说剑凛凛如有神。云霄不垂韩信钓，徐泗正与黄公邻。桥边堕履臭味合，台上落帽风致亲。如此之人恨不相逢早，吴宫未埋幽径草。京都繁华未销歇，健儿身手名未老。于今万事皆雨散，才士相看惟有叹。虽然才士变化乌得知，学仙学佛犹尔为。

芝麓诗四首之一云：

畴昔金门地，盈庭谗妇姑。子云犹戟陛，东观已钳奴。（自注：“黄子宦燕邸时，予正得罪系司败狱。”）江海孤蓬合，兵戈万事殊。浮踪耽胜晚，经乱郁为儒。

用宾“黄澍笏击马士英背”条云：

黄澍字仲霖，徽州人。丙子举浙闈，丁丑登进士，授河南开封推官。以固守功擢御史，巡按湖广，监左良玉军。甲申弘光立，六月二十日丙子澍同承天守备太监何志孔入朝，求召对。既入见，澍面纠马士英权奸误国，泪随语下，上大感动。

又“黄澍辩疏”条后附记云：

乙酉大兵下徽州，闽相黄道周拒于徽州之高堰桥。自晨至暮，斩获颇多。澍以本部邑人，习知桥下水深浅不齐，密引大清骑三十由浅渚渡，突出闽兵后，骤见骇甚，遂溃。徽人无不唾骂澍者。后官于闽，谋搗郑成功家属，以至边患，遂罢。

依以上诸材料及通常名与字号之关系，可以推知黄甫及即黄仲霖澍。甫及之称，殆黄澍后来所自改也。又芝麓诗自注“黄子宦燕邸时，予正得罪系司败狱”。据定山堂诗余菩萨蛮“〔崇祯十六年癸未〕初冬以言事系狱”及万年欢“〔崇祯十七年甲申〕春初系释”二题，足知芝麓以劾时宰下狱之时，正仲霖在京任御史之日也。牧斋序之“持符节监军事”即用宾文中之“监左良玉军”。钱序云“一旦束身谢事，角巾归里，削铓逃影，窜迹氈裘毳衣中，眉睫栩栩然不可辨识”，疑即计氏附记中所言乙酉年澍密引清骑由浅渚渡水击溃黄道周之师于徽州高堰桥之事。此等材料，更可证明黄甫及即黄澍也。于皇诗谓甫及“云霄不垂韩信钓，徐泗正与黄公邻。桥边堕履臭味合，台上落帽风致亲”，似黄氏在明南都倾覆后复入满人或降清汉人之幕。钱诗云“夜半壮心回起舞，酒阑清泪落悲笳”及“曲宴未终星汉改，与君坚坐看桑田”并记中所云“黄子坐斯阁也，伊吾谷

蠡，鸣横剑之壮心，得无有猎猎飞动者乎？宿昔之筹边说剑，骨腾肉飞，精悍之色犹在眉宇间”，则甫及虽混迹满人或降清汉人幕中，似仍怀复明之志。又牧斋序文中言甫及于“己丑之冬自金陵过访，俄为余张灯开宴，吴下名娼狡童有三王生，取次毕集。清歌妙舞，移日卜夜”，是甫及之后必有强大势力为之支柱，使能作此盛会。且此盛会除慰劳牧斋外，必别有企图也。兹再略引史料，试论之于下。

清史列传柴捌贰臣传甲张天禄传略云：

张天禄陕西榆林人，明末与弟天福以义养从军，积功至总兵官。福王时，大学士史可法督师，为瓜州前锋，驻瓜州。本朝顺治二年五月豫亲王多铎下江南，福王就擒，天禄及天福率所部三千人随忻城伯赵之龙迎降。豫亲王令以原官随征，后隶汉军正黄旗。时明佥都御史金声家居休宁，受唐王聿键右都御史兼兵部侍郎，纠乡勇十余万据徽州。贝勒博洛遣都统叶臣往剿，天禄从。十月偕总兵卜从善李仲兴刘泽泳等由旌德县进，连破十余寨，至绩溪县，生擒声及中军吴国祯等，谕降不从，斩于军。徽州平。十二月明唐王大学士黄道周率兵犯徽州，天禄击斩其将程嗣乘等十余人，擒总兵李筦先等。三年正月大败道周兵于婺源，擒黄道周，谕降不从，斩之。二月加都督同知，授徽宁池太总兵官。五月赐一品冠

服。四年四月授江南提督。五年三月叙投诚功，授三等轻车都尉。八年五月晋三等子爵。九年十月海贼围漳州，天禄奉命赴闽援剿。抵延平，曾都统金历已解漳州围，天禄留驻延平，剿各山贼。十一年明鲁王定西侯张名振由浙江犯崇明，天禄驰还松江，调将出洋扑剿。正月夺稗沙老营，追至高家嘴。名振遁入浙，寻乘潮突犯吴淞采淘港，伤兵焚船。天禄坐是降三級，戴罪剿贼。十二年总督马明佩以采淘港告警时多失炮械及舟师三百余，天禄匿不报，疏劾之。而闽浙总督佟泰亦奏自洋逃回兵称，天禄与名振通书诏。并下刑部讯，通书无据，以隐匿罪革提督，降子爵为三等轻车都尉。十六年卒。

小腆纪年附考壹壹顺治二年乙酉九月“我大清兵克绩溪，明右都御史右侍郎金声等死之”条略云：

声起兵后拜表闽中，王命中书童赤心授声右都御史、兵部右侍郎，总督南直军务。遂拔旌德宁国诸县。王师攻绩溪，江天一登陴守御，间出迎战，杀伤相当。降将张天禄以少骑牵制天一于绩溪，间道从新岭入，守岭者先溃。是月二十日，徽故御史黄澍诈称援兵，声见其着故衣冠，而发未剃也，信之。城遂破，声被擒。

同书同卷“我大清兵克徽州，明推官温璜死之”条略云：

璜既闻金声败，方严兵登陴，而黄澍已献城矣。

同书同卷十二月壬寅（二十四日）“明督师黄道周败绩于婺源，遂被执”条略云：

秋九月道周至广信府，闻徽州破。婺源令某者，亦门人也，伪致降书，道周信之，决计深入。十二月进兵至童家坊。遂前次明堂里，仅三百人，马十匹，粮三日。壬寅天微曙，我提督张天禄（原注：“考曰：天禄本史阁部将。”）率兵猝至，道周挥赖继谨等督师鏖战，参将高万荣请引兵登山，凭高可恃。正移师间，骑兵从间道突出，（可参上引计氏明季南略“黄澍辩疏”条附记。）箭如雨，从者俱散。道周曰：吾死此矣！遂被执。

据此，则甫及自顺治二年乙酉降于张天禄，又助其杀害金声温璜黄道周等，疑必常依傍张氏。仲霖既怀归明之意，而张氏于顺治四年四月任江南提督后，既如上引瞿忠宣公集伍“留守封事”所云“彼中现在楚南之劲敌，惟辰常马蛟麟为最，传闻此举（寅恪案：“此举”指清兵将进取两粤事。详见上引。）将以蛟麟为先锋。幸蛟麟久有反正之心，与江浙（虏）提镇张天禄田雄马进宝卜从善辈皆平昔关通密约，各怀观望。此真为楚则楚胜，而为汉则汉胜也”，则天禄为当日降将中“关通密约，各怀观望”者之一，可知其本为

明总兵官，又曾在史可法部下，自亦具有反清之志者。此点于其后来被劾与张名振通书诏事虽云无据，仍足证明其非真能忠于建州也。由是言之，己丑岁暮张天禄令黄澍至牧斋家作此联络，乃必然之举动，盖斯为明末清初降于建州诸汉人每怀反覆之常态也。

兹有一问题，即此次牧斋家中之宴集，张天禄是否与黄澍同来？牧斋诗文引用李太白“扶风豪士歌”（见全唐诗第叁函李白陆）之“扶风豪士”以比拟己丑岁暮远来其家之“豪客”，此“豪客”究为何人？或谓后魏曾置扶风于安徽境，

（见魏书壹佰陆中地形志载：“霍州扶风郡治乌溪城。”）与甫及之著籍安徽有关，故牧斋取以指黄氏。此说亦可通。但张天禄为陕西人，自较仲霖更为适切于“扶风豪士”之称号，故不能不疑张氏亦曾与黄氏同来，不久即离去也。未敢决言，姑附记于此，以俟更考。至牧斋己丑岁暮诗题所以不欲明著张氏及黄氏之姓名，必因当时尚有避忌，与后来作甫及寿序及舫阁记时情势大异，自可著仲霖之姓名及别字。此可取与牧斋顺治十四年作梁慎可母寿序不讳言河东君曾寄居雕陵庄之事相参证也。

又谈迁枣林杂俎仁集逸典类“黄澍”条云：

歙人黄澍年少轻侮，作叶子格，品第宗妇之貌，见忤于族，走杭州，通籍郡庠。丙子举于

乡，明年成进士，授开封推官。壬午御流寇，开渠转粟，河水秋溢，因灌汴城，祸自渠始。又搜民间藏粟并金钱夺之，汴人切齿。内召，先帝面问开渠者谁也？委之流寇。利口迅舌，人莫能难。以御史按楚，未及瓜，遽入朝，意觊开府，借马士英为市。盖平贼将军左良玉嗾马氏，故大言清君侧之恶。辄示人良玉手书，挟重镇劫之。其廷攻也，一言一涕，甚倾宸听。士英伏阶下愧死。澍退，捐九万金助饷，自云世橐。高相国弘（弘图）问予：彼卓郑也哉？予曰：否，否，彼补杭郡诸生，父为人笕质库，小才贪诈，不足信也。澍还按楚，士英阴遣人购良玉，而澍孤矣。寻免其官，畏祸匿良玉所，女归其子。按臣通婚本镇向未之有也。明年左氏称兵犯阙，荡覆我公室，虽士英之罪擢发难数，而谁生厉阶，至今为梗？哀哉！

寅恪案：依上引材料及孺木此条所载，黄氏人品如此卑劣，为当时所鄙弃，牧斋之不著其名，此亦是别一原因也。

复次，牧斋以姚平仲比甫及。平仲事迹见宋史叁叁伍种师道传及庶斋老学丛谈中卷上“姚将军靖康初以战败亡命”条等，并陆放翁剑南诗稿柒“寄题青城山上清宫”诗。

陆诗及序云：

姚将军靖康初以战败亡命。建炎中，下诏求之不可得。后五十年，乃从吕洞宾刘高尚往来名山，有见之者。予感其事，作诗寄题青城山上清宫壁间。将军尝见之乎？

造物困豪杰，意将使有为。功名未足言，或作出世资。姚公勇冠军，百战起西陲。天方覆中原，殆非一木支。脱身五十年，世人识公谁。但惊山泽间，有此熊豹姿。我亦志方外，白头未逢师。年来幸废放，偿遂与世辞。从公游五岳，稽首餐灵芝。金骨换绿髓，歛然松杪飞。

寅恪案：牧斋之意岂谓与黄氏共谋复明，若事败，则可与之同游五岳，如放翁欲从平仲之比耶？综观上所引述，可知牧斋自顺治六年己丑冬至顺治十二年乙未冬赋“题黄甫及舫阁”诗时（见有学集陆秋槐别集）与仲霖之关系迄未中断。

牧斋诗云：

文练紫窗香篆迟，舫斋恰似舫舟时。垂帘每读淮阴传，卷幔长怀漂母祠。落木云旗开楚甸，夕阳日珥抱钟离。鄂君绣被歌谁和，且试灯前一局棋。

此诗之典故及辞旨与“舫阁记”颇多类似，应为同时所作。第伍句“夕阳日珥抱钟离”及第捌句“且试灯前一局棋”尤可注意。盖牧斋此次访蔡魁吾并与李素臣黄甫及等作此联络，乃一局棋中

之数着，未可分别视之也。

复次，康熙修徽州府志玖选举志上科第门明崇祯九年丙子乡试栏（可参结邻集陆“黄澍”条下注“仲霖次公劬庵浙江钱塘籍，江南休宁人”等语）载：“黄澍字次公，休宁龙湾人，钱塘籍，（崇祯十年）丁丑进士。为文有奇气，落笔千言，出入秦汉不假思索。历御史，入国朝，至福建副使。”可取与上引明季南略肆“黄澍辩疏”条附记所言“后官于闽，谋搆郑成功家属，以致边患，遂罢”等语相参证。

牧斋此次游淮访蔡，竟至归途留滞，在金陵度岁，可见其负有重大使命。观有学集诗注陆“长干送松影上人楚游，兼柬楚中郭尹诸公二首。时嘉平二十四年”（寅恪案：“年”应作“日”。）其一云：

吴楚尾一军持，断取陶轮右手移。四钵尚擎殷粟米，七条还整汉威仪。毗蓝风急禅枝定，替戾声残咒力悲。取次庄严华藏界，护龙河上落花时。

其二云：

孤蓬微霰浪花堆，眉雪茸茸抖擞来。跨海金铃依振锡，缘江木柿衬浮杯。九疑旭日扶头见，三户沉灰按指开。唤起吕仙横笛过，岳阳梅柳早时催。

“乙未除夕寄内”云：

郝尾劳劳浪播迁，长干禅榻伴僧眠。鱼龙故国犹今夕，鸡犬新丰又一年。瓦注腊醅村舍酒，柴门松火佛前钱。团圞儿女应流涕，老大家翁若个边。

“长干偕介邱道人守岁”云：

明烛度岁守招提，去殿宫云入梦低。怖鹄有枝依佛影，惊鸟无树傍禅栖。塔光雪色恒河象，天醒霜空午夜鸡。头白黄门熏宝级，香炉曾捧玉皇西。

寅恪案：松影游楚，当与前引沈佳存信编文安之告朱全古“吴楚上下流观察形势”之语有关，否则值此岁暮，似无急急首途之理。介邱乃髡残之字，即明画家石溪也。小腆纪传伍玖髡残传略云：“残字介邱，号石溪，武陵刘氏子。至白门，遇一僧言已得云栖大师为剃度，因请大师遗像，拜为师。返楚，居桃源某庵，久之，忽有所悟，心地豁然。再往白门，谒浪杖人，一见皈依。所交游皆前朝遗逸，顾炎武其一也。”至“与介邱守岁”诗末二句，初未能确定其辞意所在，后检有学集诗注捌长干塔光集“丁酉冬十有七日长至礼佛大报恩寺，偕石溪诸道人燃灯绕塔，乙夜放光应愿欢喜，敬赋二十韵记事”诗，有“科头老衲惊呼急，秃袖中官指顾详”两句，则“黄门”当

作宦者解，足见与石溪诸道人同在大报恩寺者亦有中官。疑大报恩寺曾有皇帝亲临降香之事，此皇帝或即福王亦未可知，此类宦者殆为先朝所遗留者耶？遵王注以“黄门”为给事中，似认介邱曾任桂王之给事中，恐非，盖今无载记可以证明也。诸居寺中之明室遗民虽托迹方外，仍不断为恢复之活动。牧斋与此类遗民亲密如是，必有待发之覆。其除夕寄河东君诗，隐藏此次报国忘家之旨。当时河东君必参预斯事，而谅其不能还家度岁与儿女团圞之苦心也。

夫牧斋于顺治十二年乙未既在金陵度岁，十三年丙申及十四年丁酉又连岁来往虞山金陵之间，则其与金陵之密切关系必非仅限于游览名胜、寻访朋旧而已。

牧斋尺牋上“与吴梅村”三通之三“论社”略云：

顷与阁下在郡城晤言，未几遽分鹧首，窃有未尽之衷不及面陈。比因沈生祖孝雪樵、魏生耕雪窦顾生万庶其三子欲谒门下之便，敢以其私所忧者献于左右。三子者，李翱曾巩之亚，今世士流罕有其俦，而朴厚谨直，好义远大，可与深言。

寅恪案：牧斋于此三人可谓极口赞誉。沈顾两氏兹姑不论，唯魏耕者实与牧斋之频繁往来金

陵有关，请略述之于下。

鮑埼亭集捌“雪窦山人坟版文”（可参杨大瓢宾杂文残稿“祁奕喜李兼汝合传”及“魏雪窦传”等。杨氏所记虽较详备，但不及白衣致书延平请率舟师攻取南都之计划，故兹从略。）略云：

雪窦山人魏耕者，原名璧，字楚白。甲申后改名，又别名甦，慈溪人也。世胄，顾少失业，学为衣工于苕上，然能读书。有富家奇其才，客之，寻以赘婿居焉，因成诸生，国亡，弃去。先生所交皆当世贤豪义侠，志图大事。与于苕上起兵之役，事败，亡命走江湖，妻子满狱弗恤也。久之，事解，乃与归安钱纘曾居苕溪，闭户为诗，酷嗜李供奉。长洲陈三岛尤心契之。东归，游会稽。有张近道者好黄老管商之术，以王霸自命，见诗人则唾之曰雕虫之徒也，而其里人朱士稚与先生论诗，极倾倒，近道见之亦辄痛骂不置。然三人者，交相得。因此并交纘曾三岛，称莫逆。先生又因此与祁忠敏（彪佳）公子理孙班孙兄弟善，得尽读淡生堂藏书，诗日益工。久之，先生又遣死士致书延平（郑成功），谓海道甚易，南风三日可直抵京口。己亥延平如其言，几下金陵，已而退军。先生复遮道留张尚书（煌言），请入焦湖，以图再举，不克。是役也，江南半壁震动。既而闻其谋出于先生，于是逖者益

急。纘曾心兼金贿吏，得稍解。癸卯有孔孟文者从延平军来，有所求于纘曾，不贻，并怨先生，以其蜡书首之。先生方馆于祁氏，逌者猝至，被执至钱塘，与纘曾俱不屈以死。妻子尽没，班孙亦以是遣戍。初，诸子之破产结客也，士稚首以是倾家，近道救之，得出狱，而近道竟以此渡江遇盗而死。己亥之役，三岛亦以忧愤而死，真所谓白首同归者矣。先生之居于茗上，为晋时二沈高士故山，故有息贤堂，因名其集曰息贤堂集。

同书外编肆肆“奉万西郭问白衣息贤堂集书”略云：

按白衣原名璧，字曰楚白。后改名耕，别字白衣。又改名更，称雪窦山人。白衣少负异才，性轶荡，傲然自得，不就尺幅。山阴祁忠敏公器之，为遍注名诸社中。既丁国难，麻鞋草履，落魄江湖，遍走诸义旅中。当是时，江南已隶版图，所有游魂余烬出没山寨海槎之间，而白衣为之声息。复壁飞书，空坑仗策，荼毒备至，顾白衣气益厉。癸卯以海上降卒至，语连白衣，白衣遁至山阴，入梅里祁氏园。时忠敏子班孙谋募死士为卫，间道浮海，卒为踪迹所得，缚到军门，抗词不屈，死于会城菜市。

寅恪案：魏氏为顺治十六年己亥郑延平率舟师攻南京之主谋者。今检牧斋著述中附上引“与吴梅村”尺牋外，尚有有学集诗注伍敬他老人集

顺治十一年冬在苏州所赋“赠陈鹤客兼怀朱朗诣”一首云：“雀喧鸠闹笑通津，横木为门学隐沦。名许诗家齐下拜，姓同孺子亦长贫。风前剪烛尊无酒，雪后班荆道少人。却忆西陵有羁客，荒鸡何处警霜晨。”据全谢山所撰魏氏坟版文，陈三岛朱士稚与魏氏关系密切，则牧斋此诗题中虽不涉及魏氏，要是间接亦与魏氏有联系之一旁证。前言牧斋此数年间屡至苏州，绝非仅限于文酒清游，实有政治活动。观其假我堂文宴互与酬和之人皆属年辈较晚，阴谋复明者，如归玄恭徐禎起等，可以推知。（可参小腆纪传伍捌徐晟及归庄传等。）当魏氏或亦曾参与此会，但以郑延平攻南京失败之后，清廷追究主谋，魏氏坐死，同党亦被牵累，后来编有学集者，殆因白衣之名国于显著，遂删去牧斋与其唱和之作耶？俟考。

第五章 复明运动（附钱氏家难）（九）

顺治十二年乙未冬牧斋赴淮甸访蔡魁吾后，不径还常熟度岁，而留滞金陵，至次年丙申约在三月間始归虞山。其何以久留金陵之理由，必有不可告人之隐情。检有学集诗注陸，此年春间之诗有“就医秦淮，寓丁家水阁绝句三十首”，大抵为与当日南京暗中作政治活动者相往还酬唱之篇什。其言就医秦淮，不过掩饰之辞，自不待辨。兹择录有关诸首并略加诠释于下。

“丙申春就医秦淮，寓丁家水阁浹两月。临行作绝句三十首，留别留题，不复论次”其一云：

数茎短发倚东风，一曲秦淮晓镜中。春水方生吾速去，真令江表笑曹公。

其二云：

秦淮城下即淮阴，流水悠悠知我心。可似王孙轻一饭，它时报母只千金。

其三云：

舞榭歌台罗绮丛，都无人迹有春风。踏青无限伤心事，并入南朝落照中。

寅恪案：以上三首乃此三十首之总序。三国志肆柒吴书贰孙权传云：“（建安）十八年正月曹公攻濡须，权与相拒月余。曹公望权军，叹其齐肃，乃退。”裴注引吴历略云：“权为笺与曹公曰：春水方生，公宜速去。曹公语诸将曰：孙权不欺孤。乃撤军还。”（寅恪案：遵王注已节引。）据郑氏近世中西史日表，顺治十三年丙申三月十日为清明。第叁首遵王注“踏青”引李绰岁时记云：“上巳赐宴曲江，都人于江头禊饮，践踏青草，曰踏青。”然则牧斋在南京度岁后留滞至三月初旬始还家，此可与诗题“浹两月”之语相印证。更疑牧斋在弘光元年上巳时节曾预赐宴之列，今存是年之官书缺载此事。或又曾偕河东君并马阮辈作踏青之游，因有学集关于此时期之作品皆已删除，故亦无从考见。果尔，则此首乃述其个人之具体事实，而非泛泛伤春之感也。第贰首前二句谓其至淮甸访蔡魁吾及久留金陵作复明活动之事，与后二句出史记玖贰淮阴侯传及汉书叁肆韩信传，实能揉合今典古典，足见其文心之妙。后二句又谓他时果能恢复明室，则所以酬报今日之地主，当远胜王孙之于漂母。据此可知丁继之与牧斋关系之密切。观此岁之前十年，即顺治四年丁亥，牧斋受黄案牵累，出狱后即与河东君迁于丁氏河房，（见前所考论。）此岁之后五年，即顺治十八年辛丑，于“干戈满地舟舰断，

五百里如关塞长。阖闾城上画吹角，闾宫清庙围棋枪。腥风愁云暗天地，飞雁不敢过回塘。况闻戍守连下邑，埵鸡篱犬皆惊惶”之情况中，丁氏特至常熟贺牧斋八十生日两事，（见有学集诗注壹壹红豆三集“丁老行。送丁继之还金陵，兼简林古度。”）尤可证知。鄙意牧斋所以于丙申春初由大报恩寺移寓丁氏水阁者，以此水阁位于青溪笛步之间，地址适中，与诸有志复明之文士往来较大报恩寺为便利。由是言之，丁氏水阁在此际实为准备接应郑延平攻取南都计划之活动中心，而继之于此活动中亦居重要地位，可不待言也。

其四云：

苑外杨花待暮潮，隔溪桃叶限红桥。夕阳凝望春如水，丁字帘前是六朝。

其五云：

梦到秦淮旧酒楼，白猿红树蘸清流。关心好梦谁圆得，解道新封是拜侯。

寅恪案：以上二首皆为河东君而作。第肆首前二句谓河东君此时在常熟与己身不能相见。“暮潮”有二意，一即用李君虞江南词“嫁得瞿塘贾，朝朝误妾期。早知潮有信，嫁与弄潮儿”，（见全唐诗第伍函李益貳。）言己身不久归去，不致如负心之李十郎也；二即明室将复

兴，如暮潮之有信，与第陆首之后两句同一微旨也。第伍首之作梦人乃河东君。此首兼用王少伯“青楼曲”二首之二“驰道杨花满御沟，红妆绶馆上青楼。金章紫绶千余骑，夫婿朝回新拜侯”及“闺怨”诗“闺中少妇不曾愁，春日凝妆上翠楼。忽见陌头杨柳色，悔教夫婿觅封侯”，（俱见全唐诗第贰函王昌龄肆。）用其“拜侯”之旨，而反其“悔教觅封侯”之意，正所以见河东君志在复明，非寻常妇女拘牵离情别绪者可比也。又综合第叁首及第肆首观之，与李义山诗“刻意伤春复伤别，人间惟有杜司勋”者何异？（见李义山诗集上“杜司勋”七绝。）第贰章论黄媛介事，引吴梅村诗“不知世有杜樊川”之句，然则牧斋之刻意伤春伤别一至于此，不仅其名字与樊川相同，其心事亦与司勋相合矣。

其六云：

东风狼藉不归轩，新月盈盈自照门。（自注：“梦中得二句。”）浩荡白鸥能万里，春来还没旧潮痕。

其七云：

后夜翻经烛穗花，首楞第十重开题。数声喔喔江天晓，红药阶前旧养鸡。

寅恪案：以上两诗皆牧斋自述其此时在金陵之旅况心情。第陆首第壹句用李太白“东风春草

绿，江上候归轩”之句（见全唐诗第叁函李白壹柒“送赵判官赴黔府中丞叔幕”），盖谓河东君望其归家之意，并用韩退之“狂风簸枯榆，狼藉九衢内”之句（见全唐诗第伍函韩愈柒“感春”三首之二），“九衢”指南都。其易“狂风”为“东风”者，即前引初学集贰拾上东山诗集叁“秋夕燕誉堂话旧事有感”诗“东虏游魂三十年”之“东虏”也。第贰句“新月”指“桂王”，即作此诗之次年，顺治十四年丁酉所赋“燕子矶归舟作”七律“金波明月如新样，铁锁长江是旧流”之旨。第叁第肆两句即“铁锁长江是旧流”之义。观“万里”之语，其企望郑延平之成功及己身自许之心情，可以想见矣。第柒首前两句谓其此时第贰次草楞严蒙钞已至最后一卷。考牧斋之作此疏起于顺治八年辛卯，成于十八年辛丑，首尾凡五削草，其著书之勤老而不倦，即观此诗及牧斋尺牋中“与含光师”诸札可以推知。后二句固是实写，但亦暗寓复明之志。末句用文选叁拾谢玄晖“直中书省”诗“红药当阶翻”句，不忘故国故君之意也。

其八云：

多少诗人堕劫灰，佺期今免冶长灾。阿师狡狴还堪笑，翻搅沙场作讲台。（自注：“从顾与治问祖心千山语录。”）

寅恪案：关于顾梦游及祖心事前已备论，今不赘述。顾韩二人固皆有志复明者也。

其九云：

牛刀小邑亦长编，朱墨纷披意惘然。要使世间知甲子，摊书先署丙申年。（自注：“乳山道士修志溧水。”）

其十云：

（诗略。）

寅恪案：以上二首皆关涉林古度者。林氏事迹前已详述，今不重论。第拾首诗于第肆章论绛云楼上梁诗第壹首时已全引，故从略。唯可注意者，那子居金陵最久，交游甚广，牧斋此际与有志复明之人相往来，凡此诸人大抵亦为乳山道士之友朋也。

其十一云：

虚玄自古误乾坤，薄罚聊司洞府门。未省吴刚点何易，月中长守桂花根。（自注：“薛更生叙易解云：王辅嗣解易未当，罚作洞府守门童子。”）

其十二云：

天上羲图讲贯殊，洞门犹抱韦编趋。沉沉紫府真人座，曾授希夷一画无。（自注：“更生云，吾注易成，将以末后句问洞府真人也。”）

寅恪案：以上二首俱为薛正平而作。

有学集叁壹“薛更生墓志铭”略云：

君讳正平，字更生，华亭人也。晚以字行，字那谷，号旻老夫。少为儒，长为侠，老归释氏。死石头城下，葬于方山之阳，年八十有三。子二人，长逢，次晖。君怀奇气，粪溲章句小儒，每自方阿衡太师。崇祯末，主上神圣忧勤，将相非人，国势日蹙。君早夜呼愤，草万言书上之，冀得旦夕召见平台请问从何处下手，庶几国耻可振而天步可重整也。取道北海，经牢山，闻国变，恸哭欲投海死，同行者力挽之归。叹曰：吾今日真薛更生矣。更名，所以志也。故宫旧京，麦秀雉雠，登台城，瞻孝陵，望拜悲歌，彷徨野哭。又以其间观星口象，占风角，访求山泽椎埋屠狗之夫。人咸目笑君八十老翁，两脚半陷黄土，不知波波劫劫何为也？平生好著书，横竖钩贯，学唐之覃季子。（寅恪案：“唐之覃季子”事迹见柳宗元河东先生集壹壹“覃季子墓铭”。）金刚周易阴符老庄，下及程朱孙吴，各有纂述。作孝经通笺，发挥先皇帝表章至意，取陶靖节五孝传附焉。谓靖节在晋宋间，不忘留侯五世相韩之义，古今通孝，不外于此。激而存之，以有立也。其用意深痛如此。病聩滋甚，画字通语。勸伊法师城南开讲，辄侧耳占上座。蹙蹙二十里，恁老苍头肩以行，如邛邛负然。道未半，饥疲足郄，则又更相扶也。丁酉腊月八日，长干熏塔，薄暮冒雨追余，持薛公自传拜而属

铭。十九日送余东还，入清凉，憩普德，累日而后返，持经削牍如平时。廿四日晨起，呼逢诵道德指归序。问曰：孔子称老子犹龙，是许老子，未许老子？逢未答。曰：我方思熟睡，汝姑去。丙夜呼灯起坐，称佛号者三，顾逢曰：今日睡足如意。转身倚逢面，撼之，逝矣。长干僧醵钱庀葬具，皆曰：修行人临行洒然，得如薛老足矣。铭曰：君之亡也，介丘道人评之曰，贫则身轻，老而心轻。放脚长往，生死亦轻。达哉斯言，取以刻铭。

述薛氏事迹者，牧斋之文较备，故稍详引之。据钱氏所言，则更生志在复明，尤为接应郑延平攻取南都有助力之人，且与长干诸僧交谊切挚，与牧斋之共方外有志复明者相往来之情事更相适合也。至此两首所用典故遵王注多已解释，不须更赘。唯第壹壹首第叁句“未省吴刚点何易”之“点”字，疑是“黜”字之讹。据酉阳杂俎前集壹“天咫”门云：“旧言月中有桂，有蟾蜍，故异书言，月桂高五百丈，下有一人常斫之，树创复合。人姓吴名刚，西河人，学仙有过，谪令伐树。”则吴刚学仙有过谪令伐树，与广异记述王辅嗣以未能精通易义被罚守门者，（见太平广记叁玖“神仙”门叁玖“麻阳村人”条。遵王注已节引。）正复相同。但牧斋诗意更别有所在，“月中常守桂花根”句之“月中桂花根”，即暗指明桂王

由榔而言，与投笔集上“后秋兴之五”第捌首“丹桂月舒新结子，苍梧云护旧封枝”之句，可以互相印证也。

其十三云：

敲斜席帽五陵稀，六代江山一布衣。望断玉衣无哭所，巾箱自折蹇驴归。（自注：“重读纪戇叟诗。”）

寅恪案：纪戇叟映钟事迹，诸书颇多记载，兹不备引。有学集肆柒“题纪伯紫诗”略云：

海内才人志士，坎壈失职，悲劫灰而叹陵谷者往往有之。至若沉雄魁垒，感激用壮，哀而能思，愍而不怛，则未有如伯紫者也。涕洒文山，悲歌正气，非西台痛哭之遗恨乎？吟望阅江，徘徊玉树，非水云送别之余思乎？芒鞋之间奔灵武，大冠之惊见汉仪，如谈因梦，如观前尘。一以为曼倩之射覆，一以为君山之推纬，愀乎？忧乎？杜陵之一饭不忘，渭南之家祭必告，殆无以加于此矣。余方银铛逮系，累然楚囚，诵伯紫之诗如孟尝君听雍门之琴，不觉其欷歔太息流涕而不能止也。虽然，愿伯紫少閤之，如其流传歌咏广贲焦杀之音，感人而动物，则将如师旷援琴而鼓最悲之音，风雨至而廊瓦飞，平公恐惧，伏于廊屋之间，而晋国有大旱赤地之凶，可不慎乎？可不惧乎？

盖牧斋初读伯紫诗在黄案未了时，至顺治十三年丙申春间戇叟复以诗示牧斋，故云“重读”。第叁句用杜工部集拾“行次昭陵”诗，“玉衣”之典见杜诗蒙叟注。又定山堂文集陆有“纪伯紫金陵故宫诗跋”一篇，其文多所删削，颇难详知其内容，但观“钟山一老，徘徊吟眺，麦秀之感，苞桑之惕，凜乎有余恫焉”等语，疑与牧斋此诗所指者有关。俟考。伯紫在黄案以前疑已有“芒鞋间奔灵武，大冠惊见汉仪”之事，及顺治六年己丑至十三年丙申之间仍作复明之举，卒至失望归返金陵，欲以终老欤？又陈田明诗纪事辛金壹贰“纪映钟”条所选伯紫诗，中有“兵至”，自注云“闽中旧作”，及“同戈驿”，自注云“太宗起兵处”，两诗皆可供参证也。

其十四云：

钟山倒影寢南溪，静夜欣看紫翠齐。小妇妆成无个事，为怜明月坐花西。（自注：“寒铁道人余怀居面南溪，钟山峰影下垂，杜诗半陂已南纯寢山是也。”）

其十五云：

河岳英灵运未租，千金一字见吾徒。莫将抔黍人间饭，博换君家照夜珠。（自注：“澹心方有采诗之役。”）

寅恪案：以上二首俱为鬻持老人而作。老人

所著板桥杂记，三百年来人所共读，其事迹亦多有记载，故不赘引，惟录涉及复明运动者一二条，以见牧斋此际与澹心往来不仅限于文酒风流好事之举也。板桥杂记中丽品门略云：“余生万历末年，及入范司马（景文）莲花幕中为平安记者，乃在崇祯庚辛以后。”然则余氏既曾入质公之幕，则其人原是明末有匡世之志者，未可以寻常文士目之也。又明诗纪事辛签壹肆“余怀”条所选澹心诗，中有“送别剩上人还罗浮”云：“万里孤云反故关，一帆春草渡江湾。几年浪迹干戈里，何处藏身瓢笠间。愁听笳声吹白日，苦留诗卷伴青山。罗浮此去非吾土，须把蓬茅手自删。”前论千山于顺治三年丙戌曾两次返粤，此诗乃关于春间之一次者，余韩关系如此，澹心之为复明运动中之一人，自不待论。此诗末二首复明之辞旨尤为明显矣，至牧斋诗自注所注“采诗之役”一语，即指板桥杂记中选录牧斋及诸人此时前后所赋之诗，如上卷雅游门选有学集捌长干塔光集“金陵杂题绝句”二十五首之五首，及中卷后附“珠市名妓”门“寇湄”条录牧斋本题，即“丙申春留题水阁三十绝句”之末一首是也。

其十六云：

麦秀渐渐哭早春，五言丽句琢清新。诗家轩翥今谁是，至竟离骚属楚人。（自注：“杜于皇近诗多五言今体。”）

其十七云：

著论峥嵘准过秦，龙川之后有斯人。滁和自昔兴龙地，何处巢居望战尘。（自注：“于皇弟苍略挟所著史论游滁和间。”）

寅恪案：以上二首为杜氏兄弟而作。第壹陸首谓于皇乃有志复明之诗人。今茶村诗文集俱在，例证极多，不须备引，即就变雅堂诗集贰“赠剩公”及同书叁“孔雀庵初度，又申置酒，与治剩公过谈”言之，足知于皇与祖心梦游志节相同，可取与牧斋此首互证。故此时钱杜往来唱酬，必非止寻常文酒之交际。第肆章论牧斋崇禎十三年庚辰秋季曾游苏州节已引于皇赠牧斋五古一首，复检变雅堂诗集柒“丁叟河房，用钱虞山韵”，即和有学集壹“题丁家河房亭子”者（此诗前已引），然则钱杜本为旧相识，又是患难之交，其诗什唱酬实不开始于此年甚明。但小腆纪传补遗肆杜濬传云：“求诗者踵至，多谢绝。钱谦益尝造访，至闭门不与通。”（寅恪案：变雅堂文集附录壹引李元度先正事略亦同。）其违反事实，可不须辨。盖自乾隆时牧斋为清帝所深恶，世人欲为茶村湔洗，殊不知证据确凿，不能妄改也。

更有可笑者，黄秋岳濬花随人圣挾忆云：“相传牧斋宴客，杜茶村居上坐，伶人演垓下之战，牧斋索诗，茶村援笔立书曰：年少当筵

意气新，楚歌楚舞不胜情。八千子弟封侯去，只有虞兮不负心。牧斋为之怆然。”今检变雅堂诗集玖“龚宗伯座中赠优人扮虞姬绝句”云：“年少当场秋思深，座中楚客最知音。八千子弟封侯去，惟有虞兮不负心。”据清史稿壹捌陸部院大臣年表貳上礼部汉尚书栏载：“康熙八年己酉五月乙未，龚鼎孳礼部尚书。康熙十二年癸丑，龚鼎孳九月戊辰乞休。”故于皇此诗题中“宗伯”乃龚鼎孳非钱谦益。世人习知牧斋称“宗伯”，而不知芝麓亦曾任礼部尚书，可称“宗伯”，遂至混淆也。至于皇此诗究是何年所作尚待详考，因龚氏之为礼部尚书虽在康熙八年五月以后，但如板桥杂记中丽品门“顾媚”条云：“岁丁酉〔合肥龚〕尚书掣〔顾〕夫人重游金陵。”据清史稿壹捌伍部院大臣年表壹下都察院承政汉左都御史栏载：“顺治十一年甲午五月丙午，龚鼎孳左都御史。顺治十二年乙未，龚鼎孳十一月戊子降。”同书壹捌陸大臣年表貳上刑部汉尚书栏载：“康熙三年甲辰，十一月癸丑龚鼎孳刑部尚书。康熙五年丙午，龚鼎孳九月丙申迁。”同书同卷同表兵部汉尚书栏载：“康熙五年丙午九月丙申，龚鼎孳兵部尚书。”然则顺治十四年丁酉龚顾同金陵时，芝麓尚未任尚书之职，而澹心竟以尚书称之者，足证板桥杂记乃后来追记之文也。惟于皇赋此诗时是否在康熙八年五月以后，其诗题中

之“龚宗伯”乃是芝麓现职，抑或与板桥杂记同为追述之辞，未敢遽决。至黄书所引杜氏之诗必非原作，盖茶村当日赋诗固不依平水韵，然亦不致近体诗廿八字内真庚侵三部同用也。

复次，蘼芜纪闻上引冯见龙绅志略云：“龚鼎孳娶顾媚，钱谦益娶柳如是，皆名妓也。龚以兵科给事中降闯贼，受伪直指使，每谓人曰：我原欲死，奈小妾不肯何？小妾者，即顾媚也。”夫芝麓既不能死，转委过于眉生以自解，其人品犹不及牧斋。于皇于芝麓座上赋诗绝不能以虞姬比眉生，更不便借此诮芝麓。黄氏之说，殊失考矣。

又蘼芜纪闻上引钮琇临野堂集云：“牧斋与合肥龚芝麓俱前朝遗老，遇国变，芝麓将死之，顾夫人力阻而止，牧斋则河东君劝之死而不死。城国可倾，佳人难得，盖情深则义不能胜也。二公可谓深于情矣。及牧斋歿，河东君死之。呜呼！河东君其情深而义至者哉！”钮氏谓眉生劝芝麓不死，河东君劝牧斋死，两人适相反。假定钮氏所记为事实者，则于皇亦不便于芝麓座中赋诗以讥诮之。鄙意于皇改以“虞姬”自比，“八千子弟”乃目其他楚人，如严正矩辈耳。妄陋之见，未敢自信，谨以质诸论世知人之君子。第壹柒首注谓“苍略挟所著史论油滌和间”。牧斋此时适自淮甸访蔡士英，归途中久住金陵，即使苍略与蔡

氏无关，但牧斋必有取于绍凯文中论兵复明之旨也。检有学集捌“金陵杂题绝句”二十五首之十一云：“水榭新诗替戒香，横陈嚼蜡见清凉。五陵年少多情思，错比横刀浪子肠。（自注：“杜苍略和诗有只断横刀浪子肠之句。”寅恪案：杜氏原诗见下引。）”及同书叁捌“答杜苍略论文书”、“再答苍略书”并同书肆玖“题杜苍略自评诗文”等，可见绍凯与牧斋之关系矣。

其十八云：

掩户经旬春早齐，盈箱傍架自编题。卞家坟上浇花了，闲听东城说斗。（自注：“胡静夫好闲关。”）

寅恪案：此首为胡澂而作。吾炙集“旧京胡澂静夫”条选胡诗三题，其第叁题“虞山桧歌，上大宗伯牧斋夫子”七古云：

（上略。）七年遥隔杜鹃梦，二月重逢杨柳丝。花雾霏微旧陵阙，白头乔木两含悲。

同集“侯官许友有介”条云：

又题〔有介诗〕曰：数篇重咀嚼，不愧老夫知。本自倾苏涣，何嫌说项斯。解嘲应有作，欲杀岂无词。周处台前月，长悬卞令祠。余时寓清溪水阁，介周台卞祠之间，故落句云尔。

又有学集贰贰“赠别胡静夫序”略云：

往余游金陵，胡子静夫方奋笔为歌诗，介（林）茂之以见予。予语茂之：是夫也，情若有余于文，而言若不足于志，其学必大非聊尔人也。为序其行卷，期待良厚。别七年，再晤静夫，其诗卓然名家，为时贤眉目，余言有征矣。静夫屏居青溪，杜门汲古，不役役于声名，翛然退然，循墙顾影。其为诗，情益深，志益足，蜜尔自娱，望古遥集。视斯世喧豗訾訾，非有意屏之，道有所不谋，神有所不予也。静夫嘱余序其近诗，且不敢自是，乞一言以相长。余闻之古之学者莫先于不自是。不自是，莫先于多读书。多读书，深穷理，严氏之绪言也。请以长子。趣与静夫言别，聊书此以附赠处之义。少陵之诗曰：青眼高歌望吾子，眼中之人吾老矣。吾之有望于静夫者远矣。

胡诗钱文中“七年”之语，若自顺治十三年丙申算起则为康熙元年壬寅，此时在郑延平攻南京失败之后不久，南京至常熟之间清廷防御甚严，旅行匪易，观前引牧斋“丁老行”可证。静夫之至常熟访牧斋，疑是报告金陵此际之情况。牧斋序文末段表面上虽是论文评诗之例语，恐亦暗寓清室旧主既殂，幼帝新立，明室中兴之希望尚在也。钱序中“静夫屏居清溪，杜门汲古”，与题许有介诗所谓“余时寓清溪水阁，介周台卞祠之间”等，皆可与第壹捌首自注参证。大约胡氏所

居亦与丁家水阁相近也。

又朱绪曾编国朝金陵诗徵壹“胡其毅”条云：“其毅字致果，一名澂，字静夫，上元人曰从之子。有静拙斋诗选、微吟集。”寅恪未得见胡氏诗集，但即就朱氏所选二十题中如“咏古，为顾与治徵君赋”及“林徵君归隐乳山歌”两题观之，已足证胡氏与顾与治林茂之同流，皆有志复明之人也。

其十九云：

青溪孙子美瑜环，也是朱衣抱送还。盛世公卿犹在眼，方颐四乳坐如山。（自注：“倪燦暗公，文僖文毅之诸孙，相见每述祖德。”）

寅恪案：此首为倪燦而作，其事迹见清史列传柒拾文苑传倪燦传等，兹不备引。倪氏为明室乔木故家，与朱竹垞彝尊同类。闇公早年或亦有志复明，殆后见郑延平失败，永历帝被杀，因而改节耶？俟考。

其二十云：

一矢花砖没羽新，诸天塔庙正嶙峋。长干昨夜金光诵，手捧香炉拜相轮。（自注：“康孝廉小范偶谈清江公守赣故事。”）

寅恪案：此首为康范生及杨廷麟而作。廷麟江西清江人，故云“清江公”。

梅村家藏稿伍捌附诗话（参有学集拾牧斋己亥所作“赠同行康孝廉”七律及同书陆“为康小范题李长蘅画”诗并明诗纪事辛签贰拾“康范生”条所载“嘉定寓舍感赋”诗）略云：

杨廷麟字伯祥，别字机部，临江（府清江县）人。机部后守赣州，从城上投濠死。杨机部殉节后，云已无子。康小范孝廉来吴门，携机部在赣州诗十余首，并言其子尚在。小范与机部同事，兵败，被缚下狱，濒死而免。吴门叶圣野赠之诗曰：卢谿流落刘公死，回首章门一惘然。亦侠士也。

明史贰柒捌杨廷麟传（参小腆纪传贰伍杨廷麟传）略云：

杨廷麟字伯祥，清江人。顺治二年南都破，江西诸郡惟赣州存。唐王手书加廷麟吏部右侍郎。九月大兵屯泰和，副将徐必达战败，廷麟（刘）同升乘虚复吉安临江，加兵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赐剑，便宜从事。十月大兵攻吉安，必达赴水死。会广东援兵至，大兵退屯峡江，已而万元吉至赣。十二月同升卒。三年廷麟招峒蛮张安等四营，降之，号龙武新军。廷麟闻王将由汀州赴赣，将往迎王，而以元吉代守吉安。无何，吉安复失，元吉退保赣州。四月大兵逼城下，廷麟遣使调广西狼兵，而身往雩都趣新军张安来救。五月望，安战梅林，再败，退保雩都。廷麟

乃散其兵，以六月入赣，与元吉凭城守。未几，援兵至，围暂解，已复合。八月水师战败，援师悉溃。及汀州告变，赣围已半年，守陴皆懈。十月四日大兵登城，廷麟督战，久之，力不支，走西城投水死。

据上引材料，知牧斋此首乃用昌黎先生文集壹叁“张中丞传叙”以张巡守睢阳比杨廷麟守赣，以南霁云比康范生，以霁云所射之佛寺浮图比上报恩寺塔。又韩文云：“城陷，贼以刃胁降巡，巡不屈，即牵去，将斩之。又降云，云未应，巡呼云曰：南八，男儿死耳！不可为不义屈。云笑曰：欲将以有为也。公有言，云敢不死！即不屈。”梅村谓“小范与机部同事，兵败，被缚下狱，濒死而免”，然则小范之不死，亦即南八之所谓“欲将以有为”之意，其在金陵与牧斋所商谈者必关涉复明之举动，亦即准备接应郑延平攻取南都之事，抑又可知矣。

其二十一云：

江草宫花洒泪新，忍将紫濺谥遗民。旧京车马无今雨，桑海茫茫两角巾。（自注：“张二严季筏为其兄文峙请志”。）

寅恪案：此首为张氏兄弟而作。张文峙事迹第肆章论杨宛节已略引。

金陵通传贰拾张如兰传附子可度传云：

可度字二严，既自登奉母归，亦隐居不出，号罽笈老人。

有学集补“明士张君文峙墓志铭”略云：

张君名可仕，字文峙。以字行，改字紫澌。书文峙，从其初也。岁在甲午四月初八日卒，年六十有四。文峙卒，四方之士会哭，议铭其旌，胥曰古之遗民也。或有言曰：遗民之名，宋元二史无征，名氏翳然，声景仿佛。新安著录，代沉人飞，东都西台之君子收魂毕命，在此录也。

（寅恪案：“新安著录”指明休宁陈敏政所撰宋遗民录，见四库总目提要史部传记类存目叁并可参有学集肆玖“书广宋遗民录后”。）躔晕珥，舍奔豹，木门有向，著雍犹视。推文峙之志，其忍媿杞肆湘累，（寅恪案：“肆”疑是“妇”字之讹，俟觅善本校之。）遗身后名，污竹素而尘桑海乎？必也正名，易之曰明士其可。比葬，则又曰：呜呼！齐有二客，鲁有两生，明有士焉谁居？文峙士矣，请征所以士文峙者。于是文峙之弟二严立紫澌先生传，而谒铭于余。余泫然流涕曰：士哉文峙！明士哉文峙！余旧史官也，其忍辞？

牧斋此首第贰句谓不当以遗民目文峙，即前论其编列朝诗集止于丁集之旨，兹不备述。至其文中“躔晕珥，舍奔豹，木门有向，著雍犹视。推文峙之志，其忍媿杞妇湘累，遗身后名，污竹素而尘桑海乎？”等语，则须略加诠释。

检隋书壹玖天文志上云：

马迁天官书及班氏所载，妖星晕珥，云气虹蜺，存其大纲，未能备举。自后史官更无纪录。春秋传曰，公既视朔，遂登观台，凡分至启闭必书云物。神道司存，安可诬也。

尔雅释天略云：

大岁在戊曰著雍。大岁在子曰困敦。奔星为彗约。

邢昺疏云：

奔星为彗约者，奔星即流星。

左传僖公五年载：

春王正月辛亥朔，日南至，公既视朔，遂登观台以望，而书，礼也。凡分至启闭，必书云物，为备故也。

同书襄公廿七年载：

〔子鲜〕遂出奔晋，公使止之，不可。及河，又使止之。止使者而盟于河，托于木门，不向卫国而坐。木门大夫劝之仕，不可，曰：仕而废其事，罪也。从之，昭吾所以出也。将谁愬乎？吾不可以立于人之朝矣。终身不仕。

金氏牧斋年谱顺治五年戊子条云：

岁晚过林茂之有感云：先祖岂知王氏腊，胡

儿不解汉家春。按当时海上有二朔，皆与北历不同也。又：三秦驷铁先诸夏，九庙樱桃及仲春。又：秦城北斗迥新腊，庾岭南枝放早春。按是年薑瓖奉永历年号，传檄秦晋，王永强据榆林，方窥西安，而江西湖南等地亦归明也，故先生有喜而作云。

同书顺治六年己丑条云：

元日试笔：春王正月史仍书。云云。按行朝录，此为监国鲁四年正月辛酉朔，永历三年正月庚申朔也。

并三国志伍柒吴书壹贰陆绩传裴注引姚信集云：

士之有谏，鲁人志其勇。杞妇见书，齐人哀其哭。

依据上引资料，可以约略推测牧斋之意旨，盖谓建州虽已入关渡江，而永历之正朔尚存，戊子年秦晋且一度奉其年号，文峙虽在清人统治下之南都，仍倾向桂王，故明社犹未屋，不可以杞妇湘累比之也。总之，牧斋学问固极渊博，但此文亦故作僻奥之句法，借以愚弄当日汉奸文士之心目耳。然则牧斋作此题之第贰壹首时以为明室尚未尽亡，仍有中兴之希望。张氏兄弟亦同此意旨也。

其二十二云：

龙子千金不治贫，处方先许别君臣。悬蛇欲疗苍生病，何限刳肠半腐人。（自注：“余就医于陈古公。”）

寅恪案：此首为陈元素而作。题中“就医秦淮”之语，与此首自注“余就医于陈古公”可相印证。诗中皆用医家华敷孙思邈之典故，自是应题之作，但第贰句暗示陈氏乃不承认建州之统治权者。牧斋之称就医于陈古公，不过表面掩饰之辞，其实恐亦与之暗中商议接应郑延平之事也。

寅恪初不知陈古公为何人，后检有学集壹捌“陈古公诗集序”略云：“陈子古公自评其诗曰：意穷诸所无，句空诸所有。闻者河汉其言，余独取而证明之，以为今之称诗，可与谈弹斥淘汰之旨，必古公也。古公之诗，梯空蹑玄，遐思天想，无盐梅芍药之味，而有空青金碧之气，世之人莫能名也。李邕侯居衡山，闻残师中宵梵唱，先凄惋而后喜悦，知其为谪堕之人。吾今而后乃知古公矣夫。”及黄宗羲思旧录“陈元素”条云：“陈元素字古白。余时作诗颇喜李长吉，古白一见即切戒之，亦云益友。”取牧斋序所言古公论诗之旨与梨洲之语相参较，可知“古公”即“古白”之别称。又检定山堂集肆拾“牧斋先生及同学诸子枉送燕子矶，月下集饮，口号四首”（此题可参有学集诗注捌“金陵杂题绝句”二十五首之九自注“丁酉秋日与龚孝升言别金陵”）及同书贰

拾“陈古公追送淮干，和答”云：“尔自白衣侔上相，天容丹灶补苍生。”芝麓此七律“白衣上相”之语乃用李邕侯故事（见新唐书壹叁玖李泌传及资治通鉴贰壹捌唐纪肃宗纪至德元载七月“上欲以泌为右相”条），其作此七律诗时似已见牧斋之序者。龚氏此次北行在顺治十四年冬间，然则牧斋之序当作于芝麓答古公诗之前，颇疑牧斋此第贰贰首与此序为同时作品，若不然，两者作成时间亦相距不甚远也。俟考。至陈氏之事迹，则邹流绮漪启桢野乘壹集壹肆“陈隐君传”略云：“公名元素，字古白，南直长洲人也。生平多客游，抚公亦虚馆延聘，简敕无所干。问字履恒满户外。公内行纯备，不仅以文章重一时。后偶客芜湖，竟死。学者称贞文先生。论曰：余不识陈先生，吾友徐桢起亟称其慎取与，重然诺，盖孝弟廉让人也。夫世之称吴人者，不过谓风流蕴藉已耳，如先生者，可多得哉？”邹氏称元素为“隐君”，牧斋与芝麓皆以“著白”之“山人”李邕侯泌为比，尤可证“古公”即“古白”，似无可疑也。

其二十三云：

五行祥异总无端，九百虞初亦饱看。清晓家人报奇事，小儿指碗索朝餐。（自注：“闽人黄帅先博学奇穷，戏之，亦纪实也。”）

寅恪案：此首为黄师正而作。明诗纪事辛签壹陆“黄澍之”条选帅先“小桃源山居诗”五首，其

小传云：“澂之初名师正，字帅先。改名后字静宜，又字波民。建阳人。”此条下注引陈庚煥惕园初稿云：“王貽上尝传澂之小桃源山居一诗。（见王渔洋感旧集壹陸及明诗纪事所选之第壹首。）小桃源为武夷最胜处，详其诗语，澂之盖尝以黄冠归故乡，其后出游大江南北。”又引全闽诗俊云：“静宜为史公可法幕府上客，才如王景略，节如谢皋羽，诗笔妍丽，不类其人。”有学集捌长干塔光集“读建阳黄帅先小桃源记，戏题短歌”（吾炙集选“小桃源山居诗”四首，较明诗纪事所选少第壹首）云：“未为武夷游，先得桃源记。小桃源在幔亭旁，别馆便房列仙治。黄生卜筑才十年，七日小劫弥烽烟。山神冒臬请回驾，洞口仍封小有天。竭来奔窜冶城左，手指诗记揶揄我。选胜搜奇在尺幅，食指蠕动颐欲朵。彭钱之后武夷君，我是婆留最小孙。包茅欲胙干鱼祭，卧榻那容鼻鼾存。老夫不似刘子骥，仙源但仗渔人指。凭将此记作券书，设版焦瑕自今始。君不见三千铁驾曾射潮，汉东弹丸亦如此。”据此，黄氏之为反抗建州者固不待论，其出游大江南北，在冶城与牧斋初次相聚，牧斋即作此七绝第贰叁首，其后更赋七古长篇赠之，故波民于复明活动有所策划，自无可疑也。

其二十四云：

寒窗檐挂一条冰，灰陷炉香对病僧。话到无

言清不寐，暗风山鬼剔残灯。（自注：“乙未除夕，丙申元旦元夜，皆投宿长干，与介邱师兄同榻。”）

寅恪案：此首为介邱而作。关于介邱之事，除前已论者外，尚有有学集捌“示藏社介丘道人，兼识乩神降语”及“腊月八日长干熏塔，同介道人孙鲁山薛更生黄信力盛伯含众居士”二题，其第壹题“并舟分月人皆见，两镜交光汝莫疑”一联，第贰题“腊改嘉平绕塔来”句，皆与复明之意有关，可注意也。

其二十五云：

风掩篱门壁落穿，道人风味故依然。莫掸瓠子冬瓜印，印却俱胝一指禅。（自注：“曾波臣之子剃发住永兴寺。”）

寅恪案：牧斋此首为曾氏父子而作。明画录壹人物门略云：“曾鲸字波臣，闽晋江人。工写照，落笔得其神理，万历间名重一时。子沂，善山水，流落白门，后于牛首永兴寺为僧，释号懒云。”可与牧斋自注相参证。此诗第叁肆两句，遵王已引大慧语录及五灯会元等为释，兹不必详赘。但大慧语录载“天台智者大师读法华经至是真精进，是名真法，供养如来，悟得法华三昧，见灵山一会，俨然未散，山僧常爱老杲和尚，每提唱及此，未尝不欢喜踴跃，以手摇曳曰：真个

有恁么事，亦是表法。你每冬瓜瓠子，那里得知？”等语，牧斋之意以为明社实未曾屋，其以明室为真亡者，乃冬瓜瓠子头脑之人也。

又有可注意者，宋史叁柒肆张九成传略云：

张九成字子韶，其先开封人，徙居钱塘。游京师，从杨时学，权贵托人致币，曰：肯从吾游，当荐之馆阁。九成笑曰：王良尚羞与嬖奚乘，吾可为贵游客耶？绍兴二年上将策进士，诏考官直言者，置高等。九成对策，擢寔首选。金人议和，九成谓赵鼎曰：金实压兵，而张虚声以撼中国。因言十事，彼诚能从吾所言则与之和，使权在朝廷。鼎既罢，秦桧诱之曰：且成桧此事。九成曰：九成胡为异议？特不可轻易以苟安耳。桧曰：立朝须优游委曲。九成曰：未有枉己而能直人。上问以和议，九成曰：敌情多诈，不可不察。因在经筵言西汉灾异事。桧甚恶之，谪邵州。先是径山僧宗杲善谈禅理，从游者众，九成时往来其间，桧恐其议己，令司谏詹大方论其与宗杲谤讪朝政，谪居南安军。

咸淳临安志柒拾僧门宗杲传略云：

〔宗杲〕字昙晦，本姓奚。丞相张浚命主径山法席，学徒一千七百人，来者犹未已，敞千僧阁以居之，号临济中兴。张九成与为方外交，秦桧疑其议己，言者论其诽谤朝政，动摇军情，九

成唱之，宗杲和之。绍兴十一年五月诏毁僧牒，编置衡州。二十年移海州。四方衲子忘躯命往从之。二十五年特恩许自便。明年复僧伽梨，奉朝旨住阿育山。逾年复居山。三十一年求解院事。得旨，退居明月堂。隆兴改元，八月示寂。宗杲虽林下人，而义笃君亲，谈及时事忧形于色，或至垂涕。时名公巨卿如李邴汪藻吕本中曾开李光汪应辰赵令衿张孝祥陈之茂，皆委己咨叩，而张浚雅相推重。宗杲有正法眼藏三卷，又有武库若干卷。其徒纂法语前后三十卷，浚为序。淳熙初，诏随大藏流行。

新续高僧传四集壹贰“南宋临安径山寺沙门释宗杲传”云：

〔绍兴〕十一年五月秦桧以杲为张九成党，毁其衣牒，窜衡州，二十六年十月诏移梅阳。不久，复其形服，放还。

然则宗杲为宋时反对女真人，此际参与复明运动者如懒云等亦与之同一宗旨，可以推知。牧斋诗之用宗杲语录，殊非偶然也。

其二十六云：

荒庵梅老试花艰，酌酒英雄去不还。月落山僧潜制泪，暗香枝挂返魂幡。（自注：“城南废寺老梅三株，传是国初孙炎手植。”）

寅恪案：此首固为废寺老梅而作，实暗寓孙

炎事（见明史贰捌玖孙炎传），意谓建康城虽暂为建州所占有，而终将归明也。末句遵王引东坡“岐亭道上见梅花”诗“返魂香入岭头梅”，甚合牧斋微旨，盖谓桂王必当恢复明室也。

其二十七云：

子夜乌啼曲半讹，隔江人唱后庭多。篱边兀坐村夫子，端诵尚书五子歌。（自注：“歌者与塾师比邻，戏书其壁。”）

寅恪案：此首疑为龚芝麓之塾师而作。有学集诗注捌长干塔光集“龚孝升求赠塾师戏题二绝句”云：

都都平文教儿郎，论语开章笑哄堂。何似东村赵学究，只将半部佐君王。

鲁壁书传字不讹，免园程课近如何。旅葵费誓权停阁，先诵虞箴五子歌。

以牧斋赠孝升塾师两诗之第贰首所用之辞旨与此第贰柒首相符同推之，此塾师当是一人。诗中全用尚书故实，想此塾师正以书经课蒙童也。

所可注意者，旅葵费誓皆书经篇名。旅葵为交外，费誓为平内。牧斋以建州本为明室旧封之酋长，故以费誓比之也。

又左传襄公四年引虞人之箴曰：

芒芒禹迹，画为九州，经启九道。民有寝

庙，兽有茂草。各有攸处，德用不扰。在帝夷羿，冒于原兽，忘其国恤，而思其牝牡。武不可重，用不恢于夏家。兽臣司原，敢告仆夫。

及蔡沈书经集传夏书“五子之歌”序云：

太康尸位，以逸豫灭厥德，黎民咸贰。乃盘游无度，畋于有洛之表，十旬弗反。有穷后羿，因民弗忍，距于河。厥弟五人，御其母以从，僂于洛之汭。五子咸怨，述大禹之戒以作歌。

由是言之，牧斋之意盖谓清世祖荒于游畋，耽于歌乐，即遵王引白氏文集肆伍“与元九书”中“闻五子洛汭之歌，则知夏政荒矣”之旨。今检梅村年谱肆顺治十三年丙申条云：“春，上驻蹕南苑阅武，行蒐礼，召廷臣恭视，赐宴行宫。先生赋五七言律诗，五七言绝句，每已一首应制。圣驾幸南海子，遇雪大猎，先生恭纪七律一首。”更参以第叁章论清世祖询梅村秣陵春传奇参订者宜园主人事及第肆章论董小宛未死事，则知牧斋之诗皆是当时史实。若清政果衰，则明室复兴可望，其寓意之深，用心之苦，不可以游戏文章等闲视之也。

其二十八云：

粉绘杨亭与盛丹，黄经古篆逼商盘。史痴画笥徐霖笔，弘德风流尚未阑。

寅恪案：此首为杨亭盛丹而作。牧斋之意，

以为杨盛之艺术可追弘治正德承平之盛，与史忠徐霖媲美，斯亦明室仍可复兴之微意。

金陵通传壹肆高阜传云：

时江宁以画隐者杨亭，字元章，居东园，家贫品峻，以丹青自娱。晚无子，与瞽妻对坐荒池草阁，虽晨炊数绝，啸咏自若，不妄干人。

彭蕴燦历代画史汇传叁壹云：

黄经清如皋人，字维之，一字济叔，别字山松。工诗词，善书法及篆刻，尤善画山水。（原注：“图绘宝鉴续纂，栢园画录，桐阴论画，（清画录，国朝画识等）。”）

盛丹事迹见金陵通传壹肆盛鸾传附宗人胤昌传所载，第叁章论河东君爱酒节已引。据此可知元草伯含维之皆隐逸之流，不仕建州者。至史忠徐霖之事迹，遵王注已详述，并可参金陵通传壹肆二人本传，不须赘引。惟徐霖之故实与武宗幸南都有关，牧斋之诗旨与前引其致瞿稼轩书所谓“若谦益视息余生，奄奄垂毙，惟忍死盼望銮舆拜见孝陵之后，槃水加剑，席藁自裁”等语及投笔集下后秋兴之九“种柳十围同望幸”句，皆希望桂王之得至南京也。

其二十九云：

旭日城南法鼓鸣，难陀倾听笑瞿腾。有人割

取乖龙耳，上座先医薛更生。（自注：“旭伊法师演妙华于普德，余颇为卷荷叶所困，而薛老特甚。”）

寅恪案：此首可参第壹壹及壹贰两首论薛更生事。不过前二首以薛更生为主，而此首以旭伊为主，更生为宾耳。

其三十云：

寇家姊妹总芳菲，十八年来花信违。今日秦淮恐相值，防他红泪一沾衣。

寅恪案：此首为寇白门姊妹而作。板桥杂记中附“珠市名妓门”载：

寇湄字白门。钱牧斋诗云，（寅恪案：牧斋诗即此题第叁拾首，故从略。）则寇家多佳丽，白门其一也。白门娟娟静美，跌宕风流，善画兰，粗知揅韵。能吟诗，然滑易不能竟学。十八九时为保国公购之，贮以金屋，如李掌武之谢秋娘也。甲申三月京师陷，保国生降，家口没入官。白门以千金予保国赎身，匹马短衣从一婢而归。归为女侠，筑园亭，结宾客，日与文人骚客相往还。酒酣耳热，或歌或哭，亦自叹美人之迟暮，嗟红豆之飘零也。既从扬州某孝廉，不得志，复还金陵。老矣，犹日与诸少年伍。卧病时召所欢韩生来，绸缪泣，欲留之同寝，韩生以他故辞，执手不忍别。至夜，闻韩生在婢房笑语，

奋身起唤婢，自捶数十，咄咄骂韩生负心禽兽行，欲啗其肉。病甚剧，医药罔效，遂死。蒙叟杂题有云：丛残红粉念君恩，女侠谁知寇白门。黄土盖棺心未死，香丸一缕是芳魂。（寅恪案：此诗见有学集诗注捌长干塔光集“金陵杂题绝句”二十五首之十。）

可取与此首相证发也。

综观此三十首诗，可以知牧斋此次留滞金陵与有志复明诸人相往还，当为接应郑延平攻取南都之预备。据金陵通传贰陆“郭维翰传”略云：“郭维翰字均卫，一字石溪，上元人。父秀厓，诸生，考授典史，明亡，以隐终。国朝顺治中，郑成功犯江宁，满帅疑有内应，欲屠城，维翰力言于知府周某转白总督而止。（寅恪案：嘉庆重刊康熙修江宁府志壹陆职官表知府栏无周姓者，岂此“周某”非实缺正授，抑或记载有误耶？俟考。）军士乘乱掠妇女，维翰又以为言，乃放还。方是时，江上纷然，六合知县遁去，百姓汹汹欲乱，县人字余量德辅，独棹小舟，冒风穿营而渡，泣叩总督，给榜安民，一县赖以无恐。”尤可证明鄙说之非妄也。

第五章 复明运动（附钱氏家难）（十）

有学集柴为高会堂诗集，其中绝大部份乃游说马进宝响应郑成功率舟师攻取南都有关之作。

清史列传捌拾逆臣传马逢知传略云：

马逢知原名进宝，山西隰州人。顺治三年从端重亲王博洛南征，克金华，即令镇守。六年命加都督僉事，授金华总兵，管辖金衢严处四府。十三年迁苏松常镇提督。

寅恪案：马进宝之由金华总兵迁苏松常镇提督在顺治十三年丙申何月虽不能确知，但以牧斋至松江时日推之，当是距离九月不远。有学集诗注柴高会堂诗集有“丙申重九海上作”一题，似马氏必于九月以前已抵新任。又同卷“高会堂酒阑杂咏”序末云“岁在丙申阳月十有一日蒙叟钱谦益书于青浦舟中”，则牧斋留滞松江实逾一月之久，其间策划布置甚费时日可以想见也。牧斋“高会堂酒阑杂咏”序云：“是行也，假馆于武静之高会堂，遂以名其时。”第叁章引王沅云间第宅志云：“河南徐陟曾孙文学致远宅，有师俭堂。申文定时行书。西有生生庵别墅陟子太守琳放生处。”颇疑牧斋所谓高会堂即徐武静之师俭

堂，乃其平日家属所居者，与生生庵别墅自非一地。崇祯八年春间河东君与陈卧子同居于生生庵，顺治十三年丙申秋冬间牧斋又寄寓武静之师俭堂。第叁章曾引宋辕文致牧斋书，其痛加诋毁，盖由宋氏之情敌陈钱人先后皆居于武静宅内。书中妒忌愤怒之语，今日观之殊觉可笑也。至此集涉及之人颇不少，皆与复明运动有关者，兹不能详论，唯择其最饶兴趣数题录之，并略加考释于下。

有学集诗注柴高会堂诗集“高会堂酒阑杂咏”序云：

不到云间十有六载矣。水天闲话，久落人间；花月新闻，已成故事。渐台织女，机石依然；丈室维摩，衣花不染。点难陀之额粉，尚指高楼；被庆喜之肩衣，犹看汲井。顷者，菰芦故国，兵火残生，衰晚重游，人民非昔。朱门赐第，旧燕不飞，白屋人家，新乌谁止。儿童生长于别后，竟指须眉，门弄改换于兵前，每差步履。常中逵而徙倚，或当饷而歔歔。若乃帅府华筵，便房曲宴；金釭银烛，午夜之砥室生光；檀板红牙，十月之桃花欲笑。横飞拇阵，倒卷白波；忽发狂言，惊回红粉。歌间敕勒，只足增悲；天似穹庐，何妨醉倒。又若西京宿好，耳语慨慷，北里新知，目成婉娈，酒阑烛灺，月落乌啼。杂梦呓以兴谣，蘸杯盘而染翰。口如衔饔，

常思吐舌；胸似碓舂，难明上下；语同隐谜，词比俳优。传云，惟食忘忧。又曰，溺人必笑。我之怀矣，谁则知之？是行也，假馆于武静之高会堂，遂以名其诗，亦欲使此邦同人抠衣倾盖者相与继响，传为美谈云尔。岁在丙申阳月十有一日，蒙叟钱谦益书于青浦舟中。

寅恪案：牧斋此序其所用典故遵王注解颇详，读者可取参阅，兹不复赘，惟典故外之微旨则略表出之，以供参证。

此序可分为五段：

第壹段自“不到云间”至“犹看汲井”，意谓于崇祯十四年六月与河东君在茸城结褵，共历十六年，风流韵事远近传播，今已早成陈迹。河东君茸城旧居之处，如徐武静之别墅生生庵等，依然犹在，但己身与河东君近岁以来非如前者之放浪风流，而转为假藉学道、阴图复明之人，与维摩诘经中诸菩萨衣花不染相同，不似诸大弟子花著不堕。若取与牧斋答河东君半野堂初赠诗“沾花丈室何曾染”句相比较，足知此十七年间，钱柳已由言情之儿女改为复国之英雄矣。前论顺治九年庚寅牧斋经河东君黄太冲之怂恿赴金华游说马进宝反清，其事颇涉危险，牧斋以得还家为幸，今则马氏迁督松江，此地为长江入海之扼要重镇，尤与牧斋频年活动以响应郑延平率舟师攻取南京有关，自不能不有此行。但马氏为人狡猾反

覆，河东君当亦有所闻知，中心惴惴，望其早得还家。据“点粉”“汲井”之语，则牧斋所以留滞松江逾一月之久实出于不得已，盖其间颇有周折，不能及早言旋也。所可笑者，“点难陀之额粉，尚指高楼”二句，既目河东君为难陀之妻孙陀利，则此“高楼”殆指庚寅冬焚毁之绛云楼耶？果尔，则“尚指”之“尚”更有着落矣。

第貳段自“顷者”至“欷歔”，意谓此次之重至松江大有丁令威化鹤归来之感。“旧燕”指明室旧人，“新鸟”指清廷新贵。本卷最后一题“丙申至日为人题华堂新燕图”云：“主人檐前海燕乳，差池上下衔泥语。依约呢喃唤主人，主人开颜笑相许。主人一去秋复春，燕子去作他家宾。新巢非复旧庭院，旧燕喧少新主人。新燕频更主人面，主人新旧不相见。多谢华堂新主人，珍重雕梁旧时燕。”此诗中之“新燕”“旧燕”即指汉人满人而言，可与序文互相参证。此“题华堂新燕图”前一题为“长至前三日吴门送龚孝升大宪颁诏岭南兼简曹秋岳右辖四首”。据清史列传柒玖貳臣传龚鼎孳传云：“上以鼎孳自擢任左都御史，每于法司章奏，倡生议论，事涉满汉，意为轻重。敕令回奏。鼎孳具疏引罪，词复支饰。下部议，应革职，诏改降八级调用。寻以在法司时献盗事，后先异议，又曾荐举纳贿伏法之巡按顾仁，再降三级。十三年四月补上林苑蕃育署署丞。”（寅恪

案：可参吴诗集览陆上“送旧总宪龚孝升以上林苑监出使广东”诗，并附严沆“送龚芝麓使粤东”诗。）然则，“新燕”“旧燕”即清帝谕旨所谓“事涉满汉”之“满汉”。颇疑此诗题中“为人题华堂新燕图”之“人”乃龚孝升也。俟考。

第叁段自“若乃”至“醉倒”，意谓当日在松江筵宴之盛况。“帅府华筵”指马进宝之特别招待，“便房曲宴”指陆子玄许誉卿等之置酒邀饮，“红粉”“桃花”俱指彩生，“敕勒”指北方之歌曲，“穹中”指建州之统治庐国也。

第肆段自“又若”至“知之”，意谓筵席间或与座客隐语戏言，商讨复明之活动，终觉畏惧不安，辞不尽意也。“西京宿好”指许霞城辈，“北里新知”亦指彩生也。

第伍段自“是行”至“云尔”，则说明高会堂集命名之故，并暗指此行实徐武静为主动人。或者武静当日曾参加马进宝之幕府耶？俟考。

“云间诸君子肆筵合乐，飧余于武静之高会堂。饮罢苍茫，欣感交集，辄赋长句二首”其一云：

授几宾筵大飧同，秋堂文宴转光风。岂应江左龙门客，偏记开元鹤发翁。酒面尚依袍草绿，烛心长傍剑花红。他年屈指衣裳会，牛耳居然属海东。

其二云：

重来华表似前生，梦里华胥又玉京。鹤唳秋风新谷水，雉媒春草昔茸城。尊开南斗参旗动，席俯东溟海气更。当飧可应三叹息，歌钟二八想升平。

寅恪案：此题为高会堂集之第壹题，自是牧斋初到云间，松江诸人为牧斋接风洗尘之举。主人甚众，客则只牧斋一人，即俗所谓“罗汉请观音，主人数不清”者也。故第壹首第壹联上句之“江左龙门客”乃云间诸人推崇牧斋之辞。钱氏为明末东林党渠魁，实与东汉李元礼无异，河东君“半野堂初赠”诗云“今日潭潭诚御李”，甚合牧斋当日身份，并搔着其痒处也。下句“开元鹤发翁”乃牧斋自比，固不待论。综合上下两句言之，意谓此时江左第一流人物尚有他人，何竟推我一人为上客耶？乃其自谦之语也。第柒第捌两句意指徐武静，“海东”指徐氏郡望为东海也。

第贰首第贰联谓时势将变，郑延平不久当率舟师入长江也。第柒句用左传昭公二十八年“梗阳人有狱”条云：“退朝，〔阎没女宽〕待于庭。馈入，〔魏子〕召之。比置，三叹。既食，使坐。魏子曰：吾闻诸伯叔，谚曰，唯食忘忧。吾子置食之间三叹，何也？同辞而对曰：或赐二小人酒，不夕食。馈之始至，恐其不足，是以叹。中置，自咎曰：岂将军食之，而有不足？是以再

叹。及馈之毕，愿以小人之心为君子之心，属厌而已。献子辞梗阳人。”颇疑高会堂此次之筵宴，其主人中亦有马进宝，故“将军”即指马氏，否则此时云间诸人皆与“将军”之称不合也。第捌句遵王注已引左传襄公十一年晋侯以歌钟女乐之半赐魏绛事以释之，甚是。然则综合七八两句言之，更足征此次之盛会马进宝必曾参预，若不然者，诗语便无着落矣。

“云间董得仲投赠三十二韵，依次奉答。”云：

（诗略。）

寅恪案：此诗前述国事，后言家事，末寓复明之意。以辞繁不录，读者可自取读之。嘉庆修松江府志伍陆董黄传云：“董黄字律始，号得仲，华亭人，隐居不仕，著白谷山人集。陈维崧序其集云：托泉石以终身，殉烟霞而不返。可得其仿佛焉。”足知得仲亦有志复明之人也。

“丙申重九海上作四首”其三云：

去岁登高莫釐顶，杖藜落落览吴洲。洞庭雁过犹前旅，橘社龙归又一秋。飓母风欺天四角，鲛人泪尽海东头。年年风雨怀重九，晴昊翻令日暮愁。

其四云：

故园今日也登高，萸熟茶香望我劳。娇女指
端装菊枕，稚孙头上搭花糕。（寅恪案：“搭花
糕”事，见谢肇淛五杂俎上贰天部贰。）含珠夜
月生阴火，拥剑霜风长巨螯。归与山妻翻海赋，
秋灯一穗掩蓬蒿。

寅恪案：第叁首前四句指同书伍“乙未秋日
许更生扶侍太公邀侯月鹭翁于止路安卿登高莫釐
峰顶口占二首”之第贰首末两句“夕阳橘社龙归
处，笑指红云接海东”而言，“红云”“海东”谓郑延
平也。

第肆首之第壹第贰两句谓河东君在常熟，而
己身则在松江，即王摩诘“独在异乡为异客，每
逢佳节倍思亲”之意。（见全唐诗第贰函王维
肆“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第叁句“娇女”指赵
微仲妻。（寅恪案：赵管字微仲。见有学集壹贰
东涧诗集上“壬寅三月十六日即事”诗题。考河东
君婿所以名管字微仲之故，实取义于论语宪问
篇“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之语。河东君复明
之微旨，于此益可证明矣。）“稚孙”指其长孙佛
日。（寅恪案：有学集玖红豆初集“桂殇四十五
首”序云：“桂殇，哭长孙也。孙名佛日，字重
光，小名桂哥，生辛卯孟陬月，殇以戊戌中秋
日。”前论河东君和牧斋庚寅人日示内诗二首之
二“佛日初晖人日沉”句，以“佛日”指永历。牧斋
其次年正月喜得长孙，以“佛日”命名，实取义于

河东君之句。字以“重光”，乃用乐府诗集肆拾陆机“日重光行”之典，即明室复兴之意。小名“桂哥”，亦暗寓桂王之“桂”。由此观之，则钱柳复明之意，昭然若揭矣。）牧斋家属虽不少，但其所关心者止此三人，据是可以推知。第肆句用木玄虚海赋，暗指郑延平。盖河东君亦参预接郑反清之谋。第伍句用左太冲吴都赋。此两句皆与第柒句相应。又二赋俱出文选，非博闻强记、深通选学如河东君者，不足以当之也。

兹有最饶兴趣之三题，皆关涉松江妓彩生者，故不依此集先后次序，合并录之，略试考释，以俟通人之教正。

“陆子玄置酒墓田丙舍，妓彩生持扇索诗，醉后戏题八首”其一云：

霜林云尽月华稠，雁过乌栖暮欲愁。最是主人能慰客，绿尊红袖总宜秋。

其二云：

金波未许定眉弯，银烛膏明对远山。玉女壺头差一笑，（涵芬楼本“玉女壺”作“阿耨池”。）依然执手似人间。

其三云：

缸花欲笑漏初闻，（涵芬楼本“漏初闻”作“酒颜醺”。）白足禅僧也畏君。上座嵬峨许给事，

缁衣偏喜醉红裙。

其四云：

残妆池畔映余霞，漏月歌声起暮鸦。枯木寒林都解语，海棠十月夜摧花。

其五云：

口脂眉黛并氤氲，酒戒今宵破四分。莫笑老夫风景裂，看他未醉已醺醺。

其六云：

银汉红墙限玉桥，月中田地总伤凋。秋灯依约霓裳影，留与银轮伴寂寥。

其七云：

老眼看花不耐春，裁红缀绿若为真。他时引镜临秋水，霜后芙蓉忆美人。

其八云：

交加履舄袜尘飞，兰泽传香惹道衣。北斗横斜人欲别，花西落月送君归。

“霞城文置酒同鲁山彩生夜集醉后作”云：

沧江秋老夜何其，促席行杯但愆迟。丧乱天涯红粉在，友朋心事白头知。朔风凄紧吹歌扇，参井微茫拂酒旗。今夕且谋千日醉，西园明月与君期。

“霞老累夕置酒，彩生先别，口占十绝句，

纪事兼订西山看梅之约”其一云：

酒暖杯香笑语频，军城笳鼓促霜晨。红颜白发偏相殢，都是昆明劫后人。

其二云：

兵前吴女解伤悲，霜咽琵琶戍鼓催。促坐不须歌出塞，白龙潭是拂云堆。

其三云：

促别萧萧班马声，酒波方溢烛花生。当筵大有留欢曲，何苦凄凉唱渭城。

其四云：

酒杯苦语正凄迷，（涵芬楼本“杯”作“悲”。）刺促浑如乌夜栖。欲别有人频顾烛，凭将一笑与分携。

其五云：

会太匆匆别又新，相看无泪可沾巾。绿尊红烛浑如昨，（涵芬楼本“绿”作“金”。）但觉灯前少一人。（自注：“河东君评云：唐人诗，但觉尊前笑不成。又云：遍插茱萸少一人。”）

其六云：

汉宫遗事剪灯论，共指青衫认泪痕。今夕惊沙满蓬鬓，始知永弄是君恩。（自注：“鲁山赠诗，伤昔年放逐，有千金不卖长门赋之句。”寅

恪案：涵芬楼本此自注作“鲁山赠诗有千金不买长门赋，伤先朝遗事也。”遵王本“卖”应作“买”。)

其七云：

渔庄谷水并垂竿，烽火频年隔马鞍。从此音书评锦字，小笺云母报平安。

其八云：

缁衣居士（自注：“谓霞老。”）白衣僧，（自注：“自谓。”）世眼相看总不应。断送暮年多好事，（涵芬楼本此句作“消受暮年无个事”。）半衾暖玉一龕灯。

其九云：

国西营畔暂传杯，笑口懵腾噤半开。数（自注：“上声”。）日西山梅万树，漫山玉雪迟君来。

其十云：

江村老屋月如银，绕涧寒梅破早春。（涵芬楼本“破”作“绽”。）梦断罗浮听剥啄，扣门须拉缟衣人。

寅恪案：许霞城事迹见明史贰伍捌、嘉庆修松江府志伍伍、小腆纪传伍陆本传、李清三垣笔记中“许光禄誉卿所纳名妓王微有远鉴”条并投笔集上后秋兴之四其第伍首“石龟怀海感昆山，二

老因依板荡间”句下自注“怀云间许给事也。陆机诗为石龟尚怀海，我宁忘故乡。盖不忘宗国之词”等。孙鲁山事迹见马其昶桐城耆旧传伍，其文略云：“孙公讳晋，字明卿，号鲁山。始祖福一自扬州迁居桐城。（左忠毅光斗）以兄子妻之。天启五年成进士，授南乐令，调滑县，报最，擢工科给事中。以疏劾大学士温体仁任所私人典试事，乱祖制。被谪。体仁败，复起为给谏。累迁大理寺卿，特疏出刘公宗周金公光宸于狱，荐史公可法于吏部。总兵黄得功被逮，疏请释之，得出镇凤阳。其后江左一隅竟赖史黄二公之力。时贤路淤塞，公在朝岳岳，诸君子咸倚赖之，推桐城左公后一人也。寻以兵部侍郎出督宣大。越二年以疾乞归，凡节饷十余万封识如初，即日单车归金陵。亡何，京师陷，马士英拥立福藩，出史公可法于外。逆党亦攀附骤用，兴大狱，目公为党魁。乃仓皇奉母，避仇仙居。箬得遁之咸，因自号余庵，又曰遁翁。国朝举旧臣，强起之，不可。筑室龙眼山，率子弟读书其中。年六十八卒。”并可参有学集捌长干塔光集“腊月八日长干熏塔同介道人孙鲁山薛更生黄舜力盛伯含众居士”一题。

关于陆子玄，则须略加考释。列朝诗集丁集叁陸永新粲小传云：“粲字子余，一字浚明。长洲人。”后附其弟陆秀才采小传略云：“采字子

玄，给事中子余之弟。年四十而卒。”寅恪以为牧斋诗题中之子玄必非陆采，其理由有二：一，陆采既是长洲人，其墓田丙舍似不应在松江也；二，前论列朝诗集虽非一时刊成，大约在顺治十一年甲午已流布广远，今未发现附见陆采一条为后来补刻之证据，故牧斋顺治十三年丙申冬既能与采游宴，则采于是时尚生存，小传中自不能书“年四十而卒”。

若此子玄非陆采者，则应是别一松江人。检说梦壹“君子之泽”条云：

陆文定公（原注：“名树声，字兴吉，号平泉，嘉靖辛丑会元，大宗伯。”）名德硕望，脍炙人口。生劬思。（原注：“名彦章，字伯达，万历己丑进士，官少司寇。”）劬思生公美。

（原注：“名景元，存闻谢恩，特荫未仕。”）公美生子玄。（原注：“名庆曾。”）仅四世。而子玄虽登顺治丁酉贤书，以此贾祸，为异域之人。

陈忠裕全集年谱上崇祯八年乙亥条附录李雯会业序云：

今年春闾公卧子读书南园，余与勒卣文孙辈或间日一至，或连日羁留。

同书壹伍几社稿“同游陆文定公墓舍”题下附考证引松江府志云：

文定公陆树声墓在北城濠之北。万历三十三

年赐葬。

同书壹陸平露堂集“八月大风雨中游泖塔，连夕同游者宋子建尚木陆子玄张子慧”题下考证引江南通志云：

陆庆曾字子玄。

同书同卷“送陆文孙省试金陵，时当七夕”题下附考证引复社姓氏录云：

金山卫陆庆曾字文孙。

董闾石含菴向赘笔上“徙巢”条云：

陆文定公孙庆曾，素负才名。居丙舍，颇擅园亭之胜，以序贡入都中式。事发，遣戍辽左。先是，陆氏墓木悉枯，栖鸟数日内徙巢他往。

娄东无名氏研堂见闻杂记“科场之事”条云：

陆庆曾子玄，云间名士平泉公之后。家世贵显，兄弟鼎盛。年五十余矣，以贡走京师。慕名者皆欲罗致门下，授以关节，遂获售。亦幽圉圉，拷掠无完肤。一时人士相为惋惜嗟叹。

王胜时云间第宅志末一条略云：

北门外，陆文定公树声赐墓，左有庐目墓田丙舍，堂中以朱文公耕云钓月四字为额。公孙景元常居焉。

信天翁丁酉北闱大狱记略（寅恪案：关于庆

曾事迹，可参孟森明清史论著集刊下科场案“顺天闱”条。）略云：

岁丁酉，大比贡士于乡，旧典也。权要贿赂相习成风，二十五关节中首为陆庆曾，系二十年名宿，且曾药愈（房师李）振邨。借中式以酬医而非入贿者亦即逮入，不少恕。

然则此名庆曾之陆子玄即牧斋诗题之“陆子玄”，并与舒章会业序中之“文孙”及卧子“送陆文孙省试金陵”诗之“陆文孙”同是一人无疑也。据卧子“游陆文定公墓舍”诗及阆石胜时所记，可知陆子玄之墓田丙舍与牧斋之拂水山庄性质颇相类，故能邀宴友朋、招致名姝也。又牧斋此次至松江本为复明活动，其往还唱酬之人多与此事有关，故子玄亦必是志在复明之人。但何以于次年即应乡？表面观之似颇相矛盾。前论李素臣事，谓其与侯朝宗之应举皆出于不得已，子玄之家世及声望约略与侯李相等，故疑其应丁酉科乡试实出于不得已。盖建州入关之初，凡世家子弟著声庠序之人若不应乡举，即为反清之一种表示，累及家族，或致身命之危险，否则陆氏虽在明南都倾覆以后，其旧传田产犹未尽失，自可生活，不必汲汲干进也。关于此点，足见清初士人处境之不易。后世未解当日情势，往往作过酷之批评，殊非公允之论也。

至彩生之事迹则不易考知。牧斋高会堂诗序

有“北里新知，目成婉娈”之语，可见牧斋前此并未与之相识。又观上列第叁题第伍首牧斋自注特载河东君评语，可见河东君与彩生深具同情，绝无妒忌之意，取与顺治九年牧斋第壹次至金华游说马进宝时竟不敢买婢者大异，足证彩生亦是有志复明之人。又此题第玖首第叁句之“西山”指虞山，盖拂水岩在虞山南崖，而虞山在常熟县西北，故牧斋可称之为“西山”，（见刘本沛虞书“虞山”及“拂水岩”条。）与第肆章所论“〔辛巳〕冬至后京江舟中感怀”八首之八及“〔癸未〕元日杂题长句”八首之七两诗中之“西山”指苏州之邓尉者不同。拂水山庄梅花之盛，屡见于牧斋之诗文，可参第肆章论东山酬和集“除夕山庄探梅”诗等。第拾首第贰句“绕涧”之“涧”，即虞山之桃源涧。（见虞书“桃源涧”条。）第叁肆两句自是用东坡“十一月二十六日松风亭下梅花盛开”诗中“海南仙云娇堕砌，月下缟衣来扣门”之语。（见冯应榴苏文忠公诗合注叁捌。）窥牧斋之意，欲霞城偕彩生同至其家与河东君相见，绝无尹邢不能睹面之畏惧，则此二女性俱属有志复明之人，复可以推知矣。有学集壹贰东涧集上康熙元年壬寅春间所赋“茸城吊许霞城”七律，第贰联云：“看花无伴垂双白，压酒何人殢小红。”上句谓己身，下句谓彩生，可取与上列第叁题相参证也。

呜呼！建州入关，明之忠臣烈士杀身殉国者

多矣，甚至北里名媛、南曲才娃亦有心悬海外之云（指延平王）、目断月中之树（指永历帝）、预闻复楚亡秦之事者，然终无救于明室之覆灭，岂天意之难回，抑人谋之不臧耶？君子曰，非天也，人也！

关于上列三题中许誉卿孙晋陆庆曾及彩生诸人之事迹约略考证既竟，兹再就三题中诸诗择其可注意者稍诠释之于下。

第壹题第肆首“漏月歌声起暮鸦”句之“漏月”，遵王注有“琴女名漏月”之语，但未言出于何书。检孙星衍平津馆丛书中之燕丹子，源出永乐大典本，渊如复校以他书，故称善本，独未载“漏月”之名。复检有学集诗注壹肆东涧集下“病榻消寒杂咏”四十六首之三十七“和刘屏山〔汴京纪事〕师师垂老绝句”中“十指琴心传漏月”句，“漏月”下遵王注引杨慎禅林钩玄云：“漏月事见燕丹子。漏月传意于秦王，果脱荆轲之手；相如寄声于卓氏，终获文君之身。皆丝桐传意也。秦王为荆轲所持，王曰：乞听琴声而死。琴女名漏月，弹音曰：罗縠单衣，可制而绝；三尺屏风，可超而越；鹿卢之剑，可负而拔。王如其言，遂斩荆轲。”始知牧斋所赋，遵王所注，殆皆出禅林钩玄。鄙意杨用修为人才高学博，有明一代罕有其比，然往往伪造古书，如杂事秘辛即是一例，故其所引燕丹子漏月之名果否出于古

本尚是一问题也。

此首“海棠十月夜催花”句，谢肇淛五杂俎上贰云：

十月谓之阳月，先儒以为纯阴之月，嫌于无阳，故曰阳月。此臆说也。天地之气，有纯阳必有纯阴，岂能讳之？而使有如女国讳其无男而改名男国，庸有益乎？大凡天地之气，阳极生阴，阴极生阳，当纯阴纯阳用事之日，而阴阳之潜伏者已駸駸萌蘖矣。故四月有亢龙之戒，而十月有阳月之称，即天地之气，四月多寒，而十月多暖，有桃李生华者，俗谓之小阳春，则阳月之义断可见矣。

红楼梦第玖肆回“宴海棠贾母赏花妖”节云：

大家说笑了一回，讲究这花（指海棠）开得古怪。贾母道：“这花儿应在三月里开的，如今虽是十一月，因节气迟，还算十月，应着小阳春的天气，因为和暖，开花也是有的。”

太平广记贰佰伍乐门“玄宗”条云：

〔玄宗〕尝遇二月初诘旦，巾栉方毕，时宿雨始晴，景色明丽，小殿内亭，柳杏将吐，睹而叹曰：对此景物，岂可不与他判断之乎？左右相目，将命备酒，独高力士遣取羯鼓。上旋命之，临轩纵击一曲，曲名春光好，上自制也。神思自得，及顾柳杏，皆已发拆，指而笑谓嫔嫱内官

曰：此一事，不唤我作天公可乎？皆呼万岁！

丁传靖辑宋人軼事汇编壹贰引春渚纪闻云：

东坡在黄日，每有宴集，醉墨淋漓，不惜与人。至于营妓供侍，扇题带画，亦时有之。有李琪者，（原注：清波杂志作李琦，庚溪诗话作李宜。）少而慧，颇知书，时亦每顾之，终未尝获公赐。至公移汝，将祖行，酒酣，琪奉觞再拜，取领巾乞书。公熟视久之，令其磨砚，墨浓，取笔大书云：东坡七载黄州住，何事无言及李琪。即掷笔袖手，与客谈笑。坐客相谓：语似凡易，又不终篇，何也？至将撤具，琪复拜请，坡大笑曰：几忘出场。继书云：恰似西川杜工部，海棠虽好不留诗。一座击节。

综合上引材料，推测牧斋此诗意旨殆与前论“戏赠塾师”诗有相似之处。清世祖征歌选色，搜取江南名姝，以供其耳目之娱，第肆章论董小宛事已言及之。此辈女性，即牧斋诗所谓漏月之流。牧斋此诗列于“丙申重九海上作”之后，“徐武静生日”之前，（寅恪案：陈乃乾陈洙编徐暗公先生年谱万历四十二年甲寅条云：“九月二十日，弟致远生。”）可证乃九月中旬所赋。海棠于小阳春之十月本可重开，今赋诗在九月，故用李三郎羯鼓催花之典。海棠用东坡赠李琪诗语，亦指彩生，意谓惜彩生不能与董白之流被选入宫，否则可借以复仇如苧萝村之女所为，而与漏

月之暗示秦王拔剑斩荆轲者大异其趣。颇疑牧斋此诗之意即当时最后与彩生所谈之语。是耶？非耶？姑妄言之，以俟更考。

第壹题第陆首“银汉红墙限玉桥，月中田地总伤凋”二句，意谓松江与桂王统治之西南区域隔离颇远，且迫蹙一隅，土地民众皆不及江南之富庶。“秋灯依约霓裳影，留与银轮伴寂寥”二句，意谓今夕吾辈之文宴实聚商反清复明之事，聊可告慰于永历帝也。

第贰题第壹联“丧乱天涯红粉在，友朋心事白头知”，可与上引“茸城吊许霞城”诗“看花无伴垂双白，压酒何人殢小红”相参证。第伍句“朔风凄紧吹歌扇”，亦暗寓彩生不甘受清人压迫之意。观此，知牧斋推崇彩生甚至，而彩生之为人又可想见矣。

第叁题第壹首“红颜白发偏相殢，都是昆明劫后人”二句，盖牧斋之意以彩生与霞城同具复明之志，故能亲密如此，非寻常儿女之私情可比也。

第贰首“兵前吴女解伤悲，霜咽琵琶戍鼓催”二句，意谓清廷驻重兵于松江以防海。“吴女”指彩生也。“促坐不须歌出塞，白龙潭是拂云堆”二句，谓当时置于白龙潭上，而白龙潭所在之松江已归清室统治，与塞外之拂云堆无异，已

身与霞城辈之身世亦与王昭君相似。其感慨沉痛，实有甚于白乐天琵琶行“同是天涯沦落人”句（见白氏文集壹贰）及东坡“定惠院海棠”诗“天涯沦落俱可念”者矣（见冯氏苏文忠公诗合注贰拾并可参容斋五笔柒“琵琶行海棠诗”条）。全唐诗第捌函杜牧肆“题木兰庙”诗云：“弯弓征战作男儿，梦里曾经与画眉。几度思归还把酒，拂云堆上祝明妃。”今彩生身世类于明妃，而心事实同于木兰。牧斋下笔时必忆及小杜此诗无疑也。

第肆首“欲别有人频顾烛，凭将一笑与分携”，亦用全唐诗第捌函杜牧肆“赠别”（才调集肆题作“题赠”）二首之二云“多情却似总无情，惟觉尊前笑不成。蜡烛有心还惜别，替人垂泪到天明”而微反其意。以其出处过于明显，故河东君不依第伍首之例标出之耳。

第陆首“汉宫遗事剪灯论，共指青衫认泪痕”二句，亦用白香山琵琶行之语，以指于崇祯时两人共忤温体仁曾被黜谪事。但当时虽被革退，尚在明室统治之中国，犹胜于今日神州陆沉，胡尘满鬓。孙鲁山是否不效陈皇后以千金买长门赋，藉求汉武帝之复幸，未敢决言。至牧斋被黜还家后屡思进取，终至交结马阮，身败名裂，前已详论，兹不复赘。今读此诗，不觉令人失笑也。

第捌首“断送暮年多好事，半衾暖玉一龕

灯”二句，牧斋老归空门，又与河东君偕隐白泖港之红豆山庄，自是切合。至霞城虽“国变后，祝发为僧”（见小腆纪传伍陆许誉卿传），但若未贮彩生于金屋，则“半衾暖玉”一语恐尚不甚适当也。

牧斋顺治十三年丙申秋冬间之游松江，乃主于徐武静家。前言武静实为此次复明活动之中心人物，故牧斋赠武静生日诗乃高会堂集中重要篇什。兹以其诗过长，节略于下，并略加释证。但诗中原注云“有本事，详在自注中”之语，今诸本此“自注”皆已删去，无从考知，甚为可惜。姑以意妄加揣测，未知当否？博雅通人，幸有以教正之也。

有学集诗注柴高会堂诗集“徐武静生日置酒高会堂赋赠八百字”云：

丰芑根滋大，沔兰叶愈芳。长离仍夭矫，二远并翱翔。视草征家集，探花嗣国香。（自注：“已上记徐氏阀阅之盛，次述板荡凄凉。”）时危人草草，运往泪浪浪。丧乱嗟桑梓，分携泣柁堂。午桥虚绿野，甲第裂仓琅。毳帐围麋里，穹庐埒堵墙。上楹残网户，遥集俨堂皇。藻井敲中雷，交疏断两厢。骆驰冲燕寝，雕鹗扑回廊。绿水供牛饮，青槐系马柳。金扉雕绮绣，玉轴剔装潢。箎篴吹重阁，胡笳乱洞房。重来履道里，旋忆善和坊。灭没如前梦，低回对夕阳。老夫殊

冒巢，吾子剩飞扬。（自注：“已下叙武静生日置酒。”）奕叶违东阁，诛茅背北邙。赐书传鼓篋，遗笏贮牙床。著作推徐干，交游说郑庄。驾从千里命，诺许片言偿。故国鱼龙冷，高天鸿雁凉。抚心惟马角，策足共羊肠。（自注：“上四部兼怀暗公。”）四十年华盛，三千风力强。开筵千日酒，初度九秋霜。上客题鹦鹉，佳儿蜡凤凰。寒花宜晚节，淡月似初阳。且共谋今夕，相将抗乐方。铙歌喧枉渚，鼓吹溢余皇。（自注：“于时有受降之役。”）积气嘘阳焰，冲风决土囊。纷纷争角抵，往往捉迷藏。身世双樊笼，乾坤百戏场。拔河群作队，蹀躞巧相当。（自注：“蹀躞，抛砖戏也。”）粤祝刀头沸，僊童撞末忙。倒投应共笑，殒绝又河妨。丸剑纷跳跃，虺蛇莽陆梁。雉媒声哢喔，鸡距羽飘飏。蚊翼飞军檄，龟毛算土疆。蚁酣床下斗，鼠怯穴中僵。左角封京观，南柯缺斧析。西垣余落日，东牖湛清觞。鹑首天还醉，旄头角尚芒。楚弓亡自得，郑璧假何常。颂德牛腰重，横经马肆详。（原注：“有本事，详在自注中。”）酒兵天井动，饮器月氏良。噩梦难料理，前尘费忖量。糟床营壁垒，茗碗拣旗枪。乍可歌鸛鹄，宁辞典骊驪。持筹征绿醕，约法听红妆。笑口灯花烂，灰心烛泪行。有言多谬误，无处愬颠狂。授色流眉录，传杯啮口肪。漏残河黯淡，舞罢斗低昂。班马宵喧

枵，邻鸡晓奋吭。莫嫌相枕籍，旭日渐煌煌。

寅恪案：此时牧斋及武静之任务，可于永历与徐孚远张元畅两敕文中见之，兹全录两敕文于下。

徐闇公先生年谱永历六年即顺治九年壬辰条“永历自黔遣官赍敕谕先生偕张肯堂等进取”下附敕曰：

皇帝敕谕赞理直浙恢剿军务兼理粮饷都察院左佥都御史徐孚远。朕以凉德御宇，崎岖险阻，六载于兹。每念贞臣志士，抗节遐陬，茹荼海表，不禁寝食为废。兹以黔方地控上游，爰于今春二月暂蹕安龙，用资调度。赖秦王（指孙可望）朝宗，力任尊攘，分道出师，数月之间川楚西粤相次底定。事会既有可为，策应自不宜缓。尔孚远贞心独立，忠节性成，履重险而不回，处疾风而愈劲。前晋尔都察院右佥都御史，赞理恢剿军务，久有成命。顷览督辅臣肯堂及尔来奏，知尔与枢司臣徐致远等潜联内地，不避艰危，用间伐谋，颇有成绪，朕心嘉尚。用敕国姓成功提师北上，进规直浙。尔其与督辅肯堂鼓励诸师，承时进取，或联合山海义旅，张我犄角，或招徕慕义伪师，间其心腹，务期荡平羶秽，密奏收京，俾朕旋轸旧都，展谒陵庙。惟时尔庸若宋臣范仲淹以天下为己任，故其文章气节彪炳一时，至今尚之，尔其勉旃，慰朕至望。钦哉！特敕永

字一万一千十三号。

又附有陈洙按语云：

直浙即江南浙江，盖江南为明之直隶省，是时肯堂已先一年殉国舟山，桂王尚未之知，故敕中又及督辅肯堂字样。

同书永历八年即顺治十一年甲午条“永历遣官赍敕谕先生及张元畅”下附敕曰：

皇帝敕谕僉宪臣徐孚远、枢司臣张元畅，朕辟安龙垂及三载，每念我二三忠义戮力远疆，艰危备历，不禁寝食为废。尔僉宪臣孚远履贞抗节，历久不渝。近复深入虏窟，多方联络，苦心大力，鉴在朕心。尔枢司臣张元畅，不惮险远，间关入覲，去春衔命东归，百罹并涉，卒能宣德达情，史将使命。用是特部议予孚远赞理直浙恢剿军务，兼理粮饷关防。予元畅直浙督师军前监军饷关防，俾尔疏通远近，以便奏报。方今胡氛渐靖，朕业分遣藩勋诸师，先定楚粤，建瓴东下。漳国勋臣成功亦遣侯臣张名振等统帅舟师扬帆北上。尔务遥檄三吴忠义，俾乘时响应，共奋同仇。仍一面与勋臣成功商酌机宜，先靖五羊，会师楚粤。俟稍有成绩，尔等即星驰陛见，以需简任。尚其勉旃，慰朕属望。钦哉！特敕。

据上引永历六年即顺治九年敕文“招徕慕义伪师，间其心腹”之语，复检清史列传捌拾马逢

知传云：“〔顺治七年〕十一月土贼何兆隆啸聚山林，处联海贼，为进宝擒获。随于贼营得伪疏稿，谓进宝与兆隆通往来，疏请明鲁王颁给敕印。又得伪示，称进宝已从鲁王。进宝以遭谤无因，白之督臣陈锦，以明心迹。锦疏奏闻。得旨：设诈离间，狡贼常情。马进宝安心供职，不必惊惧。”此事虽在前二年，且颁敕印者为鲁王而非桂王，然情状实相类似，可以互证。故招徕慕义伪师之责，如牧斋声望年辈及曾迎降清兵者最足胜任，况牧斋复经瞿稼轩之荐举从事此种工作乎？又据此敕文“尔与枢司臣徐致远等潜联内地，不避艰危，用间伐谋，颇有成绪”等语，则知武静早已游说伪帅反清复明，稍有成绪矣。其称之为“枢司臣”者，正如顾亭林，鲁王曾授以兵部司务事，后唐王复以职方郎召之例。（见清史稿肆捌柒儒林传贰顾炎武传。）但顾亭林诗笺注前附清国史馆旧传，改“鲁王”及“唐王”为“福王”，盖有所避忌也。此种低级官衔，大抵加诸年辈资格较浅之人，武静亭林既其证也。

又关于顾亭林受南明诸主官秩事，更牵及汪琬与归庄争论“布衣”问题，如尧峰文钞叁叁“与归元恭书”第贰通云：

人主尚不能监谤，足下区区一布衣，岂能尽钳士大夫之口哉？

同书同卷“与周汉绍书”略云：

仆再托致元恭手札，力辨改窜震川集非是。彼概置不答，而辄谰词诟詈。又闻指摘最后札中“布衣”二字，谓仆简傲而轻彼。于是诉诸同人，播诸京师士大夫之口，则元恭亦甚陋矣。仆不审元恭所诉何词，士大夫何故一口附和也。由仆言之，布衣之称不为不尊，不为不重，不为不褒且誉也。仆原书俱在，上文借引人主，下文用布衣比拟，正与庄荀文义略同。以此缪相推奉，使元恭或跼蹐忸怩而不敢当，斯则宜矣。而顾谓简傲，彼虽甚陋，岂奔走干谒之暇全未寓目诸书乎？记有之，学然后知不足，彼之所以怏然诟詈至于再四，而莫止者，夫孰非不学之故欤？窃愿元恭少留意于学也。抑仆又妄加揣测，得毋元恭间从宦游，亦既授有官秩，而仆忽忘之欤？则仆生稍晚，自世祖章皇帝以来即从事本朝，为郎官为小吏于京师，是故只知本朝官秩而已，若元恭所历实不能知也。以此罪仆简傲，又奚遑焉？元恭义游甚广，其声焰气势皆足杀仆，不得不自白于足下，幸足下代为雪之。

归庄集伍“再答汪苕文”略云：

二月八日布衣归某顿首苕文民部先生执事。自正月二十一日连得二书，甚怪！执事第二书谓仆斥之为戇，为杜撰，为取笑，且谓仆以区区一布衣，欲钳士大夫之口，而咆哮抵触。戇字，仆书初未尝有，而横诬之。若杜撰，取笑，则诚不

能讳。昔王文恪公〔鏊〕罢相归里门，〔陆〕贞山先生〔燾〕尚为诸生，相与质难文义，宛如平交。文恪心折于陆，每注简端云：得之于余。前辈之忘势，而虚怀若此。今执事不过一郎官耳，遂轻仆为区区一布衣，稍有辨难，便以为咆哮抵触。人之度量相越，乃至于此。执事每言作文无他妙诀，惟有翻案。夫翻案者，如人在可否之间，事涉是非之介，不妨任人发论。然昔人尚有以好奇害理为戒，今执事乃故宽肆意删改之罪，而锻炼苦心订正之人，此不得谓之翻案，乃是拂人之性耳。仆前书气和而辞逊，执事顾谓其咆哮抵触，今则诚不能无抵触矣。盖欲执事知区区别布衣亦有不可犯者，毋遂目中无人，而概凌轹之也。

夫玄恭与亭林同时起兵抗清，鲁王既授亭林以职，则玄恭亦必有类似之敕命。（可参小腆纪传伍叁儒林壹顾炎武传及同书伍捌归庄传。）钝翁应知恒轩曾受明之虚衔，故挟此以要胁恫吓，其用心狠毒，玄恭发怒即由于此。至与周汉绍书，自“抑仆又妄加揣摩”至“实不能知也”一段，汉奸口吻咄咄逼人，颜甲千重，可谓不知世间有羞耻事矣。特标出之，以告读恒轩尧峰之集者。

又永历六年敕“用敕国姓成功提师北上，进规直浙”及永历八年敕“漳国勋臣成功亦遣侯臣张名振等统帅舟师扬帆北上，尔务遥檄三吴忠义，

俾乘时响应，共奋同仇”等语，足证牧斋诸人之谋接应延平，亦实奉永历之命而为之，非复明诸人之私自举动也。永历六年敕“务期荡平羶秽，密奏收京，俾朕旋轸旧都，展谒陵庙”等语，足证牧斋之频繁往来南京，甚至除夕不还家渡岁，河东君亦能原谅之者，盖牧斋奉有特别使命之故也。

抑更有可笑者，永历六年敕为“特敕永字一万一千十三号”，以区区之小朝廷，其官书之繁多如此，唯见空文，难睹实效，焉得不终归覆灭哉？

复次，牧斋诗中有略须释证者。“长离仍天矫，二远并翱翔”一联指徐氏兄弟三人。“长离”谓闇公仲弟圣期。徐闇公先生年谱万历二十九年辛丑条云：“四月弟圣期凤采生。”同书永历十一年即顺治十四年丁酉条云：“七月先生弟凤采卒。”牧斋称凤采为“长离”者，盖汉书伍柒下司马相如传“大人赋”云：“前长离而后裔皇。”（原注：“师古曰，长离灵鸟也。”）及旧题伊世珍撰瑯嬛记云：“南方有比翼鸟，（寅恪案：佩文韵府“八霁”所引，“鸟”作“凤”。）飞止饮啄，不相分离。雄曰野君，雌曰观讳。总名曰长离，言长相离者也。此鸟能通宿命，死而复生，必在一处。”牧斋赋此诗在顺治十三年丙甲九月，是时圣期尚健在。但钓璜堂存稿徐闇公先生年谱附录

王沄“东海先生传”略云：“东海先生姓徐氏，名孚远，字闇公，华亭人。父太学公尔遂，生三子，长即先生，仲风采，少致远。先生出亡时，湖海风涛，家门岌岌不自保，仲弟遂以忧卒。少弟为世所指名，几濒于危，奔走急难，倾身下士，由是家门得全。家益中落，劳瘁失志，亦以忧卒。”然则圣期与武静兄弟二人，谨慎豪侠各有不同。（可参钓璜堂存稿拾“武静弟”及同书壹壹“闻圣期二弟没，赋哀”六首之二及五等诗。）武静当日寿筵，牧斋及其他宾客皆反清复明好事之人，以意揣之，圣期未必与此辈往还，其弟生日时或竟不预坐，亦未可知。唯牧斋寿武静诗，历叙徐氏家门之盛，兼怀闇公，自不能不言及圣期耳。

牧斋诗自“丧乱嗟桑梓”至“低归对夕阳”一段，指徐氏第宅为清兵占据毁坏之凄凉状况。云间地宅志所记徐阶徐陟兄弟及其子孙之屋舍甚多，恐牧斋诗中所述乃指徐阶赐第即王氏书中略云：“南门内新桥河西，仙鹤馆西徐文贞公阶赐第，有章赐世经二堂，门有额曰：三赐存问。”同也。其他徐氏第宅，或以较为狭小，不足供驻兵之用，遂幸得保存，如武静之高会堂即是其一。莼乡赘笔上“议裁提督”条云：“吾松郡制吴淞总兵一员驻防，其余沿海如金山卫川沙等处各设参戎，形势联络，海滨有警，一呼俱应，最

为得策。自国朝虑海氛飘忽，专设提督坐镇府城。去海百余里，分防诸弁往来请命，缓急不能即赴，贼往往乘隙扬帆突入，屡遭劫掠，逮遣兵而已无及矣。况提镇衔尊势重，坐享荣华，糜兵耗饷，有害无益，兼之兵民杂处，尤属不安，百姓房屋，半成营伍。洪内院承畴议撤提督，以总兵驻吴淞。科臣亦有筹及此者，何时得复旧制，使郡中士庶复睹升平之象耶？”足知当日提督驻在松江府城，其部下侵占及毁坏民间房屋之情形。故阆石所记，亦可视为牧斋诗此段之注脚也。

牧斋诗“重来履道里，旋忆善和坊”，上句指武静之高会堂，下句指文贞赐第。“履道里”用白香山典故，固不待言。“善和坊”出柳子厚“与许孟容书”。牧斋意谓高会堂幸存，而赐第被占也。里坊两字可以通用，况上句既用“里”字，下句不当重复。且“坊”字为此诗之韵脚，不能更用他字。遵王注“善和坊”，并列云溪友议及柳文两句出处，而不加择别，盖范书作“善和坊”柳文作“善和里”之故。殊不知范书所言乃是扬州之倡肆，岂可以目宰相之赐第耶？读遵王注至此，真可令人喷饭也。

“饶歌喧枉渚，鼓吹溢余皇”一联，下注云：“于时有受降之役。……顺治十三年丙申七月戊申（初二日），官军败明桂王将龙韬于广

西，斩之。庚戌（初四日），郑成功将黄梧等以海澄来降。八月壬辰（十七日），封黄梧为海澄公。“然则此联上句指龙韬之败死，下句指黄梧之降清。牧斋所谓“于时有受降之役”即指海澄氏而言。黄氏之降关系明清之兴亡者甚大，故牧斋自注特标出之。清廷发表两事在七月及八月，牧斋得闻知当在八九月，距赋此诗时甚近也。或更谓清史稿伍世祖本纪贰载：“〔顺治十三年丙申正月〕己亥（廿日），郑成功将犯台州，副将马信以城叛，降于贼。”牧斋所谓受降之役即指此事，盖以郑延平受马信之降也。但牧斋自注既不详言，故未敢决定，姑备一说，以俟续考。

牧斋诗“蚊翼飞军檄，龟毛算土疆”一联，上句遵王注引东方朔神异经“南方蚊翼下有小蜚虫焉”等语以释之，是。牧斋之意不过谓此时南方尚用兵也。下句遵王注引任昉述异记“夏桀时，大龟生毛，而兔生角，是兵角将兴之兆”以为释，自亦可通。但鄙意牧斋“龟毛”之语盖出佛典，如楞严经之类，其义谓虚无不足道。推牧斋诗旨，盖谓南明此时疆土虽有损失，亦无害于中兴之大计也。

“颂德牛腰重，横经马肆详”一联，下原注云：“有本事，详在自注中。”夫歌功颂德之举乃当日汉奸文人所习为者，渊明诗之所慨叹，亦建州入关之初汉族士子依附武将聊以存活之常事，

殊不足怪。但牧斋此联必有具体事实，非泛指一般情况。其自注今不可见，甚难确言也。

“持筹征绿醕，约法听红妆”一联，下句之“红妆”当有彩生在內。

末两句“莫嫌相枕籍，旭日渐煌煌”，盖谓此时预会诸人虽潦倒不得志，但明室渐有中兴之望，聊可自慰。牧斋斯语不独可为此诗之结语，亦高会堂集诸诗之主旨也。主

有学集诗注柒“云间诸君子再飨于子玄之平原北皋（见遵王“陆机山”注），子建斐然有作，次韵和答四首”云：

松江蠓舍接鱼湾，箸笠拿舟信宿还。爱客共寻张翰酒，开筵先酌陆机山。吹箫声断更筹急，舞袖风回么鼓间。沉醉尚余心欲捣，江城悲角隐严关。

其二云：

征歌选胜梦华年，装点清平觉汝贤。灯下戏车开地脉，（自注：“优人演始皇筑长城故事。”）尊前酒户占天田。吴姬却慙从军苦，禅客偏悭赠妓篇。看尽秋容存老圃，莫辞醉倒菊花前。

其三云：秋漏沉沉夜壑移，余杭新酒熟多时。笙歌气暖灯花早，宴语风和烛泪迟。上客紫

髯依白发，佳人绮翠倚朱丝。（自注：“鲁山公次余坐，彩生接席。”）频年笑口真难得，黄色朝来定上眉。

其四云：

几树芙蓉伴柳条，平川对酒碧天高。湘江曲调传清瑟，（涵芬楼本“曲调”作“一曲”。）汉代词人谥洞箫。（寅恪案：“谥”疑是“咏”字之讹。）自有风怀销磊块，定无筹策到渔樵。停杯且话千年事，（涵芬楼本“且”作“莫”。）黄竹谁传送酒谣。（自注：“席中宋子建作致语，有云借箸风清，效伏波之聚米。非道人本色，五六略为申辨，恐作千古笑端耳。”）

寅恪案：前论“云间诸君子飧余于高会堂”诗，谓牧斋初至松江，云间诸友为之洗尘，故合宴之高会堂。今此诗题“再飧于子玄之平原北皋”，则当是共为钱行之举也。子建者，宋存标之字。光绪修华亭县志壹陸人物门云：“宋存标字子建，号秋士，尧武孙，明崇祯十五年副贡。子思玉，字楚鸿。思宏，字汉鹭。思璟，字唐鹗。”在“再飧”诗前，牧斋有“次韵答宋子建”及“次韵答子建长君楚鸿”两题，不过酬应之作，故不备录。此题则云间诸人以其来松游说马进宝反清，略告一段落，将归常熟，公钱席间子健赋诗并作致语，贺其成就，故牧斋次韵和答，寓有深意，与前此两题仅为寻常酬应之作者大不

相同也。第壹首七八两句言当日清廷驻重兵于长江入海要地之松江，以防郑成功。毛诗壹贰小雅小弁云：“踟蹰周道，鞠为茂草。我心忧伤，惄焉如捣。”传云：“周道，周室之通道。”（可参钱饮光澄之田间诗学此篇引陈式语。）盖长江为通南都之大道，与其次年所作“铁锁长江是旧流”句（见有学集诗注捌“燕子矶归舟作”）同一辞旨也。第贰首第贰联，下句指上引“彩生持扇索诗戏题八首”等同类之篇什。“禅客”，牧斋自称也。上句自指彩生。其愬从军苦者，必非泛说。观题彩生扇八首之八“北斗横斜人欲别，花西落月送君归”句，及“霞老累夕置酒，彩生先别”一题，知彩生往往不待席终即先别去，似有拘束所致。岂彩生乃当日营妓耶？俟考。

偶检徐电鉞本事诗拾载毛驰黄先舒“赠王采生诗四首”并序云：

盖闻柴桑高韵，非无西轩之曲；（见涵芬楼影宋刊本笺注陶渊明集陆闲情赋。）楚士贞心，亦有东邻之赋。（见文选壹玖宋玉登徒子好色赋。）虽托兴于艳歌，实权舆于大雅者也。同郡范子，天情高逸，风调霁朗，埋照浊世，混迹嚣尘。莫愁湖畔，屡变新声；陵籍垆头，何疑沉醉。尔乃偶然命屐，瞥尔逢仙。地多松柏，上宾邀除径之欢；门掩枇杷，才子乃扫门（眉）之客。其人也，产自鹤沙，侨居凤麓。收束近禁中

之态，散朗饶林下之风。若乃妙能促柱，雅工垂手；丹唇乍启，毫发崩云；响屐初来，瞿俞如水。感此倾城之好，遂叶同声之歌。白门柳下，夜夜藏鸟；油壁车边，朝朝骑马。是以红笺十丈，写幽艳以难穷；白纻千丝，萦繁愁而欲断。茂矣美矣，婉兮变兮。南方故多佳人，而西陵洵称良会者也。于是传诸好事，递撰新篇，既美一绪之联文，且惊诸体之竞爽。昔者啰唖曲高，镜湖开色；善和笔妙，雪岭更题。总标美于青楼，均流音于斑管。以兹方昔，将无过之。仆忧病无方，风流殆尽，聊宣短叙，并制韵文。悔其少作，敢借口于杨云；辄冠群贤，终汗颜于李白云尔。

昨日非今日，新年是旧年。迷人春半草，相望隔江烟。

鸭卧香炉暖，蜂憎绣幕垂。何当寒食雨，著意湿花枝。

吴绡吹梦薄，楚簟厌娇多。宿髻蓬松处，教谁唤奈何。

柳汁匀晨黛，桃脂助晚妆。谁怜薄命妾，不负有心郎。

寅恪案：“同郡范子”者疑是范骧。清史列传柴拾文苑传柴绍炳传附毛先舒传略云：

毛先舒字稚黄，〔浙江〕仁和人。初以父命

为诸生，改名骧。父歿，弃诸生，不求闻达。少奇慧，十八岁著白榆堂诗，陈卧子见而奇赏之，因师子龙。复著有猷景楼诗，子龙为之序。又从刘宗周讲学。

民国修海宁州志稿贰玖文苑门范骧传略云：

范骧字文白，号默庵。书法效钟王。环堵萧然，著述不辍。俄以史祸被逮，已而得释，志气如常。令下郡国辑修邑乘，骧考献征文，书半成而卒，年六十八。

吴修昭代名人尺牋小传柒范骧传云：

范骧字文白，号默庵，海宁人，诸生。工书，有默庵集。

文白事迹第叁章论“采花酿酒歌”已略及之外，今更稍详述之。文白既与牧斋交好，又曾为南浔庄氏史案所牵累，卒以与陆圻查伊璜同自首之故，得免于祸。（见痛史第肆种庄氏史案附陆纘任莘行撰“老父云游始末”。）当日列名庄氏史书诸人大抵皆江浙文士不归心建州者，观陆查志行，亦可以推知范氏之旨趣矣。稚黄师事陈子龙，又从刘宗周讲学，则其人当亦反清之流，与文白同气类者。由是言之，毛范之粉饰推誉彩生殆有政治关系，不仅以其能歌善舞也。

“鹤沙”即上海县之鹤沙镇。上海为松江府属县之一，萨都刺吴姬曲云：“郎居柳浦头，妾住

鹤沙尾。好风吹花来，同泛春江水。”（见顾嗣立元诗选初集戊集所选萨天锡雁门集。）稚黄“产自鹤沙”之语即用此古典，亦是当日之今典，复与牧斋诗“吴姬却慙从军苦”之吴姬相合。

“凤麓”者，指凤凰山麓而言，即谓松江府城。盖松江有凤凰山，第叁章论陈卧子“癸酉长安除夕”诗“曾随侠少凤城阿”节已详引证，兹不复赘。

毛氏又言“传诸好事，递撰新篇，既美一绪之联文，且惊诸体之竞爽”，则赠彩生诗必有专刊传播，如东山酬和集之类，此乃明末清初社会之风气也。

“啰唢曲高，镜湖开色”者，范摅云溪友议下“艳阳词”条略云：

安人元相国应制科之选，历天禄畿尉，则闻西蜀乐籍有薛涛者，能篇咏，饶词辩，常悄悒于怀抱也。及为监察，求使剑门，以御史推鞠，难得见焉。〔后〕廉问浙东，别涛已逾十载，方拟驰使往蜀取涛，乃有排优周季南、季崇及妻刘采春自淮甸而来，善弄陆参军，歌声彻云篇韵虽不及涛，容华莫之比也。元公似忘薛涛，而赠采春诗曰：新妆巧样画双蛾，幔里恒州透额罗。正面偷轮光滑笏，缓行轻踏皱文靴。言词雅措风流足，举止低回秀媚多。更有恼人肠断处，选词能

唱望夫歌。望夫歌者，即啰唖之曲也。（原注：“金陵有啰唖楼，即陈后主所建。”）采春所唱一百二十首，皆当代才子所作。其词五六七言皆可和矣。词云：昨日胜今日，今年老去年，黄河青有日，白发黑无缘。（寅恪案：其词共七首，只录其第伍首，余皆从略。）采春一唱是曲，闺妇行人莫不涟泣。且以藁砧尚在，不可夺焉。

故稚黄诗四首之一即仿采春所唱七首之五。颇疑毛氏此首之第壹第贰两句之意暗寓明社已屋，清人入关，虽标顺治之年号，实仍存永历之纪年也。况云溪友议有“刘采春”之名，毛氏更可用“采”字以指“彩生”。镜湖在越州，元微之为浙东观察使，镜湖在其治所，毛氏序因云“镜湖开色”也。

又“善和笔妙，雪岭更题”者，云溪友议中“辞雍氏”条略云：

崔涯者，吴楚之狂生也，与张祜齐名，每题一诗于倡肆，无不诵之于衢路。誉之，则车马继来，毁之，则杯盘失错。嘲李端端（曰）：黄昏不语不知行，鼻似烟窗耳似铛。独把象牙梳插鬓，昆仑山上月初生。端端得此诗，忧心如病。（盐铁）使院饮回，遥见二子蹑屐而行，乃道傍再拜竞灼曰：端端只候（张）三郎（崔）六郎，（见岑仲勉先生唐人行第录。）伏望哀之。又重

赠一绝句粉饰之，于是大贾居豪竞臻其户。或戏之曰：李家娘子，才出墨池，便登雪岭。何期一日，黑白不均？红楼以为倡乐，无不畏其嘲谑也。祜涯久在维扬，天下晏清，篇词纵逸，贵达钦惮，呼吸风生，畅此时之意也。赠诗云：觅得黄骝被绣鞍，善和坊里取端端。扬州近日浑成差，一朵能行白牡丹。

毛氏用典颇妙，但王家娘子绝非本出墨池，自不待稚黄辈为之引登雪岭也。一笑！

牧斋和答子建诗第叁首第贰联上句“上客紫髯依白发”，即自注“鲁山公次余坐”之意，盖用三国志吴书贰孙权传“权乘骏马，越津桥得去”句下裴注引献帝春秋曰：“张辽问降人，向有紫髯将军，长上短下，便马善射，是谁？防人答曰是孙会稽。辽及乐进相遇，言不早知之，急追自得。举军叹恨。”“上客紫髯”指鲁山，“白发”牧斋自谓也。下句“佳人翠袖”指彩生，“朱丝”即朱弦，谓所弹之乐器也。由是观之，此次云间诸子饯别牧斋，推鲁山为主要陪宾，倩彩生专事招待，又使子建特作致语，国士名姝齐集一堂，可称盛会。颇疑此举非仅出于武静辈之私人交谊，实亦因永历帝欲借郑延平兵力以取南都，而牧斋为执行此政策之一人，有以致之欤？

牧斋诗第肆首第壹联上句“湘江曲调传清瑟”用钱起故事，遵王注已释，乃牧斋自谓。下

句“汉代词人谥洞箫”用徐陵玉台新咏序“东储甲观，流咏止于洞箫。变彼诸姬，聊同弃日。猗与彤管，丽以香奁”。王褒作洞箫赋（可参汉书陆肆下王褒传及文选壹柒王子渊洞箫赋并徐孝穆全集肆玉台新咏序吴显令兆宜笺注），“王”为彩生之姓，故此句指彩生而言。牧斋以己身与彩生并举，其推重彩生至于此极，必有深意，非偶然也。第贰联上句“自有风怀销磊块”，即谓与彩生等文宴而已，非有其他作用。下句“定无筹策到渔樵”及自注，乃掩饰其此行专为游说马进宝反清之事，所谓欲盖弥彰者也。

又云间杜让水登春尺五楼诗集贰“武静先生席上赠钱牧翁宗伯”云：

孺子宾留老伏虔，叩钟辄应腹便便。南朝事业悲歌里，北固衣冠怅望前。帐内如花真侠客，囊中有券自蛮天。酒酣绪论堪倾耳，莫使迂儒缩舌还。

寅恪案：让水此诗第贰联，上句指河东君，第肆章已引，下句“券”字即“丹书铁券”之“券”借作“诏”字，疑指牧斋实受有永历密旨。第柒捌两句则指武静席上牧斋与诸人共谈复明之事也。故牧斋此次至松江之企图，得让水此诗益可证明矣。

牧斋诗第柒第捌两句用穆天子传伍所云“日

中大寒，北风雨雪，有冻人。天子作诗三章，以哀民曰：我徂黄竹，口员閼寒，帝收九行。嗟我公侯，百闾豕卿。皇我万民，旦夕勿忘。我徂黄竹，口员閼寒，帝收九行。嗟我公侯，百闾豕卿。皇我万民，旦夕勿穷。有蛟者鹭，翩翩其飞。嗟我公侯，口勿则迁。居乐甚寡，不如迁土。礼乐其民。天子曰：余一人则淫，不皇万民。口登乃宿于黄竹”。牧斋以桂王迁播西南比之周穆王西巡，黄竹诗中“帝收九行，皇我万民”乃恢复神州以慰遗民想望故国故君之意。“有蛟者鹭”，借“鹭”以指鹭门，即厦门。（见小腆纪年附考壹叁顺治三年十一月丙寅“明郑彩奉监国鲁王次中左所，寻改次长垣”条所云“中左所亦名鹭门即厦门也”，并可参钓璜堂存稿伍“鹭山”诗“鹭门之山如剑戟”句。）“居乐甚寡，不如迁土”，谓郑成功局处海隅，不如率师以取南都也。穆天子往往有献酒之语，如卷叁命怀诸飴献酒之类，但未见有“送酒”之辞，岂牧斋欲以此次在松江游说马进宝反清之情况遣人往告永历帝及延平王耶？牧斋诗旨隐晦，颇难通解，姑备一说，殊未敢自信也。

“茸城惜别思昔悼今，呈云间诸游好，兼与霞老订看梅之约。共一千字”云：

（上略。）许掾来何暮，徐娘发未宣。华颠犹踟躅，粉面亦迍邰。月引归帆去，风将别袂

褰。无言循鹤发，有泪托鹄弦。身世缁尘化，心期皓首玄。魂由天竺予，命荷鬼生全。此日忧瘳首，何时笑拍肩。临行心痒痒，苦语泪溅溅。去矣思蝦菜，归欤老粥亶。可知沦往劫，还许问初禅。燕寝清斋并，明灯绣佛燃。早梅千树发，索笑一枝嫣。有美其人玉，相携女手卷。冲寒罗袖薄，照夜缟衣妍。领鹤巡荒圃，寻花上钓船。白头香冉冉，素手月娟娟。搔首频支策，长歌欲扣舷。莫令渔父棹，芦雪独汇缘。

寅恪案：范锴华笑庵杂笔壹“黄梨洲先生批钱诗残本茸城惜别诗”条云：“柳姬定情，为牧老生平极得意事。缠绵吟咏，屡见于诗。”太冲此语殊为确评。牧斋平生所赋长篇五言排律如“有美诗”、“哭稼轩留守相公”及此诗等，皆极意经营之作，而此篇中以蒙古比建州，所用典故如“诈马”“只孙”“怯薛”等，岂俭腹之妄庸巨子自称不读唐以后书者所能办？第肆章已引此诗“十六年来事”至“落月九峰烟”一节，兹不重列，仅录此诗末段，并略加申论，以其与河东君有关故也。

“许掾来何暮，徐娘发未宣”一联，上句以许询比霞城，（见世说新语中“赏誉”下“许掾尝诣简文”及“支道林问孙兴公，君何如许掾”等条。）下句以徐娘昭佩比河东君。当牧斋赋此诗时河东君已三十九，发尚全黑，自是事实，但南史壹贰后妃下梁元帝徐妃传云“帝左右暨季江有姿容，又

与淫通。季江每叹曰：栢直狗虽老犹能猎，萧溧阳马虽老犹骏，徐娘虽老，犹尚多情”，此则断章取义，不可以辞害意也。

“华颠犹踽踯，粉面亦迍邰”一联，上句牧斋自谓，下句指河东君。牧斋作此诗，末段邀霞城赴虞山拂水山庄看梅，恐是邀其与河东君面商复明计划。霞城若至牧斋家，河东君自是女主人，应尽招待之责。且此段与首段皆关涉河东君，措意遣辞如常山之蛇首尾相应，洵为佳作也。

复次，关于王彩生之资料今所得尚不充足，姑先戏附一诗，以结他生之后缘云尔。

戏题有学集高会堂诗后

竹外横斜三两枝，分明不是暮春期。未知轻薄芳姿意，得会衰残野老思。万里西风吹节换，夕阳东市索琴迟。可怜诗序难成讖，十月桃花欲笑时。

第五章 复明运动（附钱氏家难）（十一）

顺治十三年丙申秋冬间牧斋往松江游说马进宝反清告一段落，次年复往金陵，盖欲阴结有志复明之人以为应接郑延平攻取南都之预备，其流连文酒、咏怀风月不过一种烟幕弹耳。此年之诗前已多引证，兹择录有学集诗注捌长干塔光集中顺治十四年丁酉所作诸诗最有关复明运动及饶有兴趣者詮论之于下。

“棹歌十首为豫章刘远公题扁舟江上图”其一云：

家世休论旧相韩，烟波千里一渔竿。扁舟莫放过徐泗，恐有人从圯上看。（自注：“远公故相文端公之孙，尚宝西佩〔斯玮〕之子。”寅恪案：并可参同书同卷“金陵杂题绝句”二十五首之二十二自注及华笑庵杂笔壹黄梨洲先生此题批语。）

其三云：

吴江烟艇楚江潮，濞上芦中恨未消。重过子胥行乞地，秋风无伴自吹箫。

寅恪案：远公为刘一燝之孙。明史贰肆拾刘

一爆传略云：“刘一爆字季晦，南昌人。光宗即位，擢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魏）忠贤大炽，矫旨责一爆误用（熊）廷弼，削官，追夺诰命，勒令养马。崇祯改元，诏复官，遣官存问。八年卒。福王时追谥文端。”季晦在福王时追谥文端殆由牧斋之力，盖此时牧斋任礼部尚书故也。远公之至南京不知有何企图，据牧斋诗旨，以张良伍员报韩复楚期许，则远公之志在复明，为牧斋所特加接纳者之一，又可推知矣。

“顾与治书房留小像自题四绝句”其一云：

峻嶒瘦颊隐灯看，况复撑衣骨相寒。指示傍人浑不识，为他还着汉衣冠。

寅恪案：第二句有李广不封侯之叹，即己身在明清两代终未能作宰相之意。末二句则谓己身已降顺清室，为世所笑骂，不知其在弘光以前固为党社清流之魁首。感慨悔恨之意溢于言表矣。

其二云：

苍颜白发是何人，试问陶家形影神。揽镜端详聊自喜，莫应此老会分身。

寅恪案：末二句自谓身虽降清，心思复明，殊有分身之妙术也。

其三云：

数卷函书倚净瓶，匡床兀坐白衣僧。骊山老

母休相问，此是西天贝叶经。

寅恪案：牧斋表面虽屡称老归空门，实际后来曾有随护郑延平之举动。今故作反面之语，以逊词自解，借之掩饰也。

其四云：

褪粉蛛丝网角巾，每烦礼佛拭煤尘。凌烟褒鄂知无分，留与书帷伴古人。

寅恪案：网巾乃明室所创，前此未有，故可以为朱明室之标帜。

周吉甫晖续金陵琐事“万发皆齐”条云：

太祖一夕微行至神乐观，见一道士结网巾。问曰：此何物耶？对曰：此网巾也，用以裹之头上，万发皆齐矣。次日，有旨召神乐观结网巾道士，命为道官，仍取其网巾，遂为定式。

小腆纪传伍贰画网巾先生传（寅恪案：徐氏所记出戴名世撰“画网巾先生传”。见戴南山先生全集柒）略云：

画网巾先生者，不知何许人。（寅恪案：小腆纪传叁玖刘中藻传云：“中藻子思沛时羁浦城狱中，闻父死，曰：父死节，子可不继先志乎！亦死。或曰思沛即画网巾先生也。”小腆纪年附考壹陸顺治六年四月“我大清兵克福安，明鲁兵部尚书东阁大学士刘中藻死之条亦载此事，但附

考曰：“福建续志，福宁府志俱云思沛即世所称画网巾先生，而福安县志谓思沛羁浦中狱中，闻中藻死，曰：父死节，子可不继先志乎！亦死。浦城县志亦云然。按画网巾先生死泰宁之杉津，自另是一人。”兹附录于此，以供参考。）服明衣冠，从二仆，匿迹光泽山寺中。守将吴镇掩捕之，送邵武，镇将池凤鸣讯之，不答。凤鸣伟其貌，为去其网巾，戒军中谨事之。先生既失网巾，浴栉毕谓二仆曰：衣冠历代旧制，网巾则我太祖高皇帝创为之，即死，可忘明制也？取笔墨来，为我画网巾额上。画已，乃加冠。二仆亦交相画也。每晨起以为常。军中哗之，呼曰画网巾云。（王之纲斩之），挺然受刃于泰宁之杉津。泰人聚观之，所画网巾犹斑斑在额上也。

小腆纪年附考壹柒顺治七年庚寅十二月丙申十七日“明督师大学士临桂伯瞿式耜、江广总督兵部尚书张同敞犹在桂林，谕降不屈，死之”条云：

（张）同敞手出白网巾于怀，曰：服此以见先帝。

钱曾牧斋投笔集笺注上“后秋兴之二”第陆首“胡兵翻为倒戈愁”句牧斋自注云：

营卒从诸酋长，皆袖网巾氈帽，未及倒戈而还。

此等皆可以为证。

牧斋此诗前二句亦同此旨，末二句自谓不能将兵如唐之段志玄尉迟敬德，只能读书作文。此本是真实语，但其在弘光时自请督师以御清兵，则恐是河东君之怂恿劝勉，遂有是请耳。

“题画”云：

撼撼秋声卷白波，青山断处暮云多。沉沙折戟无消息，卧看千帆掠槛过。

寅恪案：遵王注本此诗列于“燕子矶归舟作”后一题，“归舟”诗有“薄寒筋力怯登楼”及“风物正于秋老尽，芦花枫叶省人愁”等句，涵芬楼本列于“燕子矶舟中作”后一题，“舟中”诗亦有“轻寒小病一孤舟”句，并参以此诗第壹句“撼撼秋声”之语，足证牧斋赋此“题画”七绝必在九月。全唐诗第捌函杜牧肆“赤壁”诗云：“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认前朝。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前论魏白衣致书郑延平谓“海道甚易，南风三日可直抵京口”，牧斋待至九月，以气候风向之改变，知郑氏无乘南风来攻南都之可能，遂不觉感樊川诗旨而赋此“题画”七绝也。

“有人揜聂大年灯花词戏和二首”其一云：

荡子朝朝信，寒灯夜夜花。也知虚报喜，争忍剔双葩。

其二云：

灯花烛夜多，寂莫怨青娥。一样银缸里，无花又若何。

寅恪案：此为忆河东君之作，不过借和聂寿卿诗为题耳。

“桥山”云：

万岁桥山奠永宁，守祧日月镇常经。青龙阁道蟠空曲，玄武钩陈卫杳冥。坠地号弓依寝庙，上陵带剑仰神灵。金舆石马依然在，蹴踏何人夙夜听。

寅恪案：此首为明太祖孝陵而作。末二句则希望郑延平率师来攻取南都也。

“鸡人”云：

鸡人唱晓未曾停，仓卒衣冠散聚萤。执热汉臣方借箸，畏炎胡骑已扬舲。（自注：“乙酉五月初一日召对，讲官奏曰马畏热，必不渡江。余面叱之而退。”）刺闺痛惜飞章罢，（自注：“余力请援扬，上深然之。已而抗疏请自出督兵，蒙温旨慰留而罢。”）讲殿空烦侧坐听。肠断覆杯池畔水，年年流恨绕新亭。

寅恪案：此首为牧斋自述弘光元年乙酉时事，颇有史料价值。末二句盖伤福王及己身等之为俘虏而北行也。

“蕉园”云：

蕉园焚稿总凋零，况复中州野史亭。温室话言移汉树，长编月朔改唐蓂。謏闻人自讹三豕，曲笔天应下六丁。东观西清何处所，不知汗简为谁青。

寅恪案：此首乃深悉当日记载弘光时事野史之诬妄，复自伤己身无地可托以写此一段痛史也。噫！牧斋在弘光以前本为清流魁首，自依附马阮、迎降清兵以后身败名裂，即使著书能道当日真相，亦不足取信于人，方之蔡邕，尤为可叹也。又同书同卷“金陵杂题绝句”二十五首之十三云：“人拟阳秋家汗青，天戈鬼斧付沉冥。赤龙重焰蕉园火，烧却元家野史亭。”此绝句亦自惜绛云楼被焚，其所辑之明史稿本全部不存，与蕉园七律可以互证，故附录之于蕉园诗后。

“小至夜月食记事”（自注：“十一月十有六日。”）云：

蟾蜍蚀月报黄昏，冬至阳生且莫论。飞上何曾为玉镜，落来那得比金盆。朦胧自绕飞鸟羽，昏黑谁招顾兔魂。画尽炉灰不成寐，（涵芬楼本“不成”作“人不”。）一星宿火养微温。

寅恪案：此首必有所指，今难确定，不敢多所附会。但检小腆纪年附考壹玖“〔顺治十四年丁酉四月〕明朱成功部将施举与我大清兵战于定

海关，败绩死之”条云：“时成功谋大举入长江，令举招抚松门一带渔船为向导。举至定海关，遭风入港，遇水师，力战而死。”然则郑延平本拟于此年夏大举入长江，不幸遭风失败。牧斋当早知延平有是举，故往金陵以待之，迄至小至日，以气候之关系，知己无率舟师北来之希望，因有七八两句之感叹欤？俟考。

“至日作家书题二绝句”云：

至日裁书报孟光，封题冻笔蘸冰霜。梅檀灯下如相念，但读楞严莫断肠。

松火柴门红豆庄，稚孙娇女共扶床。金陵无物堪将寄，分与长干宝塔光。

寅恪案：此两首文情俱妙，不待多论。唯据第貳首第貳句，知稚孙即桂哥，亦与赵微仲妻随同河东君居于白茆港之红豆庄，而不随其父孙爰留寓城中宅内。然则牧斋聚集其所最爱之人于一处也。（可参前论“丙申重九海上作”四首之四。）第貳首末二句可参下一题“丁酉佟冬十有七日长至礼佛大报恩寺。”在牧斋之意，宝塔放光即明室中兴之祥瑞，将来河东君亦当分此光宠，以其实有暗中擘划之功故也。

“和普照寺纯水僧房壁间诗韵，邀无可幼光二道人同作”云：

古殿灰沉朔吹浓，江梅寂历对金容。寒侵牛

目冰间雪，老作龙鳞烧后松。夜永一灯朝露寝，更残独鬼哭霜钟。可怜漫壁横斜字，剩有三年碧血封。

寅恪案：无可即方以智，幼光即钱澄之。

（见小腆纪传贰肆方以智传及同书伍伍钱秉铎传并吾炙集“皖僧幼光”条。）方钱二人皆明室遗臣托迹方外者，此时俱在金陵，颇疑与郑延平率舟师攻南都之计划不能无关，牧斋共此二人作政治活动自是意中事也。纯水僧房壁间诗之作者究为何人，未敢决言，但细绎牧斋诗辞旨，则此作者当是明室重臣而死国难者，岂瞿稼轩黄石斋一辈人耶？俟考。

“水亭拨闷二首”其一云：

不信言愁始欲愁，破窗风雪面淮流。往歌来哭悲鸕鹚，莫雨朝云乐爽鸠。揽镜每循宵茁发，（涵芬楼本“宵茁”下自注云：“先作朝剃。”）拥衾常护夜飞头。黄衫红袖今余几，谁上城西旧酒楼。

其二云：

琐闼夕拜不知由，热铁飞身一旦休。岂有闭唇能遁舌，更无穴颈可生头。市曹新鬼争颅额，长夜冤魂怨骷髅。狼藉革胶供一笑，君王不替偃师愁。

寅恪案：此二首辞旨奇诡，甚难通解。遵王

注虽于字面略有诠释，亦不言其用意所在。但牧斋赋诗必有本事，兹姑妄加推测，以备一说，仍待博识君子之教正。

鄙意此二诗皆为河东君而作。第壹首谓河东君之能救己身免于黄毓祺案之牵累，第贰首谓己身于明南都倾覆后随例北迁期间河东君受奸通之诬谤，特为之辨明也。第壹首第柒句“黄衫红袖”一辞应解作红袖中之黄衫。有学集诗注捌“金陵杂题绝句”二十五首之十“女侠谁知寇白门”及“黄土盖棺心未死”二句（全诗前已引）盖谓白门已死，今所存之女侠唯河东君一人足以当之，即与上引杜让水“帐内如花真侠客”句同一辞旨。第捌句兼用汉书玖贰游侠传矩章传“矩章字子夏，长安人也。长安炽盛，街闾各有豪侠。章在城西新市，号曰城西矩子夏”并太平广记肆捌伍许尧佐柳氏传“会淄青诸将合乐酒楼”及“柳氏志防闲而不克”等语。此两出处遵王注均未引及。第贰首第壹句遵王虽用后汉书百官志引卫宏汉旧仪曰“黄门郎属黄门令，日暮入对青琐门拜，名曰夕郎”以为释，鄙意牧斋既未曾任执事中，则遵王所解无着落，疑牧斋意谓弘光出走，乃诏王觉斯及己身留京迎降。唐代诏书其开端必有“门下”二字，即王摩诘所谓“夕奉天书拜琐闥”之“天书”。（见全唐诗第贰函王维肆“酬郭给事。”）弘光诏殊不知其来由也。第贰句遵王注云“首楞严

经：历思则能为飞热铁，从空雨下。五灯会元：世尊说大集经，有不赴者，四天门王飞热铁轮，追之令集”，甚是，盖谓清兵突至南都，逼迫己身等执以北行也。第柒第捌两句遵王注引列子汤问篇，周穆王怒偃师所造倡者以目招王之左右侍妾，遂欲杀偃师，偃师乃破散倡者以示王，皆革胶等假物所造之物语。牧斋意谓河东君受奸通之诬谤，实无其事，即投笔集上后秋兴之三“小舟惜别”诗“人以苍蝇污白壁”句之旨也。

“投宿崇明寺僧院有感二首”其一云：

秋卷风尘在眼前，莽苍回首重潸然。（涵芬楼本“莽苍”作“苍茫”。）居停席帽曾孙在，驿路毡车左担便。日薄冰山围大地，霜清木介矗诸天。禅床投宿如残梦，半壁寒灯耿夜眠。

其二云：

禾黍陪京夕照边，驱车沾洒孝陵烟。周郊昔叹为牺地，蓟子今论铸狄年。纶邑一成人易老，华阳十赍诰虚传。颠毛种种心干折，只博僧窗一宿眠。

寅恪案：此二首疑是因崇祯十七年秋间偕河东君同赴南都就礼部尚书之任，途中曾投宿于崇明寺，遂追感前事而作也。前论钱柳二人同赴南都在七八月间，故第壹首一二两句谓景物不殊而时势顿改，殊不堪令人回首。第贰联上句谓南都

倾覆，苟得生还者甚少，如己身及河东君，即遵王注引酉阳杂俎云“天王运伐勃律还，忽风四起，雪花如翼，风吹小海水成冰柱，四万人一时冻死，唯蕃汉各一人得还”之蕃汉二人也。下句谓此次岁暮独自还家，重经崇明寺，兵戈遍及西南，与前次过此时尚能苟且偷安者大异。第贰首一二两句谓此次在金陵谒拜孝陵，在南都倾覆之后，不胜兴亡之恨也。第壹联上句遵王注已引左传昭公二十二年“王子朝宾起有宠于景王”条以释之，但仅著诗句之出处，而未言牧斋作意所在。今以意揣之，牧斋盖谓马阮之起用己身为礼部尚书，不过以其文采照耀一世之故，深愧不能如牺鸡之自断其尾，以免受祸害也。下句遵王无释，检王先谦后汉书柴武下方术传蓟子训传云：“时有百岁翁，自说童儿时见子训卖药于会稽市，颜色不异于今。后人复于长安东霸城见之，与一老翁共摩挲铜人，相谓曰适见铸此已近五百岁矣。”牧斋意谓回首当日与河东君同赴南都就宗伯任时已同隔世，殊有蓟子训在秦时目睹铸此铜人之感也。第贰联上下两句，遵王引史记及松陵集为释，甚是。牧斋意谓虽有复明之志，但已衰老，无能为力，虚受永历帝之令其联络东南伪帅遗民以谋中兴之使命也。

“金陵杂题绝句二十五首继乙未（丙申？）春留题之作”云：

（诗见下引。）

寅恪案：此题“乙未”二字当是“丙申”之讹。诸本皆同，恐为牧斋偶尔笔误也。此题廿五首，板桥杂记已采第壹第贰第肆第伍第柒第拾第壹贰等七题，皆是风怀之作，此固与余氏书体例符合。其涉及政治者澹心自不敢移录，但亦有风怀之作曼翁未选者，则因事涉嫌疑，须为牧斋隐讳也。兹先择录此类三首论释之，后再略述其他诸诗。至板桥杂记所选之八首皆不重录，以余氏书所选牧斋之诗为世人熟读且多能通解故也。

第叁首云：

钏动花飞戒未除，隔生犹护旧袈裟。青溪东畔如花女，枉赠亲身半臂纱。

第捌首云：

临岐红泪溅征衣，不信平时交语稀。看取当风双蛱蝶，未曾相逐便分飞。（自注：“已上杂记旧游。”）

第壹壹首（此诗前已引，因解释便利之故，特重录之）云：

水榭新诗赞戒香，横陈嚼蜡见清凉。五陵年少多情思，错比横刀浪子肠。（自注：“杜苍略和诗有只断横刀浪子肠之句。”）

寅恪案：此三首皆与前论“秦淮水亭逢旧校

书赋赠”诗有关，前引杜苍略和诗及此题第壹壹首自注可以推知。假定此秦淮旧校书女道士净华与前所论果为卞玉京者，则惠香公案中，此三首诗亦是有关之重要作品也。

第陸首云：

抖擞征衫趁马蹄，临行渍洒雨花西。于今墓草南枝句，长伴昭陵石马嘶。（自注：“乙西北上，吊方希直先生墓诗云：孤臣一样南枝恨，墓草千年对孝陵。”）

寅恪案：牧斋诗集顺治二年乙酉所作者删汰殊甚，留此注中十四字，亦可视作摘句图也。“希直”为方孝孺子。夫牧斋迎降清兵，被执北行，与正学事大异。“一样南枝恨”之语乃一别解，然姚逃虚谓成祖曰“若杀孝孺，天下读书种子绝矣”（见明史壹肆方孝孺传），牧斋在明清之际确是“读书种子”，此则不可以方钱人格高下论也。又牧斋自注中“乙西北上”四字，涵芬楼本作“乙酉计偕北上”，遵王注本作“乙西北上”，两书之文皆有增改。考牧斋为万历三十八年庚戌探花，己酉计偕北上，吊方希直诗若作于此年，则牧斋当时仅以举人北上应会试之资格，且此时明室表面上尚可称盛世，“孤臣”之语殊无着落，且通常由虞山北上之路亦不经金陵。此两本之讹自是讳饰之辞。若作“乙西北上”，则牧斋于南都倾覆后随例北迁，如投笔集后秋兴之十二“壬寅三

月二十三日以后大临无时，啜泣而作”其第肆首后四句云“忍看末运三辰促，苦恨孤臣一死迟。惆怅杜鹃非越鸟，南枝无复旧君思”之例，则甚符合。故特为改正。又考五臣本文选贰玖古诗十九首之一“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二句注云：“善曰，韩诗外传曰，诗云，代马依北风，飞鸟栖故巢，皆不忘本之谓也。翰曰，胡马出于北，越鸟来于南，依望北风，巢宿南枝，皆思旧国。”牧斋之诗即用此典。

至有关成祖生母问题，近人多所考证，虽难确定，但成祖之母或是高丽籍。元代风俗，如朝鲜实录及叶子奇世杰草木子杂制篇等所载者，蒙古宫廷贵族多以高丽女为媵侍，龚妃岂元代诸王之后宫耶？若广阳杂记及蒙古源流等书所载，则又辗转传讹，不足道也。

又据李清三垣笔记附志二条之一云：

予阅南太常寺志载懿文皇太子及秦晋二王均李妃生，成祖则龚妃生，讶之。时钱宗伯有博物称，亦不能决。后以弘光元旦谒孝陵，予与谦益曰：此事与实录玉牒左，何征？但本志所载，东侧列妃嫔二十余，而西侧止龚妃，然否？曷不启寝殿验之？及入视，果然。乃知李龚之言有以也。

谈迂国榷壹贰建文四年条略云：

成祖文皇帝御讳棣，太祖高皇帝第四子也。母龚妃。玉牒云，高皇后第四子，盖史臣因帝自称嫡，沿之耳。今南京太常寺志载孝陵祔享，龚妃穆位第一，可据也。

谈迁枣林杂俎义集彤管门“孝慈高皇后无子”条略云：

孝陵享殿太祖高皇帝高皇后南向，左淑妃李氏次皇口妃口氏〔等〕俱东列，龚妃生成祖文皇帝，独西列。见南京太常寺志。孝陵阍人俱云孝慈高皇后无子，具如志中。而王弇州先生最博核，其别集同姓诸王表〔与〕吾学编诸书俱同，抑未考南太常〔寺〕志耶？享殿配位出自宸断，相传必有确据，故志之不少讳，而微与玉牒抵牾，诚不知其解。

然则牧斋久蓄此疑，不但取太常志文献为佐证，并亲与李清目睹之实物相证明，然后决定。可知牧斋作史乃是信史，而非如宋辕文所谓“秽史”也。（见第叁章论朱鹤龄与吴梅村书。）

第壹柒首云：

卢前王后莫相疑，日下云间岂浪垂。江左文章流辈在，何曾道有蔡充儿。

第壹捌首云：

帝车南指岂人谋，河岳英灵气未休。昭代可

应无大树，汝曹何苦作蚍蜉。（自注：“以上六首，杂论文史。”）

寅恪案：此两首皆牧斋因当日有非议其文章者，感愤而作。夫牧斋为一世文雄，自有定评，亦不必多所论辩。所可注意者，第壹柒首末句“蔡充儿”之“充”字实应作“克”字，牧斋沿世说新语轻诋篇“王丞相轻蔡公”条之误。且“充”字为平声，“克”字为仄声，牧斋自是用“充”字方协声调，实由未检晋书陆伍王导传及柒柒蔡谟传所致。寅恪综览河东君之诗文，其关涉晋代典故者多用晋书，而不用世说新语，恐河东君读此诗时不免窃笑也。

第贰叁首云：

被发何人夜叫天，亡羊臧穀更堪怜。长髯衔口填黄土，肯施维摩结净缘。

寅恪案：此诗疑为牧斋过金陵陈名夏子掖臣故居而作。清史列传柒玖贰臣传陈名夏传（参同书肆谭泰传、同书伍宁完我传、同书柒捌张煊传）略云：

陈名夏，江南溧阳人。明崇祯十六年进士，官翰林修撰，兼户兵二科都给事中。福王时，以名夏曾降附流贼李自成，定入从贼案。本朝顺治二年七月，名夏抵大名投诚，以保定巡抚王文奎疏荐，复原官。旋擢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侍读

学士。三年丁父忧，命在官任事，私居持服，并敕部议赠恤。复陈情请终制，赐银五百两，暂假归葬，仍给俸贍在京家属。明年还朝。五年初设六部尚书各一，即授名夏吏部尚书，寻加太子太保。八年授弘文院大学士，晋少保，兼太子太保。九年以党附吏部尚书公谭泰，议罪，解院任，经俸如故，发正黄旗下，与闲散人随朝。初睿亲王多尔袞专擅威福，尚书公谭泰刚愎揽权，名夏既掌铨衡，徇私植党，揣摩执政意指，越格滥用匪人，以迎合固宠。及多尔袞事败，御史张煊劾奏名夏结党行私、铨选不公诸劣迹，下诸王部臣鞫议。会上方巡狩，谭泰独袒名夏，定议，诸款皆赦前事，且多不实。煊坐诬论死。至是，谭泰以罪伏诛。命亲王大臣复按张煊所劾名夏罪状。名夏厉声强辩，及诘问词穷，涕泪交颐，自诉投诚有功，冀贷死。谕曰：此辗转矫诈之小人也，罪实难逭。但朕有前旨，凡谭泰干连概赦免，若复执名夏而罪之，是不信前旨也。因宥之，且谕令洁己奉公，勿以贪黷相尚，冀其自新，以副倚任。十年复补秘书院大学士。时吏部尚书员缺，侍郎孙承泽请令名夏兼摄。上以侍郎推举大学士，有乖大体，责令回奏。复谕名夏曰：尔可无疑惧。越翼日，仍命署吏部尚书。上尝幸内院，阅会典及经史奏疏，必与诸臣讲求治理，兼训诸臣，以满汉一体，六部大臣不宜互

结党与。诚谕名夏，益谆切焉。会有旨，令集议刑部，论任珍家居怨望、指奸谋陷诸罪应死状。名夏及大学士陈之遴、尚书金之俊等二十八人，与刑部九卿科道等两议。得旨责问，名夏更巧饰欺蒙。论死。复诏从宽典，改削官衔二级，罚俸一年，仍供原职。十一年，大学士宁完我列款劾奏名夏曰：名夏屡蒙皇上赦宥擢用，宜洗心易行，效忠我朝，不意蛊惑绅士，包藏祸心以倡乱。尝谓臣曰：要天下太平，只依我两事。臣问何事，名夏推帽摩其首云：留发，复衣冠，天下即太平。臣思为治之要，惟法度严明，则民心悦服。名夏必欲宽衣博带，其情叵测。臣与逐事辩论，不止千万言，灼见隐微。名夏礼臣虽恭，而恶臣甚深。此同官所共见共闻者也。今将结党奸宄事迹言之。名夏子掖臣居乡暴恶，士民怨恨，欲移居避之。江宁有入官园宅在城，各官集费三千两代为纳价，遂家焉。掖臣横行城中，说人情，纳贿赂，各官敢怒而不敢言，人人惧其威势。名夏明知故纵，科道官岂无一人闻之？不以一疏入告，其党众可见矣。臣等职掌票拟，一字轻重，关系公私，臣虑字有错误，公立一簿注姓，以防推诿，行之已久。一日，名夏不俟臣等到齐，自将公簿注姓涂抹一百一十四字，为同官所阻，方止。窃思公簿何得私抹，不知作弊又在何件。本年二月上命内大臣传出科道官结党谕

旨，臣书稿底，交付内值。及票红发下，名夏抹去“挤异排孤”一语，改去“明季埋没局中，因而受祸。今方驰观域外，岂容成奸”四句，作两句泛语。其纠党奸宄之情形恐皇上看破，故欲以只手障天也。请敕下大臣确审具奏，法断施行，则奸党除，而治安可致矣。遂下廷臣会勘。名夏辩诸款皆虚，惟留发复衣冠所言属实。完我复与大学士刘正宗共证名夏揽权市恩欺罔罪。献成，论斩。上以名夏久任近密，改处绞。子掖臣，逮治杖戍。

清史稿贰伍壹陈名夏传云：

陈名夏字百史，江南溧阳人。明崇祯进士，官修撰，兼户兵二科都给事中。降李自成，福王时入从贼案。顺治二年诣大名降，以保定巡抚王文本荐复原官。入谒睿亲王，请正大位。王曰本朝自有家法，非尔所知也。

左传哀公十五年云：

卫孔圉取大子蒯聩之姊，生慝。孔氏之竖浑良夫，长而美。孔文子卒，通于内。大子在戚，孔姬使之焉。大子与之言曰：苟使我入获国，服冕乘轩，三死无与。与之盟。为请于伯姬。

又哀公十七年略云：

十七年春，卫侯为虎幄于藉圃。成。求令名者，而与之始食焉。大子请使良夫。良夫乘衷

甸，两牡，紫衣狐裘。至，袒裘，不释剑而食。太子使牵以退，数之以三罪而杀之。卫侯梦于北宫，见人登昆吾之观，被发北面而噪曰：登此昆吾之虚，绵绵生之瓜。余为浑良夫，叫天无辜。（杜注云：“本盟当免三死，而并数一时之事为三罪，杀之，故自谓无辜。”）

牧斋诗第壹句以浑良夫比百史，盖以其数次论死，虽暂得宽宥，终以自承曾言“留发复衣冠”事处绞。夫百史辩宁完我所诘各款皆虚，独于最无物证可以脱免之有关复明制度之一款，则认为真实，是其志在复明，欲以此心告诸天下后世，殊可哀矣。牧斋诗第贰句谓己身与百史虽皆志在复明，而终无成，所自信者，百史不如己身之能老归空门耳。

第贰肆首云：

长干塔绕万枝灯，白玉毫光涌玉绳。铃铎分明传好语，道人谁是佛图澄。

寅恪案：此诗末二句遵王无注。检慧皎高僧传初集拾晋邳中竺佛图澄传（可参晋书玖伍佛图澄传）云：“光初十一年，〔刘〕耀自率兵攻洛阳。〔石〕勒欲自往拒耀，内外僚佐无不谏。勒以访澄。澄曰：相轮铃音云，秀支替戾冈，仆谷劬秃当。此羯语也。‘秀支’军也，‘替戾冈’出也，‘仆谷’刘耀胡位也，‘劬秃当’捉也。此言军

出捉得耀也。时徐光闻澄此旨，苦劝勒行。勒乃留长子石弘共澄以镇襄国，自率中军步骑直诣洛城。两阵才交，耀军大溃，耀马没水中，石堪生擒之送勒。澄时以物涂掌观之，见有大众，众中缚一人，朱丝约其肘，因以告弘：当尔之时，正生擒耀也。”牧斋诗用此典之意，言清军主帅出战必败也。

第贰伍首云：

采药虚无弱水东，飚轮仍傍第三峰。玉晨他日论班位，应次高辛展上公。（自注：“过句曲，望三峰作。”）

寅恪案：此首为归家途中过句容所赋。末二句意谓此次在南都作复明活动，他日成功，当受封赏也。

有学集诗注玖红豆集中有关牧斋复明活动，而最饶兴趣者莫如“六安黄夫人邓氏”七律一首。诗云：

饶歌鼓吹竞芳辰，娘子军前喜气新。（涵芬楼本作“鱼轩象服照青春，鼓吹喧阗壁垒新”，但后附校勘记同注本。）绣宪昔闻梁刺史，锦车今见汉夫人。（涵芬楼本“见”作“比”。）须眉男子元无几，（涵芬楼本“元”作“原”。）巾幗英雄自有真。（涵芬楼本“巾幗”作“粉黛”。）还待麻姑擗麟脯，共临东海看扬尘。（涵芬楼本“共

临”作“笑看”，“看”作“再”。）

寅恪案：就今所见关于黄夫人邓氏或梅氏及黄鼎之资料移录于下，恐仍未备，尚求当世君子教正。总之，牧斋诗末二句之旨，复明活动之意溢于言表矣。

刘继庄献廷广阳杂记壹（刘氏与牧斋有交谊，见杨大瓢先生杂文稿“刘继庄传”）云：

霍山黄鼎字玉耳，霍山诸生也。鼎革时起义，后降洪〔承畴〕经略，授以总兵，使居江南。其妻独不降，拥众数万盘居山中，与官兵抗，屡为其败。总督马国柱谓鼎：独不能招汝妻使降乎？鼎曰：不能也，然其子在此，使往，或有济乎？国柱遂使其子招之。鼎妻曰：大厦将倾，非一木所能支，然志士不屈其志。吾必得总督来庐一面，约吾解众，喻令剃发。然吾仍居山中以遂吾志，不能若吾夫调居他处也。其子复命，国柱自来庐州，鼎妻率众出见，贯甲铁兜鍪，凛凛如伟丈夫，如总戎见制台礼。遂降，终不出山。黄鼎居江南久，后屡与郑氏通，郎总督时事败服毒死。

痛史第柒种弘光实录钞壹“〔崇祯十七年癸未六月〕乙亥湖广巡按御史黄澍召对，劾马士英于上前”条黄澍疏士英十可斩，其二云：

市棍黄鼎委署麻城，以有司之官，娶乡宦梅

之焕之女。士英利其奸邪，互相表里。黄鼎私铸闯贼果毅将军银印，托言夺自贼手，飞报先帝。士英蒙厚赏，黄鼎加副将。麻城士民有“假印不去，真官不来”之谣。是谓欺君，可斩。

王葆心蕲黄四十八寨纪事贰附“皖寨篇”略云：

〔顺治〕三年秋，〔明荊王朱〕常水旧部李时嘉等复掠太湖，总兵黄鼎平之。是年冬，扬州人明瑞昌王军师赵正据宿松洿池间，称明帅，屡挫大兵。安徽巡抚李栖凤遣兵备道夏继虞、总兵卜从善黄鼎冷允登、副将梁大用等合兵剿之。又霍山总兵黄鼎妻梅氏者，故麻城甘肃巡抚之焕女。鼎字玉耳，霍山诸生。始崇祯十六年五月凤阳总督马士英遣鼎入麻城寨说周文江反正，即委鼎署麻城知县。闻之焕女英勇而有志节，饶父风，娶之。顺治初，鼎即纳款于洪承畴，授以总兵，使居南直。梅氏独抗节不降，拥众数万踞英霍及庐凤山中，与总督马国柱所部兵抗，所部屡败。（寅恪案：下文同上引广阳杂记壹“霍山黄鼎”条，兹不重录。）

“皖寨篇”附案语云：

此事见刘继庄广阳杂记，近日如夕阳红泪录等书均载之。迹梅夫人壮烈之行，其夫应为愧死，故易书鼎妻为梅氏以予之，盖左忠贞侯良玉

沈河翠游击将军云英后之一人也。诸书载此，均惜夫人不知谁氏。爰据弘光实录钞中黄澍劾马士英十可斩疏所称鼎娶麻城乡宦梅之焕女之语，证夫人为长公女。长公为明季边帅伟人，尤吾乡铮铮奇男子。宜夫人英壮有父风，其始终不屈，惓惓不忘宗国，志节嚼然，与其夫始附权奸终狡逞、求作降虏仍不能免，诚所谓熏莸不同器者矣。惟霍山黄氏今犹儒旧家风，夫人遗事必犹有传者，当再访摭之。

牧斋初学集柴叁“梅长公传”略云：

公讳之焕，字长公，一字彬父，黄之麻城人。万历癸卯举于乡，甲辰举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天启三年擢都察院僉都御史，巡抚南赣。丁母忧归里，今上即位召还，以原官巡抚甘肃。乌程用阁讼攘相位，公在镇，指手骂詈，数飞书中朝，别白是非。乌程深御之，思中以危法。己巳冬，奴兵薄都城，公奉入援诏，即日启行。甘镇去都门七千里，师次邠州，奉诏还镇。己又趣入援，紆回往还又数千里，师行半年始至。本兵希乌程指劾公逗留，欲用嘉靖中杨守谦例杀公。上心知公材，怜其枉，部议力持之，乃命解官归里。久之，乌程当国，豪宗恶子唆邑子上书告公，乌程从中下其事，中朝明知其满谰忌公才能，借以梏公。公自是不复起矣。公听勘久之，叙甘镇前后功，加级，荫一子。忌公者盈朝，卒

不果用。辛巳八月十三日发病卒，享年六十七。

顾苓金陵野钞云：

（弘光元年甲申四月）加六安州总兵官黄鼎太子太保。先是，贼狄应奎率众数千自固始欲投兴平伯高杰降，杰遇害，走六安，杀贼将伪权将军足应樗，挈其印降鼎。鼎报闻，授应奎副总兵，赍银币。

清史列传柒玖张縉彦传云：

豫亲王多铎统帅定河南江南，縉彦乃遁匿六安州商麻山中。三年二月招抚江南大学士洪承畴檄总兵黄鼎入山招之，縉彦赴江宁纳款，赍较总督印及解散各寨士民册。

王氏据弘光实录钞称黄鼎妻为梅之焕女，牧斋诗题则称为“邓氏”，颇难决定。鄙意牧斋或者如其列朝诗集闰肆“女郎羽素兰小传”称翁孺为“羽氏”者相类，盖“邓尉”以梅花著称，（可参嘉庆修一统志柒柒苏州府“邓尉山”条所云“汉邓尉隐此，故名。山多梅，花时如雪，香闻数里”及汉书叁伍荆燕吴传。）文人故作狡狴，遂以“梅”为“邓”耶？俟考。复据顾氏所言，鼎于南都未倾覆前曾任六安州总兵官，故牧斋可称之为“六安黄夫人”也。又梅长公于阁讼时忤温体仁，体仁复助其豪宗恶子唆邑子告讐，欲加以重罪，其始末实同于牧斋与乌程之关系。由是言

之，钱梅之交谊并非偶然。推其所以讳改黄夫人之姓者，岂因黄夫人参加复明活动，恐长公家属为所牵累欤？关于黄夫人事，据沈寐叟曾植文集稿本“投笔集跋”云“黄夫人见广阳杂记，余别有考”，子培先生曾官安徽，其作此考自是可能。今询其家，遗稿中并无是篇，或已佚失耶？

第五章 复明运动（附钱氏家难）（十二）

牧斋投笔集之命名，自是取班定远投笔从戎之义。此集第壹叠“金陵秋兴八首己亥七月初一日作”，（可参有学集诗注壹叁东涧集中“秋日杂诗”末一首“旁行侧理纸，堆积秋兴编。发兴己亥秋，未卜断手年”等句。）其以“金陵”二字标题恐非偶然。又第柒首第贰句有“秋宵蜡炬井梧中”之语，用杜甫广德二年在严武幕中所作“宿府”之典，（见仇兆鳌杜诗详注壹肆及卷首所附杜工部年谱“广德二年甲辰”及“永泰元年乙巳”条。）然则牧斋此际亦列名郑延平幕府中耶？但仍缺乏有力之证据，姑记之，以俟更考。

第叁叠“小舟夜渡，惜别而作”八首，殆因此时延平之舟师虽败于金陵，然白茆港尚有郑氏将领所率之船舶，牧斋欲附之随行，后因郑氏白茆港之舟师亦为清兵所击毁，故牧斋随行之志终不能遂，唯留此八首于通行本有学集中，以见其微旨，但以避忌讳，字句经改易甚多，殊不足为据。此叠八首不独限于个人儿女离别之私情，亦关民族兴亡之大计，吾人至今读之犹有余恟焉。

（参梅村家藏稿贰伍“梁宫保壮猷纪”所云“〔八月

八) 日中丞蒋公〔国柱〕亦至，乃以十三日于七丫出海。白茆港有贼伏舰百余，见之来邀，沙苇中斜出如箭。我长年捩舵向贼中流呼曰，斗来。〔梁〕公〔化凤〕与蒋公闻相持而近，知其遇贼。别部且战且前，已为我师举炮碎其四舟，杀五百人”及清史列传伍蒋国柱传略云“〔顺治十六年〕八月疏言自江宁大捷之后，料贼必犯崇明，急令镇臣旋师。未渡，而贼众大至。臣亲至七丫口相度形势，海面辽阔，距崇邑二十余里，遥见施翘河等处贼众密布，即发各营兵船出口拒贼于白茆”并金鹤冲牧斋先生年谱顺治十六年己亥条所论。)

投笔集诸诗摹拟少陵，入其堂奥，自不待言。且此集牧斋诸诗中颇多军国之关键为其所身预者，与少陵之诗仅为得诸远道传闻及追忆故国平居者有异。故就此点而论，投笔一集实为明清之诗史，较杜陵尤胜一筹，乃三百年来之绝大著作也。

此集有遵王注本别行于世，但不能通解者尚多。(可参有学集诗注卷首序文所云“余年来篝灯校讎，厘正鱼豕，间有伤时者，辄其三四首，至秋兴十三和诗，直可追踪少陵，而伤时滋甚，亦並辄之，盖其慎也”等语。)王应奎海虞诗苑肆录钱曾“寒食行”并序云：“寒食夜忽梦牧翁执手誨谕，欢如平昔，觉而作此，以写余哀。(上

略。)更端布席才函丈，絮语雄谈仍抵掌。空留疑义落人间，独持异本归天上。(自注：“梦中以诗笺疑句相询，公所引书皆非余所知者，盖绛云秘笈久为六丁下取，归之天上矣。”)寂历闲房黯淡灯，前尘分别总无凭。(中略。)斜行小字丛残纸，笺注虫鱼愧诗史。未及侯芭为起坟，不负公门庶在此。(自注：“乙卯一月八日藁葬公于山庄，故发侯芭之叹。”)可见遵王当日注牧斋诗之难矣。寅恪今亦不能悉论，仅就其最有关系且最饶兴趣者诠释之于下。此集传本字句多有不同，唯择其善者从之，不复详加注明。

第壹叠遵王注除第壹首外皆加删汰，即第壹首亦仅注古典字面而不注今典实指。例如“龙虎军”止引程大昌雍录，“羽林”止引汉书宣帝纪为释，鄙意唐之“龙武新军”及汉之“羽林孤儿”，谓郑延平之舟师本出于唐王之卫军。如黄太冲宗羲“赐姓始末”所云“隆武帝即位，(成功)年才二十一。入朝，上奇之，赐今姓名，俾统禁旅，以駙马体统行事。封忠孝伯”，即其证也。

第伍首第贰联“箕尾廓清还斗极，鹑头送喜动天颜”，“箕尾”指北京所在之幽州。(史记贰柒天官书云：“尾箕幽州。”即杜诗“收京”之意也。见仇氏杜诗详注伍“收京”三首之三。)“鹑头”即“鹑首”，指湖北通明之军队，即张苍水集所附旧题全谢山祖望撰张忠烈公年谱顺治十八年辛

丑条所谓“郧东郝〔永忠〕李〔来亨〕之兵”及注中所谓“十三家之军”者。（可参倪璠庾子山集贰哀江南赋“以鹑首而赐秦，天何为而此醉”之注，及张苍水集第贰编奇零草“送吴佩远职方南访行在，兼会师郧阳”诗及同书所附赵搢叔之谦撰张忠烈公年谱，并本文论牧斋“长干送松影上人楚游，兼柬楚中郭尹诸公”诗。）

第叁首“长沙子弟肯相违”句之“长沙子弟”，疑牵涉庾信哀江南赋“用无赖之子弟”一语而成，当指湖南复明之军队，职小腆纪传叁所载之洪涓鰲，即是例证。其传略云：“洪涓鰲字六生，晋江人。崇祯间拔贡生。谒隆武帝于闽，授衡州通判。督师何腾蛟奇之，请改知道州。闽亡，李赤心等十三镇以所部奉使称臣于粤，出道州，〔涓鰲偕郝永忠〕见永历帝，擢右佥都御史，监诸镇军，驻湖南。何腾蛟死，孙可望入滇，朝问阻绝，乃与十三镇退入西山，据楚之夷陵归州巴东均州、蜀之巫山涪州等七州县，屯田固守。久之，得安龙驻蹕信，间道上书，言十三镇公忠无二，今扼险据冲，窥晋楚蜀有衅，随时而动。议者多其功，诏加涓鰲兵部右侍郎，总督粤滇黔晋楚豫军务。缅甸既覆，涓鰲犹偕诸镇崛强湖湘间。康熙三年王师定巴东，〔涓鰲〕遂被执。论降，不从，临刑之日神色不变。投尸巫峰三峡中。”牧斋此诗之意，谓湖南北诸军若见南都收

复，必翕然景从。惜当日详情今不易考知耳。

第貳叠“八月初二日闻警而作”一题之主旨，谓延平舟师虽败于金陵，仍应固守京口，不当便扬帆出海也，其意与张苍水集第肆编北征录所云“初意石头师即偶挫，未必遽登舟；即登舟，亦未必遽扬帆；即扬帆，必退守镇江”又云“余遣一僧赍帛书，由间道访延平行营。书云，兵家胜负何常，今日所恃者民心耳。况上游诸郡邑俱为我守。若能益百艘相助，天下事尚可图也。倘遽舍之而去，如百万生灵何。诂意延平不但舍石头去，且舍铁瓮城行矣”等语冥合。

故牧斋诗第叁首云：

龙河汉帜散沉晖，万岁楼边候火微。卷地楼船横海去，射天鸣镝夹江飞。挥戈不分旄头在，返旆其如马首违。啮指奔逃看鞞鞬，重收魂魄饱甘肥。

第肆首云：

由来国手算全棋，数子抛残未足悲。小挫我当严警候，骤骄彼是灭亡时。中心莫为斜飞动，坚壁休论后起迟。换步移形须着眼，棋于误后转堪思。（寅恪案：此首可参前论牧斋与稼轩书。）

第伍首云：

两戒关河万里山，京江天堑屹中间。金陵要奠南朝鼎，铁瓮须争北顾关。应以缕丸临峻坂，肯将传舍抵孱颜。荷锄野老双含泪，愁见横江虎旅班。（原注：“长江天堑为南北限，虏不能飞渡。”）

第陸首云：

吴侬看镜约梳头，野老壶浆洁早秋。小队谁教投刃去，胡兵翻为倒戈愁。（自注：“营卒从诸酋者，皆袖网巾毡帽，未及倒戈而还。”）争言残羯同江鼠，（自注：“万历末年有北鼠渡江之异，近皆衔尾而北。”）忍见遗黎逐海鸥。京口偏师初破竹，荡船木柿下苏州。

又此叠第捌首末二句云：

最喜伏波能振旅，封侯印佩许双垂。（自注：“是役惟伏波殿后，全军而反。”）

寅恪案：“伏波”指马信。梅村家藏稿贰伍“梁宫保壮猷纪”云：“伪提督五者，前营黄某，后营翁某，而左营马信则我叛将也，（寅恪案：李天根燭火录贰伍顺治十二年乙未条云：“十一月辛己朔清镇守台州副将马信叛，降于张名振。”可供参证。）右营万里，中营甘辉。唯马信统水军于江，余皆連营西注。”可与牧斋自注相参证。

第叁叠“八月初十日小舟夜渡，惜别而作”乃专为河东君而作，虽前已多论及，然此文主旨实

在河东君一生志事，故不避重复，仍全录之，且前所论此叠诸诗尚有未加诠释者，亦可借此补论之也。

此叠第壹首云：

负戴相携守故林，翻经问织意萧森。疏疏竹叶情窗雨，落落梧桐小院阴。白露园林中夜泪，青灯梵呗六时心。怜君应是齐梁女，乐府偏能赋藁砧。

第贰首云：

丹黄狼藉鬓斜丝，廿载间关历岁华。取次铁围同血（一作“穴”）道，几曾银浦共仙槎。（寅恪案：“浦”疑当作“汉”。）吹残别鹤三声角，迸散栖乌半夜笳。错记（一作“忆”）穷秋是春尽，漫天离恨搅杨花。

第叁首云：

北斗垣墙暗赤晖，谁占朱鸟一星微。破除服珥装罗汉，（自注：“姚神武有先装五百罗汉之议，内子尽橐以资之，始成一军。”）减损盐饷饮炊飞。娘子绣旗营垒倒，（自注：“张定西（名振）谓阮姑娘，吾当派汝捉刀侍柳夫人。阮喜而受命。舟山之役，中流矢而殒。惜哉！”）将军铁销鼓音违。（自注：“乙未八月神武血战死崇明城下。”）须眉男子皆臣子，秦越何人视瘠肥。（自注：“夷陵文相国来书云云。”寅恪

案：“文相国”指文安之，事迹见明史贰柒玖及小腆纪传叁拾本传等。）

第肆首云：

闺阁心悬海宇棋，每于方挂系欢悲。乍传南国长驱日，正是西窗对局时。漏点稀忧兵势老，灯花落笑子声迟。还期共复金山谱，桴鼓亲提慰我思。

第伍首云：

水击风抟山外山，前期语尽一杯间。五更噩梦飞金镜，千叠愁心锁玉关。人以苍蝇污白璧，天将市虎试朱颜。衣朱曳绮留都女，羞杀当年翟蒨班。

第陸首云：

归心共折大刀头，别泪阑干誓九秋。皮骨久判犹贯死，（原注：“丁亥岁有和东坡西台韵诗。”）容颜减尽但余愁。摩天肯悔双黄鹄，贴水翻输两白鸥。更有闲情搅肠肚，为余轮指算神（一作“并”）州。

第柒首云：

此行期秦济河功，架海梯山抵掌中。自许挥戈回晚日，相将把酒贺春风。墙头梅蕊疏窗白，瓮面葡萄玉盏红。一割忍忘归隐约，少阳原是钓鱼翁。

第捌首云：

临分执手语逶迤，白水旌心视此陂。一别正思红豆子，双栖终向碧梧枝。盘周四角言难罄，局定中心誓不移。趣覲两宫应慰劳，纱灯影里泪先垂。

寅恪案：此叠第贰首末二句之“错忆”或“错记”两字皆可通。但鄙意恐“记”字原是“认”字之讹。若如此改，文气更通贯。“杨”即“柳”，乃河东君之本姓。“离恨搅杨花”五字殊妙。

第叁首见前论姚志倬事，并可参沈寐叟投笔集跋，可不多赘。

第陸首“摩天肯悔双黄鹄，贴水翻输两白鸥”一联，上句“双黄鹄”除遵王注引杜诗外，疑牧斋更用汉书捌肆翟方进传附义传载童谣“反乎覆，陂当复；谁云者，两黄鹄”之语，暗指明朝当复兴也。下句与第捌叠第陸首“鸢飞跼水羨眠鸥”句，同用后汉书列传壹肆马援传，盖谓当此龙拿虎制、争赌乾坤之时，己身与河东君尚难如鸥鸟之安稳也。此诗末句“并州”或“神州”虽俱可通，鄙意以作“并州”者为佳。晋书陸貳刘琨传略云：“刘琨字越石，中山魏昌人。永嘉元年为并州刺史。时东嬴公腾自晋阳镇邺，并土饥荒，百姓随腾南下，余户不满二万，寇贼纵横，道路断塞。琨募得千余人，转斗至晋阳。愍帝即位，拜

大将军，都督并州诸军事。西都不守，元帝称制江左，琨乃令长史温峤劝进。于是河朔征镇夷夏一百八十人连名上表。”（可参世说新语上言语篇“刘琨虽隔阂寇戎，志存本朝”条。）盖以张苍水比刘越石也。当郑延平败于金陵城下，苍水尚经略安徽一带。考张苍水集肆“北征录”略云：“延平大军围石头城者已半月，初不闻发一镞射城中，而镇守润江督师，亦未尝出兵取旁邑，如句容丹阳实南畿咽喉地，尚未扼塞，故苏常援虏得长驱入石头。无何石头师挫，时余在宁国受新都降，报至，遽反芜城。已七月廿九日矣。”可以为证。

第柒首末二句“一割”及“少阳”，遵王注已引后汉书列传叁柒班超传及分类补注李太白诗壹壹“赠潘侍御论少阳”诗为释，但鄙意牧斋“少阳”二字，更兼用李太白诗壹贰“赠钱征君少阳”五律并注（可参全唐诗第叁函李白壹壹）所云“秉烛唯须饮，投竿也未迟；如逢渭水（一作川）猎，犹可帝王师（原注：“齐贤曰：少阳年八十余，故方之太公。”）”等语。综合两句观之，牧斋意谓此行虽勉效铅刀之一割，未忘偕隐之约，并暗寓终可为明之宰辅也。

第捌首言此时虽暂别，后必归于桂王也。“碧梧枝”不独用杜诗“凤凰栖老碧梧枝”之原义，亦暗指永历帝父常瀛崇祯十六年因衡州陷走

广西梧州及顺治二年死于苍梧，并顺治三年丁魁楚瞿式耜等迎永历帝于梧等事（见明史壹贰拾桂端王常瀛传及小腆纪传永历帝纪上等），即第伍叠第捌首“丹桂月舒新结子，苍梧云护旧封枝”之意。“两宫”者，指桂王生母马太后及永历后王氏也（见小腆纪传后妃传永历马太后传及王皇后传等）。

复次，叶调生廷琯吹网录肆“陈夫人年谱”条略云：

瞿忠宣公之孙昌文尝为其母撰年谱一帙。盖其尊人伯升（原注：“吴晓铎钊森曰，复社姓氏录作伯声。”）欲纾家难，勉为韬晦顺时，而鼎革之际家门多故，实赖陈夫人内外支持，故私撰此谱以表母德，而纪世变，其中颇多忠宣轶事。十余年前从常熟许伯缄丈廷诰处见其摘抄本。缄翁云原本为海虞某氏所藏，极为秘密。惜尔时未向缄翁借录，近从许氏后人问之，则并摘抄本不可得见矣。谱中所载，略忆一二事。一为钱宗伯与瞿氏联姻实出宗伯之母顾夫人意，云瞿某为汝事去官，须联之以敦世好。（见前引初学集柒肆“先太淑人述”。）后行聘时，柳姬欲瞿回礼与正室陈夫人同，而瞿仅等之孺貽生母。柳因蓄怒，至乙酉后宗伯已纳款，忠宣方在桂林拒命，柳遂唆钱请离婚。其余逸事尚多，惜不甚记矣。

寅恪案：钱瞿联姻事，第肆章引顾太夫人语

已论及。牧斋以两人辈份悬殊，故托母命为解，其实稼轩亦同意者也。同章末论绛云楼落成，引牧斋与稼轩书，亦足见稼轩深重河东君之为人。至当日礼法嫡庶分别之关系，复于第肆章茸城结褵节详论之，今不赘述。若乙酉明南都陷落，河东君劝牧斋殉国，顾云美河东君传中特举沈明抡为人证，自属可信，岂有反劝牧斋与稼轩离婚之事？且乙酉后数年钱瞿之关系，虽远隔岭海仍往来甚密，备见钱瞿集中。河东君与其女赵微仲妻遗嘱有“我死之后，汝事兄嫂如事父母”之语（见河东君殉家难事实），孙爱复“德而哀之，为用匹礼，与尚书公并殡某所”（见蘼芜纪闻引徐芳“柳夫人传”），凡此诸端皆足证河东君无唆使牧斋令其子与稼轩女离婚之事。鄙意昌文之作其母陈夫人年谱，殆欲表示瞿钱两家虽为姻戚实不共谋之微旨，借以脱免清室法网之严酷耶？附记于此，以俟更考。

第肆叠“中秋夜江村无月而作”八首，皆牧斋往松江后追忆而作也。金鹤冲钱牧斋先生年谱云：

（顺治十六年己亥八月）初四日，国姓遣蔡政往见马进宝，而先生亦于初十日后往松江晤蔡马。十一日后国姓攻崇明城，而马遣中军官同蔡政至崇明，劝其退师，以待奏请，再议抚事。此时先生或偕蔡政往崇明，亦未可知。

寅恪案：金鹤冲谓牧斋往松江晤马进宝，其说可信，但谓牧斋往崇明，则无实据。

此叠第贰首“浩荡张赛汉（一作“海”）上槎”句，自出杜氏“奉使虚随八月槎”之语，可用“海”字，但第叁叠第贰首“几曾银浦共仙（一作“云”）槎”句，则当用博物志及荆楚岁时记之典，各不相同也。

此叠第叁首末两句并自注云：“只应老似张丞相，扪摸残骸笑瓠肥。（自注：“余身素瘦削，今年腰围忽肥，客有张丞相之谑。”）本文第叁章论释牧斋肤黑而身非肥壮，今忽以张丞相自比者，盖用史记玖陆张丞相传。（遵王注已引，不重录。）牧斋语似谐谑，实则以宰相自命也。

此叠第捌首末二句“莫道去家犹未远，朝来衣带已垂垂”，第肆章论东山酬和集贰河东君次韵牧斋“二月十二日春分横山晚归作”诗中“已憐腰缓足三旬”，已详释论，读者可取参阅，不多赘也。

第伍叠“中秋十九日暂回村庄而作”八首，观第壹首“石城又报重围合，少为愁肠缓急砧”二句，似牧斋得闻张苍水重围金陵而有是作，其实皆非真况，然其意亦可哀矣。

第陸叠“九月初二日泛舟吴门而作”八首，牧

斋忽于此时至吴门，必有所为，但不能详知其内容。鄙意其第叁首“跃马挥戈竟何意，相逢应笑食言肥”及第捌首“要勒浯溪须老手，腰间砚削为君垂”等句，岂马逢知此际亦在苏州耶？俟考。

第玖叠“庚子十月望日”八首，第捌首末二句云：“种柳合围同望幸，残条秃鬓总交垂。”遵王引元遗山“为邓人作”诗为释，其实第壹手材料乃晋书玖捌桓温传及庾子山集壹枯树赋等。此为常用之典，不必赘论。唯“望幸”二字出元氏长庆集贰肆连昌宫词“老翁此意深望幸”之语，自指己身与河东君。但鄙意“残条”之“残”与“长”字吴音同读，因而致讹。若以“残条”指河东君，则与虎丘石上诗无异。故“残”字应作“长”，否则“秃鬓”虽与己身切当，而“残条”未免唐突河东君也。

第拾叠“辛丑二月初四日夜宴述古堂，酒罢而作”，与有学集壹壹红豆三集“辛丑二月四日宿述古堂，张灯夜饮，酒罢而作”题目正同。检清史稿伍世祖本纪贰略云：“〔顺治〕十八年春正月壬子，上不豫。丁巳崩于养心殿。”及痛史第贰种哭庙纪略云：“〔顺治十八年〕二月初一日，章皇上宾哀诏至姑苏。”可知此两题共十二首，乃牧斋闻清世祖崩逝之讯，心中喜悦之情可想而知，故寓遵王宅，张灯夜饮，以表其欢悦之意。

但检牧斋尺牘中“与遵王”三十通之十六云：

明日有事于邑中，便欲过述古，了宿昔之约，但四海遏密，哀痛之余，食不下咽，只以器食共饭，勿费内厨，所深嘱也。

此札当作于顺治十八年辛丑二月初三日，即述古堂夜宴前一日，牧斋所言乃故作掩饰之语，与其内心适相反也。观投笔集及有学集之题及诗，可以证明矣。但金氏牧斋年谱以此札列于康熙元年壬寅条，谓“正月五日先生自拂水山庄与遵王书〔云〕”，又谓“按永历帝为北兵所得，今已逾月，先生盖知之矣”。金氏所以如此断定者，乃因有学集壹贰东涧集上第贰题为“一月五日山庄作”，第叁题为“六日述古堂文宴作”之故。检小腆纪年贰拾顺治十八年辛丑条云“〔十二月〕戊申（初三日）缅甸执明桂王以献于王师”，同书同卷康熙元年壬寅条云“三月丙戌（十三日）吴三桂以明桂王由榔还云南。四月戊午（十五日）明桂王由榔殁于云南”，投笔集下后秋兴第壹贰叠题为“壬寅三月二十三日大临无时，啜泣而作”，第壹叁叠题为“自壬寅七月至癸卯五月，讹言繁兴，鼠忧泣血，感恻而作，犹冀其言之或诬也”，且第壹贰叠后一题为壬寅三月二十九日所作“吟罢自题长句拨闷”，二首之二末两句为“赋罢无衣方卒哭，百篇号踊未云多”，足证牧斋于康熙元年三月以后方获知永历帝被执及崩逝之事。金氏以札中之“四海遏密”及诗题“大临

无时”混淆胡汉，恐不可信。

又第玖叠诗八首，关涉董鄂妃姊妹者甚多，兹不详引，读者可参张孟劬采田编次列朝后妃传稿并注。

第壹壹叠题云：“辛丑岁逼除作。时自红豆江村徙居半野堂绛云余烬处。”检张苍水集第壹编顺治十八年辛丑“上延平王书”云：

殿下东都之役，岂诚谓外岛足以创业开基，不过欲安插文武将吏家室，使无内顾之忧，庶得专意恢剿。但自古未有以輜重眷属置之外夷而后经营中原者，所以识者危之。或者谓女真亦起于沙漠，我何不可起于岛屿？不知女真原生长穷荒，入中土如适乐郊，悦以犯难，人忘其死。若以中国师徒委之波涛缥缈之中，拘之风土丕秦之地，真乃入于幽谷，其间感离恨别，思归苦穷，种种情怀，皆足以堕士气而损军威，况欲其用命于矢石，改业于耰锄，何可得也！故当兴师之始，兵情将意先多疑畏，兹历者徂寒，弹丸之城攻围未下，是无他，人和乖而地利失宜也。语云：与众同欲者罔不兴，与众异欲者罔不败。诚哉是言也。今虏酋短折，孤雏新立，所云主少国疑者，此其时矣。满党分权，离畔叠告，所云将骄兵懦者，又其时矣。且灾异非常，征科繁急，所云天怒人怨者，又其时矣。兼之虏势已居强弩之末，畏澠如虎，不得已而迁徙沿海，为坚壁清

野之计，致万姓弃田园，焚庐舍，宵啼路处，蠢蠢思动，望王师何异饥渴。我若稍为激发，此并起亡秦之候也。惜乎殿下东征，各汛守兵力绵难恃，然且东避西移，不从伪令，则民情亦大可见矣。殿下诚能因将士之思归，乘士民之思乱，回旗北指，百万雄师可得，百什名城可下矣，又何必与红夷较雌雄于海外哉？况大明之倚重殿下者，以殿下之能雪耻复仇也。区区台湾何预于神州赤县？而暴师半载，使壮士涂肝脑于火轮，宿将碎肢体于沙磧，生既非智，死亦非忠，亦大可惜也。况普天之下，止思明一块干净土，四瀛所属望，万代所瞻仰者，何啻桐江一丝，系汉九鼎？故虜之虎视匪朝伊夕。而今守御单弱，兼闻红夷构虜乞师，万一乘虚窥伺，胜败未可知也。夫思明者，根柢也，台湾者，枝叶也。无思明是无根柢矣，安能有枝叶乎？此时进退失据，噬脐何及？古人云：宁进一寸死，毋退一尺生。使殿下奄有台湾，亦不免为退步，孰若早返思明，别图所以进步哉？昔年长江之役虽败犹荣，已足流芳百世，若卷土重来，岂直汾阳临淮不足专美，即钱镠窦融亦不足并驾矣。倘寻徐福之行迹，思庐敖之古迹，纵偷安一时，必贻讥千古。即观史载陈宜中张世杰两人褒贬，可为明鉴。九仞一簣，殿下宁不自爱乎？夫虬髯一剧只是传奇滥说，岂真有扶余足王乎？若箕子之居朝鲜，又非

可以语于今日也。

寅恪案：郑氏之取台湾乃失当日复明运动诸遗民之心，而壮清廷及汉奸之气者，不独苍水如此，即徐闲公辈亦如此。牧斋以为延平既以台湾为根据地，则更无恢复中原之希望，所以辛丑逼除遂自白茆港移居城内旧宅也。然河东君仍留居芙蓉庄，直至牧斋将死前始入城者，殆以为明室复兴尚有希望，海上交通犹有可能，较之牧斋之心灰意冷大有区别。钱柳二人之性格不同，即此一端，足以窥见矣。

第壹叁叠后附“癸卯中夏六日重题长句二首”其第壹首有“逢人每道君休矣，顾影还呼汝谓何”一联，意谓时人尽知牧斋以为明室复兴实已绝望，而河东君尚不如是之颓唐。“影”即“影怜”之谓。斯乃投笔一集之总结，逾觉可哀也。

关于郑延平之将克复南都而又失败之问题，颇甚复杂，兹略引旧记以证明之。主

魏默深源圣武记捌“国初江南靖海记”（可参小腆纪年附考壹玖“〔顺治十六年七月〕壬午二十三日明朱成功败绩于江宁，崇明伯甘辉等死之，成功退入于海，瓜洲镇江皆复归于我大清”条）略云：

〔顺治〕十四年，明桂王遣使自云南航海进封成功延平郡王、招讨大将军。成功分所部为七

十二镇，设六官理事，假永明号便宜封拜。闻王师三路攻永历于云贵，乃大举内犯江南，以图牵制。十六年六月由崇明入江，时苏松提督驻松江，江宁提督驻福山，分守要害，圖山及谭家洲皆设大炮，金焦二山皆铁锁横江。煌言屡却不前，令人泅水断铁索，遂乘风潮以十七舟径进，沿江木城俱溃，破瓜洲，获提督管效忠。围镇江，五路叠垒而阵，周麾传炮，声沸江水。攻北固山，士卒皆下马死战，官兵退入城，成功军队逐之而入，遂陷镇江，属邑皆下。部将甘辉请取扬州断山东之师，据京口断两浙之漕，严扼咽喉，号召各郡，南畿可不战自困。成功不听。七月直薄金陵，谒孝陵，而煌言别领所部由芜湖进取徽宁诸路。时江宁重兵移征云贵，大半西上，城内守备空虚，松江提督马进宝（原注：“改名逢知。”）不赴援，阴通于寇，拥兵观望。成功移檄远近，（寅恪案：张苍水集第壹编载己亥代延平王作“海师恢复镇江一路檄”可供参考。）太平宁国池州徽州广德无为和州等四府三州二十四县望风纳未，维扬常苏旦夕待变，东南大震，军报阻绝。世祖幸南苑集六师议亲征。两江总督郎廷佐佯使人通款，以缓其攻。成功信之，按兵仪凤门外，依山为营，连亘数里。巡抚蒋国柱、崇明总兵梁化凤皆赴援。化凤登高望敌，见敌营不整，樵苏四出，军士浮后湖而嬉，乃率劲骑五百

夜出神策门，先捣白土山，破其一营以作士气。次日大出师，由仪凤钟阜二门以三路攻其前，而骑兵绕出山后夹攻。成功令甘辉守营，而自出江上调舟师。诸营见山上麾盖不动，不敢退，又未奉号令，不暇相救，遂大溃。甘辉被执死。化凤复遣兵烧海艘五百余。成功遂以余舰扬帆出海，攻崇明不下。冬十月还岛。而煌言遇我征贵州凯旋兵浮江下，亦战败走徽宁山中，出钱塘入海。

延平王户官杨英从征实录“永历十三年己亥”条略云：

（五月）十九日移泊吴淞港口，差监纪刘澄密书通报伪提督马进宝合兵征讨，以前有反正之意，至是未决，欲进围京都时举行，故密遣通之。未报。

（七月）十一日伏□□塘报一名，称南京总督管效忠自镇江败回□（日？），将防城器具料理，并差往苏松等处讨援兵，并带急燕都奏请救援。称松江提督马进宝阴约归，现在攻围南都，危如累卵，乞发大兵南□（下）救援扑灭，免致燎原滔天云云。藩得报，喜曰：似此南都必降矣。重赏之。是日藩札凤仪门。密书与马提督知防。

十七日各提督统领进见。甘辉前曰：大师久屯城下，师老无功，恐援虏日至，多费一番功

夫。请速攻拔，别图进取。藩谕之曰：自古攻城掠邑，杀伤必多，所以未即攻者，欲待援虜齐集，必朴（扑）一战，邀而杀之。管效忠必知我手段，不降亦走矣。况属邑节次归附，孤城绝援，不降何待。且铙炮未便。又松江马提督口约未至，以故援（缓）攻。诸将暂磨励以待，各备攻具，候一二日令到即行。诸将回营。

〔十八日〕遣监督高绵祖、礼部都事蔡政前往苏州松江往见伪抚院马提督，约日起兵打都城，并令常镇道冯监军拨大官座二只，多设仪仗帐，戴（载）高蔡二使前往苏松会师。

二十一日再遣礼部都事蔡政往松江马进宝，并安插陈忠靖口（宣）毅前镇陈泽等护眷舡，授以机口。先时祖等见进宝以家眷在燕都未决，回报，至是再遣谕之曰，见马进宝，先以婉言开陈，须不刚不柔，务极得体，要之先事口（为）妙。若至攻破南都日方会口为晚也。

二十二午虜就凤仪门抬炮与前锋镇对击。

二十三〔日〕藩见大势已溃，遂抽下口（船）。

二十八日派程班师，驾出长江。

〔八月〕初四日师泊吴淞港，遣礼部都事蔡政往见马进宝。进京议和事即宜俱授蔡政知之，亦无书往来。

初八日舟师至崇明港。

初十日传令登岸札营攻崇明县城。

十一日辰时开炮，至午时西北角城崩下数尺，河沟填满。藩亲督催促登城。守将梁华

（化）凤死敌不退，藩见城坚难攻，传令班回。是日晚适提督差中军官同都事蔡政至营，言马提督口（因？）闻大师攻围崇明，特遣中军前来说和，称欲奏请讲和，仍又加兵袭破城邑，教我将何题奏，贵差将何面君？不如舍去崇明，暂回海岛，候旨成否之间再作良图，亦未为晚。藩谕之曰：尔酋等大张示谕，谓我水陆全军覆没，国姓亦没阵中，清朝无角逐英雄之患。吾故打开崇明，安顿兵眷，再进长驱，尔主其亦知之否？我今揜（才）施数铙，其城已倒及半，明日安炮再攻，立如平地。既尔主来说，姑且缓攻，留与尔主好题请说话也。令人同看营中兵器船只整备。叹曰：京都覆没，岂有是耶？藩令搬营在船。

十二日遣蔡政同马提督中军再回吴淞，往京议和。

十二月藩驾注（驻）思明州。蔡政自京回，京报和议不成。逮系马进宝入京。

清史列传伍郎廷佐传（参碑传集陸貳引盛京通志郎廷佐传）云：

是年（顺治十六年己亥）二月廷佐因巡阅江

海，密陈海防机宜，言海贼郑成功拥众屯聚海岛，将侵犯江南，而江省各汛兵数无多，且水师舟楫未备，请调发邻省劲兵防御。疏下部议，以邻省亦需兵防守，寝其事。五月海贼陷镇江，袭据瓜州，遂犯江宁。时城中守御单弱，会副都统噶楚哈等从贵州凯旋，率兵沿江而下，廷佐与驻防总管喀喀穆邀入城，共议贼。

同书同卷梁化凤传（可参梅村家藏稿贰伍“梁宫保壮猷纪”）略云：

梁化凤陕西长安人，顺治三年武进士，十二年升浙江宁波副将。海寇张名振犯崇明之平洋沙，总督马国柱委化凤署苏松总兵事，至则遣都司谈忠出战。名振复高桥，化凤亲驰援剿击，败其众。（寅恪案：清史稿贰伍叁疆臣年表壹江南江西总督栏顺治十一年甲午载：“马国柱九月丁未休。十月马鸣佩总督江南江西。”顺治十三年丙申载：“马鸣佩闰五月己酉病免。”表面观之，似“马国柱”为“马鸣佩”之误，但清史稿伍世祖本纪贰略云：“顺治十一年四月壬申官军击故明将张名振于崇明，败之。”清史列传伍马国柱传云：“十一年正月海贼张名振屡犯崇明。”然则梁化凤传之“十二年”应作“十一年”无疑也。）十六年七月成功以大舰陷镇江瓜州，直犯江宁，南北中梗。化凤率所部三千人疾抵江宁，贼大败奔北，江南遂通。成功败，遁入海。化凤遣将防崇

明，贼果薄城下，适化凤兵自江宁回，声势相应，括民舟出白茆港，绝流迅击，贼复大败。

清史列传捌拾马逢知传略云：

〔顺治〕十三年迁苏松常镇提督。十六年海寇郑成功犯江宁，连陷州县，梁化凤击退之。九月部臣劾逢知失陷城池，当镇江失守拥兵不救，贼遁又不追剿，应革世职并现任官，撤取回旗。得旨，马逢知免革职，着解任。先是，户科给事中孙光祀密纠逢知当贼犯江宁时竟不赴援，及贼攻崇明为官兵所败，反代其请降巧行缓兵之计。镇海大将军刘之源、江南总督郎廷佐、苏松巡按马腾升先后疏报伪兵部黄征明乃数年会缉未获之海逆，今经缉获解京，其侄黄安自海中遣谍陈谨汇缘行贿，计脱征明，并贻书逢知传递关节。礼科给事中成肇毅亦疏陈逢知通海情形昭著，请即逮治，并令抚按严究党羽。十七年六月命廷臣会鞫，以逢知交通海贼，拟并诛其子。八月上以未得逢知叛逆实事，命刑部侍郎尼满往江南同之源廷佐确审，寻合疏陈奏逢知于我军在沙埔港获海贼柳卯，即声言卯系投诚，赏银给食，托言令往招抚，纵之使还。又海贼郑成功曾遣伪官刘澄说逢知改衣冠领兵往降。逢知虽声言欲杀刘澄，反馈以银两，又遣人以扇遗成功，并示以投诚之本。又私留奉旨发回之蔡正，不即斥逐，并将蔡正之发剃短以便潜往，且遣人护送出境。是逢知

当日从贼情事虽未显著，然当贼犯江南时，托言招抚而阴相比附，不诛贼党而交通书信，兼以潜谋往来，已为确据。疏入，仍命议政王贝勒大臣核议。寻论罪如律，逢知伏诛。

梅村家藏稿贰伍“梁宫保壮猷纪”云：

江宁告急之使，马皆有汗。同时大将之拥兵者，按甲犹疑，据分地为解。

小腆纪年附考壹玖“顺治十六年五月癸酉（十三日），明延平王朱成功、兵部左侍郎张煌言复会师大举北上以援滇”条云：

成功欲顺风取瓜州。煌言曰崇明为江海门户，有悬洲可守，先定之以为老营，脱有疏虞，进退可据。冯澄世亦言取之便。成功曰崇明城小而坚，取之必淹日月，今先取瓜州，破其门户，截其粮道，腹心溃则肢体随之，崇明可不攻而破也。乃遣监纪刘澄密通我江南提督马进宝，而请煌言以所部兵为前军向导。己卯（十九日）经江阴，舟楫蔽江而上。

据上引资料，知成功之不能取江宁，其关键实在马逢知两方观望。马氏之意以为延平若成功，声威功绩必远出其上，若不成功，己身亦可邀得清廷之宽免。此乃从来汉奸骑墙之故技。实不知建州入关，其利用汉人甚为巧妙，若可利用之处已毕，则斩杀以立威也。

又黄秋岳潜花随人圣盦摭忆略云：

繆小山〔荃孙〕云自在堪笔记所述康熙时诸汉臣相讦相轧事至详，而未言所本，后乃知小山所本为李榕村〔光地〕日记。榕村日记无刊行者，清史馆有抄本。繆所录中有一段极饶意义者，为李光地与施瑯语，纵谈及海上顺治十六年攻南京事。李（“李”当作“予”。下同。）云：“当时若海寇不围城池，扬帆直上，天下岌岌乎殆哉！”施笑曰：“直前，是矣。请问君何往？从何处而前？”予无以应。移时又促之，云：“从何处往前？”李曰：“或从江淮，或趋山东，奈何？”施曰：“此便大坏。何〔以〕言之，直前，纵一路无阻即抵京师，本朝兵势尚强，决一死斗。兵家用所长，不用所短。海寇之陆战其所短者，计所有不过万人，能以不习陆战之万人而敌精于陆战之数十万人乎？不过一霎时便可无噍类矣。”李爽然自失，曰：“然则奈何？”施曰：“不顾南京，直取荆襄，以其声威扬帆直过，决无与敌者。彼闭城不出，吾置之不论。彼若通款，与一空札羁縻之。遇小船则毁之，遇大船则带之。有领兵降者，以我兵分配彼兵，散与各将而用之。得了荆襄，呼召滇粤三逆藩与之连结，摇动江以南，以挠官军，则祸甚于今日矣。”施所见如此，真是梟雄。

寅恪案：马进宝是时正在观望，若延平克南

京，则反清；若不能，则佐清。延平既不能克南京，必急撤退，不然者将被封锁于长江口内，全军覆没矣。施瑯之论未必切合当日情势及了解延平心理也。至清史补编捌“郑成功载记”记载此役，其史料真伪夹杂，文体不伦，未可依据，故不引用。

复检清史稿贰陸柒黄梧传（可参清史列传黄梧传）略云：

黄梧字君宣，福建平和人。初为郑成功总兵，守海澄。顺治十三年梧斩成功将华栋等，以海澄降。大将军郑亲王世子济度以闻，封海澄公。十四年总督李率泰疏请益梧兵合四千人，驻漳州。梧牒李率泰荐委署都施瑯智勇忠诚，熟谙沿海事状，假以事权，必能剪除海孽。又言成功全借内地接济木植丝棉油麻钉铁柴米，土穴阴为转输，赍粮养寇。请严禁，并条列灭贼五策，复请速诛成功父芝龙。率泰先后上闻，瑯得擢用，芝龙亦诛。寻命严海禁，绝接济，移兵分驻海滨阻成功兵登岸，增战舰，习水战，皆梧议也。

小腆纪年附考贰拾顺治十八年十二月“明延平王朱成功取臺台湾”条略云：

成功以台湾平，韦将曰：“此膏腴之土，可寓兵于农。”既闻迁界令下，成功叹曰：“使吾徇诸将意，不自断东征得一块土，英雄无用武之地

矣。沿海幅员上下数万里，田庐邱墓无主，寡妇孤儿望哭天末，惟吾之敌。以今当移我残民，开辟东土，养精畜锐，闭境息兵，待天下之清未晚也。”乃招漳泉惠潮流民以辟污莱。制法律，定职官，兴学校，起池馆以待故明宗室遗老之来归者。台湾之人是以大和。

然则延平急于速战速决之计既不能行，内地接济复被断绝，则不得不别取波涛远隔、土地膏腴之台湾以为根据地。且叛将黄梧拥兵海澄，若迟延过久，则颇有引清兵攻厦门之可能。观黄梧传“〔顺治〕十四年总督李率泰疏请益梧兵合四千人，驻漳州”并小腆纪年附考贰拾“〔顺治十七年〕五月甲子（初十日）我大清兵攻厦，明延平王朱成功御却之”及同书同卷“我大清康熙二年癸卯冬十月“王师取金门厦门”条，即是其证。故延平帅舟师速退，亦用兵谨慎之道，其主旨虽与张苍水辈别有不同，亦未可尽非也。

寅恪论述牧斋参预郑延平攻取南都之计划，又欲由白茆港逃遁出海而不能实行之事既竟，读者必怀一疑问，即牧斋何以终能脱免清廷之杀害？痛史第伍种研堂风闻杂记云：“海氛既退，凡在戎行诸臣以失律败者，各遣緹骑捕之，以银铛锁去，如缚羊豕，而间连染于列邑缙绅，举室俘囚，游魂旦暮。”又云：“乙亥海师至京口，金坛诸缙绅有阴为款者，事既定，同袍讦发，遂罗

织绅衿数十人。抚臣请于朝，亦同发勘臣就讯，既抵，五毒备至，后骈斩，妻子发上阳。”据此可知当日缙绅因己亥之役受牵累者殊不少。牧斋何以终能脱免一点，实难有确切之解答。但后检诸书，似有痕迹可寻，惜尚是推测之辞，不敢视为定论，俟他日更发现有关史料再详述之。

清史列传柒玖梁清标传略云：

梁清标直隶正定人。明崇祯十六年进士，官庶吉士。顺治元年投诚，仍原官。寻授编修，累迁侍讲学士。十三年四月迁兵部尚书。十六年海贼郑成功由镇江犯江宁，给事中杨雍建疏言（寅恪案：杨氏事迹可参同书陆本传）：海氛告警，宵旰焦劳，枢臣职掌军机，于地形之要害、防兵之多寡、剿抚之得失、战守之缓急不发一谋，不建一策，仅随事具覆，依样葫芦，不曰今应再行申饬，则曰臣部难以悬拟，既不能尽心经画决策于机先，又不能返躬引咎规效于事后，请天语严饬，以儆尸素。诏兵部回奏。时尚书伊图奉使云南，清标同侍郎额赫里刘达李棠馥疏辩。得旨：此回奏巧言饰辩，殊不合理，着再回奏。于是自引咎下吏部察议，三侍郎皆降二级，清标降三级，各留行。十七年二月京察自陈。谕曰：梁清标凡事委卸，不肯担任劳怨，本当议处，姑从宽免，其痛自警省，竭力振作。五月上以岁旱，令部院诸臣条奏时务，清标与李棠馥疏言：奸民捏

造通贼谋叛，蠹设贪官，但端取货，生事邀功。着确指其人。于是复奏：借通贼谋叛名鱼肉平民，则有桐城知县叶贵祖，常熟知县周敏等，为给事中汪之洙、巡按何元化所劾，（寅恪案：江南通志壹佰陆职官志巡抚监察御史栏载：“何可化直隶人，进士，顺治十七年任。”清进士题名碑载：“何可化，顺治三年第三甲，直隶大宁都都水卫。”“何元化”当为何可化之讹。）其未经劾奏者不知凡几，故请旨饬禁，惩前以毖后。疏下部知之。

同书玖施瑯传略云：

（康熙）二十年七月内阁学士李光地奏郑锦已死，子克塽幼，部下争权，征之必克，因荐瑯素谙海上情形。上遂授瑯福建水师提督加太子太保。谕之曰：海寇一日不靖，则民生一日不宁。尔当相机进取，以副委任。二十一年七月彗星见，诏臣工指陈时务。户部尚书梁清标（寅恪案：梁清标康熙十一年调户部尚书）谓天下太平，凡事不宜开端，当以安静为主。上因命暂停征剿台湾。

乾隆修江南通志壹佰柒职官志常熟知县栏载：

周敏，武康人，拔贡，顺治十五年任。张燮，大兴人，拔贡，顺治十七年任。

寅恪案：前论黄毓祺案，已详及真定梁氏于牧斋之密切关系，今观清史列传所言，清标身任兵部尚书，其对己亥战役之态度如此冷淡，虽云满尚书伊图奉使云南，当日汉人无权，（可参前引龚芝麓疏。）不敢特有主张，但其不为清廷尽心经画以防御郑氏，与二十余年之后反对进攻台湾疑是同一心理。至传中所指常熟知县周敏借通贼谋叛名鱼肉平民之事，恐是乘机为牧斋辈解脱于郑延平失败之后清廷大肆搜捕之时也。

又牧斋尺牘下“致周县尊”云：

治某抱病江乡，朝夕从渔夫樵叟，歌咏德音，虽复屏迹索居，未尝不神驰铃阁也。顷者口口口狂悖无状，老父母以覆载洪恩，付之不较，第此人欺主枉上，罪在不赦。若不重治，并及其共事者，何以惩创奸宄，使魑魅寒心？又口称有两宦书帖，其中不无假冒。某乡居不知城邑之事，若有不得已相闻，必有手书印记。并祈老父母留心查覈，勿为黎丘之鬼所眩。此尤所祷祀而求者也。

又“致口口口”略云：

恒云握别，遂逾星纪。尘泥迥绝，寒暄邈然。相知北来，备道盛雅。注存无已，煦育有加。窃念益草木残生，桑榆暮齿，灰心世故，息念空门，固未尝争名争利，攘臂于市朝，亦未尝

有党有仇，厕迹于坛坫，有何怨府，犯彼凶锋？所赖金石格言，岩廊竝论，片语解嘲，单词止沸。此则养国家之元气，作善类之长城，四海具瞻，千秋作则者也。

颇疑牧斋所谓“周县尊”即周敏，而信中所言“两宦书帖”，其中之一当为告讦牧斋之物证。至“致口口口”一札，因信中有“恒云”二字，故认为即致梁清标者。“犯彼凶锋”之“彼”当指周敏。“金石格言，岩廊竝论”似指清标顺治十七年五月所上之疏。若所揣测者不误，则此等材料或可作为牧斋之免祸与梁清标有关之旁证。

复次，当日在朝有梁清标主持兵部，凡在外疆臣武将皆不得不为牧斋回护。周敏之不能久任常熟知县，其理由或在此也。又牧斋集中颇多与郎廷佐梁化凤等相关之文字，兹节录涉及己亥之役者于下。

牧斋外集玖“奉贺郎制府序”略云：

每念节镇之地，襟江带海，潢池弄兵，海岛窃发。单车小艇，巡行水陆，宵征露宿，涉鲸波而冲颶浪，所至搜讨军实，申明斥堠，布置要害，冲波跋浪之士靡不骨腾肉飞。裹粮求敌，德威宣布，军声烜赫。于是海人蜃户连艘投诚，鲸猊猓獠闻风远遁，萑苻解散，菰芦宴如，则公之成劳也。

同书同卷“梁提督累荫八世序”略云：

自古国家保定疆国，父安寰宇，必有精忠一德、熊罴不二心之臣为之宣猷戮力，经营告成。其在今日，则大宫保梁公是也。公以鞭霆制电之风略，拔山贯日之忠勇，奋迹武威，守御山右。旋调崇川，总领水师。未几海氛大作，蹂躏瓜步，摇撼南服。公出奇奋击，雷劈电奔，斧螳锋蝟，江水为赤。已而复窥崇川，公随飞援追剿，海波始靖，而东南获有安壤。余江村老民，借公广厦万间之庇安枕菰芦，高眠晚食，方自愧无以报公，而又念旧待罪太史氏，勒燕然之铭，香常之绩，皆旧史所有事也。于诸君之请，遂不辞而为之序，亦使后世之史馆尚论武略者于斯文有考焉。

同书贰肆“海宴亭颂序”略云：

今都督长安梁公，山西出将，冀北空群。惟此东南，惠徼节钺。顷者海波荡潏，江表震惊，舰塞长江，风乘万里。惟公奋其老谋，遏彼乱略。遂使鲐文之老，安井旧于熏风；剑负之童，息戈铤于丽日。既庇鸿庥于上将，应铭伟伐于通都。地卜虎邱，亭名海宴。万古千秋，拥胜概于长洲之苑；黄童白叟，腾颂声于闾阖之城。益也托庇遗民，欣逢盛举。磨盾草檄，良有愧于壮夫；勒石考文，敢自后于野史。

此外牧斋尚有为梁化凤之父孟玉所作之“诰封都督梁公墓志铭”（见牧斋外集壹陆）等及与郎梁诸人之书札（见牧斋尺牘），兹不暇多引。要之，牧斋此类文字虽为谄媚之辞，但使江南属吏见之，亦可以为护身符也。

第五章 复明运动（附钱氏家难）（十三）

钱氏家难

关于牧斋八十生日，除前论“丁老行”谓丁继之于干戈扰攘之际特来虞山祝寿，殊为难得外，牧斋尚有红豆诗十首，皆关涉其己身及河东君并永历帝者，故与颇饶兴趣之牧斋辞寿札及归玄州恭寿序各一篇，录之于下。至钱曾“红豆和诗”十首并其他涉及牧斋八十生日之文字尚多，不能尽录，读者可自阅也。

有学集诗注壹壹红豆三集“红豆树二十年复花，九月贱降时结子一颗，河东君遣童探枝得之，老夫欲不夸为己瑞其可得乎？重赋十绝句，示遵王，（寅恪案：此题前第陆题为“遵王赋胎仙阁看红豆花诗，吟叹之余，走笔属和”八首，故云“重赋”。其诗后附有钱曾“红豆树二十年不花，今年夏五忽放数枝。牧斋先生折供胎仙阁，邀予同赏，饮以仙酒。酒酣，命赋诗，援笔作断句八首”一题。）更乞同人和之”云：

院落秋风正飒然，一枝红豆报鲜妍。夏梨弱枣寻常果，此物真堪荐寿筵。

春深红豆数花开，结子经秋只一枚。王母仙桃余七颗，争教曼倩不偷来。

二十年来绽一枝，人见都道子生迟。可应沧海扬尘日，还记仙家下种时。

秋来一颗寄相思，叶落深宫正此时。舞辍歌移人既醉，停觞自唱右丞词。

朱囍衔来赤日光，苞从鹑火度离方。寝园应并朱樱献，玉座休悲道路长。

千葩万蕊叶风凋，一捻猩红点树梢。应是天家浓雨露，万年枝上不曾销。

齐阁燃灯佛日开，丹霞绛雪压枝催。便将红豆兴云供，坐看南荒地脉回。

炎徼黄图自讨论，日南花果重南金。书生穷眼疑卢橘，不信相如赋上林。

旭日平临七宝阑，一枝的砾殷流丹。上林重记虞渊簿，莫作南方草木看。

红药阑干覆草莱，金盘火齐抱枝开。故应五百年前树，曾裹侬家锦绣来。

有学集叁玖“与族弟君鸿求免庆寿诗文书”略云：

夫有颂必有骂，有祝必有咒，此相待而成也。有因颂而招骂，因祝而招咒，此相因而假也。今吾抚前鞭后，重自循省，求其可颂者而无

也。少窃虚誉，长尘华贯，荣进入名，艰危苟免，无一事可及生人，无一言可书册府。糊里濒死不死，偷生得生。绛县之吏不记其年，杏坛之杖久悬其脰。此天地间之不祥人，雄虺之所愁遗，鸩留之所接席者也。子如不忍于骂我也，则如勿祝。子如不忍于咒我也，则如勿脱。以不骂为颂，颂莫裨焉。以无咒为祝，祝莫长也。

牧斋尺牋中“与君鸿”云：

村居荒僻，翻经礼佛，居然退院老僧。与吾弟经年不相闻问，不谓吾弟记忆有此长物也，日月逾迈，忽复八旬。敕断亲友，勿以一字诗文枉贺，大抵贺寿诗文只有两字尽之：一曰骂，二曰咒。本无可贺而贺，此骂也。老人靠天翁随便过活，而祝之曰长年，曰不死，此咒也。业已遍谢四方，岂可自老弟破例耶？若盛意，则心铭之矣。来诗佳甚，漫题数语，勿怪佛头抛粪也。诗笺已领，不烦再加缮写也。谢谢！（寅恪案：此札与前札辞寿之旨虽同，而详略有异。颇疑此札乃复其族弟之私函，前札则属于致亲朋之公启。故此札乃前札之蓝本也。）

归庄集叁“某先生八十寿序”略云：

先生之文云，绛县之老，自忘其年，杏坛之杖，久悬其脰。据所用论语之事，先生盖自骂为贼矣。吾以为贼之名不必讳。李英公尝自言少为

无赖贼，稍长为难当贼，为佳贼，后卒为大将，佐太宗平定天下，画像凌烟阁。且史臣之辞，不论国之正僭，人之贤否，与我敌即为贼。是故曹魏之朝以诸葛亮为贼，拓跋之臣以檀道济为贼。入主出奴，无一定谓。然则贼之名何足讳，吾惟恐先生之不能为贼也。先生自骂为贼，吾不辩先生之非贼，又惟恐先生之非贼，此岂非以骂为颂乎？先生近著有太公事考一篇，（寅恪案：有学集肆伍“书史记齐太公世家后”末云：“今秋脚病，蹒跚顾影，明年八十，耻随世俗举觴称寿，聊书此以发一笑，而并以自励焉。”玄恭所言即指此文。）举史传所称而参互之，知其八十而从文王，垂百岁而封营丘。先生之寓意可知。庄既以先生之自戏者戏先生，亦以先生之自期者期先生而已，他更无容置一辞也。先生如以庄之言果诅也，果骂也，跪之阶下而责数之，罚饮墨汁一斗，亦惟命。如以为似诅而实祝，似骂而实颂也，进之堂前，赐之卮酒，亦惟命。以先生拒人之为寿文也，故虽以文为献，而不用寻常寿序之辞云。

寅恪案：河东君于牧斋生日特令童探枝得红豆一颗以为寿，盖寓红豆相思之意，殊非寻常寿礼可比。河东君之聪明能得牧斋之欢心，于此可见一端矣。又陈琰艺苑丛话玖“钱牧斋字受之”条云：“柳于后园划地成寿字形，以菜子播其间，

旁栽以麦。暮春时候，钱登楼一望，为之狂喜，几坠而颠。”此虽是暮春时事，与牧斋生日无关，但河东君之巧思以求悦于牧斋，亦一旁证也。遂并附记于此。兹更择录后来诸家关于芙蓉庄即红豆庄之诗文三则于下，借见河东君以红豆为牧斋寿一举及牧斋红豆诗之流播久远，殊非偶然也。

柳南随笔伍“芙蓉庄”条云：

芙蓉庄在吾邑小东门外，去县治三十里，顾氏别业也。某尚书为宪副台卿公外孙，故其地后归尚书。庄有红豆树，又名红豆庄。树大合抱，数十年一花，其色白，结实如皂荚，子赤如樱桃。顺治辛丑是花盛开，邑中名士咸赋诗纪事。至康熙癸酉再花，结实数斗，村人竞取之。时庄已久毁，惟树存野田中耳。今树亦半枯，每岁发一枝，讫无定向。闻之土人，所向之处稻辄歉收，亦可怪也。唐诗红豆生南国，又云红豆啄余鹦鹉粒，未知即此种否？俟再考之。

顾备九镇虞东文录捌“芙蓉庄红豆树歌”云：

田园就芜三径荒，秋风破我芙蓉庄。庄中红豆久枯绝，村人犹记花时节。花时至今七十年，我生已晚空流传。一宵纤芽发故处，孙枝勃率两三树。此树移来自海南，曲江（自注：“族祖讳耿光。”）手植世泽覃。钱家尚书我自出，庾信

曾居宋玉宅。红豆花开及寿时，尚书夸诞赋新诗。我尝读诗感胸臆，鸠占中间仅一息。今得神明复旧观，古根不蚀精神完。（下略。）

孙子潇原湘天真阁集壹玖“芙蓉庄看红豆花诗”序云：

吾乡芙蓉庄红豆树自顺治辛丑花开后，至今百六十又四年矣。乾隆时树已枯，乡人將伐为薪，发根而蛇见，遂不敢伐。阅数年荣，今又幢幢如盖矣。今年忽发花满树，玉蕊檀心，中挺一茎独如丹砂，茎之本转绿，即豆荚也。辛烈类丁香，清露晨流，香彻数里，见日则合矣。王生巨川邀余往观，为乞一枝而归。叶亦可把玩，玲珑不齐。王生言至秋冬时丹黄如枫也。道光四年五月记。

复次，红豆虽生南国，其开花之距离与气候有关。寅恪昔年教学桂林良丰广西大学，宿舍适在红豆树下，其开花之距离为七年，而所结之实较第壹章所言摘诸常熟红豆庄者略小。今此虞山白茆港权氏故园中之红豆犹存旧篋，虽不足为植物分类学之标本，亦可视为文学上之珍品也。

寅恪论述牧斋八十生日事既竟，请附论牧斋晚年卧病时一段饶有兴趣之记载于下。

恬裕斋瞿氏藏牧斋楷书苏眉山书金刚经跋横幅墨迹，其文后半节云：

病榻婆娑，翻经禅退，杜门谢客已久。奈文魔诗债不肯舍我，友生故旧四方请告者络绎何！今且休矣，执笔如握石，看书如障绡，穷年老朽，如幻泡然，未知能圆满此愿否？后人克继我志者，悉为潢池完好，以此跋为左券云。海印弟子八十一翁蒙叟钱谦益拜书。

又后跋云：

老眼模糊不耐看，翻经尽日坐蒲团。东君已漏春消息，犹觉摊书十指寒。立春日早诵金刚经一卷，适河东君以枣汤飧余，侍谈镇日。检赵文敏金汁书蝇头小楷楞严经示余，余两眼如蒙雾，一字见不，（寅恪案：“见不”当作“不见”。）腕中如有鬼，字多舛谬。詫筋力之衰也，口占一绝，并志跋后。甲辰立春日蒙叟题。

寅恪案：依郑氏近世中西日历表，康熙三年甲辰立春为正月初八日，若有误差亦不超过两三日。考牧斋卒于甲辰五月廿四日，其作此绝句时已距死期不远。河东君本居白茆港之红豆庄，正月初八日其在常熟城内钱氏旧宅者，或因与牧斋共度除夕，或由牧斋病势已剧，留住侍疾，不再返白茆港，皆未能确定。但据此两跋及诗句可以推知牧斋垂死时犹困于“文魔诗债”有如是者，殊为可叹。又观其与河东君情感笃挚，至死不变，恐牧斋逝世后若无遵王等之压迫，河东君亦有身殉之可能也。

关于钱柳之死及钱氏家难本末，本章首已详引顾苓河东君传，今不重录。虞阳说苑甲编有“河东君殉家难事实”一书，所载韩世琦安古鼎等（韩氏见乾隆修江南通志壹佰五职官志江苏巡抚栏，安氏见同书壹佰陆职官志苏松常兵备道栏）当时公文颇备，不能尽录，但择其最有关者稍加解释。兹除河东君遗嘱并其女及婿之两揭外，略附述当日为河东君伸冤诸人之文字，亦足见公道正义之所在也。至同时人及后来吟咏钱柳之诗殊多，以其无甚关涉，除黄梨洲龚芝麓等数首外，其余概从省略。

黄太冲思旧录“钱谦益”条云：

甲辰余至，值公病革，一见即云以丧葬事相托。余未之答。公言顾盐台求文三篇，润笔千金，亦尝使人代草，不合我意，固知非兄不可。余欲稍迟，公不可，既导余入书室，反锁于外。三文，一顾云华封翁墓志，一云华诗序，一长子注序。余急欲出外，二鼓而毕。公使人将余草誉作大字，枕上视之，叩首而谢。余将行，公特招余枕边云：惟兄知吾意，歿后文字不托他人。寻呼孙貽（寅恪案：牧斋子孙爱，字孺貽。梨洲混为“孙貽”。）与闻斯言。其后孙貽别求于龚孝升，使余得免于是非，幸也。

柳南续笔叁“卖文”条略云：

东涧先生晚年贫甚，专以卖文为活。甲辰夏卧病，自知不起，而丧葬事未有所出，颇以为身后虑。适齿使顾某求文三篇，润笔千金。先生喜甚，急倩予外曾祖陈公金如代为之，然文成而先生不善也。会余姚黄太冲来访，先生即以三文属之。越数日而先生逝矣。（寅恪案：牧斋尺牋中载“与陈金如”札十九通，其中颇多托代撰文之辞。又光绪修常昭合志稿叁壹陈燦传附式传云：“陈式字金如。副贡生。行己谨敕，文步温丽”等语，皆可供参证。）

江左三大家诗钞叁卷末载卢紘跋云：

吴江顾君茂伦君山子有三大家诗钞之辑刻既成，乃以弁言来命。忆紘于虞山，相遇最晚。壬寅岁以驻节海虞，始得近趋函丈。初见欢若生平，勤勤慰勉。不二年，且奄逝矣。易箴之前二日，贻手书，以后事见嘱，是不可谓不知己也。康熙七年岁次戊申春季楚蕲受业卢紘顿首撰。

民国修湖北通志壹伍贰卢紘传略云：

卢紘字元度，一字澹岩，蕲州人。顺治乙丑进士。屡迁松参议、长庐盐运使。尝修蕲州志，钱谦益甚称之。著有四照堂文集三十五卷，乐府二卷。

牧斋尺牋壹“致卢澹岩”四通，其一略云：

老公祖以迂固雄文，发轫蕲志。谨承台命，

聊援秃管，以弁简端。承分清俸，本不敢承。久病缠绵，资生参术，借手嘉惠，以偿药券。

其二略云：

顷蒙翰教，谨于尊府君志中添入合葬一段，以文体冗长，但撮略序次，不能如梅村志文之详赡也。腆颺郑重，不敢重违台意，敢再拜登受。

（寅恪案：有学集补“卢府君家传”及“卢氏二烈妇传”并牧斋外集捌“四照堂文集序”等，皆牧斋为卢氏一门所作之文也。）

其三云：

昨者推士民之意，勒碑颂德，恨拙笔无文，不足以发扬万一，殊自愧也。（寅恪案：颂德碑乃歌功颂德之文。牧斋作此碑文必有润笔。此润笔之资虽非澹岩直接付出，但必乡人受卢氏之指示而为者，其数目当亦不少。然则此亦澹岩间接之厚颺也。）

其四云：

重荷翰颺，礼当叩谢。辱委蘄志序，须数日内力疾载笔。（寅恪案：据其内容，此札应列第壹通之前。）

寅恪案：牧斋卖文为活之事，前已于第伍章黄毓祺案节论及之。今观梨洲东溆澹岩关于牧斋垂死时之记载，益可知其家无余资贫病交迫之实

况矣。至若牧斋致卢澹岩札，尤足见其晚年之穷困，非卖文不能维持生计及支付乙药之费。总之，此虽为牧斋家庭经济问题，但亦河东君致死主因，故不惮烦琐为之绕舌也。

“柳夫人遗嘱”云：

汝父死后，先是某某并无起头，竟来面前大骂。某某还道我有银，差遵王来逼迫。遵王某某皆是汝父极亲切之人，竟是如此诈我。钱天章犯罪，是我劝汝父一力救出，今反先串张国贤骗去官银官契，献与某某。当时原云诸事消释，谁知又逼汝兄之田献与某某。赖我银子，反开虚帐来逼我命，无一人念及汝父者。家人尽皆捉去，汝年纪幼小，不知我之苦处。手无三两，立索三千金，逼得汝与官人进退无门，可痛可恨也。我想汝兄妹二人必然性命不保。我来汝家二十五年从不曾受人之气，今竟当面凌辱。我不得不死。但我死之后，汝事兄嫂如事父母。我之冤仇，汝当同哥哥出头露面，拜求汝父相知。我诉阴司，汝父决不轻放一人。垂绝书示小姐。（威逼者姓名未敢原稿直书，姑缺之。）

“孝女揭”云：

揭为婪赃杀命，奇陷屠门，势抗县宪，威胁大吏，母泣冤沉，女号公磔事。窃父母与舅姑一也，不能为孝妇者，窃愿为孝女。生事与死事一

也，不得报恩于生前者，窃愿报仇于死后。如今日活杀吾母柳氏一案，操戈而杀母者，兽族谦光与兽侄孙曾也。主谋而令其杀者谁？呼其名，无不疾首痛心，称其爵，无不胆战股栗，叙其恶，无不发竖眦裂，在今血控，不敢显触其凶锋，嗣后登闻，势必直陈其恶款。止就二兽之罪案，涕泣而历陈之。我母柳氏，系本朝秘书院学士我父牧斋公之侧室，本朝唐令兄孺飴之庶母也。母归我父九载，方生氏。母命不辰，止有一女。我父不忍嫁氏，因赘翰林院赵月潭公之第三子为婿。依依膝下者，四历寒暑，每以不得侍奉舅姑为疚。不料父年八十有三，染病益笃，氏助兄嫂日侍汤药，身不克代，乃于五月二十有四日一旦考终。呜呼痛哉！方思与兄公守苦块，以尽半子之谊，以终哀戚之期，而后托吾母于嫡兄，从吾夫以归养。岂期族难陡作，贵贱交炽，昔之受厚恩于吾父者，今日忽挺戈而入室，昔之求拯救于吾父者，今日忽背噬而甘心，昔之呼高上于堂下，执弟子于门墙者，今日忽揭竿树帜，耽耽而逐逐，如钱谦光钱曾，其手倡斩丧者也。谦光系行劣徒夫，不齿姻族，曾则为销奏之黜衿也，（寅恪案：奏销事可参孟心史森明清史论集刊上“奏销案”一文。）于份为曾侄孙，于谊为受业门人，其饮斯食斯，学书学字，得以名列胶庠，家称封殖者，伊谁之力？而一旦背义灭伦至此。

噫！异矣！其挟命而酷炙，则曰某，其狐假而虎逼，则曰某，其附会而婪烹，则曰某。始焉逼我杯皿，以九爵进未已也，少焉扞钉腴六百亩矣，少焉俘获僮仆十数辈矣。痛毁之余，不敢爰及干戈，而恶等反视为弱肉，益肆鸱张，复于六月二十八日大声疾呼曰：我奉族贵命，立索柳氏银三千两，有则生，无则死，毋短毫厘，毋迟瞬息，毋代赀饰。忽而登幕，忽而入室，忽而渐卧，直逼吾母无地自容，登楼吮血，嘱付煌煌。嗟乎！以吾父归田之后卖文为活，茆茆女子蓄积几何，而有此现帑三千以供狼兽之婪逼哉？族梟权仆密布环纠，擦拳磨掌，秽身肆詈。斯时吾母即不死不可得也，即不速死亦不可得也。因遂披麻就缢，解经投缳。威逼之声未绝于阃外，而呼吸之气已绝于闺中。呜呼痛哉！比之斧踊为尤甚，较之鼎镬为尤惨者也。五内崩裂，痛声彻外，恶始抱头鼠窜，弃帽微行，追之不及，奔告捕衙门验缢解经，随告本县验伤暂敛。复控粮道，仰系审解。兄随刊布血情，近陈都邑，远达京师。巨恶情虚虑播，哀挽戚绅，吐脏服罪，尽收梓刻。至今揭板原脏现贮居间，岂其阳为求息，阴肆把持？赫赫当权，谁能抗令？虽有执法之神明，莫制负隅之魑魅。仅将兽光薄杖，兽曾薄拟。嗟乎？以立逼立毙之人命，与六百两六百亩之真脏，而止以薄惩定案，岂所以上报王章，下慰冤

魂哉？兄因一控盐宪，再控抚宪，俱批苏常道亲审招牌。恶复夤谍贿县，任意抗违。贿差杨安不解不审，视宪词为儿戏，贱母命为草菅，棺骸惨暴，案狱浮沉，五罪五刑，有此不论不议之律乎？恶虑命确脏真，到底难逃重辟，乃遂幻造流言，凿空飞驾，始焉杀吾母一人之命也，今且杀吾父兄阖门之命及其子孙也。狼谋叵测，一至是哉！在兄孺飴赋性柔辱，或迫于权重，在夫赵管弱龄总婿，或阻于严亲。而氏也仰事惟母，母也俯育惟氏，母既不惜一死以报父，氏亦何惜一死以报母？从此身命俱损，舅姑莫养，行即触阶哭宪，旋复击鼓叩阍，誓不与杀母之贼共戴一天。嗟乎！帷车袖剑，有白日报父之赵娥；抉目掩皮，有道旁殉弟之聂姊。事状罄竹难书，止就六月廿六日至廿八日。谓区区女子遂无尺寸之刃哉！敢揭之以告通国，伏乞当道满汉大人各郡缙绅先生鼎持公道，斧磔元凶，慰死救生，合门幸甚！康熙三年七月嫡女钱氏谨揭。

“公婿赵管揭”云：

谨陈逼死实迹事，痛岳父于五月二十四日去世，蓦遭凶恶钱曾钱谦光等构衅谋言，恣意择之，逼写田房，扼阱僮仆，凌虐岳母绝命时，三日夜内事言之。岳母柳氏有余米纳官银两，向贮仓厅张国贤收管。钱曾钱谦光控知，廿六日擒国贤妻并男张义至半野堂，官刑私拷，招称仓厅上

有白银六百两。钱曾即遣家人陆奎先索去银杯九只，此廿六日午后也。黄昏后，复令陆奎押张义到仓厅取前银。义将蒲包裹木匣，付陆奎手持去。曾又突至孝幕中，岳母以曾为受恩岳父之人，伏地哀泣。曾犹谈笑自若，其时恐吓之语不可尽述。廿七日曾遣奎来传言，其话比前尤甚。是日逼去家财及叶茂陈茂周和。僮仆辈尽皆股栗散去。黄昏时，曾复唤徐瑞来传述云：要我主持，须先将香炉古玩价高者送我。廿八日浅光先来向管云：汝与岳母说云，速速料理贵人，否则祸即到矣。言毕竟出。顷之曾来，直入孝幕，坐灵床前，大呼曰：止隔明日一日矣。各贵诸奴俱已齐集，即来吵闹，不得开丧。复至书房内，大张声势。管惧其威焰，不敢置可否。坐逼良久，曾方出门，而谦光又踵至矣，云：汝家事大坏，遵王现在坊桥上，须请遵王来方可商量。适曾亦令奎来，谦光随令请至，二人一唱一和，皆云我奉族贵令，必要银三千两，为少一厘，不少事。令管传言。岳母惊骇不能答。二人复传内王进福妻出去，所言皆人所不能出口者。复命一催促几次。许之田房，谦光云：芙蓉庄已差十六人发四舟去搬矣，谁要汝田？管复力恳一时无措。二人云：三千两原有几份分的，断少不得。随分付要吃荤点心。吃过，复唤王进福妻传话，大声叱咤：今日必等回报，然后去得。岳母云：稍静片

刻，容我开帐。携笔纸登楼。二人在外大叱管云：初一日先要打汝夫妻出门，还不速速催促。被逼不过只得入户，见楼紧闭，踢开时岳母已缢死矣。管急趋出，二人弃帽逃窜。赶至坊桥，二人拼命逃奔，躲匿族贵家中，不能追获。此实情实事也。乘丧威逼，固非一人，投缳之时，惟此二贼。悉载岳母遗嘱中，另录刊布。先此略述一二，以俟伸雪云。

寅恪案：河东君遗嘱前已节引，以其与赵管夫妇两揭同为钱氏家难主要文件，故全录三文，并略加以论述。遗嘱中所谓“某某”，即钱朝鼎。由遗嘱后其女所附“威逼姓名未敢原稿直书，姑缺之”及其揭中所云“主谋而令其杀者谁？呼其名，无不疾首痛心，称其爵，无不胆战股栗，叙其恶，无不发竖眦裂。在今血控，不敢显触其凶锋，嗣后登闻，誓必直陈其恶款”等语，可知此人当日在常熟之势力为何如矣。

“原任苏州府常熟县知县瞿四达揭”略云：

揭为贪绅屠族逼命，义切同仇，冒死直陈事。今夏五〔牧翁钱〕夫子亡后匝月，遽有逼死柳夫人之变。及问致死者谁？则贪恶俗绅朝鼎也。请陈其实。朝鼎为浙臬司，婪张安茂厚贿，内有银杯两只，工镌细文“茂”字于杯脚。钱落四达之手。先年具揭首告，朝鼎挽腹亲，王曰，俞解其事。此大证佐也。为科臣柯纬耸张纬惟赤交

章通劾，故虽躡升副宪，并未到任，旋奉严旨，何尝一日真都宪哉？今犹朱标都察院封条告示封芙蓉庄房屋。其逼死柳夫人实案一。朝鼎居官狼藉，如湖州司李龚廷历情极刎颈，若浼钱夫人舍身挽救，得豁重罪，乃反诬以受赂。当夫子疾笃卧床，即遣狼仆虎坐中堂，朝暮逼索，致含愤气绝。随逼柳婿赵生员含泪立虚契，夺田四百亩。其逼死柳夫人实案二。夫子生前分授柳家人张国贤，以知数久，家颇温。夫子亡未及二七，朝鼎遽拿国贤于灵柩前，杖八十，夹两棍，逼献银四百六十另，米二百石。柳母子痛哭求情，面加斥辱，秽媒不堪。其逼死柳夫人实案三。凡此三案，法应按律治罪，追脏充饷，朝鼎其何辞？乃仅治虎翼之罪，卸祸钱谦光钱曾二人，欲草草了此大狱。夫谦光等行同狗彘，死有余辜，虽肆诸布朝，岂足令堂堂宫保烈烈幽魂瞑目地下哉？

光绪修常昭合志稿陸耆旧门钱朝鼎传略云：

钱朝鼎字禹九，号黍谷，顺治丁亥进士。授刑部主事，历员外郎中，升广东提学道。端士气，正文风，为天下学政最。转浙江按察使，誓于神曰：归橐名一钱，立殛死。超擢副都御史，忌者托词稽留钦案，露章参之。丁内艰，服阕，补鸿臚卿，迁大理少卿。

寅恪案：瞿四达此揭所言钱朝鼎豪霸恶迹，即就以解任已久之封条封闭芙蓉庄一事可为明

证。至牧斋之殒命，亦因朝鼎遣仆登堂朝暮逼索所致。然则朝鼎不但逼死河东君，亦逼死牧斋矣。朝鼎在乡何以有如此权势？恐与四达揭中所云“朝鼎挽腹亲，王曰，俞解其事”等语有关。“腹亲”二字疑为“福晋”之别译，即满文“王妃”之义。以当日情事言之，汉人必不能与满洲亲王发生关系，疑四达所指之王乃尚可喜。据道光修广东通志肆叁职官表叁肆载：“钱朝鼎，顺治十年任广东提学道。张纯熙，顺治十三年任广东提学道。”清史列传柒捌尚可喜传略云：“尚可喜辽东人。崇祯初，可喜为广鹿岛副将，据广鹿，遣部校卢可用金玉奎赴我朝纳款，时天聪七年十二月也。崇德元年封智顺王。七年锦州下，赐所俘及降户。可喜奏请以部众归隶汉军，于是隶镶蓝旗。八年随郑亲王济尔哈郎征明。顺治元年四月随睿亲王多尔袞入山海关，击败流贼李自成。六年五月改封平南王，赐金册金印。统将士征广东，携家驻守。十三年赐敕记功，岁增藩俸千两。是时粤地皆隶版图。（康熙）四年谕曰：近闻广东人民为王属下兵丁扰害，失其生理。此皆将领不体王意，或倚为王亲戚，以小民易欺，唯图利己，恣行不法之故。自今务严加约束，以副委任。”可知朝鼎任广东提学道之时，在可喜“统将士征广东，携家驻守”之期间，岂朝鼎为平南王之亲戚，故习于“唯图利己，恣行不法”耶？俟

考。

虞阳说苑乙编后虞书云：“瞿知县四达比较钱粮，即过销单，必加夹打，云以惩后。”又云：“瞿知县杀诸生冯舒于狱。邑中各项钱粮惟舒独知其弊，诸生黄启耀等合词上瞿贪状。瞿以贿赂，疑词出舒手，故杀之。”今若揆以常昭合志稿所载朝鼎事迹，则为能“端士气，正文风”“归橐不名一钱”及“执法持正”之人，而后虞书则谓瞿四达乃一贪酷之县官。由是观之，明清间之史料，是非恩怨难于判定，此又一例也。

家难事实附各台献词“督粮道卢，为伐丧杀命等事批”云：

钱谦光以宦门宗裔，甘作无良，乘丧挟威，逼柳氏投缳，命尽顷刻，诚变出意外也。尤可怪者，钱曾素以文受知太史，宜有知己之感，奈何亦为谦光附和耶？审讯犹哓哓申辩，如诈赃一百廿两，银杯九只。据张国贤供称，陆奎经收分受，则光等之婪赃杀命，律有明条，该县徇情玩纵，大乖献法。但人命重情，必经地方官审究真确，方可转报。仰常熟县再将有名人犯各证严加讯究，并分赃确数、致死根由，依律定拟入招解道，以凭转解抚院正法，移明学道革黜。事关重案，该县务须大破情面，赃罪合律，毋得徇纵，复烦驳结，速速缴。康熙三年又六月十九日。

寅恪案：有学集补“卢府君家传”云：“〔康熙元年〕壬寅奉命督粮苏松，建节海虞。”可知“督粮道卢”即上引江左三大家诗钞之作者卢紘，亦即上引“孝女揭”中“复控粮道，仰系审解”之“粮道”。澹岩跋云：“易箴之前二日贻手书，以后事见嘱。”可知牧斋早已预料其身死之后必有家难（此点可参上引瞿四达揭文“当夫子疾笃卧床，〔朝鼎〕即遣狼仆虎座中堂，朝暮逼索，致含愤气绝”等语及寅恪所论），故以后事托卢氏。今观澹岩批语，左袒河东君而痛责钱谦光钱曾等，可谓不负其师之托。而河东君遗嘱（详见上引）云：“我之冤仇，汝当同哥哥出头露面，拜求汝父相知。”据此，澹岩乃河东君垂绝时心中所认为牧斋相知之一无疑。斯又可证澹岩跋中“不可谓不知己”之语诚非虚构矣。

又各台讞词“盐院顾为乘丧抄逼，活杀惨命事批”云：

钱宦弃世，曾几何时，而族人遽相逼迫，致其庶室投缢殒躯。风俗乖张莫此为甚，仰苏松道严究解报。

寅恪案：此“盐院顾”当即上引梨洲思旧录中之“顾盐台”及柳南续笔中之“鹺使顾某”，亦即求牧斋作三篇文之人。此人既欲借牧斋之文以自重，其批语亦左袒河东君，殊不足异。但其人与牧斋似无深交，非如澹岩受业于牧斋者之比，故

其批词亦不及澹岩之严厉也。

复次，观上引钱氏家难三文，当日河东君被迫死之情状已甚了然，唯其所谓“三千金”或“银三千两”，与虞阳说苑甲编冯默庵舒撰虞山妖乱志中所言钱曾为父裔肃有关。默庵之文（可参同编据梧子撰笔梦末两段所载及河东君殉家难事实顾苓归庄致钱遵王两札）略云：钱裔肃者，故侍御岱孙宪副时俊子也。岱罢官归，家富于财，声伎冠一邑。裔肃亦中顺天乙卯举人，诸孙中肃赀独饶。有女伎连璧者故幸于侍御，生一女矣，而被出。肃悦之，召归，藏玉芝堂中三年，而家人不得知，与生一子，名祖彭，为县庠生，其事始彰。万历丁巳，侍御举乡饮，将登宾筵，一邑哗然。监生顾大韶出檄文讨其居乡不法事，怨家有欲乘此甘心者。（钱）尚书（谦益）素不乐侍御，口语亦藉藉。钱（裔肃）乃大惧，遽出连璧。已而侍御死，宪副亦歿。诸兄弟皆慕裔肃，有为飞书告邑令杨鼎熙言连璧事者。杨以谗尚书，尚书答曰：此帷箔中事，疑信相参。书似出匿名，盍姑藏弃之，当亦盛德事耶？有钱斗者，尚书族子也，素倾险好利，裔肃以尚书相昵，故亦亲之。遂交构其间，须三千金赇尚书。裔肃诺。斗又邀其家人赍银至家。斗居城北，其邻有徐锡策者，称好事，诮得裔肃危赇事，遂讼言告人。银未入尚书家，而迹已昭著不可掩。裔肃族

人时杰者又白之于巡按御史。尚书亦唯唯，无可否。于是其事鼎沸。时杰得贿几与尚书等。裔肃始以其事委尚书，出重贿，要万全。已而尚书不甚为力，故怨之。裔肃诸弟又日以宪副政妓人纳之尚书，裔肃不得已亦献焉。凡什器之贵重者，钱斗辈指名索取，以为尚书欢。是时抚吴为张公国维，尚书辛丑所取士也，以故府县风靡，无不严重尚书者。裔肃所费既不赀，当事者姑以他事褫革，而置奸祖妾不问，邑人自此仄目尚书矣。

然则河东君遗嘱所谓“手无三两，立索三千金”，孝女揭所谓“奉族贵命，立索柳氏银三千两，有则生，无则死”，及赵管揭所谓“必要银三千两，如少一厘，不下事”等语中之“三千金”，疑即此文裔肃赍尚书之“三千金”，而遵王向微仲索取之“香炉古玩价高者”，恐即指钱斗向钱裔肃“指名索取，以为尚书欢”之贵重什器也。如此解释是否合理，仍俟更考。

又虞阳说苑甲编“过墟志感”一书虽为伪托，但其中用语可与孝女揭相参校者，如称钱曾为“兽曾”之类是也。至刘寡妇以其家资全付与其婿钱生者，殆常熟风俗，妇人苟无亲生之子，例以家资付其女及婿。此所以钱朝鼎钱曾等由是怀疑河东君以牧斋资财尽付赵管夫妇，因而逼索特甚，致使“进退无门”，且叱管云“初一日先要打汝

夫妻出门”。故过墟志感虽为伪托之书，于当时常熟风俗仍有参考价值也。

复次，遵王与牧斋之关系，除光绪修常昭合志稿叁贰及同治修苏州府志壹佰本传外，章式之钰钱遵王读书敏求记校证补辑类记所载“钱曾传”颇为详尽，兹不备引，读者可自取参阅。唯忆昔年寅恪旅居北京，与王观堂国维先生同游厂甸，见书摊上列有章氏此书，先生持之笑谓寅恪曰：“这位先生（指章式之）是用功的，但此书可以不做。”时市人扰攘，未及详询，究不知观堂先生之意何在？特附记于此，以资谈助。

又家难事实载严武伯熊“负心杀命钱曾公案”文云：

窃闻恩莫深于知己，而钱财为下；罪莫大于负心，而杀命尤惨。牧斋钱公主海内诗文之柄五十余年，同里后学砚席侍侧者，熊与钱曾均受教益。今公甫逝，骨肉未寒，反颜肆噬，逼打家人徐瑞写身灸诈银三十六两，今月廿八日复诬传族势赫奕，同钱天章虎临丧次，立逼柳夫人惨缢。亘古异变，宇宙奇闻。熊追感师恩，鸣鼓讨贼。先此布告，行即上控下诉，少效豫让吞炭之意。

王渔洋感旧集壹贰“严熊”条卢见曾补传云：熊字武伯，江南常熟人。有雪鸿集。

小传下附宋琬安雅堂集“武伯诗序”（可参陈

寿祺郎潜纪闻捌“虞山钱宗伯下世”条）云：

钱牧斋先生常顾余于湖上，语及当代人物。先生曰：吾虞有严生武伯者，纵横跌荡，其才未易当也。后与武伯定交吴门，先生已撤琴瑟再闰矣。武伯身長八尺，眉宇轩轩，骤见之，或以为燕赵间侠客壮士也。酒酣以往，为言先生下世后，其族人某妄意室中之藏，纠合无赖囂于先生爱妾之室，所谓河东君者，诟厉万端，迫令自杀。武伯不胜其愤，鸣鼓草檄以声其罪。其人大惭，无所容。聆其言，坐客无不发上指者。呜呼！何其壮哉！又一日饮酒，漏三鼓，武伯出先生文一篇示余，相与辩论，往复不中意，武伯须髯尽张猥毛，欲掷铁灯檠于地者再，厥明酒醒，相视而笑曰夜来真大醉也。虽狂者之态固然乎？而其护师门如干城，不以生死易心，良足多也。

龚鼎孳定山堂集肆貳康熙丙午迄庚戌存笥稿“严武伯千里命驾，且为虞山先生义愤，有古人之风，于其归，占此送之”七绝五首云：

清秋纨扇障西风，红豆新词映烛红。扣策羊昙何限泪，一时澗洒月明中。

死生胶漆义谁陈，挂剑风期白首新。却笑关弓巢卵事，当时原有受恩人。

河东才调擅风流，赌茗揜花是唱酬。一着到头全不错，瓣香齐拜绛云楼。

高平门第冠乌衣，珠玉争看彩笔飞。曾读隐侯雌霓赋，至今三叹赏音稀。

君家严父似严光，一卧溪山岁月长。头白故交零落尽，几时重拜德公床。

寅恪案：牧斋与严氏一家四代均有交谊，前已言及。晚岁与武伯尤为笃摯。观上列材料并有学集叁柒“严宜人文氏哀辞并序”（此序前已引）、同书肆捌“题严武伯诗卷”及“再与严子论诗语”等篇，可知武伯之“为虞山先生义愤”固非偶然。但武伯之“纵横跌荡”，“眉宇轩轩，燕赵间侠客壮士”，自是别具风格之人，故其与钱曾辈受恩于牧斋者同，而所以报之者迥异也。

河东君殉家难事实一书中尚有严熊“致钱求赤书”一通云：

往年牧翁身后，家难丛集，破巢毁卵，伤心惨目。孺貽世翁长厚素著，饮恨未申，至不能安居，薄游燕邸。弟客春在北，每见名贤硕彦，罔不怜念之者。岂归未逾月，仁兄首发大难，出揭噬脐，必欲斩绝牧斋先生之后，意何为耶？况仁兄此揭不过为索逋而起，手书历历，要挟在前，难免通国耳目。呜呼！索逋如此，万一事更有大于索逋者，仁兄又将何以处之乎？

光绪修常昭合志稿贰陸钱裔僖传附族人上安传略云：

族人上安，原名孙爰，字孺貽，顺时曾孙。性孤介。顺治丙戌举于乡。父歿，蒙家难，必伸其意而后已。谒选除永城令。始至，人以为贵公子，不谙吏事。升大理评事。遂归，闭户不见一人，即子孙罕见之。

同书叁贰钱孙保传云：

钱孙保字求赤，谦贞子，赵士春婿也。

清史列传柒玖贰臣传乙龚鼎孳传略云：

康熙元年谕部以侍郎补用，明年起都察院左都御史，三年迁刑部尚书，五年转兵部，八年转礼部。十二年八月以疾致仕，九月卒。

据上列之材料，可知严武伯至北京乃在康熙五年丙午后龚氏任职京师之际，而此时牧斋之从侄孙保曾再发起向孙爰索逋之事。牧斋身后其家况之悲惨如此，可哀也已！

又曹秋岳溶静惕堂集肆肆“严武伯钱遵王至”二首其二云：“浮云劫火动相妨，红豆当年倚恨长。容我一甌鸳水北，往来吹送白蘋香。”岂由于秋岳之调解，后来武伯遵王复言归于好耶？俟考。

据康熙四年正月廿七日总督郎宪牌及同年同月廿九日理刑审语（据见河东君殉家难事实），知此案悬搁“五月有余”，及郎廷佐追问始草草了

事，而所加罪者惟陆奎杨安等不足道之人及细微之款项，而钱曾等取去之六白金及勒索三千金逼死河东君一事则含糊不究，可知其中必有禹九之权势及遵王之“钱神又能使鬼通天”，（见家难事实归庄“致钱遵王书”，并可参同书李习之游“致钱黍谷大宪咸亨御史书”及“贻钱御史第二书”。黍谷即朝鼎，事迹见上引常昭合志稿贰陆。咸亨即延宅，事迹见同书同卷。）故可以不了了之也。当日清廷地方汉奸豪霸之欺凌平民，即此一端可见矣。

复次，河东君缢死之所实在荣木楼，即旧日黄陶庵授读孙爰之处。（可参陆翼王辑黄陶庵先生集壹陆和陶诗“和饮酒二十首序”所云“辛巳杪冬客海虞荣木楼”及陈树德辑黄陶庵年谱崇祯十四年辛巳条所云“先生三十七岁，馆虞山”等语。）徐芳“柳夫人小传”等所谓“自取缕帛结项，死尚书侧”，则齐东野人之语，不可信也。至若俞蛟梦厂杂著齐东妄言玖“柳如是传”等所言昭文县署之事，其为妄谬，则更不足道也。

归庄集捌“祭钱牧斋先生文”云：

先生通籍五十余年，而立朝无几时，信蛾眉之见嫉，亦时会之不逢。抱济世之略，而纤毫不得展，怀无涯之志，而不能一日快其心胸。某性迂才拙，心壮头童，先生喜其同志，每商略慷慨，谈宴从容，剖肠如雪，吐气成虹，感时追

往，忽复泪下淋浪，发竖蓬松。窥先生之意，亦悔中道之委蛇，思欲以晚盖，何天之待先生之酷，竟使之赍志以终。人谁不死，先生既享耄耋矣。呜呼！我独悲其遇之穷。先生素不喜道学，故居家多恣意，不满于舆论，而尤取怨于同宗。小子之初拜夫灵筵也，颇闻将废匍匐之谊，而有意于兴戎。哀孝子之在疚，方丧事之纵横。虽报施之常，人情所同。顾大不伐丧，春秋之义。虐菑独者，箕子所恫？闻其人固高明之士，必能怵于名义，而涣然冰释，逝者亦可自慰于幽宫。虞山崔崔，尚湖泐泐，去先生之恒干，飏举于云中。哀文章之沦丧，孰能继其高踪？悲小子之失师，将遂底于惛懵。自先生之遘疾，冬春再挂夫孤篷，入夏而苦贱患，就医于练水之东。尝驰问疾之使，报以吉而无凶。方和高咏以自慰，（可参有学集壹贰东涧集上“赠归玄恭八十二韵，戏效玄恭体”及同书壹叁东涧诗集下“病榻消寒杂咏四十六首”序。）岂谓遂符两楹之梦，忽崩千丈之松。呜呼！手足不及启，含敛不及视，小子抱痛于无穷。跪陈词而荐酒，不知涕之何从。尚飨！

南雷诗历贰“八哀诗”之五“钱宗伯牧斋”云：

四海宗盟五十年，心期末后与谁传。凭裯引烛烧残话，嘱笔完文抵债钱。（自注：“问疾时事。宗伯临歿，以三文润笔抵丧葬之费，皆余代

草。”）红豆俄飘迷月路，美人欲绝指箏弦。

（自注：“皆身后事。”）平生知己谁人是，（自注：“应三四句。”）能不为公一泫然。（自注：“应五六句。”）

定山堂诗集壹肆康熙壬寅迄丙午存笥稿“挽河东夫人”五律二首其一云：

惊定重挥涕，兰萎恰此辰。甘为赍志事，应愧受恩人。石火他生劫，莲花悟后身。九原相见日，悲喜话綦巾。

其二云：

岂少完人传，如君论定稀。朱颜原独立，白首果同归。绝脰心方见，齐牢宠不非。可怜共命鸟，犹逐绛云飞。

寅恪案：当时名流与牧斋素有交谊者，除黄龚归三人外，如吴梅村者必有追挽钱柳之作，但今不见于吴氏集中。世传梅村家藏稿必非最初原稿，乃后来所删削者，由此亦可断言矣。

钱泳履园丛话贰肆“东涧老人墓”条云：

虞山钱受翁，才名满天下，而所欠惟一死，遂至骂名千载，乃不及柳夫人削发投缳，忠于受翁也。嘉庆二十年间，钱塘陈云伯（文述）为常熟令，访得柳夫人墓在拂水岩下，为清理立石，而受翁之冢即在其西偏，竟无人为之表者。第闻

受翁之后已绝，墓亦荒废。余为集刻苏文忠书曰“东涧老人墓”五字碣，立于墓前，观者莫不笑之。记查初白有诗云：“生不并时怜我晚，死无他恨惜公迟。”（见敬业堂集壹陆“拂水山庄”三首之三。）君子之泽，五世而斩。信哉！

翁同和瓶庐诗稿捌“东涧老人墓”云：

秋水堂安在，荒凉有墓田。孤坟我如是，
（自注：“墓与河东君邻。”）独树古君迁。（自注：“柿一，尚是旧物。”）题碣谁摹宋，（自注：“碑字集坡书。”）居人尚姓钱。争来问遗事，欲说转凄然。

邓文儒之诚君骨董全编骨董琐记柒“钱蒙叟墓”条云：

常熟宝岩西三里许，曰刘神滨，再西三里，曰虎滨。两滨适中曰界河沿，又曰花园滨，钱牧斋墓在焉。有碣题“东涧老人墓”五字，集东坡书，字迳五六寸，嘉庆中族裔所立，本宗久绝矣。河东君墓即在左近。其拂水山庄今为海藏寺，距剑门不远，有古柏一，银杏二，尚存。

寅恪案：此俱钱柳死后有关考证之材料，故并录之。

草此稿竟，合掌说偈曰：

刺刺不休，渾渾自喜。忽庄忽谐，亦文亦

史。述事言情，悯生悲死。繁琐冗长，见笑君子。失明牋足，尚未聋哑。得成此书，乃天所假。卧榻沉思，然脂瞑写。痛哭古人，留赠来者。斋

本书由“行行”整理，如果你不知道读什么书或者想获得更多免费电子书请加小编微信或QQ: 2338856113 小编也和结交一些喜欢读书的朋友 或者关注小编个人微信公众号名称：幸福的味道 id: d716-716 为了方便书友朋友找书和看书，小编自己做了一个电子书下载网站，网站的名称为：周读 网址：<http://www.ireadweek.com>

如果你不知道读什么书，
就关注这个微信号。

本书由“行行”整理，如果你不知道读什么书或者想获得更多
免费电子书请加小编微信或QQ：2338856113 小编也和结交
一些喜欢读书的朋友 或者关注行行个人微信公众号名称：幸
福的味道 id：d716-716 为了方便书友朋友找书和看书，
小编自己做了一个电子书下载网站，网站的名称为
：周读 网址：<http://www.ireadweek.com>



加行行微信，一起读书



加行行公众号，查看更多分
类图书和搜书

公众号名称：幸福的味道

公众号ID：d716-716

小编：行行：微信号和QQ：2338856113

为了方便书友朋友找书和看书，小编自己做了一个电子书下载网站，网站名称：周读 网址：www.ireadweek.com 小编也和结交一些喜欢读书的朋友

“幸福的味道”已提供120个不同类型的书单

- 1、 25岁前一定要读的25本书
- 2、 20世纪最优秀的100部中文小说
- 3、 10部豆瓣高评分的温情治愈系小说
- 4、 有生之年，你一定要看的25部外国纯文学名著
- 5、 有生之年，你一定要看的20部中国现当代名著
- 6、 美国亚马逊编辑推荐的一生必读书单100本
- 7、 30个领域30本不容错过的入门书

8、这20本书，是各领域的巅峰之作

9、这7本书，教你如何高效读书

10、80万书虫力荐的“给五星都不够”的30本书

.....

关注“幸福的味道”微信公众号，即可查看对应书单

如果你不知道读什么书，就关注这个微信号。

附 记

史家纪事自以用公元西历为便，但本稿所引资料本皆阴历，若事实发生在年末，则不能任意改换阳历。且因近人所编明末阴阳对照表多与当时人诗文集不合，不能完全依据也。又记述明末遗民之行事而用清代纪元，于理于心俱有未安。然若用永历隆武等南明年号，则非习见，难于换算。如改用甲子，复不易推记。职是之故，本稿记事行文往往多用清代纪元，实不获已也，尚希读者谅之。

钱柳逝世后三百年，岁次甲辰夏月，陈寅恪书于广州金明馆，时年七十五。

作者简介

陈寅恪（1890～1969），中国历史学家。江西义宁（今修水）人。1890年7月3日生于湖南长沙，1969年10月7日卒于广州。父陈三立，光绪年间进士，晚清著名诗人。

1902年赴日本求学，后因病回国。1910年起负笈欧美，先后在德国柏林大学、瑞士苏黎士大

学、法国巴黎高等政治学校社会经济部、美国哈佛大学等学府专攻比较语言学和佛学，达10余年之久。1925年起，先后在清华大学、北京大学、西南联大、英国牛津大学担任教授。1952年后，任广州中山大学教授。在此期间，他还当选为第三、四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并担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中央文史研究馆副馆长、《历史研究》编辑委员会委员等职务。他毕生从事学术研究和教学工作，培育出大批人才。其谨严的治学态度和待人坦诚的品格，深受中外学术界敬重。

陈寅恪的研究范围甚广，他对魏晋南北朝史、隋唐史、宗教史（特别是佛教史）、西域各民族史、蒙古史、古代语言学、敦煌学、中国古典文学以及史学方法等方面都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发表的学术论文近百篇，后经修订分别辑入《寒柳堂集》和《金明馆丛稿》（初编、二编）中。专著有《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元白诗笺证稿》、《柳如是别传》等。1993年4月，《陈寅恪诗集·附唐笈诗存》出版，收集了至今可见的陈寅恪50余年的诗作，并将其夫人唐笈诗收为附录。